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九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非左二卷　明　郝敬撰　湖北一
春秋正旨一卷附提要　明　高拱撰　守山一七
春秋別典十五卷附提要、補正　明　薛虞畿撰　嶺南二一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附提要　清　毛奇齡稿　龍威七三
小國春秋一卷　清　焦袁熹纂　藝海八九
春秋說一卷　清　陶正靖撰　借月九一
春秋三傳比二卷　清　李調元輯　函海九八
春秋三傳異文釋十二卷　清　李富孫學　別下一〇四
春秋四傳異同辨一卷　清　黃永年撰　豫章一七四
春秋古經說二卷　清　侯康撰　嶺南一七八
讀春秋二卷　清　趙良霨著　涇川一八七
左氏傳說二十卷　宋　呂祖謙撰　金華二一二
讀左漫筆一卷　明　陳懿典著　學海二六一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附提要　清　顧炎武著　借月二六三
左傳事緯四卷附提要　清　馬驌撰　函海二八三
春秋左傳補注六卷附提要　清　惠棟著　貸園二九六
補正　清　李文淵撰　貸園三三三
左傳評三卷附提要　清　沈欽韓注　貸園三四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一卷

春秋左氏古義六卷　清　臧壽恭述　思進四五六
公羊問答二卷　清　凌曙著　古逸四九五
春秋公羊禮疏十一卷　清　凌曙學　粵雅五三六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附札記　晉　范寧集解　嶺南五五四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一卷　清　許桂林學　平津五六四
穀梁禮證二卷　清　侯康撰
先秦編年
竹書紀年二卷　梁　沈約注　士禮五八九
　　清　洪頤煊校
先秦別史
國語二十一卷附校刊札記　三國韋昭注　史學六五八
國語翼解六卷　清　陳瑑撰　士禮六九一
戰國策三十三卷附重刻札記三卷　漢　高誘注

春秋非左

郝敬撰

原序

春秋非左二卷明郝敬所著本坿載其山草集中乙酉冬京人有嘉其說者抽出而刻之請余校焉余爲校閱數日卒業按郝敬字仲輿萬歷間仕爲禮科給事中卽所稱京山先生者是也所著有九經解余未能得而覽之而其山草集中別又有談經者頗亦具其春秋之說蓋其大略曰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之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揜是非自見時或掰新義如正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戕于河陽之類與凡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爲例也其餘多因舊史檃括成文蓋經特標其要領而顯末具在舊

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後人以雕鞏之辭補綴別籍舉以胃牘妄起凡例後世誤爲左丘明一切憑之憑而不合牽强坿會聖人之情遂晦矣春秋本不與霸而左乃尊晉春秋本不夷於九州之地而三傳乃於秦楚吳越盡翦爲夷狄故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無者始爲眞知春秋觀此則知非左之所言亦發之其緒餘者爾大抵世謂左氏爲丘明者始自司馬遷而其實乃緯傳之旨往往背馳豈謂之曾受於夫子乎杜預集解猶糾正傳文之失六事則其非夫子同時之人者亦已可以知矣是以自唐啖助趙匡陳藏之以爲秦後僞書乃有虞臘秦庶長之疑矣宋儒由此字學乃諸家春秋之學起爲明儒復承而擴之則其卒有郝氏而興乎其開者固勢也未足爲奇也已但專斥左氏特成一書者何休青肖已還其唯此而已則郝氏之有功於春秋也豈又謂之淺鮮耶今我邦人士讀書率多以左氏爲標的而善治左氏輒自名家矣雖乃猶者之儒亦往往信左之誇張眩左之詐筆若其能去三傳之蔽惑而直究乎夫子筆削之眞旨則數千百人未嘗夢見也斯尤可默也顧左氏之言其以此一破則來者必有與者乎若夫郝氏春秋之說君子必有取捨焉丙戌孟夏望平安皆川愿書

春秋非左自序

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知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權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而人始就爲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其材富而博鑒弔詭而好奇世人喜之讀羽翼聖經其實風影猜度去道離經遠惟其假託丘明人莫敢指過粧潤蜜搽飾阿護而不知其爲僞筆耳左傳誠出丘明手親炙先聖同心之言隻字不可易隻字可易卽非丘明況瞻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面知之者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唯然和之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

襄公凡五十八條

昭公凡五十五條

定公凡九條

哀公凡十三條

ED551.4

春秋非左卷上

湖北叢書用海東刻本

明京山郝敬撰

隱公凡二十條

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傳曰非公命非也凡內城書重守也其不書舊史略也如謂非公命不書魯事非公命者多矣晚年三桓爲政非公命者什九皆不書邪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豫凶事非也以天子而下賵諸侯之妾失禮之大者區區論豫凶事舍放飯而問齒決也

冬十月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非也改葬非禮也

古者不修墓況改葬乎故不書非以公不臨也謂公弗臨者以攝政不主喪非也既不主喪又誰主改然則謂公不臨亦非也又曰太子少葬有闕故改夫惠公葬甫逾年耳太子豈遽長乎亦非也又曰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豈有攝國政舉大事賓至不會者尤非也此皆爲隱將讓桓附會之

邾人私于公子豫請師助鄭伐衛盟于翼非公命不書非也已盟而終不果助故不書新作南門非公命不書非也豈有國門新作公不知者凡役非禮失時則書常事故不書

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非也不書日史闕也其書日史詳也大抵入春秋初世遠事闕襄昭以後世近史詳經據史而已漢司馬遷作三代世表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上當有闕文傳因上文紀裂繻來逆女以繻訓帛改伯從帛謂裂繻字子帛夫裂繻紀之大夫也終春秋未有書大夫先諸侯者豈以裂繻先莒子乎非也

三年鄭莊公爲平王卿士怨王之貳于虢也盟王而質王子又取周之禾麥狂悖無禮已甚而傳曰信不在質非也雖信在質寧詎可又曰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夫周鄭無等豈春秋立言之法歟

宋宣公卒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卒亦舍子馮立與夷是爲殤公子馮奔鄭鄭爲殤公與鄭構兵十年至于身死國危此小讓之害義者非春秋所予也而傳曰宜公命以義烏在其爲義也又曰其子饗之烏在其能饗之也

八年晉曲沃莊伯伐翼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六年翼人立鄂侯皆不書史略也經未嘗以爲霸國加詳而傳特爲補苴鋪張唯恐失之其奉晉也如霍靈鬼神屈天子諸侯事之大旨諗矣故愚疑是書三晉辯人作也

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先是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陳五父諫不聽傳謂陳侯長惡不悛遂自及也夫不與鄭平非惡也不聽賊子計非不悛也陳侯見弒非以不平鄭也傳欲附會陳桓公被弒爲是偏曲之論耳

京師來告饑不書公爲請糴于宋衛齊鄭傳以爲禮非也天子告饑于諸侯諸侯請糴于鄰國卑矣諱之故不書以爲禮是何禮歟

七年滕侯卒傳曰不書名未同盟非也按宣公九年成公十六年及此三書滕子卒皆不名年遠史闕也昭公以後四書滕子卒皆名近故詳也盟者春秋所賤也豈以同不同爲例未同盟卒書名者如桓十年

曹伯終生卒十一年衛侯晉卒之類昭以後尤多考之非盡同盟也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謂必不免此因五父將弒君見殺而附會之傳凡於人將死必先撰爲兆

秦漢之後讖緯之濫觴也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稱鄭伯以齊人朝王爲有禮非也夫諸侯不朝霸者以之朝又不以諸侯朝僅以其人入見則不敬莫大乎是何禮之有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大敗戎師不書傳不言所以刻以不告不書爲例經書侵伐多矣未必皆因告也

如以告爲例鄭莊首霸有四夷功無不告者矣十年夏齊鄭與魯伐宋取防郜二邑以與魯傳曰鄭莊公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非也夫鄭之伐宋假王命報私怨非眞王命也率帥魯人助己取地酬之非眞不貪也凡春秋之義絀霸而傳皆譽霸也

齊人鄭人入郕傳曰討違王命非也鄭以私怨伐宋郕不助鄭非不其王命也霸者曰實可以解經乎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傳稱鄭莊公使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爲有禮非也無故而分人之國逐人之君出其君弟于其鄙又使私人監之何禮之有

周桓公以蘇忿生十二邑之田易鄭四邑傳曰己不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此言非所論于天子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室雖衰春秋之義不衰王室何爲其不能有乎

傳曰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否未知此爲仲尼之例乎其舊史之例乎如仲尼之例隱桓遠矣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如舊史之例傳何以冒爲舊史乎傳非舊史又非爲舊史作傳何爲守舊史之例守舊史之例又爲用仲尼爲也然則如何曰魯史書不書或因告不告仲尼書不書實非因魯史告不告也史不告不書者傳能詳之故知傳非舊史世儒誤也

桓公凡十九條

傳二年晉曲沃莊伯伐翼不書不言其義

三年公會齊侯于嬀傳曰桓公與文姜成昏于齊非也此因文姜不淑臲卼度而甚之經書公子翬如齊逆女稱女是未成婦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不盟而不詳其事茫昧若此何以爲巨明此類甚多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稱書時有禮非也春秋聖人傷時失禮而作也以時以禮則不書狩于郎譏遠

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非也是時陳佗弒太子春秋于弒逆無有不書者甲戌下必有闕文當云陳佗殺世子免己丑陳侯鮑卒傳謂爲再赴一人之死焉有兩期弒漏若此而託之巨明千餘年人不察可笑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書弱非也弱何足書蓋卿大夫子弟之未冠而奉使者世官非古也因事以表義耳

六年北戎伐齊齊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不書傳不言其故以不告爲例非也是役也諸大夫皆在魯爲齊饋餼何待于告蓋鄭莊始霸好戰隱九年突敗戎今年忽又敗戎二子特功爭國禍及累世故不書不齒其功也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書名賤之非也穀鄧近楚小國東距魯千里來朝非無事而傳不知公穀謂爲失國之君似也禮不臣寄公何爲賤之然則書名何也凡魯事多僭小國諸侯來史書名書朝尊內也經因之直也所以謂之吾誰毀譽也傳不達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此大事不書史闕也傳不言其故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又烝皆無傳按五月夏正三月也四時之祭冬烝夏禴禴烝備物夏用冬祭失禮故書此烏可無傳也

楚武王伐隨傳載其事甚詳是時楚始稱王經不書傳亦不及謂經以告不告爲例傳豈亦以告不告爲例乎經之不備也以史史之不備也以不告傳又不及安在其爲補經乎

十年王師伐虢爲虢大夫詹父伐其君也不書傳不言其義

四年秦人執芮伯十年納芮伯經皆不書其皆以不告邪大抵秦楚晉遠隱桓世又遠故其事多闕齊衛宋鄭諸國近記聞較詳耳

十一年楚屈瑕盟貳軫敗鄖人于蒲騷不書十二年瑕又伐絞爲城下之盟十三年伐羅兵敗自縊死俱不書傳皆不言其義按此類事非與要故不書卽傳可無贅矣而他事經書者傳反缺詳略往往失中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書不害非也夫御廩藉田所供粢盛之藏既災矣猶謂不害乎不害何以書周八月夏六月也當不時也猶餘之粟以供粢盛不敬也

十六年冬城向傳曰書時非也時則不書凡城必書重守也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闕耳官雖誤何遂不日事之不日多矣豈盡官失邪

鄭高渠彌弒昭公忽此大事不書傳不言其義按傳稱忽爲世子救齊有功辭昏禮也惡高渠彌智也若是則賢世子哉而詩狡童褰裳芬有女同車皆刺之何也春秋于見逐不書世子于已立不書鄭伯于被弒不書弒君大似不滿焉然則傳所稱非實錄也十八年齊襄公執鄭高渠彌輟之不書弒君無書故殺賊亦不書也世遠史闕而傳影響附會故鄭事始終可疑若使巨明作傳豈茫昧如此乎

莊公凡三十三條

元年不書卽位傳曰文姜出非也父死于外嗣君在喪不朝正卽位故不書傳因前年書公之喪至疑姜氏留齊今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姜氏已歸再往也前後八往往皆書歸皆不書歸常也傳不達

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非也春秋無此等隱僻之例禍先公而孫齊者有兩夫人乎故氏可省也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此蒙前之文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傳以爲知禮非也莊公有親喪而主齊昏王不當命魯亦不當受命父母之喪不能

枕戈而反爲讐人役曾是謂知禮乎

傳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禄盡矣行遂卒于樠木之下夫肅而能不蕩者其唯心齋者歟且何以知王禄之必盡也傳之附會迂誕多類此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傳曰稱名未王命非也按郳海濱附庸之國犂來其君名也小國諸侯來稱朝稱名史尊內也非以無爵也無爵則何以朝且春秋諸侯之有爵誰其由王命者乎何獨一郳犂來云爾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非也按王師救黔牟而齊魯宋陳蔡五國之師其逐黔牟立朔殺公子晛公子職是王師挫衄于五國而力詘于持危也故書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敗諱之傳釋此不講而罪二公子之不度豈不悖歟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衆也非也常謂之恆常見之星忽不見而衆星隕落如雨書異也

秋無麥苗傳曰無麥苗不害嘉穀非也周之秋夏之五月也大水爲災傷麥又無五穀之苗也今云不害嘉穀是以苗卽麥也五月而麥尚爲苗乎如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豈禾亦麥乎蓋無麥有苗無苗有麥不爲大菑麥苗俱無饑甚故書而傳之紕漏甚矣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傳曰治于廟非也師次于郎治兵卽于郎耳謂爲禮尤非也治兵將與齊伐郕黨仇人而伐同姓難治于廟亦豈禮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傳曰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非也按是時慶父與齊爭功欲伐之公辭以修德故傳稱善抑不思黨讐人伐兄弟不善之大者懼齊不敢爭而詭云修德何爲善之

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傳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非也經書敗多矣豈敵皆未陳邪又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傳曰克覆而敗之曰攻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凡此類文義隨宜非例也傳以應說

耳

秋宋大水魯使往弔宋人對曰孤實不敏天降之災又以爲君發拜命之辱此對行人常語耳臧文仲何遽以湯武許之聞其爲公子御說之辭曰宜爲君子義何取此因宋將立御說而附會之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按傳宋萬奔陳宋人請而醢之春秋于弒君之賊見殺如州吁陳佗之類無不書者蓋殺人而醢之非祥刑也商紂用之文王歎息尚刪贖用之孔子盡覆其家醢刑之不祥不可以訓傳不達

十四年鄭厲公突自櫟侵鄭傳瑕弒子儀而納突不

書傳不言其故鄭事始終未見了然

鄭南門外蛇與內蛇鬬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此委巷之譚讖緯符命之作俑也後世往往效之

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不書蓋曲沃篡晉而王命獎亂故諱之齊桓晉文受命爲侯伯皆不書卽此意也春秋雖褒襃薄榮寵志在撥亂耳一切以不告爲例鵠突甚矣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曰不言來諱之非也書追其來可知何諱之有

十九年楚鬻拳諫楚文王不聽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遂自刖傳謂鬻拳愛君非也夫人臣事君盡禮不可則止何得遽爾

夫人姜氏如莒明年又如莒莒非父母之邦再如必有故無傳

二十年周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鄭厲公以惠王歸處于櫟二十一年厲公與虢公納王殺子頹及五大夫王錫鄭地虎牢以東皆不書傳不言其故豈盡以不告邪

傳稱王子頹之篡立也以樂享五大夫鄭突聞之知其將死惠王反國亦以樂享鄭伯原伯見之知鄭伯將死何奇中哉附會之說也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謂殺太子非也御

寇非太子也若晉殺世子申生宋殺世子痤則直書世子矣是時公子完奔齊齊爲田齊之祖顧經義不在陳完奔齊而在宣公殺子傳置殺子無論而侈譚陳完辭爵與懿氏之卜周史之筮緣飾繇辭以神其占皆術士之談也

是年夏五月不書事無傳按經無事紀時必舉孟月五月下必有闕文傳不知

七月內申及齊高傾盟于防必有故傳不知

二十有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俱無傳竟不知何事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非

也春秋大夫不名多矣名者亦多矣豈名者皆賤之不名者皆嘉之此類無大義因舊史耳非例也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俱無傳汲汲譚晉事不休知有霸而已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爲侯伯不書如以不告爲例桓公之始爲侯伯未有不告者矣不書不崇其爲侯伯也不崇其爲侯伯而傳汲汲尊霸非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傳曰新作非也公羊謂爲修舊是也凡刱造曰作修舊曰新改作曰新作成公三年新宮災謂修飾舊廟祔新主也魯廟多矣不再創亦

不必改飾舊而已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兩觀毀于火改作也僖公二年新作南門亦謂改作也新延廐不書作故公羊說是也孰謂丘明不如公羊乎

冬城諸及防傳曰書時非也是年秋有蜚去年大熟麥禾告糴于齊國非其國矣而築郿城諸城防焉得時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傳曰爲管仲非也魯自城耳經惟內事不稱國傳誤于管仲邑穀而不知穀與小穀異穀齊而小穀魯也時桓公方厚施諸侯豈勞諸侯城齊乎管子亦必不以私邑勞諸侯又可知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傳曰宋公請先見齊侯非也

梁丘去齊八百里齊桓遠來非宋往見也蓋齊桓未與有力焉諸侯從齊宋爲先齊盟江黃宋預焉故二國最親梁丘之遇桓有諸于宋故書先宋豈宋公請見而桓反躬就之乎

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門世俗以日食爲陰蝕陽社陰主也故求于陰士制水秋祀門故于社與門皆委巷之禮也而傳曰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告不鼓是何禮歟

雲漢之詩曰靡愛斯牲非天災歟十月之雅非日食歟修省而已不聞鼓也

是年秋有神降于虢之莘虢公享之神賜虢公土田

周史過虢史嚚皆知虢將亡此因晉將滅虢而附會之

閔公凡三年

元年傳曰不書卽位亂故非也禮新君踰年改元朝正于廟卽位于朝始成爲君也時閔公甫入歲內亂不行卽位故史無書初傳言則以公繼弒君不請王命經削之夫位大寶也體元正始君父之大事也仲尼亂以臆舞文自詭既削豈垂世之訓歟

季子來歸傳曰嘉之非也仲尼未嘗曰我書字褒之世儒臆說耳此魯季氏之始何嘉之有

晉獻公滅魏以賜畢萬卜偃謂萬爲盈數魏爲大名

占其後必大此市兒觀枚拆字之語以魏後爲七國因而附會之故愚疑傳爲戰國時三晉人之筆耳

僖公凡四十一年

元年春傳曰不稱卽位公出非也國君踰年改元往年八月成季以公適邾慶父奔莒成季乃以公入立之冬齊高子來盟公入久矣何謂公出又曰公出復入諱國惡不書亦非也哀姜慶父之惡不諱而公出復入何諱乎然則矣而不書不朝正卽位舊史無書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曰侯伯救患分災討罪非也方狄之因邢也桓公以諸侯之

師觀望不進惡在其能救患分災也邢滅未聞齊以一旅討狄惡在其能討罪也邢潰奔師乃以邢遷因敗爲功霸者求名之計故經不書救邢書次于聶北志慢也其遷也書邢遷其城也書諸侯不與齊功也

昭公十三年楚子復陳蔡經書蔡侯歸蔡陳侯歸陳不言楚復正與此同春秋貴至公不錄私惠後儒之言春秋誤五霸自傳始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澶傳曰謀救鄭非也七月楚伐鄭八月鄭伯在會楚師退久矣何救之有謀報楚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郚獲莒挐傳曰嘉獲之非也季友獲莒挐公賜之費及汶陽田季氏之彊自此始奈何又嘉之

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夏不雨六月乃雨傳曰不書旱不爲災非也三時不雨猶不爲災乎不災何書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非也是時諸侯從桓公伐楚侵蔡蔡近許許男病歸而卒于國也何以知之凡諸侯卒于外必書地宣九年晉侯卒于扈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師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皆書地許男不地故知卒于其國也傳又曰凡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哀歛亦非也春秋諸侯焉知王事用禮焉知等死內死外總之僭而已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曰晉來告非也告書不告無書爲史臣例則可爲經義則不可申生之死自縊也告則謂世子自縊縊而曰殺仲尼閔實之義非所告也獻公無道嬖庶讒亂豈待告而後書乎

夏公孫茲如牟傳曰娶焉非也大夫娶未有書者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傳曰謀寧周非也是時惠王欲易太子太子不得于王而與諸侯盟是脅父也諸侯無王命而私盟太子是要君也吞秋人倫之至豈以要脅君父爲寧邪與稱諸侯愛君同謬

冬許人執虞公傳稱晉之伐虢也圍上陽問于卜偃偃據童謠知虢亡在九十月之交凡傳所載歌謠卦繇皆修飾傳會之辭

傳稱虞公以道假晉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曰虞不臘矣按歲終臘取禽獸祭先祖五祀曰臘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左丘明先秦宮之奇又先丘明安得預稱秦制其爲後人語可知

六年夏諸侯伐鄭圍新城傳曰鄭所以不時城非也夫伐鄭以首止逃盟非以不時城也地名新城非城新築也伐鄭以夏非必城作于夏也宋亦有新城文公十四年爲新城之會豈亦以不時城邪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謂致哀姜主于廟非也哀姜薨七年矣至是始祔邪不稱氏與諡稱夫人即公夫人也始歸而廟見耳吾聞以祭而廟見者未聞因廟見而祭者也魯禘非禮七月禘非時傳不達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伯姬未聞適人書卒其故不可考傳不及

十年晉世子見神于狐突此因晉惠公將有韓之敗附會之

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惠史過知其不長世此本子貢料魯定公執玉事蹈襲之

王子帶召戎伐京師王討子帶子帶奔齊齊桓公不能正其罪又爲之請入居齊六年歸而復有狄后之亂經不書傳不言其義一切以不告爲例可乎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曰遷杞不書其人有闕也經有闕而傳不知何稱素臣或曰舊史闕也舊史闕而惡者諸侯凡書諸侯者皆舊史闕歟

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曰鄫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不朝怒季姬過于防使朝非也夫季姬既爲鄫夫人則宜書鄫季姬季姬既歸鄫明年九月不宜又書季姬歸鄫傳妄也公穀謂季姬與鄫子謀于防使來請己胡安國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事

或然耳或謂丘明不知公穀乎

十五年傳稱秦穆公將伐晉使卜徒父筮卦遇蠱占知必勝遂虜晉惠公于韓晉獻公嫁伯姬于秦使史蘇筮遇歸妹之睽幷懷公死高梁事皆見于繇凡傳載繇辭頗類漢焦贛易林與經不合著策老變亦後世筮家之法不見于經世儒據左解易左實未知易也

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風非也風則凡鳥皆退何獨六鷁耳書詭異也

冬十一月乙卯鄭文公殺其世子華不書傳不言其故按七年甯毋之會華背君父賣國當誅故不書不爲得不通名不同盟告則不名于義何取有之亦褒世之辭春秋不由也

二十四年王以狄人伐鄭富辰諫王引詩小雅常棣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非也按詩序天保以上皆文武之雅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作禮樂常棣其燕兄弟之樂歌也召穆公相宣王當周末詩次江漢常武閔馬得與天保采薇同什傳惑于周公殺管蔡之說而國語又謂爲周公作無卓識可知豈

當誅子華不書故子臧亦不書傳謂其好聚鶴冠不喪自災非也一冠何遂殺身而君子尤之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無傳殺大夫非無故何以無傳正坐不知耳

晉重耳納襄王誅叔帶王予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不書非以不告可知也傳不及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北鄙傳稱魯使展喜犒齊師受命于展禽辭稱周公太公老生常譚耳師何以遂得寢齊知魯有備非以辭也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非也杞聖王之後也以其東遷遂爲夷則齊魯不在東海之

濱郯凡傳云用夷禮則貶之說皆非也豈有中諸侯而甘用夷禮者歟必如傳之說用夷禮而爲中諸侯者多矣仲尼何以獨責杞子邪

傳稱子犯治晉始入教民二年欲用之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出襄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晉非也重耳以魯僖公二十四年反國二十八年救宋與楚戰于城濮僅僅五載補葺枝梧朝不及夕孔子謂善人教民七年僅可即戎子犯之教抑何速化也夫霸王非教民之事伐原非肆信之舉重耳殘忍刻薄焉知禮義信邪

臣訟以因君而假定王以明義攜曹衛以蹈楚而借伐原以市信要盟會以召王而託大蒐以習禮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總小功也上好禮義信則天下襁負其子至豈僅博一戰之利乎道聽塗說以獎霸功曾匹明而持此論歟

楚子玉治兵于蔿孫叔敖父蔿賈尚幼料其必敗此因明年子玉死于城濮附會之也傳意在屬辭每事必撰先兆以爲前後聯絡之法與經義無涉

二十八年四月晉敗楚師于城濮傳稱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壓其腦子犯占謂楚伏罪晉柔之又子玉爲厲弁玉纓夢河神求不與遂及禍皆迂誕

無稽

五月晉盟諸侯于踐土傳稱王來會踐土享重耳醴命爲侯伯錫弓矢車服秬鬯虎賁經皆不書傳不言其義夫使春秋而獎晉則此類宜無不書者不書則仲尼于晉可知兩傳過爲揚詡非也

踐土之會王在不書諱也諸侯朝王不書以晉召王而朝不足書也書魯朝以君舉書也非以朝王也春秋之義了然傳皆貿貿爾

冬天王狩于河陽傳謂爲明德非也重耳何德春秋明之以臣召君猶謂德豈巨明而悖謬若此歟

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傳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成公命祝相以帝丘本顓頊之墟夏后相之祖附會之奪享似沙門因果語何當以解經

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傳稱柩出絳有聲如牛十億使大夫拜曰君命將有西師過軍之必大捷因明年敗秦師于殽附會之謬罔尤甚

三十三年狄侵齊傳曰因晉喪非也中原無歲不皆狄重耳在而狄滅衛其亦晉喪乎

晉胥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而言諸文公曰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君請用之按此論語孔子敬仲弓語後人竊襲甚明

文公凡三十年

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稱公孫敖聞叔服能相人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于難也收于此爲入年公孫敖奔莒死于外而附會之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傳曰書士縠堙其事非也大夫書名常耳是役也以諸侯伐衛士縠爲將縱不堪事其弗名乎

丁丑作僖公主傳曰書不時非也是年冬大祫將躋僖公于閔公上別作主書逆祀也僖公葬已十月矣非今始爲主何謂不時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躋無不順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非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設于私家由三桓始耳自成王以王禮祀周公其後嗣郊天禘祖夫子傷之故修春秋世僭不違春秋以宋郊爲天子之事守本傳祖帝乙之意宋離後殷而鄭非後周也并以祖厲王爲上祖世儒因謂諸侯大夫都家皆有祖王廟若是則魯郊禘非僭周公不衰矣魯頌詩誣季孫行父史克從臾爲之夫子刪魯風存魯頌所以詩亡非以魯頌爲禮也諸侯祀天祖天于至亡等也反以先尊後親爲禮曾是巨明

而謬戾若此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謂之崇德非也穆雖三五春秋不崇何也春秋非頌德之書也而奚獨于秦穆卿大夫書人者多矣何獨於此爲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謂君即位修婚娶元妃以奉粢盛謂之孝非也夫君娶誰不納幣者而不盡書豈皆爲不孝乎僖公以前年十二月薨猶在兩期之初議婚非禮書以志急欲也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以弔如同盟爲禮非也同盟赴名傳之例耳非經義也翟泉之盟謂王人即子虎亦傳臆度耳非經有明撰也王官與諸侯同盟者多矣何獨卒一子虎其僭之私交歟弔則書非會同盟也

夏秦人伐晉傳稱晉人不出秦取王官封殽尸而還霸西戎以用孟明故非也夫孟明三敗博一勝得不補亡而是役也晉堅壁清野秦師空還何足以雪三敗之恥穆公稱霸已在定夷吾納重耳之時不待取王官之後矣豈孟明之力歟

秋雨蟲于宋傳曰墜而不集如雨之多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貴聘而賤逆非也與

前書納幣皆志公之急欲也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敘國與人避不敏非也後至不敏世儒尊霸之例春秋賤霸羞盟豈以後至爲諱書諸侯晉大夫惡晉以臣盟君也豈爲其避不敏乎

按傳晉襄公卒在六年秋秦康公送子雍令狐之戰在七年夏是時趙盾始立靈公豈晉經年無君乎既稱先蔑如秦逆子雍且至又稱先蔑將下軍敗秦師豈晉有兩先蔑乎先蔑既敗秦又奔秦皆不可曉傳之紕漏如此

八年春晉使解揚歸衛匡成之田與所取封公增地之地皆還之趙盾新政以此睦諸侯告可知也而經不書小惠近名不足錄也傳爲趙盾揚厲耳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傳曰書公子遂珍之非也受盟于戎何珍之有慶父出奔亦書公子豈賊臣亦珍之耶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傳曰書皆以官皆貴之非也按華貴之非也宋昭公欲盡去羣公子而以子卬爲司馬昭公嫡祖母襄夫人率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大夫司馬皆非端人司城者蕩意諸也出奔未幾而求復遂及于禍亦不知止者此二人烏足貴歟

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傳曰緩不及楚師故諸侯不書名以懲不恪非也春秋書人多矣無此例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春秋之事同盟則爲君天子立而求諸侯盟春秋傷之傳若以爲當然爾

楚范巫矞似知楚成王子玉宜申皆將彊死其後成王果遇弒子玉死城濮宜申謀弒穆王見誅巫言禍福有之而未必中即中于經奚取傳亟稱之多類此

十二年正月郕伯來奔傳謂郕世子以邑夫鐘郕邦奔魯公以諸侯禮逆之故書伯非也此郕君避難奔魯耳豈有子報其父以土地獻他人而仲尼反遂稱伯者乎

子叔姬卒傳曰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然則何以稱子從父之義傳不及

十四年春頃王崩不書傳謂王室有王孫蘇之難不告故不書懲不敬也夫天子崩豈待告然後書不告不書是喪亦不會也如是則不敬在魯又誰懲且所謂懲者其舊史懲之乎其仲尼懲之乎舊史懲之不可以論春秋仲尼懲之當時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天子崩不下告不爲不敬今不以諸侯不奔喪爲不敬而以王不告喪爲不敬倒也然則何以不書周不告魯不會故史無書經亦無書也而魯之不敬可知也懲不敬懲魯可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傳稱周內史叔服占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此爲宋弒昭公齊弒懿公晉弒靈公而先附會之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貴之非也按華孫華督之孫督弒君而其孫猶爲司馬蓋昭公之黨也國觀自託于魯仲尼之不貴此等人甚明也

夏曹伯來朝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非也夫朝者臣見君之禮諸侯五年一朝天子無諸侯自相朝之禮五霸彊僭始朝同列故小國來皆書朝史文也經因之直也後儒遷就其說謂諸侯世相朝此在齊魯比鄰猶可若盡千八百國皆然日亦不足矣況五年而再乎傳爲晉朝諸侯地而不知其謬也

單伯至自齊傳曰貴之非也按單伯奉王命爲魯請叔姬于齊齊人執之以晉故然後得釋至魯也反以爲貴豈不謬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虢傳曰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諸君惡非也夫五霸假會盟脅諸侯春秋未嘗以盟爲善也豈以不盟爲惡甚違仲尼之意

十二年正月郕伯來奔傳謂郕世子以邑夫鐘郕邦奔魯公以諸侯禮逆之故書伯非也此郕君避難奔魯耳豈有子報其父以土地獻他人而仲尼反遂稱之反天非也伐曹圍齊之罪朝魯亦非曹之禮

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按傳襄夫人使昭公田孟諸將殺之公知之歟其實以行蕩意諸請公出奔公曰不能于其大夫祖母人誰納我盍以其寶賜左右而死非也蓋是時昭公欲逃而不克賂左右而不得免耳又謂襄夫人使蕩意諸去公意諸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遂死之亦非也意諸入年奔魯十一年復求歸歸六年而難作鄭夫患失死非其志亦不得已耳又曰書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尤非也春秋明大義雖以桀紂之虐湯武不能掩放殺況其餘乎君弒矣猶數其罪以謝亂賊春秋無是也然則何以名其君蓋事已至此謂之不諱惟明惟允惟審惟直以告諸天下後世而已矣爲君而若夫已氏者何可以弗別也故名以別之不獨名一杵臼耳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傳稱遂歸言齊君語偷將死因明年商人遇弒先附會之

十八年春齊懿公將伐魯有疾醫言其將死魯聞其來伐使楚臣卜惠伯令龜差臣知公與惠伯亦將死此因懿公遇弒魯文公羨襄仲殺惠伯先附會之宣公凡二十六條

二年秋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傳稱孔子曰趙盾古之良大夫爲法受惡非也傳言靈公無道趙盾諫逐至盾所以出奔與趙穿弒君之故不詳第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反寬不言宣子何以出穿攻何辭以解故書趙盾弒君實錄也不然弒君可以誣良大夫乎既弒君又稱良大夫是非不顛倒乎至謂越竟乃免則愈小人之腹矣敝世儒責備之例君子無求備豈春秋而爲申商乎

三年晉伐鄭及鄭鄭及晉平不書傳不言其故蓋是時晉趙盾弒君專國晉政卑矣楚莊王賢而修政故楚事詳晉事略傳不捷

楚子代陸渾之戎傳稱王孫滿責楚子問鼎非也過周郊問九鼎其誰不然遂以薦楚子之罪未見其允

陸渾害王室爲晉私人楚子伐之王使勞之盡德之也故其書法甚堂堂反以爲罪案我者不罪而伐我者罪之可乎

傳謂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魑魅罔兩莫能逢之非也昔禹鑄鼎以象九州書典則以遺後昆知後世勒廟器銘盤盂鑄刑書之類豈爲知神姦乎既云協上下承天休又何神姦之有左氏所以好語怪也

傳謂鄭穆公母燕姞夢蘭生穆公事或有之至謂穆公有疾刈蘭而公遂卒則誕矣此因穆公名蘭附會之

四年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曰凡弒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非也果若此其君無道其臣遂免于罪乎順天下安得有道之君而弒之甚矣其言之謬也

鄭靈公遇弒國人立子良子良辭立子堅是爲襄公

按諸國美名也春秋諸侯子弟讓國者多矣如鄭子良宋子魚曹子臧吳季札楚子西衛子鄭之類皆不書何也五霸詐力相尙父子兄弟相傾智者視其國如敝蹝其讓也皆利害之私情一身完名而禍延累世春秋不貴也傳不及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傳曰不與謀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經書會多矣同伐同盟皆稱會是役也公夏往秋歸焉得不與謀凡傳例之無端類此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傳謂晉人以公久不朝不與盟故諱不書盟非也不盟何足諱晉人止公賫賂乃盟故諱也傳甚貴盟未知春秋本殘盟也

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謂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雨不克葬謂也非也夫送死大事不夙戒而因雨廢其慢甚矣傳以不克葬爲懷親則無雨克葬者皆爲忘親乎遭雨霑衣失容廢者如諸侯朝見之類倉卒失備若葬卜日皆備矣何有于雨若曰可易何必卜禮不違卜至不犯日月敬嬴庚寅日中定公戊午日昃遠卜皆慢也何得謂禮按禮疑而筮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踐之

城平陽傳曰書時非也是時冬十月夏正八月也八月城焉得時前此六年蓋七年大旱是年葬敬嬴旱無麻用葛緦歲儉可知而城焉得時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謂孔子引詩民之多辟勿自立辟議之非也陳靈公君臣宣淫洩冶進諫聖人何爲譏之與譏齊鮑牽同謬皆非孔子之言

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傳稱鄭伯敗楚師于柳棼經不書是春秋未嘗專重晉鄭黜楚也傳知有晉而已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非也按魯成公十七年齊靈公始命崔杼爲大夫是後此二十五年也魯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君後此五十年也計齊惠公時崔杼尙孩豈遂擅君寵偪高國乎崔氏世卿何止一杼而傳之紕漏如此又曰書崔氏以族來告亦非也春秋大夫出奔多矣如以告豈崔子獨氏而他人皆名乎告大夫無不名者書崔氏挈族行耳崔氏去齊崔杼不知以何年反傳亦不詳

楚子伐鄭傳曰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汝北諸侯之師戍鄭此晉人之功不書是春秋未嘗專與晉也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子家卽歸生也故四年書鄭歸生弒君此國人公論而傳謂事由于公故傳譏張雖信信經可也

十一年楚子納公孫宣儀行父于陳傳謂有禮弄也二子淫惡慝慝以亾君旣不與後舒同誅又從而納之何謂有禮

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傳謂歸父見齊晏桓于南楯魯樂高固知歸父將亾此因魯將逐歸父先附會之

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稱晉侯復立黎侯而逮黎侯卽詩所爲賦旄丘者也不書傳不言其故

夏秦人伐晉傳稱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秦武士杜回初顆父犨病且死欲以厲愛妾殉顆不從及輔氏之戰妾父化爲鬼物結草于路以亢杜回遂獲之夜見夢于顆此沙門因果語豈仲尼不語之教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鹿婁傳不詳其事按此大夫與大夫會之始烏可無傳

冬蝗生饑傳曰幸之非也春秋書饑三皆窘急故書傳曰幸之竊所未解

晉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爲魯成公入年晉殺趙同先斷會之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非也焚卽是災何分天人

十七年晉與諸侯爲斷道之會傳稱郤克以齊婦一笑之恨執齊使苗賁皇爲說于晉侯免之語與哀公十二年子貢爲衛侯說吳太宰嚭語相似修辭熟套也

冬公弟叔肸卒傳曰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非也按隱莫尊于父同母得稱弟而異母不得稱弟是重母輕父也父旣亦稱公子則父無此例也

春秋非左卷上終

錢桂笙校字
陶炯照覆校
楊介康續校
李心地綴校

明京山郝敬撰

成公凡二十八篇

元年三月作丘甲傳不詳其法若使丘明作傳此類自當了然

二年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謂衛伐齊非也新築衛地也衛師未出境與齊戰何爲伐齊蓋齊侵魯乘勝伐衛戰于衛地也不書齊伐者蒙上伐我之文戰于新築則齊師過魯入衛境矣

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曰不名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非也十國大夫而皆名則瑣矣他會皆然何獨此爲畏晉畏非春秋所譏也是會也楚其王幼不行陳蔡二君亦幼乘楚子戎車不書陳蔡未與盟也傳謂乘楚車爲失位故不列于諸侯皆鑿說也

晉敗齊師于鞌齊使賓媚人賂晉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按成公時去桓文未遠也五霸尚未終不應豫稱五霸此爲後世語甚明杜元凱遠引夏商豕韋昆吾等解終不悟傳之爲後人作也

晉侯使韓厥獻齊捷于周定王與之宴而私賄之且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夫周自平王東遷其威令不及晉衛之君以禮假人不知其幾獨爲此兢兢無是也

三年楚歸晉習聘楚其王問晉何以報我晉對與重耳對楚成王語雷同修辭熟套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傳曰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位居三孫于于衛爲上卿誰先對曰次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之制也晉爲盟主宜先而午盟晉丁未盟衛傳以爲禮非也禮序昭穆衛文之昭而晉武之穆也序爵良夫上卿而荀庚下卿也

宜先衛今舍周班而較叔季之強弱豈禮歟孟子敘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中下士亦五等故書言列爵惟五五禮五玉五帛唐虞時已然矣爵未有過五等者漢博士作王制因襲傳語則是五等之中又有中卿下卿上大夫共八等豈古之制歟晉作六軍不書傳不言其故唯天子六軍晉作僭也凡諸侯僭亂之事經不毛舉言不順也惡權于弒君亾國包舉矣傳不達

四年公如晉傳稱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知晉侯必不免爲後十年晉景公死附會之

五年晉放趙嬰于齊嬰夢天神索祭祭之明日見放故免于死此沙門誑愚俗語也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按王過于楹東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親流而行速爲是年六月鄭悼公卒附會之

取鄟傳曰言易非也經書取多矣其皆易邪

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欒書帥師伐鄭傳稱鄭使伯錡行成晉人殺之書執鄭伯而不書殺伯錡豈亦以不告與傳不言其故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按傳鄭伯之兄執也鄭公孫申謀曰我別立君以示不急晉必歸君遂立太子髡頑晉人果伐鄭而歸鄭伯鄭伯鑄討立君者殺叔申與弟叔禽皆不書夫急君難而故棄之是以君徼倖也因夫人謀得歸而又殺之是誅有功也鄭既有君而後歸君是歸不爲德也事皆反覆傾險不可以爲訓後世有用此立功其得稱亦相似矣知春秋慮遠識深非聖人不能作故曰言之必可行傳不及

丙午晉侯獳卒傳稱晉景公疾趙同趙括之祖爲厲也公夢疾化爲二豎伏脅肖之間小臣夢負公升天而以爲殉皆附會不經之譚

凡春秋書事據實而已未嘗爲隱語也是年五月晉景公將伐鄭而病立太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

文在子立父將死而子預外事皆非禮也然亦書晉侯此類皆不待貶自見也何率于臆語乎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曰凡自周無出非也夫經既書出奔矣又云無出變幻譎張啟後儒穿鑿之例皆此類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傳稱將事不敏孟獻子知郤氏亾以一人容止決一族之禍雖聖知不及此因晉將誅三郤附會之獻子如周周劉康公以成肅公受賑于社不敬亦料其將死果死習誕成套甚可厭也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非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不非也前書叔孫豹後蒙前文耳尊君則書族尊夫人則不書于義何居

十五年晉三郤譖伯宗及欒弗忌殺之伯州犂奔楚經不書傳不言其義凡殺大夫未有不書者如以不告爲例他大夫書未必盡因告舊史備不備耳

邲陵之戰敘事支誕士燮佐中軍業已爲將而職惟恐勝是豈人情蓋因三郤將敗晉政將衰而附會之其實晉臣無此識量也晉侯笠週復繇明言射楚王中目魏錡夢射月退入泥戰死皆因事附會之兩壘相拒必非甚遠伯州犂登巢車望晉軍何了然也臨陣矢石交接楚子以弓問郤至郤至免胄從容致辭舉鎧執櫝欽子重子重飲而復鼓皆旁飾之譎詭也

十七年鄭子駟侵晉不書衛爲晉侵鄭則書鄭與楚盟楚戍鄭不書晉伐鄭則書春秋不直晉曉然豈得訝屏楚而專晉邪

齊靈公母嬖孟子私慶克鮑牽言于朝公刖之傳謂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此謂笑語不似聖人法言與讒陳大夫沒治同譏

晉聲伯夢涉洹水食瑣瑣盈懷此因聲伯將死禮含用珠玉附會之又云三年不敢占占之夕死怪誕尤甚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曰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殺大夫非也有如民與郤氏胥童不道君爲亂不書殺大夫將何書乎經無此等例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傳曰棄命專殺以穀叛故非也傳意以書名爲有罪之例不知陳大夫洩冶衛大夫孔達皆名又何罪乎後儒記禮遂以殺大夫爲義皆傳說之也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曰入以惡曰復入非也魚石以宋臣逃楚復入于宋文義自爾何必爲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傳曰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非也魯君無歲不朝晉晉不加禮諸侯朝晉大夫報聘何禮之有凡傳之尊晉類此

襄公凡五十八條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非也按彭城本宋地後叛于楚而時尚未定屬楚也去年夏楚子伐人之今年春晉遂圍之其不當書楚甚明也何謂追書非宋地而經空說語乎或曰春秋書邑皆不繫國此繫宋何義也曰不繫國者如盟會于某地之類若攻圍未有不繫國者昭公二十一年書宋華

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繫宋又何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邾子來朝傳曰禮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傳又曰禮也皆非也夫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奔而友邦私相朝聘春秋之義了然謂之禮豈不悖哉

二年傳曰齊侯伐萊萊人賂齊寺人易沙衛以索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非也夫諸侯之爲靈者非一君招權納賄者非一臣其弑君篡國皆以賂免莫多于晉何獨于齊發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傳稱季文子取成公母穆姜之櫬葬之謂之非禮且曰衞姑成婦逆莫大焉引詩其維哲人順德之行議之夫魯以千乘之國豈之一婦用于婦未必逆解于姑此細事何足以定季孫之不哲何遂爲莫大之逆季孫逆與不哲不專在此

四年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傳稱匠用季孫所樹檟爲櫬曰多行無禮必自及意謂季孫用穆姜之櫬葬齊姜人亦用其檟以葬定姒夫七尺之木何遽當無禮之及其論偏曲多類此

冬公如晉傳曰聽政因請屬邾以助魯之賦晉許之按諸侯于晉有常貢子產壞晉館垣以納車卽貢幣之車也其賦車故魯請邾爲助晉許之八年公復如晉聽朝聘之數是晉受諸侯朝貢無異天子而傳以

爲當然可怪也故愚謂傳本晉人作耳

是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郯臧紇救郯侵邾邾人敗之于狐駘死者多國人不備凶服至鑒以逆喪則其敗衂已甚不書諱也傳不及豈亦以不告耶

五年王使王叔勃戎于晉晉人執王叔使士魴如京師言王叔貳于戎也夫天子之卿士有天子在晉爲得遂執之此其託辭助戎辱天子故不書爲王諱也春秋之義忠厚如此傳不知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非也壬夫執政貪以蒙誅雖無益水加劍之禮亦賢于官郭龍賂之章晉六卿貪婪不法所以亞也醜此不刑刑將安施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曰始赴以名例盟故非也初桓公十二年盟杞侯于鄄地卒亦不名魯杞婚姻何必同盟春秋無此例前所以不名者世遠史闕也

八年正月公如晉傳曰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貢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傳曰命朝聘之數夫諸侯朝貢天子乃有常數東遷以來未聞諸侯貢周也五霸主盟未聞率諸侯貢王也此晉責諸侯朝聘於晉耳傳侈諱之不以爲僭豈春秋之義與又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夫晉已侈矣何爲又尊之公如晉鄭伯會而公不與獨與季孫卑君而重臣是教季孫無君也春秋惡晉何爲反尊之

九年春宋災傳敘宋諸臣救災事甚詳張閭閻失火何至舉國張皇晉士弱謂宋居商丘爲火正閼伯之墟是多火災怨謬之論也

夫人姜氏薨傳稱姜以僑如之亂從東宮筮卦遇蒙引易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孔子乾卦文言名理與義姜氏爲及此況姜之從在成公十六年孔子尚未生也曉賢易作文言距姜從時已八十餘年姜安得此語而先稱之則傳之爲後人作甚明也宋臧陽傍顧謂文言用穆姜語楊儀因詆元者善之長爲害道朱元晦請古有是語穆姜與孔子皆引之豈謂文言終不敢讓傳退孔子遷就左丘明千古耳食賢愚共蔽可笑也

是年秦侵晉不書史不備也傳謂秦使士雃乞師于楚以伐晉子囊曰晉官不易方舉不失選六卿相讓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非子囊之言傳譽悼公之言也是時晉楚交構晉招吳撓楚楚連秦脅晉吳近而詳秦遠而闕耳謂子囊辭秦非也

戲之盟襄公歸自晉晉悼公賓于河上問襄公年對

曰十有二歲矣晉侯命之冠季孫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行及衛冠于成公廟夫衛去魯近矣不歸醮于廟而假備鄭國傳以爲禮非也禮諸侯未冠除喪入見天子天子賜冠服于太廟歸設其服賜服于斯乎有冠無冠醮晉欲以天子自處以諸侯視魯而季孫爲此悅晉耳何禮之有

傳稱晉悼公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非也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鄭服也晉悼公之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爲政晉楚爭鄭鄭以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楚來從楚晉來從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

戰而退十一年六月晉以諸侯師于向圍鄭七月鄭人受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侯良霄石奚酖楚楚人執之是年九月晉以諸侯之師至鄭鄭又與晉盟秦人伐晉救鄭敗晉于櫟此所謂三駕也晉未嘗勝楚未嘗敗而鄭往來晉楚間如陽為何謂楚不能與之爭此與穀梁稱齊桓公兵車之會曰衣裳之會十一皆諛霸之陋說也讀者以為王明語未加察耳

十年諸侯會于柤傳稱齊高厚相太子光不敬士莊子知高厚太子光皆將不免此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光遇弒附會之也不敬不免遂成通套

宋公享晉侯以桑林之樂晉侯見舞師題旌夏懼遂疾卜桑林為祟辭而愈意謂桑林殷先王樂宋所以事神故為祟悠謬甚矣

傳晉人滅偪陽俘偪陽子以歸居其族于瞿傳謂為有禮非也無故滅人國俘人君而以居族為禮是何禮與其為晉人文惡如此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遂侵魯還克蕭孟獻子曰師競已甚鄭其有災其執政之二三士乎此為鄭尉止將殺子耳子駟子國附會之春秋師競者多矣何獨知此有災乎

楚使鄭人侵衛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云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遂追之而獲鄭皇耳亦附會之譚

冬戍鄭虎牢傳曰書戍鄭虎牢非鄭地言將歸焉非也蓋因二年冬戚之會書城虎牢不繫鄭遂謂仲尼不以虎牢與鄭謂虎牢為華夷之防也夫堂宇之別以限華夷謬矣況天王既予鄭仲尼焉得奪之且何待仲尼後歸之也不書鄭則為奪書鄭則為將歸世儒以為天子之事云爾而其誣仲尼亦已甚矣蓋晉悼之季中原擾攘諸侯無歲不役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書戍傷之也奈何更多譚之

十二年冬公如晉傳曰朝且拜士鞅之辱蘧也非也

魯以諸侯朝于諸侯晉以大夫報諸侯之朝而又往拜其辱此足恭何可為禮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以孟獻子善勞于廟為禮非也襄公十一年魯從晉會諸侯于蕭魚鄭服于晉與魯何預十二年夏晉士鞅來聘秋公如晉報之碎碎奔走為人役耳無勞可書仲尼豈以是為禮

夏取邾傳曰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狄人入衛衛遂以遷則地亦入也凡傳之例皆無端強作

傳稱晉侯蒐于綿上士匄辭中軍帥讓于荀偃六卿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皆非也夫晉六卿之不相能久矣明年伐秦卿帥不睦諸侯不整為遂延之役以至樂盛死敵樂盈逐士鞅自是以後諸卿日侈遂底于亾而曰晉國以平數世賴之非妄語邪

冬城防傳曰書時非也防臧孫氏之私邑大夫城私邑書以譏之非為時也時則不書

楚子囊請歸鄭良霄曰使歸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不猶愈乎此為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附會之

十八年晉荀偃將伐齊夢與晉厲公訟不勝厲公以戈擊偃首墜地偃奉以走問于梗楊之巫巫夢亦然

偃果死于伐齊之役此甚怪誕不雅非不語之教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稱晉師臨云不害吾聚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此衛士屬占之譚

十九年傳稱晉伐齊之師遲荀偃疽發于首目出口蝎以其未卒事于齊也樂盈撫尸誓之乃瞑受含此為是年晉欲再伐齊附會之豈弒君之賦而急公事若此與

衛石買卒其子石惡不哀孔成子曰是殿其本必不有其宗此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附會之

二十年衛甯殖將死悔圍其子喜納獻公賦臣逐君為知悔悔而求復則公孫剽在位六年矣又納衛將何以處剽是明教其子弒君也何悔之有

二十一年晉會諸侯于商任傳稱齊衛二君不敬叔向知皆不免此因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附會之

二十四年王城大水齊人城郟是時齊方背晉欲市德于周春秋以為齊事耳故不書傳不及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趙武不書尊公非也是役也晉人疆衛田以與祭林父書皆惡之不名史闕也且書人何必盡大夫苟大夫也君前臣名不名尊公於義不類

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為之請不釋衛侯納其女于平公乃釋之皆不書春秋于諸侯貪淫敗禮除弒逆會盟征伐外不毛舉寬仁博大之至也傳不達

鄭簡公與齊景公同如晉為衛獻公請既而得釋鄭伯歸復使子西入晉謝傳稱其善事大國夫以晉侯之貪淫而鄭為足恭何善之與有

二十七年晉楚諸大夫會于宋為弭兵也楚令尹子木欲衷甲赴會伯州犂不可子木曰苟得志焉用備伯州犂知子木不及三年必死此為明年子木卒附會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謂季孫以君命命豹曰魯視邾滕豹盟視宋衛不書族以道命故非也豹不族諸大夫亦不名皆蒙前會于宋之文耳事同人同故省如豹以違命諸大夫何以乎是盟也楚人先歃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亦非也晉長于諸侯舊矣禮不以新間舊終春秋未嘗以楚先齊晉非獨此耳

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等七人從趙孟使各賦詩觀志立譚之頃決七子先後存亡何譬應也伯有從君樂賓而歌君無良其喪心乎此謂居下流而眾惡歸焉者也與二十九年季札觀魯樂

皆非實錄

二十八年魯桓慎以歲星過次注于子知宋鄭既鄭禪竈以歲星過次占周楚君亾爲是年八月旱大雩明年天王崩楚子昭卒附會之

蔡侯朝晉歸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知蔡侯不免曰注而不父恒有子禍此因三十年蔡世子弒君附會之子產焉知其將注子婦也

宋之盟晉楚之屬諸侯交相見也是年宋公陳侯鄭伯許男皆如楚不書然則朝楚與朝晉等耳皆不足書也春秋未嘗以朝楚爲事夷狄可知矣如以中國事夷狄雖外諸侯未有不書者傳不達

鄭伯使游吉聘楚及漢楚辭鄭伯親往游吉謂楚子貪珠寶將死夫春秋諸侯誰非貪昧者此因楚子將卒而附會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曰癸巳天王崩未聞赴也非也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日聞赴始書經據史耳天子喪不赴不書子禮何居經存其誤以志不恪也不書葬見魯之不會也傳不達

公如楚傳稱公過鄭鄭良霄迎勞公不敬穆伯知良霄必有大咎此爲三十年鄭殺良霄附會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非也每歲首公在不書朝正公不在何必釋不朝昭十

六年正月公在晉亦不書知此非爲不朝正也爲楚止公送葬强公襚書以甚楚耳

城杞之役齊高止宋華定與晉荀盈相見司馬侯相禮知二子不免爲是年秋高止出奔燕昭公二十年華定出奔楚附會之

吳季札聘魯知叔孫穆子不得其死因叔孫有豎牛之禍先附會之誦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替國之興亾如燭照果爾札賢于仲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在齊聞韶須以時月而札立譚懸解豈有神慧耶札聘在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札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脗合其爲後人附會甚明也世以傳出上明禍而不察耳

三十年五月宋災傳云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遂災委巷之譚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云不稱大夫言自外非也非大夫則已苟大夫也豈以外入削之蓋上書鄭良霄出奔後入下不得更加大夫尋常文義以鑿失之

冬諸侯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傳謂魯叔孫豹在會大書以賑宋諱非也伯姬魯女魯自賑之七月叔弓已先如宋澶淵之會實不與也

三十一年叔孫豹自晉歸告孝伯曰趙孟語偷將死又以孝伯語益偷知孝伯亦將死爲是秋孝伯卒明年趙孟卒附會之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傳謂公自楚歸作楚宮穆叔謂公欲楚矣必死是宮六月果薨皆附會之說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傳謂滕成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料其將死爲後三年書滕子卒附會之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告適晉欲朝晉而畏楚稟命耳傳以爲禮何禮之有

莒人弒其君密州傳謂密州已立其世子展輿廢之展輿因國人弒父書莒人言罪在密州非也子弒父猶云罪在父豈春秋之義

昭公凡五十五條

元年諸侯之大夫會于虢趙孟趙徽納王使劉定公勞之指洛水嘆禹功以奬趙孟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是年冬趙孟卒夫朝不謀夕人之恆言何遂當死此附會之尤誣者

秋莒展輿出奔吳傳謂展輿奪羣公子之秩羣公子逐之立其弟去疾君子謂莒展之不立以棄人非也弒父之子雖不奪人之秩得長世乎傳言偏蔽類此

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札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脗合其爲後人附會甚明也世以傳出上明禍而不察耳

三十年五月宋災傳云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遂災委巷之譚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云不稱大夫言自外非也非大夫則已苟大夫也豈以外入削之蓋上書鄭良霄出奔後入下不得更加大夫尋常文義以鑿失之

冬諸侯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傳謂魯叔孫豹在會大書以賑宋諱非也伯姬魯女魯自賑之七月叔弓已先如宋澶淵之會實不與也

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周公遺兄弟之誘避位居東二年成王殺管叔公實不預詩書具在可考也而其誣起于古文蔡仲之命書有古文亦猶傳之有左也傳又取微焉是以誣徹誣耳

二年韓起聘于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夫易象作自周公是也春秋是時猶魯史耳孟子云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一也何國無史春秋能重魯乎不經聖裁周公其衰矣何德之知此後人因孔子推重春秋甚明也

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平公妾少姜韓晉張趯與言晉如火中將退矣齊晏平仲與叔向言陳氏將有齊叔向亦歎晉公室將卑夫與外臣言而揚國惡非禮也三子必不然傳欲附會先見適以彰其薄耳

四年秋楚子帥諸侯之師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稱慶封辱楚子蓋緣飾之辭其實殺慶封亦一義舉也經以討賊及之傳不達

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傳謂叔孫豹死于家臣豎牛之手與虞宗婦人遇而夢天歷己號牛其事甚怪又稱穆子初生父莊叔筮遇明夷之謙卜人楚丘預知有豎牛皆悠謬之譚也

楚子求婚于晉晉使韓起叔向送女于楚楚子謀則韓起宮叔向欲以辱晉遣啟疆止之夫晉女于楚使二卿送之其事楚備矣新婚而辱人使何爲此孤楚虐橫而甚之事未必有

六年鄭子產鑄刑書晉士文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是年六月鄭遂火亦附會之譚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謂燕與齊平非也誤蒙前齊侯伐北燕爲一事遂云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斝本他事牽入誤也春秋惟魯省國書及定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皆魯及也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與十

一年書法正同若齊伐燕與之平當云暨燕平何爲反主燕而暨齊乎是時昭公書楚婁于吳齊長魯求平魯暨之平耳時公將如楚故使叔孫往盟傳之無稽妄說如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晉侯問士匄誰當之對曰衛君魯上卿爲是年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附會之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遂以成邑與之失地不書此正所謂非公命者也傳反不及

鄭子產聘于晉晉平公有疾夢黃熊入寢子產曰鯀也此衛士厭魅之謂子產既知人道遲豈作此解又

鄭伯有死見夢曰壬子將殺駟帶壬寅殺公孫段如期死子產云伯有生而取精多用物弘族大而憑厚強死爲厲夫春秋大族強死者多矣而皆爲厲則厲鬼豈人間矣豈聖人民義之教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傳謂衛襄公長子孟縶足不良次子元立是爲靈公靈公未生孔圉之祖孔成子與史苟之父史朝兩人同夕夢康叔命立元使圉與苟相之至是孔成子果立靈公此類即實有之于經何補而專喜譚況未必有也

八年春晉有石言于魏榆平公問師曠對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此因平公築虒祁宮成羣附會之

冬十月楚師滅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歲遇鶉火而滅遇析木而復又明年四月陳地災郭裨竈以水火之數推之知五年陳將復五十二年而亾此星士緯度之言果爾君之存亾國之興廢惟星惟度而人道無權矣豈春秋之義

楚殺陳孔奐無傳不詳其故

九年晉與周人爭閒田晉率陸渾之戎伐周不書傳不言其故

冬築郎囿傳曰書時非也魯之不競甚矣猶作無益故書

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此爲晉平公將卒附會之

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傳曰非禮也及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傳又曰禮也夫國有大喪而講武預會盟皆非禮也豈蒐獵非而會盟是乎

秋諸侯大夫會于厥慭傳稱周單子視下而言徐晉叔向知其將死此爲十二月單子卒附會之

魯昭公送母葬不慼晉史趙聞之知昭公不歸此以昭公客死附會之遲人知死何料死者之多也

十二年楚靈王伐隨次乾谿與右尹子革言甚侈子革歌祈招之詩諷之王至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楚虔剛愎何感悟神速乃爾修飾之解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以不書族爲尊晉罪己爲有禮非也不書族蒙前執季孫意如之文而省耳春秋未嘗尊晉意如未嘗罪己何禮之有

晉叔向弟叔魚攝理納雍子之女而被罪邢侯邢侯殺雍子于朝韓宣子問于叔向對曰三人同罪晉遂殺叔魚傳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平丘之會數其賄歸魯季孫稱其詐邢侯之獄言其貪殺親益榮義也嗟乎仁人之于弟也殺之而爲榮乎何義之有

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籍談如周會王后太子之葬王宴之而索晉鼎器二子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室憂其不終乎夫索器何以知其不終此因二十二年王室亂附會之

傳稱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不書晉人止公諱非也去年冬書公如晉今年夏書公至自晉留晉者半年不言止而止可知也如諱之襄公二十九年楚止公送葬亦踰年至正月書公在楚何以不諱不諱甚晉也凡如晉至自晉必書

齊景公伐徐徐人行成郯人莒人皆受盟于齊魯叔孫昭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是時晉衰齊稍振魯人忌之云爾即晉霸而魯未嘗息肩也詩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世無明王焉得有賢伯春秋所以惡霸也傳不達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魯梓慎占知宋衛陳鄭災爲明年四國災附會之

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按傳同盟例書名曹平公與魯昭公未嘗同盟亦名然則傳例非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稱子產救火與襄公九年宋災哀公三年魯災語雷同拯焚可也舉國張皇無謂也告於諸侯可也陳不救火許不來弔二國先亾無謂也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悼公疾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穀因之遂謂許止孝子與稱趙盾良大夫並反覆譏張在經義之實違聖人之情皆誣傳之罪也豈許止不弒父趙盾不弒君而春秋在之乎萬無是矣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無傳凡書出奔必有事昭公世近而傳不知豈上明之作與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蔡平公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一年周景王將鑄大鐘泠州鳩謂鐘大則擊槌則不容其生心疾死此爲明年景王崩附會之

七月壬午朔日食傳謂叔輒哭日昭子知其將死八月辛未朔日食何哭哭日何預死誕也

宋華亥向宣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傳謂居新里而助公者既戰脫甲于公乃歸居于公里助華者亦脫甲于華氏歸言無私爭也豈其然乎

二十四年楚至自晉傳以不稱族爲尊晉非也蒙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楚省文耳晉尚強辱諸侯使臣何用尊爲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因是年秋大

弱附會之

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杞平公亦未同盟例又非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將寶之珍變爲石周大夫陰不佞取之玉也以獻于王得邑夫玉爲能變如市井貨郵作難眼法虹小子可以韓經乎後世史書好誕不視左作偽也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宋樂大心與語自卑其大夫而戮其宗此主人對客常語婼謂無禮必亾爲定公十年大心出奔附會之又宋公與婼飲酒語泣樂祁謂君與叔孫皆將死爲是年冬宋公叔孫俱卒附會之

有鵒來巢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鵒鵒不踰濟濟水在魯鵒鵒非絕無一名鳲鳩不能巢孚子空穴中故鳥官以名司空常寄居鵲巢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也臣道也來巢是無成知始臣權君之兆非爲書所無也傳謂文成時有童謠並昭公出奔死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童謠先若此其明告邪此附會之辭後世史多效之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據傳之例大夫卒公與小斂則書日是時昭公在外亦日傳例又非也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未與魯同盟亦書名傳例又非也

二十六年傳稱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止之齊魯相近豈齊見而魯不見不書何也杜預謂在齊分野然則凡書星變者盡在魯分野乎蓋舊史闕耳傳不及豈亦以不告爲例邪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按曹未同盟亦書名傳例又非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二君未同盟皆書名昭公世近史詳耳非例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是時公在外不與小斂亦書日傳例又非也

有龍見于晉郊魏獻子問古豢龍氏于蔡墨對世有豢龍父能畜龍夏后氏有劉累能擾龍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夫龍神物焉可畜謂古可畜今不可畜辭窮矣引五行之官爲證夫五行陰陽之氣非官所得司也少皞之四叔顓頊共工烈山之三子人鄉鬼鄉鬼則何以事人人則不能司神悠渺之譚非民義之教傳稱晉賦鐵鑄鼎以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亾乎失其度矣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按此非仲尼之言也晉文公執秩

被廬之法與范宣子刑書不可考要皆衰世苟且之令非先王之典刑也仲尼奚貴焉晉亂政多矣其亾也豈在刑鼎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僖伯穀卒傳曰同盟故書非也前此不同盟書者屬矣赴則書不赴則不書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不書邾以二十七年邾快來奔魯人納之今年又納黑肱蒙前事再甚魯也傳曰以地叛雖賤書名謂之欲蓋名章非也叛臣亾子人共知其惡名何足懲不名何足芘春秋微婉之義不在此

趙鞅子奪童子嬴而歡明日遂日食史墨以爲後六年吳入郢之兆必以庚辰附會迂誕之甚

定公 凡九條

元年諸侯大夫會城成周齊高張後至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意謂天厭周而萇弘欲遷都祥周是謂違天高張後至是謂違人以此料二子皆死因哀公三年周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附會之迂誕甚矣

四年春王正月癸巳陳侯吳卒按陳魯未同盟亦書傳例非也

衛靈公將爲召陵之會何預知與蔡爭長強使就佗從因子云祝佗之佞附會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世儲以楚納子朝爲大惡然經不書殺是未嘗以亂賊律子朝也景王太子早死子朝爲長庶王猛敬王皆其弟也敬王在位久爲天下共主故專之非以子朝爲必可殺也傳不達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稱孔丘相齊以萊兵劫公孔子以公退辭卻之此欲暴孔子不知其謬也夫魯既與齊平矣何爲又劫之兵既集孔子以公退退將焉往齊人謀之積日以口舌解之臨事未可幾也又謂齊將詐享公孔子言于梁丘據免夫齊不劫公則已劫公而失之于萊兵又謀于飲酒不已拙乎見幾不早先事不備以至狼狽虎口然後因細人求免

智者不爲況聖人乎凡傳之無識類此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帥師墮費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不詳其始末未知當時子路勸二子使之墮邪抑或之使不敢不墮邪又謂孟氏宰公敛處父不肯墮成其後成不墮不知既墮之郈費作何狀傳皆不詳論語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季孫或志于公伯寮孔子謂道之將行將廢有命疑即此事也若使左丘明作傳當時目擊豈茫昧若此乎

十三年薛弒其君比無傳此大事烏可無傳也大抵

傳于凡小國之事皆略不載非春秋本義

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傳以雨不克葬事爲禮非也大事不戒作且驟其慢已甚焉得爲禮詳宣公八年

冬城漆傳曰書不時告非也漆邾庶其之叛土也魯人納之遂城之爲盜主藏書識也

哀公 凡十三條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經不書傳謂吳不告敗非也當是時吳未霸甚亟敗越未有不告者夫差彊梁自用殺謀臣信姦邪復秦伯之宗皆驕于夫椒之一勝耳昔者齊晉之霸也一戰而彊吳之

霸也一勝而滅故夫椒之捷不與召陵城濮同青齊
晉遷衰而吳先亾五霸之業足以觀矣傳不達
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敘諸臣救火事與昭
公九年鄭災襄公九年宋災皆修飾之辭又謂孔子
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此因桓僖二廟宜毀不毀附
會之
八年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按杞伯未同盟亦書名
傳例非也
十年滕辟伯夷卒未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
例非也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未同盟亦名時事
詳耳傳不達
吳子夫差不用伍員計舍越伐齊員知吳將亾屬其
子于齊鮑氏吳子賜員劍自殺經不書殺大夫何也
蓋伍員叛宗國辱故主弒王僚殘險輔桀而欲保其
身難矣當時奇其賤後世惜其死春秋存錄所厚以
爲春秋也傳不達
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
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非
也蓋季氏不以昭公爲君生不歸國葬不祔廟廢其
二子何有于其妻仲尼弔季氏不就不經是不以爲
君夫人也不以爲君夫人而書君夫人則孟子案成
名而季氏掩無君之惡春秋無毀事傳信而已不稱
夫人不言葬小君直也
衛侯會吳子于鄖吳人止衛侯春使子貢往說曰衛
君來之緩也其臣之黨吳者欲之譬吳者不欲也今
執之是陳竄而崇讐也與宜公十七年苗賁皇說晉
侯語同修辭活套也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不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
傳例皆非也
於越入吳按吳與越猶唯與阿也吳敗越不書越入
吳書何也春秋舉五霸二百四十年之例五國成敗
立視矣而吳敗先亾詩云雨雪浮浮見晛日流如璧

如髦我是用憂霸者之事與仲尼之徒所以差稱也
傳不達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謂春秋終獲麟是矣今傳
終哀公二十七年經終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
丘卒豈卒之日始絕筆乎則信終于獲麟矣終于獲
麟不宜復續後復有經說者謂爲舊史然何其簡約
有經之甚也經文簡恃舊史詳經必不準舊史也今
謂獲麟役三年所書即舊史則獲麟前十二公之文
皆舊史矣焉用仲尼筆削爲也正月書王此新義也
獲麟後亦正月書王其非舊史甚明蓋傳以孔子本
獲麟作經欲引經終孔子故續經至哀公十六年孔
子卒而傳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將自成一家之書原
非專爲輔經而作若使丘明輔經作傳經終則傳止
何爲汎濫于獲麟之後乎左丘明姓名見論語子云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殆夫子先輩而嚴事之故自
名以下之猶言竊比我老彭云爾假使年相若夫子
卒于哀公十六年七十有三春秋絕筆于先二年傳
絕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又十二年則是八
十有五歲矣入十五尚作傳當以何年卒是必年少
于孔子與游夏齒乃可既與游夏齒當在弟子列而
七十子中無左丘明則是孔子先輩不爲孔子作傳
又甚明也司馬遷謬信之杜預因之後世遂謂左丘

明親見夫子其言必可信至于牽强附合以求通其
說而其語春秋談後學多矣不得不辨
左丘明姓名見論語論語爲聖人傳神之筆也其曰
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孔氏之家法六經之典則春秋
之繩尺也今據傳皆犯此四者如蛇鬬石語人死六
日復生玉變爲石柩作牛聲之類是語怪也如魯秦
堂父狄虎彌齊豎綽郭叚晉州綽邢蒯莒盧悍武夫
傳皆枚舉其人是語力也春秋雖爲亂臣賊子作其
于弒君賊父之事皆詳審精確必不得已而後書如
有疑宣闕宣從輕如鄭子駟楚子圍弒君之類皆書
君卒而傳皆執信不疑其他貪淫亂亂諸委瑣事經

不及而傳津津喜譚之是好語亂也至于聃降鬼鳴
卜筮童謠夢兆種種杜撰不一而足是好語神也後
世讖緯方術作偽于此使凶鄙讒諂之徒託占象以
誤忠良造符命以助亂賊皆以左爲嚆矢經術不明
流毒罔極聖人之慮豈不遠哉故夫編年指事其功
不可泯而紛傳夸誕過情瑕疵甚多學者徵其事勿
溺其辭超然遠覽始可與言春秋矣
或問曰左則非矣春秋何爲而作也曰爲繼五霸作
也天下無天子五霸假方伯權征伐夾輔王室以令
諸侯其名正而事假其實爭利自爲强大耳謀王室
少而自謀多安天下少而亂天下多如晉朝同列受
貢幣無異天子所少改正朔稱王號耳天下見吳楚
稱王以爲僭見齊晉不稱王以爲義見其東征西伐
以爲方伯爲霸主謂王降而霸猶之帝降而王也無
王不可無霸雖號爲伸尼之徒者亦以爲當然不知
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無天子方伯安所稟承而自逞胸臆會盟征伐是大
亂之道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
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春秋者庶人議之者也故曰罪我其惟春秋
自孔子沒而大義隱諸說紛紛穿鑿經義愈晦惟孟

子爲能知春秋其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無義戰五
霸者三王之罪人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
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伸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此
春秋明鏡指掌而諸傳反謂春秋尊五霸獎齊晉首
尾衝決著素倒置學者能辨乎此則十二公之文義
可迎刃解耳今不信孔孟而信諸傳不由坦然明白
正大之路而枉曲穿鑿謂春秋有隱嗟夫世儒自隱
耳仲尼無隱乎爾曰請問無隱曰可枚舉也最大者
弒君父其次叛亾其次僭竊其次滅人國其次擅侵
伐其次會盟其次私朝聘其次專殺大臣其次妄興

作其次晉衰其次苗異如此而已矣雖其恉涵蓄不盡而其是非了然在人心目故曰直道而行無所毀譽其他非理委瑣之事一切不書故春秋包羅如天地含容如滄海寬仁博大之至也或云刑書褒貶命討此後備之倘張春秋無是也

余嘗讀西漢書劉歆在哀帝朝欲爲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立學官大臣龔勝師丹謂尚書二十八篇本不缺左氏本不傳春秋此讖先得我心後漢儒林傳李育謂春秋左氏不得聖人深義作難左氏四十一事晉王接謂左氏自一家之書不主爲經發則左之不足信昔人往往以爲然非獨余耳唐韓退之贈盧仝詩云春秋三傳來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此數公皆有識人但不知當世何以說春秋恐亦只是疑之而已春秋不明非一朝夕矣杜元凱之好左也實其藻麗也左敘事浮華杜云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此曲爲周旋云爾其實左傳何曾轉經又云徹而顯志而晦婉而章盡而污惡惡而勸善此但可以論經不可以論傳其論經云言高恉遠辭約義微此理之常非故隱之又云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曰素王素臣非通論也獨此數語爲有識後之言春秋不遠也

春秋非左卷下終

錢桂笙校字
陶炯照覆校
楊介康續校
丁兆松續校

春秋正旨

高拱撰

自序

吳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宜無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杭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爲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遂使冠履倒置大義淪亡曲說橫流大道晦蝕抑又可懼也已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去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周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爲天子命德詩罪以是知之亦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能安于心者既乃以吾心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徒懷之數十年莫能筆之者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爲之敘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以儆夙志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罪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于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于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新鄭高拱自序

春秋正旨一卷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襄事績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虛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賊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書

次論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爲長胡氏爲有激而作至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粲然多得經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明高拱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守山閣叢書

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原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虛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賊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書

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懲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于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賓燕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與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

下不復遵周天子盧器而已朝會禮樂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是行交作臣弒君子弒父者接迹于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其守然有可考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子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脈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周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于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僭竊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過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

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顓頊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于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會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爲不學乎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于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于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謂託之魯史蘇氏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爲天子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

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當歟曰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焉而況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當時列國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國史所紀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則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紀固皆其自行制度無復周之典禮矣今列國之史雖不可見而國語猶存其略如左氏傳敘晉楚之事爲詳然語多張詡其

于亂法干紀非惟不知爲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謂聖及檮杌之說也而其他概可知已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爻有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事失何嘗以假魯也曰葬成風王不稱夫謂且加于天子矣乃何爲周天子事曰此傳者之謬也凡如魯桓簒弒之賊也其公則僭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乃于簒弒之賊尚不敢改其僭稱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僭公其事則葬成風也何如簒弒而乃如此特加削罰豈其君臣之義于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然則何以不稱天曰聖人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于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猶之今人有稱奉聖旨者焉亦有稱奉旨者焉亦隨便而言無異同也若以王不稱天爲有所削罰豈亦以旨不稱聖者爲有所削罰歟曰葬成風無貶乎曰何爲其無貶也以天子之尊而會葬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只據事直書所貶自見固不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且仲子事與成風同於成風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賵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稱爵豈其罪在王不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咺稱名豈其罪在宰不在王歟且狩于河曷是何理也而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而皆稱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蔑乎王之天與

不天而或書名或書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間也二百四十餘年王朝列國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考知或亦只據魯史舊文書之耳曰春秋既有褒貶天子之事又非孔子自行則褒貶者誰曰文武之褒貶之也何謂文武褒貶之也曰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賞者也是即所謂褒也其所書惡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罰者也是即所謂貶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也乃又不能虛心平氣而以謂聖人所作之經其義當不止如此而已也

而又過爲深求之于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矣嘗之法律然有明于法律者見書殺人即曰其罪當死不必更求其書殺之謂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書殺之義謂何而强爲之解則其去法律遠矣曰筆則筆削則削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即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皆稱公其也報之書皆公也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于齊公則削而爲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于鄭公則削而爲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

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褒貶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魯桓也于大惡者會去其僭稱之公否乎而顧于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于大惡者會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于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于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同侯爵吾固于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會無一事之行于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三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若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所當

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與曰修則孔子修之事則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于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于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寘公時書公如齊後即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邦于益于邦後即書曰齊人歸讙及闡是歸讙及闡者由歸益于邦也使不歸益于邦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後即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歸鄆讙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讙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讙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于天子亦可貶罰罰爲嘻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曰獲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于

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西王之大法撥亂世反之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于麟若曰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麟出于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端爲已歟且後世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歟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道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終故止于獲麟非歟曰天道遠人道邇春秋修人事不言瑞應蓋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參乎人事之間以惑人也而況可以瑞應神其書乎以瑞應神其書少知道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

伏羲舜文則有孔子思伏羲舜文之言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固不恩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恩也吾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則終于獲麟謂何曰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歿則魯史之修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于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無不仰之者夫豈以茫昧不可知者而苟已之事爲若是與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爲聖經輕重也

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于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戚于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于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皆無得乎聖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有謂曰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何乃反袂拭面稱吾道窮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亦豈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乎杜預云亦無取焉蓋邪說當闢距止無取已也曰然則麟不足爲瑞歟曰瑞應之事有道者不言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鄭州生麟予適過鄭親見之越歲于門人王從諸氏家生麟邑人皆見之然茲無所應則麟雖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即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誠何與於聖人之經也曰韓子云麟不行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說也彼其必以麟爲聖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待聖人而出者焉求其說而不得則從而爲之辭耳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麟者焉非必謂聖人之瑞也以麟不待聖人而出爲不祥猶夫以桓宣書有年爲記異理無可據者矣曰記異之說亦非歟曰祥則書之爲祥異則書之爲異乃直筆也今既書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則以爲記異聖人固不若是說也且胡氏之說曰二君得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是反常也先儒說經者多列于瑞慶之門至程氏發明其旨然後

以爲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旱凶災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艱乎君而民則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旱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爲天矣而況其理實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不書事應而後儒必以事應符合之蓋非惟無以得聖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啟人君矯誣之心彼其天爲作頌寶鼎作歌登泰山禪梁甫矯誣上天以自侈者固皆瑞應之說啟之也故知說經貴足以取信苟徒滋惑則亦無貴乎說經也已矣曰古之說經也則何如曰三傳左氏爲優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預乎預頗識聖人尊周之意言故近理但于天子之事未能明其說耳曰伊川先生云春秋只是一箇

何如曰先生謂以天子之事爲孔子之自爲天子也故爲之說曰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明王道正大法以經樂征伐歸諸天子者皆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遷就于其間也何謂權曰胡氏之傳大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于經旨則未得彼其見南宋之屈弱也天子逸於宴安而奸臣竊柄罔君誤國無復有化弱爲強之志激焉而爲是傳其意蓋欲尊王室誅奸佞振弊起衰以興治道豈不可尚但于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自出已意曲求于一字之間又多自相矛盾仍復曲爲之說則于經旨無當耳曰諸說之紛紛何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

自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于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亦有懼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詩龍也生而大光滿室其頭角鱗甲皆龍也大較形象與諸者合惟是鱗甲乃就所斷界成文如鱗甲然非若角之鱗甲可鼓而張也想龍之鱗甲亦如此否則不可以飛騰矣御故知其亦如此耳蓋陰雨晦冥牛馬在野龍偶與交則或而生麟故自古言生麟者必於野城邑無有也又

在野者牛多而馬少故麟多牛生也牛生者牛蹄馬生者馬蹄謂皆馬蹄非也似龍而非龍似牛馬而非牛馬猶之馬驢生贏似馬而非馬似驢而非驢也卽是而言則麟固有種非無自而生天特出之以示瑞也是故古之聖王只修德修政綏緝其民人以昌大其國家而瑞之有無所不言者蓋非惟其理不可知而亦何與于生民之休戚卽有亦無益也或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不然歟曰朕兆之先見則有之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如必以異物如麟者爲祥則不然自古國家之興何嘗必有異物如麟者而有異物如麟者亦何嘗必興也予因親見麟又審究其所以生者如此故詳著其義以告後人庶乎誣妄之論亦可以

少息也夫

春秋正旨終

春秋別典

薛虞畿撰

春秋別典序

昔仲尼作經口授弟子左邱明思其妄意失真迺推論本事作內傳復採諸國名物作外傳蓋侈哉博乎其紀事也已觀周篇嘗載孔子將作春秋與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邱明作傳若是乎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今考其書或先經而始或後經而終辨理者依合異者錯皆彬彬乎條分縷布皆伍兩焉公穀後出譚經不啻史記耳而傳之歷歷什一二耳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捐而不錄者尤衆劉知幾亦謂邱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來周歟不佞嘗閱注牒見春秋君臣往蹟醇雅奇麥不下

千事散著百家皆三氏所弗錄閒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藉存其半而不掇其全見輒無之因不自度略彷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以繫其事年不盡考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務極恢閎幽邃纖巨兼收咸紀蓋庶幾哉疑於舊史遺文之猶在焉皆借白詞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氏題之曰春秋別典殊三傳也苟悅有言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嗚呼典無當於五志奚取於典也哉或者曰拾金者汰沙掇珠者捐蚌三氏有作皆鏐銑也夜光也子何用硉硉沙蚌是營哉且也無關於聖經何必春秋耶不佞謂不然匠石不道輪圜倕師不

棄漚浮焉取用者衆也且柤梨可以充品吹竹可以開聲前鋒後距兵之所以萬全也左驗旨對獄之所以平反也春秋既曰刑書何歷歷具兩造哉比事屬辭豈盡無取爾耶況鏡古可以觀今也軌前可以循後也準得可以形失也典皆有焉凡十五卷書曰凡例列在左方粵瀛後學薛虞畿識

春秋別典凡例

凡輯事盡春秋匪春秋之年事無輯也起隱盡哀一如左氏開詳晉大曲沃趙保晉陽雖逾二百四十年之外爲晉生夏盟宜詳始卒從左例也

凡輯曰別典匪別弗提左氏內外公穀檀弓既列於經家傳戶誦無用取爲諸子百氏希於聞見蒐羅殆備義取翼傳不妨辯左也

凡輯主分年年據三傳或人可年繫則隨年引經或傳有其人別因人繫事爲史世家不無同異用列分註以資考索

凡霸盛桓文烈稱管晏自非孔氏誅不道之二氏有述桓

景獨備若概錄著斯亦繁矣略加鉛黃唯存聊雅

凡事取實錄不列寓言鄙圃濠梁屋存可據耳

凡史載事輯史例也標僕及事言因事見前言弗錄也

凡輯萃百家事多錯見此詳彼略甲工乙拙要在參提事必不遺文資備要

春秋別典卷第一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隱公（元年己未在位十一年周平王四十九年）

晉昭侯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昭侯邑也）成師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史記晉世家）

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孝侯子也）曲沃莊伯（桓叔子也）聞晉鄂侯

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隱五年見傳）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庭（桓二年見傳）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

晉武公始都晉國後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晉曲沃始終詳吳春秋之世晉霸主也有國始自曲沃故特詳之與左互有詳略　史記晉世家）

燕穆侯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穨為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納惠王於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公送齊桓公出境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而卒（燕事三傳希見特詳之　史記燕世家）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

子童子曰此名為蝟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蝟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平王東遷非襄公始封諸侯襄公卒子文公立四十四年是為魯隱公元年隱公始見經　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志）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史記正義引錄異傳）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史記封禪書）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史記封禪書）

秦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寧公魯隱公八年立據史年表云史作憲公　史記秦本紀）

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

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隱三年穆公卒　史記宋世家）

魯桓公（元年庚午在位十八年周桓王九年）

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楚武王名）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按左桓六年楚伐隨八年隨少師有寵楚伐之秋及楚平莊四年楚武王卒　史記楚世家）

陳厲公娶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曰利公（按左桓五年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佗立兵屬別王戰繻葛陳氏無關心是以敗鄭年蔡人殺佗見經不稱爵十有二年經書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即厲公與史記陳世家異）

厲公佗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

罪之也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奔齊（莊二十二年）完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無宇有力事齊莊公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景公弗禁由是田氏得衆家益彊民思田氏（陳完始卒備此　史記田齊世家）

郭君出郭（郭即虢桓十年虢叔出奔虞）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我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存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疏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韓詩外傳六）

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於車（十八年）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

君無盡言而誅行以戮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合又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大君以怒遂禍不提惡親聞容昏生無節也豈及彭生而止之哉魯君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孤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對彭生除之魯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管子大匡篇

二 魯莊公元年戊子在位三十二年周莊王三年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招柔二子出採見老丈數眷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命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眷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大夫入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奪眷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登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夫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四年楚文王立六年伐申過鄧鄧侯卒之十六年楚遂滅鄧敏莞至公篇

荆文王曰莫詰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辱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養我意吾所欲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善於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去去文王卒在位十九年呂氏春秋長見篇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彊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不得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說苑指武篇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弄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畋三月不反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商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也王不受笞墨蹠先王之命也臣寧抵罪於王毋寧

抵罪於先王王曰諾諸引席王伏葆申東細荆跽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申出自流于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乃變更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兼國二十九令荆國廣大至于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呂氏春秋直諫篇

上三事年無考據特因荆文王伐鄧乃附其後方

齊僖公桓十九年齊僖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召忽往見之曰何在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此賤臣知所棄矣忽曰子固爵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辟問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請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也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吉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以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稱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仲曰子出奉命則可鮑叔詐納遂傳小白管子大匡篇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因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見入年傳韓非子說林下公子糾將爲亂九年經九月齊人殺公子糾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韓非子說林下管子得於魯檻而送之齊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呂氏春秋順說篇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跽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以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勢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韓非子外儲說

魯君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召忽相齊之右瞿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如得萬乘之衆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人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子大匡篇

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詐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史記齊世家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滅郳郳子奔莒初桓公亡過郳郳無禮故伐之郳傳作譚史記齊世家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說苑尊賢篇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吾吾者入門而右不吾吾者入門而左東郭牙中門而立桓公問焉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仁乎內政委焉外事所焉臣聽民而歸之君亦可奪也桓公曰吾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梁三歸之臺以自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車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若舉牛角疾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而亡人之大美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鄙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遂大用之爲上卿呂氏春秋舉難篇

海陽 高攀龍 愛洋撰

魯莊公十三年起

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十三年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歟莊公曰噫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嘗其君臣請嘗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歟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摽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公羊莊十年傳略同

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歸曹劌謂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寧生而又生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從明日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系於鮑道劌按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仲曰以地衞君非以君衞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歸而欲勿予仲曰不可人臣君君不知不可謂知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呂氏春秋貴信篇

以下數十條多載桓公委任仲父言聽計從總而一捲關霸之心疑初年聽婦時事亦漸左方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如是者二在側者曰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也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召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所舉者事君者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爲於酒肉爲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說苑尊賢篇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進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設苑尊賢篇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驚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爵祿吾庸敢驚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呂氏春秋下賢篇

桓公得管仲隰朋辨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子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日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祖考說苑君道篇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僭以罪勿止以力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外境之不善者先定鄉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隣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管子小問篇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有時至而隨切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視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矣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訓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

亡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決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大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管子桓公問篇

龍闕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人後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飾左右元服天之使者平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管子輕重丁篇

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侈與不敞爲不可侈則亡敞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決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說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小廉而苟伏足恭而辭給請使往遊期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人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官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管子小匡篇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絜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人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者之所患也說苑政理篇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管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學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所可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我也皆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誹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摩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說苑政理篇

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民之無

喪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韓詩外傳四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說苑敬慎篇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平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要者少矣公曰若何管子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說苑貴德篇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也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則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韓非子內儲說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何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公曰諾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曰少却吾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韓非子外儲說

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嗇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之食也必粺之漿衣絲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汰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絲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說苑反質篇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韓非子外儲說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韓非子外儲說

齊桓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漆陵其城之傾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漆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閉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說苑指武篇

齊桓公田至於麥邱見麥邱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邱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壽祝寡人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至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蓋學無惡下問賢者

在旁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子二言之匹也子更之麥邱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大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吾架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祖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邱而斬政焉（新序雜事篇）

黎武公卒（史記武公卒在莊十八年）葬虒平陽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鄭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苟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史記秦本紀）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早邢不亾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君不如暗救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晉伐邢年不可考側桓初年事且伏伐邢尚在閔元年晉伐或在先耳 韓非子說林上）

繆成王惲元年初即位（莊二十二年熊惲殺兄代立是為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小國於是楚地千里（史記楚世家）

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文字略異）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莊二十二年傳備始史記陳世家）

晉獻公八年士蔿說公曰（莊二十三年四五年得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詠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亾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史記晉世家）

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為令尹（三十年傳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官秋申公班殺子元子文為令尹）子文因鬬班之殺子元也繼帛之冠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反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愛勤於社稷晉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於時齊桓方霸楚邦

多難子文量力而動舍命不渝（國語楚語共族有干法者廷理狗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殫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乘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敝於法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逆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說苑至公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仲乃以容貌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燎燭也（經二十八年書伐衛呂氏春秋情論篇）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經三十年書齊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之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左傳言伐山戎為病燕故也 說苑權謀篇）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迎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迎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韓詩外傳四）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而遂得水（管子小匡篇說林上）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問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為冠左袪衣走馬前疾以問左右左右不見也管仲曰事必濟此登山之神兪兒也臣聞霸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左袪衣示從左方涉也桓公乃從左度遂水遂得孤竹霸天下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於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說苑辨物篇）

海陽　薛晨敏　舜祥撰

魯閔公 元年庚申在位二年 周惠王十六年

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遣使未還狄人攻衛（莊二年書）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予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國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聞之曰衛之亾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立衛於楚邱（呂氏春秋忠廉篇）

僖文公 是年立

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狄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史記衛世家）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轅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轅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死安也得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安而使我行之殆欲吾民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禮祠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恭嚴承命不以身恨君者也今太子恨而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辟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吾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禮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遇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新序節士篇）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相桓司馬朝朝其君舉而妄御呼車駿亦呼車御肘其駿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駿击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今子不正轡銜使馬率然驚妄輳道中行人必達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廢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用腐塗地於中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深憂臣安得無言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之以爲師也（說苑善說篇）

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國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在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奇諫而不聽遂去國而伐虞遂滅之（戰國策齊）

魯僖公 元年壬戌在位三十二年 周惠王十八年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而桓公方存亾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三年）貫澤之盟與諸侯齊伐楚（四年）江人黃人毒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十二年）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埘德衰諸侯不附遂陵夷不能復興（新序善謀篇）

虞公不聽宮之奇出謂其子曰虞亾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閽以慮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閽不除矣以賄滅戎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敝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弩適西山三月虞乃亾（晉滅虞虢供五年冬　國語晉語）

百里奚少時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嘗之齊齊不用又之周周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反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媵婦遂與奚相失奚遂歸虞事虞公爲大夫及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諫奚曰是不可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可與言者也宮之奇曰然則子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奇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公及奚以歸

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四年秦迎婦於晉百里奚媵焉）百里奚亾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亾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亾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遊困於齊而乞食於人蹇叔收臣臣固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恡於是且留夫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史記秦本紀）

秦繆公使賈人載鹽微諸賈人賈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繆公視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賢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敢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亾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明而行臣之過臣不敢受公乃許之

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說苑臣偽篇）奚爲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築作所賃舂婦自言知音因授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伏雞今逐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墳以瓦覆以柴春黃藜搤伏雞西人秦五羖皮今日富貴相我爲歌畢奚嘿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北堂書鈔百二十八引風俗通）奚相秦勸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史記商君傳）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之愛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身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八年事）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略見傳此說尤詳）

宋桓公病太子茲父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桓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於葵邱（九年事史記宋世家）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諸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傳者延而進之分級而坐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者也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吾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也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者鐘鼓之色愀然淸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色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呼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家有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應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慮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尊祿而禮之（此條年不可考氏春秋重言篇）

晉初與會獻公死（九年國內亂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雄長南服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史記齊世家）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而還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逢蒿藜莠茂焉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桓公乃止（史記封禪書）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斫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書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乎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莊子天道篇）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逮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劍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邱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子將在上位而不相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袵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社稷之禍子不幸敎幾有大罪以辱社稷（說苑正諫篇）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日寡人乘馬虎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滑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駿象也駿食虎豹故虎伏焉（管子小問篇）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爲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與善此非吾所與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楗也未嘗得人之而緻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發仰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之（韓詩外傳）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樹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指誣聲以聽白乎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曰四者此[illegible]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父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桓公曰今觀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牧牛子而大賣之買的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衷吾之愚也使臣在上管絲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君有見暴如此與者必不與也公知訟獄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說苑政理篇）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始爲家人親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阨之時必不驕矣（呂氏春秋直諫篇）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衮衣應步帶著桃及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遂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槇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及桓公說其言與之其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帶之（韓詩外傳）

桓公置酒合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而飲其半而乘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乘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者失言失言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韓詩外傳）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不知也管仲曰君亦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新序雜事篇）

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告公子重耳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家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忘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子犯曰依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紀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呂氏春秋君守篇）

申生遇狐突兒乃謠曰其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史記晉世家）

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內水漿曰馬爲知己者良士爲知己者死鮑子亾天下莫知我安用水漿（列子力命篇）

鮑叔死管仲弗上祭而哭之法下如爾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馳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說苑復恩篇）

秦穆公問於蹇叔曰是何駿也蹇叔曰聞之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穆公閉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韓之戰在十五年說苑復恩篇）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絕世吾悲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蹻蓽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位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不得士者有五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達三阻也訟獄諂諛其家財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搖倒稽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大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由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說苑君道篇）

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者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列子力命篇）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嬖豎刁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宜管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寧管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寧甯戚之爲人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也善言而不能以臣臨之（管子小稱篇）

齊桓公之時有一臣曰甯戚甯戚之爲人也善言而不能以臣臨之消息盈虛與時變化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也善言而不能以臣臨之（呂氏春秋審應覽）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絕世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嗌嗌且暮欲齧我寡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嗌嗌且暮欲齧我寡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嗌嗌且暮欲齧我寡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

五味不至於是乎有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隣公薨六子皆求立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齊國大亂 管子戒篇

桓公問管仲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誣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子首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內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也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親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遽之逐堂誣而苛疾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誣公子開方四人分其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乎茲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即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地下乃援素裙以裹首而絕死十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 十二年管仲受享禮於王以後不見經傳十七年十四年十五年中管子書記仲戒公勿用易牙豎刁開方仲卒公逐三子未遂復用處期年而三子作亂則公亦親見之矣 呂氏春秋知接篇

魯僖公 十四年起

海陽 許廣譏 舜祥撰

丕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 見十年傳史記秦本紀

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王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 二十一年事二十二年爲鹿上之盟二十三年戰於泓次年襄公卒 史記楚世家

晉文公入國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卒秦穆公納重耳 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我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視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而誰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縣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頓失其所五蛇從之屈伸以保天下龍飢而五蛇皆得其安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所歸於是大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以爲介子推田號曰介山 說苑復恩篇

晉文公出亡其鄭犨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已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忽侮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吾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韓非子外儲說

晉文公亡時隨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隨叔狐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曰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就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流我行昭明我名若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輔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有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士固爲首矣豈邪忘乎哉願內史無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說苑恩篇

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腊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矍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與御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說苑復恩篇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腊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

不敢置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斯作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爲焚其山宜出乃焚其山不出而焚死（新序節士篇）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大小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罪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今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毋失於殺臣受命不稱重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詞不精罪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讟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員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也身辱而君肆行汚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汚辱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鈞之累夫無能以臨官藉汚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汚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伏劍以死（新序節士篇）

晉文公問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舊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舊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而爲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說苑臣術公篇）

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韓非子喻老篇）

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樂伐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樂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說苑政理篇）

晉文公問政於咎犯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職者其斯之謂乎（說苑政理篇）

晉文公舉兵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爲笑此也公悟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有伐其北鄙者（此舉疑宋載宋之師伐衛未舉事列子說符篇）

晉文公見咎季其廟偁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于軫曰呂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版築有時無奪農功（說苑建本篇）

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權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乎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刻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刻羊矣臣之君國以刻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韓詩外傳十六年齊伐我也顧公使人說之說見其名於傳耳下齊陳皆無據但併行於下意之後說苑善說篇）

齊攻魯求岑鼎與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敝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眞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軏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審己篇）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呂氏春秋樂成篇 齊人攻魯王人見魯王說王使人告柳下惠說苑善說篇）

柳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汚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殫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而心不易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冀年令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爲誄云（列女傳賢明）

城濮之戰（二十八年文公謂咎犯曰吾十戰而窘燔我迎歲彼）

青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曰卜戰窘燔是荆人也我地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舍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說苑權謀篇）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作利而後無報遂

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行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說苑權謀篇）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厲之陵履斷解四白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韓非子外儲說）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說苑君道篇）

晉文公問箕鄭曰救飢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韓非子外儲說）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郤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虎非親言之者也而賞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呂氏春秋不苟論）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斬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荀悅申鑒政體篇）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之此虢之所以亡文公輟田而歸之遇趙衰而告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藏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新序雜事篇）

晉文公輕虞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虞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闇而近人故得為獸羆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雉鵰有巢雞鳥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道遇樂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獲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溢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新序雜事篇）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問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鶴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從之水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鼫鼠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新序雜事篇）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堯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憂惡則脩德大夫憂惡則脩官士憂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幾何不遂驅之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鵷鶵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七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更夢天帝殺此曰何故當聖君之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謂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新序雜事篇）

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羔羊之裘練帛之冠月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為而文公悅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淮南子齊俗訓）

晉文公行地登隨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為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而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奚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辯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公授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膚懈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以（諸侯年次無證據據附文公城濮以前之後二年冬文公卒明年襄公即位故知文公卒在襄公即位之前）

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僖公二年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晉既滅虢還襲虞滅之）請要秦師襲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絕先君一月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賂是無哀吾喪也興師經吾地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戶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師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秦舉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說苑權謀篇）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文公元年乙未在位十八年周襄王二十六年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邇曰三塗爲祟使下臣願藉途而新福焉天子許之葬宏謂劉康公曰夫新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厲公備之晉果執聊阮梁蟜氏呂氏春秋精論篇

戎王使由余計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門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治然尚時亂今戎則無此何以爲治不

亦難乎由余歎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眞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區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臬遲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由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詳而後合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客禮待之左傳秦戰彭衙在二年按史記秦誘由余在戰彭衙之後　史記秦本紀

秦繆公問於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宜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繆公曰願聞否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之帝而禹受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蔣雕幹爲俎

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侯食器雕琢觚勺刻鏤四壁四柱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繆公說拜由余爲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戎兼國十二問地千里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淫於樂奏於利以亡其國由離實樸也說苑反質篇

繆公益厚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殺之役三年事晉人哭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事必咨於芻蕘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流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史記秦本紀

秦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

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此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此後無考證按傳六年秦穆公卒此宜附之繆公未卒之年云　淮南子道應訓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荊人輟行康公六年立十八年卒事　韓非子說林上

楚莊王立爲君十四年立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臣而進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以有諫則死無赦

蘇從曰處君之高閣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抱越姬左調衽右朔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輻明日授蘇從爲相說苑正諫篇

楚莊王治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治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

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態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袁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跽而泣曰臣尚衣冠御巾櫛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將死有日矣王曰寡人居處途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閒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新序雜事篇

楚莊王聽朝麗姬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麗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士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閒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記令尹陽安城沂即叔敖十一年令尹陽安城沂即叔敖叔敖姊見傳　韓詩外傳二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禍於山川山天其忘

子與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亦矣（說苑至公篇）

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以告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向者吾見之恐去吾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則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敘序者事篇）

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莖問不知脩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庶我不若子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爲子遊沈尹莖遊於郢荊王欲以爲令尹爵曰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霸此沈尹莖之力也（說苑臣術篇）

楚令尹虞邱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訟獄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饜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後下聖之士曰孫叔敖秀氣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而何虞邱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而不忠王又何以爲忠臣顧固辭莊王從之賜虞邱子采地三百

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馬虞邱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說苑至公篇）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士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抗榜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子守此三者足以治矣（說苑敬慎篇）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僥問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叔敖曰不然吾聞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說苑封人篇　詩外傳七）

孫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令世俗盛美政信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田採春夏則放水各得其所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莊吏以小爲大百姓不便請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廉車王以爲廉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敎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史記循吏傳）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適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適安強人君幾至失國而不悟士幾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適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福國驕士民哉（新序雜事篇）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桔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韓非子外儲說）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爲令尹也乘馬三年而不知其牝牡（淮南子人間訓）

孫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乘棧車牝馬披羧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矣益恭小人服矣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文子微明篇）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筴聞於國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焉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交皆信誠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皆多賢左右皆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新序雜事篇）

楚莊王問羣臣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何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莊王曰善（淮南子道應訓）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去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乘君下陵上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危位社稷不守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說苑至公篇）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謂王曰少師慶逐臣車王曰舍之老臣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說苑至公篇）

楚莊王築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土有欠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我聞之說人主者皆側媚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耕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遂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也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隱之土須水者平木須繩者直君殺諫者聖君築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蠱脂血成於道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諫乎願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

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蔡不用子孟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時吳未有子胥事恐後人增入之秦人不信蹇叔之言而秦國危能殺鬬越椒而楚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於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說苑正諫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指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淮南子道應訓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觀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固信妾余之詐為左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強戚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韓非子姦劫弑臣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抗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滅燭有牽妾衣者妾抗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樂也於是絕纓者不知王后絕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廷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何子於寡人厚耶

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說苑復恩篇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棘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攖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勇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因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隨兕一作科雌申公子培叔而奪之王命誅之左右進諫曰子培賢者此必有故願王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而死郢之戰楚大勝晉賞有功者培之弟進曰臣兄有功於車下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驚催而爭得之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而觀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呂氏春秋至忠篇

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梓大夫將葬之下令有敢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貴人而賤馬也王於是以馬屬大官史記滑稽傳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棄之不忍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飢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論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赦囚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新序雜事篇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十八年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按僖十八年公薨東門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出曰子卒諱之也惡文公太子視其弟也宣公文公妃敬嬴子接立為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而曰我足矣何以兄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宣十七年經特書冬初肸卒庶弟稱公弟子之也新序節士篇

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亂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毀九層之臺也按左傳荀息死獻子之難事在二年賦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六引說苑

魯宣公（元年癸丑在位十八年周定王五年）

趙宣孟見靈輒之餓人爲之下食而食之者更與汝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者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食數百而遂去之晉靈公從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於宮遣宣孟知之申俶由出宣公令殺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聚斂以爲池刻以爲丘百姓皆怨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靈輒之餓人也主之臣而先宣孟遂活（經二年書晉侯殺其大夫呂氏春秋報更篇）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除其亡矣召泄冶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木曲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交嘉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則弒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夏徵舒（九年陳殺泄冶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積蓄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年說苑權謀篇）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十日雨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列行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陣而還左史倚相曰過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趙擊之大敗吳師（按左傳倚相是靈王時人此王時人非王時人而稱倚相恐非是說苑權謀篇）

楚莊王將縣陳聽申叔時之諫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爲陳君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記陳世家）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曰敢諫者死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者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者非忠臣也於是道諫曰君今貪獵之樂而忘國事臣願以死當之王曰諫可伐晉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正猶蟷螂欲搏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而黃雀不知放彈者方將窺而彈之也臣敢愛死不以告王哉遂不伐晉（傳十）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參在上其參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諸諫多在君之處者其君好色而無禮其臣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說苑奉使篇）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孫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舍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外傳）

楚莊王既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令爲五仞之臺成而觴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蔣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課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說苑權謀篇）

莊王既服鄭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翳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如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而我獨不得若我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賊然憂恐聖智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傳十說苑君道篇）

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於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印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屠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新序外傳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敵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韓非子喻老篇）

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閉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殺知諫強國之可以長慮後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說苑奉使篇）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歸而封孫叔敖不受病將死誡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邱者其地磽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祝人莫之利也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不以其邦爲收者廢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淮南子人間訓）

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而若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曰妻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亦貧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庶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田四百戶以奉其祀（十八年莊王本史記滑稽列傳）

晉國苦益有鄧茅者能疏益之貌察其眉目之間而得其

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過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書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特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犨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翠盜謀曰吾所窮者郤犨也遂共盜而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犨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敬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翠盜奔秦焉

（按左馬宣十六年十月會爲政十七年晉侯使士會將中軍爲人傳晉之盜逃奔於秦 列子說符篇）

七年晉老乃晉景公之八年也至成八年趙氏方有下宮之難此事見列子說符篇之鄭是文子時未之生也安能使士會爲政十子列多寓言即非寓言而記事欠覈矣

魯成公 元年辛未西曆紀十八年 周定王十七年

吳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王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方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辮方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一十九世（按春秋成七年始書吳 史記吳世家）

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不經 見左傳）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南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大乎哉禮也（史記吳太伯世家壽夢元年即魯成公六年 見左傳）

晉趙盾薦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爲將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初居在朔妻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相手且歌屠岸賈之告兆絕

而復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憂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姬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趙盾偏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不知猶爲首賊臣亦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諸將曰靈公逆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子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復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遂亡朔不自白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confirm而稍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按春秋成八年朔妻成公姊生孤 史記趙世家）

孫杵臼程嬰者皆朔客也公孫杵臼謂程嬰曰朝不死嬰曰

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彩匿山中嬰詣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誠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隱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

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寵爽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嬰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命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厥之於是召趙武程嬰衍弁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因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爲不能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說苑至忠篇 趙孤篇 新序 趙世家）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 西曆紀前五百七十五年 周簡王十四年）潘尫養由基黃尚公孫丙相與

登之共王懼而失體黃衰徹舉足蹙其僕共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淮南子 氾論訓）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者也（說苑至公篇）

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前功盡矣（呂氏春秋 博志篇 淮南子 說林訓）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荊廷嘗有神白猿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搤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矣二士者可謂學矣（呂氏春秋 博志篇）

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威行四方而無所絀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刼而幽之諸

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年而死（十八年事 西曆紀前五百七十四年 周簡王十五年 晉悼公元年）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諫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說苑 權謀篇 晉語 外儲說）

魯襄公 元年己丑西曆紀前五百七十二年 周簡王十四年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徒子罕止而館之南家之牆壞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將爲輓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故不崇也士尹池歸荊新築兵欲攻宋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仁其相賢義其民

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稱宋而攻窮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內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六年子罕見伐鄭樂喜呂氏春秋召類篇）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則同食出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樂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惟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吾之亡也吾臣之削跡攀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說苑尊賢篇）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博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賢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二年子西爲司馬五年來聘始見晉子國責子產以不喜侵陳辭排子外傳說）

周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之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之短長也師曠對曰汝色赤白汝聲清汗火色不言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汝愼無言禍將及汝其後太子果死（按國語靈王二十一年晉平公之二十四年也提前人城郟逆溯書太子晉解）

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按左氏十三年楚共王卒）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於街萬人逐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正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國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矣夫世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擾亂猶兎走也共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說苑建本篇）

郤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願反過而不辭其僕曰向者穀臣之簿吾子也甚懼今侯渫過而不辭郤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甯喜之亂作穀臣死之使人迎其妻子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知

可以謀微仁可以託則者其郤成子之謂乎（甯喜弒君則而人稱獻公在二十六年右宰穀臣賓孫蒯奔衛孫氏二十七年呂氏春秋觀表篇）

齊晉相與戰平阿（平阿衛傳作無鹿是平陸）之餘子亡戟得矛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人曰故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過高唐叔之孤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充貢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趙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擺其難疾馳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十八年中行偃伐鄭齊諸平陸十九年偃死一十三年齊侯伐衛還伐晉報平陸之役呂氏春秋離俗覽）

晉逐欒盈之族（二十一年盈出奔）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任事後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勸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長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說苑復恩篇）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二三年伐晉報平陸還襲莒）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有名則五乘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傳作杞梁華周）下問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

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隙侯重爲右口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我踰子隙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我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我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隨而崩西崩（說苑立節篇）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蓼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絇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嗟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不得將死之與其友俱立於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當此時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屈也有可以加乎（呂氏春秋觀表篇）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陰脅邯鄲之肩解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牟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或非子所傳說）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爲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壞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狐晉悼公時邢侯所薦者此必有或）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侯蒐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鼠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鼠也武子曰盜而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鼠哉遂駕田（說苑君道篇）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者曰此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外傳八）

海陽 蔣炳麟 舜祥撰

魯襄公二十五年起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匙上車則失轅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往聞戰鬬之聲恐曰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新序義勇篇）

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執臣而敢弒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攻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斬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說苑道篇）

崔杼弒君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余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說苑立節篇）

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殊指不至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子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我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刼以及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之不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綏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晏子十七年始見傳 新序義勇篇）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者于不說

直兵造胷勾兵鈎頸謂晏子曰子製子言齊國與子共之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獨不聞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呂氏春秋知分篇）

延陵季子遊於晉二十九年入其境曰暗暗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絀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齊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倉廩空虛而不實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絀也吾立其朝其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伐善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說苑政理篇）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王之寶非所以贈之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遂是欺心也愛劍傷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謂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于金之劍兮帶邱墓（新序節士篇）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而望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有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故遂去延陵季子且而望之不見乃止（韓詩外傳十）

鄭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桔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灌之不知汝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悍自恥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稱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

鄭之富人有溺洧水者人得其屍者其子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金愈益求愈甚其子患以問鄧析曰置之彼必無所更賣矣子產治鄭（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昭二十年卒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鄭國大亂民日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民心乃服法律大行（按左氏定八年鄭駟歂為政殺鄧析傳則之誅非多作于子產殺鄧析何也 呂氏春秋離謂篇）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列子力命篇）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裳之不美車服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寡人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簡公襄七年立 說苑政理篇）

鄭昭公之時以所愛徐擊為相國亂上下不和大官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合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鄭昭公在魯桓公年非子產時君也疑簡公 史記循吏傳）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也已逼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殘簡公之身無患（韓非子外儲說）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也國人不定朝廷不能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事也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衢者莫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韓非子外儲說）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子直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乃輟攻鄭（古氏春秋 求人篇）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誰先亡乎叔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夫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詐爲信以欺爲明以劫爲忠以曰多爲善以聚衆爲博革者也夫則大矣製之道也當先亡恒[illegible]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淸淨無爲務在博愛越在仁賢廣聞耳目以知天下方不固藩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卽遠見蹤然獨立[illegible]考跡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illegible]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魯犯與趙衰戰對曰陽忠父欲臣文公曰魯犯三年不達曰趙衰三日而達得不知其主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從言之而不敢[illegible]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鄙陋朋黨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絲桓公知夷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其鹽也胥無其梅也桓公之用鹽梅之[illegible]賓胥無善齊和之奏以成其本而爲之百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illegible]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飾以奧色挂之以羽毛[illegible]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爲期若三過而不一顧公作色大怒問曰用工爾[illegible]過而不一顧何爲也

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人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然以吾亡對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illegible]

晉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嘻乎此地之歸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公曰子寧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主於白屋下者用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貧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之爲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新序雜事）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所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亡國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合國中曰欲有事者無隱左右言及國無罪（昭九年左傳）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說苑建本篇）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擿之[illegible]

晉平公之時寶藏之臺燒士大夫聞者乘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鄽邑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殺賦海內賦斂無度尚民甚苦是故湯詠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平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韓詩外傳十）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而養育之而重閉之是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者也平公曰善乃罷臺役（說苑貴德篇）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肩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閒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罔之鍾矣（新序雜事）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韓非子外儲說）

晉平公鑄大鐘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

晉平公泛西河中流樂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一作跽桑跽）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吾食客二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尚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能加高損一把飛不能加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也將腹背之毛也平公默然不應（說苑君道篇）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愛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侯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楚伐蔡而殘之（說苑權謀篇）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賜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大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悅起舞頗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曰肯臣不習范昭遂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非隨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

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而知之（韓詩外傳八）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矣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庶之臺上可以發千兵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說苑正諫篇）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愛

之有咎犯（韓非子難一篇）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等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聽昧死御平公曰諸咎犯申其左臂而屈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桂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孫優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等瑟遂與咎犯參治國（說苑正諫篇）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諸大夫共誅姬

春秋別典卷第七

宋惠公懼奔齊九年高傒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按史年表在昭公七年見爲傳曰燕簡公史記燕世家）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蔽聞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容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喜欲無厭諸侯之人家家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固有五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有墨墨小墨墨耳何害於國家（韓非子難一篇）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回謂師曠曰吾聞之靈千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鵲鵲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駿馬今者君之出也駕駿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君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烏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處下之今日出朝有烏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賊焉可師曠曰東方有烏名

諫珂其爲烏也文身而朱足惡烏而愛狐今者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烏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悅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藤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內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聞之其不當生蒺藜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何如師曠不樂謂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說苑指武篇）

叔向之殺萇宏也數見萇宏於周爲萇宏書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宏也乃殺之（左氏哀三年周人殺萇宏也秋惡范氏及周之劉氏萇宏事劉文公故周人殺萇宏此曰叔向殺宏非也韓非子內儲說）

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賁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邱矣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邱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

春秋別典卷第七

彼如出之可以得荊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邱矣公曰善乃城壺邱謂秦公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悅以錢金百鎰遺賁賁辭曰臣聞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鵲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駿馬今者君之出也駕駿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君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烏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處下之今日出朝有烏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賊焉可師曠曰東方有烏名（韓非子說林下篇）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所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級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柔者得焉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慄謙不足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矣平子曰善（說苑敬慎篇）

春秋別典卷第八

海陽 薛虞畿 霽齋 校

魯襄公 二十五年齊景公立至哀五年襄公卒 襄公自昭二十年以後不見作晏子尚在襄未昭初之年故類輯於此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非加大詠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倍法而不行貨賄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是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復至東阿也屬託行貨賄至并食肉飲倉庫少

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復治東阿願乞罷骸骨退賢者之路再拜請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與爲晏子春秋 和上篇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於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救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倍藏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且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并辭不受也晏子朝乘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足以富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樊車駕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邱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晏子春秋 雜下篇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聞報問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微家得微有以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乎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乎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俎豆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邱據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梁邱據曰君有令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益友之臣景公勿能及故兩用之侯得不亡晏子春秋 雜上篇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未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右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罷兵旅解約束散書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失大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使苴苴發疾而死史記司馬穰苴傳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俟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能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君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鄙野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晏子春秋 雜下篇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適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也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延入爲上客史記管晏傳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

其出志命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御以實對晏子蔿以爲大夫（史記管晏傳）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親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人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狗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以不慎擇人在其間（說苑雜言篇）

齊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蔿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踊焉公曰然有晏昔者嗚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蔿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其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蔿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日聞晏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而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蔿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牆往以聞晏子曰嘻亦言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可以益壽今從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蔿者吾見雉集於樞星殷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蔿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

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毋令君知之（晏子春秋雜下篇）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何告於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告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焉有距而不入者哉（說苑正諫篇）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紫繡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之言衣狗裘者當夫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門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何也夫登高臨危而曰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者也入深淵刺蛟龍抱礌石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庭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鉞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所以爲勇悍也（說苑善說篇）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君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寮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淫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晏子春秋問上篇）

復棄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棄之君不對而銜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說苑政理篇）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

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爲也（晏子春秋雜下篇）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晏子春秋雜下篇）

景公伐宋至於岐陽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公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能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出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說苑尊賢篇）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當今之世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說苑權謀篇）

景公畋於梧邱夜猶畜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倚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所夢公曰我其當殺不辜而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署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邱此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惕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也（晏子春秋雜下篇）

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殺其小臣小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矣而曰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人也罰人而有餘罰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戒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明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措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孔叢子論書篇）

高縣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縣之事夫子三年曾無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聞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之然後能道今此子事我三年未嘗弱吾過是以逐之也（說苑臣術篇）

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

者致死不敢顏爛趨進諫曰君樂治溝上六月不歸後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反戮荊斫之頗煖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說苑正諫篇）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爵而貴之若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君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其君陷難者也（新序雜事篇）

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尊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欲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得盡種耰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晏子春秋諫上篇）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芰實食見殿出而見殘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倚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者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皂厲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殘之有君不推此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內府德不徧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以布之於天下則湯

武可為也殘何足道也（晏子春秋諫上篇）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有日詩曰朝弁之俄言失德也屢僊位俄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聚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子為我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若託國於晏子也則其家貧吾寡人也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說苑正諫篇）

景公飲酒而樂有衣冠自裂而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乎晏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不樂此也公曰遠不樂此也公曰遠不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高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是矣齊國五尺之童子也而不能與其君陷難者也（新序雜事篇）

力盡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死者其死者其亡者也上君無過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為能輕無為故父子同慮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泆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聽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嚴酒而更為朝服而坐飲三行晏子趨出（新序刺奢篇）

景公為晏子丈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又欲為鍾是重斂於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晏子春秋諫下篇）

景公乃止（晏子春秋諫下篇）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御非吾君也公怒而不朝晏子聞齊嘉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御非吾君也公怒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彼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御非吾君也寡人乃天子大夫之賤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為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以布之於天下則湯

景公出七里華之池顧鄧聚（一作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於是乃召聚數之景公之前曰鄧聚為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是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請為寡人謀國乎（說苑正諫篇）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說苑正諫篇）

晏有北郭騷者結罘網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僕曰此齊之賢者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今乞所以養母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子曰夫子勉之晏子太息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乎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告之曰養及親者身犯其難晏子見疑吾將以死白之令其友操劍奉鍔而從逆於君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夫國濟國必侵矣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退而自殺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曰勢君大驅乘駟自追晏子請而反之聞北郭騷以死白已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呂氏春秋士節篇）

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太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偷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受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齊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惡而舉觴自罰因飲二臣（說苑權謀篇）

晏子侍於景公朝祭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侍衣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與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說苑臣篇）

梁邱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不置常行而不休者也故難及也（說苑建本篇）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入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晏子春秋諫下篇）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明何爲而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肥解辭令不給則闢廄侍左右多退刑罰不中則宮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擁長則東郭牙侍田野不脩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急戎事愉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亥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穿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遊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說苑君道篇）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士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樕不斲者猶以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且能專對矣（說苑奉使篇）

晏子使於魯魯公起大臺大役歲寒不止國人望晏子至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暑熱君爲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輟罷役仲尼聞之嘆曰對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當此道者其晏子耶（晏子春秋諫下篇）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之也（說苑奉使篇）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故善乎晏子也於是楚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故善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楚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楚王曰吾欲侮子而反自中也（說苑奉使篇）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傔者使從大門入見楚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說苑奉使篇）

晏子之晉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召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槃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也越石甫曰吾聞君子絀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疑容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前漢史記似畧當從此 參入之 新序節士篇）

景公探爵殼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殼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殼穀弱而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殼穀弱而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說苑權謀篇）

景公使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乎晏子對曰君在何爲而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說苑權謀篇）

齊公遊於書臺觀年長貧者而有飢色公君之明乎公曰何謂也晏子曰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爲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說苑貴德篇）

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北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右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隱深淵而孰乾澤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用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宜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伥不足邪則聖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股也而得代焉不可患也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股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股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遂援晏子之手與駕乘而返（左襄二十年田齊韓離外傳十）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以諸侯之禮（說苑奉使篇）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受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而臣趨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舉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聘中又有禮焉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外傳）

齊景公問子貢曰子誰師對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若何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賢若何乎對曰臣終身鼓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跌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師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所譽得無太甚乎對曰聘何敢甚也尚慮不及耳臣與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太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與仲尼譬猶兩手把太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豈其然（韓詩外傳八）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說苑君道篇）

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強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姜

太甚乎對曰聘何敢甚也尚慮不及耳臣與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太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與仲尼譬猶兩手把太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豈其然（韓詩外傳八）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說苑君道篇）

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強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姜

齊景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耳鉅利不能獨圍必有以動之矣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則四指如斷短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韓詩外傳八）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繫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乘在寡人（韓詩外傳八）

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者何為見齊殆有悅內之志哉（晏子春秋諫下篇）

景公與晏子適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深其令不衍親戮五殺大夫於絲繩之中與之三日而校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說苑尊賢篇）他日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究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史記孔子世家）

景公數見孔子不問其禮（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素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晏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陵也孔子曰夫死病無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衛譬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換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孔叢子嘉言篇）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也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繼君私之其若義何（孔叢子記義篇）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楚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楚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廟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哉（韓詩外傳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寒墓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說苑臣術篇）

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

堂而哭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呂氏春秋）

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勾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小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問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於也晏子可謂忠於事上而思於下矣（晏子春秋外篇）

晏子謂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間中規雖有橋暴不復矯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布帛之質也故君子慎所修（晏子春秋雜上篇）

齊景公遊少海偏駟從中來謂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駟又至景公曰趣駕且之東似駟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駟為不疾奪駟代之猶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疾且之良而駟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晏子外篇說苑權謀篇）

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捷曰吾再搏乳虎功可以食田曰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疏衝左驂沿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吾獨不逮又刎頸而死（晏子春秋諫下篇）

晏公遊於藪圃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驂而驅之白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為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子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於寡人而加於夫子寡人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讙告矣（說苑善說篇）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欲誅大夫酒公財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搖弓矢莊章入公曰食吾失晏子

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皆寡君之過也是時崔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晏之唱善者皆欲君魚者也昔者公子糾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者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說苑君道篇）

晏嬰至莪范中行氏反晉伐之意范中行滿粟於齊田乞欲為亂輸粟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素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史記田齊世家）

靈公行汚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梁邱據問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為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晏子春秋問下篇）

春秋別典卷第八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昭公（元年庚申在位三十二年周景王四年）

宰我聘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邱據遇虐三旬而後瘧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邱已瘧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邱大夫復有虐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邱子遇虐毒而獲瘧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為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孔叢子嘉言篇）

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發劣耳

曾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所以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不可不慎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邱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邱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呂氏春秋高義篇）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縗冠故有慈母之服（禮記檀弓上）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叔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飾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賀又何賀焉（韓非子外儲說）

楚靈王為申之會（魯昭公元年庚申在位三十二年周景王四年齊景公封宋太子後至執而因之御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邱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殺之靈王餓而死乾谿之上（韓非子十過篇）

孔子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史記孔子世家訪樂於萇宏萇宏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敖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萇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十八年孔子自衛反魯篇）

陳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女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益疏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使使赴楚楚

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八年事同傳）使棄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史記陳世家）

魯襄公十九年季平子欲逐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成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圖倘可惡聞嬉戲之遊麗其所治之民乎（見傳說苑反質篇）

楚靈王乘舟將欲入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

王亡靈王於是獨彷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銅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銅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饋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死其殷而臥銅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三年楚公子棄疾殺靈王而奪之位（史記楚世家）

楚平王初即位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偃之子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採納哀公卒時年而爲元宗親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史記陳世家）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毗而壯從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也（晏子春秋卷九）

孔子之鄭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取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瀼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乃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說苑雜言篇）

燕有左伯桃羊角哀者二人相友善也聞楚平王好士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罄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哀之桃曰子不我受同我於死無名可痛哉於是哀受之桃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厚禮以葬桃葬畢哀自殺（太平御覽人事引列士傳）

許悼公疾瘧飲藥而死（十九年爭太子止自責不宮室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飯粥嗌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新序節士篇）

費無忌（一作無極）復於楚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楚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通北方下收其地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令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胥傅之居一年伍子胥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固聞之太子內樹吾好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胥（十九年殺伍奢子胥奔齊　淮南子人間訓）

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亡而之吳乃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子也死而非補則過日也與君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約身而迺逃閭廬治味以求親閭廬甚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在鄰四境靜而無虞然子怨心發怒出內言陰必死提兵只代楚子胥數十萬鄢城之門執高兵傷五廬之寶數十龍之劍提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員節解　書耳齊）

伍員亡楚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問所之許公東面縛而唾員再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至江上見一丈人刺一小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姓族不告解千金之劍與之不受曰楚令得伍員者祿萬擔金千鎰昔子胥過吾猶不取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員過吳使人求之不得也每食必祭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泉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報矣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唯江上之丈人乎（呂氏春秋異寶篇）

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爲墟矣使反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行哭林澤之中（吳越春秋）

伍員與勝奔吳到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月昭昭乎寖已西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日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覘之具有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飯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漁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者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報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是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因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我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彼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人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飯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丈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恆人遂許之發其簞食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既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歌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轍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吳越春秋）

伍子胥見王子光惡其貌辭之伍子胥曰此易也願王子居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說之王子許之伍子胥說之半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耕於野七年光代王僚爲王任子胥六年然後大勝楚於柏舉鞭楚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呂氏春秋首時篇）

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武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

嘉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回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進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髮如豎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鉞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何如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搖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戰者乎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吳越春秋）

子胥與要離見吳王吳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下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偃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脆肉飛揚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矰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寄於諸侯不下諸侯之王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隨臣右手慶忌必信臣吳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

案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曰聞慶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聞慶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操練士卒進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嗟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憫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貧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寵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勸其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斷手足伏劍而死（吳越春秋）

東海有勇士曰菑邱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而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菑邱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此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吳越春秋）要離謂門人曰菑邱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幕無閉門寢無閉戶菑邱訢果夜來拔劍注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謝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邱訢引劍而去曰譆所不若者天下惟子耳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韓詩外傳）

中行穆伯攻鼓（十五年事）弗能下傀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蔑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

使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吾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淮南子人間訓）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伸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莊子外物篇）

宋有蒙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元君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賜以金帛又有蒙子又能燕烏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懼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爲昭公如晉平于曲棘見左傳列子說符篇）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

闔廬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三枚一曰干將一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鑪中然後成物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素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若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鑠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于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

將陰曰莫耶陽作雌文陰作雄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廬甚重既得寶劍遂令匠使季孫聘於吳闔廬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吳越春秋）

闔廬既得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工人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廬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數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狀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起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吳越春秋）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同于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廬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爲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柱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侈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侈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新序節士篇）

孟獻子聘於晉宣子餉之三徙鐘石之縣不移而其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富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義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新序節士篇）

萇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宏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宏（按左氏哀三年劉氏范氏世本皆如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楚氏趙鞅以爲討六月殺萇宏史記封禪書）

海陽　薛虞畿　受祥撰

魯昭公（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二十六年昭王五年吳越春秋）

魯昭公棄國走齊（二十五年季陽州仇召門焉曰君公自費居于鄆六年公至自齊）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昭公曰輔弼無人詔諛長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百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無益也於是昭公卒死於乾侯（晏子春秋雜上篇）

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鬬一女之聲而折道宰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思者也何言之都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鄰額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進之公子光得而禮待之（二十七年殺王僚吳越春秋）

白喜歸吳（一作白嚭闔廬伯之以爲大夫與伍子胥共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宣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吾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鳥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昭二十七年楚殺郤宛伯州犁之孫嚭出奔吳太宰嚭吳越春秋）

吳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將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用子常退子期吳遂破楚入郢（定四年吳越春秋）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唇種而縣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

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說苑貴德篇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媿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於人中恐君之不變呂氏春秋召類篇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不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吾未以往而趙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圃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矣乃駕回衛說苑權謀篇

簡子沈鷙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鷙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鷙微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鷙微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鷙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獨善也說苑尊賢篇

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董安于惴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刑焉簡子曰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殺白騾取肝以與胥渠無幾何趙與兵攻翟廣門之官皆先登而萬甲首呂氏春秋愛士篇

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

侍者曰以趙之大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呂氏春秋期賢篇

或謂趙簡子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諸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諸未必有過也吾將未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說苑君道篇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殺三日信乎曰信又問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問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戮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殺三日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教也此非獨之妖也簡子曰然則奈之妖何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說苑辨物篇

趙簡子攻鞏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將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說苑善說篇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乎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耆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說苑善說篇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何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之言說苑善說篇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舉拳搏臂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暴暴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問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新序雜事篇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毅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說苑反質篇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扁鵲者渤海郡人也

趙簡子時人姓氏無考作素武王時人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吾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合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射之中熊熊死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欲有言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能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卒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欲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史記趙世家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鼓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矣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閒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

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說苑權謀篇）

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鄒之見殺也回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幾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翳鳴脊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輹息鄒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翔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孔叢子記問篇）

楊因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主好士故走來見簡子閔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

春秋別典卷第十

簡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醜婦之譬也盛德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說苑尊賢篇）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鵝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不若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列子說符篇）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軍吏進問君何爲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迎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今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子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官之賢壁吾忘今人載之對曰此安子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子之所以爲後也簡子可謂內省外知人矣（說苑臣術篇）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誡之辭于二簡授二子曰篋藏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九章御覽一百五十九引韓詩外傳）

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尚子召子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史記趙世家）

董安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淵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勞鄭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測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何爲不治（韓非子內儲說）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毋卹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日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說苑權謀篇）

簡子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敝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屨而履之夫美下卽耗上妨義之本也（韓非子外儲說）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定公元年壬辰在位十五年周敬王十一年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猋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爲絕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鬻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驂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隆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說苑正諫篇）

楚昭王當房而立欿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巹重裘而立猶惜然有寒氣將奈何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粟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國庶饑鄭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致死於寇閭廬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叟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二年賈誼新書論誠篇）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有兩蛟夾其船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珪孔子曰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呂氏春秋知分篇）

公叔文子爲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

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線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說苑政理篇

介之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圍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下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與仲尼同時則非晉文時之介子推可知矣總上三條年次無攷恐亦楚邱之世故溺之說苑尊賢篇

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事三戰入郢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關於宮唐之上舍闔弁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貧難次之典以浮於江涉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離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唐山之中戰國策楚

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閼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廣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僕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也者社稷其庶幾也故斷腕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覩戰國策楚

吳王闔廬與楚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楚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服非王之利也王其反乎五將槨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

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說苑指武篇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遂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韓非子說林下篇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圖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臨兵而退至於圍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適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適者無罪則後臣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適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窮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以徇於國傳柏舉之戰子囊伐吳敗績卿此云伏劍是子囊也囊十四年子囊伐吳敗績而卒呂氏春秋高義篇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子胥既伐楚遂引軍擊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問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嘆曰悲哉我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

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吳越春秋

陳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緡公定公八年史記陳世家

子胥還軍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一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鄖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飯飲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吳越春秋

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屬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蹄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惜一蹄屨哉惡與偕出而與偕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賈誼新書論政

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

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人於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為我求之願為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祿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封爵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敢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哉屠羊子之為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為窮吾說之以禮而給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擾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者乎非救世者也子說篇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盤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內納金玉杯銀鉼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鵠於吳市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吳越春秋

齊侯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廬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嶺以望齊國闔廬傷之正如其言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廬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之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廬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與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於波之子夫差闔廬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以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廬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夫差屯兵守楚吳越春秋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麗

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殺是生亂也寡人聞之既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君無道毒於人則不靜予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宮苑篇）

湛盧之劍惡聞盧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楚王允常

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廬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買其直者有市之鄭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翠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輸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鄭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春秋）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以遣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行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

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子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大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記義篇）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反楚王使使者賫金百鎰造門請接輿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少而行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仕也遣使聘我妻曰子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我許之矣妻曰我聞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爰事夫子躬耕以為食親織以為衣彼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

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敗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繹詩外傳二）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也君曰追而不及肅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直夫法哉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新序節士篇）

楚王使使奉金幣而聘孔子宰子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孔子記問篇）

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八年陽虎出奔齊）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罰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柱之斬柱薄厥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矣魯君聞陽虎失大怒門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有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淮南子人間訓）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昭王遂止（說苑雜言篇）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說苑貴德篇）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亦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天將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非獨守道而已睹物記也（說苑辨物篇）

陽虎去齊走趙（九年虎以齊師伐魯虎奔晉）衛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大索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簡子俛而笑曰夫樹柚所樹（韓非子外儲說）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藉

人國政何故相也簡子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衛而馭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子簡子之强幾至於霸（韓非子外儲說）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不察也今君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不動（呂氏春秋召類篇）

趙簡子攻衛（按傳十年簡子圍衛）自將兵反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援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遊弊一若此乎行人烱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我先君桓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三年底之反國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定天下之位成身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軍士乘之簡子曰與我得革車千乘也不如得行人過之一言（韓非子難二篇）

孔子爲魯司寇十年相夾谷之會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韓詩外傳八）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智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謹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說苑至公篇）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丘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聞而不悅曰司寇欺予是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殺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荀子宥坐篇）

孔子爲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也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僻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蝎汰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言則攻

之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人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

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愼潰氏奢侈騁逸魯市之羣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羣馬牛不豫賈市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隳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新序雜事篇）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魯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呂氏春秋察微篇）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耀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耀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耀猶未有益（韓非子外儲說）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

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孥學焉得習以身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嗜欲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嗜欲足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說苑政理篇）

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拊迎而距也拊望而許也詩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辟如高山潔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說苑政理篇）

子賤爲單父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薄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苑政理篇）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人曰宓子賤則若子矣任人則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而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官之宗

也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雖矣（說苑政理篇）

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用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新序雜事篇）

季子（即子賤）治亶父（即單父）而巫馬期統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淮南子道應訓）

使人闇行者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淮南子道應訓）

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單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秉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給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居吾豈忍見宓子哉（呂氏春秋審應覽）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墻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六）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子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匿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乃使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止其行仁由也不受子曰衛以民為饑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臣術篇）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與敬可以攝勇寬與正可以容衆恭與敬可以親上（說苑政理篇）子路性鄙好勇力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豬豚（史記弟子傳）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以為弟子（說苑權謀篇）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忠者也（說苑建本篇）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小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綏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誘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政理篇）

中行寅將亡（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齊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鮑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財斂厚財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子則詛亦將為損今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新序雜事篇）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此為齊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保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齊夫之所在執而殺之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說苑權謀篇）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遂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猶此也（呂氏春秋自知篇）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今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十四年趙殺董安于而與智伯盟）（說苑政理篇）

海陽 薛虞畿 舜辭 撰

魯定公十四年

吳王闔廬聞允常越王名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闔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飾事者以地卑禮厚幣以遠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十四年吳伐越于檇李闔廬傷將指史記越世家

越王勾踐侍大朋之廷與吳戰而不勝身入臣宦于吳反國棄德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韓非子飾邪篇

舊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輟吾閭而食吾閭之葉是歲吾閭閭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迨長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此條弁無據詳越伐吳篇後時事也韓詩外傳二

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德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孔叢子古論篇

顏淵侍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躍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也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竭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歟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御之善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新序雜事篇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而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梁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圭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懷國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諸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謀撥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所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新序雜事篇

孔子至衛靈公聞而喜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反之已者也昭七年衛靈公立至哀公二年始書所載事實係于昭定之世然事頗多今頗係之定公末年說苑政理篇

衛靈公禮被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說苑權謀篇

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史記孔子世家

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使人視之果蘧伯玉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知有蘧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曰善哉蘧語夫人其實焉列女仁智

靈公使伯玉於楚迓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祝史予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則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公孫生於楚走之晉其右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道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說苑善說篇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役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春也爲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呂氏春秋分職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其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

顏闔之家無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殺之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闔者真惡富貴也（莊子讓王篇）

仲尼問於太史太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者何耶太弢曰是固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挾嬖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兄賢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諡之（莊子則陽篇）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壺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丁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若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止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莊子山木篇）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顏

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涯亦與之爲無涯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材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可不愼耳（莊子人間世）

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夫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

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願見夫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夫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夫子曰吾向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然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嘆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史記孔子世家）

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趙簡子欲伐衞使史黯往觀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淮南子主術訓）

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恥獄不中死者不可復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搏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鼓不當死者數千以殺人爲務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之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可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可鳴故曰致爲務（說苑政理篇）

靈公書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聽召勇士公孫悁道遇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彼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公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彼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趙簡子披髮仗劍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河遭齊君重觀而坐吾君單觀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觀以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

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闕中於是兩寇肩逆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放乎匹夫外立節於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虛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謗鄙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逡席抑手冒寶人疑不敢請從先生之勇（韓詩外傳六）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能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簡子閒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敵以孤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能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說苑臣術篇）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之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民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叢子刑論篇）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逆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

賤其得之命也失之固道也說苑反質篇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韓非子說難篇

靈公時彌子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掩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韓非子說難篇

春秋別典卷第十二

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蹤夢見竈不亦可乎韓非子內儲說

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夷施之臺平公時靈公時在平公時或于昭八九年間事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由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不如清徵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轂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腾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地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韓非子外儲說十過篇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君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絀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說苑反質篇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稽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唯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惡猥而不惡猥喙而不惡猥惡猥喙而不藉遠而望之蠡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何患焉子貢曰汙面而不惡猥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孔子曰賜汝獨不見乎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樽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韓詩外傳九

孔子之宋過匡簡子將殺陽貨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丘之過也若似陽貨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誡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韓詩外傳九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噫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勢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韓詩外傳九

周使伯騫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無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家語三恕篇

夫子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家語觀周篇

夫子入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敗無多事多患安樂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言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哉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敬慎篇

魯有儉者瓦甑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也受之歡然而說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甑陋器也煮

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於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說苑反質篇）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駕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美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之至於此（說苑修文篇）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固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弗復見（韓非子說林上）

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孔子世家）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爲己爲人臣者無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史記老子傳孔子適周史記孔子世家）

昭公二十年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澄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淮南子道應訓）

楚人有證其父攘羊者同人皆直之聞於楚王楚王召而賞之辭不受曰人復稱其行善而不受賞也伸尼聞之曰

一事而再取名焉君子不爲也（呂氏春秋當務篇）

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闔閭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室之中乃令赤雀銜之殆天授也（抱朴子內篇辯問）

齊王疾痏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言曰爲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王因已怒矣摯乎不解履登殿而王大悅王疾王怒而不與言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遂已王大怒立命殺之太子與王后急爭不能得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呂氏春秋至忠篇）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問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遂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信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也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試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說苑奉使篇）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邦寬塘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吾聞之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而伐蔡窺墻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廟中問曰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解其縛而俱之楚（說苑權謀篇）

海陽 薛度機 雯祥撰

魯哀公 元年丁未在位二十七年周敬王二十六年

越王降吳 元年吳夫差伐越報檇李登舟徑去終不反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烏兮烏鵲陵元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爲翩兮雲間任厥鈇兮往還妾無罪兮須地有何辜兮謫天風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慘慘兮若割淚泣泣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系蝦何居食兮江湖迴復翔兮游飏去復返兮於乎始出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未遇兮何辜離吾國兮去吳夷衣

裾兮爲婢夫去晃兮爲奴殘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眼鶴於手哀兮忘食願我身乎如鳥輦翔翔兮爲翼去我國兮心搖搖憤慨兮誰識越王問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吳越春秋）

楚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失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陣未成而吳人至見楚陣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將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韓非子說林下）

孔子田於陳蔡之間（按史記哀二年孔子如蔡吳救蔡過於州來又云定公十三年甲辰乃適陳哀公六年孔子適陳）居環堵之內席三舒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見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矣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子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以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叔何爲而內枯刑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

堯也傅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脅肩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爲人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鹽車非無驥狀也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豈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逄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端行修身以須其時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而無驕也小人好樂而無惰也其誰知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戈而舞三終而出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且免於厄乎貢執轡曰三子從夫子而遇是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卿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說苑雜言篇

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衛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勵其世臣故桓爲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社稷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何如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孔叢子論書篇

季桓子以粟千鍾館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毋乃非季孫之意乎孔子曰何也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孔叢子記義篇

魯季孫有喪孔子弔之入門而左客次也主人以璠璵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猶之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呂氏春秋安死篇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立在三年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亦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敗門之漁獨得於醜是以孔子善之夫察內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敗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說苑政理篇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過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二伯之墻尺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逐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使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成屬而不至刑措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舍訟說苑政理篇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秦去甚韓非子外儲說

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皆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賁賁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韓詩外傳三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上之道幾於廢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君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韓詩外傳五

夫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其人長賢有勇力謂門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遇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我者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

不伐蒲（史記孔子世家）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默然而退遂竊救所執吏既而見孔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惟君耳（孔子家語子路篇）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博作傳）敵在前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囿池食君魚鼈陳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黃鵠舉矣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新序雜事篇）

元年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孝平會飲飲田乞盛陽生漿甲置坐中央發漿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史記齊世家）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見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讒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讒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

察也（七年立新序雜事篇）

宋圍曹不拔（七年宋圍曹）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缺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八年宋滅曹說苑指武篇）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尊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七年吳欲伐宋使子貢見太宰說苑善說篇）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賢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吾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舫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歟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十一年見傳說苑奉使篇）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

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嬰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疊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虛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

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因暴齊而撫周室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應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晉吳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按子貢聖門高弟必不為此此妄事之言非其實也　艾陵之戰在哀十一年殺子胥在哀十一年艾陵遂復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衛孔文子將攻大叔疾問策於孔子辭不知退命載而行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史記孔子世家）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茨其販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趨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蔓惟以永嘆涕霑浪浪然終不能用夫子亦不仕（一年孔子記問篇）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楚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客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說苑正諫篇）

越大饑范蠡曰吳甚富王年少智寡好須臾之名不顧後患王卑辭請糴食可得也越王乃發人詣於吳吳王將與之子胥曰吳越仇讎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齊秦晉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不若勿與而攻之且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王曰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三年吳亦饑請於越弗許乃攻之夫差為禽（哀十一年吳殺子胥十二年會稽阜十三年越入吳然則越饑在哀九年間　呂氏春秋長攻篇）

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膳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而擊其敝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史記越世家）

吳王欲伐楚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乃罷兵（說苑正諫篇）

西施美婦人也居苧蘿山若邪溪之西故曰西子浣紗為世絕色嘗病心而顰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挈妻子而去之越王得之厚飾以羅縠教以容步學服而使范蠡獻之於吳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之（越絕書）

子胥數諫吳王不聽將殺之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爾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越春秋）

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按傳吳殺子胥在十一年公僧乃告老之日也凡公有此時敢僭[illegible]沉[illegible]者子哀公篇）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吳王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曰嗟乎讒臣諂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子我我願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我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記伍子胥傳）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王曰子以吾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何異於子胥臣是以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悵然悔殺子胥乃宥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宰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吳越春秋）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吾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庶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則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汎國之柄履民之上慄慄乎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咥人曰如履薄氷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公僧乃告老之日也凡公有此時敢僭[illegible]沉[illegible]者子哀公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

何爲不博也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者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聞斯言哉（說苑君道篇）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嚐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韓非子外儲說）

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此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說苑政理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智焉士不信焉又多智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矣（韓詩外傳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若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如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遠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悅之史鰌去衛靈公郵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尊賢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云莫衆而迷今寡人衆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韓非子內儲說）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悔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韓非子內儲說）

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其子死而不哭考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弗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賢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文伯康子從兄弟與同時　孔叢子記義篇）

魯哀公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皆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人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韓非子內儲說）

哀公問於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從宅而忘其妻有之乎孔子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修禹之道毀廢辟法裂絕世祀荒淫於樂沉湎於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國亡不同增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而變色曰善（說苑敬慎篇）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蓄也君此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說苑君道篇）

陳有陋人曰敦洽鄰壞椎顙廣額色如漆豬垂眼臨鼻長肘而盤心甚不仁衆侯見而惡之是合諸侯陳國人莫肯往使敦洽難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言其狀惡且告之侯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是不可不攻也遂興師伐陳（呂氏春秋遇合篇）

楚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於此吾故弗式也（說苑立節篇）

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

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和則天地循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樂正其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聚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堯舉夔而進之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也公曰善孔叢子論書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哲序雜事篇

魯哀公問舟有日凡人之質而已爲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自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

見秦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大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賣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於是哀公嘻然而歎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韓詩外傳八

以下數十條年漫無考姑附哀公問孔子之後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鴻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遺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後世詩曰不忘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韓詩外傳五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乎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淮南子人間訓

乎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君之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乎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新序雜事篇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變曰稷負五穀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從爲之而疾去戒逸補竹篇

老大張裕以受之何不告祠之從之而疾去

衛侯輒朝於吳十二年會黃皐吳徵會於衛吳王四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哀公聞之撤鐘鼓之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而有憂色公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四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行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君欲免之請子貢行哀公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賈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敝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爲知師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

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因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善罰惡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吾兆今朝於吳而不利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門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說矣淮南子人間訓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親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所以失之也人主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審且人君之處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有曰人君用人若用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若捨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孔叢子執節篇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桓司馬出奔衛大叔疾奔宋臣遷於吳之城近郭北陳呂氏春秋必己篇

陳恒弒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呂氏春秋必己篇

陳恒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呂氏春秋義賞篇

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與闞止俱爲左右相簡公田常心害闞止闞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大盛之曰姬乎宋芒歸乎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闞不可並

也君其擇焉弗聽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田氏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闢地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宦者各人出入後宮者不禁田常卒有七十餘男（史記田齊世家）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則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弑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予不用救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見傳說苑計諫篇）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今於牢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卒以攻之遂殺之也（說苑權謀篇）

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孔子而訪焉孔子曰子爲義也王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如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于鈞之重上懸於無底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也馬方駭汝而奔之器方絕重而振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人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叢子嘉言篇）

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襪蒙而衣裘其名曰丹緯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貢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襪蒙而言曰望而黯人者仁乎視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也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三偶則下（說苑敬愼篇）

軾五偶則下

子夏坐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將出行顏淵後過而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毋爲假蓋

蓋孟護其短也（說苑雜言篇）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韓詩外傳二）

曾子家貧食力般衣耕野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至驕也吾豈能無畏之乎（韓詩外傳二）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賓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加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則名所不赦幸哉孫子以此免戮也（孔叢子記義篇）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二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權謀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難欲無亡得乎（說苑尊賢篇）

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四鄰失子亦有四鄰乎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乎（尚書大傳）

孟懿子會城成周獄得魔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迫至求應對曰余不忍子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後召爲子傅曰夫子不忍魔又豈忍吾子乎（韓非子說林上）

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從之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仲尼弟子傳）

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

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撙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具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蘊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殯於蘊邱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歟子路慙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也使汝以是願也（韓詩外傳二）

閔損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絮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太平御覽四百三引孝子傳）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家語刑政篇）

孔子嘗謂顏回曰家貧居單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可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是以不願仕也（非儒篇）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子曰已有善勿專敬不能勿忌已過勿發失言勿蹤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

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可從矣（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汝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據地千里寒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得齊楚合戰於漭漭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之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教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矣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邪焉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焉（說苑指武篇）

閔子始見夫子荀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夏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學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韓詩外傳二）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文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其所與居在所與謀也（韓非子外儲說）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徐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說苑說叢篇）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說苑敬慎篇）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陶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之服朋友之服自之達理者行之也（孔叢子記義篇）

孟孫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孔叢子刑論篇）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蔓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說苑雜言篇）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已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知已而干之不已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汚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汚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殺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辭鮑子可謂不辭矣其飾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韓詩外傳一）

齊晏先生死曾西往弔之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塊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斜之故至於此生而不斜死而斜非先生意也曾西不能應遂哭之曰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廉爲謚曾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樂何樂於此而謚爲廉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廉不亦宜乎曾西曰宜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傳賢明）

春秋別典卷第十四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哀公十五年起

芊尹文者楚之歐鹿畏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戴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取車抽弓於櫜援矢於筩引而未發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拖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楚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戴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諸商遺書　新序義勇篇）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澠淄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以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列子說符篇）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與我則此是也易甲矣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弒子之君而使吾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新序義勇篇）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刖屨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新序義勇篇）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卻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眾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新序義勇篇）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乎不與我必殺子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也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新序義勇篇）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明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鐘乎（說苑善說篇）

趙襄子攻翟勝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旦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淮南子道應訓）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爲其君矣建以是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說苑權篇）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不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淮南子道應訓）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逆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說苑立節篇）

楚有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爲不受乎申鳴對曰合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義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得行不可兩全也如此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說苑立節篇）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甄曰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云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新序雜事篇）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窴子羔曰君子不逃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之日子爲我謀今吾有難子無所逃吾所以來者以見我也子行矣遂別而行刖者曰吾斷君之足君不罪而治獄者也今吾有難而來見我是以知君之不辜也吾聞之曰見人之困而不救見人之死而不葬是無仁也知人之困而不救知人之死而不葬是無知也知仁知之所在吾將奈何子行矣吾將以此與子別也遂刎頸而死君子聞之曰知之與仁吾未之敢當也若此者可謂義士矣（說苑復恩篇）

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側傾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固臣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之謂乎（按左傳衛輒出奔在哀十六年子路死子羔出　說苑至公篇）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珮玦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等瑟之聲仲尼之死在十六年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猶浸水之與天雨也（按左哀十六年孔丘卒　說苑貴德篇）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寧人當自請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徙三舍如子韋言（史記宋世家　說苑君心篇　呂氏春秋制樂篇）

楚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鄖尹而笞之三百（五國伯公亂後十七年見傳　子西子　淮南子人間訓）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貲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官室於是遂焚官室人莫之救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

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潚衣而趨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按越世家　賞士九年越伐吳敗之　韓非子內儲說）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戰以頭獻王者幾十餘人（韓非子內儲說）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以不諫孫伯曰昔桀殺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期人知其過哉（說苑權謀篇）

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進也（墨子兼愛中篇）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韓非子外儲說）

貪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怒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輔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拯之（韓非子說林上）

隱斯彌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隱子家之樹藪之田成子亦不言隱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隱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隱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漏中之魚者不祥夫成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韓非子說林上）

陳成子謂鴟夷子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之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強矯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亢君之命專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大社稷之臣明君之所專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闇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說苑臣術篇）

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能變化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愛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祿酒肉（韓非子說林上）

襄子擊殺代王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主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殘之今代已亡吾將焉歸且吾聞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趙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處然亦不歸遂哭而呼天自殺於廡奔之地代人懷之（列女傳　趙姬）

趙簡子病（按史記簡子病在晉頃公十七年魯悼公之十年）召太子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簡子死已葬襄子上夏屋以望代俗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歸處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以其弟姊妻之所以善代者以萬故襄子謂代君請觴之令舞者置兵羽中具大金斗酒酣反斗擊之舞者皆以鬬其妻聞之磨笄自刺故趙氏至今有磨笄反斗之號（呂氏春秋長攻篇）

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帀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危不厄人於險使

其治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淮南子道應篇）佛肸以中牟畔設祿邑欣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從之城非田基（一作田卑亦中牟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佛肸脫屐而生之趙氏居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田基爲始田基曰不可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襁負其母南徙（佛肸叛疑在十七年之前孔子未卒故論語記之　新序義勇篇）

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勾踐已平吳（傳二十二年吳亡）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文選補注引作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史記越世家）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楚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韓非子說林下）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王聽之遂取東國（說苑權謀篇）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楚王楚王使者曰越南蠻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楚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波與鮫龍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剝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楚王聞之披衣出謝（韓詩外傳八）

晉智伯伐鄭齊田恆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恆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勸勞治軍如

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哀二十七年見傳　說苑指武篇）

智伯欲取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體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津梁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止（戰國策衛）

吳赤市使於智伯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體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敖使人視之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備智伯聞之乃止（說苑復恩篇）

智伯圍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貌智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智伯圍之見殺也謂御者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者曰夫子絕智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智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殉之反而死（新序義勇篇）

趙襄子圍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恡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恡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新序雜事篇）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說苑貴賢篇）

卞莊子魯卞邑大夫也性好勇嘗刺虎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之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史記陳軫傳）

齊人欲伐魯恐卞莊子不敢過卞（荀子大略篇）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

交遊笑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後與師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宗於孝不終也（韓詩外傳十）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奚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亡然亦殆矣（新序刺奢篇）

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稿而不幸下世郭郡公用唐祠部言亟取而序之應其目於郡乘藝文志中公其賢於中郎遠矣顧其甫成於草創而考覈未加不無挂漏甲乙年代倒置之病貽好事者之惜走謂昔邱明受經作傳廣記而備言表時而記月籍令輯別以翼左乃采摭未廣而世次乖舛曷稱別典哉故特廣閱博蒐遇有異聞輒嘔識以歸參互考訂不遺餘力爲世懸者更類條者析刪其繁複者十一苴其闕略者十三事則咸備而閱缺序則有條而不紊案之以三氏之遺者庶無面牆之嘆嗟夫躬太史者亡十篇司蘭臺者遺八表創始之難爲功自古志之矣別仲氏列章逢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以從事於此且

又以無年何怪乎立言之旨終哉長志未信其在後人走蠅纘成癖精極虛耶以自寫其責云爾若曰妄干載筆以附於作述之林則吾豈敢弟虞賓跋

暇思輯春秋別傳一書凡左氏內外傳及公羊穀梁所載竪不登載於經文下別錄于史百家之言有志未逮不意薛君先得我心也別典十五卷抄撮其見苦心惟是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抵若是君名虞號弟虞賓其字里新通志不載莫得其詳矣康熙辛巳十月朏竹垞老人莫尊識

右春秋別典十五卷明海陽薛虞畿舜祥撰按府志隱逸傳先生初爲諸生後棄去隱韓山之麓以農圃自娛郡長史欲致之鑿垣而遁著有聽雨篷稿而是書則乾通志府志縣志均不著錄原書各條之末未注出典朱竹垞檢討跋語深惜之此本爲曾廣文勉士從浙人竹軒洪氏借鈔各條下皆注所出謂孫淵如觀察所補也考孫氏書目內編春秋別典十五卷明薛虞畿撰星衍考注出典南海吳氏刊本則淵如觀察果注是書矣今案所注核之有各書俱同而但注一書名者有互異者有詳畧繁簡間有不同者有迥不切合者大抵周秦兩漢之文互相沿襲是丹鉛起而先生復筆削於其間始難按輯而未矣尚有數

條未注者其鈔胥所脫與原本未注均不可知今但正其譌字及不可句讀者付之剞劂餘仍其舊未敢僧更俟覓孫詒藏本重校之至謂吳氏曾刊此書迄今未見豈當時有是言而未及竟歟辛卯末伏後後學伍元薇謹跋

春秋別典十五卷

明薛虞畿撰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年月稱嘗閱往牒見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見百家皆三氏所未錄間或微撮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採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名以繫其事凡十五卷末又有其弟虞賓跋稱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稿而不幸下世不無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廣閱博蒐參互考訂世懸者更數孫者析刪其繁複者十一苴其闕略者十三云云則此書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續而成也舊無刊版此本爲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題字惜其鈔撮具有苦心惟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所譏誠中其病然網羅繁富頗足以廣見聞要亦博洽之一助也虞畿序自署曰粵漢彝尊跋稱其字里通志不載其詳虞賓跋中稱仲氏列章經治博士家言蓋廣東諸生也考胡恂潮州府志曰薛虞畿字舜祥海陽人初爲諸生後棄去隱韓山之麓以農圃自娛郡長吏欲致之鑿垣而遁著有聽雨篷稿云云當即其人又考潮州在梁爲東陽州後改曰潮州與粵漢之稱亦合惟志不言其有此書疑偶未見耳虞畿序又稱書目凡例列在左方今卷首有凡例七條而無書目則傳寫者佚之矣

四庫提要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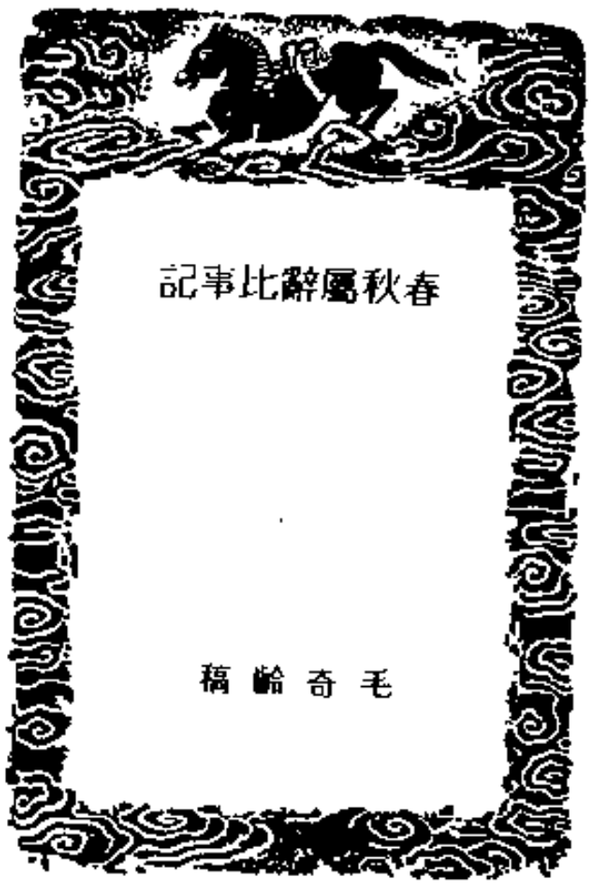
春秋別典十五卷

胡玉縉撰

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年月稱嘗隅往牒見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見百家皆三氏所未錄間或徵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採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名以繫其事凡十五卷末又有其弟虞賓跋稱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稿而不幸下世不無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監閱博搜參互考訂世悉者更數殊者析劃其繁複者十一直其闕略者十三云云則此書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續而成也舊無刊版此本爲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題字惜其

鈔撮具有苦心惟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所譏誠中其病然網羅繁富頗足以廣見聞要亦博洽之一助也

李慈銘桃華聚解盦日記云依左傳十二公世次采輯史子各書之事涉春秋者條錄件系其凡例謂國語公穀檀弓以既列於經而不錄管晏二子以太繁而略刪莊列諸家以寓言而節取體例頗有斟酌蒐書亦云繁富後有朱竹垞跋言鈔撮具見苦心而惜其各條之末不疏原書爲明人之積習金山錢氏謂其所采約六百餘事說苑一書居三之一其餘雜出於大戴記韓詩外傳逸周書戰國策史記吳越春秋列女傳家語孔叢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莊列韓非呂覽淮南春秋繁露新書新序抱朴子諸書而諷收晉語二條編次亦有先後倒置及脫漏舛錯然其用心可謂勤矣因爲之逐條補注出處有一條而兼見兩書或三書者依文之節次一一注之有事與書同而文句小異者或別有所據或以意增損則注云某書文小異其顯然謬誤者則附案於下薛氏此書疑所采無奇祕之籍然有益於學者不淺錢氏注之更爲完密蓋謂此與孫淵如孔子集語兩書當並梓之家塾爲讀經者所必需也



西河合集

春秋屬辭比事記目

卷一 改元 即位 生子 立君 朝聘
卷二 盟會
卷三 盟會 侵伐
卷四 侵伐 伐 已後圍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文輝克有交
遠宗雅潤庫

春秋屬辭比事記一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夫辭何以屬謂夫史文之散漫者宜合屬也事何以比謂夫史官所載之事雜亂參錯而當爲之比以類也此本夫子以前之春秋而夫子解之如此是以夫子之春秋亦仍以四字爲之解漢儒謂屬合辭令比次戰伐則于作者之意全無統繫而好事者自造爲書例謂辭有褒譏事有功罪皆于書法乎例之書人書爵書名書日並有義例而較之全經而一往不合則亦是重疑春秋而春秋不傳皆者孟子解春秋曰其事則事齊桓晉文其辭當屬合也而在夫子以前晉韓起聘魯見魯史春秋即嘆曰周禮盡在魯矣則魯史記事全以周禮爲表志而策書相傳謂之禮經凡其事其文一準乎禮而從而比之屬之雖前後所書偶有同異而義無不同並無書人書爵書名書日之濫亂乎其間而遍校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而無往不合則真春秋矣何非屬辭亦安知其文之聯屬如是也書人亦例不書人亦例也書名書爵書日亦無一非例也而于以比事則事之相似者而褒譏功罪見焉即不相似者而褒譏功罪亦無往不見焉以禮爲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屬而其義即行乎禮與事與文之中謂之四例亦謂之二十二志而總名之曰春秋屬辭比事記夫知是而夫子之春秋歷可見乎予傳春秋成已剞劂

四例而人或不信因複重闡之而分禮門部比屬其辭事之緊穩者而著之于篇

改元

周禮天子諸侯分國各紀其年以行于國中每遇國君新立則必改年以始之謂之改元

隱公元年

此魯隱公元年即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隱篡惠公子魯史不載惠公死日但以禮推之則平禮踰月改元周禮踰年始改元此必惠公死于周平王四十八年而隱于是改之者若史世家云惠公四十六年卒則此爲惠公四十六年之明年然不敢據者傳稱惠公娶宋仲子爲魯夫人而世家謂惠桓年爲過幼其于年月必有與春秋大不合者故寧略之耳

桓公元年

莊公元年

閔公元年

僖公元年

文公元年

僖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則距此載一月終是踰年與而禮踰月不同

宣公元年

成公元年

襄公元年

昭公元年

定公元年

定公以是年六月卽位是六月以前宜書昭三十三年經于春王三月卽書元年者商禮兩君共一年周禮不然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

莊公元年

卽位

卽位有二商禮遭先君之喪卽于次月改元次月卽位而其禮已畢周禮不然凡遭喪時必先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故天子十日而殯卽十日卽位書康王之語乙丑王崩越癸酉而入卽位凡十日是也諸侯五日而殯卽五日卽位魯史昭公癸亥喪歸至戊辰而入卽位凡五日是也此遭喪卽位禮也至明年改元則于朝正後仍鄭重而行卽位之禮而于是史書卽位于改元之後此改元卽位禮也春秋十二公卽位皆從改元後書之其有不書皆必丁弒逆之後但遭喪卽位而于改元時不忍又行卽位禮則不書如莊閔僖三君皆無卽位文蓋以先君皆被弒故也此周禮也

隱元年春王正月

此不書卽位者以攝位也周禮天子諸侯有始娶再娶之禮始娶名元妃名始適夫人再娶名又娶夫人若繼室則媵妾之當室者耳蓋始娶無子則再娶衛莊公始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于陳曰厲嬀及厲嬀生孝伯早死則又以厲嬀之娣戴嬀所生子完立爲桓公雖前此媵妾之子實長子完如州吁者而皆不得立何則以再娶者夫人也若始娶者或早微或不成禮則亦可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人矣後以其早微且以來臺于

驚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故又娶于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子般立爲適子雖哀姜有娣叔姜已生閔公卽前此媵妾之子成風又早生僖公而皆不得立何則以始娶者夫人也此周禮也今隱公爲繼室嫡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爲夫人則其立桓公爲適而隱公居攝於禮實然或曰此春秋之禮何以必知爲周禮曰若非周禮則甫娶知禮者豈甘以身在而令其再娶且見時州吁已長不思無公子也又況子般之立成季主之甚至酖叔牙縊仲慶父手殺二兄而隱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而未嘗以爲過何則禮在故也故曰此周禮非春秋禮也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隱被弒桓不宜行卽位禮然而桓諱弒逆名則故行之行則史官必有書此史例也讀者當因書而驗其惡此義也

莊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以先君被弒不忍行卽位禮也

閔元年春王正月

上同

僖元年春王正月

上同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文遭喪卽位在冬十二月至改元未一月而又卽位禮在故也且周禮諸侯五月而葬此時僖尚未葬也僖未葬而卽稱公以踰年改元當稱公耳諸傳謂未葬稱子既葬稱公此皆爲周禮者春秋不

然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東門襄仲殺適子惡與視而立宣公則亦承弒者而仍書卽位宜不以殺惡爲弒故也此與桓行卽位禮同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喪未終春王正月公卽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定承昭喪逾六月非遭喪卽位者然六月卽位又非踰年改元卽位者此以昭喪歸魯之日作遭喪之日故自癸亥喪歸至戊辰卽位與喪猶受命禮同但祇行遭喪禮而改元卽位全不及行非好反商禮也時爲之也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生子

禮太子生必書然必初生時有接子之禮則云國君世子接以太牢謂以太牢接夫人行祭后之禮然後書與此周禮也

桓六年九月子同生

春秋生子禮惟此一書者以十二公皆非夫人所出獨文公哀姜以夫人生惡而是時未得行接子之禮卽不書故此傳云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生妻食之公與文姜完婦命之因名同杜預所謂以其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于策是也

立君

周有立儲禮傳每言之如立適以長立子以貴年鈞以義義鈞以卜類而經統不及然禮固有是也

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此經之紀立君者時衛州吁弒桓公石碏同國人殺州吁且迎桓公之弟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故有此文與常時立君禮不同

朝聘

朝聘會盟在三禮並無明文惟傳有歲聘間朝與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語大率每年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與尚書周官六年會朝十二年又會朝年數頗合若諸侯相朝禮則全無可考傳謂諸侯五年再相朝則似過密春氏周官經謂諸侯世相朝則又過疎若晉自定制謂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朝聘較疏而盟會反密皆與周禮不必合且晉雖改制強齊魯共遵而當時朝聘會盟其期與年數並不相準則春秋禮也惟歲聘諸語是周禮他總非是也

朝

僖二十八年夏公朝于王所

此朝襄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見僖公此朝然又赴晉文踐土之會而王來襲土故即于行在朝之曰朝于王所然則仍未朝京師矣

冬壬申公朝于王所

此又朝于河陽者然總在是年一時一事非再赴朝也

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

此成公朝簡王也成以赴晉文之召過周因而朝之此何朝乎如之而已

成十有八年春公如晉

諸侯相朝禮大抵小國朝大國耳故大國君新立則小國朝新君小國君新立則新君朝大國時晉悼新立成公以朝新君如晉其不書朝而書如者史例也夫以齊桓之伯莊僖每如齊而未嘗一朝以齊晉鄰衛本敵國也至此則齊晉皆屬國矣故曰春秋自文宣以後多志晉惡非虛語也

襄三年春公如晉

此襄公以新立朝晉悼公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靈晉頃屬國朝聘貢賦之數也

昭五年春公如晉

此昭以新立朝晉平公也前二年往朝以兼弔晉少姜而晉辭之故再往焉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以晉昭公新立往朝而晉受宣怨怒而辭之

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晉怨故執季孫意如公往朝請之仍不得入

十五年冬公如晉朝晉昭新立兼謝釋季孫也

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又辭之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晉以邾怨故執我行人公孫舍公往朝兼請而仍不得入因託疾以歸經書有疾者諱辱也

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

楚與晉爭伯而宋公為向之盟以平之至是諸國各朝晉楚以成其事經不書朝晉而獨書朝楚者以紀楚而楚康王卒公留楚送葬踰年不歸遂不能諱辱故也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春王正月滕子來朝前稱侯此稱子為時王所降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以杞為紀而宋程氏胡氏皆遵之謂齊欲滅紀而紀侯求鄭為之主故齊朝則齊之謀紀始于元年齊侯鄭伯如齊之經而後至六年而公會紀侯紀侯來朝經屢書之此時並無齊謀也公穀胡氏之誤全不顧經乎傳中已屢及之茲傳所略者而偶檢其誤因復書此

六年冬紀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皆近楚小國名綏與吾離則兩君名也諸侯來朝無書名者此以附庸例名之胡氏謂貶其朝桓則莊之鄧黎來來朝蓋叔來朝為不可通矣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五年夏四月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經例諸侯之卿稱名大夫稱人附庸之君與諸侯卿等可稱名則附庸之卿當稱人此必遣卿來朝耳

莊五年秋郳黎來來朝郳國黎來名

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蕭國叔字小國

不書來朝而書朝公以公在齊而叔就朝之故也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附其子來朝也

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即郳繁來也初封小邾子故稱新君來朝繁）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郳子遇于防使郳子來朝（其使來朝也）

二十年夏鄫子來朝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前稱伯此稱子爲時王所降也）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十二年春杞伯來朝（又爲時王所進也）

秋滕子來朝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四年三月杞伯來朝

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六年秋滕子來朝

七年春郳子來朝

夏小邾子來朝

二十二年冬曹伯來朝

二十八年夏鄫子來朝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秋鄫子來朝

定十五年春郳子來朝

哀三年夏四月滕子來朝

聘

聘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時襄王來聘而我報之）

文元年夏叔孫舒臣如京師（襄王錫文公命故報之）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定王來召盟故應之）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靈王新城王城佛臺王崩往聘且假號焉）

聘 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聘齊昭公）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齊惠公）

時我文公薨而齊惠以新立來會葬故兩卿並行一聘新君一謝會葬也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齊頃公）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齊靈公）

襄二十年秋叔老如齊（齊莊公）

叔老宣公母弟叔肸之孫叔氏而老名者周禮使聘用上卿此以宣弟大宗之後世爲宗卿而行使者猶桓弟季友爲季氏僖弟仲遂爲仲氏此以宣弟叔肸爲叔氏也

昭九年秋仲孫貜如齊（晉聘也）

聘 僖三十六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聘晉文公）

文五年夏公孫敖如晉（聘晉襄公）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聘晉景公非謀去三桓也）

成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報聘）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報聘）

二十九年冬仲孫羯如晉（報聘）

昭二年夏叔弓如晉（報聘）

叔弓叔老之子

八年夏叔弓如晉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二卿並行一聚斂伊一報聘也）

聘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報聘）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者即叔孫戴伯叔牙之子也因自娶牟國女故假聘以往焉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六年冬叔孫豹如鄫

七年季孫宿如衛

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周參聘也）

聘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皆聘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天子有下聘諸侯之禮此與上凡伯來聘皆桓王聘我者其凡伯稱尊南季稱字且或稱名以王國卿以上出使稱尊大夫稱字士稱名不同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其官渠其氏伯糾其名書例之不拘如此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天子大夫稱字故仍氏叔字之子者子代父行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家氏父字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祭邑叔字天子內臣也其不言天子使者史略文

有此如王人子突救衛類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此宰太宰太食邑于周而爲三公者故稱爵不名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季子即劉康公也

襄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齊僖公使聘也年者僖之母弟爲侯父齊莊公之大宗此亦宗卿使聘者而不書氏以初立莊族此時未有氏也且史側有異書其名者不姓不稱氏并不稱公子書法如此

僖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襄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齊景公新立

晉來聘

成三年冬十二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景公恐秦貳楚故來聘且尋盟焉見盟部

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謙後鄭也

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

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晉悼公新立謝魯朝也

禮國君新立小國朝之大國聘焉

襄元年冬晉侯使荀罃來聘

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報朝也

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齊平召襄公也

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魯昭公新立

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新立

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荊蠻來聞

人者大夫也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

卿可字可名

文四年秋衛侯使寧俞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子越椒不稱氏書例有此

十二年秋蔡伯使術來聘

術即西乞術亦不書氏

成三年冬十有二月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共公新立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鄭襄公孫蠆立

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報聘

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吳季札也不書氏

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薳敖新立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宋元公新立

歸脤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氏尚名

周禮大宗伯以脤膰親兄弟之國即歸脤也

錫命

周禮諸侯死王有錫命即追命也新君立王有錫命即錫瑞之命也此周莊王錫桓公命是追命襄王錫文公命備王錫成公命俱是瑞命不同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叔字

天王失天字史闕文也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召國伯爵

天王稱天子史變文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稿又名甡稿又名甡克有後遠宗姚江黃

春秋屬辭比事記二

會盟

會盟禮見朝聘門第分會不同必設多部以析之舊例有殊會兼會殊盟特盟參盟諸名以皆非經文所有故不立部按經文所有性來盟涖盟同盟不盟類可依立部名其兼會一部雖經文所有如

春秋屬辭比事記三

會盟會戍會侵會伐會救會次會戰會城會葬類然各有本部其所重在本部之侵伐戰救而不在此一會則仍歸本部為宜若遇與晉命與平與成則皆盟會之別名蹤儀不增減而禮無同異故平戍多在戰伐之後而仍隸盟會門與會盟會代諸類會禮不同

會

隱一年春公會戎於潛戎餘戎也

古夷狄雜處中國如西南之猺獠然自秦始皇驅之塞外而築長城以戍之夫然後中國夷狄不相分別其在秦郡縣之外凡漢武所闢之土未經設郡者則皆夷狄今之西南猺獠所稱土官土民皆是也春秋閒卷即與戒盟此亦不得已而以與國禮相待故然胡氏誤以楚為夷狄而懼之大謬夫猶夏所在都有徒搜荊楚無為也況荊楚本先王所封國與五等諸侯并夷狄也魯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戎狄指淮夷徐戎非荊舒也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二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二會俱泰桓公命同宋殤公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也謀易許也

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田也

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嬀齊僖公

春王失王字闕文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謀齊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齊鄭邀衛師伐魯魯求成于衛而衛絕之

十一年秋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二年秋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已上四會宋策書來詳說見毛氏傳中

十四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春王失王字闕文後倣此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齊襄公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乘伐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齊侯襄公夫人文姜也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桓以信公滅項之故乘其會淮而執之不令歸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單伯周大夫

齊桓假王命伐宋宋服故有此會後同

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鄄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成公夫人莊公之女以事見公而未及歸寧之期故不入國而會公于境禮也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周惠王新立遇王子頹之亂衛師與燕師助之伐王而齊桓不能正請至王請伐衛然後會城濮以謀之伯主之無道如此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濟西謀伐楚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此王世子即襄王也惠王將廢王世子而立王子帶故會之以定其位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定王位也

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會齊桓也策書未詳其事

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以淮夷病也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謀保鄭也

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齊桓以僖公滅項之故乘其會淮而執之不令歸

僖夫人本相女會而請之然後公得至邾會推此則前此陽穀之會亦必有他故而史亡之矣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此晉文與伯討不服也秦人者秦大夫也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晉靈深諸侯之從楚者）

二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平于沓也）

十有二月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平宋棐也）

十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晉平宋扈無功）

宣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

東門襄仲請于齊以立宣公故宣齊固其位也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秋曹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景求成于狄而狄服之因就狄與會焉

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楚子圍宋而此往會之）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二年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荀首于穀

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往會卻犨禮也

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騑邾人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晉伐沙隨復綱樂氏也）

不見公

晉召師于魯以伐鄭因公遲至遂怒而絕之例大夫稱人若邾郳小國則皆卿而降一等比大國之大夫故亦稱人他倣此

襄元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戚為晉謀伐鄭也）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晉使往會也）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此晉與吳會也時吳以大夫至故稱人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邾子于鄬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此晉定朝聘之歡頗諸侯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謀病楚也後同）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曹人邾人于戚

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柳

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為晉綱樂氏也）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復綱樂氏也）

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戈信（晉伐也）

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復謀伐齊也）

晉悼行伯動輒召十三國諸侯大夫日夕奔命而晉平焉之若固恭壽已極矣此會盟將變之候也

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宋向戌合諸國大夫謂和晉楚以息兵革之會也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會宋之會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篡弒後思固位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謀救蔡不得也）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晉成虒祁宮諸侯朝而歸者多二心乃用叔向謀召會諸侯而假兵力以名之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會伐厨且謀納昭公也）

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謀納昭公也）

定八年公會會師于瓦齊伐我而晉來救故遂會之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謀復范中行氏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上同

邾子來會公

因蒐比蒲而會于蒐所故稱會以不行朝禮也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吳召會也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皐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或稱吳或稱吳子史例如此如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類

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會盟侵伐不必尊爲政皆自魯公以此爲魯史也即或但書及而不書公亦公及也若邾子書名則以附庸君與天子上士可名可字例同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大夫宿人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用甲有書有不書史例如此

冬紀子伯莒子盟于向子伯紀大夫字

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似謀紀而豫會者然策書不詳其事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平鄭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易許田也

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伐我後事爲此盟

莊九年春公及齊人大盟于蔇此逆公子糾者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齊宋謀伐魯公子結以使媵聞而專盟故特書之

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齊桓修好于魯也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八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此齊桓以王世子會諸侯而重爲此盟者然不及王世子者以諸侯不敢與世子盟也按周禮天子十二年巡狩與諸侯盟于方岳之下則天子尚盟何況世子但周禮今時已亡漢儒皆依文立說並鮮考據如此必王世子原不與盟故不書及非謂王世子不可盟也

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襄公黑背也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謀救邢也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狄請平也

文二年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晉襄初立以魯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處父不書字史例如此

三年冬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使盟也

十年秋及齊子盟于女栗齊子王官也時頃王新立

十三年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晉宋會八國謀伐齊者其不書諸國名者以公不與會不能通也

十六年夏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十七年夏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毅齊侯親伐我也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成元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赤棘謀齊難也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時魯之戰魯大夫帥師同晉衛曹三國大夫與魯侯戰齊敗而行成故與盟焉

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時楚侵魯敗盟蜀以平之

三年冬十二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晉衛二卿來聘而與之盟者恐二楚也

十一年三月己丑及邾犂盟此亦來聘與盟者

十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犂盟于扈

襄三年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此亦來聘與盟者

十五年春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此亦宋來聘而與盟者然他皆不地而此書地以他盟于國而此獨盟于城外邑也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我與晉同圍齊之諸侯也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此平

晉楚爭也

定元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晉定借王人及諸國之師會召陵侵楚而重爲是盟與僖八年諸侯會首止九年諸侯會葵邱例同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晉伯裂諸侯自相盟如此

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哀二年春王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同盟

同盟者衆共爲之雖一國爲政而爲衆國所共成則曰同穀梁謂同者衆所同欲而爲釋例者遵之則同盟雖澤顯有海侯不欲盟而盟于彭水之外即晉欲殆吳遣苟會迎吳子于淮上而吳子仍不來至平邱同盟則諸侯皆貳晉晉用叔向謀大出兵力脅王官并十三國諸侯而强使之盟然且有我公之不與盟者何同欲也若左氏曰同盟周室則凡同盟者皆晉挾諸國以與楚爭諸小國並水爭利也三傳皆不知比事而以臆釋經誤矣

宣二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晉服宋也

成七年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晉與楚爭鄭也

十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晉伐鄭也

襄十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晉伐鄭也

已上無諸國諸侯字者承前文也

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晉伐齊也

亦承前文後倣此

昭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晉脅諸侯服己也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稿 又名甡 又稱元齊 蕭山縣人

春秋屬辭比事記三

會盟會而後盟也

隱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桓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七年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齊將謀紀而魯成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並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盟齊柯也

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于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齊桓定襄王位也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楚伐徐而謀救之

十九年夏四月鄫子會盟于邾

宋襄思趙伯召曹伯邾子會于曹南而曹伯邾子皆不至但使大夫赴會經書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是也是時忽召鄫子鄫子追宋襄及邾而不及會矣宋襄乃使邾子殺鄫子作犧牲祭祀而然後伐曹故此變書會盟言來赴會與盟而不知盟

而後會柳會而後盟也此志宋惡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僖公與諸國召楚子以謀伐宋也鄫子魯塔故魯先之然亦宋襄無道故諸國合謀如此

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時楚以諸侯之師伐宋執宋襄而後爲會以釋之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成爲我平莒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尋洮盟也

二十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會諸侯伐宋而公往會之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奉襄王以會諸侯也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如晉未遂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其所會皆卿大夫而我但書會字亦公會也史例如此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欲伐衛而諸國求成于晉故晉士縠受成焉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晉靈初立諸國共盟而晉趙盾受盟者其不書諸國名而統言諸侯以公後至未通名也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以雒戎將伐魯也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請盟而齊不許也

三年六月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

此晉爲雞澤之會陳請入會而與之盟者

十六年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新立與楚爭伯會諸侯爲盟獨齊侯不至晉令諸國大夫與齊使盟而齊使又逃歸于是大夫自爲盟故變文如此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晉平也

昭十五年夏五月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諸侯也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結盟晉也

會同盟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齊楚爭鄭也

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晉靈服諸國也

宣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景服諸國也

成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晉服鄭也

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晉與楚爭鄭也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晉使與楚爭宋也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此晉悼復之盟也

來盟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公子例通名語者鄭弟名也此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同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齊桓定鄭難也高傒稱子與前年稱季子來歸同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此齊桓伐楚而楚來盟故云于師召陵師所退地

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襄二十九年夏杞子來盟

〔涖盟〕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齊桓陽穀之會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

昭七年春叔孫舍如齊涖盟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涖盟（魯鄭俱叛晉也）

〔乞盟〕

僖八年春鄭伯乞盟（齊桓合諸侯服鄭也）

〔逃盟〕

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齊桓盟首止而鄭叛歸也）

〔不盟〕

昭十三年八月公不與盟（晉平邱之盟受蔡而斥公也）

〔遇〕（魯次相會之名）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防（齊相傷也）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桓謀伐戎也）

二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公惡鄫子不朝留季姬歸魯而將絕之故姬過鄫子而使之來朝蓋鄫子魯婿也

〔胥命〕

相命也有約言而不歃血謂之相命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衛于隱八年會為龍屋之盟以平鄭此不知何事與書未詳

〔平〕

平即成也傳多稱成而經多稱平要其義則一耳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定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十一年冬及鄭平

〔成〕

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事備紀君之亂）

〔侵伐〕

軍禮為五禮之一而侵與伐又祇得軍禮之二然而大槩可見者以潰師掠境與聲罪致討一陰一陽行軍之大致不過如此舊謂春秋皆征伐之書即孟子亦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春秋並撫一征字凡侵六十伐二百有七其中固彰入戰取救諸部原與侵伐別見者各就其標目而分著于篇

〔侵〕

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

十五年秋鄭人侵宋

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此經書不詳其事然鄭以許為與國而思以并之竟與春秋相始終者此其一也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楚與齊爭鄭也）

十三年春秋侵衛

十四年秋秋侵鄭

二十一年春秋侵衛

二十八年春首侯侵曹

三十年夏秋侵齊秋介人侵蕭

二十二年夏衛人侵狄

三十三年夏秋侵齊

文四年夏秋侵齊

七年夏秋侵我西鄙

春秋皆侵三十四而秋居十四然且侵宋伐鄭滅衛滅邢即以齊桓之攘夷而僖三十年齊伯莫而遂侵之今忽來侵我書所稱蠻夷猾夏詩所稱戎狄是膺者正指此等胡氏妄以楚當之而不知其誤也秦楚吳越皆春秋五等之爵並非夷狄惟此戎狄橫肆是秋所書之此即寓攘之意若胡氏謂內中國外夷狄則以秦後之夷狄論春秋不通極矣春秋遍中國皆夷狄豈能分別

九年夏狄救齊

十年冬狄侵宋

十一年秋狄侵齊

十三年冬狄侵衛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冬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四年夏赤狄侵齊

六年春晉趙穿帥師侵陳

成二年秋師鄭師侵衛

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二年夏晉帥宋師衛師齊師侵鄭

十四年夏燕人侵我東鄙

定六年春公侵鄭（春秋今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二月公侵齊（齊罪魯侵也）

會于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滑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晉假王命伐楚而不敢伐即書侵而仍不侵陋之也

襄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鄚弗及（追侵也）

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括以侵衛（執侵）

此齊衛欲叛晉而衛大夫不從衛侯陰通齊侯使執其使以侵之蓋思脅其諸大大也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帥師侵）

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侵無不帥師者特書例偶不同耳或曰帥師重侵事非也先仲氏謂成襄後史多書帥師前此皆不然此為得之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衛與我皆受晉令以討宋並非重其事而書帥師者若二卿並書則凡我出師有然亦是史例蓋重出師不是重此一師也

八年春晉樂書帥師侵蔡

十年春衛侯之弟鱄書帥師侵鄭（奉晉命也）

十六年夏鄭公子騑帥師侵宋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晉命也）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晉命也）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命也）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帥師侵晉命也）

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彌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帥師侵遂）

襄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晉侵次）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此齊桓以諸侯之師伐楚也）

同一帥侵而晉楚爭強鄭宋多釋怨魯衛在僖文之間皆受命于齊宜成以後則皆受命于晉而文無異同者正所謂義以事起以禮斷而不在于褒貶書法句字間也

隱二年十二月鄭人伐衛

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

七年秋公伐邾（衆謂不合）

桓八年秋伐邾

十六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楚爭鄭之始）

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僖元年楚人伐鄭

三年楚人伐鄭（與齊爭鄭也）

四年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七年春齊人伐鄭

八年夏狄伐晉

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五年楚人伐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冬宋人伐曹

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莒國）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襄納齊孝公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九年衛人伐邢
二十年楚人伐隨
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三年楚人伐陘
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晉文報怨也　冬鄭伐許
三十三年狄伐齊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元年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此晉伐衛而衛成報之
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秦人伐晉
四年晉侯伐秦
七年春公伐邾　冬徐伐莒
十年夏秦伐晉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齊侯伐我西鄙
宣元年晉人宋人伐鄭　秦師伐晉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四年冬楚子伐鄭
五年冬楚子伐鄭
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楚師伐陳
九年齊侯伐萊
十年六月宋師伐滕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楚子伐鄭

十三年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十四年晉侯伐鄭
十五年秦人伐晉
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也　冬鄭伐許
四年鄭伯伐許
七年吳伐郯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十五年楚子伐鄭
襄二年鄭師伐宋
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九年楚子伐鄭
十年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　冬秦人伐晉
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十七年宋人伐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
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此合諸國師而不書會者以楚效晉作搜伐而不

略會諸故略之此亦文例也
六年齊侯伐北燕
十二年楚子伐徐　晉伐鄭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魯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五年夏齊侯伐宋
六年吳伐陳
八年吳伐我
九年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十年宋人伐鄭

丙午合集

蕭山毛奇齡大可稿 初晴文輝克有校 遠宗鏡湖較

春秋屬辭比事記 四

從王伐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桓王怨鄭莊以諸侯之師伐之而大國無至者即小國以大夫行而君不親軍故經以從王發例蓋深痛春秋之無王也是役王師敗績而不書諱之也文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四 二

帥師伐北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餘丘闕 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四年叔孫彭生帥師伐邾

宣九年九月晉郤缺帥師伐陳

成三年鄭公子騑疾帥師伐許

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七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

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五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十四年楚子子貞帥師伐吳

十七年衛石買帥師伐曹

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九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四 三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

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吳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十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三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四 三

宋向巢帥師伐曹

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會彼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

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 齊桓衛王命也

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四 四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假王命也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春秋會伐即孟子摟伐也摟伐之習雖起齊桓然不過數國且偏再耳齊自襄靈後無歲不然且動輒一十二國若必規至戍問從王之師有是否也

十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非命卿有名即稱人十三國伐秦是戎之也甚矣

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襄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一年公會吳伐齊

（伐取）隱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敗其師而取其衆也）

僖二十三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宣四年春公伐莒取向

（伐）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伐圍）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襄十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伐入）文十五年齊侯伐曹入其郛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伐納）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公子糾也）

（伐奔）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此非搶伐徒鄙略耳特書伐重王人也

（伐來）僖三十三年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伐侵）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帥師伐）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翬齊鄭奉王命討宋而君不親軍但遣大夫帥師故不書王命亦文例也

（帥師伐取）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襄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帥師伐圍）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帥師伐入）文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帥師伐戰）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宣九年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襄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帥師伐潰入）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帥師伐會次）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會伐圍）僖九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會伐潰）文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會伐）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合伐宋要也）

（伐會）莊二十八年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文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伐圍）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伐鮑敗績）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奉王命討衛而經不書不親軍也

（會侵潰伐次）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克）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勝也勝之已耳予之也此春秋專例也

（入）（入而取其地與人而不取其地故名曰入）

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五年衛師入郕（國名）

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此後俱闕

按屬辭比事記十卷在同門編輯時已亡其半今無可問矣諸門倣成式尚可補綴然不敢誣罔闕之已耳若屬比切例一門則在本傳下細觀自具如惠公娶宋仲子與衛莊娶陳厲嬀比例惠公立桓公爲嫡子與魯莊立子般爲嫡子比例類並鮮闕軼且每傳下又有明註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莊三年溺帥師伐鄭例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與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例同類較之二十

二門部一槩比屬者迴別此在本傳已自瞭然何敢再贅相者諒之遠宗譚識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爲二十二門而其書則仍從經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加沈棐趙汸之體條理頗爲明晰考據亦多精核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不相合蓋周禮爲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禮爲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强相牽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爲特識矣是書爲奇齡門人所編云本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六卷且云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尚未及半蓋編次未竟之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小國春秋

焦袁熹撰

小國春秋

焦袁熹廣期 袁熹字廣期號南浦江蘇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以薦舉孝召辭病不赴安貧樂道好學不倦著述甚富皆以此本稍標題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婁縣 姚 椿 春木校

邾

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爲附庸卽鄒縣是也安至儀父十二世附從齊桓公進爵稱子其後滅于楚

魯隱公元年 儀父邾君字克名 與魯侯盟于蔑 及魯鄭盟翼 五年宋取我田及鄭人伐宋 七年秋魯伐我欲以求朱 桓公八年魯伐我 十五年使世子朝于魯 十七年公會紀侯盟趡儀父 宋魯衛伐我 莊公十三年齊侯爲北杏之會我與會 十五年從齊宋伐郳 十六年公薨克 二十年公薨瑣 閔公二年魯哀姜遜于我 魯季友以公子申僖公來奔 僖公元年會齊侯已下于檉 魯敗我師于偃邾地 十八年從宋公已下伐齊納孝公 十九年同宋公及曹人爲曹南之盟鄫子來會執而用之邾文公 二十一年魯伐我 越須句國風姓 二十二年魯伐我取須句 八月公以須句故伐魯敗之獲魯侯冑 三十三年魯伐我取訾婁 秋復伐我公子遂帥師 文公七年魯伐我 十三年公蘧蒢文公享國五十一年 五月自邾遷于繹 十四年伐魯南鄙魯叔彭生伐我 立定公晉納捷菑于我弗克納 宣公元年公朝魯 十年魯伐我取繹 十七年公會晉侯已下同盟于斷道 十八年使大夫戕鄫子于鄫 成公二年會楚人已下盟于蜀 五年公會晉侯已下同盟于蟲牢 六年公朝于魯 七年公會晉侯已下同盟馬陵 八年會晉人等伐鄭 十三

年會晉侯已下伐秦 十五年會晉侯已下同盟于戚 會晉士燮已下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會晉侯已下于沙隨 會尹子已下伐鄭 十七年會尹子已下伐鄭同盟于柯陵 冬會單子已下伐鄭 公薨貜且 十八年公朝魯 會晉侯已下同盟于虛朾 襄公元年會晉欒黶已下圍宋彭城 會齊崔杼等次于鄫鄭地 秋公朝魯 二年會晉荀罃等于戚 冬會荀罃已下等于戚城虎牢 三年公會單子已下同盟雞澤 四年伐鄫魯臧孫紇來侵敗之于狐駘 五年公會諸侯于戚 六年魯叔孫豹來聘 七年公會諸侯于鄬 八年會晉侯已下于邢丘 九年公會晉侯已下伐鄭同盟于戲 十年公會晉侯已下會吳于柤 公會晉侯已下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已下伐鄭盟亳城北 公會晉侯已下伐鄭 十四年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 會晉荀偃已下伐秦 會晉士匄已下于戚 十五年伐魯 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湨梁大夫盟晉執我公以歸宣公 十七年公薨宣公牼 伐魯 十八年公會晉侯已下圍齊 十九年盟祝柯晉人執公悼公以伐魯故 二十年公會晉侯已下盟澶淵 魯仲孫速帥師伐我 二十一年庶其以漆閭丘二邑叛奔魯

公會諸侯于商任 二十二年公會晉侯已下于沙隨 二十三年畀我叛奔魯 魯臧孫紇來奔 二十四年公會晉侯已下于夷儀 二十五年公會諸侯于夷儀秋同盟重丘 二十七年公悼公如宋向戌弭兵 及諸侯國之大夫盟 二十八年公朝于魯 三十年會晉人已下于澶淵宋災故 昭公元年公薨悼公 十一年公莊公會魯仲孫貜盟于祲祥 十三年公會晉侯已下同盟于平丘 十八年入鄅 十九年宋公伐我取蟲歸鄅俘 及邾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二十五年會晉趙鞅已下于黃父 二十六年公會齊侯已下盟 [illegible] 二十七年會晉士鞅已下于扈 快奔魯 [illegible] 公三年公薨莊公穿 公及魯仲孫何忌盟于拔 四年公會劉子已下召陵侵楚盟皐鼬 十四年公如魯會 [illegible] 隱公益 十五年公朝魯 公如魯奔魯侯之喪 [illegible] 哀公元年魯伐我 二年魯伐我取漷東沂西田公及魯盟于句繹 三年魯何忌伐我 六年魯伐我 七年魯侯伐我以公歸隱公益 囚諸負瑕 八年魯歸公吳來討囚公子樓臺 十年公奔魯遂奔齊 公會吳子鄭子伐齊 二十一年公與齊侯魯侯盟顧 二十二年公自齊奔越隱公 越人歸公太子革奔越 二

十四年越執公以歸立公子何

莒

嬴姓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于莒初都計後徙莒 自紀公已下爲已姓滅于楚

魯隱公二年我入向向小國姜姓邾地曰人 公及紀子帛盟于密 四年伐杞取牟婁 八年九月及魯侯盟于浮來 莊公十年齊滅譚譚子來奔 十八年齊鮑叔牙以公子小白來奔 十九年魯夫人姜氏來 二十年復來 二十七年使大夫慶逆魯叔姬 閔公二年魯公子慶父來奔 僖公元年魯季友敗我師于酈魯地 獲

公弟拏　二十五年盛丕公會魯侯簡子盟洮　二十六年公會魯侯衛靈速盟向　文公七年徐伐我　魯公孫敖來涉盟　八年公孫敖來奔　十八年太子僕弒父紀公奔魯魯使出諸境　宣公四年齊侯魯侯平我及郯弗從魯伐我取向　十三年齊伐我　成公八年魯公孫嬰齊來逆女　晉使如吳假道于我　九年公會晉侯已下同盟于蒲　殺楚公子平楚師圍我求救　十四年公薨　十七年齊高無咎來奔　襄公元年會晉欒黶已下圍宋彭城　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已下盟雞澤　四年伐鄫　五年公會諸侯于戚

六年滅鄫　七年公會晉侯已下于鄭　九年公會諸侯伐鄭盟戚　十年公會諸侯會吳于柤　秋伐晉

公會諸侯伐鄭　十一年公會諸侯伐鄭秋同盟亳城北　公會諸侯伐鄭　十二年伐魯圍台　十四年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　會晉已下伐秦　侵鄭　會晉士匄已下于戚　晉執我公子務人　十六年公會晉侯已下于溴梁晉執公以歸穆比公　十八年公會諸侯圍齊明年盟祝柯　二十年及魯平會魯仲孫速盟向公會晉侯已下盟澶淵　二十一年公會諸侯于商任　二十二年公會諸侯于沙隨　二十三年齊襲我公遇之德華還杞殖及齊平　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我　公會晉侯已下于夷儀　二十五年公會諸侯夷儀八月同盟重丘　齊侯立景公與大夫及公盟　二十九年會晉荀盈已下城杞　三十年會晉人已下于澶淵　三十一年世子展與弒公穆比公而自立　昭公元年公自齊入去疾展與出奔吳　魯季武子伐我取鄆　五年季夷以牟婁及防茲叛奔魯　魯叔弓敗我師于蚡泉　十年魯伐我取鄆　十三年公會諸侯盟于平丘　十四年公薨書丘公去疾　殺公子意恢　會齊侯及宋郯盟蒲隧　十九年齊伐我　二十二年敗齊師于

壽餘齊侯伐我行成盟　二十三年國人逐公庚與公奔魯齊人納蕃丘公之子郯公　二十六年公會齊侯魯侯等盟鄆陵　三十二年會晉已下城成周　定公四年公會劉子已下于召陵侵楚　十五年公如魯會葬　哀公六年齊國夏來奔　十四年公薨　狂

滕

文王子諸叔繡之後武王封于滕侯爵為周卜正

魯隱公七年春公薨　十一年春公與薛侯同朝于魯　桓公二年朝魯是年滕侯　莊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　僖公十九年宋人執公宣公襄公　二十二年公從宋公已下同伐鄭　文公十二年朝魯昭公　宣公九年公薨昭公　宋國我因喪　十年宋伐我　成公十三年會晉已下伐秦　十六年公薨文公　襄公元年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　五年公會晉侯已下于戚　六年朝魯成公　九年公會諸侯盟戲　十年公會晉侯已下會吳于柤　公會諸侯伐鄭　十一年公會諸侯伐鄭盟亳城北　公會諸侯伐鄭　十四年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　會晉荀偃等伐秦　十八年公會諸侯同圍齊　十九年盟祝柯　二十年公會諸侯盟澶淵　二十四年公會諸侯于夷儀　二十

五年公會諸侯于夷儀八月同盟于重丘　二十七年公如宋成公及諸國大夫盟　二十九年會晉侯荀盈已下城杞　三十年會晉人已下澶淵　三十一年公如魯會葬　昭公三年公薨成公原　弒叔弓來會葬　四年公會楚子已下于申　十三年公會諸侯同盟平丘　二十五年會晉人已下于黃父　二十七年會晉士鞅已下于扈　二十八年公薨悼公曹　定公四年公會劉子已下于召陵侵楚　哀公二年公朝晉　四年公薨頃公結　十一年公薨

春秋說

陶正靖 撰

春秋說

常熟 陶正靖 稽衷

隱元年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得其實矣公羊曰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也穀梁曰惠公媵其邪心以與隱尤非也愚果與隱隱奚而不立隱之不立也以惠公固未嘗定嗣而以魯夫人故宜屬桓也桓少故隱攝隱以攝故不朝王不錫命諸大夫而大夫遂多專行不忌者所謂權輕不足以鎮撫也然則隱之才雖或不足主社稷而不欺死父之志直與夷齊同穀梁以為張桓而成公

春秋說

志又謂公成父之惡斯鄙儒曲說進退失據者矣

公羊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案左氏惠公既以聲子繼室而仲子自以手文之瑞歸于我仲子之非以媵來也明矣此桓之所為以母貴也公羊曰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使仲子聲子皆以媵來孰先孰後胡能擅人耳目桓母而果右媵也次妃孺治胡不屬之仲子而屬之聲子公羊以國人莫知章隱之克讓村學究鄙俚之見非所以度量朝廷事也

禮人君即位免喪而入見天子受策命以還周宣王時此禮猶存觀詩韓奕及斜世家立孝公諸可見魯之不命於王也由隱公始也隱以攝故不敢入見自桓以降無復請命矣桓以身後錫命自是惟文成二公上受命其他并不復追錫矣託始於隱殆以是乎或以為賢隱之讓或以為善舊史而不復修恐未必然

隱公之為攝王蘇氏說善矣而以鄭氏上卿聯政之說為陋愚謂是有二義訴閻禮行雖有長君猶聽于家宰高宗是也儲嗣未定植遺腹朝委裘必屬之次當立者周公是也二者各從其時

春秋說

及宋人盟于宿自公穀皆以為卑微杜氏從之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胡氏遂謂卑者之盟不志此以宿國之君在也宿君果與盟也則參盟始于宿不始于我是書法當并及宿男不當略異時宿男卒亦當以名赴矣愚謂春秋之初外大夫尚以名見者五等而外大抵稱人曰卑曰微未詳何據隱方欲求好于宋豈其使微者泛之乎然則人者宋大夫而及之者公也大夫不得當公故書及而不書公以全國體自大夫專政而名著於經次國之君不惜屈體受盟其甚也霸主亦盟諸大夫而世變亟矣

公子益師卒左氏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公羊以為遠數穀以為惡胡氏皆非之其說左氏曰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而書日與葬師異也愚謂公之不與二子斂正以在外內故不能追事也非有所厚薄也若主臣皆在內而公不與斂則恩禮誠薄矣然則胡氏厚薄之云非有異于左氏也但不曉左氏文理耳

紀履緰來逆女公羊曰昏禮不稱主宋使公孫壽來納

春秋說

幣稱主人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又曰紀有母而不稱母母不通也夫紀有母而不得通宋雖有母辭得無窮乎其說已自相違反愚謂逆女而系以伯姬歸則卿為君逆可知若納幣不書使則未知宋公納與公孫壽之自為納與必冠以宋使而後明此納幣逆女之文不容一例而昏禮之致辭不得以離史臣之紀載者也

穀梁曰以國氏者為其來接乎我故進之夫不冠以紀則履緰為何國之大夫而伯姬又何自而歸紀乎以為進之者謬于衛州吁弒君則曰以國氏者嫌也夫不冠以衛則所弒者何國之君乎將曰州吁弒衛君完而可乎故以為嫌者亦謬

夫人子氏薨顏亭林從穀梁以為隱公妻而愚終以左氏桓母之說為長案仲子以手文之瑞來歸惠公以夫人之禮歸也桓生而少未定為嗣然以母貴故位宜在桓其始之繼室也仲子殆未歸也（隱公卒首序次甚明其薨而即書夫人也必非追尊之辭也顏氏曰成風敬嬴定姒者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然則惠公夫人之隱安得易之豈必待桓立乃追尊哉或曰諸侯無二嫡如何夫周道既衰舊坊之廢壞多矣黜申立褒廢長立少始自王朝況列國乎惟然故成風敬嬴之屬不絕書也歌後晏嬰叔向號為知禮識繼室而莫之識也子氏之為桓母何疑歸賵而稱惠公仲子不稱夫人自天王言之也考仲子之宮不稱夫人避元妃也言各有當而歸文之不得不然者也左氏先經始事於隱公元年前歷敘明白曰繼室以聲子為君氏卒葬本也曰仲子歸於我為夫人子氏薨及歸賵考宮葬本也若以仲子為惠公母夫人子氏為隱公妻

則餘首窩并著之矣紛紛諍辯由不曉左氏史法耳若夫稱夫人而無謚不敢爲之謚也賢於敬嬴定姜之別爲謚也別宮而不祔廟賢于後世之並祔也猶秉周禮亦於是見無甫過要矣

衛人立晉晉莊公之子桓公之弟倫次宜立也穀梁以爲不宜立其說曰與正不與賢則未知誰爲正者與晉之立也豈以賢故與公羊曰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意即胡氏所云不承於先君不請於天子也桓公既弒矣子何受命君不請於天子則當時列國皆然何獨責

晉晉不稱公子非貶也如以爲貶將置師師爲貶而公子盜逆女爲爽耶竊嘗論之凡平世置君以次遞亂以賢遭亂者大臣行權濟變之時也吾君之子孰賢孰否熟察於平時推賢而立之以安國家庇民人是謂大忠拘倫次避嫌疑非忠之至也霍光立昌邑幾以致亂至更立宣帝豈倫次當然乎石碏以大義滅親衆心胥服此可以行權時也苟能置賢必無新臺嬉戲之亂矣經不書公子見位之不必在晉也書衛人見國人自以倫次立之不以罪碏也曷爲不以罪碏行權非常人所及權道亦非所以責人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則篡也

夏城中邱穀梁曰凡城皆譏然則王公設險守國易義非與城郭溝池以爲固必使不固而可與或有云牲宮閟宮雖用民力不可以已以常事不書曷爲謂舊史所無聖人勿益可也以常事不書則城築之時且義者孰非常事而民力之不可以已者乎此乃胡氏穿鑿無文故智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穀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

通以來接於我衆其皆者也愚謂兄弟不以屬通者自本國而言臣子之分也使其弟來自異國而言紀實之辭也年非卿大夫又未賜寵號不書其弟而奚書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是也胡氏謂變文示貶非也公求成而宋使大夫來畀公也故宿之盟不書公與莒盟浮來以成紀好邱小也故不諱公穀梁曰不可言公及大夫小國之大夫例稱人人也大夫也寧有異耶無駭卒卒而後賜氏無廣追書也公羊以爲疾始滅者誣

恒二年杞侯來朝公穀皆作紀侯穀梁桓爲齊侯鄭伯討數日以賂紀即是事而朝魯之故謹而月之也春秋不以日月爲褒貶先儒論之已詳況恒之責賂何與於紀而往朝胡氏以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凡皆依附臆事而爲之說也

會于成成屬於齊也記是會之由也杜氏遂云不由媒介桑左氏紀列國昏姻詳及媒氏者少矣可得謂無媒介耶君行師從擯相成在遲而使之無所不可安得遽以無媒爲譏公狩于郎左氏書時也公羊謂常事不書譏其地遠杜

氏亦曰郎非地案桓十年三國來戰于郎公羊又以爲近何說之相戾也胡氏謂如秦嬴之具囿原圃爲常所或者遂以爲之大野當之案大野在今鉅野縣境去魯都已遠愚謂山林川澤獸之所同人跡罕近是即馳逐之場溱洧甫草何必有定所乎常事不書者公不涖則不書公涖則書

終隱桓世王人凡六至舟無一介報聘守府之共主會不得比郯莒之屬遊戎翟未應若此愚謂陪臣聘周常事可無書也王臣下聘王覲及焉雖常事不可不書也

書常事而文有異於常者殆必有故史氏即弗能詳諸者參考其事迹則得之不可槩以褒貶之例使其說隔閡而不通也以歸賵言之於惠公則已緩于惠公之母則尤緩于子氏則已豫斯禮也王朝豈不知之而冒然行之以是知恒非爲歸賵來而託此名以來也歸賵有司事耳而使宰宰詔王廢置者也惠公之繼嗣未定而隱以攝閒得毋有篡奪之禍與孰宜廢孰宜置于宰決之矣漢世諸侯王有罪使人徵驗車者即訊收印綬夫宰恒之使則徵驗者比而已案伯糾之聘何也曰聲求

即位故以歸賵行也桓即位且免喪矣是故以聘來也抑或舊史之餘其辭也二使皆命宰書宰則不得不書名矣書宰書名疑者可以疑而察之矣恒歸數年而凡伯來聘信歸之宜擯而安之也糾歸而仍叔子還來益知糾之不以聘來也當是時王猶能命虢公伐曲沃蔡衛陳猶從伐鄭其後晉武公猶賂王請命桓得晏然已乎王之不加誅也蓋有由矣仍叔子繼來所以定其位也使弱者所以殺其禮也否則比年再聘不已數乎史氏以宗國故弗詳言以事迹求之灼然不誣也左氏于

咺謂非禮故名是貶王使也謂糾以父在故名夫王朝卿士之不名以尊王也豈以父在故復抑之耶抑凡諸使者皆以孤露得不名耶蓋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耳或曰僖三十年之使宰何也曰齊晉之伯也德皆有功且二十八年兩朝王所矣或勞之而重其禮故享之亦有加也不書名三公且魯宗也四年五年王臣來聘以歸賵之可謂寵魯矣六年紀侯欲請王命求盛子齊公告不能能於身後始來錫命蔡侯欲求盛子齊公告不能能於身後始來錫命蔡侯其情事可以想見然較之唐末藩鎮遂求旌節即時付與者不同矣

也公羊曰從王正也謂非天討而致貶非也惟錫桓公命不稱天當是聖人特筆顧氏棄以闕文亦非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以討賊之義予衛也蔡人殺陳佗議陳之不能討賊而非以討賊之義予蔡也佗以淫獵見殺未正其罪與陳之請涖者異春秋安得過予之蓋以兩下相殺爲文耳胡氏云陳不以爲君故稱名案陳桓公殁踰年矣使陳人不君佗誰從王伐鄭佗亦安得淫獵異國乎然則稱名者春秋之筆陳何與焉

御廩災不書重作災未甚而猶可補葺也左氏嘗不書也災未甚而書以御廩書也或以爲常事不書非也

鄭伯突出奔蔡諸侯失地名且忽在須別嫌耳公穀以爲譏奪正則終厲公世皆當名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小國之大夫例止稱人也杜氏以爲三國之世子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愚按附庸君稱名未詳其例豈以邾儀父稱字左氏謂貴之故邪夫附庸之君不純乎臣不名而字所謂貴之也莊五年鄭犂來來朝左氏以未王命故名然則已命宜字杜似誤

鄭伯突入于櫟時鄭有二君書名示別也突亦稱伯不

得貶其爵也

齊襄禽獸行著於詩著於春秋衛矣公羊於遷紀曰爲襄公諱也紀侯大去曰爲襄公諱也傳之後世曰齊襄復九世讎春秋大之則皆公羊之說也哀公以譖而烹至襄公已閱九世又十餘世而後有公羊氏傳聞異辭不審定哀之於隱桓矣事有無不可知藉令有之亦襄公者周也紀侯譖之非必欲烹之也仇紀是仇周也以襄公之行仇厥先祖也大矣顧與其能復仇乎當是時紀固有必亡之勢齊師未及而避之曰大去書其實耳

單伯逆王姬左氏作送非也魯有夏送而秋始築館者乎穀梁謂命大夫不名案春秋命大夫見經者皆名無不名之例也意如顧氏所云史失其名而公之者與否則如後世以字行者與

乾時敗績不書公蒙伐齊納糾之文耳公羊曰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又曰不與公復讎既不與矣何敗之伐凡皆泥于內諱敗之說而曲爲之解耳胡氏曰能與讎戰雖敗猶榮此說在宋南渡時以激厲退怯則可非

篤論也仲尼不云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若不顧成敗輕于一擲復讎而更敗于讎是再辱也榮于何有嗚呼宋室之不競則符離五路之師爲之也可以鑒矣

冬浚洙此所謂雖時亦書者也公羊以爲畏齊案乾時長勺勝敗略當而洙在魯城下豈遽爲畏城固守計乎強敵加兵必修辭執禮以退師若其不退則將乞降而可耶長勺乘邱說者以爲責魯經無此意愚未敢謂其然

宋大水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曰先代之後也案經書齊大災宋災宋衛陳鄭災豈皆及我與抑皆先代後與水火雖不同物爲災一也然則外災不書應說也不告則不書於義爲長

單伯會伐宋左氏齊請師於周此先經始事之文也繼書單伯會之其爲周師甚明若請師而周師不出不亦損威傷重乎穀梁曰會津之成也諸侯亦謂後會之文知爲先伐而後會則知成十六年十七年之尹子單子定四年之劉子合而俱伐者書法不容一例矣單伯既字而不名加以左氏請師之文可據穀梁氏以應說易

之何也

同盟于幽不書公程氏曰魯首叛盟故不書公惡失信也而胡氏從之陳氏曰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諱之也余以爲不然案所謂叛盟以鄭虢之逃來也魯信有罪未若桑氏之見執齊人執魯亦非必極之所往盡不詳所終安知不歸之齊抑或請于齊而縱之不然何齊之不以是討也盟楚盟晉大夫辱也盟齊桓義也 今 於柯之盟固云不可有矣此則繼也又何諱公羊謂公會愚謂宜從

先儒以稱爵爲褒稱人爲貶故於齊人執鄭詹有稱人以執非霸討之說案經諸侯見執于晉者四負芻以葬弑執謂之伯討可也晉成公之乘軒三百遂可以係累加之乎是私怨也而皆書爵何鄭誠負楚當不復如晉如晉而以武執則疑獄也衛侯殺叔武信有罪矣而執皆書人何也愚謂晉負爲難辭書人爲易辭往而執則書爵入晉而執晉伯爲會而執負芻是也來而執則書人鄭伯如晉而見執衛侯與元咺訟而見執是也蓋紀

實非貶既也

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曰衛未有罪又曰衛不稱師未得乎師也近儒頗沿其說愚謂會以王命討而衛違其職是逆乎戰也故書衛及衛抗王命不得稱師齊以賂還非九伐之法也故皆從微者之稱齊衛相去非可朝發夕至也至而即戰其整兵以待久矣何謂未得乎師此蓋舊史偶詳其日夫子刪耳

冬築郿大無麥禾公羊曰諱以四年造邑也兩事相屬

大書特書何諱之有

臧孫辰告糴于齊公羊曰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案魯卿出無稱使者以爲不必稱也穀梁曰不言如爲內諱此與小見掩目爲迷藏者何異豈所以說經哉齊人伐山戎公羊曰貶操之已蹙也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伐之不惟完燕亦以藩屏周也何謂操之已蹙又曰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禽其說與貶稱人者互異而與穀梁微合穀梁曰愛齊侯于山戎則蹙語矣書伐而不書戰者觀外傳所載懸車束馬剌令支斬孤竹轉國千里非決機兩陳間已也故以伐戎總其凡以獻捷終其績

僖公十年齊桓公北戎之役與許男俱故齊亦書爵山戎則齊獨伐之也故書人觀獻捷者齊侯則知齊侯親在行間矣

公子牙卒或疑謂莊閔始終之際季友似不在晉案經子般卒左氏書季友奔陳季子來歸左氏曰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經所未詳傳爲之終始者多矣謂不見於經舉亡足信乎

外臣來聘則書名盟則書名乞師則書名爲其接乎我君也君前臣名外臣衛內也齊仲孫以省難來非有聘問交接之禮是故不書名異時高子來盟國無君矣所盟者諸大夫也主人不以名見則客亦不稱名禮之稱也春秋以道名分果當名也聖人豈以魯故私二子哉左氏曰嘉之公羊曰喜之吾謂皆非也仲孫書來閔公未忘無忝盟也高子之盟以定嗣也據實而書謂有

所子奇亦過矣

閔公薨公羊曰慶父何以不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然則周公誅管叔不得親親之道與穀梁曰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姜與弒公即公之仇矣何母之有禽獸知母而不知有父如穀梁言人將不爲禽獸與以慶父之罪繼而謚爲共仲立子爲卿非討賊之法也觀于春秋哀姜葬而閔不書葬則春秋之罪季氏也深矣

夫人姜氏孫于邾或謂不去姓氏罪降于文姜夫文姜淫于其兄而桓見弒哀姜淫于夫之昆弟而閔見弒淫則均淫也弒則均與聞乎弒也謂哀姜罪降于文姜不得也愚謂孫齊蒙前如齊之文孫邾者前無所蒙不得不斥其姓氏

莊閔之際內亂頻仍鄰敵之窺伺者衆矣是故齊桓會謀取魯而邾成虛邱莒亦責賂皆有所侮而動也敗邾敗莒卒不敢報國威伸而財賂之患亡矣較之救鄭緩急懸殊鄙儒責備無安攘之誠皆詐戰曰敗之說誤之也

獲莒拏而莒人懾服季友功也是故賞之也重穀梁獨稱其君之子自里克而言也稱子故不得書弒曰其君之子則克無君之罪明矣

蘭屏左右相搏治莒拏而獲焉齊卿是經當先書接次書敗矣此以經文核之而知其妄也且使季友果治以搏也制勝之計必已先定何至搏而始煩左右呼孟勞左右之呼也是友幾爲拏困也是以本文核之而愈知其妄也嗚呼責餅家言其不足與於朝廷軍旅之事明矣

滅楚邱公穀皆以專封爲譏衛周封也存衛所以尊周也此與武王之興滅繼絕不同安得以專封爲譏公羊曰實與而文不與夫文既不與矣奚以辨其實胡氏以

爲微其詞近儒謂略桓功不序翼於城邢之文案滅邢之役魯未嘗與書三國從簡書也滅楚邱則魯以伯主命具徒庸與役焉書勞而已侈陳何爲蓋此魯史非齊史也假如北魏書侈陳劉裕興復晉室之功庸有當乎又案胡氏引周禮凡封國大宗伯內史云云此始封之典非存亡國比也夫子告哀公曰興滅國繼絕世其以專封導之邱

于首止王世子殊會而不盟于洮王人序諸侯上而同盟于葵邱宰周公序諸侯上而不盟尊卑之等秩如也

胡氏據孟子謂書之重詞之複有大美惡存焉而未及乎周公不盟之故亦見其陋而已穀梁譏宋子與會爲忘哀禮諸侯必列於會以定其位此異于士庶者也況三公位盟伯主申命其得不赴乎推而上之麻冕黼裳入即位亦將謂之忘哀乎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氏曰未葬也于時獻公之喪才踰月耳齊昭公以五月卒舍以九月弒書君蓋已葬也已葬雖未即位政令于是出焉得而不君之或有以舍例奚齊證明穀梁不子之說余謂子者諸侯在喪之稱其君之子自里克而言也稱子故不得書弒曰其君之子則克無君之罪明矣

救爲善則侵伐爲惡此先儒常例耳然宋襄伐齊則與他侵伐不同以奉桓命也桓欲立孝公不屬之國臣而屬之鄰國君固知身後不免于爭而藉力于宋也爲伐爲救其稱師也異詞其不忘乎桓則一而已師救齊而甗之戰不與蓋亦以桓有成命斂師而退也狄之救齊則非魯比也桓無德於狄狄何爲來救蓋乘伯主之沒狡焉思逞而藉救齊爲名耳不然孝公已立宋師已還

何類於救救齊猶可衛師并未與戰之職也何爲而致伐是則假救齊之名行搶奪之計顯然矣陋儒牽于書救之例不察情實以爲人狄而進之其爲狄所愍乎狄之稱人以與邪人連書文相因也

楚使宜申來獻捷公羊曰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經於周鄭或有諱辭愚如宋襄何諱之有上書執宋公以伐宋則宋捷可知何乃蹈空而爲之說胡氏又云魯不能振其使聲罪致討故爲魯諱也夫受其使故可以會而釋宋公否則將與力競乎是齊桓所不逮也抑將度外置之歟○魯侯戎翟是腐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雖吏臣夸大之辭然終倘公世戎翟無犯其用師惟升陘以卑邾致敗餘則多勝召陵之役雖藉齊力而盟蒲之事經不悉敘諸侯又不諱公則宋襄之縛公之功也必以受楚使爲譏固矣

宋殺其大夫此闕文也公殺曲爲之說乖刺可笑近儒乃以爲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不紀名氏不識所謂繫于殺者何義也經書殺大夫多矣皆名豈皆義不繫乎

殺者耶

愚嘗謂左氏最善說經如克段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數語曲盡事理公殺以下並覺辭煩其尤善者略舉一二以例其餘讀者可以推求而得若逐條判斷則於爭訟意或轉有失之者矣又如交質鄭武公莊公云云罪案粲然無所復加君子云云乃推本言之冠履失序皆自不忠不信始也鄭伯怨王是謂不忠王貳於虢而曰無之是謂不信朱子非之似未得左氏文意

宣王會諸侯講武稱中興功天王狩河陽蓋晉文以故事講而從之也左氏曰召王曰使王狩其辭嚴矣經惜其名傳責其實相爲表裏矣

胡氏于元咺復歸以爲絕之而并罪晉文于殺元咺則又以反求薄責之道論切衛侯何說之迂曲而難通乎愚謂寧俞元咺皆衛臣之良也衛侯避晉奔楚命咺輔叔武以守子角見殺咺不廢命相武受盟卒歸衛侯忠之至也叔武無罪先驅殺之咺怨諸晉則亦義也衛未有主咺復奉瑕經書咺復歸而繫之於衛安得謂絕之乎以寧俞之忠輔君而訟不勝及衛侯復歸而書名反

將秋說

同失地之例則經意可知而元咺之不去官也有由矣故吾謂咺之忠於衛與寧俞同特所處異耳嗚呼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俞則既言之矣汾王流徙而共伯首邱正統蒙塵而肅愍死國蓋有幸不幸焉論者不明乎社稷爲重之義徒以成敗論也悲夫○衛侯見執叔武之怨伸矣咺于是時能超然遠引終身不入于衛斯知進退存亡而得其正者矣經書復歸言不宜復也

狄爲衛患久矣方遷帝邱力不能報乘亂而侵之結盟而退保境息民之道也胡氏以爲罪衛紙上談兵豈足與謀國哉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謂不使師知也行千里而不知所向必疑且怨疑怨日積必謀潰叛所謂悖心也觀下文云且行千里其誰不知此兩句文義可見杜解未當

彭衛之役晉再得志矣復興師以報不亦甚乎此先且居等所以略而稱人亦從舊典也左氏以爲尊秦崇德於義未允三年書秦人伐晉豈亦尊晉耶

王臣無外交謂以私交也翟泉之盟王城密邇寧有不與命而盟者乎殺而赴且弔情不容已故左氏以爲禮也又何譏焉譬若後世方鎮于宰相不私交結可也至死生之際不一相卹可乎此季末鄙陋之論其弊也陽拒而陰相厚爲吾所見者不少矣

宋人殺其大夫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案此穆襄之族而所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也昭公欲去羣公子二子或與謀焉而稱兵攻公波及二子則非其罪也書法蓋以兩下相殺爲文穀梁說謬矣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罪也先蔑以師會而從戰既戰而奔秦罪不在蔑矣公羊以爲貶蔑者謬

楚殺其大夫宜申或有謂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所謀弒者穆王即商臣故也案商臣立已十餘年宜申北面事之久矣君臣分定復謀弒逆庸可末減乎稱國以殺者不得不國也不去官者不得不官也否則知爲何國所殺而所殺者爲何等之人乎自公穀有罪累上之

說而後儒沿誤穿鑿例以他國事動多滯礙欲以尊聖經而不知適以誣聖人也若夫書國書人則固有別矣書國者出國君之意也書人者由執政之意或犯衆怒也褒貶之義初不繫此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時宋及陳鄭三君皆與以失位不書杜氏說是也胡氏謂三國者皆不得已而從楚蔡無四境之虞得已不已志在從夷故削三國書蔡侯愚謂是四國者其不能自强於政治則同而失位降爵至受僭于司馬其可恥尤甚經胡爲怨彼而顯此也書蔡侯

則楚不得書人封義甚明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鄭鹹者狄之種名猶後世之部落云爾儒如等則其酋長云爾公穀皆以爲敗一人穀梁又謂不言獲爲內諱豎儒鄙陋乃至此

諒闇之禮自殷宗以後弗復能行觀成康之際可見矣而即事必有其漸所謂在喪稱子者自未葬而言也已葬雖未行即位權然政教號令于是乎出不謂之君可乎商人弒其君舍夫稱君必其已葬也以亂故不赴爲不會葬故不見於經耳商人弒舍必謂舍不宜立于是加其母以罪而叔姬執

春秋說

矣怒王之爲請而卑伯亦執矣卑伯而果淫是叔姬初嫁時事也何從而追案也且舍見弒叔姬見執卑伯又何敢以復往故公穀所傳皆不足據也

晉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案是時赤狄强盛諸狄服屬焉且密邇晉封晉之用師亦不得已也胡氏謂晉不能討陳服鄭而亟亟于狄狄之强皆肘腋之患也陳鄭則四肢之外也舍肘腋而從事于四肢之外豈工于謀國者乎胡氏援伯禽之征淮夷宣王伐玁狁武侯征戎渾爲比亦善考其地之遠近否乎謂士會稱人爲貶士會于是役也始以功受命服其始爲則未命也書人乃從常例何貶之有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正義云以盜爲文不得言其大夫其說是也或謂不書大夫以當討之賊也案騑負弒君罪之賊可也發輒特附從參之議而已與以賊目之乎當時貴戚之卿加之罪號乃稱公子經表其尊者

秦盜出奔楚近儒謂盜不能防閑其母有取奔之道案先儒論魯莊公有誠敬格母威刑御下之說夫誠敬可格奚藉威刑誠敬有不格者矣又謂制其侍御母不能獨往不知淫人無忌豈爲子制耶況盜之事傳又與

莊公不同向使逐州犂甚且殺之邪之諸盜者疾虜兇於逐乎又謂君子遊不適仇國盜之奔楚欲藉楚力復入晉案是時諸侯多從晉適楚非得已也觀商任沙圍再會非齊楚其誰能容之晉楚相去則已遠矣縱藉楚力何由入晉此莫須有之罪案未足服盜也盜自齊復入由商任之鋤滋之使無所容而齊亦案禍故也豈出奔時初念固然哉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此承會宋之文而略其詞耳左氏謂以違命不書族案魯爲列國若視鄰藩不盟是大辱國矣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者專之可也況是命也出自季氏而託之於公所謂國家年幼部令不出曾懷者豈可違以罪豹耶

大夫出奔離其官次即不書官列國所同也鄭良霄出而復入其見殺也無緣復書大夫胡氏以爲討賊之辭而因以例諸書官者謂皆有可原之罪誤之甚也

葬鄭僖公葬蔡景公公羊曰爲中國諱君子辭也穀梁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嗚呼信斯言也春秋宜無作矣微臣賊子何由知懼耶愚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

春秋說

治內之例也若魯公閔公是也於外則否魯使會葬則書

莒人弒其君密州左氏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庶佞以經不書展輿也謂以當作之然則因字當作何解趙盾以反不討賊受惡展輿之立不聞其討賊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勝負相當公羊所謂敵也穀梁曰進楚子不知何爲而進之

葬許悼公歐陽氏之論辨矣謂許世子止哭泣未踰年死者獨見于穀梁左氏公羊氏無聞焉固未可盡信公羊曰譏子道之不盡嗚呼古今來子道之克盡者幾人會閔而外胥被以大惡之名可乎穀梁又以不就師傅罪及許君尤爲迂繆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釋之者曰言不作亂是明與經文

春秋說

背馳先儒頗稱其尊言道理何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公羊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案吳雖夷地國則至德之後也推文武之心其忍以夷狄待之乎又曰中國亦新夷狄也將責頓胡諸小國以勤王之舉乎聖人筆削因事成文初無成例偏戰詐戰皆治經者以意妄說如曰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敗于吳使高赤輩捉筆或復爲之游夏之徒所不能也況聖人乎又曰獲陳夏齧吳少進也于戰則以夷狄斥之于獲則以少進褒之其說自相牴牾茲所謂敗績失據者與

事君如在國杜氏云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愚謂書行告至此非當時情實公之行至固未嘗告廟特秉筆者記之耳如在國如歸馬具衣履之類是也

定元年春王此傳寫之脫落非闕文也必欲强爲說當曰昭喪未至定未得稱朔有司無所稟命而行事故不書正月也不然如桓如莊如僖皆不可謂得正者而皆書至定哀之際多微詞矣而不書何也

閏月葬齊景公喪事不數閏謂必周二十五月耳非謂閏月不得葬也諸侯五月同盟畢至必曰不數閏也使

夫二三子者淹溺于外脯資餼牽困於供億豈制禮意哉若夫解辭之制固有常期豈以欲短喪故遽葬耶

春秋說終

春秋三傳比

李調元輯

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為證而穀梁公羊穀二家役其因事以屬詞緣詞以命例事同則詞同詞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繼弒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氏字或不去氏字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為之說求之春秋本文皆無有也考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繼以魯春秋而作春秋信史也則傳與經有輔車之傳其事與日無不合作而以有褒貶穀二家乎漢初與列於學官而左猶後出後人又有浮夸之議焉則亦不得崇左而黜公穀矣今其文中互異之處班班可比而去聖先遠處所適從則惟有摘錄於篇不加論斷以自附於闕疑之後而已爰山李調元序

春秋三傳比序畢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輯

隱公

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邾人小邾入與放此） 蔑公穀作眛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八年放此後音該）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公穀作履繻公作緰

紀子帛子莒子盟于密

帛公穀作伯

三年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公穀作尹氏

四月 戊申衛州吁

州穀作祝（後放此）

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

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後放此）

六年 春鄭人來渝平

渝公穀作輸

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彼病反）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九月 挾卒

挾公穀作俠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鄑

十年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

伐取之

戴公作載

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夏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公作祁黎

桓公

二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

五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蔡

公作蔡（後放此）

六年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

十一年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十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作郯

十四年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十五年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公作鄭

十七年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穀作郎

莊公

元年 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

二年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公作郜四年傳此
三年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五年 秋郳犂來來朝
郳公作倪
六年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傳亦作寶
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穀作昔隕公作霣撰隕字傳此
春秋三傳比 卷上 四
八年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公作成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穀作醫
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無子字
十年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穀作武
十一年 秋八月甲午其君處及其大夫仇牧
仇公作接傳三十二年鄭伯捷文十四年邾牧圉伯牧此
十五年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作兒
十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作瀸
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作省

二十四年 赤歸于曹 郭公
公穀作赤歸于曹鄭公連文為句
二十八年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穀人下有邾婁人
冬築郿
郿公穀作微
三十年 夏次于成
公穀作師次
閔公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
僖公
元年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公作陳襄二十四二十五年傳此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公作朾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作纓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公作犂穀作麗
春秋三傳比 卷上 六
二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穀作夏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
四年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襄十一年轅頗傳此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後傳此 二十二年宋公茲父傳此
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鹿上

下世子子首止
止公穀作戴
七年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九年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穀作禦
十年 其君卓
公作卓子
冬大雨雪
雪公作霣
春秋三傳比 卷上 七
十二年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十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穀作繒傳此
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公作霍穀作雩
二十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公作朐文七年傳此
二十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二十六年傳此
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戊二年衛侯速卒十二年作孫速定六年邾庾速傳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酈弗及
酈公穀作犂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作隗
二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曹公作狄

三十三年　公伐邾取訾婁

訾公作叢　婁穀作樓

文公

元年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書朔

冬十月丁未其君顓

顓公穀作髡

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穀穀作穀（宣十三年先穀故此）　隴公穀作敘

五年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釋云誤）

六年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作讙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穀作壬

晉先蔑奔秦

蔑公作時　奔秦作以師奔秦

八年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公作伊雒

九年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

十年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

十一年　春楚子伐麇

麇公作圉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公穀無仲字筐作匡

十二年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僖廿九）

十三年　大室屋壞

大公作世

鄭伯會公于棐

棐公作斐（宣元年棐林鄭）

十六年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郪公作犀（宣元年）

鄭公作犀穀作師

宣公

元年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

二年　秋九月乙丑其君夷皋

皋公作獳

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穀熊之字昭十二同賁）

五年　秋九月葬高固來逆叔姬

公穀作子叔姬

八年　楚人滅舒蓼

蓼穀作鄝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穀作頃熊

十年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鐸

十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穀作夷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昭二十年宋向寧二十八年鄭伯甯縣子甯俱放此）

十五年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公作牟

十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作災

十八年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歸父還自晉至堂邑遂奔齊

堂公穀作檀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輯

成公

元年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貿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
　于鞌齊師敗績
　首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穀作瑗
三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公作將
五年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十一年 晉侯使郤犨來聘
　犨公作州侯
十二年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公作沙
十五年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成公作戚昭十年宋公成戈四年杞桓成哀十三年杞另成與此
十六年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
　苕公作招
十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後放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穀作蜃
十八年 蔡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穀作放士二

襄公

元年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厥公作屈
仲孫蔑及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公作合
四年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姒公作弋定十五年穀此
五年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七年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楚侯丙戌卒于鄵
　頑公穀作原鄵作操
八年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湿二十年穀此
十年 夏五月甲午遷滅偪陽
　偪穀作傅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
十一年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
十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駘孫宿帥
　春秋三傳比卷下 三
　師救台遂入鄆
　台穀作郃
十三年 夏取邾
　邾公作詩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
　蠆公作嘉定公九年鄭伯嘉穀此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書衛名

十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鄭子駟卒
　駟公穀作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作洮
十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春秋三傳比卷下 四
二十年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二十二年穀此
二十三年 夏邾畀我來奔
　畀公作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穀作渝
二十四年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公作咸
二十五年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穀作謁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奐公作瑗昭八年穀此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作專
二十九年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
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解云左氏經作太叔儀今本作世叔穀此
三十年 春王正月定子使遂弗來聘
　弗公作肥穀此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作年

昭公

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弱公作酌（十一年從此）　罕公作軒（十一年定十五年建罕供故此）　虢公作漷　穀作郭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公穀作原（左傳作原）

莒殺其出齊吳

公穀無吳字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慶

三年　齊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四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五年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春秋三傳比事 卷下　六

蚡公作濆穀作賁

七年　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作舍（穀此）

九年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

十年　夏齊桓施來奔

桓公作脩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公作隱（穀此）

十一年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厥慭公作屈銀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十二年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左傳作虎）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作慭

春秋三傳比事 卷下

十五年　襄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昧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

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作曼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穀作蒙

二十一年　八月乙亥叔鞅卒

鞅公作瑕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二十二年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二十三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逞滅

父穀作甫　逞公作極穀作盈

二十四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

鄸存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公穀作倪（二十九年穀此）　大公作世（定十年穀此）

有鵒鵒來巢

鵒公作鵒（吉穀）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公作楊

二十六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於鄟陵

鄟公作剸

三十年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三十一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作櫟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定公

三年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四年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皐鼬公作浩油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春秋三傳比事 卷下　九

圉公作圄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郢公穀作楚

七年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作沙澤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公穀作頰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作費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一年故此）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蒲

十三年　秦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作瑕

十四年　秦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穀作晉陽公作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春秋傳比興卷下

公孫公作公子牂公作牆

五月楚敗吳于檇李

檇公作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

十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梁蔡

梁蔡公作遷蔡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公作稷

哀公

元年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改作郊牛角

二年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

三年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敖陽

敖公作郚（避漢景諱）

四年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霄

姓公作歸姓

六月辛丑亳社災

春秋三傳比興卷下

亳公作蒲

五年　春城毗

毗公作比

六年　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

其君茶

茶公作舍

八年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公作僤

十年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十二年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公作運

十三年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無曼字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彄

春秋三傳比興卷下

春秋三傳比興字校記

卷	頁	行	校正字句
上	十	一	叔仲公戲。
上	十	九	糞公作費。
上	十一	二十	昭十七年同月廿六
上	十一	一	來逆叔。姬。
下	二	二十	諸侯丙戌卒。于。鄖。
下	十	十八	乃克。葬。

春秋三傳比興之校記

春秋三傳異文釋

李富孫學

春秋三傳異文釋自敘

孔子作春秋。明王道。筆削謹嚴。游夏不能贊一辭。漢嚴氏彭祖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觀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齊公羊高、魯穀梁赤、爲子夏之門人。竝作傳以發明春秋之誼。三家於經互有得失。前人論之綦詳。左氏先箸竹帛。公穀先繇口授。後箸竹帛。所說不能盡同。公羊箸於漢景之時。穀梁顯於漢宣之代。歷世既久。安能無展轉傳寫之淆。其閒方俗異言。音聲異指。而文字因隨以變。經師授受。家法各殊。故三傳之文。最爲錯雜。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盧采諸家之文字音切。而未嘗會通其誼。茲就摯虞之餘。見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以及漢唐宋石經、宋元槧本、校其異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襲乖舛。悉據古誼而疏證之。而前儒之論說。竝爲蒐輯。使正其訛繆。辨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學者讀之。而經傳之異文。亦可無惑於紛紛之岐說矣。

嘉慶十有八年、歲在尙章作鄂、蒲月、李富孫述。

嘉興李君鄰北、爲秋鑑徵士來孫。少從從祖敬堂明府學。故學有淵源。錢竹汀宮詹、王述庵司寇、孫淵如觀察。質疑問難。飫聞緒論。今相國儀徵阮公撫浙時。肄業詁經精舍。深究漢唐諸儒之學。勤於著述。嘗有七經異文釋五十卷。馮柳東郡授偶其詳該奧博。得未曾有。爲詁異誼者集其大成。可垂日月而不刊。足補陸元朗之所未逮。易書已刊行。春秋三傳。攷覈俱精審。辨異同而定得失。實可羽翼經傳而不繆。余因索其稾。授諸梓。以竝傳於世云。道光丁卯仲冬。海昌蔣光照敬。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一

春秋左氏傳一

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論衡雷虛紀妖。文作在其掌。白虎通仍作手。正義。石經古文。魯作炱。案正義云。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王充作掌。似較明。古文魯作炱。與說文合。見詁。

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作邾婁儀父。邾十七年經。公會邾儀父。莊十三年經。公會邾婁儀父。邾人。公羊作邾婁人。十五年邾人。僖元年邾人。十八年邾人。十九年邾人。成十五年邾人。襄元年邾人。十四年邾人。小邾人。廿九年小邾人。昭廿五年邾人。小邾人。廿二年師。公羊作邾婁師。十九年盟于邾。廿二年伐邾。哀廿二年伐邾。廿三年伐邾。文十四年納捷菑于邾。宣十年伐邾。襄廿三年邾畀我。公羊並作邾婁。僖廿八年邾子。文十三年邾子。襄十七年邾子。廿二年邾子。小邾子。二十一年邾子。定三年邾子。公羊並作邾婁子小邾婁子。盟于眛。穀梁唐石經亦作眛。注疏本作昧。後漢李固碑注引同。文七年經。晉先蔑奔秦。公穀作先昧。公羊疏。左讀作先蔑。漢鄒陽傳。儀作義。汲郡古文作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案何休注云。邾婁者。夷言婁聲相近也。釋文。婁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蓋方言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鄒陽傳師古注。義讀曰儀。古禮儀字本作義。漢書从古字。莊十六年經。鄭子來朝。公羊作倪。說文。蔑、勞無精也。勞則蔑然。昧、目不明也。昧義同。五經文字。昧晉蔑。文選劇秦美新注。昧或爲蔑。荀子議兵注。昧與蔑同。古昧蔑同音。義通。杜注。蔑、姑蔑。魯地。汲郡古文作姑蔑。惠氏補注。謂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也。

傳。故不書。釋文云。一本無故字。案正義本有故字。當从之。

鄭武公娶於申。釋文。於作于。唐石經。經傳中于於二字並見。案說文云。于、於也。詩采蘩傳。蘩、皤蒿。詞。彙氣之舒亏。於、古文烏省。士昏禮記注。今文於爲于。易、詩、書、春秋、多作于。禮、論語、春秋傳多作於。此古今字之異。

及其叔段。潛夫論志氏姓作恭。莊廿四年傳。穿之共也。後漢祖酺傳。共作恭。漢五行志引同。左行共華。通志氏族略。共。共、叔段。國弓作恭世子。釋文。共。本亦作恭。漢五行志作恭。昭七年傳。成七年傳。共王。呂覽作恭王。管蔡世家作恭。十一年傳。不亦作恭。十七年傳。而共嚴。廿七年傳。絕不共也。釋文。共。本亦作恭。成七年傳。楚共王。孔子世家作恭。十六年傳。無有不共。從五行志作恭。十六年傳。無子之嚴。釋文。共。本亦作恭。案詩韓奕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是共爲古借字。

嚴邑也。釋文云。嚴、本又作鄖。案詩維石嚴嚴。毛經音辨引作嚴。云。嚴嚴、高也。嚴嚴形聲相似。古字通。見詩釋。他邑惟命。明監本、閩本、毛本、足利本作佗。案九經字樣云。他、說文作佗。音拖。古作它。後通作佗。唐石經作他字。俗。

祭仲曰。易林作蔡仲。閩十二年傳。蔡公謀殺子。傳作鄭公。案呂覽音初。蔡公抗於漢中。古今人表作祭公。僖四年傳疏引。作祭二字古通。說文。鄭、周邑也。古从省借。

都城過百雉。水經濟水注引作京城。案坊記曰。都城不過百雉。杜預注。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是槩言之。

鄭注作京城。當即京邑。所謂京城大叔也。

必自斃。釋文云。斃、本又作弊。僖十年傳。敝於韓。論衡引作斃。襄廿九年傳。將以其力盡。漢五行志引作敝。下實斃。襄二年傳。斃于車中。釋文。斃。本亦作弊。說文。斃、踣也。說文。斃爲戎斃字。後省作弊。俗字。與敝同。皆以同音通用。段氏曰。斃引伸爲利弊字。遂改其字作弊。

不義不暱。說文黍部暱引作黏。云。黏也。或作黏。周禮弓人注作昵。疏引同。文選朱浮與彭寵書注引亦同。僖廿四年傳。暱近聲。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作昵。成十三年傳。暱就寡人。釋文作昵。襄二年傳。其離暱丕。釋文。暱。本又作昵。昭廿五年傳。私暱昵宴。說文。日部引。作暱。宴。廿年傳。親暱之極也。釋文作昵。案釋言曰。黏、黐也。說文。黏、粘也。方言亦云。黏、粘也。說文。暱、或作昵。昵與黏同。故傳作暱字。九經字樣云。黏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黏者。邵氏晉涵曰。說文作黏。言不義者不能堅固。故下文云。厚將崩。今本作不暱。杜注訓暱爲親。則與厚將崩之文詞不相屬矣。

若闕地及泉。鄭世家作穿地。後漢周舉傳注引作掘。案穿與闕義同。惠氏補注云。山海經注。厥、掘也。今从門。厥聲。闕又與屈通。故後世有掘字。

隧而相見。御覽二。四百十。隧引作邃。案玉篇云。邃、墓道也。正作隧。廣韵。邃。俗字。饒氏曰。說文。闓即隧。而相見之隧。

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注引作肜肜。案賦云。風洩洩以肜肜。正用此文。舊注。洩洩、肜肜。皆和說。李善云。

隨與彤古字通。後漢書劉陶傳注仍引作隨。云彤與隨通。

預因舉唐石經。預作豫。案杜注作豫。說文。豫、象之大者。引伸爲豫行之字。預爲新附字。徐鉉曰。經典通用豫。

二年經。無駭帥師入極。穀梁作無侅。八年經。無駭卒。穀梁亦作侅。公羊作展無駭。古今人表。無作亡。莊二年經。無麥苗。漢五行志。無作亡。八年經。齊無知殺其君。十二諸侯年表作毋知。古今人表作亡。廿八年經。大無麥禾。五行志作亡。成十八年傳。韓無忌。人表作亡。襄七年傳。孫子無辭。亦無悛容。九年傳。國亂無象。昭十一年傳。君無戚容。五行志並作亡。十三年傳。實無極。十五年費無極。人表並作亡。其反無分乎。五行志作亡。哀二年傳。鄭無恤。人表作亡。案說文云。無、亡也。亡無聲相近。義同。史記从今文作毋。漢書多作亡字。襄卅一年傳。誰能無偷。五行志引作毋。杜注。無駭不書氏。未賜族。公羊作展無駭。是追書之也。釋文。侅音該。又戶楷反。說文侅駭並从亥聲。音義相近。字亦通。

紀裂繻來逆女。公羊作紀履緰。穀梁作履緰。案顧氏唐韻正。裂上聲音履。裂履聲之轉。公羊釋文。緰、亦作繻。音須。說文。繻、繒采色。徐鉉曰。漢書傳符帛也。玉篇。繻、又思俱切。帛邊也。古者過關以符書帛。裂而分之。若今券也。緰、布也。裂繻字子帛。則从左氏爲正。廣韻。衫、緰帛也。繻緰音同義通。惠氏士奇曰。古裂繻爲屨。履屨音相近。見詩釋。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穀作紀子伯。案穀梁傳曰。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釋文。子伯、如字。長也。內則注云。紀子帛名裂繻。杜注。子帛、裂繻字。弓人疏云。裂繻字子帛。則爲裂破衣義。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逢遇作帛喜。注讀作伯嚭。吳越春秋作帛否。帛伯聲近。古通。

傳。費庈父勝之。山井鼎攷文。宋本、永懷堂本作庈父。案釋文。庈音琴。當从今聲。俗本作庈。誤。

三年經。日有食之。十二諸侯年表皆作日蝕。釋文云。食本或作蝕。音同。昭廿一年傳。日有食之。文選魏武帝文注引。作蝕。下同。案釋名曰。日月虧曰蝕。稍小侵虧。如蟲食艸木之葉。古通作食字。諸書或多作蝕。史、漢二字錯見。

君氏卒。公穀作尹氏。昭二十年傳。宋君尚。釋文。君、或作尹。案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公穀竝云。尹氏天子之大夫也。荀子大略。堯學于君疇。古今人表作尹壽。新序雜事引同。公穀從尹。亦聲之轉。故各據師傳之本旨之。顧氏炎武曰。君氏卒。以定十五年姒氏卒例之。从左氏爲是。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書氏也。趙氏佑曰。君舉斷消君。與。由名言之不順。公穀作尹氏。公羊以爲譏世卿。實近事理。

葬宋穆公。公穀作繆公。鄭世家。宋世家作繆。古今人表同。莊廿八年傳。秦穆夫人。古今人表作繆。僖四年經。許穆公。宣三年。鄭穆公。成三年。鄭伯穆公。公羊竝作繆。十三年傳。秦穆公。秦本紀後皆作繆。古今人表作繆。襄九年。穆姜。公穀作繆。案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故繆與穆古字竝通。史記凡謚穆繆二字亦錯見。梁氏玉繩曰。繆與穆同。史漢恬傳、風俗通皇霸以繆爲謚。惟酉陽雜俎續集云。論衡言秦繆爲謬。音謬。可笑也。錢氏曰。古書昭穆之穆與謚法之繆。二字相亂。

傳。又取成周之禾。詩兔罝疏引作之粟。案禾以連稾本而言。粟、穀實也。時值秋穫。當取其禾。言粟。亦可通。

苟有明信。詩采蘩疏引、作明德。案采蘋疏。仍作明信。毋後未檢正。或轉寫有誤。

澗谿沼沚之毛。釋文作時。云本又作沚。案釋名云。沚、止也。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止祭也。正義云。詩玉篇。沚或作持。與時、音義同。作時、亦通假字。

蘋蘩薀藻之菜。唐石經。蘩作繁。薀作蘊。六年傳。芟夷蘊崇之。蘊利生孽。說文艸部引作薀。釋文作薀。唐石經。稱人蹤注疏引同。致文。永懷堂本同。唐石經同。昭十年傳。廿五年傳。將蘊。釋文。薀本又作蘊。文選注。劉楨贈從弟。張景陽雜詩。傳。引作蘊藻。案詩于以采蘩。釋文云本亦作繁。鄉射禮作采繁。是从省。杜注。藻、聚藻也。本毛傳。正義云。此草好聚生。薀訓聚也。說文。薀、積也。與聚義通。則當作薀。漢有復古編同。蘊、俗字。

得保首領以沒。釋文云。沒、本亦作歿。昭廿五年傳。僭保首領以歿。唐石經作歿。哀十六年傳。君其不沒於齊乎。漢五行志作歿。案說文云。歾、終也。或作歿。歿、沒也。二字音同義異。今多通用。

羣臣願奉馮也。釋文云。馮、本亦作憑。襄廿五年傳。以憑陵我敝邑。釋文作馮。唐石經同。案說文云。馮、馬行疾也。徐鉉曰。經典通用爲依馮字。今別作憑。非是。

百祿是荷。釋文作何。云本又作荷。昭七年傳。其子弗克負荷。釋文。何、本亦作荷。漢谷永碑作何。所荷。唐石經作何。宋淳化本、岳氏本同。案詩本作何。古以荷爲苛䓀字。負荷作何。說文。何、儋也。徐鉉曰。儋何卽負何也。借爲誰何之何。今俗別作擔荷。非是。宋本多依唐石經。

降而不憾。釋文云。憾、本又作感。同。恨也。五年同。文十四年傳。不可使多蓄憾。以其私憾。釋文。憾、本亦作感。十二年傳。二憾往矣。釋文作感。本又作感。宣二年傳。釋文作感。成二年傳。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作感。云本又作憾。唐石經初刻。二憾。釋憾。並作感。獻經音辨作感。廿九年傳。猶有憾。釋文同。昭廿一年傳。心是以感。襄十六年傳。寡人生疾。唐石經初刻作憾。哀十七年傳。今尹有憾於陳。釋文。憾、本又作感。案說文無憾字。吳世家索隱曰。憾或作感。字省耳。亦讀爲憾。復古編。感又柙紺切。恨也。動也。戶暗切。是感字本有兩音二義。憾、俗體。錢氏曰。感卽憾也。石經初刻之勝於後改者。

兄愛。初學記廿引作兄友。案友與愛義同。

四年經。衞州吁弒其君完。穀梁作祝吁。下殺州吁于濮。穀梁亦作祝。釋文云。弒本又作殺。同。音試。十一年傳。使賊弒公于寪氏。釋文作殺。子。唐石經作弒。桓十七年傳。弒昭公。唐石經同。莊八年經。齊無知殺其君。唐石經作弒。公羊作弒。廿四年傳。弒懷公。釋文作殺。云又作弒。文十四年傳。齊人弒其君舍。釋文作殺。宣四年經。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昭元年傳。殺王不祥。又申叔反。唐石經並作弒。下同。案周禮、儀禮、禮記、祝字釋文皆音之六之又二反。書逸祝冊。左哀廿五年傳。公羊襄廿九年傳釋文同。桓五年。城祝丘。洪範五行傳云。與州邱之役。唐韻正。祝平聲音州。州祝是聲之轉。唐韻正。古祝字音州。故得與州通。釋文。殺、如字。又音試。讀與弒同。漢高帝紀師古注。殺讀曰弒。古二字通用。

傳。公及宋人遇于淸。唐石經作宋公。淳化本同。案經作宋公。此作宋人。當爲轉寫之譌。

五年經。公矢魚于棠。公穀作觀魚。傳。公將如棠觀魚者。釋文。本亦作觀者。釋文云。魚、本亦作漁。昭十二年傳。乃使叔魚。古今人表作叔漁。十二諸

侯年表作觀魚、續漢郡國志注、文選吳都賦李善注引同、魯世家、漢五行志作觀漁、案左氏曰、陳魚而觀之、釋詁、矢陳也、穀梁曰、常事曰觀、非常曰觀、陳與觀義並通、杜注、今高平方與縣北有魯侯觀魚臺、是以佃以漁、釋文本亦作魚、說文云、魚、捕魚也、則捕魚謂之魚、晚氏曰、論魚字古文本作魚、周禮鼓人、釋文、鼓本又作魚、是魚即古漁字、錢氏曰、說文、鄙、即觀魚于棠之棠、

曼帥師、魯世家、曼作揮、案文選西征賦注、揮與曼古字通、二字同聲、故通用、

衛師入郕、公穀作入盛、十年經、齊人師入郕、桓三年、公會紀侯于郕、公穀並作盛、六年、公會紀侯于成、穀梁作郕、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羊作成、文十二年、鄭伯來奔、公羊作盛、十八年傳、以謝侵德、疏、謝本作成德、宣二年傳、盛服將朝、釋文、本或作成、案公羊莊八年傳曰、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成象之謂乾、釋文、蜀才作盛、象郕盛同聲、故公穀並通用、趙氏佑曰、成盛自是一字、而後加邑爲郕者、非諱盛爲成也、王氏引之曰、古字多借盛爲成、

傳、威傳伯諫、漢五行志作盛伯、古今人表同、案說文云、董、家福也、史記文帝紀、吾山祠官祝盛、如淳注、盛、福也、賈生傳文帝方受釐、坐宣室、漢書顏注、釐、本字、作禧、借用、同音、僖、史漢凡證曰僖、皆通用釐、亦同音假字、齊世家直義、史記僖字皆作釐、詩柏舟小序疏云、釐音僖、古今字異而音同、段氏曰、春秋三傳僖公、史漢皆作釐公、殆史漢假釐爲僖乎、

秋、獺、釋文云、獺、說文作獺、案說文云、獺、秋田也、或作獺、今經傳皆作獺、从省、土部獺字、隸文从玉、同、

鳥獸之肉、釋文云、一本作其肉、案之其音相近、依義作之字爲勝、

敝邑爲道、釋文云、道、本亦作導、案石鼓文、寧遂我獨、音訓、寧即導字、說文作導、大司樂職注、道讀曰導、經典通用道字、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公穀作輸平、案左氏曰、更成也、杜注、渝、變也、正義、變平者、變更毒惡而復和好、公羊曰、輸平、猶墮成、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穀梁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廣雅、輸、更也、疏證、輸讀爲渝、是輸渝古字通、義亦不異、王氏應麟曰、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渝平也、惠氏曰、渝讀爲輸、渝、更也、平、成也、傳曰更成、注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誤、服注亦訓爲更、古文渝輸通、輸亦訓墮、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趙氏坦曰、隱公未與鄭人平、則此書渝不得爲墮其成、渝輸音近義同、

傳、不可鄉邇、釋文云、鄉、本又作嚮、案今東晉古文書作嚮、此俗字、左傳作鄉、猶存漢時相傳舊本、

芟夷薀崇之、說文、芟部引作薀夷、云以足蹋夷艸、案杜注云、芟、刈也、薀與芟音義不同、當以字形相亂、廣韻、發、除草、文選答賓戲、夷險芟荒、晉灼注、發、開也、與薀字義實相因、周禮法、稻人、蘇氏、文選東京賦注、後漢宦者傳注、並作芟字、

猶懼不蔑、衆經音義十二引、作不蔑、莊九年經、曹子蔑、公穀並作蔑、案杜注云、蔑、至也、玉篇、蔑、與也、至也、音義同、

七年經、天王使凡伯來聘、釋文云、凡、字本作汎、音凡、案傳廿四年傳、凡蔡邢茅胙祭、凡伯、皆爲食采於凡、作汎者、或隸體通字、

傳、猷如忘、說文、猷、犬部引、作猶忘、晚六年傳、火猶棄之、漢五行志引、作猶棄、案傳廿六年傳、室如懸罄、注、如、而也、穀梁莊七年傳、注、漢五行志、並同、孟子、九一而助、趙注、而、如也、此傳服注亦云、如、而也、臨猷而忘其盟、猷之辭、正與許合、古二字並通用、臧氏琳曰、古之而字、多叚借作如、故服注轉如爲而、杜氏意作如字讀、恐非、

八年經、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穀作歸邦、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漢五行志引作邦、九年經、公會齊侯于防、公穀作邦、案急就篇邦、勝箱注、邦、一作祊、音柄、士冠禮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注同、少牢饋食禮注、古文柄皆爲枋、古从方从丙字多通、祊邦亦音相近、惠氏曰、總天子傳、天子北入于邦、郭璞曰、邦、鄭邑、左傳作祊、古丙同字、錢氏曰、祊、邦、即說文仿鈁相通之例、

蔡侯致父卒、蔡世家作措父、十二諸侯年表作措、論、案史公雜取它書、故所據有不同、因並存以徵舊聞、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案鹽鐵論、毀學、李斯與苞邱子同事荀卿、苞邱即浮邱子也、漢楚元王傳、浮邱者、孫卿門人、古蕭、宵、肴、豪、與尤幽韻相通轉、故浮轉爲苞、王氏引之曰、包與苞通、包浮古聲相近、趙氏佑曰、萬曾注、包來、宋邑、隱、杜注、浮來、紀邑、按山東莒州莒志、相傳古莒國、州東北二十里有山曰浮來、又曰包來、亦稱公來、土俗以爲因昔隱公來盟于此而名、

傳、胙之土而命之氏、文選注、陸機辯亡論、太子宴元圃詩、晚、公九錫文、謝給事休、引、作祚之以土、昭九年傳、非祚之也、釋文作胙、云本又作祚、案說文新附祚字云、祚、福也、凡祭必受胙、胙即福也、此字後人所加、是古但作胙字、李善所據本當有以字、

諸侯以字爲謚、五帝本紀集解、駁五經異義引、作爲氏、案古無以字爲謚者、當作氏、謚字誤、明陸氏案偽、氏遲、顧氏炎武、皆辨正之、洪氏頤煊曰、正義、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當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若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服本當作以字爲氏、

九年經、天子使南季來聘、公穀作天王、足利本同、案經前後皆稱天王、此作天子、俗本之譌、

挾卒、公穀作俠、穀梁隱九年傳、所俠也、廣石經作挾、案詩、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漢禮樂志師古注、俠與挾同、持也、

注、俠之言挾也、漢言注云、俠與挾同、持也、

傳、使勇而無剛者、管寇而速去之、詩皇矣箋引、作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案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云、肆、暫住而退也、則與速去意亦同、詩藏云、左傳隱九年、文十二年、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繹也、

十年經、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穀作伐載、釋文、載、本或作戴、宣十五年傳、長伯負載、疏引、鄭注作戴、漢五行志作滅戴、師古注、載者多誤、唐石經初刻作載、案詩、載弁俅俅、釋言注、玉篇頁部、並引作載弁、鄭箋、載、猶戴也、曲禮、僭行、釋文並云、載音戴、本亦作戴、釋名、載、戴也、戴在其上也、又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荀子解蔽注、載讀曰戴、二字互相訓、亦音近義同、故古多通用、錢氏曰、石經作載、此據陸氏釋文、非誤也、說文、戴、即伐載之載、

十一年經。公會鄭伯于時來。傳作于鄺。水經潰水注引作鄺。唐石經初刻作時。時字旨。後刻作時。

公羊作五月公會鄭伯于郳。穀梁亦有五月二字。案公穀並有五月。則左氏爲脫文。傳曰。公會鄭伯于鄺。注。時來、鄺也。滎陽縣東有鄺城。鄭地也。釋文。鄺音來。王元規。力之反。時來作鄺。語音有緩急。時與郳。鄺之轉。爾雅正義云。淮南有州黎邱者。州黎即州來。古來黎音同。時。詁我來牟。漢劉向傳引作鄺。少牢饋食禮注。來讀曰釐。來釐古音亦同。傳。工則度之。釋器注引作劇之。案說文云。劇、刮也。玉篇。劇、治木也。廣雅。劇、分也。古从省。通。錢氏曰。說文劇、即工則度之之度。

君謂許不非。釋文云。共、本亦作供。閔二年傳。不共是懼。釋文。共、本又作供。僖四年傳。至祭不共。釋文。共、本亦作供。呂覽注。論禮篇。疏。文選四部引作供。成十八年傳。無共御。釋文同。襄廿六年傳。經有共其外。釋文。共、本又作供。下同。案釋詁曰。供、具也。說文云。共、同也。供設也。二字義異。古多假共爲供。錢氏曰。說文。𢍰即鄭伯入許之許。而使鄭其口於四方。方言注引作予口。案昭七年傳曰。簡於是。鄭於是。以鄭余口。或涉彼文誤作予字。徐錯曰。左傳。以鄭其口。當作鬻字。

隔鄏。僖廿五年傳作隔城。續漢郡國志引同。案司馬彪曰。懷有隔城。今本作鄏。當以音相近而亂。

王與鄭人櫬茅之田。續漢郡國志、水經潰水注、並引作攢。案釋文、唐石經、淳化本、岳本、並作櫬。後轉寫作攢。非。

使營菟裘。公羊四年傳、作修葺裘。案修與營義稍別。亦通。塗菟以音近。而字異。

館于鶩氏。魯世家作鶩氏。一傳作鶩。唐石經初刻無氏字。案鶩鶩字形相近。杜注。鶩氏。魯大夫。故石經後又磨改增氏字。錢氏曰。鶩蓋古通用。孟僖子有鶩氏之鶩。其即鶩氏之族乎。

桓元年經。公即位。小宗伯職注。鄭司農云。古文春秋經爲公即立。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後鄭云。故書位作立。案傳古歸周鼎銘曰。立中庭。毛伯敦銘亦同。楊南仲謂古立位同字。鐘鼎款文每多从省。賈疏云。古者立位同字。是古者假借字同也。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卷。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偁古文。

傳。宋華父督敎孔父士。冠禮注作孔甫。十四年經。齊侯袁父卒。齊世家作袁甫。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士冠禮注作嘉甫。疏引同。僖八年傳大子莒父。廿三年經。宋公茲父卒。宋世家作茲甫。文十一年傳王子成父。公子牙。新序雜事。作成甫。昭七年傳。其祖弗父何。世本作甫。詩那序箋同。正考父。後漢馮衍傳贊注引作甫。廿三年經子雖父。穀梁作甫。廿九年傳並父。路史後紀作甫。定五年傳公敎文伯父。韓詩外傳一。作甫。襄十六年傳尼父。士冠禮注作甫。士虞禮注同。案釋名云。父、甫也。始生已也。士冠禮注。甫是丈夫之美偁。甫字或作父。士相見禮注。今文父爲甫。是甫本字。父古通字。見詩釋。

二年經。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三年經。公會杞侯于成。公羊作紀。六年。公會紀侯于郕。穀梁釋文云。左氏作杞侯。十三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穀並作紀侯。案詩有紀有堂。白帖。五引作有杞有棠。杞紀形聲相似。故易亂。何休注以爲天子將娶于紀。疏引八年冬遂逆王后于紀。惟天子娶於諸侯。至於七年之久。恐非。

傳。大路越席。論語注引作大輅。僖廿八年傳。輅之大路之服。疏路之服。文選晉魏公九錫文注。並引作輅。唐石經同。襄廿六年傳。賜之先路。釋文作輅。云本亦作路。定四年傳。分魯公以大路。釋文同。云下皆同。後漢荀彧傳注引作輅。家語作趙席。案說文云。輅、車轅前橫木也。俗通爲路車字。見書釋。又云。路、古文作輅。是路輅古亦通。王肅注。趙、越同。集韻。趙同越。韋也。古作越。借字。

大羹不致。淮南主術作不和。案和與致義並通。

粢食不鑿。釋文云。鑿、字林作毀。淮南主術同。玉篇殿部引作糱。案說文云。糱、穫也。或作粢。殿、米一斛舂爲九斗也。糱、米一斛舂爲八斗曰糱。米部無粢字。是粢之譌。高誘注。殿、細也。殿非字林所增。鑿亦糱之譌。今俗以爲通借字非。

衡枕絃纊。文選東京賦作珩枕。李善注引同。案詩有瑲蔥珩。玉府職注引作蔥衡。文選思元賦注云。珩與衡音義同。

藻率鞞鞛。東京賦作藻繂。李善注引同。續漢輿服志引亦同。詩公劉疏。鞛、引作璏。案玉篇注云。率、繂也。又云。率與繂同。是古从省。玉篇。鞛、亦作鞛。詩瞻彼洛矣釋文。璏字又作鞛。古並通。

蒙厲游纓。司几筵疏。東京賦注。匡謬正俗。並引作旂纓。案說文云。游、旌旗之流。不載旂字。論語子游。漢石經作旂。是隸體从省。

遷九鼎于雒邑。釋文云。雒、本亦作洛。書召誥傳疏。周禮疏。天官大司徒職。後漢班固傳注。文選任昉奏彈劉整注引。並同。昭十七年傳。請有事於雒。呂覽注引作洛。案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雍州。其澮渭洛。二字古不相紊。後多通用。非見易書釋。

命之曰仇。漢五行志。命、引作名。下命之曰成。昭十四年傳。同。異說君之名子也。晉世家。則命之曰成。同。二年傳。遂以命之。魯世家作名。昭元年傳。命之曰成。同。元年傳。今名之大。晉世家。則命而子曰成。地理志作名。案孟子。其間必有名世者。三國魏志注作命世。文選西征賦注引同。答蘇武書注引孟子。其中有命世者。說文云。命、名也。廣雅。音轉而義同。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漢五行志引作千晦。宣十五年經。初稅畝。漢食貨志作晦。案說文。晦、或作畝。周禮多作晦。班書亦从古字。

夫名以制義。漢五行志義引作誼。下同。昭六年傳。閑之以義。荆注志引作誼。案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即古威儀字。誼、人所宜也。即古義字。漢書多以誼爲今義字。

怨耦曰仇。後漢朱穆虞鄭周傳贊注引作怨偶。六年傳。人各有耦。齊大。非偶。文選沈約齊彈王源注。耦。並引作偶。案文選文賦注云。耦與偶古字通。耦偶同聲。義亦通。

兄其替乎。岳本替作曶。後並同。魏三體石經作曶。漢五行志乎、引作虖。案說文云。替、廢也。或作曶。或作替。徐鉉曰。今俗作替。非是。又云。乎、語之餘也。虖、哮虖也。釋文、唐石經、作替。从隸省。曶、忽也。與曶字音義並異。漢書凡乎字皆作虖。亦通假字。

惠王之二十四年。唐石經。二十作廿。案說文十部云。廿、二十并也。古文省。漢石經論語。三十四十作卅卌。故唐石經竝从之。

哀侯儘陘庭之田。晉世家作陘廷。漢廿三年傳。張武軍於蒯庭。顧注十四年傳。使人立於蒯庭。顧文作廷。云本又作庭。案說文云。廷、朝中也。庭、宮中也。古今人表注。廷、顧曰庭。古同音通。

三年經。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傳上句無于讙二字。杜注。本或作送姜氏于讙。水經汶水注引。作下讙。案經作送姜氏于讙。傳無此二字。或从省。杜注。讙、魯地。濟北蛇邱縣西有下讙亭。故鄭注因有下字。

傳。遂翼侯于汾隰。晉世家作汾旁。案杜注云。汾隰、汾水邊。翼地近汾。故史公作汾旁。梁氏履繩曰。地近汾水。即以汾隰爲名。如泗汭、雎涘之屈。

五年經。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作任叔。案吳世家索隱云。仍任聲相近。故穀梁作任。畢氏沅晉地理志晉義曰。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爲周大夫。仍叔穀梁作任。古仍任通用。昭廿二年傳。王謂大夫于任氏。宮即仍叔之仍也。或是一地。市呂、號郭之類。

盦。公羊作嫌。僖十五年經。盦。釋文。本亦作嫌。後皆同。案說文云。盦、嫌也。嫌、或體字。

傳。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秦本紀。彌作眯。宣二年傳。其右提彌明知之。晉世家作眯明。定六年傳。彌子瑕。大戴保傅篇作迷。注。彌若靡。靡爲迷也。鄭世家索隱。彌、一作眯。案莊子天運云。播糠眯目。眩。駭。一曰彌。注。彌者。白虹彌天也。故晉彌作迷。三字皆同音字。通義亦相近。

爲魚麗之陳。後漢劉表傳贊作魚儷。注引同。文選傳注仍引作麗。案說文云。麗、旅行也。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儷、偶也。士冠禮曰。束帛儷皮。注。兩鹿皮也。是麗儷古字通。集韻。魚歌。陣名。通作麗。

旊勛而鼓。釋文云。旊本亦作檜。案詩其會如林。說文引作旊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槌擊之。今釋文正義本引作鼓。敵也。賈逵以旊爲發石。杜注。旊、所也。字从旗。當爲旌旗之屬。又作檜者。或取建大木發石之說。詩會并、士器禮作檜。與會字亦通。

祝聃射王中肩。鄭世家作祝聃。肩作臂。案說文云。聃、耳曼也。聰、垂耳也。南方聰耳之國。二字音義相同。今本聯从日旁。說文。聯與肩略異。錢氏曰。說文聯。卽祝聃射王之聃。

六年經。寔來。詩韓奕疏引左氏。作實來。昭廿八年傳。實紫有徒。詩疏引作寔。文選四京賦作寔。案廣韻。寔實二字。音義俱別。杜注。寔、實也。詩綜注同。古亦通用。見詩釋。錢氏曰。實寔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疏所引不同。蓋孔氏所據乃服本。非杜本也。覲禮注。今文實作寔。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杜本改从二傳。失古文之舊矣。

變武王伐隨。十二諸侯年表。隨作隋。下國爲大。莊四年傳。變武王伐隨。管軍臨隨。水經淮水注。竝引作隋。本或仍作隨。案淮南氾論云。隋。歌苑。韓詩。新序雜事。

後漢班固傳。竝作隨。注引同。侯之珠。高誘注。隋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文選西都賦。隋侯明月。竝卽此隨侯字。顧氏曰。隨作隋。古金石文。二文通用。未必文帝始去辵也。

公會紀侯于成。公穀作于郕。桓六年經。會于成。穀文。一本作郕。唐十六年圖郕。公穀作成。唐石經同。昭七年傳。子孫將以成與之。後漢班固傳作郕。注引同。案說文云。郕、魯孟氏邑。經傳成郕錯見。成與郕一也。作成从省。

傳。使薳章來成聘。潛夫論志氏姓。作薳章。元和姓纂。潛夫論。作薳。僖廿七年傳。薳賈尚幼。古今人表作薳賈。廿八年傳。薳呂臣。廿三年傳。薳子馮。釋文作薳。云本又作薳。廿二年。廿四年。廿五年傳。竝作薳。廿五年。廿年傳。薳掩。淳化本注作薳。昭十三年釋。古今人表。唐石經同。昭五年傳。薳啓彊。文選顏延之釋疑作。注引作薳。顏延年內登冢。注。和伏武昌注引同。七年傳。薳啓彊。補賦注。釋文。薳。本又作薳。案說文新附薳字。引薳子馮。廣韻。左傳。晉大夫薳伯。楚有薳氏。代爲大夫。通志氏族略云。薳氏亦作薳。羊姓。楚蚡冒之後。薳章食邑於薳。故以命氏。楚有地名薳。又有薳澨。則薳爲楚邑。薳通假字。淮南高注。五經文字。竝云薳與薳同。鄉中薳薳二字互出。季梁。在古今人表作季良。家宰職疏。封人。充人職疏。水經漢水注同。晉書苻堅傳。文選注。四子賦。顏延之薳曲水作。引同。案孟子。王良、趙簡子御。天官書。天駟旁一星曰王良。荀子正論。論衡命義。漢天文志。竝引作王良。漢袁良碑。水經渠水注作袁梁。秦本紀。其後有將梁氏。路史作將良。梁良同音。古通用。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詩旱麓疏引。先成於民。思齊疏引同。案孔所據本。或因下而後致力於神。故上亦加於字。

諸集本蔟蘊也。釋文云。蔟、本又作蔟。同。蘊、說文作蘊。云。蔟、蘊、皮肥也。玉篇广部作蔟。蘊、蘊同。案今本說文無蔟、蘊二字。陸氏所引。往往多誤。唐人或切字林爲本說文。玉篇。蔟、蘊、皮膚病。蔟、蔟同音通。蘊爲省借。蘊、蘊、俗體字。錢氏曰。說文蘊字注云。畜產疫病也。此蔟蘊之正字。蘊蘊聲相近。故假借爲蘊。蔟亦俗字。當爲族。族之言聚也。按。相聚傳染之疾。故六畜之疫曰族。蘊或作族。說文。族。小矢也。一曰族。案。族亦聲相近。俗書糸爲累。或加广旁。而陸以爲說文作蔟。誣矣。

奉盛以告。少牢饋食禮注引作奉粢。案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盛義竝通。故文作粢。無粢字。絜粢豐盛。後漢曹惠班傳注引作潔齊。案。絜从水旁。俗體。詩。以我齊明。毛傳云。器實曰齊。司尊彝職注。杜子春云。齊讀皆爲粢。古字通。

齊侯乞師于鄭。唐石經作齊侯。攷文。一本作齊侯。案當从石經作齊侯。今本疑誤脫。

鄭太子忽帥師救齊。說文曰。部引作太子曶。案說文云。曶、出气詞也。一曰。佩也。物。附字。新書今文。采政忽。五行傳注引作曶。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中曶。士器禮注云。今文笏作忽。是曶爲古文。文選舞賦注。曶與忽同。

接以太牢。釋文云。接、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案內則注云。接、讀爲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釋詁曰。捷、勝也。接、捷也。接捷聲相近。蓋通義亦因之。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管子大匡作申俞。唐石經初刻、作申繻。對曰。案繻俞聲相近字。石經爲後人磨改。不曼申繻二字。今本从之。

有信。論衡詰術作以信。下四句同。案此有字皆作以。義並通。

八年傳。將失楚師。釋文云。一本無師字。案無師字義亦通。

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十二諸侯年表。緡作湣。僖世六年經、楚屈瑕帥師伐絞。僖廿三年經、秦伯伐晉圍新城。古今人表作晉愍侯。案緡是其名。故晉世家亦偁晉侯緡。漢律歷志師古注。緡讀與愍同。班表作愍侯。似以爲謚。非也。

九年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世家作夜夕。一作姑。穀梁釋文、射、蹤氏本作亦。廿三年經、曹伯射姑。古今人表作亦姑。穀梁釋文本或作亦。文六年經、晉狐射姑出奔狄。穀梁作夜姑。傳同。昭廿五年傳、申夜姑相其家。釋文、夜、本或作射。晉夜、又音亦。昭廿五年傳同。案射、或讀夜。讀亦。故古多通用。唐韻正、射字古有樹、豫、石亦四音。音樹者。詩太叔于田、禮射義是也。音石者。易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音豫者。文六年狐射姑殺梁作夜。漢書、僕射音夜。夜、古音豫。是也。音亦者。詩車舝、抑是也。

傳。楚使鬬廉帥師。唐石經初刻作楚子。案後人磨改去子字。今本从之。

荀侯。風俗通引、作郇侯。僖二年傳晉荀息。漢書、漢地理志注、文選北征賦注引同。案詩、郇伯勞之。周書王會作荀伯。說文云。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艸部新附荀字。徐鉉曰。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宜用郇字。後人去邑爲荀耳。

十年經。曹伯終生卒。曹世家集解作終湿。案魯惠公、曾子問疏、魯世家索隱、名弗皇。十二諸侯年表作弗生。世家作弗湿。釋文作不皇。皇王大紀作沸湿。皆當爲湿之譌。梁氏曰。古生湿通用。周幽王名宮湿。亦作生。曹桓公名終生。亦作湿。

傳。虞公求旃。文選鶴鳴賦注引、作求之。宣三年傳、虞違之。文選西京賦李善注、之、引作旃。案詩、上愼旃哉。毛傳、旃、之也。義同。

故虞公出奔共池。御覽三百四十二、引、作洪池。案釋文、共音洪。一音恭。故御覽引作洪。

齊人氣諸侯。說文米部引、作來氣。云饋客芻米也。或作餼。餼、廣韵八未引同。案氣爲餼本字。今經傳皆用餼字。而以氣爲气。不復知氣之本義矣。

十一年經。公會宋公于夫鍾。公穀作夫童。案穀梁釋文云。蹤氏本鍾作童。音鍾。重童古通。是鍾童爲同音省借字。

傳。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釋文云。蓼、本或作鄝。同。文五年傳、楚公子燮滅蓼。釋文、蓼字或作鄝。宣八年經、楚人滅舒蓼。穀梁作舒鄝。詩漸漸之石釋同。釋文並云、鄝、本又作蓼。釋文、鄝、本又作鄝。案說文云。鄝、國名。蓼、辛菜。蓼與鄝也。是鄝本字。蓼借字。錢氏曰。說文鄝卽舒蓼之蓼。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唐石經。日作曰。案易曰閑輿衛。鄭人實反。士器禮注。古文曰爲日。二字形相似。故易

亂。

十二年經。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盟于殿蛇。釋文。殿蛇、邱于反。又音曲侯反。蛇音移。又音池。案漢書參傳。西擊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注。曲音邱羽反。樊噲傳注同。是曲殿音近。詩、滤池北流。說文引、作滤沱。俾滂沱矣。仲尼弟子傳引、作滂池。蛇沱聲同。唐韵正。曲平聲音區。曲池、公羊作殿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邱羽反。是曲與殿音相近。說文沱。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故池古皆音駝。說文蛇爲它之或體。它讀託何反。與沱音亦同。

公會宋公于虛。公羊作于郯。案杜注云。虛、宋地。說文。郯、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魯宋不聞有郯邑。是公羊因據所傳而異也。趙氏坦曰。虛、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郯與空、音之通轉。猶壑陡之作壑斂爾。

傳。君子屢盟。釋文云。屢、本又作婁。音同。案釋言曰。婁、亟也。屢、說文新增字。漢宣帝紀師古注。婁古屢字。漢書多作婁。

十三年傳。謂其御曰。莫敖必敗。漢五行志御引作馭。敖作囂。師古注。莫囂。楚官名。字或作敖。音同。案說文。御。古文作馭。詩、讒口囂囂。潛夫論賢難、後漢碼衍傳注。敖引作敖敖。二字同音通用。

舉趾高。漢五行志。趾、引作止。案說文云。止、下基也。故以止爲足。足部無趾字。士昏禮注云。古文止爲趾。是止爲古文。見易晉釋。臧氏曰。據此。知漢書所載左氏。皆古文也。

遂見楚子。漢五行志引、作遽見。案遽與遂字形相似。玉篇、遽、急也。疾也。作遽義更勝。

亂次以濟。釋文云。本或作亂次以濟淇水。後漢南蠻傳注引、作以濟其水。案水經沔水注云。沔水與夾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春秋莫敖自羅敗。退及鄧。亂次以濟淇水。是也。故或本有淇水二字。惟以濟淇爲敗後。誤也。今本章懷注。似誤脫水旁。

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作廬。云本或作盧。音同。水經沔水注引作廬。成十三年經、曹伯廬卒于師。釋文作盧。公羊作盧。釋文、本亦作盧。穀梁同。昭廿年經、蔡侯廬卒。釋文作盧。云本亦作盧。唐石經作盧。案孟子屋廬子。廣韵十一模、作屋廬子。吳大伯世家。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吳越春秋作柯廬。荀卿列傳。楚有尸子長廬。漢藝文志作長盧子。劉向、荀卿書、作長盧子。二字形聲相近。古通。

使賴人追之。不及。漢五行志作弗及。閔二年傳、不匿而亡。五行志作弗。僖廿四年傳、祿亦弗及。晉世家作不。文二年傳夏父弗忌。古今人表作不忌。漢四年傳、使臣弗敢與聞。經師注引作不。廿一年傳、叔肉弗納。釋文、一本作不納。廿八年、線子不成。釋文作弗。鄭人不討。唐石經皆作弗。廿九年傳、民弗堪也。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作不。卅一年傳、不能終也。漢五行志作弗。宣五年傳、不與謀。齊貴家道作弗。十六年傳、生不能用。五行志作弗。案弗不古通用。見書詩釋。亦脣音輕重之異。錢氏曰。古讀弗如不。廣韵。不與弗同。分勿切。說文。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案謂之筆。筆弗聲相近也。

莫敖縊於荒谷。釋文云。荒、本或作尪。音同。案易包荒。說文引作尪。釋文、荒、本亦作尪。同音。字通。

十四年經。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弟禦。釋文、禦、本亦作御。案史記建元年表正義云。禦兒在嘉興。今

爲語兒鄉。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轺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繫兒侯。正義。繫字今作語。越語。北至於繫兒。韋昭注。今語兒鄉。語繫同音。古通用。

十五年經。公會齊侯于艾。公羊作于鄗。穀梁作蒿。案公羊釋文。鄗、戶老反。又火各反。唐韵正。鄗去聲則音吳。是與艾蒿音相近。字左氏宣十二年傳在敖鄗之閒。釋文。鄗、苦交反。哀四年傳釋文。鄗、呼洛反。鄗蒿亦同音通轉。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襄。公羊作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修。說文衣部引、作公會齊侯于修。案公羊有齊侯。與說文所引正同。左穀或有脫文。杜注。襄、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釋例。沛國相縣西南有修亭。襄修形近。說文作修。音同。

十六年傳。生急子。釋文云。急、時作伋。衛世家、古今人表、水經河水注同。詩芄蘭疏引同。案詩新臺、二子乘舟、序、作伋。說文。伋、人名。急伋同音。

左公子洩。古今人表洩作泄。僖廿四年傳、臣實職纆。說文糸部引作纆。水經河水注、檀弓疏、廣韵十七薛、並同。爲纆繩之僕。晉語作纆。士洩諸侯疑。周語注引作泄。寶九年傳洩若。公穀作泄。大戴保傅、家語、古今人表、陳世家正義、呂士說、瓦兩解、並作泄。廿二年傳、洩命脩刑。釋文作泄。廿六年傳、公孫洩、七年傳公孫洩、廿年傳、以洩其過。廿五年傳、言若洩。廿六年傳、王問於子洩。釋文、子洩作泄。哀八年傳、文、洩、又作泄。案玉篇云。泄又思列切。漏也。洩同。說文無此字。今經典从曳之字皆或从世。从世之字亦或从曳。當以唐時避諱而亂。開成石經皆作洩。今本多仍之。

十七年經。公會邾儀父盟于趙。公穀作公及。案公羊隱元年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聚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既不得已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會者。外爲主焉爾。左氏隱元年經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者。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言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是三家各因所聞而書也。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穀梁作夏。五月。下作于郎。唐石經、春秋集解、並無夏字。岳本、盛本。有夏字。案春秋序正義云。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齊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然此經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是本無夏字。奚、卽亦傳聞之異也。趙氏坦曰。韵補七之。頤宦二字入陽韵。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古音同爲一部。七之既得轉入陽。則齊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作卽。亦方音之轉。

十八年經。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作公夫人。唐石經穀梁同。案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然公羊無與字。當爲脫文。

傳。而立公子暋。韓子說難、作公子亹。釋文云。或作亹。案暋與亹當以字形相涉。釋詁暋、亹。釋文。字或作亹。此俗字。

公子建。韓非子作公子圉。案圉與建亦以形近而譌。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世家作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案史記與傳詳略稍異。索隱曰。左傳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二

春秋左氏傳二

莊元年經。夫人孫于齊。釋文云。孫、本亦作遜。閔二年經、夫人姜氏孫于邾。漢五行志、孫、引作遜。廿五年傳、公孫于齊。釋文、孫、本又作遜。哀廿六年傳、昔成公孫於陳。釋文、孫、本亦作遜。唐石經同。案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釋名。孫、遜也。遜遜在後生也。古多假孫爲遜字。詩狼跋疏云。古之遜字。借孫爲之。段氏曰。孫順、孫遜字、本皆作孫。經傳中作遜者。皆非古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白虎通嫁娶篇、引作觀。案詩子衿斯館。白虎通京師、亦引作觀。二字古通。見詩釋。

二年經。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羊作于郜。四年經、齊于禚。公穀亦作郜。論衡書虛同。案唐韵正。禚去聲則音告。說文無禚字。禾部。穛、禾友也。从禾、蒸聲。玉篇云。穛、又齊地名。左穀作禚。或因穛字而譌。廣韵。郜音古沃切。是穛與郜音同。

三年經。紀季以酅入于齊。釋文云。酅、本又作攜。案酅攜俱从隨得聲。故本又作攜。同音通。

公次于滑。公穀作于郎。案滑與郎形聲俱別。三家當各據所聞如此。趙氏坦曰。滑爲曹部入聲。滑之轉郎。與奚之轉郎同。

四年經。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公穀享作饗。釋文。饗、本又作享。十七年傳、饗齊戍。釋文、饗、本又作享。僖十九年傳、其饗之。風俗通義引作享。

廿二年傳、饗庫夜出。（廿五年傳、享江羊。王饗醴、新序、釋文、宣十六年傳、唐石經、宋淳化本、岳本、足利本、公穀享、饋作享、廿八年傳、饗王餉禮、下字饗引。成十二年傳、於是乎有享宴之禮、釋文、享、本亦作饗。十九年傳、晉侯享之、文選作饗。漢五行志作享。昭四年傳、有鈞臺之享、楚世家作饗。漢地理志、唐石經作饗。）案說文云、享、獻也。玉篇、饗、設盛禮以飯
賓也。毛詩享饗二字、義本不同。（見詩釋）聘禮不享、釋文本又作饗。曲禮食饗、釋文本又作享。今享饗通
用。趙氏佑曰、昭五年傳杜注、享、饗也。此誤訓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古享與饗異、禮亦異用。後世始通
假爲一。今經傳於此二字多混。

傳。除道梁遂。說文水部、除道、引作修涂。案許氏所引、當爲古本。文雖異而義亦同。

五年經。郳黎來來朝。公羊作倪黎來。（十五年經、釋文、倪郳、音倪。又穀梁作郳黎來。成十九年傳、比公、伯州犂。）案倪郳音同。八年經、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釋文、兒、一音五兮反。漢律歷
志。（九年傳、宰爲龍廷、鄭逆、楚語、太史公自序、漢鄭…作…）御史大夫兒寬、師古注、音五奚反。古倪字从省。晉黎民、於變時雍。漢樊毅脩華嶽碑作黎民。古同音
通。

六年經。春王正月。公穀作三月。案三傳無明文、未審孰是。

齊人來歸衛俘。左傳作衛寶、公穀同。漢五行志引同。案說文、孚、古文作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易
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保。古鐘鼎款識、永寶字皆作保。周本紀、展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寶。

是保與寶古通。古文保與俘字形相似、故左氏經誤作俘。三傳並作寶、當得其實。顏氏匡謬正俗、毛氏
奇齡、以經傳俱可通、未確。

七年經。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穀梁作辛卯昔。釋文、本或作昔。同。公羊作星賈。（僖十六年經、隕石于宋五。公羊作賈。）（宋世家作賈星如雨、本作隕同。廿三年經、隕霜。公羊作賈。宣十五年傳、有蜮、新序作實、一本作實、昭四年傳、殷是以隕、新序作實。）釋文云、辛卯夜、一本無夜字。論衡說日、
引作夜中星賈。說文日部、引傳同。大司樂疏引作星賈而雨。案左氏哀四年傳曰、爲一昔之期。杜注、夜
結期。楚辭大招、王逸注、昔、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國君。張湛注、昔昔、夜夜也。後漢張衡傳、夢昔夢於本禾
今注、昔、夜也。是字異義同。昔、俗體。說文云、隕、從高下也。賈、雨也。齊人謂靁爲賈。隕作賈、亦同音通假。文
選上林賦李善注、賈即隕字。何休注、如、而也。義同。

八年經。甲午、治兵。公羊經傳作祠兵。案大司馬職疏引傳、治兵于廟。治祠音相近。故公羊誤作祠。傳義則
同。惠氏曰、鄭駁異義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故詩采芑箋引公羊、直作治。趙氏佑曰、祠兵爲者、先祠乎
廟。後治于郊。三傳各據其一言之。

傳。期戍。釋文云、期、本亦作朞。（僖八年傳、期年、亦作朞。襄九年傳、期年、釋文、本或作朞。昭廿三年傳、本亦作朞。廿三年傳、期年、本亦作朞。哀十六年傳、期孫且止、釋文、下期字、期音基。）（釋文、朞、本又作朞。）案說文云、稘、復其時也。期、會也。古文作𣌭、今稘通作期、又變𣌭作非。此俗體字。（見書釋）
衰服鍾祺如適。十二諸侯年表作祺服。案月令、收秩薪柴。蔡經音義□引、作收祺。是祺與秩字通。

遂田於貝丘。齊世家作遂獵沛邱。案集解引杜注、安樂博昌縣南有地名貝邱。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
文、沛、音貝。即貝邱。沛貝音相近。

豕人立而啼。管子大匡、啼作謕。水經淄水注引作泣。案器大記、主人啼。釋文作謕。云本又作啼。既夕禮、主
人啼、宋本釋文同。古言旁與口旁字多通。啼泣義亦不遠。洪氏曰、荀子禮論、哭泣諦號。淮南精神訓、病
疵瘕踞尉而謕。係啼、執贄羔羊殺之不謕、啼皆作謕。

隊于車。漢五行志、隊作墜。唐石經同。（僖廿八年傳、隊其師。後漢臧洪傳注引作墜。）案說文云、隊、從高隊也。墜、新附字。唐石經、凡
隊皆作墜。（史記注同。水）

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御覽（四百八十三、六百九十八、八百四十九、六百八十四十三）屨、並引作屨。齊世家、徒人
費作主屨者茀。下同。古今人表作寺人費。師古注、即徒人費也。案說文云、屨、履也。古今注、履者、屨之不
帶者也。履屨古多通用。徒人當即寺人、主屨者。史漢可相證明。竹書紀年、晉魏公徵、漢律歷志作茀徵
費字同、費茀音相近。王氏引之曰、徒當爲侍字之誤、侍人即寺人。師古注作徒、是唐初本已如是。

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羊傳作邵忽。古今人表召忽。師古注、召讀曰邵。（僖四年經、盟于召陵、秦本紀作邵陵。）管子大匡、淮南氾論、新序雜事、糾作糺。（昭廿年傳、糾之以猛、家語正論作糺。）案說
文云、邵、晉邑。凡周召字作邵者、俗通字。詩、糾糾葛屨。御覽引、作糺糺。廣韵、糺、俗糾字。

公。係無知虐于雍廩。楚語、水經淄水注、作雝廩。齊世家作雍林。古今人表作雍人稟。案雝雍古今字。（見詩釋）賈逵注、雍林、渠邱大夫也。林廩一
聲之轉。說文、亩或作廩。稟、賜穀也。人表作稟、从古省。梁氏曰、人表人字衍。因史言雍林人而誤。史以雍
林爲邑名、亦非。

九年經。公伐齊納子糾。公穀作納糾。魯世家作內子糾於齊。案左傳正義云、公羊傳、糾者何、公子糾也。何
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
無所出。今定本經文、糾之上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惟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
爲文不同。是定本作子糾、古本作糾。賈逵與公穀亦同。內、古納字。史記多作內、又作入。（見書釋）臧氏曰、公
伐齊納糾、左氏公穀經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後九月齊人取子
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知賈本於此無子字。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
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左氏作子糾。皆爲定本所誤也。

傳。以公旗辟於下道。釋文云、辟、本亦作避。（昭十七年傳、漢五行志引作避。）案古字少。故避、躄、僻、壁、經典多通用辟字、亦
聲之轉。

管仲請囚。淮南繆稱、說苑君道、漢藝文志、賈誼傳、管並作筦。漢武梁祠像作筦。案漢藝文志筦子八十六篇。師古注、筦讀與管同。東方朔傳注、筦、古管字。說文云、筦、琴也。玉篇管亦作筦。是通假字。管从艸、隸體乃移子刹於生竇。齊世家作笙瀆。案鄭語生本作華瀆。華笙聲相近。襄十九年傳、杞公子牙於旬瀆之邱。齊世家作勾竇。也。桓十二年傳、盟于旬瀆之邱。釋文、瀆音豆。襄廿八年傳、旬瀆之邱。世年傳、白寫門之瀆入。釋文音豆。大司樂職注、四鎮四瀆。小宰伯職注、釋文、竇、本作瀆。釋名、笙、生也。笙生音同。瀆竇聲近讀通。

及堂阜而稅之。齊世家稅作股。文選解嘲注引同。釋文云、稅、本又作說。同。僖廿三年傳、無禮則股。器服小記注引作說。定八年傳、陽虎說甲。釋文、說本又作稅。案詩、召伯所說。釋文、說、本或作稅。又作股。同。士昏禮注、今文說作稅。方言注、稅、猶脫也。是脫本字。稅借字。說古通字。

十年經、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釋文本亦依左氏作舞。案釋名曰、武、舞也。征伐勛行。如物鼓舞也。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獨斷作象武。論語、射不主皮。集解引周禮五曰舞。舞作武。戰國燕策、秦武陽。史記刺客傳作舞陽。音近古通。

齊師滅譚。齊世家作滅郯。說文作鄲。云、鄲國也。齊桓公之所滅。徐鉉曰、今作譚。非是。案鄲正字。史記作郯。借字。徐廣曰、一作譚。詩、譚公維私。亦同音通字。

傳、曹劌請見。呂覽、貴信、智士、作曹沫。戰國齊、策、齊魯世家、刺客傳、並作曹沫。管子大匡注、劌、一作沫。索隱曰、劌字是沫與劌音同。味沫亦形聲相同。昌、日中見沫。子夏傳、山、鄒、九家、沫、薛、字林、並作昧。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說文邑部作鄁。釋文同。隋書列女傳作鄁媯。案說文云、鄁、姬姓之國。在淮北。作息从省。

十一年傳、得儁一作儁。曰克。釋文云、儁、本或作俊。漢陳湯傳師古注引同。考文作雋。宜十五年傳、鄭舒有三雋才。唐石經作儁。考文同。案說文云、雋、从弓。所以射隹。俊、才過千人也。玉篇、儁同俊。儁爲俗加偏旁字。並同音通。

臧文仲。古今人表作文中。閔元年傳、齊仲孫湫。人表作中孫。文六年傳、仲容。路史後紀作中。成二年傳、仲叔于奚。人表作中。宋本亦作仲。定元年經、宋仲幾。人表同。五行志、作中。哀七年傳、仲孫貜。人表同。案中仲古今字。見僖、釋。

其興也悖焉。韓詩外傳、三、說苑君道、並引作勃焉。釋文云、悖、一作勃。同。呂覽當染注、後漢陳蕃傳注引同。案論語、色勃如也。說文引作孛。云、孛、亦也。即彗字之皃。勃、排也。非此義。悖音蒲沒切。釋詁疏引作浮然。並借音字。五經文字云、悖、俗作勃。非。

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云、御、本或作禦。古今人表同。廿三年經、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釋文、御、本亦作禦。公。廿四年傳、御孫。釋文、御、本亦作禦。古今人表同。廿二年傳、不設備而禦之。釋文作御。宋本亦作禦。文七年傳、華御事。釋文作禦。云本又作御。十一年傳、士勫禦之。唐石經作御。昭元年傳、主不能禦。釋文、本亦作御。廿三年傳、殺將御我。釋文、禦、亦作御。十四年傳、侍人禦之。釋文作御。云本亦作禦。十一年傳、二子禦公。諸覽、釋文、禦、亦作御。十七年

傳、矣子禦之笠。釋文作御。案說文云、禦、馭也。御、使馬也。詩、以我御多。毛傳、御、禦也。漢儒訓詁、音義相家。以禦爲御。即可互通。而禦之本義晦矣。段氏曰、禦、後人用此爲禁禦字。古只用御字。

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廣韵十一模引字林云、鏃、錦、魯矢。左傳作僕姑。下經傳、南宮長萬作宋萬。又作南宮萬。釋文、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下亦然。宋世家同。案鏃、鏃、此後人遂益之字。長萬又單稱萬。賈逵注、南宮氏、萬、名。文選長笛賦、長萬輟逆謀。注云、長萬、南宮萬也。南宮、氏。長萬、名也。昭元年經莒展輿。三傳皆作莒展。其名或省一字。同此例也。梁氏履繩曰、南宮長萬。下年經作宋萬。傳稱南宮萬。疑長是其字也。

十二年經、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鄭世家作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公羊作其君接。僖廿二年經、鄭伯捷卒。古今人表作接。一從捷。疑誤。文十四年經、晉人納捷菑于邾。公羊作捷菑。鶡冠子備知、仇作裘。穀梁、唐石經脫下六字。案釋詁曰、接、捷也。易、雷日三接。釋文、鄭音捷。勝也。漢藝文志、捷子二篇。史記作接子。接與捷聲近義通。梁氏曰、接與捷同。古本手紐。廣韵十一尤注云、姓。本作仇。避讳改裘。臧氏曰、公羊解云、正本當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此知賈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今作捷者、後人誤从左氏改耳。當从賈注。按正。捷、捷三字。古多互用。

傳、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宋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作湣公。古今人表作愍公。卅年傳、立閔公。十二諸侯年表、襄。並作愍。昭元年傳、晉代二子。禦寇。漢五行志作閔。案湣、行、不聞有司。釋文、閔、本亦作愍。說文、愍、痛也。集韵、或作緡。文選四子講德論注、湣與閔同。荀子王霸注同。閔、愍、湣、緡、並同音通轉。

批而殺之。玉篇手部、批、引作摧。云、手擊也。案張有復古編云、摧、反手擊也。別作批。非。蓋說文無批字。玉篇別有批字。不引傳文。文選琴賦注、批與摧同。引說文、批字。說。

猛獲。通志氏族略作孟獲。昭廿二年傳、玉與寶。說之。古今人表作寶區。師古注、即寶孟也。案猛、孟、一聲之轉。字通。

十三年經、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梁作齊人。案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爲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蓋穀梁弟據經文書人而言之也。趙氏坦曰、北杏之會。爲齊桓九合之一。不當貶。僞人。穀梁謂作人。遂從而爲之辭。

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齊世家、鄄作甄。公羊釋文、鄄、本亦作甄。案齊世家集解引杜注、亦作甄。云、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釋文、甄城、音絹。一音眞。或音旃。或作鄄。集韵、鄄、地名。通作甄。甄與鄄形相涉。讀亦同。

傳、獲傳瑕。鄭世家作甫瑕。索隱作甫假。案甫傳聲相近。檀弓公肩假。古今人表作瑕。燕世家魏王假。列女傳、五、作瑕。瑕假亦聲之轉。

猶有妖乎。正義本作由。云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案今本正義並經作猶。傳亦作猶。是後人因其義而改易之。

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漢藝文志引、作氣炎。五行志同。妖作祆。下同。宜十五年傳、地反物爲妖。說文示部作祆。昭廿六年傳、桑人除祆。釋文、祆

（木又作妖）師古注、炎讀與餤同、潛夫論正列、風俗通過譽、並引作炎、釋文、唐石經初刻同、案書無若火始燄燄、杜注引作炎、藝文志注、炎、謂火之光始燄燄也、炎燄聲同、古字从省、（見書部、）說文、地反物爲菸、通德經、善復爲菸、河上公作訞、王弼作妖、古無訞字、當作菸、俗通作妖、段氏曰、說文爨、今人云光燄者、作此字爲正、古多假炎爲之、爨與餤字義別、爨俗爨字、

繩息媯以語楚子、釋文云、繩、說文作譝、正義曰、字書繩作譝、字从言、訓爲譽、案杜注云、繩、譽也、廣雅同、表記注、譽、繩也、互相訓、義同、今本說文無譝字、又恐陸誤、玉篇、譝、譽也、傳作繩、當是假音字、

生堵敖、楚世家、古今人表、作杜敖、十二諸侯年表作堵敖、囏、釋文、杜云、楚人謂未成君爲敖、案杜堵聲相近、索隱云、系家作莊、劉音壯、此或形近之誤、楚世家子熊囏立、是爲杜敖、囏是其名、

十六年經、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公穀許男下並有曹伯、案杜注云、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此弟依文爲說、然左穀無公字、左氏無曹伯、當並爲脫文、古經解鉤沈、引折裏云、左穀無公字、闕文也、

傳、宋故也、釋文云、本或作爲宋故、案作爲宋故亦通、

十七年經、齊人執鄭詹、公羊作鄭瞻、（下鄭詹自齊逃來、公羊亦作瞻、僖七年傳、鄭有叔詹、韓子十過、鄭世家、並作瞻、呂覽慎大、作被瞻、士德、長大、同、）案詩、魯邦所詹、說苑引作瞻、風俗通、初學記、（五、御覽、三十九、並同、）詹瞻古今字、叔詹呂覽作被瞻、或即其字、梁氏曰、

齊人執鄭詹、孔疏謂即僖七年之叔詹、恐不可信、公穀傳鄭詹佞人、決非三良之一、且叔詹於晉能據鼎鼎烹、豈其先在齊反不能伏節守死而遁逃苟免乎、

齊人殲于遂、公羊作灅于遂、漢地理志班固自注、遂、公羊傳曰、灅者何、灅積也、衆殺戍者也、何休注、灅者、戍文、灅之爲戍、積戍非一之辭、故曰灅積、穀梁傳、殲者、盡也、杜注、戍遂覈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灅殲聲同、義亦不異、班固注云、隧鄉、故隧國、書三郊三遂、魯世家作隧、古通用、

十八年傳、皆賜玉五瑴、釋文云、瑴字又作珏、案說文云、二玉相合爲一珏、或作瑴、

瑴亦異數、隋經籍志引作節文異數、案節文與禮義亦相同、當偶記舛而異其文、

以叛國而殺之、釋文云、叛、本或作畔、俗字、（成十六年傳、畔必叛矣、漢朱博傳注引作畔、昭元年傳、畔怒其類、漢五行志引作畔、廿一年經、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作畔、）案說文云、畔、田界也、孟子、管叔以殷畔、是同音通字、

運權於那處、釋文云、那、又作朗、同、案字書無朗字、此當爲六朝時別體、

十九年傳、大敗於泮水、經江水注引、作泮鄉、（戚氏宜校、無鄉字、）案酈注、羅縣西三里有泮鄉、蕪劭注同、又所引古地名每多鄉字、

醫參弗納、古今人表作弼參、（僖廿八年傳、醫弼、夫論、古今人表、並作醫無、）後漢孔融傳、參作權、案說文、槌有醫字、徐鉉曰、今俗作弼、是从省、文選閒居賦注、弼與醫音義同、吳都賦李善注云、參與槌同、亦同音通用、段氏曰、五

經文字權字注云、从手、作攜者、古參攜字、則从手、非从木、與捲勇參勇字同、今字皆作攜、僅見於張參之書、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注、參與攜同、今俗謂作權、譝、

生子柏、周語、唐石經、作稽、淳化本考文同、（廿七年傳、立子頹、昭廿六年傳、生頹禍心、唐石經並作頹、）案說文云、橫、禿見、今作頹、俗體字、

邊伯之宮、古今人表作邊柏、（文十八年傳、伯館、伯戾、古今人表並作柏、成十五年傳、伯州犁、昭元年傳、伯州犁、昭廿八年傳、東陽作柏、定四年經、嬖人嬖、傳伯別、潛夫論作柏、又伯因、昭廿五年傳、逢伯陵、古今人表並作柏、）案書伯與、伯益論語伯達、伯适、古今人表皆作柏、穀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从木二字同聲通、

二十年經、齊人伐戎、穀梁作伐我、案戎與我字形相涉、是時齊魯同盟合好、不應有侵伐之事、當以左公爲是、

傳、樂及偃舞、家語作儁、案樂記、干戚之舞、樂書作儁、集韻、儁、司舞、亦俗字、

廿一年傳、王巡虢守、釋文云、守、本或作狩、後放此、（廿三年傳、王有巡狩、唐石經作守、僖廿八年經、天王狩于河陽、釋文、狩、本又作守、穀梁作守、昭十一年傳、楚子狩于州來、釋文作守、云本亦作狩、）案釋天曰、冬獵爲狩、又曰、火田爲狩、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故狩可通作守、士訓職注、巡守、行視所守也、大司馬職注、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是守亦可通也、

王子之徵、鄭世家作惠王不賜厲公爵祿、案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蓋史公雜采它書、故有不同、

廿二年經、肆大眚、公羊作大省、釋文云、肆、本或作佚、案穀梁傳曰、肆、失也、佚失字通、故或作佚、公羊傳曰、

大省者何、災省也、疏、省讀如減省之省也、昔王省惟歲、宋世家作王告、人有小罪非告、釋文、本亦作省、

潛夫論引作省、左公釋文、告省並書所禁反、古字通用、惠氏曰、失、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囚也、

傳、使爲工正、漢陳球碑作爲桓公公正、（昭八年傳、子工、十年傳作子公、）案詩、崧駿奏公、楚辭九章注引作奏工、古公工字通、

和鳴鏘鏘、釋文作將將、云本又作鏘鏘、案詩、佩玉將將、楚辭九歌注引作鏘鏘、（詩中將將、釋文云、本或作鏘、）說文無鏘字、古多假將爲之、

是謂觀國之光、陳杞世家、謂作爲、（僖廿八年傳、一之爲甚、唐石經作謂、）案爲謂聲之轉、義並通、

大獄之後也、馬質疏引作大岳、下同、案說文、獄、古文作㺇、隸變作岳、

廿四年經、大夫宗婦覿、漢五行志、覿作見、案說文、覿、新附字、釋詁曰、覿、見也、義同、

傳、御孫曰、魯語作宗人夏父展曰、案韋注云、宗人、宗伯也、魯有夏父氏、世爲宗人之官、用幣則夏父展有言、逆祀則夏父弗忌以爲非、可謂能濟其美、魯語當必有據、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說文木部、贄、引作摯、（成十二年傳、女贄往來、釋文、贄、本又作摯、）榛作梓、云、果實、小栗、九經字樣引作棗、案曲禮凡摯、釋文、摯、本又作贄、此俗字、古書皆作摯、說文榛、木也、今經傳通假爲棗栗字、魯語無榛脩字、

廿五年經。公子友如陳。臨臨論臻路。友、引作有。昭十一年經、執蔡侯子有以歸、賈逵作曹子友、蔡世家注引、作大子友、案釋名云、友、有也。白虎通三綱六紀曰。友者、有也。荀子大略。友者所以相有也。注友與有同義。論語有朋。釋文、有、本作友。二字古通。

廿六年經。春。公伐戎。公羊無春字。春秋纂例引同。案公羊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無春字當爲脫文。

盧氏佑曰。公羊、脫春字。宋本之誤。非。

廿八年經。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案公羊多邾婁人三字。此亦經師相承之本不同耳。

大雩。案禾。漢五行志引、作大水亡麥禾。案志引董仲舒。以爲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董爲公羊學。則漢時公羊經或本有水字。

冬。築郿。公穀作築微。釋文。微。左氏作麋。案士冠禮注云。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注。古文眉爲微。詩。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湄。是眉麋古字通。杜注。郿、魯下邑。故从邑。微麋音相近。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經書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今注本無之。

傳。女以驪姬。詩渭陽序作麗姬。釋文。麗、本又作驪。穀梁僖十年傳。呂賢上德。介立注。韓子備內、淮南說山注、文選幽通賦注、並作麗姬。僖四年傳驪姬。後漢劉表傳注引作麗。淮南傳注同。宣二年傳、驪姬之難。釋文作麗。唐石經、淳化本、宋本、孝文同。檀弓注釋文。驪、本又作麗。水經渭水注引同。考文、宋本同。淮南說林、楚辭招魂注、並作嫺。竹書紀年又作離。案水經注云。麗戎男國也。姬姓。秦之麗邑矣。作麗。當从省。下云。幽王死於麗山之北。亦不从馬。漢匈奴傳師古注。麗讀曰驪。嫺離與麗又同音通。

入于桔柣之門。王篇門部作閨。云。鄭城門。左傳作桔柣。案引左傳仍作桔柣。則閨閎爲後人益之字。閨御覽。唐石經。弼作彌。案廿四年傳。使遠啓彌如齊聘。釋詁。古今人表。作彌。廿五年傳。子彌子。唐石經作彌。孝文、宋本、永懷堂本同。敏樹案。疏引賈逵、以彌爲彌縫境埸之地。孫毓謂爲彌遠。昭元年傳、蓮啓彌爲太宰。釋文作彌。云。其良反。又唐良反。唐石經同。五年傳。遠啓彌曰。司寇。考文。宋本。作嬀。七年傳同。廿六年傳。必子彌也。唐石經作嬀。案越世家越王無彌。越絕書、竹書紀年。水經漸江水注、並作無彌。釋文。彌。音其良居良二反。案廿四年傳。昭廿四年傳釋文同。則彌嬀二字古通。陸氏恐涿混。故輒加音切。

廿九年傳。水昏正而栽。蔡邕月令章句引、作栽。案蔡氏當亦依義增築字。惠氏曰。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

卅年經。夏。次于成。公穀作師次。案左氏經無師字。或是脫文。

傳。闕穀於蒐。爲令尹。釋文云。穀、漢書作穀。或作穀。穀、說文。穀傳引同。案漢書穀傳作穀。說文。穀、乳也。徐鍇曰。楚人長乳曰穀。故名子文曰穀於蒐。廣雅作穀。穀正字。今通作穀。荀子禮論注。穀或讀爲鬬

穀於蒐之穀。穀穀亦聲之轉。盧氏曰。說文穀即穀於蒐之證。

卅一年經。齊侯來獻戎捷。說文手部引、作齊人。案二傳皆作齊侯。公羊注云。據齊來皆朝魯。穀梁傳曰。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范注。不以齊爲異國。故不得使。疏引徐邈云。齊遏經魯界。故使人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敬重嫡主。親而內之也。則許君作齊人。亦據實言之也。

卅二年經。春。城小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案今左氏經作小穀。楊士勛疏謂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似左氏無小字。是所見本不同。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穀作乙未。魯世家作子斑。僖七年經、曹伯班卒。公羊作般。廿八年傳門于般。穀、皆作班。廿八年傳門于般。穀、皆作班。釋文、作般。云。一作班。本亦作般。廿八年傳。有班馬之聲。釋文注、釋文引作般。廿年傳葬曹子般。文十一年傳。郯班。古今人表作班。文十一年傳。公子班。釋文作般。云。一作班。本亦作般。廿八年傳門于般。穀、皆作班。釋文、引作般。廿年傳葬曹子般。昭十一年經。楚子麇帥師滅陳。穀、作麇。釋文、引作般。哀十七年傳般師。世家作班師。音義引同。廿四年傳。釋文引作般。案釋例。春秋長曆。莊卅二年十月戊午朔。大。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己乙以字形相似而譌。易乘馬班如。釋文。鄭本作般。漢禮樂志。般爵爵。師古注。般讀與班同。鄭陽、東方朔、趙充國、揚雄傳注。並同。文選西京賦注。般與斑古字通。是古般班斑並通用。

傳。監其德也。釋文云。監、本又作鑑。案詩。我心匪監。韓詩外傳引作鑑。淩人職。春始治鑑。釋文。鑑、本或作監。二字同音古通。

閟而以夫人言許之。說文門部引、作閟門而與之言。閟下又引國語閟門而與之言。案說文云。閟、閉也。閟、關門也。二字義自別。古本或有門字。亦通。段氏曰。此當是閟而以夫人言之誤。閟爲句。謂孟任不從也。而以夫人言。謂莊公以立夫人爲辭也。

圉人犖。公羊作鄋瞞樂。楚語。犖作舉。案抱朴子疾謬云。扈樂之變。當即本公羊文。圉扈音相近。犖樂音同。舉字以形似而譌。盧氏文弨曰。公羊宣十二年傳。賜役扈發。注云。養馬者曰扈。是扈與圉人同義。鄋瞞是其字爾。

公待于鍼巫氏。公羊作無傷氏。案左公各據所聞而言。故文有不同。

歸及逆泉而卒。公羊作至乎王隄而死。案逆泉、王隄、亦所見各異也。

閔元年經。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公穀作洛姑。穀梁釋文云。一本作路姑。案漢揚雄傳。虎路三嬰。晉灼注。路音落。董錯傳。中周虎落。韋昭注。於城中爲藩落。如落虎矣。謂之虎落。建元以來王子侯表。洛陵。索隱。一作路陵。唐韵正。落去聲則音路。路落一聲之轉。

傳。宴安酖毒。釋文云。宴、本又作晏。案說文云。宴、安也。晏、天清也。二字本異。此以同音通用。

卜偃曰。昔晉一、三、四、作郭偃。御覽廿、六百、引呂覽同。墨子所染作高偃。案卜與郭聲之轉。呂覽當染曰。昔文公染於咎犯郭偃。郭與郭形近之誤。高又郭音之轉。

二年傳。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水經渭水注引、作渭隊。服虔曰。隊、謂汭也。案汭與隊聲相近。服本當作隊。

及狄人戰于熒澤、竹書紀年作及赤狄戰于洞澤。釋文作熒澤。唐石經、岳本、考文同。呂覽忠廉引作營澤。案閔九年狄人伐邢、與此當皆爲赤狄。杜左傳後序疑洞當爲洞、而不敢改。此注云當在河北宣十二年傳及熒澤注、熒澤在熒陽縣東。說文、熒、絕小水也。熒澤不當作此字。天官書熒惑、說文作營惑。淮南鴻烈、漢揚雄傳、皆假營爲營。高誘注作營惑。是營與熒亦通。顧氏棟高曰、自宣十五年已前、凡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段氏曰、熒者、光不定之貌。洞水出沒無常、故書洪爲熒。作此字、熒澤、熒陽、古皆作熒。今乃以爲水名、當作熒、非也。

以廬于曹。釋文云、詩作漕。下以成曹、詩載馳疏引作漕。案詩、思須與漕。鄭箋引傳作漕。水經濟水注引詩作曹。言至于漕。列女傳、引作曹。一仍作漕。皆从省。

齊侯使公子無虧。齊世家、古今人表作無詭。師古注、左傳作無虧。僖十七年傳、衛姬生武孟。注、公子無虧。齊世家作生惠孟、武孟或其字。案虧詭一聲之轉。

鄭人惡高克。詩釋文作剋。案釋詁曰、剋、勝也。玉篇同。廣韵、剋、剋已又殺也。此並克俗字。

里克諫曰。呂覽先已注作李克。通志氏族略作理。案管子云、皋陶爲李。注、李同理。魏世家李克。韓詩外傳作里。魯語里革。王制疏引作李。古同音、字多通用。

夫帥師專行謀。晉世家作率師。下同。正義引同。僖十五年經、公孫敖帥師伐鄭。十年、黑背帥師侵鄭。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十七年、衛老宮臧帥師侵鄭。十八年傳、將帥諸侯以討焉。大宗伯注引作率。十七年傳、使臣帥徒以討之。水經洧水注引作率。廿九年傳、臣帥徒以討之。水經洧水注引同。哀二年經、晉趙鞅帥師。水經河水注引作率。案帥、率古字通。

故君之嗣適。釋文云、適、本又作嫡。僖廿四年傳、以爲嫡子。釋文、本亦作適。文七年傳、令適嗣不立。釋文、適、本又作嫡。十七年傳、佐立君之嫡夷。釋文作適。宣二年傳、嗣之適子。釋文、適、本又作嫡。襄廿一年傳、非嫡嗣。唐石經作適。昭三年傳、而賤於守適。釋文、本或作嫡。下同。九年傳、殺適立庶。釋文、本又作嫡。案說文云、嫡、嫡也。省作嫡。經典多通用適字。段氏曰、嫡、嫡字古祇用適。適者、之也。所之必有一定也。詩、天位殷適。凡今經傳作嫡者、皆不古。

衣之尨服。漢五行志引作衣以。案上下二句皆作以。則此句亦當作以。字、臧氏曰、命以時卒三句、與上公衣之偏衣三之字相對。今此句作衣之、蓋誤。

尨涼多殺。說文牛部引作牻悼。云、牻、白黑雜毛牛。悼、牻牛也。案上云衣之尨服。則牻悼正謂偏衣。其色尨雜不純。故疏云、尨涼、據服多殺、據詩耳。傳作涼、借字。杜注以寒涼並言。是疏文生義。沈氏彤曰、廣韵、悼、牻牛駁色。蓋說文脫二字。牻悼、謂尨服色駁也。上文偏衣、卽牻服。

受服於社。詩緜疏、服、引作壓。成十三年傳、成子受服於社。疏亦引作壓。定十四年經、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掌蜃職注引作蜃。案公羊以爲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爲壓。是脤爲祭社之名。壓爲盛社肉之器名。異而實同。

外寵二政。韓非子引作貳政。僖十五年傳、其卜貳圃也。坊記注、貳、別作二。疏同。案說文云、貳、副益也。二、二字、古文作式。式後遂以

式通作貳字。而古文不行矣。惠氏曰、二讀爲王貳于虢之貳。

大帛之冠。雜記注引作大白。疏引同。案子思之母白。漢孔光傳作帛。論衡帛喜、吳越春秋作白喜。白與帛古字通。

務材。御覽八百廿二引作務財。案孟子、有達財者。疏、財作材。集注、財與材同。文選魏都賦李善注云、廣雅、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三

春秋左氏傳三

僖元年經。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公穀、曹伯作曹師。唐石經同。莊三年經疏、襄廿三年傳疏、並引作曹師。說文品部引、作次于聶北。云、讀與聶同。案正義云、將卑師衆稱師。此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故並稱師。穀梁傳、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故淳化本譌作曹伯。後遂因之。說文讀若字可通用。是古文經當作聶。後通用聶字。錢氏曰、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寫其音。并可通其字。許所云、讀若、讀與、同、皆此例。

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宣十二年經、量于辰陵。穀梁作夷陵。襄廿四年經、會于夾谷。公羊作陳谷。廿五年經、入于夾谷。漢五行志陳伍。案說文云、尸、古文仁或从尸。漢地理志師古注、尸、古夷字。是夷或轉讀爲陳。古方音脂真二韵多通轉。盧氏曰、觀今真文韵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純亦可讀緇。辰亦可讀祁。此類甚多。

齊人以歸。唐石經作以尸歸。案魯世家作以其屍歸。故石經作尸歸。正義云、齊人乃以其器歸。是經無尸字。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作于打。左氏釋文、檉、勑呈反。公羊釋文、打、勑貞反。疏、打字、左氏

作檀。亦有作朾字。穀梁釋文。檀、勑真反。一本作朾。音同。案左氏正義云。經書會于檀。傳言盟于拏。拏即檀也。釋例。宋地。檀、拏二名。陳國陳縣有檀城。檀朾同音通字。

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于繻。穀梁釋文。偃、一本作堰。案公羊昭五年疏云。文十八年。秦伯罃卒。賈氏云。穀梁傳曰。秦伯假不道。公羊曰。嬰。知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罃字矣。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注。即偃王也。是繻偃亦聲之轉。堰又形聲相似。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酅。獲莒拏。公羊作于鞌。釋文。拏、一本作茹。音同。穀梁作于鬼。案漢西域傳師古注。鞌讀與酅同。釋文。鄒、鞌、並力知反。鬼、力池反。俱同音通假。蓋又从鄒省。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鬼辯之地。即鄒食其也。淮南本經注。拏、蔚上谷茹縣之茹。茹拏同音通。今本作拏。非。

傳。救患分災。大宗伯職疏引。作分裁。案說文。裁正字。災籀文。周禮俱作裁字。

及費。魯世家作鄙。昭廿五年傳。請因於費。廿二年傳。受費以爲上卿。魯世家並作鄙。案說文無鄙字。此後人增加偏旁。古从省。

二年經。戾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案左僖五年正義引馬融曰。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竹書紀年、亦作下陽。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假印殺守廣平夏曲陽令。斥彰長。漢書。注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曰斥章。碑以夏爲下。以彰爲章。下夏音同。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杜注。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假。續漢郡國志注引傳。作貫。公羊作貫澤。新序雜事引同。案公羊僖九年傳。貫澤之會。疏云。即上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是也。而此言貫澤者。蓋地有二名。釋文本有澤字。是在唐時公羊已有二本不同。釋例。宋地。蒙縣西北有貫城。水經注。汳水又東逕貫城。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貫貫形相假。文異而實同。

傳。假道於虞以伐虢。公羊傳作郭。穀梁同。案公羊傳曰。虞郭見與。釋文。郭音虢。書。有若虢叔。新序作郭叔。郭虢音相近。見上釋。

儒而不能強諫。釋文。儒作燸。云字林作愞。案廣韵。愞、懦、弱也。集韵。燸、溫也。當亦借字。釋文音同。

保於逆旅。荀子作御旅。案詩。百兩御之。鄭箋。御、迎也。說文。逆訓迎。是義亦同。

齊寺人貂。古今人表作豎貂。管子戒小稱、大戴保傅、公羊僖十八年傳、墨子所染、並作豎刁。後漢宦者傳序同。注。刁即貂也。案正義。鄭云。豎、未冠者之官名。此人名貂。幼童爲內豎之官。後雖年長。遂呼爲豎貂。此時爲寺人之官。故稱寺人貂也。刁與貂同音。故通用。梁氏曰。刁本有貂音。今作刁。非也。

三年經。徐人取舒。玉篇邑部引作郐。案說文云。郐、地名。古通用舒字。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梁作公子季友。案左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杜注。稱字者。貴之也。正義云。季是其字。友是其名。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則穀梁作季友。即从兼書字之例也。

四年經。齊人執陳轅濤塗。釋文云。轅、本多作袁。公穀作袁濤塗。齊世家同。案三年經袁濤。杜氏世族譜作轅。十一年經。陳轅頗出奔鄭。公羊

作袁頗。案僖十五年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語作轅田。襄三年傳陳袁僑。注云。袁僑濤塗四世孫。廣韵二十二元注。袁本自胡公之後。或作袁。隸釋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嗣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子。立姓曰袁。魯僖四年。爲大夫。襄十一年。頗爲司徒。是古爰袁轅字並通。洪适曰。班史以袁生爲轅生。左傳載濤塗、頗、皆作轅。古字通用也。

公孫茝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伐陳。公羊作公孫慈。十六年經。公孫慈卒。公羊作慈。廿三年經。宋公茲父卒。公羊作慈父。案襄十年傳。秦丕茲。舉仲尼。家語弟子解。秦商。魯人。字不慈。漢地理志。上郡龜茲。應劭音邱慈。傅介子傳、西域傳、服虔音同。是茝有慈音。故公羊作慈。

傳。賜我先君履。文選冊魏公九錫文作錫。水經洪水注。御覽一百六十二。引同。文元年經。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漢五行志引傳。作賜命。唐石經。淳化本。岳本同。成八年經。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釋文作錫。公穀作來錫。典禮疏引同。案釋詁曰。錫、賜也。燕禮注。古文賜作錫。是古假錫爲賜。御覽所據。猶从古本。見上書釋。

爾貢包茅不入。穀梁傳作菁茅。荀師職注引作苞。疏同。詩伐木疏、文選注、藉田賦、册魏公九錫文、六代論。後漢公孫瓚傳注引、並同。昭元年傳。無乃包藏禍心。文選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注引作苞。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文選八公山詩注引作苞。案菁。苞匭菁茅。管子輕重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名曰菁茅。鄭注。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范注。菁茅、香草。所以縮酒。則即爲苞茅。釋言。苞、稿也。孫炎注。物叢生曰苞。古書多通爲包裹字。見上釋。無以縮酒。說文西部引酋作酒。云。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酒。象神飲之也。案甸師職。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玉藻。蕭。肅。而莤。聲之轉。故傳作縮。六書正譌云。莤、俗作縮。非。臧氏曰。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莤酒。皆西之聲近假借字。作蕭、亦爲聲近。錢氏坫曰。郊特牲注引作沛。以酌酒。是亦讀莤與酌同也。段氏曰。縮者。古文假借字。莤者。小篆新造字。周禮注。蕭茅、或作莤。皆漢人所用字。

君其問諸水濱。齊世家。諸作之。文七年傳。面屬諸子。晉世家作之子。襄六年傳。先諸。田完世家坐之。案穀梁莊廿四年傳注云。諸、之也。廣雅同。詩。寘之河之干兮。中庸注引作寘諸之。諸音近。字從讀變也。

漢水以爲池。釋文云。本或作漢。以爲池。水衍字。案文選注。南都賦、齊安陸昭王碑文。引作漢水。杜注。僞漢水。是有水字。齊世家作江漢以爲溝池。義同。臧氏曰。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云水。猶方城不言山也。

雖衆無所用之。詩商頌疏引作雖君之衆。文選西征賦注引同。案唐初舊本。或有此二字。唐石經無之。

一薰一蕕。內則注。蕕、引作庮。云。庮、惡臭也。釋文。蕕、或作蕉。又作蕉。案玉藻注云。蕉、或作蕉。士相見禮注。古文蕉作蕭。禮經三字通。故內則釋文或作如此。說文云。蕭、香艸也。蕕、水邊艸也。庮、久屋朽木。周禮。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是蕭爲艸。庮爲木。蕕無臭義。杜注。蕕、臭艸。亦因上文而言之。蕕字亦同音通假。疏云。杜知蕕是臭者。內則庮字。亦是臭義。其字雖異。其意亦同。李氏時珍曰。蕕者。蓋也。朽木臭也。此草雖似薰。而實

其婦生卓子。晉世家婦作弟。卓子作悼。二下並同。案索隱曰。弟、女弟也。公羊莊十九年傳。婦者何。弟也。字亦作悼。晉世家作卓子。晉義卓、一作悼。辨世家晉義。史記卓多作悼。案本紀集解又作倬。悼與卓祇偏旁增省。史記所據。或爲悼字。梁氏曰。悼卓疑古通借。

歸胙於公。穀梁作致福於君。晉世家作歸益於君。案說文云。胙、祭福肉也。蓋、家福也。文異而義並同。

與犬。入斃。說文犬部引作犬獘云。頓仆也。或作斃。晉世家作或。案獘从犬。或通作弊。非是。晉世家作或。義同。

地墳。穀梁作地賁。案范解云。賁、沸起也。與墳義同。當从省。

五年經。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水經河水注同。案杜注。首止、衛地。范解首戴同。鄭注以爲首陽山。夷齊之歌所爲。隱十年經。伐戴。釋文音再。止戴亦音相近。

傳。狐裘尨茸。晉世家作蒙茸。集解引服注同。詩小戎疏引同。案詩。狐裘蒙戎。毛傳以言亂也。蒙伐有苑。箋云。蒙、尨也。疏尨蒙同音。茸與戎亦同。爲下國駿尨。荀子榮辱引作駿蒙。蒙與尨古字通。

公使寺人披伐蒲。晉世家作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僖廿五年傳。作寺人勃鞮。晉語同。文選注（鞮任少卿書。宦者傳論序。）引史、作履貂。後漢宦者傳序同。注。一名勃鞮。字伯楚。案草昭注云。官勃鞮。一作勃貂。貂即刁。此疑誤。蓋披是其名。而履鞮、勃鞮、履貂、皆主履者之官名。後呂郤之難。晉語曰。伯楚知之。以告公。後漢張衡傳注。伯楚、勃鞮字也。梁氏曰。晉語。披字伯楚。注云。文公時。爲勃鞮。宋庠補音云。官名。則所謂勃鞮、勃貂、履貂、官號之異。蓋主履者。若周官之鞮鞻氏。鞮是革履。貂是皮履。勃乃排比之義。

公孫茲如牟娶焉。釋文云。娶、本又作取。（襄廿五年傳。使傅取之。釋文。取。或作娶字。不可娶也。釋文。娶。亦作取。廿六年傳。叔舉娶於申公子平。釋文。娶。本又作取。襄十二年傳。昭公娶子吳。釋文。娶。亦作取。云本亦作娶。）案說文云。娶、取婦也。古多通用取字。

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玉篇面部。輔、引作酺。云亦作輔。呂覽樺動、淮南說林、並引作脣竭。莊子胠篋、漢五行志同。案說文云。輔、人類車也。酺、頰也。易咸其輔頰舌。釋文。虞作酺。是酺正字。輔通。戰國趙策。脣揭而齒寒。注。揭、猶反也。呂覽注。竭、亡也。義亦同。竭揭又音相近。

大伯虞仲。論語作泰伯。（吳世家索隱。引范甯論語集解。作太。）案皇侃義疏引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太王元子。故號泰伯。大泰亦古今字。

其愛之也。正義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廿四年傳。行者甚衆。釋文。甚。一本作其。僖者甚衆。與釋文。本或作其衆。）案正義云。當愛桓莊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與繆之甚也。然其與甚亦字形相涉而亂。

丙之晨。漢律歷志引作丙子之辰。案下云丙子旦。故作丙子辰。說文。晨、房星。或作晨。是借字。

均服振振。釋文云。均、字書作袀。漢書五行志。律歷志。引作袀服。師古注。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貌。文選注。吳都賦。劉淵林注

（羽獵賦。御覽三百四十。）引並同。案閒居賦注引服虔注。袀服、黑服也。說文。袀、今本作袗。元服也。呂覽侮過注云。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服。司几筵注引作均。劉淵林注。袀、同也。文異而音義不殊。臧氏曰。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袗爲均。（云古文均爲袗。）則从今文作均。晉語賈注、呂覽注杜注、並云。均、同也。與此注義正合。又曰。據閒居賦注。則左傳本作袀服。其義爲黑衣。均同也。蓋賈、杜、伯義。而杜氏用之。惠氏曰。上下皆元。故謂之黑服。袀、古文皆作均。梁氏履繩曰。袀、均也。言戎服均尚黑。故即以袀服爲黑服。蓋衣同色者皆爲袀服。廣韵專以袀爲戎衣。於義儉矣。

虢公其奔。漢五行志奔作犇。案玉篇云。犇、牛驚。犇與奔音同。漢書多作犇。

及其大夫井伯。晉世家。井伯下有百里奚。（十三年傳。謂百里與諸侯。釋文。晉世家作百里奚。）案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及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夫人媵於秦。然孟子言百里奚知虞公不可諫而去之秦。則無晉虜媵秦之事。史公雜采它書。傳聞有異耳。（賈說注引楚國伯先賢傳。百里奚字井伯。非。）

罪虞公言易也。唐石經。公作且。案此當从石經作且。言易也。今俗本譌。

七年經。盟于甯母。穀梁作寧。（宣九年傳。孔寧。公羊傳。趙運注。作孔甯。禮記釋文。甯。本又作寧。昭廿年經。向寧。公羊作甯。廿一年經。向寧。同。廿八年經。鄭伯寧卒。穀子寧卒。公羊並作甯。襄十五年傳。衛世家作甯。）案說文云。甯、所願也。寧、願詞也。徐鍇曰。甯猶寧也。今俗人言寧如此。爲甯可如此。漢禮樂志。周流常羊思所并。穆穆復正直往甯。師古注。甯、合韻音寧。王莽傳。永以康甯。後漢烏桓傳。始復置護烏桓上谷甯。注云。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寧、甯音義同。杜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泥甯音相近。

傳。襄王惡大叔帶之難。釋文云。叔、又作州。（文十年經。叔仲彭生。釋文。叔。又作州。本或作叔彭生。）案衛州吁。穀梁作祝吁。州、祝古音相近。叔與祝聲亦同。

八年經。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案下書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當不預此會盟。公羊所據。恐未得其實。趙氏坦曰。公羊衍此四字。

傳。以敗狄于采桑。晉世家作翟桑。案晉世家作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翟桑。集解。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是一地而二名也。

九年經。甲子。晉侯佹。（从齒本。）諸卒。公羊作甲戌。公穀作詭諸。十二諸侯年表。晉世家、竹書紀年同。案杜注。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晉在盟後。從赴。則當从公羊爲是。隸釋鄭固碑。造滕佹辭。洪适云。碑以佹爲詭。佹詭音義同。趙氏坦曰。據左氏盟于葵邱傳。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作甲子。或譌一字。

傳。天子有事于文武。文選朱郊祀歌注引作于郊。案李善注每多改經文以就選。此作郊。當亦因郊祀而易之。

以伯舅耋老。御覽三百八十二引作耄老。案杜注云。七十曰耋。釋名。八十曰耋。釋言郭注同。曲禮。八十九十曰耄。漢平帝紀師古注。八十曰毛。耄耋字形相涉。

其在亂乎。水經泗水注引作有亂。案杜注云。在。存也。微戒獻公。晉將有亂。有與在形近。作有。義通。

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靖。引作靜。勤作懃。案詩。靖共爾位。韓詩外傳作靜。古字通。懃俗體。

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晉語。秦本紀。作丕鄭。晉世家作邳。集傳纂例引公羊。作邳。十年傳平約。李斯上始皇書作邳。唐石經左公作丕。昭三年傳。味且丕顯。釋文。淳化本。岳本。考文。宋本。足利本。作丕。案說文。丕。大也。漢石經尚書。丕作丕。山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丕碑。梁相費汎碑。皆同。五經文字云。丕。丕上說文。下石經。是丕爲隸變體。說文。邳。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封國。或从省作丕。字互通。

命不及魯。釋文云。命。本又作命。案玉篇云。命。教令也。義同。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齊世家集解作隰朋。案易。朋來无咎。釋文。朋。京作崩。漢五行志引同。崩朋聲轉而字異。

公謂公孫枝曰。晉世家。枝作支。李斯傳。說苑。同。案詩。本支百世。左莊六年傳作本枝。古枝支字通。見詩釋。

十年經。晉里克弒其君卓。公羊作卓子。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師古注引。同。穀梁經稱卓。傳作卓子。案傳九年傳稱卓子。又稱公子卓。呂覽。慎行論。是卓其名。子者。男子之稱。故可通言之。

公子。大雨雪。公羊作雨雹。漢五行志引同。案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雹與雪以字形相似而誤。公羊言記異。則似當作雹。若多而大雨雪。此常事。可不必書也。發氏曰。班史敍恆寒。以雪爲首。而繼雹次之。大雨雪。此左穀經文。故引劉向說。次引公羊經。兼采董生說。蓋以經有異文。特附出之。其餘皆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義例之嚴如此。劉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非矣。

敝於韓。晉世家。敝作弊。宣十五年傳。敝邑易子而食。後漢來歙傳注引。作弊。選十九年傳。豈憚敝邑。文選永明十年策秀才文注引作弊。廿三年傳。韓有先人之敝廬在。羊祜讓開府表注。廿五年傳。以敝我敝邑。養御覽。宗注。昭四年傳。其商船貨。晉紀總論注。五等諸侯論注。並引作弊。定九年傳。敝無存之父。御覽七百二引作弊。案論語。衣敝縕袍。說文衣部引作弊。玉篇。敝。或作獘。俗作弊。今通用。

呂甥。晉世家作呂省。下皆同。案秦本紀仍作呂甥。甥省一聲之轉。杜注。瑕呂飴甥。即呂甥。蓋姓瑕呂。名飴甥。趙氏佑曰。蓋本氏呂。而瑕與陰皆食邑。非姓也。梁氏履繩曰。呂甥以邑爲氏。族系無攷。廿四年傳。瑕甥。瑕亦其邑。故并偁瑕呂。通志氏族略。所謂複姓瑕呂氏。是也。其偁陰飴甥者。兼食陰邑耳。杜氏以瑕呂爲姓。未免從俗。甥者。蓋晉侯之甥。即以爲名。

十一年經。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案左傳九。十。十一。年傳。並作丕鄭。則經當無父字。故徐彥所見本如此。今本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增。通志氏族略云。丕鄭。亦曰丕鄭父。名字通偁也。父

者。男子之美偁。則知自偁爲丕鄭。人偁之曰丕鄭父。

傳。受玉惕。說文心部引。作執玉惕。昭廿六年傳。從世若少惕。釋文。惕。本亦作。剔。同。案周語。晉侯執玉卑。非不稽首。執與受義通。

說文。惕。或省作惕。古文作惕。今皆从或體。

而何繼之有。漢五行志。而作其。唐石經同。案依文義。當作其。今本誤。

十二年經。春王三月。穀梁作正月。案正與三字形相近。蓋所見之不同。

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文十六年經。宋人弒其君杵臼。定五年經。齊侯杵臼卒。公羊並作處臼。齊世家。責義。史記多作著。案杵處同音通用。著亦音近。

傳。楚滅黃。楚世家作滅英。晉義。年表。及它本。皆作英。一本作黃。唐石經初刻作楚人。案經作楚人。十一年經亦作楚人。故石經於傳亦增人字。史記正義云。英國在淮南。蓼蓼國也。然滅蓼在文五年。非是。

十三年傳。晉荐饑。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作洊飢。文十六年傳。楚大饑。釋文。亦作飢。定四年傳饑氏。廣韻六脂作飢。案洊荐古字通。見詩釋。說文云。穀不孰爲饑。飢。饑也。二字義別。今俗或通用。非。

愷悌君子。釋文作凱。云。本亦作愷悌。本亦作弟。襄廿八年傳。樂旅愷以入于晉。釋文作凱。文十八年傳。謂之八愷。襄廿六論。氏族。作凱。舉八愷。初學記。引同。成十八年傳。蔡儉孝弟。釋文。弟。本亦作悌。案說文云。豈。還師振旅樂也。愷。康也。悌。新附字。豈俗作凱。毛詩从古。作豈弟。後多用俗字。

天災流行。晉世家。災作菑。案說文云。菑。不。當作才。耕田也。从巛巛昔火。故古多偁篇災字。

十四年經。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釋文云。鄫。本或作繒。穀梁並作繒。十九年經。鄫子會盟于鄫。宣十八年經。鄫人戕鄫子于鄫。穀梁並作繒。釋文。繒。本或作鄫。襄七年經。公會吳于鄫。穀梁作繒。十二諸侯年表。吳世家。并世家。孔子世家同。八年傳。掩鄫人之蠶者。考工輪氏注引作繒。案孔子世家。吳與魯會繒。正義曰。括地志。故鄫城。周本紀正義引作繒縣。在沂州承縣。地理志。繒縣。屬東海郡也。周語。杞繒由大姒。又云。杞繒猶在。補音。鄫。或作繒。通。荀子非相注云。繒與鄫同。說文。鄫。姒姓。通。在東海。或作繒者。亦同音通。左氏惟宣十八年傳作鄫。

沙鹿崩。說文林部引。作沙麓。漢五行志。元后傳引同。昭廿年傳。衡鹿守之。大司徒職。疏引作麓。風俗通山澤篇。案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鹿。說文解同。杜注以沙鹿爲山名。在晉地。公羊以爲河上邑。穀梁爲山足。皆。納于大麓。魏受禪表作大鹿。鹿麓古字通。

十五年傳。步揚御戎。晉世家作步陽。漢四年傳。論在繁揚。昭五年傳。帥繁揚之師。唐石經並作陽。漢地理志繁陽。應劭注。在繁水之陽。廿五年經。次于陽平。公羊作揚。案詩。燎之方揚。漢谷永傳引作陽。釋名陽。揚也。陽氣發揚在外。二字古通。

梁由靡御韓簡。晉世家。由作繇。十六年傳。吉四由人。漢五行志作繇。宣十二年傳。養由基。路史國名紀作繇。案說文無由字。本作迶。通作繇。繇由古今字。古今人表。辛繇靡。師古注。繇讀與由同。文選諷諫詩注。繇。與由古字通。

晉大夫反首拔舍。詩載馳疏引。作茇舍。案大司馬職。仲夏教茇舍。注。茇。讀如蔡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杜注同。傳疏云。茇與跋通。詩狼跋釋文云。跋。或作拔同。

寡人之從君而西也。唐石經初刻、作從晉君。案與晉大夫言、似可無晉字。故後復刻去之。

以大子蘧宏、公羊蘧作嬰。案戰國魏策、惠王名嬰。魏世家作蘧。二字音同。

使以免服衰絰逆。釋文作絻。云本又作免。案玉篇云、絻、器服、或作免。古字省、通。

曰上天降災以下四十七（當作二十。字、杜注云、檢古本皆無。晁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案正義云、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服虔解說、其文甚煩。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蓋上云且告、即登臺履薪之事。故杜注、且告將以恥辱自殺。後人以且告下當有辭。故增此四十餘字耳。趙氏佑曰、登臺而履薪者、積薪於臺下。蓋作將自焚之狀。故使以器服告也。曰上天降災下四十七字正合。未必出後人手。服杜闕注、安知其所據本不有脫佚乎。）

晉於是乎作爰田。晉語作轅田。案正義云、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國語賈逵注同。說文云、爰、籀文以爲車轅字。故外傳又作轅。漢地理志孟康注、轅爰同。說文、䢅田易居也。是當爲轅田之本字。徐鍇曰、左傳作爰田。國語作轅田。皆假借。䢅乃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錢氏曰、說文䢅即作爰田之爰。

羣臣輯睦。釋言注引、作百姓輯睦。案呂覽與衆言、似當作百姓。今作羣臣、或涉成十六年傳之文。

亦無貶焉。釋文云、貶本亦作況。案漢武帝紀、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應劭注、況、賜也。禮樂志師古注同。釋詁釋文、貶本作況。是同音通字。貶亦俗體。段氏曰、兄字引伸爲兄益。用況者、于古爲假借。況貶皆俗字。

餘七年焉。皆世家。餘作餽。（襄十一年傳、皆有饋賂。釋文、饋、或作餽。）案說文云、吳人謂祭曰餽。孟子、王餽兼金。宋餽薛餽。皆借以爲饋字。漢律歷志師古注、餽與饋同。（見禮記釋。）

蟻析。釋文云、蟻、或作蟻。析、本或作哲。皆語作哲。（定八年傳、蟻析。文選長笛賦注引作皆。）案學記、蟻子時柄之。釋文、蟻、本或作蟻。注云、蟻、蚍蜉也。古多以蟻爲蟻字。通。析作哲。聲同。

十六年經、隕石于宋五。說文石部引作礦石。云、礦、落也。案說文、礦、礦二字義別。今皆通作隕字。釋詁注、礦猶隕也。古字通。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作提月。初學記四引同。公羊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左傳釋文、是月、本或作是日。鷁、本或作鶂。音同。穀梁作六鶂。公穀釋文本並作鶂。宋世家、漢書五行志、劉向傳、並引同。說文鳥部引作鷁。宋世家、飛作蜚。漢書同。案公羊傳曰、提月者何。蓋速是月也。何休注、提月遲也。魯人語也。釋文、是音徒兮反。以古本有作提月。（唐韵正、提音匙。）提是音體同。說文、䟦、或作遏。鶂、鵝。無鷁。于緜字畜云、鷁、六鷁、鷁、首船。二字義異。五經文字、鷁鶂並收。此當作鶂。飛作蜚。通假字。漢史多作蜚。漢五行志師古注、蜚、古飛字。盧氏曰、提月、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所言如此。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訓。若作是、何勞如此費辭乎。陸佃注鶂冠子象里用提云、提、谷日也。亦引公羊爲證。臧氏「穀梁疏引賈逵以鷁解鶂。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見

六鷁字本从兒也。廣韵反以鷁爲正。首尾倒置矣。（洪氏曰、提當通作䟦字、並傳以爲鷁誤。此月也。）

傳、齊徵諸侯而戍周。唐石經無而字。案而字當衍。

十七年傳、多內寵。漢五行志注、文選後漢皇后紀論注引、皆無內字。（齊世家無下內嬖二字。）案上云齊侯好內。下云內嬖如夫人者。此何內字。或因後內寵之文而衍耳。

易牙八大戴保傅、賈子胎教、法言問神、論衡譴告、並作狄牙。文選琴賦、北齊顏之推傳、琴賦注引淮南、同。案白虎通禮樂云、狄者、易也。易狄聲近古通。

十八年經、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作宋公會曹伯。案公羊有會字。或是衍文。

十九年經、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案穀梁范解云、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偶人。外卑者也。故二傳皆無公字。此如莊十四年經、同盟于幽。書公會。相誤衍公字。趙氏坦曰、四國俱偶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

傳、還修教而復伐之。釋文作而復之。云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也。案注云、復往攻之。則杜本似有伐字。

襄十一年傳注引、此有伐字。詩皇矣疏、文選注（爲曹洪與魏文帝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引、並同。

廿一年經、會于盂。公羊作鍾。穀梁作雩。范解、雩或爲宇。案公羊疏云、左氏作盂。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三禮義宗云、雩者、護也。唐韵正、雩去聲則虛。故反。雩有諧音、在盂聲相近。雩與盂爲同部字。而字與盂一聲之轉也。

傳、務穡。論衡明雩引、作務嗇。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注引同。案說文云、穀可收曰穡。嗇、愛濇也。詩、不稼不穡。漢石經作嗇。古穡嗇字通。（見詩釋。）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水經沂水注引、作須朐。（作子魚語。襄、廿二年經。收須句。文七年經、收須句。公羊、漢五行志引、並同。）釋文云、本或作胸。胸風姓。案釋文、句朐並其俱反。左氏作句。从省。皆字或爲經師所增。

廿二年傳、戰戰兢兢。釋文云、本或作矜矜。（宣十六年傳、戰戰兢兢。釋文、本亦作矜矜。）案詩無羊傳云、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說文、兢、戰若矜。古字通。

蠆蠆有毒。釋文云、蠆、本又作蠆。俗作蜂。皆同。（文元年傳、蠆尾。釋文、蠆、本又作蜂。）蠆、字林作蠆。案說文、蠆、古文从省。作蠆、或作蠆。蜂又俗省。玉篇分蠆蠆爲二。張有从說文以俗作蠆蠆。非。

戰于升陘。釋文作登陘。云本亦作升。玉篇邑部、陘、引作鄧。案釋詁曰、登、升。（今作登。俗。）也。二字同部。古通用。義同。玉篇、鄧、鄉名。从邑。通。

戎事不邇女器。釋文、邇作爾。案少牢饋食禮曰、佐食爾上敦黍于篇上。鄭注、爾、近也。非長職注、爾亦近也。古从省。通。

陸而不列。文選注（幾部賦、辨亡論、思舊賦、弔魏武帝文。）並引作不成列。案此當涉上不敢不成列之文。或唐初本有如是。

廿三年傳、遂取焦夷、水經陰溝水注引、作遂取譙、案杜注云、焦、今譙縣也、水經注、涡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魏立譙郡、此後人增加言旁、

而殺人以逞、釋文作以昱、云本亦作逞、案逞與昱聲之轉、當从省借、

生伯儵、釋文作倫、云本又作儵、音同、文十六年傳、嚳神倫魚人、釋文作儵、十七年傳、以待於倫、宣三年傳、余爲伯儵、釋文倫、郭、郭氏曰、說文作伯儵、黃帝之後、姓、案倫與儵音義並異、晉世家、唐石經、皆作儵、釋文作倫、以形似而誤、

我二十五年矣、晉世家、我作犂、案呂后紀、犂明、孝惠、徐廣音義、犂、猶比也、犂與我亦語音之異、段氏曰、遲、徐也、或假犂爲之、史衛霍傳、遲明一作犂、又或假犂爲之、史尉陀傳、犂旦城中皆降伏、卽犂明、漢書、犂旦爲遲、且晉世家、犂二十五年、益可見犂之爲遲也、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晉語作野人舉塊以與之、漢律歷志、野、並引作埜、下作舉、由而與之、案說文、擧、古文野、从里省、从林、由、或作塊字、同、漢志當本晉語文、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晉語、呂覽上德、淮南人間、並作骿、脅說文骿部引同、論衡、骨相作仳脅、晉語、裸作狀、案說文云、骿、并骨也、今傳作駢、晉世家、是同音通用、今傳文引說文、疏引、晉間、並作駢、說、仳骿又音相近、外傳作狀、語加詳、呂覽、淮南、皆云使祖而揃地魚、此所傳之異也、

薄而觀之、晉語作薄微薄而觀之、案孔晁云、薄、薄、薄也、杜注訓薄爲迫、是隨文釋之、

僖負羈之妻、晉語作羈、淮南人間、作蓋負羈、韓非子、晉世家、作蓋負羈、曹世家、古今人表、作羈、唐石經同、廿四年傳、臣負羈絏、說文系部引作羈、釋文同、昭七年傳、君之羈臣、岳本作羈、十三年傳、爲羈絏世、楚世家作羈、釋、寄也、音義同、然說文無羈字、案說文云、羈、馬絡頭也、玉篇、羈、羈旅也、寄、止也、

晉公子廣而儉、呂覽上德注、廣、引作廉、案廉與廣字形相似、義並通、

公子賦河水、晉語韋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案杜注云、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若沔水詩、則正合朝宗于海之義、韋說是、

廿四年傳、所不與兄氏同心者、檀弓疏引、所下有反國二字、案此二字當爲衍文、

寺人披請見、釋文云、寺、本又作侍、昭六年傳、宋寺人柳、十年傳、惡寺人柳、釋文並云、寺、本又作侍、廿五年傳、使侍人餘祖、釋文、侍、本亦作寺、案周禮敍官注云、寺之言侍也、文異而義同、古多通用、見詩釋、

以田渭濱、韓非子作惠賓、案惠渭音同、賓與濱通、濱濱字形相似、

女中宿至、釋文無至字、云一本有至字、案有至字文義較明、

晉侯之豎頭須、注云、頭須、一曰里凫須、正義、史記謂之里凫須、新序雜事同、案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凫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餓不能行、介子推斷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里凫須、頭作里凫、亦晉之轉、惠氏士奇曰、凫與頭、古音同、梁氏曰、頭字古叶同都切、與凫音近、里蓋北字、此傳明之別、故韋

杜並著之、非有二名也、

介之推不言祿、呂覽介立、晉世家、古今人表、說苑雜言、新序節士、並作介子推、後漢荀彧傳、水經汾水注同、晉世家又作介推、說苑復恩同、弟子傳作介山子、然大戴衛將軍文子作介山子推、荆楚歲時記引琴操、作介子綏、案杜注云、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則推其名、故下但稱推之爲語助、如舟之餘、燭之武、後漢張衡傳作鄭武、之類、子推或其字、推綏聲相近、梁氏曰、綏、或其字、

下義其罪、晉世家、作下冒、案正義云、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史記作冒、字義尤明、

王使伯服、鄭世家作伯輪、索隱云、卽伯服也、案易、服牛乘馬、說文引作輻牛、後漢盈甫嵩傳注云、輻、古服字、

以蕃屏周、文選注、未詳親及、齊竟陵王行狀、引、作以潘屏周室、廿九年傳、以藩王室也、釋文、藩作蕃、昭廿六年傳、以蕃屏周、釋文作藩、云亦作蕃、定四年傳、以藩屏周、釋文、蕃作藩、案史記滑稽傳引詩、止于蕃、漢昌邑王傳引作藩、大司徒職注、杜子春讀蕃爲藩、二字同聲通、

邢茅胙祭、潛夫論五德志、茅作茆、胙作祚、穆天子傳、說文邑部、祭作鄭、案釐人職茆蒐注、鄭大夫讀茆爲茅、說文新附祚字、此後人所加、是茆與祚皆俗通字、說文、鄭、周邑也、古从省借、

使續叔甥子、釋文云、甥、本或作姚、亦音桃、廿四年傳、小王桃子、釋文、桃、本又作姚、案姚與桃亦形聲相亂、

狄囚貪惏、文選馬汧督誄注引、作貪婪、案說文云、河內之北、謂貪曰惏、婪、貪也、二字音義同、

及坎欿、續漢郡國志作坎壈、注引同、案廣雅、壈、陷也、欿、嵌、坑也、易釋文、坎、本亦作埳、京、劉、作欿、險也、陷也、

二字義同、

履之不衷、後漢劉元傳注、作不中、案周語、其君齊明衷正、卽中正字、孔子世家、皆折衷於夫子、漢貢禹傳作折中、此作中字、尤切、

子威之履、釋文云、一本作之及、案作及字義亦通、王氏念孫曰、作及者是也、謂及於難、桓十八年傳、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也、

天子有事膰焉、說文炙部、膰、引作燔、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傳、天子有事燔焉、以餘同姓諸侯、釋文云、膰、周禮又作燔字、廿二年傳、興執燔焉、釋文、燔、又作膰、案燔當从火省、通、玉篇、燔、或作膰、俗字、

得罪于母弟之親子、僖五年傳正義引、作母氏、案宋淳化本無弟子、曲禮疏引及唐石經、岳本、皆有弟字、

或爲氏字之誤、

石甲父、廣韵三十二狎引、作甲石父、案石甲父當卽石癸之字、晉有胥甲父、古有甲父之鼎、氏族略以甲父癸爲二人、廣韵注謂姓甲、並誤、

廿五年傳、掖以趍外、詩衛門疏、掖、引作持、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案說文云、掖、持臂也、義同、

命之宥、晉語、宥作佑、新序善謀引同、廿八年傳、命晉侯佑、唐石經作宥、宋本、岳本同、案聘禮注云、古文佑皆作宥、有司徹注同、

釋詁釋文、侑本作宥、周禮、三宥、管子作三侑、古字竝通。

蒼葛呼曰、古今人表作倉葛。文十八年傳蒼舒、古今人表作倉葛、五帝紀索隱引同、文選思元賦注同。水經濟水注引晉語同。案詩、悠悠蒼天、釋文、蒼本亦作倉、漢史晨祀孔子奏銘、黑不代倉、案平殘碑、何事穹蒼、漢碑多如此作、是古隸省通。

案人過析隈、釋文云、俗作枅隈、兼經音義、十五引、作拆隈、案漢魯峻碑、枅薪非何、即析之隸體、玉篇不收枅字、廣韻、析、俗作枅、拆、當以形似而誤。弓人注引、作八隈。

得原失信、呂覽、爲欲作失寶、案上云、夫信、國之寶也、故此作寶字。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正義云、劉炫、徑作經、文選宦者傳論注、餒、引作餒、案杜注云、徑、猶行也、正義、杜以徑字上讀爲句、劉改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非也、說文、餒、飢也、無餒字、五經文字云、餒、經典相承別作餒、以爲飢餒字、以此字爲餒餉之餒字、書無文、案餒字見玉篇、云餒也。

廿六年經、公會晉子衛甯速盟于向、公羊作甯遬、成二年經、齊侯逆率、公羊作遬、十二年經、侯年表、衛世家同、襄十六年傳、孟孫子速、釋文、速、本亦作遬、廿年經、仲孫速、宣六年經、鄭游速、十年經、鄭游速、公羊亦作遬、十四年傳、戲陽速、論世家作遬、案說文、遬、論文作遬、漢宣帝紀、師古注、遬、古速字。

公追齊師至鄴、釋文作、榻、云本又作鄴、公穀作、榻、案說文云、鄴、東海之邑、公穀作、榻、从省、晉同。

公子遂如楚乞師、世本、遂作述、襄廿三年傳、說或如東門襄、論世家、索隱引世本、作遂、案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鄭志、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古述術遂字竝通。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夔、竝作隗、謹周古史考作滅歸、案夔隗聲之轉、夔與歸音亦相近、水經江水注、秭歸縣、故歸鄉、地理志歸子國、即夔子國也、樂緯、背歸典協聲律、宋忠注、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是皆以歸爲夔也。

傳、使展喜犒師、魯語作乙喜、注、乙喜、魯大夫展喜也、案正義引魯語、使展喜以脩沐犒師、今本作乙、亦轉寫之異、韋氏經說云、李陽冰篆脩廟碑、喜作乙、冰體當有所本、犒、古作槁、或作槁、廣雅始作犒、俗字。

君子則否、魯語、作則不、宣二年傳、未知毋之存否、晉世家作存不、十二年傳、故曰律否臧、昭廿年傳、而不否焉、臣獻其否、漢紀傳注引、皆作不、晉語韋注引同、案說文云、否、不也、義同、論語、予所否者、古論作不、不讀上聲則方九反。

室如縣罄、釋文云、罄、亦作磬、盡也、魯語作磬、文王世子疏引同、後漢陳龜傳作縣磬、注引同、公孫瓚傳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竝同、案正義引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但有桷無覆、劉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粟帛、魯語韋注、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也、是諸家皆作磬、韋懷注、言其屋居如磬之縣、下無所有、較杜爲長、樂記、石聲磬、注、磬當爲磬、玉篇、磬、或爲磬、古亦通借、臧氏曰、磬磬字別、而聲相近、故互誤、孔晁注國語、亦从服義、杜改如爲而、又以磬爲磬、此好異於先儒、劉規之當也、趙氏佑曰、大戴禮禮有三本云、縣一磬而尙搏拊、足爲古磬磬通用之證。

我先王熊摯有疾、楚世家作摯紅、古今人表同、案楚世家、熊渠卒、子熊摯紅立、上云、熊渠生子三人、長子

康、中子紅、少子執疵、而不及摯、然正義引樂緯注、熊渠適嗣、曰熊摯、杜注、熊摯、楚嫡子、則熊摯熊紅爲兄弟二人也、樂氏曰、世家不數摯者、必因歷疾寬處、不復齒、合摯紅爲一人、殊誤。

廿七年傳、賁無禮也、釋文云、本或作賁禮也、唐石經同、案文義當有無字、宋石經、淳化本同。

郤縠可、後漢郅惲傳注引、作郄縠、傳同、文選史岑出師頌注、御覽二百七十七、引同、下郤溱、郤至、郤克、郤錡、郤犨、郤筍、郤宛、三郤、郤豎、郤逝、郤至、郤錡、郤犨、郤筍、郤宛、三郤、三郤、御覽皆引作郄、郤至、郤犨、郤錡、郤宛、古今人表皆作郄、成十四年傳、三郤、郤豎、郤逝、郤至、呂覽驕恣、郤作郄、後漢徐璆傳注引同、昭廿七年經傳郤宛、穀郤宛作、呂覽慎行同、釋文作穀、云本又作郤、文二年經晉士縠、釋文、本又作穀、穀梁作穀、宣十二年、先縠佐之、釋文、縠、同、本又作穀、穀梁釋文同、十三年經、晉殺其大夫先縠、穀梁作穀、釋文、一本作縠、案說文云、郤、晉叔虎邑、集韵、晉郤獻子食邑于郤、因氏、通作郤、郤爲俗字、廣韵、郤、俗氏字、然郤溱、郤縠、皆在郤克前、非因郤獻子也、縠與縠形聲相雜。

廿八年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穀梁無齊侯、案穀梁無齊侯二字、或所見異、或脫文。

傳、謂楚人曰、不卒戎也、唐石經、淳化本、無曰字、案岳本有曰字、文章正宗同、玩注義、當有曰字。

且曰、獻狀、晉語作文公誅觀狀、案誅、責也、觀與獻、義略同。

乃拘宛春于衛、晉世家作乃囚、案釋言曰、囚、拘也、義同。

原田每每、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作莓莓、御覽四百四十八、引同、莓經音辨引、作莓莓、案說文云、莓、艸盛上出也、徐鉉曰、方傳、原田每每、今別作莓、非是、蓋本从屮、不應又加艸也。

緝緝、韎韎、釋文云、說文作韎、云著掖皮、案杜注云、在背曰緝、今本从省。

鄉役之三月、說文曰、部引作、迹役、云不久也、釋文云、鄉、又作、迹、同、案士昏禮云、迹者吾子辱使某見、注、迹、籍也、釋言、籍、迹也、杜注、鄉、狎習也、是不爲、迹也。

旅弓矢千、緒漢輿服志、作旅弓十、旅矢千、袁紹傳注引同、釋文云、矢千、本或作旅弓十、旅矢千、後人專輒加也、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同、唐石經旁添十旅二字、案杜注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正義、此具於彤而略於旅、準之、則矢千弓十也、是潘劉所言準此推之、故後人於傳文亦如此二字也、詩彤弓序疏引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旅二字。

糾逖王慝、漢都鄉正街彈碑、作糾剔王慝、案詩泮水箋云、狄當爲剔、剔、治也、逖與狄同、說文、慝、失常也、晉同義通。

明神殛之、俾隊其師、釋文云、殛、本亦作極、下是殛同、成十二年傳、明神殛之、釋文、殛、本又作極、昭七年傳、殛鯀于羽山、釋文同、後汜勝之傳注引同、俾、本亦作卑、文元年傳、盟俾我悖、釋文、俾、本亦作卑、成十二年傳、俾隊其師、釋文作卑、云本又作俾、十三年傳、俾我先公、釋文、俾、或作卑、襄十一年傳、俾矣其民、昭八年傳、俾躬處休、卅二年傳、俾我兄弟、釋文、俾、作卑、案書、鯀則殛死、釋文、殛、本或作極、詩菀柳箋、極、誅也、正義云、釋言文、今爾雅本作殛、說文、殛、殊也、極殛聲近、古通、荀子宥坐引詩、卑民不迷、注、卑、讀爲俾、卑俾一聲之轉、古多省借爲之。

及其元孫唐石經作及而淳化本、岳本同。案中庸、抑而強與注、而之言汝也。淮南氾論注、而、汝也。與其字義更切。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說文玉部引、作璿弁。成十七年傳、賜我以璿璣。山海經注、璿天子傳四注、並引作璿璣。釋文作玤、云本又作弁。案張衡西京賦、璿弁玉纓。正用此傳文。說文璿、美玉也。瓊亦玉也。二字古多相亂。當从許氏所引。段氏說文本璿下。文選陶徵士誄注引說文、瓊、亦璿字。玤、俗字。錢氏坫曰、堯典在璿璣玉衡。後漢書作璇。玉篇璇瓊爲二文。不同。後人不知璿瓊爲二文。故以璿弁爲瓊弁。段氏曰、史記正義、璿璣作瓊璣。璿與瓊古書恆相亂。

鄖瞞奸命。通志氏族略引、作干命。成十六年傳、奸時以動。釋文、奸、或作干。昭三年傳、再奸王命。後漢張衡傳注引作干。案說文云、奸、犯婦也。干、犯也。二字音義相同。

望于宛濮。水經濟水注引、作宛一作宛。濮。案詩、宛彼鳴鳩。韓詩記引釋文、宛作菀。國語注引同。古字通用。見詩釋。

鍼莊子爲坐。廣韵二十一侵。注引風俗通作箴莊子。宣四年傳、鍼尹克黃。定四年傳作鍼尹。案說文云、鍼、所以縫也。箴、縫衣箴也。音義本同。釋文、鍼、其廉反。廣韵、箴、音斟。姓也。二音通讀。文選景福殿賦注云、箴、古鍼字。段氏曰、箴、引伸之義爲箴規。古箴鍼通用。

士榮爲大士。小司寇職注引、作大理。案虞書、咎繇作士。淮南主術云、皋陶瘖而爲大理。舊唐職官志注云、古謂掌刑爲士。又曰理。漢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貴人之牢曰大理之義。通典序注、士理、獄官義同。

曹伯之豎侯獳。廣韵十九侯作儒。成十年經、曹侯獳卒。十二年傳、曹侯獳如晉。音世家作襦。案獳獳形聲相雜。據與儒亦聲近。史公所見春秋譜牒、與今本或異。

屠擊將右行。晉世家作先縠。案史公雜采它書。故與傳有不同。

廿九年經。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作公會。公羊、翟作狄。文十一年傳、獲長狄僑如。僖世家作長翟。宣十五年傳、以啖狄土。詩衛風公箋引作翟。昭十五年傳、夷狄之爽。昭二年傳、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漢五行志並作翟。盧漢鄭國志、水經穀水注引同。案左氏傳僖公會則與公穀同。經無公字。或脫文。杜注、諸侯大夫、上敵公侯。廟禮僭教。故貶。舊大夫、諱與公盟。似由爲之說。書羽畎夏翟。染人職注引作狄。賈疏云、狄與翟聲相近。古竝通用。

冊年傳、馮用亡鄭以倍鄰。新序善謀引、作陪鄰。唐石經作陪。宋石經、岳本同。文二年傳、冊分之土田陪敦。釋文、陪、本亦作倍。案說文云、陪、重土也。書、至于陪尾。漢地理志作倍尾。師古注、倍讀曰陪。是倍與陪通。錢氏曰、杜注倍、益也。則从自爲正。釋文、倍、蒲回反。是陸亦作陪也。

行李之往來。正義云、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注同。案周語、行理以節逆之。孔晁本作李。云、行李、行人之官也。二字同音通。春秋元命苞、李陶爲大理。論語子作大李。臧氏曰、管子、皋陶爲李。淮南俶真注、古治獄之官、李同理。又國子爲李。注、李、獄官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新序善謀引、無若字。唐石經初刻、無若字。將字。淳化本、南宋石經同。御覽四百六十、引李理闕。同。案正義述經無此二字。引沈文阿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石經旁注爲後人所增。此泥於文勢。俗本从之。也虞治筆云、依據上諸本。并文章正宗、增若字將字。

楊孫。唐石經作揚。晉三年傳同。文八年傳、使解揚歸匡威之田。十二諸侯年表、晉世家、作揚。御覽三百卷六、四百世家、古今人表、作揚。後漢王允、李膺、傳注、御覽二百九十八、八百四十七引、並同。六百卷五、作揚。十二年傳、師于楊梁。十八年傳、使楊縣尹宜。唐石經、淳化本、並作揚。呂覽行論作楊梁。昭廿一年傳、公自楊門見之。唐石經作揚。後文、永位並本同。案詩揚之水、漢石經作揚。廣雅云、楊揚也。音義並同。見詩釋。

嬰有昌歜。玉篇欠部作歡。云菖蒲菹也。案杜注云、昌歜、昌蒲菹。說文歜、歡歜也。歜、益气怒也。則非一字。玉篇、歡、又徂敢切。訓菖蒲菹。是當从玉篇作歡。顧氏曰、知經傳說同。今作歜。形近之譌。正義云、嬰有陳歜。僖有公冶歜。音觸。此昌歜相傳爲在嬰反。編檢

（編韵十九灰引作鄀，文二年傳，財殺尸，漢五行志注，水經河水注，並引作嶋。）釋文云，殺、本又作鄀，後漢班固傳注引同。公羊釋文，殺、本又作矜。案鄙注云石嶋山有二陵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雍錄二嶋山又名嶔崟山，蓋嶋正字。殺矜同音，通鄀俗借字。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竹書紀年，皋作昊，路史後紀作翠，宣四年傳，殺于皋讲，御覽三百八三、百四十九引作翠讲。案釋訓釋文，皋、熒本作浩，皋、昊一聲之轉。荀子大略云，望其墙，皋如也。莊子危言、列子天瑞、俱作翠如。荀子王霸，舉牢腴山，後漢馬援傳作皋牢。東觀漢紀馬援曰，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皋翠皆隸變之僞體。卅三年經，敗秦師于殽，公羊作敗秦于殽，十二諸侯年表作破秦於嶋，唐石經初刻殽梁無師字，案公羊傳曰，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注，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公羊無師字，或脫文，或所見不同。

取訾婁。公羊作取蕘，釋文云，本作取蕘，才工反，左傳作取訾樓，穀梁同。案公羊疏云，蕘有作鄀字者，文七年疏云，蕘字多作鄀字，左襄廿六年傳，及訾婁，釋文，婁、徐力俱反，如淳音樓，說文，蕘、从爭，取聲，故本又作蕘，楷弓疏，蕘、蕘也，玉篇，蕘、阻留切，草叢生也，故又作鄀，音同，唐韵正，樓、古音閭，婁樓聲亦同，婁或从省，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叢侯，索隱音鄭，漢表作蕘，是蕘有鄀音，訾婁二字合音即爲鄀，左作鄀，史記作陳，趙氏坦曰，蕘从取得聲，古音近粗，合訾婁二音即爲蕘，公羊疏謂有作鄀者，亦假音字。

傳，鄭商人弦高，品覽侮過作弦高奚施，淮南人閒作蹇他，案呂覽侮賢人尙有奚施，當本於它書，不止弦高一人，故淮南亦有蹇他，皆傳說之不同，梁氏曰，此可補傳所未備。

猶秦之有具囿也，淮南墜形注引作具圃云，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初學記八引同，攷文宋本同，案正義云，囿者所以養禽獸，後漢馬融傳注引韓詩薄有圃卑，詩攷、詩地理攷、又引作囿，二字形近易淆，盧氏曰，杜注，原圃、具圃、皆囿名，若是具囿，必不如是下注，當止云原圃亦囿名，以此知作具圃爲是。（水經渭水注引作具圃。）

鄉師而哭，晉秦誓疏引作嚮，襄廿七年傳，不鄉齊而坐，釋文，本亦作嚮，昭四年傳，阿嚮而不濟，釋文，本又作嚮，十八年傳，乃毀於而鄉，釋文，本又作向，唐石經作向，淳化本，攷文同。案釋名云，鄉、向也，衆所向也，古作向，漢時多假鄉爲向，鄉俗字，段氏曰，鄉、今人所用之向字，漢人無作向者。

不替孟明，文選西征賦注引、作不廢，案釋詁曰，替、廢也，說文同，義同。

曰季使過冀，晉世家作子犯，誤，晉世家作子，冀、曰季即胥臣，亦曰司空季子，食采于臼，序、白華箋、並作咎，六國表、韓世家、屈宜臼、說苑權謀、臼作咎，二字古通。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四

春秋左氏傳四

文元年經，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作癸亥朔，案杜注云，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左穀無朔字，或爲闕文。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穀作君髡，穀梁滅國引同，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古今人表，並作惲，案頵、髡、惲亦聲之轉。

部，穀梁亦聲之轉。

傳，歸餘於終，史記歷書引作歸邪，集解音餘，案詩，其盧其邪，釋詁作其徐，鄭箋、邪讀如徐，徐與餘聲同，事則不悖，漢律歷志引作不誖，案說文云，誖、亂也，或作悖字，同，錯文从二或，序則不愆，天官書作不僭，昭廿一年傳，豐愆，釋文，愆，本又作愆，宣十六年傳，名失則愆，失所爲愆，案穀梁記並作愆，御覽十七引同，案說文，愆、或作愆，籀文作愆，玉篇云，愆、俗字。

黜乃亂也，楚世家，黜作絀，案書，黜陟幽明，五帝本紀作絀陟，荀子不苟注云，絀與黜同，宜君王之欲殺女，韓非子作廢女，史通言語引同，案上云王欲黜大子，則此作廢字自合。

二年經，盟于垂隴，公穀作垂斂，唐石經穀梁同，案器大記，凡封用綍，注，周禮作窆，或皆作斂，是封或爲窆。

或轉爲敘。公穀隨作敘。亦方音之變。顧氏曰。古侵韵可入東。故垂隨。公穀作垂敘。戚氏學標曰。鼓鼙鼓我之鼙。變作坎。其字从夆聲。可證隨敘音變。

大事于大廟。宮正職注引作有大事。案昭五年經。有事于武宮。故鄭注引此。亦作有大事。似因彼文而加之也。

傳。萊駒爲右。小史職疏引作來駒。案來字或从省。或誤股艸。

書士穀。釋文云。或作書曰晉士穀。案上云及晉司空士穀。則下不必再偁晉。所以傳與經異也。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作夏父弗忌爲宗。韋注。宗。宗伯。周禮敘官宗伯注引作爲宗人。疏引同。家語顏回注同。禮器作夏父弗綦。家語同。案綦忌音相近。故字有變異。小宗伯職。掌辨廟祧之昭穆。魯三卿。司馬兼宗伯。諸侯不應有宗伯。夏父弗忌當爲小宗伯。則宜偁宗人也。顧氏棟高曰。定四年傳。偁魯公之封。有祝宗卜史。杜氏解宗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韋注。宗人。宗伯也。則魯之宗人亦謂之宗伯。蓋其所掌與周官小宗伯同。秦氏蕙田曰。魯之夏父氏。世爲宗人之官。左傳以弗忌爲宗伯。蓋僭偁也。

廢六關。家語顏回。廢作澄。注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澄之以稅行者。故爲不仁。案廢關以便行旅。不可爲不仁。則作澄爲是。公羊宣八年傳注。廢。澄也。二字義通。何氏焯曰。澄之爲廢。猶治之爲亂。香之爲臭也。

宋公子成。釋文云。成。本或作戌。音恤。成十五年經宋世子成。公羊作世子戌。釋文。戌。本或作成。宋世家作成。昭十年經。宋公成卒。公羊作戌。釋文。成。音城。何休音恤。定四年經。紀伯成卒于會。公羊作戌。釋文。成。音恤。哀十三年經。許男成卒。釋文。成。本或作戌。公羊作戌。釋文作成。云本或作戌。案昭十年經釋文云。宋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戰國韓策大成午。趙世家成作戌。戌與成。成與戌。皆以字形相似而異。故師讀亦不同。吳氏東發曰。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宋平公鐘銘云。宋公成之謹鐘。當以公羊爲正。顏惠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昭廿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梁氏曰。公羊昭元年注。謂向戌與君同名。音恤。則作成似誤。戌戌並以形近譌混也。趙氏坦曰。公羊作戌。左氏作成。成字之譌。

三年經。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案公羊傳曰。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曰。伐楚。所以救江也。似當有以字。今脫。

傳。取王官及郊。秦本紀作及鄗。正義。鄗音郊。案宣十二年傳。晉師在敖鄗之間。釋文音苦交反。郊鄗聲之轉。

四年經。衛侯使甯俞來聘。公羊解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作甯速。是也。案正本作甯速。當卽據賈所見本。今公羊釋文作甯俞。是不从正本也。速字當譌。

傳。臣以爲肆。案及之也。釋文作肆。云依字作肆。昭廿年傳。若爲三師以肆焉。釋文。肆。本又作肆。案說文。肆。習也。肆。極陳也。字別。

內則。請肆簡諒。釋文作肆。云本又作肆。小宗伯職注。故書肆爲肆。聘禮注。古文肆爲肆。二字古亦通。王氏念孫曰。昭卅年傳釋文。肆本又作肆。肆者。肆字也。聘禮記。爲肆。古文爲肆。小宗伯肆儀。故書爲肆。玉藻肆束。讀爲肆。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肆。暫往而退也。義並同。

諸侯敵王所愾。說文。愾部。愾。引鎧云。怒戰也。案杜注云。愾。恨怒也。怒戰而獻其功。則當作鎧。今作愾。字形相雜。段氏本仍作愾。云。王所愾。王所怒也。敵王所怒。故用金革。此引以證會意之指。

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釋文云。含。本亦作啥。說文作琀。襄十九年傳。不可含。釋文。含。本亦作啥。下同。文選馬汧督誄注引。並作啥。御覽(三百六十六。五百四十九。引同。哀十一年傳。具含玉。釋文。含。本又作啥。御覽五百四十九。引同。案說文云。琀。送終口中玉。經典通作含。俗作啥。

王使召伯來會葬。穀梁作毛伯。案穀梁疏云。左公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則作毛爲聲之誤。臧氏曰。據疏。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於此無注。則范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

傳。德之不建。水經淶水注引。作不逮。一仍作建。案二字形近易譌。作逮義亦通。

六年經。晉侯驩卒。公穀作讙。穀梁釋文本作驩。晉語作讙。晉世家作歡。案說文云。讙。譁也。驩。馬名。桓弓引書。言乃讙。注。讙。喜說也。坊記注。讙。當爲歡。聲之誤也。魯世家作驩。孟子。驩虞如也。音義。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古書多借驩爲歡。公穀作讙。亦同音通假。

傳。故蒐于蓋。水經淶水注引。作蓋澤。案杜注云。河東汾陰縣有蓋亭。宣十二年傳。蒐澤之蒲。杜注。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蓋澤陂。則當非一地矣。

辟荆獄。唐石經作獄荆。岳本同。案正義述經。作獄荆。云。謂有獄水決斷。當時之罪。則石經爲是。今本誤倒。

治舊洿。釋文云。洿。本又作汙。同。案說文云。洿。濁水不流也。汙。塗也。二字古通。

與大師賈佗。晉語作它。十八年傳季佗。晉語作它。蔡世家作佗。昭十一年傳。將有他志。漢書五行志。他作它。釋文作他。案說文云。佗。負何也。古借作它。俗又作他。漢郭解傳注。它。古作他字。

以子車氏之三子。秦本紀作子輿。詩黃鳥疏引同。案古車與子通用。見爲釋。詩疏云。與車字異義同。陳氏樹華曰。今傳作車。當轉寫之譌。孔氏所據。乃古本也。

鍼虎。集韵、類篇。鍼作箴。案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有滕蔡。則蔡與鍼箴字當通。

難必抒矣。正義引服虔。抒作紓。一作紓、紓。緩也。文選西征賦注引杜注。作紓。除也。案正義云。字有聲相近而爲訓者。抒聲近除。故爲除也。紓抒音同。

時以作事。隋經籍志引。作序事。案序事卽元年傳所謂事則不悖。義亦通。

秉時政也。漢律歷志引。作時正。案詩大序。正得失。釋文本作政。漢陸賈傳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見詩釋。

七年經。宋公王臣卒。釋文云。王臣。本或作壬臣。穀梁作壬臣。釋文本作王臣。唐石經同。襄元年經楚公子壬夫。古今人表作任夫。

殺雄釋文、壬、而林反、匡謬正俗、當讀爲王、定四年傳宋王臣、案壬與王字形相似、故二傳互異、漢魯峻碑釋文、王、本或作壬、殺雄文三年經、王子次卒、廣石經作壬子、案壬與王字形相似、故二傳互異、漢魯峻碑

陰壬端子行壬輔子助疑竝爲王字、梁氏曰、周頃王本紀作壬臣、杜世族譜同、當依人表作王臣、宋成公之名、亦謂王爲壬、襄五年楚公子壬夫、匡謬正俗謂宜爲王夫、可互證也、蓋古壬作壬而王作王、故譌亂耳、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晉先昧、以師奔秦、案公羊傳曰、其僞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經因衍以師二字、公羊疑非非實、何休亦強爲附會、

傳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釋文云、廕、本又作蔭、藟、本或作蘦、案說文云、蔭、艸陰地、廕、俗字、詩莫莫葛藟、釋文、藟字又作蘦、玉篇蘦與藟同、

此子也才、晉世家作子材、下不才卽、案易、兼三才而兩之、學記注引作三材、唐石經同、論語、才不才、仲尼弟子傳作材不材、古字通、

同官爲寮、釋文云、寮、本又作僚、昭七年傳、趙臣僚、文選東京賦季善注引作寮、下同、案論語公伯寮、仲尼弟子傳作僚、說文、僚、好皃、亦同音通、

八年經、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釋文云、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妄取傳文加爾、公羊作伊雒戎、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誤、案左氏傳曰、遂會伊雒之戎、後人或於經文依傳妄增二字、非是、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羊作不至復、唐石經穀梁同、顧後刊去而字、案公羊無而字、亦通、或脫文、

傳、且復致公增池之封、釋文云、增、俗作婚、案說文、增、讀與繒同、或作婚、今以爲俗字、

九年經、楚子使椒來聘、漢五行志引、作楚使越椒、公羊釋文、椒、一本作萩、子小反、穀梁作萩、釋文、萩、子遙反、又子小反、或作敖、案唐石經初刻、子下似有使字、後刊去、繆也、椒作萩聲相近、古今人表楚滅舉師古曰、卽椒舉、或作敖、亦萩之譌耳、王氏引之曰、萩敖椒古竝通、

傳、執幣傲、釋文云、本又作敖、成十四年傳、苦成叔傲、漢五行志引作敖、師古注、敖謂曰傲、釋文、傲、本又作敖、襄廿八年傳、而傲、五行志引作敖、昭年傳、大夫敖、釋文、敖、本又作傲、案釋言曰、敖、傲也、說文、敖、游也、漢禮樂志師古注、敖讀曰傲、古省通、段氏曰、敖經傳假借爲倨傲字、

十年經、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襄九年經晉韓厥、公羊作韓屈、昭十一年經、會于厥慭、公羊作屈銀、釋文、屈、居勿反、又音厥、案厥屈音相近而字異、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闕黨童子也、闕與屈音亦同、惠氏曰、公羊厥字皆作屈、

傳、及文之無畏、呂覽行論、淮南主術、竝作文無畏、潛夫論志氏姓、作申無畏、案之爲皓辭、如介之推、晉世家傳介推、竭之武、後漢張衡傳稱竭武之類、潛夫論云、楚申氏羊姓、又氏文氏、梁氏屨繩曰、文、蓋以證爲氏者、申、其食邑、卅、字也、

十一年經、楚子伐麇、公羊作伐圈、釋文、圈、求阮反、一音巻、案說文、圈、从口、巻聲、與麇音相近、趙氏坦曰、麇、韵以圈氏本氏其國、是古有圈國、何氏無注、廣韵所稱、豈卽楚子所伐之麇與、洪氏曰、說文、麇、从鹿、囷

省聲、傳寫者省肥作囷、通作圈、昭元年、楚子麇卒、公羊作卷、又圈之省、

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釋文云、叔、又作尗、木或作叔彭生、仲衍字、公穀無仲字、筐作匡、漢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引同、唐石經、岳本同、案尗隸變體、傳稱叔仲惠伯、叔氏、仲字、彭生名、故經書叔彭生、十四年經無仲字、而傳敍舉其字、說文、匡、或作匟、公穀从正字、

傳、至于錫穴、釋文作鍚、晉羊云、或作鍚、唐石經、岳本作鍚、案漢地理志、漢中郡縣鍚、應劭注、晉陽、師古引此錫穴、水經沔水注、亦作鍚、寰宇記、郿郿縣、古錫穴縣、續漢郡國志、漢中郡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則字當作錫、錫與鍚、以字形相似而亂、錢氏曰、文十一年錫穴、哀十二年戈錫、釋文、竝音羊、又星歷反、若用後音字、當爲錫、今無以辨之、

獲長狄僑如、魯世家作喬如、下僑字同、釋文云、僑、本作喬、成二年經叔孫僑如、漢五行志引作喬、襄廿二年傳、公孫呂甥、下賢注作喬、隸釋元寶碑同、後漢陳寵傳、樊鄧喬之仁、案釋詁曰、喬、高也、說文云、僑、高也、喬、高而曲也、漢劉向傳張子僑、師古注、或作喬、列仙傳王子喬、漢樊敏碑作僑、二字同音、古通、

司寇牛父、古今人表作司空、案侯國三卿、司空兼司寇、故班表作司空、在宋武公之世、故其名納未諱、

晉之滅潞也、魯語、魯世家、潞作路、漢地理志、劉寬碑陰、竝同、寬十五年傳潞子嬰兒、潛夫論引、作路子、文選來自試表注引國語、克路之役、答臨淄侯牋、宣賢能隸注、竝同、案路與潞同音、从省、詩串夷載路、箋云、路、瘠也、呂覽不屈、士民罷潞、注、潞、羸也、字亦通、

齊襄公之二年、魯世家作齊惠公、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齊惠公二年、翟王子城父敗長翟、據史記文、是當作惠公、陸氏粲曰、惠之二年、卽魯宣之二年、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譌、杜有是說、失之不攷、趙氏佑曰、玩傳文、自晉以下、乃通說後事、襄字蓋誤、

齊王子成父、管子小匡、呂覽勿躬、齊魯世家、竝作城父、襄八年傳、遂子成、十年傳作子城、案論語、陳子成、皇侃本作城、二字同音、通、

國人弗徇、御覽口引服本作循、案五帝紀、黃帝幼而徇齊、金樓子引、作循齊、說文云、徇、行順也、杜注、徇、順也、音轉義同、

十二年經、秦伯使術來聘、傳作西乞術、公羊作遂、漢五行志引同、師古注、遂卽西乞術、案杜注云、術不稱氏、史略文、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學記、術有序、注、當爲遂、聲之誤也、庸韵正、術去聲、則音遂、古術遂二字通用、亦音相近、

城諸及鄆、釋文云、鄆、音運、本又作鄆、音同、公羊作運、襄十二年經、遂入鄆、昭元年經、取鄆、定十年經、齊人來歸鄆田、公羊竝作運、案杜注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鄆也、蓋鄆運音同、鄆員亦聲相近、莊子天運、釋文、司馬作天員、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畢氏沅曰、國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員音相近、

傳、兩君之士皆未懲也。說苑至公引作二軍之士皆未息。案方言云、懲、儁也。杜注、缺也。正義、儁卽缺也。息字或形近而譌。

十三年經、邾子遬蘇卒。公穀作蘧蒢。案說文云、蘧蒢、粗竹席也。艸部、蘧蒢爲二物。是經文當从竹、从艸、隸體通。

大室屋壞。公羊作世室。襄十四年傳大叔儀、廿九年經作世叔、廿二年傳大叔、論語作世叔、昭廿五年經宋樂大心、定十年經宋樂大心、公羊皆作世心、廿二年經衛世叔申、穀梁作大叔、哀二年經衛世子、水經河水注引作大子、十一年經世叔、齊傳作大叔。案公羊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穀梁傳曰、大室猶世室也。桓九年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齊、經作世字。傳皆爲大。宣十八年經、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傳作大子臧。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云、世、或爲大。是大與世古竝通用。惠氏曰、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大廟。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中央曰大室。屋壞者、室上重屋、明堂位所謂複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屬伯禽。案公羊皆以世爲大。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古世與大同義。是世室猶大室也。

衛侯會公于沓。公羊作會于沓。案公羊無公字。當爲脫文。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穀作還自晉。公羊、棐作斐。釋文、斐、本又作棐。宣元年經、會晉師于棐林。公羊作斐林。襄廿一年傳、印段如晉會于棐。林、釋文、棐、本又作斐。案公穀無公字。或爲闕文。斐與棐亦同音通用。傳乃使魏壽餘。秦本紀作魏餘。正義、魏音委。又作犨。音同。案、魏犨與壽皆以音近而字變。繞朝贈之以策。釋文作筴。云本又作策。昭三年傳、授之以旅。釋文作筴。襄十一年傳、抽矢筴其馬。釋文、筴、本或作筴。案說文云、策、馬箠也。杜注、馬檀、筴、隸體。服虔以爲方策之策。文心雕龍用之。然杜說爲長。文選文賦注引作馬策。李杜詩皆从之。

十四年傳、子叔姬妃齊昭公。釋文云、妃、本亦作配。襄廿五年傳、大駟配湣公。釋文作妃、云本亦作配。案易、遯其配主孟喜、鄭、虞、皆作妃。釋言曰、妃、匹也。對也。疏也。詩皇矣傳云、配、妃也。妃正字。配通假字。見易詩釋。爾不可使多蓄憾。釋文作畜。云本又作蓄。襄九年傳、蓄水潦。釋文、蓄、本又作畜。漢五行志引同。廿五年傳、不可蓄也。釋文作畜。云本亦作蓄。下竝同。唐石經初刻作畜。案說文云、畜、田畜也。漢景帝紀師古注、畜讀曰蓄。是畜通借爲蓄積字。見易詩釋。

鹿戎黎。唐石經黎作棃。岳本同。案漢碑黎棃字通。楊震碑、凡百棃萌。高頤碑、棃庶。費鳳碑、棃儀瘁傷。竟卽棃字。

十五年經、齊人侵我西鄙。公穀上有秋字。岳本、足利本同。案傳文有秋字。則今本經文誤脫。

傳、一人門子句。釋文云、鼂、又作晁。案說文云、鼂、冥也。讀若鼃蛙之鼃。故从省。通作晁。

十六年經、公四不視朔。大僕職注引作不視朝。一仍作朔。案玉藻疏云、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視朔。告朔之後、當視朝。故誤作朝字。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鄃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公羊疏云、正本作菑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菑丘、穀梁曰師丘。是也。案鄃犀音同。故公羊作犀。漢匈奴傳、上黃金犀毗一。師古注、犀比亦謂師比。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卽犀毗也。犀與師音相近。師當亦同部字。臧氏曰、據公羊疏、知經本作菑邱。當从賈氏所見本。釋文作犀邱。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邱。則唐以來本多不作菑字。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合也。

傳、而後可克。釋文云、或作可擊。案擊與克義亦兩通。

先君蚡冒。戰國楚策作蚡冒。古今人表作蚡冒。潛夫論同。楚世家索隱、古本作羒。十二諸侯年表索隱、鄒氏云、一作粉。案蚡粉同聲。羒或通假。粉恐羒之譌。

楚子乘驛。釋文作馹。唐石經、岳本、攷文、宋本、永懷堂本同。襄廿七年傳、子木使馹詣諸王。廿八年傳、許靖使馹。釋文並作馹。唐石經、老文、宋本、永懷堂本同。案釋言曰、馹、遞傳也。說文、馹、傳也。驛、置騎也。玉藻注、傳遽、以車馬給使也。正義引舍人云、馹、曾者之傳也。亦未盡然。孟子、置郵傳命。趙注、置、驛也。郵、馹也。驛遲馹疾。或以馹爲驛之省。非是。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釋文云、溪、本又作谿。貝、今俗本多作員。案溪有谿之俗體。員與貝字形相雜。

宋公子鮑。晉世家作鮑革。音義、一無革字。案下云、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弟鮑革立。竝與傳合。則鮑與鮑革卽一人也。

無不饋詒也。御覽、廿五引作饋餉。案說文云、餉、米饋煎也。晉書王蕃傳、以私米作饋粥以餉餓者。義亦通。

使帥甸攻而殺之。檀弓疏、帥甸、引作甸師。案杜注云、帥甸、郊甸之帥。故檀弓疏作甸師。師與帥字通。

十七年經、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案衛世家聲公訓。索隱引系本作聖公。風俗通云、聖者、聲也。言聞聲知情。聲聖一聲之轉。義同。段氏曰、聲聖字古相假借。

傳、鋌而走險。後漢皇甫規傳注、引覽、九百六、鋌、竝引作挺。案杜注云、鋌、疾走貌。挺鋌聲同。說文、鋌、銅鐵樸也。亦爲借字。李氏冶曰、鋌挺古字通用。挺、勁捷也。勁捷卽疾走之貌。

十八年傳、與邴歜之父、齊世家作丙戎。一作邴。水經淄水注作邴戎。古今人表、衛世家索隱、歜作鄭。案廣韵三十八梗注引風俗通作丙歜。又別出邴姓。是同音通借。晉書音義、邴與丙同。衛世家索隱云、齊世家作邴戎者。蓋邴歜寡御戎車。故號邴戎。戎歜一音之轉。鄭歜亦形近致異。

納閭職之妻。齊世家作庶職。水經淄水注引同。說苑復恩作庸織。案書無若火始燄燄。漢梅福傳引作始庸庸。燄與閭聲之轉。閭、燄、庸、竝音相近。織、職、形聲之誤。

陨敗。潛夫論五德、氏姓、敗作凱。五帝紀索隱作皚。案釋文、敗、五才反。一音五回反。則凱皚皆音之轉。

檮戭。潛夫論五德、氏姓、檮作梼。古今人表、戭作敗。師古音畴。漢五德志、路史後紀作演。案說文云、戭、長槍也。引傳有檮（一作梼）戭。人表作敗。別體字。梼形聲相涉。敗演音同。

尨降。潛夫論五德、氏姓、易林、尨作龍。文選注（任昉爲沈徇作讓表、劉峻辨命論）引作龍降。路史後紀作龐江。案致工記、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古尨與龍通。攏尨同音。降江聲近。夏本紀不降、路史後紀作不江。

庭堅。古今人表作咎繇。漢孫叔敖碑作蓬堅。案杜注云、庭堅卽皋陶字。論語鄭注、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此並誤以皋陶庭堅爲一人也。蓬庭聲同。梁氏曰、路史後紀、蓬堅與咎繇異族別姓。乃表直以咎繇易庭堅。豈誤讀左傳皋陶庭堅之文邪。抑誤讀秦本紀以女脩爲男子、系于商陽之後、合大業皋陶庭堅三人爲一邪。自有此誤、而岐說紛馳矣。

叔獻。路史後紀作叔戲。案司尊彝職、用兩獻尊。注云、鄭司農說、或作戲。亦作戲。二字古讀通。

仲熊。潛夫論五德志作仲雄。案白虎通號、易下繫疏引世紀有熊氏。路史後紀注、熊或爲雄。易疏又引帝王世紀、伏羲曰皇雄氏。月令疏引作黃熊。尸子雄陶。路史國名紀作熊陶。並同音通。

季貍。古今人表作季熊。案杜注云、此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上已有仲熊、則季不得又名熊。或卽爲羆字之譌。梁氏曰、路史後紀注、熊、或爲雄。易疏又引帝王世紀、伏羲曰皇雄氏。月令疏引作黃熊。尸子雄陶。路史國名紀作熊陶。並同音通。

季貍。古今人表作季熊。案杜注云、此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上已有仲熊、則季不得又名熊。或卽爲羆字之譌。梁氏曰、路史後紀注云、書有朱虎熊羆、說者以爲二人。予稽之、四人也。虎爲伯虎、熊爲仲熊、江東語豹爲朱、是朱爲叔豹、則羆爲季貍。人表作季熊。傳寫誤爾。吳氏刊誤補遺同。

謂之渾敦。莊子天地、五帝本紀作渾沌。玉篇人部引作倱沌。案正義云、服虔用山海經、以渾敦爲獸名。杜子以無竅爲混沌。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杜注、渾敦、謂驩兜。故又作倱沌也。

少皞氏。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作少昊（昭十七年傳、少皞摯之立也、初學記九引、作少昊、少皞氏以鳥名官、家語辨物作少皞、下同、漢律歷志、五行志引、作少昊、下太皞之虛也、漢五行志作大昊、定四年傳少皞、晉世家作少昊）。案詩、昊天罔極、漢鄭崇傳作皞天。師古注、皞字與昊同。說文、皞、晧旰也。晧、日出皃。昇暴爲昇天。九經字樣云、隸省作昊。皞晧昊三字、古並通。（見詩釋）

謂之檮杌。說文木部引作欮杌。案欮與檮字同。易下繫疏、說文作檮杌。是出聲與兀聲古通。

謂之饕餮。說文食部引作饕餮。案正義云、服虔以檮杌饕餮皆獸名。說文、饕、或作叨。檢文作䭾。餮、从殄省聲。今不省、後人加耳。

使布五教於四方。司徒敍官疏、布、引作敷。案古音敷如布。儀禮賓人注、今文布作敷。此讀有重輕之異。（見書釋）

宣元年經。晉趙穿帥師侵崇。釋文作嵩。云本亦作崇。公羊作侵柳。案嵩崇字同。漢地理志師古注、嵩、古崇字。玉篇、嵩、直聾切。又直冢直久二切。則古東冬可轉讀入有。故公羊作柳。趙氏坦曰、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於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爲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

二年經。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公羊作夷獋。案大視職、來瞽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嗥。鄭司農云、皋當爲告。元謂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說文、嗥、咆也。獋、讀長說。嗥从犬、是皋讀爲嗥。獋與嗥字同。

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釋文無受字。云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唐石經有受字。案杜注云、受楚命也。若傳文有受字、則杜注不必複出。是杜本無受字。（呂覽察微注引作受命）

馘百人。釋文作馘百。云本或作百人者。人衍字。案上云俘二百五十人。此句人可省。唐石經有人字。从俗本也。

其御羊斟不與。十二諸侯年表作羊羹。宋世家作羊羹不及。（鄭世家仍作羊斟、呂覽察微同。）案羹斟聲之轉。淮南繆稱云、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張儀傳索隱引以爲左傳。誤。史公亦雜采它書。故作羊羹。此語晉傳說之異。釋詁曰、及、與也。義同。錢氏曰、淮南云、羊羹不斟、則斟爲斟酌之義。當以羊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下文其御字叔祥。正與羊名相應。則淮南說亦可通。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梁氏曰、此漢人解經之別。然與下文羊斟非人、羊斟之斟二斟相礙。且如呂覽先識、說苑貴德、漢書人表、皆作羊斟也。

子爲政。呂覽察微、政作制。下句同。案說文云、制、裁也。樂記疏、制是裁斷。義亦通。

文馬百駟。說文馬部引作駟馬。云、駟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案說文云、駟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燭。書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漢王莽傳、賈捐之傳、引此文、稍異。賈捐之云、文、貍文也。王肅注與許同。今作文、从省。邱氏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自有文采。重其難得。若畫爲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厚斂以雕牆。釋文云、雕、本亦作彫。唐石經、淳化本、岳本同。案說文云、雕、鷻也。彫、琢文也。集解引賈逵注、作彫。今俗多通作雕。是同音假字。

宰夫胹熊蹯。呂覽過理、引作宰人臑熊顲。文選注（名都篇、七啟、）引作臑。案說文云、臑、爛也。臑、臂、羊豕曰臑。獸足謂之蹯。从采、田象其掌。或作顲。方言、臑、孰也。楚辭招魂注、臑若、孰爛也。是臑與臑通。蹯俗字。錢氏曰、說文顲卽請食熊蹯之蹯。

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云、手、一本作首。（成二年經曹公子首、公穀作公子手、公羊釋文、一本作首、襄廿五年傳、授子于我、家語正論引、作授首。）案大射儀、何晏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士器禮、魚左首注、古文首爲手。說文、彝女弟名鞍首。古今人表作鞍手。二字亦同音通假。錢氏曰、卯敦銘、拜手墻手。卽稽首。春秋曹公子首、二傳作手。聲同假借也。

使鉏麑賊之。呂覽過理作沮麑。古今人表作鉏麑。說苑立節作鉏之彌。（襄廿三年傳公鉏、廣韵一東作公沮、定十年傳狄彌、齊世家作犂鉏、意林引韓子、作犂沮。）案沮鉏形聲相近。古通。論語、素衣麑裘。玉藻注引作麛。聘禮注引同。麛从引、彌弦古通。故又作彌。

其右提彌明知之。公羊宣六年傳作祁彌明。古今人表、水經河水注同。晉世家作公宰前眛明。釋文作祇。

云本又作提。續漢郡國志注引史記作祇。案史公以而眯明即桑下之餓人。已而爲晉宰夫。與左氏異。迺合二人爲一人。非也。索隱曰。祁提二字同。而即周禮地神曰而字。提、祁、示、祇、皆音轉字異。彌眯亦聲相近。錢氏曰。古音提與祈相近。故提或作祈也。說文眯即提彌明之彌。

遂扶以下。釋文云。扶。服虔注作跣。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御覽三百二引作遂扶跣。一作逢跣。案正義引服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爲趙盾遂也。然作跣字則當謂趙盾跣而下走。乃與下文義合。又云。杜本作扶。言扶趙盾下階。跣。是合二說爲一。御覽作扶跣。即本此義。臧氏曰。遂跣以下者。言雖降階猶不暇納屨。故公羊宣六年傳云。躇階而走。又云。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明盾雖已下階。猶未納屨。不能疾走故也。遂跣以下。正言匆遽之狀。若爲提彌明扶盾下階。一何從容不迫乎。大夫侍宴君所。御僕立於堂下。趨登者。言登階而呼耳。不得竟上堂扶盾也。

公嗾夫獒焉。釋文云。嗾。服本作嘬。晉世家獒作敖。案正義引服注。嗾、嘬也。是以嘬訓嗾。非作嘬字。集韵。嘬音叟。與嗾同。使犬聲。本說文。釋文引作使犬也。或又作噬。並俗字。獒作敖。从省。臧氏曰。案釋文。嘬即嗾嘬字。讀若諏。與嗾聲相近。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爲嘬耳。說文引作嗾。此左氏古文。服本不當用俗字。

宣子田於首山。文選朱浮與彭寵書注、田引作畋。案說文云。畋、平田也。廣韵。畋、取禽獸也。田畋古今字。

舍於翳桑。呂覽報恩引作飲桑。下翳桑之餓人。亦作飲。公羊傳作蔭桑。注。蔭桑。淮南人間作委桑。案說文云。翳、蔽也。蔭、蔽也。

也。楚辭招隱。士林木茂。王逸注。枝條盤紆。文選上林賦。崔錯發軔。郭璞注。發軔。蟠戾也。軔、古委字。是委與軔同。軔桑、亦謂桑之枝條盤曲多蔭也。翳、軔亦聲相近。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晉世家。攻作殺。釋文云。攻、本或作弑。案義當作弑。襲殺是據事言之。

以視於朝。唐石經。淳化本。岳本。視作示。案士昏禮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視示古今字。見詩禮釋。

趙盾爲旄車之族。詩汾沮洳箋引作軞車。釋文云。旄、一本作軞。案汾沮洳箋云。公路。主君之軞車。旄子爲之。疏引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篇海。軞、公車也。古通作旄字。

三年經。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伐賁渾戎。穀梁作陸渾戎。昭十七年經。滅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穀梁作陸渾戎。案公羊釋文。賁渾。

蒲音六。或音奔。集韵。賁、又力竹切。賁渾。地名。即本陸氏音義。二傳無之字。亦或省文。錢氏曰。陸渾。公羊作賁渾。此轉寫之譌。本當爲蒲。即古文陸字。从坐。坐讀爲六。故陸亦有陸音。

傳。及鄭。唐石經作延。淳化本同。案杜注云。鄭、鄭地。或云即廩延也。宣十二年傳。楚子北師次于鄭。注、鄭北地。作延。从省。錢氏曰。今本作鄭。說文亦以鄭爲鄭地。然地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廩延字亦無邑旁也。

不逢不若。釋詁注引作禁禦不若。案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作不逢。吳都賦劉淵林注引同。是與郭氏所見本異。惠氏曰。張衡西京賦。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今作不逢不若。既云不逢。下又

云莫能逢之。文既重出。杜氏云。逢、遇也。且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皆以後傳寫之訛。

螭魅罔兩。說文繫傳引作魑魅。釋文云。魅、本又作魅。案、本又作魅。神仕注引作螭魅魍魎。昭九年傳。以鑄螭魅。釋文。魅、本又作魅。魯語作蜩螭。說文鼎部引同。案說文。魑或作魅字。同。方相氏職。歐方良注。方良。罔兩也。孔子世家作罔閬。皆音之轉。說文。蜩、螭。釋文引作罔閬。山川之精物也。徐鉉曰。今俗別作魍魎。非是。傳作罔兩。从省。段氏曰。說文。魑、山神。獸形。杜注螭訓同。神仕疏引服氏左傳注。上林賦如淳注同。山神之字。本不从虫。从虫者。乃許所謂若龍而黃。左傳作螭。乃俗寫之譌。徐鉉於鬼部增魍字。誤矣。

生子瑕。鄭世家作溉。音義。一作瑕。案瑕與溉亦音之轉。

四年經。秦伯稻卒。十二諸侯年表。稻作和。案秦本紀不著其名。和與稻或字形相涉。

傳。圉伯嬴於轅陽。呂覽知分注作伯益。淮南　同。案文選古詩注云。益與嬴同。

伯棼射王。襄廿六年傳作伯賁。十七年傳商臣賁。晉語賁作棼。案賁棼音同。古字通。

若敖娶於邔。釋文云。邔、本又作郎。案詩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疏云。員古今字。故云殆亦作員。說文。鄖、漢南之國。今無作邔矣。

使棄諸夢中。漢書敍傳引作薔中。師古注。薔與夢同。案晉書夢。驗方氏作蓋薔。說文。薔、曰不明也。二字亦音義相近。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漢書敍傳作謂乳穀。謂虎於檡。玉篇虎部。於作烏。唐石經作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廣韵十一模作烏蘇。說文虎部新附云。楚人謂虎爲烏蘇。案方言云。虎、或謂烏蘇。玉篇。烏蘇。俗作蘇。即虎也。說文。烏、古文作於字。同。菟蘇古今字。師古注。檡字或作菟。並音塗。玉篇。檡、樗菜也。則亦借字。

五年經。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作子叔姬。案張洽集解云。據高固及子叔姬來。當从公穀有子字。杜叔姬上。是左氏或脫子字。

八年經。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下郯我小君敬嬴。公穀亦作熊。案穀梁疏云。文十八年注。宣母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也。然熊與嬴雖音相近。故公穀作熊。唐韵正。熊、古音羽陵反。王劭曰。古人讀雄與熊皆于陵反。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衞卜齊寇。皆以雄韵陵。劭言是也。

非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昭七年傳南宮敬叔。穀梁作南宮敬叔。案敬頃音相近。亦方俗之異。唐韵正。頃音近敬。熊音近嬴。

正義不得其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矣。段氏曰。熊嬴二字雙聲。

傳。晉人獲秦諜。晉世家作廚秦將赤。案索隱曰。赤、即斥。謂斥候之人也。左傳彼諜。即此赤也。古斥與赤通。

九年傳。民無効焉。釋文作傚。唐石經作效。襄廿一年傳。尤而效之。釋文。效。或作傚。案說文云。效、象也。亦作傚。此滋益字。九經字樣云。作効者誤。

民之多僻。釋文云。辟、本又作僻。成五年傳。伯宗辟重。釋文。辟。本又作僻。八年傳。夫莒無辟王。釋文作僻。昭六年傳。楚辟殺衷。釋文作僻。下同。十九年傳。而楚辟地。釋文作僻。廿八年傳

民之多辟。釋文作僻。云本又作辟。案玉篇人部引詩作僻。云僻、邪也。古多通假辟字。

十年經。取繹。公羊作取嶧。案左傳正義云。繹爲邾都。更別有繹邑。亦因繹山爲名。蓋近在邾都之旁。公羊作嶧。則師傳之本不同耳。趙氏坦曰。繹與嶧古音不同部。公羊作嶧。方音之轉。十三年。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衛。義與此同。

傳。楚盟于辰陵。釋文云。楚盟、本或作楚子。案依經文。當作楚子。或因傳上文而省。

平板榦。釋文作幹。云本亦作榦。昭廿五年傳。所以藩卑者。說文引。作榦。唐石經作幹。案說文云。榦、築牆耑木也。徐鉉曰。今別作幹。非是。月令。羽箭幹。亦當爲榦。幹俗字。

謂陳人無動。陳世家作無驚。案詩。不震不動。箋云。不可驚憚也。義通。王氏引之曰。昭十八年傳。民震動也。猶震驚也。爾雅。震懼、懼也。義同。

牽牛以蹊人之田。陳楚世家。作徑人田。案杜注云。蹊、徑也。字異而義同。

十二年傳。至于逵路。釋文作尨。云、九逵道。似龐背。故謂之尨。案說文。尨正字。逵或字。

鄭伯肉袒牽羊以迎。鄭世家牽作孥。楚世家。迎作逆。鄭世家作迎。文選西征賦注引作逆。襄廿六年傳。逆於門者。說文直部引。作逆。昭十三年傳。歸楚而不逆。楚世家作不迎。哀二年傳。逆者。孔子世家作迎。六年傳。逆越女之子孥。楚世家作迎。作逆。昭十三年傳。歸楚而不逆。楚世家作不迎。哀二年傳。逆者。孔子世家作迎。六年傳。逆越女之子孥。楚世家作迎。

孥。固也。三蒼云。孥亦牽字。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義同。亦聲相近。

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楚世家作實之南海。鄭世家作遷之江南。案莊子徐無鬼。先生居山林以資寡人。釋文。資、或作揣。案也。史記蘇秦傳。其次必長資之。言長懷乘關西也。是資讀爲揣。世家與傳義亦相同。

國氏若璩曰。資之南海。言不得往楚境內。卽埴實於百越之地。爲海濱之民。

庸可幾乎。楚世家。幾作絕。案正義云。幾讀如冀。作絕、義亦通。

觀釁而動。文選史述贊引。作觀疊。案說文。釁、或省作疊。文選劉琨荅盧諶注引杜注、作疊。玉篇。疊俗字。

汋曰。詩序作酌。案正義云。詩經無汋字。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蒞天下。故以汋爲名焉。詩疏云。酌、左傳作汋。古今字。

且遷爲澤。釋文云。遷、本又作雍。說文引作雝。成十二年傳。遷路無塵。唐石經作擁。考文同。昭九年傳。而有所雍塞。轉文作雍。云本又作壅。案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此邕塞本字。古通用雝。隸變爲雍。又作壅。俗字。

沈尹將中軍。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案正義云。楚官多名爲尹。沈或是邑名。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寢尹吳由于。因辭寢爲縣名。寢沈亦聲相近。梁氏履繩曰。沈作寢者。乃或本疑後人因孫叔敖之子封寢邱。遂謂將中軍者必是沈叔。輒改沈爲寢。不知此時尚未封寢地。而令尹本不在三軍之數。呂東萊說。高誘注呂覽。慎師。以爲沈縣大夫。是也。又曰。哀十八年傳。寢尹司王之寢處。沈或作寢。自是邑名。

隻人伍參。古今人表作五參。襄廿六年傳。伍舉。漢叔敦碑作五。昭元年傳。爲五鼎以相離。唐石經作伍。十九年傳。使伍奢爲之師。廿年傳。伍尚歸。唐石經十能。說作五。廿三年傳。明其伍長。疏。賈。

服。王。道。皆作五。廿年傳。吳子問於伍員。呂覽異寶作五。廿一年傳子胥。古今人表作五子胥。藝文志同。案易。參伍以變。漢律曆志作五。廣韵注。五、姓。於伍字不言姓。是古多作五也。

次于管以待之。釋文云。管、本或作菅。非。御覽二百九十。引作菅。非菅與管以字形相似而誤。然从竹字隸變亦多从艸。

內官序當其夜。釋文云。一本作其次。案杜注云。序、次也。則作其次與上序字義複。

御廢旌廢壘而還。御覽三百十。三百廿五。旌、引作旆。成十六年傳。楚人謂夫旌。御覽。作旆。廢、作靡。案月令。載旌旆。逸周書月令解。作旆旄。玉篇。旆同旌。當爲別體字。成二年傳。師至於靡笄之下。釋文。靡、又音摩。是靡與摩讀通。

御下兩馬。環人職注引。作擳。一作福。馬。釋文。兩、徐云。或作福。案集韵云。擳、飾也。杜注。兩、飾也。環人職。擳節也。擳正義云。兩飾無明訓。服虔云。是相傳爲然也。飾馬者。謂隨宜敵刮焉。則當从手。蓋作兩。古省通。洪氏曰。擳、通作柳。說文。柳、馬柱掉搖也。謂繫其馬於柱。搖動其鞅而還。

養由基爲右。成十六年傳。與養由基。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二百七十四)養作蓄。此隸體字。淮南說山作蓄由基。後漢班固傳注作游基。案文選阮籍詠懷詩注。游、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陳琳檄吳將校注。游與由同。詩。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引。作其命。古从省。通。

工尹齊將右拒。釋文云。拒、本亦作矩。下同。案論語。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本。釋文。並作距。攷工記注。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是矩與拒同聲。字亦通。

帥游闕四十乘車。僕臧注引。作斿闕。案史記天官書。三曰九游。漢天文志作斿。論語子游。熹平石經作斿。古从省。

屈蕩尸之。漢王嘉傳師古注。文選宦者傳注。並引作戶之。唐石經。淳化本。岳本。宋巾箱本同。說文。蟹傳邑部引。作扈。注同。案杜注。尸、止。皆當从古作戶。俗本並誤。扈戶音義同。洪氏曰。古本皆作戶之。小爾雅。戶、止也。戶通作扈。昭十七年傳杜注。扈、止也。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說文廿部引。作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爲舉之。案隊、墜古今字。杜注。惎、教也。惎與聲相近。文異而義亦不同。

趙傻在後。儀禮器服疏引。作趙叟。哀二年傳。傻。釋文。傻、又作叟。案說文云。寖、或作傻。方言。傻、艾、長老也。五經文字云。傻與叟同。

鋪時繹思。詩周頌疏引。作敷時繹思。案釋文。鋪、徐音敷。詩。鋪敦淮濆。韓詩作敷。聲近字通。

今使我二國暴骨。釋文云。暴、本或作曝。一作曝。案說文。暴、晒也。曝从省。俗作暴。尤非。

取其鯨鯢而封之。說文魚部引。作鯨鯢。漢霍義傳引同。案說文。鯨正字。鯨或字。師古注。鯨、古鯨字。文選羽獵賦。騎京魚。注。京魚、大魚也。字或爲鯨。是又从省。五經文字。並收鯨鯨二字。注云同。

士貞子諫曰。晉世家作隨會。說苑尊賢作士貞伯。案隨會爲士季。士貞子卽士伯。杜注貞子士渥濁。成五年傳僞士貞伯。此史公所據爲異也。

拊而勉之。文選馬汧督誄注。拊、引作撫。案說文云。拊、撫也。撫、安也。一曰循也。音同。今通用。

有山鞠窮乎。說文鞠傳艸部引作芎藭。萃經音辨作鞠藭。案釋文。鞠、起弓反。則讀與芎同。杜注。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赴逃泥水中。本艸有芎藭。是藥艸之名。徐鍇云。藭卽江蘺根。又名麋蕪。其根名芎藭。本艸。療頭痛、寒痺、諸寒冷氣、腹痛。傳作鞠窮。亦借字。錢氏曰。說文芎藭卽鞠窮之異文。

十三年經。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衛。案左穀作莒。公羊作衛。亦所見本或異。趙氏坦曰。莒與衛。古音部不通。公羊作衛。方音之轉。毛氏奇齡曰。伐莒有前舉。伐衛則不知何舉。不可考。

十四年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呂覽行論注作申周。案詩。舟人之子。鄭箋。舟當作周。攷工記注。故書舟作周。二字古通。見詩釋。

麗及於窒皇。呂覽行論注引作經皇。案正義引莊十九年傳。而葬於經皇。及注云。彼作窒。此作經。字異音同。古字多同音通用。惠氏士奇曰。經與窒通。

車及于蒲胥之市。呂覽行論作蒲疏之市。案詩。予曰有疏附。書大傳作胥附。魏策。束有無疏。史記作無胥。二字聲相近古通。

十五年經。晉師滅赤狄潞氏。淳化本。是利本。無潞字。案杜注云。潞氏國。故僞氏正義云。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臯落氏、是也。則無潞字當爲誤脫。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杜注。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世族譜作王子札。案傳僞王子捷。捷札一人。故杜疑經文倒札字。古今人表作王札子。或舊本如此。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案士冠禮、毋追。釋文。毋音牟。郊特牲釋文同。公食大夫禮注。駕、無母。釋文。無音牟。蓋古讀無如牟。故公羊作牟。阮宮保師以鄉注。醫母無。今監本誤倒作無母。母音牟。不得改爲毋也。傳。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漢路溫舒傳。瑕、引作惡。垢、作詬。釋文云。垢本或作詬。案惡與瑕義不甚異。說文。詬、恥也。文選曹植表。忍垢苟全。詬與垢義亦通。

析骸以爨。呂覽行論作析骨。宋楚世家作析骨而炊。公羊作炊。釋文云。骸、本又作骨。食八年傳。析骸而爨。釋文。骸。本又作骨。案公羊注云。骸、骨也。杜注。爨、炊也。文異而義同。

鄧舒爲政而殺之。古今人表作豐舒。水經濁漳水注引同。一仍作翻。潛夫論氏姓。殺、引作虐。案豐鄧古今字。見詩釋。下文云。虐我伯姬。此卽以虐爲殺。書。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虐與殺同。

必以爲殉。釋文云。本或作必以殉。案本或無爲字。亦通。上文獲杜回。論衡死僞。盡杜回二字。張衡傳注引同。必嫁是。論衡引。作是妾。張衡傳注同。文選陳情表注引。作晉死嫁之。俟病。論衡引。作病困。文選注引。作及困。此句。論衡引。作必以是上爲殉。古人引經傳。往往不能盡具增損文字。

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文選注。思元賦。論衡情表。而、引作乃。案杜注云。而、汝也。廣雅。乃、汝也。訓同。論衡作是。亦通。

爾用先人之治命。唐石經作用而先人。案論衡。必僞。後漢張衡傳注、文選思元賦注引、並無而字。淳化本。岳本同。此爲朱梁補刻。顧氏以爲今本脫而字。非也。

吾獲狄土。唐石經。土作士。案書。有邦有土。周本紀作有士。呂覽任地注。士當作土。古土士字多通寫。見書釋。

武氏億曰。漢碑刻文多以土爲士。是石經所依者與古同。

羊舌職說是賞也。說苑。雖善作羊殖。文選褚淵碑文作羊職。案羊舌爲氏。單僞羊殖。羊職。是割截其氏。殖與職音相近。惠氏士奇曰。殖爲舌職合聲。

獻狄俘于周。不敬。釋文云。不敬。一作而傲。案不敬與而傲義亦不異。

十六年經。成周宣榭火。釋文作謝。云本又作榭。襄廿一年傳。無穀卒榭。釋文。榭。本亦作謝。公羊作宣謝災。春秋纂例作謝。穀梁作宣榭災。襄九年經。宋災。公羊作宋火。昭六年傳。歸其火。釋文。榭、本或作謝。宋本穀梁傳單疏本同。案荀子王霸。臺榭甚高。注。謝與榭同。爾雅。無室曰榭。何休注引作謝。古字通。左傳。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說文。天火曰烖。論衡文作災。穀梁注云。傳例曰。國曰災。邑曰火。然左傳宋災。陳災。公穀皆作火。則亦可通言之。惠氏曰。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郝敬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劉逵引國語。射不過講軍實。詩案釋疏引。楚語同。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秦誓。無官室。蓋榭。釋文云。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錢氏曰。說文無榭字。則蓋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傳。禹稱善人。玉篇人部。稱。引作偁。案釋言曰。偁。舉也。稱。好也。說文。偁。揚也。稱。銓也。二字義異。今俗多用稱字。

十七年傳。使苗賁皇見晏桓子。說苑善說。作賁鈍皇。一作黃。案苗賁皇。鬬伯棼之子。以父字爲氏。食邑于苗。賁鈍爲門。與苗聲相近。伯棼亦作伯賁。鈍棼同聲通假。

庶有豸乎。釋文云。豸。本又作鳩。唐石經作鳩。後改字。案經音辨引同。云今文作豸。案釋文云。豸。解也。定四年傳。若鳩楚覺。注云。鳩、安集也。義並通。

十八年經。楚子旅卒。穀梁作楚子呂。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作侶。案說文云。呂。膂骨也。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籀文作膂。膂亦通作旅。詩。旅力方剛。是也。周語注。呂之爲言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漢律歷志同。所以旅陰卽陽。助其成功。二字音義同。侶又形聲之亂。

歸父還自晉。至笙。釋文。笙、徐又勑貞反。云本作檉。亦作朾。公穀作檉。案笙。徐仙民音勑貞反。是讀爲檉。僖元年經。會于檉。公羊作朾。皆書近字。

傳。欲以伐齊。唐石經作將以。案將字義較勝。

凡自虛其君曰弒。大司馬職疏引。作自內虛。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作自內害其君曰殺。唐石經有內字。

案下文自外曰狄，則此句當作自內。正義述經有內字，俗本脫，店害義通。錢氏曰，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可省。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五

春秋左氏傳五

成元年經，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周本紀、漢五行志、劉向傳、竝同。案茅貿聲之轉，故又作貿。惠氏士奇曰，齊魯諸儒讀茅爲貿。

冬十月。穀梁注云，疑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案春秋於四時雖無事必具書，此冬十月無傳，未知范何所據。

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典瑞職注引作叚嘉。釋文，叚、本又作瑕，亦作假，音同。案檀弓公爵假，古今人表作屑瑕，是瑕假同音通，叚韻爲遐，古又从省。

二年經，及國佐盟于袁婁。左傳穀梁作爰婁。案廣韵注云，袁、或作爰，亦同音通用。

傳，取龍。十二諸侯年表作取隆，齊魯晉世家同。案索隱曰，劉氏云，隆卽龍也。二字同音通。十二諸侯年表在元年，與傳不同。

傳子，辱矣。說文手部引作抎子。案說文云，抎、有所失也。廣雅，抎、失也。杜注，隕、見禽獲，是抎本字，隕同音字。惠氏曰，呂覽季夏紀，昭王抎于漢中，注，抎、隊。晉顧隕之隕，史記東越傳，不戰而耘，此抎字之誤。漢書

作殞。知抎與隕通。

請曲縣繁纓以朝。釋文云，繁纓、亦作樊纓。案巾車職，玉路鍚樊纓。注，樊、讀如槃帶之槃。謂今馬大帶也。釋文，樊、步干反。廣韵，繁、馬飾。薄官切。古繁樊皆讀如槃。通。

君之所司也。呂覽審分注，司、引作愼。案上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作愼字義長。

余姑翦滅此。說文緊傳引作翦滅。案莊子，翦滅可以休老，急就篇，沐浴翦滅，文異義同。

右援枹而鼓。釋文云，枹、本亦作桴。文選孫楚與孫皓書注引同。案說文云，枹、擊鼓杖也。王融曲水詩序注引作桴，鼓柄也。桴本棟名。禮運釋文，桴、鼓槌。明堂位釋桴，皆枹之借字。古包孚聲同。說文，罦、或从孚作罦。故枹桴字亦通。吳氏玉搢別雅曰，古字包孚一聲之轉。錢氏曰，一切經音義，枹桴二字同體，扶鳩反。是桴與枹同音。段氏曰，桴枹異義，桴借爲鼓柄耳。

且辟左右。唐石經且作旦。昭廿五年傳，且召六卿，唐石經作旦。淳化本同。案此爲韓厥夢其父之言，夢當在夜，故曰旦。今作且，形近致譌。昭卅一年傳，趙簡子夢董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此旦字今本不誤。錢氏曰，夢必在夜，則旦義爲長。左氏紀夢，每言旦，庚宗之夢，則云旦召其徒，社宮之夢，則云旦而求之，晉石刻字盡分明，可證俗本之誤。

韓厥執縶馬前。說文馬部引作執韁前，云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或作縶。案今經傳多用縶字。襄廿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說文無馬字，與此傳合。臧氏曰，據說文，左氏古文本作執馬前。今本譌爲馬，又別出縶字，當爲衍文。上言蟠結於木而止，丑父爲蛇傷，不能推車，爲韓厥所及，故厥執齊絆馬而前也。杜注以爲執之示修臣僕之職，正義引襄廿五年傳，非是。錢氏坫曰，今有馬字，誤也。

無令興師。唐石經作輿帥。案上釋文云，帥、如字，一音所類反。地官注，師之言帥也，義通。

遂自齊關入。唐石經作徐關。致文、宋本、永懷堂本同。案襄十七年傳，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此石經作徐關，不誤。俗本譌作齊字。顧氏曰，杜子美寄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攷。

辟女子。御覽二百、辟、引作避。案釋文，辟音避，一音扶亦反。御覽從杜義。陸氏案曰，辟義如周禮司寇前王而辟，讀作闢。孟子，行辟人，注，辟除人，使卑避尊也。陳氏樹華曰，杜注，使避君也，使字正解辟除人之義。入自丘輿，擊馬脰。御覽七百五十七、引作丘輿，齊世家脰作陵，音義，一作脰。案昌黎說韓文，輿本或作轝，呂覽武王未下車，此輿之別體，陵與脰字形相亂。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公羊作蕭同姪子，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齊世家同作楣，晉世家作蕭桐姪子。案杜注云，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何休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范寧注，齊侯與

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云姪子之母。三傳既所聞異辭。故注亦各異。桐同聲同。姪與叔亦語音之異。宜以左氏爲正。

五伯之霸也。正義鄭云。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案漢律歷志云。共工氏伯九域。地里志。穆公稱伯。師古注。蘇云。伯讀曰霸。伯之語轉爲霸也。

君子謂華元樂舉。呂覽安死注引、作樂呂。潛夫論引同。案樂呂於宣二年爲鄭所獲。已二十年。復歸於宋。傳無文。舉呂當以音近相雜。

吾知免矣。釋文云。一本無知字。案依杜注。當有知字。

鄭公子去疾。古今人表作弃疾。昭廿年經、晉侯去疾卒。十二諸侯年表作棄疾。案弃、古棄字。去與弃形聲相近。義並通。

寧不亦淫從其欲。釋文云。從、本亦作縱。襄十四年傳、以從其淫。釋文、從、本或作縱。昭廿二年傳、晉君世從其失。釋文、從、本亦作縱。案論語。從之。釋文。從、鄭讀曰縱。玉篇。縱、恣也。放也。古字从省。

三年經。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公羊作將咎如。穀梁作將。漢廿六年傳、寺人惠墻伊戾。釋文作將。云或作墻。漢石經初刻作廧。昭廿三年傳、劉子取墻人。諸史國名紀作將。淳化本作墻。案詩。兄弟鬩于墻。釋文。墻、本或作牆。蓋墻正字。牆、牆、隸變體。將同部音近字。傳。以爲俘馘。說文人部引、作俘馘。耳部引同。或作馘。案釋文、唐石經、及諸本、皆从或體。而馘字不行矣。

四年經、鄭伯堅卒。公羊釋文作臤。云苦刃反。本或作堅。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玉篇糸部引、作紖。案說文云。臤、堅也。古文以爲賢字。陸氏所據公羊本作臤。疏以爲穀梁作賢。皆爲古本。臤賢古今字。臤與堅聲近義同。釋名、紖、經也。疏證云。今本經皆作紖。紖亦古堅字。惠氏曰。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本一字也。漢潘乾校官碑。親臤賢智。國三老賢良碑。優臤之寵。今文大誓云。優賢揚歷。是優臤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紖。紖與堅同。臤亦爲古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紀。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臤。公羊从古文作臤。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

五年經。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作荀秀。案秀首同部。音近。公羊作秀。亦語音之異。傳。以傳召伯宗。穀梁傳作伯尊。案白虎通宗族、宗廟、云。宗者尊也。音相近。義同。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世家作鄭公。案說文云。愬、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讀若許。許、愬也。今通假讀若字爲之。

辭以子蠆之難。釋文云。一本無之難二字。案文義。當有此二字。

六年經。鄭伯費卒。鄭世家作費。索隱引鄭本、作沸。又作弗。案費瀑沸皆形聲相似。漢律歷志注。瀑、古沸字也。竹書紀年。晉繆侯名費生。世本作弗。費弗又聲之轉。

晉繆書帥師救鄭。公羊作侵鄭。案左氏傳曰。晉趙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襄廿六年傳。伍舉亦言繞角之役。是左氏爲得其實。公羊作侵。所傳聞異辭耳。趙氏坦曰。按五年盟于蟲牢。左云。鄭服也。故

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有楚師。故繞書救鄭。本末如此。則非侵鄭可知。公羊作侵。既不發傳。無從見義。當是傳寫之誤。

傳。沃饒而近鹽。水經淶水注引、作近鹽。殿校仍作鹽。案服虔云。鹽、鹽也。杜注。鹽、鹽也。義同。正義云。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鹽。餘鹽不名鹽也。

民慈則墊隘。說文雨部引、作墊阨。土部仍作隘。昭四年傳、所過又阨。定四年傳、直轅其阨。釋文云。阨、本又作隘。墨子非攻、作冥塞。案禮器。君子以爲隘矣。釋文。隘、本又作阨。戰國楚策塞鄢隘。高誘注。隘阨字通。鄢隘即定四年傳冥阨。段氏曰。阨、隸變字。隘隘古通用。

有沈溺重腿之疾。埤蒼引、作重癰。云與腿同。案玉篇。腿、或作癰。當爲俗字。

七年傳。因鄭公鍾儀。釋文云。鄭、本又作員。襄九年傳、使鄭公子駟會楚公子貞。釋文、鄭、本亦作員。定四年傳、鄭公辛。古今人表作員。師古注、員音云。案說文云。鄭、漢南之國。是作員从省通。

此申呂所以邑也。釋文云。一本作所邑也。案杜注云。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無以字亦通。

及共王即位。呂覽權勳、作龔王。昭廿九年傳、共工氏有子。家語五帝作龔工。案書僞孔傳序魯共王。釋文。共、亦作龔。漢百官公卿表。壅作共工。師古注。共讀曰龔。說文龔、恭也。龔給也。則敬共字作龔。亦爲通假。

八年傳。以其田與鄭。奚。呂覽開春、風俗通十反、易林。鄭作所。晉世家作鄭侯。昭廿二年傳、衛侯出奔齊。呂覽恭儉。已注、文選四征賦注、奚作奚。大嚴將軍文子作傒。案詩。與雲鄭鄭。呂覽亦作所。同音通。孟子百里奚。秦本紀作傒。管子小問作傒。傒傒字亦同。呂覽去宥作鄭黃羊。注、鄭奚高誤的之子鄭黃羊也。又云、黃羊鄭奚字。

唯然。故多大國矣。釋文云。唯、本或作雖。後人改也。案正義云。俗本作雖。今定本作唯。少儀雜記注。雖、或爲唯。表記注。唯當爲雖。二字恆相亂。

九年傳。又賦綠衣之卒章。釋文云。綠、本又作祿。案鄭箋以綠爲祿。言祿衣自有禮制也。此又作祿。从鄭說。

泠人也。釋文云。泠、依字作伶。昭廿一年傳泠州鳩。周語作伶。釋文。泠字或作泠。非也。案呂覽古樂云。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古今人表作泠淪。律歷志作泠綸。詩簡兮序。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正義引、作泠官。一作伶人。文選王褒聲賦注引同。昭卅一年傳。景王鑄無射。泠州鳩諫之。文選鄭風歌中書注引周語。作泠。周語。景王鑄鍾。成泠人告和。魯語。泠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是泠爲樂官之僞。伶、俗通字。

無秦嘗蒯。玉篇艸部引、作菅蒯。蒯同。案說文云。蒯、艸也。無蒯字。則蒯無俗體。

無秦蕉萃。史記呂后紀索隱引、作顦悴。後漢應劭傳引、作不秦憔悴。詩東門之池疏。文選注。四都賦、任昉侯典、王文憲集序、皆引作憔悴。案說文云。顦、顦顇也。悴、憂也。讀與萃同。心部無憔字。是蕉萃爲借字。顦悴聲同。章懷注。蕉萃、憔悴、古字通。錢氏曰。說文顦顇、卽蕉萃之異文。

爲將改立君者。釋文云。爲、本或作僞。昭廿五年傳、僞讓於臧氏。魯世家作鳴。定八年傳、以爲公期。杜注、僞鳴。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作爲。云一本作僞。案詩。人之

爲言。定本作僞。正義同。古僞字多作爲。漢郊祀志。問之。果爲書。封禪書作僞。書是徐鍇曰。僞者。人爲之。非天眞也。故人爲爲僞。段氏曰。左傳爲瞶僞者不一。蓋事涉於作爲則曰僞。

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集傳纂例同。案公羊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心。當絕之。此似由爲之解。無冬十月三字。疑脫文。孫氏志祖曰。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本有冬十月三字。公羊經文偶脫。而何氏乃妄造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繆戾極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

傳。立髡頑。公穀作髡原。鄭世家作悼。案索隱云。左傳作髡原。是與今本異。頑原音相近。頑悼亦聲之轉。

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釋文云。州蒲、本或作州滿。襄廿七年傳。蒲盤。呂覽慎行作滿盤。定五年傳。蒯子蒲。楚策作滿。新序節士同。十二諸侯年表、晉世家、作壽曼。案正義引應劭諱議曰。周穆王名滿。而有晉侯州滿。或誤蒲。本作滿。定郊祀志師古注。蒲字或作滿。是滿與蒲字形相亂。壽髮竝音相近。梁氏曰。厲公實名州滿。史記作壽曼。州壽古通。滿曼音近。

及寢門而入。釋文云。一本無及字。案文義。當有及字。

在肓之上。說文云。肓、心上鬲下也。今釋文本引。作心下鬲上。不誤。肓之下當作肓之上。案杜注云。肓、鬲也。心下鬲上爲是。陸氏桑曰。案周肓之上。中有父母。

錫上善說云。心下鬲上爲肓。

十一年經。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公羊竝作郤州。十六年經。及晉郤犨盟于扈。公羊作州。左傳疏引世本同。釋文。郤州、一本作犨。潛夫論志氏姓作犨。案左閔元年傳。畢萬爲右。正義云。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釋宋引系本同。州卽犨也。此經正義云。郤豹生義。義故步揚。步揚生州。州犨卽也。犨州音相近。魏世家索隱曰。州與犨、聲近字異耳。犨又犨之譌。

傳。犨伯之母不聘。釋文云。聘、本亦作娉。案說文云。娉、問也。聘、訪也。辛部引春秋云。女爲人妻。妻、不娉也。玉篇。娉、娶也。廣韵同。是古以娉爲娉字。

且與伯與爭政。釋文云。與、本亦作輿。襄二年傳。使正輿子。釋文。與、本亦作輿。十年傳。與伯輿爭政。釋文。與、與音餘。本亦作輿。定五年傳。因閭與。釋文。與、本又作輿。昭十四年傳。庚與。釋文。與、本又作輿。廣韵經初刻作輿。案莊子逍遙游接輿。大宗師子輿。釋文竝云。與、本作輿。與輿形聲相似。故通。

十二年經。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釋文作璅。云依字宜作瑣。公羊作沙澤。釋文。沙、素禾反。又如字。定四年傳。乃盟于瑣。經作沙。或卽沙也。案說文云。璅、石之似玉者。瑣、玉聲也。本二字通用。沙、素禾反。則讀如莎。與瑣音相近。故轉作沙。梁氏履繩曰。瑣沙音得相轉。

傳。日云莫矣。釋文云。莫、本亦作暮。案說文云。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今俗又加日作暮。非是。

宴以示慈惠。燕禮疏宴引作燕。案詩。宴爾新昏。釋文。宴、本又作燕。漢五行志注云。燕與宴同。燕爲假字。見詩。

公侯干城。釋文云。干、本一作扞。襄廿五年傳。陪臣干城。釋文。干、徐云說曰扞。案釋言曰。干、扞也。詩毛傳同。上文作扞城注。扞、蔽也。干扞一聲之轉。

吾死無日矣夫。釋文云。本亦無夫字。案無夫字語助亦通。

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引、作養以之福。案師古注云。之、往也。往就福也。又云。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正義亦云。往適於福。漢酸棗令劉熊碑。養以之福。維德之隅。漢、唐舊本當如此。今誤倒。呂覽注。畢沅校。洪範疏。文選溪嘉運功臣頌注引。與今本同。臧氏曰。據杜作注時。猶未誤。故與師古義同。惠氏曰。杜注。養威儀以致福。則當如漢書所引。與下文正相對。

不能者敗以取禍。漢律歷志作既。十四年傳。當禍福也。漢五行志引。作取敗禍也。下取禍之道也。亦作既。襄九年傳。商人閔其禍敗之釁。廿八年傳。恆有子禍。五行志竝作既。案說文云。禍、害惡。禍詞也。玉篇。既同禍。師古注。既、古文禍字。漢書多作此字。

靈力莫如敦篤。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引、作惇篤。案說文云。惇、厚也。經傳作敦通借字。

戮力同心。釋文云。戮、一作勠。嵇康力幽反。呂靜字韻。與勠同。後漢袁紹傳作勠。唐石經、淳化本同。昭四年傳。無戮者可以勠人。呂覽先己作勠。廿五年傳。戮力並心。釋文作勠。唐石經同。案說文云。勠、并力也。勠力字當从此。嵇呂所讀。亦音之轉。戮與勠又通借。

蔑死我君。釋文云。本或以我字在死上。非。一本無非字。唐石經作蔑我死君。案石經从或本。亦是。惠氏曰。僖卅三年傳。其爲死君乎。可謂死君乎。釋文義。當云蔑我死君。鄭易注。蔑、輕慢也。或从石經初刻。作蔑我先君。亦通。

夷我農功。釋文作爽。云本亦作夷。案說文云。爽、傷也。古省作夷。音義同。

虔劉我邊陲。唐石經作垂。岳本、攷文、宋本、永懷堂本同。案說文云。陲、遠邊也。陲、危也。二字義異。今通作陲。非。段氏曰。俗書邊垂字作陲。乃由用垂爲陲。不得不用陲爲垂矣。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注云。申屬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釋文云。寡君、讀者亦作寡人。案劉炫以稱寡君以規杜。過。正義。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寡君爲誤。陸氏桑曰。案上文我是以有令狐之役等句。則寡君當爲衍字。

荀庚佐之。古今人表作荀尹。案荀庚始見成二三年經傳。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作宣伯庚宿。一本無宿字。此作尹。疑誤。梁氏曰。此轉寫字脫其半耳。

迓晉侯于新楚。釋文云。迓、本又作訝。案釋詁曰。訝、迎也。周禮有訝士。說文迓、爲徐鉉所增俗字。

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羊作喜時。新序節士同。古今人表作曹曦時。師古注。卽曹欣時。釋文。欣時、徐云或作款。亦音欣。案說文云。欣、喜笑也。欣喜音近義同。剎、別體字。款、以形近致異。梁氏曰。剎與鄰同。剎、喜、欣、聲皆相近。釋文。款喜兩異文竝音欣。疑款乃款之譌。師古如字讀。亦通。

十四年傳。彼交匪傲。漢五行志引、作匪微匪敖。襄廿七年傳引詩作匪交匪敖。應劭注。言在位者不傲詐不倨傲也。師古注。傲、謂傲也。案詩。彼交匪紓。荀子勸學引、作匪交。襄八年傳注。匪、彼也。廣雅同。二字古通。傲交音近故。字隨讀異。而義亦不同。

十五年經。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作歸之于京師。案公羊僖廿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云。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何以得爲伯討。注。此雖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此執曹伯非執之於天子之側。是不當有之字。趙氏坦曰。有之字者。衍文。傳。向繇爲大宰。釋文云。繇、本又作帶。下仿此。案詩。垂帶而厲。釋文作繇。此隸體字。

殺子山。宋世家作司馬唐山。案子山卽蕩澤。澤爲司馬。唐蕩一聲之轉。

伯州犂奔楚。論衡逢遇篇作白州犂。案白虎通爵云。伯者。白也。周曾鼎銘。白鑄牛鼎。白卽伯字。古鍾鼎文多以白爲伯。是从省。

民惡其上。家語觀周作民怨。案說苑敬愼引金人銘曰。盜怨主人。民害其貴。怨與惡義亦同。

十六年經。戰于鄢陵。漢五行志作鄢陵。續漢郡國志注引同。淮南人間引、作鄢陵。昭廿八年傳鄢陵。釋文。鄢音烏戶反。又音偃。地名。花周者从鄢。徐皆从焉。字林亦作鄢。音同。汜論又作陰陵。注同。水經渠水注引、作僞陵。案說文無隱字。此亦別體。特移邑旁从阜爾。鄭世家段出走鄢。正義作鄢。鄢、隱、陰、僞、皆以字形相近而亂。春秋辨疑引、喪助集解。鄢、當作鄢。鄭地也。左氏曰。王取鄢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鄢字。杜注。今潁川鄢陵。誤甚矣。

舍之於苕丘。公羊作招丘。釋文。招、又上饒反。昭元年經。陳公子招。陳世家。招。或作苕。又作昭。竟音時遙反。案詩苕之華。釋文。苕、徐音韶。漢禮樂志師古注。招、讀曰韶。是苕招竝同音通用。

刺公子偃。釋文作剡。云依字作刺。案。刺作剡。竝隸變體。廣韵、集韵竝云。剡、俗刺字。

傳。而疲民以逞。釋文作能。云本亦作疲。昭十九年傳。勞能忘勞。釋文。能。本或作疲。案少儀。師役曰罷。注引春秋傳。師還曰疲。能之言能勞也。古字通。

吾不復見子矣。釋文云。一本無復字。案無復字亦通。

我若羣臣輯睦。釋文作集。云又作輯。襄十九年傳。其天下輯睦。釋文。輯。本作集。文選永明十一年始興王鑒傳注引同。案詩。辭之輯矣。新序雜事引、作集。漢高帝紀師古注。輯與集同。見寬傳注。文選上林賦注。竝同。

盡釋楚以爲外懼乎。晉語作外患。案上云。唯聖人能內外無患。則作患竝通。

范匄趨進。釋文云。匄、本又作丐。呂覽開春注、晉世家音義、竝同。襄廿一年傳。富有使匄清命。釋文作丐。云。士文伯字伯瑕。作丐是。蔣云。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今定本作匄。今緣本皆作此字。或作丐。昭五年傳。不彌匄。釋文。匄。本或作丐。廿一年傳。後匄戈之。釋文。匄。本亦作丐。案說文云。匄、乞也。匄卅一年傳注。范宣子名作匄。或作丐。此俗字。

楚師輕窕。集韵引、作輕姚。案釋言曰。窕、肆也。集韵。姚、他弔切。音讀同。字通。

楚子登巢車。九經字樣。登作橙。釋文云。巢、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正義引作兵高車如巢。今本說文同。陸氏所據本爲勝。以望敵也。字林同。案橙與登皆近義通。說文引此傳作轈。今作巢。當从省。

潘尪之黨。釋文作潘尫之子黨。云古本無子字。注云。黨、潘尪之子也。則傳文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廿三年。申鮮虞之傳。皆無子字。案正義云。潘尪之子。其名爲黨。申鮮虞之傳。辭與此同。古人爲文略言耳。是衛本無子字。後人從而增益之。

有蜚章之賦。注。詩六月疏。引鄭雜問志引、作不注。不、讀如跗。跗、幅也。案賈服等說。跗、副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詩。鄂不韡韡。箋云。不、當作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釋文。柎、亦作跗。不跗亦聲相近。臧氏曰。不、假借字。左氏正文必作不。故賈服讀爲跗。鄭讀爲幅。若蹠作跗注。鄭可無庸改讀矣。

其右蒲胡。晉語注。蒲、引作弗。案詩。蒲厥豐草。毛傳。蒲、治也。釋詁作弗。訓同。古字通。

叔山冉。古今人表。冉作丹。案丹與冉字形相亂。梁氏曰。丹乃冉之譌。

囚楚公子茷。晉語作王子發。案詩。其旂茷茷。釋文作伐伐。攷工記注。伐之言發也。正義云。蓋一名一字也。

好以暇。唐石經初刻、作好暇。案後人磨改。依上文增以字。今本竝同。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壁也。御覽。三百四十。麾、引作旌。案旌字不應一句內複見。當涉上文而譌。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呂覽權勳、晉楚世家。淮南人間、說苑敬愼、竝作豎陽穀。正義引呂覽同。案呂覽與傳、三字皆倒。此所聞之異。晉楚世家或卽本呂氏書。正義云。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說既殊。其文亦異。梁氏曰。內外傳。韓子十過師邪二篇。漢書人表。竝是穀陽。

申宮儆備。文選豪士賦序注。儆、引作警。案衆經音義云。古文憼、儆。今作警。同。是警儆字通。

而後食。釋文云。一本作聲伯而後食。案上云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則此聲伯二字可省。

十七年經。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公羊作北宮結。案說文云。括、絜也。翠壺氏疏。絜卽結也。廣韵。括、結也。二字音近義同。

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公羊作貍軫。疏云。正本作貍辰。穀梁作貍蜃。文十四年傳注引同。案脤、軫、蜃、辰、皆一聲之轉。故經師所傳之本有異。

傳。反自鄢陵。釋文作反自鄢。云一本作自鄢陵。案唐石經初刻。似無陵字。後人增入。今本从之。

晉童以晉克之廢也。韓子內儲。童作僮。晉語作晉之昧。案古以僮爲未冠之僞。童爲昧奴字。與今所用相反之昧或爲其字。

郤錡稱夷陽五田。下又作夷羊五。晉語作夷陽午。古今人表作羊魚。唐石經作羊五。案陽羊古字通。見易釋。五午晉同。魚午亦聲之轉。

與長魚矯爭田。晉語。矯作蟜。案詩。矯矯虎臣。釋文作蟜。云本又作矯。漢書注。師古曰。蟜。今借以爲矯字。蓋古字通借。

公使視之。信。說文繫傳。視之、引作覘。視。案作覘視。義亦不異。然皆爲形聲之誤。

一朝而尸三卿。韓子作夷三卿。案凌人職。大器共夷槃冰。注。夷之言尸也。是夷與尸義同。

在內爲軌。釋文云。軌、本又作宄。案晉寇賊姦宄。五帝紀、漢刑法志。並作姦軌。說文。宄、姦也。外爲盜、內爲宄。

讀若軌。是宄本字。軌借字。

公遊于匠麗氏。大臧保側作匠黎。注引同。晉世家作匠驪。集解引賈逵注、淮南人間。並同。周語注引作麗。

案通鑑外紀、引六韜黎迮氏。路史前紀作麗迮。晉驪姬。呂覽、韓子、作麗姬。是黎、驪、麗、並同音通。鄭又聲之轉。

楚公子嬰師襲舒鳩。釋文作嬰師。襄廿四年傳。皆取曾於嬰。御覽(三百八)引。作於嬰。唐石經同。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岳本、並同。案說文。嬰、車上大竿。嬰、嬰也。義不甚殊。此古本皆作嬰。今作嬰。形近之譌。顧氏以嬰字爲是。非。石經嬰下

菊注。師字。此後人妄加。

十八年經。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公羊作士彭。襄十二年經。晉侯使士魴來聘。公羊。亦作士彭。案易。匪其彭。釋文。彭、子夏作旁。姚云。彭、旁、俗。晉同。彭與魴亦音相近。公羊襄十二年疏云。致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矣。錢氏曰。古音魴如鰟。公羊作彭。是魴非轉脣也。

傳。辛巳。朝于武宮。正義云。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

按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服本自誤耳。案內外傳。於作辛巳。服本作辛未。揆之事理。正合。臧氏曰。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即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氏反據之改左傳。何邪。

周子有兄而無慧。文選辨命論注、御覽、四百九十八、四百四十四。並引作無惠。案論語。好行小慧。釋文。魯讀慧爲惠。皇侃本作惠。文選檄吳將校注、御覽三百九十。引、並同。道德經智慧出焉。河上公本作智惠。二字同音。古通。

弁糾御戎。晉語作緶糾。韋注。晉大夫卞糾也。宋本作卞。釋文云。弁、本又作卞。同。襄廿九年傳。季武子取卞。釋文作弁。云本又作卞。昭九年傳。作卞。云本又作弁。案緶字當爲聲誤。說文。冕、冠也。論文作弁。或作弁。北堂書鈔引書。率循大弁。今書作

卞。恐爲衛包所改。戰國策。卞隨務光。詩關雎序疏作弁隨。漢東方朔傳。弁嚴子爲衛尉。即卞莊子。弁即論文或體弁之變。卞又隸變俗字。

魏絳爲司馬。樂記疏引世本。絳作降。案書北過降水。水經河水注作絳。二字亦形聲相似。

張老爲候奄。晉語作張孟。正義引。仍作老。韋注。老之字。案相与。張老與趙文子同時。襄九年。趙武爲新軍將。三年。

張老爲中軍司馬。孟是其字。

籍偃爲之司馬。晉語作耤偃。昭五年傳。耤談。廣韻二十二昔作藉。十八年傳。郤人籍稻。文邑部引。作籍稻。定八年傳。耤郤子組。廣韻十八尤作藉。說文作耤。漢文帝紀。其開耤田。五經要義。耤、蹈也。史記武安侯傳注作耤。俗字。案月令。躬耕帝耤。說以惡曰復入。釋文云。本或作以惡入。案此有入字。或爲經師所增。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六

春秋左氏傳六

襄元年經。次于鄫。公羊作次于合。案杜注云。鄫、鄭地。穀梁注。鄫、或爲合。惟形聲不相似。是所見或異也。趙氏坦曰。鄫、古或省作曾。曾與合篆文相近。遂譌作合。

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古今人表作瘵。公孫師古注。瘵、春秋作剽。十二諸侯年表作狄。衛世家作秋。案瘵、剽音同。秋、狄皆與瘵字形相離。世家云。定公弟秋。所見列國世譜或異。案隱曰。左作剽。人表作瘵。蓋音相亂。字改易耳。

二年經。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穀梁作庚寅。古今人表。睔作綸。案上五月有庚寅。不得六月又有庚寅。此穀梁亦誤。當从傳七月爲是。師古注。綸音工頑反。綸、睔聲相近。梁氏曰。經史皆作睔。讀若衮。惟此作綸。蓋睔與曛同。亦音胡關切。而綸又音倫。遂音工頑反。並聲之轉也。

傳。穆姜使擇美檟。釋木注引。作美榎。案釋木曰。檟、山榎。郭注。檟、賈。小葉曰榎。說文。榎、楸也。檟爲山楸。楸小葉爲榎。釋文。榎、舍人本作檟。古通用。

於是爲不暫矣。釋文云。一本作不爲暫矣。案釋言曰。暫、知也。作不暫。義較順。

是棄力與言。正義云。服本作棄功。昭廿八年傳。今女有功於王室。廣石經作有力。攷文宋本同。案正義述經作力。功與力義不甚殊。臧氏曰。當从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於鄭也。

三年經。秋。公至自會。穀梁作自晉。案此當作會。穀梁以涉上文公至自晉而誤。

傳。士富爲候伯。晉語作范獻子。韋注。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案杜注云。士富。士會別族。與韋說略同。士鞅亦證獻子。是范氏有兩獻子。

四年經。夫人姒氏薨。公羊作弋氏。下鄭我小邾定姒。公羊作定弋。定十五年經。穀梁作定弋。案杜注云。姒。杞姓。范甯同。公羊疏云。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執與此同。穀梁疏云。公羊以爲弋氏。何休云。莒女。此與左氏並爲姒氏。范氏卒。穀梁作弋氏。鄭定姒。穀梁作定弋。及杜預皆云杞女。是與公羊說異。然莒乃巳姓。非是。月令。羅網畢翳。注。今月令。翳爲弋。翳弋音和近。姒弋亦聲之轉。趙氏佑曰。公羊於鄫世子巫如晉傳有剔出之文。知定姒蓋鄫女。杞鄫皆姒姓。

傳。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魯語。禮作義。事作才。難作事。案正義云。魯語三者與此皆異。韋昭改從此傳。云材當爲事。事當爲難。孔晁注云。材、謂政幹也。然魯語之文雖異。而其義各通。臧氏曰。國語云。咨才爲諏者。謂咨賢才之謀也。咨詢爲親戚之謀。咨諏爲賢才之謀。合親賢之謀。而謀無不周矣。詩。周咨詢。二傳作咨親詢。說文。諏。聚謀也。賢才須合聚謀之。釋詁。詢、信也。親戚者、吾之諸父昆弟。其謀爲吾所親信。不必聚合而擇之也。國語作才。較二傳作事。義更精密。韋注。才當爲事。非也。毛傳。咨事之難易爲謀。此合二傳爲訓。猶咨禮義爲度也。韋云。事當爲難。誤矣。

匠麗。謂季文子。莊子達生作梓慶。案杜注云。魯大匠。攷工有梓人。匠人。孟子梓匠輪。韓偁。故亦作梓。

有窮后羿。說文邑部云。鞏。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从邑。窮省聲。羽部。羿、亦古諸侯。一曰射師。弓部。弩、爵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弩善射。案鞏、今作窮。同音通字。羿世爲射官。后羿慕羿射。故號此名。水經巨洋水注曰。窮后。路史注曰。窮羿。古作羿。後又作弩。故說文並存之。今作羿。是从羿省。段氏曰。弩與羿古蓋同字。梁氏曰。舉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

不脩民事。風俗通義引作不循。案易。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古脩循二字多通用。見易釋文。

伯因。夏本紀正義引世紀。作伯。一作柏。姻。案釋名曰。姻、因也。論語。因不失其親。說文緊傳作姻。二字音義同。

尨圉。古今人表作庞圉。潛夫論五德志作龐圉。文選桓溫薦譙秀表注引左同。案牧人職注。故書尨作庞。杜子春云。庞當爲尨。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尨茸蒙茸。伐有苑。鄭箋作庞伐。庞尨字同。龍尨古亦通。

而用塞淫。古今人表作韓淫。水經巨洋水注同。案戰國韓策。韓哀侯。漢王褒傳注作韓哀。呂覽勿躬作塞哀。游俠傳寒孺。史記作韓。文選名都篇注云。寒、韓。古字通。七啓注。寒與韓同。此以同音通用。

賁奔。有鬲氏。水經巨洋水注引作逃於鬲氏。案文義不甚異。鬲加鼎旁。是俗誤字。

生澆及豷。說文豕部引作生敖。論語及弃部作奡。古今人表同。師古注。楚詞所謂澆者也。潛夫論五德志。

豷作豷。案澆與敖聲相近。說文。奡、讀若傲。故敖奡字亦通。論語。奡盪舟。天問注引作澆。是澆奡一人也。論語孔安國注。寒浞因羿室而生奡。邢疏。澆即奡也。聲轉字異。哀元年傳釋文。澆、一音五報反。猶、俗體。梁氏曰。澆、奡、傲、三字古多通借。

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夏本紀。灌作戈。鄩作尋。哀元年傳。以伐斟鄩。吳世家作尋。澆地里志注。斟作斗。廣韵二十一侵同。玉篇土部作汿。古今人表鄩作尋。路史後紀。國名紀。作鄩。案戈灌二字音相近。地理志鄡劭注云。故斗尋斗灌。馮後。斗、斟之別體。汿又斗之譌。尋从省。廣韵。斟、姓也。俗通字。錢氏曰。艸書甚作乞。與土相似。故斟或作斗。師古不能辨。但晉斗爲斟。廣韵亦兼收二字。蓋六書之不講。隋唐人已然矣。

后杼滅豷于戈。夏本紀。杼作宁。正義引作杼。三代世表作予。索隱作宁。又引世本作佇。墨子非儒作伀。初學記二世引世本作與。案杼、宁、佇、伀、予、與皆形聲相似。而字因遞變也。

命百官官箴王闕。文選注。顏延之曲水詩序。陶潛士誄。引不疊官字。案正義云。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爲箴辭。李善注無下官字。或脫文。

芒芒禹迹。詩信南山疏。芒作茫。迹作跡。案詩。宅殷土芒芒。文選弔魏武帝文注引作茫茫。亦俗字。說文。迹、或作蹟。籀文作速。無跡字。

各有攸處。釋文作攸家。云本或作處。案上云獸有茂草。則當作攸處爲是。

戎狄荐居。管語作薦居。昭十八年傳。薦爲殷邑不利。釋文作荐。唐石經同。哀十五年傳。鄭伐吳國。唐石經作荐。足利本同。案杜注云。荐、聚也。釋言。荐、再也。孫炎注。荐、草生之再也。服注。荐、草也。莊子。麋鹿食薦。疏引作荐。韓子內儲說。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漢終軍傳。森林注。薦、草也。師古注。薦讀曰荐。歷書索隱云。荐字或作薦。假借用耳。則字亦互通。詩黃鳥傳。處、居也。義同。陸氏案曰。古字荐薦通。

朱儒是使。釋文云。朱本或作侏。案王制。管語、作侏儒。漢東方朔傳作朱儒。侏亦俗加偏旁字。

五年經。會于溴道。公穀作蕎稻。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釋文。蕎稻、吳謂之伊緩。案杜注云。善道地闕。范注。善稻、吳地。道稻音同。伊緩。吳人語也。紐氏佑曰。此後世譯語之始。洪氏曰。伊緩、吳語。蕎字雙聲。吳子名乘。左氏云。寤夢皆雙聲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婁子。穀梁作邾子。滕子薛伯。案公穀或涉上文會于戚有莒邾滕薛四國而衍。或左氏有脫文也。

六年經。季孫宿如晉。魯語。宿作夙。檀弓注。及疏引世本同。案祭義。宮宰宿夫人。注。宿讀爲肅。詩。載震載夙。箋訓肅戒。說文。宿、从宀佃聲。佃、古文夙。二字並通。

傳。遷萊于郳。釋文云。本或作遷于郳。唐石經初刻同。案或以萊衍字。亦通。

七年經。鄭伯髡頑如會。宋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公穀作髡原。鄭作操。公羊疏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字。

非也。虢鄭字者。非正本也。穀梁釋文。髡、本又作郗。或作顓。十二諸侯年表、鄭世家作揮。羣經音辨引。與公穀同。案髡與郗、顓、揮。皆以聲近而異字。顓原亦音相近。操與鄭同聲。徐彥疏云。鄭字非正本。則當作操。趙氏坦曰。說文無鄭字。古祇借用操字。後世始去手從邑。公穀作操。猶是古文。洪氏曰。公羊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顓。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公羊作髡顓。今本是後人據釋文本改之。傳。公族穆子有廢疾。唐石經。廢作癈。昭八年傳。衮公有廢疾。唐石經作癈疾。淳化本同。淳化本、岳本同。案說文云。癈、固病也。今通作廢。从省借。

參和爲仁。釋文云。參、或爲三。案易。參天兩地而倚數。虞注。參、三也。參伍以變。虞注引。作三天。參三古今字。及將會于鄭。說文㠯部引、作將會鄭伯于鬷。案說文多鄭伯二字。或記憶之誤。云鄭、地名。鬷、鄭地阪。則鄭地當作鬷。九經字樣云。鬷、鄭地名。今經典多作鄭。

八年經。獲蔡公子燮。穀梁作公子濕。釋文。公子濕、本又作隰。同音濕。又音燮。二十年經。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穀梁作濕。羣經音辨。濕音隰。引作公子濕。又音燮。案濕燮音相近。隰濕又與溼形聲相似而淆。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足利本作刑丘。案邢作刑。恐形近之誤。漢金鄉長侯成碑。惟想邢京。卽形字。孫叔敖碑。埋掩其刑。刑形字亦通。洪氏适曰。漢碑刑形邢三字多互用。傳。職競作羅。文選魏都賦。職競弗羅。劉淵林注引逸詩。同。案注云。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則與傳所引義自不同。

不逸啓處。唐石經作皇。淳化本同。襄廿九年傳。不逸啓處。唐石經亦作皇。案詩。逸恤我後。表記引、作皇。釋言。儓、暇也。儓逸並俗字。

亦不使一介行李。釋文作一个。唐石經、淳化本、足利本同。昭十四年傳。收介特。唐石經初刻作个。案書。如有一介臣。大學引、作一个。俗字。陳氏樹華曰。士虞禮注。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箇。昭三年傳。如則一个焉。四年傳。絕鼎耳于个。不得亦作介。

今譬於草木。釋文作辟。云本多作譬。羣經音辨同。案學記。燕辟廢其學。鄭讀辟爲譬。古譬字多借作辟。以爲子孫藏。釋文。藏作臧。昭六年傳。藏爭財。漢五行志引作臧。唐石經同。案說文無藏字。新增有之。漢書多作臧。此古字之廣存者。

九年傳。陳鍾嶱揭。漢五行志引、作鍾鞏。唐石經作楬。案應劭注云。鞏、所以與土也。師古音居玉反。與揭音義同。漢溝洫志。山行則楬。韋注。楬、木器。如今鑿牀人舉以行也。夏本紀作橶。蕾從稷。疏。楬鞏本一字。以其字从手。非。

具正徒。漢五行志。具、引作備。案釋詁曰。峙、具也。郭舍人本。峙作待。說文。備、備也。備與具音近義同。臧氏曰。具與上具綆缶。複。當從漢志。

祝宗用馬于四墉。祝盤庚于西門之外。釋文作庸。云本又作墉。昭廿一年傳。宋城舊墉。釋文作鄘。云本或作墉。般、亦作盤。案易。槃其墉。釋文。鄭作庸。說文。墉、古文作鄘。是作庸古从省。書盤庚。大傳、古今人表、漢石經、並作般。庚。亦古省通。

以出內火。漢五行志引、作入火。案說文云。入、內也。釋名。內、入也。同。轉注相訓。義同。釋文。內、如字。徐音納。庚寅餞納日。大傳作入日。夙夜出納朕命。九江納錫。五帝紀、夏本紀、皆作入。是入卽古納字。見書釋。

閼伯居商丘。路史後紀作遏伯。廿五年傳。昔底閼父。羅三年疏。魯語注。陳世家索隱。並作遏父。漢陳球碑同。案釋詁曰。遏、止也。說文。閼、遮遏也。音同。古通用。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漢五行志引、作是以知有天道。案漢志無日字。今本當衍。

門于鄟門。釋文云。鄟、本亦作專。定八年傳。將脫衛侯于鄟禦。釋文。鄟本亦作專。說苑權謀引。作甄澤。案專从鄟省。甄亦形聲之誤。

公子騑。公穀傳作公子翬。十年經。盜殺鄭公子騑。公穀亦作翬。案詩小戎疏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古人名字必相應。則當作騑。公穀作翬。或聲轉之譌。

閏月戊寅。注云。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爲閏五日。五字上與閏合爲閏。則後學自然轉日爲月。釋文云。閏月。依注讀爲閏五日。案杜以長歷推算此年無閏月。知爲閏五日之誤。皆三分其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之外邑也。趙氏佑曰。漢志不載襄九年閏。故知此閏當閏五二字。月當是日字。蓋班固時左傳本尚是閏五日。三字未誤。故志不言稽亡閏而置閏也。

十年經。會吳于柤。水經淮水注。柤、引作鄔。淮水注。引作柤。仍。案杜注云。柤、楚地。玉篇。鄔、國沛郡。此俗通字。漢地理志。沛郡鄲。應劭音嵯。師古注。此縣本爲鄲。中古以來。借鄲字爲之。讀皆爲鄲。鄲注。今其地鄲聚是也。遂滅偪陽。釋文云。偪、徐甫目反。本或作逼。穀梁作傅陽。公羊釋文。偪音福。又彼力反。疏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古今人表作福陽。師古注。卽偪陽也。續漢郡國志作傅陽。注引亦作福。水經淮水注引作偪陽。又作傅陽。案漢地理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注。偪音福。左氏所云偪陽妘姓者。後漢陶謙傳注。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偪有福音。故人表作福。穀梁作傅。舉之轉。逼偪音義同。梁氏曰。福、輔、傅、爲一音之轉。而偪諧富聲。福有偪音。故二字通借。釋文列甫目彼力二反。然以音福爲是。釋文云。本或作逼。恐非。

傳。鄟人紇抉之。十七年傳作鄟叔紇。論語作鄹。孔子世家作陬。水經泗水注作鄒。一作鄟。叔梁之邑。案說文云。鄟、魯下邑。孔子之鄉。鄒別體字。陬、同音通字。鄹、聲之誤。正義云。紇爲鄟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爲某人。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則十七年傳邑字名皆舉。而字又僅偁一字也。梁氏曰。此與邾國所改之鄒異。檀弓釋文。鄟、又作鄒。春秋序釋文。孟子、鄒邑人。皆誤合二地爲一。秋屍解。古今人表。屍作斯。案斯屍當爲同音通字。梁氏曰。斯字疑以音近而誤。

投之以机。釋文作几。云本又作机。同。昭元年傳、四相几矩。傳文、几、本亦作机。五年傳、殷机而不倚。蔡疏引作几。禮書四十八、引作几。案說文云。机、木也。几、尻几也。此作机。亦通假字。

生秦丕茲。釋文云。一本作秦不茲。家語弟子解作不慈。史記正義引家語、作丕茲。案集解引、作丕慈。案家語、秦商、魯人。字不慈。弟子傳作子丕。書予丕克羞爾。漢石經作不克。爾丕克遠省。漢翟義傳亦作不。古多假不爲丕。見書釋。茲慈古字通。

請侯之師還鄭。釋文云。還、本亦作環。襄三年傳、還還公宮。釋文、還、本又作環。案杜注云。還、繞也。漢食貨志。還廬樹桑。師古注同。士喪禮注。古文環作還。是還環亦古今字。段氏曰。今人還繞字用環。古經傳祇用還字。

鄭門閭寶之人。釋文云。閭本亦作圭。說文竹部引、作圭。玉篇竹部引同。文選謝朓酬王晉安注引、作蕃門圭。案玉篇云。蕃亦作蕃。廣韵同。儲行作圭。玉篇、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杜注。閨寶、小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則作圭從省通。儲行釋文。徐音豆。是讀與寶同。惠氏曰。玉篇與寶同物同音。

十一年經。同盟于亳城北。公穀作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案杜注云。亳城、鄭地。然其地別無所見。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合。惠氏曰。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攷。此傳寫之譌。當从公穀爲正。

傳。居安思危。周書程典作於安。楚策、呂覽愼大同。高注引書同。文選檄吳將校部曲、亦作於。案楚策引、爲春秋。呂覽、陳琳所引。皆當爲古語。居於聲相近。字通。見爾雅。

十二年經。圍台。穀梁作圍郜。釋文。郜、本又作台。下敖台。穀梁亦作郜。案詩。卽有郜家室。白虎通引作台。吳越春秋。后稷母、台氏之女。杜注。琅邪費縣有台亭。說文。郜、从邑。台聲。故通作郜字。

吳子禦卒。傳作壽夢。杜注。壽夢、吳子之號。案十年傳正義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是壽夢二字合言之卽爲禦字。錢氏曰。禦壽皆齒音。壽當讀如時。與禦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禦疊韵。併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吳世家索隱曰。系本、吳孰姑徙句吳。宋忠注、孰姑壽夢爲一人。又名乘也。孰姑壽夢也。代卽戚夢乘語也。孰孰音相近。

十三年經。取郜。公羊作公取詩。傳曰。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云。正本皆作郜字。有作詩者。誤。案說文云。邾、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郜亭。杜注。任城亢父有郜亭。水經濟水注。亢父縣有時亭。春秋之時國也。郜詩亦同音通假。

楚子審卒。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大子箴。注。箴、共王名。今左傳作審。案箴明道本作鍼。與審、聲之轉也。

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唐石經初刻作展力。淳化本同。案石經後改作農。魏了翁讀書雜鈔云。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也。是了翁時已有作農。石經作展。卽小人盡力之意。

唯是春秋寵岁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說文穴部引、作寵岁。從先君於地下。案正義云。晉語。亟、厚也。

說文。夕、暮也。是古作屯夕。後加从穴。許君所引之文。與今本不同。當爲撮舉之辭。

而蓋習其詳。表記注。習、引作襲。大卜職疏引同。文選侍游蒜山作注引、作歲卜。案世。一習古。曲禮疏引。作襲吉。司稽職注。故書襲爲習。賈師注同。是習襲古今字。文選覽陵文宣王行狀注。襲與習通。卜字義略同。

不習則增。修傳而改卜。釋文云。不習則增絕句。一本無增字。則連下讀爲句。案正義述經。似亦無增字。並通。

焉用之。釋文云。焉、本或作何。案正義云。何須用此良醫。留之於楚。則正作何字義亦通。

十四年經。鄭公孫蠆。公羊作嘐。定九年經。鄭伯嘉本。公羊作嘐。古今人表作禹。譌誤。案說文云。嘐、高气多言也。從口。蠆省聲。襄九年傳公孫蠆。杜注云。子蠆。說文訓蠆爲蟲。則子蠆當名蠆。公羊作嘐。形聲相雜。王氏引之曰。說文。蠆、毒蟲也。漢朱博傳。蠆該音義。引呂靜韵集云。蠆、毒蟲也。則蠆卽蠆。以其尾天矯上曲。故謂之蠆。齊公孫蠆字子尾。其意一也。公羊作嘐。叚借字耳。

衛侯出奔齊。公羊作衛侯衎。案杜注云。不書名。從告。公羊疏。傳言舉君絕爲重者。謂衛衎者名。見其當絕。不合爲諸侯。此各據經文爲說。然諸侯出奔。例得書名。公羊亦曲爲之解。趙氏坦曰。禮記。諸侯失地、名。左傳。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爲得。左穀或脫衎字。

傳。蓋言語漏洩。文選注。王蠡詔文叔良。任昉奔彈甲太宗。引、作漏渫。案莊子秋水云。尾閭渫之而不盡。是與洩同。

使子行於孫子。孫文云。子行下。異本有諸字。案杜注云。使往請也。則亦當有諸字。阮宮保師曰。唐石經。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只九字。初刻尚有一字。則石經刊去之字卽諸字也。

敗公徒於阿澤。水經濟水注引。作柯澤。十九年經。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作祝阿。案杜注云。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此非鄭之柯澤。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注。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水經河水注。河水右歷柯澤。左傳孫文子敗公徒於阿澤者也。又濟水注。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左傳所謂督揚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通典。東阿、春秋時之柯邑。柯阿形聲相近。

射爲禮乎。釋文云。或一讀射而禮乎。唐石經初刻作而。御覽引同。案爲與而同部音近。故一讀爲而。義通。王氏引之曰。作而爲是。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呂覽觀表作郈成子。古今人表作厚成子。釋文云。厚、本或作郈。音同。晉廿五年傳郈氏。漢五行志作后氏。郈昭伯。古今人表作厚昭伯。釋古注。卽郈昭伯也。魯世家索隱。郈昭伯傳厚氏。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孔叢子。與呂覽同。嵇康幽憤詩注引作后。作一郈。案說文。厚、古文作垕。此本或作郈。形聲相似。魯世家郈氏。音義云。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檀弓、漢五行志。風俗通過譽。厚作后。集韵。厚、或作郈。是郈作厚作后皆從省通。

右宰穀從而逃歸。呂覽觀表、古今人表、作穀臣。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孔叢子。作穀臣。宋本孔叢子注作穀臣。案古本或

作穀臣杜注已無臣字道德經孤寡不穀即穀字穀與穀同音通。

余狐裘而羔袖釋文云袖本又作褎案說文云褎袂也袖俗作字。

臧紇如齊唁衛侯釋文云唁徐作喭案玉篇嗿同唁集韵喭與唁同此又別體字。

仰之如日月釋文作卬云本亦作仰案詩高山仰止說文引作卬止漢溝洫志注卬讀曰仰古省通。

畏之如雷霆釋文云霆本又作電案易震之以雷霆釋文蜀才云疑作電電亦聲相近。

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說苑君道引作困民之性乏神之祀新序雜事引同釋文云乏本或作之誤案周語號文公曰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明道本作乏祀神百云讀者以之爲乏繹與基乏義無宜重也與此傳文略同陸氏粲謂主或當作生大司徒職注杜子春讀生爲性古生性字通乏作之爲是洪氏彤曰主當作生乏當作之。

王室之不壞釋文云壞服本作懷案正義引孫毓云衛本及賈氏皆作壞服虔本作懷云懷柔也繫蒙也。

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懷壞形聲皆相近。

十五年經晉侯周卒晉世家集解作糾公羊釋文一本作雕案大司徒職注杜子春云鵰當爲糾周糾雕、皆聲之轉。

傳邾人伐我南鄙唐石經作北鄙案經作南鄙則石經誤也。

若以與我淮南精神注引作若予我廿九年傳臧書道而與之昭十二年傳子其與我乎與我與之楚世家作予定四年傳以我與之楚世家作予下卜與同十年傳而家五行志引作予案說文云予推予也與賜予也曲禮注與或爲予字通。

鄭人奪堵狗之妻釋文作苟云本或作狗襄廿九年傳見史狗昭七年傳作史苟案苟狗亦形聲相似而變。

十七年經邾子牼卒公穀作邾子瞷案牼與瞷形義並異亦方音之轉惠氏棟曰攷工梓人云數目顛脰注故書顛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倚頭無髮之齺是牼有瞷音故或作瞷劉昌宗周禮音云牼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

圍桃公羊作圍洮穀梁莊廿七年經公會杞伯姬于洮釋文洮本或作桃案水經弧子河注弧子故濟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桃洮形聲相近。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公穀作齊高厚案公穀有齊字經師相傳之本不同爾趙氏坦曰此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爲齊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或衍齊字。

傳爾父爲屈詩民勞箋爾引作其案傳重邱人詢孫蒯故稱爾父箋祇引一句故易其字。

以杖扶其傷而死釋文云傷一本作瘍晉羊案醫師職注身傷曰瘍廣韵瘍傷也文異而義同。

遂幽其妻漢五行志幽引作就案幽就聲之轉言就其妻案大聲亦通。

獘狗入於華臣氏釋文云獘字林作斃漢五行志引作斃狗說文犬部引作斃犬入華臣氏之門論衡感類作華臣之門案說文云斃狂犬也則古本作斃獘與斃聲相近當爲俗字九經字樣收斃獘二字云

見春秋上說文下經典相承是唐時又有作獘說文多之門二字與論衡本同段氏曰襄十二年傳國狗之瘈許所見作斃左非古也。

妨於農功岳本作農收致文永懷堂本同案杜注云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則作收爲是今本作功或因下文相涉。

澤門之晳釋文云澤本或作皋誤詩緜疏引作皋門致文宋本永懷堂本晳皆作哲昭元年傳子皙之欲皆誤也漢五行志引作子晳案昭廿八年傳御以如皋注云爲妻御之皋澤疏云詩鶴鳴九皋是皋爲澤也故澤亦或作皋。

水經潁水注云皋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說文晳人色白也杜注皇國父白晳則當作晳字洪氏曰衛書皋陶列女傳作鬻陶詩鶴鳴傳皋澤也義同釋文晳星歷反徐思益反是徐爲晳。

皆有閎廬晏子春秋作闔閭昭廿七年傳闔廬以其子爲卿呂覽當染簡選大戴保傅吳越世家古今人表地理志皆同楚語呂覽尊師不苟淮南泰族論本紀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漢地理志注水經潁水注吳越春秋越絕書文選吳都賦李善注勸學王褒注廬韵十一唐廬作閎閭脫苑新序廬閭二字闕見案後漢郭丹傳范曄字子蘆漢官儀作閭蘆閭音同古字通用。

晏嬰麤縗斬釋文作麁云本又作縗襄十三年傳麤則有之釋文麤本又作麁縗本又作衰廿三年傳嬰縗冒絰釋文縗本又作衰世一年傳三易衰釋文衰本又作縗十年傳在衰絰之中釋文作縗釋文衰本又作縗雜記注及疏引作衰後漢東海恭王傳注文選注解嘲引作麁斬衰齊引同孔叢子六引作斬衰案玉篇云麤不精也或作麁此俗體說文縗喪服衣古經傳多從省作衰字。

管朧孔叢子引作管菲案喪服傳曰管屨者管菲也菲者屨之別名是菲與屨字異而物同。

叔向謂晉侯魯語晉語呂覽謝春秋人晉世家漢五行志並作叔魚昭十九年傳叔向五行志同案向嚮古今字。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釋文云弛本又作施案論語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弛云本又作施雜解云當爲弛。

北堂書鈔六引作弛施弛古字通。

伐雍門之萩釋文云萩本又作秋案萩與楸同漢東方朔傳師古注萩即楸字作秋從省王氏引之曰萩即楸字繫傳楸梓也引作楸萩同漢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師古注萩即楸字也晏子春秋外篇作檇中山經其狀如檇郭注即楸字也。

斬其梧以爲公琴御覽九百六十一引作斬雍門之榕案此引作雍門當涉上文而增說文檇純也徐鍇曰純

又作椿。是椿與樁同。（劉氏淵曰：椿、樁、樁、樁、爲一本字異而音義並同。）

東侵及濰。釋文云：濰、本又作維。案書濰淄其道。周書職方解作維淄。漢地理志琅邪郡下作維。並從省。

十九年經。齊侯瑗卒。公羊作齊侯瑗。釋文：瑗、于眷反。一音環。案釋器曰：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瑗、環音相近。又音瑋。讀同。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羊作公子喜。案古今人表鄭簡公嘉。十二諸侯年表作喜。後漢劉植傳弟嘉。注：東觀記作嘉。嘉與喜以字形相似而誤。洪氏曰：喜卽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傅。荀偃瘨疽。玉篇疒部引作疽疽。云亦作瘨。案說文云：瘨、勞病也。疽、黃病也。疽、癰也。二字同音。通。宣子盥而撫之。論衡感虛篇作浣。案士冠禮注：古文盥皆作浣。鄉射禮注同。說文作澣。俗省作浣。盥、浣、音之轉。

士子孔亦相親也。唐石經作二子孔。淳化本同。案二子孔、謂子孔、士子孔。陸氏參疑士子孔上當脫子然子孔四字。似非。攷石經可以知諸本士字之譌。

穆叔曰：齊猶未也。岳本、攷文、永懷堂本作穆叔歸曰。案下文。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當有歸字。今本疑脫。

廿年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公穀作弟光。（廿二年傳同。）案書大傳曰：黃者。光也。漢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白虎通：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黃、光也。蓋光與黃同部。音近。義亦同。惠氏曰：說文：炗、古文光。炗、古文黃。字相似。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七

春秋左氏傳七

廿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古今人表：邾作朱。漢地理志注：其作期。釋文云：漆、本或作漆。案朱爲邾之省。戰國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碑作其。古字通。漆作漆。隸省體。

晉欒盈出奔楚。十二諸侯年表、晉世家、並作欒逞。齊世家音義、盈、史記多作逞。（昭廿年經沈子盈。穀梁作沈子逞。盈、釋文、本亦作逞。公羊作沈子盈。）案田敬仲世家。欒逞作亂。索隱。逞音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雜謀。逞作盈。是逞卽盈也。盈逞音相近。檀盈聲同。

傳。重繭衣裳。說文衣部引、作重襺。云：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釋言注引同。案正義云：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衣有著之異名也。則繭是袍之別名。杜謂繭緜衣。字當从衣。今作繭。从省。

叔熊。釋文作叔能。案唐石經、諸本、皆作熊。集韻云：熊、或省作能。周氏宣武曰：叔熊疑虎之母弟。唐宰相世系表。以虎字叔熊爲一人。恐非。或曰釋文作叔能。別是一人。高氏姓名同異攷。羊舌氏下。不列叔熊。入之雜人中也。

聖有謨勳。今書允征作謨訓。案正義云：杜以聖作謨勳。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非也。東哲本以

動爲調、亦音之轉、王氏鳴盛曰、此經必本作動、非郝奚所改、作調者、直是僞撰人之意、

蘷登過於周、候人疏引、作晉蘷登出奔楚、過周、唐石經、過上有奔楚二字、案賈疏所引、稍有增損、石經奔上旁增出字、亦非、陳氏樹華曰、上文蘷登出奔楚、閒隔已遠、不再提明、則登過周又不知何由、宜从石經、諸本皆脫去、

鑑其枚數、釋文云、枚、本亦作版、案杜注云、鑑門版數、正義十八年傳、以枚數閭、枚、謂馬楯、以馬枚數門扇之版、則二枚字不同、杜云、版數當不作枚也、諸本引釋文、並作版、

廿二年經、邾子薛伯杞伯、公穀邾子下有滕子、案左氏經無滕子、或脫文、或所見各異、

傳、而何敢差池、釋文云、池、徐本作沱、案詩、滮池北流、說文引作滮沱、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段氏曰、說文沱、卽池也、今本改爲池字、

鄭游販古今人表从日、嗣、將歸晉、說文日部作游販、唐石經作鄭游販如晉、案說文云、販、多白眼也、鄭游販、字子明、今本或作販、譌、游販、公孫蠆子、俗本作將歸晉、更經、當从石經、

廿三年經、邾畀我來奔、公羊作邾婁鼻我、繁露觀德作鼻我、廿一年傳疏、昭廿年經疏、廿七年經疏、宋本並引作卑我、唐石經、淳化本同、案穀梁昭廿七年傳注、邾畀我、釋文本或作鼻、孟子、封之有庫、音義、史記作鼻、漢昌邑王傳、魏志諸王傳、水經湘水注引王隱說、皆同、漢宣帝紀、蓋聞象有罪、舜封之、應劭曰、封之於有鼻之國、鄭陽傳、封之於有卑、服虔音鼻子之鼻、師古注、音鼻、今鼻亭、是也、畀同鼻音、通、鄭陽傳作有卑、故唐石經亦以卑爲鼻也、

次于雍榆、公穀作雍渝、魯語作雎榆、案周語注、定王榆、音渝、音榆、本或爲渝、榆渝形聲相似、故或通假、

俞又从省、

傳、子無儐矣、釋文作解、唐石經同、案儐古多通用解字、从省、

范鞅逆魏舒、樂記疏、魏世家索隱引世本、舒、並作荼、案書、洪舒于民、困學紀聞引古文作洪荼、攷工記弓人注、荼、古文舒、假借字、卽古今字之異、

斐豹、廣韵八微引作奕豹、案廣韵云、奕、姓、今作斐、當以形聲相似而譌、

申鮮虞之傅、釋文云、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案杜注云、傅、申鮮虞之子、故本或有子字、正義云、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注云云、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蓋此與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文法正同、

啓牢成御襄能師、釋文云、牢、一本作罕、案罕與牢以字形相涉而譌、

獲晉蘧、魯語作晉蒯、釋文、蘧、力之反、徐音來、案詩、詒我來牟、漢劉向傳作釐、爾雅、釐、萊華、說文引作萊、釐萊古音同、

新樽絜之、釋文云、樽、本亦作尊、昭十五年傳、樽以魯壺、釋文、樽、本或作罇、又作罇、同、穀梁疏注引作尊、疏同、大行人疏引、後漢劉梁傳注作罇、案說文云、尊、酒器也、或作樽、今別作樽、罇、皆俗字、

閔子馬見之、後漢楊乘傳注引、作閔子、漢北堂書鈔、卅六、文選注、樣吳將校、曲、猪、測、碑文、引並同、昭十八年傳、閔子馬曰、國子案、白帖、六十七、引同、案杜注云、閔子馬、閔馬父、楊乘傳引、禍福無門二句、注、左傳閔子馬之辭、今本皆作馬字、或脫去上寘之誤、

美疾不如惡石、呂覽長見注引、作美珍、云、疾、珍也、哀五年傳、則有疾疢、釋文、疢、本或作疹、案說文云、疢、熱病也、徐鉉曰、今俗別作疹、非是、珍、師疹字、詩、疢如疾首、釋文、疢、又作疹、同、集韵、疢、俗作珍、

華周對曰、古今人表作華州、昭三年傳、賜女州田、水經沁水注引左傳、周以賜鄭公孫段、說苑、立節、善說、作舟、案韓詩外傳、舉太公於舟人、荀子君道作州人、攷工記曰、作舟以行水、注、故書作周、是周州舟三字皆同音通用、

蘧杞梁、文選洞簫賦注引琴操、作苞梁殖、案洞簫賦注云、苞、與杞同、苞杞同聲、梁、字殖、名、崔豹古今注作植、廣雅、植、種也、文選閒居賦注引蒼頡云、殖、種也、音義同、

廿四年傳、既沒、其言立、魯語作其言立於後、禮器疏引傳同、釋文云、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案六朝本有於世二字、當據魯語而加之、舊本無此二字、故杜注本同、

象有齒以焚其身、釋文、焚、讀曰僨、僨、僵也、案杜注云、焚、斃也、正義、服虔讀曰僨、爲生齒牙僵仆其身、義亦略同、梁氏履繩曰、集韵、僨、或作焚、蓋本服義、

寡君是以請罪焉、釋文作是以請請罪焉云、徐、上請字音情、案杜注云、請得罪於陳也、是杜本無上請字、唐石經同、當衍、

輔躞、說文走部引、作輔躞、昭五年傳、輔躞、釋文作樔、云本又作躞、同、九年傳、使荀躞佐下軍、釋文、躞、本又作樔、十二諸侯年表作渫、十五年傳、晉荀躞如周、釋文作樔、云本又作躞、屑、廿一年經、會晉荀躞于適歷、公穀作荀樔、公羊釋文、荀樔、本又作躞、又作渫、亦滴渫山、穀梁釋文、樔、舊作躞、定十三年傳荀躞、晉世家作樔、案从足、从走字、古或通、篇韵皆云、躞、躞同、躞別體字、樔、渫、同音通、

部婁無松柏、說文自部引、作附婁、云、附婁、小土山也、風俗通義、文選魏都賦注、並引作培塿、釋文云、婁、或作樓、案風俗通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卬、名之爲部、部附音相近、婁樓聲同、培塿、俗作字、錢氏曰、古讀附如部、今人稱培塿、

廿五年經、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公羊作公孫嘉、案左氏傳曰、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是當作夏、公羊作嘉、則爲子蟜、或所見本異也、

吳子遏伐楚、公穀作吳子謁、疏云、吳子謁者、亦有一本作遏字者、說苑至公作謁、案釋文、遏、徐仙民並音謁、詩、無遏爾躬、釋文、遏、或作謁、音同、遏謁形聲相似、讀亦同、

傳、孟公綽曰、釋文云、綽、徐本作卓、哀九年傳、使孟公綽、釋文、綽、本又作卓、同、案說文、蓮、或作綽、唐扶頌、朝有公卓、洪适云、卽

公綽。論語釋文。公綽、本又作卓。古从省。

男女辨姓。釋文。辨作辯。案周禮敍官。辨方正位。注。辨、別也。釋文。辨、本亦作辯。音義同。

嬪也何害。釋文云。嬪、本又作蘋。（昭十九年傳。已爲嬪婦。釋文。嬪、本又作蘋。文選七命注引同。廿四年傳。蘋不饋其婦。釋文作蘋。云本又作嬪。）案時悲伯傳云。鄭之嬪婦。（家語好生同。注蘋蘩婦也。）又獨處于室。釋文。蘋寡婦也。依字作嬪。後漢西羌傳注。寡婦曰蘋。是蘋與嬪同音。古字通。

公拊楹而歌。齊世家作公擁柱。案史記作擁柱。文異而義略同。

陪臣干掫。齊世家作陪臣爭。（音義。爭。趣。昭廿二年傳。賈持矛。緯師。掌固。鄭注引。作時趣。一作趣。）釋文云。掫、服本作諏。子須反。謀也。

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掫音。案杜注云。干掫、行夜。說文。掫、夜戒。（疏引作戒守。今本說文同。）有所擊也。（此後釋文所引。）昭廿二年傳。賓將掫。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親執鐸。終夕與於燎。正義云。燎、即掫之事。扞外役。即是干之義也。史記作爭趣。說文。趣、疾也。言爭疾得有淫者。義亦通。服云。一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又爲一說。正義以定本作干掫爲是。掫趣字通。惠氏士奇曰。從言爲聚謀。從手爲聚守。皆取聚義。俗誤爲趣。得其聲失其義矣。趣、或讀爲促。或作趨。假借字。洪氏曰。說壺氏。凡軍事。糅壺以序。聚標聚諏。趣趨皆即掫之假借字。

所不與崔慶者。釋文云。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齊世家作所不與崔慶者。亦唐石經有有如上帝四字。案杜注云。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曷其辭。是杜本無下四字。洪氏曰。淮南精神訓注。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有如此盟四字。非後人妄加。唐石經是後人依杜注增之。齊世家作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亦晏子春秋內篇。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皆異文。

四嬰不踰。縫人職注引、作四澀。羣經音辨引同。案縫人注。故書嬰柳作接櫻。鄭司農云。接讀爲澀。櫻讀爲柳。皆稻飾。是古作澀。與嬰讀同。錢氏曰。說文澀即四嬰不踰之嬰。

井堙木刊。稻人職疏引、作井闉。家語作井陻。書洪範疏引同。（昭元年傳。湮塞心耳。文選景福賦注引作湮。）案陻堙字同。掌蜃職注。闉、塞也。稻人疏同。是文異而音義同。

以備三恪。說文心部引、作三憋。云。憋、敬也。徐鉉曰。今俗作恪。案憋从客。是作賓王家之意。魏孔羨碑。追存二代三憋之禮。亦从心客聲。兼經音義一恪、古文作憋。俗从省作恪。失其義矣。惠氏曰。義雲章亦以憋爲恪。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大司馬職注引、作一畿。案詩所父箋云。所、圻、畿、同。說文。畿、天子千里地。圻、爲垠或字。地垠也。則畿爲正字。段氏曰。假圻爲畿。畿之言垠也。故亦作圻。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選文賦注引、作言足以志。文足以言。（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別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案依文義。李善所引。

較今本爲勝。

楚薳掩爲司馬。古今人表作薳奄。案說文云。奄、覆也。掩、斂也。古字通。（見易釋。）

賦車兵徒卒。唐石經作徒兵。淳化本、南宋石經、岳本同。案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疏作徒兵。（毛本誤卒。）隱四年傳。敗鄭徒兵。僖廿八年傳。徒兵千。注云。徒卒。與此注同。襄元年傳。敗其徒兵。昭廿年傳。興徒兵。是當作徒兵。顧氏以爲石刻之誤。非是。錢氏曰。傳文言徒兵者甚矣。徒兵與車兵對。今本作徒卒。非也。

廿六年經。宋公殺其世子座。穀梁作世子座。（傳。公子座美而強。殺嫡作庶。大子知之。後漢孔融傳注引。作大子座。）案商君傳。事魏相公叔座。（本或作痤。）魏策作公叔痤。呂覽長見作痤。（一作座。）古今人表任座、范座。師古皆音才戈反。魏策、魏世家、說苑善說、並作范痤。韓世家楚策作徐廣作痤。是座痤音體同。古通用。

傳。逆於門者。領之而已。說文頁部。領、引作頷。云。低頭也。釋文云。領、本又作頷。案說文云。頷、面黃也。玉篇頁部引杜注。作頷。云亦作領。是形聲相雜。領又頷之省。徐鍇曰。頷作頷。假借字也。

公子圍。楚世家音義。圍、史記多作回。（廿九年傳王子圍。論衡古論作子圍。形近之譌。）案集韵。回、繞也。襄十八年傳。右回梅山。二字音義相同。

縊殺以兩漢韋元成傳。王舜劉歆毀廟議引。作降殺。孝經諫爭注同。案七經攷文云。惟萬歷崇禎本作降殺。其餘習作降。假非。當以字形相似而譌。

使女齊以先歸。古今人表作汝齊。（廿九年傳。女齊相禮。漢五行志引作汝。昭元年傳。王者作法引作汝。八公山注同。廿六年傳。申豐從女賈。魯世家作汝賈。王使女寬守關塞。釋文。女、本亦作汝。古今人表。五行志同。）案女汝古今字。水經潁水注云。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隨讀改。

子展賦將仲子兮。釋文云。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案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賦詩。皆舉篇名。此依詩序。當無兮字。

共姬之妾取以入。漢五行志作之御。案獨斷云。御、進也。衣服加於身。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內則。妾御莫敢當夕。析言之。義亦通。

大子壓美而狠。說文女部引、作大子壓婉。案傳上文。棄生佐惡而婉。此許所引。當爲記憶之誤。集韵類篇又作大子佐婉。佐乃後爲大子也。

伍舉實送之。楚語作遣之。案下文云。君大夫爾椒舉。女實遣之。則此亦當作遣。戚氏曰。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爲伍舉遣之。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出奔也。

楚晨壓督軍而陳。釋文作厭。云本又作壓。（哀一年傳。薳啓疆厭楚。釋文。厭。本又作壓。後漢馮衍傳注引同。）案說文云。厭、笮也。壓、壞也。荀子彊國注。厭讀爲壓。二字古通。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楚語作歂舉。（廿三年傳孟椒。昭三年傳子圍椒。十三年傳作子圍歂。釋文。歂。又作湫。伍子胥傳。圍殺正諫。作夫湫。）

周語、古今人表同、下敏鳴、楚語亦作湫、案越世家、敗之夫椒、索隱曰、椒、本又作湫、晉子小反、二字形聲相近、古讀通、惠氏曰、湫本與椒同音、子服惠伯名椒、作湫者、聲之誤、晉以來唯徐仙民識古音、諸儒不及也、

鹿幾救余、唐石經、余作予、哀十六年傳、傳所余一人、以在位、讀五行志、余作予、下倣一人、作桐子一人、案郊禮注云、余予古今字、經傳多通用、

廿七年經、陳孔奐、公羊作陳孔瑗、昭八年經、殺陳孔、公羊作瑗、案奐瑗音相近、故字隨音變、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釋文、鱄音專、穀梁作專、昭廿七年傳、乃見蟲設諸焉、公羊哀廿九年傳、戰國策、呂覽論威、吳世家、魚子音傳、如字、古今人表、吳越春秋、袁子新書、皆作鱄、案鱄字子魚、當从魚旁、作專、从省、

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正義云、古本有不重言諸侯、今定本重有諸侯、唐石經同、案上文使諸侯邑者、杜注、謂魯魯宋也、正義、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魯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免餘復攻富氏、唐石經、餘作余、案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注、余當爲餘、聲之誤也、是余與餘古字通、

武氏億曰、隸釋故民吳仲山碑、父有余財、義作餘、余亦古从省、

納我者成、釋文作內、云本又作納、昭七年傳、納之、楚世家作內、案書、三百里納秸服、漢地理志作內、古出納字本作內、史漢多以內爲納字、

如稅服終身、杜注、稅即總也、釋文云、稅、徐云讀總、案正義云、禮無稅服之名、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稅與視同、杜以言義不通、故爲總、二字音相近、讀通、

財用之蓋、釋文云、蓋本又作蠚、案說文、蓋、或作蠚、字既从蟲、不當又加虫旁、此別體字、

宋向戌如陳、唐石經無宋字、案石經先刻有宋字、後復磨去、錢氏曰、上文已書宋向戌、此不當更舉宋名、石經是也、

以誣道蔽諸侯、釋文云、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踣也、昭十四年傳、藍淵邢侯、六同逆職注引、作弊獄、疏正義云、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是與陸氏所引不同、錢氏曰、論語、陸氏曰、蔽、其蔽也蕩、荀悅漢紀、云、蔽、引作獘、道德經、敝則新、王弼本作敝、河上公作獘、莊子逍遙游釋文、弊、司馬本作蔽、此義當作弊、以形聲相似而亂、錢氏曰、如王董說、當以誣道二字連文、如服說、當以道弊連文、

襄十一年、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與此傳同義、謂諸侯兼事晉楚、則罷於奔命也、當从服說、爲是、弊敝古通用、

業無咎、釋文作无、云本亦作無、齊世家同、唐石經作无、案說文、無、奇字作无、云、無通於无者、虛無道也、今作無、隸變體、易皆作无字、今本下傳並作无、

廿八年經、楚子昭卒、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論衡吉驗、昭作招、昭十二年傳、作祈招之詩、新招之情情、家語正論、昭、文選補亡詩注引、作新昭、三國名臣贊注同、案招昭亦同聲通用、

傳、元枵、盧中也、枵、耗名也、說文本部引、無中字、釋文、耗作秏、唐石經、淳化本同、案釋天曰、元枵、盧也、許君即本雅訓、杜注、元枵三宿、盧星在其中、則傳文當有中字、耗是秏之俗體、當从釋文石經爲正、

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漢五行志引、作往勞、案杜注云、廷、往也、音義同、王氏引之曰、說文、往、之也、古文作逕、

乃其心也、漢五行志、乃、引作迺、案釋詁曰、迺、乃也、郭注、迺即乃、文異而義同、漢書多作迺字、

君小國罪大國、釋文云、古本無小字、漢五行志引有小字、正義、皆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甚也、今定本作小國、唐石經同、案古本與定本義亦兩通、臧氏曰、君國猶言君人、正義謂爲國君、是也、定本改君字爲小、陸氏更參合古今本、作君小國、則愈失其眞、猶幸有古本無小字一言致之、正義爲合、

跋涉山川、聘禮注引、作軷涉、又引詩傳、軷、道祭也、賈疏引同、案詩大夫跋涉、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賈疏引經及毛傳、並作軷、大駁注、行山曰軷、軷爲同音通借、

舍不爲壇、正義云、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案杜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正義、除地曰墠、封土曰壇、此并言者、作壇在除地之內、杜言壇、是也、然壇墠字古通、惠氏士奇曰、壇墠二字俱从土、而壇單爲聲、似古通用、

子雅子尾怒、韓非子外儲說、作子夏子尾、案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子雅名竈、則字當作夏、雅與夏音相近、

人必瘁、釋文云、瘁、本或作萃、同、案詩、蔞瘁以仕、釋文、萃、本又作瘁、說文、瘁、讀若瘁、字通、

善人窘、謂之贊、後漢折像傳注引、作謂之幸、案折像傳、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周禮、祿以馭其幸、古本或有作幸者、

武王有亂臣十人、唐石經無臣字、昭廿四年傳、余有亂臣十人、唐石經初刻、刊去臣字、後又妄增於旁、淳化本、岳本、攷文、足利本、永懷堂本同、案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正義、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是亦無臣字、下云亂臣、當以意增、後人於唐石經妄添注臣字於旁、今本遂沿其繆、顧氏以石經脫臣字、失之、王氏應麟曰、論語、左傳云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書唐石經編同、錢氏曰、邢昺始據誤本增入臣字、唐以前無此說也、王氏鳴盛曰、左傳論語石經、亂字旁添注臣字、其字與太誓旁注者、皆偏側夭斜、不成篆、皆後世妄人添注、非唐人之舊、本無臣字、故文母無樣、劉原父妄據俗本生疑、改爲邑姜、遂有妄人取唐石經四處皆塡補臣字、

伯有廷勞於黃崖、釋文云、崖、本又作涯、案說文、厓、山邊也、山部無崖字、涯、新增字、或以地近黃水、故又作涯、釋邱、釋文、崖、本作涯、莊子秋水同、爨生主釋文、涯、本作崖、字亦通、

廿九年經、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公羊作世叔齊、公穀莒人下有邾人、公羊疏云、世叔齊、左氏經作大叔儀、說文石部、公孫段、引作公孫碫、字子石、案今本左氏經作世叔儀、是與徐違所見本異、大與世、古字通、見文十三年、儀、公羊作齊、亦經師相傳不同、左傳、公孫段字伯石、印段字子石、說文所引當有誤、九經字樣碫字、云見春秋、卽本說文、今皆作段、爲傳寫之失、

傳、則布幣也、風俗通義引、作布帛、案正義云、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義竝通、

楚鄭敖卽位、吳世家、古今人表、作夾敖、案魯語、十二諸侯年表、陳世家、皆作郟、大戴諸侯釁廟注、郟室、門郟之室、是夾與郟亦从省通、

祇見疏也、釋文作祇、云本又作多、正義述經作多、見云、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案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集注、多與祇同、適也、正義亦引此以證多祇字同、洪氏曰、正義本作多、今本作祇、是後人从服本改、

晉姬孔云、詩正月釋文云、本又作員、案毛傳云、旋也、下文其謂云之、杜注云猶旋、旋歸之、卽本毛義、員與云古通、見詩釋、戴氏震曰、員、旋也、古字云員通、姚氏鼐曰、古云作員、與輻員同字、此詩及僖廿二年富辰引詩、皆當作孔員、以旋繞製衛爲義、如輻員之員也、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唐石經無齊字、案子太叔稱鄭、宋司徒稱宋、故高子容俗本亦加以齊字、然已見於經、則傳可从省、諸五行志引、有齊字、以上不出經文、錢氏曰、予謂左氏義例至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子太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韓定皆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於經、知悼子不書晉、大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義者也、

爲之歌邶鄘衛、吳世家、漢地理志、鄘作庸、師古注、邶、或作鄁、庸、或作鄘、王莽傳師古注、邶作鄁、敍傳注同、案古作邶庸、後或作鄁鄘、漢碑有作鄁、詩、沬之鄘矣、卽鄘也、

其周之衰乎、吳世家、衰作東、案杜注云、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衰、以東爲東遷、似於上義不協、或涉上文而誤、

險而易行、吳世家、險作儉、杜注、險當爲儉、字之誤也、詩疏、國風、魏風、引作儉、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同、案易、動乎險中、漢劉脩碑作儉中、君子以儉德辟難、虞翻注、儉、或作險、二字形聲相似、故易致淆、陸氏案曰、吳世家注引賈逵云、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依此說、當爲險難之意、非字之誤、惠氏士奇曰、險、史記作儉、古文也、險而易行、卽易之易以知險也、杜讀爲儉、直是不識字、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吳世家作遺風、詩蟋蟀小序疏引同、案杜注作遺風、漢地理志正義作遺民、義竝通、

何憂之遠也、正義述經作憂思、唐石經作何其憂、下旁注思字、案石經竝依正義本、然其字當非經文、

曲而不屈、邇而不逼、吳世家、屈作詘、邇作近、案說文云、屈、無尾也、詘、詰詘也、古但作詘字、文選子虛賦注、

詘與屈同、長楊賦注、詘、古屈字也、釋詁、邇、近、義同、

見舜韶濩者、釋文云、韶、本或作招、下韶樂、吳世家作招、舜、吳世家作韶護、賈逵注、韶護、大護也、荀子禮論作護、後漢班固傳注、文選典引注、竝引作大護、案五帝本紀、禹乃興九招之樂、卽舜樂簫韶九成、故曰九招、漢禮樂志、舜作招、師古注、招讀曰韶、孟子、徵招角招、竝與韶通、呂覽古樂、湯命伊尹作爲大護、公羊隱五年傳注、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白虎通禮樂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廣雅、濩、護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漢書、舜作韶、湯作濩、大司樂職疏、言護者、卽救護也、救護天下、使得其所也、濩護音義同、

而猶有慙德、御覽四百九十一、引、慙色、案色與德音近之誤、

非禹其誰能脩之、吳世家作及之、案脩作及、義亦通、

如天之無不幬也、吳世家、幬作燾、詩周頌疏引同、後漢朱穆傳注引、作燾、云幬與燾同、案傳當本作燾、中庸、無不覆幬、鄭注、幬、或作燾、幬亦覆也、說文、幬、褥帳也、是通借字、

將宿於戚、吳世家作舍於宿、衛世家作過宿、孫林父爲聲磬、案史記以宿爲邑名、大射儀注云、古文縮皆作蹙、戚與宿亦音相近、吳世家作聞鐘聲、與左氏同、衛世家又雜采它說、

而又何樂、吳世家作而又可以畔乎、案史公雜采它書、故有與左氏異、此語當以左氏爲長、

猶燕之巢於幕上、文選注、西征賦、華林園集詩、燕、引作鷰、初學記、十六、引同、案玉篇、鷰、俗燕字、廣韵同、此六朝增加偏旁字、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鄭、正義云、蓋遇注、鄭作偃、案正義云、據世本、偃爲敬仲元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此鄭卽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鄭偃、爲一人、蓋鄭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

裨諶曰、古今人表作卑湛、釋文云、諶、本亦作湛、後漢皇后紀注引、風俗通、作卑、路史後紀作諪、案論語、裨諶、鄭本作卑諶、蔡經音辨引同、古多以卑爲俾、風俗通姓氏、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卑、俾、諪、竝同聲通、湛與諶亦形聲相似、梁氏曰、卑、疑裨之省、湛諶蓋古通、

卅年經、楚子使薳罷來聘、公羊作薳頗、釋文、頗、音皮、一音普何反、一本作跛者、音同、頃六年經、楚薳罷帥師伐吳、公羊作頗、案易、或鼓或罷、釋文、王肅音皮、徐音扶波反、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是罷與頗皆有皮音、又皆讀婆、跛與頗音義亦同、庸韵正、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休之罷、皆讀婆、今人因皮而誤、又漢一蒲蟹反、至十音則又轉而爲蒲伯矣、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遲曰罷、此可見罷倦之罷、罷休之罷、同爲一音矣、

宋伯姬卒、公穀作伯姬卒、下經宋共姬、穀梁作宋共姬、案左氏傳曰、宋大災、宋伯姬卒、下經書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皆

當有宋字。二傳或脫。趙氏坦曰。虞伯姬于宋。著婦女之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爲是。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釋文。年夫音佞。又如字。公羊隱元年傳注引、作年夫。案大戴公冠。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說苑脩文、作遠於佞。蓋年一讀佞。年佞亦音相近。洪氏曰。遠於年、卽遠於佞。同聲假借字。

傳。穆叔聞王子之爲政。釋文作王子圉。云一本無圉字。服虔、王肅同。唐石經初刻有圉字。後刊去。案正義云。傳無圉字。故杜云王子圉爲令尹。服虔、王肅注同。是與陸本異。皆無圉字。

吏走問詔朝。釋文云。吏、一本作使。服虔、王肅、作吏。云吏不知歷者。案正義云。俗本吏作使。是不可從。

單公子愆期。唐石經作愆旗。（昭十三年傳。令尹子期。唐石經作旗。足利本。永懷堂本同。宣四年傳子期。楚世家作伍子胥傳。莊子讓王。賈子期雖。說苑正諫。作蕭。呂覽離謂注作旗。東周辯政作蔽。）案論誤。巫馬期。呂覽具備。仲尼弟子傳。作巫馬旗。射義疏期。釋文。期、本又作旗。是旗期同音。古通。顧氏以作旗爲誤。非。（薛氏樂於期。民樂。樂於期。民樂。樂於其。樂其。亦變同。）

烏乎。必有此夫。釋文作嗚呼。云本又作烏乎。唐石經作烏呼。案說文云。孔子曰。烏、鳥呼也。故以爲烏呼。古但作烏乎。後人竝增从口旁。

戚愆奔平時。釋文云。時、本又作畤。案畤時當以形相涉而異。

或呼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說文言部。叫、引作訶。譆譆作誒誒。云。訶、大呼也。誒、可惡之辭。一曰誒。然釋文云。一本無大字。出出。注周禮。作詘詘。案說文引此作大廟。則當有大字。杜注。叫、呼也。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訶與叫。音義同。說文。譆、施也。當爲借字。詘、劉昌宗亦音出。聲同。此皆狀鬼神之聲。本無定字。譆誒、出譆、皆以聲近而異也。

大夫敖。釋文云。敖、服本作放。云。程放也。正義云。今俗本多爲放字。案說文。敖、从出。从放。故服本作放。然字異而義亦不同。

麗芻追之。唐石經作四帶。（定十年傳。公子地有白馬四。漢五行志。四作駟。）案詩。駟騵孔阜。說文引、作四騵。漢地理志同。四牡騑騑。既夕疏引、作駟。五行志師古注云。四馬曰駟。古字多通。顧氏以作四爲誤。亦非。

與子上盟。釋文無盟字。云一本作與子上盟。案無盟字義亦通。洪氏曰。杜注。子上、晉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亦不當有盟字。

取我衣冠而褚之。呂覽樂成作貯之。集經音義。十五引同。（引杜注。亦作貯。）案說文云。貯、積也。杜注。褚、書也。音近而義同。盧人職注釋文。褚、本或作貯。又作褚。音同。王氏引之曰。褚、裝衣也。集韵。褚、囊也。說文繫傳。褚、衣之藏也。通俗文。裝衣曰貯。說文。貯、儲也。所以盛米。繫傳。貯、囊也。莊子至樂。褚小不可以懷大。賈子春秋。囊橐貯中。褚、貯、貯、竝字異而義同。嚴氏元熙曰。古褚貯兩字。聲近通用。

取我田疇而伍之。呂覽樂成作賦之。案鄭在春秋時。征賦或不均。子產使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正經界。均

賦稅。與人不復知古法。而怨之。賦伍聲之轉。義亦不異。

子產而死。呂覽樂成作若死。文選注。（東都賦。關中詩。騷淵碑文。）引同。案詩。突而弁兮。正義作若。古通。

卅一年經。莒人弑其君密州。傳作買朱鉏。案杜注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此與吳子夢夢同例。桂氏馥曰。買卽密。如瀆水卽汨水。朱鉏卽州。如邾婁卽鄒。亦是字異實同。

傳。人生幾何。漢五行志作民生。釋文同。云本或作民生无幾何。案越世家、漢書、釋文、皆作民。唐石經當避諱作人。呂覽淫辭。居無幾何。與此或本句法相同。臧氏曰。陸本與漢志正同。當从之。無衍文也。

工僕邇諸。廣韵十九候引、作工婁。釋文云。諸、徐本作省。案僕作婁。當从省。說文云。諸、少減也。徐作省。亦从省。音義同。

大誓云。釋文云。大、本亦作泰。（昭元年傳。大誓曰。漢五行志作泰。）案周本紀作大誓。廟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是隋時已改爲泰矣。王氏應麟曰。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大誓與大誥同。

公子禍十二諸侯年表。古今人表。律歷志。竝作稠。（五行志作翢。）魯世家索隱引世本同。徐廣又云。一作裯。案禍稠裯三字。皆以形聲相近而譌。梁氏曰。當从左。

年均擇賢。義均則卜。魯世家均竝作鈞。唐石經、淳化本、岳本、足利本同。（昭三年傳。夏啓有鈞臺之享。魏大饗碑作均臺。廿六有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後漢盧植傳注引。竝作均。定十三年傳。則已不鈞矣。趙世家作均。）案書。其罪惟均。周本紀作鈞。漢律歷志云。鈞者。均也。音義同。

宮室卑庳。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作卑埤。案射雉賦注云。周禮注。埤、短也。埤與庳古字通。

圬人以時。釋文作汚。云本作圬。同。案釋宮曰。鏝謂之杇。字本从木。又作汚。亦通段字。（下塊館宮室。饒都賦注引作幕。云墁也。亦借字。）

而天厲不戒。唐石經、淳化本、岳本、竝作天癘。六經正誤云。注疏及臨川本作天。興國本及建本作天。案據毛居正說。則宋本已有不同。傳中婁言疫癘天札。則作天亦通。說文。癘、惡疾也。此正字。厲省借。陸氏樂曰。天厲、天之厲氣也。發氏曰。杜云。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則當作天。以唐石經證之。與杜義相協。可正向來刻本之誤。

辭之釋矣。釋文云。釋、本又作懌。案詩。旅獒說懌。釋文。懌、本又作釋。文選雪賦注引毛傳。釋、悅也。懌、說文新附字。

其傷實多。釋文云。一本作其傷多。案無實字亦通。

不亦多乎。續漢與服志注。多、引作重。案杜注云。實官邑之重。多於美錦。作重竝通。

令尹似君矣。正義。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俗本作似君。今定本作似君。恐非。案漢五行志引、作似君。唐石經同。陸氏樂以作以君義。任宜从定本。然古以似字恆相亂。

令聞長世。釋文云。聞、本亦作問。文選注（魏都賦、蜀都賦、蜀都賦）引同。案詩。令聞不已。墨子非鬼引、作令問。令聞令望。釋文。聞、本亦作問。漢禮樂志。令問不忘。師古注。問、名也。聞問古字通。

威儀棣棣。釋文云。棣、本又作逮。案孔子閒居引詩。作逮逮。注云。安和貌。漢律曆志。萬物棣通。薛瓚注。案賜氣上下相及逮而通之也。棣逮聲相近。義通。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八

春秋左氏傳八

昭元年經。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羊作齊國酌。（十一年經齊國弱、公羊作國酌。）衛石惡、鄭軒虎（四年傳軒虎、錄子外傳說左作軒。十一年經鄭罕虎。定十五年經鄭罕達。哀二年經鄭罕達。公羊並作軒。）于澶。釋文。軒、依字。許言反。衛音翠。澶音鄲。又音虢。疏云。國酌亦有作國弱者。（十一年疏。齊國酌者。賈氏作弱字。與此同。）穀梁作郭。羣經音辨引、作會鄭軒虎于澶。案弱酌音相近。公羊作酌。亦字隨聲異。曲禮注。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疏云。魯襄廿八年。衛石惡出奔晉。廿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曰。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是衛齊惡不得爲石惡也。則公羊爲石惡。當爲相傳之誤。軒罕亦音相近。古讀通。（嶠馬曰。軒有呼旱切。與罕通用。）戰國秦策注。郭、古文言虢也。是郭與虢古字通。公羊作澶。亦同音通假。趙氏坦曰。襄廿八年經。衛石惡出奔晉。左氏傳云。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是衛不復有石惡矣。且公羊音義不著其異。當爲後人傳寫之誤。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公穀作大原。公羊傳曰。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从中國。邑人名从主人。

案左傳作大原。杜注。即大鹵也。是从狄人稱大鹵。从中國稱爲大原也。趙氏坦曰。左氏經作大鹵。从古史文。左傳及公穀俱作大原。从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互異。

莒展輿出奔吳。釋文無輿字。云一本作莒展輿。公穀作莒展。案左氏作莒展輿。（襄廿一年經。作展輿。）傳云。莒展之不立。乘人也。夫公穀無輿字。當亦省文。後世於前人姓名或錯去一字。三傳已有此例。

楚子麇卒。公穀作楚子。卷公羊疏云。左氏作麇。二小傳本亦有作麇字者。楚世家作員。索隱引傳作麇。（下緣。賦野有成麇之卒卒。麇文。麇作麇。五年傳。來助快而幾至。文選顏延之輯基作注引作麇。）案玉篇龍卷以祭。注、字或作袞。釋文。卷音袞。明堂位注。自袞冕而下。釋文作卷。云本又作衮。衮器大記。君以卷。釋文同。是卷有袞音。左哀二年傳釋文。麇、竝邱隕反。則與袞音亦相近。廣韵。員、又音運。麇員聲之轉。說文。麇、籀文作麕。玉篇。麕同麇。文選蜀城賦注。麕與麇讨義同。此別體字。錢氏曰。卷麇聲相近。

傳。是穫是藝。文選勵志詩。藝穫致功。注引作藝。唐石經作藝。說文禾部。藝、引作蓺。類篇引同。案說文云。穫、刈禾聞也。蓺當爲借字。說文無蓺字。五經文字同。唐石經初刻作穫。是依說本文。蓺或从省。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漢五行志引、作兆憂矣。無下憂字。案依漢志。則今本下憂字爲矣字之誤。語意自合。

商有姺邳。古今人表。有鼓氏。師古注。鼓與莘同。姺鼓亦同。呂覽本味。有侁氏。高注。侁讀曰莘。文選辨命論注引、作有莘氏。姺即侁也。姺、滋益字。

趙孟賦常棣。御覽七百六十一。引、作棠棣。案詩。常棣之華。漢杜鄴傳作棠棣。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引同。以棠棣爲常棣。形聲之誤。見詩釋。

吾與子弁冕端委。釋文無冕字。云本亦作弁冕端委。漢五行志引、無端委二字。案杜注云。弁冕、冠也。列國卿大夫。皆皮弁服從君視朔及聘。元冕助君祭。若但就出使時之冠服言。則無冕字亦通。正義有冕字。大司徒職疏引同。漢志無端委二字。省文。

子盍亦遠績禹功。釋文無禹字。云本或作遠績禹功。文選注。（三國名臣序贊。五等論。）引、作遠績禹功。案釋文無禹字。以上文三言禹。故此可不言禹。杜注、勸趙孟使篤禹功。是訓績爲篤。與績義同。正義云。績亦功也。重其言耳。解似迂回。不如績義爲勝。穀梁成五年傳。伯尊其無績乎。注、績、或作績。字形相涉。臧氏曰。據釋文。禹爲衍文。遠績功與大庇民相對。釋詁。績、功也。又績、成也。此績當字訓成。正義非是。

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御覽三百八十五。知、引作至。耄作蓋。大司徒職疏引、作將智。案釋文。知音智。至或聲之誤。杜注。八十曰耄。詩車鄰傳。八十曰耋。形近義通。

既面蓋甲。以見子南。釋文云。蓋、本或作裹。案襄廿七年傳。宋之盟。楚人裹甲。杜注。甲在衣中。欲因會襲晉。

今子哲之意亦如此。致工函人疏。以衣裏著甲謂之蘩。則裏與蘩文異而義同。

及衝擊之以戈。說文行部引、作及衝以戈擊之。案復古編云、衝、从行、童聲。俗作衝、非。許氏所引、下句文特倒耳。義同。

而蔡蔡叔。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蘩。音同。云搖蘩散之也。正義云。蘩爲放散之義。故注訓爲放。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蘩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直爲一蔡字。重點以別之者。定四年傳。而蔡蔡叔。正義。說文云蘩、散也。從艸敏聲。今定本作蘩、非也。後漢蔡儁傳注、說文蘩傳、並引作蘩。袁紹傳注引作放。案書。竄三苗於三危。孟子。火戴五帝德、作殺三苗。此即說文蘩字之省。亦爲放也。張氏文虎曰。古竄字與蔡同音。故同義。杜解蔡爲放。放即竄也。五經文字云。蘩、春秋多借蔡字爲之。今唯李賢注尚不誤。段氏曰。蘩本與蔡通。故又作蔡。西京賦。二百里蔡。鄭注。蔡之言殺。減殺其賦。減殺者。末減也。叔并言蔡。蔡從末減之義。故不殺而因之。如此。則不必故字。而義亦得矣。小雅雜曰。蔡、法也。

趙孟曰。天乎。唐石經作天乎。淳化本、岳本同。案漢五行志引、作天。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

爲天。俗本作天。形近之譌。錢氏曰。天與亡相對。故云鮮不五稔也。又曰。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夭折也。今本譌爲天。

而年穀和熟。漢五行志。熟、引作孰。案說文云。孰、食飪也。古但作孰。熟、俗字。

趙孟視陰。釋文云。蔭、本亦作陰。案釋名曰。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詩桑柔箋。陰、覆也。漢五行志師古注。蔭、覆也。

讀與陰同。

主民翫歲而愒日。晉語作忨日而歡歲。說文心部引、作忨歲而歡曰云。忨、貪也。歡、欲歡也。餐部引、與今本同。云。翫、習歡也。釋文云。翫字又作玩。漢五行志引作玩。案釋言曰。愒、忨、愒、貪也。杜注。翫、愒、皆貪也。是忨、翫、愒、歡、音義皆同。說文心部所引。本外傳文而小異。韋昭注。忨、偷也。歡、遲也。較貪義爲勝。易所樂而玩者。釋文。鄭作翫。文選陸機荅賈長淵注。玩與翫古字通。欲歡與貪義略同。段氏曰。翫與忨音同義近。愒、國語作歡。爾雅愒即歡之假借。

私盟於閨門之外。初學記。廿一引、作闈門。案杜注云。閨門、鄭城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字異而義通。顧氏祖禹曰。閨門、鄭內宮北門。

斬以徇。說文彳部引司馬法作斬以徇。案說文云。徇、行示也。集韻、徇、或作徇、徇、是徇爲正字。

方震大叔。釋文云。震、本又作娠。鄭世家作娠。真元年傳。后稷方娠。詩生民疏引作震。釋詁疏引同。案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震、取動義。

後人又从女旁。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以邑姜方震。自爲震動之意。不作娠。然義亦相通。

有文在其手。曰虞。隱元年傳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𢀜。案漢一字石經隸體。此與爲魯夫人、引石經作𢀜。

實爲魏三體石經中古文字。

臺駘。論衡別通、水經汾水注引、作臺台。案台駘同音、亦从省。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大視職注。此三句在日月星辰之神三句下。疏云、彼傳文癘疫之災。此云不時者。鄭君讀傳有異也。鬯人注引。日月在山川之前。災作不時。祭法注引同。案據鄭注。日月星辰之神三句。在山川之神上。則今本有錯簡。鬯人疏云。鄭君所引。與賈服傳不同。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大視注之災二字。是後人據左傳妄改也。

夕以修令。御覽。七百廿。引、作修念。案杜注云。念所施。作念、當爲注文相涉之誤。

二年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下注、作豫焉。案服虔注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啓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今孟子作豫。二字音同。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譽、猶豫、古字通。

三年經。滕子原卒。公羊作滕子泉。案說文云。泉、水原也。𠂤、水泉本。案文作原。泉原音近。公羊作泉。或即原之省。

傳。少姜有寵而卒。唐石經作少齊。淳化本同。案二年傳曰。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正義云。以其齊女。故以齊爲別號。所以寵異之。則子大叔如晉送葬。當如晉侯所偁。作齊爲是。服虔、少。錢氏曰。今本齊作姜。亦石本得之。

早世。傾命。釋文。隕作殞。案玉篇云。殞、歿也。此別體字。

以備嬪嬙。釋文作牆。云本又作嬙。真元年傳。嬙有紀嬙。釋文。嬙、水又作嬙。嬙、或作嬙。嬙石經初刻作嬙。案杜注云。嬪嬙、婦官。玉篇同。牆爲嬙之隸體。路史國名紀。嬙、牆也。應劭同。顧通。錢氏曰。說文無嬙字。當依石經爲嬙。陸德明云。嬙本又作牆。或作嬙。漢隸。引劉字或變从广。牆與嬙皆一字也。

齊其爲陳氏矣。齊世家作田氏。真六年經。齊田完世家。疑作田乞。十四年經。陳恒。殺子荼。公羊。作田常。古今人表。作田恒。韓子外儲右。作田陳恒。傳。陳成子。陳闕等。齊世家。並作田。田完世家。左傳陳字皆同。案山完世家云。敬仲如齊。以陳氏爲田氏。索隱曰。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爲田氏。應劭注。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是據後代所偁而改。

四升爲豆。後漢郎顗傳注引、作四斗。下釜十則鍾。作四釜爲鍾。案斗升爲形近之譌。四釜爲鍾。亦記憶之誤。劉氏敞說正之。

其相胡公太姬。正義云。定本相作祖。案杜注云。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是杜本作祖。故定本从之。沈氏彤曰。胡公爲始封陳之祖。箕伯與胡公六人。傳只平數之。則相乃祖字之誤。

讒鼎之銘。正義。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案韓子說林曰。宋人求饒鼎。魯人曰。眞也。齊人曰。贋也。呂覽審己。齊攻魯。求岑鼎。新序節士同。讒、饒、崇、岑、皆音相近。王氏應麟曰。讒岑二字音相近。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爲無據。

其利溥哉。後漢書馮緄傳論、引作博哉。注同。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同。案說文云、博、大通也。溥、大也。二字義略同。溥博亦疊之轉。

余髮如此種種。釋文云。種、本亦作蓮。蓮經音辨引同。案杜注云。種種、知也。蓮種聲之轉。此形言其髮之短。亦無定字。

王以田江南之夢。文選羽獵賦注引、作雲夢。元和郡縣志引同。案杜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宣四年傳言夢中昭四年傳言雲中。則雲夢實兼二澤言之。禹貢、爾雅、雲夢並舉。故一本或有雲字。

四年經。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大雨雪。公羊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若此有作雪字。誤也。范甯解雪、或爲雹。疏云。左氏爲雹。故范疑之。云或爲雹也。案此當从左氏傳作雹。申豐所對甚詳。雪與雹以字形相涉而譌。莫氏曰。大雨雹。記災異也。若十一月雨雪。又何足異。

遂滅賴。公穀作滅厲。公羊釋文。厲、如字。又音賴。疏云。有作賴字者。案左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是厲即賴也。漢地理志。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注。厲讀曰賴。水經瀙水注。瀙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故賴國也。論語。則以爲厲已也。釋文。厲、鄭讀爲賴。特賴也。厲賴音相近。又讀通。顧氏棟高曰。厲、炎帝後。姜姓國。即賴。路史國名紀。今河南商城縣南有賴亭。蓋古厲賴同音。故有此誤。

傳。三塗。水經伊水注引、作三塗。一仍作塗。十七年傳。與三塗。水經淮水注引。作塗山。案杜注云。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則以爲一山。不从服注三道之說。說文塗、引虞書塗山。塗塗同音。

中南。新序善謀引、作終南。案水經渭水注云。地理志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西京賦。終南太一。則非一山。潘岳關中記。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中終音近字通。

以享神人。新序善謀引、作以享。文選魯靈光殿賦李善注引同。案杜注云。享、通也。如字讀。說文。亨篆作亯。隸變作享。古享通享獻之字同。易。公用亨于天子。釋文。衆家並香兩反。劉向引此作享。義長。王氏引之曰。當從新序。讀爲享。古字享亨通。杜氏以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儁之。襄廿七年傳。能敬神人。義正同。

又何能濟。新序善謀引、作有何。案詩。不日有曀。箋云。有、又也。音義同。

固陰沍寒。文選西都賦、作涸陰沍寒。注引同。釋文。沍作冱。案漢郊祀志。秋涸凍、師古注。涸讀與冱同。沍、塞也。是涸與固通。玉篇。冱、閉塞也。沍、寒也。杜注。沍、閉也。則當从水。

周武有孟津之誓。楚世家作盟津。釋文云。孟、本又作盟。音孟。穀梁隱八年傳注作盟津。書作孟。案書。東至于孟津。夏本紀。漢地理志、舊唐志、並作盟津。水經河水注引論衡。與八百諸侯成同此盟。故曰盟津。亦

曰孟津。地理志師古注。盟讀曰孟。孟津在洛陽北。都道所湊。孟盟聲相近讀同。

廉有鄢宮之朝。楚世家作豐宮。續漢郡國志注引同。案說文云。鄢、周文王所都。詩。作邑于豐。古从省。服注同。

播於諸侯。釋文云。播、徐云。字或作幡。敷袁反。案說文敍云。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書疑封之事徇於諸侯。幡播字形相似。

以盟其大夫。呂覽慎行引、作以亡。案亡其大夫。高注謂崔杼弒而亡義。亦通。惠氏曰。哀六年傳云。不必亡一大夫。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所據本異。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後漢班超傳注引、作禮儀不愆。何恤乎人之言。注云。逸詩也。案荀子正名引詩。有此二句。注。逸詩。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儀義、於乎、古字皆通。漢東方朔傳。嘲應賦注引大戴。董文有小異

旦而皆召其徒。文選思元賦注引、作旦而瞻其侍。案李善所引。文雖異而義不甚殊。下則置虛命篇。所引遂多增易。

田於丘猶。文選運命論注引、作蒲邱。案杜注。邱猶、地名。未詳所在。蒲邱當爲字誤。并倒其文。

使奠鎮于个而還。釋文云。奠、本或作奠。文選注。思元賦運命論。个、引作介。案說文云。奠、置祭也。杜注。奠、置也。義亦同。介與个、字形相亂。

五年經。敗莒師于蚡泉。公羊作濆泉。穀梁作賁泉。案公羊傳曰。濆泉者。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杜注、范解、皆云。魯地。釋文。蚡、濆、賁、並扶粉反。是字異而音同。賁又从濆省。

傳。有子家羈。公羊昭廿五年傳、作子家駒。魯世家、漢五行志、淮南人間、荀子大略注同。案杜注云。羈、莊公女孫懿伯也。荀子注云。名羈。駒、其字。亦偁子家子。公孫歸父之後。別爲子家氏也。五行志注。子家駒。一名羈。非。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古今人表作厥由。韓子說林作蹶融。案蹶作厥。當从省。由融音相雜而變。

六年傳。鍾之以行。漢刑法志。鍾、引作懷。晉灼注。懷、古蛬字。案杜注云。鍾、懼也。懷卽說文懷字。義同。師古注。懷、謂驚也。又一義。

猶求聖哲之上。文選晉紀總論注。上、引作主。案杜注云。上、公王。正義作王公。也。李善引作主。與下宵字相對。義較勝。正義謂要求聖哲王公之上制。似稍迂曲。

而徼幸以成之。釋文云。徼、本又作邀。案玉篇云。邀、要也。求也。古通作徼字。

賄賂並行。漢刑法志引、作貨賂。十六年傳。賈有利市寶賄。釋文。賄、又作貨。案說文。貨、賄也。訓財。文異而義同。

火未出而作火。郊特牲疏引、作用火。案杜注云。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義亦同。

徐儀楚聘于楚。說文邑部引、作鄭楚。云。鄭、臨淮徐地。徐鍇曰。杜但言儀楚。徐大夫。不言鄭。是地名。據許說。則鄭爲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士匄相士鞅。釋文云。匄、本或作丐。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蓋遇、王雍本同。學者皆以士匄卽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卽文伯也。然文伯名古本或有作丐者。案正義云。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匄。不當與士鞅父同姓名。然襄卅一年傳釋文云。伯瑕、宣子、不嫌同名。則不妨爲介。陸孔兩說互異。杜注作士匄。王與士。正與丐。皆字形相似而誤。梁氏曰。匄丐義同。宣子之名。本亦作丐。無所分別。而王正必士丐之譌文。未可據爲定本也。

七年經。叔孫婼如齊。公羊作叔孫舍。十年經。叔孫婼如晉。廿三年經。叔孫婼如齊。廿四年經。婼至自晉。公羊並作舍。案釋文。婼、徐又音釋。唐韵正。婼上聲則音舍。大衍曆注。舍卽釋也。釋文舍音釋。舍又有釋音。與婼聲亦相近。錢氏馥曰。舍乃婼聲之轉。觀惡字自明。

傳。普天之下。釋文作溥。云本或作普。案詩本作溥。孟子、戰國策、呂覽、荀子、史記、漢書、皆引作普。二字同音通用。見詩釋。

僕臣臺。方言注、玉篇人部。臺、並引作儓。云與儓也。案此爲後人滋益之字。古祇假用臺字。

詩所謂彼日而食。漢五行志引作此日。案詩作此日。說苑政理引、亦作彼。正義云。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

故自取譎於日月之災。漢五行志引、作取適。昭廿一年傳。日始有譎。占夢注作有適。後漢鄭興傳注引、作譎。案譬義曰。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注。適之言責也。說文。譎、詭也。漢文帝紀師古注。適讀曰譎。古通作適。譎、俗體。

使長翼者和。說文人部引、作長儠者相之。云長壯儠儠也。案廣雅云。儠、長也。儠儠、長壯兒。十七年傳。楚語、皆云長翼。卽儠之同音假字。桂氏馥曰。韋昭、杜預、釋爲美須髯。誤。好以大屈。釋文云。大屈、弓名。服云。大曲也。案正義云。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魯世家集解引服注。大屈寶金可以爲劍。一曰弓名。大屈卽大曲也。屈曲音同。

今夢黃熊。晉語作黃能。王制注引同。釋文作能。云。亦作熊。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說文、字林皆云。能、熊屬。則能既熊屬。又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論衡無形篇。死爲仍作能。誤。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淮水注作黃熊。誤。唐石經、作能。御覽三百九十七。引同。三百九十九。引仍作熊。案說文云。能、熊屬。足似鹿。是與熊同類。諸本皆作熊。疏引王劭云。古人讀雄與能者皆於陵反。能讀如字。則與熊音亦同。廣韵。能、爾雅謂三足鼈。又獸名。禹父所化也。宋庠補音。無左傳作熊之語。是舊本作能字。臧氏曰。正義既音諸本皆作熊。又引賈注作熊。鄭文云亦作熊。知左氏古文本作熊。孟王釋起說。謂熊化是能。能、若熊獸。不當入羽淵。盛改作能字。孔氏駁正之。是也。

實爲夏郊。說苑辨物、水經淮水注。實、並引作是。案實。是能容之大學作實。釋詁。寔、是也。周策高注。是、實也。古實寔字通。故實亦可作是。

鵶鵒在原。釋文云。鵶鵒、本又作卽令。案詩作脊令。釋鳥曰。鶺鴒、雝渠。爾雅多俗字。卽與脊音同。崔靈恩詩集注。作鶺鴒。皆後人增加鳥旁。段氏曰。爾雅少古字。故往往與經典不合。

叔父陟恪。詩文王朱傳引云。或疑恪者降字之誤。案杜注云。陟、登也。恪、敬也。正義引釋詁同。與詩意自異。詩伐本疏引、作陟怙。乃字之譌。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無相字。云本或作病不能相禮。孔子世家索隱引、作病不能禮。案上云。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當涉上文相字而衍。唐石經論語李氏疏。有相字。臧氏曰。傳文本無相字。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陸氏不从。是也。王氏引之曰。病不能禮。以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家語正論王肅注。僖子病不知禮。亦無相字。

其屬弗父何。潛夫論志氏姓。何作河。案詩。烈員維河。釋文。本或作何。箋云。河之言何也。二字古通。

必鬷說與何忌於夫子。檀弓。哀三年傳注。說、並作聞。案詩。我弱不聞。襄廿五年傳引、作說。周語王孫說。古今人表作聞。二字同聲通。魯語注云。南宮說、懿子之弟。梁氏曰。仲孫說、南宮敬叔、是一人。人表分列弟三弟四。甚明確。

或燕燕居息。或慵悴事國。漢五行志。燕燕、引作宴宴。十三年傳。以文伯宴。五行志引作燕。下同。廿五年傳。明日宴。五行志作燕。慵悴作蓋頡。案師古注。燕與宴同。古字通。正義云。詩蓋師讀不同。

史朝亦夢康叔。古今人表作史龜。廿二年傳王子朝。古今人表。五行志。並作子龜。廿四年傳。廿六年經。王子朝。五行志引同。風俗通姓氏同。通志氏族略作妃。案說文云。龜、匿也。讀若朝。揭雜說。蓋名杜林以爲朝旦。非是。徐鉉曰。今俗作妃。漢敖帝紀師古注。遭古朝字。文選長笛賦注同。文選羽獵賦。上林賦注。具。古朝字。非。段氏曰。屈賦。甲之晝吾以行。王逸注。晝、且也。風俗通。史龜之後爲龜姓。漢書龜姓又作妃。是古假龜爲朝也。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文選張子房詩注引、作能行。唐石經。淳化本、攷文、宋本、並同。案杜注云。跛也。正義述經作弱。是唐時有二本。石經非誤。陳氏樹華曰。謂縶生而足不良。比能行之時。孔成子以周易筮之。後人或因下及弱足者居句。遂改爲弱行邪。

圖吉何建。釋文云。本或作可建。案杜注云。今以位不定。卜圖得吉。則當从吉而建之也。則作可建義通。陳氏樹華曰。可乃古何字。

八年經。陳侯溺卒。十二諸侯年表、陳世家。溺作弱。古今人表同。案書。導弱水。說文引、作溺水。文五年傳注。釋文。溺、本作弱。古溺與弱竝通。

傳。莫保其性。漢五行志引、作莫信。師古注。信、猶保也。一說。信讀曰申。淳化本作信。說苑辨物引、作安。案信與保。字形相雜。安與保義亦並通。威氏曰。信、當依師古訓爲保。一讀爲申。非是。漢書所載左傳。卽劉歆等所據古文。杜本作保。是以點訓代經也。性、生也。亦當有所本。杜以爲性命。非也。

若何弔也。釋文云。本或作可弔。案依下文義。應作何。本或作可。亦通。臧氏曰。疑作可字是。此趙言可弔。故子太叔言若可弔。非特我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己亦隨衆而已。

鄭子成、子工、子車。十年傳作子城、子公。公孫捷。案杜注云。三子。八年子旗所逐。城與成。公與工。古字通。公孫捷、頃公之孫。捷御子車也。

臣必致貢。注以昆。楚。唐石經作楚。國。淳化本、足利本、毛本同。案岳本、攷文、宋本、今俗本、無國字、非是。

自幕至于暮。古今人表作鼓。案詩有瞽釋文。本或作鼓。鼓瞍奏公。釋文。依字作叟。

呂覽逆當注引同。並从省通。

九年傳。王使詹桓伯。古今人表。詹作儋。案儋與詹形聲相近。梁氏曰。路史以詹爲周族卿之采。莊十九年詹父。查桓伯之先也。而簡王子曰儋季。其子儋括。後有儋翩。詹儋恐不可爲一。

魏駘芮。釋文云。駘。依字應作部。案杜注云。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蓋城。釋文。蓋、本又作蓋。漢地理志云。蓋、周后稷所封。師古注。蓋讀與部同。傳作駘。是同音假字。

而滅皇。宗周。唐石經。滅作蔑。淳化本同。案周語。不蔑民功。注。蔑、棄也。襄廿年傳。蔑蔑其君而去其親。與此文同。岳本、今俗本、作滅。非。

火、水妃也。太元注引、作水斐也。案集韵。斐同妃。此古別體字。曲禮注。妃、配也。音同。

卒于戲陽。後漢光武紀注引傳。云戲與麾同。案說文云。魏郡有麾陽鄉。水經淇水注。白鹿山縣北。逕戲陽城東。世謂之麾陽桑。即此戲陽也。

讒宰屠蒯趨入唐石經作膳宰。淳化本、岳本同。釋文云。讒記作杜蒯。定十年傳。衛世子蒯聵。作尼。弟子傳作黃蒯。大師敍官注引、作杜蒯。大射儀注同。案玉篇。讒同膳。此俗體。杜與屠。黃與蒯。皆聲之轉。古通。見廣雅釋。梁氏曰。學林謂左氏借屠爲杜。變隱閉評謂杜是假用字。蒯上世常主屠宰。故其後爲屠。二說皆非。蓋蒯其名。杜其姓。而屠者以其官膳宰傳之。

十年經。齊欒施來奔。公羊作晉欒施。宣十二年經。公會齊侯盟于黃。公羊作晉侯。案易晉。孟喜作齊。子西反。是齊與晉古讀通。故公羊作晉。然當以左氏爲正。趙氏坦曰。齊欒施事具見左氏傳。其不屬晉。固不待言。公羊作晉。殆由方音與齊二韵通轉而譌。

季孫意如。魯語、公羊、作隱如。十一年經。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後漢同。十三年經。季孫意如。公羊隱七年傳注。作隱如。案少儀。隱情以虞。注云。隱、意也。思也。意隱聲相近。

傳。有星出于婺女。周語注作須女。案星經。須女四星。一名婺女。故得通偁。

先伐諸。釋文云。一本無伐字。案二十年傳。莘亥與向魋謀曰。亡愈於卢先諸。此文無伐字。句法正同。

視民不佻。釋文云。視、詩作示。定五年傳。祖而示之背。牧文。宋本。作視之。案今詩作視。箋云。視、古示字。士昏禮注云。視乃正字。

今文作示。是陸據箋作示。

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唐石經。邾人下有鄫人。岳本、攷文、永懷堂本同。案鄫人二字。今本當誤。

殷宏从石經。

十一年經。春王二月。公羊作王正月。案正二當以字形相近而誤。趙氏坦曰。宋平公以十年十二月甲子卒。至十一年二月葬。僅逮三月。三月而葬。已爲遠。況踰月乎。公羊作正月。或字之譌。

盟于鞌。祥。公羊作佞。羊。疏云。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佞字。皆是所見異也。案韓詩外傳云。五穀不升。謂之大佞。廣疋同。徐鍇云。鞌之爲言佞也。鞌佞音義同。故公羊通作佞。古微書引春秋說。鞌辭。羊者。祥也。說文。祥、福也。一云善。羊、祥也。徐鍇曰。祥之言詳也。成十六年傳。疏。詳者。祥也。古字同。天欲降以福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也。說題辭云。羊、吉祥也。易。視歷考祥。鄭荀皆作詳。審其終出于不祥。漢石經作詳。隸續。諸相范皮闕。菊瓶。日利千萬。曾羊。洪曰。漢代器物銘。多以羊爲祥。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羊。洪云。以羊爲祥。古詳與祥多通用。作羊。又从省通。惠氏曰。古祥字皆作詳。左傳鞌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佞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詳、善也。鄭注車人亦云。羊、善也。辭亦訓善。見說文。

會于厥慭。釋文。慭、徐五巾反。公羊作屈銀。厥作屈。文十年。見。案說文云。慭、犬張齗慭也。讀又若銀。慭、問也。蘧敬也。慭狀聲同。故公羊轉作銀。銀慭亦同音。惠氏曰。左傳厥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慭、讀若銀。又云。慭从心。狀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慭爲銀。字異而音同。

傳。不可討也。攷文、宋本。討作再。案上云不信以幸。下云楚王率孫吳以討於陳。今又誘蔡而殺其君數句。當作再。今本誤。

傳子使助蘧氏之蕴。釋文云。蕴、本又作蘊。說文。蘊从艸。案杜注云。蘊、副倅也。蘊从省通。說文。蘊、艸兒。竹部無蘊字。文選長笛賦注。引說文蘊倅字。江淹擬顏特進詩注。又引蘊雜字。則與今本說文異。錢氏曰。說文蘊、即蘊氏之蕴之蕴。

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釋文云。一本又作復在。案漢五行志引、作必復。後漢仲長統傳注同。在字當爲後人所增。

楚子城陳蔡不羹。賈子大都、作陳蔡葉與不羹。釋文云。羹、舊音郎。漢地理志作罌。字。案十二年傳。子革曰。是四國者。杜注。四國、陳、蔡、二不羹。正義。劉炫以楚語言城三國。無四國。四當爲三。以規杜過。然據賈子。則當有葉。爲四國也。漢志作不罌。是讀羹如字。音同。臧氏曰。攷賈生之言。即本外傳爲說。則賈所見外傳。本作靈王城陳蔡葉不羹。與內傳四國之說合。劉炫謂楚語再言三城。豈如賈書之四言陳蔡葉不羹。一言四城。爲可據乎。錢氏曰。賈子書云。楚靈王問范無宇。左傳作申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

各千乘。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則傳云四國者。蔡葉言之。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

十二年經。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成然。釋文。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虎。案左氏傳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正義云。經書成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然左傳作成虎。與穀梁正同。當是舊本不誤。陸德明所見已作成熊。則傳異已久。然熊以字形相涉而譌。趙氏坦曰。左氏傳明云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故穀梁經直作虎字。今左氏經文作成熊。或篆文殘脫致誤。正義謂名熊字虎。則古人未有以一物爲名。又以一物爲字。即以伯魚爲證。伯魚名鯉。固未嘗以別一魚爲字也。其說不得通矣。

公子黶出奔齊。釋文。黶、魚蹔反。一讀爲整。公羊作公子整。襄十一年傳。晉悼公子黶。釋文。黶。一作整。釋文。黶之領反。或作黶。案黶整形聲相近。據釋文。黶與整讀亦同。

傳。則朝而墮。說文土部。墮。引作堕。云。器毀下土也。釋文云。墮、禮家作墮。義同。案堕墮字同。古朋崩通。見易釋。正義云。周禮作墮。禮記作封。此作墮。皆毀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轉易耳。

有酒如淮。釋文云。舉者皆以淮坻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下稱濰、亦齊國水也。按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正義云。劉炫以淮當作濰。以坻爲水中之地。杜注。坻、山名。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淮坻相韻。何故不可。御覽七百五十三。引作濰。案陸孔俱不从劉說。以荀吳不應遠舉齊地水。然淮亦非近在晉境。或即因齊侯而舉其境內之水。容有然也。古淮濰字通。顧氏曰。濰水。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初皆从鳥隹之隹。則一獲。後人誤讀爲淮沂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臧氏曰。淮濰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濰。誤也。有肉如坻。當从劉說。釋文亦用之。有肉如陵。釋文。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趙氏佑曰。古韻。支、微、齊、佳、灰、當通爲一。葛覃首章。絺、綌、澣、瀚、爲韻。此淮坻切韻也。有酒如澠。水經淄水注引作如繩。案郦注云。繩水出臨淄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自下通謂之爲繩。澠繩音同。字變耳。

日旰君勤。說文日部引作君勞。案說文云。勤、勞也。義同。

司馬督。釋文作督。云本亦作督。古今人表作篤。案督毅從叔聲。故字得通用。義亦同。書篤不忘。僖十二

年傳作督。李斯傳。督責之術。鹽鐵論詔聖作篤責。古字通。惠氏曰。說文。毅、背縫。莊子養生云。緣督以爲經。亦謂背縫也。字通。王氏引之曰。考工匠人注。分其脊溝之脩。疏云。名中央爲脊。脊者。所以脊准用溝。脊謂。衣之縫殺之衣。章注。殺在中。在右異色。故曰偏殺。殺督古字通。

王皮冠。釋文云。一本作楚子皮冠。案上稱楚子。下並稱王。則此不應重稱楚子矣。

僕析父從。楚語作僕夫子哲。案僕即僕夫。同析父當爲字。或又僞子哲。析从省。

與呂級、翟廟命。齊楚世家、古今人表。並作伋。唐石經。淳化本、岳本、攷文、永懷堂本同。釋文云。級、本亦作伋。一作汲。詩齊風譜疏作汲。齊世家正義作及。案級、伋、汲、及、皆形聲相類。而字有變易耳。

王孫牟。杜氏世譜作王孫耄。案衛世家索隱云。牟耄聲相近。

輦路藍縷。楚世家作輦一作輦。露藍蓽。定八年經。曹伯露卒。十二諸侯年表作蹄。古今人表同。說文。繫傳巾部引、作檻樓。案說文有輦無輦。玉篇云。輦、亦作輦。古从竹字。隸變或从艸。詩胡爲乎中露。列女傳引、作路。路露字通。見詩釋。就文。檻、楚謂無緣衣也。作藍。借字。服虔注云。輦露、柴車。蓽大輅也。藍蓽一作蓽。言衣敝壞。其蓽藍藍然也。是蓽亦樓之假借。方言引宣十二年傳作襤褸。

今與王言如響。釋文云。本又作嚮。案易。其受命也如嚮。釋文。嚮、本又作響。荀子勸學注。嚮與響同。富國注。嚮讀曰響。漢天文志、陳餘劉向等傳師古注同。然嚮隸變俗字。

八索九丘。釋文云。索、本又作索。北魏鄭羲碑。八素九丘。隸不昭達。案中庸素隱。漢藝文志作索隱。書序。謂之八索。釋文。本或作素。釋名云。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唯賈逵以爲八王之法。索素一聲之轉。

形民之力。家語正論作刑民。案正義云。鑄冶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爲形。說文。型、鑄器之法也。型刑字同。漢王莽傳。儀形虞周之盛。形即刑字。荀子成相注。形當爲刑。彊國注。形與刑同。古刑形字通。見易釋。段氏曰。形爲型之假字。謂程量其力之所能爲而不過也。

豈其辱於乾谿。家語正論。其作期。案易。亦期將至。釋文作其。二字音同義通。

十三年傳。越大夫戮焉。楚世家。戮作僇。索隱云。僇、辱也。案正義云。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是當作僇。戮爲通借字。

與史猈先入。釋文云。猈、本或作籜。音同。案說文有猈字。不僞人名。方言。猈謂之籜。亦同音通。

王聞羣公子之亟也。楚世家作王聞太子祿之亟也。案上云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下云。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故史公單言大子祿。

將欲入鄢。釋文云。入、本又作至。案至與入義並通。

過諸棘闈。以歸。楚世家作過王飢於藍澤。奉之以歸。案吳語云。楚靈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畸。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故云王飢。史公雜采它書。往往於左氏有不同。下使周走而呼曰。楚世家作趨人。陂江上虛呼曰。周禮井字通。故以爲趨人邪。

觀從謂子干曰。釋文作謂子干云。本或作謂子干曰。唐石經初刻無曰字。案陸本無曰字。義通。石經初刻从陸本也。

臣之先佐開卜。唐石經作問卜。案卜師職。掌開龜之四兆。杜注云。佐卜人開龜兆。哀十八年傳注。觀、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石經作問。形似之譌。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廣韵五支引、作子弓。案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釋文。躬、鄭本作弓。鄭曰。直人名弓。後漢陳寔傳。字仲弓。隸釋載陳太邱碑、作仲躬。二字古省通。

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本又作詢。二十年傳。余不忍其詬。釋文作詢。云本或作詬。哀八年傳。書人詬之。釋文。詬。又作詢。案說文。詢即詬之或體。

使五人齊。釋文云。齊、本又作齋。廿五年傳。昭子禱於其廟。哀十四年傳。本又作齋。案齋本字。齊古省借字。

苛盥不作。釋文云。苛本或作荷。案椌弓。無苛政。釋文。苛本亦作荷。漢鄭食其傳師古注。荷與苛同。古多以荷爲苛字。

私欲不違。楚世家作不違。案服注云。不以私欲違民心。作違義亦通。

鄭伯男也。周語作伯南。家語正論同。正義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案周語先鄭注云。南、謂子男。家語注。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篇作男。男與南古字通。見釋。書。賈說亦非。

以蒲伏焉。釋文云。蒲、本又作匍。廿一年傳。扶伏而擊之。釋文。扶伏。本或作匍匐。同。正義云。蒲伏即匍匐也。案詩。匍匐救之。椌弓引、作扶服。匍與蒲扶。匍與伏服。皆聲轉而字異。見詩。釋。

十四年傳。而求無厭。釋文云。厭、本又作饜。十六年傳。何厭之有。唐石經作饜。廿六年傳。使欲無厭。釋文。厭。本又作饜。廿八年傳。貪惏無饜。釋文。饜。亦作厭。案說文云。猒、飽也。厭、笕也。二字義別。孟子。我學不厭。論衡知實引、皆作饜。玉篇。饜、飽也。即猒之滋益字。厭、通假字。

而賂以買直。家語正論作置直。案置與買字形相近。作置亦通。

貪以敗官爲墨。家語正論。墨作默。下同。惟一年傳。古諸史墨。昌覽召類作史默。案史記商君傳。紂墨墨以亡。漢田蚡傳。墨墨不得意。默與墨古字通。

乃施刑侯。正義云。晉語孔晁注。廢也。則讀爲弛。家語亦爲弛。王肅注。弛、至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案施弛古字本通。惟文異。而諸家所訓不同。服虔謂施罪於邢侯。近是。孔晁注亦非。惠氏曰。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陳尸曰施。過謂施、陳也。謂殺而陳其罪。哀廿七年傳。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是羅泌曰。施者。殺而肆之也。

不爲末減。家語正論、作不爲末咸。或作。曰義。正義云。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說文繫傳引、作灋減。案咸減字本通。見詩。釋。服說與家語正同。以不爲末爲句。杜注。末、薄也。減、輕也。說文灋、拭減兒。與薄義不遠。傳作末。亦聲近字。徐鍇曰。灋、今作末。叚借。戚氏曰。家語注云。或、左傳作咸。句讀與服氏合。作咸不作減。亦

與服本同。杜改咸爲減。屬之上句。失之臆見也。不爲末。王杜皆如字。服云不爲末蘖。是讀末爲抹。集韵引字林云。抹摩。滅也。知古但作末蘖矣。

十五年經。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昧。傳同。釋文。昧音末。本亦作末。十二諸侯年表、吳世家、作餘昧。刺客傳作夷昧。古今人表、說苑至公、唐石經同。案夷餘聲之轉。昧末聲相近。唐韵正十三末。末、莫撥切。去聲則莫佩反。夷末、公羊作夷昧。字承讀變耳。趙氏坦曰。說文有昧字。無眛字。玉篇昧眛並見。廣韵十八隊有昧字。十三末有昧字。漢高帝紀、李廣利傳師古注。昧、其字从本末之末。音末。此後人過於區別。其實古祇作昧。或讀去聲入。隨其方也。左氏作末。公羊作昧。聲之轉耳。

蔡朝吳出奔鄭。公羊作蔡昭吳。無出字。疏云。左穀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案廣韵。朝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公羊作昭。同音字變。不言出。或脫文。何休以昭吳即蔡侯。非。傳、楚費無極、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子胥傳、呂覽愼行、淮南人間、吳越春秋、並作無忌。案索隱云。極忌聲相近。故字隨讀變耳。顧氏曰。極去聲音渠記反。

以鼓子戴韙歸。晉語作以鼓子苑支來。釋文云。戴、本又作蔿。廿二年傳。作蔿。水經濁漳水注引、作蔿。唐石經、淳化本、攷文同。案戴苑、韙支、皆聲相近。說文無蔿字。即蔿之俗。釋鳥。蔿鳥醜。釋文。蔿字亦作戴。五經文字云。蔿、俗或作戴。漢五行志。有戴焚其巢。師古注。戴鵲也。蔿戴。並俗體。錢氏曰。古讀支如韙。苑支即蔿韙也。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漢五行志引、作填撫。案漢高帝紀。填國家。師古注。填與鎮同。王莽傳。謂以土填水。師古注。讀與鎮同。漢世多作填字。

闕鞏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碧。云。瓎、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鞏國所出鎧。古本當作碧。今作鞏。同音通。九經字樣云。碧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黶、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椌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九

春秋左氏傳九

十六年經。楚子誘戎蠻子。公羊作戎曼子。哀四年經。晉人執戎曼子赤。公羊亦作戎蠻子。釋文。戎曼音蠻。又音萬。續漢郡國志注引作鄔子。案續漢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鄔縣。古鄔氏。今名蠻中。水經伊水注。新城縣南。故蠻子國。縣有鄔聚。今名蠻中是也。後漢鄧后紀。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流。縣蠻侯。東觀漢紀作縣曼。蠻曼聲之轉。鄔俗通字。錢氏曰。古有重脣。無輕脣。故曼萬同音。六朝人讀萬爲輕脣音。鄔夫子并讀曼爲輕脣。失之遠矣。

傳。既成賈矣。釋文云。賈、本或作價。案說文。價、新附俗字。古但通用賈字。

斬之蓬蒿藜藋。御覽八百廿九。引作藜藋。案仲尼弟子傳。排藜藿入窮閭。藜藋字形相似。作蓬亦通。

子謂賦野有蔓草。釋文云。齵、說文作齵。云齒差跌也。今本作齵。案說文云。齵齒參差不引春秋傳。則此當作齵。然云齒差跌。皆不齊之意。徐鉉曰。說文無佐字。此字當从虘。傳寫之誤。二字義不甚異。古或通借。

十七年傳。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漢五行志引作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案天子不舉四語。是叔孫昭子之言。班志牽合爲平子之言。誤也。

君不舉。辟移時。後漢盧植傳引作天子避位移時。案注引傳。仍與今本同。子餘或約記之辭。

鵲鳩氏。釋文云。鵲、本又作雎。案詩作雎鳩。爾雅、說文作鵲。古从烏从隹。竝通。

九扈爲九農正。說文隹部作九雇。案說文云。九雇、農桑候鳥。故字从隹。籀文从鳥。今因下文扈民不嬉戲作扈。杜注。扈、止也。字義俱別。徐鍇曰。雇、顧也。扈、止也。

學在四夷。家語辨物注。學上有官字。唐石經同。案正義述經。不蹙官字。家語注當爲衍文。

獻俘于文公。致文、足利本作文宮。案文宮爲晉文公廟。作宮爲是。今本涉上文夢文公而譌。

申須曰。漢五行志。須作繻。保章氏疏引同。案隱二年經紀裂繻。公羊釋文音須。是音同字變。

必火入而伏。正義云。服虔注本作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案服本重火字。

義尤明。臧氏曰。當从服本重火字爲是。梓慎以火替之證。顯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不重火字。當以必火句入而伏句。杜氏一句讀。恐非。

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不重火字。當以必火句入而伏句。杜氏一句讀。恐非。

在宋衛陳鄭乎。唐石經。上有六物之占四字。蜀石經同。御覽八百七十五。引同。案唐石經此四字蜀增。非原刻。

惟蜀石經有之。御覽當本此。盧氏以晁校唐石經增入。疑賈服本如此。當非。且晁以國子監本校蜀石經。非唐石經。漢五行志引。無此四字。杜亦無注。則其本所無可知。廿二年傳。毀其西南下。唐石經有子朝奔郊四字。亦後人妄增。顧氏九經誤字。以爲當依石經。非是。

訪也。以其屬成之。大卜注引作鮒。釋文。鮒音附。左傳作訪。案鮒與訪當以形近而譌。

十八年傳。壬午。大甚。釋文云。大、本或作火。案漢五行志引作大火。火與大字形相似。依義當作大。梁氏履繩曰。漢書引傳及注。竝作太。義與大得通。或本作大。傳寫加點。惜無古本校之。

登大廷氏之庫。誦訓職注引作大庭。疏同。詩魯頌譜疏、文選新刻漏銘注引同。唐石經、足利本同。案古今人表。大廷氏。師古注。廷讀曰庭。莊子胠篋作庭。廷庭聲同。鄭詩譜序、月令注、及月令、祭法、此傳疏、竝偁大庭是神農別號。外紀謂大庭與包羲後大庭氏爲二。路史前紀云。大庭氏都曲阜。治九十載。以火爲紀。號炎帝。斥神農卽大庭爲繹。則魯有大庭之庫。是當然矣。

小國忘守則危。宮正鄭衆注引作必危。案疏云。彼爲則。先鄭云必。讀字不同也。義亦兩通。

遷許於析。水經丹水注。析、引作淅。一仍作析。案四年傳。豐析。水經沔水注引。作豐淅。案古作析。後或加水旁。

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正義云。去、廢也。字書去作弆。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弆。東人輕言爲去。案漢五行志師古注。去、藏也。蘇武傳注同。魏志華佗傳注云。古人謂藏爲去。弆乃俗字。

城上之人亦譟。釋文無城字。云一本作城上之人。案依文當有城字。唐石經、諸本皆同。

顧氏登說文心部。登引作慥。云慥也。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作顧氏慥。云。慥、懼也。廣韵二慥引作懼。

案正義云、釋詁、蝮、懼也、蝮與蝮、音義同、（長發賦注、蝮與蝮、古字通、）依許義、蝮蝮並通用、李善云、張以懼先盟反、今本並爲蝮、蝮、大視、呼縛反、此當爲懼之誤、

札虔天昏、釋文云、札、字林作瘞、瘞作瘞、案字林云、瘞、天或也、篇海、瘞音札、厄也、玉篇、瘞與瘞同、皆別體字、勞龍或轉、唐石經初刻作龍勞、案義當作龍勞、後人磨改石經作勞龍、今本从之、

廿年經、曹公孫會自鄰出奔宋、穀梁作自夢、釋文、夢、本或作蔑、案說文無鄰字、玉篇、鄰、曹邑、亦後加偏旁字、穀梁當爲古本、蔑夢又形聲相近、

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兄輒、案穀梁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蹶、衛謂之輒、釋文、輒、或云音近縶、左氏作縶、葬、劉兆云、迮併也、蹶、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縶絆也、攷說文、縶、絆馬也、讀若輒、或作縶、是縶輒音相近、讀亦同、葬與縶形近、玉篇、蹶、兩足不能相過、是與輒義同、（盧氏佑曰、縶公之子、既名輒、孫又名輒、必無此理、沙可見相承之不確、）威氏曰、說文、縶、讀若輒、縶、或字、則輒當作縶、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縶絆其足、不能馳走、左傳作縶者、縶之或體、公穀作輒者、縶之同聲假借字、楚謂之蹶、當从宋本作蹶、从足从取、集韻、蹶、逆須切、類篇、蹶、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从耴、玉篇、廣韻、五經文字、俱作蹶、疑非是、

傳、棠君尚、風俗通、棠作堂、（定五年傳、奔楚、爲堂溪氏、水經淮水注引、作封于棠溪、續漢郡國志作棠溪、後漢延篤傳作唐谿、續漢郡國志作棠谿、吳越春秋、闔廬內傳、作棠谿、）釋文云、君、或作尹、案史記弟子傳申棠、索隱謂文翁圖有申堂、堂棠與唐皆音同字變、杜注云、尚、棠邑大夫、則作尹亦通、君尹形聲相近、

乃見鱄設諸焉、公羊襄廿九年傳、戰國魏策、呂覽論威、十二諸侯年表、（廿九年、）吳世家、古今人表、說苑奉使、吳越春秋、並作專諸、漢書、賈誼傳、（賈誼傳、司馬相如傳、）作剸、杜注作鱄諸、（廿七年傳、鱄設諸置劍於魚中、文選吳都賦李善注引、作鱄諸、長笛賦注、鄒陽上書吳王注引同、）通志氏族略作轉諸、案鱄作專、當从省、漢簡何傳師古注、剸、讀與專同、縛形聲相涌、設諸單言諸、亦語音緩急之異、梁氏履繩曰、設、語辭、

取太子欒、金石錄作欒、博古圖有徹欒鼎、云欒者、宋景公名、十二諸侯年表、宋世家、作頭曼、古今人表作兜欒、案欒、古作欒、从省、孫炎云、欒爲頭曼之合聲、山海經謹頭國注、謹兜、堯臣、頭兜音之轉、曼亦音近、梁氏曰、頭兜古通、欒曼音相近、呼之有單複耳、段氏曰、說文、欒與鑾、音義皆同、宋景公名、左傳作欒、宋祕閣有宋公欒餗鼎、與竹書合、

使華齊御公孟、正義云、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華定是公孟之臣、自爲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不得有使字、案上文有使祝鼂、使一乘、下有使華寅、故此亦加使字、然從上文例下、是爲華氏所使、定本亦有使字、皆非、

終夕與於燎、鼓人職注、杜子春引、無於字、釋文同、云一本作終夕與於燎、案據杜子春所引、是古本無於字、故釋文从之、

蒐何忌對曰、案經音辨、蒐、引作菟、（廿二年傳、疏羊牧之、亦作菟、廣韻二十阮引同、案漢地理志師古注、菟、古菟字、賈云、菟、姓也、於阮切、菟羊牧、音於元切、是一姓而分兩音、釋文並音於元切、

郎申、唐石經、申作甲、（廿五年傳生申、唐石經作甲、淳化本、小字宋本、敦文同、）案春秋時人名、多有取十干十二支、甲與申亦字形相雜、

或謂甲者、失其名、猶言某甲耳、

使少司寇輕以歸、說文牛部引、作司馬輕、案上文有司馬彊、不應再有司馬輕、當是偶誤、

齊侯疥、釋文云、疥、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孩、說文、孩、兩日一發之瘧也、後學僉以疥爲孩、按傳例、因舉曰遂、若孩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痞乎、顏氏家訓引作孩、正義云、後魏李繪聘梁、梁袁狎與繪言及此事、云疥當爲孩、孩是小瘧、痞是大瘧、非疥也、此即梁主之說、按說文、疥、搔也、痞、有熱瘧、孩、二日一發瘧、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頓日觸發、故曰疥遂痞、以此久不愈、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不然、疥搔小患、與痞不類、何云疥遂痞乎、案陸孔各主一說、說文疒部引、作疥、徐仙民音作疥、定本亦作疥、是先儒皆說皆爲疥、瘧以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重、頓日發者爲輕、則不得謂孩小而痞大也、（趙氏佑曰、疥、搔也、痞、熱也、）威氏曰、說文引作疥、則左氏古文本作疥、顏云、世間傳本多爲疥、陸云、舊音戒、是漢晉以及唐初皆作疥、顏氏誤从梁主說、私改爲孩、誤矣、

陳信不愧、釋文云、愧、本又作媿、案說文、媿、或作愧、字同、

斬刈民力、釋文作艾、云本又作刈、案詩、是刈是濩、釋文作艾、說文、乂、芟艸也、或作刈、漢賈誼傳師古注、艾讀曰刈、假借字、

不思謗讟、正義云、俗本作畏、定本作思、案畏與思字形相似、義並通、

澤之蓷蒲、說文竹部引、作澤之目蓷、云、禁苑也、風俗通引、作莞蒲、案說文、蓷、或作藰、篇海、藰、池水編籬、魚、廣韻作簰、注同、漢宣帝紀注、蘇林曰、池簰、折竹以編籬、遮禁簰使人不得往來、則澤中編竹籬、遮衛以養魚、籬當有孔眼、故謂之目簰、許見本當如此、蓷蒲之利、似無煩舟鮫守之也、莞蓷音轉字變耳、

已責、釋文云、責、本又作債、同、案說文、債、新附字、古但作責、漢灌嬰傳、遷王傳師古注、責音側懈反、唐韻正、責子、苟從責者、責讀爲債、責債入聲、轉去並側賣反、

齊侯至自田、釋文云、田、本亦作佃、音同、案易、以佃以漁、釋文、佃、本亦作田、漢韓安國傳師古注、佃、治田也、或借爲田獵字、

以烹魚肉、釋文作亨、唐石經同、（真十六年傳、不言將烹、釋文亨、唐石經、作亨、下並同、）案易、公用亨于天子、釋文音許庚、許兩、普庚三反、古烹亨字但作亨、烹俗增字、

以齊其味、後漢劉梁傳、齊、引作劑、案章懷注云、左傳、劑作齊、隨音才細反、又如字、並通、

出入周疏、釋文云、周疏、傳本皆作流、古本有作疏者、注訓周爲密、則宜爲疏耳、正義云、定本作流、非、案此五句皆相對、其義相反、則俗本作流、以形似而誤也、

若琴瑟之專壹、釋文云、專、董遇本作摶、音同、樂記注、後漢劉梁傳、壹、並作一、案易、其靜也專、釋文、專、陸作摶、天官胥注、如淳曰、摶、專也、義同、士冠禮注、古文壹皆作一、則作一从古、

季蒯因之、詩齊風疏兩引、作季蒯、漢地理志作廟、案蒯蒯並形近之譌、

蒲姑氏因之、漢書五行志、地理志、應劭注、水經濟、水注、詩齊譜疏、並引作薄姑、案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馬作薄姑、周本紀同、蒲薄一聲之轉、

取人於蕭荷之澤、韓子外儲說、水經渠水注、一作、杜氏釋例、文選安陸昭王碑注、並引作蕭蒲、唐石經初刻同、廿六年傳、王次于蕭谷、釋文、蕭、本又作蒲、案說文、蕭、小蒿、蒲草、字當作蒲、俗省作蕭、通作蒲、尤誤、見詩、釋、廣韵十虞注云、晉有荷洪、本姓蒲氏、因其孫堅背文有艸付之祥、改姓荷氏、是蒲荷字同、

盡殺之、釋文作盡之、云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正義述經有殺字、依釋文本亦通、臧氏曰、正義盡、謂盡蕭荷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孔本亦無殺字、與陸本同、上殺字及標起殺字、皆後人所增、

毋縱詭隨、釋文作無、云本又作毋、定十年傳、盍無選、廣韵七之引作毋、通志氏族略同、案詩本作無、士昏禮注云、古文毋作無、詩書皆作無、是从古字、

廿一年經、叔輒卒、公羊作叔瑟、案瑟與輒形聲不相似、當是所見本異也、趙氏坦曰、公羊作瘞、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

蔡侯朱出奔楚、穀梁作蔡侯東、案左氏傳曰、蔡侯朱出奔楚、殺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杜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穀梁傳曰、東者、東國也、據左傳、朱與東國之事、敍述甚明、穀梁作東、朱東當以字形相涉而譌、傳卽指東國、非是、趙氏佑曰、此與後廿三年傳、蔡侯東國卒于楚者、爲二人、穀梁作東、爲朱字之譌、

傳、大者不槬、漢五行志作摠、下同、案說文新附、摠、橫大也、當卽本杜注、玉篇、摠、寬也、廣韵同、今本从木菊、誤、洪氏曰、字書無槬字、漢志引作摠、易、刳木爲舟、注、舟必用大木、刳鑿其中、釋文作摶、卽摠字之省、

窕則不咸、漢五行志作不盛、釋文云、咸、本或作盛、唐石經初刻作咸、後改作減、下心是以盛、疾、唐石經作咸、案易曰、咸、感也、義同、杜注、不充滿人心、與盛義相近、減與咸字亦通、武氏億曰、咸、古文盛、上云窕則不咸、故下云心是以咸、石經从咸、非誤、陳氏樹華曰、心是以盛、疾、後改盛下心字、乎久磨滅、遂爲咸耳、

王心弗堪、漢五行志引作弗戡、戡字之譌、孟康注、戡、古堪字、案釋詁曰、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說文戈部引、作戡、黎、是戡爲古文、

豐愆、釋文云、愆、本或作衍、案愆衍聲之轉、或脫去下心字、

至相過也、文選弔魏武帝文注引、作相遇、案正義云、二至長短極、並行則相過、以爲理必相侵、故言不爲災、則作相遇亦通、

揚徽者公徒也、說文巾部引、作揚徽、釋文引、作識、也、以絳徽帛著于背、案說文云、徽、表幅也、大傳注云、徽號旌旗之名、大司馬職云、家以號名、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徽與徽同、晉通用、正義云、如鄭言、則徽識如旌旗、書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其成、與許義亦同、文選東京賦李善注引此云、徽與揮古字通、

莊蓋爲右、釋文云、本或作莊蓋父、案襄十年傳有案蓋父、此其字或與之同、

干肇御呂封人華豹、正義云、呂邑封人官名豹、卽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字、王肅、董遇注同、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今定本有華、案正義本無華、今作華豹者、是从定本增也、臧氏曰、傳本云呂封人豹、故杜云、呂封人豹、華氏黨、明豹卽華豹也、今本作華豹、華衍文、王董並云華豹、則本正文無華字可知、

豹則關矣、釋文云、關、本或作彎、下同、案說文云、彎、持弓關矢也、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吳都賦注引、作彎弓、詩小弁箋釋文、關本作彎、彎、本字、關、通借字、

廿二年經、大蒐于昌間、公羊作昌姦、釋文作大庾、云本亦作蒐、案書渠搜、列子作巨蒐、五帝紀作陵、廣雅、陵、求也、蒐與陵同音、字通、詩方乘蘭兮、衆經音義二云、蓋、字書與蘭同、是姦間亦同音通假、

以王猛居于皇、御覽五百六十一、作王子瞃、續漢郡國志、皇、引作湟、案埤雅云、瞃善怒、故音猛、是字從讀髮、猛孟通、孟與瞃亦通、釋詁、孟勉卽瞃勉、音相近、湟又後从水旁、

傳樊頃子、釋文云、頃、本或作須、字、案荀子性惡注、頃、本或爲須、此以字形相類而異、

次于皇、水經洛水注、皇、引作黃、案經居于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是皇或作黃、易黃帝、風俗通聲音作皇帝、陶潛讀山海經詩、文心雕龍、史傳贊、並倂軒黃、路史後紀注作軒皇、漢成陽靈臺碑、欲遣皇麾、亦作黃、同音字通、臧氏曰、黃與皇亦古通、

敗陸渾于社、釋文云、社、本或作杜、下皆同、案杜注云、社、周地、杜與社亦字形相雜、

廿三年經、公如晉至河、有疾、公穀作公有疾、案左氏傳曰、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上已書公、則下不必再倂公、公穀有公字、疑衍、何休注、舉公者、重疾也、似亦曲爲之辭、

傳、吳大子諸樊入郯、吳世家書此事、作公子光、案襄廿五年經、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杜注、遏、諸樊也、傳亦云諸樊卒、則此傳當誤、杜未能辨正、陸氏案曰、孔陸皆云吳子諸樊是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與同名乎、恐傳寫誤耳、

廿四年經。諸至自晉。公羊作叔孫舍至自晉。案杜注云。貶諸族。所以尊晉。左穀無叔孫字。則公羊所見或異。趙氏坦曰。左氏無叔孫二字。舍族尊盟主之義也。使若有罪得釋然。公羊或衍文。

杞伯郁釐卒。釋文作郁釐。云本又作益。公羊作僖麓。云本亦作益。案杞世家。文公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益。譙周云。名鬱（案譙引作郁）。來。蓋鬱郁、益來、皆音相近。故字隨聲轉。司馬相如上林賦。鬱與郁郁。益、麓、轉讀並同。王氏引之曰。益、借古同聲。史漢多作益。來與薤。借古亦同聲。

傳。今王室實蠢蠢焉。說文心部引作日悉悉。云亂也。案說文云。日、質也。義通。杜注。蠢蠢、動擾貌。與亂義不甚異。三體石經作戮。古本作悉。亦假字。徐鍇曰。悉、今借蠢字。

餅之罄矣。釋文云。餅、本又作瓶。（定三年傳。以餅水沃廷。釋文。餅。本又作瓶）案說文云。餅、罌也。瓶、或體字。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釋文云。本或作沈于河。漢五行志引。作以成周之寶圭禱于河。周本紀正義引。作沈于河。唐石經初刻有沈字。案釋天。祭川曰浮沈。漢志及張守節所引。與釋文見本正合。師古注。滿。讀曰沈。古字通。

王定而獻之。釋文云。本或作王定之。案杜注云。不佞獻王。則當有獻字。

廿五年經。夏叔詣。公穀作叔倪。（廿九年經同。）案釋文。倪、五計反。又五兮反。倪詣一聲之轉。又讀同。

有鸜鵒來巢。釋文云。鸜、嵇康音權。本又作鴝。音劬。公羊作鸛鵒。何休注。鸛鵒猶權欲。宜穴。釋文。鸛、音權。穀梁。釋文。鸛、本又作鸛。淮南原道注引。作雚。案說文云。鴝、鴝鵒也。鵒、鴝鵒也。古者鴝鵒不踰濟。攷工記釋文本作鸛。云。徐劉音權。玉篇。鸛同鴝。鸛鵒亦鴝鵒也。案經音義。九十。鴝、又作鸛。同。山海經。公羊傳。並作鸛。是鴝正字。鸛別體字。鸛本蘊之或體。此又借从欠省。故皆讀權。錢氏曰。鸛、說文作雚。是崔句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穀梁作乙亥。案釋例。長曆。九月戊子朔。己亥。十二日。則九月無乙亥。己乙以字形相似而誤。

傳。昭子賦車轄。釋文云。轄、本亦作辖。案詩本作舝。說文云。舝、車軸耑鍵也。轄、一曰鍵也。二字音義同。

昏媾姻亞。釋文云。亞、本亦作婭。案釋親曰。兩壻相謂爲婭。此俗字。釋文本作亞。

以趨禮者。釋文云。趨、或作從。唐石經初刻作從。案正義。劉炫作赴。謂奔走。恐未當。則作從爲長。

吾聞文武之世。魯世家作文成之世。賈逵注。文成、魯文公成公。漢五行志、論衡異虛、文選幽通賦注引、並同。唐石經、淳化本、岳本同。案此杜無注。蓋謠之辭。似後世讖緯之言。文武世必無此謠。且距魯昭時六百餘年。安得已有禍父來父乾侯之讖乎。是當从史漢唐石經作文成。今監本、閩本、毛本、纂本作武。傳寫之誤。（後漢何敞傳注引。作文武。讖同。）塾師不加攷證。致沿其繆。錢氏曰。史漢皆作文成。今本作文武。誤矣。

鸜鵒跦跦。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御覽。（九百。廿三。）並引作株株。案杜注云。跦跦、跳行兒。今作株。當以形聲相似而亂。

徽褒興禍。方言注。褒、引作襲。案說文衣部引。與今本同。郭引作襲。亦別體字。

遠哉遙遙。漢五行志作搖搖。案釋訓。愮愮。釋文。愮、本又作搖。樊本作遙。則搖與遙亦同聲通。文選廿泉賦注。搖與遙同。臧氏曰。遙爲俗字。說文新附。遙字。徐氏曰。詩只用消搖。

季公鳥。說文衣部引。作彡。空鵲。案空與公。鵲與鳥。皆音近字變。

季氏介其雞。魯世家作芥雞羽。釋文云。介、又作芥。淮南人間注、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十八。）引、並同。案正義引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郝氏雞目。（史記正義作眼眦說。）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覽察微注云。鎧著雞頭。杜引或說。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諸說不同。賈服及杜正解。皆从史記。正義又以著甲爲是。似非。嚴氏元照曰。史記作芥雞羽。服注與賈許合。乃鬬雞之常法。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介芥古通。

陷西北隅以入。釋文。隅、本或作墣。音同。案書。宅嵎夷。說文引作墣夷。孟子。虎負嵎。後漢馬融傳注引作隅。皆聲同字變。古从冒从土字亦通。

尹文公涉于翠。水經洛水注引。作尹文父。案杜、注云。文公、子朝黨。父與公亦形近之異。

唯是楅衡。釋文。楅、本又作楅。音同。案書。宅嵎夷。說文引作墣夷。孟子。虎負嵎。後漢馬融傳注引作隅。皆聲同字變。古从冒从土字亦通。

尹文公涉于翠。水經洛水注引。作尹文父。案杜、注云。文公、子朝黨。父與公亦形近之異。

唯是楅衡。釋文。楅、本又作楅。音同。案書。宅嵎夷。說文引作墣夷。孟子。虎負嵎。後漢馬融傳注引作隅。皆聲同字變。古从冒从土字亦通。

附婁。則楅部亦音相近。襄四年傳注。楅、薦也。二字義同。

廿六年經。尹氏召伯毛伯。注。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公羊疏。左氏、召伯作召氏。案左氏傳曰。晉師克鞏。召伯奄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是杜注左氏本作召伯。弟云當言召氏。徐彥以爲作召氏誤。

傳。能貨子猶。魯世家作子將。案索隱云。左傳。子將作子猶。子將即梁邱據也。將猶亦形近而滑。

以幣錦二兩。御覽。（七百十八。）引。作弊錦。案漢孔宙碑。故能與□彫幣。成陽靈臺碑。永未蠶兮。漢隸幣幣二字通用。

君若待於曲棘。正義云。曲棘。宋地。今齊侯欲納魯君。當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子猶令齊君待於曲棘。必使止於境內。齊地無曲棘。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文卒於曲棘而誤耳。案齊地有棘無曲棘。實因上文宋元公卒於曲棘。遂誤加曲字。

齊子淵捷。新序義勇。作子淵棲。案新序云。陳恆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當即其人。棲與捷形近之誤。

緣朐汰轉。釋文云。朐、本又作軥。同。案說文云。軥、車下曲者。襄十四年傳。射兩軥而還。此疏引作兩朐。軥朐同音通。

蠶結眉。釋文作須。云本又作鬚。唐石經同。案說文云。須、面毛也。鬚、俗字。

鬒而乘於他車。說文金部引。作鬒而乘它車。案玉篇云。鬒、一是行皃。杜注同。是字當从足。疏引說文云。鬒、

金聲也。蓋聲金爲聲亦名鑿。此甚誤。許氏鑿讀若聲。非謂左氏傳作鑿。注義甚明。今本作鑿。知孔氏已誤仞也。

王使女寬守關塞。水經伊水注引、作闕塞。唐石經、淳化本、岳本、攷文同。案杜注云。闕塞。作關口也。鄭注。伊水又北入伊闕。春秋之闕塞也。樂史云。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今本作闕字。誤。

昔武王克殷。正義云。服虔、王肅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下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諸本悉作武王。疑誤。案定本及諸家本皆作武王。以文王不合言克殷。古人文字。不拘於上下文之稍異。義亦各通。

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咸或作減。案攷工轉入、奧氏、釋文云。咸、本又作減。漢百官公卿表咸宜。師古注。咸音減。省之減。史記酷吏傳作減宜。咸減聲之轉。說文。減、損也。亦通。王氏引之曰。文十七年傳。克減侯宣多。咸與減古字通。趙世家。帝令主君減二卿。皆謂減絕也。

規求無度。正義云。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度。本或作規。謬也。案俗本作規。杜無注。玩字義。亦通。陸氏案曰。作玩義短。宜作規。規、計度也。猶圖也。

貫瀆鬼神。說文手部引、作摜。瀆云習也。案杜注。貫、習也。摜本字。貫、同音省通。

震盪播越。釋文云。盪、本又作蕩。案易。八卦相盪。釋文。衆家作蕩。說文云。盪、滌器也。亦同音通。

無助狡猾。釋文云。猾、又作滑。（袁元年傳逢滑。足利本作猾。）案晉。盤庚猾夏。大傳作滑。周語注。滑、亂也。淮南精神。趨舍滑心。注同。說文無猾字。

大道不蹈。釋文云。蹈、本又作慆。（袁十七年傳。天命不蹈。釋文。蹈、本又作慆。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作慆。論衡知出引。作不慆。）案釋詁曰。蹈、疑也。袁十年傳注。慆、疑也。詩。慆慆不歸。御覽三十二。引、作滔滔。西京賦李善注云。滔與蹈音義同。三字皆同音通用。傳氏遜曰。蹈慆雖通用。而各有宜。訓。此言天道不濫。惟德是與。觀下文可見。

君無遠德。論衡變虛作回德。案詩大明傳云。回、違也。字異而音義同。

工賈不變。釋文云。本亦作商賈。案工賈作商賈。並通。

廿七年傳。使公子掩餘。吳世家、刺客傳、並作蓋餘。吳越春秋同。案釋言曰。弇、蓋也。釋文。弇、古掩字。周語注、淮南說林注。並云。蓋、掩也。是掩與蓋義同。武氏億曰。鞠非說林。將攻商蓋。皆作商掩。孟子作伐奄。此奄掩蓋字異而義同。

公子燭庸。刺客傳作屬庸。案既夕禮注云。古文屬爲燭。屬燭同聲。亦省通。

帥師圍潛。吳世家作六潛。水經沈水注引作潛。（下帥師救潛。水經淮水注引。亦作潛。）案杜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卅一年傳。吳伐楚潛六。故史記并言六。書沱潛既道。漢地理志作灊。郊祀志師古注。灊與潛同。亦借字。（見釋。）

王尹麋。正義云。王、定本作工。唐石經、淳化本、岳本、攷文同。案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然楚有工尹路。工尹壽。作工尹爲是。正義。楚官多以尹爲名。知二尹是官名。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莠尹當與藍尹亨尹同。

與吳師遇於窮。水經淮水注引、作窮谷。案正義云。土地名。窮闕也。本或窮下有谷字者。爲定七年傳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耳。鄭注。窮水出六安國安豐縣窮谷。

光伏甲於堀室。釋文云。堀、本又作窟。吳世家作窟。初學記廿二引同。御覽三百四十二。引、作掘室。又三百四十六。作窟。案詩蜉蝣掘閱。說文引作堀。云突也。漢鄭陽傳師古注。堀與窟同。杜注掘地爲室。故字又作窟。作掘。聲義相同。

數交於臂。吳世家。臂作匈。唐石經同。御覽三百四十六。引作臂。案說文云。匈、膺也。或作胷。御覽引作臂。亦轉寫之誤。

或取一乘秆焉。說文禾部引、作或投一乘稈。案說文作投。是涉下文國人投之而誤。秆、或體字。五經文字。稈、秆。云上見春秋傳。是唐時本作稈。

陽虎論語作陽貨。案邢疏云。名虎字貨。此恐是肌說。虎貨音相近。

進旌者莫不謗。命尹呂覽慎行、作勖作者。勖作非。案上云國言未已。下云與大謗。則何止進旌之人也。是作勖作爲勝。梁氏曰。旌即古文作字。進旌猶勖作也。杜注以國中祭祀解之。非。

廿八年傳。及楊食我。論衡命義、作羊舌似食。（一仍作食。）我。案杜注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下云遂滅羊舌氏。故此作羊舌似食音近。

昔有仍氏生女黥黑。古今人表作有扔。釋文云。黥、說文作㸚。又作㸚。案詩。仍執醜虜。釋文。仍、本或作扔。說文仍、因也。扔亦因也。古字通。鬢髮如雲。說文引作㸚。或作鬢。正義云。黥即鬢也。音義同。

生伯封。古今人表作柏封。叔。案伯封惟見此傳。叔字疑衍。梁氏曰。金仁山謂傳載伯封事是誣也。路史偽禹命伯封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雖未可爲據。亦不應有封豕之目。

忿類無期。釋文云。類、本又作類。服同。案說文云。類、絲節也。凡人之惡尤曰類。十六年傳。刑之頗類。服虔注。類讀爲類。老子釋文。類、河上本作類。字亦通。

孟丙爲孟大夫。漢地理志作孟丙。廣韻十虞引同。案古今人表作孟丙。水經汾水注引同。（近趙氏本作孟。）唐石經、淳化本、並同。孟孟形近易譌。梁氏曰。丙初受縣。不當即僞孟丙。餘九大夫各著名氏。可見。（顧氏曰。孟丙爲孟大夫。今本作孟丙者非。）

魏戊。韻閣。說文禾部引、作或投一乘稈。案說文作投。是涉下文國人投之而誤。稈、或體字。五經文字。稈、秆。云上見春秋傳。是唐時本作稈。

比至。釋文作比沓。唐石經同。案下云。吾子置食之閒三歎。則當作沓。今俗本誤。

廿九年傳、乃以幃裹之、唐石經、幃作帷、攷文、永懷堂本、同、案杜注引檀弓、敝幃不棄、今本作帷、文選悼亡詩注引摯類、帷作幃、字亦通。

有御龍氏、正義云、養馬曰圉、御與圉同、案周禮圉師、掌教圉人養馬、鄭注、養馬爲圉、墨子辭過云、邕足以圉風寒、此卽爲御字、古同音通。

昔有鬷叔安、古今人表、鬷作廖、師古注、左氏傳作鬷、同、案杜注云、鬷、古國也、人表作廖、聲同、師古引作鬷、當卽僇之僇字、梁氏曰、漢地理志亦作廖、師古注、廖、左傳作鬷、其音同、齊氏攷證、以此注鬷字爲梁本之譌、廣韵、廖、僇、勠、皆同溜音、疑小顏作勠、因鬷勠字通、故譌耳、顧氏棟高曰、鬷、古國、路史國名紀、一作鄦、其地後爲州縣之參、

以鬷家韋之後、夏本紀、更作受、徐廣音義、一作鬷、案巾車職注云、故書鬷縝爲受縝、燕禮注、古文鬷爲受、皆以字形相似而亂。

物乃坻伏、論衡龍虛作低伏、案杜注云、坻、止也、低當爲字訛。

金正曰、蓐收、釋文云、蓐、本又作辱、路史國名紀作鄏、案杜注云、秋物摧蓐而可收也、作辱、从省、如月令大蓐、漢律歷志作大族、維萃以爲國名、故又从邑。

其坤曰、釋文作巛、云本又作坤、案巛、隸體、漢韓勑後碑、受象乾巛、史晨奏銘、乾巛所挺、或又作川、漢碑坤字多如此作、家語王肅注、巛、古坤字、干祿字書、巛、坤、云、上通、下正、

鞏爲祝融、北魏文帝弔比干墓碑、祝作柷、路史後紀、融作庸、案詩、祝嘏柷圉、孟郁脩堯廟碑作祝圉、柷祝、庸融、並同音通假。

曰句龍爲后土、說文前部引、作爲社神、案下文后土爲社、當涉此而誤。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家語正論引、作一鼓鍾、案王肅注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是鼓鍾皆權量之名、杜注訓鼓爲鼓鑄、似非、鍾與鐵以字形相近而淆、宋歐陽士秀曰、古人鑄鼎皆用銅、未聞以鐵、又凡鑄鍾鼎、誰非鼓鑄者、何必贅此一字、當从家語作鼓鍾、蓋隋子興城而用不足、故其賦斂於晉國之內、自一鼓十鼓、以至百鼓、已上自一鍾十鍾、至千鍾有畸、以是爲率數也、又以公私鼓鍾之量有不齊者、索而齊壹之、一卽壹也、燬其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銷燬之餘、以爲鑄刑鼎之用、盧贇曰、此說較杜注爲勝。

卅年經、徐子章羽奔楚、公羊作章禹、古今人表、五行志、韓敻、徐偃王廟碑、岳本、永懷堂本、同、淳化本、攷文、足利諸本、經作羽、傳作禹、案古本當作禹、羽禹以同音而字變。

傳、且徵過也、釋文云、徵、或本作懲、案詩、荆舒是懲、史記引作徵、是从省、杜注、徵明也、則因文釋之、若好吾邊鄙、釋文作吾、好、云、一本作好吾、唐石經同、案作吾好、義亦通、吾、俗本作吳、誤。

卅一年經、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續漢郡國志、濫作藍、案大射儀、侯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唐韵

正、弓、古音肱、無韻居戎反者、當改入蕭韵、韵補、弓、居宏切、是弓肱音同、漢儒林傳、蓋寬饒、韓婁子弓、此亦當弓爲肱、藍濫聲近之誤、段氏曰、古假弓爲厷、二字古音同、鄭公孫黑肱字伯張、則肱卽弓也、

傳、夢童子羸而轉以歌、釋文云、羸、本又作嬴、一作裸、哀七年傳、嬴以爲飾、疏文、嬴、本又作倮、風俗通作裸、占夢賦注引、作倮、疏同、案說文云、嬴祖也、或作裸、嬴倮皆別體字。

卅二年經、莒人薛人、公羊、莒人下有邾婁人、穀梁亦有邾人二字、案公穀並有邾人、是左氏爲脫文。

傳、切薄洫、釋文云、切、本又作刃、案論語、夫子之牆數仞、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並作刃、漢無極山碑、波谷千刃、皆仞字从省。

書饋糧、釋文作糇、云本又作餱、初學記、廿四引作糇、案詩、迺裹餱糧、釋文亦作糇、此俗體。

賦丈、大司馬職疏引、作丈尺、案賈疏所引多尺字、或以意增成句。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十

春秋左氏傳十

定元年經、隕霜殺菽、釋文作叔、云本又作菽、唐石經初刻作叔、案說文云、未、豆也、叔、拾也、漢昭帝紀、得以叔粟當賦、師古注、叔、豆也、玉篇、叔同未、後人以叔爲伯叔字、而又別製菽字以爲未矣。

傳、山川鬼神、親禮注引、作神祇、案天神地祇、與天神人鬼義並通。

桑駕鷺曰、古今人表作駕鷺、唐石經同、師古注、駕音加、案中山經曰、是多駕鳥、郭注、或曰、駕宜爲鴐、鴐、鷺也、是駕爲借字、鴐與駕亦音之轉、發氏曰、鴐字、說文無之、依正文、當用鴐、假借同音、則駕亦通也、梁氏曰、駕鴐二字、疑古因同音通用、襄廿八年注、及釋文、作駕、類篇、集韻、皆見駕字注、史記司馬相如傳、弋白鴐、連駕鷺、此通用之驗。

二年傳、奪之杖以敲之、釋文云、敲、又或作茅、或作鞀、口交反、案說文云、敲、擊頭也、誤、或作茅、當爲擊之誤、說文、鞀、擊也、與敲義同。

三年經、二月辛卯、公穀作三月、唐石經公羊、改到二月、公羊疏、公穀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案長曆、定公三年甲午、二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則左氏作二月不誤。

盟于拔。公羊作盟于枝。案漢地理志北海郡樂都侯國。莽曰拔盟。一作杖。一作枝也。荀子彊國。拔戟加乎首。注、拔、或作枝。是拔與枝以形近而淆。王氏應麟曰。左氏衛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

傳。有兩驌驦焉。正義云。驦、或作綿。賈逵云。色如綿紈。水經淯水注引、作驦綿馬。文選注吳都賦七命、引、作驦驦。案馬融云。驦驦、雁引作鴈也。其羽如棘。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玉篇作驦騱。廣韻作驦騱。皆後加偏旁字。

四年經。蔡公孫姓帥師滅沈。釋文作公孫生。云本又作姓。音生。公羊作公孫歸姓。釋文。二傳無歸字。姓音生。又音性。寅四年經。蔡殺其大夫公孫生。釋文。姓、本又作生。案昭元年。曾子皺。左穀作公孫歸生。此經無歸字。皆爲省文。說文。姓、人所生也。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曲禮注。姓之言生也。白虎通姓名。姓者。生也。生姓音之轉。字隨讀變。

盟于皋鼬。公羊作浩油。鹽鐵論和親引、作誥鼬。案皋、誥、浩、皆聲之轉。鼬油音同。故字與讀移耳。惠氏曰。古讀皋爲浩。鼬爲由。釋詁。皋皋理瑕。疑光本作浩浩瑕瑕。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公羊作孔圉。釋文。圉本或作吳。音魚。御覽百七十七引、作士孫子。圉作御。案說文云。圉、守之也。圉、囹圄。所以拘罪人。漢地理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師古注。圉、讀與圄同。古御圉字亦通。詩。不吳不敖。釋文作不虞。孝武本紀引作虞。

戰于柏舉。公羊作伯莒。淮南詮言作柏莒。案柏伯古字通。范雎傳厝舉。索隱引荀卿書、作莒。舉莒亦同音通用。梁氏曰。水經江水注。江夏有舉洲。舉口。庾仲雍江記作莒。古以音同通借。

吳入郢。公穀作入楚。案郢爲楚都。左傳言入郢。楚未盡亡也。故但舉郢。公穀作入楚。所傳書法或不同也。王氏應麟曰。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

傳。其使祝佗從。論語作祝鮀。衛靈公。典疏、詩下泉疏、論語疏、並引傳同。案佗字子魚。則當作鮀。今作佗。通假字。

封父之繁弱。文選上林賦。彎赤弱。文穎注。舊弱、夏后氏良弓之名。漢司馬相如傳伏櫫。注作頗弱。案李善注云。舊與繁古字通。頗繁亦同音。

分之土田陪敦。說文土部云。培。敦、土田山川也。案杜注云。陪、增也。玉篇。培、益也。二字音義同。

備物典策。釋文作筴。云本又作冊。亦作策。或作簞。案中庸。亦在方策。北堂書鈔引、作方冊。說文。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簞。策、借字。筴、隸體。

籍茷。雜記注引、作蒨旆。詩六月疏引、作蒨。案正義云。蒨是染赤之艸。茷即旆也。則正義本亦作蒨。以其爲旆。故从糸。以其所染。故从艸。六月疏云。茷與旆、古今字也。

施氏。潛夫論志氏姓引、作蒨氏。案蒨、古讀舒。則舒與施音相通。

及圃田之北竟。釋文作甫。云本亦作圃。案詩。東有甫草。文選注引韓詩。作圃草。古讀甫如圃。字通。見詩釋。

聘季授土。管蔡世家作冉季載。衛世家作冉季。古今人表作聘季載。白虎通姓名引詩傳。作南季載。案管蔡世家云。封叔載于冉。冉爲聘之省。索隱曰。冉、國季字。載、名。白虎通作南。聘南音相近。傳不舉其名。故但偁聘季。梁氏曰。載封國當作聘。史作冉。亦當作冉。乃聘之省。孔疏云。聘地闕。曹文之昭也。釋文云。昭、說文作佋。案說文云。佋、廟佋穆。今經傳皆作昭。是同音通。

蘧在盟府。唐石經作周府。案正義云。言周家府藏之內。有此載書在也。本或爲盟府。涉傳五年傳而誤耳。

冥阨。釋文云。本或作算隘。案漢楊孟文石門頌。下則入算。是冥隸變假算。故或作算字。

夫槩王。吳語。槩作概。項羽本紀正義作概。廣韻十一唐作概。八末作既。案槩概字同。詩。溉之釜鬵。說文作摡。既字又从省。史記范雎蔡澤傳音義。概、一作溉。音同。文選長笛賦注。溉、本或爲槩。音義同。七發注。槩與溉同。

錮金初宦於子期氏。釋文作鏂。云本又作錮。古今人表作鏂。唐石經同。案釋文音盧。與鏂形聲相近。故因變爲。梁氏曰。古盧盧通用。故史漢隆虛縣亦作隆盧。

與申包胥友。鶡冠子備知世篇。作申鵬。頌篇。作鵬。案曲禮注。包、鵬也。鵬鮑皆與包音相近。戰國楚策作夢文選求通親親表注作梦。談。冒勃蘇。鮑注。梦冒即蒙冒。勃蘇、包胥。聲近。梁氏曰。勃爲包之轉。蘇胥古通。

我必復楚國。伍子胥傳作必覆。淮南修務注引同。案杜注云。復、報也。觀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則作覆義尤明。

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淮南修務引、作封豨脩蛇。鑿食上國。新序節士引、作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案淮南所引。文異而義亦同。新序則以意增易之。

趨在草莽。釋文云。莽、俗作茅。今本多作莽。淮南修務作草茅。案孟子。在野曰草莽之臣。載師職注作草茅。茅莽一聲之轉。義並通。

五年經。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羊作王正月。案釋例長歷三月辛亥朔日食。則公羊作正月者誤。

梁氏履繩曰。公羊作正月。蓋周三月當夏之正月。公羊偶誤書夏正耳。

於越入吳。漢貨殖傳作于越。文選吳都賦。包括于越。注引同。引杜注同。案孟康注。于越、南方越名。師古注。于、發語聲也。于越猶句吳耳。于於古字通。言發語聲。則作於爲正。

傳。將以璵璠歛。釋文云。璵、本又作與。音餘。案璵作與。當是从省。

告公山不狃。論語作公山弗擾。古今人表師古注。不狃即不擾也。孔子世家索隱。狃作䋣。案釋獸曰。關洲

多狃。釋文、丑、字林或作狃。邢疏、闕泄、獸名。其脚多狃。狃、指也。故不狃字子洩。論語作弗擾。或又爲其名。所據各異。說文、丑、獸足蹂地也。篆文作蹂。則與狃亦同。

報觀虎之役也。唐石經作敗也。淳化本、宋石經、攷文同。案觀虎晉人。非地名。義當作敗。

六年傳。定之鞶鑑。釋文作鞶。云又作鞶。案杜注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易或錫之鞶帶。釋文。王肅作鞶。擂文作墮。同音。字通。

獲潘子臣小惟子。呂覽察微引、作潘子臣小帷子。釋文云。惟、本又作帷。案楚世家。吳王使大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隱。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卽其邑之大夫也。番、潘、字通。帷與惟以形聲相似而沿。

周儋翩。周語注引、作儋扁。補音。或作翩。案易。翩翩不富以其鄰。釋文作篇篇。古文作偏偏。扁又从省。

七年經。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案成十二年經。左作瑣澤。公羊作沙澤。是當有澤字。趙氏坦曰。左穀作盟于沙。當是省澤字。僖二年。盟于貫。公羊經作貫澤。是左穀亦省澤字。公羊不省。或衍文。

九月大雩。攷文、宋本足利本、下有冬十月。案春秋具四時。雖無事。必書之。十四年經杜注。此年無冬。史闕文。正義。無冬闕文。自是常事。今本皆無此三字。或古本有之。

八年經。陳侯柳卒。釋文云。柳、本或作抑。案抑與柳亦以形近而字變。

晉士鞅帥師侵鄭。公羊作趙鞅。案士鞅、士匄子。趙鞅、趙成子。二族不同。左公所據各異也。

葬曹靖公。公羊。靖作竫。案說文云。竫、亭安也。靖、立竫也。公羊文十二年傳。惟護護善竫言。楚辭九歎注引、作靖言。二字同音。古通。

傳。主人焚衝。釋文云。衝、說文作橦。云陷陣車也。案杜注云。衝、戰車。說文。衝、通道也。是同音借字。

王孫賈說苑權謀作王孫商。案說文。賈、从貝。商省聲。或爲形近之誤。

桓子咋謂林楚。魯世家作詐而得脫。唐石經初刻作乍。後人乍旁增口字。案公羊僖卅三年傳。詐戰不日。注云。詐、卒也。齊人語。杜注。咋、暫也。是義同。石經初刻。當是古本。玉篇、廣韻、咋字。並不引傳文。方氏樂如曰。詐戰卽乍戰。發氏曰。孟子。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爲暫。杜注咋同。乍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之。段氏說文注作乍。曰。乍、止亡之詞。故引伸爲倉猝之偁。俗改爲咋。

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漢地理志應劭注引、作鄲陽。十年經。齊人來歸鄆讙。說文邑部引。作鄲。十八年經。取讙及闡。地理志應劭注引同。案說文云。鄲、魯下邑。今作讙。古字通。徐鍇曰。春秋左傳作讙。字假借也。

九年傳。書曰得。器用也。唐石經重一得字。案義當重得字。石經不誤。

所欲傾覆也。釋文作頃。云本又作傾。案詩。不盈頃筐。淮南俶眞引作傾。古从省借。

鑊其軸。釋詁釋文。鑊、引作契。邢疏引同。案說文云。鑊、鐪也。鍥、刻也。釋詁注。今江東呼斷物爲鍥斷。則鑊契皆通用字。

載葱靈。御覽七百七十六。引、作葱靈。案賈逵注。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正義云。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豎木。謂之靈。是葱與窗同。葱、俗字。說文云。軨、車轓閒橫木。或从窗。左傳作靈。古字通借。靈又省。段氏曰。葱、靈本作囱。初江切。靈卽轓也。

龜焦。說文火部引、作龜鱟不兆。案說文云。鱟、灼龜不兆也。說若焦。杜注。龜焦。兆不成。哀二年傳注同。許云。不兆。當卽解鱟字。今作焦。以讀若通。段氏曰。鱟作焦。淺人所改。焦者。火所傷也。龜焦曰鱟。

皙幘而衣緹。釋文云。幘、說文作䫉。音義同。案說文云。䫉、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杜注。幘、齒上下相值。是䫉本字。幘假字。傳氏遜曰。言其人白皙。幘而不冠。身衣緹褻。則其人宛然在目。黎彌據軍中所見。何暇細及其口中齒乎。

十年經。公會齊侯于夾谷。公穀作頰谷。案釋名曰。頰、夾也。面旁偁也。亦取挾斂食物也。則夾頰音義同。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穀梁作龜陰之田。漢五行志。來作倈。有之字。案師古注。倈、古來字。傳文亦有之字。故漢志同。

帥師圍郈。公羊作圍費。疏。左穀此費字皆爲郈。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作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案左氏傳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是圍郈左氏有明證。公羊作費。傳聞異辭耳。趙氏坦曰。左氏明云秋復圍郈。穀梁亦作郈。自當以郈氏爲正。且郈屬叔孫。故圍郈叔孫爲主。費屬季氏。若有事于費。帥師者當爲季氏。不當獨任叔孫也。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受之譌。

宋公子地出奔陳。公羊作公子池。後同。案莊子大宗師。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雅同。池與地。形近而沿耳。唐韻正。池、古音駝。地、古音沱。韻補。地、唐過切。說文。地、从土。也聲。也古通它。故池、馳、蛇、鮀、皆讀沱。疑地亦有此音。屈原橘頌。以過韻地。過讀平聲。正叶沱字。揚雄羽獵賦。亦同此例。吳才老收地入箇韻。讀爲惰。則過可如字讀。沱惰亦平去閒耳。

會于安甫。公羊作于牽。集傳纂例引公羊作鞍父。公羊疏。會于牽者。左穀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牽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蒲字者。唐石經公羊作鞍。案左穀作安甫。公羊作牽。纂例引作鞍父。則舊本或有父字。案。安聲同。甫父字同。皆各據所傳之本。蒲甫亦聲之轉。

鍾仲佗石彊出奔陳。公穀作宋仲佗。何休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人。皆是也。案上偁宋公之弟辰。則下不必復出宋字。何休注亦曲爲之解。

傳黎彌言於齊侯。齊世家作犂鉏。孔子世家作黎鉏。韓子內儲作黎且。意林引韓子、作黎沮。案犂、黎、梨三字古通。索隱云。犂鉏卽犂彌也。論語長沮。漢婁壽碑作且鉏、彌沮、且、皆音轉而字異。

城其西北而守之。釋文云。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案正義云。本或北下有隅。以昭廿五年傳。陷西北隅以

入、又云、登西北隅以望、而誤耳、今定本有隅誤、

在揚水、釋文云、本或作揭之水、詩關雎章句疏引同、案詩篇名、孔沖遠云、皆作者所自名、或云周太師所題、則有刪一二字者、皆俗師妄省也、

犯、謂驪赤曰、唐石經作侯犯、案此當从石經有侯字、諸本皆脫、

十三年經、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梁無衛侯、公羊作垂瑕、（襄六年經、城郟瑕、公羊作郟瑕、）案左公皆有衛侯、則穀梁脫二字、公羊釋文、瑕、如字、又音加、葭瑕聲相近、讀亦同、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致文、宋本、水懷室本、上有秋字、案傳、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則經當有秋字、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公羊作及士吉射、案左穀無、及字、則公羊爲衍文、

傳、邴意茲曰、齊世家作乘意茲、（襄十七年傳、國子實執齊柄、蔡澤傳索隱引、作齊柄、）案急就篇注、邴、一音柄、蔡澤傳索隱引服虔云、乘、權柄也、是邴柄乘三字皆音近字異也、

歸我衛貢五百家、趙世家作衛士、案服注云、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置徒於晉陽、以五百家言、故云衛士、

薰安于聞之、戰國趙策作薰閼安于、韓子內儲說、淮南道應、安作閼、風俗通皇霸、劉蓋新論、于作於、案通雅云、閼、本音遏、其平聲爲安、閼安聲之轉、故國策作閼安于、於于字古通、梁氏曰、國策蓋合聲呼之、

范皋夷、趙世家作皋繹、案夷繹聲相近、故字隨讀變、

韓不信、魏曼多、趙世家作韓不佞、魏咎、晉魏世家作魏侈、索隱云、侈、它本亦作咎、誤、系本、襄子多、左傳魏曼多是也、案佞與信字形相似、曼多系本作多、如晉重衛武之類、杜注、魏襄子、魏舒孫曼多、系本、舒生侈、侈生曼多、是史誤以侈爲曼、多侈、咎、亦形近而字變耳、

十四年經、衛趙陽出奔宋、公穀作晉趙陽、公羊釋文作晉趙鞅、唐石經公穀、並作晉趙陽、案左氏傳曰、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杜注、陽、趙鞅孫、是有左傳明文、可證爲衛趙陽、二傳作晉、或所見異、公羊釋文又作鞅、陽鞅以聲轉而訛、趙氏坦曰、衛趙陽、當以左氏經文爲正、公穀作晉、假因十三年經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遂誤以衛爲晉、衛與晉方音亦通、陽鞅音相近、

二月辛巳、唐石經公羊作三月、毛本同、案唐石經初刻作三月、磨改二月、是公羊作三月者誤、

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公羊作公子佗人、頓子牂、案公孫、公羊作公子、所見本異、公羊疏云、左穀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牂牆亦同部音近字、

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醉李、釋文、醉李、本又作檇、一作檇、漢地理志作檇李、師古注、檇音醉、字本作檇、越絕作就李、案說文木部引、作檇李、杜注、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檇醉同音通假、檇爲檇之省、越

絕作就李、又方音之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羊作于堅、釋文、堅、本又作擊、音牽、案衆經音義、十三引三蒼云、擊亦牽字、牽堅亦音相近、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說文肉部引、作歸䏰、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䏰、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案脤當作䏰、今通作脤、漢五行志服虔注、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師古注、脤、音蜃、爲蜃、故大宗伯職注引作䏰、

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釋文云、婁、字林作豶、艾、字林作豵、音艾、二毛聚居者、豭、案玉篇云、豭、求子豬、豵、老豬也、皆後加偏旁字、傳作婁艾、古字省通、

從我而朝少君、釋文云、少、本亦作小、正義、少君猶小君也、君爲大君、夫人爲小君、案桼本紀、出公曰少主、呂覽當賞作小主、論語、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易力小而任重、虞本作力少、漢百官公卿表應劭注、少者、小也、義同、然蒯聵口中宜僞少君、

十五年經、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傳作蘧挈、公羊作蘧除、案詩、夏屋渠渠、文選監光殿賦注引、作蘧蘧、渠與蘧、蘧除與挈除、皆同音通用、梁氏履繩曰、聲並相似、非有二名也、如昭卅年經徐子章羽、傳作章禹之屬、

日下昃、乃克葬、穀梁作下稷、釋文、稷、如字、吳也、白虎通諡引、作側、案易、日中則昃、釋文、吳、孟喜作稷、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退侯、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下側、日西之時、漢靈臺碑、月稷不夏、費鳳別碑、乾乾日稷、昃稷音相近、集韻、稷音奚、奚側古亦同音通、（見易音釋、）

傳、子貢觀焉、漢五行志引、作子贛、（襄十五年傳、子貢爲介、卷世家作子貢、十六年傳、子貢曰、漢五行志引、作子贛、廿六七年傳、唐石經論語、並作子貢、）案說文云、贛、賜也、貢、獻功也、古人名字相應、端木名賜、字當作贛、漢論語石經作子贛、今經傳多作貢、从省通、左傳二字雜出、亦後人轉寫之失、

哀元年經、鼠食郊牛、穀梁作郊牛傷、傳同、傷、案左公無字、或脫文、

傳、因吳大宰嚭以行成、伍子胥傳作伯嚭、呂覽重言作伯嚭、論衡逢遇作帛喜、吳越春秋作白喜、文選廣絕交論注、或作帛否、又作伯喜、字雖不同、其人一也、案大宰其官、伯其字、伯、帛白、古字通、喜否皆嚭之省、

去疾莫如盡、釋文云、疾、本又作嫉、戰國秦策、去疾引作除害、案嫉與疾義各通、除害義小異、與今僞泰誓文不同、

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潛夫論、諜、引作誘、季杼作后杼、案杜注云、諜、候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諜作誘、當涉下文而誤、

復禹之績、釋文云、績、一本作迹、案襄四年傳、芒芒禹迹、漢李翕西狹頌、緒禹之迹、績迹音同、言光復禹之

士字。不是言其功績也。

日可俟也。釋文作竢。云本又作俟。案說文云。竢、待也。或作俟。俟、大也。今多通假用之。

陳人從田。檀弓疏引。陳人下多有田二字。案依下文。當有此二字。

天有菑災。釋文云。本或作天無。正義云。此與下句相連言有菑災之時。親自巡撫。共其乏困。本或作天無。誤。案此依下文義。當作有字。正義說是也。

夫先自敗也已。釋文云。本或作夫差先自敗。非。說苑權謀、御覽二百九十、引作夫差。案說苑御覽所引。即釋文所云或本。上文已備夫差。則此差字當衍。

二年經。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正義。服本無帥師二字。公羊作戰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疏云。于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案此帥師二字。當涉上文而衍。服本是也。三家皆作鐵。作栗者。當爲聲譌。詩。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秩秩。亦同部聲轉。

而滅其君。釋文云。滅。或作戕。晉殘。案戕與滅字形相涉。義不甚異。

下大夫受郡。說文邑部引、作上大夫。淮南時則注、玉篇引、竝同。案杜注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說文引周制。同。水經河水注引說文云。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是今本說文、及淮南注、玉篇疑誤。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魏惠後七年。則據春秋後言之也。

不設屈辟。器大記注引、作屈椑。士器禮疏同。案器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屈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屈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屈四寸。注云。椑、堅著之意。大夫無椑。一重也。趙簡子云。不設屈椑。時僭也。釋文。椑、步歷反。此作辟。是同音通借。

鄧無恤御簡子。晉語作鄧無政。一作正。呂覽審分注、作孫無正。淮南覽冥注、作無政。古今人表、作鄧亡卹。注云。王良、柏樂。文選盧諶贈劉琨詩、作尤良。案晉語作無政。當是避襄子名而改。正政字通。呂覽注。王良、晉大夫。鄧無正、鄧良也。莊子馬蹄釋文云。孫陽是伯樂姓名。則又別爲孫氏。而非鄧良也。梁氏曰。晉語。鄧良亦曰伯樂。蓋伯樂是名。主典天馬。孫陽知馬。故以名焉。鄧無恤之偁伯樂者。緣其善御。同于孫陽。遂以爲號。梁氏屢繩曰。呂覽淮南注偁孫無政。因卽孫陽而誤。故亦偁孫鄧。魏志牽招傳。王良。星名。天官書。王良策馬。故以王良爲號。至伯樂別是一人。在秦穆公時。列子說符、淮南道應。非趙簡子時之伯樂。此伯樂卽孫明。晉語。呂覽。與此同。泰伯樂爲孫陽。善相馬。故以伯樂星爲名。此王良爲號無疑。故傳亦謂之子良。鄧良亦謂之尤良。人表以鄧無卹、王良、伯樂、爲三人。固謬。諸家以爲一人。尤謬。

糜之。廣韻十八吻引、作靡之。案杜注云。糜、束縛也。八年。及潞。糜之。注同。廣韻。糜、邱粉切。束縛也。今本作糜。當爲形近之誤。

無折骨無面傷。大祝注。折、引作破。傷作夷。案破與折義亦相近。易序卦傳曰。夷者。傷也。義同。惠氏曰。外傳。

晉悼公韓之誓曰。將止無面夷、死。此求勝之辭。故云無面夷。

吾伏弢櫜。晉語作略弢。釋文云。櫜、本又作囊。案韋注本賈說。略卽略字。說文、玉篇、無囊字。集韻。囊同獄。吐也。此俗字。

我兩軔將絕。晉語作兩鞁。下同。案說文云。鞁、車駕具也。軔、引軸也。韋注、鞁、軔也。正義。此皮約馬胸而引車軸也。則从皮从引。義亦通。梁氏履繩曰。鞁卽軔之異名。

吳洩庸如蔡。漢董仲舒傳作泄庸。吳越春秋作曳。文選四子講德論作渫。五臣本作泄。案泄渫竝與泄同。曳、爲洩之省。董仲舒傳。越王句踐。與大夫種、泄庸、范蠡、謀伐吳。四子講德論。句踐有種、蠡、泄庸。吳越春秋。越王閒八大夫。有曳庸。皆以洩庸卽越之后庸。然左氏偁吳洩庸、越后庸。自是兩人。有明文可證。杜氏世族譜。以洩庸爲吳雜人。不言卽后庸。後人又以后庸卽外傳之舌庸。謂洩舌音相近。遂牽合爲一人。其說非是。俞氏樂寅曰。洩庸是吳臣。自吳越春秋、漢董仲舒傳、王褒四子講德論、竝以越之舌庸爲洩庸。後人遂混爲一人。按舌庸見哀廿六年。當日越方卑事吳。深謀雪恥。焉有任用吳臣。居然在五大夫之列乎。

三年經。城啓陽。公羊作開陽。釋文。左氏作啓陽。開者。爲景帝諱也。案既夕禮、士虞禮、少牢饋食禮注、竝云今文啓爲開。左閔元年疏云。魯世家。閔公名開。杜世族譜名啓方。漢景帝諱啓。啓開因是而亂。公羊作開。是漢經師避諱改也。

傳。巾車脂轄。釋文云。轄、本又作鍡。同。案說文無鍡字。玉篇、鍡、車鍡也。廣韻。鍡、牽轄三字同。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文選石闕銘注引、作藏書亡作忘。太宰職注引、作忘。文選注、東京賦、典引、七啓、引同。

風俗通引、作無。案杜注云。周禮。縣教令之灋于象魏。故謂其書爲象魏。蓋此立象魏之外。命藏此書。故李善注卽作藏書亡忘。無、音讀有異。義竝通。

四年經。春王二月庚戌。公穀竝以形近而譌。

亳社災。公羊作蒲社。注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以所見異。媒氏職疏。災、引作烖。案昭九年傳。蒲姑商奄。釋文。蒲、又音薄。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孟子。湯居亳。書傳多作薄。蒲亳音相近。荀子議兵注。薄與亳同。唐韻正。亳平聲則音蒲。是聲之轉也。烖災字同。臧氏曰。薄蒲亳三字古通。何氏鑒守公羊。未攷左穀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聲借。

傳。國夏伐晉。取逆時。水經瀧水注引。作取曲逆。案杜注云。逆時、晉地。張晏曰。瀧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是爲曲逆水。故縣亦因水而名。豈卽古之逆時邪。

五年經、城毗、公羊作城比、釋文、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同音毗、案易象傳曰、比、輔也、節南山箋云、毗、輔也、音義同、玉篇以芘爲古文比、庇比音亦同、趙氏坦曰、比密、毗輔、古祇作比、故公羊作比、後世假用毗字、又譌作毗、釋文比亦作庇、蓋假音字、

傳、王生惡張柳朔、墨子所染、作王胜長柳朔、案胜當爲胜之誤、胜生音近、長亦張之省、

諸子鬻姒之子荼、齊世家作芮姬生子荼、田完世家作芮子生子荼、音義作粥子、釋文、荼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案姒子音相近、索隱云、左傳鬻姒、此作芮姬、不同也、鄒誕生本作芮姁、姬姁音近、姒當爲妃、芮、其氏、攷工記、筐柲以荼、注、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音徒、如字讀、

寶羣公子於萊、釋文云、羣、或作諸、案諸與羣文異而義同、玉篇、諸、非一也、廣韻同、

公子嘉、齊世家、嘉作壽、案史記作壽、所據之本或異也、

公子鉏、齊世家、鉏作鉏、案鉏與鉏形聲相近、故字隨而變耳、

何黨之乎、齊世家、何作胡、唐石經初刻無乎字、案詩日月箋云、胡之言何也、義同、杜注、黨、所也、之、往也、之與上埋謀韻合、此乎字當涉上文而衍、王氏引之曰、齊世家作三軍事乎弗與謀、此皆以七字爲句、而韻在句末、三軍下之字、何黨之下乎字、皆衍文、服注言何適也、不言何所適乎、則本無乎字可知、

六年經、楚子軫卒、釋文云、軫、史記作珍字、案昭廿六年傳、太子壬弱、杜注、壬、昭王也、豈卽位之後改名軫、

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皆作珍、珍軫形聲相近、

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君舍、三傳釋文竝音舒、案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楚詞懷沙、舒憂娛哀、屈原賈生傳作舍憂、是舍亦有舒音、義同、唐韻正、舍、古音舒、詩何人斯、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元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車盱協、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

魏了翁曰、六經舍皆音舒、平韻則音舒、梁氏曰、舍有舒音、假借用字、

傳、五辭而後許、釋文云、辭、本又作辭、說文、辭、不受也、受辛宜辭也、辭、辭文、案說文、辭與辭、文義皆異、今經傳多溷而無別、段曰氏、經傳凡辭讓皆作辭、說字、固屬假借、而學者乃罕知有辭讓本字、或又用辭爲辭說、而愈惑矣、

有雲如飛赤鳥、說苑君道引、作如飛鳥、御覽三八引、作赤烏、廿六年傳、已爲鳥而集於其上、唐石經作烏、張文、永懷堂本同、案楚世家云、赤雲如鳥、說苑作飛鳥、則作烏以形似而誤、

楚子使問諸周大史、說苑君道引、作楚子乘聃、東而問諸大史州黎、案正義、服虔云、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說苑雜采它書、所引當有所據、

江漢雎漳、家語□□作汎漳、水經江水注、初學記七引同、案文選注、登樓賦、云、雎與沮同、水經沮水注引杜注、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今定四年傳正義作發河山、雎、古通借字、

楚昭王知大道矣、說苑君道引、作知天道、釋文云、大道本或作天道、非、案二字形相沙、據下文引書、帥彼天常、則作天道亦通、

今失其行、釋文云、尚書作厥道乃滅而亡、尚書作乃底滅亡、又上無帥彼天常一句、案東晉古文大禹謨等篇、多雜取經傳僞作、故文字有不同、正義云、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此信僞古文者也、

闕止知之、戰國齊策、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作監止、案闕監同部音近、故字從讀變、齊世家注、賈逵曰、監止、子我也、杜注同、又田完世家、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呂覽以闕止爲宰予、注、宰予、字子我、史記言宰我與田常作亂、皆誤也、

反與壬也處、吳語、十二諸侯年表、壬作任、案書、而難任人、五帝紀作佞人、孔壬亦作佞、是壬任字同、

以安鄢子如賴、十二諸侯年表、齊世家、田完世家、古今人表、竝作晏孺子、師古注、卽安孺子也、案書、欽明文思安安、攷靈運引、作晏晏、後漢書多用晏晏字、釋名、安、晏也、聲轉義同、

七年傳、以治周禮、後漢蔡邕傳注、治作持、案正義云、大伯之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者、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治作持、義並通、

魯鑿壞、圃於邾、釋文云、壞字又作檓、同、案易、重門擊柝、說文引作檓、云、判也、徐鍇曰、謂判兩木夾于門爲機、相擊以警夜也、今荒城多皷鼓以持更、蓋其遺象、柝卽檓之俗體、

八年經、齊人取讙及闡、公羊作及僤、下僤讙及闡同、釋文、僤、字林作陣、案僤闡聲相近、玉篇、僤、魯邑名、廣韻同、是滋鍾之字、

杞伯過卒、杞世家、過作遂、案遂與過字形相雜、

傳、執曹伯及司城彊、唐石經作曹伯陽、文選注、幽通賦、運命論、引同、案經作曹伯陽、故唐時本或於傳中亦增陽字、

吳爲邾故、吳世家作爲驕、魯世家作鄒、案隱元年經注、邾、今魯國鄒縣、趙岐孟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索隱云、邾驕聲相近自亂耳、驕宜音邾、驕鄒同音通、戴氏侗曰、邾鄒同聲、實一地、合邦婁之音爲鄒、故邾改名鄒也、史記孟子傳、齊有三騶子、鄒忌、騶衍、騶奭、漢藝文志並作鄒、亦同聲通、

君子違不適讎國、後漢袁譚傳、作君子違難、注引同、案杜注云、違、犇亡也、杜本無難字、

拘鄒人之漚者、攷工韗氏注、漚、讀如鄒人漚菅之漚、釋文、漚、烏豆反、與漚同、疏仍作漚、案漚漚音相近、讀亦同、嘉氏曰、漚爲古文漚、漚非、

何故使吾水滋、說文元部、滋、引作茲、云、黑也、釋文云、滋音元、本又作茲、字林云、黑也、案杜注云、滋、濁也、茲滋聲同、陸所引字林、卽本說文、廣韻一先、茲、胡涓切、本亦音滋、則古當作茲字、

微虎欲胥攻王舍、通志氏族略引、作微彪、案彪、與虎形近之誤、

榛之以棘。釋文作荄。云本又作榛。案說文云、榛、以柴木雕也。荄、薦席也。杜注。榛、擁也。二字亦同音義通。

十年經。薛伯夷卒。公羊作薛伯寅。釋文、寅音以尼反。案寅音出日。釋文、寅、徐以真反。又音夷。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是寅一讀夷。故公羊作寅。猗覺寮雜記。十二時寅。音怡。蔚部。訓時也。若真字而寅。則訓恭。然唐人亦作寅字叶。趙氏坦曰。古方音。脂真通轉。故寅有夷音。蔚部既收寅入真部。復收入脂部。亦因方音而兩收。公羊作寅。殆讀寅爲夷尒。

十一年經。衛世叔齊出奔宋。傳作大叔疾。古今人表同。案釋詁曰。齊、速、疾也。釋言。疾、齊、壯也。郭注。齊亦疾。疾齊音相近。義同。梁氏履繩曰。世叔齊必是其名。疾、其字也。

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檀弓注引、作是謂我非夫。釋文云。本或作大夫。非是。案非夫與不成丈夫義略同。

大夫當爲丈夫之誤。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檀弓作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泣。家語作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泣。案務人即公爲。魯昭公子。檀弓疏云。禺務聲相近。故字隨讀轉。檀弓、家語、文異而義不甚殊。

戰于郊。檀弓作于郎。案郊郎本形近。鄭注。郎、魯近邑也。正義。左傳。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此爲一事者。以其俱有棠汪錡之事也。隱元年。城郎。杜注。魯地高平方輿縣東南有郁郎亭。

我不欲戰而能默。釋文云。默、本亦作嘿。案易。或默或語。釋文。默字或作嘿。亦俗體。

與其嬰兒汪錡乘。檀弓作與其鄰重汪錡往。家語曲禮子貢問。子作鄰嬰童汪錡乘往。檀弓注引、作童汪錡。釋文作童。云本亦作僮。案檀弓、家語、皆作與其鄰。當據所聞而言。鄭注。鄰、鄰里也。重皆當爲童。重童同聲通轉。古以童爲僮字。僮爲未冠。汪錡或爲殤。則字當作僮。或作童。俗通字。錡亦形聲相近。

梁模殷脯焉。釋文云。殷字亦作鍛。案曾義段修釋文。段、本又作殿。或作鍛。鍛脯加薑桂、曰殷修。故字亦作鍛。

鬷之以元繒。釋文無之字。云一本作鬷之。繒、本亦作勳。案杜注云、鬷、薦也。之字可省。勳或同音假字。士冠禮繒裳注云。繒、今文皆作熏。熏蒸字同。周本紀蒸嘗。說苑作勳。古勳蒸字亦通。

皆有饋賂。釋文云。饋、或作餽。案說文。饋餽二字義異。孟子。王餽象金。已通作饋。漢高帝紀師古注。餽亦饋字。並通用。

使賜之閭鏤以成。荀子成相。閭鏤作獨鹿。案釋文。鏤音力俱力候二反。楊倞注。獨鹿與閭鏤同。本或作閭鏤。獨閭、鹿鏤、皆音相近。

十二年經。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羊作于運。杜注。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南有發繇亭。案左氏傳曰。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是鄖在吳境。鄖運一聲之轉。趙氏坦曰。此鄖字、與文十二年釋文云、員本又作鄖之鄖不同。彼在魯境。此在吳境。公羊經皆作運。假音字。

傳。若可尋也。有司徹注。尋、引作燖。案鄭注。古文燖皆作尋。記或作燖。玉篇本作燖。內則釋文。燖、溫也。正與下寒義合。正義云。有司徹。乃尋尸俎。鄭云。尋、溫也。引此文。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然。杜注。尋、重也。寒、歃也。與鄭義異。正義乃強合之。段氏曰。燖、正字。尋、同音假借字。有司徹注尋字。唐人譌作燖。

乃請束錦以行。御覽四百六十一。引、作束帛。案帛字或脫金旁之誤。

玉暢。釋文云。一本作王士。暢。案六邑地名已無攷。王亦即古玉字。

十三年經。晉魏曼多帥師侵鄭。公羊作魏多。傳曰。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案何休注云。據上七年言曼多。左穀皆作魏曼多。則公羊無曼字爲省文。定十三年傳魏曼多。晉魏世家作魏侈。趙世家作魏哆。據世本。此爲魏多之父也。梁氏曰。左穀作曼多。即公羊哀七年經亦作曼多。則譏二名之說甚安。侈哆皆通借字。梁氏履繩曰。杜解襄子、魏舒孫曼多也。亦因世本中有簡子一代。乃史記曰。魏獻子生魏侈。世系表亦曰。舒生襄子曼多。侈、一作哆。蓋簡子是襄子曼多之父。曼多、公羊傳多。史記遂以多爲侈哆。古字通也。

盟殺陳夏區夫。釋文。區、烏侯反。公羊作夏徵夫。釋文。一本作廉彊夫。一本作嫗。音同。案夏、古作曼。與廉字或形近致譌。唐韻正。區、烏侯反。古音驅。彊、恪侯反。古音恪俞反。是區與彊古今音韻皆同。嫗亦聲之轉。故竝通假。

傳。趙鞅呼司馬寅曰。吳語注。董褐、皆大夫司馬演。案寅演聲轉字異。如上區彊之類。

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古今人表作子鉏商。家語辨物、作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孔子世家作獲獸。案杜注云。車子微者。鉏商、名。家語注。子、姓也。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此皆以子爲姓。與杜說異。家語言采薪於大野。即公羊薪采之說。世家作獲獸。據當日未知其麟言之。故以爲不祥。至孔子名之曰麟。然後知之。左氏是後後日而言。

陳恆執公于舒州。齊世家作田常執簡公于徐州。下弑其君王于舒州。亦作徐州。魯世家同。田完世家亦作徐州。案元命苞曰。徐之爲言舒也。釋名。徐、舒也。楚策。楚威王戰勝于徐州。高注。徐州、或作舒州。二字音近義同。

逢澤有介麋焉。釋文云。麋、本又作麋。昭十四年傳疏引同。案說文云。麋、麤也。麋、鹿屬。二字形相涉而訛。埤雅。麤如小鹿而美。不常言介。作麋爲是。

十五年傳。迫孔悝於廁。釋文云。孔悝、本又作叔悝。案上下文皆僞孔悝。則當亦不異。

召獲駕乘車。衛世家作召護。案獲護形聲相近。故字與讀移。

若婚姻半。衛世家無半字。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引、作未半。案無半字亦通。文選辨亡論注引。無未字。則此爲衍文。

孟𤞷。仲尼弟子傳作壺𤞷。古今人表作狐𤞷。師古注。卽孟。一作孟。譌。𤞷。通志氏族略同。御覽□□孟、又作子。文選辨命論注。𤞷作厭。御覽□□作狐黯。通志略作黯。案壺孟同部音近。呂覽下賢、壺邱子。古今人表作狐。狐壺亦同音。于厭竝从省。黯與𤞷亦通。

十六年經。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案孔子之卒。史記依春秋作己丑。孔叢子同。然哀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食。以此遞推之。則十六年四月朔爲戊申。是卒於壬戌四月十八日乙丑也。杜氏說是。

傳。昊天不弔。大戾臧注引、作罔昊。一作罔天。經音辨引同。不淑。嫋嫋子在疚。家語終記、後漢東平憲王傳注、文選注、漢大邱碑文。齊左隆昭王碑文。竟陵王行狀。竝引作昊天。說文心部引、作昊天不懋。女部引、作嫋嫋在疚。家語正論作煢煢。東平憲王傳注引同。案詩序云。旻、閔也。集韻。閔旻字同。旻昊字形相類。漢張表碑。旻天不淑兮。淑與弔義通。張壽碑作頡天不悼。此隸變字。嫋煢古通用。見詩釋。洪氏曰。說文。春秋傳。昊天不懋。爾雅。夏爲昊天。孔子以夏四月己丑卒。義當作昊天。穀梁傳序。昊天不弔。疏。哀十六年傳文。王氏引之曰。我瞀鄭注。弔、至也。至猶善也。弔有祥善義。淑亦善也。故淑弔古字通。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水經河水注引、作行于延津。無而字。案杜注云。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西門、平陽門。酈注。潛臺城卽故鄭廛邑。下有延津。邑南故城。卽衛之平陽亭。故謂行于延津也。

許公爲反祏。釋文云。反、本亦作返。案書。祖伊反。說文引作返。云。春秋傳从彳作彶。今皆省作反。

市南有熊宜僚。釋文云。本或作熊和宜僚。後漢孔融傳。注引同。淮南主術。僚、引作遼。案宣十二年傳。遼人囚熊相宜僚。殺之。此爲熊和氏。世代隔遠。或牽合爲一人。甚繆。淮南主術注。市南宜僚、居市南。因爲號也。仲尼弟子傳公伯僚。索隱作遼。漢武斑碑。百遼惟□。漢隸多假遼爲僚字。梁氏曰。後漢傳注有相字。誤。

不爲利諂。晉傳戚左傳詩。諂作嗜。案嗜字義亦通。或形近而譌。

日日以幾。釋文云。幾、本或作冀。案昭七年傳。日月以冀。楚世家索隱。冀亦作幾。讀曰冀。杜注云。冀若來。漢郊祀志師古注。幾讀曰冀。音義同。

使與國人以攻白公。釋文作興。云一本作與。與、謂興廢也。案興與字形相亂。作興義亦通。

十七年傳。良夫乘衰甸兩牡。釋文云。甸、說文作佃。云中也。春秋。乘中甸。今說文本人部作佃。玉篇。廣韻。引同。一轂車也。案杜注云。衰甸一轂。卿車。卽本許義。正義。衰、中也。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甸卽乘也。諸侯大夫士唯駕二。無四。下文太子數之三罪。衰甸不在其數。傳言其奢僭多也。說文注中也。疑當作中佃也。衰中二字古通。玉篇佃作田也。釋文。甸、時證反。古乘、甸、陳、田、皆同音。

率賤。釋文云。率、本又作帥。下同。案說文云。率、將衛也。經傳多省作率。古帥率字又通。見詩釋。

冒過於其志。淳化本、岳本。冒作吉。攷文、宋本、永懷堂本同。案上文。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則當作吉爲句。今本作言。誤。

衛流而方羊。詩汝墳疏引、作衛流而彷徉。後漢東平憲王傳注引、作橫流而彷佯。案衛爲台橫字。彷徉、彷佯、皆後加偏旁字。正義云。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當爲二字。宜向下讀之。章懷此注。亦从劉說。錢氏曰。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穎達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詩汝墳疏引左傳。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衆注爲證。仍不取杜說。

公登城以望。呂覽慎小作登臺。衛世家。案隱同。案下云。公自城上見巳氏之妻。則傳自作城。

十八年傳。蘧固。楚世家。伍子胥傳。作屈固。古今人表同。案定四年、哀十六年傳、箴尹固。卽蘧固。史記班表誤作屈。春秋分記、高氏姓名攷、皆以蘧固箴尹固爲二人也。

衛石圃逐其君起。十二諸侯年表作傅。一作專。下同。誤。衛世家作石曼專。案索隱云。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傅與圃音相近。專或音圃音姑。是讀亦同。洪氏曰。專卽戟之省。與圃姑音相近。此作石曼專。本依穀梁。諸本依左傳。故刪曼字。

二十年傳。寡君之老無恤。趙世家作毋卹。淮南道應作無卹。案無毋古今字。卹與恤同。見詩釋。史黯何以得爲君子。說苑尊賢作史黯。案晉語韋注。史黯、晉大夫史墨也。黯與墨義通。黯與黯形聲相近。梁氏履繩曰。蔡、其氏。史、其官。墨、名。黯、字。黯與黯通。

廿一年傳。魯人之皋。呂覽□□注。皋、引作高。臆說。案杜注云。皋緩也。士喪禮。皋某復注。皋、長聲也。高與皋古字通。唯文異而調亦略殊。

廿三年傳。其可以稱旌繁乎。說文系部引、作旌緐。案說文云。系、馬髦飾也。緐、俗字。

晉荀瑤伐齊。墨子所染。瑤作搖。淮南修務注作繇。案搖繇與瑤。皆以同音相雜。

知伯親禽顏庚。後漢左原傳注引、作顏庾。引杜注同。案注云。顏庚、齊大夫顏涿聚。庚字譌。

廿四年傳。是蹙言也。說文口部引、作嘱言。云高气。多言也。釋文。字林作瘚。云。夢言。意不慧也。案杜注云。蹙、遇也。正義。服虔云。蹙、僞不信也。玉篇。蹙、夢言不聽也。皆是不實之義。說文。蹙、蹙也。蹙、衞也。亦借字。陸氏案曰。蹙者。蹙蹙之義。此當作蹙。三蒼云。蹙言。廣雅。蹙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蹙蹙之言耳。錢氏曰。釋文。蹙、戶快反。與嘱晉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嘱蹙二字。譌訓蹙。蹙又訓蹙。蹙義較遜。僞尤長。然則嘱言卽蹙言。亦可作蹙言也。

廿五年傳。臣有疾廣。韻四魚引、作臣有足疾。案杜注云。足有創疾。則杜本似有足字。

君將殼之。說文口部引、作殼之。玉篇引、作殼。唐石經作殼。案說文云。殼、歐皃。杜義同。今作殼。譌。

以鉤越。釋文云。鉤、本或作拘。同。案巾車職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莊子徐無鬼釋文。鉤、亦作拘。曲

體。則自下拘之。釋文。拘、古侯反。二字音讀同。

廿六年傳。會越泉如后庸。吳越春秋作句如。新序耳痺。作渠如處。吳語。后庸作舌庸。唐石經同。廣韻十七薛引同。案句與泉兩部。得通轉。渠句亦聲近。古今人表。后庸與大夫種、諸稽郢、皋如、竝列。吳語。句踐命范蠡舌庸帥師以絕吳路。廣韻注。舌、姓。以越大夫舌庸爲祖。舌與后形近而字變。宋庠國語補音。謂后姓非出越。內傳作后。是後人妄改。其說非是。錢氏曰。唐阿羅陀經。其書后爲君。左傳后庸即舌庸之論。蓋二字聲相混。

衛師侵外州。足利本無衛字。案杜注云。越納幟之師。足利本上文乃睦於子矣注。有民睦二字。今本誤作衛字。爲傳文。甚經。阮宮保師曰。足利本無衛字。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

掘褚師定子之墓。釋文云。掘、本或作搰。玉篇手部引同。案說文云。搰、掘也。義同。

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宋世家。周作糾。得作特。案宋世家。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索隱曰。按左傳與此全乖。未知史公何據而爲此說。蓋史公雜采它書。故與左氏不同。周糾聲之轉。得特音相近。

四方其訓之。唐石經作順之。淳化本、詩攷、岳本、攷文、宋本、竝同。案魯世家。能道順諸侯。音義。順、一作訓。文選幽通賦。實柴諶而相訓。注。訓、或爲順。古訓字多通作順。正義述經。亦作順。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來。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改之。疑氏曰。古皆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宋世家皆作順。

廿七年傳。召顏涿聚之子昏。古今人表作顏燭雛。此梁氏校毛本釋史本作濁鄒。師古注。卽顏涿聚子也。說苑正諫主篇作燭雛。正諫游海又作燭趨。晏子春秋作燭鄒。淮南氾論作啄聚。集韻、類篇、作濁雛。雛音聚。案呂覽尊師曰。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燭濁與涿。雛趨鄒與聚。皆形聲相近。故字隨變移。啄又涿之異。此與衛之顏讎由爲二人。梁氏曰。顏燭雛、卽哀廿二年顏庚。師古注中子字衍。涿聚之子昏。孔子世家。顏濁鄒。顏讎由。索隱。疑世家與孟子不合。正義謂濁鄒音卓聚。竝誤爲齊之顏涿聚也。

及留舒。詩車攻箋、作舍於柳舒之上。案詩疏云。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留柳聲之轉。

乃遂如越。漢五行志。越作粵。案漢地理志。粵地、案牛鑿女之分野。公羊桓元年繩。盟于越。釋文。越、本亦作粵。攷工記序疏。粵、今之越字也。粵越古通。見書釋。

早下之。釋文作卑。云一本作早。案上云知伯恢而好勝。則作卑下。與上義亦合。卑與早字形易淆。

鄭人俘鄭魁壘。古今人表作鄭鄭魁彘。師古注。鄭人所俘也。案杜注云。鄭魁壘、晉士鄭。顏注音僞。說文、玉篇、無此字。當爲鄭之譌。說文。彘、增也。壘、軍壁也。同音通用。梁氏曰。鄭乃譌字。釋文音尸圭反。與師古異。晉。古累字。與壘通。荀子大略。不憂其係壘。可證。盧學士云。鄭字誤。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十一

公羊經傳

隱元年傳。會猶最也。注云。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案說文云。最、積也。最、犯而取也。二字音義皆異。樂記注。會、猶聚也。聚、或爲最。今本作最誤。管子禁藏云。多收五穀。最萬物。注。最、聚也。古最聚通用。音義同。玉篇、廣韻、皆刪去最字。後人多誤以最爲最矣。見唐經釋。惠氏古義亦誤。

四年傳。晉者何。漢石經。晉作晉。見隸漢金石記。案易。明出地上晉。說文引作晉。又晉卽奇字晉。石經从篆體。今作晉。隸省。

石礦立之。漢石經。礦作譖。案說文無譖字。或因上石字而亦作石旁。玉篇云。石礦、衛大夫。惠氏曰。當从石經作踣。段氏曰。今从石誤。

五年傳。登來之也。注云。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案疏云。得聲如登。謂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時。乃作登字。太卜注。陟之言得。登、得、陟、皆聲相近。來、戾、亦皆近字。鄭注云。戾之言利也。何休云。美大多得利之辭也。義通。君將不言率師。釋文云。率、本又作帥。案率爲率之省。又與帥字通。見詩釋。

始祭仲子也。漢石經無也字。六年傳。晉與鄭人未有成也。石經亦無也字。案公羊石經。後有顏氏說。洪适云。蓋嚴顏異同之辨也。則此兩傳無也字。未知其所從。謹本惠氏曰。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鄘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

自陝而東者。釋文云。陝、一云。當作郟。王城郟鄏。曲禮注。而引作以。釋文。陝、一云。當作郟。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而引作以。下句同。案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此一云。當作郟。是以分陝爲在成王時也。鄭氏詩譜。文王作邑于豐。乃分畿郟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此在文王時說也。樂記。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詩譜疏引。或作分陝。此在武王時說也。洪氏曰。隸釋唐扶頌。分郟之治。郟卽陝字。史記游俠傳。陝塞孺。徐廣曰。陝。疑當作陝字。南越傳。郟壯士韓千秋。陝、郟、古字通用。

召公主之。釋文云。召、又作邵。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作邵。王融曲水詩序注引同。案說文云。邵、晉邑。則作邵亦借字。

始借諸公。昉於此乎。漢石經。昉作放。案二年傳注云。昉、適也。齊人語。疏云。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之類。是鄭所見本亦作放。列子黃帝釋文。昉、或作放。字通。惠氏曰。攷工記注云。旅、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皆作放。又曰。鄭注三禮。引公羊。登戾之放於此乎。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鄘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

十一年傳。何隱爾。弑也。漢石經。弑作試。案白虎通誅伐、引春秋讖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殺卒。候問司事可。稍稍弑之。試弑音義同。

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案石經無此二字。當亦據嚴氏之本。

桓元年經。公及鄭伯盟于鶴。釋文云。越、本亦作粵。案左傳注云。越、近垂地名。杜。越大業忱。漢翟義傳作粵。古字通。見釋。

二年傳。隱賢而桓賊也。唐石經。賊作賤。宋淳德本同。案賊與賤以字形相假而譌。錢氏曰。據注云賤不爲諱。則當作賤也。馮氏登府曰。漢五行志。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何休注。賤不爲諱。是古本作賤也。

四年傳。秋曰蒐。釋文云。蒐、本又作搜。亦作廋。廋、八年經。廋于紅。釋文。廋、本亦作廋。廿二年經。大蒐于昌蒲。釋文同。案書渠搜。五帝紀作廋。列子作蒐。漢趙廣漢傳注。廋、讀與搜同。皆同音通用。

六年傳。謂莊公也。釋文作嚴。云本亦作莊。定八年傳。矢于莊門。釋文。莊、本或作嚴。後漢諱莊。改爲嚴。案嚴字爲後漢經師所改。亦作莊。又後人所改正也。

淫乎蔡唐。石經。乎作于。僖廿年傳。歸遜乎元咺也。唐石經。乎亦作于。案王制麵乎上帝三句。白虎通引、皆作于。乎于形聲相近。字通。

八年傳。夏曰礿。釋文云。礿、本又作禴。案詩。禴祠烝嘗。王制作礿。郭注云。新菜可礿。縣露、說文、論衡、皆作礿。

是漢人多从此字。論、別體。

十一年經。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釋文云。折、一本作析。案析與折形相近而字異。

莊元年傳。搤幹而殺之。釋文云。搤、本又作搤。亦作拉。皆同。折聲也。魯世家作摺其脅。齊世家作拉殺。詩南山箋作搤殺。疏引作拉幹。玉篇手部引左傳。拉公幹轉。同。案說文云。搤、摺也。拉、摧也。玉篇。搤、摺也。搤同摺。折也。說文。摺、敗也。詩疏云。摺與拉音義同。此言搤殺者。說文。搤、捉也。謂手捉其脅而拉折。然爲聲文。述解嘲注引晉灼曰。摺、古拉字。皆文異而義同。

八年傳。出曰嗣兵。詩采芑箋引、作治兵。大司馬職注、左隱五年傳疏引同。案詩疏云。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嗣兵。明彼爲誤。故徑改其文而引之。則公羊作嗣兵。爲字之誤。臧氏曰。周禮、左、穀、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嗣。聲近之誤。

十二年傳。與閔公博。釋文云。博、字書作簙。案說文云。簙、局戲也。古者烏胥作簙。今經傳通用博字。

萬臂搬仇牧。釋文云。臂、本又作辟。婢亦反。案左襄八年傳。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注云。辟、罪也。加罪以戮。此作辟搬。義亦同。臂辟聲之轉。

十七年傳。濺濆也。衆殺成者也。釋文作桭。云本又作濆。案注云。濺濆衆多也。曲禮。四足曰濆。注。濆、謂相濺汙而成也。桭字。毛詩、周禮、禮記、左傳、皆音子賜反。與濆音亦同。

二十年傳。大瘠也。釋文云。瘠、本或作癠。一本作濆。曲禮注引作濆。案釋詁曰。癠、病也。瘠癠音相近。曲禮疏云。若一箇成。則餘者更相染濆而成。傳曰。大瘠者何。痢也。漢五行志。注。痢者。民疾疫也。濆瘠字異而實同。顧氏曰。呂氏春秋。仲父之病矣。濆甚。又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病濆。竝當爲瘠。漢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注。瘠音濆。又或作齎。竝通。臧氏曰。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濆。曲禮注引此、同。則鄭所據公羊亦作大濆。濆爲濺汙相染。連及衆盡之辭。痢亦俗字。集韻或獲。可證古音濆瘠竝同。錢氏曰。說文無瘠字。曲禮注作濆。此古本也。說文。獲、惡疾也。古文屬與列通。痢卽獲之異文。

廿四年傳。殷脩云乎。釋文作斷。云本又作殷。音同。鍛脯加薑桂曰脩。案有司徹注云。今文殷爲斷。穀梁廿四年傳作鍛脩。曾義作段脩。是斷、殷、鍛、段、皆同音而義通。

廿五年傳。以朱絲營社。釋文云。營、本亦作縈。同。案注云。以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說苑辨物云。至於大水及日蝕。皆陰氣太盛。故鳴鼓而攻之。朱絲縈而劫之。縈與營音義同。疏云。宜抑之而反營衛之。失抑陰之義。似非。

廿七年傳。齊竟逆女。器服傳注。竟、引作境。案漢元帝紀師古注。竟讀爲境。說文。境、新增字。古但作竟。

卅年傳。蓋以操之爲已盛矣。詩江漢疏引作躁之。注同。案今本注云。操、迫也。詩疏云。公羊爲躁字。操躁亦形聲相雜。洪氏曰。詩兔爰箋。有所躁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躁、定本作操。是後人所改。

卅二年傳、飲之無傅氏、釋文云、無、本又作巫、案疏云、或是大夫家、或是地名、言飲酖毒之藥於無傅氏、舊云、言飲此毒、不累其子孫、謂當立其氏族、非也、左傳、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巫無音同、或別傳爲巫傅氏與、

閔二年傳、使之將兵、聘禮注引此文、釋文作使之將、云、一本作將兵、兵則後加字、案鄭禮注本引公羊傳、無兵字、故陸氏以爲後加也、

僖元年傳、桓公召而縊殺之、釋文云、縊、一本作搤、案說文云、搤、捉也、音近而字移、

二年傳、與垂棘之白璧、釋文云、棘、一本作蘇、案釋草曰、蘜蘇、蘜蘇、說文作棘、釋文作蘇、云、字或作蘇、同、此亦俗字、

虞公抱寶牽馬而至、釋文云、牽、本又作犖、音同、案說文云、犖、固也、徐鉉曰、今別作慤、非是、左宣十二年傳、鄭伯肉袒牽羊、鄭世家作犖羊、是通假字、

四年傳、卒帖荊、釋文云、帖、一本作貼、劉兆同、一本作拈、或音章貶反、案說文云、貼、以物爲質也、拈、抓也、何休云、帖、服也、是貼爲同音借字、一作拈、又俗改也、

十六年傳、聞其磌然、釋文云、磌、聲響也、本或作砰、穀梁疏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或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案今玉篇有磌字、云、音響也、則或爲孫強等所增、砰、大聲、說文亦無此字、臧氏曰、五經文字、磌、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韵、砰、砰磕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洪氏曰、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砰、聲也、是亦讀爲砰也、又磌、磑也、非此義、

廿六年傳、乞師者、卑辭也、唐石經無師字、案經言乞師、則傳作乞者、不必加師字、而義自見、錢氏曰、據疏云、乞者至若辭、則不當有師字也、

卅三年傳、百里子、唐石經作伯里、案孟子百里奚、韓子說林作伯里、穀梁傳百里、釋文作伯、二字古通、梁氏履繩曰、呂覽不苟、言百里氏、與公穀百里子、韓子伯里子同、左僖十三年傳杜注、百里、秦大夫、極有斟酌、世族譜以百里爲姓、卅二年傳、百里孟明視、則百里者是孟明、而非百里奚也、秦紀繆以百里傒實之、孟明乃奚之族、杜譜从史、謂孟明、奚子、呂覽悔過、謂蹇叔子、皆傳聞妄記、武氏億曰、集古錄、毛伯敦銘、夔伯彝銘、伯熊父敦銘、伯俱作百、是百亦通作伯、

宰上之木拱矣、穀梁傳作冢木已拱矣、案注云、宰、冢也、義同、

必於殽之嶔巖、經、此案于殽、釋文、穀、本又作巖、釋文云、嶔、本或作崟、同、穀梁傳作巖、嶮之下、釋文、嶮、本作崟、案說文、崟、嶔、嶮、皆、非此義、括地志、二殽山、一名嶔崟山、後漢光武紀注、崤山名、一名嶔岑山、集韵、嶔、崟、山險也、嶮、韵字同、嶮崟與嶔亦同聲、漢李翕五瑞圖碑、脩崤嶔之道、卽用此文、脩、殽古通、漢王莽傳、脩阻之險、亦

从省、

匹馬隻輪無返者、釋文云、隻輪、一本又作易輪、注隻踦、本作易踦、一、堂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轅、穀梁傳作倚輪、注、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居宜反、漢五行志引、作觭輪、服虔注、觭、音奇偶之奇、案隻易聲相近、義亦通、易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作奇、媒氏注引、作奇數、是倚蓋爲奇、奇觭與隻義並同、臧氏曰、案作觭、作踦、作倚、皆奇字之通借、疑傳本作匹馬踦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踦、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文義已明、反訓爲踦、意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

文二年經、晉侯及秦帥戰于彭衙、釋文云、衙、本或作牙、案衙讀爲牙、故或作牙、

四年傳、其謂之逆婦姜與齊何、唐石經、何作河、案詩、景員維河、箋云、河之言何也、釋文、本或作何、是二字古同用、

七年傳、朕晉大夫、釋文云、朕音舜、本又作眹、伊乙反、又大結反、本又作睽、音同、字書、睽、瞋也、案注云、以目通指曰睽、說文、瞋、開闔目數搖也、玉篇、瞋、目動也、瞬、朕同、朕、目不正也、本或作文、是作朕字之譌、陸氏以朕朕爲一字、誤矣、成二年傳、御寇朕參旗之使、釋文、朕、玉篇引作眹、唐石經同、錢氏曰、成二年傳、唐石經作朕、今本作眹、說文有朕無眹、當以今本爲長、富孫案、說文瞋卽瞬字、故不復出眹、今本作眹、當誤、然陸氏釋文音舜、又丑乙、迷結二反、從下二音、當爲眹、從舜音、當爲朕、石經蓋據陸初音也、洪氏曰、說文、朕、目不從正之譌、說文、朕、舉手使人也、是作眹、與眹字相近而譌、

八年經、盟于蒙、釋文云、蒙、本步報反、本又作曝、一音甫沃反、案說文云、蒙、蒙也、从日、从出、从卅、从米、又加日旁作曝、此俗字、

十二年傳、惟譏譏薄蹲言、釋文云、譏譏、尙書戲戲、淺薄皃、蹲、本或作譌、本作譔、楚辭九辨注作靖言、案注云、譏譏、淺薄之皃、蹲、猶撰也、說文戈部引書、作戮巧言、卽譏之省、譏戲亦音近、靖與蹲同、在書爲靖言、蹲或作譌、又作譔、皆音相近、何休訓撰、撰譔字同、廣雅、譏譏、善言也、後漢史準傳注、譏譏、諂言也、是謂言、蹲言、媚言、譏言、巧言、又釋注、同、善言、諂言、皆是善爲巧辯之義也、洪氏曰、蹲、古通作靖字、釋詁、靖、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尙書作譔言、說文引作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蹲、本或作譌、是後人依尙書改之、

宣元年經、會晉師于棐林、緜露滅國引、作蜚林、案漢宣帝紀師古注、蜚、古飛字、棐蜚形聲相近而變、

六年傳、此非弑君而何、唐石經作如何、案春秋莊七年注、如、而也、詩都人士箋云、而亦如也、古字通用、錢氏曰、古文如與而通、當从古爲如也、

有人荷蓧、釋文云、荷、本又作何、案古以荷爲苛察字、何爲擔何字、此古今字之異、

仡然從乎趙盾而入、鄉飲酒禮注引、作疑然、云、疑、正立自定之皃、士昏禮注同、案何休注、仡然、壯勇皃、士勇壯義、蓋殿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

踏階而走。釋文云。踏與蹹同。一本作是。說文是部引、作是。案注云。踏猶超遽。不暇以次。說文是、乍行乍止也。踏爲是之假字。玉篇蹹、蹹蹹乍前乍卻。與是音義亦同。此俗字。臧氏曰。公食大夫禮注。不拾級而下曰是。何注與鄭義同。較說文乍行乍止之訓。覈密也。洪氏曰。說文無蹹字。廣疋。蹹蹹、猶豫也。猶豫、即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蹹也。是蹹音同。

十五年傳。然後歸爾。唐石經。爾作耳。案論語。女得人焉爾乎。漢石經作耳乎。是耳與爾音近字通。段氏曰。尒之言如此也。後世多以爾字爲之。耳之言而已也。與爾絕殊。近人爾耳不分。凡語云而已者。急言曰耳。凡云如此者。急言之曰爾。

成二年經。曾公子手。釋文云。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案首手字通。見左傳釋。一作午。又以形近致譌。傳。佚獲也。釋文云。佚、一本作失。案漢五行志。魯夫人淫失於齊。師古注。失讀曰佚。是失與佚同。

踊于棺而踊客。釋文云。踊、本又作窕。案易闚觀。釋文。闚、本亦作窺。二字同音通。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穀梁傳。迓作御。釋文云。迓、本又作訝。周禮敍官掌訝。注引作訝。疏引作御。輪人注引作訝。案詩。百兩御之。釋文。御、本亦作訝。又作迓。同。古讀御爲訝。是假字。訝、正字。迓、俗字。見詩釋。

相與踦閭而語。穀梁傳作立乎閭。案注云。閭、當道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范解。乎閭門名。踦有音相近。穀梁有立字。故范以爲門名。

是則土齊也。疏云。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案此因下文有不可二字。又注云是不可行。故亦增此二字。杜注。則皆悉以齊爲土地。惠氏讀土曰杜。爲杜塞義。亦通。穀梁傳。齊君之母也數句。在使耕者盡東其畝句上。

五年傳。壅河三日不汧。穀梁傳作壅遏河三日不流。漢五行志引穀梁。作壅河。水經河水注引穀梁。作遏河水。案壅壅古今字。壅遏襄同。疑遏字衍。漢志引無遏字。惟釋文有之。玉篇云。汧、古文流。桓八年傳注釋文。汧、古流字。說文無此字。漢竹邑侯相張壽碑。汧後昆。漢碑多作汧。隸體字。

襄十六年傳。君若賁旟然。釋文云。賁、本又作縉。旟、本又作流。漢五行志作綴斿。案晉綴衣。後漢班固傳、孟子盡心注、皆作賁。文選册魏公九錫文、作綴衣。詩桑柔疏云。賁綴同。釋天釋文。旟、經典亦作流。說文無旟字。云。游、旌旗之旒。從旂、流省聲。徐注。斿、旌旗之流隨風搖動也。斿旒字通。

十九年傳。爲其嬖妾。釋文云。嬖、本又作憐。案玉篇云。憐、愛也。嬖近音同。

廿一年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月庚子。又本無此句。穀梁傳。二十年。十一庚子。孔子生。案左傳襄廿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孔子生。昭廿四年。服虔載賈逵語。定以孔子爲襄廿一年生。孔子世家云。襄公廿二年生。則以年。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公穀有一月之差。明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七十四年。亦不合。近黃氏宗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廿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贈合。錢氏曰。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予以三統術推襄公廿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歲。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歲計之。

廿四年經。仲孫羯帥師侵齊。釋文云。羯、本又作偈。亦作偈。同。案三字皆形聲相似。故字隨讀轉。

陳鍼宜咎出奔楚。釋文作成。云本又作鍼。案昭四年傳。作蔿尹宜咎。鍼、蔿、成、皆聲相近。成成从省。

廿七年傳。夫負羈紲。釋文云。紲、本又作絏。案說文云。紲、絆馬也。或作紲。是紲爲正字。

挈其妻子而與之盟。唐石經。挈作擕。案注云。挈猶提也。提與擕義通。錢氏曰。按上文已有挈其妻子。何氏無注。注於此句之下。知當爲擕字。注中挈字。亦擕之譌。提擕爲疊韵。故轉相訓也。

廿九年傳。僚焉得爲君乎。釋文云。焉、本又作惡。案玉篇云。焉。安也。廣韵。惡、安也。二字義同。

爾殺吾君。唐石經。殺作弑。案殺弑古字讀通。錢氏曰。下文言爾殺吾兄。兄言殺。君言弑。詞有輕重之別。石劉爲長。

卅年傳。不見傳母。釋文云。母、本又作姆。同。案說文云。姆、女師也。讀若母。古字省通。

昭廿五年傳。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說文嚎部引、作嚎然。云。嚎、高聲也。一曰。大呼也。案說文云。噭、叫也。一曰。噭、呼也。古本當作嚎。今作噭。音同。義亦通。段氏曰。嚎與叫噭聲同義異。一曰大呼。義略同。

以人爲蓄。注云。蓄、周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案大學辟雍字。即蔡邕石經。疏云。謂何氏所注者是蓄字。今漢時大學辟雍所讀者作側字。云。既哭以人爲側。蓄側亦音相近。當爲嚴氏之本。厲氏鶚石經考異序曰。熹平四年立石經時。休詰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爲石經譌字無疑。洪氏曰。攷工輪人注。鄭司農云。蓄讀如雜厠之厠。漢張耳傳。貫高等迺壁人迫人要之。置厠側。即厠字。

廿六年經。盟于剸陵。釋文云。剸、本亦作專。案左氏襄九年傳。門于鄟門。釋文。鄟、本亦作專。是皆从省。

廿七年經。邾婁悼來奔。釋文云。悼、本亦作晉。案詩。噂噂其正。箋云。噂噂、猶悼悼也。說文。噂讀若悼。若顫篇。噂。此亦悼字。是噂與悼同。

卅一年傳。於是負斧公之屏。翹天子。釋文云。翹、本亦作訴。案說文。訴、或作翹、翹字同。

翹之盱夏父者。釋文云。盱、本或作盱。案說文云。盱、張目也。玉篇。盱、盱字同。

定元年經。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釋文云。幾、本或作機。案易。幾事不密。漢王莽傳作機。古幾機字通。

傳。不褒城也。釋文云。褒、亦或作衰。一或曾初危反。漢五行志引作衰。唐石經同。案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

也。說文。蓑、蓑雨衣。俗作蓑。故何休从此解。師古注。蓑城、謂以蓑衣受功賦也。是讀初危反。與釋文後一音同。王氏鄰鄰曰。案左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義。當从漢志作蓑。音初危反。蓑也。與左氏合。臧氏曰。衰城之義。當从師古說。顏氏必本漢魏人舊注。故勝於何休公。陸氏亦一音初危反。

四年傳。用事乎河。穀梁。河作漢。案河非楚之境內。作漢是。

八年傳。賤而鍼其板。釋文云。鍼、本又作鐵。七廉反。案注云。以爪刻其饋斂板。說文云。鍼、一曰鐵也。音義同。

將殺我於蒲圃。釋文云。圃、本又作甫。同。案詩、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左定四年傳。及甫田之北境。釋文。甫、本亦作圃。二字古通用。

隱南騋馬而由乎孟氏。釋文云。騋、本又作徠。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案勑反。案注云。掘馬衝走。廣韵引作馬掘衝走也。今廣韵徠騋字。集韵徠字。調與騋同。趙氏佑曰。騋蓋即登字。縱送之意。此時策已墜地。不得捶馬。故以轡鐙勒馬衝。使疾驟也。注非。由、從也。謂入乎孟氏時。孟氏已有師接應矣。注闕。

十四年傳。熟曰燔。釋文云。燔、本亦作膰。穀梁傳作膰。釋文。膰、本又作燔。案說文云。燔、宗廟火孰肉。燔、省通字。膰、俗字。

哀六年傳。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唐石經初刻。迎作逆。注。于諸、簡也。齊人語。案左哀六年經。齊陽生入于齊。杜注。爲陳乞所逆。故書入。古多以逆爲迎也。公羊由口授。多齊人言。故以于諸爲簡。

於是使力士舉巨囊。唐石經初刻。舉作畀。案畀與舉形近義通。

皆色然而駭。釋文云。色、本又作垝。詭駭貌。又或作危。衆經音義九引作猷然。案說文云。垝、毀垣也。借爲詭駭之貌。危與色字形相似。與垝字義亦近。說文。猷、忠意。色猷音同。洪氏曰。埤蒼。猷、恐懼也。通俗文。小懼曰猷。色猷同聲假借。本作垝。危者。又因色字而譌。

開之則圈然。說文見部引作䚄然。云暫見也。案注云。圈、出頭貌。釋文云。見貌。字林。馬出門貌。許所據本作䚄。文雖異而義不甚殊。

十四年經。西狩獲麟。論衡指瑞引作獲死麟。案下云。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泣。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也。其泣人殺之也。此當爲公羊家說。穀梁傳序釋文。麟、本又作驎。玉篇。驎、馬黑脣。亦通借字。

傳。有麋而角者。漢石經。麋作麖。釋文云。麋、本又作麖。亦作麖。案說文。麋、鹿文作麖。玉篇。麖同麋。此又滋益之字。

反鞌拭面。沾袍。疏作拭目。云袍亦有作衿字者。案論衡指瑞云。反鞌拭面。泣涕沾襟。杜氏春秋序。正義引公羊。亦作拭面。徐作拭目。義略同。注云。袍、衣前襟也。時青青子衿。漢石經作子䙝。釋文。衿、本亦作襟。二字同。何氏注亦以爲衣前之襟也。臧氏曰。說文。袍、襺也。䙝交衽。是當作涕沾䙝。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

顯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遝。案說文云。遝、逮也。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作遝。云本又作逮。是遝與逮字通。見禮記聘義。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十二

穀梁經傳

隱元年傳。隱將讓而桓弒之。釋文云。弒、又作殺。如字。後皆同。莊元年傳。將君弒於齊。釋文。弒、又作殺。文十四年經。齊公子潘臣弒其君舍。釋文作殺。云本又作弒。案公羊隱四年經釋文云。弒字從式。殺字從殳。不同也。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臣子云殺。卑賤之意也。字多亂。故時復音之。然此二字古竝通用。

信道而不信邪。注云。信申字。古今所共用。案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爲信。漢書韋晉義。信、古伸字。

貝玉曰含。釋文云。含、又作啥。文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釋文。含、舊作啥。案說文作琀。經傳作含。省通。琀、俗字。

不出竟埸。釋文云。竟、本或作境。案說文。境、新坿字。經典通用竟字。

三年經。日有食之。釋文云。食、本亦作蝕。後皆倣此。案釋名云。日月虧曰蝕。食蝕古今字。史漢諸書。二字多錯見。段氏曰。日食或作蝕。毀壞之偽。有蝕食之。故又从虫。

四年傳。祝吁之眾。失嫌也。釋文云。眾、本又作衆。案詩。爰契我龜。釋文。契、本又作挈。古挈契二字通。見詩釋。

十一年傳。犆言。同時也。釋文云。犆、獨也。本或作特。案少儀。器俟事。不犆弔。定本作特。汗簡引義雲章。特作犆。二字同。

12A

桓九年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釋文云。射音亦。陸氏本卽作亦。莊廿三年經。曹伯射姑卒。釋文。射。本或作亦。案莊廿三年經。曹伯射姑。古今人表作亦姑。師古注。卽射姑也。射讀入聲。音亦。故卽作亦字也。

傳。使世子伉諸侯之禮。釋文云。伉、本又作亢。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伉。釋文。伉本又作亢。案詩。皋門有伉。釋文。伉本又作亢。論語陳亢。說文作伉。二字音義同。

則是故命也。唐石經。故作放。御覽一百四十七。引同。臆信注。放、遠也。案義當作放。言世子遠命而止。今作故。字之譌。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注云。鄭君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案疏引鄭云。紀當爲已。在龍門城下。故不地。何休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爲已。其作紀。傳寫之失耳。

十四年傳。以共粢盛。釋文云。共、一本作供。下同。案共給字當作供。毛本釋文作恭。譌。

必有彘甸之事。釋文云。甸、一本作旬。十日爲旬。注亦然。唐石經作甸。案注云。夫人親舂。是彘甸之事。甸與旬、字形相涉而誤。王氏引之曰。彘甸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不及旬而言。故范注曰是彘甸之事。今作甸。乃涉上文甸字而誤。楊疏已誤。

莊元年經。夫人孫於齊。釋文云。孫、本亦作遜。閔二年經。夫人姜氏孫於邾。釋文。孫、本或作遜。昭廿五年經。公孫於齊。釋文。孫、本亦作遜。案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注。孫、孫遁而去。說文云。遜、遁也。古書多通作孫字。

十八年傳。不使戎遑於我也。釋文云。遑、一本作介。亦近也。十九年傳。不以雜遑我國也。釋文。遑、本又作介。案文十五年傳。不以難介我國也。注。介、猶近也。說文。遑、古文作逾。余與介、字形亦相雜。

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麤璧。御覽一百八十七。引、作天子丹。諸侯麤璧。案天子諸侯。當有等差。不應同麤璧。今本疑脫丹字。洪氏曰。傳意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麤璧。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

廿七年傳。未嘗有歃血之盟也。士相見禮注釋文引、作呫血。云。呫、嘗也。玉篇口部引同。亦云。呫、嘗也。案鄭注。古文徧嘗曰遍。今文徧呫膳。故呫訓嘗。呫與歃聲相近。說文無此字。當爲歃之別體。

卅年傳。周之分子也。釋文云。分、本或作介。案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莊子漁父釋文。分、本作介。介分字形相似。介子、謂貴介也。亦通。

卅二年傳。以齊終也。釋文云。齊、本亦作齋。案疏云。齊者。齋絜之名。故記稱齋之爲言齊也。是齊齋義同。故范訓爲絜。古齊齋字通。

僖元年傳。是向之師也。釋文云。向、本又作鄉。八年傳。以向之遇歸。釋文。向、本又作鄉。昭七年傳。鄉曰衛齊惡。釋文。鄉、本亦作嚮。八年同。案說文云。向、北出牖也。嚮、不久也。廣韵。向、對也。漢人多假鄉字爲之。

鄭公子之給。唐石經初刻作公子友。案文當有友字。後人磨改去友字。今本从之。非是。

十年傳。覆酒於地而地賁。釋文云。賁濮同。案左傳作地墳。此當从省作賁。列子湯問云。壺領之山。有水湧出。名曰神瀵。釋水郭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陸云。賁瀵同。亦謂土沸涌也。

二十年傳。以是爲閎宮也。漢五行志。作愍公宮。案說文云。愍、痛也。閔弔者在門也。徐鍇曰。卽作憫。弄是。漢書凡諡閔皆作愍。傷痛爲閔。二字音義同。兼經音義三引字詁。古文愍。今作閔。同。

廿二年傳。司馬子反曰。釋文云。子反、左傳作子魚。案宋無司馬子反。當从左氏。

文十一年傳。佚宕中國。釋文作害。云本又作宕。唐石經作害。御覽三百七十七。引、作迭。注亦作迭。案注云。佚猶更也。釋文。佚、大結反。亦與迭同。公羊傳曰。兄弟三人。一者至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何休注。三國各欲爲君。象周衰禮義廢。魯、成就周道之國。齊、晉、霸者之後。此三國爲後。欲見中國皆蠻夷之行。則作迭害義合。此傳下云。射其目。身橫九畝。疏引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范云。五丈四尺。是因其長而別之。佚宕也。洪氏曰。下文既云瓦石不能害。此不應復云佚宕。宕與蕩同。猶鄨翔也。

宣十年經。飢。釋文。饑、本或作飢。案說文云。穀不孰爲饑。飢、餓也。二字義別。俗多亂之。

十八傳。挠殺也。釋文云。挠、捶打也。或作撓。案注云。挠、謂捶打殘賊而殺。地於紐。撲與抢義同。

成元年傳。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左宣十七年傳疏。沈氏引穀梁。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跛。蔡文類聚。十九。御覽七百卅八。引、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案左宣十七年傳。郤克徵會於齊。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此傳在成元年。作魯晉衛曹同時聘於齊。與左氏不同。杜范據左氏。作跛。楊疏从定本。非是。晉世家作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此又所傳之異。臧氏曰。郤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釋文及疏。皆从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矣。

二年經。叔孫僑。釋文云。僑、本又作喬。案說文云。僑、高也。从省作喬。音義同。

五年傳。伯尊由忠問焉。御覽六百四十九。引、作伯遵由悉問焉。案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釋文作遵。云本又作尊。二字古通。御覽引注。悉至。疑。欲重問之也。是與范本異。悉忠字形相涉。伯尊其無績乎。注云。績、或作績。謂無繼嗣。案注云。績、功也。取蠶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也。績績形近字變。楊氏以績字爲非。然伯尊至十五年。三郤害而殺之。

七年傳。日展解角而知傷。釋文云。解、或本作筋。非。案注云。解、球球然。角皃。詩。兕觵其觩。有觩其角。觩卽解之別體。說文引作解。或作筋。誤。哀元年傳與此同。

非人之所能也。釋文云。能、亦作耐。案禮運注云。耐、古能字。樂記注同。見禮記釋。段氏曰。今俗所謂能耐。能耐本一字。俗殊其音。

十八年經。晉侯使士匄來聘。釋文云。匄、本又作丐。案左成十六年傳。范匄趨進。釋文。匄、本又作丐。後皆同。

此爲俗字。

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來聘。唐石經作荀罌。下同。案穆天子傳。黃金之罌。郭璞。魏世家。惠王罃。魏策作嬰。

古同音通用。

七年經。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於鄬。釋文云。鄬、本又作鄔。案說文云。鄬、地名。鄔、鄭地。

春秋傳曰。將會鄭伯於鄬。范注。鄬、鄭地。則字當作鄔。

廿六年經。衛侯衎復歸于衛。釋文云。衎、一本作衍。案二傳皆作衎。衎與衍以形聲相近而譌。

廿九年傳。寺人也。釋文云。寺、本又作侍。案左僖廿四年傳。寺人披請見。釋文。寺、本又作侍。詩瞻卬疏云。寺即侍也。義同。

昭八年傳。以葛覆冒以爲槃。注云。葛、或作褐。釋文。褐、毛布也。案葛聲近。字變作褐。義長。

御鑿者不得入。釋文云。鑿、劉兆云。絓也。本或作擊。案說文。鑿。引周禮。舟輿鑿互者。擊鑿義異而聲同。

揜禽旅。釋文云。揜、本亦作掩。案說文云。自關以東。謂取曰揜。掩、斂也。是掩爲通用字。

十一年經。楚子虔誘蔡侯般。釋文云。虔、或作乾。案乾虔聲同。字從讀變。

十九年傳。竊貝成章。釋文云。竊、又作竊。案玉篇云。竊亦古文竊字。絡頭也。此从竊省。亦別體字。

廿一年經。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公羊疏云。賈氏引穀梁。作南鄙。蓋所見異也。案左公穀經。皆作南里。穀梁傳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是賈據傳文言之。

廿五年傳。郤公也。注云。郤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案郤訪一聲之轉。郤、借字。

定十年傳。首足異門而出。孔子世家。作手足異處。家語相魯同。案古今人表。戮手。說文支部作戮。首。士器

禮注。古文首爲手。二字古通。見左傳釋

哀元年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唐石經作郊之變。案注云。春秋書郊終於此。故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下文又云。該郊之變而道之。今本脫去郊字。不成文義。錢氏曰。石刻止存郊之變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氏謂該誤爲郊。又不然也。洪氏曰。該下當有郊字。

春秋四傳異同辨

黃永年撰

春秋四傳異同辨

清　廣昌黃永年靜山撰

吾治春秋。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四家言。日摭其恠迂驕蹙。拘牽附會牴牾。與經旨相亂者。稍爲折衷。而闕其不可信。已復廢卷嘆也。曰。嗚呼六經獨春秋孔子所自作。孟子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人之業。必曰孔子成春秋。而孔子自言。亦曰知我罪我。其義丘竊取之。蓋未嘗不自矜愼貴惜也。當時七十子之徒。道術莫醇於曾閔。而文學莫盛於游夏。聖人宜授之使卒業於此。顧何以屬之丘明。游夏之徒、且曰一辭莫能贊。以轉授其弟子。廼能發明之。無謬於聖人之旨耶。是聖人之春秋一再傳而已爲鄒衍燕說。捕風捉影。何有於千百世之後。此不可解者也。諸儒之失。其大者在於學不得其統宗。以方隅之見。求聖人之經於訓釋。又參以臆見傳聞之雜出。故多不軌於正。要於一。而善言春秋者惟孟子。後之學者、因是猶得有所尋逐。彼其去聖人之世近。而學得其統宗故也。嗚呼。今吾去聖人二千數百歲之久。讀聖人之書於燒焚散亡。後儒區區補綴之餘。其文字篆隸屢更。書籍紙再易。譌訛脫失附會。莫可究詰。烏從盡信之。以爲皆聖人之筈與。此百家之論。所以尤貴於深思而愼擇也。故善治經者當如孟子。論王制封建井田諸侯喪禮等曰。此其大略也。又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嘻。抑不獨春秋爲然矣。其官僚名氏。各以意斷。牴牾矛盾。如聚訟。如射覆。使經義墮雲霧者十有一。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一仲子也。左公胡曰桓母。穀曰惠母。左曰繼魯夫人。公穀曰妾也。一賵也。左曰子氏未薨。公曰告喪。一宰也。公曰士。胡曰冢宰。將何去何從耶。按經義總著天王之失。下賵妾母耳。桓母惠母。吾惡乎知之。惠母之仲子。妾也。桓母之仲子。亦妾也。蓋魯有兩仲子。諸儒傳聞。是以有紛紛之說。準以情理。穀爲較優。蓋桓母之卒。在明年十有二月。（繼嫡夫人子氏薨。預凶事。非人情。又以文九年。僖公成風推之。俱繫母於子。禮。妾不得以體君。仲子爲惠妾。曰惠公仲子。是繫妾於君矣。故曰穀爲較優。其宰之爲士耶。冢宰耶。吾惡乎徵之。士來賵也。失也。冢宰來賵也。亦失也。二年夫人子氏薨。公曰。隱母也。穀曰。隱妾。吾惡乎知之。然考魯當時國母無嫡。孟子先卒。聲子仲子俱不得稱夫人。隱攝妻亦不得稱夫人。以下五年考仲子之宮推之。似子氏三年之喪畢。隱別爲宮以祀。公曰。隱爲桓立。爲桓祭其母也。子氏疑當爲桓母仲子。仲子不得稱夫人。而稱夫人。隱始終以嫡子之禮待桓。故以夫人稱子氏。以繼異桓。此隱之失也。公穀隱母隱妻之說。疑俱非也。穀於仲子之宮。亦曰惠母。不如公羊說於情爲近。且於經有徵。然經義總著妾母別祀之非。視成風敬嬴。居然並嫡。尚猶有間。此志失禮之漸耳。惠母之仲子。妾也。桓母之仲子。亦妾也。三年尹氏卒。左曰。君氏聲子也。公穀曰。天子之大夫也。歐陽永叔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取焉。烏有聲子而稱爲君氏者。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曰。父在故名。公曰。天子之下大夫。胡曰。宰。冢宰。渠氏。伯爵。糾名。宰而書名。貶也。胡遇宰卽以爲冢宰。歸則冢宰也。來聘冢宰也。周雖不板。亦無事以冢宰僕僕。旣奉侯國。使他國盡如魯。數十冢宰奔命不給矣。又以宰咺比例。謂咺未受封。故但書官。糾則以諸侯入相。或已相而封。故兼書封。引漢制爲比。以本無可證之獄情。爲莫須有之讞決。愈深愈遠。緣泥伯爵糾名耳。伯糾安知非字耶。此但著天王來聘之失。宰必冢宰耶。伯爵耶。糾名耶。非執魯僞史周桓時官籍對册而稽。吾惡乎取信。而惡庸辨之。五年仍叔之子來聘。左曰。弱也。公穀曰。父老子代從政。胡曰。譏世官。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俱無考。以爲譏世官。於義猶有取。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曰。齊仲孫湫來省難。自明。公曰。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亦云然。魯慶父忽髮爲齊仲孫。又從而爲之說。其所引子女子。當時齊魯間學者。好爲新異如此。以此傳聖人之經。其兒童之見歟。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曰。哀姜。是致莊嫡旣死之夫人。公曰齊媵。是致僖妾生夫人。穀曰成風。又致莊妾尚未死之夫人。何從耶。今夫斷獄者。憑兩造之辭。折之以情。衡之以理。雖不中不遠。旣而懼其失也。曰。吾訪諸邑人之論焉。其說愈紛。則其見愈惑。已而遂取決於貽謀偏袒之證。其誣陷爲不可窮決矣。胡氏之說。毋乃類是。旣惑於三子之夫人無可據。遂援左成風私事季友一段。從穀以夫人爲成風。而歸獄季友。謂友以私恩立之爲夫人。噫。吾惡左氏誣妄。正在於此。友果如是。是與叔牙慶父等耳。何以誅二兄。服國人耶。史氏之醒。不樂成人之美如此。胡反據以爲證。是聖人之春秋、乃聽用左氏誣罔之言而作耳。棄經信傳。不可情哉。按經義乃著魯禘之失。在於用致夫人。（說見下。）其夫人之爲哀姜耶。齊媵耶。成風耶。吾惡乎知之。必求其可據。左爲稍優。（杜預曰。哀姜淫而興殺。不薨于寢。于禮不稱致。故書。）是故論古者。貴折衷之以情。而又必論其世。（成六年。）立武宮。左曰。季文子以籴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杜預曰。文子以籴之功築武軍。孔穎達曰。如（襄十二年）鄆之戰。潘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遂不敢築武軍。以

明武功。蓋文子爲是以誇勝齊耳。(襄十九年) 季武子作林鐘。銘魯功。亦此意。公曰。武宮。武公之宮也。胡從公。夫去武十一世。(孔穎達本史記，作九世) 忽爲立廟。何爲乎。此不論世之過也。明堂位。據此。又爲武世室之論。其憑虛橫出義例。各以意懸揣。如捫盧。如扣盤。已而堅執。遇不可通。輒遷就說者二十有五。(隱七年) 滕侯卒。左曰不書名。未同盟也。穀曰滕侯無名。狄道也。穀何據以滕爲無名。爲狄。定文之說。見於孟子。無名何以有諡。(桓二年) 滕子來朝。胡曰。朝逆賊。故貶爵稱子。聖人假魯史。奉天討以進退諸侯。此由過泥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語。遂謂聖人於千百載之上。冥冥不可知之中。而使自悖於爲下不倍之義。先儒固已有非之者。且夫王者之法。削弗及嗣。春秋雖嚴。獨滕自朝桓後。終春秋之世。但稱子。弑君之賊。侃然無恙。乃獨罪一朝者。使其子孫世世罪終至於不赦。聖人何故怒加人以三代聖王未有之法。是故引義貴平。平則達。膠於東者阻於西。滯於方者廢於圓。習吾之見若弟私以爲是者。不可以行於鄉黨。(二年) 杞侯來朝。何以無貶。公穀杞皆曰紀。胡遂謂紀懼齊滅。求援於魯。非爲朝桓。然經固明以來朝書矣。且杞侯來朝。自見下安得盡以杞作紀。又(七年) 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左曰。書名。賤之。公穀曰。失地之君。故名。本無事求深。胡曰。貶朝逆賊也。夫滕則奪爵。杞紀俱無貶。穀鄧又書名。聖人之法。柰何糾紛不可解詰如是。滕何以不名耶。鄧穀何以不奪爵耶。夫經於滕杞諸國黨逆之罪。書來朝自見矣。奚待書名削爵乎。然則滕曷爲書子。先儒謂時王黜之。胡以爲非。吾疑爾時周之黜陟。亦時間有。但恐不能加於強大。又不當盡耳。(莊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二邾子附庸之國也。始見於春秋。皆字。(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皆名。(莊五年。郳犂來來朝。) 後皆書子。(莊十六年。邾子克卒。二十七年。小邾子來朝。) 傳謂其數從齊桓。桓爲之請於王。進爵爲子。此其陟可明據者也。然則其黜安見

其必無耶。又薛爵侯也。(隱十一年) 來朝書侯。(莊三十一年) 卒書伯。杞爵公也。(桓七年) 來朝書侯。(莊二十七年) 來朝書伯。(僖二十三年) 卒書子。(文十二年) 來朝又書伯。豈聖人進退如是靡定耶。沙隨程氏以爲春秋時。小侯事大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爵位崇卑。小國不堪於誅求。事自貶以從降禮。(昭十三年) 平丘之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次曰。鄭伯男也。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然則滕之自桓以後書子也。其來朝悉從子之禮也。薛之書伯也。杞之或侯或伯或子也。皆從其來朝之禮從侯從伯從子書之也。此最論世通識。是故非天子之黜也。亦其自降也。必以聖人爲奪人之爵。春秋奪爵者三。小國之外無聞焉。齊晉諸國。罪大惡極之事。何不奪之。是春秋乃畏強鉏弱也。所謂不可通者也。其又遷就說者。(桓七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與(四年) 來聘失等耳。何以無貶辭。胡謂名冢宰於前。餘無貴焉。按家父亦不可以名說耳。如可以名說。又必爲春秋獄嗣矣。經於此等本正大明白。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與(十五年) 來求車。并前歸賵來聘。皆此意。聖人之心。原未嘗加譏末。何事於官職名氏上紛紛勞擾耶。(莊元年)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胡本啖氏。謂王不稱天。寵篡賊也。論嚴正。視公穀爲優。近世顧氏炎武謂疑只是闕文。桓立而書公。楚商臣。齊商人。弑君。俱書侯。(文十年) 書子。(文九年) 何獨貶及天王耶。(十年)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胡亦曰。不稱天。譏王也。前名冢宰。此王不稱天。夫均一厚葬母之失也。忽歸獄於使者。忽貶及於天王。聖人作經示後世。不宜出入顛倒。使人眩惑如是。且天王之號。獨見於春秋。他經止稱王。顧氏謂以別吳楚諸國僭號耳。疑此當爲聖人特筆。非魯史之舊。忽加之

忽闕之。以謂聖人匹夫不妨予奪其王如此。或者聖人無是也。夫子曰。吾見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是故能闕疑。必無遷就不可通之失。不能闕疑。故愈深愈舛。(桓四年七年) 闕秋冬。胡曰。削之。志當世之失刑。果如是。是聖人憤激當世。無可奈何。歸其罪於天。去其二時。是春秋奪天之道。而聖人春秋之道。無王無天也。(定十四年) 無冬。(昭十二年) 有十月無冬。又何說耶。顧氏亦以爲闕文。或傳經者之脫漏。與(僖二十八年) 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十四年) 有夏五而無月。(桓十七年) 冬十月有朔無甲子。(桓三年) 至(九年)。(十一年) 至(十七年) 無王。(桓五年) 甲戌己丑。皆是類也。穀梁桓無王之說。疑亦附會。書公即位。桓罪明矣。奚待去王以爲貶耶。又(文十四年) 叔彭生不言仲。(定六年) 仲孫忌不書何。皆是類也。余疑(定元年) 春王無正月。公穀胡皆謂定無正。故不書正月。夫昭之見逐。旅死於外。定即位之緩。制於季氏。直書于前後。其罪自明。何必於此削正月。使春王二字直如後世斷爛朝報耶。(桓二年) 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據左。督以孔父之妻故。殺孔父。弑殤公。而以殤好戰父爲司馬。民不堪命爲辭。則孔父不爲無罪。公穀曰。義形於色。溢虛無實據。孔父。穀曰字。胡曰名。按未有嘉字而父名者。家父字也。華父亦字也。又引劉敞爲名君於上。不可字臣於下。然(十一年) 宋人執鄭祭仲。仲字也。下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字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矣。胡權變之說。所謂遷就者也。又謂祭仲稱字。尊王命。貴正卿。然則宰咺宰糾。非王命耶。又何以作貶書耶。按此見執之始。不以其罪。或魯史舊書字。聖人何從更求其名書之。(桓八年)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顧氏謂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猶詩言韓姞。左言息嬀。將歸猶稱假而書曰逆季姜於紀。又曰王后歸於京師。初學亦知其不通。說最平易。公曰。稱王后。王者無外。又曰。雖爲王后。猶曰吾季姜。說已

傷於巧。胡又黯深爲天下母儀婦道之說。(僖元年)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曰。齊人殺哀姜。已甚。穀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哀姜以惡逆殺二君。桓殺之宜矣。不書姜。或桓早絕之。於桓何諱耶。(僖四年) 齊侯侵蔡。蔡潰。遂伐楚。胡曰。遂齊侯專也。按桓伯莫切於攘楚。蓄銳已久。侵蔡蔡潰。乘勝直前。楚之摧抑。于是爲始。齊此舉係天下大勢。前(二年)(三年) 再書盟江黃。蓋楚不易動如此。不當以遂事例例之。桓假名義。不待於此時責(八年)。公會王人諸侯盟於洮。鄭伯乞盟。公穀曰。內之也。何見爲內。二子好臆度鑿新。又不入情。胡曰。王人下士。亦恐泥。定王位大事。不宜遺內臣之微者。(宣元年)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穀曰。不稱姜。貶喪娶。喪娶罪不在姜。胡曰。夫人與有罪。與有罪不宜獨貶夫人。杜氏註。孔氏疏。俱作闕文。(六年)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曰。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公何據以爲獄遂不復見。經二十國之君。今年弑君。明年會公侯。儼然列中國會盟何獨盾耶。盾賊臣之魁。公穀皆巧爲寬縱。則有論。其姦生罪狀。顯與經異。一唱羣和。出奴入主。使經義晦蝕者四。(僖二年) 城楚丘。經無貶辭。左忽曰封衛。公穀附之。胡益深文。經言城衛。未嘗言封衛。衛懿雖滅。文尚存。何用封耶。胡離經而從傳。後人又棄經從胡。以此說經。宜乎歐陽子之欲斷傳也。(十四年) 諸侯城緣陵。左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杜氏謂器用不具。城池不固。孔穎達曰。經言諸侯。皆總辭。如(文十五年) 盟扈(十七年) 會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又曰。諸侯無功也。公胡皆擬楚丘城邢例。按此諸侯不序。見桓末年伯衰不能糾齊一諸侯耳。(十四年) 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左最明確。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

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公穀曰。遇同謀也。使來朝。使來請己也。胡附之。誣獄傳公。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亂男女之別。僖公秉禮之君。必不爲此。按季姬不係於鄫。中絕也。十四年 季姬歸於鄫。杜預曰。來寧不書。歸書者。明中絕。昭十九年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據左公。是許世子自合藥以飲其父而藥殺耳。穀曰。不嘗藥。胡亦曰。不嘗藥。夫嘗藥之說。本禮經。然學古者滯泥則愚。藥與病反。參苓投之而殺人。嘗者無恙。而病者殆矣。侍君父之疾。孰謂僅以嘗藥爲愼乎。

其四氏之說。俱無當經義者二。閔二年 禘於莊公。僖八年 禘於大廟。用致夫人。按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尊之禘。其始特祭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禘于莊公。是不于周公之嫡矣。禘之禮始紊。用致夫人。是合先祖。序昭穆。禘與祫。始混而無別矣。常禘不書。此獨書者。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四傳皆未及此義。徐彥曰。按左氏說。禘謂吉字。禘于經義未盡。不當但禘。義尚少。明是有譏耳。致主說當行祫祭。禘祫雖亦祭。對主行之。若夫人則否。禘太廟之矣。或並存此。

其事案義例。牴牾矛盾。折衷其近情理者。而闕其不可信者。二十有二。隱元年 不書卽位。左曰。攝也。公曰。成公意也。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爲桓立。桓幼而貴。子以母貴也。穀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旣勝其邪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夫曰扳己而立之。是隱之立由邪志也。曰勝其邪心以與隱。是先君立之也。子以母貴。是桓當立也。探先君之邪志。是隱當立。桓不當立也。牴牾如是。誰從邪。按禮。諸侯不再娶。無二適。公羊母貴之說不可通。隱探先君之志。穀說當是也。隱始終以嫡子之禮處桓。而自居於攝。以惠公改娶而非臨。知其元年必未嘗行卽位之禮。未嘗行卽位之禮。史卽不書

卽位。聖人何爲書之。胡曰。削之。桓六年 蔡人殺陳佗。公曰。佗外淫。穀曰。淫獵乎齊。蔡人不知是陳君也。殺之。大國君而外淫。而獵乎齊。人不知疑。無是情。胡曰。以賊討也。按佗殺太子自立。踰年。安知無有如衛石碏者。而蔡不爲陳之殺州吁。左。襄二十五年 鄭子產獻捷于晉。對晉人曰。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佗卽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按蔡人之殺佗。名義甚正。鄭莊之立佗爲獎篡。子產此對亦失辭。十二年 及鄭師伐宋。戰於宋。公穀謂魯與鄭戰于宋。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果如是。何以明年二月。又與鄭戰四國。胡曰。與宋戰也。十三年 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胡曰。左以爲鄭與宋戰。公以爲宋與魯戰。穀以爲紀與齊戰。趙匡據經從穀。內兵主紀。外兵主齊。齊紀、世仇也。十六年 衛侯朔出奔齊。左曰。公子洩、公子職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朔奔齊。以衛風新臺鶉之奔奔等詩證之。左爲可據。公曰。得罪天子也。詳在後。陰、齊。穀曰。天子召而不往也。莊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公曰。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賢之。故不書滅。穀曰。紀侯賢。齊侯滅之。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史如是。烏可盡信哉。而公羊復仇之義。則萬世可存。十九年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事無確據。公穀胡三子俱揣摩而爲之說。二十二年 肆大眚。公曰。譏始忌省也。穀曰。爲嫌天子之葬。益荒謬。胡曰。虧國典也。二十七年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曰。通夫季子之私行。慶父子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友治之。不能坐視。不忍請而至于陳。穀曰。諱出奔也。左曰。非禮。胡曰。友越境私交。論正而季友苦衷無所白耳。僖元年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獲莒拏。經無貶辭。左公曰。莒人以慶父故索賂。公子與師敗之。自明。穀曰。惡公子之紿。公子屏左右。紿拏而相與搏。遂以孟勞殺之。范甯曰。公子至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

黠。佻身獨鬭。以決勝負。蓋穀梁之好爲滑稽新異如此。按當之論是也。楊士勛疏不取。謬甚。胡亦爲其所愚。責友用詐謀。換主帥。非王者之師。且其所言王者之師。又宋襄故轍也。僖九年 諸侯盟葵丘。亦無貶辭。孟子亦以爲桓伯最盛。穀曰。美之也。左忽以伐戎伐楚爲罪案。而假辭于宰孔以譏。公又曰。危桓之盟也。十七年 滅項。左曰。魯滅。公穀曰。齊滅。胡曰。未有外滅不書國者。十八年 宋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按左。齊人欲立孝公。而與宋戰。欲兵敗于宋。張宋之威。而殲四公子。故孝公得立。公亦曰。與宋也。蓋桓以孝公屬襄公。桓死。齊大亂。襄至是爲定難。似非伐喪比。穀曰。惡宋也。邢人狄人伐衛。穀曰。狄稱人。善累而進之。胡曰。伐衛。所以救齊也。論經者當論世。狄嘗滅衛。齊存之。衛人從宋伐齊定亂。所以報桓也。狄之伐衛。以桓旣卒。可以復快其夙怨耳。以爲救齊。主兵者宋。何不伐宋耶。邢人狄人亦自然文勢。不必可曰邢人狄伐衛。狄一國。單辭可也。狄救齊是也。十九年 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曰。宋公使邾人。則罪莫甚。已殺人而使他人受其名。穀據經只謂邾人。或左以襲無狀爲加其罪辭。二十二年 公伐邾。取須句。經明書取。左胡俱作反其君。胡又以不請王命故書取。文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官。司城效節而出。公以其官迎之。胡曰。俱書官。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而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而出。顧炎武曰。或魯史闕名。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子名不具·魯史闕之·及十四年·十四年 齊人執單伯子叔姬。公穀曰。單伯淫乎子叔姬。齊人執之。同罪也。如公穀言。是罪可淺告。折獄者據先入。盜跖虞讓。而曾參殺人。亦唯唯從之矣。胡曰。商人弑其君。執其母。而書齊人。見齊人懷商人之私惠而黨惡也。十五年 歸子叔姬。得失同。公穀曰。閔之也。父母於子。雖有罪猶

欲其免之。胡曰。見子叔姬無罪。宣八年 仲遂卒于垂。公曰。貶。穀曰。疏。胡曰。生而賜氏。與季友等。蓋宣變例以報私恩耳。成十五年 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左曰。討成公也。胡曰。伯討也。負芻篡也。穀曰。惡晉侯。不可解。襄五年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曰。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公曰。莒將滅鄫。叔孫舉巫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莒女有爲鄫夫人者。欲立其出也。與左殊。又昭三十一年 黑肱以濫來奔。左曰。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公曰。文無邾。通濫也。賢者子孫宜有後。叔術賢能讓國。又曰。叔術殺仇妻嫂。卒致國於其兄子。公羊之陋於論如此。叔術果賢能讓國耶。必無妻嫂傷倫之事。如其有也。雖讓國。不足以掩其罪。而春秋賢之乎。其是非維然無所別識如此。

其無甚關於經義。而牴牾矛盾。存其不可信者十有一。莊三十二年 子般卒。左曰。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公又曰。僕人鄧扈樂。慶父使殺子般。已復誅樂而歸獄。是已開司馬昭、朱全忠之智矣。僖四年 齊人執陳轅濤塗。據左。以鄭申侯之譖而執。公曰。桓用濤塗之言。遵海而東。陷沛澤中。左顯執濤塗。十二年 楚滅黃。穀曰。管仲死。齊桓不能救。而左于是秋齊侯方使管仲平戎於周。是仲猶生存。左於僖十七年 方書管仲卒。史無定據。如是。將何從耶。僖三十三年 殽之戰。左公自明。穀曰。秦之狄自此始入虛國。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不知何云。宣十二年 邲之戰。據左。莊不欲戰。公又以爲莊欲戰。宣十五年 宋及楚平。左曰。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楚軍如是其疎。元如是其輕入。公曰。華元乘堙而與司馬子反語。十七年 會於斷道。左曰。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氏曰。克跛而登。故笑之。穀曰。眇。按孔氏疏·穀梁傳亦曰跛·其注本曰眇· 又以魯衛曹之禿跛僂。同時俱至齊。遂

適有如是四大夫以御之。史氏文好浮稽。飾無爲有。蘇子瞻曰。姑言之。姑聽之而已。左曰。婦人笑克。後於蒙之戰。欲以盟同叔子爲質。公穀謂笑者蒲何姪子。宣八年。蔡我小君敬嬴。此左氏經文。秦女也。公穀經曰項熊。又楚女。昭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左穀曰。成虎。公曰成然。一事而名異。成五年。梁山崩。左曰伯宗請見降人于晉侯。不可。是以告而從之。是伯宗揚善也。穀又曰。伯宗讒善。宣十八年。歸父奔齊。據左。歸父欲以晉人去三桓。季文子餘之。遂逐襄仲殺惡及視。事。臧宣叔相。君死不哭。既而聚諸大夫。問叔仲惠伯之戚。宣叔逐歸父。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曰。宣公卒。成公幼。執行父。據公。行父再代君執。危不避難如此。左事最綜核。何以未及。而左于是執。以爲宣伯告卻犨。行父將叛晉。故執。亦與公殊。昭二十年。蓋殺衛侯之兄縶。縶曰。輒。而衛侯之孫又名輒。豈亦惡疾耶。輒爾是不能相過。又與父爭國耶。是故史莫古于三代之春秋。而牴牾矛盾如此。況于後世也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將經謀讀。強爲之說。乖舛不可通者。一。莊二十四年。郭公經本闕文。公穀皆蒙上赤歸曹。讀曰曹無赤。蓋郭公也。郭公失地之君也。不解何以如是。有宜蒙上解義者。一。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左曰。北燕與齊平。胡曰。魯與齊平。按經。昭數年間。與齊無侵伐之舉。而上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宜從左。

貫永年曰。四氏之文。左氏病於誣妄。公穀好爲鑿新。不能闕。此必亂者也。求是經之治。無至于亂而已矣。胡氏之病。不能闕疑。傳曰。春秋之失亂。誣妄鑿新。疑

春秋古經說

侯康撰

春秋古經說序

春秋經一而已，自三傳分而經分，并其卷數亦分。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說詳四庫提要）今以三傳參校之，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師次，以上三年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者，則有師字是也。僖九年甲子晉侯佹諸卒，公作甲戌，以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戌是也。然大要古經爲優，而自漢以來，即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十一年齊國歸賈逵從公作酌之類，宋元諸儒，遂實蹈虛，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夫古經傳序相授，非一世矣，公即位爲公即立，已經後人竄改，古字古言不盡可見，乃并其幸留至今者，亦屏棄弗錄，此毛氏春秋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左氏古經所由述，與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螟、則螽之或體，遂、則逐之籀文是也，此外則形聲相近，假借通用之字居多，淦、檢同訓，黎來同音，鄙微本一地，隕賴實一國，前人論之詳矣，穀梁出較先，其誤尚寡，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意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勘輒既爲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今輒取其義意可尋者，疏通證明之，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蔇，品部引次于陰北，而部引石尚來歸賵，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說互異，今不復盡據爲定云。

右春秋古經說二卷。國朝番禺侯康君謨撰，按亡友侯君君謨，道光乙未舉人，淸深經術，兼工文筆，殆吾粵之孔櫟軒汪容甫也。考漢志，稱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註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錄矣，然陸德明經典釋文，稱孟夫子之經與邱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當自有經，又徐彥公羊傳疏，稱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經十一卷，公穀二傳之經，劉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是書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而左氏義長者多排比參訂，勒成二卷，亦毛氏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古經之類，而閒補其疏，并闕略，簡要篇實，殆欲過之，蓋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編之記載，或記憶之失其，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原無足異，又春秋有魯史舊文，有夫子特筆，左氏身爲魯史，親見聖人，昔元趙汸春秋集傳自序，稱陳傅良謂以左傳爲魯史舊文，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恐未必然，知左氏所據以作傳者，爲魯史舊文，爲聖人特筆，則凡以虛詞說經而舍傳以從者，不攻而自破矣，斂典不忘其祖，是書尤其第一義也，夫道光庚戌夏五南海伍崇曜謹跋。

春秋古經說卷一

清　番禺侯　康君謙撰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倣此。據檀弓亦偁邾婁。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然則公羊之偁。所謂名從主人也。左穀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偁於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公羊及邾氏穀梁注皆爲於越。樾生按例。然恐祇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

蔑。公穀作眛。據左注蔑。即姑蔑。不偁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然則作蔑爲合。眛則同音字。故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眛。又說文目部。眛。目不明也。苜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穀作尹。云天子之大夫。按左氏親見國史。不應以男人爲婦人。乖繆至是。蓋經本作君氏。後字脫其半而成尹。如戰國策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萑。注元謂柏。柳字磨滅之餘。君之爲尹。正所謂磨滅之餘也。昭二十年傳。業君尚謂其弟員曰。釋文。君或作尹。亦其例。公穀不知爲脫誤。見春秋時適有尹氏。此人凡兩書于經。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遂牽合其說耳。金鶚群經補釋。毛奇齡春秋傳。郝坦春秋集古傳。又以

爲即鄭之尹氏。說附會無足道。然則何以偁君氏。曰。春秋書妾媵之卒。僅一見于此。偁子氏則嫌與定十五年姒氏卒同。姒氏。固夫人也。故特變文以見其爲君。姒氏者。魯母。本不登于簡。此以吾君想其母喪。不可不書。曰君氏者。爲夫子之特筆。是也。姒氏大事。喪。斥爲支屬。何說。日知錄引襄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爲證。謂當時有此偁。去其夫人。即爲君氏。引據最確。不必如惠半農春秋說。以不偁姜氏。絕不爲親。難之也。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下上。皆作觀。按。臧僖伯有則公不射之語。故葉氏夢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親射牲。因而饗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惠氏補注。亦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及外傳左史倚相語觀之。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矢魚更有明文矣。淮南以夏令紀事。夏之季冬。正周之春。蓋公本意在觀。而託名于矢。言矢則觀見。言觀則矢不見。古經爲長。而杜注以矢魚爲陳魚。亦非古經意也。左傳魚而觀者。蓋將射魚先陳之。非即以矢爲陳。杜元凱泥于釋詁文。因而誤解。

隱五年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後同。僖元年入郕。年作成。春秋簡書刊誤。謂其宋將作送。衛將作彗。四庫提要云。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即郕國之女。攷古國。許。或作鄭。魯。或作鄫。俱勒鐘鼎。斷非訛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繩之。然則郕盛古通。無關義例。至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又作成者。亦同音假借。如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亦以郕爲成也。傳謂諱滅同姓非。春秋之義。滅國下云。衛人入成。郕入成。及齊師圍成。成之文而連及之。三被大兵。終滅其之。則皆以郕爲成。蓋因齊師圍郕。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邴。按春秋時防地有四。一魯邑。即此年會齊侯者是也。一魯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是也。一宋地。隱十年取防是也。一莒地。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魯防邑。與齊接壤。蓋在北鄙。故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廿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而臧紇之亂亦自防奔齊。莊廿九年襄十三年又脫城防。皆以邊齊故也。則公會齊侯必于防無疑。若邴者。據說文則宋下邑。此會正謀伐宋。安得會于宋地。據公穀則即鄭之祊。桓元年始卒易祊田。前雖云我入祊。蓋未嘗受而有之。本杜注。仍屬鄭境。齊魯又何必去其本國而會之。于義古經爲長。或公羊意以魯別有地名邴者耶。或曰。梁少平說。食禮。南桐注。古文桐爲枋。說文人部。篇文。仍爲偁。則方內古多互用。此以防爲邴。正其類。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何注。謂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侯紀之義。王莽傳。信鄉侯侈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偁侯。蓋爲公羊學者相傳有此說。然其禮于經典無徵。且紀季姜歸京師在九年。豈有天子立后。謀于七年之前。而納于七年之後者。是時桓王已立十年。又非少不能成禮。待其長而後娶可知也。胡傳及吳草廬。又謂齊欲滅紀。朝魯求庇。以六年之事

率合于此。按左氏親見國史。既知六年會成。爲諸謀齊難。何獨于此不知也。劉道原又謂春秋雖亂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愼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按惠半農春秋說云。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非賓。杞侯非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前僞侯。後僞子。奚獨于杞侯而疑之。（程子曰。凡杞繆侯者。皆僞爲杞。杞實非侯。文謬也。及杞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僞侯。惠氏此數語。似確。然則作杞于義爲長。）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三傳並同。然竊意古經當作實來。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疏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此其證也。錢氏養新錄。又以觀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左氏作實云云。引據尤確。今左氏亦作寔來。則未知何人。據二傳改。錢氏歸咎于杜元凱。恐非。何者。元凱雖多信傳不信經。然于經似有疑辭。如隱九年大雨雹。注文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之類。皆明言經誤。而亦未嘗擅易。況杜即以實訓寔。又何必不仍其故字。蓋杜所見本已改作寔。（改經必兼改傳。傳當亦本作實。陳樹華謂傳解經。不容立異。非也。）而別本尚有作實。流傳至唐初。孔氏猶及見之。錢氏謂爲伏虔本。未知信否。要古經之作實不作寔。則確有可據矣。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按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即此地。彼經穀作成。而左作郕。與此正相反。然則郕成通用。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本或作郕。亦其例。不必因說文云郕魯孟氏邑。遂謂郕是而成非也。此郕爲魯邑。與衛師入郕之爲國名者。名同而地異。郕國之郕亦可作成。蔡管世家封叔武于成。及公羊莊八年傳是也。（公羊他處。又作盛。）成邑。亦可在郕。則左穀所載是也。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作夫童。穀梁嚴氏本。亦作童。按。古鍾鐘通用。夫鍾之鍾。蓋古經別本有从童者。後奪其半而成童。如禮記。引說命爲兌命之比。水經淇水注。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先于蔡。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云。此非蔡衛爭長之時。不必有次第可據。按下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注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後來注同。）正義引班序譜僞。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爲蓋後至也。又襄二十七年。正義引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廿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春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亂。齊桓遂之。班在衛上。終于春秋。見杜注。）蔡後次衛。據此而言。蔡合先衛。若其後至。又當如十六年例。序于諸國後。今乃居衛陳之間。其爲誤倒無疑。當從古經。

又按若援昭公元年會于虢。衛齊惡之例。則蔡雖不以後至貶。而衛自可以先至進。衛序蔡上。非必無說。特以此經左穀皆同。又其常例如是。故疑公羊誤倒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欲明逆與逆之是非。當先定單伯之爲周爲魯。春秋毛氏傳及春秋簡書刊誤力闢單伯非魯大夫。致詳明矣。而猶有未及辨者。今并正之。陸氏淳以祭仲比單伯。謂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蓋亦知單非魯地。而創立此論。不知祭仲之祭。非祭伯祭公之祭。左傳桓十一年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地。而畿內之祭。釋例土地名注云。闕。顧氏春秋大事表。則以爲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亭。其非一地明甚。（晉之長垣縣。則今大名府屬縣。）故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列之于二地。一名殆中。且云賜圻內邑爲號者。以爲實與其地乎。則隱桓之世。祭伯祭公祭仲。並見經傳。不容一邑而分二人。以爲空假其名乎。則三代時無此官制也。祭仲既非畿內邑。則謂以畿內之單賜魯大夫者。其說孤而無據矣。俞氏樾又謂周有單子。非單伯。按釋例世族譜。皆根據世本。最可信。其序單襄公爲單伯子。（此當是文十四年之單伯。著送王姬之單伯則相去太遠。）則單子明即單伯。且如俞說。將滕侯滕子。薛侯薛伯。杞侯杞伯杞子。俱分爲二國乎。是單子單伯之說。不足疑也。至劉氏敞鄭氏玉等。復以下十四年文十四年之單伯。左傳有明文者。亦斷爲內逆。以附會此經。不信親見國史之左氏。而徒于字句間推求其義。亦可謂避實蹈虛矣。故單伯決當作王官。而逆決當作送。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上夜字。穀梁作昔。毛氏刊誤。亦知昔可訓夜。而謂不應上夜作昔。下夜不作昔。按四庫提要云。列子僞夜則昏爆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僞夜亦昏爆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並用。然則僞然異文。無關義之長短也。隕、公羊作賈。凡隕字皆同。實一字耳。見漢書司馬相如傳。淺溜賈隊注。又按劉向治穀梁者。而本傳載其上封事書。引作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昌黎爲常。疑其初本。尚從文帝時。）不作昔矣。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作納糾。按古經似亦但作納糾。正義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下齊人取子糾殺之。疏引賈逵云。僞子者惡之。則賈景伯本無子字也。正義又引沈云。齊人僞子糾。故魯史從其所僞。而經書子糾。文在穀子糾下。不在納子糾下。則沈文阿本無子字也。沈據杜注爲義略。則杜元凱本亦無子字也。正義又云。劉與賈同。則劉光伯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亦作、猶言或作。乃別本偶異。則陸德明所見本。尚有無子字者也。（釋文。則且云左氏作子糾。不云亦作。蓋皆之不詳。）唯唐定本有子字。蓋涉下文而誤。今不從。至前不僞子。後僞子公羊。則賈宜爲君比于子般子野之例。後僞多從之。然鮑叔方請魯討。而以宜爲君之辭奉之說。且何不正其名于初納之時。而正其名于見殺之時也。賈逵云。愍之。夫糾果不當立。雖死于非罪。不能憫其枉殺而加以尊僞。春秋書法。未聞有卹典也。唯說本華氏春秋疑義

云。施叔請魯討糾而偁子糾。或疑子糾爲名。非貴而偁子。段氏意同其說。似矣。而猶未審合。蓋公子糾實單名糾。上年傳文可據。且春秋時人。皆以子取字。無取名者。（襄十五年左傳疏。公子午、公子禮、公子子、皆字。而有孫子、馮、弱人、皆舉名。則子亦必非字。然他處屢以蓋子連文。則但名馮耳。杜注以子字屬下。非。）然雖不取名。而偁謂之間。或配子字以成文。如楚公子元偁子元。鄭世子華偁子華。宋公子朝偁子朝。齊公孫明偁子明。（昭四年。）宋公子城偁子城。（昭二十年。）其名本皆無子字。偁子糾亦猶是也。沈文阿所謂從齊人所偁也。然則偁子不偁子皆可。非義例所繫。特歷據古本則左經實作納糾。不作納子糾耳。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與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作公會同。然彼處或是公羊原文。此則俗刻所誤。段氏引十九年徐彥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阮宮保校勘記又引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據此二證。公羊原本無公字可知。（惠氏春秋說。謂宜從公羊有公字者。非。）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按繁露滅國下篇云。曹伯之所以戰死于位。諸侯莫助疑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然則江都所見本。尚無曹伯。不知何時妄加。原加者之意。見僖公以來。齊桓凡有征伐會盟。曹皆與齊宋陳衛鄭許同列。今此盟亦適六國皆在。而獨無曹。故取以攙入許男下耳。穀梁洪亦同。當以古經爲正。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穀作我。簡書刊誤謂不可攷。按此。固有可攷也。齊魯曰盟柯盟幽後。即修和好。惟十九年齊宋陳伐我西鄙。此必公子結會盟時。有開罪三國者。本非深仇。既已致討。則亦已矣。故二十二年遂及齊高傒盟于防。公亦如齊納幣觀社。和好如初。而是時戎患方亟。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故濟桓亦有此役。爲獻戎捷先聲。其非伐我審矣。又汪氏克寬云。經書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南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其言尤得屬辭比事之法。蓋從古經作伐戎無疑。（經書侵伐者五。亦皆書鄙。）又按春秋繁露奉本篇云。當此之時。魯無鄙。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即指哀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二役也。其說與汪氏殊。然亦可見伐我例合書四鄙。不書鄙者必有故。今無故而不書鄙。則非伐我也。

莊三十二年。築城小穀。

三傳同。然據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則古經實作城穀。二傳乃作城小穀。高氏閌、張氏洽、趙氏鵬飛、李氏廉、諸人。未詳古經本文。而曉曉致辨。齊地之穀。不名小穀。因從范氏說。以小穀別爲魯地。力斥左氏爲管仲之非。雖以顧亭林之工攷核。而其日知錄、杜解補正二書。亦沿舊解。是移公穀之經。配左氏之傳。固宜不合也。李氏廉又謂此時。桓未見有功于魯。按魯自盟防之後。與齊情好日密。以小

舉大。必多得其庇護。特經傳文不具耳。且即就經傳論。臧孫告糴。齊侯獻戎捷。則有恩禮于魯可知。豈必待高子來盟而後爲功哉。今仍定爲城穀。以還古經之舊。以杜裴駰左氏者之口。此條左氏無可議。杜注則可議。杜注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釋例土地名云。穀、小穀、二名。是其所見本。已作小穀。（孫志祖疑注中小字。亦後人誤加。是未攷釋例也。）杜不能據善本審正。徐彥時。左傳猶有作城穀者。則在晉非無善本可知。而牽合其說。此則可議者也。但范氏之說亦無據。原范氏意。不過以城上不繫人。小穀上不繫國。必是魯事。故泛云魯地耳。而卷稽他書。實未見魯地有名小穀者。後儒推衍范說。亦終鮮佐證。徒取孫氏尊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一語。果足信乎。故杜范之注。同一無據。而後漢郡國志云。穀城。春秋時小穀。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側岸有尹卿墓。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也。二書皆用杜義。則吾亦事從杜。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以杜氏長厤推之。十月戊午朔。不得有乙未。乙未十一月八日也。此亦如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穀作己巳。以長厤推之。五年癸未朔。不得有己巳。（漢五行志上引作己酉。亦誤。）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穀作乙亥。以長厤推之。九月戊子朔。不得有乙亥也。蓋乙巳字形相似而誤。當從古經。

襄二十一年。公羊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難之。錢大昕養新錄。謂疏家依違其詞。無明文可證。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按公羊九年傳。貫澤之會。解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然則此經本無澤字。今有之者。不知何人據九年傳增。貫、一名貫澤。如蒙、一名蒙澤、沙、一名沙澤也。又杜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于蒙澤。注。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是貫與蒙澤近。蒙以澤名。必其地有大澤。故貫亦得偁貫澤也。（春秋繁露精華篇。亦偁貫澤。與穀之會蒙澤相類。九年傳。）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甯。穀作寧。與宣十一年公孫寧。昭二十二年宋向寧。廿八年鄭伯寧。滕子寧。公羊作甯者正同。按寧、甯、古通用甚多。史記酷吏傳。寧成。漢書作甯成。（徐廣史記注。已云寧一作甯。）史記引過秦論。六國之士有寧越。漢書作甯越。前漢地理志。上谷郡有寧縣。廣寧縣。後漢郡國志作甯縣。廣甯縣。皆是也。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泥甯亦聲之轉。

僖十有一年。秦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三傳同。段氏據徐彥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又攷左氏傳言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之無父字明矣。按徐彥所見左氏。恐是後人據傳刪經。未爲善本。古經當實有父字。古人命名。多配以父。取字多配以子。皆泛詞也。偁謂之間可從省。如偁叔興父爲叔興。宋子哀爲宋哀之類。而經文據實直書。則不宜

省，故箋鄭見于文七年傳，而九年經則書箋鄭父，衍甲見于文十二年傳，而宣元年經則書衍甲父，此之傳不言父，而經言父其例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穀作雩，或爲宇，公作霍。按此展轉訛之跡顯然，穀作雩者，雩盂音同也，公羊後穀梁而出，又因穀之雩而誤霍，則以形近也。蓋穀梁一誤，而公羊再誤也。但漢五行志下下，引董仲舒劉向說，春秋陽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亦云爲雩之會，二人治公穀者，疑其初本尚與古經合矣。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作隗，按周國隗夔爲二國，史伯對鄭桓公曰，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又曰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蓋一在西，一在南，風馬牛不相及，今以隗當夔，不疑疑于西方之國乎，水經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然則以夔爲隗，納之以夔爲歸，皆聲相近而誤，其本字則當作夔。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或作菽，公羊一本作萩，按萩椒夔聲，左傳昭三年子服椒，十三年作子服湫，襄二十六年楚椒舉椒鳴，楚語作湫舉湫鳴，古今人表亦作湫舉，哀元年敗越于夫椒，史記伍子胥傳作夫湫，椒之爲萩，猶椒之爲湫也，又說文無椒，卽茱字，是字形尤與菽易混，而萩字亦或作楸，又與椒字從木者易混，此椒萩菽三字所由別出也。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公穀無仲字，左傳釋文云，叔仲彭生，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非也，古經當有仲字，叔仲乃彭生之氏，不宜去其一，凡左傳僞叔仲氏，皆二字連文，古經當亦然，且魯固有叔氏，叔肸之後是也，左傳于孟孫氏、季孫氏、臧孫氏，或單僞孟氏、季氏、臧氏，而于叔孫氏無單僞叔氏者，嫌于叔肸之族也，傳文尚謹嚴如此，何況于經，（彭生時，未有叔氏，經舉全書而論，經義無別，）然則古經必作叔仲可知，不知何時奪去仲字，而二傳仍之，下十四年古經亦無仲字，則闕文，如定六年經僞仲孫何忌，爲仲孫忌也，（此三傳短同之闕文，公羊，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經衛則闕公羊之闕文，云闕二名者，乃從而爲之辭，）釋文不以十四年經爲闕，而以此經爲衍誤，信公穀之過，至漢五行志下下，引作叔彭生者，乃董仲舒劉向之言，二人治公穀固宜如是，若水經陰溝水注引，則有仲字矣，（俗刻無此，據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定六年杜注云，何忌不言何闕文，而下十四年叔彭生，注不云闕文，則杜所見左氏，恐當有仲字，其無仲字者，當是或本，如此年經釋文，亦云本或作叔彭生也。

文十三年，邾子遬蔠卒。

公穀作蘧蔠，段氏謂公穀爲正，蘧蔠、竹席也，此以器爲名也，按蘧蔠爲竹席，亦爲惡疾，如詩蘧蔠不鮮是也，而惡疾之蘧蔠，又作蘧除，漢書敍傳下，舅氏蘧除，凝陷大理是也，左僞雖有名子不以賤疾之言，

而春秋時以隱疾命名者正多，如宋平公太子名痤，說文，痤，小腫也，一曰族系，齊崔繩名㽔，說文，㽔，頭衰低㽔態也，然則邾子之名，或以器，或以疾，皆不可知，以器則字不能从艸，以疾則从艸从竹皆可，無以定二傳之必是，而左經之必非也，（鄭君禮注，謂受虞氏之疾，疾在外者證不得言，尚可指摘，此則無時可指，然則非證不計也，故蘧蔠皆可取其名，以非隱疾故，）

文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按史記衛世家，聲公，世本作聖公，見索隱，蓋聲聖音之轉也，然必是聲訛聖，非聖訛聲，知者以周禮證法解，僞音賦節曰聖，敬資厚禮曰聖，皆非婦人所宜，而婦人謚聲者，則有隱公之母聲子，齊靈公之母聲孟子，公孫敖之妻聲己，謚法，不生其國曰聲，聲姜其殆生于外家者與，

春秋古經說卷二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按春秋時，嬴熊分兩姓，伯益後爲嬴，如秦徐江黃諸國皆是，熊則不知何人後，桓十二年左傳，釋人欲伐之，注，羅、熊姓國，正義以爲世本文，今以言近而嬴誤熊，不幾于紊亂世族乎。

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蓼，穀作鄝，本又作蓼，按左氏桓十一年傳，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釋文，文五年傳，楚公子燮滅蓼，釋文，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俱云，蓼，本或作鄝，時漸漸之石箴，亦僞舒鳩舒鄝，而釋文云，本又作蓼，是鄝蓼通用，或據說文邑部，鄝，地名，从邑蓼聲，謂穀梁爲正，則恐未然，前漢志，六安國蓼縣下本注云，故國皋陶後，爲楚所滅，後漢志，廬江郡蓼侯國，此實沿古之術僞，知本不作鄝，（公子燮所滅之蓼，與見桓十一年傳者，較然二地，觀杜注自明，與舒蓼則但爲一，正義殷也，春秋大事表，謂三蓼當分三國，但表稱今姑從正義，）且說文不云國名，而但云地名，卽許意亦未必以舒蓼當之。

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牟婁，按郊特牲之毋追，釋名釋首飾以爲牟追，卽禮記釋文，亦云毋、音牟，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又左氏襄十四年傳，執莒公子務婁，汾、徐音莫侯反，荀子成相篇，

畢牟光即務光，是無務古音皆如牟。

又按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牟婁實有其地，左疏謂莒取之後常爲莒邑，據經文而言也。春秋大事表以無婁公作牟婁，謂即莒人所取者，則是時莒侍晉而不事齊，齊比年伐之，仲孫高固何由會于其地，且釋例土地名于牟婁下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隱四年注云，于無婁下注云闕，則不合爲一地可知，但杜以無婁屬杞，又襄注同，亦有可疑者，此事傳無明文，杜亦不能實指無婁所在，仲孫高固復非杞大夫，杜果何見而云杞邑乎，第其分無婁牟婁爲二，則似得古經之旨，以齊莒方惡故也，公羊作牟非，猶以音相近，當亦涉隱四年昭五年經文而誤。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貿，漢五行志，班引皆作貿，按古音茅如矛，小雅，蹙彼菅茅，下與猶、雕、騷、荎、蕕化而爲茅，上與留、瘤、而、楚、弓、貿、然、來，釋文，貿，一音牟，是茅貿可同音，故古經作茅，二傳作貿也，齊魯伯，即王孫牟，據釋例土地名，河東大陽縣西有茅亭，即茅戎，而文三年左傳注，茅津亦在河東大陽縣西，故括地志謂茅戎以處晉之茅津得名，則古經作茅，乃其本字也。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首，公穀作手，按首者、正字，手者、假借字，古多通用，士喪禮，左首進鬢，注，古文首爲手，大射儀，相者皆左，何彥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左氏古文而作首，公穀今文而作手者，皆有一二字出入，襄二十五年左傳，授手于我，家語，作授首于我，漢書古今人表，數手，說文支部，作數首，宣二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莊子達生，則捧其首而立，釋文，首，本作手，皆通用之證也，公羊又作乎者，則更由手而訛，至宣十七年孔疏云，沈氏引穀梁傳云，曹公子首偃，當是誤涉左傳文，經義雜記，據此謂古本穀梁與左傳同，則恐非也。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作沙澤，按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亦作沙澤，蓋即合爲一地，然定七年，左傳以沙爲瑣，則此年，公以瑣爲沙，非無據，蓋沙本有娑音，閟宮詩傳，有沙飾也，釋文，沙，蘇河反，劉鳳皇于尊，其羽形婆娑然也，正義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娑瑣音近，故一地二名，或又加澤字者，如桑一名桑澤，貫一名貫澤耳，杜注，瑣澤地闕，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分作二地，似非，襄十一年，蒲侯伐鄭，次于瑣，鄭地也，杜不得與此瑣相混，昭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也，杜不得與此瑣相混。

成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戚，公作戌，釋文云，本或作戚，按此宋平公也，昭元年公羊注云，戌惡皆與君同名，戌、謂向戌，君即指平公，然則公羊實作戌，釋文所云，或本非公羊原文，乃據古經改也，今刊定知古經爲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皆作戚，不作戌，又春秋時雖或君臣同名，如鄭簡公名嘉，而同時有公子嘉，晉定公名午，而同時有郤午之類，洪稚存更生案文集有春秋時君臣上下同名不害論，然究屬變禮，向戌號偁名卿，未必犯此不韙也，公羊特以戚戌形近而訛，如哀十三年許男成卒，公亦作戌，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公作戌，又作戌，文二年左傳，宋公子成，師文，成本或作戌，莊子大宗師釋文，戚，本或作戌。

襄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公作合，穀亦或爲合，段氏改古經爲鄫，謂本作會，會合音義皆通，一寫作鄫，再寫訛鄫，其說甚創，然非也，段謂僖十四年釋文，鄫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音，惟此字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淺人改之，按僖十四年以下鄫之見經傳者皆同，是姒姓之國，故音義不復重出，此則雖同字而實異地，嫌有別音，故復出之，安得因此疑本作古外反也，段又謂杜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據此可知鄫乃鄫之誤，古者鄭國處于留，鄭伯寄孥與賄于虢鄫，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此所次，蓋鄭東鄙，鄰于宋境者，古爲鄫地，故名之，按僖三十三年杜注云，鄫城故鄫國，在滎陽密縣東北，與此年注鄫在陳留者，顯分爲二，何可牽合，孟康漢書注，以證杜註作鄫，又況劉昭注司馬彪郡國志，于陳留郡襄邑下明云，襄元年會鄫，杜預曰，縣東南有鄫城，水經淮水注下明云，又東逕鄫城，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程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引經引注皆作鄫，不作鄫也，鄫國處于留之說，書遇守所不取，今姑無論此，然則公穀作合者，當是由鄫誤會，由會誤合，段氏云云，未免以末爲本矣。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按此涉上文戚之會，及後數年伐鄭會柤，莒、邾、滕、薛皆從而致誤也，必知是二傳誤，而非左氏奪之者，齊世子光，位次在薛伯下，十年先至于師，始長滕薛，十一年始復長莒、邾，此時尚仍其舊，若左經有斷爛，當并奪齊世子光，不應獨于其中奪去四國，故知二傳誤衍，毛氏簡齋刊誤云，前會有吳人鄫人，而此亦無之，則不必與前會相同是也，公穀口授之本，多有相涉而誤者，如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有曹伯，則誤于陵蔡會首止諸役也，說見前，八年盟于洮有鄭世子華，則誤于甯母之盟也，襄二十二年會沙隨有滕子，二十九年城杞有邾人，則誤于圍齊、盟澶淵、會夷儀諸役也，此其致誤之由，皆可灼然如晦之見明矣。

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穀作傅陽，公與左氏同，而解云，左氏經作偪字，凡徐彥疏文，必公羊異左經者，始云左氏作某，今經文不異而亦云然，恐徐彥所據本非作偪，然今不可攷矣，偪、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惠氏補注引古今人表，福陽子，則偪、當讀爲福，謂徐仙民音是，而傅又福之轉，故鄭語偁妘姓鄶偪陽，而漢志楚國，後漢志彭城郡，俱有傅陽縣，隨宜偁之，無關體要。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夷，按古人名字必相應，如名偃字子游，名施字子旗之類，義略可尋，公子騑字子駟，則尤顯然者，駟、一乘也，騑、驂旁馬也，必得騑而後成駟，詩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

騂、謂之騂、周人又益一騂、謂之駰、左傳桓三年正義云、名騂者、以駵馬有騂騂之容、然則名騂字子駰、義始相配、公穀易以聲相近之字、非子駰命名本旨矣、

襄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徐彥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按史記集解晉世家、襄十一年左傳、正義引服虔九合諸侯註、俱作亳、使云涉杜本偶誤、不容兩引皆同、又韋昭後于服而先于杜、其注晉語亦作亳、則自東漢三國以來、別本多不作京、但今審定似宜從徐彥所見服本、惠徵君補注云、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亳無攷、春秋大事表、則謂亳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蓋偃師爲湯所居之亳、故取以當之、然杜注但言鄭地、而不詳所在、果即偃師之亳、其文易見、何獨闕如、則此非杜氏旨也、微君謂無攷者、究得闕疑之義、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郃、按杜注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而後漢郡國志、泰山郡費縣下亦作台亭、蓋皆因舊名爲偁、則此地本名台可知、穀作郃者、台郃古通、詩生民、即有邰家室、白虎通、京師引作即有台家室是也、據釋文、穀梁本又作台、則亦與古經同矣、

襄十四年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作衛侯衎、毛氏簡書刊誤、于二傳抨彈不遺餘力、獨此條謂諸侯出奔例書名、此簡書闕文、公羊補之爲是、按諸侯出奔有書名者、北燕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之類是也、有不書名者、衛侯出奔楚及此是也、其義例皆難以通、如曰從赴、則列國來告亂、安得直偶其君名、禮所云諸侯失地名者、正指書法而言、非指臣子赴告、故論書法則皆宜名、論赴告則皆不宜名、如曰復歸國者不名、則鄭伯突、衛侯朔、亦復歸、何以名、即謂突奪正朔、得罪天子、特名以惡之矣、而鄭伯未復國、又何以不名、且譚子弦子溫子皆不名、或又謂譚子等國滅而奔、與兄逐而奔者不同、則徐子章禹又何以名、蓋江都言春秋無達例者、其在斯乎、後儒望文生義、未必盡當、舉倒之旨、闕疑可也、故此之不名、未見公羊是而左穀必非、

襄十七年王二月庚午、郯子牼卒、

牼、公穀作瞷、按攷工記梓人云、數目顚脰、注、故書顚、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髡頭無髮之髡、孟子、宋牼將之楚、荀子、非十二子、作宋鈃、蜀志簡雍傳注云、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蓋皆聲之轉也、劉昌宗周禮音義、牼音輕、苦顯反、又客田反、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羊作洮、按桃、洮、皆魯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盧盟于洮、與僖八年會于洮之爲齊地者不同、正義誤合爲一、此地之名洮者也、是年圍桃、及昭七年傳、乃遷于桃、則桃邑也、杜注、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而于洮則但云魯地、釋例土地名注云、闕、蓋不能實指其所在、然以會杞伯姬會衛子莒

盧推之、必其地與三國相近、三國皆在魯西南、此云伐我北鄙、則非洮明矣、公羊徒以整近而訛、不知其誤合二地爲一、有斷不可者也、穀梁莊二十七年釋文、洮本作桃、其誤亦猶是也、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羊作阿、按柯、阿、原同音通用、如水經、河水注之柯澤、即左傳襄十四年之阿澤、但此地則實作柯、不作阿、一徵之後漢郡國志云、平原郡祝阿、春秋時曰祝柯、一徵之水經濟水注云、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俗刻訛阿武英殿板不誤、左傳所謂督揚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據此知明是公羊漢世始著竹帛、習于當時之偁、因以阿易柯、而不知非聖經本文也、襄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羊作開、開、亦因當時避漢景帝諱而改也、穀梁仍作啓、公羊後出于穀梁、此亦一證、

襄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按此鄭子孔也、說文乞部云、孔、通也、从乞从子、乞、請子之鳦鳥也、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今以左傳攷之、如楚成嘉、字子孔、宋孔父嘉、亦名嘉、字孔父、十氏以爲孔父名考、說詳惠定宇補注、則鄭之子孔、其爲名嘉無疑、況鄭固別有公子喜子罕是也、未聞被殺、襄二年左傳、載子罕當國、八年傳、敍鄭六卿、則子駟居首、而子罕之子子展已爲卿、子罕蓋早卒矣、公羊未見國史、不知孰爲喜、孰爲嘉、特以字形相似而誤、如鄭簡公名嘉、見于春秋、史記鄭世家、亦作嘉、而十二諸侯年表、則作喜也、僖廿四年、初平四年衛侯衎、張晉爲司空、注引晉春秋、衎作嘉、亦此類、又劉城傳、植與弟喜從見、彤注引東觀記、喜作嘉、

襄二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嘉、嘉、定九年鄭伯嘉卒、亦同、公孫蠆者、鄭子蟜也、公孫夏者、鄭子西也、襄十九年左傳、于四月丁未、鄭公孫發卒、赴于晉、大夫、則是時子蟜之卒久矣、公羊有于人名偶誤一字、而即大邪事實者、如以鄭公子嘉爲公子喜、而不知喜固先卒也、說見前、以衛齊惡爲石惡、昭元年、而不悟石惡已奔晉也、以衛世叔儀爲世叔齊、襄二十九年、而不思齊乃儀曾孫、城杞時恐尚未生、即生亦尚幼也、口授本之不足信、類如此、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作頗、一作皮、按罷、古音如婆、凡皮聲之字、古皆在第十七歌戈部、羔羊之皮下叶多那、從其有皮下叶何、可證也、又楚辭怪鯉墨而不頗、王逸注引易曰、無平不頗、而今易作無平不陂、陂即罷之去聲、陂又破河反、古無四聲之分、則罷頗實同音矣、故左作罷、公作頗、

襄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公穀同、而左傳作買朱鉏、杜注、買朱鉏、密州之字、大謬、春秋經傳無偁人君字者、段氏經韻樓集、謂買密雙聲、朱州疊韻、州爲朱鉏、猶邾爲邾婁、買朱鉏者、莒語、經從中國、傳從主人、歷引大原、大鹵、魯伊、稻綬、黃泉、矢昭、諸地名證之、然人名亦有可證者、吳子乘、偁吳子壽夢、襄十年正義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楚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則密州其猶

吳子乘與、買朱鉏、其猶吳子壽夢與、或據左傳謂古經本云買朱鉏、則其謬更甚于杜。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按徐彥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則惟穀梁作雪、公羊仍作雹、但漢五行志中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劉向治穀梁以爲雨雪固宜、董治公羊而亦同其說、則公羊向有別本作雪、不獨陸氏釋文本爲然矣、穀梁作雪、而范氏云雪、或爲雹、釋云、左氏爲雹、故范疑之、是范秖據左氏而言、非有或本、今審定知雹是而雪非、何者、春秋書大雨雪凡三、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則周之八月也、僖十年冬大雨雪、則周之八九十月也、皆不宜雪而雪、故書以志異、隱九年三月大雨雪、順天時矣、而又與震電兼行、故亦異而書之、若此年正月大雨雪、時令既合、又無震電之災、何足書乎、且申豐之言、又豈左氏僞造乎、然則穀梁說雹爲雪、正如僖十年公羊說雪爲雹耳。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作舍、下同、按婼字、从女若聲、若字有蒸音、如後世偁闕若般若、故婼字亦有兒遮反一音、見漢書趙充國傳、將婼月氏兵四千人、蘇林注、服虔音兒、師古從蘇音、如此讀則與舍聲相近、又徐仙民婼音舍、而舍古亦多讀爲釋、舍柰舍莫、即釋柰釋莫、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算、鄭君皆讀舍爲釋、故古經作婼音釋、公羊作舍也、此穀但讀舍爲釋、而說、穀梁本經作婼音釋、與徐仙民多古音、蓋微有異、以來惟徐仙民讀古、諸儒皆不及、簡書刊誤、謂因武叔之子名舒、舒舍轉音而訛、恐非。

昭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又無出字、按朝昭音同、不必辨、其無出字則大非、春秋書法、奔與出奔有別、不言出奔之例凡三、國滅不言出、公羊莊十年有傳、如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此不可例之于大夫者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自周無出、左氏成十二年有傳、如王子瑕奔晉、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也、此又不可例之于列國大夫者也、若列國大夫則自外行者、不言出、公羊文七年有傳、如晉先蔑奔秦、公孫敖奔莒、歸父奔齊是也、今朝吳于是三者俱不合、則有出字何疑、鄭公之注迂曲無當、宜從古經。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云東者、東國也、按朱爲蔡平公子東國、則平公弟朱叔父也、朱之出奔、正爲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故朱出而東國立、事載左傳、甚明、穀梁未見國史、因朱字訛作東、又見下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遂誤合爲一人、不知東國立、後自以他事如楚而卒、如許男甯卒于楚之比、非昭公薨于乾侯之比也、穀又云、何爲謂之東也、惡之而貶之也、則自來誅絕之法、無去人名一字以爲貶者、其謬更不待辨矣、至朱未出奔之先、左傳載其失位、位在卑、昭子決其不然、而漢五行志下下、引董仲舒說、則云蔡侯朱驕、君臣不說、驕與卑正相反、當從左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平公薨、靈公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世家但云東國攻平侯子、不載其出奔、所云殺平侯子者、即謂逐蔡侯朱、特誤以逐爲殺、朱既見殺、不能再出奔、逐以奔楚屬之東國、蓋其敍事離合參半、大耳表據此、謂當從穀梁非是、史記不如左傳可信也、又左傳載沈尹戌之言、明云出蔡侯朱。

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

公羊作叔孫舍至自晉、按宣元年逐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傳云、逐何以不偁公子、一事而羽見者、卒名也、最得經旨、今以其說推之、如歸父還自晉、至笙逐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齊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皆蒙上文、故不偁氏、即仲遂卒于垂、亦一事再見之例也、孔疏謂省文從可知是也、中農春秋說云、傳公子于前、偁仲遂于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公子季友、公羊以爲貶、與元年傳遂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左穀俱未憭此、後儒更從而爲之辭、無足置辨、必當以公羊爲正、然則此年婼至自晉、正蒙上執我行人叔孫婼之文、而獨再書族、公羊可謂自亂其例矣、宜從古經。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羊作圉、虞、公羊或作吳、按今人分圉爲獄名、圉爲養馬之名、古則不然、說文夸部、圉、圄、圉、所以拘罰人、意略同、則圉圄通用、觀人从口夸、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養馬者、口部仍有圉字、曰守之也、與拘罪人意略同、則圉圄通用、故禹貢、西傾朱圉鳥鼠、前漢地理志、天水郡下、後漢郡國志、漢陽郡下、俱作朱圉、淮南人間訓馬圉、論衡、逢遇作馬圉、虞或作吳者、則如北吳、後世謂之虞、前漢地理志下、詩、不吳不敖、史記武帝紀、引作不虞不敖、不吳不揚、漢衡方碑、引作不虞不揚、聲相近也、釋名釋州國、吳虞也、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柏、公穀作伯、舉、公羊作莒、按舜典、伯與、左傳文十八年、伯鯈、伯虎、襄四年、伯因、昭二十年、逢伯陵、二十八年、伯封、列子、伯益、尸子、伯陽、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柏、穆天子傳、河宗之子孫、蒯伯絜、注、古伯字、多从木、此伯柏、通用之證也、史記蔡澤傳、而從唐舉遊、索隱、引荀卿書作唐莒、水經、江水又東過郢縣南注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此莒舉通用之證也、故古經作柏舉、公穀作伯莒、伯舉。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按黃者、齊地、桓十七年公會齊侯杞侯盟于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隱元年師于黃則爲宋地、與此異、釋例土地名注云、闕、或曰、東萊黃縣非也、黃在齊衛之間、路史國名紀登州府黃縣即晉之東萊黃縣、杜氏已斥其非、路史蓋未攷釋例、然則此年盟于黃、必齊侯撫疑、或謂沈姒薛黃、皆主汾而滅之、安知晉不以舊國爲地名、然于經傳無稱也、且上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而齊自與衛侯盟于沙、後亦結誅叛晉、故齊魯共爲此盟、安得以爲晉侯哉、其誤蓋同于昭十年經、齊欒施作晉欒施矣。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申字三傳同、左傳正義及釋文、俱云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昭侯是文侯元孫、不應與高祖同

名。未詳何者誤。段氏因謂史記作昭侯甲。則此申字誤。按文侯之父莊公甲午。則甲亦蔡先君名也。雖二名不偏諱。而子孫終未必以此取名。況汲古閣本史記。仍作申。不作甲。則二君之名。亦疑以傳疑可詳耳。段氏揑改古經。非至殺字。公穀作弑。段謂古經亦當作弑。則甚確。（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作弑。段亦從公說詳經韻樓集中。茲不具列。

二月。公作三月。以杜氏長厤推之。三月己未朔。不得有庚戌日。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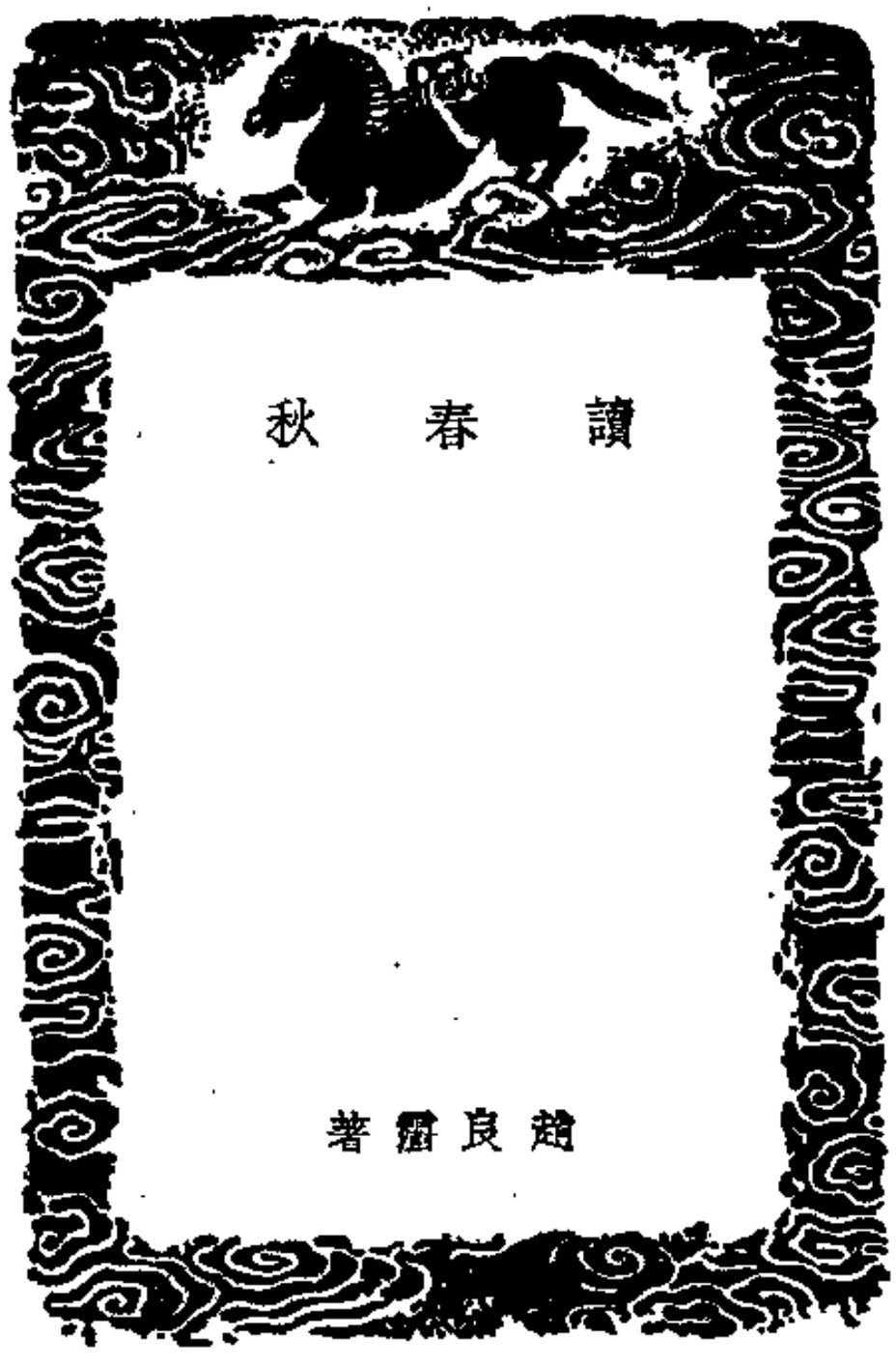
亳。公羊作蒲。傳齊刊誤云。此勝國之社。以舊都商亳故名焉。得有別出字。按毛說非也。臧玉林經義雜記云。郊特牲薄社北墉。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然則亳社未嘗不可作蒲社。特郤公不憚蒲卽亳。以蒲爲先世之亡國。在魯境。徐彥更申其說。謂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此則大謬耳。又攷蔡仲舒治公羊。而漢志載其遼東高廟災對。凡兩引皆作亳社。春秋繁露王道篇。亦兩引皆作亳社。（近抱經堂校定本。依公羊故爲蒲。然以經例之。則不改亦可。）則公羊初本實作亳。徐彥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則又或作薄。當是由亳轉薄。由薄轉蒲。亳薄音同。蒲薄形聲。俱相近也。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作舍。九經古義云。釋文。荼、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按穀梁釋文。荼、尙有丈加反。一音。又漢書江都易王傳。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邪反。地理志。長沙國荼陵。師古曰。荼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皆與舍音相近。則荼之轉爲舍。恐是因丈加反之音而訛。非因舒音而訛也。

讀春秋卷上

清 竹巖趙良爾著



百二十國寶書。吾不得而見之矣。所見者惟夫子之春秋。夫子作春秋以明王道。固必有所維削以寓權衡。而學者不見魯史舊文。究不知何何字爲所增損。孟子曰。其文則史。是夫子雖有增損。因仍者多。而欲於千百年之後。推求聖心于一二字之間。雖朱子不敢據以自信。況後人乎。顧三傳皆註春秋。而左氏每有背于經。公穀又往往不同于左。漢儒著論。互有短長。而卒並傳不廢。則知聖人之心如天。春秋之理如日。而坐井亦天。容光亦日。豈惟三傳。唐宋以來諸儒之說經者多矣。自非好爲穿鑿。而據同然之心。以揣當然之理。微文大義。遂有發明。亦如人之遊於光天化日中者。各執所見以擬諸形容。大小固殊。總之不離乎天日矣。與不敏。幼承先訓。展轉是經。今老矣。恐提命多所遺忘。卒如盲于目者之幾非天日所能曜也。因讀而述之。

春王正月

隱公。

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先儒於是有夏時冠周月之說。然考桓之篇。書春無冰。冬雨雪。以誌異。其非夏時甚明。時與月俱從周。則天之所爲。即王之所爲。何不可以王冠春。蓋春秋魯史也。諸侯奉王正朔。朝廟聽政。必行于每月之初。事係于月。不係于時。故先言春。而惟以月屬王。見周朔之頒行于列國也。

元年正月必行即位之禮。隱不書即位者。蓋探惠公之邪志。以位爲桓之位。而已特攝焉耳。攝必有歸。攝之久而不歸。則奸臣必有覬覦于其間者。公之弒兆于此矣。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內所欲也。邾爲魯之附庸。地近而親。誼聯一體。公初即位。不布誠信于邾。而與之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上下無同德而有遠心也。傳謂邾能修好息民。而書儀父以貴之過矣。黎氏淳曰。儀父、名也。附庸例書名。

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何。殺梁謂殺之是也。其不言殺而言克。殺易而克難也。言殺則罪專在莊。如天王之殺其弟佞夫矣。言克則莊固有以制段。段亦有以敵莊。勢均力侔。固處于不能兩立之地。而莊不殺段。則段必殺莊。春秋不言出奔。可知矣。使果自鄢奔共。則以段之包藏禍心。必不能靖。何不聞其據邑以叛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咺稱名。以天王下賵諸侯之妾也。妾母之卒。不赴不祔。禮也。桓未即位。而仲子係于惠公。固未成之爲夫人。使魯不以其喪赴告王室。王亦何由知之而賵之。則亂嫡妾之分者。隱公之罪也。於周何與。然冢宰建邦之六典。諸侯有壞法亂紀者。而無以正之。亦不得辭其咎矣。

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公也。公與成于宋。故與其大夫盟于宿。宿亦預盟也。陳氏傅良曰。三國共爲盟。參盟之端見矣。然則春秋之諱公不書。非諱其屈己以敵微者也。謹參盟之始也。

公會戎于潛

戎之雜居中夏者。種類不一。此北近于魯者。費誓所謂徐戎是也。潛、魯地。或踰境以修惠公之好。而公往會之。非公有求于戎也。春會而秋後盟。則固辭之而不得矣。然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既躬與于會盟。而凡伯下聘。明知爲魯而來。顧敢要于路以伐之。則必有以窺魯之無能爲矣。決內外之防。而招戎狄之禍。實自于潛始。故春秋惡之。

莒人入向

入者。造其國都。毀其宗祏。遷其重器之辭。雖得而弗居。未遽滅之。然觀宣公四年伐莒。取向。則向之夷爲莒邑。於其始入之時。而已知有終并之勢也。莒、小國也。敢干王法爲兵首。直書之而惡已見。其曰人者。春秋詳內略外。自宜以前內大夫名。外大夫則人之。故下經魯師入極其惡亦與莒同。而無駭以名見也。

夫人子氏薨

婦人之義從夫。隱既不自爲君。則不以其妻爲夫人。子氏宜書卒不書薨矣。或曰書薨。臣子之辭。然使公不喪以夫人之禮。則國史必不敢書夫人。亦猶公不行即位之禮。而國史亦不書即位也。乃書薨而不書葬。是薨以夫人。而不葬以小君。公之親其妻。若以爲夫人。若以爲非夫人。則葬臣之親公。亦若正其爲君。

若未正其爲君，而非有天澤不易之義也。肇之心從此生矣。使謂夫人從君先卒，則不書葬，彼晉人之如周葬穆后者，何以說焉。

尹氏卒

王臣卒而書於魯之册者三：尹氏、及王子虎、劉卷、是也。天子之卿無外交，其喪不宜赴于諸侯，而虎曾涖踐土之盟，卷能合召陵之師，天王念其功而爲之赴，故不舉姓名稱名也。尹氏之卒，亦天王爲赴耶，乃不舉其名而舉其族，豈以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第稱族而天下無不知其人耶，其世爲上卿，權逼天子，亦赫赫矣。春秋既不能知其名，而仍而不削，蓋以著子朝之亂所本也，而傳以爲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果爲聲子，公即不敢僭用夫人之禮，史亦當書公母某氏，今第曰君氏，古無此經省之文矣。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鄭與衛爲仇，而宋與衛爲黨，鄭欲挾齊以敵宋，故於石門蔣濫之盟，以固其交好也。外盟不書，此何以書，蓋春秋之初，莫詐於鄭莊，莫強於齊僖，二國合而干戈無寧日矣，故於其來告而譏誌之。

公及宋公遇于清

簡其禮以相見之謂遇，王法不行，諸侯無統，各相要結以謀其私，與古之從王事而適值于途者異矣。隱之篇，書遇者二，宋魯遇清，將以伐鄭，宋衛遇垂，將以結齊，欲祕其情，故託爲不期而遇，如果遇也，則兩君之出，各有所之，何以一遇而遂已乎。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弒君，而欲會諸侯以定其位，何不與鄭釋怨，而謀必出于伐哉，意州吁求和于宋，而宋以伐鄭德之也，衛桓陳出，陳之不爲州吁明甚，觀擊鼓之詩曰，平陳與宋，則知陳蔡亦宋爲合之，故經序衛人于下，而以宋公主兵，蓋宋之師，本爲公子馮出，非徒爲州吁也，穆既受位于殤，亦豈忍使其子無餬口之地，今馮以馮在鄭，而連兵伐之，是忘其父之爲德，而欲窮其子之所歸，亦不仁甚矣，卒之亂不起于馮，而起于督，則伐鄭之役，不足以自救其亡，而徒陷于黨惡之罪而已。

曹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曹有無君之心，而後敢以國卿會伐于諸侯，以師衆助黨乎亂賊，使公能知履霜之警，則既拒宋之乞師而弗許，必不狥曹之固請而得行，乃執義不堅，不能正身以正其下，而無駭專兵于前，曹遂蹤行于後，鍾巫之禍，亦公之自貽伊戚矣，曹去氏，猶無駭未賜族也，再序四國，甚諸侯之助逆而不知返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二嫡，仲子者，妾辭也，桓未君而先立廟以祀之，非禮也，隱但知從父爲孝，而不知適以彰父之惡也，讓桓爲友，而不知適以啓桓之篡也，考宮而獻六羽，隱固知仲子之不宜祔廟矣，固知仲子之宮，不可同于羣公之宮矣，而卒違禮爲之者，春秋於隱公之孝友，蓋深惻之。

鄭人來輸平

此鄭莊欲聞宋于魯，而通魯于齊也，齊爲鄭黨，而不能蹤魯以助鄭使宋，故莊不惜屈己以求和于魯，魯許鄭成，自不能終與齊絕，故平以春來，而艾以夏盟，齊魯之好，莊實結之，蓋其心將知隱貧于利，僖貧于功，故於魯輸財，以釋其舊仇，而爲齊樹黨，以成其小霸，迨三國之交既固，而後連兵以大肆其伐宋之謀，不然，長葛之圍踰年矣，不思縱敵而求睦鄰，顧爲此不急務之哉，語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莊之鳥獸，算無遺策矣，不特恐弃宋黨，使之幸小勝而忘大禍，即齊魯亦隨其術中，隱爲所用而不知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年來聘，所以申艾之盟也，艾盟不書及而書會，志此盟者齊，故急于聘者亦齊，年不稱公子，非貶也，未爲大夫也，不任大夫而任其弟，隱以示我之所親貴，以推心于魯，而使之固結于齊也，蓋僖之固鄰亟矣。

鄭伯使宛來歸祊

鄭虢雖陰謀來歸，我故田也，祊爲鄭邑，亦曰來歸，蓋輸平之時，已納諸魯，特其意尚俟會魯侵宋而後致之，今見魯之伐邾，師爲宋出，則於舊好猶未忘，而於新交必不固，故懼而急以祊來，祊來而盟宿遇清之志渝矣，宛、鄭大夫也，接於我，故以名見。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之盟，傳謂齊人卒平宋衛于鄭者，非也，以齊之強，果欲爲三國釋怨，鄭敢不從，而是盟莊無與焉，則東門之師，長葛之取，積怨如故，烏乎平，蓋其時鄭既與魯修好，則宋衛之黨已孤，故懼而求盟于齊，而欲離齊于鄭，犬邱之遇，爲此謀也，然鄭之平魯，實唱之以重賂，而宋衛之附齊，徒要之以虛言，齊其肯棄鄭而從宋衛乎，故明年會防，又明年會中邱，而齊遂合魯助鄭以肆毒于宋，蓋僖之勤于會盟，本欲執牛耳以長諸侯，而瓦屋直以爲序，則其心亦不能無望于宋矣。

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讎宋者，鄭也，助鄭者，齊也，而伐宋之役，魯既帥師以先之，公復潛師以敗之，曾不待齊鄭與偕，而決何之間，克其二邑，魯之肆虐于宋亦甚矣，傳謂鄭師入郜歸于我，入防歸于我，而據經文，則取邑者非鄭也，魯也，徒以餉紡之故，而魯之君臣，竭心力以致其果毅如此，則利之役人，可概也夫。

宋人蔡人衛人伐盛鄭伯伐取之

取師之惡，甚于取邑，蓋取牟婁，宋取長葛，經猶惡而書之，況鄭莊之取三師者乎，宋衛入鄭，既克其國都，而又移師召蔡，以脅其附庸，固爲不義，乃鄭莊以凱旋之師，出其不意，掩襲而盛俘之，亦慘矣，終春秋之篇，惟此及哀之九年，得取鄭師于雍邱，十三年，得取宋師于嵒，皆惡其草菅人命，幾與戰國無殊，而鄭莊實爲作俑，孟子所謂善戰服上刑者，莊其當之。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助齊以虐鄭，齊助鄭以侵許，二國之相爲黨援，侵陵弱小，其素志也，而入許，顧以公及之者，許豈不共于魯哉，無故入人之國，魯受其惡名，而鄭獲其厚利，公亦何樂爲此，王氏錫爵所謂以許與鄭，僭前日郜

防之取者是也。蓋春秋之初，兵爭假援，皆鄭爲之。鄭以計餌齊魯，而齊魯以兵助鄭，遂使宋、衛、郕、許皆被其禍，固不待繒葛之戰，而鄭之有干王法，罪不容誅矣。

公薨

薨未有不書地者，路寢正也。雖臺下巷宮，非正亦書，以明其得考終命，惟隱公閔公不地，則弒可知矣。執弒之，因之薨也。書慶父出奔，則賊在慶父。今於隱薨之下，即次以桓之即位，弒公者非桓而誰。此雖族誅公子翬，尚不足爲討賊，況嫁其罪于翬氏乎。故隱之不書地，并不書非，春秋之例，賊不討則不書罪。誅桓也。

公即位桓公

繼故不書即位，穀梁所謂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桓之即位，忍于隱矣。孔疏以爲翬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夫翬非翬氏，是桓固以翬氏實弒公矣。繼弒皆不可以即位，獨翬氏之弒而可以即位乎。甚矣桓之處心積慮以求此位也。雖無羽父之譖，固將以刃加之。

鄭伯以璧假許田

祊近魯，許田近鄭。當使宛歸祊之時，早欲得田以自廣，特迫于宋人之難，而未敢遽言也。今乘桓之篡立，知其有危懼之心，必不惜重利以求列于諸侯，故爲垂之會以要之。其不以祊易而曰以璧假者，先儲詔諱國惡，非也。蓋祊久歸于魯，不得執以爲言，而以寸璧易土田，託辭曰假，實微示其要略之情，以陰挾其必從之勢。易田而後盟越，鄭遂其欲，而魯亦幸得所援矣。春秋誅亂賊，必先治其黨，聖人之惡鄭莊也，尤甚于魯桓。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者，宋穆公所召而屬之以與夷者也。督黨于馮而欲納之，則必弒與夷，欲弒與夷，而先剪其手足，則必殺孔父，禍主于君以及其臣。故公羊以爲累也。顧殤公在位十年矣，督與孔父俱北面事之，曾曰其君，謂督之君，正其罪也。書曰其大夫，謂殤之大夫，明其忠也。孔父捍君父之難，不與賊同生，而先君以死，魯人高其節，故特著其名，而或以孔父爲字，豈有名君而字臣者耶。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者，外所欲也。齊鄭怨殤，則必與督。殤弒莊立，修好釋仇，三國遂會于稷以立華氏。宋人弒君之罪，不復討矣。顧穀梁有云，以者，內爲志。蓋桓弒兄篡國，雖嘗與鄭會垂盟越，而猶懼大國之討也。今得列于衆會，則宋之亂成，即魯之亂以成。故經特書其所以，以隱誅桓也。而桓且居然爲無罪之人，遂稱鄭莊假許田之智，挾宋而取郜鼎，同惡相濟，賄賂公行，宋馮魯軌華督之徒，接跡天下，而春秋之大亂，亦由此成。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僖圖霸久矣，前此平宋于稷，晉陳鄭俱從，而衛未與，故復與之修好于蒲。命者，上之所以令下，非同列約言之稱。僖將踐先君霸長九伯之迹，故托天子之撫諸侯者以命，衛奚邱五命之申，已肇於此，而特恐衛不下己，故以胥爲名，寬倨而辭謙也。傳於莊之二十一年有云，胥命于弭，亦鄭虢之相與奉王命者，或

謂齊衛互命爲伯，此乃戰國會而相王之事，僭稱不臣甚矣。荀卿子何云，春秋善胥命。

公子翬如齊逆女

逆女使卿，禮也。謂譏不親迎者，程子於紀履輿之來逆，已詳辨之。但會蹤謀婚，不待媒妁，于躐逆女，直越封疆以卿逆而復以躬至，齊與魯交失之耳。翬稱公子，桓任之也。翬之爲桓弒隱，其惡較甚于遂之爲宣弒亦而皆結婚于齊以謀自安，孰知一失婚禮之正，而文姜之亂，穆姜之淫，遂爲後之所不及防，是以君子遵禮而行，不計禍福。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當隱之時，王臣來聘者一，來聘者二，而魯朝聘之事無聞焉。今桓立四年，未嘗入見天子，而宰糾來聘，五年，仍叔之子來聘，周亦何樂親魯，蓋王積憤于鄭莊之不臣，欲伐之，冀魯助之。魯東方之望國，使桓能奉王命帥師會伐，則蔡衛陳必以君從，而不徒命其大夫，王靈其克振乎。乃桓方德鄭莊之定其位，雖屢聘告之，如充耳焉，魯之罪誠不可逭，而論者徒以下聘篡弒之賊，故斥其名以貶其失職，豈經旨哉。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自桓王伐鄭不服，而王命遂不行于天下，君臣之大變也。聖人諱戰與敗，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命讀者但見鄭之有罪，而天討加焉耳，亦猶周易坤之上六，天元地黃之義也。撥亂反正，於是乎在。

蔡人殺陳佗

桓莊之時遠矣，史有脫誤，雖聖人無由正之。如桓四年七年之缺秋冬，甲戌己丑之兩書日，六年晉來，十有四年夏五，以及莊二十四年郭公，皆疑以傳疑，蓋其慎也。陳佗之弒太子，不見于經，亦事所可疑者，但據其文，則人蔡而名佗，皆與楚人殺陳夏徵舒爲一例，是佗負不赦之罪，蔡有討賊之義可知也。如必於五年正月甲戌之下，記陳佗作亂事，則非夫子所猶見史之闕文者矣。

子同生

桓三年姜氏至，六年子同生。齊詩云，展我甥兮，無可疑者。然則同何以志，志同所以誅桓也。桓自思其始生之辰，會以太子之禮舉之乎。古者立子以嫡，無嫡以年，其母則俱媵也，其年則非長也。而顧弒其兄奪其位，由惠未正，隱爲君之故，故於同生而定之爲家嗣，使慶父等不得效己所爲，是其心固自以篡爲病也。杜云十二公惟同爲嫡，餘或爲嫡，而生于其父未君之日，故皆不書，然故公非穆姜之子乎，穆姜非宣公篡立之後，仲遂爲之請昏于齊者乎，而春秋不書子無弦生，又何以說。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經未有書來戰者，書來戰，諱伐我也。郎、近邑也，來戰而至于郎，公羊所謂近乎國矣。桓負大惡，固人人所得誅，而鄭與會盟，齊附婚姻，衛雖未遇，與約桃邱，莫不怙其惡矣。今徒以爲紀國存之故，而三國連師伐之，是舍其所當伐，而伐其所不當伐，魯雖敗績，何足爲諱，然諱敗而不諱戰，則亦未之有諱爾已。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之盟，先儒皆謂三國之君，貶而稱人，果此之稱人爲貶，則前之稱爵爲褒乎，惟方氏苞謂自宣以前，會盟侵伐，外卿大夫皆稱人者是也，三君俱在，而使其大夫爲盟，是喜于勝魯，而君志荒臣志肆矣，是年將生卒，明年晉卒，又明年祿父卒，死期將至，烏能有深謀遠慮，以防其操柄之失乎，溴梁兆于此矣。

宋人執鄭祭仲

稱人以執，亂辭也，執他國之命卿，而劫之以逐君，宋罪大矣，使祭仲臨危授命，誠計之上者，否則要盟不信，從宋以逃死，歸而背之可也，乃仲歸而立突，出忽，豈果懼宋之殺其君滅其國，而委曲以圖存乎，蓋素習于鄭莊之不臣，可以取周麥，可以中王肩，惟所欲爲而莫之忌，則視廢置其君，如奕者之舉棋耳，經不名仲，而書行次，尊王命所以誅權臣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自外歸，明本無鄭也，忽自內出，明本有鄭也，突依宋以爭國，與亦之依戎糾之依魯等，而忽獨繫鄭，則無異于曹稱齊小白也，其正不正可知矣，而或以忽不稱子爲貶，廣稱子亦不過闕爲君耳，國不可一日無君，既不君突，則必君忽，雖稱名亦何損。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宋莊納突，執其君臣以要賂，祭仲已心銜之，仲本爲忽者也，突雖嗣君，仲實專國，遂絕宋而不與交，宋人惡其背己，而知魯與陳蔡之有積怨于鄭，故與三國盟于折以罔之，柔、大夫也，能修宋之好，宋敢定鄭之謀，故復與公會于夫鍾，會于闕，皆宋越魯境以要之也，夫鄭莊實平宋亂，今卒未踰年，而奪其嫡，立其庶，以賂視之。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武父之盟，鄭志也，不勝宋之責賂，而求親于魯，以謀宋也，先是公與宋盟于穀邱，會于虛朐，所以爲鄭求平于宋者，不憚屈己以勸人矣，而宋卒辭平，則魯愧無以紓鄭之患，而勃有以忿宋之貪，故會盟以鄭爲主，而伐戰以公爲及，其不言公者，丙戌盟而丁未戰，市踰月耳，公可知也，魯執宋馮，鄭突篡立之徒，同惡相濟，而一較計于錙銖，遂至反覆乎恩怨，春秋之邦交，莫此爲悖矣，故書以交譏之。

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與紀爲讎，宋與鄭有怨，郎之役，衛從齊，殺邱之盟，燕附宋，魯欲平紀于齊，平鄭于宋，雖屢爲會盟而無以戢其貪利之心，故齊宋攜衛燕以來伐，而魯會紀鄭以拒之，其不言伐而言戰，諱伐也，戰未有不書地者，趙氏鵬飛曰，齊人伐衛，戰于衛，故不地，四國伐魯，戰于魯，故亦不地，胡傳以爲戰于紀者，非也，然則郎何以地，公羊子曰，郎猶可以地，則此戰之不可以地者，師至于城下矣。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何以稱爵，忽何以不稱爵，國無二君也，突會諸侯臨臣民，業經五年，不可謂非鄭伯，然能竊國之竿，而不能奪忽之正，故忽雖流離奔竄，而必書世子，以著其繼世守國之流，與前之出而繫鄭，互相證明，使忽

而稱爵，則似入而爭國，轉無以正突之爲篡矣，其曰復歸，順辭也，而何出惡，歸無惡之有。

許叔入于許

許莊公之出奔，不見于經，歷十有五年，而鄭有忽突之爭，許叔始得乘勢以歸于國，故書曰入，以著其克復之難，且以甚鄭莊之惡也，其不以名見，而以行次書者，明其與君爲一體，兄終弟及，與蔡季之歸蔡從同。

鄭伯突入于櫟

入者，出入惡，公羊之義也，然宜入而入爲順，許叔是也，不宜入而入則逆，鄭伯是也，櫟、鄭邑，入邑未入國也，而突何以稱伯，蓋猶有強都，則其勢已足以制國命而震人心，故渠彌弒昭公，齊人殺子亹，其意未始不在突也，雖子儀在位，而莊四年，與齊陳遇于垂者亦突，故經於其始入稱爵，以著其終能篡國而爲君者，實由於此。

衛侯朔出奔齊

衛之奔君，如鄭如衍皆不名，而朔何以獨名，鄭得罪于霸主，衍見出于權臣，其義猶未絕于衛也，朔則譏殺其兄，篡奪其位，五年之間，國人皆痛心疾首，而後左公子洩、右公子鱳，見黔牟于天子，而立爲君，則國固爲黔牟之國矣，朔不得而爭焉，故劉氏敞以爲奔而名者，見有君也，朔之于衛，大義已絕，何可援鄭衍以類視之。

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齊欲納朔，魯欲平紀，故爲黃之盟，桓自會紀于郕，受紀之朝，爲紀納女于王，皆所以謀紓齊難，而齊乃有郎之戰，四國之師，其耽耽視紀，必欲肆其吞噬者，遂至遷怒于魯，齊傍圖鄰，尚不能保小寡而顧婚姻，況襄之政令無常，知利而不知義者乎，卒之邊其邑，逼其君，齊不能爲魯存紀，而魯不敢不從齊納朔，則是盟也，陽許而陰圖之，齊襄欺魯實甚，何桓之愚而不悟也。

蔡季自陳歸于蔡

經於蔡季，不書其出而書其歸，則其出也不以罪，其歸也不以爭，賢可知矣，而或以季之賢，宜能死國，遂以季與獻舞爲二人，使果爲二人，則季非承國爲君，其出入又非有接于魯，魯史何緣其事而書之，況人之賢，有深于出處之間者，有明于生死之義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必欲全而責之，非大賢不能，而何嫌于蔡季之即爲獻舞。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春與齊盟于黃，夏即及齊戰于奚，齊之無信，雖愚者亦知之，而公復與爲好會，姜氏欲之也，男女之無相瀆，申繻言之矣，縱夫人之驕亢，既偕與會濼，遂從而如齊，豈所謂夫子制義者乎，蓋天之奪其魄，將假手于齊以討賊矣。

春王正月莊公。

莊不即位。而猶書正月者。正其始也。觀此而知定無正月之失其正矣。莊有正月而不書即位者。隱其弒也。觀此而知桓行即位之漠無隱矣。

夫人孫于齊

此夫人既隨喪歸。而復如齊也。不書如而書孫。著其與于弒也。不書姜氏。見若非齊女。然以醜其淫倫也。哀姜孫邾。齊桓殺之。喪歸書至。此孫而不至。何也。則莊公以私恩迎之。而國人以公義絕之也。其後或會或享。或如齊如莒。屢書而不諱。何也。譏失賊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莊公將何以爲人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桓公命。王不稱天。顧氏炎武以爲闕文非也。毛伯錫文公命。稱天王。召伯賜成公命。稱天子。彼皆不闕。此獨闕乎。顧云。此與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不知歸含且賵。正以其厚禮妾母譏之也。故下文召伯會葬。亦不稱天。然則平王之賵仲子。得稱天王。何也。彼既斥其宰之名矣。謂或匡弼不以其道。及加禮于成風。則知嬖寵匹嫡。實習爲常。不得更貸其咎于使臣矣。或曰。文成之寵命。亦僭賞也。何獨於錫桓而譏之。譏其甚者。莫甚于樊篡弒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侯猶未去國。而先以邑附齊。不幾疑于季之奔叛乎。顧季見齊之遷邢鄘部。知其心必欲滅紀。俟其既滅而後下之。恐難容也。故當紀侯之命以承國。而遂入酅以求爲附庸。春秋善其於傾覆之時。尚能延宗社之祀也。故書行次以賢之。賢紀季所以惡齊襄也。

紀侯大去其國

齊方與陳鄭謀紀于垂。未嘗以兵隨之。而紀侯知其欲滅紀也。力既無以敵齊。必又未能下齊。則不如委其土地人民。而飄然遠引以避齊也。春秋憫其無失國之道。而特迫于強大之陵。故不曰出奔。而曰大去。或曰大名也。名紀侯以責其不死社稷。與社稷既有托矣。季存則祀存。將以一死爲誰殉哉。

齊侯葬紀伯姬

伯姬。魯女也。葬、臣子之事也。使書葬紀伯姬。則紀人葬之。魯往會之矣。今斥言齊侯。所以罪襄之肆行侵逼。令其殯不及葬。而又欲假以爲名也。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所伐者。黔牟也。伐黔牟。所以納朔也。朔殺兄篡國。義所當誅。而齊襄連諸侯之兵以納之。其爲惡之非。豈待貶而人之哉。然或以爲四國皆微者。則大不然。先是溯會齊師納而弗克。今糾集大衆。期于必成。襄之親歷行間可知矣。而顧人之者。何也。襄烏獸行。通文姜以弒桓。魯雖屈于力。弗能報。未嘗不心惡之。故狩禚而書齊人。不欲使公與仇讎會獵也。伐衛而書齊人。不欲使公與仇讎會師也。既人齊襄。即不得不人宋陳蔡。此魯史之特筆。以啓後人疑問者也。終諸兒之弒。非與文姜會。義不得書爲人。是魯之惡襄實甚。惡襄所以病公也。若弗以納朔貶稱人。則桓十六年伐鄭納突之諸侯。何以爵之。

王人子突救衛

救衛者。助黔牟以拒朔也。使朔非得罪於天子。天子廢之而立黔牟。則當時諸侯之助亂以伐正者多矣。何未聞王旅之赫然怒乎。雖周之弱不敵齊之強。未嘗爲救。而春秋必以救書之者。所以尊天子之威命。而託子突以正五國逆王之誅也。子突、名也。方氏苞曰。王朝之大夫。例稱名。

衛侯朔入于衛

不曰歸。而曰入。逆詞也。王人救衛而朔入焉。雖不書王師敗績。而敗績可知矣。不書黔牟出奔。而出奔可知矣。朔藉五國之力以抗王命。其罪豈不子糾萬哉。顧猶不黜其爵。何也。緊國爲正。緊爵不抑其爲非正也。故朔之入衛。與突之入櫟同文。

齊人來歸衛俘

公穀以衛俘爲衛寶賂也。賂一入而不惜篡弒之名。不避抗王之罪。胡傳以爲有欲貨之心。而後動于惡是也。顧其事齊人主之。四國從之耳。以寶入齊宜也。而齊乃來歸于魯。豈果從文姜之請。欲以親魯歸寶。乃所以歸惡也。歸之者詐。受之者愚矣。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書齊大夫。而不曰其人。非其貴者也。諸兒弒。齊無君。謀國者懼。魯之乘亂以復其仇。而見糾之在魯。魯實安之。故以迎糾爲名。而與公盟于蔇。使魯貪納君之利。而不興報怨之師耳。不然。立君大事。國高二守何藐而覷諸侯知名氏之大夫乎。顧齊則詐矣。而盟書公及。內志也。公不志于報父之讎。而志于定讎人之國。則其罪不可逭矣。

齊小白入于齊

小白與糾。皆齊僖之庶孽。其當立與否。非如忽與突。竊與赤之灼然易明。但立嗣以嫡。非嫡以長。禮也。使小白爲弟。則殺兄而奪其國。其惡與衛朔等。春秋豈肯與之。乃小白賢齊。亦如鄭忽曹羈之。以國氏則其當立之義。固齊之臣民所共戴。非若伐齊納糾。特出于魯人之私也。其曰入者。亦以糾之爭國難之耳。豈與突之入櫟。赤之入曹。朔之入衛。同爲逆辭者。故三傳皆謂糾兄桓弟。程子特易其說。而斷之以聖經。正不必以溥昭之言爲媒。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乾時之師。即伐齊納糾之師。不言公可知也。顧小白既入。齊有君矣。我師不可已乎。而公決求一遂者。蓋憤戲之盟。受欺于前。故乾時之戰。致死于後。使公能移此師于不共戴天之仇。雖致敗衂。亦何所懲。今乃以納仇而敗也。固不能諱其恥也已。

齊人取子糾殺之

桓既得國。糾一亡公子耳。有何能爲。然小白忘魯。鮑叔虞仲。非設糾于死地。則魯不靖。而仲不來。故始詐而迎之。終忍而殺之。此即覇者功利之見。不自惜其不仁者也。經書曰取。病魯尤罪齊也。而或以糾之稱

子爲齊人正其君臣之義亦烏知子糾非名如陳子禽之或稱陳亢或稱陳子亢耶如例之以既葬稱子則小白罪不勝誅矣

公敗齊師于長勺

敵加于己不得已而後應於魯何責焉顧將卑師衆曰師齊而稱節用大衆矣而魯能勝之及齊宋修怨連師至郎又能敗之于乘邱則是魯之兵力非不足以摧敵也乃自納糾以前宋聞師加于齊而乘長勺之勝侵宋以啓其釁屢敗其師則公之忘讎而黷武固有責之不勝責者矣

以蔡侯獻舞歸

此著楚之強憑陵中國之始也先儒以爲禍敗而名其君者責其服爲臣虜絕之也蔡小而逼于楚力不足抗強鄰從而服之寧得已乎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不名固無罪矣晉師滅潞以潞子嬰兒歸名之果何罪乎即據左氏所云罪在酆舒晉誠不利其土地人民則殺酆舒而立潞子如楚莊之殺陳夏徵舒可也何遽滅之故凡滅國而執其君皆罪在滅之者而深惻夫所滅者以著世變也如責蔡季以不死社稷之罪則夔子亦未死矣況蔡季既執蔡人立其子於國有君矣社稷固未亡也方氏苞曰諸侯卒必名奔執而不返則與卒等故名之其不名者不知其名也如有則其義皆可通矣如鄭子奔宋或子奔貫溫子奔衛皆不知其名者

宋萬出奔陳

春秋書宋萬事與左傳詳略懸殊或謂宋魯方惡赴告不通則當乘邱鄧交兵之後宋有大水魯使弔之而書諸策豈有討賊立君國之大事而不以告哉如竟不告則萬之弒君殺大夫亦宜不見于經矣故例以衛州吁之事則宜書曰宋人殺萬宋人立御說葬宋閔公而顧不書書出奔似乎緩討逸賊者而左氏皆臆之說恐有不然先儒謂書奔陳以責陳人之窩賊受賂烏有欲責隣封之小慾而忽殺臣子之大義哉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傳謂以平宋亂果爾則在會者當爲御說何以不書得而書人乎抑傳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推戴以爲盟主故貶而稱人然其時魯衛大國地與齊鄰鄭爲懿親素與齊黨今皆不與于會而自宋以外惟陳蔡邾三小國焉何足爲主天下會盟之政意者桓假平宋之名以圖霸事而信義未孚故四國君不親行而臣往聽命劉氏敞所謂皆大夫者近是

齊人滅遂

滅譚書師將卑師衆也滅遂書人將卑師少也以遂弱于譚其國易舉也北杏之會豈惟遂人不與而齊桓欲以威懾諸侯故以罪加小國金氏履祥曰遂在濟北必爲魯之附庸則滅遂所以逼魯也于是魯人懼而有柯之盟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北杏所以平宋不踰年而宋遽背之非情也伐之者蓋責宋公之不親行而遣大夫耳陳蔡邾亦大夫何

以得免于伐會不爲宋舉也且國諸侯必先大國陳蔡邾非所急也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甚矣桓之急于得宋也前年會陳曹以伐之以北杏之不親至懼其有離心也及兩會于鄄宋已固交于齊齊愈推戴于宋遂以師從宋伐郳郳叛宋也又從宋伐鄭鄭侵宋也其序齊于宋下者春秋之例會則以主盟者爲先伐則以主兵者爲先郳鄭兩役宋主兵也而胡傳以爲齊未成霸彼二十六年伐徐仍序齊于宋下豈猶未成乎霸也哉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盟而曰同懼其有不同之情而要以必同之義蓋齊桓始霸之辭也柯之盟嘗書公矣而于幽諱公何也柯特盟也不過通二國之好幽齊盟也而欲收諸夏之心天王在上而列侯不朝覲于京師不會同于方岳聯結八國推戴一人越禮犯分莫此爲甚故無霸而天下之戎兵不戢聖人憂之有霸而天子之威權以亡聖人尤疑之特諱公以著世變即胡氏北杏傳中所謂詐始亂正王法也而於此傳則云桓公仗義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顧魯之叛盟在納鄭詹諸年以後事也春秋豈能逆探其事而先於幽之盟貶之

齊人執鄭詹

冬十二月盟幽春執鄭詹是執之于會所也傳謂責其不朝豈有會猶未歸而遽責之以朝哉蓋桓見荆楚方強伐鄭及櫟而遠疑鄭之有二心于楚也故拘其執政大臣以爲質而要之以固事齊是桓之不以德懷而以威攝也故稱人以執惡之也詹苟知義如叔孫舍子服湫之于晉待禮而歸可也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不書戰而書伐以三國來伐未戰而魯服也蓋魯之事齊也緩北杏固未與矣既盟于柯而猶不親乎鄄之會甫同于幽而遽私受乎詹之逃反覆無信齊宋惡之于是有西鄙之師說者徒以遂事招寇歸咎于公子結夫結以腹婦私出而揑與大國抗盟誠爲不非然齊宋既與之盟矣豈其不面拒于先而反追怒于後哉

及齊高傒盟于防

盟書及內所欲也不稱公不與公之請婚于齊也納幣逆女皆斥公而獨於盟防諱之者不諱則外大夫之來聘而公出國都以盟之者有矣烏知高傒之以議婚特來也不書齊使於齊無責焉耳

夫人姜氏入

公於盟防之後嘗三如齊說者以爲朝也而假納幣親社逆女之名以諱其事顧春秋小國之朝大國實禮之常滕薛邾之於魯是也傳公於齊亦嘗五年一朝經皆書如而不諱何諱乎莊公且莊而朝齊其可恥孰與結婚于齊蓋姜氏齊襄之女也襄于九世之讐猶必報之況其爲先君之讐乎經不曰夫人至而曰姜氏入謂其義不可入也穀梁所謂宗廟不受也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將以爲夫人歸而不知適足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不書子氏，以國不嫌沒其僭也。忽之出奔繫鄭，歸則書世子，則羈之繫曹，即爲世子可知矣。但鄭先書歸，見蔡賊者之有力也。曹先書出，見扶正者之無人也。要之羈與忽之當有國，則一也。而論者每以不書爵爲貶，則通一經之奔者，未有不繫以爵者，聖人誤皆予之耶。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前之盟幽諱公，而此不諱者，一諱焉，而其義已著也。魯爲乘國之邦，宋爲先代之裔，陳鄭皆當荊楚之衝，齊必得宋魯而後可以服中夏，必得陳鄭而後可以禦荊蠻。故自北杏以來，先服宋，次服魯，次服鄭，叛則以兵威之，歸則以恩結之，歷十數年而諸侯皆有畏服之誠，無疑貳之志矣。其曰同者，喜其同也。天下同此尊周攘夷之心，而霸業以盛。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以原仲爲季友之舊，則如陳私行也。禮云，大夫私行出疆，必請，請命而行。雖私無貶，顯必誌之于策者，爲異日友之奔陳誌也。自于餘邱之伐，慶父以庇兄而專國兵，二十餘年矣，其必爲害于宗社，公與友所心憂，故女叔來聘，使友報之，越竟會葬，任友行之，蓋欲通友于與國，一旦禍起，得借以息肩，而徐圖反正也。然其不託于齊，何也。齊魯舊好，桓方主盟，其不與慶父以長魯亂也可知。

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衛朔反國，實抗王師，及王有子頹之難，朔又與燕伐周立頹，王之積怒于衛實甚矣。使桓果有尊周之心，則必恭奉王命，親歷戎行，而顧自居城濮，遣將溥伐，使懿公尋前幽之盟，求救于齊，則師不戰而潰矣。故春秋稽衛及齊，以見衛不量力，自取敗衂，而非桓之欲伸天討也。傳曰，取賂而還，殆不誣矣。

齊侯來獻戎捷

此齊桓欲親魯而諱以下之也。先儒謂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而春秋特書來獻以抑之，恐未必然。使齊果欲誇其功以疑魯，魯惡其誇而故抑之，使與下之奉上等，是益爲誇詞以爭勝，非所以爲榮也。惟其自以來獻爲文，故聖人因而審之，以見霸主之本盧夷以爭兼志，固與楚宜申之來獻捷，以魯不會盂而脅之以威者，其用意大相懸也。張氏溥曰，遇魯濟則親至魯，遇梁邱則序先宋，齊能執讓，宜其定伯得之矣。

公子牙卒

成季之誅牙也，爲大義滅親也。春秋曷爲諱而卒之，成季諱之也。牙，慶父之黨也，其欲弒莊公以致國于慶父，固積慮耳。使明徵其辭，如周公之誅管蔡，則慶父久專國兵，勢必激而成變，故既之而微其跡，第以卒告于臣民，立其後嗣，而慶父猶晏然不知牙之以罪誅矣。故莊公得正終，子般得繼立，皆成季之密于機事，而無害其成者也。春秋善乎其諱之也，非僅善其不與國人盧兄弟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告立閔公也。慶父之欲篡國久矣，恐國人之不與也，故且立君以伺其便，懼大國之見討也，故又如齊以探其情，而說者以通其使，許其歸，雖齊桓之縱賊，則大不然。如齊之役，與般卒同月，魯既歸獄于圉人犖，則齊桓烏知弒般之爲慶父，而不通其使，許其歸乎，但自通其使，許其歸，而慶父遂若內有哀姜之助，外有方伯之援，魯其已乎矣。春秋書之以見閔公之弒，已兆于此也。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閔公

落姑之盟，請復季友也。時閔公甫九齡耳，慶父專國，威福莫敢，誰能爲公發此計者，陳氏謂國人爲之，吳氏謂魯之世臣爲之，卓氏謂季子在陳，介陳人以爲之，而不知公自爲之也。公雖幼，見慶父哀姜之所爲，心必惡之，而力不克制之，因思季友之賢，能除逆黨，則必能輔公家，故請于齊而復之，以從國民之望，而奪亂賊之權，慶父力利公之幼弱，不謂其能排賢奸，將爲己害，故季子歸而踰年，遂肆然動于惡，而使卜齮賊之于武闈，後漢質帝年亦九齡，知李固之忠貞，懲梁冀之跋扈，而冀遂進鴆餅以戕之，其事正與閔公相類，嗚呼，閔公有志于治，而親賢是求，能愛其傅，而奪田不禁，其天性有過人者，而卒以此亡其身，閔之所以爲閔也。

齊仲孫來

季子秋歸，而仲孫以冬來，閔公秋薨，而高子以冬來，齊桓之務寧魯難至矣，使當日季子不歸，則慶父之篡必成，齊使不來，則季子之功不立，而說者謂桓公有取魯之心，是泥于傳而不揣情事者也。齊之南伐，以魯爲主，仲父之謀夙定，烏有欲成尊攘之業，而敢覬覦王室之懿親哉。觀哀姜之孫邾，而不孫齊，則弒君之賊，桓公決欲討之，慶父所以懼而奔也。慶父奔，而季子以信公入矣。至季子仲孫高子三大夫，字而不名，則朱子所謂魯史喜而書之，聖人直書史家之辭是已。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郎北救邢僖公

狄未至邢，而陳師郎北以先待之，安見次之爲緩，其謂之緩者，見傳有邢人潰出奔師之言故也。然傳不敢邢與狄戰，則邢懼而自潰，非敗而後奔也。去其國都而欲托于險阻，擇夷儀而居之，諸侯因而城之，始終一救患分災之心，何得謂救邢譏其緩，城邢美其功哉。其再敘三師者，以救在春，城在夏，事既踰時，而未嘗別役諸侯之師也，則其事有制而不擾矣。

城楚邱

楚邱，衛邑，而城之直等于魯邑者，齊桓分任其功于會檉之諸侯，而令魯繕其成也。公穀以爲不言城衛，不與齊桓專封，夫所爲封國者，本無其國而今建之，本無其衛而今命之，則郳犂來之國號小邾，而衛稱子是也。若衛則廉叔之國，周先王之所封，懿公前滅于狄，戴公旋立于曹，至文公徙居楚邱，建城市而營宮室，劉氏敞據定之方中之詩，謂先徙都而後築城，非齊桓城而遷之也。其不言衛而言楚邱者，不言楚邱，則疑于城衛之故都，其實城楚邱與城邢等耳。觀閔公之篇，言狄入衛，而不言滅，後復，則衛固依然存也，何俟齊桓封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自莊公十六年以後楚之伐鄭屢矣齊桓合諸侯以謀之大如宋魯遠如江黃數爲會盟以固己之交被楚之黨然後乘侵蔡之師聲其罪而討之書曰遂伐楚非第繼事之辭亦謂同幽會檉盟貫會陽穀積二十餘年之經營而今乃得遂其事也陘者楚地定公四年諸侯侵楚會于召陵論者以召陵爲楚之要地而陘又在召陵之南師次于此非緩以待之也蓋將蒐乘簡卒申令而行駸駸乎有深入之勢矣故楚懼而遣使如師以請盟其書屈完來盟而不言使之來者外楚而不欲進其君于同盟也其書盟于召陵而不言與之盟者貶桓而不欲使大夫得與抗也雖不必戰勝攻取而桓之屈服乎荊蠻者其功已存于天下矣郝氏敬以爲齊能討楚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滕蔡侯之歸如是則楚無以爲辭勢必決于一戰戰而勝幸也萬一不勝則彼將肆其吞噬之心以侵害中國而震驚京師王室之禍由此熾矣故第責之以包茅不貢使之引辭服罪則君臣大義昭然常存楚雖倔強亦自知其僭王猾夏之不見容于天下也自召陵以後終齊桓之世楚雖滅弦伐黃祇自暴其近辭而未嘗加兵于鄭則亦懾于伯主之義也夫○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楚之強而深其阻眞其旅雖武丁猶難伐之威尚必歷久而後成功況桓文乎城濮之戰得臣恃勇直前自離巢窟而所從者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故晉文得而勝之今則楚師不出憑險爲安蓄全力以待齊而欲懸軍深入歷方城漢水而戰郢郊此敗敗之道也說者以召陵爲伯主苟且之罪夫以苟且責其平日之所爲不足服楚則可耳至于召陵受盟正以不戰而屈人者雖聖人亦不沒其一匡之功矣

諸侯盟于首止

會盟同地而不同時故復舉首止世子與會而不與盟故再言諸侯前之會特尊世子以明示諸侯也此之盟復要諸侯以同戴世子也

盟于洮

首止之會不盟王世子葵邱之會不盟宰周公于洮則與王人同盟書之將以示貶乎非也王室有雖勳使求援以結盟列國事之變而義之權也頃惠王崩在冬洮盟在春其時固無叔帶爭立之難故劉氏敞以爲洮之會本非謀王室也意者鄭始聽從楚之言逃首止之盟及經新城之圍楚師不競寡母之役子華不姦遂自悔厥禍求成于齊齊上請于天王爲此會也故書曰鄭伯乞盟然自鄭復從齊而惠王益知諸侯同心太子之羽翼既成廢立之邪謀永息矣則即以此盟爲寧周難可也故王人不嫌與盟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一夫人也三傳異說自劉向曰爲成風後儒多因之顧古無以妾體君之義亦無以子立母之文偉雖欲尊所生豈敢因禘告廟自誣其禮乎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其葬皆稱夫人其葬皆稱小君而未嘗入廟致之使謂春秋略其踰事者猶譏其作始者則宜詳其氏姓直書之曰用致夫人成風而嫡妾之亂不奪昭然足爲後世戒乎何爲書夫人不書氏姓將以示譏軌令讀者不知所譏之爲誰氏也惟左氏

以夫人爲哀姜者得之蓋自夫人之喪至自齊已削其姓以貶之矣徒稱夫人即可知爲哀姜文相承也哀姜薨已七年何以今始致之蓋其淫而與弒國人欲絕之于祖廟也而其葬而成禮僖公已尊之爲夫人也或曰哀姜入廟則宜書祔廟既葬卒哭而以班祔事之常也哀姜不宜入廟而入廟則人子之心廟而制之者也故曰致也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子葬垢

哀王而立而冢宰出會諸侯則猶傷于叔帶之難而倚伯主以固其位也第惠王之喪在去年冬葬垢之會在此年夏正當七月而葬之期故汪氏克寬疑其會葬既畢而僭禮以申王禁也然魯方在會而王葬不書于册則伯者之功過亦不相掩矣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私也對世子而言也君私其孽子而殺世子是不嘗以孽子手殺之也國人所同讎也故不書弒而書殺惡其君之愛之適所以多其子之罪而使人殺之也譏在君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

書曰其君里克之君也其爲里克之君奈何奚齊者獻公所嬖荀息以傅之者也卓非其所傅也使克于奚齊見殺之後盟國人而召卓耳則荀息將殉奚齊而卓必不立矣卓不立而亦可免于死矣故凡卓之得立者荀息爲之而晉克之疑之也傳曰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既躬入其人之朝而又忍而殺之故春秋特書弒以正卓之爲君罪在克也

諸侯城緣陵

城邢序三國之師齊自主之也城楚邱略諸侯而不書使魯主之也城緣陵書諸侯而不序任諸侯之各自爲役也修安撫之業而無總一之令故穀梁以爲諸侯城散辭也自是以後次于匡以救徐而徐終爲楚所敗會于淮以謀鄫而鄫不果城而還諸侯懷貳舉無成功何其始勤而終怠也蓋自九年會葵垢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五年一朝得置以事天子者非之而齊直安受其禮而不辭久矣桓志之荒矣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始合諸侯與宋魯爲尤睦今柩方在殯而宋遽伐之豈仗義執言之師乎雖率齊桓之遺命納公子昭而心則實幸其喪乘其亂矜其威力欲與齊代興耳故春秋略其納昭書其伐喪甗之戰不以齊主兵而以宋及之皆惡宋也夫古者立子以嫡無嫡以長公子昭非正也使無虧既立宋襄因而撫之以修桓公之好諸侯其誰不樂從顧計不出此而謀動其國家變亂其少長以此圖霸不亦難乎觀魯與狄之救齊聖人皆善而書之狄尚可善而宋之不善爲已甚矣

宋人執滕子嬰齊

名滕子非貶也其義與楚執蔡侯獻舞同宋襄求伯不以德禮懷諸侯而侮弱爲強直書其事其惡自見不待貶也啖氏助曰春秋於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齊之盟楚所以恐弄諸夏以竊霸者也。陳蔡逼近于楚。惟其所役。桓公既沒。鄭伯新朝。楚見其隙之可乘。故託言不忘桓德。而介陳蔡以通于齊。孝公既爲甘言所餌。而又見宋襄肆虐。難有納己之德。實懷奪霸之心。故欲結楚以搖宋。而魯適以救齊怨宋。遂合而爲此盟。顧楚大夫在焉。序先陳蔡何也。蓋欲矯宋之虐小。而故下之以誘來者也。夷之參盟于夏。大夫之抗盟于諸侯。皆始此矣。春秋懼之。沒不書公。方氏所謂特文以見義也。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曹南之盟。從宋者曹邾。齊之盟。從楚者五國。宋自知其力之不足以致諸侯也。而介齊以求成于楚。使宋楚之從者。交相見也。故鹿上之盟。惟有三國。蓋共謀爲盂之會耳。楚方欲陵盟中國。既與齊魯通盟。所懼與爭衡者惟宋。今幸宋求諸侯與爲好會。故僞許之以誘致其君。使之以乘車往。而自伏兵車以執之。甚矣宋之恐。而楚之詐也。當是時。魯方有事于邾。而齊第坐觀其成敗而莫之援。中國無霸之禍亟矣。故春秋於會盂執宋。盟薄釋宋。不爲宋隱。閔宋之自取也。不授楚權。抑楚之橫也。而齊魯之附楚以外宋。亦不能逃其罪矣。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方氏以楚稱人。非君也。恐有不然。春秋外楚。自椒聘以前。未有以爵舉者。屈完來盟沒不書。使宜申獻捷。使亦書人。惟盂之會稱楚子者。蓋著夷狄爭霸之始。自宋召之。故書爵以抗宋。罪宋也。及盟薄則沒楚。而戰泓復稱人。經之常例耳。至宋襄飾小名以取大禍。則智見夫齊桓之假仁義以服人。而不盡己之力不遂齊也。其不書公敗績者。先儒謂爲宋諱辱。然戰泓以後七月而卒。則衆敗身傷。其事亦不能諱矣。

衛侯燬滅邢

衛侯燬之名也。三傳皆以滅同姓故然。曾滅虞虢。齊滅紀。楚滅夔。皆不名。何獨於燬而名之。按邢衛皆滅于狄。齊桓城而復之。桓方在殯。衛乃興宋伐其喪。而殺其子。衛之於齊甚矣。邢以救齊之故。與衛爲讎。而衛遂用二禮之謀。斬其血食。是衛之不仁。其心已死。故書燬。以從諸侯死則名之例甚衛也。而邢之無罪可知矣。而齊桓興滅繼絕之德。益以著矣。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君臣概稱人。常也。陳蔡鄭許雖爲役于楚。經書戰伐會盟。未有以大夫先列侯者。垂隴之會。不先士穀。新城之盟。不先趙盾。豈於圍宋之役。獨先得臣。方氏謂主兵而先。猶可言也。列會而先。不可言也。主兵而冠麗倒置。豈可言哉。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而楚虐之。執之于盂。敗之于泓。今又以背楚即晉之故。而帥四國以圍其都。是其心直欲盡驅中原之諸侯以從楚而後已。直書其事而楚頡猾夏之惡已彰。固不待以人爲貶也。

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圍宋之諸侯也。楚子在焉。不曰楚子者。書法與盟薄同。不予楚以主盟之權也。于宋。宋與盟也。宋迫于兵而受盟。情有可原。魯以伐齊取殺之師。德楚爲深。不召而往會之。且爲宋求服于楚以釋其圍。是楚之臣屬諸侯。爲賓佐之。不待戍衛以備晉。而公之罪已不可逭矣。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也。致楚師于衛地而與之戰。則楚之勢孤。以視召陵之深入楚境而攻之者。其難易何曾倍蓰。方晉之欲救宋也。惟恐我師既出。楚遂解圍而歸。則欲一大創之實難。故始而侵曹伐衛。以致其救衛之師。既而執曹畀宋。以激其讎曹之心。及兩師既陳。而又許曹衛以遏之。拘宛春以怒之。退三舍以驕之。遂以一戰而取威定霸。雖陰謀秘計。不及齊桓之正。而其爲功于天下。則過齊遠甚。蓋自齊桓既歿。宋霸不競。陳蔡鄭許之臣服于楚。不足言矣。而魯且脫盟衛與爲婚。惟宋不屈。圍之踰年。非晉文起而討之。則楚之猖狂不道。禍且延及王室矣。故雖侵曹伐衛爲報怨。執曹畀宋非伯討。春秋曲諒其爲服楚之計。而亟書晉侯以予之。逮乎城濮之戰。三國稱師。晉獨書帥。則聖人之心可見矣。先儒拘于書及之例。謂經于晉無美辭。不知以晉及楚。亦以別異主客耳。豈必以此判其事之美惡哉。

衛侯出奔楚

鄭突衛朔出奔則名。衛侯鄭獨不名者。突奔而忽立。朔奔而黔牟立。方氏所謂國有二君。不名無以別者是也。鄭之奔也。昏人立叔武矣。而武則以國爲君之國。特與元咺守之。俟其反也。故鄭之不名者。所以表叔武之心。以甚衛侯殺之之慘也。自襄士受盟以後。武不見經。而結書元咺奔晉。晉執衛侯。比事以觀。則傳所謂疑其篡已而殺之者信矣。既已殺之。是叔武不自爲君而鄭成之。爲二君也。故於其復歸而名之。

公朝于王所

自入春秋以後。僅于成公十三年書如京師。獨晉文創霸之初。盟于踐土。會于溫。一歲之間。兩率諸侯以朝于王。豈非十二公僅見之盛事哉。書曰公朝朝之。異于如也。著晉侯尊王之功也。書曰王所所之。異于京師也。亦不掩晉侯召王之罪矣。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盟者。告神以約信之辭也。不敢以不信加于尊者。故諸侯尚不與王人盟。況大夫乎。而翟泉又在王城之側。諸侯之上逼天子。大夫之交政中國。皆自此始。沒公不書。所以貶晉文者深矣。

取濟西田

濟西魯田也。宣元年齊取之。非齊地。故言取也。十年齊歸之。本魯地。故言歸也。與鄆讙龜陰之言歸一也。今僭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則濟田宜歸于魯。乃不言歸而言取。若非所有者。然則曹人力屈于晉。而非心好于魯也。與成二年取汶陽田同。但曹弱于齊。故汶陽仍以歸齊。而濟西遂爲魯地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啓蟄而郊。於周正宜用三月。四月非其時矣。庸愈于九月用郊也。卜不過三。四卜非其禮矣。庸愈于五卜

不從也。免牲則不郊。固知上帝弗享矣。望、郊之細也。不郊而望。不亦可已而不已乎。故書猶以譏之。魯之有郊禘也。記云。成王賜之以報周公之勳。然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王使史角諭止之。而惠公怒執王使。則是僭端起自惠也。但其時或以平王不許。未敢肆行。故歷隱桓莊閔之篇無見焉。及傳公從齊伐楚。誇大其功。僭用王祀。其在詩曰。皇皇后帝。謂郊也。周公皇祖。謂禘也。自是相習爲常。經不勝記。惟於其失而又失者記之。則自僖始。豈得謂賜自成王。受自伯禽也哉。

衛遷于帝邱

衛遭狄難。齊城楚邱以遷之。今三十年矣。而避狄于帝邱。則以自遷爲文。晉霸方盛。而狄之爲患于中國如此。豈非文以出奔之事。德狄而怨衛歟。及明年衛乘狄亂而伐之。盟之。亦所以自古其國不得已之計也。而論者以盟狄爲衛罪。不亦奇乎。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魯不朝王。而僅使公子遂報宰周公之聘。非禮甚矣。魯雖望國。惟強是從。齊強則朝齊。楚強則朝楚。今將聘晉。而恐晉文之責其無禮于周也。故不得不先如京師。而後如晉。書曰遂者。繼事之辭。亦專主之辭也。魯事盟主。過于事周。脫非晉文之率諸侯以勤王。得毋如隱桓之時。王臣屢聘而不一答乎。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秦既背晉盟。而遣鄭戍於鄭厚矣。復欲潛師以取其國。其意豈僅在鄭。亦將乘霸主之喪。而爭主諸侯之盟也。使其果得鄭以窺中原。則馳騁殽函。蹂躪畿甸。周鼎入秦。恐不待孝公以後。惟晉襄忍衰發命。遽興姜戎。犄之角之。使之四馬奚輪不返。始得摧其雄心。不敢越晉而謀東夏。家氏鉉翁謂城濮之戰。功在天下。殽之戰。功在其國。豈篤論哉。

晉人敗狄于箕

先儒謂殽與箕之役。人晉以貶其忘親而卽戎。非也。彼之謀原軫發之。箕之功郤缺成之。大夫主兵。自成公以前。晉書曰人。非有所褒貶也。狄之爲害非僅在晉。齊桓卽世。狄侵衛伐鄭。而孝公不能禦。故齊霸遂衰。晉文末年。狄圍衛侵齊。而襄公能敗之。故晉霸弗替。繼先人之業而彌中夏之患。此二役也。使桓公見之。爾歎生子當如晉襄矣。

公如齊

周公下聘。而公不朝王。歸父一來。而公遂如齊。此何禮也。據傳公之朝齊。文仲勸之。此臧氏之不足與謀國難。免竊位之譏也夫。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公

叔服會葬。天王欲親魯以懷諸侯也。魯之無禮于周甚矣。而獨善事強大。朝齊聘晉。勤無虛歲。凡桓文仗義之舉。僅皆從之。踐七河陽。遂迫于晉文。爾侑朝禮。王於其卒特加厚焉。奬其善而宥其愆。欲使天下之相勸于尊周也。又春秋侯國。世子既不嘗于天子。嗣位亦不請于京師。下不以禮來。而上遂不以禮往。是

使上下否隔不通。而廢立皆得以自擅矣。今不俟文之喪畢而先命之。固寵其父以及其子。亦所以正天子之操柄也。故春秋於會葬錫命書之。無貶詞。不貶周而所貶固有在矣。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書世子弒其君。春秋之治楚也。所爲用夏變夷也。頵嘗弒其兄而奪之位。事不見經。外之也。故其先國以號舉。入蔡曰荊。伐鄭曰荊。卻來聘亦曰荊。自頵之漸大。與宋爭霸。與魯同盟。駸駸乎與中國之諸侯等。中國則不可以夷狄之治治也。故爲正其倫親之名。而誅其亂賊之罪。楚幸矣。聖人治之。卽聖人不絕之矣。不然。以楚之僭王。必不以其嫡子嘗于天子。而目之以世子也何爲。

及晉處父盟

及不稱公。諱辱也。處父繫國。誌此盟之在國都也。誌處父之受君命也。禮身之幹也。晉以非禮加于諸侯。而使其臣得抗抗鄰君。不將誨之與己抗乎。書曰及晉處父盟。惡晉襄之自決其禮防也。而魯文不免自立。雖諱之而亦欲蓋彌彰矣。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紹霸。躬恩衰而敗秦狄。可謂振作有爲。自伐衛獵戚之後。志驕氣怠。直以國事委其大夫。故垂隴之盟。書士縠伐楚。救江之師。書陽處父自入。春秋外大夫而出主名于征伐會盟間者。實始于此。彼徒偶一時之安。而不知大夫強。諸侯脅。遂以兆六卿專晉之禍。春秋于此有履霜之懼焉。

逆婦姜于齊

出姜之歸寧也。書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正其爲小君也。而其始歸于魯。何書之略也。夫逆則稱女。至則稱婦。稱夫人。禮所固然。第曰逆婦姜于齊。惡文公也。以公之不告月。不祧朔。不惻雨。作主不時。壞廟不修。雖天祖之質臨。而敢于慢之。其亦何所不慢。故逆不以卿。至不於廟。備于禮以卑其主。而不知敬嬴仲遂之竊睨其旁也。由不敬其始。遂無以善其終。記云。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此之謂矣。

楚人滅江

初商臣弒逆之日。正晉襄倖讓之資。使當彭衙既勝。而移伐秦潰沈之師。舉其罪以致討。則楚必有情屈勢阻。負罪不敢抗者。而何暇圖江。惟伐秦不足中其忌。潰沈不足披其心。楚知晉之無能爲也。於是肆其吞噬之謀。而始而閉之。繼而滅之。小國之無所依庇也。哀哉。春秋書處父救江。于其前。書晉侯伐秦于其後。是江之未滅。而處父以孤軍促之。江之既滅。而晉侯以修怨忘之。所由與桓文之分災救患者異矣。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之會。不序諸侯。不名晉大夫。左氏謂賓公之後至者。非也。先儒謂以君幼而怨后之主盟者。尤非也。國無長君。而大夫遂假一時之權。則季子可以盟落姑。仲孫可以盟長樗。亦何必以閔襄親之。使當靈時而有桓文。必將會而不盟。而實趙盾以會嫡嗣而外求君之罪。則不臣之心。或可稍戢。乃據左傳考在會之

諸侯。齊有狄患。宋有內亂。魯文習安于昏惛。陳鄭心慴于楚氛。皆自救之不遑者。而盾遂以大夫抗衡于壇坫。故略之曰諸侯。著之曰大夫。蓋總觀天下之大勢。祛去政逮自此始也。胡傳所謂趙盾內專廢立。外強爲此盟。故不名以見其強者是也。至謂公之不及于會。則十五年盟于扈。十七年會于扈。皆不序諸侯。又豈以公故乎。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公既與晉盟于扈矣。踰年而遂復爲衡雍之會。不亦瀆乎。晉靈幼弱。權在趙盾。遂欲外結強援。內專國政。托爲尊扈之盟以行。而文公闇弱直縱之也。觀公之時征伐會盟。諸卿迭出。而遂爲尤專。故殺適立庶。遂之禍發于近。而三家亦踵而分魯矣。

楚子使椒來聘

楚之爲夷。諸夏所擯。所謂政教不及其人者也。自成穆以來。既爲正其肆逆之罪。即不得不錄其慕義之心。其來聘也。君臣並見于經。與中國等。蓋聖人不忍沒人之善如此。然亦隱痛文襄之覇業既衰。遂使楚與中國等也。則世變存其間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之死。非僖夫人矣。此曰僖公成風。穀梁以爲秦人非夫人也。使秦人果非夫人。奚爲加禮于人之妾乎。秦人既來歸襚。奚肯致慢于人之母乎。且成風繫僖。與仲子之係惠。正自有殊。君無二嫡。而母以子貴。則係惠者。未成之爲夫人也。係僖者。已成之爲夫人也。使循仲子之例。則宜書曰莊公成風矣。或曰追賵僖公。兼及成風耳。果爾。則以母居子下。非所安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狼淵之師。晉救不力。楚遂平鄭及陳。至此益知北方之可圖。而偕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其趨趨不遑前者。宋背不惕于文襄之餘威也。而趙盾鼠拱蝟縮。方待踰年而爲承匡之會。不思已之無以庇諸侯。而責諸侯之從楚。又何足以固同盟。而威強敵乎。故厥貉書楚子。非以褒楚。特以著晉之不競。而楚益強也。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之盟。宋陳鄭之從楚者皆在焉。亦晉顧復興之機也。當楚子田于孟諸。分宋鄭爲左右孟。而以公侯受役于司馬。廉人且恥而逃之。況宋鄭乎。特患晉之無志于諸侯也。及彭生爲承匡之會。魯文有奢柴之會。諸侯之惡楚者。將惟晉是依。於是翕然相從。先會後盟。而載書要言曰。同奮不武也。使晉於此乘諸侯之同志。誅猾夏之狡謀。安知桓文不可以再見。故春秋序諸侯而名趙盾。與扈之盟異者。蓋幸列國之散而復合。而以攘楚望盾之乘時也。

齊人執子叔姬

三傳皆以叔姬爲舍母。而或以叔姬爲舍妻。以叔姬稱子。定爲文公之女。其年與齊昭不相稱也。然考隱及莊僖之篇。伯姬叔姬季姬皆不稱子。豈無一爲時君之女乎。況莊公之會伯姬于洮。僖公之歸季姬于

鄫。先儒皆譏其愛女之過。安在君女之必以子稱。或以爲叔姬之舍母。則當書執其君之母。吾以爲叔姬果舍妻。則當書執其君夫人。其不稱母與夫人。而第曰子者。自魯錄之。若曰是固吾魯之子也。親之而惻之也。其執書齊人。何也。今之爲商人者齊人。後之賦商人者亦齊人。齊人固多詐矣。亦以見賦君之賊之遺賦于其黨。商人導之也。

諸侯盟于扈

盟扈將以討齊。會扈將以討宋。皆取賂而還。經書諸侯而沒晉。責靈之不足主盟也。或曰是殺也。晉靈不出。顧靈在位九年矣。計其年當得十一二。非不能行會禮者。觀其後屢欲殺盾。則盾之廢立專政。靈實積怒于心。豈肯使之屢合諸侯而不自出。則傳謂晉侯親之者。應不誣也。或又謂扈之會盟。以趙盾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故書之從略。然終春秋之篇。未有以大夫先諸侯者。趙氏鵰飛謂新城之盟。盾實主之。聖人排盾于諸侯之下。亦如垂隱之盟。排士穀于下者。使盟扈赴台之書。果先趙盾。春秋何難排而下之。而必隱諱不言。轉無以顯著君臣之分耶。觀鄭穆以晉不足與受盟于楚。及靈弒成立。而鄭即背楚而從晉。則弒君之賊。惡固有所歸。而靈亦不得辭其咎矣。

子卒

弒而書卒。臣子所不忍言。諱之也。然于子卒之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與齊人弒舍而歸叔姬。其事正同。則其故可知矣。獨以叔仲彭生之節。而不得與孔父仇牧並書。何也。諱子惡即不能不諱彭生也。然會承筐則書彭生。帥師伐邾則書彭生。而自子卒以後。寂無聞焉。亦足令學者疑而思之矣。

季孫行父如齊宣公

宣公之惡。仲遂成之。仲遂之謀。行父成之。當子惡既卒。夫人大歸。行父如齊。必以賂動齊侯。而告以國人之欲立宣。及宣既篡立。喪昏復爲如齊納賂。以請平州之會。而定其位。始終曲全。而篡君之德已深矣。而奸臣之竊柄固矣。宿與意如之專國。行父啓之也。夫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行父實心知其罪。使能爭之于仲遂兆謀之始。而不待歸父謀去三家之時。則魯以行父爲社稷臣。吾亦信之。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鄭自會扈以還。叛晉從楚。侵陳及宋。晉兩伐之。而不足以制鄭也。至此遂受命于楚。興大衆以伐宋。既敗其師。又獲其帥。而不畏晉救之至者。蓋隱知其君臣之有隙。非靈殺盾。則盾弒靈。固無暇謀及諸侯也。春秋書此所以惡晉之失御。而列國遂相尋于報復之師焉。又帥師書華元歸生者。方氏謂自文以後。霸國之卿以名見。與列國會伐仍稱人。自宣以後。卿將以名見。而大夫將則稱人者是也。亦足見諸侯之皆厭其政。而權歸國卿矣。

楚子伐鄭四年

是年伐鄭書子。胡傳謂歸生弒君。諸侯未能討。而楚師至也。及九年伐鄭書子。胡傳謂著其凌暴中華。以重兵臨鄭也。是同一子。而前用爲予。後用爲奪。何義例之矛盾乎。不知子者。楚之本爵。自公子嬰齊以前。

凡稱子者，君自將也。稱人者，大夫將也。無所爲予奪也。如以稱子爲予，則伐陸渾之戎，楚且觀兵以撫周鼎也，其何以予之。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宣公在位甫三年，而叔姬已可以適人，則楊氏士勉以爲公之同母姊妹者，同母不可知，而姊妹自可信。亦足見稱子之不必爲時君女也。顧叔姬既爲公之姊妹，而逆婚於齊之大夫，固自逆之，公自主之，則魯宣之以不義加于人，齊惠之以非禮縱其下，其惡皆不可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之會，晉人止公而不與盟，或曰諸侯本不盟也。然當是時，晉成繼立，五年始會諸侯以外楚，宜無不盟者。使宣公非有執止之辱，矣爲冬會春至，不月而時耶。況至自會，而遂即是齊，喪未終而公自朝齊，及晉侯會屈盟清邱，公皆不與，憤晉無深，事齊彌謹，而公篡之藉齊成謀，恫益顯矣。情乎晉成承弒君之後，而不能討賊，亦非無瑕可以襲人者，而魯遂得終逃其罪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春秋書國殺大夫，皆以著其專殺之罪，而大夫之功罪，未嘗不即事可徵。其無可徵者，必無功亦無罪者也。而有功與罪者則事繫于此，而每錯見其義于前後。如陳殺洩冶，經雖不明著其陳，然讀陳風株林之詩，則靈之淫于夏氏明甚，而洩冶死于其朝，則其不與孔寧儀行父從君宣淫，亦明甚。洩冶既死，踰年而有微舒之禍，蓋公弒而二子奔，則洩冶之以孤忠見殺，雖微三傳亦可按其時事而知之矣。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之盟，楚先陳鄭，說者謂予楚以霸非也。二國近楚，屈于力而受盟，亦如宋襄之盟曹南，曹邾猶從，未足爲霸。但楚方銳圖中原，而晉顧求成乘狄，故辰陵書楚子，所以對澶淵之誓，晉侯一號于所必爭，一務其所不急也。胡傳謂予楚之能謀討賊，使辰陵果爲討陳而盟，則義彰先有以勵人，而傳載子良之言，不應云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傳先書入，而經先書殺者，胡傳謂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然經誌其時，誌其月，又詳其日，依次直書，豈任意爲倒置，蓋楚師既出，先告陳人以討少西之意，而陳果翕然同欲靜俟行誅，故大衆臨城，元惡授首，書曰楚人，臣也，義在殺，不在人也。使楚于此濟徵舒之宮，定陳午之位，斂兵而退，無造國都，則可謂聞者之師矣。乃假其事以爲功，而貪其國以爲利，書曰楚子，君也，義在入，不在子也。殺其所當殺，而入其所不當入，楚之功罪判矣。聖人之予奪明矣。若夫孔寧儀行父，陳之罪人也，討其亂而縱其致亂之臣，義師之誅何蓋，楚子自度其力不足以有陳，故納二子以制其國，使無背楚而已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不書救鄭，鄭已服也，無及于鄭而勦民，林父亦既知之，使其整軍而還，以俟後釁，則餘威猶存，楚人非無

懼也。自邲戰一敗，楚遂滅蕭圍宋，而晉乃急急焉爲清邱之盟，則楚氣張而晉氣餒矣。

宋人及楚人平

楚討陳而得陳，圍鄭而得鄭，今又伐宋圍宋，歷年加兵，必欲服之而後已，蓋宋天下之樞也。晉得宋則可服陳鄭以逼楚，楚得宋則可通齊魯以逼晉，清邱之盟曰，恤病討貳，宋之伐陳爲討貳也，而晉曾無恤病之心，使楚人得志于宋，晉之自棄其與國亦甚矣。況宋以弊憊之餘，抗楚不屈，雖至易子析骸，猶不肯爲城下之盟，其義勇大可敬也。使晉救以伐鄭示整之師，移而救宋，親澤或行，與爲犄角，縱不能一戰勝楚，而楚亦必畏而避之，乃遂于權畏不及焉腹之言，寢兵不出，而宋遂不得已而與楚平，故凡平不書，而此獨書者，陳氏傅良以爲天下將有南北之勢也，晉執其咎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自齊元既卒，公不如齊者四年矣，齊以擁立之功，不能無望于魯，故使歸父會齊侯于穀，復使蔑會高固于無婁，蓋欲探齊人之意，能庇我則終事之，否則改而事晉，斷道之盟，決於此矣。春秋蓋示後世以躬負大恩者，無以自存，而惟以謀事強大爲急也。若大夫與大夫會，則自衛雍承宦已先之，不待貶矣。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人同盟于斷道

此晉侯之欲合齊魯以復振其霸業也。蓋自宋楚既平，魯卿蔑廼，使楚介宋魯以通齊，則天下將靡歸楚，而凌暴中原之禍，不僅魯衛曹邾當之矣。故晉侯急欲得齊，而使郤克徵會，使齊頃親澤增姑，而不使其大夫，則踐土之好復通，將與之戮力同心，惟楚是擯，必不以口血未乾，而背盟與師爲臣報怨也。試者徒見鞍之戰，皆在會諸國之卿，遂謂同謀伐齊，釋其忿忿，然是年卷楚之盟，與明年陽穀之師，景皆親之，而戰鞍則僅屬之郤克，是爲笑柄，乃國卿之擅兵，非晉故之風志也。穀梁以爲同外楚者得之。

公弟叔肸卒

書曰公弟，明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不卒，而叔肸獨卒，與其不義宣公之所爲也，公爲不義，國人皆知之，而三桓臧氏諸臣，儼然立其朝，食其祿，其有殺身而不顧與同朝者，彰生宣卒而不卒，所以愧大夫而卒者之莫非同惡也。叔肸不宜卒而卒之，所以愧卒而大夫者之誰爲能賢也。春秋之旨微而顯矣。

邾人戕鄫子于鄫

鄫國都也，造其國都，殺其君，雖用大師，猶恐不克，今不曰師而曰人，則微者也。戕者，殘其支體之謂，陰伺其隙，卒起而殺之，盜之爲也。然使書曰盜戕鄫子，則守禦不嚴，將歸罪于鄫之臣子，而邾之陰賊險狠，凌虐弱小者，轉得逃其誅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宣公之肉未寒，而用事之臣遽黜，行父之死其君也甚矣哉，蓋歸父會齊會楚，伐莒伐邾，公之任爲腹心，過于行父，今又使之如晉，行父疑其不利于己也，而遂暴揚先君之惡，追仇既往之怨，逐東門而專國柄，

孔子所謂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者此矣。左氏惑于行父之飾小節而竊美名，遂以謀去三家，徙罪歸父，無論其事之有無，即有之而不臣如行父，亦豈非王法所當誅者哉。

氏之說，以宣主未入哭爲非禮，劉云，乃僧初携，皆稱祖宮，此不舉諱，主未還也。顧公薨二十有八月，遂主已爲綴矣，今以易檐故塗之後，天又燬之，則入廟將在何時，誅宣亦所以贊成也，安得而不哭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自邲戰之後，一意從楚，晉雖屢伐之而不能服也，今幸其訟許不勝，遣使請成，霸勢之振，實係于此，故爲合諸侯以申其晉而固其交，自後馬陵之會，蒲之盟，鄭皆與焉，楚懼失鄭而屢威之以兵，甚且求之以賂，則知晉楚之強弱，實視鄭之向背，蟲牢會盟，晉景固善乘其機矣，至于九國之不奔喪，則據事直書，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前此楚師伐鄭，晉以趙書救之，過于繞角而楚師遠，益之救鄭，亦遣趙書足矣，而景必弱親之者，非懼于楚氛之猛熾也，蓋欲爲馬陵之盟，於宋釋辭會之隙，於莒結久叛之心耳，顧其先會而後盟何也，楚師在汜，鄭方修其戰備，不暇尋盟，故率八國之師以救之，懼失鄭也，蓋與齊桓之移師救許，同一分災急病之義矣，使景常存此心以睦鄰攘楚，文襄之業不其興矣乎，故春秋特書救鄭以善之。

吳入州來

楚方爭鄭，而吳已以兵入，其與國競前功而忘後患，入州來，即入郢之漸矣，吳爲僭王之國，春秋惡之，實與楚同，而晉顧欲通吳以能楚，屢以好會招之，不知吳控州來，則南以病楚，而北且以窺魯，封豕長蛇，莽食上國，亦兆于此，吾不意晉之君臣，竟無一能如季孫之知懼也，黃池爭先，所謂自貽伊戚者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伯同盟于蒲

此晉景疑諸侯之貳，而爲會以尋盟也，汶陽，魯之故地也，而晉奪之，孫林父，衛之叛臣也，而晉納之，鄭本寡弱，力屈于吳，而晉不恤之，而合三國以伐之，措置乖方，景亦自知不德，懼諸侯畏晉之強，莫敢依違，而先待之以虞詐，要之以神明，己則疑人，而謂人能無疑乎，惜乎蟲牢馬陵，晉霸稍有起色，自盟蒲而終無以勸楚也已。

晉人執鄭伯

傳謂楚以重賂求鄭，蓋欲間鄭于晉也，使鄭伯果通于楚，則必不敢朝晉，春尋盟而秋來朝，其不叛晉即楚之心亦明矣，而晉顧執其君，殺其行人，既以欒書伐之，又使衛人侵之，是爲楚驅鄭也，及鄭人立君，而晉乃合五國之師伐而求成，鄭雖曾屈，而卒爲楚侵宋，爲楚戰鄧陵，終屈公之世，三假王命以伐之，而終不服，則鄭之積怨毒于景也甚矣哉。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傳以瑣澤爲蒲元合晉楚之成，而經惟會魯，不列楚鄭，故劉氏啟以左氏爲未足信也，考傳所謂盟于宋西門者，惟晉士燮、楚公子能、許偃、三大夫而已，非惟其君不與，他國更無與焉者，及鄭伯如晉聽成，亦晉與鄭爲成，未嘗合魯衛與同盟也，此與瑣澤之會，本爲兩事，傳誤合而一之耳，然則經紀瑣澤，而略宋

讀春秋卷下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成公

歸父始而如晉，既而奔齊，齊魯之隙已成，而仲遂之好未泯，行父當國，恐其出齊師以間逐東門之罪，故不得不求庇于晉，而爲赤棘之盟，顧行父不自如晉何也，東門之逐，行父啓之，許則成之，許黨行父而爲之用，則是盟也，特爲行父結援于霸主，外以備齊，實內以脅魯，而晉侯則惟恐魯之即于齊楚也，固不惜降尊以就卑，不暇慮大夫之抗矣。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昔楚子在宋，歸父慮斯謀之泄，固不減矣，但其時魯方親齊，齊已通楚，固不得不謀所以事之，今既受盟于晉，與晉伐齊，則謹守封圉以待晉援可也，乃楚師甫臨，魯君遽出而降尊以盟楚，及列國之大夫，季孫之辱其君爲何如也，且晉楚亦非有政令嚴明者耳，使陽橋之役，楚必欲究伐齊之人，盟蜀之後，晉復來討從楚之罪，則季孫果得以君爲孤注，而己能倖免乎，徒見其於君爲不忠，於己爲可恥耳，故春秋會楚必諱，公盟外大夫必諱，公而于蜀獨不諱者，蓋晉不在公也。

新宮災三日哭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災新宮，天所以誅宣也，而在臣子之心，則不能不自引罪，哭之三日固宜，胡傳從劉

盟何也。隱公嗣爲霸主。修好魯衛鄭也。若與楚爲盟。則裂中外之防。諸侯何歸焉。況其後楚子伐鄭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爲。則是盟。特華元之邪謀。固無足道者。

公如京師

文之倡霸也。勝楚而南朝王。襄之繼霸也。伐衛而躬朝王。周欲振文襄之緒。而知惟尊王可以服人。故於伐秦之役。率諸侯以修朝禮。而公先如京師焉。其先如者。特以不敢慢霸主之令。豈所謂六年一朝者哉。使當日非會晉伐秦。道過王畿。晉知諸侯背絕跡于周之廷矣。春秋猶幸周公假此義也。書如京師。書自京師會伐。若稟命于天子者。然存君臣之倫也。觀此而知過北門而超乘。臨周畿而觀兵者。其罪不勝誅矣。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而吳能據之以會列國之大夫。則楚之避吳可知矣。列國懼楚。欲假吳以爲援。不得不趨而承之。故始會大夫會也。繼又會。與吳會也。公穀以殊會爲外吳。不知吳楚之惡一也。經不外楚。何獨外吳。蓋自彼來會。則列序而不殊于戚是也。自我往會。則殊會而勿并鍾離柤向是也。趙氏鵬飛所謂事殊而文異也。獨是晉以霸主之威。不能致吳于蒲。而委其大夫以往從吳。則吳愈強而大夫之勢亦熾矣。衆會而皆以名見。遂始此矣。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之師。爲鄭之使宋勳也。師市及鄭。楚遂親率大衆而來。其氣甚銳。固有剪滅此而朝食者。使當日從范文子之僞逃。而不使之國盤王傷。則楚鄭之師。必及于宋。納其叛臣以據宋。而爭中原。不惟魯衛交病。間鼎之禍復橫矣。左氏徒見隱之不得其死。遂以外寧內憂之言爲先見。豈知隱之弒。由諸臣之爭權妬寵。互相讒害以延及君耳。而以克敵爲天益其疾以召難也。則過矣。

曹伯歸自京師

初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有可執之罪。而晉侯無擅治其罪之嫌。終春秋之執諸侯大夫。無善于此者。及其釋之。徒以反子臧而不以賂。與晉文之以十穀釋衛鄭者異矣。書曰歸自京師。不名曹伯。不舉其國。若無罪而歸者然。蓋天王念曹伯之列于會盟。義不復討。從其請而赦之。以掩晉侯先會後執之誤。天王亦無譏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

僑如之譖。固出于私。而其言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則兩國之政令。率于私門。衆人皆知之。獨成與厲不知也。苕邱之執。赦而與盟。則行父之素托于強援。欒范之隱庇其蠹與。情狀昭然。而魯猶以行父爲忠。晉人亦思欒書如召伯。此季所以專魯。而書且甚而弒厲也。

晉弒其君州蒲

三郤之誅。欒黶譖之。肯臺之死。欒書刃之。州蒲之弒。欒書使之。春秋皆稱國而無主名。蓋晉人久爲所愚。

而不欲以書之惡赴諸侯也。然自郤克以後。書乘國政十餘年矣。國之弒君。非書而誰。說者以稱國爲君無道。顧隱即無道。豈甚于鯈。而盾獨不免。則盾之惡。與所以自飾其惡者。奸不及書。故盾猶有後。而書遂再傳而亡矣。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襄公

楚鄭之以師納魚石也。豈惟亂宋。將以塞夷庚之道。伺諸侯之釁。中夏所同懼也。晉悼以長面書之義。多會虛朾。春圍彭城。取五叛臣歸彭城。而後得以彭城歸宋。顧其始圍之時。而即繫之宋者。先儒謂仲尼親筆也。以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也。不知虛朾之會。宋公與諸侯列序。彭城之圍。華元與諸大夫列序。而未嘗有救宋之明文。不繫之宋。則未知乘所圍者。果爲何國之地矣。安在傳史之節書圍彭城哉。（曾祖疑稱人。小國之大夫也。襄此會知之。公子首。特以晉之四卿奉逆而書賊。）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不係之鄭。何也。非鄭之所有也。鄭之有虎牢。平王嘗賜之矣。其後失之。惠王又與之矣。謂非鄭有何也。蓋鄭人惟楚是從。南向必出虎牢。楚人將鄭爲援。東侵必踰虎牢。據其險阻以肆其暴橫。虎牢幾爲楚之虎牢。而非鄭之虎牢矣。迨至魯人謀之。晉人取之。諸侯城而戍之。則楚人之侵陵。斷其要道。鄭人之疆域。盡其舊封。虎牢始爲鄭之虎牢。而非楚之虎牢矣。初不係鄭。而後係鄭。一字之增損。而天下之大勢昭然在目矣。

同盟于雞澤

雞澤之盟。單子與焉。杜氏以爲王使出盟以安王室。故無譏也。顧即有王命。事不可如宰周公之與會。而不與盟乎。當靈王即位之初。非有襄王叔帶之難。亦不得以王人盟洮爲比。夫晉悼之姿。不下齊桓。顧其敢與單子要言者。則霍泉作之于前。柯陵繼之于後。悼惟守其遺法。而其臣亦無能告以尊王之大義者。則韓厥荀罃之有愧于管氏也。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不曰大夫。而曰諸侯之大夫。臣統于君之辭也。陳自辰陵之盟。久于從楚。今袁僑如會。是欲棄晉而即同者。及其釋之。徒以反子臧而不以賂。與晉文之以十穀釋衛鄭者異矣。書曰歸自京師。不名曹伯。不舉其國。若無罪而歸者然。蓋天王念曹伯之列于會盟。義不復討。從其請而赦之。以掩晉侯先會後執之誤。天王亦無譏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

僑如之譖。固出于私。而其言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則兩國之政令。率于私門。衆人皆知之。獨成與厲不知也。苕邱之執。赦而與盟。則行父之素托于強援。欒范之隱庇其蠹與。情狀昭然。而魯猶以行父爲忠。晉人亦思欒書如召伯。此季所以專魯。而書且甚而弒厲也。

晉弒其君州蒲

三郤之誅。欒黶譖之。肯臺之死。欒書刃之。州蒲之弒。欒書使之。春秋皆稱國而無主名。蓋晉人久爲所愚。

莒人滅鄫

鄫之屬魯也。公請之。晉侯許之。而邾與莒伐之。自臧紇有孤駘之敗。豹復與巫如晉。欲憑霸主之令以戢

強暴之心，而莒之忿怒未釋也，故魯不利于滅鄫，而使鄫聽命于會，使莒而畏晉，則不敢滅鄫，使晉而存鄫，則必將討莒，顧乃舍莒而責魯何也，蓋自元年會鄫，齊將叛晉，而莒方事齊，晉欲固齊之交，遂曲恕莒之罪，書曰莒人滅鄫，貶晉之無以正諸侯也。

鄭人侵蔡

于鄭之會，陳侯逃歸而晉不問，蓋自試其力之不足以撫陳也，何有于蔡，而鄭人無故侵之，既非受命于晉，徒以結怨于楚，是子駟之心，欲致楚師以脅其君于必從也，不知鄭隸王畿，陳近荊楚，來陳猶可，失鄭必爭，駟徒欲專一國之謀，而適以召三郤之禍，其悖寔甚，觀此則知鄭僖之卒，公穀所謂臣欲從楚，遂弒其君者，未可議其說之經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此左氏所謂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而經皆人之，說者以為貶，而方氏斷為非卿不書，與傳背戾，然考十四年會吳之役，名晉士匄鄭公孫蠆，而於齊宋衛人之伐秦之役，名晉荀偃、衛北宮括、鄭公孫蠆，而於齊宋人之何予奪之不一例乎，況同此北宮括也，于向稱人，會代稱名，前後頓殊，經無微旨，或情或掇，亦左氏從為之辭耳，又考二十六年瀆淵之役，名鄭良霄，而人晉趙武、宋向戌，左氏謂趙武不書，尊公也，良霄獨不宜尊公乎，向戌不書，後也，後亦悔之為病，良霄豈能攝而無失者乎，此劉氏敞所謂皆未足信也，然則邢邱之會，謂貶大夫使不得抗晉者非也，夫合諸侯以命朝聘之數，晉侯臨之，大夫聽之，上令而下共，有何不自為政，委于其臣之忠，且即譏晉之失柄，而名列國之大夫，亦豈不足以示譏，則舍稱人非卿之說，而於義俱有所未安也，即據經而背傳可也。

會子蕭魚

啖氏助謂戲亳二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然以蕭魚之會觀之，鄭伯亦不列序，不得謂鄭非與也，則前此戲亳受盟可知，但盟而復叛，故齊曰同，今蕭魚不書同，并不書盟，則晉鄭之相與誠矣，蓋自偪陽滅，而晉能通吳人之道，子駟死而鄭得用子展之謀，楚方懼吳之乘其後，而不敢爭鄭矣，鄭乃幸晉之可以依，而因以絕楚矣，不戰而屈人之師，不約而堅人之信，先儒所謂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則名，所以明有二君，而衛衎不名者，不與剽之為君也，衎為無道，失國固宜，而剽藉強臣之力，肆篡奪之惡，使春秋從而名衎，則是天位可竊，而亂賊皆得逞志于其君，人道不幾絕乎，其以自奔為文，而不書孫甯逐之者，亦此義也。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林父負逐君之大惡，而與會大夫，能不懼晉人之討乎，蓋其世專國政，黨結強援，晉之諸卿皆私之矣，既聞師曠之言，直斥衎之不德，又有荀偃之對，以定剽之為君，知逆謀之有助，而討執之不加，則合列國之大夫以會于其私邑，必由林父請之也，夫悼本賢侯，而自蕭魚以後，會向伐秦，委諸臣下，既持其利器以假人，且惑于邪言而黨惡，天下尚知有君臣之大分乎，其亦死期將至，而神智先亡也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即位，踰月遽葬，改服而涤涖以合諸侯，不可謂無志者，惜其不能杜漸防微，而遂使諸侯失政，大夫不臣也，溴梁之會，齊有異志，使大夫盟高厚，蓋欲法雞澤之盟，袁僑悼不屈己，僑不抗尊也，不知雞澤之役，悼既與王臣列侯盟矣，使當日僑不如會，豈容大夫復盟，今高厚既逃，大夫不得及以盟，則惟晉平與在會之諸侯盟焉可也，即不盟而畢會而散焉，亦可也，顧既懲不協之情，為同討之誓，而令不自己出，不與諸侯要言，而惟大夫是任，其與雞澤所稱諸侯之大夫者，名實不大相差謬耶，平之昏庸，不足闢乃父之業，徵于此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邾莒之侵魯助齊也，齊之屢伐，魯皆晉也，齊自柯陵以後，無會齊盟，君不自出，而或遣世子，或使大夫，其不下晉而欲與之爭霸，皆非不知之也，特以摧楚服鄭，晉方勤于三郤，未暇及齊，今承悼公之威，正欲討高厚之叛，而齊復以淩暴宗國，啓釁諸侯，此固齊之師所由聚也，顧圍齊而同，非徒以齊瑕之惡，衆所同仇，亦以邾莒滕薛素屬于齊，恐其陽從晉命，陰黨齊謀，故溴梁之盟，同討不庭之言，以沮其攜貳之志，晉於此有懼心焉，觀于圍齊之諸侯未退，而鄭子孔已召楚師，侵及純門，則當日之欲伺其間而起者衆矣。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怨衎之在齊，而必欲窮其所往也，則假伐齊之辭以請于晉，而挾晉主之令以威于齊，傳曰晉欒魴帥師從孫文子伐齊，從之者魴，則主之者林父矣，重邱人詢之為厲允矣。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桓在殯，而宋襄伐之，衛速鄭喪未葬，而楚人伐之，列國行師之不仁甚矣，獨士匄明于古不伐喪之禮，于向之會，能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其於仇讐之楚且然，況于齊乎，侵齊至穀，聞喪乃還，朱子謂春秋分明與之者是也，觀于祝柯之盟，齊不行成，至士匄不伐其喪，而齊光乃出會于瀆梁，則秉禮之師，所以感人子之心而生其仁孝者豈微哉，何忍如穀梁之刻而論之。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黃為二歲所譖，而奔楚以自理宜也，若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而蔡人殺之，則燮實叛楚之聲，其弟履亦無由以自解，非若黃之見愬，僅有虛辭無實跡者，而奔楚不適投于阱乎，然以陳蔡之密邇仇讐，尋干縣鄙不出奔，則禍恐難免于己，而奔中夏，則禍且將及于國家，固不如投楚以自歸于司敗，尚幸楚之原其誠，而不以兄弟罪相及也，論者每責履而原燮，然燮之謀國，固非不正，而不量力度勢，適足自戕其身，而累及其弟矣。

郤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何以名小國之大夫不名其人無以知爲誰之邑也邑君之邑媒邑以奔叛也何以不諱魯之納叛諱納叛無以著季氏之惡也昔宣公嗣位甚僕以寶玉來而行父逐之所以昭君之過以竊名也今襄公如晉郤庶其以漆閭丘來而宿受之所以彰己之權以專利也竊名者即竊民之由專利者乃專國之實父子濟惡行父以陰宿以顯耳傳載臧紇之言蓋明以宿爲盜魁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不得曲沃之甲則無以難晉其入也特先歸于私邑聚其死黨而後使籴以攻公勢所必然故公羊以爲由乎曲沃而入也顧經先書入晉者以其志在入晉而欲與國爲仇也後書入曲沃者以其乘既退奔而歸曲沃爲固也使先書曲沃而後書入晉則固得其帥乘入攻之次第而於未入之先欲覆國以作亂既敗之餘猶欲退守而進戰者其惡不可見矣觀晉人之圍盈歷夏及冬而後能克之則曲沃久非晉之曲沃故于晉書復入而於曲沃第云入也

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欲伐晉以救盈而先伐衛者蓋欲托衛爲名使晉不設備而移師以乘之也故曰遂也顧不令之臣天下天同惡伐盟主而薦渙臣不幾自導其臣以逆乎崔杼伺其後矣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豹帥師將等師衆也晉雖值曲沃之難猶能出邯鄲之師使豹與趙勝相爲犄角同心死敵即不勝齊而救盟主之大義亦足昭于天下矣顧乃怠棄君命觀望不前以視倚公之敖齊而不書次者相去遠矣

諸侯同盟于重丘

前年夷儀之會會而不盟而此書同盟者以崔杼請成而盟諸侯以定齊棠之位也蓋自朝歌之役齊與楚通使必擯而不與恐齊之從楚遂固而晉之服齊爲難故因其弒君以說而遂釋怨修好以同外楚晉計固然然自有此盟而大國之討皆得以君傾亂賊之誅皆得以賂免天下尚何賴有盟主焉悼公之業播地矣

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之入櫟也名衛侯之入夷儀也不名不名衍所以誅剽也衛侯在外十餘年矣何以能入考傳則晉平使魏舒逆之又使衛與之夷儀也甚矣晉平之悖也將以衍宜爲君耶則合諸侯以納之使剽退而爲臣可也以衍不宜爲君耶則聽其息肩于齊終爲寓公可也顧乃逆之至衛分之以邑封城之內遂有甫君其附衍者將請殺剽而附剽者必不安衍孫甫之納非平爲之乎夫平之納衍正也惜其納之而未思所以定之也經於重丘同盟之後書衛侯入夷儀於衍無譏而於平則不能無咎矣

衛甫弒其君剽

剽之得國篡也篡而殺之宜不得爲弒君者然剽由孫甫以立而殖與喜世臣專之則剽之不順固不足爲國人之君而不得謂非甫氏之君也書曰其君喜之辭不可逃矣及衛衍殺喜而不以有罪之辭書之何也喜納衍者也與衍爲一體衍之不得殺喜猶喜之不得弒剽也經於衛之君臣權衡審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南北分霸之始卑成于向戌而戌不列會既者謂宋公溢之也使果宋公溢之則必如十六年伐許之役先書叔老會鄭伯而後序列國大夫豈肯沒宋公而使大夫自主會盟乎其不列向戌者既會于宋盟于宋則戌自無不與之理亦猶僖公十九年盟于齊不列齊人而齊人自在二十七年盟于宋不列宋公而宋公自在也獨是桓文之霸功在攘楚今向戌借弭兵之名而驅列國之諸侯以交見于楚廷不亦傾乎自是而會申滅賴以篡弒之楚遽居然爲諸夏之盟主而莫敢遽焉者先備多以首禍歸宋然非晉平之昏庸趙武之偷惰亦何至爲宋人所愚傳載晉楚爭盟書先晉而實先楚則楚之挾其詐力以玩弄乎晉也亦有以窺其深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無諸侯而曰諸侯之大夫者明乎大夫之必有所統也雖澤書諸侯之大夫君臣之統明而大夫不敢擅也溴梁之第書大夫君臣之統散而諸侯猶自存也此則諸侯不如會而大夫相與盟幾于無統矣無統而稱其統以臨之亦易嫌于無陽之義耳盟再書宋同地而異時也豹不書族一事而卒名也以是爲褒貶則舛矣

公在楚

昭公孫而在外故於歲首書在乾侯以存公至于襄之在楚不過與往年冬如晉春至自晉等耳而經獨書所在者蓋以諸夏之君旅見于楚而爲楚所制使之久羈而不得歸所以著宋之盟之爲禍于諸侯罪晉平也且三始之正嘉禮所重公既在楚則朝正視朔宜必越而代之矣苟躐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則季氏之入廟主鬯乘習爲常當自此年之正月始也故春秋特誅其無君之心而謹誌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昔齊桓書城緣陵以遷杞而諸侯勞而不怨者以其時淮夷方病杞也今杞何病而晉合十國之大夫以城之役之不以其義勤之又不以其時是徒恤其親之私而不念其鄰之困此諸侯所以懷貳而伯業由是隳也使杞之力果不足以自存則保小弱恤災患固晉平之職也豈得以其爲夏肆而棄之

吳子使札來聘

吳不舉號而稱子史進之也蓋吳之釜大能壓楚秦故於其來聘而書之亦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等彼術得稱君子足矣逆如越椒賢如季札一例書名則第記三國之通使于魯而於承使之人固無論其美惡也胡傳謂札不書公子以其讓國生亂而貶之顧札讓在魯昭之時於此日來聘何與且即讓國論之札非不知有父兄之命也顧夷昧死僚何敢以庶長而即之僚既立光何忍以人臣而刺之其貪戾不仁札知之深矣使因其僞讓而受之札即不及身以亂能保其後之終無殺奪乎固不如退老延陵以自附

于叔齊之義，此正札之貴，春秋所貴，而何貶焉，胡傳又謂椒術之不書族，皆史所略，而惟札爲貶，是貶讓而奬爭也，況史於三人本無異文，夫子仍而不革，又何從曲探其心而生異議哉。

鄭人殺良霄

良霄之入鄭，與欒盈之入晉，其惡一也，顧盈不書自齊，而霄書自許者何也，盈入而齊師起，則齊人助之可知，但盈有曲沃之甲，不專恃齊，而霄荒淫嗜酒，孤特無從，彼見許鄭接壤，世爲仇讐，正可借力以伐其國，雖許本寡弱不敢助亂，而其出奔許，入自許，霄固有成謀矣，故經以討賊之辭書之，然不曰鄭殺，而曰鄭人殺，則政刑不出自君，而士匄公孫黑之惡亦具見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書故者，而澶淵之爲宋災，不書其故，則恐讀者之疑予討蔡也，蔡殺弒君，賊未討而書葬，曾書成之，蓋自厥貉以來，蔡久從楚，楚師不動，晉未敢問其罪也，是當時楚昭既卒，國權在圍，圍方欲行大事，不令其君得握兵柄而召諸侯，使晉平能乘其機，合十二國之大夫，進師討蔡，則義聲所布，亦足奪楚圍之心，而振晉悼之業，顧乃深居簡出，苟若罔聞，遂使圍於篡弒之後，得借討賊之名，以滅其國，而戕其君，楚之虐，晉之偷也，書曰宋災故，而諸大夫之務于細而忘其大，罪狀昭然，豈待稱人以貶之哉。（方氏曰：諸宋災，事之微者，故會不書，胡傳以稱人爲貶，誤矣。）

子野卒

子般之弒，慶父欲自篡也，子赤之弒，仲遂佐宣篡也，當襄公時，宿之勢未可自篡，而昭公之立，穆叔決其爲季氏憂，則固非宿之所佐以篡者，而謂子野爲宿所弒，似非情理之宜，然子卒而不地，書法與般赤同，而傳又云次于季氏而卒，則不能不生後儒之疑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昭公）

虢之會，楚又先晉，晉之恥也，傳載趙武之言，將信爲本，乃強爲之辭以諱其恥，春秋豈果貴武之信，而書先晉乎，其先晉于楚者，魯史舊文，而夫子因之，則所以嚴華夷之等耳，說者謂蜀之盟，申之會，皆直書楚人爲主，何獨於此易之，不知齊桓而後，所藉以攘楚而尊周者，惟晉耳，蜀與申，晉皆不在，固不嫌以楚爲先，晉在而先楚焉，則天下不知有晉，又安知有周，故宋虢二會之先晉者，魯史以爲貴信，仲尼以爲卑夷，所爲文則史而義則竊，取者於此見之。

取鄆

取鄆而不書伐莒，何也，以鄆本爲魯之附庸，取其舊壤，非如伐宋取防，伐邾取繹，而春秋必書之者，惡季氏也，自文十二年行父帥師城鄆，襄十二年宿復帥師入鄆，則以鄆之近于費，季氏欲據其土以自封殖，爲日久矣，既因叔仲之諂而城費，即乘莒人之亂而取鄆，其張私家而弱公室，罪不容誅矣，觀昭公孫齊而藉齊侯之力，始得取鄆而居之，則季氏之市恩于鄆，而使之爲己堅守也，其術蓋深。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去疾繫莒，錄其終也，展輿繫莒，錄其始也，莒爲展輿之莒，去疾焉得爭之，然藉齊爲援，則得國不難，自始入時，莒即爲其莒矣，展輿逼于強齊，自內出奔，雖終身不復，而承國爲正，不得謂莒非其莒也，然君弒而賊不討，遂使去疾得所藉口以肆其擁犇之心，經並以名繫國，蓋兩罪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此昭公喪服既終，而如晉以朝盟主，豈特弔少姜哉，先儒以輕舉召侮，責之過矣，使晉以少姜之非嫡辭，而魯以文襄之舊制對，何至却公不納，其却公不納者，必晉之強臣，素黨季氏，謂與其君見，不如與其臣見，斯交魯愈固，而事晉愈非也，故特却公納宿，而宿即藉此以脅制其君，專擅其政，蓋晉人下比之私，即季氏逐君之漸矣。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蔡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遂專主諸侯也，考傳所載，鄭以往朝而止，許以從田而留，宋公不行，世子後至，魯衛曹邾皆託辭不會，則楚雖以詐力取諸侯，而篡弒之惡，固天下所痛憤，使晉平因諸侯之心，會師以問其罪，未始非霸業再振之一機也，惜乎其君少安，大夫多求，不在諸侯，遂使楚靈得逞其狂悖也，胡傳以淮夷不殊會，爲春秋狄在會之諸侯，無論淮夷來會與鍾離往會不同，而苟可執淮夷以例諸侯，則非有所歸，彼晉平將遂得辭其咎乎哉。

執齊慶封殺之

經於襄之二十八年書慶封來奔，譏魯之納亂也，今以楚伐吳，執慶封而殺之，則知自魯奔吳，其心固謂魯不足以拒齊，而惟吳爲能庇己，所以避禍謀亦深矣，孰知得罪於齊，假手於楚，天於黨惡助逆之人，不使漏網如此，雖楚虐以亂治亂，未得附討賊之義，而苟削而不書，則讀者第知慶封之奔魯，而未見其聚族而殲也，豈足以懲淫人。

取鄫

元年取鄆，今取鄫，皆取諸莒也，傳云莒亂，著邱公不撫鄫，鄫叛而來，則非魯之取之也，而經書曰取，蓋以鄫素屬魯，方藉魯以圖存，而遽貪其利，不爲之反地置君，豈先公保寡小之義乎，魯之惡與莒等矣，即此而知莒之滅鄫，謂爲立異姓以絕祭祀者，其鑒實甚。

舍中軍

魯本二軍，皆屬于公，三家各有其食采之私乘而已，季氏明知國大賦重，霸政難施，亦何利有三軍，特其心欲奪公家之稅以入私門，而不能一朝遽撤之，故假大國三軍之名以改舊制，定國政，而姑以中軍歸公，其作之也，蓋預爲舍之地也，叔孫知其隱而要之以盟詛，臨之以神民，故能久而不變，要其耽耽虎視，未嘗一刻忘也，今叔孫卒于冬，中軍舍于春，四分公室而擇其二，既不使公得撫其民，亦不使孟叔得激于己，然後逞其悖亂，惟所欲爲而莫之禁，陽虎之逞，其禍已成于此，然卒不能爲齊之陳氏何也，則其專

務封殖，蔑視同僚，宿與憲如久爲怨府，家臣之効尤者，伺其後矣。

公如楚

五年公如晉，以始之不納而再朝也。七年公如楚，以蠆之既立而始朝也。蓋從宋虢之盟，一時兩覇，既如晉，即不得不如楚，鵶由平也。第以公辭申不會，與吳爲婚，楚人怨之，將有加罪于魯者，而季氏素結晉援，敢于如晉，不敢于如楚，故聘使叔弓，相使孟孫，而宿托爲守國，避禍深居，徒令公于三年之間，南北奔馳，皆歷三時而後得反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惜楚人無能以此詰之。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世子，君之貳也，以君之弟而殺之，殺之者，罪在招，而任招以殺之者，罪在陳侯，骨肉而忍戕虐，宗社遂致淪亡，春秋書之所以誌陳滅之由也。顧晉獻殺申生，宋平殺座，而國幸存，何也，彼二君者，惡皆自己，權不歸人，而陳哀本無殺子之心，且救殞身之鵶，則固無能自立者，況陳逼于楚虔之貪虐，日睨于旁，今幸其變生倫紀，而以討賊爲名，陳欲不亡得乎。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行人何罪，執而殺之，書曰楚人，惡之也，蓋楚實貪陳而利其亂，故輕徵師爲招之黨，而加之以鋤戮，所以聽陳以先聲也，自是而留出奔，招且殺過，皆迫于楚之詐威，而無能効死以守國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徵師赴楚，告有立君，而出奔不稱陳留，稱公子，何也，蓋招殺偃師以立留，在陳侯未卒之先，第立爲世子，未爲君也，及溺既卒，留將嗣位，而猶俟楚命，其告辭亦鵶稱世子留耳，而春秋不與招之立之，則曰此亦陳之諸公子云。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此公子招殺之，以求解免于楚也，經不曰招，而曰陳人，著過之本爲招黨，而殺嫡立庶，宜爲國人所討也，顧不去其大夫何也，稱其官，蓋較之稱爲弟者，其罪稍減焉耳，所以甚招之惡也。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先書滅，而後書執書殺，是其意主于滅陳也，主于滅陳，則以重兵臨之，必欲克其國都，夷于屬縣而後已，故不曰楚人，而曰楚師也，殺偃師者招也，孔奐之罪，不著于經傳，即謂爲招，亦有輕重，今於重者則僅放之，於輕者則竟殺之，即其用刑之顛，愈顯其貪利之隱，蓋楚虔方幸招之造亂，得藉口爲兵端，則陽怒招而陰德之，遂以招之罪，盡委諸奐，經於孔奐，去其大夫，而於招，稱爲公子，所以探楚虔之志以誅之也。

葬陳哀公

陳已滅矣，誰爲葬哀公者，傳云袁克葬之，顧克與嬖耳，何能葬君，據傳，樂疾帥師奉孫吳以滅陳，既以吳誘陳而取其國，即使吳備葬以收其心，經書葬陳哀公，以吳主之也，觀蔡般之殺于申，楚豈不爲殮而葬之，然必迎之三年，蔡廬歸國後書葬，則袁克之請私未足書也，其爲楚虔之命吳必矣。

陳災

陳既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杜註災繫于所災，故以所在爲名，孔疏謂傳無存陳之義，故杜以公穀爲非，然傳訊稗竈之言，逐楚廷陳，則固以楚之縣陳，其事爲不順于天也，書陳以存亡國，春秋亦非無意于此矣。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弒父自立，與楚虔弒君，其惡一也，般固宜討，而虔非討般之人，況虔合諸侯于申，會列國伐吳，般皆與焉，名列于會，雖負大惡，例當不誅，故般不疑楚召之而來，燕之而醉，虔乃乘其不意而執殺之，是以甘言重幣，騙而納諸陷阱之中，倘稍有人心，豈忍出此，故春秋不曰討，而曰誘也，考諸侯不生名，般殺于申，固宜名之，而斥般必兼斥虔者，皆待以死而名之例也，若曰如楚虔者，豈宜一日在人世乎，其心之亡久矣。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甚矣晉之不競也，宋虢之會，名曰弭兵，而楚之肆暴愈甚，陳既速亡，晉不及救，今楚頓兵于蔡，自夏歷秋三月矣，蔡人效死以俟諸侯之援，使晉合八國之大夫，奮厲直前，以責楚虔背棄齊盟，凌虐弱小之罪，則蔡有堅守于中，而列國合擊其外，楚雖恃其詐力，未必不屈于諸大夫之義勇，蹙駭而逃，顧乃觀望徘徊，遣使請楚，則楚心知晉之不能，而滅蔡之謀，愈肆然而無忌矣，故溫淵之會，譏蔡之宜救而不救，皆惡晉也。

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既誘殺蔡般，圍之八月而後克之，則楚固志存于滅蔡，而蔡之不屈于楚，亦可見矣，使蔡有不念戴天之痛，而存偷生之心，則執而臣服于楚，宋必不與陳吳同列，何至用之岡山，吾於楚之酷，而徵有之孝也，案國君之禮，既葬稱子，宋葬稱子某，般之喪未歸，而有獨稱世子，則以能世其祖父之業，而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雖虛用其身，於心固無悔也，吾於有之孝，而愈惡楚之酷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朝嗣君也，晉以取鄭之役，却公不納，夫取鄭者季孫也，晉之黨季孫者，必爲之歸咎于公，恐公見晉侯自伸其辭，故於其至河而先拒之，殺樂所謂季孫氏不使遂乎晉者是也，顧平邱之會，晉何以執意如，則公不自伸，而從公如晉之公子慭代辭之也，慭本與南蒯謀去季氏，固有志于扶公室者，及還自晉，畏宣如而出奔，公之勢愈孤矣。

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邑也，而叔弓帥師圍之，若強敵然，則季自南遺城費，叔仲助役，所以私營其狡兔之窟者，亦已固矣，孰知魯以費賜季友，而季氏藉以凌其君，季以費厚南遺，而南氏即藉以謀其主，季肆逆于前，南效尤于後，而且遺之以口實曰吾將公室，故春秋不書蒯之爲叛，第書費之見圍，所以治季氏也。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歸，而楚虔縊，則比不歸，而棄疾雖有弒君之心，固不敢躬爲戎首矣。方虔弒郟敖，比爲右尹，懼禍出奔，其惡虔而欲殺之，固其宿志。今有四族之徒逃于中，陳蔡之仇乘于外，正可因其潰叛之勢，以舒其忿疾之心。故一聞觀從之召，倉卒以來，而棄疾遂因之以殺太子，吹散其師，虔聞比歸，疑獲昏切，而不得不自縊于申亥氏矣。是棄疾得濟其謀，實由比爲禍首，予之惡名，其能辭乎。或曰，書歸而不書人，明比之非弒，然經既書弒矣，安見歸之意于入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殺比，意謂討賊，而經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何也。蓋楚虔無道，比與棄疾，皆欲弒之，觀從之召比，未必非棄疾之謀，但專罪棄疾，則比之自外而歸，縻屠其位者，其意欲何爲乎。故弒君必書比也，顧比雖有罪，而或書楚人殺比，則棄疾之召比盟鄧，乘亂入楚，始以君國之利誘之，繼假討賊之名誅之者，其惡不幾隱乎。故殺比必目棄疾也，其不稱比爲君，而稱公子者，比未成乎爲君，春秋因甚惡棄疾之詐，而亦不欲加之以惡名矣。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甚矣晉之無能爲也，自宋號以來，伐吳滅賴，楚先背盟而晉不問，滅陳滅蔡，楚尤肆暴而晉不問，今楚虔既死，乘會平邱，欲何爲乎。使昭能用示威之師，以問棄疾之罪，未始不可以服楚而收諸侯，顧未聞有討賊之令，而徒上盟王人，輕棄宗國，借設乖方，人心能無貳乎。書曰同盟，不同者多矣，再書平邱，非第踰月之故，亦見晉之會其地盟其地，而不敢進逼乎楚云。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沙隨執行父而不見公，平邱執意如而不盟公，皆以人之訴其臣而辱其君，是君爲臣受辱，不亦傾乎。以季孫之竊國分民，誠宜見討于盟主，而經書晉人，以譏其非覇討，則執之不當其罪，尚不足服意如，而不盟又何足以恥公哉。故經不爲魯諱者，所以著晉政之頗，無以治季，而魯卿之弱公強私，亦習質爲當而無所懲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吳歸于陳

歸者，易辭也。陳蔡夷爲楚縣，其存亡之權，實操自楚，歸亦何易，而春秋以國繫辭，以爵繫名，若二君之自歸，而於楚無與焉，則聖人存先王之封國，而所以摧絕強楚者亦深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氏之惡公，心衡之久矣。今幸爲晉所執，正可假手除奸，而公顧朝晉以請之者，蓋知晉人之庇季氏，必將復歸，恐君臣之猜跡以露，則悖亂之陰謀益深，其禍將不有可言者，故寧忍其詢而屈己以如晉也。乃荀吳聲猶恐公之得見晉侯，或訴其專制魯國之罪，討而戮之，故托辭以卻公于河，公既卻而意如隨以

至矣。

莒殺其公子意恢

不曰大夫而曰公子，公子而爲大夫也，以其親名之也。殺其君之親臣，則君自不安于其位，郊公所以奔齊也。及其後庚與來奔，而齊爲納郊公，則郊公固非國人所弗順者，而庚與與其黨誣而逐之耳，第去疾鬷蔑公于意恢，知意恢之賢，而不能彌庚與之亂，則稱國以殺，去疾執其咎矣。

公如晉

此公爲晉釋季氏，而躬朝以謝罪也。晉人承季氏之意，止公而困辱之，歷冬及夏，涉三時而後返，而晉昭莫之問也，蓋強臣之私相結納以欺凌其君，而惟所欲爲，其罪可勝誅乎。子服回曰，晉之公室，將卑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蓋陰以刺意如也。

齊侯伐徐

徐、楚之與國也，而齊伐之，非敢與楚爲難，蓋知楚承大亂之後，棄疾新立，方南憂吳，未暇爭徐，故遂興師及遠，以竊爲蒲隧之盟，此亦如齊光之伐晉，臧孫所謂抑君似鼠者也，豈足以有爲哉。使齊景果能有爲，則乘晉覇既衰之時，修桓公之德禮，明管子之政刑，而後糾合諸侯以明禁，而伸威，以齊之強，寧不可與晉代興乎，不此之謀，而汲汲于伐徐盟莒也何爲。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趙盾弒君，許止弒父，歸陽氏皆據經以滅傳，謂實弒其君父者非也，盾有弒之心，無弒之跡者也，止有弒之跡，無弒之心者也。誅盾之心，則後世有假手于人以肆其逆者，無可逃也，誅止之跡，則後世有細微不謹以危其親者，大可懼也。究之心甚于跡，故晉靈不書弒，而許悼書弒，春秋所以立萬世臣子之防者，法嚴而情恕矣。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所自者，此曰自鄸出奔，故穀梁以爲專乎鄸也，果專乎鄸，則雖無叛君之跡，已有據邑之私矣。會子臧之後也，當子臧返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則鄸之爲采與否，正未可知，傳無明文，而杜註第云曹邑，趙氏鵬飛以爲曹境上邑，會既得罪于君，則出國都而居邊境，以待環玦之賜，決去留耳，何專之有。春秋錄之，所以示臣人去國之禮，以正當時之據邑以要君者。

盜殺衛侯之兄縶

不得其人而名之，故曰盜，傳云齊豹殺縶，則得其人矣，不應泛書爲盜，即謂微賤之名不登于史册，則書尉止爲盜宜矣，豹，卿也，說者謂奪之司寇，則非卿，顧奪之者縶，非衛侯褫其職也，安可謂非卿，考傳所載，豹所欲殺者縶耳，而衛侯何爲而出奔，齊氏何爲而射公，使非華寅南楚，鑒幾不免，則是豹直欲弒君也，而當亂作之時，姦宄竊發，適會不知誰何之人，賊縶于蓋獲之門外，而傳遂并屬之齊氏耳，由是推之，尉止所欲殺者肆也，子圉子耳，非與止有宿怨者，何爲逆而及之，當其時公子嘉實與三卿爭政，西宮之難

知而不言。安知非寫之詭謀。陰使其人殺之。而藏獄于尉止乎。更推之。蔡侯申始而背楚。既而訌吳。及吳師敗之。而後流離播遷。死于道路。殺申者恐幷非蔡人也。衆見翩之率先從君。遂謂逐而射之。而凡爲公孫者。或奔或殺。則終疑于罪之無所歸矣。然則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皆非眞盜。安得不泛書之爲盜乎。惟陽虎陪臣。名氏不宜見經。而竊寶玉大弓。又非弒君殺大夫之例。窮于辭而書之曰盜。以著國之失其政刑焉耳。

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之出奔。東國逐之也。東國以貨餌費無極。讒而囚之。則楚於朱。既殺其祖。又奪其嫡。固世仇也。而朱乃奔楚。安知棄疾不復信無極之讒而殺之乎。顧鄭歸死于楚。而不敢遠適他國。則蔡之受制于楚如拘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嗣位五年。而公不朝。士鞅來聘。蓋徵之也。公是以如晉。而晉復托鮮虞以辭公。則士鞅怒其卑己。而將沒其怨于叔孫矣。甚矣季氏之惡。既脅制其君。又欲困辱諸臣。使上下皆懾于己之威權。而後肆行其異志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喪未踰年。而稱王繫猛者。春秋之特筆也。蓋自王子並爭干戈相向。輔猛者惟有劉單。而子朝之黨甚衆。良由嫡庶未明。羣臣皆惑于景王之寵命。未知宜立者之果何在也。朝居成周。實據勝勢。猛之微弱。力不能爭。使劉單避臣人以君之嫌。則將任朝以殺猛矣。誰與之居于皇。入于王城。及猛卒而匄嗣卒能出死力以定多難。寧王室哉。昔惠王寵帶。齊桓會諸侯以定世子。襄出居鄭。晉文辭秦師以納天王。今頃爲方伯。而閉郊之師。黃父之會。皆以大夫主之。而不親行。以此見當時之不明于大義。而劉單之忠貞爲不可及也。觀春秋之書王猛。即知聖心之與劉單。豈得執以之爲言。而以劉單之以猛。尊諸尹召之以朝哉。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此聖人之惡楚。而憫六國之君與大夫也。頓胡沈蔡陳許。非敢搆怨于吳。而素受制于楚。楚糾之以救州來。能不從乎。師死師熸。楚已無鬬心矣。率六國而去之可也。顧猶強之使戰。是滅胡沈之君獲陳大夫者。吳之詐而驅之以爭吳者。楚之殘也。經不書楚而書雞父。雞父。楚地也。則知楚實爲或首矣。小國之逼近于大國也哀哉。而先恤多責六國之從楚過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猛卒而匄立。經不書立匄者。匄不待劉單立之也。尹氏奉朝以據成周。歷有二年。固自以爲王矣。茲見猛不永年。匄復出避。以爲天實助朝。故遂明正其位以警勵天下之人心。聖人黜其挾私以亂國也。若曰居狄泉者。則天王也。尹氏之立朝何爲。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晉以意如之惡叔孫。執而困之者踰年。公如晉以請之。而懼復爲所止也。故托疾而返。然則公未至晉。曾何以釋叔孫。蓋實不能加以顯戮。則拘之無益。雖明知公非眞疾。固不如因其辭而歸之矣。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諱奔書孫。不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爲文。咎在公也。然考公所爲。非有不道于其民者。鄆祿去政逮。自行父始專國柄。加以宿與意如之奸雄。已成田氏篡齊。三卿分晉之勢。自非有不世之英略。固難挽已去之威權矣。昔襄公在楚。季氏取卞。公懼而不敢歸。非桑成伯爲賦式微。襄早客死于外。豈待昭乎。論者每咎公以不用子家之言。然子家始告之以止。繼勸之之以歸。亦祇爲隱忍偷生之計。何嘗有所挫損于季氏哉。觀公之告子家曰。季氏無道。吾欲弒之。臣而言弒。意如之罪上通于天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公不之晉而之齊。固有鑑于晉之黨季。然晉爲方伯。列國有以臣逐君者。實有所歸。公誠求援于晉。晉即惡公。豈肯坐失其霸權乎。迫齊不能援而後告晉。則晉有所藉口以辭之矣。公見齊景之伐除伐莒。若遂大可託庇者。不知其庸懦無能。正與公等。使能爲公討季氏。何不能爲齊先討陳氏乎。野井之遇。亦以公之次陽州以待命。不得已而惝怳唁之虛文耳。其於同惡相恤之簡書。豈誠有所畏也哉。

齊侯取鄆

取鄆而齊舉爵。非褒也。言景親之耳。圍成則諉諸公矣。蓋齊不得鄆。則公無所歸。倘如齊而責千社之言。將何以謝之。故一舉鄆而挾遂無餘事焉。雖以齊之兵力。取成非難。而君不親行。則士無鬬志。景之以師從公。而坐聽其成敗。其無納公之意明矣。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齊往年爲蒲隧之盟。今又爲鄟陵之盟。皆有志于爭霸也。以晉頃之懦弱少安。尹氏之亂周。久而未定。季孫之亂魯。實若罔聞。嫡庶之混淆。冠履之倒置。事莫有急于此者。使齊景仲大義于天下。整飭兵戎。號召與國。定天王于成周。納昭公于宗魯。列尹氏季孫之罪狀。執而戮之。繼桓之業。在于是矣。乃寧周既無遠略。而帥敝賦以從魯。區區攻一成而不能舉。則合三小國以要盟。復何益哉。況既盟以後。幷未聞有匹馬隻輪及于魯郊。則景之慕虛名而無成事也。公失所主矣。

天王入于成周

天王居于狄泉。越四年而後入于成周。固由晉人納之。而當晉未克鞏之先。敬王子朝之師。遂勝迭負。使非單劉同心戮力。則成周之不幷于朝者幾希。今經以自入爲文。見東都本天王之土。雖劉單不得居其成功。況晉人之緩于勤王者哉。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者。京師統名成周。據所都言之。無他義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據傳晉師克鞏。召伯奄逐王子朝。則其黨先自潰矣。朝安得不奔哉。而書奔必書以之者。所謂春秋誅亂賊。而尤嚴亂賊之黨是也。乃召伯毛伯以行次書。而尹氏以族舉。則知其世執周政。而逢景王之邪心以

助亂者尤衆也。故前之立朝惟書晉氏，而此之挾朝以奔楚者，亦必以首惡歸之。

晉士鞅宋樂祈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扈之會，諸國同役而不同心。蓋其時主戎周者，晉也。主納公者，宋衛也。公之出奔求援于齊，幷不告難于晉。晉方怒公之脅齊而卑己也，亦何樂乎納之。獨宋衛之君，屢困于叛臣，故心惡季氏所爲，而欲援公下危亡之際。若王室蠢蠢，則固委爲大國之憂矣。觀城周之役，宋不受功，則晉之威令不行，而天下將不復宗之也。預於此會，微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自失國居鄆之後，會齊者一，如齊者再，必待齊之卑公而後如晉，亦已晚矣。次者止而不進之意，晉頃尸位，權在六卿，彼方與季氏同惡相濟，而肯使公得見頃乎。亦聽其寄食于乾侯已耳。

鄆潰

鄆之隸于季氏固矣，非借齊之兵威，公詎得取。特齊以鄆居公，而鄆人懼其得罪于季氏也。又見公之如晉，蹤三時而不返，恐季氏來討而無以禦之，故潰而歸于齊耳。觀定公六年，斯與何忌帥師圍鄆，十年齊來歸鄆，則鄆非叛公，皆叛季氏也。論者歸咎于公以爲用其民，民皆不堪，則公之往來居鄆，于今四年矣，何待在乾侯而後潰也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季氏負出君之大罪，而敢如適歷以會荀躒者，蓋知竊政之在家，晉雖欲爲公討季，而荀范固足以制之也。既會而敢從荀躒以如乾侯者，蓋知子家之不用，公雖欲從季歸魯，而羣小必有以泥之也。此皆季氏之奸，不待揆之保其無咎，而爲意料所能及者。使當日召而不至，至矣而不逆公歸，則必有以觸晉侯之怒，而非誅則逐，將在一言矣。自有此會，而練冠麻衣之狀，適因歸死之言，若不勝其卑屈者，晉侯不覺墮其術中，而遂使荀躒以弔唁之虛禮謝公于乾侯也。

公薨于乾侯

昭公流恤在外，居鄆者四年，在乾侯者三年。栖栖齊晉之間，不得一蒙其援，而卒以羈死。春秋出奔之君，未有如公之窮者。亦可哀矣。然自公伐季而季出公，則釁端既成，猜阻日甚，使公果得返國，則君臣必不能容，而或爲意如所弑，將不如薨于乾侯者之尚無及出于背也。公謂荀躒曰：將使歸而糞除宗祧，則不能見夫人，其亦慮及於此歟。

元年春王定公

定之卽位在六月，則是年春夏，尚屬昭之末年耳。自昭在乾侯，每歲必書正月，公存而存之也。昭既薨而定未立，則正月將繫之誰乎。聖人削而不書，所以著定之非嗣位于昭也。公衍公爲俱存，而使國家之承正朔者，虛無人焉。季氏之罪可勝誅耶。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歸于京師，順也。執于京師，逆也。會城成周而不受功，仲幾誠有罪矣。然不屬王吏而自執之，是其心尚未知有天王，況其君乎。晉之替也固宜。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據傳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立君固有成議矣。乃喪之至魯在六月癸亥，越五日戊辰而後卽位，何其緩也。蓋既立其所不當立者，以市己之有德于公，又緩其所不當緩者，以要公之無遠于己。皆季氏專國之謀也。惜乎公之貪懦，既不能如子臧之守節，幷不能如叔孫昭子之不勞，徒使廢立大事，一聽操縱于季孫。於六月而書卽位者，誅公之以位爲餌也。

立煬宮

武公至成十世，而宿立其宮，煬公至昭二十世，而意如立其宮，詔也。以季氏世專國政，甚至出君而以爲祖實祐之，彼將以其祖爲何等鬼乎。亦越王制經神，鑑實甚矣。或曰煬公，考公之弟，以弟繼兄，故立其宮，以爲定之繼昭說也。然以意如之威福自擅，昭可由我逐，卽定可由我立，亦何懼于魯人之清議哉。

雉門及兩觀災

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雉門非僭，而雉門之設兩觀，則僭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蓋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諸侯固不得有闕也。子家子譏魯之僭禮，亦言兩觀，而不言雉門，然則經書及者，亦謂災雖起自雉門，而天所震而火之者，尤在兩觀，不然，觀爲門之飾，言門而觀在其中矣，何必及之。

新作雉門及兩觀

春秋書新作者二，偉之南門，及此雉門兩觀是也。天子諸侯僭明而治，則魯之三門，皆可爲南，概言南門，則僭天子之觀闕可知矣。其曰新作，蓋前此所未有，而偉實創始之，自偉以來，制度已定，理應無可增加，而亦曰新作者，則以災禍所延，一土一木皆化爲烟燼，而舊貫直無可仍耳。此亦見天之示變以警魯者爲深，而定之顧尤甚于偉之僭也。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人救陳

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自頃鄆以後，深居簡出，雖以納敬王城成周之事關王室，皆以大夫主之，而君不親行，操柄之失有由來矣。晉定初立，非無志于諸侯也，乃欲爲魯討季而士鞅阻之，爲蔡伐楚而荀寅阻之，二子之頸貨無厭，世有異于黃丘之餓豺狼哉。故傳以召陵之會，爲劉子合諸侯，言晉之不能也。然既有天子之老，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十八國中如陳蔡之世與楚仇，頓胡之不堪楚役，皆欲致死力于行間者，使晉定明聲其罪，仗義而前，則諸國爭奮，安在召陵之師，不與齊桓比烈乎。乃諸臣者恐定之復收其威權，而不利于私家也。多方間阻，卒使其君有志而不得伸，亟書曰侵，蓋憫晉之果不復振，而荀寅士吉射之叛，其端亦於此徵之。

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鼎臨之盟，即召陵之諸侯，公固在其中矣，而復稱公者，則以平邱之會，昭不與盟，故其後爲季所逐，諸侯遂無執同盟之誼以納之者，今公嗣位之初，朝晉而不獲見，與晉之拒昭略同，故懼而汲汲爲此盟也，殆亦繼德荀范之盛意如，恐復蹈昭之覆轍也夫。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蔡以弱小之邦，逼近強楚，而借吳之力以敗其師，不徒取快于目前，而忘異日之禍乎，顧柏舉之戰，春秋予之，誠以楚之于蔡，既誘殺殺，又虐用有出侯朱，拘束國，蔡昭怨毒益心，生不如死，況蔡即無此戰，亦終亡于楚耳，固不如戰而勝之，猶得一報其祖父累世之仇，此亦足教天下後世之爲人孫子者，故特書曰蔡侯以之也，吳稱子，闔廬君也，楚稱人，囊瓦大夫也，以吳之君而弃楚之大夫，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合之君臣開之，其亦不能無愧也已。

吳入郢

入郢獨書吳，則蔡不與俱入，而吳之君臣乘勝以貪其利耳，吳以號舉，經之常也，復從常稱，則知柏舉之事，特著蔡侯之能用其君，而非有所進之也，郢者，國都，以楚之強大，一戰而克其國都，則列國諸侯之畏吳，將甚于畏楚矣。

公伐鄭

鄭人敢伐周之六邑，而魯奉霸令以討之，固爲勤王之師矣，然魯之政令，久在三桓，公無旗一之衆，何能伐人，特以陽虎之奸，欲奪私家之兵，橫以歸諸公，而後借公之威令，以逞其志，故遂以公主兵，而使季孟從之，季孟知其欲齊覺于鄉，封假手以圖己也，故不敢聲鄭人之罪，而第浩師掠城取匡以還，書曰公伐鄭，蓋著三桓之受制于家臣，而聽其挾公以謀亂也。

齊侯鄭伯盟于鹹

鄭乘楚師之敗而滅許，因偽翩之亂而伐周，獻之所爲，直與莊等，春秋之始終，皆鄭之罪也，齊景果欲圖霸，宜先伐鄭以尊王室之嶋難，保小弱之危亡，則天下諸侯不召而自至矣，顧乃挾叛臣之私，而結鄭人之援，與之特盟于鹹，欲何爲乎，自有此盟，中國遂無殷會，聖人謹而誌之，亦猶詩錄下泉，傷天下無霸之齊也夫。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既與鄭盟于鹹，又與衛盟于沙，而魯來背背晉，即齊也，于是乎有西鄙之師，顧不能綏之以德，而欲脅之以威，齊景之求諸侯也慎矣。

公侵齊

公於三月之間，兩出侵齊，杜註報前年西鄙之伐也，夫鹹欲報齊，一侵亦已足矣，何爲師甫入而復出哉，當是時陽虎爲政，欲去三桓，傾覆宗社，故迫公出侵，外以挑釁于齊，內以亟役于魯，使強鄰外攻，民心內潰，而後得肆其奸謀，蓋不惟欲殺季氏，南蒯駸駸乎難及君身矣，觀其請師于齊曰三加必取之，此其志昭

然可見，故春秋兩書侵齊，爲公危之也。

從祀先公

三傳皆謂順祀閔僖，而胡傳則取馮氏之說，謂昭公始從祀于太廟也，顧昭雖爲季氏所逐，而乾侯歸葬，經既書若書諡與葬公同，則既葬而崩，卒葬班祔，事固有以日舉者，豈不逮而及之哉，國之大事在祀，定既承統于昭，其禮尚在月祭之例，使入廟而先君之主不列昭穆，羣臣縱不敢言，定獨不愧于心乎，況意如死已四年，定又何所懼而祀典久不舉行，此必不然之事也，顧道南之墓，何以必待孔子仕魯而後合之，考左氏傳，意如將溝公氏以諫，而止則昭墓固與羣公離而未絕，衆人不知其非，惟孔子必求其正，否則棄溝，竊宜復言之矣，豈若主不從祔，其失禮爲顯而易見者乎，況從馮氏之說，經宜書曰從祀昭公，今概稱先公而不舉諡，則自太祖以下，莫不序而祭之，禮所謂三年一祫也，而不書大事于太廟者，蓋略之以發疑，使後人推衍而知爲陽虎之黨神以蔽佑也。

盜竊寶玉大弓

據傳陽虎謀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既敗而後竊寶玉大弓以出，經不書叛，而第謂之盜，觀者以經不爲大夫討賊也，顧大夫君之大夫，叛大夫非即叛君乎，魯之三桓竊國分民，使其家臣得藉口于張公之說，以陰售其謀亂之禮，正其叛以誅之，而三家之罪豈不益以著明，乃卒不自其人者，先儒所謂陽虎而劓侯犯之叛，以難不書，其說不可易也，顧寶玉大弓，國之宗器，既得竊之，則叛不待言，而大夫之不能詰盜，其罪亦難逭矣。

及齊平

有以平齊爲魯叛晉者非也，魯自僖文以來，屢世事晉，前年國夏伐我，晉人救之，師至于瓦而公出會，有何嫌隙而叛之哉，或謂陽虎在齊，將謀害魯，顧虎之奸回不軌，齊人豈不聞之，而晉勤師以助亂乎，蓋其時孔子爲魯司寇，與聞國政，將率天下以戢其干戈，而懷以德禮，使日與齊尋仇伐之怨，則魯且不可爲，又何以靖列國，卓氏爾康以平齊事晉爲聖人教時第一務者得之。

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之會，齊欲結魯以摧晉霸，顧坦懷相與，會而不盟，與于鹹于沙之盟，鄭衛異者，則聖人盛德之感信于明神矣，左氏見汶陽之田久入于齊，季孟帥師圍鄆，尚不能取，今不煩一兵，不費一矢，而齊自來歸，意其必有以異之者，故設爲戟舞之對耳，使當日果有其事，經何以不書盟乎，左氏又有萊兵劫盟之言，說者因謂是會也，三桓畏齊，故不自出，而以公主之，孔子相之，不知齊魯新平，釋怨修好，景既自來，何得以大夫往會，且以知禮之黨，而攝上卿以襲會儀，用得其人，孟子所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正兆于此，何至視爲危途，而使聖人佐公以試之。

及鄭平

此平侵鄭取匡之怨也，左氏以爲叛晉，不知晉霸之不振，春秋所傷，孔子用魯，講信修睦，平齊及鄭，蓋將

率列國以從晉。使霸統有所歸耳。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從晉乃所以尊周。何忍叛之。且晉卽當頃定之衰。齊侯解體。而子朝之爭。僖翩之亂。齊曾不問。而管寧之使從齊而背晉。天下豈復知有共主哉。然則蓋之平也。亦欲外靖干戈。內脩政治。以徐展其東周之志云爾。

公圍成

墮郈之師。州仇主之。墮費之師。斯與何忌主之。圍成而以公主兵何也。圍成而出干公。成之所以終不墮也。郈有侯犯之叛。費有南蒯不狃之叛。兩家視受其害。而公歛陽管脫季孟于齊師。敗陽貨于棘下。是成不惟孟氏之保障。亦季叔之所相倚爲固者。夏墮郈費。冬及于成。三家始知孔子之意。惟欲張公弱私。故遂聽處父之謀。而留成以爲狡兔之窟也。使季孫終信孔子。則率師從公。期于必克。舉成易耳。今任公自圍。而三家袖手旁觀。季孫之心蓋矣。故因齊人之饋女樂。而導公宣淫以行孔子。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鞅據晉陽以避荀范。寅吉射據朝歌以抗晉君。寅吉射之惡。不待言矣。而鞅亦以叛書何也。使鞅當二子舉兵之時。自歸司敗。待命于君。則可謂不叛矣。乃明知趙午荀范有姻婭之親。而毋殺之以啓釁。復陰恃晉國敵讐。有始禍之死。而姑後焉以避誅。是寅吉射之伐鞅。其惡顯著于迹。而鞅之陷寅吉射。其惡早包藏于心也。並書爲叛。均之無君焉耳矣。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既負大逆。而晉侯乃許之歸。是爲君而嬖臣之叛也。亂其可弭乎。自三臣始禍。知躋謂皆逐之。言非不衷。迨范中行既伏其罪。獨聽韓魏之請。盟趙鞅于公宮。是使趙與韓魏傾心相結。以同仇知氏。而其後三家果滅知伯而分晉。君召之也。故書歸者。罪定非恕鞅也。抑自晉昭失權。六卿爭政。賄賂公行。而范鞅苟寅爲尤貪。卒以先敗。多藏厚亡。天道之不爽如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之殺母。出于南子之口。成于戲陽速之言。其事之有無。誠未可知。但據經書世子。則蒯聵之罪當有可原者矣。而論者以楚商臣蔡般之弒君。皆稱世子。用以定殺母之爰書。不知弒君之惡。與出奔殊。弒君書世子。蓋謂有君之尊。兼父之親。而忍爲悖逆。罪專在子也。出奔書世子。蓋謂子固不孝。父亦非慈。而輕棄國本。罪不專在子也。經有辭同而旨異者。當觀其事何如耳。然則蒯聵之出奔。滅爲不辨事其父母。而南子之恣淫。衛靈之信讒。亦甚矣哉。

姒氏卒

杜註以姒氏爲定公夫人。果爲夫人。三家雖橫。不應不成其喪。穀梁以爲妾辭者是也。然魯自成風以來。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獨姒氏卒。不書夫人。雖不書小君。說者以爲哀未卽位也。然在喪稱子。孝子不忍之心則然。而國內臣民固已尊之爲君矣。母以子貴。三家豈不可遵用僭宣僭典。而顧不赴不祔不成喪者。則假正名之義。以肆其脅君之私也。卑其母。必棄其子。哀公之孫邾。如越。其機自此萌矣。

齊侯衛侯伐晉

平有樂盈之難。而齊莊伐之。定有范中行之難。而齊景伐之。皆由晉政不綱。內無以制其臣。斯外有以招乎寇。晉之不足以主盟。已可知矣。然齊不能修政明刑。與晉代霸。而合從蒸惡。乘君助臣。是自誨其臣以叛也。崔杼之弒莊。景親見之。而復蹈其故轍。倒行逆施。遂至陳乞弒荼。陳常弒壬。景雖幸以身免。而國且變爲田氏。老將至而逃及。不反爲晉定所笑乎。彼衛靈內有父子之亂。而尙從齊以伐晉。又不足責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戰鞌而四卿並將。齊強也。邾子寡弱。何足覬魯。而三家各出其師以伐之者。蓋欲借邾以耀武而脅其君。因挾勢以取田而收其利。雖會朝奔喪。邾之事魯爲勤。定之撫邾亦厚。而三家正衛其知有公。不知有臣也。故乘定之既薨。哀之初立。而大肆其毒。以舒宿忿。顧三卿伐而二卿盟何也。州仇何忌猶自知其貪暴。而懼邾人之愬于齊晉也。季則肆然無忌。若無庸盟以要之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在外四年矣。使衛靈明正其罪而黜之。則蒯聵不得稱世子。稱世子宜有衛也。乃納以趙鞅之師。非克歸衛。而徒入戚。則輒之據國固矣。父子之間孰無天性。既不能迎之于其先。復不能遜之于其後。故書納者。所以著輒之不仁也。而胡傳以爲國人所不受。國豈有無父之人。而獨使其君爲鮮民以衛恤哉。

蔡遷于州來

吳與楚爲仇。楚既使蔡遷于江汝。而蔡請遷于吳。當爲楚所不許。故久而居其故土。吳人知其情。以師遷之。而蔡乃得徙于州來。其有阻遷之計者。如公子駟公孫獵。則殺之放之。蓋蔡通于兩大之間。不爲吳遷。必爲楚遷。豈能中立其國。而經以自遷爲文者。猶幸吳之不爽蔡于縣也。然蔡自昭侯以後。不復見經。則其受制于吳。亦猶昔之受制于楚矣。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圍戚。而以國夏首兵。蓋禍端起自齊也。齊見鐵上之師。救鞅于車。敗鄭于下者。皆蒯聵爲之。不去蒯聵。則衛之從齊不固。而齊之圖晉爲難。故令衛輒伐戚。而命將出師以佐之。方輒之據國稱兵。未嘗不懷討于方伯。今得齊之黨惡。遂烱然以子圍父。以臣圍君。而戚幾不免矣。嘻。齊欲輸粟于晉之叛臣。而忍助攻于衛之逆子。天理人倫。澌滅已盡。昔夫子因其問政而告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何其徒以聖言爲諷也。

桓宮僖宮災

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僭也。天故災之以警魯人。夫當毀而不毀。固爲有于于禮。不當立而立。將愈見惡于天。經書桓僖之災。隱以著武宮煬宮之立于季氏者。尤爲不經。宜鑑于此而毀之。以承天道。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之于楚

戎蠻爲楚所逼，急而投，皆內意晉可拒楚而托庇焉，使晉以范中行之難，辭蠻弗納，已不足以帖人心矣，顧乃助楚爲虐，執赤歸之，其視棄疾之弒殺蠻子，不仁爲更甚也。楚受天王之叛臣，幼子朝尹召之徒，不執而歸之于周，其橫可知，而晉以中夏之盟主，甘爲楚役，不惟不仁，其無恥更可笑，故經書晉人以惡之。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使國高可以托孤，則當景公廢長立少之時，早能犯顏進諫，乃不問義之是非，輕受顧命，其必無成事可知矣。顧來奔而以國及高者何也，伐我以國夏，圍城以國夏，乘國之權既重，則奉荼之責愈深，而陳乞之忌而謀之者亦彌甚，今不能防其亂于未作之先，而遽委其君于一戰之後，國夏奔而高張已無能爲矣，陳乞得以肆志矣，故書曰及，明罪之尤在夏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景公葬已踰年，則荼之君齊久矣，陽生在魯，婚于季氏，實懷且安，本無爭國之志，使陳乞不召，則陽生不入，陽生不入，則荼不弒，國不二君，二則多難，此事勢所必然，不待陽生之告，乞早熟籌之是乞心主于弒，而特假手陽生以加之及也，夫主少國危，則奸雄得志，乞何利于殺孺子而立長君，亦其時承爭霸之餘烈，非驟起所能攝，故先假廢立之事，以張大其威權，而徐觀其後效，經書陳乞弒君，所以著田氏篡齊之本也，其以陽生繫齊者，以文無所承故。

公會吳于鄖

吳自柏舉以後，遂蔡伐陳，其勢益張，魯人畏之，將以事齊晉者，改而事吳，前年會柤，納楚地也，今會于鄖，則招之入魯矣，吳舊與昭爲婚，而昭爲季所逐，三桓懼其往而見執，故托爲守國不行，而使公供其役，則會吳者，亦公迫于強臣之令，非得已也，觀太宰之言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則三桓之無禮，雖吳人亦深惡之矣。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自哀公嗣位，至伐邾矣，前此或一卿出，或二卿出，或三卿並出，皆自帥其師，而此獨以公主兵者，蓋季孫之志，將以一舉滅其國，併其君，並取其土地，而自知爲無名之師，或爲大國所不容，故陰收其利于己，而顯推其惡于公也，春秋之例，諸侯有齊執而不返者則名之，今邾子於七年來，八年歸，非與蔡侯獻舞徐子章羽等，而顧名之者，蓋季孫已獻于亳社，因諸負瑕，非齊鮑牧之來討，邾子必死于魯而不歸矣，故經直以亡國之辭書之，著季氏之僭也。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與宋鄰，宋貪其土地久矣，哀三年樂髡伐之，六年向巢伐之，傳皆不著其師與之由，則曹之無罪明甚，今於七年秋而圍之，八年春而入之，遂俘其君以歸，宋之虐曹，何異魯之虐邾，乃救邾者有齊與吳，而救曹者惟鄭，曹其能復乎，諸侯無霸，而使小國心惕于鄰鄰之禍，以私相救援，而卒無益于事，可哀也已。

吳伐我

吳伐我傳謂邾故，不知吳既敗楚，遷蔡伐陳，南方諸侯無與抗者，將欲通東北之道，主魯服齊以爭晉霸，而鄭衛之盟，特假爲行師之名耳，魯人疑其果爲邾來也，故歸其咎于季孫，而孟叔不與協心齊力，先禦諸竟，及吳師次于泗上，逼近國都，而欲攻王者僅有微虎之徒七百人，使吳欲取魯，如摧枯朽耳，顧反與行成結盟而退，而哀公亦不以邾爲言，則吳第欲脅魯以修好，而使之爲東道主也，其意可知，然以魯爲吳貳，而遂至有城下之盟，則季孫之棄國也亦甚矣。

歸邾子益于邾

使齊不取讙闡，則益不歸，使魯不歸益，則讙闡不返魯，取邾既負不義之名，而失二邑，又有蹙國之恥，以利害之勢較之，不得不歸益以釋齊怨，而弭兵端，豈魯之自能悔過乎，胡傳以爲歸益于邾之能挽其前惡也，烏乎挽。

齊侯陽生卒

鄭晏頑楚麇之弒，齊史承赴而書卒，蓋其事起于倉卒闇昧之間，難國人傳之，仲尼不得據所聞以革之也，陽生之卒，傳謂齊人弒之，赴于師，蓋歸罪于君，假國討以戮于吳，而解其兵，當吳之伐齊，公實脅焉，赴告之册，魯所共聞，則定爲齊人弒其君矣，仲尼考其事察其情，而正舊史之譌，故書曰卒，蓋弒君之大惡，聖人不敢輕以加人，故晏頑楚麇之實弒而書卒，寧仍之陽生之實卒而書弒，則易之，由此以推，而凡春秋之爲臣子被惡名者，豈可幸哉。

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國書之伐我師至城下，其釁端實起于魯之會吳伐齊，顧不自反而復仇吳以伐之，魯祇知己之羸弱不足敵齊，故假吳以快其報復之私，而不知吳自入郢以來，方欲孝食上國，正假魯以遂其志也，夫越國以行師自古爲難，故吳爲蔡用而後能敗楚于柏舉，吳爲魯用而後能敗齊于艾陵，敗楚而功固可喜，敗齊而禍甚可憂也，自是而會蒙阜，藩衛侯，爭長黃池，吳之盛威于中國者，魯實導之，經以國書主是戰者，以內及外也，外吳而所以貶魯者深矣。

用田賦

魯取民之法，諸家異說，其數之多寡，已不可知，但各就其文義考之，古者公田，藉而不稅，今曰稅畝，是既統計其畝而均分之，復遍履其畝而橫斂之，十而取二矣，古者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作邱甲，使邱出一甲，是甸有甲士四人，合步卒爲百人矣，古者田出租以足食，里出賦以足兵，故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是託軍旅以爲名，而於耕物之家，復責市廛之布也，變法厚征，至此爲已極，故書用以譏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孟之會，楚宋爭霸，而顯始稱子，黃池之會，吳晉爭霸，而夫差始稱子，曾稱史之文也，顯孟不書及，而此書及者，楚顯用詐，以霸推宋，夫差用強，以霸自居，春秋欲正中國之名，而不沒兩霸之實，故先晉以及吳也，

雖兩霸在會，而從之者惟有一魯，晉之久衰固不足言，而吳多行無禮，外不能服諸侯之心，內不能制於越之禍，傳云七月辛丑盟，而經不書，蓋譏其皆不足以主盟也，而中夏之霸統自此絕矣。

西狩獲麟

聖人道既不行，而作春秋以治萬世之天下，雖不感麟，亦豈容已，既作矣，麟雖不至，其書自足以明王道而立人紀，功垂無窮，然麟實爲王者之瑞，今出非其時，遊非其地，而爲虞人所獲，固與鳳不至圖不出同，是發已矣之歎者也，春秋於是乎輟筆。

韓昌黎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是時嘗助趙匡陸質之徒始出，而退之大惑，言早如此，則固知三傳之不足以釋經矣，自是而至於宋，又不惟其經之釋，而多比附時事以釋經，此則疑於宋之經，而非周魯之經，故今之論者復不以爲然也，蓋不知經無以得其意，不知傳無以得其事，不得其意，而事之舛者不知也，不得其事，而意之奧者亦不知也，此吾叔春秋論之所爲作，未嘗捨經而泥傳，亦未嘗離傳以釋經，幸生明備之後，得以考訂折衷，而要其參互貫綜所獨得於心者爲不少也，叔弱冠舉於鄉，公車九上而後捷於禮闈，一典試于廣東，即移疾歸，鍵戶著書，不與世務，方將取諸經羣史而論定之，而此一書其始事也，故特先梓之以問世云，嘉慶十四年五月端陽節後一日，姪紹祖跋。

左氏傳說

呂祖謙撰

重刻左氏傳說序

余刊金華文萃，凡名成公所著述，既裒輯次第就列，獨余公生平於左氏傳研究尤深，其非類編博議而作者，茲編其一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是書假係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以余觀之良然。顧類編久無傳本，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其論世知人，於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興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茂哉左氏之功臣也。今從通志堂經解中鈔出，仍為裒為二卷，校正付梓，而摭其大概如此，以詒天下後世之讀左氏傳者。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校學胡珮升月撰而評序。

左氏傳說

看左氏規模

看左氏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六七年間考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遺制，典章文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如鄭武莊為平桓卿士，鄭伯為左卿士，則諸侯猶人為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征伐之權尚在，如戎朝叛幣，猶不廢禮，觀鄭莊封叔段，京城過制，而祭仲之諫，張皇駭愕，翼以九宗五正，逆晉侯于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遺，則先王制度尚存，凡此皆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能振作奮厲，尚可有為，則西周之業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然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蓋由平王自為不振，如鄭莊公為卿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以虛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孽，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曲沃伐翼，比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賵，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平王自壞了，所謂一國之所以盛衰者，試以魯衛鄭宋言之，如臧僖伯諫觀魚，致其言而及曲章文物

之盛，孔子所謂一變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謀善用人，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泄駕、曼伯、子元之徒，皆爲之用，故能以小而強，而其後有子皮、子產之徒出來，如衛之亂，石碏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鰌、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至於宋之宣樓亂父子繼立之義，而始爲公子禦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既沒，隱公居長，本自當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不能正君位，至如魯伯非公命而城郎，公子豫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所以變遷者，今且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惡者，有自惡而入善者。如鄭莊寬仕姜氏於城潁，天理已絕，古今大惡也，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潁考叔以道孝之意開導也，天理油然而生，遂爲母子如初，此自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諫，見得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二年間，如鄭敗盟而敵如忘，全不以盟誓爲事，到此昏然不曉，如喪心失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復存，幾乎自是兩箇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慨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己，與收武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非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鄢，公又親帥師伐鄢，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回爲巧，施於骨肉則爲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段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校曲直，纔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其後序周鄭交質一事，則全不能分別君臣之大義，如云周鄭交質，與結二國之信，此等言語，似敵國一般，蓋周之衰，習俗見得如此，左氏雖才高識遠，然不曾明理，溺於習俗之中，而不能於習俗之外，別著一隻眼看，此左氏紀述之失也，若向所說通鑑四條，六七年間亦可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若此之類，人孰不知其爲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閑句，而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於此，蓋徒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浸弛也，財賦之顯然者，人孰不知其爲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僖伯之諫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爲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武氏子來求賻一事，此可見天子之權不振，不能使諸侯自來貢而反求之，蓋周之盛時，自有大費記之類，使其

制不廢，亦何緣至於求賻，地位須當如此考，如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則猶有官制之舊，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留其大槩耳。

左氏傳說目錄

看左氏規模

第一卷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碏諫衛莊公寵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曲三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羽父請謚與族八年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息侯伐鄭十一年

桓公

宋督弒君與大夫二年

臧哀伯諫取鄘大鼎二年

條之役千畝之戰二年

楚武王伐隨六年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鄭忽辭昏六年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楚子伐隨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閔元年
虢仲與芮梁伯賈伐曲沃九年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十三年
鄭厲奔蔡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同上

莊公

單伯送王姬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
齊無知弒君諸兒八年

第二卷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會于鄄齊始霸十五年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十年
齊桓霸中國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晉文退舍辟子玉僖二十八年
荆伐鄭十六年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僖元年三年
鄭伯見號叔曰盍納王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二十一年
齊侯使敬仲爲卿二十二年
懿氏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閔元年
有狐之後將育于姜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閔元年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自毀其家以奔楚國之難三十年

閔公

狄人伐邢元年　狄人伐衛二年
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二年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三年

驪姬欲殺申生四年

第三卷

僖公

士蔿蠱惑獻公使屈五年　晉侯伐屈爽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六年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後申侯見殺五年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七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寇有寇必有讎九年
秦饑晉閉之糴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十五年
管仲辭上卿禮十二年
秦晉戰于韓原十五年
城郿役人病十六年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十七年　齊人立孝公十八年
宋敗齊師于甗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三十三年
宋襄盟于鹿上二十一年
類叔以狄師伐周二十四年　王出鄭伯省視官具于汜同上
王與晉陽樊溫原樊茅田二十五年
子犯言子玉無禮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三十年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第四卷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同上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鄭人盟三十年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三十三年　動而無所必有悖心同上

文公

諸侯朝晉元年　衛成公不朝同上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元年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元年
秦伯復使孟明爲政二年　秦伯猶用孟明二年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三年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三年

楚滅六蓼五年　郜滅須句僖二十一年
晉荀于夷易中軍六年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六年　晉納捷菑于郯十四年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黃六年　郤缺請復衛田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七年十三年
賈季狐偃子射班六年　先克奪劇得田八年
范山言晉可圖九年

第五卷

文公

夷之蒐士縠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同上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秦伐晉肖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秦饑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宋饑公子鮑施粟而貸十六年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同上
敵嬴私事襄仲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同上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元年　宋城城者謳同上
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二年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滅舒蓼及滑納盟吳越而還八年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虞掌十一年
鄭之戰楚莊不築武軍十二年

第六卷

宣公

晉楚戰于鄢晉師敗績十二年
鄭之戰晉楚軍制十二年

成公

欒書救鄭楚彗諸桑隧六年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八年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十三年

第七卷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襄公

孟獻子請盧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二年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疾赴于諸侯七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十四年
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十年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憚必失諸侯十一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問衛
故於中行獻子十四年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十一年
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會于溴梁十六年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十七年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十八年

第八卷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十八年　擊之戰大敗齊師成二年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子牙十九年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二十三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鉶長而愛悼子二十三年
太史書崔杼弒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二十五年
蔿掩爲司馬子木使正賦掩書土田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二十五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二十三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二十六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同上

第九卷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二十七年　靈封好田者酒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靈氏之木百車於莊同上

吳季札來聘觀樂二十九年

鄭子產如陳澹臺而知陳亡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三十年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元年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二年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趙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三年

第十卷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四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五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六年

穿封戌爲陳公曰城棠不沼八年　穿封戌因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並二十六年

第十一卷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尹而遂酌以飲工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閼田晉梁丙張趙率陰戎伐潁九年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楚子伏甲而燔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薳掩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

于乾谿十三年

第十二卷

昭公

治兵于邾南印申四千乘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同上

叔弓圍費十三年　南蒯將叛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鬬成然十四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襲

鼓滅之二十二年

第十三卷

昭公

齊人伐徐徐人行威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同上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十六年

鄭子來朝十七年

周原伯魯不說學十八年

第十四卷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眞太子以道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十九年

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二十年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二十年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

渠子滅齊氏而公入同上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焉得爲和二十年

宋華亥自陳入于南里以叛二十一年　宋華亥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二年

第十五卷

昭公

魯人伐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二十三年

楚薳瑕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二十三年

晉士鞅作逆叔孫于箕二十四年

詔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九月戊戌伐季氏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二十五年

第十六卷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誣昭公二十六年　論路寢則曰在禮同上　一言省刑罰貴屨賤履

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昭公二十年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二十七年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二十七年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二十八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二十九年

第十七卷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二十年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三十年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三十一年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三十一年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元年

第十八卷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二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同上　祝佗言

於衛弘蔡將先衛同上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四年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誓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

我能與之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五年

第十九卷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三年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六年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尙羔八年

季康公銀梅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家而代位八年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九年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敵涉佗捷衛侯之手及掖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曰敵矣

九年　晉執涉佗成何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十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十三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十三年　秋范氏中行氏伐

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同上　二月趙鞅入于絳同上

子貢見邦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十五年

第二十卷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檇李十四年

哀公

公孫彌言黔說於曹伯乃背晉好宋七年　宋公伐曹將遷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曹八年

齊師伐魯冉求爲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氏曰不能十一年

吳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十一年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十一年

趙子伐吳爲二隧十三年

陳恆執公于舒州十四年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魋奔衛十四年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爲白公業公言無乃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十六年

越滅吳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齊何必卜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鄭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于桔

柣之門同上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二十四年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

氏將伐公齊高彊言三折肱知爲良醫定十三年

左氏傳說卷第一

宋　呂祖謙撰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碏諫衛莊寵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桓二年

左氏所載春秋以前事，如第一第二卷，尚有數段事可取。如祭仲之諫鄭莊公，石碏之諫衛莊公，師服之諫晉，如此三處，皆是東遷之初，是以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道制尚在。如石碏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尚在。如師服之諫晉君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上下名分等差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是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在學者須當深考三代之氣象。到後來春秋中與末，能如此言者甚少。如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春秋之初，齊僖公當時謂之小霸，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這便是霸之始。方周末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當時尚藉王命，所以不謂之霸。到得平王東遷後，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來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僖公所以謂之小霸，非惟其他政事權謀不可望後來桓文，然當時時節亦未能做得，所以凡諸盟於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到得後來齊衛鄭宋盟惡曹，亦不過四國之盟，又如齊宋衛燕伐魯，時亦不過四國，蓋春秋之初，王綱尚在，未至於甚壞，後來王室陵替，凡會盟統天下之諸侯皆在焉，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之時，卻不如僖公之時，何故？王道霸業相為消長，到得桓公，所以大國言齊宋，這國言江黃，其餘莫不至，霸業盛處，便是王道消亡，齊僖公所以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謂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又與桓公會成魯之亂，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此類是私意，當時偶然得諸侯，此時才智無加於僖公，所以略霸。

羽父請謚與族八年

春秋之初，謚族尚少，見於魯者，如所謂挾，如所謂宛，如所謂無駭，皆不命氏傳世官，春秋初東遷命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謚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以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實與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若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惟入為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為之。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亦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虢滅耿滅魏，略無顧忌。觀莊公封許之言，委曲涵養，有唐虞三代氣象，然因人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此謂莊公悔過之言不可，此謂莊公不情之言亦不可，蓋莊公是一箇有才智占勝底人，觀他初待叔段，止欲段曲我直，彼惟有欲於心，故恐為人所議，所以先自說破了，依舊是前時養惡之氣習，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鄭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當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可泯絕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弟，世世食祿而不絕，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有叛逆之惡，何為必欲不絕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段也深，至此常常自歉，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段不用許多機關陷穽，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在國，荒淫不度，本無德以及人，一旦秦人殺之，而舉國無有不念之者，至於八十餘年之後，猶以是而亡秦，只緣秦人

毒之太深。故國人思之愈切。莊公惟其當初下手得毒。故後來施得恩意極深。蓋兄弟天屬也。此正相反之道理也。

息侯伐鄭十一年

息侯伐鄭。此段須就息上看得楚之盛衰。當是時。如息如蔡。尚與中國相通。嘗會盟征伐。及楚一盛。則與中國絕矣。蓋息蔡皆近楚之國。楚既盛。則必有吞併之意。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及其他。看此可見是時楚未強盛也。何故。蓋楚衰則邊楚之國必強。楚盛則邊楚之國必弱。大抵看左傳須旁看方可。若一專只作一事看不可。

桓公

宋督弒君與大夫二年

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此左氏識見高遠處。蓋人心各有所主。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爲弒逆之事。惟此心一蕩。則縱橫放肆。無所忌憚。蓋恬之殺孔父與鄭公。乃爲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爲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鞠躬。夫豈繁文末節哉。蓋所以養其尊君之心也。

臧哀伯諫取郜大鼎二年

哀伯之諫取郜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攷。然桓公於弒逆之事。猶忍爲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內史之言。須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內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惟納賂之是諫。文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數等。而爲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弒君弒父。以爲常矣。

鐵之役千畝之戰三年

鐵及千畝之役。皆在幽厲間。又見得周衰諸侯之相侵有日矣。夫人君命太子之名。臣下視之以爲輕重。漢武名鉤弋之門爲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際。亦不可不謹也。

楚武王侵隨六年

楚侵隨一段。見得楚自此遂陵諸夏。自前年蔡鄭會于鄭。則始懼楚。至此楚浸盛矣。蓋夷狄之強弱。常由中夏之盛衰。中國、元氣也。夷狄、邪氣也。元氣全在邪氣不能入。元氣衰則邪氣乘之。楚之猶夏。其來有自矣。如商之衰。荊楚常爲亂矣。至高宗時商盛。故能深入其阻。其後周之盛時。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篤路藍縷。以處草莽。以其勤勞如此。方服役之不暇。可見其弱。至此復悍然陵犯中國。非專楚之罪也。蓋君子之與小人。夷狄之與中國。其相爲消長。理之常耳。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諸侯伐齊。鄭忽有功。魯以周班後鄭。此段見得魯秉周禮。舉春秋之初一事言之。則以周班後鄭。而致三

國之師。舉春秋之末言之。則以不見天子不稽首。而取齊侯之責。蓋二十年原始要終。則魯之秉周禮可知。然魯秉周禮。見與於大國爲甚易。今也吾方秉禮。而彼之加於我者。大則甲兵。小則責讓。乃能終守而不替。此則甚難。此其所以魯一變而至於道。然此非魯之君相能然。蓋一國之風聲氣習。能使之耳。亦周公伯禽之化所漸者深也。

鄭忽辭昏六年

北戎伐齊。鄭忽救齊。齊侯請妻之。忽辭。其言曰。自來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此言甚善。彼祭仲之諫。特以利害論之耳。後世徒見昭公奔衛。則咎其不用祭仲之言。卒以無大國之助。殊不知忽之敗正不在此。特以不能充自來多福之言耳。自來多福。雖以堯爲父而不能與丹朱。舜爲子而不能與瞽瞍。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況大國乎。後世不可因昭公之失而廢其言也。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第二卷適當楚之方興。故其載楚事爲甚詳。隨之敗止緣有一少師。博議論之詳矣。大抵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勝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敗不足憂。此固已言之。然而尚有未盡者。蓋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所謂體國之臣。有所謂社稷之臣。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社稷之臣是也。夫季梁之謀楚。亦工矣。言不用。諫不行。去之可也。然必待少師之死而不去者。蓋季梁隨之宗臣。與國相爲終始。義不當去。是以隨侯當時雖不用其言。而楚人上左君必左。其效諜畫計如初。此季梁所以不去。所謂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者也。

楚子伐鄖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閔元年

入春秋之初。當時先聖王之後。及三代所封之國。尚小大皆錯。其事可見者。尚有一二。到得後來。弱滅強併。雖不盡見於傳。以大略觀之。見於傳者楚皆爲多。何故楚與晉。蓋有說。楚自是夷狄之與中國相爲消長。中國是元氣。元氣統衰。邪氣便勝。所以被他吞滅先王所封之國。無足怪者。楚之於中國。蓋自商以來。迭爲盛衰。商盛則楚衰。商衰則楚盛。如殷武詩所謂撻彼殷武。奮伐荊楚。來人其阻。裒荊之旅。以此見商衰楚盛。到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見得商盛楚衰。及到周時。周盛楚再衰。如與晉戰時。欒武子謂其謂之若敖蚡冒。篤路藍縷。以啓山林。見得楚衰。周盛。到得東遷後。周既衰。楚自然盛。所以楚武王僭號。抗衡中國。以此見中國與夷狄迭爲消長。楚固是夷狄。與中國相爲消長。何故晉亦吞中國。如滅耿滅霍滅魏。蓋緣晉不是先王所封。乃是宗族作亂。自封桓叔於曲沃。其後特其詐力。自覆本宗。以詐力爲常事。不復有先王之制。故敢吞滅中國。蓋緣他都是詐力。無規矩典刑了。若是他國。如齊非不滅譚滅遂。亦不滅於晉。然尚有畏憚者。蓋齊是太公後。先王所封之國。所謂典章文物法度尚在。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九年

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此雖等閑言語。亦可以觀天下之勢。何以見之。蓋自此以後。五國皆不見於傳。蓋爲大國併吞了。此又見世代升降處。是豈不可以觀天下之大勢乎。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莫敖之爲人，徒外面加添，而裏面初不長進。蒲騷之役，用鬬廉之謀，能敗鄭師，及伐絞之役，幸而絞小復勝，及其伐羅之時，志滿意得，徒恃前日之勝，而謂小國不足敵，是以輕敵而敗，遂致有荒谷之縊。大凡學者最怕外面加添，裏面初不長進。

鄧曼謂鬬伯比非乘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三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乘之謂，若此一段，便見得楚之在當時，所謂蠻亦有道。夫楚夷狄之國耳，以夷狄而憑陵諸夏，其強如此，其盛如此者，豈不以亦有其道哉。觀當時內則有鄧曼之賢，以爲之助，內強可知。外則有鬬廉伯比之智，以爲之謀，外強可知。內外俱有人，所以到得如此強盛地位。蓋大學之道，必本於家齊，而二南之化，亦首於關雎，豈非所謂蠻亦有道乎。

鄭厲弒蔡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同上

此卷載鄭事稍詳，見得莊公始末。當莊公之初，殺弟因母，誠是天下極惡，緣其權謀智略，有以掩之，固不甚覺，及其季年，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病弊至此始露，大抵人之一身，於少壯時狀貌其血氣，雖有疾，亦自可以支持，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百病俱作，如唐太宗初間，內則肅清華夏，外則蕩滌羌戎，雖有殺兄戮弟，閨門大惡，亦緣正觀之治，有以掩之，故不甚見及，一傳高宗，百弊俱出，學者切不可於一事二事上錯放過不理會，蓋其初未甚覺，其後終不可掩也。

莊公

單伯送王姬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讎爲念，前卷論之詳矣，然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昏，義也，而魯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欲與之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敢絕，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讎，義不可與者，未足爲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護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護，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倫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捍頭目，安可以委曲安排回護，使其兩不相妨，至如伐郕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皆是要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

齊無知弒君諸兒八年

若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侈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

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繼以王人伐衛，衛便服，繼欲滅郕，郕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舉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爲死期之速，宜乎卒窮無知篡弒之禍也。

左氏傳說卷第二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會于鄄齊始霸十五年

莊九年，齊桓公自莒入齊，十五年始霸，鄉者說左傳須分三節看，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桓公爲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桓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固可知也，然看得桓公之有大功，又須看得他有可憾者，當王綱解紐，國自爲政，強者陵弱，衆者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己，如蓼蓼之詩，此時得桓公出來，總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世，然所謂猶有可憾者，蓋五霸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天下之人，猶有可見者，霸主一出，則天下之人，見霸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矣，大抵重新總集整頓一次，必十分是當方可，或有一毫之憾，則前美皆失之矣，試以二事明之，傳莊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於魏晉梁隋唐，全經固失，然而王肅鄭玄之徒，說存，而猶有可見之美，自唐太宗命孔穎達集諸家之說爲正義，總經一番總集，後之觀經者，便只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詩刪之作，自漢魏而下，如建安七子，如顏謝徐庾，雖爲淫靡，而古人之遺風餘韻，猶間見也，至唐杜子美以大才爲之，一切蓋了，故後世惟見子美之詩，而前日之詩無

復見矣。

師及齊師戰乾時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十年

齊桓公霸業在春秋涉三公莊、閔、僖。若莊公正是桓公當時初歸。經營霸業。桓公規模。自用管仲後。與未用管仲。及管仲新得政時。事體不同。桓公以莊九年入齊即位。是時敗魯師。是年取管仲歸國而相之。管仲雖初入國。是時尚新得政。若莊公十年此一兩年事。未是管仲經營。所以與後來不相似。大抵管仲閎霸。規模緩而不迫。看莊公十年前。既敗魯師于乾時。次年又舉師伐魯。長勺之戰。為魯所敗。到六月齊又與宋次于郎。若得涉兩年間。三加師於魯。規模促迫。大抵與後不同。以此知正緣管仲新得政。未得盡施其術。不惟三加師於魯。規模迫促。後面兩為魯敗。長勺之戰。為魯人三鼓而敗。後來郎之次。又為公子偃先敗宋師。齊師乃還。若當時管仲便謀慮計畫。無緣得南敗。以此看得管仲規模。不惟外面經營諸侯。緩而不迫。他裏面所以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何故。前年桓公因鮑叔之言相管仲。若是管仲規模促迫時。便須諫桓公。不可加兵於魯。便加兵於魯。管仲必紛然建謀。出其所長。蓋管仲初得政。當時自有國子高子。政未專出他。他且袖手旁觀一兩年。以此見管仲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自此以後。桓公之規模。大率不同。十三年北杏之會。是時管仲全得政。且如楚當時濫陵諸國。管仲且放二三十年不問。直到翹完之盟。不戰而自屈。晉獻公父子憑陵諸國。亦放而不問。到得後來葵丘之會。管侯自來。蓋管仲不去識月間見效。當要自家政事脩舉。兵乘修整。本強則精神折衝。所謂雄強不服之國。教他自入管仲規模中。此其所以為管仲。此其所以五霸桓公為盛。大抵王之與霸論來。王者不計功謀利。霸者計功謀利。王者不求近功速效。霸者求近功速效。然而就霸者論之。以桓文對說時。桓公計功謀利。比文公時便少。桓公不急功效。勝文公。桓公卻做得王者事。何故。晉文公事業。在僖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使專伐衛敗楚朝王。聲績赫然。震驚人耳目。一年都做盡。桓公規模。三十餘年尚熾。其用功之所以迅速時。便是桓文才之高與下。管仲勸犯規模之深與淺。以是知晉文不如管仲。

齊桓霸中國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晉文退舍避子玉僖二十八年

看桓公之所以霸。須看得管仲規模。當時桓公之霸。蓋將以尊中國攘夷狄也。楚之濫陵中國者。非一日矣。如伐鄭伐蔡。而桓公皆不之問。桓公以莊之十五年霸中國。而以僖之四年始伐楚。蓋楚於度外而不問。且二十年者。何故。仲之意豈不以吾驟加兵於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故遲養時晦。至於力強威盛。而後一舉以臨之。則楚無不服矣。夫以堂堂之楚。而不敢以兵抗齊。不過使人如師。及使屈完來盟。則齊之盛強蓋可知。至於晉文公則不然。桓公以兵加楚。而楚不敢抗。文公退舍辟子玉。而子玉犯之。文公之

規模。小於管仲也明矣。文公蓋數年便欲服楚。雖力再而催勝之。然傷威損重已多。仲之相桓。則遲楚以二十年之久。則文豈足以及桓哉。其服晉也。規模猶大於服楚。晉獻公之滅虞滅虢滅魏伐東山。而齊皆不問者何故。仲之意豈不（欲）以晉之於齊、猶家也。楚之於齊、猶鄰也。以至強之晉。吞驟臨之以兵。萬一不勝。為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鄰。故一切蓋而不問。逮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光焰既大。聲勢既盛。故葵丘之會。晉侯不召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晉以不召而自來。則以聲勢光焰臨之耳。其服晉遲於服楚遠矣。蓋其遲速之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推王道不可。要近功。而霸者亦然。齊桓遲之以二十餘年。而晉文求之於六七年間。須要做盡許多事。故晉文之霸。不及齊桓之盛。當時葵丘之會。晉侯欲往。而宰孔止之。而不會。蓋宰孔見得齊侯之驕。故如此。於此又須看得管仲之事。桓公專去事上做工夫。卻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惟其去事上做工夫。故鋪排次敘二三十年。皆如其規模。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故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管仲之事。蓋積數十年而成。桓公之驕。止一日而壞。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禍蓋如此也。

荆伐鄭十六年　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僖元年三年

齊桓公霸中國。楚數侵鄭。桓公惟務於鄭。而不再加兵於楚者何故。以此僅見得管仲之規模。大能養威處。蓋仲之意。以謂能勝楚。則不過如前日。萬一不勝。則霸權扫矣。此仲之所以善養威也。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二十一年

周惠王以王子頹之亂。出奔鄭。處于櫟。是時虢公與鄭伯同帥師納王。殺王子頹。當時齊桓為霸主。卻自不納王。其納者卻出於虢鄭。齊桓卻不管他何故。若是晉文。凡有一事。便要占做。如納襄王時。辭秦師而下。必欲出於己。不要與秦分功。到桓公為霸。總虢鄭納王。亦是規模不同處。然所以虢鄭納王。時亦自有來歷。自周室東遷。虢鄭秉周政。虢公為王卿士。鄭伯為王左卿士。兩國入仕王朝。與周最親者。所以凡有忠難。二國首先任為己責。定王室之亂。正王室之義。所以當時齊桓公雖倡霸業。必覺當時自有王室親臣。定其亂。桓公不得而預。所以諸侯皆未出。虢鄭獨先去。正緣世秉周政之故。這是霸者之初。王綱尚在處。當時以土地論之。虢鄭之地甚小。齊之地甚強。以堂堂大國。因虢鄭世秉周政故。便退然讓與虢鄭。以此知當時尚不以甲兵強弱為事。諸侯尚乘王命。後來王室衰時。王室自為之。自此以後。諸侯無復事王朝。霸者所以興。至於諸侯皆霸者。此周之所以衰。然虢鄭之所以事王。亦周自為之。當時本是鄭伯為王卿士。號以諂媚弄鄭故。自取周之麥溫之禾時。號已有罷。鄭已無德。然而到得周有患難。號視之常緩。鄭視之常急。且如王出居櫟。鄭伯見虢叔曰。臨禍忘親。親必及之。蓋納王乎。論來情意厚薄。虢當先。鄭當後。今舉兵時。卻是鄭在先。虢在後。到得後來王賜虢公酒泉。又與之酒。與鄭伯止以漿。蓋夫王室定後。王何故不察平定之功。又卻與虢之爵。復厚虢而薄鄭。蓋虢公於王室無事時。又卻築王宮于玶。又以阿順周

王。以此知阿媚順旨。大抵無事時。此等人固可喜。纔到患難時。君得意思終是較了。

齊侯使敬仲爲卿二十二年

齊侯欲使敬仲爲卿。辭以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見得當時朋友之清議尚在。故管仲廝來請齊侯救邢。亦援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如上文畏此朋友之義。此見得當時猶知簡書朋友之可畏。又見得古詩之意。猶有存者。

懿氏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閔元年

懿氏卜妻敬仲一段。後人云。符命讖緯之說。起於王莽篡漢。假此以惑人耳目。不知已見於春秋之際。看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田魏始興。故誇譔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於流俗之所見。不能於流俗外着一隻眼。故於敬仲畢萬之事。亦從而書之。後來柳子厚作貞符。以爲符命俱不足信。遂以玄鳥生商伏羲負圖之事皆可疑。此又墮於一偏之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大抵帝王之興。和氣充塞。豈無祥瑞。但當觀象之正邪。豈可謂之無也。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閔元年

符命讖緯之說。王莽以此篡漢。後世論符命讖緯之說。起於哀平之間。此附王莽。以此爲禎祥。移人耳目篡奪天下。然推其源流。符命固是起於哀平之間。而符命讖緯之實。已自始於戰國之初。考之左氏可見。戰國之初。如所謂如秦如楚如燕。都是世襲舊國。如晉如齊。皆是篡奪之國。當時未嘗不假符命之說爲篡奪之事。看左氏所載畢萬敬仲。見當時以此移人。所以載懿氏之卜敬仲。說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生敬仲。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此其代陳有國。至於畢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以此知戰國時已自有符命惑人了。雖左氏好說符怪。然戰國之時已自相傳如此。便到得陳涉。以狐鳴魚腹。惑亂一世。遂爲興王基。然此所謂符命。皆是造作湊合得來。如柳子厚作貞符之說。謂無符命。此又見得一偏。大抵符命之說。亦不可謂之無。如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耆欲將至。有開必先。所謂帝王之興。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當深察其邪正。若以不正之說例論之。且如玄鳥生商。伏羲受圖。也不足信。是因噎而廢食也。大抵帝王之興。自有自然之兆。人之正心。感天地之正氣。所謂符命者。自可信。卻不是附會湊合得來。豈可謂之不于其祥于其仁。若以此察之。正邪之說。昭然如日星之明。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三十年

楚之興。自武王兼并。自此便強。繼以文王。亦能守其基業而不失。傳于成王。成王初卽位尚幼。是時公子

元爲令尹。以貪冒淫縱。爲申公鬭班所殺。當時君尚幼。大臣見殺。論來楚到此合衰。所以不衰時。蓋緣楚能用子文。子元初死時。正是楚之盛衰存亡交關樞紐處。是時復有子元時。楚自便亡。幸而得一子文爲令尹。以清忠表倡於一國。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自此楚再安。大抵楚之所以立國。本皆以勤儉。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如告戒之辭。所謂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皆以勤儉。勤儉是楚之家法。到子元出來。淫縱不道。以破楚之家法。如築館于夫人宮側。振萬舞。貪淫不厭。臣下不平。卒至相戕。以殺令尹。楚之勤儉家法。或幾乎息矣。子文出來。獨以清忠勤儉。再復楚之規模。當時子文紓子元之後。平常也做不得。須是自毀其家。自貶損方可。何故。到奢侈驕淫之後。能以清忠勤儉。表倡於一國。如易之小過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當時是卻恁地平常做不得。所以自毀其家。卻不是矯枉過直。正是合做底事。故不如是則何以救已離之人心。續將絕之國命。

閔公

狄人伐邢元年

狄人伐衛二年

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歎也。

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則入諫獻公。出則告太子以孝。固是善處父子之間。然其後驪姬欲殺申生。未敢下手。使間於克。克對以中立之言。夫驪姬之欲殺申生久矣。所憚者惟克耳。今克既告之以中立之言。則驪姬別無所畏。何爲而不下手。左氏嘗曰。既與中大夫成謀。此句有筆法。中大夫。卽里克也。克雖不助驪姬。既不拒之。是亦助之也。使克能拒驪姬。彼必有所畏。而不敢下手。其後里克殺奚齊卓敕角反子。克雖有區區之心。終不免弑逆之惡者。由其守初心之不堅。而爲驪姬之所動搖也。學者最怕守初心不堅。申生伐東山一段。論者自先友而下凡數人。或是或非。而皆有意味。亦見當時隨所在有人。又見晉國人才之盛。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十五年

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此一段知宮之奇諫必不聽。知虞之必可假。知虢之必可亡。料敵如見。自是觀之。晉國智謀之士如息者。亦自有數。至於傅奚齊。此段全不能知。卻不能先爲保護之計。何料敵如是之審。謀國如是之疎。蓋息本非就自身上做工夫。專以臆度揣摩爲事。故有著不著處。

驪姬欲殺申生四年

驪姬之殺申生。國語所載甚詳。看左氏與國語相爲表裏。而晉語中所載。本末具備。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則載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而晉語中則載當時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難者尙有里克。使優

施以酒飲里克，欲以優言說之。觀優施以言勸克，言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是言申生之勢已自摧死。不可倚恃。里克卻言吾乘君以殺太子，吾不忍，迺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則驪姬之計行矣。故優施得里克之辭，以告驪姬。姬叫優施之言，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謂里克不同謀殺申生，但對優施言然。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當時姬辯里克，里克若能守正不奪，則殺申生之謀必不成。克既有中立之言，故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預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大抵姦人作亂，不必要人依附，則且持兩端中立，以爲無所與於其間，則姦人便可以成謀。左氏斷所以歸中大夫之罪，到後面一段，便之歸咎於獻公。當時驪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他了。今特造此一段事，爲罪名而已。然則殺申生不是獻公不知，當驪姬譖君之際論來，太子合當便行。當時太子謂我辭，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謂君實不察其罪，皆是不知獻公之心。然此時太子既是不出亡，甘心待死而已。辭一死了，以正理論，固是成父之過。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太子合即便就死，又卻奔歸於所封之邑，須當看這一節。這箇不是變生倉卒時，無措如此。申生既不提死，向自營倉卒之變，奔歸於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亂，以此見處死卻易，從容就死則難。此無他，元無工夫，且則是小心不忍，便至倉卒無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見。

左氏傳說卷第三

僖公

士蔿築蒲與屈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六年

自僖元年至卷終，試舉數段論之。士蔿築蒲與屈一段，可以見重耳夷吾識度廣狹遠近。一人終於窮諸侯，一人終於失國。當初士蔿築二邑，皆不謹，竇薪於其間，重耳不訴，至夷吾則訴之。蓋重耳惟知其君父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惡，至於夷吾，則惟知己之利便，而至於訴。則夷吾之識度，已不如重耳矣。非特如此，晉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則知臣子之義，遂出奔翟。至於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於不得已而奔梁，則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從游賓客，重耳則有狐趙之徒，夷吾則有呂郤之徒耳。以築蒲屈論之，則二人之用心不同可知。以一則知臣子之義而出奔，一則迫於不得已而出奔論之，則二人之隨事變不同可知。以游從賓客論之，則二人之得人不同可知。此其所以一人終於窮諸侯，一人終於亡國。

陳糧宜仲勸申侯奔城五年

後申侯見殺七年

觀鄭申侯之陷陳糧，蔣濤塗之怨申侯深矣。及陳糧宜仲勸申侯奔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見殺，夫宜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親仇讎之言不甞如親密，卒爲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蓋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爲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仇讎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爲機謀陷穽也。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段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了。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請齊侯救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則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對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祿之制。至於勤犯之相晉文，則不能，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隧，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蓋仲則曾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於勤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隧召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爲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看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晉文公之有勤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九年

秦穆公納晉惠公，問於郤芮曰，公子誰恃。郤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所以爲此言，是說晉惠公別無恃，便見得專倚靠在秦。謂所恃獨歸重秦，秦固是如此。大抵天下之人，有疏必有親，有愛必有憎，以亡人而方入新造之邦，有愛惜厚薄，嫌猜自此興。觀郤芮所謂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語甚得要領。然晉惠公入國即位之後，所與偶者，郤芮呂甥之爲黨，如舊臣耆德，翦滅殆盡，安能謂之無黨，以此知平居論事甚易，到得臨時克愛心甚難。

秦饑晉閉之糴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十五年

晉惠公始以賂秦而入，終以背賂而見伐。其曲在晉明矣。然其間亦有曲折可論。大抵多賂必寡信。惠公之所以許秦者，皆是不可還之賂，於其既入之後，有不得不背。且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當時號射之徒，其爲謀不過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是皆只去仇讎上思量，卻不能去解釋消除上思量，豈不遠秦師之至哉。號射之徒雖有罪，然慶鄭亦不得□把慶鄭事看時，見得二國之禍，皆慶鄭之言有以激而成之。且其言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如此等語，分明是當面責他。惠公既是一箇忌刻狠鷙之人，慶鄭又不能和緩其辭以諫之，得不激成其事，以是知當時號射之徒雖可罪，然鄭亦不得辭其責也。及惠公爲秦所執，其傳君命以告國人，而國人皆哭，於是作爰田，作州兵，夫以惠公之不道，何

以得此於民。只緣惠公被秦虐得深。故能感民心亦切。使惠公既反國之後。乘此機會能臥薪嘗膽。側身修行。以接續此民心。則晉可用之民也。晉之定霸。當不在文公而在此矣。一歸便殺慶鄭。以快私怨。則民心自此都渙散了。是知晉時得民心。不能接續者。全不足恃也。

管仲辭上卿禮十二年

管仲卒。或于王。當時王以管仲爲齊相。齊國權即在管仲。特以上卿之禮享之。當時仲辭曰。臣賤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命以予嘉乃勳。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此見得當時周室之典法尚在。又見得齊之伯與晉不同。且如晉文之伯時。始者舉郤縠。後來又舉原軫。便命將中軍。所謂上卿元帥。初不請命於天子。以管仲得君如此之專。行國政如此之久。尚退然在班次之下。亦不敢□□僭。以此知當時與晉時節。已自不同。然王所以命管仲往踐乃職者。謂管仲雖卑。職是秉齊國權。即自當用上卿之禮。以此知當時秉國命者。不必是上卿。到道憲周王要尊管仲以職。所以說往踐乃職。蓋管仲之職。實是秉公之權。以此知當時周已有官與職兩者之分。後世都如此。且如漢時霍光司馬大將軍秉國政。上面又有丞相。當時章奏稱丞相楊敞大司馬霍光。論班爵丞相在上。論職時霍光實秉國政。以此知周漢官制源流尚相接。官是定制。職卻是一時所任。

秦晉戰于韓原十五年

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時所以爲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虢射慶鄭呂甥郤稱蔿芮之徒。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箇剛狠自用之人。以不見用於晉惠公。相激所以致敗。今則所可恨者。蓋於慶鄭猶有可恨處。使他當時若是愚而無知。一向狠僻。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其論也多正。爲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論秦乞糴于晉。晉人非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君論馬曲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於事理之間。不爲不諳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小駟曲折。則可以議戎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狠戾壞了。蓋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以敗由慶鄭不能用。罰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狠戾。不能用其才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於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曾講者。今卻如此。蓋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於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城郟役人病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舉城郟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衛會諸侯。校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盛今弱如此。蓋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霸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伐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自至。至於用兵以□之。此亦是霸業衰處。大抵霸業皆如此。至王道卻不然。霸業初用。故有可喜處。到得末

年。往往易衰。觀齊桓晉文之二君可知。此亦力之不如德。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蓋是時管仲已死。惑於內寵。志益昏瞶。故前段謂齊桓中主。管仲輔之則治。豎刁易牙開方輔之則亂。此言極是。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十七年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之霸業。到此便衰。這裏卻有兩說。一則管仲不能爲齊求人。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所謂用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如晉文雖死。至於悼公時。有能繼文公之業。緣晉文雖死。有狐趙之徒。風聲氣習。相與扶持。孝公初無此般人。故興衰之不同。然陳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齊桓之德在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衛。乘此機會。繼齊桓之業。其復興霸業甚易。然而不能者。雖是管仲當時不能用人。亦是孝公無志。及宋襄會諸侯。便倚首會之。其後宋敗。便興師伐之。大抵欺善怕惡。畏強陵弱。非是霸者事業。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可深爲孝公惜。且如晉文成霸。所謂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皆積漸成霸業。孝公有桓公見成規模。反不能成霸業。論此深爲孝公惜也。此固可爲孝公惜。然而管仲爲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亟薦引賢人以任國政。徒能以一身盡忠而事君。更不能謀身後事。但區區屬孝公於宋襄。故終無益也。

宋敗齊師于甗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二十三年

五霸莫盛于桓文。以桓公初時一箇規模宏遠。豈晉文之所能及。桓公身死之後。未幾五公子爭立。其國遂亂。晉文之後。襄靈以下。數君相繼。與春秋相爲終始。何故。此蓋有兩說。其一是齊之所以霸。獨倚一管仲。管仲以一身任齊國事。更不旁招俊乂。爲齊子孫之計。晉文雖死。有狐趙輩相與維持。風聲氣習。接續不絕。此一說也。其二桓公之後。孝公懦弱無志。不能激昂舊臣。紹桓公已成之業。且如鹿上之盟。既頫首聽宋人之命。其後宋敗。方敢舉伐宋之師。大抵畏強陵弱。豈是霸者規模。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晉文既死。襄公殺之役。雖未必是。然既能勝強敵。終不至於委靡。此又一說也。此二說也。固可見齊晉霸業之久近。

宋襄盟于鹿上二十一年

齊晉所以霸。皆先弱楚。蓋楚於中國。其勢不兩立。惟齊晉能攘戎狄。尊中國。此所以成霸業。桓公有葵丘之會。以弱楚。晉文有城濮之戰。以服楚。所以子子孫孫服晉。且宋襄本不足以預五霸之列。人見他亦曾會諸侯。故列之於五霸。夫宋襄尚且不識霸者題目。霸者欲尊周會諸侯。大要在摧楚。蓋楚與中國相爲消長。宋襄欲成霸業。反求諸侯於楚。便不能攘戎狄。尊中國。與齊晉皆異。此霸業所以不成。宜其見辱於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上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郳子于次睢之社。那時之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若以事迹上看。甚難曉。人處世皆當明此。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公一箇昏暗處。惟其暗於前。故欲徼一時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其暗於後。故泥古之陳言。而不禽二毛。自取敗亡之禍。以理論之。宋襄之所爲。不過

一箇晴字所以求諸侯於楚使其稍知事體必不如此所以終於此而亡也

王與晉陽樊溫原攢茅田二十五年

周襄王以王子帶之故出在鄭地晉文公納王襄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宣吾不敢服也此蓋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足見文武成康之德澤結民者深不肯輕捨王室且如前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盟向之田直到桓公七年鄭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然後盟向始服于鄭到此襄王與文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必待晉圍之蓋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陽樊溫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

子犯言子玉無禮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三十年

推而詳論之文公人材之多無如子犯看晉文公始終用事皆子犯規模如二年教民示之信示之義示之禮皆子犯使之如此文公所以成霸業皆是子犯規模看得子犯之在晉便是管仲之在齊然反覆論之其子犯亦未必一一皆是且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失親鄰報施之義當時若無先軫之言幾至於敗事賴得一先軫謀之晉方得勝又如僖三十年同秦圍鄭秦伯私與鄭盟而去鄭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使當時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又失親鄰報施之義未必不蹈惠公覆轍又賴得文公自理會得曰因人之力而斃之不仁亦歸舉此兩事論之人君雖有腹心謀臣須是自識得治體若使晉無子犯新業未必成見得人材須要多然人材雖多亦要人君自理會得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與秦戰便是蹈惠公覆轍舉前一段謀臣不厭多舉後一段人材雖多須是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頹叔以狄師伐周二十四年

王出鄭鄭伯省視官具于氾同上

周襄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及後來不終狄反犯王室以致王失國出奔處鄭地氾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殺其私政王初間厚狄狄後來反犯王室王初間伐鄭鄭後來反忠於王室此一段人事最要人看其始周王以狄女爲后時所厚者在狄所薄者在鄭及其終所厚者反興兵伐王室所薄者反忠於王室及王出奔又卻不去他國卻入居鄭此最要看大抵中國是君子之類夷狄是小人之類鄭前爲王所薄及出奔又爲王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政何反勸王室如此蓋鄭是君子雖王薄之到急難不廢臣子之禮夷狄是豺狼之類少有不到處便起反心發兵伐王室至王失國以此事論之大之於天下小之於一身事結怨於君子不可受恩於小人鄭是中國君子之類狄人何厭之有

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寧武子處衛侯奔走艱難之時君臣上下皆失其道始者晉伐衛國人出衛君臣之逐君當時黨類已自大後來再得歸寧武子爲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要得合和彼此緣此國人稍不貳衛侯又先期入至殺其弟叔武元咺奔晉愬之於晉晉受元咺之愬所以執之歸于京師後晉遂欲鴆殺衛侯以此知衛侯亦危乎殆哉何故一國之人共怨既出其君衛之君臣上下相戕相賊皆是堂堂大國爲霸主亦致毒於衛侯內則一國之怨外則霸主之怒如乘箭俱發蓋在衛侯之一身雖泰山之壓卵亦未足以喻今寧武子獨以區區一夫之誠左枝右梧欲調護衛國上下之怨以氣勢論之寧武子一夫之力甚小一國之怨甚大霸主之氣甚大一夫之氣甚小何故一夫之氣內而回得一國之勢外而勝得霸主之力逕見得寧武子忠誠懇切積德深厚處雖堂堂霸主之怒如此一國之怨又如此人皆知之一夫之忠誠如何勝得殊不知忠誠到處天地可動金石可貫雖浩浩然一國之怨堂堂然霸主之怒皆可以消釋融化以此知爲國忠無忠臣若得其人則何事不成

左氏傳說卷第四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同上

晉文公凡出外許多時直到成霸業皆是趙衰狐偃二人爲之謀主文公自僖之二十四年入國至僖二十七年薨于被廬方始命狐偃將上軍狐偃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又讓於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人自入國便合處於高官大職可也何故經涉許多年方命他將上軍及爲卿之任他又相遜二人初不曾計較官職以此知二人是心腹宗臣與社稷同休戚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又見得古之體國之臣但欲成國事不曾計較官職且如齊桓公之伯全在管仲仲只爲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常爲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於齊所以讓者是不計較官職之高下遡高祖之興張良實在三傑之列叔孫通初無大功後來立太子使叔孫通爲太傅良止爲少傅自常人處之必有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國之宗臣初不曾計較官職高下專以推賢讓能使之利害相謀是非相參而已又見人材不厭多夫晉文之有子犯亦猶齊桓之有管仲相似晉文一霸諸侯之規模皆是子犯出然文公之規模與齊桓大段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後

游。文公南三年盡做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至於文公事業。載在史册。粲然可觀。如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霸業。卻無迹。晉文公霸業便有迹。桓公霸業緩成。文公霸業速就。此晉文所以不如齊桓處。試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興。便去封已滅之衛。歸公乘馬。凡牛羊豕雞狗門材。皆以與衛。因二年救邢。復其邢器用而遷之。又與城邢。其存植亡國如此。晉文公於僖二十八年伐衛。使衛失國。其一國君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至使其國亂亡。方復曹伯。桓公封衛滅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衛侯。使其國亂。桓公遷邢封衛。一舉便得安迹。文公復曹衛。反使其國家危亂。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公於僖之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為之禮。後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及鄭伯盟于衡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未到坦然大度處。所以記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齊桓又如此。齊桓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畏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臧賓。而晉文權謀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畏。又見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晉文公既種種不如桓公。然桓公霸業不繼。而文公雖死。霸業不絕。何故。只緣有一件勝如齊桓。此晉文所以霸業相繼不絕。前說管仲一身任事。不能為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看得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開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且居將中軍。又佐之。晉人材之所以盛。緣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於上。一國所以皆有此風。至曰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賓。曰季歸。既薦之於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一國所以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實倡之也。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故晉之霸業所以長久。桓公之霸業所以不永也。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鄭人盟三十年

秦穆公當時納晉文公。使之有晉國者。其德可謂甚大。文公既立之後。鑒晉惠公之事。與秦穆公左右周旋。盟會征伐。未嘗不同。然而後來秦晉同伐鄭。秦納燭之武之說。私與鄭盟而戍之。秦之背晉。亦要察其由。若以惠公之事甚易見。如秦納晉惠公時。晉許秦地。及歸又不與秦。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其曲直甚分明。此固是曲在晉。直在秦。若以曲直未察之時論之。曲全不在晉。直全不在秦。何故。秦晉連兵伐鄭。而穆公獨與鄭盟。及子犯請擊秦。晉文公卻又說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此見晉文公不忘舊德處。若把此一段看。似乎直在文公。到得殺之役。又不是晉先犯秦。秦先要鄭。然後先軫遂發命。兵端又不在晉。似乎曲又不在晉。考其實事論之。則不然。晉之失秦。有自來矣。不獨因鄭。當時天王出居于鄭。皆與秦本要同出兵納王。晉專功求霸。故辭秦師。順流而下。秦穆公是曉了人。豈不知他辭師之意。其間隙已自形見於此。但未見於事。晉文公驪姬之難。受恩於秦。其結好如此。及到圍鄭。一使燭之武說秦。秦穆公便欣然與鄭盟。何故。以此知曲全在晉不在秦。觀秦穆公恩意之於晉文甚拳拳。不獨納他歸國。既歸之後。如後來呂郤之難。將焚公宮。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又以三千紀綱之僕。為晉文之衛。其拳拳於晉。當是時尚無疑晉文公之心。自晉文辭師專功掠美之後。其間隙已自形見。以此事迹上稽之。則秦合與鄭盟。不是曲在秦。曲全在晉。

蹇叔言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三十二年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同上

秦穆公興兵伐鄭。而蹇叔諫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不用蹇叔之言。終於出師。所以有殺之敗。論蹇叔諫秦伯一段。為秦穆公謀甚忠。後世論蹇叔能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此之審。自今觀之。大抵看書考古今成敗。不當隨成敗論。若以成敗看。蹇叔為秦穆公逆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此精審。雖蓍龜亦不過如是。此未免為隨事迹論人。若深考事情。蹇叔意甚忠。所以諫秦伯之辭。當時所料。未為精審。如謂師之所為。鄭未必知。幸然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方知秦師之出。以牛十二犒秦師。詐為鄭辭以款秦師。使傳告於鄭。鄭聞其言。然後使視客館。方見束載厲兵秣馬。以此知秦師出。路上不遇弦高。鄭未必知。秦未必不成功。則蹇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之言。未為精審。這未見得事情。舉此一段看古今成敗。不當以迹看。雖然。蹇叔之言。其中自有精審處。若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此兩句卻最精審。何故。其勞師千里。既無所成。必不肯空手歸。所以滅滑。當時本要滅鄭。不要滅滑。所以既勤而無所。所以滅滑而還。果中蹇叔之所料。當時秦聞鄭知便歸。時尚可以全師。蹇叔前幾句雖忠。未料得事情。惟是此兩句料得事情出。所以最為精審。

文公

諸侯朝晉元年

衛成公不朝同上

齊桓淮之會城鄄。役人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始者葵丘之會。踐土之盟。天下莫不從風而靡。至末年。齊一城鄄。而役人至於夜呼。諸侯朝晉。而衛成至於不朝。又使孔達奸盟以伐鄭。是知力之果不足恃也。大抵王霸之分。王以德。霸以力。以德為尚。則終始如一。以力為尚。未有始盛而終不衰者。方霸者之盛時。如葵丘之會。踐土之盟。諸侯見勢力之盛。莫敢不赴。其功之可喜。若勝於王。及至末年。勢力之衰。身未及死。役人已有登丘之呼。文公亦有衛侯不朝之事。以此始信力之終不如德也。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元年

晉襄公既薨。使告諸侯而伐衛。從先且居之請也。觀且居之言。乃曰。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以此知春秋霸者之尊王。皆非其本心。蓋必有所為而然。初不知君臣之大義。倘使襄公不伐衛。則不復為朝王之舉矣。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元年

楚子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觀此見夷狄之與中國本不同，大抵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三綱，夷狄之所以爲夷狄，只緣無三綱。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以楚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固足以抗衡中國，至於傳國立嗣之際，則失其大倫，亂其大本，所以多有戕弒之禍，正緣無三綱，故如此。觀其上有天王，而僭稱王號，則無君臣之綱矣，立嫡以長，而常在少者，則無父子之綱矣，息媯繩於蔡侯，而息遂見滅，以息媯歸，則無夫婦之綱矣，三綱既絕，此春秋所以降楚於夷狄也，大抵看書其間有兩句，可以見得一國之風俗者，最當深考，這一段只看令尹子上說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便可見一國之風俗，學者不可不察。

秦伯復使孟明爲政元年

秦伯猶用孟明二年

秦穆公用孟明，有殺之敗，左右皆罪孟明，公獨舉周芮良夫之詩，且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復使爲政，穆公悔過，秦晉見之詳矣，參之以此段，方見得穆公自知得病源在於貪，向使穆公不知病源所在，則雖欲悔過，亦無下工夫處，惟穆公既自知得病源，所以悔過，又能刻意消除之，此所以遂霸西戎，大抵學者要做工夫，亦須各自知得病源，方會長進，且如易之噬嗑卦，口中有物，欲噬而嗑之，故謂之噬嗑，其爻辭曰：利用獄，何取夫獄，蓋獄之情有明，亦如口中有物，須是推究獄情，知其病之所在而噬嗑之，殺之敗，穆公再用孟明，未足爲難，及彭衙再創之後，猶用孟明，實天下之至難也，蓋一敗雖不足以沮穆公之心，再敗而不沮者，實寡，穆公所以能爲天下至難之事者，只緣他見得定處，故能信之不移，任之不易也，大凡人君任人，須是要見得端的，方能如此。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二年

齊孝公繼桓公之後，霸業遂替，晉襄公繼文公之後，霸業不衰者，須是識得襄公所以勝孝公之大端處，先軫一死，既用其子且居將中軍，初非以先軫死狄之故，以此報之，實且居有是能，遂拔之元老大臣之中，觀請君朝王一事，亦足以見先且居之賢，又如文公出奔，以及於歸國定伯，狐趙實有大功，所謂佐命元勳，是宜居尊位，秉國政，而後有以報之，今襄公繼文之後，乃以先且居將中軍，而趙衰佐之，衰亦不以元勳自居，甘處其下，此見得趙衰乃愛君憂國與國同休底人，故但知一意爲國，理會人材，初不計校祿位之高下，惟上有好賢之君，下有推忠之臣，襄公勝得孝公處，大端在此。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三年

晉襄公以魯文公朝晉之緩，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又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大抵國之盛時，雖有一二事不是，卒未見其害，蓋天下畏其強，不敢與之校，故襄公雖以大夫之卑，盟國君之尊，魯之君臣，熟視亦不敢校，至於改盟，魯亦惟命是聽，在當時雖未見其害，則致衰世，平公遂其迹而爲之，欲改衛盟，衛既叛而不從，遂至兵連禍結，數年不解，正緣襄公倡得樣子不是，此所以後世蹈之，有其害也。

楚滅六蓼五年

邾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大皞之祀，六蓼實臯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綿延，而皆不廢絕，何故綿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須句六蓼皆小國，所以不廢於春秋之前者，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以振作之，風聲氣習，尚有典刑，老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既已斬絕，漸入春秋戰國氣象，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風聲氣習之大推移，習俗之大變革處，學者當子細看到此，又須看得天下大勢，與戰國漢唐相接。

晉蒐于夷易中軍六年

晉國之霸，固賴賢才衆多，然亦有偏處，大抵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出乎此必反乎彼，最不要流入於一偏，善爲治者，常就一偏處救，方晉之盛時，英豪滿朝，皆能率職勤功，聽命之不暇，雖賴其力，及其後，君上之權，漸移於臣下，試舉一二端論之，如襄公之歸秦，因先軫則不顧而唾，則有無君之心，爽之蒐，陽處父則終於易中軍，則專君上之權，此二人皆已暗移易了，惟其積而不能收，故其流弊至於厲公之弒，馴而至於六卿之分晉，正緣偏於此，不能收其權，而終至於亡國也，是知權不可弛，患不可不自微時制。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晉文公之後，襄靈二三君，所以不墜霸業者，趙宣子之力居多，故當時號爲名卿，而左氏亦稱以賢大夫，然考其處大事，則有若可疑者，天下之勢，內與外而已，內事莫大於立君，外事莫大於伐國，襄公卒，宣子欲結秦援，使先蔑士會如秦納公子雍，未幾迫於穆嬴與國人之大義，改立靈公，是其立君之不審也，邾文公卒，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既而邾辭以齊出彌且長，宣子以其辭順，遂還師，此是伐國之不審也，夫宣子處大事如此，何以能光輔晉君，使霸業不衰，蓋宣子亦有長處，只緣他能不遂過飾非，始雖不審，繼而能改，此所以轉危而爲安，易非而爲是，不失爲當時之名卿，是知改過善之大者也，非特爲國如此，大抵學者改過亦當如此。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六年

郤缺請復衛田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七年十三年

晉趙宣子秉國政，當時謀臣非不多，如襄公卒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宣子不從賈季之言，遂殺公子樂，至郤缺請復衛田，引六府三事，趙宣子因而舉匡成之田，申虎牢之境，盡還於衛，立君之事，既不從賈季，然一聞郤缺之言，遂捨已得之田地，棄之於衛，士會在秦，賈季在狄，中行桓子請復賈季，郤缺請復士會，宣子不從中行桓子，而從郤缺，歸士會於秦，何宣子於他人之言皆不從，而郤缺每言輒聽，自三代以後至春秋間，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不能動人，大率要得言語動人，須是自裏面做工夫出來，郤缺耕於田野，來耜之際，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則知郤缺工夫，皆自裏面做出來，故其

言語有力足以動人也。

賈季怨陽子易班六年

先克辱蒯得田八年

晉自文襄以來人材衆多然人材既多則不能無爭陽處父易賈季之班賈季乃使趙衰伯殺陽處父先克爭蒯得之田亦至於相屠滅蓋人材之多固是國家之福須是上面有一箇總統處然上之人苟無以總其要會平其猜疑杜其朋黨引其禮遜使有才者獻其才智者獻其智則才者以才相戕智者以智相謀當文公之時人材非不多然不至於爭者有文公總統其會要也襄靈之際往往多是先朝故臣然上無賢君以總統故至於相戕相賊無所顧忌如此臯陶謨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自俊乂在官以上是唐虞總天下人材處自百僚師師以下是唐虞人材能師師相遜如此有前一節又無後一節不足以見唐虞之氣象晉襄時正緣有後一節無前一節所以其害如此

范山言晉可圖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遂伐鄭以此見夷狄統見中國衰便來陵犯如齊桓之前楚固強矣自召陵一勝楚遂不敢與中國爭桓公既衰楚遂伐宋敗襄公于泓自晉文城濮一勝楚又衰至靈公時去城濮之勝十餘年楚輒敢陵犯中國之衰而後入數十年間須用一次鎮壓之方俯首帖耳不敢校故唐虞五載一巡狩周十二年一巡狩皆是欲時復一提撕整頓過故天下有姦謀邪志者不敢作不特夷狄小人亦然

左氏傳說卷第五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同上

齊桓公後繼之以孝公霸業墜晉文公後繼之以襄公霸業不墜論來奪繼前人之業莫善於襄公莫不善於孝公考二國所以興亡齊之霸業雖衰於孝公晉之亡形不成於孝公晉之霸業雖繼於襄公晉之亡形卻成於襄公所當精察孝公不過委靡無志失霸業而已襄公當時自殺之戰名爲繼前人之業諸侯又服從何故亡形成於此蓋襄公之權移於臣下所以後來六卿分晉自襄公造出來且如自殺之戰論之方其在喪服之中從先軫至既戰勝舍三帥以從文夫人之請先軫怒不顧而唾已失君臣之義後來襄公依舊敬先軫先軫之志不衰若把來做好串論襄公能用直言能待故老不知失君臣之義正在此到得夷之蒐時要立中軍帥其中又無所主大抵晉之中軍帥乘國政如後世兼將相者最是國之重任君之大事初襄公欲使士縠將中軍謀既定先克說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公從之又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此是謀不定到陽處父至自溫又改蒐于董又改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謀中軍帥襄公全無所主頃刻間三次改易人君大權何有自此趙盾有弒靈公之難中行偃有弒厲公之難自此馴致六

卿分晉，晉遂亡。論來當時虛心任賢，固可以成霸業，然全無所主，不知君道，權安得不下移，所以謂晉亡形成於襄公。襄公但知虛心任人，不看洪範三德所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權皆在上。初不知虛心與乘權，兩者何嘗相妨，只看晉文公可見。當時以大者論之，謀中軍帥，問於趙衰，衰對曰，郤縠可，乃使將中軍。當時何嘗不虛心，但不曾如此紛紛不定，其中自有所主。大抵人君用人，固當虛心，又當中有所主，為君之道，禍福相半，遂至於亡。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西乞術聘魯，襄仲辭玉。西乞術一時應對之間，文辭可觀，襄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何襄仲一聞其言，便信其為君子，且知其國無陋，何故。蓋春秋去三代尚近，人之氣質尚厚，巧言令色者尚少，至後世則氣質漸薄，其言始不可信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自春秋至孔子，方百有餘年，風俗推移，其言便不可信如此，況後世乎。

秦伐晉，晉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秦伐晉，晉與秦戰，晉甲趙穿干紀犯令，當軍門而呼，師遂無功而還。晉治其罪，殺晉甲，怨趙穿自此以後，趙穿顛長其惡，馴致弒君，以此見權綱所在，不可一日失。晉所以不治趙穿，當時不過謂穿是晉之壻，不知其來有自，惟當時不治趙穿之罪，不知履霜堅冰之戒，遂至穿後來弒靈公，然此事其端又出於晉文。初晉文公遣顛頡魏犨去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至焚其宮，文公止殺顛頡以徇于師，以魏犨為才而免之，所犯同而一誅一赦，由文公偏之於先，故襄公亦學之於後，循習其弊至此，以是知創業垂統之君，苟有一毫不盡處，其流弊皆足以為後世子孫累也。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晉靈公之時，人材如趙盾士會郤缺之徒，皆立於朝，人材非不衆多，然靈公終至於身弒國危者何故。蓋當靈公少時，其惡未成，郤缺趙盾士會之徒，皆晉賢人，都不能於是時正君心，養君德，自裏面做工夫，一向只是謀人城，攻人國，郤曰君弱不可以怠，都去外面做了，至於正君心裏面工夫，都不曾做得一分，及靈公長，其惡已成熟，雖先之以士會之諫，繼之以趙盾之諫，辭盡意竭，終不能正救其惡，賢如郤缺，在當時人臣之最，其謀亦不過張其甲兵，侵伐以示威耳，所以終不免有簒弒之禍。

羣蠻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羣蠻百濮叛楚，楚人謀徙阪高，使當時不有鬻賈之謀，楚便退避消縮之氣，則羣蠻百濮，並起乘之，楚自此瓜分，亦未可知。賴有鬻賈之謀，振作其氣，出師侵庸，而羣蠻諸小國，冰消瓦解，使楚之社稷，既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則賈之謀國，可謂精審，然以其終始考之，其終乃與伯棼共謂鬬般殺之，伯棼為令尹，己為司馬，席未及煖，而死於伯棼之手，何故不知伯棼狼子野心，蓋為利祿蔽了，況賈初開謀國，利害不入

其心，心平氣定，不為事所昏，故其謀精，其後則以貪位慕祿之心生，雖伯棼是狼子野心之人，亦與之共事而不覺，卒斃其手，所謂驅而納之罟擭陷穽而莫之避，司馬遷曰，利令智昏是也，學者於此，不可不戒。

宋饑公子鮑粟而貸十六年

春秋之世，上失其政，亂臣賊子，多以小惠取其民，如公子鮑以粟救饑取宋，公子商人以賑施取齊，陳氏亦以賑施取齊，當時亂臣賊子，取人國者，無不以小惠取其民，其間雖不是亂臣賊子，公卿能保其世家，亦多因小惠，如宋之樂氏，鄭之罕氏，皆賑貸乏絕之故，所以如此者，亦有由矣。大抵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有司之所掌，至於札瘥荒歉，有司聞于上，以舉行荒政，亂臣賊子，無緣得入其間，惟春秋時荒政不舉，所以到札瘥患難之時，小民顛焉傾覆，無所告訴，亂臣賊子，便乘此以賑施收民心，取其國，若究本原論之，大抵為人君者不逃其責，君職不舉，不當專責亂臣賊子，何世無之，雖然，就亂臣賊子之中論之，其間勢有厚薄，而其失又有淺深，且如陳氏以私施取齊，公子商人亦以私施取齊，然陳氏就他私施中，積累多時，自齊景公至於田恆，所施已多時，所以至於戰國，尚能因此以取人之國，若公子商人始者取齊，固與陳氏無異，然公子商人既得國之後，又滅人之國，奪人之妻，肆行無道，向來姑息小惠，都消散了，所以商人為人所殺，舍僖而行，略無人□□何故，區區之私惠，本不足恃，既得其國，又以無道行之，如何會持久，如理推而大之，大抵或以惠恩，或以勢力，牢籠把持天下，機力衰，便無餘裕，自然絕滅。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同上

晉靈公時，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當時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具述朝會之疏數，所謂將悉敝賦以待子命，唯執事命之，子家辭如此之峻，晉遂使趙朔行成於鄭，又使趙穿公壻池貴龍之人為質，方得鄭平，此一段若以事迹論之，晉始者不見鄭伯，如此之倨，後來見子家辭峻，又卻從而行成，又使貴龍人為質，其論又如此之恭，前倨後恭，全不度德量力，然就事上看，是時趙宣子為政，德雖不足，其間天下之事亦熟，何故猖狂不審，見輕小國，徐思此事有由，當時靈公不君，自此後晉中衰，外以霸主虛名加諸侯，始者強張霸主之威，以虛名加鄭，卻得鄭服，後來動不得鄭，鄭卻以實事抗晉之虛名，都被他勝了，此一段事正如涉佗成何一般，當時趙簡子為政，亦要張霸主虛威加衛侯，到得衛侯怒，始者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又殺涉佗以謝衛，亦未能得衛服，然就趙宣子趙簡子二人論之，亦自不同，宣子自度不能服鄭，便與他平，所以遮蓋得疏脫，簡子不能便平他，所以直至後來無措，至於殺涉佗，若以理論之，晉中衰，虛勢不足以加人，若以權謀論之，簡子不如宣子，以此知晉國雖緣霸業之盛衰，亦緣當時秉權之臣有能否，又就子家身上論之，子家能不屈晉國之虛威，以峻辭拒晉，亦可謂能自立，有子產之風，然後來公子宋欲弒君，不免受惡名，何故子家外面拒晉，能自立如此，內而首鼠依違從公子宋，不能自立，蓋天下事切近處最難，子家以峻辭拒晉，晉雖強，尚封疆不相接，雖拒晉，苟有兵戈之禍，時事尚遠，惟子家見得

事勢遠，所以敢明目張膽，峻辭厲色以拒晉。若夫公子宋與子家並立於朝，其凶威姦謀甚切近，使到身上，所以子家到返裏畏縮，不免從他弒君。學者須知利害切近處，能自立方可。若利害不切近，雖能自立，未足爲喜。然子家爲公子宋脅持，亦自有由。所謂利害遠近，則是大綱論他。若公子宋所以敢脅持他時，就左氏看，亦有形見處。所謂子宋與子家謀先，子家始欲不從，公子宋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只看這幾句，便見得子家依違怯懦，所以致公子宋敢爲弒君之謀。何故伐國不問仁人，始者公子宋敢與他論，則子家可知。此不足論。子家曰：吾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子家雖有不忍之意，他語脈已自慢無力了。弒君何等事，卻以此語對之，雖有隱然不忍之意，未有凜然可畏之氣。到後面又依違，所以到公子宋反要譖他，既懼不免從他弒君，其間煞經時節，使子家能以剛直自立，聞公子宋謀，便告君以正其罪，何緣會有弒君之罪，以受此惡名。惟其不忍，所以如此。非惟不忍弒君，亦不忍告公子宋於君。惟依違無斷，所以有此事。此是他病之根由。

敬嬴私事襄仲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同上

文公敬嬴私事襄仲，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襄仲殺嫡立庶論之，罪固不可逃。然論其根本源流，卻不在此。閔之二年，成風聞成季有爲公室輔之誠，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敬嬴惟見成風留下樣子在，遂亦案本而行，做成風私事襄仲而立宣公。終有簒逆之惡，大抵天下事雖當盛時，不可做一件微倖事，微倖而得者，其害雖不見於當時，終必爲子孫之害。如僖公之儉以足用，寬以愛民，三十年間，魯國之人賴之。季友爲此，初無大過失，然後世做之，其害始有不可勝言者。微倖之事不可做，以此知家法不可不正。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二年

宋城城者謳同上

宋鄭大棘之戰，華元師敗身囚，其辱國亦甚矣。終不失爲春秋名臣者，蓋元之爲人，雖有寬縱處，亦有含洪之度。觀羊斟與入鄭師而敗，其反國也，自他人處之，必殺羊斟而後入。元乃曰：子之馬然也。又如城者之所謳謂，元則曰：牛則有皮，羣兒尚多，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則曰：夫其口衆我寡，全不與之校。卽此言卽去之。此二事足見元之度量，深得爲上之體。大抵爲上有包含容納之度，雖有小疵，亦蓋覆得過。古人居上寬宏之道，元雖未盡如古人之寬，亦足以得其髣髴，所以能維持宋國也。

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二年

趙穿弒靈公，董狐直筆書之曰：趙盾弒其君。蓋弒雖是趙穿，其情實爲趙盾出去了。蓋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穿爲盾之出，故敢行弒君之逆。此雖是穿弒君，實爲盾弒。何故見得是盾？蓋以穿既弒君之後，盾歸既不討其弒君之罪，反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則盾親厚穿之情，無所逃矣。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莊王之在春秋時，皆謂之賢君。如左氏載其築京觀之事甚詳，亦以爲賢君，致其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則儼然有簒逆無君之心。暴露於此，雖有終身之小善，亦蓋覆不過。今左氏不見其大惡，而特取其末節何故？蓋緣當時之人，風聲氣習，都不知君臣之大義，人皆有此患。視簒奪之禍，不以爲怪，以爲常事看了。以此知學者最不可不識大義。

楚滅舒蓼及滑納盟吳越而還八年

當楚莊王時，楚之威北加於中國，南被蠻夷。所謂盟吳越而還，看傳所載，則與舒絞州蓼相似。到得十一二年，莊王既沒，共王繼之，吳始大，不憚楚。晉申公巫臣以五乘車教吳，楚自此疲於奔命。共間爭得二三十年，莊王時吳越與華舒之徒同受盟於楚。其時可謂微弱，何故數十年間，吳便爲害，後來至於郢，幾滅楚，以此知天下形勢，不獨中國與夷狄相爲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爲盛衰。何故楚盛時，吳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吳越盛，吳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墮，越卻起，如漢時匈奴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氐羌之屬，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海亦列于邊民之間，到西晉時，五胡亂華，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海再起，當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胡越盛，氐羌衰，及胡越衰，氐羌再盛，苻堅盛，氐羌卻衰，苻堅衰，慕容鮮卑繼之，慕容衰，拓跋魏繼之，更爲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爲盛衰。論來一消一長，此天道不息處。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虮虱十一年

孫叔敖城沂，此一段見得築城規模，曲折詳細精密處，正要學者看此。如版築之事，孫叔敖已洞曉，如何卻使封人虮虱，蓋不親細務，深得爲上之大體。規模曲折，雖自知之，又須是衆謀，使親其事者，其上規模條目將來，然後從而增損裁正之。下不侵有司之事，築城是大事，獨當最功命日，量功是量用功之多寡，命日是度其日子多少，分財用費多少，而分配撥料之。平版幹，平是商量，必平其高低厚薄，板幹謂合當築幾堵，稱舂築，稱謂一人可以運幾工，一人可以築幾堵，舂是度其負土之多寡，不使虛費，人得預其閒築下手也。程土物，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是泥也，物是材木也，議遠邇，謂就近取水取土，如百步與五十步，去百步內取，已爭一半，略基址，略是巡行也，先巡略基址，闊狹高下，方圓曲直，都安排之，且彼精，謂先辨其役夫之糧食，度有司，是審度有司各稱其材，謂如材有餘者，可以領大事，至若無材之人，卻能謹信者，則可使之監視，有便利輕捷者，可以供來往，度謂如使謹信者治財，卻不得，若令監視，則必專其才，亦不至於無用。所謂度者如此，惟其精密詳細如此，所以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蓋謂今日用事，與前日所料條目一般，並無增損，至後來用事，逾裏添一件，那裏又退一件，如此是愆于素也。大抵左氏載版築用兵救焚之事，如世務曲折，條目所載，纖悉備具，所載甚詳，亦足以見當時風聲氣習，近於三代，其人皆是看實做工夫，皆爲有用之學，非尙虛文也。今人爲學，多尙虛文，不於著實處下工夫，到臨事之際，種種不曉，學者須當爲有用之學。

鄭之戰楚莊不築武軍十三年

春秋霸者，到志得意滿之後，未有不自滿者。所謂五霸，是齊桓晉文楚莊秦穆宋襄，如宋公不度德，不量力，不當受霸者之名，今且論四者，齊自葵丘之盟滿，至用易牙豎刁，晉自踐土之盟滿，以私憾衛侯，秦自焚舟之役滿，後用三良殉葬，到楚莊王，鄭之戰勝後亦滿，看楚莊王鄭戰之前，規模警戒，晉之所稱，上下相規，截然可見，可謂戰戰兢兢，不築武軍，不作京觀如此，到後來志得意滿，使申舟無假道於宋，公子馮無假道於鄭，分明是大國之威，憑陵小國，論來假道禮之常，載在聘禮，假道之禮甚明，楚使兩使經涉兩國而不假道，此見得楚莊王滿處，前三人未足論，唯楚莊王之滿最要看，大抵天下之事，當能謙退時，猶得意未深，去警戒近，所以能不築武軍，不作京觀，然而必竟到後面移換了，至於憑陵中夏，吞滅小國，而不自知，正如人飲酒，正飲時猶自得，酒過了方作，以此知人遇得意事，當時能謙抑者，未足名喜，須防在後作，這要人深察。

左氏傳說卷第六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楚子圍鄭，宣成之間，正是楚莊王霸業強盛之時，舉邲之戰，皆楚之強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故，政事少怠，楚莊王方厲精爲治，政事修明，晉楚之強弱，大綱在此，楚之所以強，蓋得叔孫敖整齊軍政，訓教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舉，兵威所向，雖中國亦不敢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莊王善能排勝，何故，其能縣陳，又復封之，既而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封其社稷，此見楚王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也，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驟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強弱又易曉，要之邲之敗，其罪固在先縠，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縠之剛愎不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縠者，蓋其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變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威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於人，所以至於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爲大夫，蓋欲漸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良以此也，故邲之敗，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先濟，林父不得已而從之，

此彘子之罪，又使趙括更行人之辭，是以惡言以激楚之怒，亦彘子之罪，不設備而爲楚所乘，三者雖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帥，至於魏錡趙旃，以不得官職，挾憾而往，楚欲敗晉師，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獨林父不察焉，一請往，即許之，遂至於敗國事，此乃林父之罪，先縠先濟，而林父亦從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後爲楚軍所乘，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遂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邲之敗，皆是晉帥浮躁不協，遂至於敗師，晉自邲敗之後，大率規模與前不同，故常厚蓄自養，不敢有事乎他，既不急於報楚，亦不急於報鄭，如伐鄭，但蒐焉示之以整而還，及楚圍宋，亦不過使解揚致命而已，推其如此，所以有鞌之勝，夫以滅夷敗者之事觀之，林父之謀慮，亦可謂明矣，至於邲之戰，何如此之昏亂，蓋人心最不可昏，當邲之戰，縠先縠強狠，必欲先濟，林父又不得已，勉強從之，惟其自相矛盾，自相攻奪如此，故林父方寸精明，都昏亂了，其徒先濟之時，心已不在軍事，是以舉措乖錯，邲之戰，先縠曰，由我失斷不如死，樂書從傍而止之，至鄢陵之戰，樂書爲元帥，乃曰，不可以當晉世失諸侯，反蹈先縠之覆轍而不自知，范武子從傍而止之，何智於前而昏於後也，蓋天下之事，傍觀之時，無不精審，及自臨事時，利害切於己，私心難克，所以如此，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亦是不敢自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即封之，既入鄭，因其君有禮，復封其地，退然不敢自滿，引詩書之言，宛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遽然陵轢天子，聘齊不假道于宋，聘晉不假道於鄭，而又陵辱諸侯，所謂儒者之氣象，已不復見，何故，蓋生乎其地，安乎其俗，風聲氣習，易於漸染，故難轉移，楚自武王以來，其君臣日之所講者，無非此等事，觀其僭號稱王，其迫脅陵轢氣象，亦有定本，此亦家法所使，故雖莊王賢，不能免乎氣習，故莊王視以爲常做了，以此知居移氣，養移體，學者不可不知，晉自莊王在時，其兵未嘗輕動，觀林父略狄土以廣晉，初未嘗與楚爭也，及其伐鄭，亦但蒐以示之整而已，初未嘗急於服鄭，但積習培養其力，遂致有鞌之勝，至鞌之戰，莊王已死，方敢用威以治中夏，蓋當是時，莊王之威，加於諸侯，自齊桓晉文之後，襄公以下，皆不及楚，楚所以霸，其根本安在，惟樂書之言，最得其要，其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篳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此數句是得楚君臣自相警戒，雖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強國之所以爲強，聖賢之所以爲聖賢，皆不出此，最學者所宜用工夫處，邲之所以敗，以軍帥之情不一，自相矛盾，不能降心相從，所以致敗，至鞌之戰，深以和從爲先，且以郤克爲元帥，韓厥爲司馬，元帥之尊，司馬之卑，韓厥欲斬人，克救之無及，從而勦之使徇，且曰，吾以分謗也，克之意未必止於分謗，所以先自降尊貶重如此，則軍帥安得不和，正欲啓將帥降心下志相從之意，其後晉帥有功，師歸，范文子後入，其軍帥亦皆相讓，皆郤克啓之也，以是知邲之敗，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爭而已，鞌之勝，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其後君臣不無自滿之心，雖比厲公鄢陵之勝後，臣下相戕賊不同，當時君臣，不能不爲勝心所動，何故見得，觀魯來朝晉，晉景公以不敬之，遂至魯捨晉以從楚，其君未免爲勝心所動，以驕魯侯也，又齊侯來朝，管郤克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

以臣對君前，乃敢如是，則其臣亦爲勝心所動，以驕諸侯也。君臣皆爲勝心所動，而驕心生，以是知楚莊善持勝，有是功而不居其功，所以霸中國，而景公之所以止爲景公，此晉之所以不如楚也。

郯之戰，晉楚軍制十二年

郯之戰，如晉楚之所以勝敗，前固嘗論之。然而晉楚軍制，惟此一戰所載甚詳。晉出師時爲三軍，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到後來賞鞌之功，方分爲六軍，然以郯之戰考之，當此時，晉雖未分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了。何故，當晉師臨河，自隨武子以下，皆不欲進，惟彘子以中軍佐先濟，當時若止是三軍時，中軍將自是荀林父，彘子安能分軍先濟，以此知當時雖未有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何故，荀林父是中軍帥，彘子是中軍佐，士會是上軍帥，郤克是上軍佐，趙朔是下軍帥，欒書是下軍佐，以此知當時六軍已自分了，所以彘子獨能以中軍佐濟，若當時六軍部分未分，彘子雖剛狠，然區區一夫，安能獨濟，所以韓獻子謂荀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是則六軍部分已分了，晉固如是，然當時楚之軍制尤詳，當時楚亦有三軍，如子重左，子反右，所謂三軍是正軍，時孫叔敖爲令尹，秉國之政，不在三軍之數，是統三軍者，且如南轅反旆，其或進或退，軍之號令，皆由令尹，以此知令尹是統三軍者，當時三軍是正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內官序當其夜，是親軍，亦不在三軍之數，當隨禁軍者，到得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遊闕，自是楚兵，亦不是親兵，亦不是正軍，往來補闕者，看甚處薄，遊闕則從而補之，此所謂奇軍，奇軍便是正軍中旋分出，不是正軍之分別有奇軍，但不係步伍之數者，臨時看厚薄，旋分補，到後來楚既敗晉，以乙卯日敗，丙辰楚重方至，以此知轅軍常後正軍一日到，蓋楚之軍甚有法，轅重不過正軍一日，若與正軍大過相遠時，便有邀擊之患，大過近時，重兵才亂，便亂了正軍，後世用兵，先擊轅重，取勝者甚多，只緣不是太近則太遠不近之間，然楚之軍制，不特如此，看他所謂軍行，右轅，左追蔡，前茅虞，無中權，後勁，此尤詳備，軍行時，敵在右，則持轅以備，敵在左，尋水草爲宿之備，軍若宿後旋求水草，則亦有邀擊之患，惟軍正行時，右則持轅，左則尋草，頓兵相接，截然整齊，所謂前茅，今之所謂逆白之類，前茅旗名，或遇山險，或遇敵，前舉旗，則後面可以爲備，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所謂後勁，皆精兵在後，大抵後來勁兵多在前，多被人擊敗，後面無精，惟精兵在後，可以爲前之備，百官象物而動，物是旗，如周禮公卿建旜，大夫士建物，隨旗所向，看舉甚處，公卿帶隨，此是師之耳目處，然其舉如此，夜又甚嚴，何故，舉親兵論之可見，右廣初鼓，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親兵之軍十五乘，常衾在這裏，晝夜相輪，凡宿當夜，今之所謂當更，如此則敵人掩襲不得，看楚軍制如此之詳，安得不取勝，又看楚之戰亦有法，當時楚既陳，晉未成列，孫叔敖三軍皆進，當時楚王在中間，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時，又分左右拒，右拒時當晉下軍，左拒時當晉上軍，兩者陳相對，及戰時，晉中下軍皆望風而走，至於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惟上軍未動，時楚左拒正對上軍之整，恐左拒獨當不得，楚之告唐侯便潘黨以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何故添游闕四十乘，又添唐侯一軍，只緣中下軍皆散了，惟上軍未動，若見添生軍時也退，何故見他添生軍多，惟晉之上軍見他添生軍多，所以說楚師方壯，緣此三軍都走，此又楚

戰之法。

成公

欒書救鄭楚鍾儀囚六年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八年

欒書爲政，用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謀，三人者，皆晉國之望也，任其計謀，所向有功，桑隧之役，欲與楚欒書爲政，用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謀，三人者，皆晉國之望也，任其計謀，所向有功，桑隧之役，欲與楚戰，能用其謀，全師以歸，此是用知范韓之第一次也，侵蔡侵楚，獲沈，獲沈子揖，亦用其謀，有功而歸，是用知范韓之第二次也，夫三子皆國之望，一時之名大夫，書能屈身用三子之謀，自以爲從善矣，三子亦以其謀策之見用，自以爲得行其言，就事迹上論之，固是如此，然深考之則不然，大抵爲政不在一謀一策之見用，皆須於大體大有大體，爲國有大勢，所謂用賢，不在一謀一策之是用，所謂賢，亦不在一謀一策之見用，皆須於大體大勢上用之，看得晉景公因鞌之戰一勝，遂至於驕，其實君心都未曾正，政事荒廢，而大體大勢，皆不曾整頓，當時趙同趙括，亦是一箇世臣故家，罪未至死，晉侯因趙姬之譖，以殺之，遂大失晉國之情，內之大體在信義，晉既使齊歸汶陽之田，未幾而已失之矣，外之奪鄆汶陽之田，復歸於齊，鄭者統御諸侯，大要只統體大綱都失了，觀季文子之言，信不可知，蓋無所立，四方諸侯，其離不解體，則大體大勢，顛倒錯亂可知，欒書只知從三子之謀爲善，三子亦只知一謀一策之用爲得，不曾與整頓大綱，數子之罪均也，大抵賢者論忠於君，翻然而出，與之格君心之非，正其本原，須看大勢，若大勢未轉，亦當用力而轉之，今欒書數子，都不察晉景公是何時節，大綱都不理會，學者不可以一謀一策之用爲善，須當以大勢大體論，而知范韓乃反使之有功而驕其志，則知三子亦蓋裘隨波逐流者耳。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郤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子反之言，甚無義理，郤子遂引兔罝之詩以闢之，卒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子反之言，甚無義理，郤子遂引兔罝之詩以闢之，卒事而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此一段觀郤至鋪陳典禮，以事迹論，郤至專對之才似可喜，若就實事上看則不然，蓋文子之意，非畏楚人之叛盟，然所以深自憂慮畏怯者，蓋當晉厲公之時，是何時節，賣賣所爲又薄了，在朝之臣，都不能深憂遠慮，獨范文子憂時，正恐晉勝楚，有以重厲公之禍，卒至於亡國，厲公所爲，自有一個覆亡簒殺在後面，如郤子之賢，亦止以其能專對之才便自喜，都不能惕然深憂，反自矜其才，以增君之驕，當時在朝遠慮者，范文子一人而已，惟文子見識高明，不特憂楚之食言，最整晉國以速覆亡簒弒之禍。

成子受胙于社不敬十二年

成子受胙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此一段見堯舜馮湯文武相傳之妙旨。力學之根本。觀劉子之言。乃見胸中所得。皆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源。大本皆自此中出。學者爲學。當致力於此數句上觀之。吾聞兩字。便見得老師宿儒之傳。不是康公口中語。其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在中庸。便是子思天命之謂性。在大易。即是太極一判。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萬物得天地之偏。人乃得天地之全。夫天之生物。同一氣耳。人與物在偏全之間。故民者天地之心也。此中即命之所在。即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便是此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須看是以兩字。人之所動。屈伸舉止得節。皆不自外來。無所勉強。無所矯拂。皆自然而然。不可差一毫之過。亦不可差一毫之不及。此見是以有則處。所謂以定命者。此心操之常存。則與天地流行而不息。一或捨之而不存。則便墮於私意人慾中。天命便至於塞遏而不流行。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福則不言取而禍言取者何故。此心常操而存。則心廣體胖。怡愉安泰。福本自內有。若一欲敗度縱敗禮。則禍自外來。故福言取而福不言取。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今之所謂學士大夫。皆是君子。所謂農工商賈。皆是小人。論其中本無君子小人之別。蓋君子小人。各自有則。所謂勤禮莫如致敬。最是下工夫處。人能致敬。則動作威儀。皆合於禮。便是有則處。所謂盡力。如今或從事於畎畝。或服勞於商賈。就小人盡力處。便是君子勤禮處。勤禮莫如致敬。如曲禮三百。威儀三千。苟泛然無統。則無以行。必有根本。自我一心之敬發出。則動皆合禮。盡力莫於敦篤。如勤畎畝以奉父母。如服商賈以致孝養是也。此一段最要緊。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一句下工夫中者一身之大本下面一句卻是入道之門戶。而今人多把作閑看了。不知此一句最是用工夫端的處。如成王作誥。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無以釗冒貫于非幾。至於曾子臨終。亦得孔子之深旨。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今學者正要用力在如此。一步之速。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是定與不定。一言之悖。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是存與不存。正心誠意之事。學者當隨力深淺行之。其始雖若勉強。其得味自有不可已者。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十三年

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于師。使公子負芻守國。使公子欣時。迓曹伯之喪。公子欣時。即子臧也。負芻與欣時。俱曹伯廉子。公子欣時迓喪未歸之間。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晉爲霸主。率諸侯討殺太子之禍。執曹成公而歸之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遂逃奔宋。不肯立。後來負芻歸自京師。自爲曹君。大抵學者之患。最是勇於義而不能精擇。如子臧輕千乘之國。視之如敝屣。而不肯受。固是勇於爲義。然而講學不明。擇義不精。所以辭受取予之際。亦不曉。自曹宣公之卒。太子是正嫡。本當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其罪當討。晉人討簒弒之賊。諸侯擇其賢者而立之。太子在時。子臧固不當立。然而既死之後。子臧固當受之可也。亦當討前日弒君之賊。今乃遷延不受。反使簒弒之人。儼然居一國之上。使三綱五常都失序。豈是晉人之罪。都緣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權殺都不分。卻說聖達節次守節之語。觀這一二句。便見他講學未盡。擇義不精。亦皆有病。夫所謂節者。天之生民降衷。秉彝天地。

智愚聖賢。同守之而不可加損。在文王則曰順帝之則。在易則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今子臧講學不明。卻以九縱八橫。超乎節之外。亦是子臧未曉得帝則民彝處。雖有高世之行。難行之操。所以不免得罪於君子。都是擇義不精之過。

左氏傳說卷第七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偃然與師。都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欒書之徒。徒能外而不晉楚之曲直。不能於內者君之昏明。說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隨時輕重。權衡降殺。觀一時之勝敗。如射其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犨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能救厲公之驕。爲拳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乘邪之間。事彫計極。束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無憤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爲戒。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厲公既弒，悼公初立，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以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弒，臣下之權極重，到得厲公既弒之後，最是難爲時節，然悼公即位之後，自朝廷至於田野，肅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得要領處。悼公自大夫逆于清原之日，先與之定要約，凡晉之嬖倖，皆斥然殷栗，此亦是正其紀綱。此一段正與惠公初反，惠公未入之初，許賂中大夫，推恩不得人，今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背人，大抵天下之事，須是初時做得是，若太阿倒持，已授他柄，那時如何正得。是時悼公即位之始，先遂不臣者七人，以明君臣之義，使威令赫然，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之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飾器用，時用民，大布曠蕩之澤，使霸業復興，是知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如此等言是也。二則立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如施舍已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職以下是也。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三年

晉悼公戚之會，以鄭從楚，故謀討鄭，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許其言，遂城虎牢，鄭乃服。此一段事雖小，見得悼公所以霸處，蓋孟獻子魯國之臣也，當戚之會，獻城虎牢之謀，知武子遂從其言，此見悼公之君臣，惟善是用，初無親疏內外之間，孟獻子雖魯之臣，言一可用，則欣然從之，亦見悼公規模稍闊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敢言，雖然是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緣悼公初即位，大率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晉，歸語杞桓公以晉侯之總，是時魯之君臣，已心服於晉，孟獻子雖不立晉之朝，於戚之會，使獻城虎牢之謀，武子欣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亦不外於獻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爲一體，此晉之所以霸。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晉悼公怒魏絳戮楊干之僕，晉侯私愛其弟，初欲殺絳，及觀授僕人辭，公遽翻然改悔，至不及履，跣出以止其死，又與之禮食，不特食之，又使佐新軍，又使之聽國事，從和戎之謀，初疾之如仇讎，後乃委之如腹心，此最見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雖一時私愛私怒，未能克除，恨殺魏絳之不速，及其悔過，不特是克除私愛，又且因以知其人之賢，委之以腹心，若得這一段，晉悼公之資質大段高，以春秋時論之，自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皆無意無必，當其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遏，及其事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人資質，然高帝總理事物，尚有疏略，若悼公規模纖悉備具，樞機周密，則天資又在高帝上，惜乎當時人臣，如韓獻子知武子等，不過輔之以才能事功，無有知道之士，引而達之，此悼公之所以止於悼公。

定姒薨不葬于廟，無榔，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定姒、魯襄公之母，季文子、魯之正卿，定姒薨，季文子降殺夫人之禮，以從菲薄，國君之喪，薨而無榔，當是

時，季文子秉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菲薄，誰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如孟孫尚敢廢嫡立庶者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臧孫猶假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匠慶不過工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櫝，以成其禮，初季孫爲已樹六楯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己用，匠慶謂木季氏說道與劫略何異，以卜卿如此怨辭，匠慶一面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遏，以此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既正，雖如正卿之貴，有所不能加，此最學者不可不講究。

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鄭僖公將會諸侯，在道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僞以瘧疾赴諸侯，晉悼公當時，方圖霸業，何故受他僞赴，都不考究，明正其罪，求子駟戕弒之實，遂從而隱忍不問，以此見霸者本原不是處，大抵霸者本心，只有於強國，初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其所以賞有功，謂有罪，不過假此以濟霸業耳，至於事有不可掩者，不得已而興師討罪，若其可以苟免，便因循處葬過了，初不曾有爲天下討亂臣賊子之誠心，此晉國所以止於悼公一霸而已。

秦共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秦假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初不曾立晉朝之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皁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曾士會變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車旅之事，士會變武子不在楚之朝，言楚之政，如親歷楚之朝，子囊不在晉朝，言晉國之政，亦如親歷晉之朝，蓋晉楚兩強國，所以兩立百有餘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見，不敢輕略，故如此，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亂，非腹心皆懼，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於百餘年，至如陳隋之際，一在江南，一在江北，但有一江之隔，隋脩德政，欲取陳，而陳愕然不知，此陳隋不能兩立，而晉楚相距如此之遠，所以相持百餘年者，以其國各有人，常察兩國之政，以是見國之有人，無人之間也。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十四年

晉悼公再修文公之霸業，復使晉之威令，赫然布於諸侯，自襄公厲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後世論晉之霸，必須稱悼公，然其間亦有得有失，其小處固不足論，今則論其大處，所謂得之大者，向者固已言之，至其大失，卻未有說出，晉自厲公以來，政事弛墮，權移臣下，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固已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爲之一新，固是得之大，若失之大者，是何處，晉自襄公以後，權在臣下，世世都如此，自襄公時，先慘不顧而睡，已有臣強之漸，後來靈公以下，馴至厲公，威令在臣下，以悼公之霸，一時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強，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事不一，如十年荀罃爲元帥，荀偃士匄請伐偪陽，罃不能遽卒從之，及十四年偃爲元帥，令軍中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鞅猥獿，從下軍而歸，當時此事甚不一，自此數事觀之，以悼公之明，其臣尚如此，後六卿遂至分

晉，在悼公論固如是。今則論時，深爲晉惜，自晉傳之悼公出來，禍亂萌芽，當盡掃去，悼公自以在自家粗可以辦事，止論目前，不能深憂遠慮，此是悼公大失，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敬宗文宗皆不能去，此二君柔懦無志，固不足論，以武宗之英武，宣宗之明察，趨過目前，將就容養，以爲不害國事，反使之盤根錯節，不能盡去，但能使之稍戢，不爲大害而已，此所以終不免朱全忠之患，武宣唐之賢君，二君自可除宦官之禍，既不能去，後來何緣去得，晉自襄公厲公以來，都不能去權臣，至于悼公，亦晉之賢君，卻都不理會，後來如何去得，以此見悼公規模狹小，雖有違命之臣，反將就容養，悼公自以爲辦事得一時之便，不知亂根所在，子孫之所深憂，惜乎以悼公之明，臣強可削而不能削，偪陽之役，其獻俘反謂夷俘，偪陽乃宋之附庸國，而謂之夷俘，晉自獻公以來，滅耿滅霍滅虞滅虢，非不多也，皆未嘗隱其名而謂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賢，獨知中國自相屠戮之恥，遮蓋其名，謂之夷俘，又不欲盡滅其嗣，使內史選其族嗣，納諸宗人，其賢可見，然就此責之，既知其非，自當不爲，乃隱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國人，此可見悼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盡滅，使周內史者，可見制度尚在，周官內史之職，掌八柄，曰爵曰賞，以封諸侯，晉要封偪陽，必命周內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與周禮源流體統相承接。

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十年

鄭子駟爲田洫，而當時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何爲許多人皆喪田焉，以此觀之，蓋周之井田廢壞，至此已見其端，四家侵占，遂更爲洫爲田，子駟後來要整頓田洫，便把四家田再開，故四家作亂，且田洫自古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嘗有侵削，皆非舊制，有如子產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爲取我田畴而伍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君開阡陌，大壞井田之制，曾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元不曾壞，商君亦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不獨田制如此，而先王之樂，亦莫不然，且以樂論之，孔子指不正之樂，歸之鄭聲，如當時衛有桑間濮上之音，子夏魏文侯之對，言之甚詳，皆是不正之音，何故獨歸之鄭聲者，蓋鄭晉皆壞先王之樂，其蠱鄭尤甚，如十一年鄭自蕭魚之會，以女樂二八賂晉，後來十五年鄭師慧過宋朝曰，若將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桎梏之隙，以此見鄭所有之樂，皆非先王所有之樂，亦如井田壞之有漸，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十年

會于成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十四年

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公葵丘之會，晉文公踐土之盟一同，皆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分，而楚不敢與爭，此是悼公一時之盛處，然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想蕭魚未會之前，君臣兢兢，上下一心，唯恐不及，同力以興霸業，如十一年范宣子盟于亳，曰不慎必失諸侯，其警戒固如此，及既會蕭魚之後，君臣之間，志得意滿，且以樂黃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鄭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屬可見於此，如成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了，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羽毛

而私有之，以一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可知，而悼公之衰墮亦可見，就宣子身上看，未盟之前，如此謹嚴，到後來如此僭，一身之謹與僭，不同如此，更就悼公實事上看，如衛孫林父逐君，若是蕭魚以前，晉必討之，今十四年悼公間中行獻子，獻子卻說不如因而定之，皆是君臣苟簡弛墮之語，況林父自衛獻公即位時，已善晉大夫了，到得中行獻子受林父結託，故不討其罪，悼公自蕭魚已會之後，霸業日衰，不無自也。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十一年

悼公所以成霸業，規模皆可見得，如政事用人，此不必論，其一更出迭入，不戰屈楚，其二使魏絳和戎，欲無後顧之憂，故得專意南方，觀其賜魏絳有言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此和戎之策，正如諸葛亮出來，欲一統天下，與漢並稱，欲與魏爭衡，五月渡瀘，先去降孟獲，蒞整頓南邊蕩夷，使無後顧之憂，然後出師爲進取之計，看諸葛亮之規模，正似晉悼公之遺意。

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會于溴梁十六年

人君即位之初，便可占知終身之昏明，治亂之由，晉平公繼悼公之後，持晉國之少安，放於奢侈，溺於宴安，觀其即位之初，使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郗奚韓襄魏益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嚴守而下，會于溴梁，平公固是無知，其初即位，能用許多人，何故後來衰弱，須看他承悼公之後，典刑法度尚在，略有可觀，固是平公之力，亦皆是悼公之餘，平公即位之初，規模便與悼公別了，且悼公即位之初，政事用人，一國上下，煥然一新，其初如此，後來蕭魚既會之後，早是漸衰，況平公即位之初，規模已不如悼公，賴悼公之餘政遺法尚在，憑藉扶持，平穩安帖，至數十年，而平公又漸漸昏暗，以此知霸業之衰，亦可占知於即位之初，其後之霸主，強弱昏明治亂，亦基於此。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怨，皇國父而譽子罕，子罕聞之，而扶其不勉者，意蓋不欲怨獨歸於皇國父，德獨歸於己，欲分受其謗，春秋之時，分謗之事甚多，如審之役，韓獻子欲斬人，郤克馳救之，至則已斬之矣，遂令速以徇，曰吾以分謗，分謗之說，若不去深考，止去形迹上看，固見彼此相憎恤，不使怨獨有所歸，恩獨有所在，與世間爭功者，相去十倍，然以大公至正之道論之，則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有幸有不幸，上則有君，次則有同列，看他舉事之失，自當竭忠推誠，以救濟他，不幸誠意已盡，有救不得處，吾職已盡，歸之無可奈何之地，而非揚己取名，則人亦自不歸怨於我，萬一不幸，而人因德於我，我亦安然處之，事久自定，若自上面加添要與人分謗，便非大公至正之道，亦是以善爲之而不知其惡，分謗之弊，流至於李斯之事，始皇每事皆與分謗，盡小忠而不知大義，所以養成始皇二世飾非護短之惡，終至於亡國，雖然要之分謗之後，不若無謗之可分，天下之理，自有大公至正之道，吾舉事以公，民又何怨，亦何謗，若是出於公，民雖怨謗，無恤可也，何分之有，子罕徇小忠而不知大義，不能安平和緩，而至於揚己取名，非忠臣之體也。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十八年

鄭子孔將叛晉。起楚師。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若楚子數何。見得楚自武王以來。蠻戚尙武風俗處。惟其風俗尙武。此楚所以常能抗衡上國。雖其開君有賢有不賢。有能有不能。政事或脩或不脩。而尙武之風俗常自若。且以周論之。周之君自文武成康。皆以敦本務農。孝悌忠厚。涵養天下。是以能維持周室。此周之所以王。以周論楚。王霸粹駁雖不同。要之皆不可不養其根本。各隨其所尙。蠻戚風俗則一也。自古皆以養風俗爲根本。若子庚處此事。又須見得他虛忠愛國處。當時楚子既堅意於起師。庚若驟諫。楚子必不能遽。若使楚子自行。未必不傾國而往。再有鄢陵之敗。若使諸大夫行。又恐或不能若是事情。輕犯大敵。故不若自以身往。上不至於沮君。下不至於大敗楚國之師。故雖無功而還。亦是以見子庚盡忠體國處。

左氏傳說卷第八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十八年

鞌之戰大敗齊師成二年

晉之伐齊。其大戰有二。當齊頃公之時。鞌之戰。郤克爲帥。大敗齊師。齊靈公之時。平公之戰。荀偃將中軍。亦敗齊師。此兩戰有難易不同。當郤克與頃公對敵。以頃公之所爲。克之勝甚難。荀偃與靈公爲對敵。以靈公之所爲。偃之勝甚易。考其事大槩可見。郤克之戰。當時頃公氣吞晉師。如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如求逢丑父三出三入於晉軍之間。到得敗北之後。猶且如此。其君之強勇可知。其臣如高固紮石以投人繫桑本以徇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其臣又可知。故郤克之勝爲甚難。若荀偃之遇靈公。而靈公則昏懦之君。觀范宣子告析文子。自其鄉入。文子告公。公恐。遂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僞以旌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且以山上空張許多旌旗。又曳柴以揚塵。皆以塵聲恐嚇。如入無人之境。丙寅晦。齊師夜遁。到得入平陰。圍盧。伐雍門。洋洋然如入無人之境。舉此以見得偃之勝甚易。以兩戰觀之。郤克成功之難。而既勝之後。羣帥相讓。不敢居其功。如范文子至不敢先入。郤伯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曰。燮之

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退然不居其功如此。此其所甚難。然而未幾猶且滿盈。君臣驕縱。如郤克則好加齊侯。如晉侯則不敬魯君。夫成大功而能警戒相諫。其後尙不免有滿盈之心。況荀偃克茲□敵。如入無人境。其功初無足道。而且以功自居。宜其一勝之後。黷業遂衰。合兩戰論之。猶有可言者。鞌之戰。僅止於敗齊師。然於頃公之強。而賓媚人致賂求和。親朝晉。則是一戰之後。能服齊也。平陰之戰。晉師直至其城下。靈公雖卻走鄲棠。太子光叩馬止之。能料其晉師將退。而齊侯終不下晉。及莊公卽位。大隧之盟。方及晉平。以此見晉之君臣皆不足。此黷業所以衰也。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卽位殺太子牙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無子。其姪生光。以爲太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到得靈公疾甚。崔杼逆太子光而立之。殺戎子。執公子牙。殺二人而太子光卽位。莊公得國。皆是崔杼之力。其終何故見殺於崔杼之手。當時宜得不正了。所謂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得之始初不正。國柄自然歸崔杼。靈公既廢莊公。莊公乃乘君父危篤之時。卻私與強臣深結。殺戎子而卽位。得之不以其道。惟其得之非正。故杼恃援立之功而不可制。方莊公卽位。未幾杼遂殺高厚而滅其室。便是崔杼弒君履霜堅冰之漸在此。使莊公雖不貪淫。亦被弒。緣莊公初立之時不正故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正此之謂也。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二十三年

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已。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入絳。幾危晉室。盈之罪未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既禁錮之。使無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逐欒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揚大下之諸侯。見得處業不競。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奔。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兩令諸侯。無所容於天地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雖然。就盈身上論。亦不謂無罪。自欒書弒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欒黶驕狠侈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書之強。又繼之以黶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尙恐不濟。卻又如何用其道。賈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尙未能免。卻招許多人。如以火濟火。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卻如此。雖宣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盈之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三年

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曲沃之甲以晉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爲政。不設戒備。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繼旋然。使向者因欒氏之汰。諸侯從而求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乘正而至此。責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讀封編。明斥侯。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封編。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南

次大合諸侯.以重錮欒氏.宣子自以爲諸侯決不受欒氏矣.他只管去外面理會.裏面守備都懈怠了.及盈既入曲沃.宣子都不知前面更無一人之禦.蓋緣只去外面理會.然當時處這大亂.當此大變.粗能支持.致敗欒氏.存晉社稷者.其謀皆出於樂王鮒.欒氏之入也.宣子倉皇無計.王鮒教之以奉君走固宮.又教之以欒所得惟魏氏.而可強取.使當時不從王鮒奉君之謀.則欒氏之勢.殆未可禦.不從強取魏氏之謀.則魏氏以佐悼公之智而助欒氏.未易可去.王鮒必欲劫而取.所以中敗欒氏.其功亦大矣.然看得王鮒之功.固有力於晉.亦所以爲晉之害.王鮒任晉.一嬖臣也.安晉之謀.不出於晉之士大夫.而出於嬖倖之王鮒.則晉君豈不輕視士大夫.而益重嬖臣之寵乎.故使嬖臣之權愈重.而晉之愈不振而霸業愈衰者.士大夫之過也.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悼子少.武子偏愛.廢長立少.始者訪於家臣申豐.申豐據義守正.不從其言.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之.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武子廢長之心稍止.他日又訪臧紇.紇諂諛容悅之人.欲將迎武子之意.乃曰飲酒吾爲子立之.乃廢公鉏.立悼子.大抵人心未定之際.最看他問得甚底人.彼其欲爲不正之舉.其初心未敢便爲.使其問得正人.則陳善閉邪.私心決不敢啓.若是問一箇容悅諂諛之人.逢其惡.其事易做得成.唐明皇雖有廢立太子之意.問張九齡.九齡據義守正.不從其言.明皇雖有廢立之意.終未敢爲.到得訪李林甫.林甫便承當此事.使明皇一日殺三子.明皇之張九齡.武子之申豐也.明皇之林甫.武子之臧武仲也.古之人君.必使朝廷之上.藹藹然多吉士.皆無一憸人厠於其閒.蓋平時未見其害.正恐當是非未決.邪正未分時.若有一箇小人.逢君之惡.使到覆亡國家.如閑時固未害何故.上之人未有所問.到得上之人一有所問.小人便因風縱燎.推波助瀾.以此知古之君子.在朝不可容一小人.蓋爲此.然而臧紇助武子立少.蓋欲依託季氏.自固權位.然武仲所以出奔亦緣此.雖然目下甚得武子意.然公鉏卻怨他.公鉏後來卻效臧紇之舉.以脅季武子.故孟莊子卒.廢秩立羯.武子問之.鉏卽以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之言劫武子.蓋武子廢鉏之時.有擇才而立之語.武子懷前之歉.遂不復問.武子正卿也.鉏陪臣也.武子父也.鉏子也.以正卿而受制於陪臣.以父而受制於子.人心不可有所歉也.如此.臧武仲所以成季武子之志.不過欲媚武子.以固有其權而已.使其當初不媚武子.未必便失其位.以此知天下事不可計校.推其守正道.則位可常有.小人當以是爲誡.

太史書崔杼弒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二十五年

齊崔杼弒莊公.其一時凶威虐焰.舉國無一人敢禦.太史書崔杼弒君.已自是難.崔杼殺太史.而其弟嗣書則又難.二人死而其弟復嗣書.則尤難.且三人死而其弟又書.則愈難.南史氏執簡以往.則又愈難.大抵君子守正.是堅.則小人雖有如此凶威虐焰.終不能移奪.然這裏須看得非偶然如此.蓋文武成康涵養數百年風俗.所以有此.且以本朝論之.自太祖太宗真宗以來.朝廷之上.養成一箇愛君憂國犯顏逆

耳底風俗.故一時忠臣踵出.當時如靑苗如市易如保甲如戶役.爭者殆未以一二計.固不可悉數.止以一事論之.李定以資淺入臺.而宋敏求從之而去.李大林繼之又去.蘇頌又去.繼者相踵.而爭者方切.當是時.天下有三舍人之號.齊之三太史.卽我宋之三舍人也.觀三太史之事.當知文武成康涵養風俗之所致.觀三舍人之事.當知我祖宗涵養風俗之所致.學者不可不知.

蔿掩爲司馬子木庀賦掩書土田二十五年

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町原防.井衍沃.此得井田之制.先儒皆論先王井田之制.如畫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觀此則先王之制.初未嘗如棋局.何故.其言原防之閒.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烏得繫之以棋局之說哉.觀此則前輩疑井田之論破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產何故喜之如是之深.蓋子產是箇要人合己者.何故.他卻是箇善善惡惡明白底人.然明如此說話.有以合己.故深喜之.不然.刑書之事.何其聽之不如是之喜.大抵人最怕要人合己.使子產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言而喜之.如是則子產是進一步處.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二十六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行人是通國好之辭命之官.子朱亦居行人之職.而次又輪當到他.朱自以爲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不勝其忿.遂撫劍從叔向.叔向亦不平.拂衣從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所爭者大.這一段事儘有可論.就叔向身上言之.叔向爲晉之卿.既知子朱是姦以事君者.平時當告平公使黜之.無使居行人之職.則可也.叔向既使之居是職.而不使之任是事.叔向之罪一也.當時叔向要命行人子員.而不命子朱.既不能去時論到.御濟召子員.豈別無善道理.可以調護.至他三說又復然不應.反激子朱之怒.遂致按劍相逐.僅免害人.此叔向之罪二也.蓋叔向自謂我晉之上卿.下視行人之賤.直欲以氣陵之.不然.正當召他而於召子員.豈無一箇委曲調護道理.惟其欲以氣陵之.所以至此.若就平公身上言之.雖是叔向之罪.亦平公之昏.有以致之.平公庸昏之君.居朝之日.不能正色端拱.威稜氣燄.足以震懾小人之心.豈有行人敢持刃於朝.略無顧忌.平公庸昏之甚.方且曰吾臣所爭者大.晉其庶乎.豈有行人敢撫劍以逐卿於朝廷.而朝廷猶如此.遠而四境□□□□□□□□□□□□□□□□□□時處.大抵昏有三等.有一等臨事雖知之.而無以鎮服其臣.而其臣至於無所畏者.此昏而未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此.至於漫然而不知者.此昏之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是.而反以爲興國之兆者.此以亂爲治.以危爲安.以惡爲善.又昏之極者也.平公之昏.正是昏之極者.幸而得一師曠.與之言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若是心競務德.便是唐虞之朝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氣象.至於撫劍相逐於朝.事固無有.未說唐虞.雖當霸主之盛.如文公悼公之時.朝廷之上.六卿協和.便相推遜.亦

無此等事。以是見得平公霸業之間。至於如此遂衰。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欲害太子。當時內則有夫人之欲立。而爲之主其謀於內。又有左師之惡太子。而爲之和其謀於外。主之於內。和之於外。此所以終害太子。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是客過宋。太子以其與己有怨。請野享之。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惡伊戾。既而爲伊戾遠近之言所惑。即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謀害太子。及其往。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馳告公曰。太子爲亂。公又曾說爲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決不爲亂。伊戾之言。決不可信。既而又爲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覘之。卒因太子。看此一段。便見得平公都聞矣。大抵人之聞者。過事之始。未嘗不曉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後。則漸漸入於聞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堅。終必不至如此昏聞。惟其不能於明處思量。所以不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惡汝乎與爲我子又何求之說上。守之以堅。則伊戾自無所容其奸矣。就左師身上看。宋向戌能弭諸侯之兵。當時號爲名卿。乃內與寵姬用謀。戕害家嗣。人臣大惡。亦無過於此。以戌之罪。雖誅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問。平公之心。必謂戌能弭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過。殊不知害國本。大惡也。弭諸侯之兵。小善也。髮毫之善。豈能拖丘山之惡。平公之聞。又不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說。則尤有可論者。夫人同謀共殺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者。佐也。是禍根皆本於佐。是佐爲惡首。佐處此嫌疑之地。何故太子卻說道惟佐也能免我。又與之期約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佐之處此地。何故能使太子不疑。而反求解於佐。以此見得佐平日於孝友慈祥上做工夫。浹洽於兄弟之間。至使危疑之際。太子信而不疑。佐固可取。然至左師聽而與之語。遂爲戌所留。過期而不報。卒致太子於死地。是佐以曾於平公前爲太子解了。聽語之際。操守不定。爲他移換。痤死。即爲太子。想是時亦爲利所動。因救太子不力。使佐於此時操守若定。則身處嫌疑之地。既爲太子解了。當急報太子如救焚拯溺。既可以脫太子之死。又可以去一己之惡名。何暇顧向戌之言。論其始則固可取。論其後則佐雖誅首可也。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一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圖上

宋向戌欲爲晉楚諸侯以弭兵。左氏書曰。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左氏書得極好。最得法。觀左氏書以爲名三字。便見得向戌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當時大國惟晉與楚。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晉楚既從。諸小國自不得不赴。故卒成弭兵之一事。其後向戌挾弭兵之事。又嘗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向戌弭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之民。平諸侯之爭。區區爲一己之利而已。上面爲名。下面爲利。左氏於前書弭兵爲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則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左氏眞有審法。則戌弭兵之謀。其心固可知矣。當時子罕之言。猶有可論者。以是而論。弭兵以爲名。是固可辭。及其以邑示子罕。子罕削而授之。左師便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其初可罪。至此而能悔。亦可嘉。又須看弭兵是全生靈之事。息戰爭之苦固善。然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鄉必有內疑。此意正與孟子人則無法家拂士之意同。又如本朝李文靖爲相。當時南北皆未寧。或至旰食。羽檄日至廟堂。王文正每以爲憂。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是爲警戒。參政謂今日多事。焉一邊鄙既寧。竊恐朝廷事反多於今日。參政自將見之。其後澶淵既盟之後。及北廣講和。西戎納款。而東封西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正謂王欽若諸人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如文靖之言。子罕之言。亦文靖之意。

左氏傳說卷第九

襄公

崔杼弒成立明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者酒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圖上

崔杼弒成立明。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而杼遂縊死。大抵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初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是崔慶同爲此逆謀。杼弒君之後。收一國之權。其凶威虐焰。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舉齊國無一人敢當之者。孰得而滅之。及其死也。乃以家禍而死。因其處家無法。廢嫡立庶。遂致禍由內作。故不旋踵而滅亡。如安慶緒之弒安祿山。史朝義之弒史思明。皆如此。自古之姦雄。其威焰可畏。無有能禦之者。其終未有不死於內亂。安祿山陷京師。逼天子。其聲勢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張睢陽顏平原之徒。盡忠於國。何曾損得祿山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安慶緒殺之。史思明僭叛飛揚。奄據河北。其聲勢再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徒。盡忠爲國。何曾損得思明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史朝義殺之。姦雄之人。看他凶強。誰損得他。而其終也。其禍卻自內始。譬如百圍之木。外面雖能搖撼得他動。及其作。

未有不自內蘧崔氏既弒莊公，以慶封爲左相，至慶封謀於盧蒲嫳，嫳曰：崔之薄，慶之厚也，慶氏終滅崔氏，崔氏既滅，慶封自謂無事，好田耆酒，與慶舍政，未幾而有盧蒲癸王何之變，夫崔杼弒君，未幾而慶封伐其室，慶封戕崔氏，未幾而盧蒲癸破其家，夫崔慶相繼當國，一時威虐可畏，外人不可得而滅，其禍皆發於內也，然崔慶之亂也，又須看慶封其初甚精密，及既滅崔杼之後，若臣泰然自謂可以專齊國之柄，盧蒲嫳、慶封之所與謀者也，子牙子尾之事，嫳自謂譬之禽獸，吾寢處其皮，若臣都恐地塌解了，此其所以終於亡，且當時滅慶氏之人，皆爭分財貨玉帛，惟陳無宇之志，皆不在貨財，但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是其篡齊之大志，已萌於此，學者觀此，當知沛公入關，珍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范增所以憂，若此一段，雖可以爲齊喜，亦可以爲齊憂，慶氏既平，而得日前之安，是可喜也，禍亂既平之後，陳恆弒君之，胎，實萌於此，豈不深可憂乎，學者當看于此。

吳季札來聘觀樂二十九年

季札來聘魯，請觀周樂，魯使樂工爲之歌諸國之風及歷代之詩，如小大雅頌之類，札隨所觀，次第品評之，有論其聲者，有論其義者，如所謂美哉渙渙乎，美哉洸洸乎，美哉瀰瀰乎之類，此皆是論其聲也，如所謂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淫、大而婉、險而易行、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曲而有折體之類，此皆是論其義也，以此知古人之詩，聲與義合相發，而不可偏廢，至於後世，義雖存而聲則亡矣，大抵詩人之作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固其義也，至聲依永，律和聲，則所爲詩之義，又賴五音六律之聲以發揚之，然後鼓舞動盪，使人有興起之意，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至今清廟之詩，其義雖存，而一唱三歎之音何在，然音雖存而義亡，學者亦可涵泳其音節，使有所興起也，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求，須想像所謂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庶幾聲義交相發，然魯工之所歌，乃未刪之詩，而今之詩已經孔子刪定，故魯爲季札歌諸國之風，置爾於秦魏之前，然札隨所歌品評，又有可議者，如歌小雅之詩，則曰周德之衰乎，至後世文中子，則曰孰謂季札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小雅之一詩，季札以爲周之衰，而文中子以爲周之盛，蓋是文中子錯看了，當時魯史樂工，爲季札歌諸國之詩，欲觀歷代之樂，一時之間，每國不過歌一兩篇而已，若使其於風雅頌一一徧歌，則雖窮年越歲，歌亦未能畢，豈一朝一夕之間，樂工能盡歌之乎，札所聽者，樂工偶歌變風，故札隨所歌言之，且如歌唐，季札則曰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這只是歌蟋蟀一篇分明，以此知文中子亦錯觀了，這二段又須看得次序與今之次序不同，以此知孔子刪詩，大段移轉，以季札之言考之，聲音尚可想見，如歌秦，則曰此之謂夏聲，此則全以聲論，非無衣小戎之所可見，札當時觀樂，一一品評之，札見舞韶箾，則曰若有他樂，不敢請已，杜預以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札知其終，然其義似不止此，要皆不必如此說，蓋韶之樂，虞舜之時，最和氣之所聚，觀鑒湖之篇所載，其和可以想而知之，故韶最爲盡善美，雖善而裏門亦不能出此，札一聞之，有感於中，其曰不敢請已者，非謂聽樂欲止於此，言其樂無加於此也，正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意相類，能知此意，則知札觀樂之意，此殆未易以言

語詞詰求也。

吳季札聘列國觀人材二十九年

當是時，季札歷聘諸國，過魯則說叔孫穆子，過齊則說晏平仲，過鄭則說子產，過衛則說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之徒，過晉則說叔向，夫吳僻陋在夷，而未嘗通於中國，今一旦札自吳出，見諸國賢者，便恂恂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賢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初不可以遠近論也，如一見穆子，便說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一見晏子，便說納政與邑，以免欒高之難，纔見一人，便說許多話，如平生心腹之友，蓋同心之言，其吳如蘭，故如此，又看過戚聞鐘聲一段，札在戚聞鐘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留數語在文子胸中，而能使文子感之，終身不聽琴瑟，夫文子逐衛獻公，而以邑叛附晉，是衛之賊臣，小人之尤者，今一旦聞札之言，遂至終身感悟，不聽樂，其變化轉移之速，使當時未逐君之前，文子獲與札處，朝夕聞札之言，未必不改移遷轉，歸之於善，以是知有國家者，不患有小人，而患無君子，蓋有君子，則小人已爲他移奪變化，衛之蘧伯玉，夫子亦嘗稱之以君子，就當時言之，伯玉地位已高，亦未易及，然把伯玉比季札，只看這一事，知文子逐君之時，伯玉不能止之，不過從近關出而已，何伯玉不能化文子於久處之餘，而札能悟之於一言之頃，以是知伯玉之地位固已高，而札之地位又高於伯玉也，伯玉不能已文子於未逐君之時，而季札數語，能使終身不聽琴瑟，則伯玉與季札已爭數等，如不有季札，則伯玉地位已儘高，看札方知地步尚多，在學者當如此看。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三十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敖多門，能無亡乎，這見子產之觀國，與他人不同，常人如揣臂之觀形，子產之觀國，如良醫之視脈，自常人觀陳國之形，其聚禾粟則富矣，繕城郭則強矣，子產獨於陳國富強之中，而察一國之脈，知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敖敖多門，雖有富強之形而不足恃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爲政，始終左右調護，人皆歸功於子皮，非子皮子產不能自立，信然，考子皮實迹，愈見其難，及子皮四世之望，臨政當子皮，而乃退然以遜子產，子產之立於鄭，非子皮不能者三，初伯有之亂，子產不助子駟攻伯有，子駟欲攻子產，子皮兩止之，及伯有既死，其亂既平，次第當子皮爲政，子皮又授之子產，子產辭以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犯子，以子皮鄭國之望，帥其人以聽子產，其誰不從，及豐卷將田獵以祭，子產弗許，子張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又止之而逐豐卷，生子產於既死，還子產於已奔，向使伯有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不能自保其身，中間無子皮，則子產不得爲政，後來豐卷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亦不得安於鄭，是子產爲政，始終皆子皮之力，固是如此，然子產所以見知於子皮，子皮所以終始愛護子產，又有可論，觀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又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又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一聽子產此言。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微子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其至誠懇切如此。謝面許多事迹。卻不似這一段至誠懇切開心見意。惜乎其不登聖人之門。使其得登聖人之門。殆未可量。子皮固是盡心如此。又須看子產與子皮道同氣合。略無一毫居功收能處。方且忠告善道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之謙抑。一至於此。此所以感動子皮。致他終始愛護他。看子皮所言。便見得子皮用子產。看子產所對。便見得子產所以用於子皮者。精神骨髓都在此。前面事迹亦都在此。然子產內政又有可論處。觀其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及豐卷既奔以他罪論來。自常終身不復入鄭可也。子產爲之。其規模甚有次序。其先皆是去委曲相就。蓋當時有強家大族以亂治。如子產賂伯石。人問其故。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如伯石三辭卿。子產既惡之。復處之高位。如既逐豐卷三年而復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勸焚載書。皆是一意。當時都是委曲相遂。卻要就這上存紀綱。自外觀之。似若懦弱委靡。如怕強家大族之模稜。殊不知鄭國族大多寵。子產怕他來壞了我紀綱。故外面特先懇地調護他了。然後紀綱可立。至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尊卑。立經陳紀。大夫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然後出賞罰。示勸懲。其規模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兩事須當合看。子產之爲政。特外面如此示弱。他國中紀綱。未嘗不立也。然此只是論子產好處。然子產亦有不是處。觀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毀鄉校。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這幾句雖三代之名臣。所言亦不過如此。則子產地位不是不高。其後欲鑄刑書。叔向勸之。堅執不從。看這一處與向時所言大段各別。此是何故。蓋子產才地雖高。不得聖人爲之依歸。此子產所以止於子產。不能無所失。以子產之賢尚如此。此學者不可不勉。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元年

鄭子產之爲政。當時強家大族。蟠根錯節。勢若難制。然子產卒能削制強族。使政歸君上者。蓋子產爲之自有次序。就當時巨族中觀之。其跋扈難制。無如子晳伯有。然子晳之黨盛。伯有之族孤。子晳之勢強。伯有之勢弱。前此數年。鄭國之所以不寧者。以此二人爲之害也。及子晳既殺伯有。子晳之勢愈強。後來其惡浸長。至於欲殺子南而取其妻。此一段事。以常法斷之。子南之聘在前。子晳之聘在後。自合直子南而曲子晳矣。然今乃執子南而放之。於子晳則置而不問。子產蓋以子晳之族尚強。未可遽加以罪。故委曲斟酌調護。歸其罪於子南也。使子產便殺子晳。則其勢之亟。未必不再有伯有之亂矣。然子產之放子南。其理亦不至於全曲他。當時蓋立得名字好了。何故。布幣之事。子晳直而子南曲。二人互有曲直也。故子產曰。直鈞。然子晳是上大夫。子南是嬖大夫。以卑犯尊。以賤陵貴。專出個罪。故子產特立此名目。以歸罪於子南。若名字不正。則放一子南。雖可以委曲調護強家大族。然鄭國之紀綱。未必不由此壞之。此子產弃疆鈐放子南。必咨之大叔。蓋大叔是子南族長。實者咨其族而後放之。所以使其族體諒子產不得已

之意。若不咨而遽然放之。未必不反致怨於游氏也。此皆權輕重識事機如此。非有淵深之識。欲做此等事。不能到也。及其後罪惡貫盈。賊叛之。子產乃乘其機而討之。至於數其犯罪五。與之相抗。略無少恕。何前日治之如此之緩。今日治之如此其急也。蓋前日子晳之黨尚盛。治之若急。適所以至於召亂。今日子晳之黨已離。故急乘此機而去之不敢緩。此一段學者最要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 元年

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論晉侯疾證之外。而及良臣將死。趙孟問誰當良臣。對曰。主之謂矣。此一段見得先王之典禮。銷磨末流。雖工之技微。亦幾知之。其後言國之大臣。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社稷。大抵國之大臣。在乎養其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爲大臣者。皆能如此。故其典禮之道。雖工技亦知之。至漢唐則無知者。如霍光因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其後昭帝以夭終。則光所以養其德保其體者可知。唐李德裕外誅藩鎮之強梁者。□□武宗終惑神仙。則是德裕無以養其德。保其體。盡此道者。莫如周公佐成王。所以養其德。保其體。公專以身任此事。故無逸之作。教之以先王之壽夭。戒之以無逸豫。遂使成王終其天命。而臨崩之際。死生確然不亂。後之爲大臣。必如周公而後可。漢唐之間。雖有霍光德裕之相。昭帝武宗猶不知保養之意。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二年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強之漸。春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於鄰國。爲其繼先君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爲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及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周禮盡在魯矣。此數句最要看。觀易象魯春秋。與周禮初無干預。須看得宣子善觀書處。如春秋周禮自易看。若易與周禮。大不相干。此最難看。蓋左氏所書。合於禮者褒之。不合於禮者貶之。此與周禮相去猶近。然左氏所釋。乃魯之舊史。未經夫子之筆削者。宣子但見夫子未筆削之春秋。不見夫子已筆削之春秋。夫子已筆削之後。抑揚高下。無非妙用所在。此非宣子所能見。易象之初。未有爻辭。至文王周公始爲之。大抵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吉凶軍賓嘉皆寓於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該在是。禮。周公作周禮之書。所以具其條目。是以周公既作易之後。又作周禮。實相表裏。如此知周禮之所以盡在魯也。宣子何不能知此。必其得於老師宿儒之傳。故能言之。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 三年

晉有少姜之喪。故鄭游吉如晉送葬。梁丙張趯一見游吉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其意蓋謂晉乃一嬖妾之喪。正不必遠親大矣。則亦自悼晉國之喪。故子太叔言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又善其言。乃曰。然自今子無事矣。其意謂自後晉國之衰大矣。失亦且不來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乃盛滿之時。必有傾覆之患。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譏其交結未深，使自不隱宗國之衰。此固如此。至齊侯欲繼室於晉，而使姜嬰來請，觀姜嬰之言，亦不隱宗國之衰。叔向之告姜嬰，亦不自隱宗國之衰。觀此二段，其意似覺相似，而張趯見譏於子太叔，而姜嬰叔向略無一言相譏，何故。蓋叔向姜嬰是一等之賢人，屏絕雕破崖岸，如石投水，不知所問。愛民憂國之心，惻然有動於中，雖各言其宗國之衰，不以爲譏也。至於張趯，不度其交之淺深，一見太叔之賢，便欲強親附之。至言宗國之衰，略無所隱匿，便說通心腹話。張趯只是侯諛之人耳。宜其不免於子太叔之譏也。此固如此。考之後一段，尤可見其強附處。其後鄭子皮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蠲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張趯於太叔既去之後，猶有強附之心，故太叔告之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聳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鹿幾焉。至此太叔之言，非特譏之，又且譬得有憎嫉之意。大抵學者見一賢者，如道同氣合之時，我能破藩籬與之言，雖彼有崖岸，此固不足論。如道不相似，而彼不親我，而我強附之，是交淺言深，未嘗不見憎嫉於人。觀張趯之事，苟非其人，則當察言觀色，不可強去附人。觀叔向晏子之事，於道同氣合之人，則當剖破藩籬，不可有所間隔。

左氏傳說卷第十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爲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而楚強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聞靈王使椒舉之來，晉侯欲不許，司馬侯曰，不可。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又未肯，乃言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獲濟濟然後許之。何晉侯初間未肯許他，必待至於再至於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強，晉方弱，晉自是不能與楚爭。何故初間尚欲不許。蓋天下之事，人不自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量，則弱自安於弱，如此則諸侯何戰奪之有。正緣衰世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爲人役。尚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聽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晉既不能主諸侯，諸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未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晉傷威損重多矣。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今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忍強楚侵

陵之恥，擒奪奮迅，治楚之罪可也。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四年

當時靈王既殺其君，卻要得諸侯爲申之會，當時諸夏之君，莫不咸在。楚子見得如此盛，其心已滿，所以欲示諸侯，侈然自滿。子產已知其不過十年，學者到這裏，最要識得他器量淺深之別處。大抵人之分量滿溢，又各自有先後。如齊桓公圖霸業，以前三十年，都不曾滿，到得葵丘之會方滿。晉悼公圖霸業，以前七八年，都不曾滿，到得鄭魚之會方滿。然未有如楚靈王纔得諸侯便滿，以此見人之分量不同。方葵丘未會之前三十年間，固嘗有安王室之功，有服強楚之功，有會諸侯之功，初不見其自滿也。方鄭魚未會之前七八年間，固嘗合諸侯，和戎狄，亦未嘗自滿。齊桓公必至三十年之久，方始自滿。桓公到此分量去不得故滿。唯其滿得遲，所以爲五霸之盛。其不能不滿，是以止於五霸。悼公和戎以正諸華，三駕而楚不能與爭，都未嘗滿。到鄭魚之會，分量亦去不得故滿。以桓公三十年，悼公之七八年，其滿溢之遲速，分量之淺深，霸業之久近，已大段不同。至於楚靈王則大異。其所以不悠久，終爲天下笑。今楚靈王方一會諸侯，便侈然自滿，度量之淺深，不言可知。晉悼公之分量，遠不及齊桓公，楚靈之分量，又遠不如晉悼公之甚也。雖然，自楚靈王志意未滿之前，有識之君子，已自逆料他必至於此。何故。初間他一出來做事，所爲無不如意，東西南北，無不服從。一求諸侯於晉，晉便許。一伐吳，吳便克。一伐賴，賴便滅。一伐朱方，朱方便克。承簒弒之餘，而以無道行之，自以謂天下事皆可等閒做。反所以速其禍敗。使當時晉尚強，尚有齟齬於其間，楚之禍敗，亦未必如此之速。奈何晉日以柔懦，不能與楚爭，楚王之心到此，故侈然志盈而意滿。唯其滿得速，所以禍敗也亦速。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四年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魯作丘甲一般。子寬告之，子產拒子寬之言甚峻。推原子產爲政，此一段事，蓋自有說。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強國之間，前後數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不過但供一邊貢賦而已，則小國尚可支持。到楚靈王方無道，晉平公衰弱，又不能與之校，鄭以蕞爾之小國，舉兩霸主朝廷貢賦，與平時所貢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子產不得已作丘賦。當時其他諸侯，亦莫不供兩霸主貢賦，何故其他諸侯，皆能供而不至作丘賦，何獨鄭不能供而作丘賦。須是推原子產所以作丘賦之意。蓋子產爲政，常欲使鄭國盤齊有餘，不使到闕乏地位，所以不憚人之謗己而作之。大率子產爲人，必欲要就寧狹中卻示其寬裕，衰弱中卻示其強大。子產之規模，多是如此。是以有得力處，有不得力處。其他諸國，則是到闕乏之時，逐旋爲之。子產不肯教國中有困乏之患，於是事甘心受謗而不顧。所以多取於民，其弊至於如此。故子寬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大抵士君子要識微慮遠，有高見遠識，而能推原存亡之所以然，方謂之通達國體。若不能如此，只隨事上看，必學有所來至也。子寬見子產不從，遂知國氏先亡，又知蔡及曹賺無禮而先亡，又知鄭無法而先衞亡，可謂能推原得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者。其識甚遠，其見甚明。惜乎子產不能聽也。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賄賄無失禮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謂魯侯焉知禮夫自郊勞至贈賄皆無遂何故謂之不知禮觀女叔齊之言謂是儀也非禮也禮與儀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遜之際無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後世析而觀之儀自儀禮自禮至有以儀為非禮女叔齊不特辨魯侯低禮之分乃所以深警晉平公不知禮之本平公之時六卿方強何異魯三家有女叔齊叔向不能用何異有子家羈不能用是魯晉當時皆不知禮之本矣方從事虛文而不能於實事上理會此女叔齊所以深警動他蓋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皆寓於此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夫子曰大哉問是當時皆不知其本推林放獨知而能問然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時皆從事於鐘鼓玉帛之末而不知鐘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須看得禮樂固不在於玉帛鐘鼓而亦不在於玉帛鐘鼓之外便聖人有作雖不徒徇乎末而所以為本者又豈在於鐘鼓玉帛之外哉學者不可緣女叔齊之言遂分儀與禮為兩事使昭公果知郊勞贈賄之為禮而能立禮之本則三家決不至於僭而魯亦未至遂弱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六年

子產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又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產不從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產不從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生殺一切付之以人未嘗立為定法民之有罪者隨其事而權其輕重故不得乘吾隙以投其姦後世立法纖悉曲折盡著於此便起人爭心姦人得以執其法以取必於上所以叔向言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蓋三代之治略示大綱才略示大綱刑便無定所以人心當警動敬戒而不敢犯當子產未鑄刑書民但知有五刑而不知有五刑條目故民猶有敬戒之心及刑書既鑄民皆可以便己自營執上之法而取必於上開人偽心堯舜立法之意都失了蓋子產只要目前整齊不為後計正緣他規模如此但要無一法之可議一事之可指而不知流弊於後世亦是不曾講學之過然以作田賦鑄刑書二者觀之方其作田賦渾罕譏之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則不可以無法其鑄刑書也叔向譏之則以為不為刑辟大抵賦之與刑二者之用正相反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有定蓋賦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多則大桀小桀不可少一分少則大貉小貉豈可不定若刑則不可有定蓋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人當謹戒及纖悉既著為法則小人執法為姦子產於二事正相反賦不可不守法卻變法刑不可定法卻作刑書以此知天下事治亂相去正如弈棋當去東處若卻去西處著了當去西處若卻去東處著了以東為西以西為東則勝負可知當時子產能以作田賦之心用之於鑄刑書必不使之有定法以鑄刑書之心作田賦必不使之無定法

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不諾八年

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逆二十六年

楚靈王在當時最號強暴無道然當時得以威行於中國雖終於滅亡然飛揚強大尚至於十四年蓋靈王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諾當靈王為王子時與穿封戌爭鄭囚鄭皇頡戌操戈欲逐王子圍是仇讎之人今既即位不推不報其讎既滅陳又封之為陳公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公忘斬袪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合處若是他全是無道時雖因威惡焰足以懲陵諸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間有一二件與賢者暗合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支持十餘年大抵天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戌事故可取至於申無宇執人於王宮在靈王之虐宜若必誅而無赦今乃寬假恩逆之蓋十事中有一二事暗合所以過得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因威虐焰加於天下而不至於亡者由此故也若專因焰暴虐以無道行之只如州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必不能久歷考篡弒之人粗能支持皆出於此後世之君卻謂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九年

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公愧恥之心隱然而生本欲蔽知氏緣此遂止看此一事猶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大抵三代以前諫官無定職各隨事以諫膳宰乃飲食之官其職甚賤到得晉平公時尚能一舉而轉移平公之心蓋風聲氣習相傳來浪後世工執藝事以諫之風稍衰諫官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諫也當晉平公之時晉雖號為衰世其朝非無君子所謂叔向司馬叔侯如膳宰屠蒯皆有深慮遠識以是只衰世□□無賢人然而晉卒以衰者雖有賢人只緣安頓不定晉之時居六卿之位者皆委靡自私之人雖叔向女齊之徒不過沈下僚雖有區區之心無所自盡閒或因職事規正得一二事大體不正故終難著手以此知亂世未嘗無君子只是安頓不定然君子在下僚雖不能回國家之大勢然隨小隨大亦可以裨助國家古之賢者所以自隱於抱關擊柝之間豈獨全身遠害而已彼亦知其欲因事規正人君過失也如屠蒯之舉則諫可見矣

周甘人與晉圍嘉爭圍鉏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顧九年

自春秋以來論霸業到得晉平公之世最衰以其侈泰怠弱失諸侯文公霸業自襄公以來最衰矣如平

公。是可罪亦莫如平公。自五霸初起。齊桓本是尊王。其後晉文公河陽之狩。雖有以臣召君之罪。然尚有依傍王室之名。自襄公以來。雖不及文公之盛。尊王室之意漸衰。然未有如平公撓陵王室。觀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前此只是不能尊王室。尚自未敢伐。雖如鄭伯射王中肩。卻是王先伐鄭。鄭伯不得已而禦之。使中國諸侯敢伐天子。平公實啓其端。故王使詹桓伯責晉。以爲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猶欲毀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其辭甚峻。周之東遷。緊諸侯是賴。言語不曾如此峻。故其告命之辭。無非撫摩奬勸而已。到此言語卻如此。非周之強能然。亦是晉無禮之甚。深犯周王之怒。當時賴有叔向調護。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之事非一。蓋當時五霸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不知尊卑。只問強弱。不知邪正。只計利害。猶賴當時有叔向。尚知尊周之義。調護韓宣子。使不爲己甚。固則可嘉。然叔向之言。復謂且王辭直。子其歸之。其言似是移於習俗。而不自知。蓋天子諸侯。本非枉曲直之地。到此亦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宣子不知尊周。固不足道。賢如叔向。亦以爲尊盡而枉曲直。以是知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晉平公之喪。諸侯遣諸大夫送葬。鄭子皮欲以見新君之禮行。子產止之。以鄭之小。所費不貲。必將盡用。則鄭必困。子皮固請以行。及既葬。諸侯大夫皆欲見新君。惟叔孫昭子以爲非禮。叔向果辭之。諸大夫皆無辭以退。子皮遂盡用其幣而還。一如子產所料。子皮歸。乃自歎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又言我實縱欲而不自克。觀子皮數語。能深自克責如此。因觀此一段。見得天下事聽言甚難。以子皮傾心聽子產。言無不行。初間授之以政。既以國事歸之。後來諫尹何爲邑。又曰雖吾家聽子而行。國事家事。既一委心聽之。到用幣一事。卻信子產不過。到得果然有害而無益。方悔其初之不聽。子皮自言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是的當言語。凡人舉事。或得人勸之。豈謂然不知。正緣私慾不能自克故爾。觀子皮言。雖此一時之語。想後來自克之愈深。以其言有力也。蓋當初聽子產之言。豈不欲從。又恐僥倖可以見新君。看得不眞。二者交戰於胸中。故終歸一邊去。惟兩者交戰。不能自決。此自克工夫。所以不能用也。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皮可謂能自訟矣。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國上

楚靈王以強暴兇虐之力。吞滅諸侯。固非一國。至滅陳滅蔡。是失人心最深處。他當時要滅陳。奉孫吳。要殲頓社稷。及其聽命。遂滅之。本以定國誘之。而終之以滅國。此固是逆人心之大處。到得滅蔡。又以甘言重幣誘之。到得蔡侯既至。遂饗靈侯於申。醉而執殺之。又刑其士七十人。乘其虛而滅其國。此兩舉最是逆人心之甚者。唯其如此。故後來靈王所以不得其終。其初雖干威行於諸侯。固自滅蔡始。而靈王喪身。亦起於滅二國。正緣蔡侯在陳。與蔡令謀。遂弒靈王於乾谿。觀靈王之所以死。不在其他。而在陳蔡。正緣滅陳蔡失人心太甚。故禍端起於人怨之最深處。以此見天理不可誣。且如秦滅六國。皆以兵伐而取之。雖無道行之。猶自干戈相持。勝負已分。唯楚最無罪。獨以重幣誘懷王而殺之。其後天下亡秦。禍端亦起於楚之遺民。蓋其滅楚。亦是逆人心之大處。當時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以此見人心之怨之深者。不可支也。楚靈王秦始皇之亡。其揆一也。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薳掩。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三年

楚靈王之亡。自爲令尹之後。以至於弒於乾谿之前。無一日不得其志。所以志得意滿。終於喪其身。譬如人平時或有疾病。一警動之。故其起居飲食調護。未必不保其生。若平時無疾。恃此恣縱。一旦有疾。反至於不可救藥。靈王所以死。正緣平日略無離貽。所以直至衆叛親離。不可救處。靈王之亡。正緣楚最強盛之時。晉室既弱。諸侯皆在下風。邊楚之國。如陳如蔡。皆已相繼吞滅。當時天下大勢。盡歸於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心無厭。亦速其亡。左氏敍楚靈王所以致叛亂之由。如所謂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使爲郟尹等數事。其所以致人怨。非一端。然君子看靈王所以亡。固是如此。然亦不專在此。只緣許多仇怨之人。皆在腹心之地。此所以亡。然看靈王敢置此等人於腹心之地。正緣他輕視一世。以爲天下之人皆無能爲。所以如此。當其未亡之際。見得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四方諸侯。莫不拱服。自視不勝其強。及至衆叛親離。彷徨無措。孑然一身。周章山林之間。到此許多意氣都不見了。以此知靈王不所謂強者。當時盡是外面虛氣。湊合見得眞強弱。前日所以橫行四海。控服諸侯。下視一世。而不知其得成一箇強。亦非眞強。到此衆叛親離。師潰之際。都無預於一箇身已處。外面虛氣都解散了。只孑然一獨夫而已。靈王非特外面之強。是假虛氣。雖一身之強。亦是假虛氣。觀其下瑕有小天下之言。則以一身之外。無加於我。及乾谿之潰。到此都無策。如右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則曰衆怒不可犯。欲乞師諸侯。王則曰皆叛矣。以此知前日外面湊合得成。都不干楚靈王事。正緣他只看得外面甲兵之強。土地之廣。卷得許多虛氣。此亦爲無道人君之戒。當時靈王之所以亡。固是衆怨交作。正緣公子棄疾、觀從、搖其虛而入其國。蓋乾谿之師。父母妻子皆在內。惟其據根本之地。士卒各顧其家。蓋靈王所以亡也。觀此亦是用兵之法。且以孫權取關羽。當時其勢甚不可禦。卻將呂蒙、陸遜、乘虛先入荊州。是以關羽之師皆潰。當時楚雖無道。其權謀威力尚赫然。若非先據根本之地。如何便滅得他。楚人所以滅得靈王。蓋以先據根本之地故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二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同上

晉自平公以後，所謂霸業僅存而已。到得昭公時，諸侯皆有二心，在晉無策，不過補境內之衆，以治兵於邾南，欲以服吳。甲車至於四千乘，夫晉霸業之最盛者，莫過於文公。文公之戰最大者，莫過於城濮。城濮之戰，不過七百乘。當時能服強楚，遂霸諸侯。至於後來相繼，或盛或衰，亦未嘗有四千乘全出時節。鞌之戰，雖郤克再三請盡兵，不過至於八百乘，及楚靈王欲執韓宣子與叔向，而蔓啓疆見之，亦不過曰，晉長數九百。是晉當時出兵，大率不過千餘乘。何故當此削弱之時，兵乃如是之多。蓋當其盛時，兵常在國，雖有四五千乘，所出不過千餘乘。故力常有餘，而能坐制諸侯。到此霸業既衰，求以自振，於是焚林澤，搜國內之衆而出，欲以威靈氣焰，驚夢諸國。初不慮其後之不繼也。然而主此謀者，叔向也。叔向晉之賢大夫，豈不知前出兵規模如此，叔向之心，見國勢衰弱如此，亦欲庶幾一時之強而已。自古論王霸，皆曰王以德，霸以力。德與力是王霸所由分處。然而霸亦嘗假德而行，亦未嘗專恃力而能霸者。如晉文公之霸，所謂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皆是依傍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輔力，故能一戰

而霸。到得平公以後，全無德，全恃力，不知霸雖是力，亦必假德方能立，以此知維持天下者，其可斯須去德邪。昭公不合全倚靠著力，此所以雖有四千乘，而不能以一振也。以此見兵初不在衆，昔當時所以盡出兵革，乃叔向之謀，叔向昔之舊也。豈不知文公舊規模，豈不知掃境出來，後無以繼，所以如此，蓋出不得已。當時晉君侈，六卿強，公室又卑，紀綱文章皆不振，雖叔向亦不能救。勉強圖須臾之安，所以爲此舉。看此事皆非叔向之本心。觀平丘之會，別無人能臂攘袂主盟，其事其謀，大抵多出於叔向強如此主張。先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到得晉將誅盟，齊人不可，叔向又奉命告於齊，齊遂延不從。叔向又舉先王朝聘會盟之禮數十語責之之後，方得齊人權而聽命。叔向見得諸侯解弛，一會之間，凡兩治兵，到得於治邾莒之怨，又是叔向責晉，時惠伯對曰，君信犒爽之怨，以絕兄弟之國，叔向又奮然言之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考此一會本末，見得晉衰弱皆無人維持，全是叔向強主張振厲奮發如此。然叔向豈得已哉，亦圖於衰弱之中，少振起之，故不得已如此。自形迹上看，叔向，但見得他發揚蹈厲，見事風生，風采凜然可畏。然未嘗知叔向強強恨愧不得已之氣象，皆在言意之外。此段單只看他震動諸侯，非眞知叔向者，讀書須見得叔向外爲壯語，其內心如何。

叔弓圍費十三年

南蒯將叛十四年

魯昭公當時不能堪季氏之強暴，陵弱公室，不勝一朝之忿，舉兵伐季氏，至於失其國，身死於外。自當時觀之，不過言魯失民數世，一旦輕舉妄動，以喪社稷，固昭公之可罪。然當時便俛首聽命於強族，亦豈是承周公伯禽付託之意。但季氏雖強，然考當時事勢，亦自有可乘之機。昭公智不足以知此，費季氏腹心之地，季氏不能自固根本，南蒯以費叛，腹心內潰，季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閉門孰過於此。昭公若乘此機會，正一國之紀綱，敬公室之權，當時又有子家羈清忠遠識，與之圖回，舉兵以伐之，季氏必敗，大抵投機之會，固有間不容髮者。今也季氏討費數年之久，亦一大機會也。而昭公不能知，當可爲之時不爲，及季氏既服費，大強之後，始謀討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以反爲季氏所陵，而身死于外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鬬成然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故楚子殺子旗。當時平王所以立子旗，實與其謀，到得平王即位之後，以子旗爲令尹，尊寵在羣臣之上，報之亦云足矣。然子旗之心，責報無已，所以至殺其身。大凡有德於人人已報，方且誅求無厭，卒至以德爲怨。觀富辰之言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兩言天下之至言也。當時有德於人，人報我之心已倦，然施德之人尚無厭，卒至以恩易怨，至於不得其終。所以後漢崔子玉座右銘之語，有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亦是富辰始終兩語。然於此又當求其病根，何故施恩之人常誅求無已，受恩之人常厭倦，此須思病根所在，正緣不知反己，只去人上看了。有德之人，但只以當時我曾有德於人，只去誅求，不知權衡輕重，都不思量我當初有多少德在他處，他如何報我了。報者但說我已報他了，又如此誅求不已，兩者都不去反己，只去自私心上看了。然則報者自當無倦，施者自當知足，故

以德易怨，豈出於不知此。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十五年

楚靈王之後，平王立，楚國稍整頓規模，方略更枕，再傳至昭王，終有吳入郢之禍，幾亡楚國，其病源皆起於費無極之亂楚國，其病根則又在於譖朝吳上。當時朝吳有功於楚，與平王是同僚人，費無極欲害其寵，用間諜，使蔡逐朝吳，夫朝吳有佐命之功，未有顯罪，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徵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王之怒當矣，使平王於此時，便能正無極之罪，必無後害，惟平王卻被他說佞辯給巧言移奪了，反以無極爲忠，無極以此一事，試得平王之意，自此全無忌憚，其後遂至譖逐太子建，殺伍奢，及昭王立，又譖殺左右賢人不已，終至於神怒民怨，此其所以幾危楚之社稷，只緣當時被他移換了，大抵姦臣欲肆其謀，第一次必先以一事試其君，君若不受其欺，即正其罪，彼亦有所懼，便自斂首帖耳，不敢繼來，若彼他試過，能移奪了，便無忌憚矣，無極之請，一則是欲害朝吳之寵，一則欲試平王之昏與明，使平王不改初心之怒，必無他日之禍，以此說口移人，最難自覺，佞人須是屏絕之，不使一時在左右，纔近他，雖自能執持，終必爲他移奪而不自知，此孔子所以有言曰，遠佞人，此古今之所深戒。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襲鼓滅之二十二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始者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不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圍鼓三月，或請降，荀吳見其民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當時軍吏以獲城而弗取，勤民頓兵爲諫，程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及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若獨以此論之，雖三代之用師，亦不過此，然考其本末，乃知伐鼓之役，蓋是荀吳姑假此以立信義之名，始者做得太過，後來所以不能繼，當其鼓人以城叛，固未可受，到得圍之三月之久，至於他自請降，則受之可也，然必待他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此見得他分明是欲以此一事成信義之名，惟其如此做得過當，此其後之所以不繼也，到得數年之後，欲伐陸渾之戎，亦是荀吳爲主帥，到得□□先張虛聲，要祭雜與三塗，使陸渾弗爲備，乃用牲于雜，爲祭之狀，掩其不備，襲而滅之，同一荀吳，何故數年前滅鼓，守信義如此其賢，而伐陸渾之時，詐謀如此其甚，只是一箇荀吳，而信與詐前後相反如此，蓋當時圍鼓，鼓外援既絕，已在荀吳掌握中，雖少緩之數月，彼自不能逃，故於此時示信義以假其名也，若陸渾則貳於晉，又有強楚以爲之助，雖欲示信義以假其名，亦不得，所以不得不用詐謀以勝之也，以此知荀吳於無利害處，常是信義，於有害處，常用詐謀，惟其信義不出於誠，所以不能服人，考後來之事則可見，觀十數年後，鼓人又叛晉附鮮虞，當時取鼓，三次方受，其信義如此，論來人當心悅誠服，何故不十數年而叛，以信義不出於誠，蓋天下之不可掩者誠也，方荀吳伐鼓時，鼓人已在掌握中，吳故於此無利害處示信義，此心之發，鼓人已窺見其機矣，所以召其後之不服，遂致再叛而歸于戎狄，使吳當時果能三擒三縱，書出於誠，則鼓人雖數十世亦不叛可也，以此知矯情飾詐，不如誠之可以服人明矣，到得第二次伐鼓，便僞糴者負甲襲而取之，前此信義都不見了，何故，蓋前此許多信義，到此亦自知便不得了，故不免用詐，以此知矯情飾詐之人，既如此不可久，他後來亦不自信，他當時閑暇示信義，鼓人既窺見之，及後來便不得，不自咎此心不純，方且謂誠不足以動人，信義不可以服衆，居春秋之世，不如詐謀奇計之可以立國，遂一向立詐，故伐鼓所以如此，譬如世之人，誠心素不足以服人，假一日之誠信，求以服人，而人不我服，遂斷然謂不如詐，此天下必無之理，且以唐德宗觀之，平昔猜忌，無所不至，特間有一兩件假誠信而行，及奉天之禍，方且自以爲推誠之過，德宗平生是猜疑忌刻之人，猜疑忌刻，已信於人，偶然一兩事，人不信他，不能自咎終身之猜疑忌刻，反責片時之誠，乃爲信義用不得，一日之誠，豈足以勝其千日之猜忌，學者須思一杯之水，不得救車薪之火之意，反言我已爲信義事，人猶不信我，今里巷人多言好事做不得，正爲此爾，須能自此充養，不可暫時善而不爭於人，緣此遂止爲善之心，此與荀吳所謂示信義之意同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三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同上

晉到得昭公以後，諸侯各自爲政，不復稟霸主之命，所以齊楚交兵於中國，到得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路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具言諸侯無霸之害，魯莊公以前，是時霸者未興，自昭公以後，霸權已失，當霸者未興之前，若魯衛宋鄭，更相侵伐，無所顧忌，自齊桓一霸，晉文繼興，方有所統屬，百餘年間，敗王法，滅小國，雖日侵天子之權，攜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然一時維持中夏，使諸侯有所畏懼，遵守王度，亦不爲無助，及霸權既失之後，晉平公既卒，昭公即位，天下無霸，齊之伐徐，楚之取蠻，肆行無憚，甚至於吳越入中國，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當時諸侯大夫，慨然反思有霸之時，自此後夷夏無辨，胡越蠻夷交，中夏陵夷，至於戰國之際，終至強弱相吞，成周所封千七百國，所存僅七八，皆爲強大諸侯之所有，若論敗王法，滅小國，攜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迨夫先王之政，補地無餘，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到此之時，反觀霸者維持之功，雖一時上僭王法，然止霸者一國而已，天下諸侯，不敢自肆，不至如戰國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誣，故夫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分明是如此，當時管仲雖有此

功。非夫子不能知也。自後世觀之。以爲戎狄自強暴如此。後來如五胡亂華。懷愍至於中國天子、反爲狄驅之青衣行酒。使當時有管仲。決不至此。以此知孔子之稱美管仲。是灼知管仲之功如此也。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十六年

晉韓宣子欲市玉環於鄭商。子產弗與。至於反覆再三請之。子產終弗與。後世之論。皆謂子產能自立。不爲強大威武之所屈。以鄭一區區之小國。介於晉楚之間。能自立者固如此。然亦未知子產之深意所在。當是時。昭公失政。六卿皆貪冒而強。所謂宣子在晉。則謂之賢大夫。在晉俗中。其貪利亦未能免。子產所以固拒宣子。蓋有深意。何故。晉既失政。六卿又皆貪。次第各求所欲於諸侯。六卿既皆有所求於諸侯。以鄭國之小。豈足以一一供之。使子產一從宣子之請。則趙氏中行氏必相繼而至。六卿既皆有所求。縱不應副一處。必爲鄭國之禍。觀後來事則可見。宋樂氏以楊楯六十獻趙餘子。范氏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反。以此事可見得六卿皆爭求所欲。爲諸侯之禍。唯子產見微而知著。所以不與宣子玉環者。其說有二。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此子產所以痛塞其端。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知畏義。略識道理。猶可以告語。故子產知其必畏義而服。必不爲鄭之禍。所以敢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之心。而宣子果辭玉。以此見得子產之處事。凡百見微知著。精審詳密如此。讀書者觀子產拒宣子之事。無徒曰、子產能自立而已。

鄭子來朝十七年

鄭子來朝。此一段。見得周衰制度散亡。於諸侯之國。中國已不能守先代典籍。當時四夷尚有存者。所以鄭子來朝。魯人問官名於鄭子。鄭子所言。自黃帝而下。以至歷代官制之沿革。其本末皆備舉。他就數代官制中。惟是少昊之時。鄭子世守其祀。所以其言最詳。當時仲尼聞之。見鄭子。請學官名。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然則以此觀聖人之學。一箇多識前言往行。博學詳說。雖夷狄之君。尚虛心下問之。然而又須要看聖人反約處。聖人序書。當時斷堯典自堯典以上。有所不序。說者以謂自堯典以上。簡編散亡。不可考也。不專如此。若少昊官名。鄭子所陳。仲尼因而序之。豈不可哉。一編之書。然而不敢序者。以簡編失實。所以不序。看斷自堯典。見聖人反約處。何故。自禍荒以來。歷代聖人相繼而作。到堯始備。繼之以舜。方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此所以斷自堯典。觀孔子學官名於鄭子。見聖人博學而詳說。看孔子斷自堯典。見聖人反說約處。若不自古考之。無以知古之略。今之詳。合古今盡詳略。然後可以繼爲萬世之法。

周原伯魯不說學十八年

曹平公之喪。諸侯大夫皆往會葬。魯大夫往。見周原伯魯。原伯、周之大夫也。魯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告閔子馬。閔子馬、魯之賢者。言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也。蓋言公卿不說學。必是一國風俗皆不說學也。想心面人此般說話多。然後漸漬到大人。夫人之不說學。自不居位之人觀之。無利害得失。尚不能辨。況周原伯是周之大夫。方且戰於人慾之地。見衆人不說學。豈暇辨是非利害。亦隨波逐流。何故。只緣他心無主。唯其如此。乃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若懷無學不害之心。苟且因循。飯蔬惕日。使人人皆懷此心。自然下陵上替。其能無亂乎。夫學猶也。不學將落。人於學問。譬如植木。須栽培灌溉。天之於人。降衷秉彝。猶木之有根本也。人之良心。亦須是學問栽培。所以能灌溉封植之。苟根本失其灌溉封植。則枝葉自然枯槁矣。其理甚明。此一段見得魯一變至於道。觀子馬之言。見得當時魯之風俗。尚有學問源流。且如平公之葬。諸侯大夫皆在。其他人見周原伯不說學。則以爲當。獨魯大夫見之。則以爲異。而歸以告其國之賢者。其他皆不以爲事。以此見學問源流。漸染薰陶。至於如此。孔子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閔子馬在當時。號爲知學者。若他此等言語。非知道者不能道。此其言近旨遠。而有深意。如說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這一句最有意。其他人見原伯不說學。只就一人身上看。閔子馬因一人古得一國之風俗。而能知其所自來。是猶察振水之凍。而知天下之寒。等觀國者如此。學者觀古今之變。時俗之遷。亦當如此看。若看一事止見得一事。看一人止見得一人。非所謂勞逸倫類之學。須當緣一人見一國風俗。如閔子馬可也。如言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此學問所以衰微處。大抵君子之學。本非是計較利害爲已而已。纔計較利害。便是爲人。所以古之學者爲人。爲己之學者。則知不可不學。若計較利害之心生。則可以無學。所以言則苟而可。大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亦人道也。須天與人常相擕持。若曰苟而可。或至於息。則人道亡矣。下安得不陵。上安得不替哉。道之正統。自堯舜之後。孔子以前。當春秋戰國之間。班班亦可見。蓋源流之不絕。此乃道之大全正統也。其他亦自相承接而不絕。蓋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周公。至於春秋之際。傳於孔子。蓋數聖人得其道之正統。固是大統如此全備。若其間源流。亦自相接。雖數十年間。亦未嘗間斷。如商之時有運任甘盤傅說。如周之時有閎子馬。皆源流相接。使他無一箇正統相傳。則閎子馬在春秋時。何以能學問淵源漸染沒蹟如此。左氏所載當時人。亦班班可見。惟其源流皆相接不斷。所以後來相繼。亦有所因。孔子言一變至於道者爲此。

左氏傳說卷第十四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十九年

費無極欲譖太子建。先言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王卒取之。其後又言於楚子曰。晉之霸也。遠於諸夏。而楚辭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大抵小人情狀機械。雖逾百年。若合符節。而同出於一轍。驪姬欲譖太子。其初說獻公。亦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五。使二五耦譖太子申生。與費無極同出於一謀。驪姬欲譖太子。其初說獻公。亦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足以威民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其言威民懼戎廣土闢地之利誘獻公。先是開疎其父子。使出於外。然後施其計。費無極譖太子建。亦言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是得天下。亦是以廣土闢地之利誘楚平王。亦是先要開疎他父子。其說同。其術又同。蓋驪姬路二嬖五。先以開拓土地威民懼戎之說誘獻公。故獻公使城曲沃而太子出居之。費無極今亦以通北方收南方得天下之說誘平王。故太子建出居城父。以此知小人之術。雖曠百數年。其機械陷穽。同出一轍。若合符節。然大抵父子之道。天性也。雖獻公平王之昏。所謂天性亦未盡泯滅。如何遽然便開得蓄。蓋人之心有

內外。天閼之愛。內心也。惟後來被小人以開拓土地之說。引誘他內心向外去。流而忘反。他外心日熾。內心日消。使他裏面心都消盡。故其父子自爲虎狼。更相戕賊。然後讒間之計可行也。學者看小人。須看此處。方知小人情態。夫降衷秉彝。何嘗不善。其良心或至於戕賊泯滅地位。皆是被人物引其內心向外去了。夫豈獨父子之間爲然。凡事皆然。如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所謂內心。學者不可不關防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十九年

平王初即位。當時吳滅州來。子旗請伐吳。平王不許。曰、吾未撫吾民。未可用兵。到得即位五年之後。卻舉兵動衆。遂城州來。以挑吳而取之。自形迹上論之。平王初時。即位尚新。民情未安。國勢未強。其不許子旗之請。未與吳校。前之不伐是也。其後五年城州來。其意謂息民五年。然後可以興兵動衆。與吳爭州來而遂城之。亦是也。兩者皆是。何沈尹戌乃知楚人必敗。當時平王與左右。自謂息民五年可以用兵。學者觀此。須知平王徒有息民之名。而無息民之實。平王所謂息民者。止免用兵之役一件而已。當時沈尹戌言今宮室無益。民人日駭。徒知息之於外。而有以勞之於內。勞役有甚於用兵。便以爲息民了。卻不算內作許多宮室。土木之工。反過於用兵。此其所以終於吳入郢。而至於敗亡。只緣平王錯認了息民之名。而不究息民之實。古之所謂息民者。如晉悼公之施舍已責。器用不作。衣服從給。當時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他當時既息民於外。然器用不作。衣服從給。亦何嘗勞民於內。方可謂之息民。平王雖不勞民於外。而實勞於內。如何便認以爲息民。後世姦臣之弄君。或十年。或二三十年。以息民爲言。而緩於用兵者。皆非其本心。其實內之工役並興。其作宮室臺榭。修苑囿池沼。其害反過於用兵。如天寶之末是也。此最不可不察。

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繼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觀此一段。見得當時楚平王信讒喜佞。至於一箇世子之重。爲讒人所搖。遂逐太子。國本傾覆。可謂昏闇之至。然而使奮揚執太子建。揚導之使亡。空身歸報。以常理論之。平王方信讒。怒太子。奮揚縱太子使之亡。以空身歸。必蹈鼎鑊之禍。邵陳一箇正義。曰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陳正義。感悟王。既然便歸。從政如他日。不特不罪。亦不奪其祿位。以此一段事觀之。似乎平王雖信讒。聞正言法語。其心便開明。何緣始怒終怠。便不罪揚。若精微論之。不然。不可謂平王開明。蓋平王中無所主。易爲人所移易。前此既被無極以讒佞之說所移易。至於逐太子。是中無所主。後來怒奮揚。亦被揚以正言法語感動。

便齊威忌怒。此二事雖不同。極論精微。皆中無所主。易爲人所移。學者看此。不可謂平王開明。須看事雖將惡不同。心無所主一也。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二十年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同上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及其衰也。則自諸侯出。又其衰也。自陪臣出。觀春秋時自可見得。自平王失政。諸侯交爭。五霸迭興。主盟諸夏。此所謂自諸侯出也。至於雞澤溴梁之會。諸侯失政。大夫主盟會之權。而一時政令。盡出於大夫。諸侯皆不能制。所謂自大夫出也。至魯昭公之世。大夫失政。所謂自陪臣出。觀衛靈公出奔一段。則見得自陪臣出之兆。當時齊豹率大夫北宮喜之徒作亂。逐靈公于外。當時逐君是大夫。到得靈公所以得歸。乃齊氏之家臣渠子。召北宮子同謀。北宮氏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爲家臣所制。俯首聽命之不暇。看此一段。便見得政不在大夫。全在陪臣。齊氏之亂。大夫不能平其亂。其平亂一時者。皆北宮宰之力。論事勢大夫爲亂。家臣雖不與。而大權已在陪臣了。後之學者。看論語。見陽虎專政。以謂陪臣專政自陽虎始。殊不知陽虎是後來事。陪臣專政之兆。乃在數十年之前。已有北宮宰矣。蓋北宮宰之事隱。陽虎之事顯。所以學者多捨北宮宰。而惟陽虎之是責。都不曾仔細考究。大抵學者考讀。當如此考。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爲得爲和二十年

晏子立於齊景公之朝。當時景公非不知信晏子。言無不聽。景公疾。梁丘據、裔欬。欲誅祝史以謝諸侯。晏子諫以暴虐淫泆。征斂無度。宮室日更。無道若此。神怒民痛之所致。罪不在祝史。景公悟。遂命有司薄斂已責。非不曾信晏子之言。如齊侯稱梁丘據與我和。晏子又力辨和與同之異。且斥據之諂諛。是所謂同。而非所謂和。景公亦敬愛其言而受之。不以爲忤。而據亦不能害晏子。此可見曾信之實處。又如孟子所載、景公問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晏子引先王省耕省斂之制對之。景公便出舍於郊。興發補不足。觀此三事。則晏子之言。景公無不聽從。然以晏子輔景公。而齊終不振。以至於衰者。何故。蓋景公雖間有一二事上。聽信晏子之言。使民陰受其賜。而卻不知正其大綱。不過一時間有一兩件事從他。其大勢元不曾轉。諂諛如梁丘據。終其身而不能去。強大如陳氏。授之權而不能除。以是知爲國者。既未能絕去小人之根本。雖有一二事上從賢者之言無益也。

宋華亥自入于南里以叛二十一年

宋華亥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二年

宋元公不能撫公族大臣。遂有華向之亂。當時華向之族皆出奔。獨華費遂在宋。費遂有子三人。華登已亡。倘有華多僚華貙在。而多僚與華貙相親。乃譖諸公。貙將納亡人。元公則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元公此言已是。而又爲多僚出亡逃死之言轉移之。公故召宜僚飲之酒。使告司馬遂華貙。貙之臣張匄聞逐貙。與貙議。使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匄欲殺多僚。貙則曰。司

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貙之此言亦是。既而貙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匄不勝其怒。遂與貙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以此段論之。大抵人初心之發。未嘗不是。惟其隨事移奪。多不能保此心。故其初雖是。往往終入於不善。使元公能保其初心。不奪於多僚逃死之言。華貙能保其初心。不移於張匄遇多僚之際。則宋亦安有此禍哉。大抵欲驗久之良心。須於其初心之發觀之。此時未爲事物所移奪。故初心之發。即良心所在也。華向之亂。固元公不能撫存之罪。然華氏之族。兄弟亦自不相親睦。多僚與貙兄弟也。而更相戕害。而又遇其君如此。所以既出奔而復入爲亂。幾亡宋國。是雖元公之罪。而華氏之族。亦不能無罪也。及華氏與公分國而守。翟僖新居于新里。既戰。脫甲於公而歸。華妊居于公里。亦如之。夫僖新居華氏之地。而反助公戰。妊居公之地。而反助華氏戰。當時彼此皆無猜嫌。使見得此時猶古之風俗。尚在。春秋已後。全無此風俗。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以宋區區小國。尚有此風。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信有此事。及鄭丘之戰。子肇華豹張匄同爲一車。與公子城相遇。城射豹殪。又射匄殪。是一車三人。已死其二人矣。而子肇方且請一矢以死。城欲赦而用之。肇則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子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請。乃射之殪。此一段見得軍法精密處。推此亦可見三代伍乘之制矣。五人爲伍。七十二人爲乘。伍死其伍。乘死其乘。則推而上之。萬二千五百人之軍。莫不皆相爲死。則臨敵之際。烏得有魚潰鳥散之患。蓋春秋以前之戰。殺人之少。只緣伍乘之法不廢。是伍乘乃軍法之根本也。至後世伍乘之法既廢。臨戰之際。人各有心。故有一戰而殺人不可勝計者。如白起長平之戰。死者四十萬人。使當時伍乘之法尚存。雖遇起亦不至殺人如此之多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五

昭公

魯人伐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二十三年

魯人伐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時晉使婼與邾大夫坐論曲直婼則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請以寡君之命介子服回當之既屢舉周制爲辭乃不果坐其後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欲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則去衆與兵而朝宣子悟士彌牟之言弗與乃館諸箕及范獻子欲求貨於叔孫使以請冠爲名叔孫與之兩冠而不與貨到得申豐以以卒免於難而魯亦免大國之討及其歸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觀叔孫處艱難險阻之際措置經畫纖悉曲折件件皆當故能不辱君命死生艱危之際如此以身衛社稷其所以能此者則有所自當究其源流蓋古之大臣有世職者必有家學當時魯三家叔出季處蓋魯之季世季氏宰國中之事叔孫氏則世掌四方之事凡魯之出使無非叔孫觀昭元年叔孫豹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此便見叔孫氏世世專掌此職平日父詔其子兄詔其弟無不專講論此一事則當時纖悉曲折無不知之

楚靈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十三年

楚靈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言曰子常必亡郢謂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蓋瓦子囊之孫也當時子囊爲令尹襄十五年卒遺言令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以城郢論之子囊既有遺言今囊瓦果城之可謂能承乃祖之志而終其業何故當時深謀遠慮之士便指以爲危亡之證蓋當時子囊建城郢之議時正是楚國之勢尊安閑暇時能爲預備之計此正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到得囊瓦爲令尹時內有弱勢外逼強吳則其城郢蓋不能與人拔要得長邊退守爲自固之地自郢之外有不暇及故城郢雖同事勢大異天下之事固有事迹同而心甚異者不可不察也當尊安之時城郢乃所以見其有備當提縮之時城郢豈非危亡之證正如仁宗朝西夏內寇范文正公建築都城之議當時斷國論者以不可示弱辭之亦沈尹戌城郢之意也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疑其來殺己乃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前日衛然而前雖死不屈到得此恐士彌牟來殺己反與家臣謀欲殺之前日直前不可少屈之氣至此盡消索不見了以此知血氣把持終是有衰時雖能勉強於前終不保其移易於後惟是集義而生至於浩然之氣則終不可得變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九月戊戌伐季氏二十五年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九月戊戌伐季氏二十五年天下之事固有未爲之前而成敗可以先卜者魯昭公欲去季氏當時季氏專秉魯權已百餘年魯之失政已四五世大抵欲去百餘年之強家巨室非其謀之審重周密終不能成事觀昭子爲季平子逆女於宋季公若從是時昭公已有逐季氏之謀雖其謀未發然已可逆知其無成觀宋欲以女妻季平子平子使昭子逆女公若於聘女之際已知其必逐季氏使宋勿與女曰魯將逐之是昭公逐季氏之謀雖未發而季氏之徒已洩於外國凡出師鄰國與夫除權臣之謀不可三人共昭公欲逐震主之權臣與百餘年之強家巨族其謀未發先使異國聞之其不審不密可知夫謀既聞於外國平子豈不知其深謀固慮爲備必久看公若此一段凡與昭公謀者其病有二其一曰疏其二曰易欲逐季氏謀未發而泄於外國其疏可知逆料平子無能爲而其謀不密則其易可知有此二病安能成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考論其故不惟君之謀不密當時之臣亦皆輕淺而無謀大抵欲去百年之強室非其君剛明果斷沈幾先物終不能成大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其謀卻不出於昭公都是羣臣湊合成此事蓋始者季氏與公若有怨又與郈氏有怨又與臧昭伯有怨季氏與下面臣有怨故皆欲逐季氏昭公始雖不信而終從之此是逐季氏發源處舉如此大事本不出於人君之心卻出於下面嬖倖之人與左右二三大夫當時羣小挾私怨而釀成其謀昭公既自無謀如此安能成事觀其當時聘女於宋鄰國已知了看他相與議論之際初昭公憚季氏之強不從僚杞之言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大凡惟口起羞出好興戎惟甲冑起戎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當時欲逐季氏言一出於口卻停待數月則其謀如何不深其備如何不密季氏之爲謀既深爲備既密何故公遂入季氏之門季氏猶未覺此見季氏機謀之深欲歸咎於昭公先引昭公入來見得有

殺他之迹。他卻陽爲不敢拒君之狀。所以爲後日文過之地。做一重離隙。觀公之能入其門而不能登其臺。足見季氏之爲備。雖不見於外。而備於內者有素矣。後來叔孫果來救他。當時從昭公與謀之臣。皆輕淺寡謀。獨子家羈深謀遠慮。有臣如子家羈者。乃不能用。此昭公之所以亡國。季氏之勢所以不失。學者須看子家羈忠愛懇切。似非春秋時人。初公如晉。女叔齊言有子家羈不能用。其言遂至聞於諸侯。子家不以昭公之不用。而舉舉之忠常不已。使昭公早從他言。不至逐於季氏。子家初言讒人以君僥倖不可爲。蓋當時與公共謀之臣。何嘗以祿去公室政在大夫爲念。俱以私怨相報耳。昭公既無定志。下面又無誠心。如何做得事成。公是時不獨不從子家之諫。而反逐之。其拒之深矣。自常人處之。使子家忠誠不篤。則以爲我已曾諫君。君不聽。我去之可也。然子家方且曰。臣與聞命。言若洩。臣不獲死。到後來猶入身荊棘之中。周旋其間。昭公雖不從。亦要分數救他。此尤事第一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季氏登臺請命。傲然以爲得志而弗許。請囚不許。請亡不許。請待罪不許。昭公與羣臣之心。自以爲唾手可取季氏。子家羈又言於公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公又不聽。此又見公與羣臣。皆輕淺寡謀。不知季氏登臺之請。豈其誠心。猶設檻穽以待公。使過在公而不在己。當時之臣。不知季氏自有深謀。獨子家識其姦。使公當時能聽子家之言。及叔孫氏之臣司馬鬷戾救季氏。伐止。意知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又不聽。蓋子家處事精當。能料季氏終不敢成簒弒之事。公上二着既已不能聽其言。於此苟能聽其言。季氏雖專權。不到輕去其國。次于陽州。取笑於諸侯。此是第三着不能聽子家之言。三諫不從。猶未已。及公孫于齊。齊侯請致于社。公一聞之而喜。便有安齊之意。其輕淺可知。子家又言天祿不再。不知早之晉。昭公全不能處事。晉雖衰微。猶爲盟主。尚可號令諸侯而納公。公不知齊侯無信而安於齊。終不能求援於晉。而晉亦得以爲辭。此是第四着不從子家之言。夫以子家之於昭公。言聽不聽。而拳拳之忠。無不自已。事無不諫。處無不盡。學者須子細看他本末。便見子家之用心處。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輸粟。我於周爲客。如之何使客。晉士伯責之曰。自時晉頃公會諸侯輸粟於周。宋樂大心獨拒晉曰。我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引他許多從來舊例。以責樂大心。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以此晉士伯能舉許多舊例故典。以折宋人。可謂有專對之才。大綱看左傳是如此。然此一事爲晉人惜。惜乎晉人用得小了。何故用得小了。他如能因此自反。其益非細。說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今於此不出粟。必是我德澤不及先公。信義不如先公。羣臣輯睦不如先公。士卒訓整不如先公。宋所以敢如此。前此恭命。今爲跋扈。晉人反思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

今忽然如此。我豈可不自反。使其能如此。則文公之霸業可復。惜乎士伯引將來責大心。使得小了。此晉所以終於不霸也。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一鼓鐵以鑄刑鼎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左氏載仲尼之言。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以左氏所載仲尼之言考之。當是時。春秋之末。所謂周室法度。尚在何故。若晉文公之時。唐叔所受法度。本末都在。有志王者之事。用此法度。尚可去繼持。與孟子時不同。到孟子時。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時雖不同。而萌芽端兆。皆起於春秋時。使諸侯常守周室之法度。必可長久。綠春秋諸侯。國自爲政。不用先王之法。如魯之作丘甲。用田賦。如鄭之鑄刑書。作丘賦。如晉之鑄刑鼎。舉三事論之。當時諸國。已自不用先王之法。所謂先王之法。不過藏之書府而已。所以其漸到戰國之時。敢去其籍。大抵先王法度。本末具在。不可得而變。然而立法之時。所謂諸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當時文武成康。分付諸侯。雖數百年。尚未嘗變。無緣一次翦滅得。非特先王之意在。而唐叔之法度亦在。看仲尼言。文公作執秩之官。爲被蘆之法。文公雖未近功。要速效。亦未能全變。到這裏方始敢變。當其鄭鑄刑書之時。晉叔向詒書以責之。叔向晉國之望。想叔向既以爲不然。必舉晉國之人。亦以爲不然。到十數年之後。晉鑄刑鼎。蹈鄭之覆轍。正緣老成先進都盡。所以做亂法度事。使叔向在。見他國鑄刑書。尚且詒書以責之。則晉有所畏。必不敢鑄刑鼎。以此知爲國家者。須有老成先進。必不到做壞法度事。晉所以衰。由老成先進皆亡。使叔向在。何緣至此。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二十六年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此命固是。然後來季氏之家臣申豐，以貨如齊，終能轉移伐魯之謀。以此知儲家不可存小人之根，小人之根，正如人之有病根，之外邪客氣，乘他病處入來，當齊君下令於國，非不信，然而病根卻在梁丘據，梁丘據，魯之家臣，雖在千里之外，亦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髮不爽。唐時柳子厚論梁丘據言能管仲信晏子，至與之作贊，他當時固有所激，然亦不識他大姦所在，亦不知晏子所以就他處。晏子國之正人，雖梁丘據欲效區區之小忠，晏子何嘗肯附他，所以每事指他情狀，淺而論之固如此，深而論之則不然，以晏子之介，亦自被他移換了，雖其正色立朝，介然自守，梁丘據雖獻小忠，施小惠，晏子固不肯受他，然與他不竝立之章，思卻慢了，不過時時規正他，梁丘據才調護得晏子無不兩立之意，他於此可以立脚，便是轉移得晏子處，便是晏子就他處。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論昭公二十六年

論路寢則曰在禮，同上

一言省刑，論費牆幾，昭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昭公二十年

齊之衆固衰於景公，然當時忠言讜論，亦莫盛於景公，看左氏所載，晏子立獻忠，如論踊貴牆幾，至於一言省刑，如論不誅祝史，如論厚斂困民，如論省丰屋則曰天道不誣，論路寢則曰在禮，大抵左氏所載七八事，忠言讜論如此之多，何故不能救齊之衰亡，且景公非不能聽信晏子之言，看左氏載晏子之諫，或曰公乃止，或曰善哉，此類甚多，如孟子所載，晏子論巡狩述職，景公大說，又如論語所載，景公問政，夫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曰善哉，見得景公於忠言讜論，未嘗不欣然傾受，而齊卒不振者，蓋能聽而不能用也，此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大抵人君寧可不受忠言，因恍而至於忿激，如此只是不受，猶可望他有箇轉移道理，至於知聽而不知用，人君之大患正在此，孔子是大聖人，言語尚不能轉移景公之心，況晏子學問力量，視孔子不啻天淵，如何移得景公之心，以此知人君雖有寬容之量，徒受直言而不能用之，則國之廢興存亡，正不在此。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考左氏所載本末，公子光固不能無罪，然吳王亦不知根本之處，因楚喪而伐楚，親賢國之望，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伐潛，用兵於外，而季子又使之聘于上國，遂至于晉，以觀諸侯之強弱，一時親近之臣，皆安頓在外，故公子光得窺伺間隙，得行其謀而作亂，此見得吳王不知根本之處，大抵爲國之根本，莫大於親賢兩字，有親則可以藩屏王室，有賢則可以鎮重朝廷，雖有姦賊，不敢覬覦，今則吳王親如掩餘、燭庸，則使之帥師圍潛，賢如季子，則使之出聘于外，此公子光所以成篡弒之禍，使數子皆在王之左右，安得至此，公子光包藏禍心，固已久矣，至此方得遂其志，大抵篡弒之臣，乘間投隙，固不足論，所可罪者吳王也，向使他不知公子光之姦，金信他爲腹心，如此則是不覺不悟，不足深罪，觀公子光伏甲享王之時，吳王亦自知其謀，觀其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之親，當時設備如此其嚴，然終不免於禍，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吳王既明知他有篡弒之心，須當兢兢業業，遵發時晦，於此上做工夫，既不曾於此上做工夫，而親信之臣，如掩餘、燭庸、季子之徒，不當使之在外，數子既在外，安得不致篡弒之禍，以此觀之，則罪不專在公子光，實吳王之罪。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二十七年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爲鄧將師、費無極所譖，卒不免於禍，以常情論之，直而不和，固招尤納禍之道，今卻宛既直且和，亦似乎剛柔相濟，亦似乎得守身之道，何故爲小人所譖，終不免於禍，此最當察，大抵處無道之世，讒邪在朝，卻宛在下位，迺得一國之情，爲上下所喜，自然招禍，天下之人，所以招悔尤之道，有易察者，有難察者，若大剛不濟之以柔，大柔不濟之以剛，其爲招尤召禍，卻易察到得，既直而和，柔剛相濟，只去身上看，已自無病，已自得處身之道，以大勢論之，這箇病最難察，蓋是卻宛已不識時了，自以爲處身於無患之地，然而致亂自有一箇要領，但看費無極譖卻宛這一段可見，大抵君子小人，回猶冰

炭黨猶不相同塗。然既與他不相入。雖有仇疾之心。終不至於甚。且如小人所貪者在權勢。我不可貪權勢。而與彼同塗。小人所慕者利祿。我不可慕利祿。而與彼同塗。我既不與小人同趨於權勢利祿。他如何仇疾得我。當是時。令尹子常既乘楚國之政。是權勢利祿樞要處。看他無極欲譖卻宛時。先謂卻宛曰。令尹將飲酒於子氏。宛言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費無極說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賣諸門。令尹至。必觀之。從而酬之。雖是常事。不知此正入無極機械。所以得闖進其說。無極機械如此。乃小人之常事。然卻宛對無極之言如此。便是親附子常之意。子常好賄信讒。是權勢利祿所聚之地。而小人之所附爭趨者也。使卻宛有高見遠識。方無極說誘時。正當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望望然去之。安得不被禍。以卻宛得一國之情。何故不免於禍。只緣又卻親附子常。正與小人同塗行。若果是明直君子。必無親附小人之意。卻宛以親附取死。未足多恤。若飲酒一段。此是費無極設機穽以陷人。有不足論也。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二十八年

晉自平公之後。公室漸衰。當時六卿分職。叔向前日對晏子言。所謂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所以扶持公室者。翦滅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六卿之勢愈盛。晉之亡證。於此可見。何故。當襄公之前。六卿雖已在列。尚自有欒卻胥原狐續慶伯。分布于朝。小大相維。參錯其間。所以雖有人專政。亦不得遽。至此互相吞併。所存者止六卿而已。其餘強家大族。皆翦滅殆盡。自然祿去公室。此一段事。左氏所載。論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及用十人爲大夫。他謂與得其人。爲獻子美事。這只見得小節。不得大體所在。若以小節觀之。一時分付得當。固是可喜。這只見一時事。殊不知以大體而觀之。則六卿分公室。晉自此始。豈不大可憂。學者考古論治。須當自大體處看。不可就小節上看。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爲大夫。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當時閹沒、女寬、於從容飲食之間。而能感悟獻子。若他言語。和易不迫。自有感發人處。前輩論之者多矣。此一段。尚見得三代之遺風。又見得春秋之時。乃戰國之初。大抵春秋之際。堯舜禹湯文武。典刑法度。蓋盡而僅存。戰國秦漢風俗。方生而未盛。正是兩邊接頭處。且論梗陽人之獄。其大宗賂以女樂。固見得鄭衛之聲起。雅正之音絕。是戰國秦漢起頭處。兼行賂亦不是好事。然行賂乃是大宗。尚見得患難相恤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消磨未盡。未至相視如路人。此猶見是三代之遺意。以此知當時若有聖賢出扶持之。尚自有所因。可復先王之舊。不如後世聲消氣絕。難盤頓。因此一事。亦可見得樂之變。前此三代之衰。雖有所謂淫樂。如桑間濮上之音。然當時尚未敢肆行。不過是無道之君出來時暫如此。後來便自消亡。且如桀紂之衰。女樂淫邪之聲。固已有之。然亦未至於肆行。蓋此時先王之正氣未衰。雖欲恣爲之未可之。此固不必於其善處觀之。但即其不善處考之。亦自可見。且以春秋終始之變論之。其始也。楚是蠻夷之國。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宮側振萬焉。爲淫慝之事。以行不正。固不可言。然而用萬舞之樂。尚自存雅正之音。使當時敢肆行淫樂。子元用

之必矣。以此見春秋之正氣勝。淫樂尚未敢放行。到得後來。鄭賂宋以淫樂之賂。齊人歸女樂。晉侯賜魏絳女樂二八。是女樂尚用於當時之諸侯。及其大宗以女樂賂魏子。是淫聲已徧於天下矣。雖梗陽人之微。亦或用之。以此見春秋二百餘年之間。而先王之流風遺俗。掃除盡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七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三十年

晉頃公之喪。鄭游吉弔。且送葬。以一人兼二人之職。晉人所以責之。當時觀子太叔對。尚見得先王之制。士弔。大夫送葬。這箇三代典制。天子須加一等。後來晉之喪事。諸侯葬禮已過厚。及周失政。諸侯移所以事天子者事晉了。稍有所貶降。晉人便責之。然而觀子太叔之對。當時周室雖微。天子有事。諸侯皆往。事之雖不如事霸主之恭。若鑒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以此觀鑒王之時。去蔚者未遠。周室有喪。諸侯大夫尚自往。見得王室雖衰。尚自間有相維持處。到得後來五霸盛了。到七國不復有周。因看許多制度。見孔孟之時不同。孔子之時。周雖衰。天命未改。先王德澤尚在。諸侯尚有尊王室之心。孔子出來。多說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爲本。到孟子時。分周爲東西。天命已改。孟子出來。勸諸侯以王者。蓋緣時節大不同了。大抵後世不考其時節不同。欲解說孟子不尊王。強取孟子一二事。終不能勝議論者之口。孔子時尚可整頓。天命未改。孟子時不可扶持。天命已去了。須如此看方公平。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三十年

吳子問伍員以伐楚之策。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能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如陷之平陳。賀若弼以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兵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正是得伍員多方以誤。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之策。伍員之精於兵。固不待論。他說楚病源。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而以爲敗亡之根本。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衆人扶持而後得立。若各自彼此。無人任國事。何緣能立得。伍員之言甚的當。大抵觀一國之興亡。有樞機關紐處。楚之所以亡。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其樞機關紐在此。雖以六千里無一篇擔當國事人。安得不亡。然又須看其所以亡。大抵公則一理。私則萬殊。若人人同心戮力。無緣得乖。推其各私其私。互相忌疾。互相彼此。所以衆而乖。此推於彼。甲推於乙。各自謀身而已。楚之朝。人臣非不衆。國家無一人肯擔當。爲楚王者都不見。爲鄰國者已見之。此最可慮。楚國人臣雖衆。都無人把國事爲己事。最爲國之巨患。人主所當深疑。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三十一年

晉侯始者將以師納昭公。范獻子受賂。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皆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看晉執政之臣如此。豈誠有納昭公之意。不過爲盟主備禮。做這一着。子家羈見得事勢如此。本無納公之心。但是晉以方伯。欲爲具文備禮。塞天下之議。故慇懃勸昭公。不就此歸。終身無歸期。晉人謂我欲歸公。公自不歸。我責已塞。以子家羈之明。豈不知昭公之歸。季氏專權。縱使昭公歸國。失權。子家羈於是權輕重。量事勢。說公雖不得好歸。亦勝越在草莽。從昭公之衆。可謂不察事情。看昭公之臣。左右前後。都是輕淺。不察事情。前此在國既如此。今此在外又如此。公不知季孫之召是備禮。反認做誠了。靠之如泰山之重。然而昭公有一子家羈不能用。反聽從亡之言。以此知昭公終始皆未盡善。子家羈之如泰山之重。然而昭公有一子家羈不能用。反聽從亡之言。以此知昭公終始皆未盡善。子家羈之謀。雖無一中。其忠誠懇切如此。雖然看他心。大抵觀古人事迹。於事上看。不足以知他心。須平心看他心之所存。以他迹考他心。以所藏考所不藏。以形見考所不形見。而今只就形迹上看。子家羈勸休伐季氏。昭公不從。所以出亡。後來勸昭公歸。昭公不從。終不得歸。若去形迹上看。子家羈初勸休伐季氏。不過鎮靜不生事。及勸昭公歸。不過包羞忍恥。所遇事勢不同。所以爲此謀。殊不知子家之心不得已如此。看他才識智慮。使其不事昭公。豈止安忍不犯強臣。使其遇明君。必能遂發時謀。再振公室之權。惟是昭公手段設施不得。看子家羈爲昭公謀。都是第七八着。若子家羈之謀止於此。大段失本意。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三十二年

自王子朝之亂。諸侯戍周。到這裏敬王謀於晉。爲之城成周。當時人心未定。所恃者城郭而已。今范獻子魏獻子謀。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他是晉秉政大臣。自相謀如此。以事迹上看。晉人合諸大夫以城成周。定其高低厚薄。以令諸侯。似其王事。以春秋之末晉之衰。諸侯能如此。已是閒見之事。看晉執政不要去迹上看。須看其執政之相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做此城成周一段事。自此天子之事。都不要去管他了。這一段。大段要看自周之衰。五霸扶持王室。固是無誠心。欲借王室以求寵於諸侯。何故到春秋之末。雖五霸亦無。尚有王澤未盡。略知有王室在。到得王澤欲盡。僅有毫髮之存。王不能因此振衰。再張王室。此一段事。以略言之。做一番便不管。所以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晉一國之心如此。若以天下大勢論。見得周所以不復振處。何故。當時人心九分在私。止有一分在王室。以一分做十分事。爲周城了事。王室之心便亡。蓋緣此一番用盡。豈特范獻子魏獻子之過。爲周王者。所當增修國政。保護愛養。生起諸侯尊王之心。反不審天下之大勢。令城其城。諸侯尊王室之心皆亡。此周所以衰。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魯昭公身沒於外。季平子使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當昭公之時。昭公與季平子相與如水火。從昭公者是季氏之讎。從季氏者是昭公之讎。子家當時從昭公於外。竭其股肱之力。無所不至。以人情常理論之。從昭公則不得於季氏。得於季氏則必不從於昭公。子家既從昭公。今季氏卻反思其謀深中吾心。要與之共國事。須看君臣如水火之際。上則不見疑於昭公。下則不見疑於季氏。兩不相疑。便昭公能盡心以聽子家羈。其小則可調濟季氏。使不至於有跋扈之患。其大則可以平季氏。而復公室之權。故其從昭公流恤在外許多年。尚自兩邊無疑心。未有謀不中者。使其當時悉心聽之。則君臣之間。豈不可平。惜乎有如此之人。昭公不用。都無所施。大抵兩邊相疑。中間最難爲人。得那一邊人信。這一邊人便不信。兩邊人最難得。惟是子家羈忠信誠實。所以能如此。昭公不用此人以調和。卻至客死於外。昭公之失自可知。看子家羈所以去就之際。所謂商之三臣自獻于先王。亦是此心無愧於幽明。叔孫自乾侯逆昭公之喪。使見得子家外國之朝。相避就而不見。及至叔孫請見子家羈。便辭以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這一段自常情論之。不過說道不敢見。恐相見了難爲辭。然其意也不止此。夫子家羈所以不見叔孫。正所以明大義。昭公魯國之君。流恤在外十數年。魯之臣子。都無復君之心。皆不知有君。只以喪自外國歸。魯國而無臣子如此。以王法論之。皆在可誅。然則子家不見叔孫。不是恐難爲辭。正所以明人臣之大義。子家既從昭公出。自不當見昭公之讎。從孫左右前後。無非昭公之讎。子家子正所以明大義。叔孫既不得見子家羈。叔孫受季氏之命。至誠說與他。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見得昭公之謀。季氏。公子宋元無預於其間。所以季氏欲立之。這一段是欲與子家商量同謀立君。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這第二節是商量納從亡臣。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這第三節致季孫慇懃之意。他說季氏願與子家同爲政。看叔孫傳季氏之言。皆心腹之辭。以告子家。如立君之大事。欲與之同謀。是果然信得子家過。非子家忠信誠實。何以至此。觀子家之辭叔孫。從容曲折。有

不盡之意。看他說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竊弗敢知。且立君大事。自有公論。幽則有鬼神。以至公之法論之。不見叔孫。乃是不與季氏之大者。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人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這兩句斷了。若以禮貌從昭公出者。無從君之誠心。不得已而出。若是誠心從君。其義自不當與季氏同處。子家自知去就之義。所以說道若竊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人也。竊將逃也。子家這幾句。卻是無愧於幽明。觀子家言語。人情大段合天理。有一箇自獻之先王之心。不共戴天之義。當時昭公知我出。今昭公雖死。豈可背我之義。固自當逃。不與季氏同處。這幾句最可以感發人處。子家報此心於神明。對此心於天地。凡有血氣者。無不感發。當時若昭公許多人。不都是至誠從昭公。須有一半要歸。一半不要歸。一半是誠心從昭公。一半是貌從昭公。貌從者自可歸。至誠從者不當歸。當時雖是一半貌從昭公。何故從公者無一人肯歸。若是子家誠心感動有力。若有不共戴天義。觀子家此言。此心可以動天事。感鬼神。何況人之有血氣者乎。今觀此言。自有感動人之意。大抵君子家竊之事。須當子細玩味。凡人材多隨風氣所降。春秋風氣如此。便有春秋人材。戰國風氣如此。便有戰國人材。秦漢風氣如此。便有秦漢人材。世人莫不爲風氣所移。惟豪傑之士。不爲所移。如子家竊雖在春秋。喚做春秋人材不得。如董仲舒雖在漢。喚做漢人材不得。如諸葛亮雖在蜀。喚做蜀人材不得。皆不爲風氣所移。學者深思反覆玩味。則良心油然生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八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三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國上

祝佗言於萇弘蔡將先衛國上

楚令尹子常。以貪賄敗國之政。爲一裘留蔡昭侯三年。爲一馬留唐成公三年。以一裘一馬之故。淹留二國之君。囚之至於三歲之久。使他悲怨有與楚必爭之意。後來到吳入郢。柏舉之敗。楚國幾亡。子常之罪。雖三尺之童亦知。後世觀史冊者。莫不知其然。然而病源不可不察。大抵人心之所用。有大有小。若用大。可以經緯天地。可以開物成務。可以財成天地之道。若用小。聲色玩好之間而已。子常以一裘一馬所以前有危而不見。後有患而不知。心之用小如此。學者若此。須察他用心在甚處。唯復在仁義禮樂上。唯復在於狗馬玩好上。若用心在於狗馬玩好上。則子常此等事。便漸漸做出來。學者觀此。不當徒罪子常。須自察其用心之大小。蔡侯既被子常留之三年而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吾必報楚。遂如晉。是時晉雖無盟主之實。其承襲世業。尚有盟主之虛名。所以蔡侯赴愬于晉。當時晉之不

爲盟主也久矣。晉於此當因蔡之怒。以奉王命會諸侯之師以討楚。城濮之功。可以再立。文公之霸業。可以再興。晉既不能興蔡救患。方且求貨於蔡侯。自此晉失霸。蔡被子常求貨無厭。見晉尚稱霸主。所以赴愬。今晉之執政。又求貨於蔡侯。是脫子常於楚。又見子常於晉。他到這裏。事窮計迫。安得不歸命於吳。吳人從之。卒敗楚於柏舉。所以吳之勢自此強。中國之勢自此弱。中國不如蠻夷。何嘗是蠻夷之罪。此一件可見。大抵中國與蠻夷。君子之與小人。國家之有權臣。常爲消長。蠻夷盛則中國衰。權臣強則王室弱。且如齊景公奢侈。不能撫循其民。故驅其民於陳氏。且如漢孔光董賢之徒爲政。不能撫循其民。而歸之於王氏。蓋天下統一。爲之君者。當撫循其民。君不拯救撫循。非所以爲君。及至天下分裂。撫循其民者。當在霸主。霸主不能撫循。其勢自然歸蠻夷。此中國不如蠻夷。皆中國之過。非蠻夷之過。當時晉既不伐楚。曾而歸。自此失諸侯。晉之失諸侯。其大者如適來所論。其小者方且假羽毛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成旆以會。然羽毛是王者之用。鄭人僭用之。故當明貴賤尊卑之等。證其罪。不以其僭而不討。反僭之。是與他共爲亂。此見晉失諸侯處。自城濮以來。會盟先後。固有定秩。所以欲長蔡侯於衛者。非是晉人不知故事。不識先後之秩。蓋以其不能舉兵爲蔡討楚。故欲以此留蔡侯也。及至衛祝佗陳成周之封制。衛以德封。蔡有罪封。其委付不同。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祝佗陳許多故事。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非是晉人於城濮之故事不知。必待祝佗說方知。蔡以急難類晉。晉不能爲他舉兵伐楚。所以長蔡侯。欲以虛禮留蔡侯。其情卻如此。到得祝佗言出先王之典。踐土之故事。晉人無辭以對。所以不得已從其留。當蔡之初。悲怨有與楚不俱存之氣。晉卻不問他罪於楚。區區以先後之小禮留蔡。所以樂晉。卽知天下事當從其大者。若小者不用。卻未見得害事。釋其大者而用其小。則事焉能濟。今晉釋其大者而不用。故其小節虛禮。誠不足留蔡侯。此霸權所以移於吳矣。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四年

吳之伐楚。所以入郢幾滅楚。論其源流。固有自來。自子常爲令尹。貪冒信讒。所以致亡之道。固非在於交戰之日。然當時所以致敗。所以速亡。蓋自有說。當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治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司馬說令尹。與之上下。欲吳人兵不能與戰。司馬欲自後毀舟。表裏夾攻之。當時司馬之謀。要得子常纓吳人於前。司馬以奇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則伍員孫武亦無應楚之策。勝敗未可知。然子常所以敗。正緣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然所以喪師。幾至亡國。全在此。子常平日失人心。國勢以危。使其聽司馬之謀。勝敗尚未可知。亦未至於亡國。惟其私心疾忌。謂楚惡己而好司馬。怕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子常於國家危如累卵之時。尚且忌賢疾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國家之安危。此其所以亡。大抵看古今亂亡之由。無不由立朝之臣。以私忌克。所以亡。看史皇謂子常。子必速戰。不然不免。諷喻他這幾句。楚安得不亡。以此一段看秦漢之後。五代以前。所以亡國。同出一轍。住住皆自此忌心。當時子常背司馬之約先戰。屢戰屢敗。至於

柏舉之戰。楚師大敗。子常奔鄭。吳自此入郢。當時史皇歐謀不用。以其乘廣死。楚之幾亡。生於楚人惡子而好司馬之一言。雖區區能死。不過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諒。本不足論。看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聞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便是李林甫盧杞口裏說話。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他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巡顏杲卿一等人。便是張巡顏杲卿口裏說話。何故史皇之爲人。半正半邪。後面終至於自死者。於是知大段蓋僞底人。尚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一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爲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者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吳入郢以盡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概王于沂。同上

吳闔廬與子胥謀楚。與士卒同甘苦。服勤勞瘁。所以能成功。及既入郢之後。志滿意得。至於班處宮之際。爭處令尹之宮。其無統紀如此。未幾復敗。而楚再興。大抵天下事。居功持勝最難。如唐莊宗夾河之戰。擒王彥章之徒。以服後梁。其用兵二十年。方能成功。一旦入汴之後。便放縱田獵。所以執亡。如杜元凱贊晉武吞吳之後。不能保世之不亂。以此知後面一段最難。然而當時吳之謀臣。如子胥但做伐楚工夫。不曾度闔廬之爲人。可以承當得這段事。子胥之大缺處在此。當時入郢之後。若能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楚何緣得再興。其實子胥專理會得前一段。不曾去闔廬身上做工夫。後來吳王夫差與子胥論曰。其興也以此得之。其亡也以此失之。亦是他自悔之辭。當時既入郢。楚子自奔有鄖。吳既據楚之都。當時楚已自亡了。申包胥以匹夫。再復楚之社稷。且以吳兵之衆。申包胥以眇然之力。存楚於既亡之中。何故。此最要看。伍員之與申包胥。本是一等人。志同道合。皆豪傑之士。不是碌碌底人。伍員以父爲楚所殺。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當時二人相別。已自說定於十餘年之前。如皋陶遵種德。須種得深。方始有力。伍員便有滅楚之念。申包胥便有興楚之念。伍員做滅楚工夫。申包胥做興楚工夫。所以伍員發復楚之念十數年。其發時便能穆平王之墓。夫滅楚之社稷。此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發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申包胥養興楚之念。亦得十數年。其發時以匹夫之微。乞師於秦。再興楚之社稷。此亦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發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以此知古人在草野之間。所以相期如此。做工夫又如此。然其爲志。雖非居仁由義之志。在當時可謂有志者。如五代時李穀與韓熙載友。少時以功名相期。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果如探囊中物。韓熙載在江南。並無所聞。徒有大言無實事。然卻不如此。李穀遇周世宗之明。所以展盡底蘊。便如子胥遇吳王闔廬。所以報讎無不如意。到

韓熙載在江南。所事者李景闇弱之君。安能用他。與申包胥自奮者不同。所以無聞。不是大言。乃是李景不能用他。何以見得。韓熙載在江南。終日嗜酒。猖狂不事事。自是荒縱底人。亦不見他胸中有處置。後見一兩處說。景使熙載使於周。是時太祖爲殿前太尉。已識太祖於澠池之中。他豈是尋常人。舉這一件。豈不做得李穀事。正是李景不能用他。所以自放於酒不事事。不可以成敗論人。如此之類。

左氏傳說卷第十九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五年

陽虎自平子疾專政。及平子卒。因季桓子。以陪臣之微。而乘一國之敝。論季氏是强家大族。在平子時。纔逐君。非不强。何故身死未幾。便爲陪臣據其家。如此之速。固是說道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自陪臣出。僭亂之萌既開。彼此相倣。天下之大勢都如此。須又自就着實處看。魯之權所以在大夫者何故。正緣有慶父遂仲之難。所殺者三君。季友與季文子有定君之功。自此專權。因成弒君之亂。此權所以在大夫。季氏之權。所以在陪臣何故。蓋季平子所以能逐君。外則諸侯從之。內則國人服之。豈平子一手一足所能自至。皆是家臣强悍勇知之人。爲之爪牙。搏擊於外乃可。如陽虎者實宜力焉。於是假借長養他。惟恐他惡不强。但知獎奬他。而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後。及昭公死。定公立。季氏長養容縱家臣之禍方出來。蒲圃之亂幾亡。其所以不亡者。僅於一髮。天下事利於一時之便。其後未有不反爲所害者。皆如要得放縱肆欲之人。服丹藥相似。後來血氣既衰。未有不爲雖爲疽。反以喪其軀者。當時雖得他不義。後來爲其不義所敗。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爲此也。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六年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子立後而行。料得晉政多門。必遇其禍。樂祁用其言。見漏而行。及祁到晉。果如陳寅之言。爲范獻子所執。終不得歸。若這一段事。當時陳寅之謀。也自精密。因此可論天下大勢。考左氏所載本末。可以觀春秋天下大勢。若是桓文以前。諸侯多見於左氏所載。凡見於征伐盟會之間。皆諸侯自相爲謀。蓋當時之政自諸侯出故也。自雞澤溴梁之會。大夫專盟。全不見諸侯言語。宋之一會。多是趙武等說話。大夫之事。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大夫出故也。及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虎、如仲梁懷、如公山不狃。如北宮氏之宰。如樂祁之陳寅。是時家臣事迹言語。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觀天下大勢。可見政在諸侯。縱天子失權。然猶自可。政在大夫。縱諸侯失權。尚可整頓。到得陪臣名字。見於書傳。當時大勢。亦自可知。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八年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在春秋時。號爲周禮盡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尚且不知。因見晉師卿與大夫執羔執鴈尊卑之別。方始知尚羔。以此見當時先王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魯故秉周禮。尚不知羔鴈之別。必待見晉卿大夫執之。方且一一修整。舉此一條。其他禮不備處多。又以這一段推之。當時春秋之末。先王之禮。散在天下。無所統紀。正合當收拾時節。所以孔子出來。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這時節。正是道德仁義。典章文物。欲散而未盡。使當時無孔子。都散盡了。當時所謂典章文物之備。無如魯。魯尚不知先王之制。其他可知。孔子所以問官名於郯子。問禮於老聃。皆收拾天下之遺文逸典。以示後世法。然而魯之禮。當時是周公之所傳。想見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狩之禮。修五玉三品二生一死贄。蓋鴈正是卿大夫所執。在虞則有五載一巡狩所修。在周則有十二年巡狩所修。贄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別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之東遷。巡狩之禮久不講故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家而代位八年

陽虎之亂。當時國人皆聽命。所以三家皆在其掌握。然而當時欲滅三家。垂成而敗。非是威力不足。亦非知謀不及。看得本源。他所以欲去三家。其本心非是欲張公室。不過要得貪其祿位。以亂易亂。以此見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當時五人。不過欲因陽虎去三桓。而代其位而已。當時使陽虎之事成。公室未必張。徒以亂易亂而已。然陽虎所以不成。亦是當時家臣勢釣力敵。自足以相制。所以當時享季氏於蒲圃。孟氏家臣公敛處父告孟孫。先備陽虎。陽虎雖出奔。三家雖脫陽虎之禍。然而陪臣得志。其權卒未能收。論來陽虎既出奔。其權自當復歸於三家。然而卒不能收者。蓋所以去陽虎。非是三家之功。乃是資陪臣之力。陪臣展轉竊位據權。是去一陽虎。又生一陽虎。凡事皆如此。小人竊位據權。亦未有不敗時。然其敗出於君子。君子得志。則公論便正。出於小人。小人自相攻擊。雖去一小人。公室之權。無緣得振。正如陽虎之亂相似。若去形迹上看陽虎。陽虎飛揚跋

扈。及一旦去之。卻是公敛處父之謀。陪臣之禍。於此方生。且如漢弘恭、石顯。欲擅帝室之權。趙望之、劉向之徒。或死或逐。或不得志。天下所憂。成帝之時。恭顯之去。論漢室之威權。自合復振。其所以不振者何故。蓋其所以去恭顯。又不過一王鳳而已。宦官既去。外戚又擅權。此漢室所以不免於亡。學者尚論其勢。須看去小人者。是誰去小人。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九年

陽虎既敗於魯。自魯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於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不用其策。觀這一段事。以此知小人所以能入其君。齊其詐謀。皆國無人故。乘間伺隙。所以得入。當是時。齊雖衰。尚有鮑文子年九十餘。爲老成人在。譬如人元氣未盡。外邪客氣。尚擠當得去。以此觀之。重臣宿德。於國家平居無事。未見得力。到得邪說將興。小人將進。變亂之際。是時得一重臣宿德。決砥柱之在中流。優游謀猷。變亂爲治。若使齊無鮑文子。又被陽虎專政。復將魯之覆轍。幸有鮑文子在。陽虎雖有詐謀。要人不得。所謂老成尚有典刑正爲此。及其奔晉。晉無人。所以有晉陽之危。亦是用小人之過。何故去齊入不得。去晉入得。當時齊有人。晉無人故也。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畔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曰畔矣九年

晉侯使涉佗成何辱衛侯。當時爲他深辱。朝國人欲讓國。慨然發憤。以衛之小。晉不能抗。當時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以衆辱彊弱論之。晉車千乘。衛車五百乘。晉之師倍衛之師。衛侯不度衆弱。以一朝之忿。招危取敗。何故晉人望而避之。不能與敵。緣他當時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三軍之衆。尚自望而避之。更不敢與校。衛侯既有此志。故卿大夫有此志。士民亦有此志。人皆有此志。則人人皆是必死之人。十自可以擊百。百自可以擊千。何況衛車有晉車之半。晉人雖多。安能當必死之人。所以望而避之。事勢如此。以此知天下事。近而用兵。大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志在先。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當時衛本是會齊。齊克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晉人不敢伐。褚師圃且言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果敗。此有志無志之辨。初不在彊弱之間。當時晉欲服衛。緣衛侯立志之堅。屢加兵而不能服。到這裏反卑辭聞衛所以叛之故。衛人皆曰涉佗成何之辱。晉人遂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趙簡子遂殺涉佗以謝衛。論當時所以辱衛侯。非他本心。乃是趙簡子之意。使非趙子使他。誰敢辱衛侯。涉佗成何承順簡子之意。至於捘衛侯之手。其意謂簡子乘政當權。奉迎簡子以取敵而已。到得衛既叛。屢加兵不服。是時乘政亦是趙簡子。反執涉佗殺之。以謝罪於衛。不知當時二子所以無禮。已質使之。就簡子自身上論。自古姦雄賣人以自脫都如此。自不足論。姦雄一時使人

爲不義。後來便責人以自脫。如司馬昭之於成濟。朱溫之於蔣元暉。趙簡子之於涉佗成何。皆是學者當深戒。然涉佗成何以匹夫之微而辱國君。正是爲趙簡子如山岳。不知一旦事勢之變。他人以義來責。已進退去不得。爲涉佗者終不免於戮。當此時雖趙簡子亦末如之何矣。以此知徒倚權臣爲事。不顧義理之所安者。未有不反爲所害。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十二年

孔子爲政於魯。墮三家都邑。考當時本末。自有次序。所謂三家雖得國而有之。已四五君矣。仲尼驟得政。若驟墮三家都邑。自常人論之。必疑變不可知。然考當時事端。初不發於仲尼。乃仲由爲季氏宰。發此議。又是三家自有此議。後來論此。卻書仲尼不自爲謀。恐三家萬一不從。傷威損重。不可復合魯國。若使仲由爲之。從則公室之權自此振。不從則不過不從家臣之言。仲尼之體貌未損。魯國之威權未沮。爲此論者。亦未免爲利害所奪。亦未知聖人爲政。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仲尼在上。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況仲由是勇銳集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所以爲墮都之議。而叔孫氏季氏皆從。墮郈與費。此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他自有所感動。仲由特發之耳。然兩都既墮。獨公斂處父負固而不服。何故。此則因難感者。所以雖用兵未克。如三苗逆命一般。若仲尼終爲政於魯。則閉固者亦須服。又將此事反覆論。當時仲尼爲政。公室之權雖未盡收。已不見公室與三家之異。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爲仇讎。到此能與三子入宮登臺。當倉卒變亂之時。敢入季氏之宮。分明見得季氏與國同體了。此見聖人感化之功如此。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 十三年

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同上

十二月趙鞅入于絳 同上

晉范氏中行氏與趙氏相攻。觀始者作亂之由。與後來范中行氏之所以敗。趙鞅之所以再入。看此曲折。斷之一言。不過私之一字。爲致亂之由。當時趙鞅欲邯鄲午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緣此作亂。范氏助他。所以致亂之由。只緣趙氏豐植其私。欲私邑強大。到得范中行氏所以援邯鄲午。亦非有公心。正緣午是荀寅之甥。荀寅又是范吉射之姻親。黨更相助。到得趙鞅奔晉陽。後來韓簡子之徒皆於公。欲逐荀寅范吉射之徒。亦非是正國家之刑。其端亦私意。乃欲以私愛立梁嬰父爲卿。故欲逐范氏代其位。韓簡子亦與中行文子相惡。欲乘間逐之。范氏助私黨。韓氏報私怨。外面若欲振綱紀。其實是私。以此知晉室之亂。舉六卿雖或勝或負。或存或亡。通是一箇私意。爲國者皆私意。無一人爲公。晉安得不亡。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焉 十五年

子貢見邾隱公執玉高。公受玉卑。皆知其死亡。既而果然。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氏雖近。然未入聖人之門庭。觀其所載。多是變移了意。不得其眞。與論語所載。大段不同。惟此一段。獨得其

眞。仲尼此言。乃是深警省子貢處。前此初入聖門。專恃智辨。只去人上做工夫。如方人。如看二君死亡。皆是億則屢中。皆是志滿意得之時。到此若非聖人有以警省他。子貢點檢己分工夫。都無。專去人上做工夫了。正當緊大矜挾之際。卻與他萬鈞之石。壓倒了許多意見。所以後來說紂之不善。其忠厚意思。與前日方逆料二君死。分明是兩箇人。何故。正如病作而投與藥。

左氏傳說卷第二十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檇李 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到此吳方爲越所敗。闔廬傷而死。吳之陳所以如此整。乃當時申公巫臣孫武之餘教。何故。他當時適吳。舍偏兩之卒於吳。教他伍乘之法。後來又從孫武教宮人戰陳。斬其犯命者。則陳法吳人講之精。雖闔廬末年。尙承餘教遺習。以越之剽悍輕易。猶投而不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無法制。何故越出其計。變吳人耳目。終爲所敗。蓋兵有正有奇。正則可效。奇則不可效。所謂行列卒伍分布之法。固可傳得。千變萬化。移換耳目。則不可教。若使巫臣孫武在。則必不到陳亂地位。既無巫臣孫武之臣。徒守巫臣孫武之法。便到敗處。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傳者有不可傳者。闔廬既敗死。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其復讎之志甚堅。惟其立志之堅。所以幾滅越國。後來何故爲勾踐甘言重幣所餂。聽太宰嚭讒臣之說。志滿意得。終爲越滅。若以常理論之。坐薪嘗膽之時。爲之則易。志滿意得之時。持之甚難。然觀夫差本源發處。其志已不全了。所以常

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己。是常要人喚省他。使其志堅。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溼。如江河之不可轉移。則復讎之念。豈有間斷。今必待人提起他意思。則知他當時工夫已自有間斷隔絕處了。所以終至於志滿意得。爲越所滅。學者觀此事。亦當警戒。今學者能親直諒之友。朝夕警省。亦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須以夫差事自警戒。見得人終是不得志滿意得地位。便自見學者做工夫須到不待人地位方堅固。

哀公

公孫彊言薪說於曹伯乃背晉奸宋七年

宋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曹八年

宋之入曹。當時本出他無意。因曹人詬辱子肥。宋公怒。遂反旋之師以滅曹。觀滅曹甚易。必是曹大段無政無備。不然。人如何無意偶然去滅他得。考當時曹之見滅。任公孫彊爲政。方欲圖霸。背晉奸宋。築伍邑于郊。當時公孫彊與曹伯論薪。大如晉。倘且背之。近如宋。倘且奸之。正是用武時節。不爲無備。何故忽然滅得。大抵天下事。若是根本已虛。則禍釁之發。不必作意爲之。雖偶然小小變故。皆足以爲禍。當時曹伯與公孫彊爲政。以小國單弱之衆。外則用兵於諸侯。內則興土功。民心已離了。正如元氣虛底人。不須十分病。可以致死。雖一飲一食一起一居間。稍將攝不到。便足以致死。國家到得根本民心已離。雖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以此知古先聖王所以培養根本者以此。

齊師伐魯冉求爲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孫曰不能十一年

魯衰公時。不特魯國勢衰。到此三家之勢亦衰。孔子所謂祿之去公室。三桓之子孫微矣。正是三家衰時節。始者三家之彊。同心併力。以弱公室。相救如左右手。到得中間。雖有間隙。然急難之際。尚爲一體。如昭公伐季氏時。叔孫氏實救之。陽虎欲殺季桓子。孟孫氏實救之。到得哀公之世。三家各自爲政。都不相應。及齊師伐魯。當時冉求爲季氏謀。言以一子守二子從。季氏則以其力之不足以使叔孟二子。冉求又欲使之居封疆之間。季孫又以冉求之言告二子。二子不可。到此雖當患難之際。皆不同休戚了。所以齊師得至其城下。冉求又畫背城而戰之策。論來此是下策了。到此孟孫叔孫尚不肯向前同出力。直待冉求激武叔了。方退而苟免。豈惟魯之勢衰。三家之勢。到此亦衰。蓋齊師至其城下。論來正同舟遇風胡越相救之時。他尚未肯向前。看此一段。魯之國勢如此衰。固是可慮。三家之勢如此衰。卻自可喜。故此卻是轉移時節。魯自此若無所作爲。因循拱手待之。則魯之國勢。固與三家之勢俱至於削亡。若能用君子。因三家之離心。以收公室之權。則亦尚可翻轉。何故。卻此正是轉換時節。哀公處此時。卒至於亡。蓋以有君子而不能用也。三家如此離心。論來齊師至城。自合便趨於亡。然猶能粗支持者。則又出於孔子之徒。初間是冉求迂回委曲畫數策。得三家出師。後來又得冉有用矛以入齊師。及樊遲爲右。所以能退齊師。而魯之社稷未卽泯滅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當時孔子既不用於魯。孔子之徒。亦不爲奪用。尚餘二三人仕於魯。可以退彊敵。存危邦。以此知君子初不負人之用。

伍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十一年

伍子胥以忠諫爲夫差所殺。夫差失道。固不足論。若論子胥之死。亦自有可愧處。子胥弈吳。輔佐闔廬。吳自此大。論子胥之於吳。爲宗臣。當與吳俱存亡。到得夫差無道。子胥極力忠諫。奮不顧身。以此而死。固無愧。然當時子胥死卻不然。當時子胥出使。見夫差無道。屬其子於鮑氏。以爲後計。此心全不是公。以私心間雜於其間。既是爲吳宗臣。吳存則俱存。吳死則俱死。卻愛其子。要使宗祀有主。其意以謂已事吳。固當以諫死。而子嗣先世。不可使絕。所以屬之鮑氏。而之他國。使宗祀不殞。他當時未必自把做私心看。自以爲兩下都安排得好。不知纔顧慮便是私心了。然看子胥之所以死。本不由於忠諫。正緣他有二心。以此而死。豈不有愧。然則爲子胥計。當如何。使子胥當時事吳。初不爲吳宗臣。則三諫不聽。去之可也。今既受闔廬之託。自當與國存亡。更無顧慮。若能以此處心。雖進之比干之徒可也。今以此而死。與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大段不同。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十一年

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事甚多。其間皆傳聞之失實。此以知左氏本不曾登聖門。使其得與聞孔子警欬之末。則必不如是之訛錯。觀其載孔子對孔文子一段事。正是左氏不曾登聖人之門。分明證據。蓋左氏載孔子答孔文子之辭。與論語載衛靈公問陳孔子之對一般。若是對兩人之間。無緣句句相似。蓋當時本是一事。唯弟子得其真。故言衛靈公。左氏不曾登聖門。故以孔文子載之。舉此一事。則其他皆可知。

越子伐吳爲二隧十三年

越之謀吳。自哀公元年勾踐棲於會稽。自此便做謀吳工夫。其次第機謀甚密。當時有大夫種范蠡。深於知兵。始者事吳皆如臣妾。到得吳伐齊。率其衆卑身以朝。蓋欲以此驕吳之心。使皆無後顧之患。一意從事於中原。到得十三年。夫差空國盡出。以爭諸侯。爲黃池之會。正是可乘之機。越王於此。方出兵伐吳。蓋吳腹心臣既死。又空國出在外。所以守國者皆庸人。此越所以沼吳之師。其戰亦有本末。當時所謂信臣精卒。悉皆在外。所與抗越師者。不過太子友王孫彌庸之徒。皆孱弱不足勝之人。然初間與越戰。彌庸尚且獲疇無餘。王子地獲謳陽。如何能以孱弱之兵。勝越養銳蓄銳之師。蓋此正是兵法。示之以不能。先與他一敗。所以驕吳人。到得越全師至。果然大敗吳師入吳。他當時分兵爲兩道。所謂越子全師是一道。疇無餘謳陽所將。皆孱弱之師。委之於敵。此有兩意。一是驕吳人之心。一是吳人敗越孱弱之師。其兵已困。及全師至。所以不能敵。然越既入吳國。何故不盡滅。必先退而後復滅之。蓋當時越人吳。不過能勝孱弱不足勝之人。精銳之卒。隨吳王在外者尚多。若便滅吳。吳王之歸雖無道。若收合餘燼以戰。卻自未可必。故越之退。所以嘗試吳王。若吳王經此大變。側身修行。吳如何便滅得。惟其經大變而不以爲事。遂一舉而滅之。此是大夫種范蠡之深謀。

陳恆執公于舒州十四年

齊陳氏之亂。始於景公。而成於簡公。自子雅子尾相繼而沒。陳氏已竊其柄。後來景公嬌庶不明。陳氏又專立君之功。封殖至簡公時。陳氏之勢已成。簡公卻欲闔止爲政。所謂闔止初非深識遠慮之人。不過當

時從陽生有道路之勞。因此得寵。是左右近習之人而已。看他所以謀陳氏。甚疏淺而無術。所謂陳豹乃陳氏宗人。當時要謀百年深根固蔕之族。深慮遠謀。猶恐不濟。今見他宗人略可喜。便以本謀告之。謂欲盡逐陳氏而立女。其輕淺無謀可見。此所以殺其身。陳以此而興。齊以此而亡。然以事勢論。陳氏當時尚有可圖之理。闞止是左右近習之人。驟使爲政。尚能分陳氏之權。觀陳成子憚他可見。此與魯昭公欲逐季氏不同。當時盡收一國之權。人誰聞得他。若陳氏則不然。觀諸御鞅言於公。則曰陳闞不可並君。其擇焉。闞止小人。固不足道。然擇用之權。猶在齊侯。當時若得深識遠慮之士。豈無可圖之理。唐文宗時。宦官日盛。當時用訓注。宦官猶自稽首迎拜。尚自長宰相在。然所以致甘露之禍。正緣注淺無謀。陳氏尚有可圖。緣用訓注。所以成宦官之勢。宦官尚可圖。緣用訓注。所以遂成宦官之勢。圖之不可不審如此。考當時禍端卻起於陳豹。陳豹當時欲使公孫言已。要事闞止。公孫所薦陳豹之辭。乃云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以此事論之。公孫之薦。所謂謀而不忠。持兩端之說。若以正理論。他卻是反覆傾險之人。固不當薦。雖知他不當薦。又恐違他人情。不得不薦。他所以又曰吾憚其爲人。故緩告。此二句使子我知他難保持兩端。使他自擇。當時使全遮護他。專說陳豹之美。此猶可恕。今既知其如此。而持兩端之說。他日陳豹敗時。以爲我曾說了。罪不在我。此其人深可誅。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偏盡往公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魋奔衛十四年

向魋自有寵。其跋扈難制。至於有殺君之謀。要得享宋公而殺之。宋公先知之。與左師謀伐向魋。向魋戰不勝。遂入曹叛。繼宋國曹。要執曹子弟以自固。魋不可。民叛之。此事始末。大概如此。然此事尚多可論者。向魋自宋公封殖長養非一日。前此奪馬請行。哭之曰。臣。其崇奬他可見。大凡人君之養臣。須養之以道。若縱以奢侈崇奬他。到奢侈之極。他自然是不奪不厭。其勢不至於殺君不已。他當時要設享召公。以日中爲期。宋公偶先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若此尚有周制在。其大者且論發兵。當時與司馬謀既定。司馬卻請瑞。蓋當時兵雖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敢發。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在鄉遂。與卿大夫之家。固各有主掌。非得君之符節。則不敢發。此其大者。若論其小者。當時司馬詐君命。召左師來。卻言迹人來告。今官載周禮。掌山澤之事。以此知周之官制。尚見於周之末。當時要攻向氏。其父兄故臣皆曰不可。其新臣卻聽命。是何故。蓋父兄故臣。家世仕於桓氏。漸染其惡。但知有臣而不知有君。故不肯攻。新臣是新仕於他。尚漸染未惯。略知君臣之義。所以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正怕漸染深了。向魋既入曹。他所以賞民。乃卻言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遂舍之。何故一二日之間。其心便不同。前日犯弒君之大惡而不顧。今則卻爲恐斂怨於民。寧是出奔。此見得姦雄之人。最能擇利害處。前殺在國乘大敗。事成則享大利。所以寧負惡名而不恤。今則退保一邑。已不能與一國抗。恐徒然斂怨於民。所以先做活路出去。此非他能遷善改過。卻是他最能擇利害處。左氏載司馬牛一段事甚詳。觀他當時顛沛造次。皆不失義。自向魋未出亡時。故嘗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他已知有他日之禍。其既亡。宋公初未嘗逐司馬牛。他已先出奔。蓋謂兄弟既有謀逆之惡。則已亦不當處此國。遂適齊。而向魋亦奔齊。爲卿。司馬牛致其邑。示不與他

同政。大凡人激昂爲義。第一次尚易。若至于再至于三。屢經顛挫而不悔。非學力不能。司馬牛亦是在孔門曾經做工夫了。所以能如此。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爲白公葉公言無乃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十六年

楚子西召白公。所以致亂之由。亦當深考。當時既不聽葉公之諫。召白公使處邊境。子西既不信葉公。委任白公。亦得蓋知他是素剛底人。凡事能殺其怒。使不至於甚。亦無緣作亂。他使者請伐鄭。欲報父讎。子西許之。不起師。及晉人伐鄭。子西反救鄭。凡事都激他怒。所以速成他殺子西之謀。他當時厲劍欲殺子西。他直言告子期之子平。子西聞得。恬不爲怪。反以爲白公必不至此。正緣輕忽他過了。所以致亂。大凡人心所信。固有邪正不同。若不信正人。則信邪人。必篤。何故。他心在這一邊。今子西既不聽信葉公之言。何故於白公又不篤。蓋天下事不可以等閑看了。當時子西存楚於既亡之餘。負如此大功。遂於天下之事。皆以等閑處之。所以葉公白公。兩無所信。殊不知他日之禍。又發於前日之所謂等閑視之者。古今人於志得意滿之後。皆不能保蓋爲此。當時白公與石乞謀。不過欲得五百人。尚不能辦。子西以堂堂楚國之衆。若欲敵他甚易。正緣把做等閑看了。

越滅吳二十二年

越之伐吳。始也因吳人爲黃池之會。乘其虛以入其國。自太子以下皆見執。其再也。以三軍潛涉敗吳。及其三也。以二十年方圍吳。夫越已三加師於吳。方能圍吳之國。論來夫差自黃池之會以前。勞民力。肆彊暴。其國根本虛了。到得歸自會。則已爲越所入。覆其根本。何故又須到三加兵。方能圍吳。到此已二十年了。而師在吳城下。又且兩年。方能滅人之國。何故。只緣他基業厚了。吳自巫臣教戰法。自諸樊以至闔廬。撫循其民。從事於耕戰甚久。雖夫差二十年戕賊其本根。勾踐二十年養成兵力。也須用二十年工夫。觀越三師於吳。在吳城下又兩年。方能入其國。以此知非二十年工夫。也不能克。以此見古人立國。其根本之固皆如此。若後世則不然。秦幷吞六國。全有天下。其基業非不壯。然陳勝劉項一呼。不一二年便滅秦。隋幷吞南北。象有天下。卻到李王劉唐一起。三兩年便滅隋。所以如此。正緣無根本了。大抵觀人之國。惟於國勢危亡時。方見得根本厚薄。譬如兩人同受病。固是必死之病。然一人元氣盛。其死必緩。一人元氣弱。其死必速。

晉荀瑤伐齊言何必卜二十三年

晉荀瑤伐鄭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于桔柣之門闕上

知伯以貪與驕亡其族。爲韓魏趙所分。然知伯所以亡。非委靡之故。乃是才能知勇過人。伐齊之事。是知伯始見於傳。他出來做第一件事。觀當時伐齊之由。見齊師馬駭。知齊人之謀。長武子請卜。卻之。卒敗齊師。他初爲政。小試之勇。便能攜堂堂之大國。殊不知此一戰正是他覆亡根本之始。他所謂恃其智勇。固是本末如此。然自輕而重。自淺而深。卻自因有功了。漸漸去看他前面。卻長武子請卜一段。自是輕敵寡

謀。然雖自近傍正理。言語有次序。自此一戰既勝之後。言語略無倫理。至於後來二十七年伐鄭。齊陳氏救鄭。他所以告陳氏之辭。都無道理了。所以成子亦知其不能久。陳爲楚滅。與鄭元無相干。晉用兵本是報怨。與救陳亦無相干。他到此大言。略無道理。如此用之於强國。看他此後與向來請卜之辭。大段不同。他非病狂喪心。下視一時人。敢爲無稽之言。以陵跨驕傲人。蓋到此漸漸滿了。及後來悼之四年。晉又圍鄭。知伯門于桔柣之門。使趙襄子直入門去。知伯與趙襄子。本並列爲卿。今乃頤指氣使。役以一卒之事。此全不近道理了。蓋驕縱漸長。正緣知伯勇悍。所至有功。所以漸成他到得全不近道理地位。看他事一段深一段。觀趙襄子對知伯。以爲主在此。知伯乃言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此全是以醜言詆他。趙襄子以爲能忍恥。庶無害趙宗。詳觀左氏記此數句甚有意。若略看時。只說道襄子能忍恥。左氏之意。不專在此。下又言知伯不悛一句可見。蓋當時知氏趙氏。並無强家橫勢。相與低昂。趙襄子由是忌知伯。若是有謀人到此。須自修省。知伯全不以爲事。所以至於亡。左氏之意蓋如此。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二十四年

哀公欲立嬖妾。使宗人衅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問何故無之。乃以禮對。此見得魯乘周禮。他宗人尚能執禮如此。固是秉周禮。然以是仲尼風化所及。且以立夫人一事論之。仲子是妾。天王歸其賵。則因以仲子爲夫人矣。成風是妾。僖公以所生之故。尊爲夫人。當時之宗人。初不竹諫。以此見仲尼風化所及。若就宗人論之。如前此夏父弗忌爲宗伯。躋臣於君。所謂宗伯豈能守禮。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其風化之餘者尚可見。當悼頓樂之初。見於宗人能守。當悼頓樂之初。見於大師摯之適齊。惟夫聖人一振禮樂。雖隱有司亦能守如此。使自爲政。則三年有成。信何難者。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彊言三折臂知爲良醫。定十三年

中行文子既爲晉所逐。出奔於齊。到得齊與晉師相持。所謂中行文子告成子欲以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陳成子以其與晉有謀。他方悟而有始衷終之說。學者最當深察此。天下一事一物。皆有始衷終。若看得始不見得衷。若見得終不見得始。皆是見理不盡。若中行子在晉。豈他察始衷終之理。蓋其在困亡患難之中。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言吾乃今知所以亡。觀吾今知之語。則知文子自出奔之後。方纔講論到此。以此知患難進人如此。且如晉中氏之亂。齊高彊在晉。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高言三折臂知爲良醫。亦是經患難後方見得如此。

讀左漫筆

陳懿典著

明　秀水陳懿典孟常著

石碏殺州吁隱四年

石碏誅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

齊侯伐楚僖四年

朱魯齊曰。楚有僭王之號。而管仲不以責之。乃舍其大。而責其細。何也。陳子曰。管仲豈見不到此。桓公急于圖霸。楚服則霸成。僅以小責之。便楚易以輸情。而公亦易以收服楚之名耳。若治其僭王之罪。楚豈有委然而聽削乎。齊之力又未可以制楚之死命也。宋人持論雖正。而闇于時勢類如此。

子魚論戰僖二十二年

子魚之論戰當矣。然予意宋君或者自料其非楚敵也。而托于不鼓不成列之說以自解。不然。迹禮而戰。戰又不克。名賢兩喪。其何說之辭。

衛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僖二十八年

社稷牧圉數語。安反側之心。

箕之戰僖三十三年

先軫曰。匹夫懲志于君而憾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陳孟常曰。不但爾日。千古怒氣尚如生也。

秦伯任好卒文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云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不東征也。一篇大似論贊體。太史公曰。皆祖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宣九年

洩冶以直諫被禍。左氏以夫子貶之。恐未爲得。

齊晉鞌之戰成二年

此段敍事。與嬉委宛。而詞命俱勝。事多與漢事相類。郤克張侯之血戰。漢高虜中害指之喻祖之。逢丑父之脫齊侯。紀信之誑楚祖之。賓媚人薦詞叔子之對。吾翁若翁之對祖之。師歸而諸將讓功。可見春秋人物。猶有三代遺意。

晉智罃對楚子成三年

對語不諂不激。大是篤致。

鄭賈人將寶藏褚中以出。眞大奇計。後又不受德報。師俠也。

聲子請復椒舉襄二十六年

援引析公、薳子、子靈、賁皇四人故實。子木已心動矣。然後引入本意。眞善于說者。李斯逐客書全本出此。

子產數公孫黑昭二年

子皙強悍。僑未即討。乘疾困而數之。急其死也。晉數王敦之罪。即其故智。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昭三年

後世禮書。有能編于辭若此否。

叔向晏嬰私議

二大夫之言當矣。獨怪其不力爭于朝。而私論于宴樂。豈其君實不惠而不聽良臣耶。抑委之天定人不可勝耶。或自靳其言如左券也。

叔孫豹夢豎牛昭四年

叔孫穆子之夢豎牛。與漢文黃頭郎之夢何以異。黃頭郎猶不過佞倖。牛之鴟叔孫氏則極矣。豈非天哉。又何如武丁之夢胥靡也。昭子即位。即朝其家衆而謀殺之。眞豪傑難事。宋理宗之於史彌遠何如。

女叔齊論昭公不知禮昭五年

叔齊論昭公甚當。不知何獨遺吳孟子一事。

鄭人鑄刑書昭六年

刑書之鑄。與武鄉侯以嚴治蜀之意同。所以謝叔向而刑書卒不毀。

孟僖子知孔子昭七年

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

屠蒯昭九年

談言微中。是滑稽而諷諫者。大勝後世東方大夫之流。其存智氏于言外。勝優孟之于孫叔敖多矣。

子產不毀司墓之室昭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孟嘗曰。古人葬不擇時。此可見也。

子革規楚靈王昭十二年

前順君如應轡。後諷君如轉圜。而邱明敘事接換。亦如雲蒸龍變。莫可端倪。更無斧鑿。後世文章家時能入其藩籬。

倚相豈不諳一新招之詩。謬言以啓王問而規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勿許昭十五年

穆子玩敵人于股掌之中。以示威樹德。諸爲之七縱七擒。意蓋如此。若乘亂因瑕。勢在反掌。安得援引古誼。坐失事機也。

晏子昭二十年

和同之辨。特若漭漭。無死之言。曠遠而眞懇。其料陳氏不爽毫髮。安在瞽史之知天道也。

論禮一條。師夫子君有臣臣父父子子之意。論語朗而遠。左氏衍而腴。亦可見聖賢之別。

魏舒以魏戊爲梗陽大夫昭二十八年

大夫專封。晉侯失權。成鱉乃比于文武。狡心著矣。夫是以不幾傳。而有三晉之分。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此決非聖人之言。此公附會。往往若此。

趙鞅荀寅鑄刑書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蔡史墨曰。范中行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孟常曰。刑鼎之鑄。晉趙孟主之。中行寅同之。若范氏刑書。則其久矣。以鑄刑鼎滅宗。宜三族同受其殃。趙氏何德。乃首事而獨免也。邱明以成敗論人。傅會其說。所謂失之誣者。

闔廬與伍員議伐楚昭三十年

奸雄之志如此。子胥謀臣哉。三師以肆楚。而楚疲于奔命矣。

范獻子策季孫昭三十一年

范鞅之策。盧蒐卷臣去而昏臣偪也。

晉侯使荀躒告公于乾侯昭三十一年

晉之六卿。卽魯之三家也。其爲意如此。不然。以晉之強。而定魯反掌耳。何以終于乾侯。

左傳杜解補正

顧炎武著

左傳杜解補正自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御氏寶有左傳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傳氏遠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東吳顧炎武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崑山 顧炎武寧人

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 解寤寤而莊公已生恐無此事應劭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不如早爲之所 解使得其所宜改云言及今制之未嘗君之義 解食而不啖羹非也故云爾雅肉謂之羹

弔生不及哀 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二年言入入向 解謚國龍元縣東南有向城非也子欽莽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稱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近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三年蘋蘩薀藻之采 王篇薀於吩切菜也毛晃曰薀亦水草

四年老夫耄矣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

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解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按此解宜移在上年衛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無解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似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隔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

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與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敗於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殷邑能無禦國乎

諸侯用六 解曰六大三十六人東城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飾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康虞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未及國 解忿公知而故問賈翁辭按此非人情改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 按僖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叔父杜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此乃通稱之辭當移在莊十三年上大夫之事吾聞與

伯父圖之之下

七年夾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邱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八年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陸氏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

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佯

為不知而使軍士詛之

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解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改云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戮成濟之類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臧伯名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

杜解補正 卷上　四

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

遂辭諸鄭伯　邵氏曰妻妾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杜氏以為假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傳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

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為荆

與君同物　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李雲霑曰桓公五年繻葛之戰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之證也未拔此說疑巧然玩傳文

諸勢君字仍補楚君為當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解鄭人賤之以名赴非也蓋未成君之辭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故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弒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為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六年有會禚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其不書還蓋夫子削之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解文姜未還振下夫人孫于齊則固在魯矣改云繼弒君不書即位臣子之情所不忍也左氏未得其旨而見下有夫人孫于齊之文所謂緣此不忍書耳

絕不為親禮也　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共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為親何傷於義哉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解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非也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曰行不書遂史之

舊文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不謀猶言失計不知勢本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為君之孤立而無助則不能自強而有其國矣按弗強言不必強立之也

八年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今書大禹謨

十二年蕭叔大心　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為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為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杜解補正 卷上　七

手足皆見　補云言萬力能決犀

十四年傳瑕貳　解有二心於已傳氏曰如此則漢祖之斬丁公也在厲公當不然矣改云雖納我仍有二心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與司宗祏　解見哀十六年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解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謂除此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補云辟偏也

二十二年夏五月　補云書五月史闕誤

翹翹車乘　解曰翹翹遲貌傅氏曰高貌按詩翹翹錯薪錢氏曰翹翹高竦貌此於車乘亦當訓高

山嶽則配天　解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改云詩曰崧高維嶽駿極於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

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李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陸氏曰據傳云允姓之奔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一戎而子則其姓爾

狄之廣莫於晉爲都　解謂邉二公子出都之非也都者大邑之名隱元年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是也傳氏曰以狄地之曠絕而在晉則爲都其威遠制宜闢土之廣

晉人謂之二五耦　言相比爲好也古人共耕曰耦其耕亦曰耦僖九年傳曰耦俱無猜此解云猥傷晉室太巧

杜解補正 卷上　九

三十二年狄伐邢　邢解已見隱五年此重出

城小穀爲管仲也　小穀不繫齊疑左氏誤注實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解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鄒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

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始葺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而以夫人言許之　以夫人言爲句公語以立之爲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能投蓋于稷門　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車物

杜解補正 卷上　十

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兩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子般即位大于臺氏　補云蓋遁母家也

閔元年安而能殺　補云國語曰車有震武也震有成武之象故曰殺

一年立敖公以廬於曹　補云曹詩作漕鄭志答張逸曰漕邑在河南今大名府滑縣南二十里有白馬故城是也

君失其官　解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改云失官人之道

用其貴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尨涼冬殺金寒玦離　林氏曰衣之尨襮則有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

金玦不復　補云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

內寵嬖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解嬖姬爲

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按曲沃即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陸氏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樞取內寵嬖子二事今從之

改曰驪姬寵奚齊亂之本也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解云蓋用諸侯諸閣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　魯與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戍兵不必爲哀姜故也解繫二年葬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鄭三門　服虔謂鄭晉邑也蓋伐晉虞助晉人伐虞師故言虞之既病則亦惟君故將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爲長按此兩言自指虞之伐虞鄭下文稱伐敗邑南郊論云自別杜云未可非況鄭與虞輕者爲虞地可考乎

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郤氏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保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解晉猶主兵不信虞按請先伐虢者爲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虞之意解可刪

杜解補正 卷上　十三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解不知其故而問之并也改云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

其其資糧屏饔　解屏草屬按劉熙釋名齊人謂草屬曰屏

五年夔必離焉　離麗也如詩言無言不雛之雛漢書律歷志注鄭德云相應爲雛

孔叔止之　孔叔解已見三年此重出

軍帥依脣亡齒寒　此二句一意乃是諺語昌氏春

秋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注車牙也輔頰也與杜氏同牙車下巾蒙問

太伯不從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今書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今書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　今書旅獒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作袀服師古曰袀服黑衣也都賦六軍袀服

六年後出同走罪也　史記述蔡內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滅且及左氏文簡非此數語不明杜解非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管新密而經言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固謂之新城也解云鄭以并時興土功齊桓善其舉以告諸侯夫舉孰大於逸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逸盟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七年申侯申出也　補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

作而不記　傳云無國不記解乃云齊史經言非也改曰不記言不可記

八年不濟於嶢　邵氏曰殯於嶢謂齊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九年以是蔑諸孤　蔑小也

雖欲復言而愛身乎　補云言欲蔑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晉郤芮使寺人披伯宗重耳奔以求入　郤芮解宜在六年使屈祿下

十年帝許我弱有罪矣　傳氏曰有罪謂杀子賈君

十二年王曰昭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皆不忘住王乃職無逆朕命　按此數語與書微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曰篤不忘敉明古字通用或傳訛未可知也

晉氏之世祀也宜哉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生敦仲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敢方敢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嘉嘉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解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

涉河侯車敗　解秦伯之車涉河而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僨于濟春秋特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復諫還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子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氏曰子乘侯國之車敗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三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　按此與成十六年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蓋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

一夫不可往況國乎　廣韻扭相抑也言一夫尚不可抑況以吾晉國之衆乎

入而未定列　解列位也陸氏曰謂師之伍列

以太子禦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傳氏曰履薪示欲自焚

瑕呂飽甥　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蓋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

敗于宗邱　劉熙釋名曰宗邱邑中所宗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敗乎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解以數爲數之數恐非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羞數乎雖有史蘇之占而獻公心志昏亂不從其言亦何益也是則敗亡之禍人實爲之矣　或曰獻公從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韓簡說惠公所問而言其意以敗德爲主不在穆姬一事也抑考國語獻公勝國得妃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之爲人固能以卜筮諫者與　傳氏曰先君以敗德我告史蘇之占從不從皆無益也古文詔急故略其字耳亦通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傳氏曰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

諫襄公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

十八年狄師還　解云邢留距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衛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　下年衛人伐邢蓋懼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解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解三亡國衛邢疑當是大國且特內亂未嘗亡也傅氏曰三亡國

邢衛杞

義士猶曰薄德　言其德不若古聖王

得死爲幸　得死猶云考終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馬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固者非朱鶴齡曰按史記宋世家明前後俱子魚之言

弗可赦也已　猶書言不可追傅氏曰言違天天必不宥注以赦爲赦楚非

三軍以利用也　利用猶云弧矢之利注云爲利與非

金鼓以聲氣也　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偈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邇女器　傅氏曰戎事尙嚴不近女子所御之

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陸氏釋文與字絕句

策名委質　解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疏云質形體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傅氏曰質古贄字

贄字當子分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虎豹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章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愚按孟子出疆必載質底人不傳質爲臣皆且贄字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辭不敏也　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聞其駢脅　程大昌曰駢者脅骨之生兩兩相竝也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當謂至夫子爲句夫子卽公子按此陸氏說也玩文勢仍當從杜以相句絕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使殺懷公于高梁　高梁解見九年此重出

賢紀綱之僕　傅氏曰言其可任

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　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杜解西河介休縣有地名縣上今按縣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絳之地

按魏陳恩王表曰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是則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但下有封建之云首列管蔡故杜氏以爲夏殷之叔世昭六年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古人以末世謂之叔季國語史蘇以桀紂及幽王爲三季之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約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常棣之詩序以爲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爲召穆公蓋各有所傳不必同也

桑雩龍而用三良　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饗言耳又以用三良爲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夏書曰地平天成　今書大禹謨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解省官司具器用傅氏曰官官司具器具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所稱子卒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王章也　言天子之典章

二十六年至如縣罄　罄國語作磬韋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懸梁如縣磬也傅氏曰禮記磬于倒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

太師職之　太師周之太師主司盟之官解云太公爲太師非

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邵氏曰躍踊皆皆絕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

三陌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范守己曰盬者苦鹽之名詩云王事靡盬勉之使無以爲苦也晉侯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當是以盬盬揉入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矣杜氏訓盬爲嗜非也

出入三覲　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秋文侯不說知於顧色注知猶見也

殺士蔿朋鍼莊子　晉人殺之朋之也邵氏曰猶向君刑太子師傅之意

蔿子職納饔餼焉　蓋以饔餼裹中正義云裹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之節食爽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

且使王狩　邵氏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之幸也非田獵之狩也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　補云於齊則爲異姓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補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多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三十年行李之往來　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此與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並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日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敬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行理咨嗟若不聞秦將爲取之　補云聞損也

嬰有昌歜白黑形盬　歜字誤玉篇作歡徂敢切葛蒲也

三十二年勤而無所必有恃心　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經之國必有背距之心解云言及良善未當按無所謂不知所往何地所作何事也與上師知所爲相反必有恃心言軍士將怨嗟也

中壽　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與正義同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歲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解云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夷狄之辭

晉人敗狄于箕　解云太原陽邑縣有箕城陽邑在今

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爲晉境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淇澳所謂恒煖者也解曰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非

其爲死君乎　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宣之言死吾父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晉國者晉之同姓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喪事有道無退已墨則失不復反矣故遂墨以葬文公也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蓋以譏克敵之功猶楚之乘廣自卿之師而先左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一句此傳經書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之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祔之期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哀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曆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更伐之我辭之　補云辭之者爲之請平於晉

君之商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補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內嬖多將來必有易樹之事則亂從之矣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宋鴻翰曰二語出汲冢周書太匡解

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解厭猶損也未是傳氏曰厭臨也以尊臨卑如漢人所云厭勝之耳

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此即上所謂我辭之者也解不合宜刪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補云言僖公於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文有父之親而閔公於僖有君之尊禮不敢以其所親加之於尊故引二詩爲證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卽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南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逆禮拂經甚矣

三年圍緡於宋　解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而來告故書然則閔石退鷁亦喜而來告乎

四年夏曹伯如晉會正　會正卽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襄二十二年隨於統事以會歲終杜氏解曰朝正是也此解以正爲政似因傳文夏字而曲爲之說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解意太迂愚謂引詩蓋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義言恐懼可以致福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之詩只是襄樂之意取此爲興耳天子當陽言嚮明而治也解太巧

五年阜陶庭堅　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杜氏以爲皐陶字羅泌以爲六皐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陸氏据焦氏易林龍降庭堅爲陶叔後謂二國皆皐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竝舉之也未詳孰是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强於爲善民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

沈漸剛克　補云漸當作潛

六年樹之風聲　陸氏曰樹立其風化聲教爲之律度　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書所謂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非也謂連年有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先君愛之　補云先君謂文公

難必抒矣　抒服虔作紓

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　補云君謂襄公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思穆嬴且畏偏　畏穆嬴之偏

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水經注引闞駰曰令狐卽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卽郭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郭王筠郭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補云公既不及於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

夏寄曰戒之用休　今大禹謨

八年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一傳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衛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爾按自申至于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九年獲公子茷　按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囚楚公子茷距此四十四年疑別是一人

十年治漢浒江將入郢　補云欲入郢爲亂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云穀甥牛父誤　三大夫亦應有貳傳特以彤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齊襄公之二年鄭疏伐齊　按此年世太遠陸氏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曰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按惠之二年卽魯宣公之二年也在晉厲公之前僅十三年間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誤也　因此知解云長三丈者亦未可信考工記曰戈柲六尺有六寸假如長三丈之人富父終甥何由得以戈搏其喉邪　云長狄之種絕者亦非傳云亡者特其國亡耳杜以後世不聞有長人故云種絕然張晉長八尺餘文不滿五尺其子復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

十二年郕伯來奔　劉原父曰此郕太子也得以諸侯逆之卽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沒其爵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卽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卽位則眞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啖叔佐曰左氏事迹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於此

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上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注云在河東蒲坂縣南秦師夜遁復

侵晉入瑕則瑕必在河外僖三十年注曰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注云賈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平愛矣瑕不謂矣鄭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今爲關鄉縣治瑕邑即桃林之塞而道元以爲郇瑕之地誤矣

不如陰曾能　邵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爲能處賤非　按能字爲當屬下句

能賤猶云爲貴當可使復賤也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補云傅氏曰蓋繞朝會言於秦伯請留之

文子賦四月　解云不欲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耳

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解既見而後入北斗非也改云有者非常之辭孛妖星之有光芒者也如詩者則謂之彗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下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亂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其弑之表也干大辰于東方皆不言入此其言入何殺梁子曰斗有環域也

子叔姬妃齊昭公　按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而經不書葬無可考正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先儒無致疑者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劉歆曰斗天之三辰紀綱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

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夫己氏猶言彼己之子

十五年魯人以爲敬　傳以華孫辭實爲合於禮解失之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曰野獸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當從服虔之說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趙穿與池皆晉侯女壻故以爲質

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殺視及叔仲惠伯不書亦諱之耳解非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驩兜共工鯀恐未必然至縉雲氏有不才子則杜亦不能以三苗釋之矣　四凶事當以虞書孟子爲正　鯀婞直以亡身其爲人傲而自用則有之不至如所云檮杌也帝之殛之亦祗過在羽山而已

宣二年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邵氏曰倒戟猶倒戈也坐此遲緩反爲鄭人所獲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邵氏曰聽猶聽政之聽解謂常存於耳似迂

文馬百駟　邱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觸槐而死　麗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明矣解可刪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殛也　劉炫曰以繩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之滿於貫也殛殺也解非

八年楚爲宋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解舒蓼二國名羅必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皆自是一國名傅氏曰此蓋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以上辟爲僻下辟爲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引此詩亦同漢張衡思元賦覽蒸民之多僻兮異立辟以危身正用此也　家語孔子曰洩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皆死而無益可謂捐矣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注已見文十三年此重出按文十三年傳曰邾文公遷于繹然則此之取繹豈取其國都乎蓋文公雖遷後復還其故都耳

十一年使封人慮事　慮籌度也解非

其從之也　補云言往而會狄

十二年使改事君焉於九縣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

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傅氏曰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頃得比之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虞無中權後劲　傅氏曰言楚分其三軍爲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傅氏曰將帥之責於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己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天刑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爲凶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其君之戎謂戎車傳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為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蓋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為承副若二十五人為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為偏在今為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合今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夜　邵氏曰若今值直遞持更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邵氏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摩之而不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士季使郤縠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傳因士季語竟言之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　傳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為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

屈蕩尸之　尸止也古人以守尸之人謂之尸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尸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尸殿門失闕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

楚人惡之　定四年管蔡啟商惎間王室解惡毒也傳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首人乃脫屨扱衽投衛而出耳未詳扱衽納惡為教於義為長蓋首人因脫而復有禮言故傳書之以紀異若如傳氏說則軍中常事何可勝書且未聞先無聞矣

寄濟亦終夜自聲　言其軍寂無復部伍解非

逆聞蕩輪潰　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蕩潰下便不得言逆傳于蕭也

十三年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邵氏曰清邱晉與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猶言輕我

楚子問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邵氏曰寢門之外遠於窒皇蒲胥之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履追而及於窒皇前此未及劍人奔解云邱出何賦縣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八人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共一乘則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甲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甲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晉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甲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毛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邱共出三甲者今使每邱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邱出一甲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三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儉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宣王之廟制如樹故謂之宮樹春秋記成周宣樹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相儲宮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十七年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傳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悔有遣使之心今又久

之必將背晉

成元年作邱甲　周制四邱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其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邱甲令邱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奔解云邱出何賦縣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共一乘則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毛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邱共出三甲者今使每邱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邱出一甸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三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儉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畏君之威　震威也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即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寔惟以費　補云以喪禮有進無還

三年叔孫僑如聞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鞌下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言蠻夷

六年韓厥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爲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其惡易覯　陸氏曰言垢穢易見

杜解補正　卷中　十六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傅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章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若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爲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八年唯或思或縱也　陸氏曰有思開封疆者有縱施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

十年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陸氏曰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　按叔申既忠於聯何以見其非賢者杜解不得其人較勝

十二年及其亂也諸侯會曰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股肱爪牙　傅氏曰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雖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爲搏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干城而制其腹心　傅氏曰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爲害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解見元年此重出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陸氏曰漢書律歷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於福也蓋古本如此姚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謂養之以致福于於義亦通但杜顏注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爲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　楊用修引漢酸棗令劉熊碑辭猗與明哲秉道之福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杜解補正　卷中　十七

斯是用痛心疾首聽就寡人　二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皆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　正義曰詳祥也古字同李巡曰祥福之善也

致死以補其闕　陸氏曰軍國之事有所闕之解非

鄭之師荀伯不復從　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

南國滅　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於南狩是也復一陽沒長而至於乾有南國滅之象

敗者寡大我不如子　敗者寡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寡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不亦譏乎　邵氏曰譏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暇之言

若之何憂猶未弭　謂君薨太子殺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五子之歌

十七年施氏卜等　施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爲季氏宰之等解家宰非

孟姬之譏吾能遠兵　傅氏引晉語注曰遠其兵雖卒

杜解補正　卷中　十九

存趙氏

十八年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林氏曰吾憎謂吾所憎嫉之人

襄二年官命未改　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

三年克鳩茲至於衡山　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茲不遠

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椁不虞　啖叔佐曰此傳誤宜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按如啖說則季文子當作桓子

靡奔有鬲氏　杜氏曰靡夏遺臣事羿者仁山金氏遂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爲謬也

有窮由是遂亡　解云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

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戎狄薦居貴易土土可買焉　補云國語曰與之貨而獲其土

五年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不謀於衆背晉之盟以亡師於鄢遂失諸侯不知自反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是夫刑也

夏書曰成允成功　今大禹謨

六年子罕善之如初　傅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於賈季也

七年衡而委蛇必折　傅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道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詩箋云不行而坐國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爲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敖

杜解補正卷中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　漢書五行志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心星伏在日下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作匪交匪敖

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祀祭火星故云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氣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遇艮之八　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據蓍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曰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稽蓍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噬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而杜元凱以爲襍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傅氏曰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倚姬之穢姜亦自知之而以豕辭爲說也

杜解補正卷中

肆眚圍鄭　正義曰赦諸侯之軍犯法者以先君之廟處之　鶴山魏氏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僅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

輸積聚以貸　傅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

十年詩以桑林　宋洪氏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匯氏曰杜子有桑林之舞則桑林者樂名也

楚令也　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云亦兼受楚之敗命者非

諸侯之師壅鄭而南　壅與擁同

猶將退也　邵氏曰猶言同一將退也

牲用備具　傅氏曰牲犧牲用器用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愛不能堪非也謂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年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爲臣臣其子則反歸公臣其弟則見歸公所謂半也

十二年吳子壽夢卒　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并號也解可刪

夫婦所生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某某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祧廟者窀穸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謚故以爲言

蒯人歸之　補云良霄果亂鄭

十四年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　邵氏曰役無虛時故曰相繼於時

子叔齊子　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蓋傳寫之誤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恪也　二國大夫後濟解云惰慢未明

暴姜使余　邵氏曰嫚媟如姜而使之加虐

杜解補正卷中

余不說初矣　邵氏曰初從之出不得已耳今悔焉故遂是不說初也

自王以下各有爰兒子弟　補云所謂貴戚之卿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邵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言旅於市陳其所尚之物而言從之是亦爲諫也屢賤踊貴之類是已獻藝工執藝以諫也

十六年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傅氏曰不使鄭伯與於大夫也解非

十七年唯卿爲大夫　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又曰父母之喪無貳服一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今曰禮卿大夫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衛和布帶葛絰衛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通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其曰唯卿爲大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

十八年堅防門而守之廣里　解云故書闕非也闕者闕齊也非闕防門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解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舞陽縣北鄭地范守己曰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

杜解補正　卷中

城縣東北有汾邱城茲乃謂魚陵爲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欲伐鄭乃南逕走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爲魚齒山明甚況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陵邪至子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回梅山伐鄭東北也

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　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解云顏鬷姓姬姓非也當云母氏

皆姬母姓非也當云母氏

諸子仲子戎子　爲元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奔

鄭之子荼嬖則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邵氏曰姑姊一人也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　今大禹謨

予離於罪其爲不知乎　譏其不能保身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今允征

杜解補正　卷中

得罪於王之守臣　守臣謂管侯王漢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非

非公爲勇爵　陸氏曰爵酒器也設之以觴勇士

二十二年見於嘗酎　傳氏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嘗而以酎薦祖考曰嘗酎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今觀此傳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也

無昭德也　無昭子明之德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　杞孝公首平公之易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

納諸曲沃　傳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爲欒盈邑按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人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爲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解非

杜解補正　卷中

陳文子見崔武子　解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按史記世家乃完之曾孫

張武軍於漯庭　今冀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漯庭城水經注漯谷水西逕漯庭城南

戍鄆邵　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原鄉唐武德二年置邵原縣　按鄆邵當是二地計其相去亦不甚遠文公六年賈季使召公子樂子陳趙孟使殺諸鄆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

二十四年在周爲唐杜氏　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蹠轉而歌琴　傳氏曰轉當爲軫詩小戎傳軫注牧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蹠之可以鼓琴

二十五年風陷妻不可娶也　陸氏曰當以風陷妻爲句言夫既從風風能陷妻

將庸何歸　東山趙氏曰即復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

及處守者皆有賂　解云皆以男女爲賂非

杜解補正　卷中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辰陵之盟

鳩澤　陸氏曰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於王

表淳鹵　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淳爲何等之地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谷風小弁皆有此文說詩作閟皇詩作遲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君子猶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之在解非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宋之盟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是也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大禹謨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陸氏曰令其祿秩比叔向解非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補云討雖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傳氏曰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獨爲此服者痛子鮮之甚也陸氏曰稅如字禮曰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沈氏曰衆謂記錄之也

重發其死　言未有不亡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邵氏曰又子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

守字句絕按夫猶彼也謂宋也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

二十八年使諸亡人得臧者以告而反之　邵氏曰亡人謂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爲臧者也得臧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子曰可慎守也已　邵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

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國人猶抑之皆曰抑于也　言其尸寘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除　鄭氏周禮注茢苕帚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服虔曰不尚尚也言先君當取叔侯於地下治之

猶未也　言王化局於一方猶未大行也

是其衛風乎　言三國同是衛風

國未可量也　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定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爲此謂變小雅也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寡聆樂工或間歌其一二季子因就所聞而評之也

盛德之所同也　商周所此盛德非必及斟

見舞象箾南籥者　補云孔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箾之舞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之詩所

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勤而不德　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美哉猶有憾　猶未洽於天下

是以免於樂尚之難　解難在昭八年當作十年

三十年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季猶畸也（兼季殘末也推最後甲子而言）

該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邵氏曰二首該字上二畫也六身該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如此將老既爲隱語師曠史趙因之師曠以故事史趙以字畫皆隱語也（按下二如身當從杜解下該上二畫暫置身旁邵解六身亦未當蓋古文該字下三畫皆如算之六計爲二者一爲六者一故成一陽六十六白六句也）

謔靈出出　傅氏曰說文謔痛也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陸氏曰殺新爲鮮傅氏曰衆給者不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氏曰褚衣之囊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傳成三年郤賈人有將寘諸褚中

以出是也

三十一年我問師焉　問齊人用師之故解稱以師往非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黎誓行此文

豈不遠止　遠近也

哀元年商有姺邳　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姺人入于班方彭伯葬伯伐班方姺人來賓

今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大明之首章曰天位殷道使不挾四方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趙子常曰死以喻楚諸侯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擾之

歸取酬幣終事入反　傅氏曰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

舍車各預斟酌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給發糧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

鮮不五稔　言少有不至五年者

謂皆卒自我始　蓋古未有此法

遷實沈于大夏　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解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所謂成王滅唐而封太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還國亦遠不相及況自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蓋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然則杜氏專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

今晉絳吉凶之間也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曰至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

四姬有省猶可　省減也解非

中興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傳氏曰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行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曰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宏所惡者是也

女陽物而晦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使后子與子干齒　傅氏曰齒猶齊列也

庚戌卒　終穆叔劉定公葬后子之言

二年敢辱大館　解敢不敢當移在敢辱郊使之下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解非三年今變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寺適　數列也音色主反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張趯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言晉衰將失諸侯故二大夫退而太叔稱之

諸侯求煩不獲　言所求日煩而諸侯不能應也解非

（按求煩不獲言欲煩而不可得也）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言庶幾可以為君子也蓋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語之於友不害為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於君子也（按言在君子之後是寓貶褒也）

豆區釜鍾　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斛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

民人痛疾而或煩休之　王若虛曰煩溫煦安息之意以樂慆憂　傅氏曰慆慢也以注樂而慢其憂禍

遇懿伯之忘敬子不入　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從祖也陳可大曰忘忘曰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

敬子飲至次日乃入

其或寢處我矣　本上襄二十八年盧蒲嫳譬之如貪獸吾寢處之矣之語

四年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　享古享字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少安猶言少恙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曰後世若少脩

將焉用之　言將用何為解（按杜解云焉用宋盟似得語氣）

火出而畢賦　補云周禮夏頒水

秋無苦雨　傅氏曰雨過時物得之則傷宋玉九辯所謂皇天淫溢而秋霖苦也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陸氏曰規正會禮之失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妄君將堙幣焉　傅氏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雉以祭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堙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為辭

虞封唯逆命　謂弒君

不見既自見矣　邵氏曰言叔孫不見仲於公而仲已自見公矣

來之而至又何去焉　傅氏曰牛寵任日久洩卒不廢其惡之至此未喻其意而云來食可得無須去之

五年舍中軍　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為四也此季孫之志也故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傅氏曰大從猶云亂大作蓋不忍斥言殺其父耳

民食于他　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按昭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陵民多取食焉）

正所謂民食於他也

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傅氏曰朝聘皆以珪爲信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朝覲於王諸侯相見同之聘用圭璧其餘與君同其長各降君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言之也享頫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享獻也頫見也按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元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次降此言珪者據上公享后言之也

重之以睦　陸氏曰睦於楚

六年龍獄滋豐　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七年爲身無義而國論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邵氏曰立以存絕不以罷所立在此所說在彼政者正也反之非正矣故或反之以媚於民

人生始化曰魄　解魄形也傅氏曰左氏所謂魄不專指形而言如下文所云魂魄能憑依於人及而所云奪伯有魄皆非形也說文曰魄陰神也龍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訓形矣昭十五年宋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二卦皆云　初卜得屯其象曰利建侯次卜得屯初九其爻辭亦曰利建侯

駒足者焉　屯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貞若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輅曰盤桓利居

八年虞叟袁克殺馬毀玉以非　與嬖嬖大夫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

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解非

今在析水之津猶將復由　鶴山魏氏曰由義如書盤庚君顏水之有由蘖木生條也

九年雞駘鬻岐嫠　駘詩作邰

蒲姑商奄　王氏曰說文郇國在曾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

蕭愼熱毫　王氏曰史記秦本紀寧公與亳戰毫王奔戎皇甫謐云西方之國也

后稷封殖天下　封殖封厚播殖也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言伯父猶然則戎狄亦無所憚矣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漢書五行志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

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五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白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　邵氏曰天一生水王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

藩宰屠蒯　記作杜蒯

學人舍業　補云舍業謂不習樂

又飲外嬖嬖叔　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

十年君其雞言而有妖星焉　解客星居元枵之維首傅氏曰非也言婺女居於元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焉

戊子逢公以登　補云逢公亦姜姓見國語

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彼謂樂高言雖不實有此事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戴氏疑以爲旗不可斷三尺而用李雪霜曰此如芋尹無宇之斷王旌斷其斿也

戰于稷　稷地名七國時齊有稷下館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傅氏曰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

雖不慎也　補云言不可不慎

棄德壞宗　使其宗廟壞而不祀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　補云楚子圍改名曰虔

然壅也　壅如以土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

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邵氏曰出溺爲拯凡溺皆難爲力而沒者爲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物以無親　物人也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得禮

壺何爲焉其以中饋也　邵氏曰言壺何爲焉而以其中爲偶異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晉强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爲

平解非

遂入昔陽　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有異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拔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正義載劉炫之辨甚明

外强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惠伯釋其義言謂無以富之人臣剛强以禦外溫順以事主斯謂之忠秉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此所以爲黃裳元吉也　邵氏曰本卦爲內之卦爲外六五陰變爲陽外溫也然本八也故曰內溫

供養三德爲善　傅氏曰三德忠信共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羹爲三國祇有一不羹古四字積書以成蓋三之誤未知是否水經注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是有二不羹　李雲霞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

葉字

王是以獲沒於祇宮　正義馬融云圻內游觀之宮按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祇宮於南鄭

式如玉式如金　猶言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令德也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蘇子瞻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於醉飽則民不堪命易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節飲食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一道也

十三年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竊意固城息舟城乃二城之名按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則句上曰築城而守之也

依陳蔡人以國　陸氏曰依陳蔡之衆以立國

棄禮違命　棄事神之禮

同惡相求　傅氏曰同惡謂同謀造亂之人如遠居臺成然之屬

無與同好　傅氏曰言子干無黨於內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傅氏曰皆出亡因亂而入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　陸氏曰此夏之六月晉人

以蔡蒙季孫當不堪其熱故飲之以冰不當以爲蒲伏也

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　當從服氏說以二人爲季氏家臣其請於南蒯亦稱臣者古人之謙辭耳史記高祖紀注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十五年將禘於武公　按此乃時禘記所謂春禘秋嘗之禘而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並同惟是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五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駒朝之遠主當遷入祫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禮爲長子斬衰三年喪賈誼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衰則同也

一動而失二禮　朱中曰謂求器寶樂

十六年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言實有幾次爲之笑而不陵我者乎與十年傳幾千人而國不亡二十四年

傳幾如是而不亡郭義同

刑之頗類　類當作纇二十八年解類戾也

立而無令名之忠　立立乎其位

善故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傅氏曰人情相與翫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當能終於好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　今沈征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曰者人君之表不救曰食是有無君之心解非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傅氏曰以告成事

及有星孛子大辰西及漢　八月辰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星東及漢

其與不然乎　邵氏曰其與語辭猶曰其請

十八年大人思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邵氏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始也患失恐違衆而失位也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解非

振除火災　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

過期三日　陸氏曰太叔廟寢之間其庭小不便於萬宜除太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而有後命也解非　此傳與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不毀游氏之廟乃是一事而傳誤重出又或以爲葬或以爲死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邵氏曰當是時許遷子葉矣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於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許曰余舊國也　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于鄭遷于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襄十年東侵及許是也解以爲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　惟文引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亦作弆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樂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

藏之則彼其室也　言洞因能之室也豈能廬而去之

杜解補正　卷下　十五

二十年相從爲愈　愈於相從俱死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傳氏曰肉袒示必死

阿下執事　傳氏曰阿下親附而卑下之

齊侯疥遂痁　正義曰疥當作瘙

四物七音　傳氏曰四物律度量衡也七音以宮商角徵羽而加變宮變徵也

二十一年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　亡字句

二十二年撫凡不喪以奬亂人　舉而高之曰凡不喪猶言不端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雖已犧何害　鄧氏曰自犧者實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雖喻劉卑之立王猛已犧則用舍在已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蓋是時太子既卒唐立之謀生矣

五月庚辰見王　不待葬而見王子猛於廟

毀其西南　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二十三年乃皆執之　傳氏曰魯不直

又將叛齊　補云上年與齊盟

先君之力可濟也　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

杜解補正　卷下　十六

文王武王是也

吳太子諸樊入郯　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爲傳寫之誤

二十五年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陸氏曰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也

李氏介其雞　呂氏春秋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此之謂不能庇先君之廟　解蓋襄公別立廟陸氏曰祔衰禮檢諸侯典祀蓋有徧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卽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

事君不克君受其名　言徒以虛名受禍

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　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御氏曰齊侯言爲魯之故使有司先待於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於野井此與人之罪也失魯而以千社爲臣　傳氏曰言臣千社之人

二十六年萬民弗忍居王於彘　劉炫曰不忍王之虐

杜解補正　卷下　十七

也解非

諸侯釋位以問王政　陸氏曰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卽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適得

杜解補正　卷下　十八

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曰共伯和其行好賢仁義王之雖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舉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問王政者其伯其人也

攜王奸命　解云幽王少子伯服來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討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褒姒爲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正義引汲冢紀年幽王既弒申侯會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　按此則攜王之廟乃是地名猶

杜解補正　卷下　十九

虞王滅虞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謂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尚書左丞劉敬說謚其兄邵陵王綸爲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師罕不弔之人　傳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

二十七年延州來季子　解宜在襄二十一年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之下

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史記曰王僚可弒也毋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因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按德下有云闔廬以其子爲卿則解云家以老弱託老是也）

鈹交於胸遂弒王　鈹交於胸而鱄設諸不爲之動所以能弒王也然鱄設諸亦死矣闔廬既立以其子爲卿史竟言之

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　鄧氏曰國人取營軒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火燃之

事君如在國　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

使宰嚭而請安　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昔享臣下

之殺卑公也

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　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閼大夫之爲閼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　言非素識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人自無投龍之術故不生得耳非龍之知也

有豢山氏之子曰柱　賈鄭皆云豢山炎帝之號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王肅家語注曰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備御不虞謂三軍之事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言不得備數

將自同於先王　言欲自比于先周盛王

若爲三師以肄焉　肄習也

三十一年我受其無咎　受猶任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傳杜解補正【卷下】

氏讀至夫字爲句言人以有名爲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按有所猶言有處也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　王麟趾曰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倡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弒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

日月在辰尾　傅氏曰辰尾指東吳在楚東故知必吳入郢也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吳越雖同星紀之分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屬役賦丈　屬役屬所役人數

定元年魏子涖政　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首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爲晉之十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逆之兩月而始裁朱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邵氏曰以師臨我我伐桐二我我舒鳩也爲我使之無忌吳自我也蓋吳將誘楚欲使之不忌吳於是桐適叛楚故使舒鳩人謂楚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爲我使之無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此致人之術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按傳下文言楚囊瓦伐吳不言伐舒鳩則杜解爲得又襄公二十五年楚已滅舒鳩矣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傅氏曰柏舉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噴有煩言　噴爭言也管子有噴室之議荀子噴噴而不類

命以伯舅　孫寶侗曰於晉當有伯舅之命而今逸之

相土之東都　相上商之先君鄭氏詩箋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曰東都不可知爲何地也

密須之鼓　密須解已見昭十五年此重出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服云畀我季芈之字下文但言季芈知非二人

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　傅氏曰雲中雲夢澤中蓋江北之夢在今湖廣德安府考睢漢二水皆入江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續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即自鄖而奔隨也解以爲江南之夢非

不敢以約爲利　陸氏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

五年卒於房　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𠃌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揚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廣遷防陵常山王敬廢徙房陵一叠之甲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一證

大德減小怨　傅氏曰大德謂其弟懷初謀弒王故子西欲舍之王憐其念父以其兄有大功故并貰

六年定之靈龜　靈龜解已見莊二十一年此重出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恐晉陰厚之故爲此言郤氏曰孟孫何爲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有不可言之苦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言外得之而豫圖杜解補正【卷下】

所以待之也凡晉辭曰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日何如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證爲之請以取人焉者也

八年主人出衛奔　賈云主人出魯人奔郤

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

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　捘捉持之也捥腕同莘脅交曲處捘之上及於捥

衆人從焉　言事之

九年子明請桐門右師出　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長逐之使出名居也

東郭書讒登聖彌從之曰子議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　邵氏曰登登城也下既登而入城也左右非諸辭絕而後下乃諸辭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欲甲曰暴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斬　邵氏曰上言聖彌從之則書先登矣既登又讓下讓而左右不以先後彌爲

先下地也登絕後下此言亦然讓登爭先也讓下亦爭先也讓與聖彌既不得先難也今益又言登之先是又難也如驂之斬則書先而猛略後焉所謂先先於衆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故笑而言之

晉侯登虒祁以望國氣　傳氏曰晳白皙幘以巾髮單賤所服裡製狐皮之衣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在今萊無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俎絡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臺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十三年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邵氏曰寘諸邯鄲衛之意也寘諸晉陽非衛之意也故曰絕衛之道

十四年使死士再奮焉不動　傳氏曰奮如鳥之發

急持以衛其陳吳陳堅不可動

哀元年死知不曠　曠空也言不爲徒死知上必有以恤之

二年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傳氏曰設旆於軍前蓋爲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故懼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故兆始謀伐二子卜得吉兆

趙孟曰可矣　以范中行氏失援懼竭必將亡

四年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　豐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

分軍爲二以脅晉人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晉大夫守陰地者

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諸子見襄十九年

景公死乎不與理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邵氏曰二不與皆指羣公子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劉炫曰前敗子柏是若此戰更敗是再敗

潛師閉塗　史記司馬貞注曰閉塗即禮記所謂敢塗

者謂匿其喪也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也今書無帥彼天常一句

出萊門而告之故　解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萊門陽關邑門

若舉不信羣臣乎　悼公忌荼恐諸大夫復立荼而呼已欲使除之故僖子以爲疑已

七年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陸氏曰如是如旅俱十二蔬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

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舜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　傅氏曰大夫對以夏時諸侯以萬計惟大小相攻伐故胥以亡今晉盟伐邾既不字小又不事大不相趨於亡乎何不言但言而不聽耳凡以兵加人德足以勝之而後可今德不過邾而伐之其可乎蓋諸大夫皆以伐邾有吳患不能回季孫之意故不樂杜解皆誤

八年所託也則隱　若已託於他國而臣事之雖不奔

命猶爲之隱諱

書雖無與立必有與焉　言魯平時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患

王犯書爲之宰淳臺子羽之交好焉國人懼　傅氏曰王犯書爲之宰淳臺子羽之交好焉國人懼

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吳得據之以爲魯患故懼

吳人行成　此魯求成耳而言吳人行成者內外之辭

十一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清解已見隱四年此重出

行子曰就用命焉　劉原父曰有子當爲子有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邵氏曰州仇奉甲從君者對王言拜者受之之禮

使於齊　子胥爲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史記曰吳子使子胥於齊

爲王孫氏　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謂改姓辟吳禍非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傅氏曰孔子與弔弔於公也適季氏弔畢而適季氏也見

季孫之不統則亦去其經禮之稱也拜者贄主之拜也古者弔無拜禮

從之固矣　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解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非也四夷雖大皆曰子

越子伐吳爲二隧　解隧道也按隧即古隊字

十四年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傳氏曰四乘四人同乘也如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解云兄弟八人不必皆在

十五年齊日共積　陸氏曰共積謂共給委積蓋言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爲一日之用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傳氏曰喪失也成魯宗室背魯出奔是喪宗國

十六年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解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藏祠曰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與司宗祏注宗廟中藏主石室也昭十八年鄭災使祝史遷主祏于周廟注廟主石函也此注同按說文云

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宮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今許公爲得祏于室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

十七年太子又使椓之　陸氏曰椓字古與豚通呂氏春秋椓崔子之子使之爭

奮揚大國滅之將亡　當以奮揚大國爲句言其滅於大國將見滅而亡

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今大禹謨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傳氏曰二國齊魯

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傳氏曰稱副也馬以駕車車有旌旄仍以繁纓飾馬皆國君之服讓言可以稱此否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　申如易申命之申

二十七年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解恥從蠻夷盟慈溪黃氏曰非也蓋康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己與越將責公康子納賂太宰嚭而止同意豈以盟蠻夷爲恥哉

公弔馮降禮　陸氏曰過自貶屈

改葬君使瑤緊陳喪焉　傳氏曰喪中也緊其中見滅之由

故韓魏反而喪之　補云終陳成子之言　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其地靖公遷爲家人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終

嘉慶戊辰夏五月鄒文張海鵬校梓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博極羣書精於考證

國初務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李光地嘗爲作小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載籍作爲此書至邵寶左觿等書苟有合者亦皆采輯若宝如懸磬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辭千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祏爲廟主取諸說文石四爲鼓取諸王肅家語注視其之爲莪蕪取諸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究訓詁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過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主一家故凡炫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剔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其闕失可謂捕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棟作左傳補注糾正此書尤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虞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爲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爲都國圃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爲據棟引世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儀側之疎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出與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論矣

左傳事緯

馬驌撰

左傳事緯序

左傳之迹而列於經學漢儒專治之自漢來人手一卷心既自謂據靈敏殊異特而鮮有能盡其蘊者杜元凱號精左癖而解有能盡其蘊者杜元凱號精左癖而不能不為句析而字擷之俾讀者曉然易解而其中義蘊之淵包含之富別二不能無遺焉余特是書原未嘗有所窺測第以衆髮受書即已肄業及之止得借以為帖括點綴久偶綜貫隨以已見書之於間比度書簏中檢出馬氏事師通協余心因再加釐訂而別為一書焉若左傳之於經學

謂余有所會心而居於得多寡領也則豈敢屈李朝元序

左傳事緯序畢

左傳事緯卷一

鄒平 馬驌 撰 羅江 李調元 贊 卷 才

天文分野

分野之說古人每詳言之周禮保章之職既難考論而見於左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徐州鶉曰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則鶉火為周分矣晉文即位歲受實沈故董因曰晉人是居則實沈為晉分矣襄二十八年歲淫于玄枵則衛于鳥尾周楚惡之則鶉尾為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見大辰梓慎知宋鄭之災曰宋大辰之虛也則大火為宋分矣獨其餘有可疑者星紀北而吳越南并鬼南而秦居西虛危在北降婁屬西魯宅曲阜或又以受封之始歲星所在為說然有絕而復續者封日既異前星又豈可據乎夫春秋戰國地域變遷三晉未分晉當何區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未東遷何故已直鶉火陳滅于楚何自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蠻夷戎狄豈日星所不臨哉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越得歲而吳受其凶皆以歲星所在言之也然承韋賓術晉何以吉吳越同野吳何以凶衛既水屬何故與宋陳鄭同火而裨竈先知之且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祀吳又齊薛之分矣此皆不可曉者前哲要自有見也

日食三十六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五年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文元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有六年夏六月丙寅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有四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哀十有四年夏五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為良月傳曰就盈數焉

星名

龍　角亢也傳曰龍見而雩龍見而畢務

天根　氐也外傳曰天根見而水涸

天駟　房也外傳曰月在天駟

大辰　心也傳曰星孛大辰

大火　心也傳曰心為大火火伏而後蟄者畢

龍尾　尾也傳曰龍尾伏辰

天策　傳說星也傳曰天策焞焞

析木之津　箕斗間也傳曰今在析木之津

左傳事緯 卷一　四

星紀　斗牽牛也傳曰歲在星紀

婺女　須女也傳曰星出婺女

元枵　虛危也傳曰淫于元枵

玄枵　虛危也外傳曰星在天黿

蛇　虛也傳曰蛇乘龍

顓頊之虛　虛也傳曰歲在顓頊之虛

娵訾　虛危也傳曰日在娵訾而藏冰

大水　營室也傳曰其星為大水

娵訾之口　室壁也傳曰歲在娵訾之口

豕韋　室壁也傳曰歲在豕韋

降婁　奎婁也傳曰降婁中而旦

大梁　昴畢也傳曰歲及大梁

西陸　昴畢也傳曰西陸朝覿而出之

實沈　參也傳曰實沈主參

味　柳也傳曰味為鶉火

鶉火　柳星張也傳曰鶉之賁賁

鳥帑　星軫也傳曰以害為帑

壯斗　紫微垣附近星也傳曰星孛入于壯斗

戚　歲星也

漢　天漢也傳曰西及漢

左傳事緯 卷一

孛　妖星也

彗　妖星也傳曰齊有彗星

星孛三（魯十四年秋七年數）

文十有四年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壯斗

昭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哀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十有四年冬有星孛

星隕（隕石一）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交　星隕如雨

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雨雪

雪曰雨雪螽曰雨螽凡自上下者皆曰雨

經用周正傳系夏時

春秋經用周正而傳或系以夏時以經為孔子所筆削而傳則旁採傳記也周禮系以仲冬而魯系以正月時王之正月也定之方中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城楚邱乃書於來年之正月紀其成也何以見傳之系以夏時也四月取麥秋取禾是夏時矣穀梁來朝經書夏傳記以春亦用夏時也而正月朔日南至傳顓以周正說傳亦何常之有若以孔子欲行夏時

左傳事緯 卷一　六

而遂謂春秋之經亦用夏正則二月無冰十月大雪又何必以書異哉柳又考之晉人城杞師曠曰會于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然自文十一年正月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實七十四年則與穀說違以長歷計之文十一年之三月乃甲子朔實夏之正月而合七十三年之數晉固用夏正矣左氏或據晉史不能盡革故十二月申生縊經書明年春十一月殺先克經書明年正月文殺平鄭經書明年春經傳互異而杜氏每曰從赴天赴必稱日月豈能更乎諸儒紛紛殊為無稽

周歷

春正月建子（日南至土功畢）　殷十二月夏十一月

二月　建丑（日在壁藏冰）　殷正月　夏十二月

三月　建寅（啟蟄而雨）　殷二月　夏春正月

夏四月建卯（日在昴）　殷三月　夏二月

五月　建辰（日在西陸出水火昏見）　殷四月　夏三月

六月　建巳（龍見見東方而雩）　殷五月　夏四月

秋七月建午　殷六月　夏五月

八月　建未　殷七月　夏六月

九月　建申　殷八月　夏七月

左傳事緯 卷一　七

冬十月建酉（始殺而雪）　殷九月　夏八月

十一月建戌（日在奎東方土功成）　殷十月　夏九月

十二月建亥（又見見土功興用明堂而水昏正土功成）　殷十一月　夏十月

周室封建

周室封建自武王及成康皆有之故昭九年傳曰武王成康之建母弟二十六年傳曰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是也按周公營洛始封康叔成王翦桐以封唐叔如此之類明非武王所封也其昭二十八年傳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蓋言克商乃得封建歸功於武王耳又僖二十四年傳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然所數二十六國亦非盡周公一時所建也

天子諸侯建都

天子建邦設都故諸侯分土而置周自后稷封邰公劉遷豳太王居岐文王作豐則猶夏商之侯國也武王宅鎬成王營洛以定鼎則為天子矣及周室衰微而平王東遷遂入春秋其曰王城即武王定鼎之郟鄏也其敬王之遷成周即成王所營之下都也魯都曲阜本少昊之墟也又大庭氏居之故傳有大

庾氏之庫又曰大庫之庾

晉都唐謂之夏墟大名也本堯所都謂之平陽晉水出焉故名曰晉正名翼亦名絳而平陽是其總名曲沃繼統遂居晉都至景公遷於新田復命新田為絳而以故都為故絳

齊都薄姑遷於營邱本顓頊之墟也

秦非子始居秦谷襄公赴幽王之難故平王與以岐豐之地莊公居犬邱文公居汧渭德公遷於雍自德公以下十八世居雍至獻公遷櫟陽孝公遷咸陽皆在春秋後也

楚都丹陽武王遷郢至昭王為吳所滅又遷於鄀其始號荊至成王始改號楚也

宋都商邱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也謂之大辰之墟相王因之

衛都朝歌本紂都謂之商墟及懿公為狄所滅宋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曹齊桓公城楚邱而遷之後文公又遷於帝邱顓帝之墟也故曰帝邱夏世昆吾氏居之故有昆吾之墟

鄭本封西周畿內之地至武公而遷濟洛河潁之間謂之新鄭

陳都宛邱大皞之墟

蔡都汝南昭侯服役于楚徙州來

許國小近鄭再滅之以為俘邑懷公附楚遷葉又遷於城父又遷於白羽許遷於夷城

曹都定陶

莒都密州遷鹽官謂之南莒

邾都邾文公遷於繹其後魯伐邾取繹當別有繹

吳都姑蘇

越都會稽

滕遷都於公邱其故地為小邾

薛故都本在魯地葉臺本薛是也吳仲遷於郯

杞都雍邱遷於緣陵又遷淳于

小邾都故滕也以上二十國有世系國

諸小國都名見左傳者虢都上陽州都淳于鄀都開陽肥都昔陽郯都商密

諸侯興廢

齊滅四國　項　根牟　郳　部

晉滅十三國　耿　霍　虢　虞　潞氏　甲氏　留吁　鐸辰　嘗陽　肥　陸渾　鼓

齊滅五國　紀　譚　遂　鄣　萊

秦滅二國　梁　滑

楚滅二十國　權　申　鄧　息　弦　黃　夔　江　六　蓼　庸　蔡　舒蓼　舒庸　舒鳩　賴　唐　頓　胡　陳

宋滅一國　曹

衛滅一國　邢

鄭滅一國　許

蔡滅一國　沈

莒滅一國　鄫

邾滅一國　須句

吳滅二國　徐　巢

越滅一國　吳

秋滅一國　溫

國號不一

燕有二故一曰北燕邾有二故一曰小邾號亦有二而不稱弟西者其時西蠻已滅矣

楚本號荊國有二名猶之晉曰唐殷曰商也邾至戰國為鄒鮮虞至戰國為中山

古者以縣統郡與後世不同　故楚人滅國以為九縣

晉趙簡子曰克藏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列國城郭井里宮室園池

城方丈曰堵堵三為雉城上女牆曰牒曰陴曰短垣地有兩名者時來曰郳大邱曰垂匄瀆之邱曰穀邱黑壤曰黃父夷曰城父新曰白狐犖曰檉郟曰拔卷

楚曰斷道沙曰瑣祝其曰夾谷垂葭曰郢氏牽曰牌上梁之門郢曰發陽

道六達謂之莊齊城外有之九達謂之逵鄭城內有之或名達市或名達路或名大逵吳晉往來之道曰夷庚魯東南有五父之衢鄭有周氏之衢衛有馬路之衢

楚人冢前闕曰經皇寢門闕曰窦皇大夫亦有寢門傳曰晉趙盾寢門闢矣臣亦有朝傳曰崔氏之朝王侯之廟以諱名宮如四門平宮桓宮莊宮魯煬宮僖宮之類是也鄭祖廟曰大宮楚曰大室

諸侯之宮曰公宮太子之宮曰東宮又魯有楚宮曾有固宮銅鞮之宮虒祁之宮白楚有渚宮章華之宮宋有沃宮鄭有西宮北宮

諸侯之臺晉虒祁之宮說苑作馳底之臺楚有章華之臺齊有遄臺檀臺衛有靈臺靈臺亦有靈臺按列國多有臺晉靈公從臺上彈人秦平子登臺而請之類是也

周　城門曰東門　圃門　北門

魯　城門曰東門（亦名雩門）　南門（南城門）　上東門（東城北門）　鹿門（南城東門）　北門　郭門曰茅門　子駒之門　城內有社園　桐汝之閭　外有蒲圃

晉　有桃園

齊　城門曰東門（亦名東閭）　西門（亦名揚門）　北門　稷門

鹿門 雍門

城中有魚里 外有中池

秦 城門曰東門

楚 城門曰西門 北門

城中有蒲胥之市

宋 城門曰揚門正東 盧門東南 桐門北 南門

西門 曹門 蒙門 澤門 有舊墉桑林之門

城內有南里

衛 城門曰東門 南門 西門 北門 閱門

郭門曰蓋獲之門

城內有藉圃

鄭 城門曰東門 南門 北門 舊北門 渠門

皇門 鄟門 蓋門 師之梁 時門 閨門

外郭門曰純門 遠郊門曰桔柣之門

城中有襄庫 羊肆 城中之里曰中分 城

外有南里

陳 城門曰栗門

許 城門曰東門

邾 城門曰魚門 郭門曰苑門

紀 城門曰南門 北門

爾雅曰梁莫大于滇梁又曰梁山晉宣之

魯有大野傳曰西狩于大野宋有孟諸傳曰孟諸之麋楚有雲夢傳曰楚子田江南之夢又曰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鄭有圃田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大野諸名亦皆爾雅釋地文也

鄒平 馬驌 撰 鑑江 李調元 贊才

姓氏

姓氏今不復別按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以繫百世使不別氏以別子孫所自出舜之嬀禹之姒伯夷之姜是因生賜姓也舜曰虞禹曰夏伯夷曰呂是胙土命氏也叔牙季友則以字矣宋戴衛齊則以謚矣可徒司馬則以官矣韓魏范韓則以邑矣蓋天子既命之曰齊魯侯業已胙土命氏而諸侯位卑無土可分故不命氏而命族久之則族

亦氏也但不敢賜姓耳姓繫百世如周之支庶皆守姬姓其曰魯衛毛冉之名則子孫所別也謂之氏矣胙土命氏據封諸侯然耳亦有王臣不封者王亦或賜之族與諸侯之臣無異春秋尹氏武氏是已諸侯之臣卿乃得賜族蓋位登其極理合建家無駭卿也故翬請之有德薄未足建家則雖卿亦不 族翬挾溯柔其後無聞未得族也國語稱黃帝之 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不盡得姓諸侯之臣豈盡得族哉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如此之類非盡君賜子孫繁衍其流至於萬姓是又當別論也

晉侯名周衛侯名鄭陳侯名吳衛侯名晉魯侯名宋皆以國為名者也或曰不以國謂不以本國耳

謚法

謚法起於周前此未有也卒哭而諱將葬而謚周人以諱事神故諱則有謚白虎通言生有爵死有謚謂君卿大夫同也春秋之世吳越之君無謚闔廬句踐是已秦楚宋鄭之卿無謚孟明子文華元子產是已晉衛之大夫無謚羊舌肸蘧瑗是已

布德執義曰穆名與實爽曰繆秦伯任好三納晉君

遂霸西戎宜稱穆矣而諸家謂其殺三良以殉故謚曰繆夫葬穆者康公也豈有故從其亂命而加以惡謚乎

靈惡謚也春秋被弒之君如晉之夷皐陳之平國鄭之夷楚之虔成謚曰靈楚成王謚靈不瞑共王曰為靈若厲其為惡謚也明矣然史稱周之東也王綱不振迨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左氏曰靈王生而有頷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克終其世又似非惡謚也

楚世家言熊通自立為楚武王則非謚法然恐亦臨文遷就之辭耳如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曰報爾平王當時周成楚平固在也史筆往往如此左氏亦有誤用者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惟一處而已

春秋謚有三字者衛之貞惠文子也有生賜者衛侯之於壯宮貞子析朱成子也有出奔而仍得謚者臧武仲中行文子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謚者崔武子臺懷子也

婦人無謚謚從其夫而已晉文嬴衛宣姜莊姜宋共姬秦穆姬之類是也亦有與夫異謚者如景之穆后

桓之文姜莊之哀姜惠之繼室聲子成之妾定姒又不盡然卿之內子或亦殊謚孟穆伯之戴已聲已是也

晉文公從亡之臣見於傳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犨胥臣狐毛賈佗介之推凡八人鄭叔詹曰有三士足以上人國語宋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又說苑介子推懸書云五蛇從之左傳叔向曰有士五人諸說互異未詳所指

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試在周蓋諸子悉出他國

懲驪姬之亂也雖成公復立公族而顯者亦少是後見於傳者唯楊干及慈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外是公族猶多在他國也

王侯妃匹

婦人國下繫姓示不忘本且別他族齊姜衛姬葛嬴宋子之類是也有守下繫姓者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是也有謚下繫姓者莊姜穆子懷嬴文芋是也姬為周姓故王室及同姓之女皆曰某姬晉平公以同姓之女為嬖御故子產曰內有四姬後世不知遂以為侍妾之稱國策言幸姬如姬漢書言

諸姬愛姬不辨為周姓矣惟娣姒之姒不以為姓爾雅曰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則自古已然

婦人有名有字婚禮納采問名公羊傳字而笄之如宋元之母曰棄齊景之妃曰重是其名也伯姬叔姬伯叔是其字也

匹配曰妃名通適妻故陳哀公有元妃二妃下妃魯惠公亦有元妃孟子元之一字蓋始適二義故杜曰始適夫人若始而非適適而非始皆不得稱元孟任哀姜是已妃字則無尊卑之異雖大夫亦稱之禮曰以某妃配某氏是也其尊卑殊稱詳於曲禮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諸侯元妃既死禮無重娶之義而以元妃之姪娣為繼室故惠公繼室以聲子晉侯請繼室於薛是也大夫亦然傳曰臧宣叔娶於鑄而死繼室以其姪

周諸王妃

平王宜臼

桓王林　紀季姜王九

莊王佗　王姬王妾子頹

僖王胤

惠王閬　陳嬀王后生襄王及王子帶

襄王鄭　隗氏王后狄女

頃王壬臣

匡王班

定王瑜　姜氏王后宣公大年逝

簡王夷

靈王泄心　姜氏王后襄公十五年逝

景王貴　穆后王后生太子壽

敬王丐

魯諸公妃

惠公　孟子夫人　聲子繼室生隱公　仲子再娶夫人生桓公

隱公息姑　未詳

桓公軌一名允　文姜大人生莊公及季友

莊公同　哀姜夫人　叔姜生閔公　孟任生子般　戴風生僖公

閔公啟方　未娶

僖公申　聲姜夫人生文公

文公興　出姜夫人生宣公及視　敬嬴生宣公

宣公俠一名倭　穆姜夫人生成公及東門襄仲　其母何氏也宣公衛成公子也如魯穆姜二年公薨穆姜與襄仲謀立宣公為穆姜所

成公黑肱　齊姜夫人　定姬生襄公及聲伯

襄公午　敬歸生子野　齊歸生昭公二十年卒

昭公裯　孟子夫人

定公宋　定姬夫人生哀公

哀公蔣　公子荊之母娶未詳何氏

晉妃

齊姜本武公妾獻公爲之娶生秦穆姬及申生　賈君獻夫人　狐姬生文公

小戎子生惠公　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以上獻公　梁嬴生夷吾公惠公　杜祁生重耳公

文嬴文夫人　偪姞文紀既在二生襄公　季隗既在三生公　

祁既在四生趙　辰嬴既在九人生樂　姜氏以上周文紀　穆嬴生靈公

悼夫人杞女生平公　少姜平公妾　衛姬平公

齊妃

王姬襄夫　衛姬僖公之寵　王姬徐嬴　蔡姬

以上三人　共姬既在衛姬生無虧　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

葛嬴生田　密姬生齊　宋華子生子南以上六人相　聲孟子

子叔姬昭夫人　蕭同叔子惠妃生頃公

顏懿姬靈夫人　駿聲姬生莊　仲子生齊

戎子穆孟姬生襄公以上雲謂妃　燕姬襄夫人　鬻姬生恭

胡姬重以上襄妃　季姬僖夫人

秦妃

穆姬穆夫人生康公及公子雍

楚妃

鄧曼武夫人　怠嬀文夫人小姓武王　秦嬴共夫人　巴姬共夫人

鄭封人女平夫人生建　泰嬴平約庭之婦生昭王　越女名妃生惠王

宋妃

共姬共夫人生平公　弃平妃生元　景曹元夫人

衛妃

莊姜莊夫人　厲嬀生孝　戴嬀生桓公上莊妃　夷姜莊夫人

宣公孟之生惠公　宣姜宣公來娶太人　定姜定夫人　敬嬴定夫人生襄公四

穆夫人　嫡姞襄夫人生成公及靈公　南子靈夫人　呂姜莊夫人　夏

戊女出夫人

鄭妃

武姜武夫人生莊公及段　鄧曼莊大人生昭公　雍姞莊妃生厲

陳嬀子僖妃文公之生子華子頹　文芋文夫人　姜氏江女生子

蘇女生子帶子頹　燕姞生穆公以上文紀　宋子穆妃生子堅子

圭嬀穆妃生孔　姚子穆妃生靈公夏姬

陳妃

鄭姬 襄元妃 生簡師　二妃 生 襄　下妃 生 襄

齊姜 文元妃 生定公　晉姬 文二妃 生襄

晉卿十一族

晉卿十一族韓魏趙狐荀先郤欒范中行知也賈季奔狄而狐氏廢荀克有疾而荀氏廢先縠得罪而先氏廢欒郤廢趙而趙復興欒氏譖殺三郤而郤氏廢范宣子逐欒盈而欒氏廢知趙魏韓逐范中行氏而趙魏韓復其滅知伯是後遂為三晉矣

韓氏　其先與周同姓或曰韓萬曲沃莊伯之弟也晉獻封萬于韓原以為韓氏宣十二年景公以韓厥為司馬成三年晉作六軍使厥將新中軍賞軍之功也十三年將下軍十八年繼樂書為政將中軍襄七年告老長子無忌有廢疾不得立讓于弟韓起使無忌掌公族大夫起佐上軍知罃東厥以為政而悼公復霸昭二年起將中軍晞於魯觀書於太史氏曰周禮盡在魯矣十三年會於平邱二十八年卒定十三年韓不信同逐范中行氏不信之孫滅知伯再傳而侯侯六世而王王六世而秦滅之

魏氏　其先畢公高之後也武王封弟高于畢以畢為姓其裔孫畢萬事晉晉獻公滅魏以封之卜偃曰其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魏犨從亡文公以為戎右成十八年悼公即位以呂相魏頡為卿以魏犨為司馬襄三年終佐新軍和諸戎十一年而有蕭魚之會公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子之力也賜犨金石之桑十三年佐下軍十八年將之平公世也昭之五年魏舒佐上軍二十八年晉滅祁羊舌氏舒遂為政將中軍頃公十二年也定元年城成周卒十三年受多同逐范中行氏後其子豹與韓趙共滅知伯傳而為列侯侯之孫稱王王六世而秦滅之

趙氏　其先與秦同祖至造父為周穆王御賜以趙城因以為姓七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又五世而趙夙為獻公戎御賜之耿駟姬之難趙衰從重耳出亡文公反國以為原大夫僖二十七年晉作三軍欲以為卿趙衰辭乃止一年晉作五軍衰將新上軍始為卿文二年襄公使佐中軍五年卒六年趙盾將中軍立靈公使趙穿為撤卿宣二年公無道穿弒之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盾以趙括為公族大夫盾卒趙朔嗣立宣八年佐下軍十二年將之以括及趙嬰為中軍大夫趙同為下軍大夫成三年景公作六軍括佐新

中軍趙旃佐新下軍嬰通於莊姬同括既景公用韓厥之言而立趙武馬悼公立以為卿佐新軍襄九年將之十二年將上軍二十五年將中軍相平公以為政傳曰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皆武之力也武退然如不勝文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昭元年卒五年趙成佐中軍二十五年趙鞅合諸侯於黃父明年納敬王定十三年范中行攻鞅于晉陽於是知韓魏氏共逐范中行氏而反鞅哀二十年子無恤嗣無恤與韓魏滅知伯其後侯者六世王者六世而秦卒滅之

狐氏　其先本唐叔之後別在戎狄為狐氏獻公重二女於戎犬戎狐姬生文公狐突以姬故事晉為大夫閔一年申生伐東山突為戎御二子狐毛狐偃從文公出亡懷公立名毛偃不至殺狐突及文公得國僖二十七年使毛將上軍偃佐之明年敗楚於城濮文六年襄公薨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佐陽處父改蒐而易之以射姑佐趙孟射姑怒及襄公卒射姑將迎公子樂于陳而立之趙盾不從殺公子樂

於鄢故射姑殺處父而奔狄狐氏亡

胥氏　胥臣食邑於白臼曰季從文公出奔及反國使佐下軍文五年臣卒十二年趙盾使胥甲佐下軍宣元年敗甲而立胥克八年克有蠱疾郤缺廢之胥氏亡

先氏　閔二年申生伐東山先友為右僖二十七年文公使先軫佐下軍二十八年將中軍上德也敗楚師於城濮文公為侯伯軫之功實大焉二十三年敗秦于殽獲三帥是秋免冑馳狄師而死狄人歸其元而如生襄公以其子先且居將中軍文五年卒七年

先克佐中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初襄公之卒也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故蔑奔秦九年都竹亂殺克晉人殺都宣十二年先縠佐中軍郤之戰不用命而敗於楚十三年名赤狄將為亂景公殺之盡滅其族先氏亡

郤氏　晉公族也其先食邑於郤因氏焉至郤芮而受采於冀芮事夷吾及文公反國芮及呂甥將焚公宮公如河上秦穆公誘殺呂郤郤氏廢胥臣過冀見郤缺耨夫婦敬如賓言於文公而使為下軍大夫僖三十三年襄公立郤缺獲白狄子命為卿文十二年

將上軍宣八年將中軍廢胥氏十二年郤克佐上軍十三年將之十六年佐中軍十七年將之成二年敗齊於鞌報其矢辱也十三年郤錡佐上軍郤至佐新軍十六年錡將上軍郤犨將新軍錡及至犨皆汰侈號三郤鄢陵之役至進六間之說而勝楚反役欒氏譖三郤而殺之郤氏亡

欒氏　亦公族也晉靖侯孫欒賓食采于欒因以為氏賓傅曲沃桓叔其子共叔事哀侯僖二十七年文公以欒枝將下軍文五年卒十二年欒盾將下軍宣十二年欒書佐下軍成二年將之從郤克以勝齊于

章四年將中軍十六年勝楚于鄢陵十八年與中行偃弒厲公而立悼公以欒黶為公族大夫襄九年將下軍十六年平公使欒盈為公族大夫十八年佐下軍黶汰欒氏多怨盈又好施士匄畏之二十一年晉逐欒盈合諸侯以錮之盈入為亂二十三年克之欒氏亡

范氏　其先陶唐氏裔也在周為杜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士蔿為獻公除公族使為司空士縠嗣之文六年文公蒐于夷將使縠將中軍先克不可八年作亂九年殺先克襄公殺縠

靈公之立也士會奔秦既而復之宣十二年將上軍十六年滅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景公請于王以蔿昊命將中軍兼太傅明年先都克而請老子士燮佐上軍成十三年將之十六年佐中軍反自鄢陵祈死而卒十八年悼公使士魴為卿士遲濁為太傅襄九年士匄佐中軍十三年魴卒將使匄將中軍讓於中行偃十九年將之二十三年克欒氏昭五年士鞅將下軍定元年將中軍十三年士吉射與中行寅作亂晉卿共逐之奔朝歌哀五年奔齊范氏亡

中行氏　本荀氏也荀林父將中行故為中行氏文七年佐上軍十二年佐中軍宣十二年將之敗於邲林父請死景公使復其位成十三年荀庚佐中軍十六年荀偃佐上軍襄九年將之十三年將中軍十四年伐秦十八年合諸侯同圍齊明年未至而卒昭元年荀吳將上軍敗無終及肥狄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二十九年荀寅為下卿定公十三年與范氏作亂晉逐之中行氏亡

知氏　亦荀氏也與中行氏同宗荀首食采于知故別稱知氏宣十二年首為下軍大夫十三年佐上軍十七年佐中軍初楚之敗晉于邲也楚人囚知罃及

首佐中軍乃以公子縠臣及襄老之尸易罃而歸之成十三年罃佐下軍襄九年將中軍輔悼公以為政明於戰陣之法三駕伐鄭遂復霸業罃之力也十三年卒昭五年荀盈佐下軍九年荀躒嗣之定十三年與韓魏趙共逐范中行氏其子荀瑤求地於三晉故三晉共滅之在春秋後知氏亡

魯三桓

魯三桓孟孫叔孫季孫也慶父欲竊君位叔牙黨之季友鴆叔牙而立叔孫氏慶父縊而魯立孟孫氏友獲莒挐而立季孫氏此三桓之始也

季孫氏　自季友獲挐賜田而手文嘉名公卿上卿之兆始應至文子縱逐殺適而魯君失政武子專國而政逮大夫歷悼子平子而昭公見逐桓子嗣立而陽虎作亂康子奉適季氏斬衰原其初本以忠良之心除慶父而安魯國其後驕恣專國而家臣又專其家天之報施豈誣也哉

叔孫氏　僖四年戴伯侵陳為叔孫之始其子莊叔嗣之而惠伯別為叔仲氏莊叔實逆殺適而惠伯死節穆叔則詛三軍以殭公昭子則憂國而祈死成子繼之數年而卒叔牙之後有四善人皆不得志而莊

叔弒君之子僑如通君之母暨牛餘父武叔毀聖亦足以振叔牙矣

孟孫氏　僖十五年公孫敖救徐而孟氏始至獻子之子宅而別為子服氏其中文伯賢而死于父先惠叔孝而無後二子知禮而諸死雖以獻子之德莊子之孝僖子之講禮懿子之師聖而穆伯好色幾隆宗祀孝伯黜適以亂綱常其未免慶父之餘孽與

春秋同姓名人

春秋有兩蔡侯中一為文公一為昭公僅四世而同名此有一誤也有兩壽夢一為句吳之君一為於越之大夫有兩庶其一為莒子一為邾婁之臣有兩子一為鄭行人一為衛行人有兩石乞一為衛人殺子路一為楚人事白公又如介子推晉臣也而又有行年十五而相荆者見說苑宛春楚行人也而又有進諫于衛靈公者見呂覽晉舅犯事文公者也而又有為平公參治國政者見說苑吳公子慶忌夫差之子也而又有王條之子為要離所刺者見吳越春秋管子書載齊桓公之臣弦章說苑又載景公之臣弦章且傳中范宣子士匄士鞅之父也而士匄相士鞅又見于昭公之六年按杜注即士文伯豈與宣子乃

同名哉然漢書古今人表復有兩士鞅一在中上一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號

盟誓

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者要言以昭神也凡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威血槃以威耳讀其載書以次乃歃既歃乃坎牲加書而埋之其盟神則無稷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也其歃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王敦之血進之於口定八年援衛侯之手及捥襄九年口血未乾是也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故鄟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駘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也唯鄫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鼠不從

凡盟牲用牛而莊三十二年孟任割臂盟公定四年劉子期之心哀十五年與衆從之十六年與衆從已是舍卒又不必盡用牛矣

兵戎

凡步曰卒車曰乘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自荀吳毀車為行始用步戰然魏舒曰彼徒我

車是狄先用卒矣隱之九年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是戎又更先用卒矣

服牛乘馬以駕車古無單乘者故古書無騎字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蓋單騎之漸

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以舟師伐吴此水戰之始至哀公十年吴徐承師舟師將自海入齊又海舟之始也

拜賜之師遷延之役汎舟之役皆當日所名也

陳名

魚麗之陳鄭莊公禦王也有右拒左拒中軍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荆尸焚陳名也武王伐隨為之莊王因之軍行右轅左追蓐前矛應無中權後勁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崇卒中行穆子敗蓐狄也五乘為三伍為伍乘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伐衛之陳齊莊公作也有先驅申驪戴廣敔胠大殿

楚田獵之陳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

鄭翩為鶴其御為鶴越子句卒衛文雜之卒皆陳名也覆伏兵也衷中也衡陳橫也簡師精也羸師弱也

刑名

輾車裂　輾高柔彌

刖斷足　刖强鉏　曰鬻拳自刖刖者之履曰踊

梏拘手　鬬射師諫執而梏之

囚　囚聘伯又曰管仲請囚

圄亦囚也　圄伯嬴

鞭　貫耳　鞭七人貫三人耳

尸

磔

肆本磔也

扶拳　以朴扶職

縶拘也　南冠而縶

醢　齊人醢夙沙衛魯人醢子路古極刑也

剕　後者剕

臏刖膝　炮郤宛

炮燔　奪之杖以敲之

敲　殺管叔而蔡蔡叔

蔡流也

宵烹　宵石乞

軍獲曰俘毒死曰酖自經曰縊餓死曰殣刎曰自剄

壹擊而死曰殪不以壽終曰鮮弗良死曰强死祈死者士燮叔孫婼不瞑者楚成王晉荀偃

楚成王有僕區之法晉丹書以著罪鄭子產鑄刑書鄭析為竹刑令有鄧析子書

左傳事緯卷二畢

鄖平　馬驌　撰　羅江　李調元　賢才

變卦起於左氏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晏滿自豐上六變為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為臨子產論楚自復上六變為頤蔡墨論龍見自乾初九變為姤之類其說皆指一爻以立論耳若筮法則諸爻變動原無一定乃左氏所載悉不出一爻之變敬仲之觀六四變否畢萬之屯初九變比季友之大有六五變乾伯姬之歸妹上六變睽卜偃之大有九三變睽棠姜之困六

三變大過穆子之明夷初九變謙姬之屯初九變比南蒯之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變重爻若惟晉之遇復以全卦言而魯之民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春秋二百餘年遂無遇兩爻以上之變卦耶左氏失誣此可見之

左傳引尚書

左傳引尚書以為謨作夏書僖二十四年地平天成文七年戒之用休襄三年成允成功二十六年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十八年官占惟能蔽志皆大禹謨也皐陶謨亦作夏書莊八年皐陶邁種德皐陶謨也此二篇今實虞書以太甲作夏書昭十年欲敗度太甲篇也今實商書以洪範作商書文五年沈潛剛克襄三年無偏無黨皆洪範也今實周書雖古今敘書或有不同而太甲之為夏書更不可解杜氏釋傳往往以書辭為逸書則未見古文故也

春秋賦詩斷章

春秋賦詩斷章未必合於本詩之義皆取一章一句以寄意也左氏引詩以斷意義亦敘此其許穆夫人之賦載馳鄭人之賦清人秦人之賦黃鳥則作詩之始也

僖公之時周王巡狩至于郃宗季孫行父為之請于周太史克作頌故詩有魯頌惟僖公而已，

逸詩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者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子貢詩傳曰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詠作祈招昊京逸詩也祈昭之情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晉士蔿而作詩也

國子賦嘗之乘矣逸詩也及冢周書載其辭曰馬之剛矣嘗之乘矣馬亦不剛嘗亦不乘志氣庶取與不疑

河水僖二十三年晉重耳所賦

芣苢襄二十八年參

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賦者

左傳事緯　卷三　三

右皆逸詩有篇名而逸其辭者如白華南陔之類也

歌

滹沱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伯夷

夢歌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鄙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舊人歌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野人歌　景公死乎不與埋南郭子

三軍之士不與謀師乎何黨之乎歌公　魯人之阜數年不覺使我高臨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弄人

歌　佩玉縈兮余紲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禍之夕晚之申叔乞糧云云舊本不載歌

謠

聊其目睫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宋城者謠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駱謠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我人　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庶實慰我心宋築者謠

諺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晉諺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使我敗於邾晉人　取我衣冠而褘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我子弟而奴隸之我有子弟猶可以教誨也我有田疇子產猶而耕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師人謂子產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師人謂子產二事

誌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侯獲虢公出奔之鶉之鴉公出奔之鶉鴉跦跦公在野外野往饋之馬鶉鴉跦跦公在野外野往饋之馬

乾侯徵褰與禍鶉鴉之巢遠哉遙遙祠父喪勞宋又以驕鶉鴉鶉鴉往歌來哭晉童謠

銘

余按敝國于莫余敢止禮王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鬻余口正考父　昧旦平明號旦

箴

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僕人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逸

頌詞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蛾之後將有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氏也　專之渝攘公之翦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晉獻公　兆如山陵有大

出狂而喪其雄商紂子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楚平公子季　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美不利子商晉敗　如魚竊尾衛流而方羊商馬大國滅之將亡閼門塞實乃自後踰衛卜夢以上卜詞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邱歸昧睽孤鬼張之弧姓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晉侯伯姬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晉侯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　同復於父敵如君所魯襄成季以上筮詞

雜詞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晉中行穆子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景公右齊童謠

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四天無辜衛侯夢渾良夫

諺古人之言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心苟無恥何恤乎無家　輔車相倚唇亡齒寒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庇馬而縱尋斧馬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鹿死不擇音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殺老牛莫之敢尸　非宅是卜惟隣是卜　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室于怒市于色臣一主三　無過亂門　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唯食忘憂　民保于信　無穢虐士　飛矢在上夫驛在下

誄

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哀公誄孔子）仲尼一誄諸書互見不同禮檀弓云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五行志云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惟世家與左傳同

策命

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襄命皆仲）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襄王命皆文公）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蔡伯舅吳續好）左傳事緯 卷三

今余命女環鈺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靈王賜令齊靈公）叔父陟恪在哉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景王追令齊襄公）

盟辭

渝盟無享國（各隨篇所載）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晉文公盟諸侯）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懷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人盟）恤病討貳（晉盟清邱）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晉平齊）凡晉侯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涂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晉侯盟于宋）凡我同盟毋壅年毋饉毋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之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皆神公）同討不庭（皆平公盟虞原）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縱縱從公無通外內（昭公盟後者）蹊土之盟曰名復舊職平邱之盟曰無或失職黃池之盟曰好惡同之雖不見本年而互見諸篇若葵邱之五命則詳於孟子

禱辭

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僅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僅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晉尚僅茂乃濟）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厲亂從晉干左難不能治亂使帙討之蒯聵不敢自帙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衛太子蒯聵）

誓辭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惟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鮌殛以戮桐棺三寸不敢屬辭素車樸馬無入于先下卿之列也（趙簡子誓衆）

凡誓辭稱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嶽日有如白水有若大川皆取心之明白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之見其心也

引古書

軍志古書也其辭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凡二見（宣十二昭一十一）又曰允當則歸（僖二十八）鄭書古書也或曰鄭史其辭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襄三）又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昭二十八）

隱語

吁庚癸呼餘糧 之河魚皆軍中隱語也

葬歌

虞殯送葬之歌也見哀公十一年挽歌不始於田橫之客矣

鄉平　馬驌　撰　羅江　李調元　贊

左氏字義

左氏字義謂止戈為武反正為乏四蟲為蠱今人所知也亥有二首六身今人不知也

用字之異

用字之異者宋公斯之（戲而相繩息嬀也）蔿（蔿至也）見孟任從之（閟不從也）既合而來奔（合事也）楚人惡之脫扃（扃鍵也）以歲陳事（歲獻也）屈蕩尸之（尸主也）方震大叔（震懼也）則朝而崩（崩下落也）子無我廷（廷殿也）楚師憯（憯大也）

左傳事緯卷四

無也）盤而棄于他車（盤一足行也）弄馬之過隱君身（隱蔽也）蔡閒王室（蔡奉也）咋謂林楚（咋齧也或曰大聲）而不克衰事（衰成也）是覆言也（覆審也過也）君將敵之（敵偶也）

以上叛下亦曰叛王孫蘇是也男子喪妻亦曰寡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是也男亦曰媵以井伯媵秦穆姬是也至公年謂昭公欲弒季氏則以上殺下亦可曰弒矣

春秋王侯之享年久者

春秋王侯之享年久者周平王五十一年齊景公在十八年楚武王五十一年杞桓公六十年滕宣公七十餘年許穆公小邾穆公皆五十餘年邾文公五十一年遷鄫而卒不為不吉也

善星文人

善星文者晉士文伯鄭裨竈魯梓慎皆詳於傳時有宋子韋不見左氏而別詳於鴻烈武藝於道記諸書能相人者周內史叔服

識牛鳴者介葛盧

勇力人

勇力者南宮長萬之破犀華圉人舉之投臺於掖門聊人統之抉懸門狄虎稱之自成一隊春秋父之

左傳事緯卷四

城隊而復上者三顏高之弓六鈞狼瞫之斬因爭右先軫之免冑馳狄叔山冉之搏人以投高國之徠石以投人干犨之請一矢熊宜僚之當五百人子期之抉豫章殺人慶舍之援桷動于煮如此之類事固甚奇左氏形容曲盡其妙

善射人

善射者多養由基為取射微七札射呂錡以一矢復命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而猿抱柱號矣

形貌

形貌則晉文公駢脅（合幹）宋華元眼（出眼）臃腫（大腹）于思（子駟之字）宋子罕歎（歎也）皇國父皆（白皙）

齊陳武子白皙美鬚髯甚口（大口）

楚穆王蹲目而豺聲越椒熊虎之狀豺狼之聲

宋公子鮑美而鮑元公惡而蛇大子痤美而很（很戾也）

晉叔虎美而有勇力伯石豺狼之聲

齊陳約長而上僂望視

衛渾良夫長而美孟縶足不良腸行（跛也）

鄭駟帶美貌大夫俱惡

左傳事緯卷四

魯聖牛黑而上僂深目而豬喙（豬喙氏之子）

敖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杜預云行以短）又長狄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美婦人

婦人形貌則孔父之妻美而艷宋芮司徒女赤而毛長而美

手文

手文則唐叔曰虞成季曰友仲子曰為魯夫人石經古文虞作攸魯作長手文或似之

鬼神

左氏近誣先儒既言之矣即以鬼神論之方伯有之報帶殷也國人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晳攻之而殺始伐之令不先報晳而顧忌殺殷何耶且申生之死驪姬譖之也而徒知報惠公之改葬楚成之死本太子商臣所弒也而徒知以不瞑爭謚皆昧於輕重矣他如樞聲如牛老人結草秦諜六日而蘇之類皆小說家之談而左氏不免況後世之史書乎

夢異

言夢左氏蓋屢見之夢天使者蔡姞趙嬰夢河神者

左傳事緯卷四

子玉夢祖先皆衛成及孔成文之夢康叔曹人之夢振鐸昭公之夢襄公韓宣之夢文公荀偃之夢厲公夢鬼物者晉景之夢大厲夢二豎平之夢黃熊鄭人之夢伯有衛侯之夢渾良夫至於叔孫之夢天壓已宋昭公之夢已為大鳥則幻極矣衛侯之夢謙聲伯之夢歌則奇甚矣昭七年一歲而言夢者四晉景公一卒而敘夢者三則煩甚矣

物怪

物怪則豕人立內外蛇鬬蛇出泉宮虎乳于文鳥鳴出出石言龍鬬雄雞斷尾龍見絳郊左氏之誣在是章句之妙亦在是

衣飾

衣飾則楚子王瓊弁玉纓

鄭子臧鷸冠

晉郤至蘇章之跗注

齊東郭書皙幘而衣貍製

衛渾良夫紫衣狐裘

兩衣曰製左右異色曰偏衣軍中上下同服曰均服

藍縷敝衣也游服常服也鞶鑑以鑑飾帶也鷸帶吳地所貴紋于產季札以相贈也

婦人之衣曰蒙衣其近身衣曰袓服

車

車名廣車軘車皆兵車也輜士車御㮂車也屏軒卿車也魚軒飾以魚也衛戲車也巢車車上望櫓也亦曰樓車有障曰藩有衣曰蔥靈輦路柴車也衣句一轅亦卿車也輴䡨𩋾䡠車乘之飾也美澤可鑑言其美也

舟

舟名吳有餘皇比舟爲梁曰造舟

鼎

鼎名郜鼎莒方鼎甲文鼎讒鼎吳壽夢鼎衛舒鼎晉鑄刑鼎

鐘

鐘名鄭有襄鐘衛有大呂晉有姑洗 季武子鑄林鐘

鼓

鼓名晉有密須之鼓

琴

琴名魯齊姜有頌琴猶言雅琴也

劍

劍名吳有屬鏤虞叔有寶劍

弓

弓名魯有封父之繁弱楚有大屈弓無緣者曰弭弓

衣曰韔

矢

矢名魯有金僕姑矢之善者曰菆矢楅曰冰亦曰房

甲

甲名晉有鬬單之甲

旗

旗名趙簡子有蠭旗齊有靈姑銔鄭有蝥弧

玉

玉名魯有龍輔璠璵韓宣子有玉環晉有垂棘之璧崔氏有拱璧周有寶珪魯有夏后氏之璜衛向魋有之爾雅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肉邊也好孔也）

雙玉曰瑴

器

器名齊以紀甗玉磬賂晉燕以瑤罋玉櫝斝耳賂齊鄭有瓘斝玉瓚晉昭公賜子家雙琥一環一璧輕服鄭賂晉以歌鐘鎛磬周有魯壺

賄賂

以人賄者晉賂楚以執斲執鍼執紝皆百人鄭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又賂宋以師茷師慧

請帑請冠皆求賂也衛賂叔鮒一篋錦季孫賂梁邱錦二兩縛一如瑱

木

木名則晉首山有翳桑多蔭桑也楚朝有豫章大木也趙盾之庭有槐季氏之家有嘉樹

鳥

鳥名則五鳩（祝鳩雎鳩鳲鳩爽鳩鶻鳩見傳中）五雉（杜曰雉有五種鷷雉鶅雉翟雉鵫雉翬雉）九扈（杜曰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少皥氏以鳥名官）爰居（海鳥）茅鴟鷁鶴鸐鷂皆鳥名也

獸

獸名則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封豕皆取惡獸爲喻也於菟楚人謂虎也皐比虎皮也婁豬求子豬也艾豭老牡豕也蛇豕者以大蘩豕尾如田單大牛之類也犀似豕兕似牛麇多爲災熊蹯難熟鼠有螫毒曰鼷鼠

馬

馬名則鄭有小駟唐有肅爽衛有啟服晉有屈產之乘畫馬爲文曰文馬宋景公朱白馬之尾鬣

犬

犬名則晉有獒犬之狂曰瘈狗叔孫有吠狗

龜

龜名則衛有成之昭兆魯臧氏有大蔡僂句

蟲

蟲名則有螽螟蜚蜮蝝始生曰蝝

左傳事緯卷四畢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

國朝馬驌撰驌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於靈璧縣知縣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丘明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左傳字音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傳繹史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學載所著諸書與此本並同惟無字府及事緯

昰士禎偶未見歟三傳之中左氏親覩國史事蹟爲眞而襃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蓋篤論也驌作是書必稱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驌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可以知專門之學與涉獵者相去遠矣

左傳事緯序

許元淮撰

左傳事緯爲濟南馬氏繹史中之一類繹史書帙浩衍版久不存事緯另列成部而孤行不廣其例略曰易編年爲敘事篇目一百有八令讀者一覽卽解且無遺忘之病誠善本矣其篇末組織新艷貫串恣肆尤臨文必備之書坊間購此不易得余實是書有年及門黃子春渠請讀之暇歎爲家塾中獨絕之本患重鐫之余謂昔人有借文選不得後卒鏤版行世茲馬繡左傳事緯例略七則舊文傳麗于經年時月日以相維繫也易編年爲敘事篇目一百有八將令讀者一覽卽解且無遺忘之病

杜氏謂左傳有先經後經諸法故往往有無經之傳及經詳而傳略經略而傳詳者旣立敘事之法雖傳中片語隻字稍涉某事因以附入以無遺古史之文疎遺固陋沓複亦繁有一事或關兩事及數事者止從所重錄之論斷中互相援引庶乎其淹貫也

事統于篇年紀易紊故每年必隔一字書之年之首事則蒙本文大書某年餘則分注某年不使傳文疊出

篇末贅以愚論未敢言文旁集諸家雜采傳記無庸附會僻說折衷一歸于正大期于發明經傳而止

簡端碎評意之所寄偶拈一二以誌賞事之節目亦爲標額濫評一概不收六書不明家亥豕紊附以左傳字釋用爲考訂之助爲攬莅齋主人謹識

朱彝尊曰案馬氏左傳事緯凡十二卷前有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說一卷覽左隨筆一卷春秋名氏譜一卷左傳字音一卷驢字宛斯鄒平入曾會萃三代之書爲繹史人目之曰馬三代

春秋左傳補注

惠棟著

春秋左傳補註卷第一

棟曾王父樸菴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常因杜氏之未備者作補註一卷傳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竊謂春秋三傳左氏先著竹帛名爲古學故所載古文爲多晉宋以來鄭賈之學漸微而服杜盛行及孔穎達奉勅爲春秋正義又專爲杜氏一家之學值五代之亂服氏遂亾當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自杜元凱爲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闢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棟少習是書長聞庭訓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因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廣爲補註六卷用以博異說袪俗識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棄衆樂劉之意有失必規其中于古今文之同異若尤悉焉傳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勿替引之云爾戊戌冬日東吳惠棟定宇序

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廿四年傳宗人釁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爲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經爲隱書明矣

傳郕城遊百雉國之害也　管子曰國小而都大者弑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周書作雒云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不舉中者從可知此周公相成王作雒所定之制故云先王之制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徐齊民北征記曰菟陵縣東南有大隧潤鄭莊公所闢

其樂也融融　融古文作彤張衡思玄賦展洩洩而彤彤舊注云洩洩彤彤皆和貌李善云左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融與彤古字通案敘阮陰亦以彤爲融

注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余仁仲左傳字辨曰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不皆相臺岳氏本作皆不誤也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樸菴子惠子曰荀卿云貨財曰賻與馬曰賵衣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贈弔及事禮之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禮故左氏依以爲說杜元凱遂備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矣之甚

衛侯來會葬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諸侯五月同盟至先王之禮也杜以卅年傳文爲據明同盟惟大夫有是理乎棟聞諸家君云

二年傳脩惠公之好　兩國有前好而會盟者謂之脩好亦謂之尋高誘戰國策注曰溫故曰脩溫亦訓尋禮記中庸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尋溫之溫亦作燖哀十二年傳云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曰尋溫也是尋與脩其義一爾

三年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己巳朔

傳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子惠子曰此所據古亦云然而柳子厚有駁大逆之說蓋唐以來始有不信古者棟案管子五輔篇曰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弟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較慎與慎同愧廉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音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周語富辰亦云夫禮新不間舊則八禮之說古矣石碏也舉六者禮諫有五風諫爲上碏爲君陳古義倍弑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嬖婁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是純臣之義也

四年傳敝邑以賦　服虔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朱子注論語用其說

五年傳則公不射　此指祭祀射牲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外傳左史倚相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封人繫豕是也朱子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魚如漢親射蛟江中之類恐未然

鄭人侵衛牧　詩靜女云自牧歸荑王質以爲即春秋之牧邑

郕人侵衛注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羅苹曰郡有剛縣晉爲東平國之剛平無剛父棟案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東郡廩邱縣南三十里有故郕都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案荀子議兵篇曰王者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潛軍之法公羊所謂詐戰非偏戰也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注渝變也　案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曰輸更也與懌悛改同釋奈訓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爲更桓元年渝盟乃訓爲變古文渝輸通此經輸作渝乃古文之僅存者

納諸鄢注鄢晉別邑　案世本居篇云唐叔虞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五名然則大夏即晉地故杜以

爲晉
則邑

七年傳畎如忿　說文引云畎而忿服虔曰如而也臨畎而忿其盟載之辭古如而皆通用莊七年經夜中星隕如雨昭六年傳大如象之皆讀爲而

八年傳因生以賜姓　王充曰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姓姬氏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　尒疋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十一年傳爭長　服虔曰爭長先登受玉

工則度之　尒疋釋器木謂之度亦作剫廣雅云剫分也

桓元年經公卽位　鄭衆曰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云古位立同字也棟案古鼎銘位皆作立見宋薛尚古鉦貞石志

傳目逆而送之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

二年經孔父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棟案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禁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從也

傳立華氏也　立立證周法也立華氏爲證乃佐成孔父之罪下文所云是也言桓公受賕枉法

蟹屬游纓　游李善引作斿顏籀同以爲當从倝聲案說文無斿字有游字云旌旗之流从㫃汙聲汙與泅同上形下聲不當音倝顏說非也蔡邕石經論語子游之游亦作斿斿當从㫃汙省聲游與旌旗字皆枉㫃部㫃本音倝故子游名倝

惠之二十四年唐石經廿四年下惠之三十年唐石經卅年　棟案石經凡經傳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此古文春秋左氏傳本文也說文廿二十幷

卅三十幷也古文省說文所以謂古文乃孔壁中文也蔡邕石經論語云卅而立又云年卅而見惡焉又云凡廿六章考工輪人云輪人爲蓋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枝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鐘鼎文如秦權微彝鼎二十字作廿此又金石文之可爲左證者今九經二十三十字皆當從石經故正

四年經渠伯糾注渠氏　案渠周邑昭廿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于邑者

五年經城祝邱　司馬彪郡國志曰琅邪卽邱春秋時曰祝邱闕駰十三州記曰卽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禁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服虔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

傳禁衛不枝　戰國策曰魏不能支高誘云支猶拒也支與枝同項羽傳其敢枝梧如淳曰猶枝扞也

旝動而鼓　賈逵曰旝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說文旝是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从㫃會聲詩云其旝如林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所云說者卽賈侍中說也杜以旝爲旃蓋本馬融追古文疑

注鄭志枉荀免王討之非也　劉氏權衡曰此言不可以訓於世奈之何以其解經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謂懼乎

六年經子同生　子惠子曰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案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千六年始書子同生明同爲桓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爲莊公狩而作也其詩云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亂而證其爲齊之甥夫子刪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公羊傳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名教大閑聖人于此安得而

不愼乎知此則知聖人刪定六經之意矣三傳惟穀梁得聖人之旨其與子夏之門人歟此論始于朱子近日汪鈍翁朱竹垞亦有論說與此畧同

傳蔥章　王符曰蚤冒生爲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爲章之孫也蔥與蔥同

奉牲以告　周禮充人曰碩牲則贊是也

瘯蠡　說文曰瘯小腫也一曰族系張有復古編云族从㫃矢昨木切系从糸糸力軌切別作瘯瘯非釋文云瘯本又作族蠡說文作瘵

嘉栗旨酒　劉光伯以栗爲穩貌詩云實穎實栗

接以太牢　服虔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與杜異

與吾同物　物謂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與桓公同日故云同物古稱六物唐稱藤命

八年傳無與王遇　遇敵也戰國策曰盼子復整其士卒與王遇高誘云遇敵也敵猶當也故少師以爲不當王

十年傳齊人饋諸侯　饋說文引作氣云饋客芻米也十有一年經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卽祭仲之字是專欲遠舊法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左氏無昭仲之文仲爲宋所迫脅以暴其君過矣羅光無益于忽故公羊以爲行權

傳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

雍氏宗有寵於宋　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

十二年傳坐其北門注坐猶守也　案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爲守蓋未通于古義

十三年傳舉趾高　趾漢書引作止高誘曰止足也鄭

注士昏禮曰古文止作趾

賴人注賴人仕於楚者　案賴即厲也楚與國詳見後

盧戎　習鑿齒曰中盧縣古盧戎也釋文作廬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　盛宏之荊州記曰荒谷今竹林是也又云汪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酈元曰湖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冶父城

十六年傳使盜待諸莘　服虔曰莘衛東地京相璠曰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險要自衛適齊之道也

十七年傳疆埸之事慎守其一　古文作埸易周禮有埸地易地呂君碑曰慎守埸易蓋用此文隸釋諱慎改爲謹

說文曰埸界也从土昜三其界畫也或从疆土

復惡已甚矣　案韓非子亦載此事復惡作報惡鄭注大司寇云復猶報也杜訓爲重失之

十八年傳齊侯通焉　服虔曰旁淫曰通

莊元年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　服虔曰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此說與杜異案莊廿二年肆大眚然後書葬我小君文姜則服氏之說爲有據矣說苑曰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正與此同屬謂不稱姜氏也

八年傳戍葵邱　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邱若是無庸戍之僖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邱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葵邱不在齊也胡公廣言汾陰有葵邱或山陽西北葵城宜在此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

請代弗許　尉繚子曰兵戍邊一歲遂亾不候代者法比亾軍故二人謀作亂也

九年高傒　宰相世系表曰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孫傒爲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爲氏食邑於盧謚曰敬仲世爲上卿敬仲生莊子虎虎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子麗子麗生止奔燕

十年經公敗宋師于乾邱注魯地　案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乾氏縣故宋乾邱邑也張華博物志亦云古乾邱杜以齊宋次于郎故指爲泰山之乾邱縣但轉戰所及乾勝逐北豈必盡屬魯地杜氏望文爲義非遂實有所據如十一年傳宋侵我公敗之郜說文以爲宋魯閒地杜則直云魯地矣

十一年傳禹湯罪己　子惠子曰禹哭罪人湯禱桑林皆罪己之事

臧孫達　世本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

瓶瓶生文仲辰此傳先載文仲之言不應後錄哀伯之語達當爲辰字之誤也桓二年傳先稱臧哀伯後云臧孫達與此一例陸淳纂例以臧孫辰爲哀伯子蓋未考世本

十二年經宋萬弒其君捷　賈逵曰公羊穀梁曰接案捷與接古字通易晉卦曰晉日三接鄭注云接勝也禮內則接以太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音義皆同

傳批而殺之　玉篇引作搥云手擊也與杜注同張有曰搥反手擊也从手臣別作批非匹齊切玉篇別有批字云擊也不云見左傳

十九年傳鬻拳　鄭箴膏肓曰鬻拳楚同姓

廿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服虔曰西辟西偏也

毀敦銘云繼治我西偏東偏

廿二年傳弛於負擔　案漢碑負擔字皆作儋說文曰儋何也从人詹聲然則負儋猶負何也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　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

遇觀之否　案之字義訓變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

國惠帝諱盈之字滿亦此類王充曰卜曰逢筮曰遇

尚書金縢曰乃逢是吉今尚書作並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　韋昭曰庭實庭中之實百舉成數也棟謂庭實車馬之屬玉帛束帛加璧呂覽曰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垂棘之璧是也

廿三年傳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又云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注大習會朝之禮　案管子幼官篇曰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所謂大習者蓋習會朝之教命也

譽人鄭注譽繼也釋文說文作讙今說文闕廣雅云讙譽也音繼

十有八年經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壬子朔

有蜮　服杜皆以爲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蜮蜮音特棟案蜮亦作蟈說文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蟈蟈卽詩之蟈螣也唐公房碑又作蟈蜮與蜮字相似呂覽任地曰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高誘曰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螣兗州人謂蜮爲螣音相近也螟蜮皆害苗者故書于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

傳圖赫游涌而逸　盛宏之荊州記曰江津東十餘里有中夏州州之首江之汜故屈原云經夏首而西浮夏首東二十餘里有涌口所謂圖赫游涌而逸二水之閒謂之夏州首尾七百里

十九年傳鬻拳　鄭箴膏肓曰鬻拳楚同姓

廿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服虔曰西辟西偏也

毀敦銘云繼治我西偏東偏

廿二年傳弛於負擔　案漢碑負擔字皆作儋說文曰儋何也从人詹聲然則負儋猶負何也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　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

遇觀之否　案之字義訓變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

國惠帝諱盈之字滿亦此類王充曰卜曰逢筮曰遇

尚書金縢曰乃逢是吉今尚書作並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　韋昭曰庭實庭中之實百舉成數也棟謂庭實車馬之屬玉帛束帛加璧呂覽曰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垂棘之璧是也

廿三年傳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又云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注大習會朝之禮　案管子幼官篇曰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所謂大習者蓋習會朝之教命也

廿四年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說本范甯唯榛無說　棟案榛說文引作秦从木辛聲云果實如小栗呂堪字林榛木之字亦从辛木云實如小栗曲禮釋文曰榛古本又作秦然則秦與栗同義故先儒不釋秦音壯巾反正義以爲榛聲近虔失之外傳魯語云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不及榛脩明秦不訓虔字林曰榛木叢生也非果實

廿八年經冬築郿　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棟案公羊釋文云築微左氏作麋麋古文眉眉與微古今字特性

左補註一　西

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爲微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韋昭曰疆竟也二屈屈有南北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鄭元案汲郡古文曰魏襄王十一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鄭人將奔桐邱注許昌縣東北有桐邱城　京相璠曰今國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隄其城南郎長堤固有水之北防也西面桐邱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憑邱之稱卽城之名矣

諜告曰注諜間也　案周禮環人云搏諜賊注云諜賊反間國賊郭璞曰諜今之細作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子惠子曰周書糴匡篇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參告糴故外傳臧文仲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凡稱禮皆周制也

廿九年傳水昏正而栽　蔡邕月令章句引傳曰水昏正而栽築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

卅二年傳臨黨氏　釋文云黨音掌郭忠恕曰黨氏之黨音之仰反與鄉黨字別襄廿九年傳黨叔定七年公族黨氏哀十一年黨氏之溝同音掌

圉人犖　家君曰圉猶扈也公羊作扈文異義同

能投蓋于稷門　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杜

氏曰蓋覆也走而自投投其屋之柄反覆門上劉炫規過曰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棟謂杜說蓋劉說淺服說近之

成季弑陳　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難出奔

閔元年傳親有禮因重固　說文引云棟有禮因重固因就也从口大能大者衆圍就之服虔曰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杜氏从許君說

趙夙注趙衰兄　案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史記以衰爲夙之孫晉語以爲夙之弟無緣繆戾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懸不應爲弟兄必傳寫之譌史記所見異辭當以世本爲正獻襄繼厥井見弟明矣

畢萬注畢萬魏犨祖父　世本曰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蒐記正義引世本云州生芒芒生季恐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禮記正義州卽犨也降卽絳也荼卽舒也多卽曼多也宰相世系曰犨生悼子悼子生昭子絳史記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悼子徙霍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世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與此文同愚案左傳亦作莊子

先爲之極　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

爲吳大伯　子惠子曰傳云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大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利賄用周室之璧上文分之都城而位以卿是以大伯之地處之但曲沃在近地故欲使逃之以順父志也

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

辛廖注晉大夫　劉炫曰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服氏以爲畢萬在周筮仕於晉是也

二年經齊人遷陽　正義曰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　棟案地理志東海都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一國兩屬未詳孰是

傳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服虔本作渭隊注云隊謂汭也

鶴有巢軒者　服虔曰車有藩曰軒

遂滅衛　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閻百詩曰下文狄入衛方是人其國都孔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爲從齊桓告諸侯之文殊不然

衛侯不去其旗　胡渭生曰去藏也古人以藏爲去棟案鄘陵之戰乃納旌于韜中胡說是

立戴公以廬于曹注廬舍也　案公劉詩曰于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尔疋同管子中匡篇曰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外傳作廬訓爲寄故詩序亦言東從渡河野處漕邑詩序漕字从水旁曹傳作曹古文省

與門材　周禮掌舍爲壝宮棘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正義云衛文公居楚邱國家新立齊桓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以材木爲門也

東山皋落氏　劉昭案上黨記曰東山在壺關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平皋服虔曰赤狄之都也

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君

從曰撫車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

君其舍之　服虔曰舍之置中生勿使將兵也

不對而退　服虔曰里克不對

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偏衣偏裘之衣偏異色駁不純

裻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此說非於杜裻卽恪也

莊子緣督以爲經

尨涼　說文引作龐涼云涼龐牛也牛之雜色者不中爲犧牲衣之不純者不得爲太子若以尨爲涼義無所取古文省少或借涼爲涼桂馥正引杜氏說亦未當

金玦不復　應劭曰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意也苟

卿子曰絕人以玦

蔣辛伯諭周桓公注諭告也　案說文曰諭深諫也

外寵二政　棟案二讀爲王貳于虢之貳韓非子引此正作貳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服虔曰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自必危疾召罪孤突知其亂不能成而太子拘於一節不達至孝之義與桑落雖勝而歸猶不能免於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最傳備衆賢之言以述太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大帛之冠　鄭康成引作白云大白冠大皆之布冠也

注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家君云此杜預自造之語俗語杜撰本此棟案服虔曰戴公奉在於此年故杜彌縫其說耳

僖元年經次于聶北　說文引作齒北云讀與聶同

郱遷于夷儀注夷儀郱地　司馬彪郡國志曰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薛瓚曰今襄國西有夷儀去襄國百餘里

傳諸侯救邢注實大夫也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　家君曰實大夫也何得稱爲諸侯此預之妄也

二年傳保於逆旅　案逆旅亦作御旅見荀子御與迓通周官有掌詢先鄭云詢讀爲敔者之詢敔者之詢案公羊詢作御尚書逆字皆爲御　御迎也與逆通

四年經齊人執陳轅濤塗　釋文作袁穀梁傳同云本多作轅案國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皆不从車旁今本及唐石經皆作轅王伯厚曰轅與袁同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賈逵曰春秋正義作服虔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案呂覽曰乃合繫牛騰馬游牝於牧高誘曰繫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其說與賈侍中蓋同漢儒相傳有是語也尚書云馬牛其風

爾貢包茅不入　子惠子曰韓非子外儲說曰是時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

無以縮酒　案說文引作莤酒云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鄭少顧一曰莤棲上說同寒也鄭大夫讀莤爲縮詩伐木云有酒湑我毛傳曰湑莤也鄭以爲莤爲縮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莤从卯酉酉卯酒字會意左傳無曰莤縮俗用縮非古文尚書縮作莤案亦爲古文酉是酒卯酒也或文酉部有莤字而卯酒又有莤字以爲皂莢也說文莤或从卯詩蓋人有莤蓋詩蓋采其莤皆从卯莤而爲一耳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　唐石經云昭王南征沒而不復案碑改字後增或據古本益之　高誘呂覽注引此傳與石經同

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賈逵曰死王事謂朝天子以命用師衮斂上公九命服衮也

且其縣曰　服虔曰縣抽也抽出吉凶也

五年傳逾登觀臺　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靈臺在大廟雍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皆以望嘉祥也服虔曰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服虔曰分謂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啓立春夏也陽氣用事爲啓閉立秋冬也陰氣用事爲閉雲物風氣日月星辰也分至啓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逾登觀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于八節審其雲物之形言其所致務爲之備也

虞不臘矣　朱子曰秦時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案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祭羣神也正義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之虞不臘者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耳又案蔡邕月令章句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棟案如應蔡之說則三代本有清祀嘉平蜡臘之祭歷代因革故秦惠十二年改蜡爲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是臘與嘉平皆三代祭名朱子以秦始有臘祭考之不審耳

丙之晨　子惠子曰師法用辰不用日丙日也子辰也言丙不言子者日在尾故舉日不舉辰辰爲名時爲主人故言丙之晨

均服振振　服虔曰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尚黑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隮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注云黑衣戎服漢書作袀劉逵注吳都賦儀禮士冠禮云兄弟畢袀玄引此傳亦作袀

鄭注曰袀同也古文袀爲均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淮南子曰尸祝袀袨高誘云袀純服袨黑齋衣也袀袨猶袀玄袀與袀相似上下皆玄故謂之黑服謂均服爲黑服失之袀古文皆作均杜氏謂戎事上下同服是也管子大匡篇云四年脩兵同甲十萬同甲者均服之謂也呂覽王孫滿謂秦師曰今高誘曰袀同也兵服上下皆玄故曰袀服袀當作袀傳寫之誤袀服袀建左不軾而右之而脩虞祀　子惠子曰終宮之奇之言

六年傳許男面縛　子惠子曰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之也師古曰面之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之亦謂反偝而縛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面非也

七年傳若總石經作愡孫愐曰此俗字當作總其罪人以臨之　戰國策曰楚請道以臨韓魏高誘曰臨猶伐也宣二年傳以師臨我

同

會而列姦注列姦用子華　當云用子華爲內臣昭四年傳云姬在列者言姬姓爲君者也子華欲以鄭屬齊爲附庸之君齊若許之是列姦也故下云記姦之位謂君位杜下注云會位失之如杜說何以經仍書鄭世子華乎必不然矣

君盟替矣　三體石經作替說文云替廢一偏下也从白發或从曰或从兟从曰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服虔曰鄭伯罪之也

八年傳不殯于廟　服虔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服如周法不殯于廟故以爲殯宮

九年經晉侯詭諸卒　案唐石經及釋文皆作佹惟穀梁傳作詭釋文云左傳作佹又案鄭固碑云遣郗佹辭是佹與詭通

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服虔曰胙膰肉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

以是藐諸孤注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案呂諶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文選顧君訓藐爲小亦未當

公家之利　高誘呂覽注云公家公之朝也

齊隰朋　王符曰隰氏姜姓

左補註一　卷

能闢不過　棟案此即外傳所謂怒不及色也韋昭曰無色過

臣聞之唯則定國　子惠子曰呂覽慎大覽引以爲詩詞蓋逸詩也

十年傳孤突適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

余得請於帝　服虔曰帝天帝謂罰有罪

七輿大夫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服虔曰下大夫輿師七人屬申生者　棟案服杜二說皆非也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專乘謂一輿見僖廿子文公作三行景公時故爲三軍大夫一司馬三行爲六輿司馬專乘合七輿之數後遂以爲官名故襄廿三年傳云七輿大夫與欒氏盍自文公以後始有七輿獻公時止有二行一尉不得爲七輿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兄上蕭傳遂譌爲之叔堅以下舉里丕之輩不必皆在七輿之數杜以七人爲七輿則左右行又何說與

十一年傳賜晉侯命注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命瑞　家君曰命圭世世守之未聞新君再賜古禮新天子輯瑞諸侯覲還圭若國易一君亦易一瑞則百無是禮

十二年經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庚午朔

傳若節春秋　杜从賈逵訓節爲時案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

應乃銳德　應讀曰膺言膺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爲膺尚書康誥曰應保殷民亦古文膺字故徐邈音於蹔反後人以爲應對之應失之廣雅釋言云應受也

十四年經諸侯城緣陵　薛瓚曰北海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

十五年經夏五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癸未朔

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莪陽隨縣北有厲鄉　案桓十三年傳云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與此畧同昭四年經云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于此年賴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僖十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也論語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康成注云厲讀爲賴司馬彪曰汝南褒信縣有賴亭故賴國

傳秦穆姬屬賈君注晉獻公大妃　案獻公取于賈則是正妃爲惠公之適母何須穆姬之屬唐尚書曰賈君中生妃故僖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此爲近之

東盡虢畧　司馬彪郡國志云宏農陸渾西有虢畧地

夫狐蠱必其君也　狐無鬳君之理齊詩有雄狐謂襄公也齊襄通于文姜晉惠通于賈君故以狐爲君

左補註一　卷

寇深矣　戰國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高誘曰深猶盛也

步揚御戎注郤犨父　世本曰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卽犨也孫愐曰食采于步後四氏焉

亂氣狡憤　鄭康成曰憤怒氣充實也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以上四十二字釋文云四十七字案孔氏正義文當作四十二字宋本五經正義不載經此南宋以後增入也

公子縶　韋昭據禮記云縶字子顯盧植曰古者名字

相配顯當爲穆

無始禍　高誘曰始首也

其卜貳圉也注貳代也　棟謂貳副也坊記曰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貳君　鄭氏曰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唯十之時醉得曰君之貳謀尔又引此傳以證之周禮有卜立君之文外傳云其改置以代圉故杜訓貳爲代兩傳異文似不必牽合

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服虔曰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彊畔棟謂爰田者猶哀公之用田賦也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邱甲也外傳爰作轅賈逵曰轅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曰爰籀文以爲車轅字春秋左傳多古字古音故以爰爲轅服訓爰爲易易田之法本是周制何云作也漢書地理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豈亦賞衆以田邪外傳所云賞衆是一時之事爰田州兵是當日田制兵制改易之始故特書之其後文公作執秩而官制又變晉之所以彊者未必不由乎此然其後六卿分晉而晉先亡君子于是知舊章之不可易也

敗于宗邱　案曲禮注邱與丘同音故與上姬旗爲協顏師古曰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丘爲邱亦古之遺音也

蛾析　釋文曰本或作蟻要言曰古蛾與蟻通漢書白蛾附皆與蟻同析釋文作晳與石經異

十六年經是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釋文曰鷁本或作鷁案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鷁或从二傳之文左氏當不爾也

公子季友卒注稱字者貴之　杜以爲季字友名劉炫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傳古因山人　漢書山作繇是也由訓爲生古文叀字故云山人

十七年傳齊侯好內　服虔曰內婦言也

因內寵以役羣吏　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

諸大夫也

十八年傳無以鑄兵　樾案楚金利鄭刀良故云無以鑄兵禹貢荊揚二州貢金三品鄭康成曰銅三色考工記云鄭之刀還乎其地弗能爲良是也高誘曰鑄讀作砡鑄砡雜注古皆同音辨見詩古義史記秦本紀云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杜氏之注本此

十九年傳次雎之社　張華博物志曰琅邪臨沂縣東界次雎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雎之社退俾敎而復之注復往攻之　今唐石經及宋本皆云復伐之陸氏以伐爲衍字

廿一年經盟于鹿上注宋地　案司馬彪郡國志曰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鄄元曰春秋之鹿上也

左傳補註卷第一

益都李文藻覆校

春秋左傳補註卷第二

僖廿一年傳鑒藏有毒　李翊夫人碑作鑒蠱鑒古文蠱蠱說文作蠱云或从蟲又云蠱蚤蟲从虫萬聲非毒蟲也

大司馬固諫曰　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林案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棟案晉語云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遭當惠公之時韋杜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顧氏不見世本而曲爲之說失之史記疏畧不足取證大司馬與大宰不在六卿之列文七年穆嬰之族殺公孫固時樂豫爲司馬泓之職子魚爲司馬明大司馬是宋之孤卿也文七年記義云宋上公禮得有孤且春秋變周不必如禮晉有太師太傅僭爲之

明恥教戰未殺敵也注明設刑戮以恥不果　案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厲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明恥以教戰者所以厲其勇周書曰明恥示教蓋當時之語如此杜解迂同

則如勿傷　何休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下同

示之俘馘　說文作俘馘云軍戰斷耳也从耳或聲或从省案呂諶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杜云馘所截耳明當从耳旁馘或作聝見漢碑或作國見周禮古周或字通馘聝文皆然

廿三年傳遂取焦夷注焦今譙縣也　案焦譙古通用小黃門譙敝禦以焦譙爲譙讓是也

衆名委質　服虔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棟案服謂質爲贄晉語曰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向書稱二生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質服說頗勝於杜當从之觀注此而考顧氏補正亦與余同但不引服注故仍存之

杞成公　蕭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

曹共公　高誘曰共公名襄昭公之子

聞其駢脅　說文作併脅云并脅也从骨并聲論衡作

仳脇

旣而揮之　板去匣中之水故曰揮何承天曰揮杜氏訓揮爲滴止義謂以濕手揮之使水滴汚其衣疑非

廿四年傳軍于郇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虛也鄘元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焉晉帥師伐屈夷秦至于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縶來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王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司知春秋之文與竹書小殊今解故城東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說文云郇讀若泓

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韓非子曰穆公以疇騎二千輔公子重耳入之于晉禮記曰漢律民年二十傳之疇官各从其父學習騎射故謂之疇騎卽所謂紀綱之僕也高誘曰衛猶護助也服虔文七年注云衛從兵也

以志吾過　鄭康成曰志古文識識記也昭四年傳臼志之十三年傳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蔡邕論語曰賢者志其大者今作識

伯服　史記作伯犢犢與服古字通詳易考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召穆公　詩正義曰依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詳見服虔注

好聚鵕冠　子惠子曰鵕一作遠逸周書曰郊天文者冠述頌師古以爲子華好與術士遊然案下文服之不衷則不必如顏說也

石甲父　廣韻引作甲石父

省視官具于汜　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楊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膳也

廿五年傳請隧　杜依賈逵以爲王之葬禮草謂曰隧

六隧之地事見周禮此可備一說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周書芮良夫曰現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

廿六年經楚人滅夔　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志曰歸鄉故夔子國尚書中候曰伯禹歸首臨于益隩鄭康成注云益歸賢者堯臣歸禹曰夔

傳公使展喜犒師　外傳云以脩沐犒師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高誘淮南子注曰酒肉曰餉牛羊曰犒芬其指犒也謹案禮記言犒非古字古文作槁或作稿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洪氏隸續載漢碑有勞酺之語酺與犒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犒故其字从牛一从酉漢隸皆然非古文也　說文無犒字

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禮之注云故書犒爲槁鄭司農曰槁當爲犒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古犒字本作槁或作稿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鎬餉也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稿字爲之案說文鎬溫器也以鎬爲犒勞字無據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正義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弃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韋昭注同）索隱據譙周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紃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

廿七年傳夏書曰注尚書虞夏書也　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棟案尚書二典皆夏史官所作故總謂之夏書此孔子刪書之本也故墨子明鬼篇曰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伏生增爲虞夏書梅賾又改爲虞書皆非孔氏之舊孔穎達又以曲說扶之雖所不取（傳引二典皆稱夏書僅文十八年云虞書數舜之功此必有證）

樂枝　韋昭曰樂共子之子杜注本賈逵

荀林父　世本曰晉大夫逝遬生桓伯林父案傳廿八年林父始將中行故改中行氏

廿八年傳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在戍也　高誘淮南子注云說解也一本謂楚人下有曰字衍文

曹人兇懼　說文云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

棄軒　毛公詩傳云大夫以上亦弔棄軒

且曰獻狀　案獻狀謂覩狀也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詠覩狀之辱以示非報怨也顏籀以爲先責不用負羈而棄軒者衆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弄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其說亦通不有寧也　劉炫規遁以傷爲寧不有寧則不有損傷半農先生曰古人多反語如甘爲苦治爲亂皆是以傷爲寧亦有理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周書武稱曰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强其衆又素飽不可爲老也杜訓素爲空言直氣盈飽恐非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說文云每艸盛土出也从屮母聲高邛之田艸盛土出故云舍其舊而新是謀周禮三下一曰原兆兆之璧錛有似原田故鄭氏注云原原田也

楚子伏　余仁仲曰楚子伏已而暨其腦此本伏字絕句岳本伏已讀據此則已當音以據岳本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爲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淳祐九經本亦用伏已絕句更詳之

請與君之士戲　朱國禎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鞦韆鞦韆　說文引作鞦从革顯聲棟案鞦古文以爲顯故傳作鞦从古文省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子惠子曰應前欲用其民

鄉役之三月　說文引作鞦云不久也陸氏云本又作鼎

糾逖王慝　衛彈碑云糾剔王慝案魯頌狄彼東南鄭

箋云狄當爲剔剔治也逖與狄同古文作遏又與剔通故或訓爲遠或訓爲治此傳當从古文作遏訓爲治淮南子云俞兒狄牙言淄澠之水而別之狄牙即易牙是狄與易通白虎通云狄者易也

瓊弁玉纓　說文引云璿弁玉纓張衡集同薛綜曰弁馬冠也又毫以璿玉飾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

寘諸深室　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故寘諸深室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鄭康成曰行謂軍列周禮有行司馬取名于此案獻公時已有左右行至此復立中行後改爲三軍大夫

冬年傳然鄭公子亦有不利焉　云云案碑是書丹後改定必有所據

馬用亾鄭以倍鄰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陪釋文仍作倍案注當作倍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新序引云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初刻云不闕秦焉取之正義案沈文何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案此則若字將字皆衍又俗儒從石經續刻增入當刪宋本云由不闕秦焉取之亦誤

請無與圍鄭許之　服虔曰晉舊臨不忘本國故也

冬年傳自洮以南　郡元曰今凱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案甄城漢屬濟陰

冬二年傳將殯于曲沃　鄭衆周禮注曰將葬朝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孟子　唐石經初刻作孟今後改子釋文作孟子云本或作孟今

中詩　三體石經作蒼

冬三年傳超乘　高誘曰超乘巨踊車上也

厲兵秣馬　高誘曰厲利其兵釋文曰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餫云食馬穀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　高誘曰原圃在今河南中牟具囿在馮翊池陽一名陽紆

其爲死君乎　猶言不爲死君乎君在殯故稱死君顧氏補正以死其君爲解案成十三年絕秦上曰文公

即世穆爲不弔蔑我死君則願之說未盡然也

子墨衰絰　賈逵曰墨變凶

遂墨以葬文公　服虔曰非禮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廿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孔氏謂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楝謂此康誥之闕文也法言曰酒誥之篇俄空焉伏生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酒誥無此文故漢藝文云酒誥脫簡一梓材今王惟曰以下文義不屬蓋康誥三篇皆有脫誤孔以爲引其意而言之非也

外僕兇屯禽之以獻　崔憬易注曰禽古擒字擒猶獲也

賜子宣言曰　高誘戰國策注曰宣徧也案高注本尔正

文元年經叔孫得臣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

傳來錫公命　唐石經及宋本錫作賜釋文同云本或作錫親禮云天子賜舍注云今文賜作錫

殺夫　管子曰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

空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案韓非子作廢女上云廢商臣合作廢

能行大事乎　服杜皆以爲弒君案高誘戰國策注云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下云以宮甲圍成王

二年傳秦伯獵用孟明　鄭注儀禮云獵者守故之辭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古文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於愍公上逆祀也

夏父弗忌　禮器云夏父弗綦鄭詩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案曹詩候人彼己之子作其其可讀爲記則忌亦可讀爲其古基字期字皆省作其與綦同音是弗忌讀爲綦

如厥愁爲厥銀居吾語汝爲姬無謂女字隨薩變從而辨之可識古音表記引侯人云後記之子不稱其服釋文云記本又作已然則鄭引曹風詩从三家說也

廢六關　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棟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何休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鄉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絕未遊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可廢況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與杜氏此說昧于義矣小尔正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　上文云下展禽下猶去也見周禮司民注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與下文相對周語富辰曰小怨置大德章昭曰置猶廢也彼此互訓

三年傳取王官及郊　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

遂自茅津濟　史記秦本紀云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劉伯莊云戎號也司馬彪郡國志云河東大陽有茅津劉昭引杜注云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括地志云茅亭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水經注云茅亭茅戎城

封殽尸而還　賈逵曰封識之案易繫曰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穸土稱封封下穸字但殽尸多不能用葬禮故杜云埋藏之

四年傳圍刑新城　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諸侯敵王所愾注愾恨怒也　案說文引作鍇从金氣聲云怒戰也許氏所據多古文必得其實

六年經季孫行父如陳注行父季孫友子　案世本云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襄廿三年云成郕郕此其地也

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　莊當云行父季友生　行父生厖案文當云季友孫乙孫友衍子字傳寫誤也

六年傳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服虔曰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

道之以禮則　案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下句

士會注隨季也　世本曰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鍼鍼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廿四年傳范宣子曰晉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古文曰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輿即士蔿也士蔿生士縠士鍼鍼生會食邑於范是爲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盟爲范氏焦辯侯曰士縠士會士皆當作士傳譌耳讀爲杜士姓杜伯之後士卽古杜字棟案古士字皆作士見敝史記曰有邦有士今呂刑作士周頌曰保有厥士義作士呂覽任地曰后稷曰子能吾士靖而耕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土焦氏以爲傳譌非也土本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校人云世本曰相士作桀馬竹書亦作士荀卿子曰杜作桀馬楊倞案世本相士作桀馬今左傳亦作桀馬相土从古文毛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又云微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范氏在夏爲劉氏周以前爲唐氏

昭元年傳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是也周以後爲杜氏春秋時爲范氏是會之祖留秦者又爲劉氏自虞以來世次秩然故宣子以爲死而不朽焦氏讀士爲土訓爲杜其言亦卓余故存而論之晉語董祁曰隰叔子違周曾主夏盟爲范氏以土爲杜木然也存考

殺諸郫　博物志云殺之郫邵云河東垣縣有郫邵之陂襄廿三年云成郫郕此其地也

將焉寘此　服虔曰寘置也此太子

頓首于宣子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注云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孔正義曰言肅拜

婦人之常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有求於宣子
弄禮之正也愚謂穆嬴有襄公之喪以非喪文故用
吉拜而頓首也
此子若才吾受子之賜　服虔曰如子爲善教誨此子
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
不才吾惟子之怨　服虔曰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
怨子怨其教不至也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服虔曰君沒未久而言聲語氣
尚在耳
公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服虔曰患穆嬴以
君顧命之言責己也畏他公子相逼迫也

叔仲惠伯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
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
惠伯成之　周禮調人職曰凡有關怒者成之鄭衆曰
成之謂和之也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怒
正德利用厚生　賈逵曰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
德
八年傳梁益耳　東觀漢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
益別封于梁
九年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注追贈僖公弁及成
風　注弁也成風者僖公之母弁公之妾母以子貴
故上經書夫人風氏母以子氏故此經書僖公成風
十年傳麋子　麋亦作麋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
荆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麋至
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麋在當陽
十一年經承匡注在陳留襄邑縣西　圖稱云襄邑本
襄陵承匡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
有承匡城
傳錫穴　司馬彪郡國志曰漢中錫縣春秋時曰錫穴
樁其喉　鄭康成引作舂
子駒之門　王符潛夫論曰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人氏其門者論衡十一年傳孟氏之傳
賊狄于長邱　張華博物志曰陳留封邱有狄溝春秋

之長邱也
十二年傳郕人立君　服虔曰立君改立君不聞天子也
郕邽　子惠子曰服虔以郕邽爲郕邦之家寶圭太子
以其國寶與地夫鏡來奔也然則邽不从邑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呂覽云國不虛存必有賢者
若使輕者肆焉　服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
晉軍案詩云是伐是肆鄭箋曰肆犯突也杜謂肆爲
暫往而退此釋輕非釋肆也
襄糧坐甲　昭廿七年傳云吳王使甲坐于道荀卿子
云庶士介而坐道故云坐甲
入瑕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

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　服虔曰繞朝以策書贈士
會劉炫曰春秋聘禮賓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
家與趙宣以書蓋用服說杜氏以策爲馬鞭韓非子曰繞朝
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
察是繞朝因贈策之言而戮也左氏不載似韓非據
秦史而言
吾謀適不用也　白氏六帖引注云以有策而不用也
其處者爲劉氏　宰相世系曰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
秦自爲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
於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
號豐公名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
十年傳麋子　麋亦作麋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
荆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麋至
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麋在當陽
十一年經承匡注在陳留襄邑縣西　圖稱云襄邑本
襄陵承匡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
有承匡城
傳錫穴　司馬彪郡國志曰漢中錫縣春秋時曰錫穴
樁其喉　鄭康成引作舂
子駒之門　王符潛夫論曰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人氏其門者論衡十一年傳孟氏之傳
賊狄于長邱　張華博物志曰陳留封邱有狄溝春秋

之長邱也
十二年傳郕人立君　服虔曰立君改立君不聞天子也
郕邽　子惠子曰服虔以郕邽爲郕邦之家寶圭太子
以其國寶與地夫鏡來奔也然則邽不从邑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呂覽云國不虛存必有賢者
若使輕者肆焉　服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
晉軍案詩云是伐是肆鄭箋曰肆犯突也杜謂肆爲
暫往而退此釋輕非釋肆也
襄糧坐甲　昭廿七年傳云吳王使甲坐于道荀卿子
云庶士介而坐道故云坐甲
入瑕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

孟杜依此爲說
十六年經盟于鄄邱　釋文云鄄音西賈逵云公羊曰
菑邱穀梁曰師邱今公羊作犀邱鄄本有西音釋文
是毛詩衡門云可以棲遲前發碑作西遲此其證也
傳師于大林　伍瑞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
城春秋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即此城也御覽
百濮　劉伯莊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周書王會曰
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曰百濮尒疋云南至于濮鉛
十七年傳畏首畏尾身其餘憂　高誘曰畏始畏終中
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較杜注尤明晰
十八年經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注先君

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
稱　家君曰杜預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
傳申池　杜氏依京相璠說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
池在海隅齊之藪多竹木故云納諸竹中若近在城
南不須言歸舍爵也詳見襄十八年
既而復叔仲氏　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
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
在九刑不忘　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周書嘗麥解
曰維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王陟階在東序乃
命太史尚太正郎居于戶西南向九卿□伯咸進在
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
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
□□秘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門衆臣咸
興受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
左還自兩柱之門□歲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德
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尒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夫循
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尒國克戒尒服世世
是其不殆維公咸若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
再拜稽首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此周作九
刑之事也案其文云毀則爲賊掩賊爲蔑竊賄爲盜
益器爲姦其後李悝著法經六篇始益賊犬网捕其

饕餮　饕說文引作餮貪也从食殄省聲

宣二年傳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大戴禮論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冑作戒昭果毅以聽然則戎爲句昭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杜注殊不的

今日之事　高誘曰今日之事御事也

文馬百駟　說文引作駘馬云畫馬也周書王會曰犬戎駮馬金本文馬此馬當畫赤黃縞身之形非眞吉黃之棄也楊正載邱光庭說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此臆說也

于思于思注于思多須之貌　賈逵曰白頭貌案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証案此則于爲須思爲白于思爲白須也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高誘曰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

賣之畚　何休曰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也齊人謂之鍾

三進及溜　釋文曰溜屋霤也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穿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郤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郤賓執牖賜鍾人之處

民之主也　高誘曰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案昭五年傳晏子謂子罕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亦謂大夫曰主

觸槐而死　高誘曰觸畜也杜氏云槐趙盾庭樹厲君以爲麾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棟案呂覽曰闕庭槐而死外傳云觸廷之槐而死韋昭曰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此說得之蓋當時麾退而觸靈公之廷槐者歸死于君也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釋文扶服虔注作跣嗾服本作嘬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又云嗾嘬也夫音扶獒犬名公乃嘬夫獒使之噬盾是服讀嗾爲嘬非作嘬此文宋本與今本有異故錄之

以視於朝　毛詩鹿鳴曰視民不恍鄭箋曰視古示字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郭忠恕曰鄭君此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郭氏不識古文其說非也

我之懷矣自貽伊慼　王肅曰此邶風雄雉之詩案今詩慼作阻惟小明詩作慼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爲衞詩三家惟齊詩以下魏代自餘杜氏猶及見之

爲法受惡　服虔曰闇義則服案闇義則服弟子職文也王肅曰爲書法受弒君之名李厚菴曰此眞非夫子之言也

趙盾爲旄車之族　鄭氏詩箋旄作毛陸氏曰一本作毛服虔曰毛車戎車之俸

三年傳觀兵于周疆　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

不逢不若　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蟠魅魍魎莫能逢旃尔疋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左傳曰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皆以後傳寫之譌當从張衡郭璞本作禁禦不若

余爲伯儵　說文作百鯈云黃帝之後姞姓釋文作儵非也

楚人畝之　子惠子曰楚滅江惠其所出爲害故畝之

四年傳圉伯嚭　子惠子曰月令省圉圉蔡邕章句云圉牢也圉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然則圉固亦周時之獄焦氏答崇精曰圉圉秦獄恐未然

汰輈　唐石經作汰說文曰泰滑也从廾从水大聲徐鉉云音地達切左傳作汰非昭廿六年傳云齊子淵射洩聲子中楯瓦繇脰汰輈七人者二寸杜云汰矢

激明汰爲潛也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唐石經云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說文曰楚人謂虎爲烏蘇漢書又作於檡方言注云今江南夷呼虎爲蘇音狗賈鄭康成尚書注曰於者嗚聲則於爲古文烏穀廣雅作穀奴口反

箴尹　尚誘曰箴尹之官諫臣也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戰國策曰穰侯之治秦也高誘曰治猶相也

改命曰生　子惠子曰劉向改名更生本此更生田莊子

六年傳以益其貫注貫猶習也　劉光伯搏梅賾泰誓商罪貫盈以爲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其說是也而所據之書非也案韓非子曰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此說與劉合可以規杜過矣

王子伯廖注鄭大夫　子惠子曰王子疑非鄭大夫

十年傳崔杼　正義曰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傳則知非世卿云云案宰相世系曰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爲崔氏濟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

八世孫夭生杼爲齊正卿云云又案僖廿八年傳有齊崔夭蘇寬謂崔子祖父名不見經傳非也世系所云蓋見世本

十一年經辰陵注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酈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

傳令尹蔿艾獵城沂　服杜皆云蔿賈之子孫敖案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君名饒字叔敖以艾獵爲叔敖名此服杜臆說世本是也襄十五年傳爲子馬爲大司馬注云叔敖從子案世本爲是獵之子也明文可據者正義曲說又以爲世本轉寫之誤非也

使封人慮事注慮謀慮計功　顧氏補正云慮籌度也

解非棟案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先鄭亦謂謀慮其事服虔曰封人司徒之屬官

因縣陳　廣韻縣郡縣也釋名曰縣懸也懸于郡也古作寰楚莊王滅陳爲縣縣名自此始也家君曰縣不見周官似非自楚莊王始然古文作寰亦非無本而說文無寰字似縣即寰也集韻云寰通作縣

吾儕小人　說文曰儕等輩也鄭康成曰儕猶輩類謂之夏州　子惠子曰服虔曰言取討夏徵舒之州車武子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盛宏之荆州記曰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東有夏州今江陵夏口城有州名夏州

十二年傳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賈逵曰臨哭也巷出車陳于巷衛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案下鄭復偪城則賈說良是

甲寅克之　時鄭石制爲內閒故楚得以克鄭

至于逵路注塗並九軌曰逵　詩正義曰尔疋九逵謂之逵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尔疋不合今杜注塗方九軌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周書武稱曰彊攻弱而婁不正武之經也

蠭路藍縷以啟山林　方言引作檻樓又啟作启說文曰棍謂之檻樓檻無縷也服虔曰言其縷藍藍然

廣有一乘乘偏之兩　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乘言廣有一乘爲乘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乘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乘偏之兩

棟謹案禮說言杜氏據司馬法以釋偏兩之法司馬穰苴齊湣王時人其所論兵法與周制異且與左氏傳乖牾不合當从服虔之說

摩壘而還　鄭康成曰摩猶迫也軍壁曰壘

左射以菆　服虔曰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居在右

御下兩馬　鄭康成引作楠徐仙民曰兩或作楠案此則兩本楠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省故作兩邵寶以爲棹兩馬之鞅非也

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挑音桃了反薛瓚曰挑戰擅嬈敵求戰古謂之致師

楚人乘我　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

養由基爲右　高誘戰國策注云養姓由基名楚之善射人也

潘黨望其塵　孫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　棟案游闕游車闕車也外傳曰戎車待游車之裔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

騁伯注邵克　棟案邵鎬字騁伯克之子也大夫門子得从父于軍鄢陵之戰范匄從文子於軍此其證也

屈蕩戶之　錢謙益曰家藏淳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俱作戶字棟案淳熙正義亦作戶也

楚人基之注基敔　說文引云楚人舁之云舉也黃顯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案此則基當作舁傳遞謂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施敔而出非也詳見定四年訓基爲敔蓋本小尔疋

趙傻在後　傻與叟同見無極由碑說文作㚇云㚇或作傻

知莊子　案世本晉大夫逝遊生桓伯林父及莊子首本姓荀自林父將中行世本以別爲中行氏知邑名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博物志云河東解縣有智邑

每射抽矢菆注菆好箭　案說文無菆字當从毛詩作隻漢書皆以隻爲隻今毛詩亦有作隻者俗作之

亡蒲菆牡蒲莖也古文菆作騶賈公彥云據左氏傳蒲非直得策馬亦爲矢幹漢書儒林傳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小顏曰騶謂善矢也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則知古菆字作騶

屢豐年　案說文無屢字當从毛詩作隻漢書皆以隻爲屢今毛詩亦有作屢者俗作之

取其鯨鯢　說文引作鯨鯢云海大魚也从京漢書薛宣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小顏曰鯨古鯨字汗簡云鯨古作鯨出馬日磾集羣玉古文古京字讀爲鯨

歸于怙亂者也夫　千惠子曰王荊公新經詩義本此

十四年傳衛人以爲成勞役室其子　周禮司勳云事功曰勞室祿也周書有室之祿謂祿其子襲父位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注謂以女妻之非是世本曰莊叔達生得閒叔穀穀生成叔悉鉏鉏生項叔羅羅生照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其子謂得閒叔穀也

穫及於室皇　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經皇與莊十九年經皇一也

蒲胥之市　呂覽在蒲疏胥疏古字通

十五年傳爲下行志　服虔曰高下猶曲申也

國君舍版　淮南子云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

使解揚如宋　劉向曰解揚霍人字子虎後世言霍虎

登諸樓車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使華元登子反之牀注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謀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案此注皆見孫子用間篇曹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舊而用之可使伺候守有官職在者謂告也上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爲親舊有急即呼之則不何止亦因以之知敵情

虐我伯姬　上云　舒爲政而殺之王引作虐此云虐者案何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淮南書不殺而殺謂之虐又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弒皆以虐爲殺也論語陶婦喊曰庚子之日全版疏書出地庭中曰伯厥虐王禽宋均云謂殺陽龍之後庚子日庭中地有出版異也龍同姓稱厥王虐以水必見禽也是虐爲殺又一證

賊赤狄于曲梁　注云廣平曲梁縣迴遠非也劉昭案

上蔡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此傳潞字漢書作路劉寬碑陰潞作路

案三體石經仍作潞說文同

羊舌職　宰相世系表曰晉武公子伯儵生文文生突羊舌大夫也突生職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

十六年傳禹稱善人　玉篇引云禹偁善人云與稱同

介疋曰傳舉也與杜訓同當从人

十七年傳晉師還　家君曰晉未嘗出師而云晉師還者豈斷道討貳之師歟似有闕文

十八年傳白虎其君　唐石經云白內虐其君案正義同今本皆脫內字

袒括髮　士喪禮曰主人髺髮袒鄭注云古文髺作括是括為古文髺也

左傳補註卷第二

益都李文藻覆校

成元年傳瑕嘉　周禮典瑞注引作叚嘉蓋古文止作叚讀為瑕也今本亦作瑕陸氏周禮釋文猶存古字

二年傳隕子辱矣　說文引云㕣子辱矣㕣有所失也戰國策齊宣王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㕣之罪云㕣失也案子天志曰國家滅亡㕣失社稷廣雅亦云㕣失也案呂覽季夏紀云昭王㕣于漢中高誘曰㕣隊音曰頓隕之隕史記東越列傳曰不戰而㕣此㕣字之誤漢書作殞知㕣與隕通㕣古字也隕今字也徐廣曰㕣義當取㕣除失之

朝夕釋憾　唐石經憾作感案古本左傳憾字皆作感从省文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孫子引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荀卿子云將死鼓御

死轡

將及華泉　京相璠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韓厥執縶馬前　縶說文引作馽從馬口其足讀若輒或從糸執縶縶梁傳云臨者何也曰兩足不能過齊謂之縶衛謂之縶楚謂之羈

辟女子注使避君　棟謂下云乃奔則辟當讀為趨與五年伯宗辟重同周禮大司寇云使其屬趨康成曰故書趨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為辟玄謂趨止行也古趨字有作辟注訓為避非也

蕭同叔子　于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史記作桐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注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棟謂物讀如既夕禮家人物土之物鄭氏云物猶相也大司徒職云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周書大聚曰因其土宜以為民資

司馬司空與師候正亞旅　司馬司空軍司馬軍司空也與衆也與師領其衆在軍之後者候正軍候主候

望者高誘說如此

穀御叔　韋昭曰御叔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

王曰止　高誘曰止禁止也

誰居註居辭也釋文云居音基　案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云姬晉居魚當作吾是居姬互訓蓋古音同也

侵敗王略注法度　案略封也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天子謂之略諸侯謂之封

三年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案僖廿三年傳狄人伐廧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種隗姓杜注亦同赤狄種類已盡惟廧咎猶在故復討其餘劉炫以為廧咎之國即是赤狄之餘杜以為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成十三年注云季陳廧咎如赤狄之女也是杜自相矛盾

荀躒　案世本躒謚文子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史記晉世家云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王劭案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採其旨而言予惠子曰授玉古文左傳作授王司馬子長謂齊欲尊晉為王蓋晉作六軍擬於王矣故齊欲尊之猶戰國東帝西帝之例也古文不可見存之以備異說棟案古玉字皆作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故玉从王定五年傳云改步改玉晉語作故玉故行荀卿王霸篇又云故玉故行是古玉作王之證西漢劉子駿治左氏始故王為玉周禮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註云故書玉為王杜子春讀為玉是古文皆以王為玉之證　上文云晉作六軍擬于王矣故史記以授玉為尊晉為王諸侯相朝授玉此僭禮也下權之東昆有授玉之事杜子之說未允

天年傳沃饒而近鹽　服虔曰土平有澤曰沃

有汾澮以流其惡　周書曰地有五行不過曰惡

七年傳虞愿奇愀　子惠子曰方言曰貪殺也楚謂之貪愀殘也又云殺人而取其財曰沭二子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故曰貪愀

八年經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引此傳為證又云無庭實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注服虔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

傳郳奚　高誘呂覽注云郳奚高梁伯之子郳黃羊也又云黃羊郳奚字

九年傳執諸銅鞮　劉昭案上黨記曰銅鞮晉別宮城

址猶存有北城去晉境二十里羊舌所邑

操南音　劉逵曰商角徵羽各有引鍾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南音始于塗山之女見呂氏春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蒯玉篇引作菼云與蒯同李登聲類曰蒯草中為索苦怪切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淮南說林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蕉萃猶憔悴也

十年傳大子州蒲　應劭舊名諱議引作州滿陸氏云蒲當作滿劉子玄曰州滿杜注及今定本皆作州蒲當為州滿事　氏當操仲

晉侯夢大厲　李頤莊子解云死而無後曰厲

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陸粲曰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棟案陸氏此言是殺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賢士之所悅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沈孔李厚紀亦以于忠肅事況之）

十二年傳道路無壅　唐石經作雍棟案古壅字皆作雍（說文作雍）無从土者

十三年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以五行言則五六為天地之中以爻位言則二五為天地之中以四時言則春秋為天地之中天地之中命也民受

之以生即所謂性也性為中情為和中庸之中和即天地之中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在易又謂之利貞故曰利貞者情性也

戮力同心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勠說文曰勠并力也從力參聲戰國策曰勠力同憂高誘曰勠力勉力也其字从力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

蔑死我君　唐石經初刻云蔑我先君後改从今本陸氏曰本或以我字在死上案僖卅三年傳欒枝曰其為死君乎尋文義當云蔑我死君鄭康成易注云蔑輕慢也

十四年傳宗卿之嗣注同姓之卿　國之宗臣故曰宗卿書曰記宗功是也宗臣兼同異姓故漢之蕭曹亦為宗臣

衛侯饗苦城叔　王符曰郤犨食采於苦號苦成叔又曰苦城城名也在河東鹽池東北

十五年經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傳曰華元于河上則華元未至晉時在晉境耳而云自晉者魚石以華元有平晉楚之功懼以晉討為復之故書法亦曰自晉著其所自復耳蒯杲云

傳盆脊主人民惡其上　子惠子曰盆脊主人民怨其上周廟金人銘也其詞曰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故云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六年傳賣齊盟　崔憬易注云瀆古黷字傳皆以瀆為嘖

范文子曰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唐石經云我若退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又何求案碑退字又何末三字皆旁增當是晏公武據蜀石經益之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淮南子曰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

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子惠子曰此與僖十五年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皆夏商之易也或據周易以解之皆不得其義蓋夏商占七八周易占九六其辭義各有異同不可強解也

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蹲古文作踆蹲猶立也蓋經音辨云蹲才丸切鄭康成讀七札一甲之度也揚雄太玄曰比札為甲賈公彥周禮疏云一葉為一札呂覽愛士篇云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六札者惟一札未陷耳知甲以七札為數也徹七札者猶貫甲也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穀梁傳云聘弓餓矢廩信曰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有韎韋之跗注　詩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毛傳云韎韐茅蒐染草也鄭箋云茅蒐韎韐聲也又駁五經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為韎

陳留人謂之蒨韋昭國語注云昭謂茅蒐今絳草也

急疾呼茅蒐成韎也鄭康成雜問志曰韎韋之不注不讀如跗跗幅也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為弁又裁韋如布扇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棟案不與跗古字通見詩箋以跗注為不注者鄭所受春秋異讀也

識見不穀而趨　棟案識當為適外傳作屬訓為適高誘曰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三肅使者而退　子惠子曰為十七年欒書譖郤至張本

好以暇　唐石經初刻無以字

展車馬注展陳也　康成曰展整也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虔以為叔孫豹

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間白國佐為魯請逆家君曰玩下召豹於齊及昭四年傳則服說為長

公還待于鄆　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邱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　唐石經曰遂奔衛今本皆脫遂字

十七年傳匡句須吉　應劭風俗通曰匡魯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

聲伯夢涉洹　卿元曰許慎說文曰恍字林益云洹水出晉魯之間御覽隋圖經曰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

盈其懷　王逸楚辭章句曰抎袖曰懷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　服虔曰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也

皆尸諸朝　康成論語注曰大夫於朝士於市昭十四年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正義曰晉殺三郤皆尸於朝此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諫案論語尸諸市朝孟子若撻之於市朝索隱謂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王制謂刑人於市則此尸諸朝疑即市朝或云朝或云市隨文言之非有二所

一朝而尸三卿　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周禮凌人曰大喪共夷槃水鄭氏云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說是夷與尸古字通又古夷字從尸與尸相近故或从尸或从尸也

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　案大戴禮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故昌邑王清狂不惠惠與慧古字通

芋舌職　子惠子曰說苑作芋殖殖為舌職合聲

籍偃　韋昭曰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世本曰襄生司功大伯伯生候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

爵不踰德　荀卿子曰爵賞不踰德是以為善者勸

以塞夷庚　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　案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檝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藏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棄輿旋館陸機辨亾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小尒疋曰庚通也

襄元年經楚公子壬夫　匡謬正俗曰楚公子王六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壬夫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依本字讀為王夫

傳寘諸鄢邱注河東垣縣有壺關亭　案壺與鄢通見

毛公傳

三年傳正輿子　子惠子曰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井楊倞曰或曰正輿子字子馬

三年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腑虔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練謹案禮說稱賈氏義為長少儀曰國家靡敝則甲不組縢逸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纓縢孔晁曰縷縢甲不以組引見初學記　蓋組甲之工靡于被練故曰市朝王制謂刑人於市則此尸諸朝疑即市朝或云朝或云市隨文言之非有二所

或曰歲不組縢所以節財也考工鮑人云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慤也空慤則堅竅滿則固帛紐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被練是也公息忘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為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氏之說蓋本於此

乃盟於祁外　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淄水西北入沛即地理志曰如水矣祁如聲相似然則淄水即祁也

其將來辭　韋昭曰辭陳其辭狀也

軍法有死無犯為蔽　韋昭曰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敝命案晉語韓獻子為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韋說頗勝於杜

反役與之禮食　韋昭曰反役自役反禮食公食大夫之禮

士富為候奄　晉語曰使范獻子為候奄韋昭曰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是范氏有兩獻子矣

四年傳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　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孔晁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

季孫曰略注不以道取曰略　匠慶請用蒲圃之木故季孫曰略正義言令匠慶略他木失之

有窮后羿　玉篇引作窮說文曰窮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从邑穹省聲

生澆及豷　澆說文引作敖論語作奡尚書云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敖管子云若敖之在堯說文引書作傲云讀若傲論語奡蕩舟以上說文是敖與奡通今傳作澆者敖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

貶於狐駘　禮記作臺駘淮南子墜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壺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為即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台即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目台山今杜解本作目台亭非是劉昭補註亦引作目台山

靡奔有鬲氏　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伯靡由奔鬲杜氏以為夏遺臣事羿者案羿死于帝相八年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

六年傳甲寅堙之注堙土山也　孫子謀攻篇曰攻城之法修櫓轒轀三月而後成距堙杜牧云距堙者師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環城傅於堞　淮南子兵略曰設渠壍傅堞而守高誘曰傅守也

七年傳公登亦登注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聘禮曰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注云先賓升二等君行一臣行二等君行一等是其證也

八年傳子國曰飆有大命　荀卿子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故下云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一介行李　唐石經及釋文宋本皆作个徐鉉曰个字不合六書之體當作介

九年傳陳畚局　唐石經作梮正義曰其字從手此臆說也漢書引此傳云陳畚輦畚音菊與梮同音史記河渠書云山行則梮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轝牀人舉以行也然則畚與梮音義皆同故孔氏書正義以為梮畚本一字古篆變易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

二韓非子載穆叔語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孰是

以出內火　漢書引云以出人火案周毛伯鄭敦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內讀爲入立讀爲位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出入火爲出內火皆古文也尚書云九江內錫大龜史記內作入是古入字皆作內徐邈音內爲納非也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汲郡古文曰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鄭康成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亦云相土作乘馬古文士土相亂如盂和鍾以土爲士牧敔以士爲土之類（詳見上）土又與杜通故荀子云杜作乘馬左傳从古文故以土爲杜

遇艮之八　服虔曰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占棟案易乾鑿度曰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鄭康成注云彖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繫辭曰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彖者斷也如鄭此言連山歸藏占彖故下文雖引周易仍用二易以彖爲占賴氏補正其說支離不可从也（晉語曰公子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以不變爲占故云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又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是雖用周易而仍占彖夏殷之法也）

隨其出也　虞翻注易隨卦曰隨陰隨陽謂隨卦三陰皆隨陽故卦名隨陰隨陽猶母隨子故隨其出也

門于朝門　張揖廣雅曰門守也

斬行栗　毛詩國風東門之栗毛傳云栗行上栗也

夫於陰口而遷　服虔曰參南曰陰口者水口也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賈服說皆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案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从子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自巳數左行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从寅起女自巳數左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數从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从制（說文曰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側立於巳爲夫婦妻妃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於寅女年於申也案高注與說文同故宋人亦以淮南爲許慎注也）

冠乎成公之廟　服虔曰成公衛曾祖故以桃爲曾祖廟時不冠于衛之始祖以非己廟故也

新以幣更　呂覽二月紀甚曰也祀不用犧牲也管子四時更皮幣高誘曰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管子四時篇曰除神位謹禱弊（通幣）梗周禮女祝掌以時梗禬禳

之事注云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玄謂梗棄未至也案此則更讀爲梗杜元凱謂以幣更牲未之考也詳見禮說

十年經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司馬彪郡國志曰彭城偪陽有柤水

偪陽　釋文云偪徐仙音甫目反棟案徐音是也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皆作福音也

傳士莊伯（服本云云其將不免乎）　服虔曰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也

聊人紇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聊鄙元引作鄒論語同案聚字古或省文作取說文曰聊魯下邑孔子鄉

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　正義曰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　子惠子曰甲覆楯非覆輪當云立之大車之輪

右拔戟以成一隊注百人爲隊　高誘曰軍二百人爲隊（見李衛公兵法）是又以隊（南）司馬法云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五十人爲隊國語曰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故杜據以爲說

余羸老也　高誘曰羸劣人也

親受矢石　後漢書堅鐔傳曰輒先當矢石注石謂礮

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枝重十鈞以上者

桑林　莊子湯有桑林之舞司馬彪曰桑林湯樂也崔撰曰宋舞樂名

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高誘淮南子注云天子不滅姓古之政也

獻兆於定姜　高誘曰兆契龜之兆世所以占吉凶者也

爾車非禮也　唐石經曰爾車多非禮也案注當有多字

尉止　尉止尉翩以尉爲氏謂之尉氏圖稱陳留風俗傳曰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樂盈曰臣將歸死于尉氏是也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釋文曰還本亦作環棟案鄭氏士喪禮注云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宮同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皆與環同

輦門閭寶　說文引云輦門圭竅康成禮記注云輦門亦引作竅竅與寶同物同音

荆竹織門也圭竅門旁竅也穿墻爲之如圭矣玉篇十一年傳西濟于濟隧注濟隧水名　京相璠曰鄭地也又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

同盟于亳　案經云同盟于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棟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司慎司盟　服虔曰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監司察盟者

女樂二八　王逸楚辭章句曰二八二列大夫有二列之樂韋昭曰八人爲列備八音也

書曰居安思危注逸書　案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遠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

十二年傳同姓於宗廟　毛萇詩傳云同姓同祖也

楊梁　京相璠曰楊梁生今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曰楊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西北去梁國八十里劉昭引杜注云有地名楊亭與京相說同

王使陰里結之　先鄭有婚禮結言結字本此傳

十三年傳什吏　周書六聚曰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卽什吏也

窀穸　孔宙碑作窀夕說文云窀葬之厚夕說文無穸字明不从穴也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禮記云卜筮不相襲注云襲因也棟案襲與習通周禮大司徒屬胥各掌其所治之政襲其不正者康成云故書襲爲習是習爲古文襲左氏从古文故以習爲襲也哀十五年傳云卜不襲吉注云襲重也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又鄭注士喪禮云古文習爲襲是襲與習通

十四年經衞侯出奔齊　不備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備之曰衞侯衎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名君也杜注謬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左傳脫也

傳執莒公子務婁　徐邈云務莫侯反禮說云務與牟古音同莊子務光荀子作牟光徐音是也

君義嗣也　王肅曰義宏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周書曰王義嗣德

邁伯玉　高誘呂覽注曰伯玉衞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盤曰成子

庸知愈乎　司馬彪莊子注曰庸猶何用也

厚成叔　釋文曰厚本或作郈世本曰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陸淳曰郈成叔孝公八世孫外傳曰魯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章昭云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昭廿五年傳云季郈之難圍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棟案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卽厚成叔也厚與郈通世本作厚內傳作郈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說文曰厚古作垕从邑或省文高誘曰郈氏惠伯革之後世本作惠伯革鄭氏禮記注革作鞏寫作革未詳孰是以字爲氏因爲郈氏郈成子郈敬子國之子國疑同字之誤郈青孫也皆據世本而言然則厚成叔乃敬伯同之子也高氏曰以字爲氏則郈非采邑古今人表有厚郈伯師古曰卽郈嘑也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之軍　高誘呂覽注云成國成千乘之國也

師曠　王逸楚辭章句曰師曠聖人字子野生無目而善聽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棟案舊謂祖考之舊法也管子牧民篇云恭祖舊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康成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亾案西漢毛詩不列于學官故服氏謂之逸詩猶鄭氏尚書古文二十四篇也

十五年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丁巳朔

傳王及公矣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左氏說詩此古訓也詩云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魯語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後之學者省諸爾雅釋故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曰古訓是式

十六年傳戰于湛阪　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酈元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

方城之外　戰國策曰楚不守方城之外高誘曰方城楚塞也外北也

十七年傳遂幽其妻　漢書幽作就

狡狗　說文引作狡从犬折聲云狂犬也

澤門之皙　詩正義引云皋門之皙陸氏釋文云本或作皋者誤棟案古皋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澤之利葉壽以爲澤字但皋爲白下本土刀切澤爲四下本一字漢碑从四下芊者誤今爲橋備服虔漢書注亦誤芊注云皋澤也詩鶴鳴于九皋王仲任薛夫子韓漢父俱韓詩皆以爲九坼之澤諸侯本有皋門何獨宋不然也

晏嬰麤衰斬　鄭康成曰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粗也

唯卿爲大夫　鄭康成曰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王肅聖證論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艸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也杜氏从王說

十八年傳跪而戴之　李登聲類曰跪跽也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京相璠曰平陰

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杜氏云在縣東北非也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爲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作塹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

巫山　京相璠曰巫山在平陰東北

必旆而疏陳之　淮南子曰疏隊而整之高誘曰疏分也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

有班馬之聲　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棟案班遠也郭璞引作般齊師夜遁馬鳴聲漸遠故云班馬

之譬尚書班瑞于羣后史記班作還古字通

戊戌及秦周　子惠子曰呂覽愼大篇曰齊達子帥其餘率以軍于秦周高誘曰秦周齊城門名也案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之

伐雍門之萩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曰雍門齊西門名也萩鄭元引作萩案玉篇音且留切云蒿也當从萩又七宵反釋文云本又作秋

斬其楠以爲公琴　楠案公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焚申池之竹木　淮南子墜形訓曰申池在海隅高誘曰海隅藪劉逵據以注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卽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爲申池杜于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爲說非也

以枝數圍注枝馬檻也　案枝猶个也廿一年傳云識其枝數則枝不得爲馬檻

扣馬　呂諶字林曰扣牽馬史記注

甚雨及之　甚古文湛字見詛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甚雨節疾風崔撰本甚作湛音淫湛雨猶久雨也或云檀弓云雨甚至甚當讀如字亦通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服虔曰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

十九年傳先吳奔蔡之鼎注以璧馬爲鼎之先　子惠子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先吳鼎亦不辭先吳猶言先秦先漢歟

瘴疽　玉篇引作疽多但切

作林鐘而銘魯功　呂諶字林曰銘題勒也

亾之道也　唐石經云亾之之道也

顏懿姬齮聲姬　杜此注全用服氏服氏又云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

諸子注諸妾姓子者　杜亦用服注此當从傳遂說以諸子爲內官也

屬諸戎子　服虔曰戎子子耳養也棟案養謂養母也

屢常不祥　服虔曰立長爲祥立而廢之爲不祥也

閒諸侯難　服虔曰閒犯爲光已列於諸侯難成

是專黜諸侯　服虔曰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於會盟不可黜也

而以難犯不祥也　服虔曰以難成之事犯不善

崔杼微逆光　服虔曰微隱匿也棟案哀十六年傳其徒微之是微爲隱匿也

疾病而立之　服虔曰立爲太子

子孔當罪　鄭康成曰當謂值其罪音丁浪反

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服虔曰彭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此說近之棟案經典序錄曰汝南彭汪字仲博說先師奇說及舊注又昭廿七年傳云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富如何我字當在若上正義所載惟此二說

廿年傳陳慶虎慶寅　王符曰慶氏嬀姓

廿一年經漆閭邱注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　闕駰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閭邱鄉伍氏從征記曰杜氏謂顯閭邱今案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邱鄉顯閭非也

公姑姊　子惠子曰成公同宗之女于公爲姑姊故云公姑姊注及正義皆失考

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唐石經云而不使視寢二字旁增論衡引此傳與石經同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王充曰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火有光耀亦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强故多力也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唐石經云欒盈奔楚過於周又一本云欒盈出奔楚過於周周西鄙人略之

得罪于王之守臣注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　子惠子曰守臣指晉君書句同爲上卿書稱陪臣句稱守臣有是理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出以爲得罪于晉君

使侯出諸轘轅　棟案侯侯人也周禮夏官有侯人職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畿

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鄭康成曰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

左傳補註卷第三

益都李文藻覆校

春秋左傳補註卷第四

廿二年傳焉用聖人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言聞聲知情故曰聖案語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何休膏肓曰說左氏傳者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玄菟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敖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

專執婚焉　釋文云婚又作睔　案傳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睔說文曰睔宗廟火孰因从炙番聲春

秋傳曰天子有事睔焉以饋同姓諸侯此傳婚字當从睔轉寫誤爲婚耳

執事實重國之　高誘曰重深

貴而能貧　能猶耐也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荀卿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脩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

三日棄疾請尸　周禮掌戮曰凡殺人者肆之三日

廿三年傳禮爲郕國闕　服虔曰郕國尙爲之闕樂況

埸鄙之國乎顧氏補正用其說而不稱服註

右擔劍　案古制舞劍于左軍禮從右

斐豹　廣韻引作斐甫微切

戍郕邵　棟案郕邵晉二邑文六年傳云趙孟殺公子

樂于郕說文曰郕晉邑司馬彪郡國志曰河東垣縣

有邵亭張華博物志曰垣縣東九十里有郕邵之阨

晏蹙　徐邈音來棟案外傳作萊古字通徐音是也

新樽絜之　釋文云本亦作尊又昭十五年傳樽以魯壺釋文云樽本或作尊又作罇棟案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云字从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荀卿子曰禍與福鄰莫知其門管子禁藏篇曰福不擇家禍

不索人

美疢不如惡石　服虔曰砭石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砭石見山海經

娶于鑄注鑄國　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祝康成云祝或爲鑄高誘曰鑄讀作祝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

盍以其犯門斬關　周禮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故孟椒欲用之當其罪

季孫用之　疢疢之言驗矣

下妾不得與郊弔　子惠子曰賤者野受弔謂之郊弔所謂君過樞於路使人弔者庶人則然士喪君視斂則郊弔非士也注與正義皆失之

不穴於寢廟　子惠子曰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疏以爲廟幽靜失之

廿四年傳既殁其言立　高誘呂覽注曰立猶見也

恕思以明德　周書程典曰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李登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文選

輔躒　說文引作趯釋文曰本又作樂

部婁無松栢　說文引作附婁云小土山也應劭風俗通曰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邱名之爲部矣周伯琦六書正誤畝从自仅聲俗用培塿非皆居轉而鼓琴　傳遜曰轉當爲軫棟案文選注引許

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橫木

敢問降階何由　君禮臣有降階之儀程鄭下人非所宜問故云惡也

廿五年經諸侯同盟于重丘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

傳困于石往不濟也　棟案于羨黎所恃傷也　往不濟謂九四爲石所恃傷謂九二爲羨黎初至四互未濟故往不濟

公拊楹而歌　服虔曰公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陪臣干掫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掫字亦有作趣者昭廿年傳云賓將掫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本作干趣云後人改爲爭趣非也掫趣二字古音从取聲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服虔曰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案杜義未完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弒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嬖　高誘呂覽注曰嬖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遏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嬖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嬖本作翌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翌

柳之材注云故書翌柳作接檳鄭司農云接讀爲翌

檳讀爲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翌春秋傳曰四

翌不蹕先鄭引檀弓作翌引左傳作翌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翌杜氏改爲翌矣之矣

當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爲

墓道非也

晉虞閼父　陳球碑作遏高誘曰閼讀曰遏止之遏然

則閼遏同音故或作遏也

爲周陶正　王應麟曰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

窳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

以備三恪　說文引作愙从心客聲敬也義雲章亦以

愙爲恪魏封孔羨碑又作恪焦弱侯以爲恪卽古客

字未詳禮記正義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授手于我　手古首字士喪禮云載魚左首進脊注云

古文首爲手成二年經曹公子首公羊作手是字通

之證

天子之地一圻　鄭康成引作畿高誘曰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周禮大司馬九近之籍先鄭司農云近當言畿蓋古圻字或作近禮記相近于坎壇王肅讀近爲祈齊侯鎛鐘云用岸眉壽岸本古文近字通爲祈詩有祈父尚書酒誥作圻父鄭康成詩箋云祈圻畿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逸書　案周書常訓解云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正義以蔡仲之命云云證之此晉時僞古文襲左傳而爲之者也徐幹中論引書云慎始而敬終以不困

廿六年傳領之而已　說文引作頷云低頭也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頷又音欽曲頸也列子云巧夫頷其頤而耿合律注云頷猶搖頭也

子產其將知政矣　呂覽仲冬紀曰申侯伯如鄭三年而知鄭國之政高誘曰知猶爲也

乃立因　子惠子曰立因爲證也

赤而毛　服虔曰其身色赤而生毛也

平公入夕　服虔曰視夕也

而視之尤　服虔曰尤過也意悅之視之過也

姬納諸御　服虔曰納之平公之御

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　服虔曰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太子貌美而心很很戾不從教案後傳云元

公無信多私不得如服注惡而婉謂內惡而外婉也美而很謂內美而外很也以伊戾之讒慝小人而不爲太子所寵而元公獨嬖寺人柳則二人之賢不肖顯然矣

寺人惠牆伊戾　服虔曰寺人宋閽士惠牆皆發聲宦爲伊戾以公寺人爲太子內師掌內官

過宋　服虔曰楚客道過宋

夫不惡女乎　服虔曰夫謂太子伊戾無寵於太子故曰夫不惡女

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服虔曰言我內師也當其內使

加書徵之　服虔曰以書爲之徵驗也書盟書

欲速　服虔曰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巷客謀弒其父也

固聞之　服虔曰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爲亂

唯佐也能免我　佐內惡而外婉太子不知而謂其能免我實不然也

左師聞之　服虔曰聞太子與佐期日中

乃縊而死　服虔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信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廣韻曰騁馬習馬孫愐案左

傳步馬字不从馬

君夫人氏也　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棟案正義非也弃本芮司徒女與宋同姓故不云某氏始言君夫人氏後言君之妾弃也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唐石經云君與大夫下云君大夫謂椒舉石經是也案林堯叟本仍作夫人知傳譌已久韋昭曰是理也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唐固國語注云族親族同姓也韋昭曰族謂部屬棟案韋說是也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劉光伯曰族者屬也非謂公族之兵

欒范易行以誘之　鄭衆曰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率伍也中軍之率良故易之賈逵又一說見正義皆勝杜注

廿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劉光伯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棟案不重言諸侯是也謂唯三國睦非也上文云使諸侯儁效烏餘之封者是時三國皆在故下云皆取其邑而歸爲絕句重言諸侯者衍文也

唯卿備百邑注此一棄之邑正義曰一棄之邑每邑方十里　棟案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

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

欲弭諸侯之兵　弭亦作彌周禮小祝彌烖兵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康成云彌讀如敉敉安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此與公羊昭廿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皆仲尼之所取者也

楚氛甚惡　王逸楚辭章句曰氛惡氣也

晉楚爭先　子惠子曰楚人衷甲爲爭先也

以誣道蔽諸侯　陸氏曰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婢世反云踣也正義曰服本作弊云斃踣也一曰罷也棟案蔽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周禮大司寇職云以邦成弊之鄭衆曰斷之斷其獄訟也是蔽與弊通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顧炎武云見周頌棟案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諡以諡我諡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維刑之諡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爲慎釋詁文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古諡溢字通莊子齊物曰以言其老洫也釋文云洫本亦作溢古書溢作立心與水相近故恤或爲洫又爲溢也鄭氏訓爲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爲憂尤誤說文云諡嘉善也毛傳訓假爲嘉義亦同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墨子辭過篇曰內無拘女外無寡夫又云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顧炎武案小尒疋云凡無夫無妻通謂之寡棠無咎　唐石經無作无棟案无字見衞宏古文奇字今易无咎字皆从此釋文云本亦作无

崔宗邑也　案宰相世系表崔氏之先齊丁公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爲崔氏故曰宗邑猶晉之曲沃也

崔明來奔　宰相世系表曰子明奔魯生良十五世孫意如爲秦大夫封東萊侯

廿八年傳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注星紀在丑斗牛之

丈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漢律歷志星紀在子玄枵在丑正以歲星右行于天星紀爲子而貞于丑故在丑其次玄枵貞于丑則在子如是則十二辰皆合合樂用焉漢法陽左行陰右行右行者每選一辰以次爲貞故星紀貞于丑時俗以星紀爲丑玄枵爲子失之合辰合樂本坤彖喪朋之說

子雅子尾注二子皆惠公孫　棟案高誘呂覽注云子雅惠公之孫公子樂堅之子蘧也子尾惠公之孫公子高所之子董也杜氏高氏皆據世本唐時世本已非全書故正義不詳所出韓非子曰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

得臺氏之木百車于莊注六軌之道　下云反陳于獄注云獄里名案莊亦里名昭十年傳云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孟子曰莊嶽之閒趙岐曰莊嶽齊街里名

樂高陳鮑之徒注樂子雅高子尾　案樂堅高所以字爲氏故曰樂高

慶封氏祭　鄭康成讀氏與之同補鄧反

吳句餘注句餘吳子夷末也　司馬貞曰計餘祭襄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棟案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是也

朱方　顧夷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得罪出亾在外則不得宰一邑故下云恐失富也正義以宰爲益失之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　子惠子曰此夏書九歌中三事之義疏也

武王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辨見論語考

樂成伯　王符曰樂氏魯公族韋昭曰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樂

以徵過也　子惠子曰徵讀從楚辭不清徵其然否之徵

廿九年傳璽書追而予之　高誘曰璽讀如移徙之徙印也韋昭曰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應劭漢官儀曰封太山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傳璽書追而與之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爲名乃使避衛宏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棟案璽惟周禮月令及此傳有明文餘無聞焉唐六典引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云云據此則商以前已有璽名矣

祇見疏也　棟謂疏當爲諫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諫高誘曰諫讀爲誣妄之誣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爲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杜氏好改古文故古文古義存者少矣

固辭　鄭康成曰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

按盍注　唐石經云辭固疑非

不尚取之　服虔曰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呂覽曰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

母寧夫人而用老臣　服虔曰毋寧寧自取夫人將爲用老臣乎劉炫是服說

請觀于周樂　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

猶未也　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服同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賈逵曰康叔遠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爲之歌王　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子惠子曰王者采風儀內故有王風周官六詩比賦興風雅頌安得謂王者無風後儒以詩亾爲雅亾失之甚矣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橋乎大國之閒亾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亾也

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虔曰泱泱鈞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雖疎而不切故曰大風國未可量也　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此之謂夏聲　服虔曰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棟案後世言秦夏本此

大而婉險而易行　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出體歸中和之德難成而易行案史記險作儉古文也漢劉脩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

則明主也　史記作盟主案古盟字从囧賈侍中說讀與明同燉堂集古錄載齊侯鎛鐘曰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敦盟刑盟刑卽明刑也毛詩黃鳥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箋云明當爲盟釋名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

怨而不言　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

其周德之衰乎　服虔曰此歎變小雅也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大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皇皇是爲正大雅

遷而不淫　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子速納邑與政　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子惠子曰古者有政便有邑邑者田邑也古祿以田

慎之以禮　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利社稷也

辨而不德必加於戮　服虔曰辨若圜辨也夫以辨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

吾子好直　服虔曰直不能曲橈以從衆

神諶　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地太守杜故卑爲神俗又改湛爲諶古文盡亾矣釋文猶作湛

卅年傳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　熊朋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二月戊午正月大餘三十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

亥有二首六身　子惠子曰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　叫說文引作訊云大呼也唐石經作叫傳避曰說文云譆痛也案說文引傳云誒誒出出云誒然从言矣聲說文訓譆為痛與此傳無涉傳氏非也鄭氏周禮注引作譆譆出出

公焉在　士喪禮曰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鄭注云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賈疏與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為伯實不命言孤但良宵鄭之公族大夫貴重之極比于太國之孤故家臣尊其主亦號為公耳

印段　說文作殷字子石

介于襄庫　案介甲也取襄庫之甲以入伐襄廿六年齊烏餘襲高魚介其庫注云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是也襄廿七年傳云介慶氏之甲

上下有服　高誘曰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斗城、案水經注斗城在陳留沙水所經也

吾其與之　高誘曰與猶助也

卅一年傳古之道也　何休穀梁曰若其以卜隱桓以禱皆由此作乃知古制固亦謬矣鄭歲之日立長以蟠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以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

是謂不度　顏籀曰不度不遵禮度也棟案孝經援神契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在戚而有嘉客故謂之不度

猶有童心　服虔曰言其無成人之志案士冠禮曰弃尔幼志順尔成德幼志猶童心也諸侯十二而冠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故不終也荀子曰天子諸侯十有童心故不終也而冠弃尔幼志今

高其閈閎注閈門也　匡謬正俗曰下文云門不客車杜元凱云門庭之內迫迮又有墻垣之限尒正云所以止扉謂之閈郭景純云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

其閈閎案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即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為門戶非閈止盜之方文伯所稱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何勞墉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為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

繕完葺牆　李浩刊誤曰案文當云繕宇葺牆書云峻宇彫牆足以為比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　劉逵引此傳塓作墁云墁也館宮室諸侯傳也

天厲不戒　正誤曰天厲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與國本及建本作天關之天據注當作天然經中有言厲疾天札則天厲亦不為非始示達者

子太叔美秀而文　案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蓋本左傳乃云子太叔善決而文善決疏為美秀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說苑政理篇作族姓變立愚案變立即古文班位字也古讀變為辨辨為班古文位作立劉歆傳曰春秋傳多古字古言乃知向所據者皆古字也

故委政焉　倉頡篇曰委任之也文選令尹動君矣　正義曰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棟案古以字作㠯與似通故誤作似此條正義見宋槧本故備錄之

衛詩曰　十九年傳歌邶鄘衛季札曰是其衛風乎知邶鄘衛皆為衛詩詩序亦云

紂四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四　汲郡古文曰帝辛廿三年四西伯于羑里廿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周周書程典商王用宗讒震怒無彊諸侯□嫉逆諸文王

昭元年傳伍舉為介　孫叔敖碑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改从人非也伍尚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伍子胥亦不从人

梁其踦　孫愐曰梁其踦魯伯禽子梁其之後

牆之隳壞　韓非子曰牆之壞也必通隙

周有徐奄　案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从三叔為亂又汲郡古文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賈景伯杜元凱皆云徐即淮夷失之

趙孟欲一獻　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禮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禮記正義曰卿大夫俱三獻故昭六年傳云得貺不過三獻五獻者亂世之法非禮之正也

大國省繕而用之　周書程典曰生稽省用不盡其度

弁冕端委注弁冕冠也　案釋文云弁端委無冕字石經及正義皆云弁冕端委說文云覔古弁字冕也故杜訓為冕冠弁冕之冕衍文也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周語云定王五年河徙故道及穀雒鬬後河勢愈甚劉子以治河事委趙孟故有是言齊人城郟晉未聞焉鄭大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是也

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大雅抑詩曰借曰未知亦率旣耄當時之語云亦然

徐吾犯　廣韻曰鄭公子有食采於徐吾之鄉後以為氏據此則子南子晳爭同姓以為室也

及衝擊之以戈　說文引云及衝以戈擊之

將行子南　鄭康成詩箋云行亦放也下文子南行之同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　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蔡从殺下米玉篇云蔡糅蔡散也書作蔡字正義同漢書宣帝元康二年詔曰骨肉之親蔡而不殊稽康琴賦云新木翠蔡李善云子虛賦翕呷翠蔡張揖曰翠蔡衣聲也案子虛賦又作蔡蔡愚謂漢書文選蔡字皆蔡字之誤蔡本與蔡通故又作蔡禹貢曰二百里蔡鄭康成注云蔡之言殺鄭注尚書大傳云蔡衰也衰猶殺也滅殺其賦滅殺者猶末滅也叔非首謀慮从末滅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

得矣上文云余不女忍殺有女以遠亦謂从末滅　小余疋曰蔡法也

造舟于河　徐堅曰枉蒲反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其處

鮮不五稔　王充曰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若年穀和孰不至及身而亾故云鮮不五稔

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服虔引司馬法曰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阮逸謂荀吳用車法雖舍車而法在其中服氏之說未可非也

寶沈璧馮爲祟　說文曰祟神禍也

曠林　賈逵曰曠大也

邊圉伯於商邱　賈逵曰商邱在漳南

主辰　服虔曰主祀也

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史記封作國鄭世家　棟案尚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之康誥序云以殷餘民邦康叔孔氏云國康叔爲衛侯此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古字邦封同見書正義漢碑邦改爲國故云國大叔也論語邦國之中今作邦國字同之驗下文封諸汾川同

宣汾洮　正義曰洮水關子忠子曰洮即涑川酈氏以爲涑水一名洮水水出河東聞喜縣蔡葭谷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

王莽以縣爲洮亭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鄭康成注周禮引此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賈公彥曰鄭君所讀春秋先月月與賈服不同說文曰禜者設緐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是許君所讀春秋亦與鄭同史記所載同於賈服

中聲以降　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

風淫末疾　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逸周書曰元首曰末易卦初爲本上爲末故上爲首爲角杜據素問以四支爲四末故謂末疾爲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

穀之飛亦爲蠱　釋器云康謂之蠱郭璞曰米皮皺之揚之康秕在前故云穀之飛外傳云蠱之惡穀之飛實生之

將會孟子餘　史記趙世家云趙夙生共共生孟孟生衰古今人表云趙孟夙子生衰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夙案文當云共孟及衰史記分共孟爲兩人傳寫之誤孟子餘謂共孟及衰

甲辰朔烝于溫　服虔曰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

二年經叔弓注叔老子　世本曰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

傳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古謂易爲象故曰易象九家說卦云乾爲衣坤爲裳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尚書帝堯陶謨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古人之象即易也法乾坤而制衣裳觀象方知故欲觀古人之象古人當謂黃帝伏羲畫八卦神農重之黃帝通之杜子春以歸藏爲黃帝易有以也杜

天成象伏羲法之作八卦故謂之象商謂之坤乾周謂之易左氏稱易象猶不失古意觀書于太史氏上自易象下至魯春秋中舉周禮而周禮一書于宣子口中敘出此左氏行文之妙也周禮爲周公致治之書觀周禮故知周公之德易爲聖人贊化育之書故觀易象而知周之所以王謂文王也讀者不考周禮一語遂謂易象爻辭乃周公所作以實周公之德一語失之遠矣

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注譽其奸也　服虔曰譽游也宣子游其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遊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

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今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與豫古字通

三年經北燕伯欵出奔齊　此與衛侯衎出奔齊一例

杜注謬

傳張趯　宰相世系表曰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趯趯生豁

豆區釜鍾　顧氏補正云毛晃曰豆當爲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豆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棟案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爲四升之豆故鄭注云豆當爲斗陶人云庾實二穀先鄭云穀讀爲斛穀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穀受三斗故鄭據旅人云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明穀不得爲斛豆不得爲斗矣

三老凍餒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　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棟案杜說是也晉姜鼎銘云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曰三壽作朋三代養老之法于國老中取三人焉謂之三老于庶老中取五人焉謂之五更

道殣相望　荀悅曰道瘞謂之殣亦作墹韋昭依毛傳曰道冢爲墹

女富溢尤　周書鄧保十敗所謂女貨速禍也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注慆藏也　棟案慆過也言君不怨悛改可憂而樂與日俱慆劉慆爲過見毛詩傳劉光伯云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義亦通

讒鼎之銘　韓非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爲往齊人曰爲逸魯人曰眞也是古鼎之名已見四年魯記閔公當時鼎已在齊故晏子述之

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韓非子曰私怨不入公門一說忌忌曰故云私忌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　聘禮卿館于大夫游吉卿也張耀大夫也吉遂少姜葬館焉故今云糞除先人敝廬舍廟中故云先人

左傳補註卷弟四終

順德胡亦常羅校

昭四年傳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盧毓冀州論曰冀州北接燕代柳學記後世謂代爲馬郡故呂覽曰馬郡空馬

以亨神人注亨通也　亨古文享字杜訓爲通故古文獨存新序載此事作享

冬無愆陽　周書時訓曰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

秋無苦雨　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

夏啟有鈞臺之享　汲郡古文曰夏啟元年帝卽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歸藏啟筮曰昔夏后啟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枝占皋陶曰不吉連山易曰啟

筮享神於大陵之上鄘元曰卽鈞臺也魏大饗碑云夏啟均臺之亨均古鈞字亨古享字

商湯有景亳之命　汲郡古文云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成有岐陽之蒐　汲郡古文曰成王六年大蒐於岐陽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康有鄗宮之朝　汲郡古文曰康王元年朝于豐宮服虔曰鄗宮成王廟所在也

穆有塗山之會　汲郡古文曰穆王三十九年會諸侯于塗山

寡君將墮幣焉　服虔曰墮輸也子惠子曰墮幣爾祭也周禮肆師大祀用玉帛又守祧藏墮大祝墮祭小祝贊墮特牲少牢又有墮祭然則禮神之幣亦曰墮謂祭後乃相見故曰敢謝後見如服杜解則與上文宗祧之事不相連屬而文亦不順蓋楚之武城有先君之廟也服云將受宋之幣於宗廟謂薦陳之亦可備一說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汲郡古文曰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途滅有緡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汲郡古文曰帝辛四年大蒐于黎韓非子曰紂爲黎邱之蒐而戎狄叛之服虔曰黎子姓

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汲郡古文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明年申人繒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亾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亾其大夫謂崔杼强而死哀六年傳云不必亾一大夫左氏傳世旣久或先秦以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爲正

鄭子產作邱賦　服虔曰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子惠子曰春秋作邱賦當从服說作邱甲當从穀梁說下引詩禮義不愆何也病民何不愆之有服注是也於人言若依杜注加賦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荀卿子載是詩云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愆當作愆从籀文㝵尒疋疏作法于涼注涼薄也　說文曰尒疋惡薄也从㐭京聲廣雅曰惡薄也曹憲曰良音世人作惡薄之惡水旁著京失之矣薄卽薄字郭忠恕汗簡云古尒疋涼作惡

姬在列者注在列國　案列位也言姬姓之君僖十五年傳云人而未定列

入棘棗麻　鄘元曰汝水東逕棘亭北春秋之棘棗也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水杜預以爲在東北未詳司馬貞曰解者以麻卽襄城縣故麻城是也曰唯　皇侃禮記義疏曰唯謂人應爾是也

饗大夫以落之　服虔曰釁以豭豕爲落

牛謂叔孫見仲而何　正義曰牛謂叔孫曰以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其說非是案韓非子載此事云豎牛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矣君賜之玉環己佩之矣玩傳義與韓非合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秦越人難經五十一難曰病有欲見人者有不欲見人者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府者陽也陽病者欲得寒之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張衡集舊注引傳云牛不進叔孫擁器空而選之示君已食蓋增益傳文而爲之或本左氏舊說意亦與杜注同也

五年傳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　棟案臧氏爲司寇古者兵獄同制故質成于臧氏

葬鮮者自西門　列子曰越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湛注引此爲證云鮮謂鮮少也

鄭喪自朝注從生存朝覲之正路　服虔云言鄭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杜意說當从服氏

既葬而行注善杜洩能辟禍　唐宰相世系曰杜洩避季子之難奔於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赫赫爲秦大將軍食采於南陽衍世稱爲杜衍

使亂大從注使從於亂　服虔曰使亂大和順之道案從順也服注是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古言時皆謂四時此十時謂分一日爲十時以當王至臺之十位杜注用十二時與傳不合十時據日十二時據長

明而未融　服虔曰融高也謂日高也

純離爲牛　荀九家序卦曰離爲牡牛

菟氏　鄭元曰野兔水上承兔氏亭北野兔陂鄭地也陂水東北入八里溝溝水南逕右倉城西又南逕兔氏亭東鄭伯勞屈生於兔氏卽此

子家羈注羈莊公玄孫諶伯也　司馬貞曰子家駒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字懿伯楊倞曰子家駒公子慶之孫歸父之後名羈字駒案仲孫氏出自桓且懿伯爲子家諡非字也司馬失之世本云逮產子家歸父逮與遂古字通楊氏謂羈爲歸父之後則是桓公玄孫非莊公也世本已亾無可是正

索氏　索音柵故水經或作柵

朝聘有珪　案說文珪古文圭

羊舌四族注四族銅鞮伯華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正義以季夙卽叔虎非也叔季兄弟之次且叔虎已死不得與四族之數劉氏以爲別有季夙而規杜氏其言是也宰相世系曰羊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

揚肸　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揚爲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揚字从手不从木宰相世系曰晉公族食邑於羊舌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揚氏三曰平陽

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著於鼎也

聲之以行　漢書引此傳作樓晉灼曰古棟字（袁光遠集緣跡見汗簡）案十九年傳云駟氏聲說文引作樓云樓也从心雙省聲（說文耳部云生面聲曰聞从耳從省聲不得爲樓）因驗左氏古文爲後人竄易者多矣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汲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之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高誘曰商湯所制法也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康誥云殷罰有倫蓋自祖甲以後刑始頗矣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注周之衰亦謂之刑書謂之九刑案九刑者刑書有九篇成王時所造（見周書）周衰重作之定爲成科亦若祖甲之作湯刑也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漢書作而）象之不火何爲　古春秋左氏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服氏解說从其說棟案漢書五行志許叔重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及古春秋左氏說皆前漢諸儒傳左氏者之言唐人正義以爲賈逵非也顧君補正亦采五行志數條而不言左氏說沒其義矣

寡君以爲驪也　左氏權字皆作驪此古文之異者高誘戰國策注云權猶合也

見於左師　子惠子曰向戌與寺人比而害太子華亥與寺人比而逐右師戌亥竊寺人則同而戌之罪浮于亥也戌不思前事而責亥此目睫之論耳其後元公幷逐華向有以哉

以其棄（鄭氏引作良）馬八匹私面　鄭康成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又云私面私覿也

主不恩賓　鄭康成曰恩猶辱也杜訓爲患从小尒疋

七年傳天子經畧　劉逵曰天子經畧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畧分界也一曰遠界爲經畧也

願與諸侯落之　庾蔚之禮記畧解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涵食澆落之

日月以冀　案索隱冀亦作幾讀曰冀

使長鬣者相注鬣須也　說文引作鬣云長壯鬣鬣也

子惠子曰杜訓亂爲須亦臆說

正義汲冢書瑣語　案御覽備引汲冢瑣語乃共工事非鯀也

張叔皮論　張姓叔名叔曾作反論引見御覽作皮誤也

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正義曰二圉之受殷命無文也　子惠子曰二圉受命見竹書紀年棟案杜氏此注蓋本汲郡古文外傳云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爲故服虔注此傳云周人不敢其廟報祭之馬融曰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杜氏以經傳無報亞圉之文故異說

孟僖子病不能禮　今本禮上有相字（下云荀能禮者從之則相字衍）蓋襲上文相儀之誤當从釋文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王肅曰武仲謂弗父何殷

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

或憑怫事國　漢書引此傳作畫頡與詩同如淳曰頡古悖字

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服虔曰歲星之神左行于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

八年傳或馮焉　子惠子曰漢書引云神或馮焉案注當有神字

莫保其性　宋淳化元年本保作信案漢書五行志引此傳亦作信顏籀曰信猶保也戰國策甘茂曰以曾子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高誘曰信猶保也

商衞　子惠子曰宋衞稱商衞蹟爲定公諱也昭公事當紀子定公時也

寘德於遂　世本曰陳舜後宋忠曰虞思之後賓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祀舜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間違天命以廢絕鄭衆曰幕舜之先也裴駰从賈侍中說杜用先鄭說

九年傳以夷濮西田益之　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

暴蔑宗周　唐石經及宋本皆如此俗本蔑作滅非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賈逵曰雜以乙卯凶紂以甲子喪惡以爲戒張晏曰云夏殷以凶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翼奉曰北方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李奇曰北方卯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翼奉又言師法用辰不用日甲乙爲日子卯爲辰故云辰在子卯

孟僖子如齊殷聘　大行人職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氏注云小問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先鄭引此傳以證之服虔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中復脩盛聘之禮

十年傳邑姜晉之妣也　李厚菴曰邢應璋指無謂矣武之穆惟晉存故曰邑姜晉之妣也然不自齊者以出于婁女故推本邑姜

齊惠樂高氏　棟案惠公子樂堅高厤後皆爲氏故云樂高詳襄廿七年注正義作子樂子高者樂高字堅厤名也

彊於陳鮑氏　尔疋曰彊當也言其族盛與陳鮑相當值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服虔曰斷三尺使至於鞍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注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　家君曰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爲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

十一年經厥慭釋文云慭魚靳反徐五巾反　棟案公羊作屈蝦是慭讀爲蝦徐音是也說文云慭从心㦸聲又犬部云㦸从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㦸爲銀

傳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　管子大匡云鮑叔曰先人有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此當用賈逵鄭衆之注鄭京櫟實殺曼伯注屬公得櫟又并京　案楚語范無宇曰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明京屬叔段櫟屬屬公左氏約舊史而爲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舉舉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并京既無明文何必隱就而曲爲之說也

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家君云周官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故云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請免喪而後聽命　此與下六月葬鄭簡公杜二注經戾皆當刪之李厚菴曰未葬而朝晉有是理乎李以傳爲未可信棟謂非傳之誤乃杜以免喪之語而移其傳之次也

六月葬鄭簡公　杜注云經書五月誤此謬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衞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附會短喪之說而移其次于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誰

供養三德爲善　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棟謂古供字作共董季直本是也劉爲盡共恐未然三德謂黃裳元也注亦誤

且可飾乎　漢儒言易以黃裳元吉爲坤五降乾二乾二升坤五故曰且可飾乎

司馬毅　唐石經作督釋文音篤云本亦作督棟案督與毅通說文云毅背縫也方言云繞緒謂之襤褸郭氏云衣督脊也謂背縫也方言縫莊子養生云緣督以爲經亦王孫牟注衞康叔子康伯　世本云衞康伯名髡宋忠曰郕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司馬貞曰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安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棟案馬融王肅尚書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幾內既滅管叔更封爲衞侯其子始以康爲謚索隱之說未盡然

鍼巫　高誘曰鍼音七

摩厲以須　說文曰摩研也从手麻聲

祗官　子惠子曰祗官在南鄭見竹書

新招之愔愔　韓詩章句曰愔愔和悅兒李登聲類曰愔愔和靜兒

形民之力　家語作刑案古刑字皆作形王肅曰形以刑傷民力

十三年傳將欲入鄢　服虔曰鄢別都

卜尹　服虔曰卜尹卜師大夫官

康王跨之　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

再拜皆厭紐　王充曰後共王死招爲康王傳作昭至子失之圉爲靈王當作國及身而弒子干爲王當作干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懷誅死皆絕無後棄疾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城外屬焉　史記云方城外屬焉故杜注云城方城也

苛慝不作釋文云苛音何本或作荷　棟案古苛字本作荷恒弓曰泰山婦人曰無苛政釋文曰苛本亦作荷毛詩序云哀刑政之苛今本作苛漢書鄭食其傳云好苛禮師古曰苛與苛同漢張表碑亦以荷爲苛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

鄭伯男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故云伯男外傳作伯南古南男字通　公羊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

子服湫從湫徐邈音椒　案湫本與椒同音說文湫从水秋聲荀卿子引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秋與簫協韻明秋亦作椒音惠伯名椒獨此作湫者聲之誤也晉以來唯徐仙民識古諸儒皆不及也文九年經楚子使椒來聘穀梁椒作萩五經文字云萩子遙反見穀梁及春秋左氏傳史記伍子胥列傳云夫差二年肢越于夫湫注云湫音椒今傳作椒古今人表有楚湫舉師古云即椒舉周語亦作湫舉

及中人注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　杜此注本京相璠春秋土地名酈元謂望都城東有一城名堯始城本無中山之傳璠或以爲中人未詳張華博物志曰中人在唐縣西四十里

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　當用服虔注

然丹簡上國之兵　鄭康成曰簡謂比數之

收介特注介特單身民也　馬融康成頌察淫侈之華譽顯介特之實功注介特謂孤介特立也杜氏以爲單身民非馬義也

蔽罪邢侯　先鄭引曰弊獄邢侯

紲也鬻獄　周書鄭保曰十肢六曰佞說鬻獄韋昭曰鬻賣也

乃施邢侯　服虔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亾故劾之韋昭曰施補也周禮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氏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晉語云秦人殺冀芮而施之韋昭云陳尸曰施

愚謂施陳也謂殺而陳其罪哀廿七年傳云周人施公孫有山氏是羅泌曰施者殺而肆之也內則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入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云萇弘施史柏陳餘蔡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弛云廢亦非

十五年傳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　祲說文引作祲云精氣感祥从示侵省聲王逸楚辭章句云祲惡氣貌韋昭曰氛祲氣象也凶曰氛吉曰祥

叔氏　顏籀曰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

闕鞏之甲　說文引作碧从石巩聲定四年傳封虞叔以闕鞏同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晉語曰秦伯納公子董因逆於河韋昭曰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引此傳爲證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子惠子曰喪妻三年春秋之末造也事見墨子棟案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猶太子也又非儒篇云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

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與喪服傳異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又云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必三年然後娶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天子絕期安得引以爲證公孟子即公明儀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注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雖貴遂服指后世子之喪若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安得爲此抑揚之語乎預邪說亂經孔氏扶非皆不足取

十六年傳羲爲之笑而不陵我　當用服注

刑之頗類　服虔曰頗讀爲頞頗偏也頞不平也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注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

淮南子曰元玉同工高誘曰二玉爲一工故云同工

昭卅廿二年傳云賜子家雙琥倉頡篇云雙玉爲珏

是共朴也

不亦銳乎注銳細小也正義曰說文云銳芒也鋒芒尖故爲細小言得利小也服虔云銳拆也銳是鋒芒不得爲拆　自說文云至銳拆也二十四字今本脫去宋本有之故備錄焉

執政弗義　高誘戰國策注云弗義不以爲義也

庸次比耦　庸傭也廣雅次比代也言代爲傭代爲耕

也

習實爲常　周書曰習實爲常□美惡一也

十七年傳唯正月朔至庶人走　古文左傳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愚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亾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

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子惠子曰周書嘗麥曰乃命少皞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昭子見周志有是言而未之詳也故問之棟案史記言黃帝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張衡集傳上司馬遷所敍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其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卽青陽也今宜實定之故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不爲帝故張平子正之汲郡古文云或曰少皞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蓋本周書之說律歷志引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考德者考五德之書也

九扈　說文作雇或作鶋猶文作鳳

請有事於帷與三塗　高誘曰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

假道於周

萇弘　淮南子曰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

天事恒象　先鄭司農曰象謂災變雲物如泉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夏數得天　周書周月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故易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　唐石經此下又云六物之占御覽八百七十五卷所引有此四字蓋據賈服本如此

案石經四字旁增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晁說以蜀石經校唐石經碑中所增疑皆出晁氏之手學者詳焉蓋蜀時或服虔左氏猶存也

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子惠子曰水為夫火為妻夫從妻所好故以合日為災

十八年傳毛得以濟侈於王都　薛綜曰濟謂度也度於奢侈謂僭也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東北曰融風　淮南子墜形曰東北曰炎風高誘曰艮氣所生也一曰融風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

七日其火作乎　張晏曰火以七為紀

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　高誘曰有新客校出之為觀釁也禁舊客為露情也

屏樞　韋昭曰周氏云屏者井欄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欄形如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先鄭司農曰樞束茅以為屏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案周氏者漢儒說春秋者周仲文也

新于四鄰　案鄰水庸也

十九年傳許悼公瘧　服虔曰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塞疾也

書曰弒其君　服虔曰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旨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

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以通北方王肢南方　高誘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南方謂吳越也

鄭氏聲　說文引作慢云懼也廣韻引作慢詳六年注

詒曰無過亂門　呂覽引詩云無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高誘曰逸詩

沈尹戌注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王符潛夫論曰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高誘呂覽注曰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三說不同

廿年傳自以為猶宋鄭也　高誘呂覽注曰猶如也

其事集矣　高誘曰集合也

棠君尚　風俗通作堂云堂楚邑大夫伍尚為之其後氏焉廟案堂與棠古字通見魯峻碑

賓將掫　杜子春引作趣讀為造次之造謂擊鼓夜戒守也又云趣與造音相近造與趣同故云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賈公彥曰賈服讀字與子春異棟案子春受學于劉歆歆傳左氏春秋以趣為掫必有據依史記亦以趣為掫賈服後于劉杜唐人咸所尊尚故不从其說

終夕與於燎　於字衍當从釋文刪古本無於字杜子春注可據

若尋瑟之專壹　董遇本作摶司馬貞曰摶古專字管子內業史記樂書皆以摶為專

蒲姑氏　亦作薄姑古文通闕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陸澄地理書曰呂尚封於齊郡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取人于萑苻之澤　唐石經初刻作萑蒲後改萑苻案韓非子內儲說引此事作萑詩小弁曰萑葦淠淠韓詩作萑外傳古字通也

遺爰　賈逵曰爰惠也

廿一年傳天子省風以作樂　應劭曰風土地風俗也有中和之風以作樂然後可移惡風易惡俗也

小者不窕　高誘呂覽注云窕不滿密也

窕則不咸　釋文云本或作慼漢書同唐石經初刻作咸後作減慼案咸本古文慼故下云心是以慼从咸為是也

王心弗堪　漢書作咸孟康曰古湛字尚書西伯戡黎說文引作戡郭璞尒疋注注又作堪黎釋文本又作戡古字咸堪通詳見尚書考

張匄尤之　小尒疋云尤怪也杜訓從之

是何物也注物事也　子惠子曰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是何物也謂六物之占當何屬也注未詳

鄭翩願為鶴　陸佃引舊說江淮謂鷺鶿旋飛為鶴井則鶴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鷺之成列正異故古之陳法或願為鶴也

不死伍棄　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鄭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尉繚子云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敘者如犯法者之罪

軍之大刑也　周禮條狼氏職曰凡蕃執鞭以趣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

廿二年傳盟于稷門之外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齊城門也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近耳司馬貞云棟案稷齊地名昭十年傳云戰于稷顧炎武曰七國時齊有稷下館

鄩肸伐皇　肸周大夫水經注作肸食采于鄩因氏焉說文作肸鄩周邑

焚諸王城之市　焚如之刑周法也

敗績于前城　服虔曰前讀為泉周地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

毀其西南　顧炎武曰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棟案碑四字非初刻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鄩潰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

廿三年經狄泉注時在城外　京相璠曰今大倉西南地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萇弘城成周乃

繞之

傳尹辛敗劉師于唐　司馬彪郡國志云洛陽有唐聚

去備薄威　尉繚子曰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

先君之力可濟也　服虔曰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令子朝得國今南宮極震死爲天所弃先君之功事可成也

遷滋注楚地　酈元曰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禹貢曰道漢水過三滋春秋傳有句滋雍滋及此而三水經注作滋滋

明其伍候注使民有部伍爲候望正義曰賈服王董皆作五候　賈逵曰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也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遇云五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杜作伍候棟案周書程典曰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誡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古伍字皆作五傳本文也杜氏依周書爲說故从人旁

廿四年傳今王室實蠢蠢焉　說文引作惷惷云亂也三體石經作戡尚書蠢字說文引作戡古蠢字皆作戡俗作蠢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　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爲不克陽勝則盛故言甚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漢書曰沈于河釋文云本或作沈于河

與之東訾注鞏縣西南訾城是也　司馬彪曰縣有東訾聚今名訾城王隱晉書地道記曰汪縣之東

吳踵楚　依說文當作種種相迹也

左傳補註卷弟五終

愿德胡亦常羅校

廿五年經宋公佐李于曲棘　圍溝陳留志曰外黃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

傳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案古文孝經實作是是卽古寔字見尚書泰誓及詛楚文鄭康成詩箋云趙魏之東寔實同聲故此傳又作實

生好物也死惡物也　周書度訓曰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服虔曰鸜鵒不險濟今險空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

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　唐石經作文成謂魯文公成公時也史記漢書論衡皆作文成舊本左氏傳亦有作成者若云周之文武上下數百年豈能逆知童謠爲魯昭徵驗乎今本皆作文武俗誤行之久矣

徵褰與襦　方言曰梼齊魯之間謂之襦郭璞云傳云徵褰與襦音鬱

郈氏爲之金距　服虔曰金距以金踏距高誘呂覽注云以利鐵作鍱距杳其距上杳卽踏也又淮南子注云金距施芒于距

郈昭伯　案世本昭伯名惡

臧昭伯之從弟會　賈逵曰昭伯臧伯賜也案世本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爲從父昆弟也司馬貞曰爲讒于臧氏史記爲作僞月令云無或作爲淮南巧注云今月令作爲者舊干時作爲爲詐僞左傳僞字亦有作爲者宦十二年傳云子僞不知環文作僞讀爲僞

狗臧氏老　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吳仁傑曰淮南書亦云舞于襄廟舞者二人案傳氏言四人爲列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

請以五棄亾　服虔曰言棄自省約以出

日入慝作　周禮環人察軍慝康成曰慝陰姦也謂軍中有爲慝者

司馬醫戾　鄭康成曰大夫家臣爲司馬者

大子樂　黃伯思曰祕閣古寶器有宋公䜌餗鼎考汲冢師春書䜌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董逌曰竹書有宋景公䜌而史爲頭曼孫炎以䜌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則䜌爲古文樂也

梱柎所以藉幹者　說文引云梱部爲榦云梱部方木也幹榦也

計於季氏　上計也

廿六年傳百兩一布　先鄭云布泉也墨子曰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纖苟而讎焉必擇良者

齊子淵捷　王符曰齊子淵氏姜姓

鑿而棄於它車注鑿一足行正義云說文云鑿金聲也作鑿五經文字亦誤作鑿故杜氏訓爲一足行若从金輕聲與斷足無涉必傳寫之譌正義失考

女寬　韋昭曰女齊之子叔褰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服虔曰廢而不立是謂亂國惡君王也

國有外援不可黷也　服虔曰外援謂太子任秦之外孫黷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周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史倚相觀射父讀之而楚憑杌之書顧可觀國語采之流及屈宋而楚騷比于周雅書之金人如是乎

王愆于厥身　汲郡古文云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新于山川王涉

諸侯釋位以聞王政　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政案聞氣爲臣故云聞

宣王有志　鄭康成周禮注云志古文識有志謂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爲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宣王長而立之就之亂宣王尚少至始有知識乃授之政猶周公復子明辟也

賢瀆鬼神　說文引作損訓與杜同

君無違德　論衡引作回德回邪也與下文回亂合

廿七年傳與吳師遇於窮　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窮之

北入淮水經曰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注云水出安豐縣窮谷窮音戎唐石經窮下有谷字鄭元所引同正義曰此爲定七年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非也

左尹郤宛　王符曰郤氏之班有州氏郤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楚郤宛直而和故爲子常所妬受誅其子鄢奔吳爲太宰懿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諂諛而亾吳徐廣史記注云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司馬貞曰郤宛州犂子伯嚭郤宛子伯氏別族案定四年傳云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注云郤宛黨又云伯州犂之孫爲吳大宰楚世家云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則嚭乃宛之族也與左傳合王符徐廣司馬貞皆以爲郤宛子非也韋昭又以爲伯州犂子尤誤趙長君又以郤宛卽白州犂

此時也　服虔曰時言可殺王時也

不索何獲　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

我王嗣也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正義曰吳世家云餘昧之子僚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公羊云云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記爲說也　棟案司馬遷採世本爲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公世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夷昧之子審矣世本左傳本出一人之手正義以世本多誤不足依馮豈其然乎

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正義曰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毋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　案彭注說唐時已亾此當采自服氏解誤

王使甲坐於道　荀卿子曰庶士介而坐道楊倞曰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被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

鈹交於胷　唐石經初刻作匈古文胷

以待天命　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

不足以辱令尹　高誘呂覽注曰辱屈辱也

吾無以酬之　高誘曰酬報也

或取一乘秆焉　杆說文引作稈或从干

邇無極也　邇讀爲爾燕禮曰公南鄉爾鄉爾大夫鄭注云爾近也移也楷而移之近之也

使宰獻而請安注比公于大夫也　案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齊君飲昭公酒故使宰獻而仍用廷安之禮非卑公也杜氏以爲比公于大夫失之

廿八年傳慈使吾君聞勝與賦之死也以爲快注慈發語之音　棟案慈顧也言鈞死耳顧使吾君先聞二人之死以爲快注言發語音非外傳云吾慈置之於耳以慈御人又云慈庇州犂韋昭皆訓爲顧大夫稱主主今稱君者蓋其臣三世仕於祁氏矣詩云不慈遺一老箋云慈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釋文云慈尔疋顧也張也且也韓詩云慈闇也慈讀爲樂與單同音又讀爲甯古摩甯同字說文寧與甯皆訓爲願

其母欲取其黨　案論衡叔向之母姬姓

吾慈舅氏矣　列子曰北山愚公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注韓詩外傳云慈苦也

樂正后夔取之　伏生書大傳曰樂正定樂名入伯貢

樂九奏具成則自唐虞已有樂正之名尚書不詳耳

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案荀子以爲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與此異也

心能制義曰度　服虔曰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棟案自此至經緯天地曰文皆見周書謚法惟闕曰莫曰君張守節所引謚法云賞慶刑威曰君孔晁注云能行四者德正應和曰莫注云正其德應其和

德正應和曰莫　服虔曰任已爲德施行爲正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無譁譁也

昭臨四方曰明　服虔曰彰見安危也

教誨不倦曰長　服虔曰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以道德也

慈和徧服曰順　服虔曰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

擇善而從之曰比　服虔曰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

經緯天下曰文　服虔曰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

闇沒　韋昭曰闇沒闇明

不夕食　服虔曰昨顧酒醉故不夕食案二人謂昨不夕食故始鎮而恐不足耳杜注不及服氏之分明

厭而已　韋昭曰厭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

廿九年傳主君　服虔曰大夫稱主

豢龍氏御龍氏　賈逵曰豢養也殺食曰豢

乃擾畜龍　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案玉篇擾當作擾廣韻曰擾一作柔字本作擾音柔今人字與音皆失之

其後有劉累　後古文作后服虔曰后劉累之爲諸侯者夏后賜之姓

以更豕韋之後　史記更作受夏本紀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儀禮燕禮及大射儀注皆云古文更爲受是更與受古今字也後漢古文云孔氏使劉累豢龍甲元年廢豕韋

魯縣　汲郡古文曰孔甲七年劉累遷於魯陽班固曰南陽魯陽縣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

遂濟窮桑　服虔曰濟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服虔曰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禮記音義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以量米王肅曰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與隆

義合顧氏云巷用四百八十斤鐵

冊一年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　服虔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亾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　周禮占夢職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鄭注云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史墨云云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入合其遺象也鄭志張逸問占夢注云云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

了前問載鄭志今集考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建戌厭辰在卯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對酉也申近庚孝經援神契日干指申處暑指庚白露故知申近庚辰與戌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知爲主人翼奉曰辰爲客時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古五子書每甲爲一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遠故云雖不勝卽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卽復也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按塔與黃帝問天老事云云文故與金匱十四卷四月歲建於己破於亥己亥爲對陰建爲破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歲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按辨奚日斗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故知丑近癸爲未所破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　夏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析木十月星紀十一月故舉言之成長以爲誤也　賈公彥曰今八會其遺象者按塔與大會有八小會亦有

八賈不疏八會者賈蓋據鄭志唐時堪輿已亾故不詳也案越絕書言太歲八會淮南天文曰北斗之神有雄雌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雄爲夫雌爲厭厭在日前一次卯之陰建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晉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此亾合於歲後則無秩卽八會法也蓋六十日之中大合八小合八詳禮發

冊二年傳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服虔曰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會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渴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亾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玄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

遲速衰序注衰差也　案襄廿九年正義云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是衰與差通故訓衰爲差士冠禮記云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云殺猶衰也亦以衰爲差

定二年傳閽乞肉焉　子惠子曰諸侯燕禮賓醉而出必取所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鎧人于門內竇廣君惠也夷射姑私出無脯奪枝敲閽無禮甚矣

三年傳閽以餅水沃廷　韓非子云損水郎門窗下類溺者之狀

有兩肅爽馬　子惠子曰當用賈逵注載見正義漢注多舊典遺言杜預盡去之而益以臆說正義所載者千百之十一而已

四年經許遷于容城　地理志南郡華容縣應劭曰春秋許遷于容城是

戰于柏舉　高誘呂覽注云柏舉楚鄙邑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夏有洀水或作舉疑卽此也　柏二傳皆作伯郭璞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从木

傳社稷不動　劉炫以社稷動爲軍行是也杜注非

君以軍行被社釁鼓　案卽周禮大祝所謂設軍社也

夏后氏之璜　高誘曰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

封父之繁弱　鄭康成曰封父國名荀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亦作蕃古字通上林賦云彎繁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

備物典策釋文云本又作冊或作簫　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簫从竹今作策从俗

命以伯禽　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別見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孔子刪書亦用春秋一書不再書之例

管蔡啟商甚開王室注甚毒也　棟案甚當訓爲敎宮二年注訓甚爲殺　言管蔡開商叛周之心而敎之棄閒以圖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甚之謀與傳意合左傳甚字凡四見宜十二年傳楚人甚之當依說文作㚔哀元年傳少康甚澆當訓爲毒說文云甚毒也廿七年傳趙襄子甚知伯當訓爲忌小尒疋云甚忌也　此傳當訓爲敎小尒疋云甚敎也　杜唯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

無始亂　賈逵曰無爲亂始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案冥阨九塞之一高誘曰在楚史記蘇秦傳云寨鄒阨徐廣曰鄒江夏鄒縣棟謂鄒阨卽冥阨也墨子非攻篇曰吳闔閭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隘鄒阨傳亦作隘）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

季芈卑我　當用服虔注

申包胥　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

封豕長蛇　高誘曰封大也豕蛇喻貪也

虐始於楚　高誘曰虐害也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

左補註六　十七

五年傳陽虎將以璵璠斂　高誘曰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正義曰璵璠是一玉名案說文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乎勝明是兩玉正義非也

改步改玉　周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韋昭曰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案荀子王霸篇云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與周語同是玉從古文作王成二年齊侯朝于晉將殺玉玉本作王故張平子談以爲尊晉侯爲王乃知古文春秋玉字皆作王也

公山不狃　王符曰公山氏魯公族姬姓

奔楚爲堂谿氏　王符曰堂谿谿名在西平司馬彪郡國志云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廣韻引作棠古字通

薳尹臺涉其帑　廣韻引世本云楚大夫涉其帑則薳帑爲二人然外傳云載其孥則孥非人名未知世本何據

六年經仲孫忌　賈逵曰公羊曰仲孫何忌公羊疏云賈經無何字案下經云仲孫忌當無何字

傳小惟子　呂覽云小惟子陸氏釋文云本又作惟

八年傳士皆坐列　案坐謂坐作列謂表正行列司馬法云食以坐圍又云行慎行列

吾志其目也　鄭康成云志意所擬度也商書曰若射之有志

主人焚衛　高誘淮南子注曰衛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衛於敵城也

或潛馬檟以救之注馬檟馬衣　高誘淮南子注曰檟毛布如今之馬衣

後衛侯之手及梡　說文云梡椎也梡唐石經初刻从宦本後作腕腕俗字也經傳皆作𢹂郊祀志云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楹𢹂游俠傳云楹𢹂而游談師古曰𢹂古手腕字說文曰𢹂手𢹂也从手叚聲今傳作梡者儀禮士喪禮云設決麗于𢹂（今作𢹂字之誤鄭康成注云古文𢹂作梡史記樊於期偏袒梡索隱曰梡古腕字史記多古文今人知者鮮矣高誘呂覽注云𢹂讀如梡梡之梡）

戒都車　案戒讀爲駾鄭康成云疾雷聲鼓曰駾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

林楚怒馬　高誘曰怒讀如强弩之弩方言曰弩猶怒也匡謬正俗曰怒字古讀有二音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曾不尋究失其真矣

子言辨舍爵　辨古文徧

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讙應劭引作鄉云今泰山鉅平縣陽關亭是也

左補註六　十八

九年傳茲陽貨所欲傾覆也　韓非子載其語曰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季孫貪其家也今君富於季而齊大於魯陽貨所以盡詐也

載蔥靈　賈逵云蔥靈衣車也尙書大傳云未命爲士不得有飛軨鄭康成注云如今憲車也軨與靈古字通

趙氏其世有亂乎　此語非實事春秋後事左氏不及知故云然案韓非子曰陽貨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著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貨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貨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强奚至於霸也

吾從子如驂之靳　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云游環靳環也沈重曰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猛甚言靳所以輔驂非相違也而相從也何仇離之有

龜焦　焦說文引作爽云龜爽不兆爽讀若焦（文二年龜爽同）

皙幘　傳遜曰皙白皙幘以巾髮卑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幘秦漢以來始有其制此傳幘字說文引作幘云齒相值也故杜訓從之古省或以幘爲幘

衣狸製注製裘也　子惠子曰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衛文子具紵綿三百製將以送之左傳狸製注云裘此云紵綿非裘也乃衣耳裘名爲製不見

左補註六　十九

經傳疑杜注誤棟案傳曰狸製故注云裘謂狸裘也哀廿七年陳成子救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注云製雨衣也杜皆望文爲義然以製爲裘似有脫文

十年經鄆讙龜陰田　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

傳步左右皆至　劉熙曰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伺捕務安詳也

叔孫氏之甲有物注物識也　周禮關人職云潛服賊器不入宮注云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棟案刻識之語出于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爲識是也

十二年傳登武子之臺　鄭元曰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王肅曰季孫宿所築

十三年傳歸告其父兄　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

戌也騎注戌文子之子　世本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傳作拔）拔生朱爲公叔氏鄭康成云朱春秋作戌

十四年傳使死士　戰國策蘇秦曰厚養死士高誘曰死士勇戰之士也先鄭司農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大公六韜曰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率名曰必死之士賈景伯以死士爲死罪人非也

哀元年傳如子西之素　案功命曰謂之素宜十一年合尹蔿艾獵城圻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是也

蔡人男女以辨　辨嘔曰班徐廣史記注曰辨音班漢書王莽傳辨社諸侯義作班襄廿五年傳云男女以班賂晉侯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士虞禮曰明日以其班祔鄭康成云古文班或為辨是辨為古文班也

敗越于夫椒　賈逵曰夫椒越地杜氏云夫椒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司馬貞曰賈說得之杜以為大湖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不得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大湖中又案越語云敗五湖也

大夫種　高誘曰大夫種姓文字會楚鄭人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戰國策引書曰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在大晉與此異

滅夏后相　汲郡古文曰帝相九年居於斟灌廿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公羊傳云君死于位曰滅

生少康焉　服虔曰后緡遺腹子

而邑諸綸　司馬彪郡國志曰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脩夏之故官憲典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服虔曰以緜配天也物職也注猶言天與不取　漢書蕭何曰書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欲與楚者右　此與絳侯右袒意同懷公意欲從吳故使與楚者右

在耶執食者分而後聽食　案劉向說苑載此事云在軍食孰者半而後食故服虔注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也公羊傳曰師與分焉分亦訓半杜訓為徧古訓之亾自杜始

二年傳鄭不足以辱社稷　服虔曰鄭自謂己無德不足立以汚辱社稷

衣衾三領不得飾棺鄭玄引此傳作屬裨

樸馬　荀卿子云若駑樸馬楊倞曰未調習之馬

羅無勇麋之　廣韻引作麋八年傳云及絡麋之注云麋亦東海縣麋康字通

無折骨無面傷　鄭仲師引云無破骨無面夷案外傳晉惠公韓之誓曰將止無面夷死此求勝之辭故云無面夷

大命不敢請　晉語曰死不敢請韋昭曰言不敢請歸之神也

三年傳鬱彼從之　介正曰鬱氣也彼所也火氣出之所也襄九年傳云奔火所杜注欠分明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服虔曰象闕也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為象魏案象魏六官所縣之象如治政教刑之類繪為圖象唐虞所謂畫象是也此說本程大昌棟案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兖州刺史過翟箋撰卷別改著版上一勢而久逸漢之五曹猶周之六官又漢時教令皆奏可施行尚書掌之故謂之五曹詔書亦見應劭傳

枱瀋注瀋汁也　釋名曰宋魯人皆謂汁為瀋高誘引作潘

四年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注承音懲蓋楚言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也　棟謂承讀為懲經傳無文詩魯頌曰戎狄是應荆荼是徵則莫我敢承毛傳曰承止也傳言承者謂諸大夫皆欲止之也

五年傳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韋子所染篇云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王胜即王孫也古張字省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此古文也

齊燕姬　服虔曰燕姬齊景公之嬪夫人昭七年燕人所歸

諸子嬖姒之子　服虔曰諸子諸公子嬖姒景公妾淳于人所納案諸子內官傳氏遷據管子辨正杜沿服氏之譌耳淳于人所納未詳所出

諸大夫恐其為子也　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服虔曰為子為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齊侯早立長也案今本為子作為太子疑後人所增杜無注或杜所增也

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服虔曰言二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虞恐疾疹在其間今無沴疾何為不自謀樂何憂無君乎

寅羣公子於萊　服虔曰寅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歸之乎　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六年傳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服虔曰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棟案楚靈王言齊衛晉魯皆有分而楚獨無有則楚不當有周所賜典籍蓋自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是時當有掌典籍之太史從子朝奔楚楚子在外而使問周太史也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

冀方　高誘淮南子注曰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敘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平冀州詳顧炎武日知錄

闕止　案呂覽以闕止爲宰予高誘曰宰予字子我史記亦言宰我與田常作亂皆秦漢人相傳之語未必然也

以安孺子如賴　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晏與安古文通今文尚書欽明文塞晏晏今尚書文思安安司馬彪曰濟南管縣有賴亭

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　子惠子曰必欲殺孺子而先以政授陳子此齊之所以亾也一言喪邦朱毛之謂

七年傳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　戰國策顏斶曰大禹之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今乃一十四

郯茅夷鴻以束帛棄章自請殺於吳　告請者無庭實此云棄章者賈公彥曰求救非法故有棄章爲庭實也

社宮　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

乃背晉而奸宋　賈逵曰以小加大

八年傳所託也則隱　所託也者謂所寄託之國則隱者隱本國之惡也杜注不明

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魯無與立言弱也必有與斃言公實庚之屬

拘邵人之漚菅者　鄭康成注考工記引作渥菅釋文渥烏豆反與漚同是渥爲古文漚也

何故使吾水滋　說文引作茲云黑也釋文云本又作玆

景伯負戴　鄭玄詩箋云戴猶載也謂負戴器物劉光伯說是也

椿之以棘　說文曰以柴木壅也从木存聲本又作存釋文作荐音在薦反非也

遂殺之　悼公弱安能殺鮑子必陳乞之謀也陳乞所畏者鮑高國耳乞既除高國所畏者鮑氏耳故希公意并除之而後行簒弒以并齊耳有馬千棄之言亦乞所構

十年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

十一年傳寡氏之溝　案氏魯大夫猶云子駒之門也

注有子冉求也　正誤曰論語冉求稱冉子有若稱有子冉求字有亦稱冉有二者必有一誤春秋權衡曰案有子當爲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

見保者而泣　王肅曰保縣邑小城也案晉語尹鐸曰柳爲保障平韋昭曰小城曰保禮記曰過入保者後世作堡

壤地同而有欲於我　呂覽載子胥語曰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故云有欲於我

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呂覽載子胥語曰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故謂之石田也

鳥則擇木　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國

如是則以邱亦足矣　邱賦作於前故云以邱亦足矣

十二年傳吳人藩衛侯之舍注藩離　案杜注非也藩蔽夷言　觀此則春秋時已重吳音矣不始于晉也

十三年傳爲二隧注隧道也　軍法司空治軍隧道義見淮南子

彌庸見姑蔑之旗　墨子旗識篇曰建旗其署令皆明知之曰某子旗

十四年經齊陳恆執其君寅于舒州　史記齊世家云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司馬貞曰徐字从人說文作鄃竝音舒續漢志云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戰國策齊一篇曰楚成王敗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棟案徐舒古字通易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子夏傳作荼荼先鄭考工注云荼讀爲舒舒徐也荼本古舒字是徐與舒同說文鄃讀若塗易釋文云荼音圖然則舒亦有塗音歟非也司馬貞得之

見淮南子

傳諸御鞅　世本曰陳桓子產子夷夷產子鞅鞅產鞅司馬貞曰鞅爲僕御之官故曰御鞅

子行舍於公宮　服虔曰止于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杜氏云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廉邱子意茲芑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司馬貞案世本曰東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廉邱子向盤意與豐通茲子芑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案世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証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以四乘爲八人添叔父爲兄弟之數服杜殊失之正義引世本云僖子生昭子莊云云豈亦因杜注而附會之歟

太史子餘　子餘陳氏黨

侍人御之　服虔曰閹豎以兵御陳氏

何以見魯衛之士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

公文氏攻之　王符曰衛之公族有公文氏

十五年傳募君是以寒心　高誘戰國策注曰寒心懼也

二人乘衣而乘　服虔曰乘衣爲婦人之服巾蒙其頭而共乘也

孔氏之老欒寧問之　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

遂入適伯姬氏　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

孔伯姬杖戈而先　服虔曰先至孔悝所

遂刼以登臺　服虔曰於衛臺上召衛羣臣

使告季子　子路二十字也季子五十字

召獲駕乘車　服虔曰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也

行爵食炙　王充曰車行涵騎行炙案古人皆以車騎行酒肉嘯堂案古錄載周叔那父簠云叔那父作簠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又叔夜鼎云叔夜鼎其

續鼎以祀以行用饋用羹 知古人有行爵食炙之事 故西都賦云陳輕騎以行 焦膳酒車而斟酌馬融廣成頌云清醪車湊燔炙騎 將行爵食炙而行示無倦也正義以爲此句顚倒辭 氣不允蓋未通於古

奉衛侯輒來奔 服虔曰召獲奉衛侯

弗及不踐其難 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 其難鄭衆曰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 言不及以爲季路欲死難也

無入爲也 服虔曰言輒已出無爲復入

必或繼之 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

十六年傳旻天不淑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應劭曰憖且詞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 使羣蔽我一人也鄭玄所引與此同今不淑作不弔 憖作慭王肅曰屏輔也

孔悉余在疚 鄭康成許叔重引此傳皆作媛嬛

嗚呼哀哉尼父 鄭玄曰尼父因目字以爲之謚孔氏 駁之案字謚見穀梁非康成應說以字爲謚左傳有 明文孔氏之駁未爲得也

使武車反祏於西圃 魯語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 陪乘告奔走也許叔重五經異義曰或曰卿大夫有 主不答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

主古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 言大夫以石爲主謚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 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有石主玄之闕 也以下銅氏駁 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 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 所依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 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 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 始死尙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 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以上皆鄭氏說鄭志張逸 問所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 謂大夫無主而孔悝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與之使就

此所出之君者鄭氏不就天面解知陳氏正義曰以不與天子面鄭與周王皆時君之驛也 爲孔氏始姓仕於衛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 有所出公之主知是僭爲之此說非也管子山至篇 曰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三 世則同祀所出之公故不立主十世爲祏所以別于 宗也案世本莊叔達至孔悝凡七世上歷三世當在 春秋之前至孔叔時合爲祏主春秋以來兼國多矣 未必皆書于經何得以所出之公無考而遂謂之僭 耶鄭氏之言不爲無本特以舊章故失追議先儒恐 違闕疑之義駁十九年傳云懼陳宗主屬虞云師主藏于宗廟故曰宗主

市南有熊宜僚 高誘曰熊宜僚勇士居楚市南

請以戰備獻 子惠子曰戰備猶家備備甲兵也

齊管脩 風俗通曰管脩自齊適楚爲陰大夫

高府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蓋 宮中府名

圍公陽 史記曰惠王從者屈固

其徒微之 說文曰微隱行也

十七年傳戎州 司馬貞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 濟陽與衛相近故莊公登台望見戎州又隱七年云 戎伐凡伯于楚邱是戎近衛

鄔殷 說文曰鄔宋地也讀若讒疑殷采邑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 汲郡古文曰殺王四十三年宋 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雍不流

廿年傳吳公子慶忌 高誘曰慶忌吳王僚之子又淮 南子注云吳王僚之弟子

史黯 高誘曰史黯史墨也

廿一年傳使我高蹈 呂覽曰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 也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瞋怒皃高與鼻通見釋名

廿二年傳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廿三年傳其可以稱旌繁乎 繁說文引作緐云馬髦 飾也

廿五年傳楮師聲子轅而登席注古者見君解轅東 昌彭氏軌以爲古無見君解轅之禮棟案燕禮云賓

反入及鄭大夫皆說屨升就席鄭志云凡燕坐必說 屨屨不在堂也蕭山毛氏甡以爲脫屨非解轅也棟 又案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志 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毛甡曰燕飲 君但脫屨而臣必解轅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轅也 閻百詩曰陳氏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 謂梁天監問尙書奏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 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屨行者應 皆跣韈蓋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杜氏謂見 君解轅見君字不確須易爲古者燕飲解轅耳 棟 又案宣二年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服虔本作 遂跣以下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此本書燕飲解轅 之明文也左傳古本盡爲杜預所改故學者每有疑 義莫能詳焉

君將殺之 說文引作殺云歐皃从口殺聲玉篇同業 釋文作嗜與說文合與石經異釋文是也

君何所不逞欲 說文引云何所不逞云楚人謂疾行 爲逞

廿六年傳后庸 唐石經作舌庸廿七年傳同吳語亦作舌庸

掘楮師定子之墓 掘玉篇引作搰云掘也釋文云本 或作搰戰國策禽滑厲古今人表作禽滑厲

公遊于空澤 郟元曰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 城東南左傳公遊于空澤卽此然則空澤者空桐之 澤也

今君無疾而死 汲冢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 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 亾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 公夕而死後吳亾景公懼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 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疊矣

使祝爲載書 周禮詛祝作盟詛之載辭

廿七年傳設棄車兩馬 服虔曰一曰兩飾 及留舒 鄭康成引作搯舒孔氏曰留搯柳不同蓋所據

書異棟案發裕之三國志注云古劇智聊柳同用卯字以从聲故也律歷志云智與聊卯

吾乃今知所以亾　子惠子曰惟其語不審

惠定宇先生左傳補註六卷向在京師假閱未及錄乾隆壬辰冬歷城周書昌寄副至羊城乃戴東原先生手校本予覆校其半將歸潮陽以付順德胡生亦常刻之明年癸巳三月胡生書至云刻未竣而病久之始知其是月已死其冬予再至羊城屬順德張君錦芳蔵其事而胡生不及見矣胡能詩古文精六書予辛卯分校鄉試所得士會試報罷與東原同舟行月餘慕其學歸益鑽研經義豁然有心得而天弗假以年惜哉甲午二月益都李文藻記

左傳補註卷第六

順德張錦芳覆校

左傳補注提要

左傳補注六卷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盧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言證旁引射蟡之誤（案此朱子之說并杜注也董因補杜而類及之）莊公十四年繩息嬀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譽繩也證杜訓譽之由二十八年減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引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

足君親巡方卿告糴證為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杜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與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為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明鬼篇證尚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皆參解證為刑書九篇宣二年以祝于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祝為正字郭忠恕作示為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譌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徹七札為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甲七札之說義二十三年娶于陶引樂記鄭注證陶卸祝國又踞轉而鼓琴引許慎淮南子注證轉即軫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引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證妻喪三年為春秋末造之禮二十六年墨而乘於他車引說文證蹩誤作墨哀二十五年蔑而登席引少儀證蔑必解蔑皆根據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則是又引韋昭國語注證置訓廢則非置置有二義一為

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為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瘼矣不可訓治臭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征臧文仲廢六關以博蒐大之譽而使奸宄詰陰以厲民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棟但執反覆旁通之義殊為偏駁又文十三年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為劉字無疑而必謂原作留字漢儒改為卯金刀宣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為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襲十七年澤門之哲謂古皋澤字通又謂諸侯有皋門其說固是然邑中澤門各指所居皋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謂注疏皆非斷為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年孰鎬以往引服虔說一簡八字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為孟子之亥唐尤為附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亞圉引竹書紀年補杜預之闕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覩預既不引知原書必無此文未可以後來偽本證其疏漏（案竹書中最引今本之偽末及詳考）至於二十一年鄭翩頗為翹引陸佃埤雅之雜說（案竹書紀年董逌說并出西陽雜俎非始於佃）哀六年無疾而死因汲冢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效夷言謂春秋時已重異音不始於晉東非注經之體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蔞亦皆徒騁耳目不可施行

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左傳補注六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丁氏藏書志有盧文弨校刊本云益都李文藻以戴東原手校本付順德胡亦常依刻拘屬臨德張錦芳刊及盧抱經學士謂誤字猶多復加校正且記交俗醜詐雜事於校語之後

左傳評

李文淵撰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史之職據事直書懲惡勸善而已曷嘗規規焉若後世論文者之說哉昭明太子不以春秋內外傳史記入文選真西山文章正宗始采左氏傳為古文之首近世寧都魏氏桐城方氏各以作文之法評左氏謂字句脉絡皆有義例其說甚辨二君世所稱工為古文者也益都李靜叔好學嗜古手評左氏傳議論頗有出魏方兩君之上者無次未竟不幸夭折其兄素伯哭之踰時而慟因錄其本刻而藏之家塾起隱公元年盡僖公廿有四年嘉定錢大昕序

左傳評卷第一

左氏傳子十四五時讀未熟而廢今幾十年矣乃取此本點評之前後遺忘弗能窺其深也乾隆乙酉九日僅堂李文淵識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不再娶夫人卒則以次妃攝治內事故曰繼室所以別於夫人也後人乃有稱其再娶妻為繼室者其不謬哉）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蓋懼其難圖故託詞以辭姜且段此時尚未失弟道而莊公為是言以啓其疑則莊之圖段在段多行不義必自斃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觀此見莊之圖段由姜氏惡之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莊之不友則其不孝也況又寘姜氏而誓之乎故末言潁考叔之孝以反譏之）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預凶事非禮也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由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以小國而侵凌王室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寵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

若同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

干耶驕者淫佚所自邪也西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大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夫義臣行父惡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宋穆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圖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衆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宋師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白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覲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定大事始以從容終以猝發狄梁公之反周爲唐王沂公之討去丁謂事雖不同皆得石子之意者五年春公將如宋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

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晉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勤來者猶懼不蕲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寘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王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邢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鄭伯未抗王以前王命猶行於天下如此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未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寡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郕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之何對曰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闕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白九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自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夫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只三字而羽父作偽之情畢見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公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自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先宣言者明其圖孔父已久不獨爲奪其妻也而實因民之不堪命則是借君之過以行其惡其有無君之心明矣）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鄙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所以有稷會也）故遂相宋公

督懼罪而弑君在殺孔父之後而春秋之書法如此故以有無君之心釋之而以第三段爲之証魯爲賂故立華氏齊侯陳侯鄭伯何爲從之而會於稷乎故第四段言親鄭與皆有賂以明之意深而意法嚴整

合二事爲一傳敘宋督則因解經而敘事敘會稷則以敘事爲解經僅一百五十餘字而無不詳備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不當抑而抑爲行文所累也青桓公存三凶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病亦同）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春秋之初天下無伯而滅亡之禍未甚者以楚尚未爲中國患也楚之患及於蔡鄭則小國不能自存而天下賴伯功矣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杜林本作大本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主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嗣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遂襲侯于汾隰驂絓而上夜獲之及欒共叔）

以師服之言張本即敘其事以應之兩次敘述略不變換事繁則章法宜整也

於春秋以前獨詳晉事者以晉主盟中夏南可以制楚西可以制秦也晉亾則春秋變爲戰國矣故傳終於韓趙魏之喪智伯

敘次簡括而明析太史公本紀世家之體製所自出也

會于嶌成晉干齊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鄭不來矣人之不至不亦宜乎皆爲此張本蓋言抗王之罪雖不可逭而鄭伯不朝則王有以致之耳此左氏論人之怨也至射王中肩之後以王亦能軍與祝聃之請接書則又顯著其惡而深惡痛絕之矣）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奏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爲中軍以當王至於射王中肩其敢陵天子明矣不許祝聃之請者以王亦能軍從之未能勝克故僞詞以掩其惡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北戎侵鄭子突敗之北戎病齊子忽敗之齊桓公未出而鄭人兩敗北戎其攘夷之功甚大亦不得因抗王而沒之也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鬬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

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膴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盛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左傳評卷第一

莊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者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曰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夫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鄧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屈弗獻既而悔之白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氣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辭也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逆數之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遽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乎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覓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孫之罪也皆免之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溴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

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通篇順叙故文甚質直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可見春秋書字以示人是史官從當時之俗而孔子因之者

春秋之俗如弒君者既列於會則不得討賊之類誠逆理滅倫之甚者孔子改史舊文多此類耳其他可以示勸戒者未嘗不因之也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而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突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此讀其惡惡而不能遠以招禍也董昭公即位數三年而不能去其所惡之人則知所惡適足殺身耳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樂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姜氏不稱夫人諱桓之醜也更稱文姜者明姜氏即夫人也魯稱人者識其不討賊復讎也魯之賊為文姜讎為齊侯徒使齊人殺彭生豈足當之哉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璽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璽而讓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左傳評卷第二

莊公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春秋書次師十有三而未有書舍書信者其所書皆過信耶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子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二公子猶為不度王人不待言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人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國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言君子之善魯莊公者能治兵於廟肆而既嘉共事則以為非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

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刦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閉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斾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望溪方氏曰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謀亂之始連稱管至父與無知交何由合何以深言相結而爲亂謀連稱如何自言其從妹何由通無知之意於宮中而謀伺襄公之閒若太史公爲之曲折叙次非數十百言莫備此但以因之作亂及使閒公二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亂之時連稱之妹如何告公出之期無知與連管何以部署其家衆何以不襲公於外而轉俟其歸何以直入公宮而無阻閡非數十百言莫備此則一切雖茭直叙公田及徒人費之漁而以走出遇賊於門遇技作亂騰躍而入匪夷所思費入告變襄公與二三臣倉皇定謀孟陽如何請以身代諸臣何以伏公於戶下費與石之紛如如何相誓同命以禦賊非數十百言莫備此獨以伏公而後出閉一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其尤奇變不測者後無一語及連稱之妹而中間情事皆包孕於閒公二字蓋弑謀所以無阻皆由

二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亂之時連稱之妹如何告公出之期無知與連管何以部署其家衆何以不襲公於外而轉俟其歸何以直入公宮而無阻閡非數十百言莫備此則一切雖茭直叙公田及徒人費之漁而以走出遇賊於門遇技作亂騰躍而入匪夷所思費入告變襄公與二三臣倉皇定謀孟陽如何請以身代諸臣何以伏公於戶下費與石之紛如如何相誓同命以禦賊非數十百言莫備此獨以伏公而後出閉一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其尤奇變不測者後無一語及連稱之妹而中間情事皆包孕於閒公二字蓋弑謀所以無阻皆由

得公之閒也

此篇自首至立無知叙襄公之被弑自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至末叙桓公之入國自初襄公立至公子糾來奔一段東上起下爲前後樞紐望煥所錄但至立無知而止蓋意在論叙次之簡妙故未及篇法耳

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是襄公被弑之由而無常又公問不至請代不許之由也故以鮑叔牙之言東上半篇

雙提二公子之出奔而桓公入國但以一語括之者因詳叙子糾也原叙桓公入國而子糾獨詳者不詳叙子糾則無由叙管仲之不死也既詳子糾之納則桓公入國宜簡詳子糾之殺則齊殺無知宜簡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于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弗賓二字簡雅至矣而蔡侯言親之淫奏皆可想見

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鄖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獲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林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君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文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歡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

見其反國而深喜之故爲此戲言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處處形其有力以見宋君非漢不強之也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遠衛之不保惡以映宋閔公保惡而被弑也觀萬被獲而請之與始吾敬子之言則閔公之保惡可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路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成之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韓子原鬼本此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途殺傅瑕厲公之立由雍氏迫祭仲也出奔由患祭仲之專而殺之不克也則其復入焉有不殺傅瑕者使謂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既

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棄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懼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祊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人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用所謂二字以變引據常法而變不能責復憤甚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齊師滅譚與晉文侵曹伐衛何異北杏以後附規模遠晉文多矣秋諸侯爲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爲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既命爲侯又使一軍周之典禮王室已紊亂如此○備述晉之憑陵王室以見命之爲侯乃迫於強勢以傷周之微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正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生惠后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遂權於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鬥于楚閽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追擊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鬬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鬬拳

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以兵乘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穿之君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爲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爲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逐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子郇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天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子頹之亂齊未勤王國創伯者之失計然周之東遷晉鄭爲依以其遠於王室也書虞東海而著鄭於周爲隣圖其力及足以勤王此究之所以未至歟不然管仲之智豈在子犯下哉二十一年春齊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此但爲章法討耳鄭伯以大義討賊定王位而後享王固應樂也何咎之有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玶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璧饋子

之虢公請器王與之酒鄭伯由是始惡於王此即名位不順而鄭伯由是惡王矣君制也禮亦異數但強交接之際其難如此冬王歸自虢

首段述王取諸大夫國宮田秩末段述王與虢鄭田器相對作章法第二段述蘇子奉子頹鄭伯奉王第三段述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享王樂備亦各自相對然章法太整故王與之武公之略二句不叙於鄭伯之享王也之下而叙於樂備之下以取其變化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臣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財義足以昌後矣陳氏之昌蓋由天命豈非人事之得失哉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

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管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萃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秋丹桓公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

圍聚盡殺羣公子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晉獻公殺羣公子有驪姬之禍唐太宗殺太子齊王有武氏之禍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初衛侯之弟昭伯之齊不如衛以之戮耶其管仲未之從耶

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晉人謂之賤可作者稱之未免近盡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讎僕文夫人所謂仇讎蓋禁也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疆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嚚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圍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爲從孟任事現猶可以不書然欲叔子般之殺叔牙則圍人舉薦之由不可不辭也故書孟任事以明映雪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不如殺之數語是映襯殺叔牙不但爲共仲使圍人犖張本也若但爲共仲使犖張本則便鞭之三字足矣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

狄人伐邢管敏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固重固閉揭

貳震昏亂嗣王之器也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中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執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以大夫之後爲公侯反映太子之不得立此篇之結構也然卜偃之言實無理故述辛廖之占以徵之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卜偃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入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

季友歸魯人矣何不討慶父而待其再弒君耶其勢有不能耶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關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以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歸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賀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婁齊殿及

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不能擇利也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備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所謂擇利也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利也及敗宋桓公遊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與夫人繡衣相映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遠國家常衛之物以反映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書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屬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貳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歷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敝其事則命以殆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捷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敝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敝猶有內謗不如逃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逆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臣聞之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里克諫太子帥師與狐突諫太子欲戰相對里克諫太子懼廢與羊舌大夫諫狐突欲行相對首尾之對待何其整也先友狐突之言相駁梁餘子養等之言相承中間之脈絡何其貫也義法之精密如此而又運以古筆偉詞所以連述九人之言而讀之不覺其冗也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敎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奇峭左氏變調

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歷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敝其事則命以殆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捷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敝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敝猶有內謗不如逃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逆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臣聞之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里克諫太子帥師與狐突諫太子欲戰相對里克諫太子懼廢與羊舌大夫諫狐突欲行相對首尾之對待何其整也先友狐突之言相駁梁餘子養等之言相承中間之脈絡何其貫也義法之精密如此而又運以古筆偉詞所以連述九人之言而讀之不覺其冗也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敎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奇峭左氏變調

左傳評卷第三

僖公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盟于牽謀救鄭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鄺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誅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虞宮之奇諫記言之文左氏於一篇之中往往連二次多則四次六次取其整詳述三次則雖於對待而章法裂矣此篇已詳荀息之對與假道之請故宮之奇之諫以四字括之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守人貂始涓師十多魚二事橋書與諸侯盟於葵邱臨同意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亾矣亾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楚人伐鄭圍章因鄭聘伯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蔡姬水性而搖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仍楚齊桓以前未有也僖前侯而謀之必有懼而不敢者矣彼不得已而以侵蔡爲名而蔡實無罪又藉助諸侯之師故歸蔡姬以生釁此齊桓之勢也不然圍中之舟楫人誤之而不懼桓公何至懼而變色乎蔡潰遂伐楚陽穀之會謀伐楚也而此篇但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其因諸侯不欲伐楚而後以侵蔡命之明矣至於侵蔡而蔡潰則諸侯之師已臨楚境蹟欲不發之伐楚不可得也故曰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

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諸侯皆憚屈伐楚而在借諸侯之從己以服楚非欲與之戰也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桓公之必歸諸侯且為此目然此意惟桓公與管仲知之諸侯非能知也故憚於伐楚也○或疑齊固不欲戰矣使楚不服而禦之諸侯之師皆憚楚不敢戰奈何曰此管仲號善而後效者因諸侯之觀附以勸其同好所謂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詞也楚固得不服卻萬一不服而戰齊之弱自足以當之亦不賴諸侯之師也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桓公原欲借諸侯之觀附已以賜楚正以德綏之而非以衆戰也故借風完之言以絕遏為不必桓公果有衆戰攻城之勢言而屈完封之以正也屈完及諸侯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擾公之輸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鮮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自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齊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滅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將用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狗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此篇以讎必保焉指二公子宗子指奚齊說方順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虞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莊公十八年虢公朝王二十一年伐子頹以納王

三十年秦王命討樊皮執之歸於京師閔公二年

敗犬戎於渭汭僖公二年敗戎於桑田其尊王攘夷之功雖齊桓弗能及矣而謂亾國之君能如是乎然不免於亾者以小國隣狼虎之晉而助晉為虐者又有虞焉故勢有難存耳舟之僑卜偃之言未可盡信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禁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文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文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宅受方物此因詳連子華之事故齊侯修禮以二語格之管仲諫桓公之言相貫鄭伯請盟又與此相對其意實與管仲用華之巧妙至矣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賢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禮與信皆德也故此段歷言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亾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皆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實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謀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逆走而退

夏會于葵丘尊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動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晉侯乃還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蔑名之曰以是觀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加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變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今不及晉故不書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入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侍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圉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自此爲以後叔晉事皆爲韓之戰張本而以忌則多怨爲綱領

惠公賂秦之地大矣使入國而殺言則秦金強而晉不能制蠶食之勢豈待三卿分晉後哉故背秦之賂在惠公自謀則過矣以天下之勢論之則甚爲得計也

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未與齊同盟而齊討其亂納其君而立之此齊桓之伯業所以優也晉侯殺里克以說里克卽中大夫也而幹之職言許賂中大夫殺而皆晉之則中大夫實不止一人矣未入而賂之或入而或殺之或書之皆其失晉大夫之心也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命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詢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右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欲奔虞虞待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遂禍誰能出君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而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楊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子王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邸懼狄難也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晉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識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會葵邱之後齊之伯業多虛應故事不獨桓公之氣衰而管仲之才亦發露幾盡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

冬晉荀儀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盡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災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慶鄭曰棄信背隣思孰恤之無信退作失援必斃是則然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邱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而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秦穆姬之怨晉侯（穆姬晉侯之妻秦穆公之女）通篇以怨字爲綱領開於秦穆姬出之渾然無迹穆姬晉侯至親緣不繫其言亦本必深怨即使果然怨之與秦晉之戰亦無關繫不應著之於篇而不得不敘者左氏欲備述晉侯之失而忝於賈君不納羣公子實無處安置故以穆姬之怨出之且秦伯舍晉侯於靈臺實由穆姬之請則登臺履薪一段予可不敘而彼敘此一段又失之無著故敘穆姬之怨以相應。長所以必列於篇首者以此篇惟篇首一段提秦晉之怨舍此則不能以類相從也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晉大夫之怨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秦伯之怨晉侯）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焦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此段以天道必敗三敗及韓方敘秦筮伐晉忽就筮辭敗字實按三敗及韓左氏稱於義注正在此蓋此篇大指在著惠公爲人之所棄以見文公爲天之所啓故敘惠公復讎失德且詳而戰事荒略正戰且不宜詳若更敘而三戰三敗之地與人則牆壁不中繩墨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

不孫慶鄭不說之言與諫秦小駟授書正所以敘晉大夫以讀其餘以見慶鄭之能味如此在君前猶出怨言其他可知矣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友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移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敘秦晉之怨皆用深渾然無迹弗能忘怨宜其爲外內所棄也九復謀遠卜是其忌克終弗能改宜其爲外內所棄也此段敘晉大夫之怨又以復謀遠卜著晉侯之忌克）

丹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儀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不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晉侯以背中大夫之賂爲晉大夫所怨而被獲之後晉臣能夏焉以從君征繕以圉圉統詞以格秦者以能合其衆以復也蓋晉侯雖多怨而亦自有其規略所以能合國也故特述其請戰之詞以繕合前後不然則反首拔舍之事前後意不相貫矣）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定列矣敢不承命（秦怒此段）於韓簡之對出之公孫枝之對出之（公孫枝之對御用虛筆因後半敘皆實敘也）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段）敘秦伯之怨又以能合其衆著晉侯復國之由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慶鄭猶去之況其他乎敘晉大夫之巾其怨與第三段同意）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此段敘晉侯被獲以見秦晉之怨俱申。望溪方氏曰制盡枝葉以詳敘晉侯之禍因重離失文律也）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高梁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寧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此段敘晉臣解秦伯之怨以見晉侯之能合其衆也）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穆姬怨晉侯原借以責秦伯君二事與此篇相對特實與戰事無與也故無一語及之）（此段敘相對特實與戰事無與也故無一語及之）大夫請以入公曰穆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慼以重我夫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繁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此段敘秦伯之怨已釋）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孫難歸辱社稷敢其下貳圉也衆皆哭吾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卹而羣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圖之喪君有若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大夫之怨與晉侯能合其衆也。此段用筆甚妙因前半敘事若散也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望溪方氏曰筮嫁穆姬何以逆敘因與對也舍此更無可安置處觀此則知古人敘事或順或逆或前或後皆義之不得不然）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見晉侯在困猶不能自省其忌克也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舍哲惜戚說由人（此段敘晉侯之敗乃人事之失非盡關天道與卜從父之筮相對。晉侯忌克以敘爲多怨以敗敗能合其衆以解怨而復國皆由人也故引詩以結通篇）

自秦伯納惠公之後敘晉事皆以忌則多怨該之不惟背秦之施背中大夫之賂與殺里克平鄭等以忌怨該之也即烝於賈君不納羣公子亦以穆姬之怨賈之是忌則多怨一語無不可該者矣然其與秦晉之戰無與者猶不能該也怨於晉侯被獲之後引詩以明其孽由己作則狐突之妖夢受玉之情沙鹿之崩以及懷公之以濫刑被殺無不筋脈俱振矣以一篇論之則爲一篇之歸結合前後而論之則爲秦納惠公以後文公入國以前晉

事之關鍵紀合之神巧至於如此異神施鬼設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憤之不免君子怨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綿合秦納惠公以後篇首至此秦晉交之事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館之七牢焉篇末言秦晉之怨俱釋晉侯所以歸國以慮能合其衆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此段與後諫違卜相應以見晉侯之忌克終弗能改也。望溪方氏曰結正慶鄭之罪又見晉侯國雖而無能改德所以爲外內所棄而重耳由是興也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望溪方氏曰此篇著惠公所以敗爲重耳之興張本至此始點明卻於秦伯輸粟出之是謂變化無方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段點出正意誠如望溪之言

此篇與前篇意義相承

晉侯以多怨爲外內所棄皆由忌克也乃將戰之際仍復諫違卜是臨禍而不能改其忌克也被獲之後歸晉於先君是在困而不能自省其忌克也殺慶鄭而後入是復國之後終不能改其忌克也其歛怨以取敗由忌克而終身弗能改焉宜其卒爲人所棄而文公得以入國而興也此兩篇之正意也晉侯雖歛怨以取敗而亦自有其親暱如郤乞呂甥之徒所謂能合其衆也是以被獲之後晉臣能愛感以重秦婉言以說秦朝國人以收衆心而晉侯卒賴其力以復國此兩篇之關鍵也而皆以怨字括之蓋忌克乃歛怨之由而能合其衆則釋怨之由也此兩篇之綱領也其用意如此而處處渾然無迹又處處變化無方望溪謂之出奇無窮誠非虛言也

右二篇方本合爲一篇因其意義相承也然二篇中間已隔數事且前篇篇法已完實難強合論意義則合觀之論篇法則分觀之可也

何以見前篇篇法已完乎曰首段提晉秦之怨而篇末引詩以結之則首尾備矣前半篇敘晉秦之怨後半篇敘解秦晉之怨與秦晉之怨已釋而又以卜徒父之筮史蘇之占相對待則前後備矣以三敗及韓對晉侯被獲一段以穆姬之怨對登臺履薪一段則正事與旁事無不備矣故曰篇法已完也蓋左氏限於編年之體前後之事不得接書故事雖未完而必使其篇法完整以自成一篇也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因列國之事太繁故借叔興語以總挈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盛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譏之也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今人稱妾曰如夫人又曰如君其出謂此那抑別有出那如出於此則其謂世矣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閔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治之應指邢狄人說煩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宋人執滕宣公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亾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文用諸淮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夫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文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衛之伐邢曰諸侯無伯陳蔡楚鄭盟於齊曰修桓公之好可見齊桓伯業甚優而難繼矣宋襄公乃欲合諸侯其不安哉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亾乎妻而後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

以堪之於楚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三月鄭伯如楚見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是逃歸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白狄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鄭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文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蟲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

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隘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伤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

閾戎事不逼女器于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舉晉侯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訓禮將何以設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宋襄敗死楚又不能遂霸天之欲興晉文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因其不靖而授之以政更甚於宋人調停之說矣

焉有不誤國者乎唯仁者能惡人子文知子玉之不靖而不能惡故夫子不許以仁也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辭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亡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得人有人而按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顫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爲晉侯伐衛張本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以天賜暗提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妻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

子曰無之妻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爲晉侯伐衛張本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託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此段敘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爲晉救宋張本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晉侯鄭本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言得人亦天之所啓晉鄭同

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此段敘天及所啓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若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君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爲城濮戰張本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得人晉侯無親內外惡之明點秦穆惠公以後一切晉事之正意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天之所廢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與齊桓公妻之最相對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

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特書子犯趙衰之言以著從亡諸臣各有所長則得人益可見矣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爲晉侯勸王張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束上爲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起不念舊惡投其璧于河此段總與納晉投其璧于河前後相照○重耳猶是公子子犯爲得稱臣濟河圍令狐入桑泉臣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繁如晉師師退遣使如晉師卻退其中必有微婉詳略之詞矣而一語不載以前後証言甚詳再述此則紀曼無關載也軍于郇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不念舊怨）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

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不念舊怨）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此段應狄人作偏筆如段此人天之所啓貫之而又不得不書故使之自相對待以成篇法）晉侯賞從亾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再點秦納惠公以後晉事之正意）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縮合通篇）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反映寺豎請見）晉侯求之不獲（反映公遽見之）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前半篇敘文公之出亾後半篇敘文公之入國而以子犯請亾一事爲前後樞紐

前半篇以得人天之所啓者文公之所以反國又處處爲叔伯一切事張本後半篇以不念舊怨知過旌善著文公之所以興此通篇之大意也然得人實不能貫下半篇故借叔詹之語貫得人於天之所啓之中而於篇末復申明天之所啓以見披之告豎頭須之用竊求納皆貪天之功而前後皆以天之所啓貫之矣義法精深至此眞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自秦納惠公後敘晉事皆著惠公爲人之所棄以見文公爲天之所啓此意已借秦伯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一語點出然猶隱而未顯也故此篇借楚子介之推之言反復言之

楚子介之推語以一篇論之則爲縮合通篇以前後晉事論之則爲明點正意其變化胡可測也

左傳評卷第三

予弟靜叔之于古文奉進之爲圭臬予厚習之而下卽以爲不合法桐城方氏刪改唐宋八家文當時已有相詆諆者靜叔獨好而錄之又謂所授左傳義法舉要于韓城濮邲鄢陵諸戰十僅得五而已得其九年未冠卽取左國史記兩漢書五代史韓歐諸集手加評點旋復自悔多塗改不可識丙戌還遭吾母之喪旣葬以毀卒年二十六自爲墓志且標其文可存者之目于盡得其草稿而藏之所讀書盈三巨簏鍵置其宅以付弟婦郁子與平仲季深皆不忍啓視癸巳壯春予將請選哭而啓之檢得所評左傳二冊才至僖公廿有四年耳先是靜叔好古文尉壬午歲見周書昌于濟南歸而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注羅而繹之者數年以至于病且死故他所評閱或未終卷是書予攜以入都投學士嘉定錢公及瑞金羅君臺山餘姚邵君二雲皆以爲可采而惜其未竟其冬予過里門平仲忽發篋取去謂予自揚州入粵舟行且七千里書無副虞其失也予竟不能强庚寅夏到官恩平帙時展視其文及海內諸文匠所爲表傳哀辭以抒予慟而已辛卯冬季深自新安回里視平仲壬辰五月予方移潮陽而季深攜此書之副從來粵二年至甲午冬錢公以少詹事督廣東學政相見于羊城卽索觀此書且爲之序予乃釐爲三卷命之左傳評以付梓其城濮已後諸戰靜叔自謂所見勝于方氏者今集內倘未著鳴呼使天假靜叔以年則是書必非定本而靜叔之可傳者實亦不在乎是乾隆乙未四月廿五日伯兄文藻書

左傳評三卷

國朝李文淵撰文淵字靜叔益都人春秋左傳本以釋經而自眞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文近時甯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淵以二家所論尚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淵夭逝書遂未畢其兄文藻裒次遺稿編爲三卷刊版於潮陽末有文藻跋稱其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注羅而繹之者數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評閱多未終卷云

春秋左氏傳補注

沈欽韓注

自序

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黃童白叟，知帥吟而抄撮之。然其學若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不蠱。若樹之枿，雖發大榮，塊然于天壤，終無人窺其樸遬之旨。得一二微言妙義，曉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于他一孤者，則俗學顯排之，邪說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螫，不曾博尸鬼病，嗚呼，可憫也已。爲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闕而不宣。學士端居匡坐，懷不能已，竊自以口傳，以遺時日。逾有公羊、穀梁、騶夾氏之異，爲一王之法制，爲學官之祭酒。始顯豈及此哉，然漢之儒，嘗其尋繹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黨篤，傳致雜術，以蠱世主，以脅後生，朔母尹生之徒，生享美祿，沒有榮名。羣不逞者，戟腕唇舌而起矣。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譬諸二八妙姝，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肯予拾，不好操瓢而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奎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于學官，通材大師，納蔵相傳習其訓，故雖未由發聖師之蘊，與但守章句，數名物，待明智者自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紈絝之家，習奢殺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騰容，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是其于左氏，如蟹之敗漆，蠅之汙白，其義埋沒于鳴沙礫石中，而杜預之妖燄，爲雞爲狗，且蓬蓬于垣次矣。其厄二也。江左輕浮，學尚王杜，中原敦樸，師仍鄭服，三百年中，雖雖恕、衞冀隱、諸人，猶能闢其口面奪之氣，孔穎達者，賣國之諂子也，拷然無所得于漢學，蜉蝣之智，奉僞孔氏戾杜預，而甘

且旨爲排難鄭服，不遺餘力，于是服氏之學，始歇終亡，而杜預之義，赫然如日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講，人心益微，惡稱疑竟頭，便欲掃人之知，揚己之長，賤助、趙匡、陸質、劉敞之流，咳然并筆，竊弓舊說，競以左氏爲質的，經世大典，反于附枝繆肬，甚者以爲蠱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不如杜預顏籀之綿延，納時時吮咀，而宋智尚，亦何可言，幸而不亡，蓋宏辭從業，應官之文，自其餘緒耳。元明來此制一廢，而士大夫眞吾不識丁矣。其大厄四也。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以治一家，時則下陵上，爲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憤芬，孔子傷之，欲遮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爲修整于既往，其召禍辟也如彼，悖亂于當今，則嬰毒禍也如此。左氏親受指歸，故于禮之源流得失，原復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之窮通，萃于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矣。時以爲君子，則君子之游以爲善，則善之褒，此心默喻于千載，遵守遜言之戒，以全春秋村氏之重，然其以禮愛識君父，不已深切著明哉。奈何杜預以問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驟然爲之解，儼然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爲左氏之巨蠹，後生骨不之察，轉杜預之義，而播左氏之疑，左氏事受焉，亦見其蠹中薄植，一魏晉之妄人，莫覺莫悟，何有于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懷憤懣，遂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之旨，闡陳典章之要，象緯壤輿之細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逐條糾駁，各見于卷，則左氏之沈冤稍白，杜預之醜狀悉彰，其么麽蠢類，橫蠹左氏，殆不足辨，不悉著，若夫百家傳聞，衆言淆亂，與公羊、穀梁、司馬遷、班固之悖謬，別爲考異，不列蠹編，嘔嘔，昔者賈逵之譏左，不盡括左氏之長，劉炫之規杜，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赤臭未殺，小子何人，敢與蠹事，將前哲之所營屬乎，今險忮刻薄之人，有竊竊何休之餘蔵，以疑誤標子，何不仁之甚也。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道光元年辛巳季夏。

十稔。爵愧不能繼述。然纂集之志。不敢一日懈也。倘異日者。得以采輯成書。質諸海內之治左氏者。豈非私心所願哉。與先生同時治左氏者。有廣陵劉孟瞻先生文淇。藁本未刊。聞同邑錢茂才綺。著有左札三卷。爵亦未之見。附誌之。以俟當世之爲左氏學者。咸豐己未秋月。後學潘錫爵。跋于安石榴院。

跋

同邑沈小宛先生欽韓。著作等身。智未之見。此左傳補注十二卷。左傳地名補注十二卷。假之顧孝廉瑞清。屬胡君家萱。余弟錫詔。分任影鈔。其譌缺者。略加校補。歲諸家塾。是書國朝有崑山顧氏。吳江朱氏。元和惠氏。桐城姚氏。馬氏。陽湖洪氏。諸家補注。而此注訓解名物。剖析字句。尤有詳贍於諸家者。惟僖十七年傳。雍巫史記集解。引賈逵說。謂是易牙。索隱謂其未知何據。而以爲即管子之豎巫。先生取索隱說。而更證以呂覽知接篇之常知巫。不用賈義。昔先君子駕馭經索隱。駁去小司馬之說曰。豎與雍。形聲俱不相近。侍中之說。雖不知所本。然必受諸先師。決非憑空臆造。況雍即饗字省文。儀禮公食禮。雍人倫膚。少牢禮。雍人概匕。並以雍爲饗。可證。又國策齊桓公夜半而嘿。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是易牙倒以烹調事桓公。雍當是易牙之官。昭二十五年傳。雍人榼。亦於官下舉其名。是其例也。襄二十一年傳。美而不使。據唐石經。王充論衡。下添視疑二字。蓋以使爲幸婦人。古無此訓。二十八年傳。鄭伯廷勞于東門之外。以廷爲古文往字。而以作誑字用者。爲本於說文之譌。引傳文繼無我廷一語。不知鄭風人實廷女。亦以廷爲誑。毛詩爲古文。則古文往誑二字。並通用誑。若斯之類。均有可商。其餘駁正注疏謬說。申明賈服古誼。則誠盲史氏之功臣也。昔先君子嘗謂爵曰。治左氏當以賈服爲主。博采魏晉至國朝諸家之說。爲之箋疏。如余之治論語。庶幾古誼可以復顯。余老矣。有志未逮。汝其勉之。爵敬誌之。今先君子歿已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一

清　吳沈欽韓文起注

隱公

【傳】繼室以聲子。　雜記。所謂攝如君也。白虎通說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按大夫而下。繼室有爲嫡者。故喪服之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天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嫡。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妾娶。請繼室於晉。是姜死繼往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非嫡也。

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安。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諸侯相賵之制。天子賵諸侯。亦如是也。

【傳】鄭武公。　史記。武公名掘突。世周云。名突。

故名曰寤生。　史記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可開口。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終老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溲于少牢。殆又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爲惡之乎。寤與許同。呂覽明理篇。顏酡百族。注。酡逆也。說文。酡。逆也。亦通作悟。韓非

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史記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悟。司馬貞索隱云。不拂悟于君。張守節正義。拂悟當爲晤忤。古字假借耳。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云。列女傳不拂不嫉。亦用寤字。呂覽蕩兵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雜事篇。衛靈公蹴然易容。蹴然失位。皆悟字之義。禮記哀公問。午其衆。注逆其衆。王肅本作迕。是午。悟寤皆通悟也。凡從此聲者。其義並通。士喪禮下篇。無器則播受之。疏云。播。卽逆也。劉熙釋名。女、青徐州曰嫮。嫮、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此其證也。今生子有是先出者。妨產婦。卽謂之逆生也。

皷叔死焉。　竹書紀年。平王四年。鄭人滅虢。

小、九之一。　周書作雒解。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惠棟曰。不畏中者。從可知。

國不堪貳。　坊記。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唯卜之曰稱二君。注。不貳、不曰貳于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二當爲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竹惠公薨于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皷韓按二五尊卑。大易明文。別嫌明疑。春秋法戒。故公子呂云。國不堪貳。疏謂兩屬。則賦役倍。而國人不堪。是以長歷爲淺見矣。

不義不暱。　說文。黏、結也。引傳不義不黏。或作翭。考工記。凡暱之類不能方。故書暱。或作機。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翭。案尙書典祀無豐於昵。孔傳。昵、近也。馬融云。昵、考也。考于祖爲近爲親。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曰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宴。此言所爲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叔段相暱。杜注非是。

未葬君之惡。　顧炎武曰。爾疋肉謂之惡。故云。未葬君之惡。按杜預以惡爲賜賤官之當。若賜賤官。則以肉體取葦飽。所謂賤者。取賤骨。周語。戎狄則有體薦。何得只覆惡也。禮經自鄉飲酒至少牢。饋食。曰惡定。曰惡飪。皆是所殺之肉體。又聘禮記云。賜饔惟惡飪。注謂飪一牢也。豈可謂以盛鉶者當之乎。若然。則顏考叔食舍肉一語爲贅矣。

弔生不及哀。　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賓乃弔生者。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爲哭三無時之一。傳文所謂及哀者。卽是此時。以卒哭祭爲限也。喪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爲受。斬衰。衰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衰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衰七升。冠八升也。又虞禮記卒哭祭。饌尸畢。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帶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麻不易也。其負版衰。衰。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有蜚。　政和證類本草。蜚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也。如蝗蟲。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八九月多入人家屋裏逃寒。有兩三種。以作廉靈氣者爲眞。南人啖之。又夜行一名負盤。卽氣盤蟲。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按爾疋注。蜚卽負盤臭蟲。似當爲案盤蟲。

二年【經】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葬。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疏云。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據非爲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按左氏無明文。說左氏者。以子氏未薨句。謂之桓母耳。當從穀梁說。

三年【經】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顧棟高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朔。日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於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韓按顧說非也。元史歷志。姜岌通三紀甲子元歷。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陷書歷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並無朔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爲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爲左氏損痛也。

【傳】不反哭于寢。　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依和其鑒。按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立。婦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送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升西階爲廟。所以先反哭于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朝廟先禰而後祖。故反哭號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弓。日中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仞堂與室爲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哭于寢。寢卽廟耳。猶諸殯宮本是寢。而雜記云。至于廟門。注云。廟所殯宮。以尸柩所在。故寢可謂之廟。祖廟以酌奠在室。故廟亦可謂之寢。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是也。杜預以爲正寢。不知寢廟通稱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外。主人卽位。如反哭位。疏云。迎魂而反。神還在寢。故以寢爲廟。虞于中堂之。是虞與反哭異所矣。

君子曰。　趙汸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廣淺。左氏之陋見也。殿本注疏攷證。臣照按君子之稱。或以德。或以位。左氏所謂君子曰者。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也。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稱君子之論也。後儒每忘卻左氏之書以紀事。而以是爲左氏論事。牲住雀警之。亦惑矣。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皆直書其事。而時勢與義理並著。如孔子之不得不作春秋也。韓按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

誠而能畛者。　釋言畛。重也。郭云。謂厚重。說文。畛、日有所恨而止也。

四年【傳】修先君之怨。　服氏以先君爲莊公。孔疏引衞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弒。則隱二年。鄭人伐衞。當桓之世。按疏但據傳口年之文耳。惠云州吁弒桓。而稱先君。無是理也。先君之怨。在春秋前明敝邑以賦。　論語。孔注。賦兵也。杜預謂賦調非。

秉仲潛。潛夫論。志氏姓篇。魯之公族有秉氏。

猶治絲而棼之也。　說文、棼、複屋棟也。廣疋釋宮、棼、閣也。非此義。蓋借棼爲紛亂耳。書呂刑泯泯棼棼。傳云、棼棼同惡。是亦有雜亂之義也。

敗鄭徒兵。　傳言諸侯之所敗者。唯徒兵。見鄭之未大創也。杜何從知其必不車戰。

五年【傳】則公不射。　惠云。此指祭祀射牲。按此謂田獵上殺也。詳王制及毛詩傳。

大夫四。士二。　按論語馬融注。佾列也。八人爲列。是大夫以下。亦以八人爲列。服氏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爲四八三十二。士爲二八十六者是也。杜用何休說非也。宋書樂志、元嘉十五年。太常傅隆云。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顧炎武云。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蓋以爲舞勢宜方。故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至刑昺爲論語疏。反援何杜之說。以亂馬注。殊不思士之四人。口得方勢。于何見綴兆行列邪。

六年【傳】宋人取長葛。　劉敞曰。按前國今取。諸家並云一役。杜氏分爲兩役非。

猶懼不蔑。　說文。蔑、草多兒。此訓爲至。廣疋不載。蓋與曁通。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字林曁。及也。亦至也。韋昭周語注。曁。至也。莊九年傳。盟于蔑。穀梁作曁。

七年【傳】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主國致幣有二事。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乘皮束錦。賓勞者。此一事也。賓事畢。即館。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大夫奉束帛。賓受幣。致大夫乘馬束錦。此又一事也。然皆主先而賓酬。非此發幣之事。至歸饔餼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致命。致其君命也。降出。又請面如覲君之幣。賓私覿之幣。畢。乃餼賓。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也。主人朝服迎門外。再拜。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再拜受幣。此敬賓之禮。而凡伯不然。故戎嫌之。

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賈逵以爲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爲載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杜預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非目擊。安得方來譏之。愚按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不告至。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爲墜成命而誣其祖。

九年【傳】乃可以逞。　方言。逞、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逞我之志。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　諸侯職貢充庭。覲禮。庭實惟國所有。不庭者。不修職貢也。庭與寧聲同。大戴記投壺篇。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孔廣森曰。諸侯不臣。謂之不寧。惠云。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不貢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傳義謂諸侯有功。則加地進爵。鄭能推其功于爵。以王爵勞之。合于正體。尚書大傳。命諸侯得專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十一年【傳】薛庶姓也。　爲婚姻者。謂之異姓。鄭注禮記大傳云。異姓謂來嫁者也。司儀注云。庶姓無親者也。

工則度之。　釋器。木謂之劇。郭注引傳亦作劇。廣疋釋詁。劇、分也。

周之宗盟。　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按夏官見曰宗。鄭云。宗、尊也。欲其尊王同盟。亦是尊王之事。宗、尊、字古本通。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字林宗、尊也。宗盟亦謂主盟。賈義是也。

及大逵。　釋宮。九達謂之逵。此云大逵。當從爾疋。宣十二年傳。至于逵路。或乃考工記之經涂九軌耳。詩疏謂周禮經涂九軌。不名曰逵。杜注與爾疋不合。

許莊公奔衛。　杜預云。奔不書。兵亂遙遙。未知所在。按國君出奔。寧有不知蹤跡。若實不知所往。傳又何以言之。知經不書。實是史文所略耳。

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元和郡縣志。東偏城。在許州長葛縣東北五里。許叔所居即此城。寰宇記。今有東西兩城。按西偏東偏。當即許之國都。漢爲許縣。魏爲許昌。宋省人長社縣。宋史地理志。熙寧四年。省潁田縣爲鎮。入長社。在今許州東三十里。長葛本是鄭地。在州西北五十里。地勢闊遠。何得謂之居許東偏。地志不通。往往類此。而使鄭其口於四方。　方言。鄉、寄也。或曰。寓寄食爲鄉。

卒出豭。行出犬雞。　言苦卒若行。各以豭犬雞爲詛也。小疋。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斯、滅也。又盡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　上十二邑。本非王地。王弗能有。盧以優鄭。鄭亦弗能有。而空失故采地。此失八栖之馭。不能服人之一端也。假令鄭託王命興師。以與蘇氏爭地。是教其相賊害。豈所以鎮撫宇內。傳意雖未及。可以意推之。

不度德。　說文。德、外得於人。內得于己也。釋名。德、得也。得事宜也。鄭莊能自用其威福。忌故不如也。

有死者。　言雖有死者。非吉器也。顧炎武云。非有名位之人。如司馬昭之族成濟。

桓公。

元年【經】公即位。　周官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古者立位同字。然則此人旁。即是杜預妄改古文。

【傳】美而豔。　說文。豔、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淮南精神訓。歷公臨驪姬之美。注。好體曰豔。與此文義同。按此豔字作歆豔之義。鄭特牲疏云。歆豔是愛欲之言。

二年【經】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傳。孔父字謚也。杜預因公穀兩家皆美孔父。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顧炎武曰。知錄云。家語本姓解。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變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按若以孔父爲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

【傳】立華氏也。　督有弒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爲此會以滌洗之。經書威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爲證桓公罪。此公羊家言。非也。先言華氏。是史文追稱。猶諸侯預稱謚。杜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非戾。

衛紇。　迫師注。王后之衛筭。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懸鎮。筭卷髮者。鄭辨衡筭異制。以先鄭云。衡維持冠者。謂以衡筭爲一物。凡筭有二。一以束髮。一以固冠。衡非維持冠所用

也。杜亦沿先鄭之誤。衛蓋陷唐后妃首飾所名兩博鬢矣。

藻率。率、即組也。三禮圖云。既以采色。黃草衣于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故聘禮記云。玄纁繫長尺絢組。注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省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是也。按疏云。此組繫亦名繅。繅即上文反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加繅。幸與綦同。詩傳。綦、絳也。詩疏。綦訓爲綦。綦是大組。說文作綦。云。牽屬。蓋其字從絲。知摯正謂組也。

鞶厲。內則。男鞶革。玉藻注。凡佩鞶于革帶。按大帶博四寸。以束體。革帶博二寸。以繫鞶施佩。易說上爻。或錫之鞶帶。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鞶厲亦革帶也。方言。厲謂之帶。革帶之餘爲厲。大帶之餘爲紳。杜反以鞶厲爲紳帶。謬矣。白虎通。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隋書禮儀志。阮諶以爲有章印。則于革帶佩之。今博三寸半。加金鏤鞶、螳蜋鉤。以相拘帶。

不克。　紀年不克。晉人殺潘父。

三年【經】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元史歷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巳。食六分一十四抄。

五年【經】州公如曹。　鄭王制注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此。彼疏云。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按鄭以殷制。大國不過百里。周初猶因殷之地。至周公始大其封。公五百里。至男百里。故爲此說。其實虞、虢之君。始封當不止百里。或是陵夷后削。或爲戎狄并吞。故春秋時漸微弱耳。禮記射義注。諸侯有罪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則爵易崇地亦易削也。服云。州公在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光伯難之。以爲爵得稱公。土亦應廣。知不然者。爵自王命。受于當陽之朝。土因世守。削于弁髦之代。若能保其舊。何至國危而不復乎。

【傳】始動而鼓。　尋晉逢、許慎之義。並以始爲發石。後漢書袁紹傳。曹操乃發石車。章懷注。今之拋車也。晉書卞壼傳。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石。則知古訓相承。以始爲石明矣。唐書李密傳。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霹靂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編杜詩以始爲旃。蓋染私說。穿鑿不經。而未需遂廢雅故。

且問左右。　杜注。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爲非。則鄭之合職。射王爲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爲司馬昭縣解耳。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此大經也。今鄭之待天王。若夷狄。　陳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漢書孔融傳。荊州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　　天。乘輿。詔齊班下其事。融上疏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赦之。是以春兵交鋒。　　色茅。王師敗績。不齊晉人。前以露布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鼈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陵夷之漸。蓋于其小決讓之極。讓于所

傳。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爲諸侯發。列國弃兵。蠻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有此例。至于畿甸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寧有大于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傳極言鄭莊之姦狡。而杜切爲湔洗鄭惡。其于經傳。皆憒憒而臆決者矣。

齊盤而郊。龍見而雩。　律歷志。姬世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驚蟄。是古歷以驚蟄爲正月中氣。淮南天文訓。周書時訓。並以爲雨水正月中。是後人追改耳。三月之清明穀雨。今亦互易。唐大衍曆議曰。周歷立夏。日在觜觿二度。于軫漸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

六年【經】寔來。　釋詁。寔、是也。杜解寔爲實。非也。韓奕毛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疏云。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以此推經。上年州公如曹。今年方來。不可爲實。寔來者。言于是乎來也。傳作實者。猶之毛詩寔命不同。即方俗聲同之誤。張洽曰。魏禮。天子曰非他。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露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傳】嘉栗旨酒。　詩生民箋。栗、成就也。

親其九族。　杜預用歐陽尚書說。然助祭合食。惟同姓耳。當從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義。

以名生爲信。　按名生之字。所包甚廣。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偶然者。自虎通。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以尚書道殷家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以殷臣有巫咸、祖己。又云。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此所謂名生爲信也。

十一年【傳】莫敖患之。　淮陰侯傳。爲楚連敖。李奇云。楚官。張晏曰。司馬也。按楚策。斷脰決腹。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攷諸定四年傳。即左司馬沈尹戌。則莫敖爲司馬之官明矣。

十四年【經】御廩災。　大雅召旻箋。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疏云。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按御米。則得二升一合。以其爲米之最精。故以名廩。文選注。引月令章句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釋言。廩、廯也。邢疏引孫炎云。廯穀穀鮮潔也。舍人云。廯少鮮也。按廯即御廩也。此兼由義。以其經導擇。自然鮮少。治舂尤精。故得鮮潔。漢惠帝紀注。應劭曰。擇米使正白。爲白粲。

十五年【經】鄭伯突出奔蔡。　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愈按此與衛獻公出奔。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於鄰國。則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哉。左氏義深于君父。而杜預自蠹之。

十六年【傳】寧子載其旌以先。　春官司常。職殆旗物。省畫其象焉。宜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誠所以驅別衆官。樹之于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綱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徵誠所以相別也。疏

云若某官某姓某甲之名放此按孺子載旌即是彼注所稱徵識以表急子之名號故賊見其旌而誤子誤爲所殺

十七年【經】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據長曆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史曆志大衍曆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

十八年【傳】蔡人召蔡季于陳　杜預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蒙羣云蔡季非獻舞預誤合爲一人

【傳】齊人殺彭生　杜預云不書非卿陳傳良曰杜氏說非是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趙汸曰史既諱殺齊侯則殺彭生必不復書

並后匹嫡兩政耦國　韓非說疑周配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嫡子而尊小枝無尊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二

莊公元年【經】築王姬之館於外　杜預云公在諒闇盧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按鄭以諒闇爲因喪預以諒闇爲心喪子之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戴天之讐可釋三年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以吉禮翻美莊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傳】絕不爲親禮也　文姜罪大母子之義已絕俱子無出母之道故春秋媿其文曰孫于齊釋言遜遜也謂逃去見姜之自絕去氏焉以貶之於是焉莊公可以已矣曰此禮也率義之謂禮夫成乎其爲母子者未有不稱氏也故凱風曰母氏汪口曰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惡之心焉至于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册凡以絕之也（嘉祿云貢禹曰絕之義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正與此同）爲外禮也　傳憲言於外禮也莊公之爲之非禮也杜預言齊已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此猶獫殺父以狗猶母之智也

三年【傳】疾之也　按傳疾之之義雖不明言然玩六年經云王人救衛又云齊人來歸衛寶則莊公稱仇

而與之比肩從事同惡相濟桓公身爲簒弒而成宋亂莊公身自忘義而助衛惡由其躬行不謹致茲披猖傳發明經意疾之者疾莊公也然左氏身是魯史直指君惡懼以危身故仿佛其辭與魯帥師語同藉以含蓄耳蓋前此繁王姬之館爲齊主昏猶曰王命也溺會齊師伐衛孰使之乎注家徒牽於前後之例而昧是非之心謬四年魯帥師曰疾之者疾魯有無君之心擅盜兵柄爲簒弒之萌非獨於帥師時貶也終隱之世魯不稱公子也溺于莊公初無統戾又會齊師伐衛書法與魯不同然則疾之之義通計五年六年伐衛言之其疾莊公顯矣

四年【經】公及齊人狩于禚　杜云越境與齊微者狩失禮按莊公雖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弃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儼然與鄰國之君狩然則人者齊侯也莊公安之而書者爲愧之因而微之

【傳】授師子焉　傳言楚始用兵車也考工記兵車戈戟矛四等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卒於檇木之下　管子地員篇縣泉其地不乾其木乃檇漢書西域傳注檇木心似松明一統志檇池在德安府應城縣治南楚武王卒于檇木即此一統志檇山在安陸府鍾祥縣東一里

六年【經】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穀梁經傳皆作衛寶左傳同惟經言俘疏云說文俘從人系省聲古文俘不省寶或作俘字與俘相似故誤惠云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保與寶同周書酒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宋按說文宋藏也本會之正字（胡安國曰按尚書酒誥遂役于殷俘疏玉明俘者正文寶者假借）

【傳】必度於本末　按度其本者其人於義當立者也度其末者其人立後能安固國家者也

八年【傳】我奚御哉　言不女御也詩傳御鑒也淮南時則訓注御止也

十年【傳】彼竭我盈　孫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孫子之言蓋本於此

十一年【傳】臧孫達曰　惠云上載文仲之言終錄哀伯之語按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文仲爲哀伯之孫世次不相及且史官所載一時之言無祖審名孫稱證者達當作辰傳寫誤也（韓詒）按達字不誤上文仲誤耳始言宋之當興尚不審其辭命之人後知御說言宜爲者則其時御說已立矣文仲於此時尚幼小若追論其事不應不審御說之辭又可知哀伯之言亦非一時傳括言之耳伯氏瓶殆發於哀伯之先故無證文仲以孫繼祖也韓詩外傳以爲孔子語

牢搏之　注云不審猶萬時未爲卿按審其時不爲卿則被獮贖歸反以卿追賞其功乎以卿賞之而又斬之無是理也蓋史以敗其師爲重故略萬不書

十二年【經】及其大夫仇牧　仇牧殉君之難周靈人所必褒也杜預獨以爲無善可褒此彼時之議高貴鄉公死而王經族誅者也具此污見欲注聖經難矣

【傳】肅叔大心　顧炎武曰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戴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

有功。封於蕭。以爲附庸。今徐州府蕭縣是也。

十四年【傳】其氣燄以取之　惠氏辨燄本爲炎。按後漢書任光傳。光炎燭天地。可證古只作炎。故繩息嬀以語楚子　廣正釋詁。繩。蠅也。小爾正作繩。蓋借繩爲蠅耳。

蠅弗能死　列女貞順傳。息君夫人自殺。

十七年【經】多麋　京房易傳。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麋陰類。故多麋。記其異。張華博物志。東陽縣多麋。百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田。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

【傳】鄭不朝也　鄭玉曰。同盟于幽。在去年之十二月。繼踰月爾。安得便責其不朝。蓋是以事來聘。應對失詞。或禮慢而見執耳。按鄭既行或。身不自朝。而使一介來往。故傳以不朝言之。

十八年【經】三月日有食之　長歷三月。係癸未朔。按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洪五爲三。

【傳】王饗醴。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授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乘皮。公受幣。聘于夫人用琥。享用琮。授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覿。授者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宰夫實鱻以醴薦脯醢。公用束帛。庭實乘馬。其行禮之次第。獻酬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序亦同。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三享。即聘禮之加璧享。覲禮所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也。再祼。即聘禮之禮賓也。前乎此者。致館致飧。後乎此者。致饔餼。致饗食。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醴設盛禮以飲賓也。醴賓之時。不名爲饗。以其但有脯醢。無牲牢也。杜預云。王觀享后。始則行饗禮。此目不見周禮禮經者也。

命之宥　宥與侑同。此當饗食之節也。鹿鳴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享客職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包咸病禦記。四饗之事。）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此明饗食皆有幣。聘禮注云。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鄭以兩經但云致幣。不審多少之數。故據禮賓之時。惟束帛乘馬。勸飲食之幣。不然不能多于彼矣。若親饗食。則君自致之。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此酬侑之幣。親送于饗食賓之時也。皆賜玉五瑴。馬三匹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四亞之。重賜無數。注。四謂乘馬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按加賜之物。則寶玉彝器之屬。此禮賓所用。非送爵相酬之玉幣也。禮器云。琥璜爵。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云。琥璜非爵名。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送爵也。諸侯于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相酬也。今按上云命宥。此即宥之饗也。亦當有幣。小行人職。琥以繅璜以黼。言玉則幣可知。禮用乘馬。此惟三匹。亦非典也。

不言其來諱之也　注。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按戎狄爲中國之患。故諱言其來。惡其捍禦有素。故書追之。魯之龜場猶能自保。若來而不知。侵而無備。則國非其國。杜預此解。同見戲矣。此戎即伐凡伯之戎也。水經注。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

十八年【傳】鬻拳舉蠻請夕室　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東方之聲。西方之聲揚。呂覽明理篇。常主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惑。是正坐于夕室也。注云。夕室以喻惑人也。玩呂覽文。則死者之所爲夕室。

楚人以爲大閽　大閽。若漢之光祿勳也。百官公卿表。如淳引胡廣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故漢制。公卿將軍大夫以下。有罪被勳者。輒移光祿勳。禁止不得入殿門。古文苑。揚雄光祿勳箴。經兆宮室。實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艮卦。九三厲閽心。虞翻曰。艮爲閽。閽守門人。古閽作熏字。如虞義。則光祿勳之言閽審矣。杜預云。若城門校尉非也。

二十年【傳】取其寶器而還　紀年。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蚖射人。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韓非五蠹篇。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

二十一年【傳】王以后之聚鑑予之　杜云。聚幣而以鑑爲飾。今西方光胡猶然。按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貝帶。蓋胡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鑑爲飾也。聚鑑自是二物。鄭解內則云。聚小囊盛帨巾者。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曹瞞傳。操佩易。自佩小囊。盛手巾細物。東觀漢記。詔賜鄧遵虎賁聚囊。一鄭之詁經篤矣。孔穎達小子。曰不知言。輒肆譏訶可恨。

二十二年【經】肆大眚　賈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按莊公尚不讐齊。何有讐其母。普天曠游。蒯夫人得同其例否。此晉武帝以調孫秀。非真有其事。賈乃創之于前。徒見經文下。即有葬文姜之事。強傅合之耳。

【傳】請以死告　呂覽貴能注。告。白也。漢書高紀注。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

未卜其夜　服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按飲酒有饗有燕。彤弓詩云。一朝饗之。所謂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也。燕禮。閽人爲燭。滿露詩。厭厭夜飲。則燕固以火繼之。臣飲君。有饗而無燕。晏子雜篇。晏子飲於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上章云。晏子飲於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民。此又前期卜日之證也。

遇觀之否　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爲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惠云。筮法有三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觀之否。即觀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處。當時豈皆一爻變者乎。二篇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者。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通易理。概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非也。

二十三年【經】公如齊觀社　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當云燕社。齊社即臺下也。）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又曰。王里國中里徵。二子者。歷三年而獄不斷。乃置齊之神社。詳彼文。則齊之社同著聞矣。

【傳】諸侯有王。　請如終王之王。服云。有王朝于王。小行人職。諸侯入王。鄭司農云。入王。朝于王也。

二十四年【經】公如齊逆女。　啖助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書者皆譏也。劉敞曰。譏以卿之子共宗廟也。杜預云。禮也。非大夫宗婦。覿用幣。　杜預云。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按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又得象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與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謂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覿。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夫人。非謂大夫與宗婦。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者。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預鹵莽疏陋。欲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此等荒謬。無處直孔氏手筆矣。劉女傳變章六。亦載此事。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較傳語尤明。則注疏之謬。灼然矣。

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元史曆志。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

鼓用牲于社。　地官牧人職。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闕事。候廢。毀除殃咎之屬。即此所用牲不以牲也。

【傳】非常也。　顯棟高云。正義謂以前不應設圍而設圍。誤使七月爲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卽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紹發例。自非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載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年七閏之數。何云設圍失所乎。按顯說是也。古曆本疏。杜預與大衍所推。未必悉合。經紀其鼓用牲。正以儆懼天變。發明經意。見常食不再鼓用牲。而此書之。義若以爲本非六月不當鼓用牲。則應言司歷之過。僅如杜預解。傳文爲不辭矣。非日月之食不鼓。　傳以此章亦上非常。恐學者誤會。故著此句。見亦之義。與上條自別。上云非常。見用牲伐鼓之故。此亦非常。見不必用牲伐鼓。

二十六年【傳】晉士蔿爲大司空。　王制大國三卿。正義。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春秋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按晉未于後。並著六卿之號。當獻公時。雖不審卽備六卿與否。要士蔿新有功。由大夫升爲卿。循其名則下卿也。加大字者。以晉別有司空。主功役之事。秩是大夫。故以大別之。

二十八年【經】衛人殺結。　杜預云。不地者。史失之。按不地者。齊彗罪致討也。已詳其國都。城門之外。卽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

【傳】烝于齊姜。　元和志。晉齊姜墓。在絳州正平縣南九里。太子申生之母。

小戎子。　蓋後爲陸渾之戎。杜預云。允姓之戎。子女也。按陸渾曰。據傳云。允姓之奔。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爲一戎而子其姓也。

使俱曰。　按此二五子言下。假設衆人夸美之詞。以發勵獻公。說士之常調如此。杜預謂獻公未決。驪姬

復使二五說之。則此三字于文爲不辭。且上文語氣亦不了。

而振萬焉。　詩簡兮箋。萬舞干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殷周各有萬舞。以象湯武之武功。商頌云。萬舞有奕。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下文夫人云。先君以是舞習戎備。則楚亦自制萬舞。振者。樂記注云。振鐸以爲節也。

二十九年【傳】有蝗爲災也。　羅願爾正記。劉敞言食穀爲災者。未嘗蝗者。負盤臭蟲也。今負盤好以清且集于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掇拾盡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燒稻使不蝗。春秋書之。皆由此爾。

三十年【經】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唐志大衍命朔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曆縮遲速爲定朔。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元歷志。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卯時在酉。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三十二年【經】公子慶父如齊。　杜預云。慶父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劉敞曰。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眞告立君也。又何假焉。

【傳】從之關。　說文。關。閉門也。詩傳。關。閉也。言閉門拒公。

制僭盟公。　淮南齊俗訓。越人喫臂。高誘注。刻臂出血。列子釋文。引許慎注。契。剋臂出血。

講於梁氏。　大宗伯職。凡祀大神。治其大禮。注。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又小宗伯職。肆儀爲位。注。肆。習也。若今時肆司徒府也。漢書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蓋長樂奉詔。率百官肆丞相府也。

閔公。

元年【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詩出車箋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者書之于簡。簡單札也。國有急難。不暇迮簡爲策。單執簡往告。猶今之羽檄矣。魏志王凌傳注。凌遙謂太傅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敢不至耶。太傅曰。以卿非首逐折簡者故也。是知倉卒使易。以簡施之。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言天祚太子。終有晉國。勸其且逃以待命。

辛廖占之。　杜云。辛廖晉大夫。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于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服氏說。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也。魏世家。畢公高之後。

安而能殺。　此言震之變坤也。庾氏逸象。坤爲安爲殺。杜預言震殺非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惠云。坤爲民。畢公高之子孫。始仕於晉。爲民之象。復其始者。比互坤。坤變成震。比爲復震爲侯。復其始之爲侯也。

二年【傳】乃縊。　杜預云。季子推親親之恩。故略其罪不書殺。按杜預于公、殺、二家。一例刊落。獨此張公羊之謬說。漢武帝責劉旦蘧曰。丞相無周公之風。周公不誅管蔡乎。又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

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檀弓曰。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然則慶父之罪。宜宗。豈得推恩。使從容胥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內大惡諱也。有慶父爲元凶。國之恥也。季氏亡則魯不昌。言與魯爲終始。然其事世家不載。春秋書爲季氏私邑。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鄫。曾子辭於鄫君曰。請出寇能而後復來。則費君立國。即在哀公孫越後矣。孟子有費惠公。趙岐云。小國之君。呂覽慎勢篇。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楚世家驕費、鄒、邳者。羅豐也。此四國。頃襄王時尚存。蓋亦與魯同滅于楚。

衣之偏衣。　春官司服職。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按此所謂均服也。衣與裳同色。謂彼洛矣箋。諸侯世子。服韎韐之韠。爵弁服材衣纁裳。則亦皆赤色。太子申生之服。當仿此。若非出兵。亦不用純色。故朝服緇衣素裳。玄端服之裳。天子諸侯以朱。上士以玄。中士以黃。下士前玄後黃。不嫌雜色。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彼非兵事。入廟不得純如兵服也。今太子出兵。乃用偏衣。上下異色。明非制也。

則佩之度。　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尨涼。　廣正釋詁。涼、薄也。

玦離。　荀子大略篇。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白虎通諫諍篇。臣待放于郊。君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

尨奇無常。　奇讀如奇耦之奇。續漢輿服志。祀宗廟諸祠。皆服袍玄。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韎。示其赤心奉神也。戎事亦貴一心致愼于齊。故純赤。今以偏衣。則示無常也。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雜記注。帛引作白。按諸侯玄端服。用十五升布。爵弁用三十升布。皮弁玄端。皆以布爲衣。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今此衣制。蓋亦不殊。稍麤沽以示儉。蓋答布之類。冠本布。今以帛。猶諸麻冕而易以紂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二

僖公

元年【經】書師、宋師、曹師、城邢。　並列三國。各著其勞也。春秋錄纖芥之善。諸侯能帥師以救鄰國之患。以師爲重。故不書爵。

【傳】爲已甚矣。　按夫家屬不能討。又哀姜爲僖公君母。無自討之理。然則討之誅之是也。桓公所以伯也。

二年【傳】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服、杜、解、皆非也。言虞國往日。因虞不道。興師伐之。冀之劍。君當使之。以見鄰國得相征伐。況己伐虢亦有故。

三年【傳】不曰旱。不爲災也。　得救災之道。後漢書黃瓊傳注。引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譴。禱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傾人之妻。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事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請以身塞無狀也。

四年【經】及江人、黃人、伐陳。　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內師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不行也。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服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高誘呂覽季春紀注。牝牛父牛也。騰馬父

馬也。皆將華游。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管子修靡篇。借堯之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張世南游宦紀聞。牛走顯風。馬走逸風。亦是一理。

五侯九伯　詩旄邱疏。漢張逸受春秋長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檢太公卒後。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服虔知此解。故賦頌敘之。）是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也。鄭說如此。按周禮八命作牧。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按孔穎達本不知鄭學。此傳疏雖引鄭說。乃有心排抑。文理不分明。故復錄之。彼貧常嗜瑣者。尋杜預注。甚易闕記。宜其以鄭爲煩碎。不近俗情也。

以夾輔周室　儀禮既夕注。在左右曰夾。臨天子傳。左右夾佩。注。夾佩、左右兩佩。詩疏。夾輔者。左右之辭。蓋於盟府。周書大戮解。乃名昆吾。冶鼎銘之金版。藏府而剡之。周官司約職。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注云。今俗語有鐵券丹書。此舊典之遺言。又司勳職。大功司勳。藏于天府。又劉於此者。以其主賞。按天府職。未見其事。

神必據我　詩傳。據、依也。

繡與服志。宗廟諸祀。皆服袞。玄。獨斷曰。袞紺繒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袞。玄。注。古文袞爲袞。（按鄭注。無古文袞爲袞。大字有誤。）袞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此均服者。亦謂衣裳皆絳。均服振振。

天策焞焞　晉書天文志。主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前一星曰策星。主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星。經策星西入壁半度。去北辰四十二度。又云。傅說一星在尾後。傅說主章祝巫官也。傳所云天策者。蓋策星也。傳云。日在尾。月在策。日東月西。明策星在西方。杜預云。天策傅說星。疏謂天官書之文。考天官書。無此文也。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焞焞。卽傳說星也。乃是襲杜預之謬說。不足爲據。

七年【傳】知臣莫若君　管子大匡。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洩氏、孔氏、子人氏　洩氏。隱五年之洩駕。僖二十年之洩堵寇。是也。孔氏。二孔叔。子人氏。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名語者也。

八年【經】用致夫人　鄭玉曰。夫人無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穀梁以爲立妾之辭。而劉向以爲成風。又有以爲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爲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爲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以妾爲妻。若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爲父立妾之禮。成風既非始嫁。又非嗣主。安可致于廟。若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緣至此方祔。惟以爲哀姜。則庶幾近之。（欽韓按左氏固信而有徵。然以此爲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犯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人廟。其殺之者。齊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食先君。齊桓之心必不慊。僖公亦斷不爲。若使僖公忘國危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同已並行。必不待八年之久。方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孫復春秋發例曰。僖公妾母。嫌非廟見。不得與祭也。）尊成風。謂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舅殺姑老。當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既有嗣君。則宗廟之祭。

遂登觀臺以望　尚書大傳。王升舟入水波。籀。惡觀臺。惡注。惡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遠臺。知天時占候也。大雅靈臺疏。引服注。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鄭說。靈臺與辟雍同處。則魯之觀臺。亦在泮宮。玉藻。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公既視朔。遂登觀臺。眞準云。遂者。遂事之名。不必與太廟同處也。

君父之命不校　大戴禮用兵篇。子曰。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包氏論語注。校、報也。

輔車相依　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傳非十過篇。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虞。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淮南人閒訓云。如車之有輪。杜解迂闊。

脣亡齒寒　莊子胠篋篇。脣竭則齒寒。韓非存韓篇。脣亡則齒寒。亦爲趙策張孟談說韓、魏語。

藏於盟府　周書大戮解。乃名昆吾。冶鼎銘之金版。藏府而剡之。周官司約職。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注云。今俗語有鐵券丹書。此舊典之遺言。又司勳職。大功司勳。藏于天府。又劉於此者。以其主賞。按天府職。未見其事。

神必據我　詩傳。據、依也。

繡與服志。宗廟諸祀。皆服袞。玄。獨斷曰。袞紺繒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袞。玄。注。古文袞爲袞。（按鄭注。無古文袞爲袞。大字有誤。）袞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此均服者。亦謂衣裳皆絳。均服振振。

天策焞焞　晉書天文志。主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前一星曰策星。主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星。經策星西入壁半度。去北辰四十二度。又云。傅說一星在尾後。傅說主章祝巫官也。傳所云天策者。蓋策星也。傳云。日在尾。月在策。日東月西。明策星在西方。杜預云。天策傅說星。疏謂天官書之文。考天官書。無此文也。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焞焞。卽傳說星也。乃是襲杜預之謬說。不足爲據。

七年【傳】知臣莫若君　管子大匡。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洩氏、孔氏、子人氏　洩氏。隱五年之洩駕。僖二十年之洩堵寇。是也。孔氏。二孔叔。子人氏。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名語者也。

八年【經】用致夫人　鄭玉曰。夫人無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穀梁以爲立妾之辭。而劉向以爲成風。又有以爲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爲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爲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以妾爲妻。若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爲父立妾之禮。成風既非始嫁。又非嗣主。安可致于廟。若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緣至此方祔。惟以爲哀姜。則庶幾近之。（欽韓按左氏固信而有徵。然以此爲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犯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人廟。其殺之者。齊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食先君。齊桓之心必不慊。僖公亦斷不爲。若使僖公忘國危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同已並行。必不待八年之久。方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孫復春秋發例曰。僖公妾母。嫌非廟見。不得與祭也。）尊成風。謂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舅殺姑老。當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既有嗣君。則宗廟之祭。

君與其嫡爲之，而母不與，或風胡爲而致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者，其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喪推母爲主婦，則祭祀固推母爲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何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賈公彥曰：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邀七十之年，篤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無疑也。若公羊云，僖公本娶楚女爲夫人，乃無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齊，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德舊族，其秩次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婚姻，華夷之辨見于鶉頭，必不共奉宗廟。又齊與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卽嫁女於魯，齊肯以姑姊妹爲媵哉。此極易曉，俗情好異，不自見其陋耳。權臺之言，又無足辨也。（漢武帝崩後，衛皇后以巫蠱，不得配食；霍光薨，上權遂，以李夫人配食，與太子好發巢，其說已行，漢人制度，每稱經術故事，亦其一端也。）

【傳】則弗致也。　傳意言，哀姜四事俱無，一朝入廟爲非禮，杜預言，哀姜惟不薨于魯，故不得致，顯與傳違。僖公諱葬，但愍其暴棺，自然不反殯，豈得援嗣子卽位柩前之例，復正棺于兩楹之間，與君薨於外者比乎。若先已祔姑，又奚爲而致之。身濟被殺，魯國蒙恥，不赴同盟，又可知矣。杜何所沿據乎。

九年【傳】小白余。　釋詁：余，身也。郭璞云：今人亦自呼爲身。按魏志后妃傳，毛皇后父嘉封侯，臨輒自謂侯身。南史孔覬之傳云：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庾悅傳，劉毅相問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衰見惠。是彼時並稱我爲身也。

以是觀諸孤。　呂忱字林，觀，小兒笑也。廣雅釋詁：觀，小也。

公家之利。　高誘曰：公家，公之朝也。

貞也。　韓非難三：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爲貞。

里克殺奚齊于次。　士喪禮注：次謂斬衰倚廬。又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明廬在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戶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取鄉陰，至既葬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按殯在路寢西階也。

荀息有焉。　杜預謂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按司馬文正傳家集，荀息論云：立婦以長正也，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元凱失左氏之意矣。

隱朋。　潛夫論志氏族，隱氏姜姓。

十年【經】狄滅溫。　杜預云：滅而居其土地。按襄王以賜晉文公，狄固未嘗居之也。

【傳】殺里克以說。　杜預云：自解說不篡。按以說謂示討惡之義，夷吾久在外，其入也，乘國之亂，假援鄰好，何嫌於篡，而欲自解說。

夷吾無禮。　韋昭曰：惠公烝于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奚逆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爲申生妃非也。按唐固之說，於無禮更切近。

若重問以召之。　聘禮：賓朝服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禮問本如此。

及七輿大夫。　服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按韓非外儲左下，晉貢皇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乘，中大夫二乘，一乘下大夫專乘，是輿者，大夫家卒乘之名，大司馬屬有輿司馬，上士八人，服以爲輿帥是也。

十一年【傳】賜晉侯命。　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云：端委，上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祝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按未賜爵，卽謂未賜命者。小正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紱，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王者，白虎通：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嫌，不敢自專也。蓋成周之隆，天子統御，諸侯畏威，外諸侯雖得出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爲重輕也。又知賜命，以車服爲正事，其受玉者，乃將命之飾耳。杜預謂所賜命圭外來受玉，惜。　玉人職：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疏引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爲證，則此受玉者，受琬圭也。知非命圭者，以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然則諸侯自始封以來，受諸天子，世世守之，惟朝覲執以見王，尚書大傳：者侯執所受圭，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故諸侯朝覲畢，王還其玉，是常禮也，其尊當聘問，亦別有玉，典瑞職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諸侯自相聘問，既然還玉，則當侯于天子之玉，亦還于事畢可知。

而惰於受瑞。　聘禮：賓裘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楹西致命，公當楣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方受，於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管語說惠公受瑞事云：管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惰而不其甚矣。瑞是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故珍圭至琬圭，鄭通解爲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等，近見尚書五瑞之文，見此傳有受瑞之語，遂誤切爲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韋云：命，瑞命也，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下賜管文公命，則復解云：命，命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辭緣外傳敘惠公，但言受玉，敘文公，但云受冕服，其實致玉時，卽致冕服，致冕服，亦送玉，但所指各異，舉一見二，自可意會，而韋氏滯於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十二年【經】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人食限，蓋五誤爲三。

【補】古氏之世祀也宜哉。　注云：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惠云：史記管仲列傳曰：子孫世祿于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啓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涉，能涉產微，凡十代也。

十四年【傳】公怒止之。　傳言止則但留而不遣，明非絕昏也。此年曰止之，明年曰歸于鄫，兩事可發明。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高誘淮南注：皮盡則毛無所傅也。新序雜事二：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

十五年【傳】不害朔與月。　長曆五月壬子朔。陶志：劉孝孫推合癸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八食限，差一閏。今曆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嬖寶君焉。　杜預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於賈無子，明始適夫人也。預何從知爲次妃？蓋誤仞龍驪姬爲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

盍納華公子。　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雖被逐，晉語云：驪姬又譖二公子，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無涉。

涉河侯車敗。　劉炫以爲侯車秦伯之車，廟炎武云：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詞。當依劉說。按此亦占詞也。秦伯筮之，既旅占以爲吉，而復有涉河侯車敗之語，故疑其不吉，而諱之也。秦伐晉，則秦當渡河，下文三敗及韓，韓是晉地，故晉侯曰：寇深若謂秦方涉河，晉侯之車已敗，則前後事俱不相屬。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鄒寶曰：千乘侯國之車數，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惠云：此與成十六年其卦遇復，皆占七八爲夏商之易，狐者以惑爲事，喪吾無禮，有雄狐之行，故云必其君也。齊詩有雄狐，謂襄公。

氣狡憤。　淮南俶眞注：狡，少也。廣疋釋詁：狡，健也。古俊好之字，書俱混爲狡。月令養壯俊，詩狡童，傳昭公有壯狡之志，正義孫毓云：此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樂記注引此傳作血氣狡憤，此狡宜作交，釋文狡本又作交，疏云：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疏亦作交字解，傳刻誤也。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大司馬職：中夏教茇舍。注：茇舍，草止也。詩傳：茇，草舍也。正義：草中止舍，故云茇舍。字當从草，尉繚子武議篇：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陳，欲撤蓋之以蔽塵露，此茇舍之事也。說苑尊賢篇：削迹拔樹以從，亦謂舍於樹下也。

使以免服衰絰逆。　問喪篇：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注：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注：至小斂變服，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此穆姬之服，當如喪服，女子子適人爲昆弟之爲父後者齊衰期，惠公師喪身虜，雖未即死，而同於死，凡喪禮，更事須致哀，則問，故雜記從柩及葬並免，此聞晉侯將至，當袒而哭，故以免也。玉藻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也。宋程泰之謂免如免冠之免，反以鄭義爲非，不知於此傳作何解也。妄矣。

曰：上天降災，至裁之。　疏云：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本無此，後人妄增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七字，然列女傳敍穆姬，並從傳文，有此語，孔陸之本，偶爾被奪耳。

晉於是乎作州兵。　案周書兵經本鄉師所掌，州其蜀器而已，今更命作之也。惠云：州兵，猶愚之作后甲也。

遇歸妹之睽。　此占亦只就歸妹上爻變成睽象，與觀之否同，服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用兵刺羊之象，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匡，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匡無實也。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受水，故坎責之澤，澤憤水則竭，故責言不可憤。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離爲火，爲日，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旂離之象，故火焚其旂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按服之言象，略與虞翻同，眞能變而通之者，橫爲空疏寡學之徒排退，故復錄之。六爲宗廟，指歸妹上六，故云木遇金而敗於宗丘。

此一役也。　服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當從服解。杜預云：還惠公，復可當一事之功，曲戾晉解。呂甥對秦伯，必不出此。

僖七年爲　周禮掌客職：侯伯饔飧七牢。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　白孔六帖引三蒼云：鷁鳥高飛似雁，目相聲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徐鍇繫傳一曰：鷁一身九頭。

【傳】今茲魯多大喪。　惠云：呂覽任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此與襄二十八年，今茲宋鄭其饑乎，茲皆當訓爲年。

十七年【傳】以爲太子。　韓非難三：人有設桓公懸者，桓公不能射，管仲射曰：三難，君老而晚設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蓋即此事。

雍巫。　杜預云：即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爲易牙，爲雍巫字。案隱曰：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鈔按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又呂覽知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如二書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有寵于衛共姬信矣。傳于寺人貂上，脫易牙耳。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長曆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五日，按禮殯於日出時，言夜殯明其非常，晏子諫上，桓公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十八年【經】邢人、狄人伐衛。　杜云：史闕傳無義例。趙鵬飛曰：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邾人，蓋不可曰吳邾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侵衛，則復書狄而已。按穀梁：善狄救齊，又能伐衛，進而稱人，此最不通。春秋之書，顧以褒狄爲務哉。胡安國復竊其說，無是非之心者也。

【傳】無以歸兵。　說苑指武篇：楚劍利，倡優拙。

二十一年【經】執宋公以伐宋。　杜預云：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按宋襄雖寡德，中夏之上公也。

楚雖強大。荊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若。俾強梁之志遏。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宋。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所可從也。杜預於大義全然憒憒。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經曰使則有使之者矣。使之者非楚子乎。吳汝綸曰。稱使則知爲楚子矣。 旣是來獻。豈有不稱君命。而私交乎。杜預謂不稱君命行禮。故曰楚人。此鼠穴而昧康莊也。經不言楚子者。亦惡楚也。蠻夷得志。於今上國。由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

【傳】修城郭。 服云。國家因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爲守備。按民艱于食。故修土功。給其稍食。亦救荒之策。若宋史趙抃於越洲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是也。

二十二年【傳】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野祭亦非禮。蜀志。諸葛亮初亡。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表曰。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周禮大祝職九祭。二曰衍祭。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又男巫望祀望衍。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封禪書注。李奇曰。山阪曰衍。索隱引李奇曰。三輔謂山阪間爲衍也。是野祭卽古之衍祭。漢書武帝紀。止禁巫祠道中。

大司馬固諫。 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諫。按子魚爲左師。不爲大司馬。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是此大司馬固矣。顧失之。

司馬曰。 卽大司馬固省文耳。杜預謂子魚。又非也。

門官殲焉。 門官。卽門子也。卿大夫之子弟衛公。若唐之三衛矣。哀九年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鼓儳可也。 廣雅釋詁。儳。疾也。周語。戎狄冒沒輕儳。注。儳。進退上下無列也。

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 傳選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狄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韓狄 按春秋委質之字。並同從者。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贄。卑者奠贄。再拜不親授。若始見於君。執贄至下。容彌蹙。所謂委贄者。委贄於庭。不敢送於君前也。聘禮。賓覿。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上奠幣。皆是奠諸地。杜以質爲形體。委爲屈膝。於典制乖無所知。鄙倍甚矣。

杞夷也。 杞自同夷。不勤職貢。故天子黜以夷狄之爵。劉敞曰。天子貶之也。杜預謂仲尼貶之。此何異何休之進滕侯、薛侯。以其朝魯乎。

不然則否。 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以審其名。故不赴名不書也。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因已悉之。者其名無不審之患。致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無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而不同名告。幽違傳例。貽誤後學。

公子安之。 晉世家。重耳留齊凡五歲。

浴薄而觀之。 姚寬西溪叢語云。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其裸浴絕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意不作薄近之義。月令具曲植籧筐。注。曲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自關而西謂之薄。漢書

賈誼傳。帷薄不修。皆此薄字。淮南道應訓。高誘注。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而觀之。此則竟離薄以微類。與閒然近觀者。較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釋文亦謂國語云薄、簾也。杜與韋昭同解爲迫近。非也。

其波及晉國者。 韋昭國語注。波。流也。按波與陂同。陂、益也。

辟君三舍。 呂覽不廣篇注。軍行三十里爲一舍。穆天子傳五舍至于重璧之臺。注。三十里爲舍也

奉匜沃盥。 韋昭國語注。婚禮。婦入於室。媵御奉匜盥。按晉禮無此文。蓋漢禮也。少牢禮。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於槃上。士虞禮注。槃以盛棄水。爲淺汙人也。然後知沃盥之次。匜水錯於槃中。執匜者以匜口沃盥者之手。寫水受以槃。沃畢乃授以巾。

既而揮之。 郭璞爾雅注。揮。振去水。特牲禮注。尸盥不就洗。又不揮。疏云。有巾。故不揮也。此公子揮者。蓋未授巾也。攷鄉飲酒禮云。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云。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然則公子洗爵。亦自有御者。沃洗本非懷嬴事。不得嫌其不授巾。自揮手使乾也。

公降一級而辭焉。 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賓將降。終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云辭公子稽首。發言無不謬也。

二十四年【經】天王出居于鄭。 公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謂其蔽于匹夫之孝。自絕于周。然傳歷著當辰之諫。見其喜怒無常。動作失度。女禍作于內。寇戎興于外。職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非常。自治殃咎。非謂蔽于匹夫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乃其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殺帶乎。

【傳】女中宿至。 釋文云。或無至字。按韓非書無至字。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

晉侯之豎頭須。 韓詩外傳十。里鳧須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

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按以盾爲嫡子固然。以叔隗爲內子。則姬氏之意。特欲相推。而未必遂其事耳。宣二年。趙盾稱趙姬爲作姬氏。則因以趙姬爲嫡母矣。

公子士洩堵俞彌。 殿本考證云。俗本誤作公子士洩非。

狄伐貪惏。 楚辭王逸注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惏。一切經音義。楚又作啉、惏二形。按賈子新書傅職篇。飢而惏。方言。晉、魏、河內之北。謂惏曰殘。楚謂之貪。惏卽惏。

王御士將禦之。 周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士蓋卽虎士。若如杜預云。十二人之御士。禦狄何益。又周禮本無御士之官。杜所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爾。

好聚鷸冠。 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鷸。續漢輿服志。有建華冠。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子臧鷸冠是

24 B

也。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鮮。說文。鮮其鮮而載之木。注云。知天文者冠鮮。按木爲也。非此。淮南道應訓。去其鮮而載之木。注云。知天文者冠鮮。按木爲遠之脫字。鮮又鵠之誤也。史記趙武靈王欲胡服。曰。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亦遠之借。鵠遠同聲。故省文耳。陸佃埤雅。鵠一名鴺。似燕。知天將雨之鳥也。或謂之鷃。翠子臧之病。在好聚。不爲非法之服。

有喪拜焉。　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諸侯拜賓之法。知宋爲二王後。得以賓禮待之。嗣天子亦拜之也。

省視官具于氾。　周官掌客職。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牿。令百官百牲皆具。史記魯仲連傳。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

請隧。　喪大記。凡封用綍。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惟天子葬有隧。檀弓云。公室視豐碑。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斷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棺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兩鹿盧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綍。縣窆也。按周官遂人職。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師職。及窆抱磨。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按磨即鹿盧也。玩周禮。亦是縣窆無隧道。故賈疏于遂人鄭師下。並云陳役者。天子亦六綍四碑。背碑挽引而下。蓋秦漢始有羨道。賈達準時事言之。鄭注喪大記。偶用賈說耳。章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有六鄉六隧。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然魯人三郊三遂。非無遂也。蓋不得六隧耳。

昔趙衰以璧殯從徑。　韓非外儲說。趙衰作葬鄭。挈璧殯而從。劉炫于此傳。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屬下讀。

二十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　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於蠻夷。而楚乃儼然同伯矣。春秋著之。爲履霜堅冰之戒。孫復曰。書者。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

【傳】室如縣罄。　服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椽無瓦。按國語作磬。韋昭解與服、孔同。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磬于甸人。鄭云。縣縊殺之曰磬。以其縣而死曰磬。與此縣罄義正合。

以其不臣也。　注言其不臣事周室。按楚已僭號。豈復有尊周之心。此云不臣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又何祀焉。　此夔之對楚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王制疏。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左傳宋祖帝乙是也。鮮按二王後。不祖始封之君。以封國之義。原爲主先代之祀。若以始封之君爲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仍絕。故不爲始封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別封者。則同別子爲祖之義無疑也。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以夔之熊摯論之。雖居嫡長。而不傳重。則義同支庶。身不得以熊翔爲禰。其子亦不得以熊翔爲祖也。喪服傳又云。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以夔論之。熊摯本公子。又是始封。則夔之後世。固世世以熊摯爲祖矣。于禮既不得旁祖楚之祖。又不當捨夔自立之祖。則夔之不祀祝融熊繹。又何責焉。劉敞曰。楚祖祝融。夔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于義矣。是前人亦有見及此者。然夔之對楚。反作遁辭。不能正誼引古以折之。蓋禮教磨絕。辭于荒慢。雖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

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　齊世家。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杜預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按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貶者。四國之君。雖然從夷圍中國。其貶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　亦惡楚而不欲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待考而後見。春秋之微婉。蓋可見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四

僖公二十五年

【經】楚人圍陳。　杜預云。子、玉稱人從告。按此亦賤楚而略其辭耳。至桓文之伯業。楚曰駸駸。志陵上國。聖人亦不能不隨時事而詳其名位。春秋之法。大易消長之機也。

公會衛子莒慶。　孫覺曰。衛侯稱子。衛文公卒末踰年也。惠云。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於此而窮。故作遁詞。被預以傳言。修衛文公之好。故借云遠父之志。夫遠父之志。美事也。何以反稱子。則云降名書子以善之。以降名爲善。則杞、滕之降爵爲子。寧是有善可稱。其支吾閃屍。不過欲護其短喪之說耳。按白虎通云。父殁稱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將。卽位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以上公羊家義。又曲禮疏。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將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均無既葬除喪之事也。

【傳】王享醴。　釋文。石經。並作此享。享醴爲初見時事。非食饗也。大行人司儀。及聘禮。本分明。後人因杜注混解。俗本遂改享爲饗。

【傳】賈三人耳。　說文、朕、軍法以矢貫耳也。漢書游俠傳、原涉肉袒自縛、箭貫耳、演繁露司馬法曰、小罪朕中鞭刑、大罪劓。

其不能以入矣。　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穎達謂必不能入前敵、非也。

作執秩以正其官。　韓非南面篇　郭偃之姑治也、文公有官。

一戰而霸。　管子幼官篇、至善不戰、其次一之。

二十八年【經】刺之。　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楚師敗績。　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按子玉所將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屬、故總言楚耳、楚能恥敗、晉獨不能夸勝乎、觀其解經、如小兒弄脣舌、無不可嗤笑者。

【傳】稱舍于墓。　周官墓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按史記田單守即墨、亦用發墓之事、以激怒其衆、知戰國猶族葬也。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曹風侯人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且曰獻狀。　杜預言、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非也。按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注、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遲而伐鄭、觀狀即觀騈脅之狀、責其罪、猶今之供罪也、惠云、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其觀狀、以示非報怨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郤寶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陌猶阡陌之陌、三陌蓋踊躍之度、韓詩外傳、按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呂覽適威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鉤百而少及焉、司馬彪莊子注、以百爲百反、非也、鉤百即阡陌之陌、猶諸盤馬蟻封、以此爲巧耳。

殺顛頡以徇于師。　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于是合諸侯大夫于侍于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遂斷顛頡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徇、況于我乎。

其乘素飾。　廣疋釋詁、素、本也、字林、素、昔也。

作王宮于踐土。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注、宮謂壝土、爲埒以象墻壁也。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鄭此注、約巾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姓、及公侯伯子男之異也、此大輅之服、則金路、戎輅之服、則象路、知衮冕者、以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齊弁服、注、褒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晉是侯七命、本應鷩冕、今王所賜、固在鷩冕之上、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衮者、曾是加賜、非制也、孔疏謂文公所賜是鷩冕服、非也、以晉侯有武功、兼賜戎輅、則革路、革弁服也、車輅之制、略見於續漢輿服志焉。

受策以出。　蔡邕獨斷、策長二尺、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按古制大略亦如此。

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遂命侯氏降、所陞之階、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是尋常覲錫皆有命書、今命晉侯爲方伯、則有加策可知、凡辭即內史讀之。

出入三覲。　郤寶曰、始見而見一覲也、已去而辭二覲也、享醴受策三覲也、按郤說非也、當獻楚俘之時、則覲禮禘嘗墨車以朝、一也、受策之後、拜命于王、二也、聘禮食饗之後、拜禮于朝、三也、其三享即在始覲、又天子親饗、意在待賓、不主於覲、皆不與焉、受策又于館、不于朝也。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按獨斷云、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帶、文選西京賦、敍車馬事云、天子乃駕離軫、六駿駿、戴翠旨、倚金較、瑤弁玉纓、遥光飄颻、薛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瑤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瑤弁即金鏤、在髦前、故云又髦、後漢輿服志注、徐廣曰、金爲馬又髦、初本或又爲文。宋書禮志、金爲又髦、插以翟尾、蓋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宋史輿服志、玉韓六品、有銅面、插雉羽爲飾。漢人學有師承、知瓊弁玉纓爲馬飾、證據多矣、杜預隨學、乃至附會皮弁耶。

風于澤。　鄭注、晉語、馬牛其風、風走逸、王鳴盛後案曰、牝牡相誘爲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

亡大旆之左旂。　疏謂左軍之旂非也、車攻傳云、褐旟旂以爲門、大司馬職、以旌爲左右和之門、以敍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爲之敍、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大旆乃軍中所建、今之坐纛旗、漢以後所云建牙也、以大旆爲表、則所謂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也、別以旂旁敍左右、今亡其左旂、語對中所樹表旨之、故曰、亡大旆之左旂。

率武子爲補。　爲衛侯相、禮文王世子注、補、相也、疏謂輔佐、莊子非也。

士榮爲大士。　晏子內篇、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榮士子牛存矣、此大士當音泰。

且使王狩。　杜預云、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按晉侯朝王之意、以爲朝於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聳動諸侯、故欲假毛蘧以微方岳、且省王冕秣之費耳、豈謂強大自嫌、如王敦、桓溫、引兵入都、人情震駭之比乎、果令晉侯有辭嫌之心、王有畏偪之勢、則仲尼不能謂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苟非市儈鬼黠之談、則亂世塵雜之心、疑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臨邛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賈誼傳、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今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召之召耳。

二十九年【傳】問之而信。　列子黃帝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注、引此傳介葛盧事。

三十年【經】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預於元咺復歸、言國人與元咺、此既被殺、又云、非國人所與、前後自相矛盾、由其胸中無是非之心、盲文起義耳、若春秋之義、書元咺之復歸、惡之也、衛殺其大夫元咺、當其罪也、何者、衛侯得罪於伯主、恆優出奔、國非其國矣、賴元咺輔叔武、彌縫北關而復歸、歸而枉殺叔武、咺之義、不可立于汗君之朝矣、計惟竄身他國、沒齒不言衛事、豈非卷懷退藏之道哉、識不及此、乃

悍然殺其君，若賀首之讎焉。遂一君復立一君，國之大命，在其掌握，君之廢置，殆如奕棋，徒知世之晏然無虞，不料義之不可而反人者，人亦將反已也。身被屠戮，不亦宜乎。公子環、魂然人生無立國之材，因人之安危，以爲巍巍元頭殺也，則亦及之而已矣。不稱君，衛侯反國，莫敢指之爲君也。

晉人、秦人圍鄭。　杜預云：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惠云：傳明言晉侯、秦伯，高閌曰：稱爲人之，非伯討也。家鉉翁曰：蓋翟泉之會不至，是以疑其貳于楚。去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春秋是以貶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舍之徑歸，故俱貶而人之。

【傳】有昌歜。　廟炎武曰：歜字誤。玉篇作歜，徂敢切，菖蒲菹也。韓按釋文作歜，疏亦疑之，引說文云：歜，盛氣怒也。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歜、子合才六二切，喝歜也。又徂敢切，昌蒲菹也。是歜爲菖菹，亦非正文。噣歜之字，乃是歜耳。呂覽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注：菖，菖蒲水草也。陳藏器本草：白菖，即今之溪孫也，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爲菖蒲。御覽十九（九百九）說苑曰：文王好食昌本菹。按韓非子難四：文王嗜昌蒲菹。

白黑形鹽。　周禮：鹽人朝事之籩，白黑形鹽。注：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此朝事，謂二祼後，尸入，王初獻，后亞獻，所薦之籩豐實。無朝踐之名，以少牢饋食，下篇準之。上三獻後，尸出，復出迎尸，主人酌獻尸，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注云：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資尸，亦豐大夫之禮。然豐實先用饋食之豆籩，至獻酬畢，復用朝事之豆籩。優賓如特牲少牢之次，爾熬稻熬黍，蓋八珍中之二也。內則：淳熬煎醬，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醬，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注：淳、沃也，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蓋黍面亦熬，亦沃膏，不可並名淳熬。故異稱曰淳母。知白黑二籩，即其物者。若使空是稻黍，應八簋簋爲饌，不當在籩列。又以設尸享賓，必是滋味之美，耳。此稻黍，鄭注儀禮，並云熬者。知是淳熬、淳母也。其形盛，則鹽人職云，其賓客，自有明文。

三十一年【經】有三望。　失宗伯疏：異義，按古尚書，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大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文天從祀，祀地則地從祀。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鄭義，則謂六宗無山川，據虞書，六宗言禋，山川言望。按大司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歌，鄭意以四望配四方，故言嶽瀆之等。又以大宗伯天神言祀，地祇言祭，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故復言司中司命等。然下文有奏鼓、宿、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四望非山川明矣。魯唐禮儀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通典：開元二十年夏至，曰祭皇地祇於方丘，岳鎮海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是天神之類，附于祀天，地祇之屬，附于祭地，古今不相襲也。此三望，蓋日月星矣。

三十二年【經】衛人及狄盟。　杜預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按狄既處中國，自有土地，其所鑄盟幕，能盡空安

盡乎，不地者，史偶失之。

【傳】將殯於曲沃。　杜預云：殯，停棺也。按：是葬下棺之名，殯則當塗西階。釋文：塗，一本作塗，塗字是也。禮殯于路寢，而葬時朝廟，曲沃宗廟所在，就彼殯之，以便朝廟，元和志：晉文公墓在絳州絳縣東二十里。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若出師時，示以所爲之事，則鄭亦自有間諜傳告，若患其漏洩，勞師于不知所往，則軍士必將怨潰。管子制分篇：妄行則事卒困。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出師千里，必有爭鬬，所過之處，大國不敢犯，小國不足貪，則鄭亦自知敵意在我也。元和志：鳳翔府東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東至鄭州二百八十里，管子制分篇：小征千里，徧知之。

召孟明、西乞、白乙。　呂覽悔過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曰：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按公穀傳云：百里奚與蹇叔哭其子，疏：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夏后皋之墓也。　紀年：帝吳一作皋，在位三年，子發在位七年，子癸一名桀，通鑑外紀：孔甲崩，其子皋立，在位十有一年。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崤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移道于嶔崟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二崤山，又名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寧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不異東崤。明一統志：在水寧縣北六十里。

三十三年【經】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惠云：君帥師而以賤者告，無是理也。按杜預欲異于公、穀，兩家之妄坐晉罪，而不得其理也。陸淳春秋微旨云：淳問于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奔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晉爲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若不能救，則先父之業墜矣，故聖人爲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傳】無禮則脫。　脫當爲倪，淮南本經訓：其行倪而順情，注：倪、簡易也。姜子內篇：其動作倪順而不逆。魏志王粲傳：體弱通倪，裴松之曰：通倪者，簡易也。脫乃倪之假借。史記禮書：凡禮始乎脫，荀子禮論：又北下脫。

以乘韋先。　猶聘禮之乘皮。

且使遽告于鄭。　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馬，注：今之郵驛也。後漢書續與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呂覽悔過篇：遽使奚施歸告淮南人間訓作蹇他，注云：弦高之黨。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脯資當爲斧資，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九家易曰：資財也。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故以此爲客館所須。下言餼牽，此不當及脯也。

荊棘以安其舍者。故以此爲客館所須。下言餼牽，此不當及脯也。

必伐秦師。　說苑敬慎篇：蓋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蓋指此事，爲秦、

晉、搆兵之禍。

晉於是始墨。杜預云。後遂常以爲俗。顧炎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衰。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葬。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援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騫絰而服事。叔曰。若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失禮。不至如杜預所說也。顧說矣之。

秦伯素服郊次。司服職。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大司馬職。若師不功。則朘而奉主車。鄭司農云。朘謂朘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卽引此傳。按郊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不黜孟明。出師之役。爲己之過。

卻缺獲白狄子。杜預云。西河郡有白部胡。此漢末白波賊之遺。波部聲轉耳。史記灌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苻堅亦謂鮮卑爲白虜。金蟬蛻。亦有以白黑名者。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以一命命卻缺爲卿。王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職。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此云一命爲卿者。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太守二千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

亦未有軍行。以五軍帥見有人故。

公如齊朝。家鉉翁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按傳文雖不著是非。然連類觀之。自足曉人。施元之注蘇詩。載蘇公答張嘉父。問春秋學云。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束中。乃近法家者流。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蘇子識知言哉。

葬僖公。緩作主。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一句。

卒哭而祔。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曰。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爲朝夕之限。以孝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若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喪也。杜預既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獨爲士庶人設。忍矣哉。

特祀于主。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疏云。竹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祔已復于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故引爲證也。服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若然。推祔祭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曲禮疏。卒哭。主猶時祔廟。畢。更遷殯宮。謂在廟。至小祥。作栗主八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檀弓。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假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若是虞祭繼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繫之于虞。謂之虞主。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按孔穎達。欲調停兩家之說。然公羊義非也。檀弓云。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哭後。始鬼神祭之。則知卒哭方作主。有主以象之。祭事方成。故曰成事。虞祭之時。通不用主。何得云。虞而作主乎。又左氏之義。本無二主。桑主栗主。出于公羊、穀梁二家。蓋以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以祔時不同。主亦不了。沿誤謂祔練遂有二主耳。又推左氏特祀于主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喪未畢。並在正寢。而鄭注虞禮云。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義入三禮義宗。孔、賈、並援穀梁爲證。然楊士勛疏云。此雖爲練作主。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卽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然說不然。故不從之。是說穀梁者。不以傳義爲然。何休公羊注。但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初不言栗主便入廟。則公、穀二家。與此傳亦無乖也。

然嘗禘于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然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嘗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又曾子問云。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禮十。或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其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禮禮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欽禘。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總不祭。□□□□□總之喪至輕也。祭其禮禮至重也。猶不許飾情而從吉。三年之喪。雖服有變除。然哀毀未復。哀經未除。何能改莊敬之容。被弃冕之服。忘新哀而修舊禮乎。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爲祖禰措思也。質生者所不堪爲也。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二傳。譏其未畢三年而吉祭。此天下之通義。愚不肖所共知。杜預獨創反常之說。予此傳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孔穎達從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強敷衍。而引杜預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必與春秋同。將從來經傳。一概抹殺。獨本杜預爲金科玉律。其毒流于來葉。宋儒遂漫然自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見通禮義纂傳通解練卷六。然杜預事事與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罪人。篇人不曾反覆熟玩。并反脣左氏所矣。觀服虔之解。則與左氏先師之旨。夫亦可恍然悟矣。賈逵、馬融、服虔同。

文公。

元年【經】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元曆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今曆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午。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宋史曆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預云。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按禮。無天子使大夫會葬之事。高閌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惟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傳】君之喪未也。　諒非內儲說下。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葬。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葬。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之言相類。而春秋列國。父子之端。每由于此。

役夫。管子輕重。已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列子周穆王篇。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聲則呻呼而爲僕廝。

瑕列之尹。若漢之衛尉矣。唐六典。十二衛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令。後人謂之環衛官。

始聘焉。禮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殷中也。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按君即位。鄭國有來朝聘于我。我國亦朝聘于鄭國。彼我二義也。

二年【經】秦師敗績。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爲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略而詳。故孟明晦于前。西乞著于後。不錄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距是天子所命。疏又謂、備卿禮乃成爲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於預無由知之。孔之迷惑。豈不可憐。

丁丑作僖公主。此所謂綴作主也。杜謂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

及晉處父盟。傳有明文。杜預之言。瑣瑣無倫。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爲魯諱。實責晉也。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于秦自若。非尊秦也。

【傳】術之以從公乘。按譚既斬囚。因有進逸。復追術之。仍追從公車。言其趙疾也。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書大匡解。推十有三祀。王在管。用大匡。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周書寶典解。死勇于武。

聞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始之黜人。謂我屈于上之不知也。今死而不義。則其見黜也宜。彼黜之者。眞知我矣。

書士穀。堪其事也。杜預謂士穀非卿。以十穀能堪卿事。故書。按莊六年。士蔿爲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魯孟孫爲司空。于當時皆爲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夷之蒐。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素非卿。何能越次爲中軍帥。傳言堪其事者。發士穀見于經之故。亦對上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橫加臆說以誣傳。

文武不先不留。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活制云。夏無太祖廟。疏引禮緯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禹不先。餘者。餘親未盡也。親盡。則餘不在禘祫之列矣。處唐仲子廟之議。殷以契爲祖。湯固不先。周以后稷爲祖。不留以下。皆在合食之列。故文武不得而先之。疏於此憤憤。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不以始封之君爲祖。故祖帝乙也。鄭始封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見夏官祭僕。鄭因此有厲王之廟。相沿失之。

廢六關。惠云。廢、家語作徙。王肅曰。六關關名。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廢與置古字通。

公羊傳去其有疑。廢其無聲。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

妾織蒲。史記公儀休傳。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作虛器。王肅曰。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畜。故曰虛器。按天子諸侯。有大貞立君遷國之事。故須寶龜。大夫常事無所用也。故曰虛器。說苑權謀篇。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非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此其事虛誣。可證文仲時有此龜。遂爲臧氏世守也。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時之禮。愚按傳祇言納幣禮耳。主婚經發凡。不專指文公事也。文公之得失。人自推究可知。故不復言。劉敞橫議左氏。以喪娶爲禮。卻是冒昧。杜預謂諒闇既終。又大謬也。顧炎武曰。卽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未滿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

三年【經】秦人伐晉。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微者告。則此魯史。又據晉告。而不取于秦之夸辭耶。前後牴牾。其辭如鬼。

四年【經】夫人風氏薨。啖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事。所謂風辭此事也。

【傳】賞賦浙鍾及彤弓。按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則天子當陽。董子天辨人在篇。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

諸侯敵王所愾。愾、說文引作鎧。怒戰也。

六年【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玉藻疏。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享。從祖廟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之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又云。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卽論語云。告朔之餼羊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乾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司馬彪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按欲疏比此處爲詳。故錄之。

【傳】治汚涕。說文。汚、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停水曰汚。按水停則濁敗。致民疾。管子水地云。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又禁藏云。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蓋水火發民。古人治政之所急。疏以爲政之汚穢。理治故正。錯會杜意。所謂郢書燕說者矣。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秦本紀。武公二十年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按穆公武公之弟。德公之子。其殉葬已歷二世矣。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遣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卽晉侯有疾。按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戚。以幣從人。君出竟有喪。備。則人臣出竟。亦預遭喪事當然矣。聘使兼主晉二國。聘

禮云、遣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遣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至、哀而出、惟稍受之、此遣己國之喪也、

辰嬴賤、班在九人、　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在九人、所處爲末、其他則皆賤妾給使令者矣、

僕官也、　將相之重、人君所命、承清問之下、而論其人之堪與否、如李克之告魏文侯者、可也、建於非其人、將害于家國、則如白圭之論惠施者、亦可也、均是世臣、賢否相當、國已發號施令、臣已敍秩受官、而以一人之見更張之、使其出于公正、已爲棄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況以己之親疏厚薄、而私焉者乎、國君用人、猶不可以私、陽子擅之、其罪可誅、其禍自招、故傳曰、侵官、發明經意、以昭烱戒、公、穀、二家、造爲荒唐之制、以欺世、漢時左氏學未行、人之信之、猶有說也、至宋如劉敞、胡安國輩、不信左氏實錄、而捨彼二家之乘餘、亦可謂無心矣、

七年【經】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按趙盾身爲正卿、立君大事、輕發其謀、中易有違、晉國幾于亂、秦禍由此深、春秋書法、爲謀國不臧者戒、

【傳】步招御戎、戎非爲右、　注云、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或御猶在職、按必如杜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揚聲以逆雍爲名、秦人猶信其爲逆雍來、故受給而敗、非是、先立御右、後變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之也、御右自假設、以逆君之計、爲紿秦之術、

秣馬蓐食、　杜預云、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按方言、廣正、俱云、蓐、厚也、王引之云、按謂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蓐者厚也、商子兵勢篇云、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成十六年傳、襄二十六年傳、蓐食並與此同、

叔仲惠伯諫曰、　禮記疏、引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體、體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

八年【經】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陸淳纂例曰、還者事畢、復者未果、愈按經文云、不至則其事不共、無待言矣、傳云、以幣奔莒、則是將弔贈天子之幣、以充私囊、無君之罪、莫有大於此者、彼必不敢復爲國、經云復者、返于魯境以往言耳、

【傳】皆貴之也、　按兩人內困于君夫人、外逼于強族、昭公又昏庸難輔、雖有知能、無所施爲、故一死于官、一致其節、不辭難、不避汙、經意以爲貴之、劉敞駁公羊之說、而加誣焉、謂此二人皆譏之、且云、華孫殺之、華孫逐之、明此二人之無能、不知其所據者何書、公、穀、臆造于焚書坑儒之時、劉敞乃資唇拭舌于經學定著之後、噫、亦愚矣、

九年【經】葬襄王、　杜預云、廟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于天子、一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缺、按隱二年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

執紼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得此遙遙相對、有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求者非禮、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爲非禮、何待言乎、以求金之故、而如京師、共葬襚、遣得臣、亦非本心、傳意微而顯、而杜預不之究、創爲謬說、

【傳】雖不當事、當事、謂斂及啓殯而葬、

十年【傳】何必使誘我、　釋詁、誘、進也、言我先爲弱、而屈伏之、何必使進兵于我境、杜預解作誘呼、于上下文不順、

右盂左盂、　盂取迂曲之義、蓋圍陳也、或曰左右和、韓非外儲說、左上李悝、與秦人戰、爲左和右和是也、亦曰左右甄、管寧周飭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文選海賦、引鄭君曰、甄、表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五

文公、

十一年【傳】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耏班、鄭衆以爲穀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軍、爲狄所殺、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合皆死、誰殺緣斯、按馬說是也、若合右與驂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父與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三人賞者、主記耏門事耳、

齊襄公之二年、　陸粲曰、史記晉世家、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同、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誤、

十二年【經】郕伯來奔、　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此郕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偉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眞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按左氏明言非禮、則可知是太子、若踰年即位、以吉禮逆之、安得謂之非禮乎、春秋書爵者、就魯本意、欲反之其國耳、

【傳】襄仲辭玉、　杜預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云、走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未見禮經、故爲肊說、趙訪補注云、傳錄賓主辭令、以

見秦人之進于禮。

厚賄之。鄭注聘禮記。引此事云。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范無恤御戎。按此晉君不出。而亦有御戎者。明是爲中軍之御。七年之步招戎津。亦是中軍之御與右耳。

若使輕者肆焉。大疋皇矣箋云。肆、犯突也。

裹糧坐甲。言被甲而坐。不時脫也。疏言未戰且坐之于地。非、

獲一卿矣。以趙穿爲公壻。其貴重如卿。故以見獲爲憂。趙穿此時非卿。

交綏。李衡公問對。綏者御轡之索也。按衝車縱相接。謂之交綏。山禮疏云。綏登車索。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以登車也。

十三年【傳】能賤而有恥。服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按後漢書馬援傳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

繞朝贈之以策。服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按魯語。臧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之以爲三筴。韋昭注曰。筴簡書。三筴。三卿。卿一通。欽按謂三筴古語誡之辭。荀子大略。天子即位。上卿授一筴。中卿授二筴。下卿授三筴。此繞朝所贈。即下文二語。戒厲之辭。秦人不察。以爲繞朝輸情于士會。故被戮。韓非說疑篇。繞朝之言當矣。而爲戮于秦。

其處者爲劉氏。劉炫疑此句。爲漢時說左氏者插注。以證漢劉氏爲堯後。據襄二十四年疏云。炫于處秦爲劉。謂非丘明之筆。知此疏乃襲劉氏之舊。按元和姓纂。士會之後。用本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沛公生煓。字執嘉。生漢高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于秦。自爲劉氏。生朗。朗生遠。遠生瑒。十世孫。戰國時獲于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濟。徙居沛。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其譜系如此。蓋此句乃錯簡。當在襄公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在周爲唐杜氏下。必非漢時經師所敢僞造也。說詳後漢書疏證。

文子賦四月。杜預注。與詩疏引王肅義同。按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夏之制。諸侯歲朝國。闕一時祭。

十四年【經】公孫敖卒于齊。張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人執子叔姬。上云。齊人執單伯。是敢于執王使也。此言齊人執子叔姬。又敢于執君母矣。然此兩人不可云及。故別書齊人。程氏謂均罪齊國之大惡矣。

【傳】有星孛入于北斗。杜預云。孛、彗也。非也。晏子諫篇。公觴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何暇在彗。彗又將見矣。則是孛與彗非一也。晉書天文志。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宋史天文志。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主大兵災。甚于彗。漢五行志。劉歆以爲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告喪請葬。杜預云。請以卿禮葬。按此請歸葬于魯。下傳。飾棺至堂阜。知惟請歸葬。尚不及覲卿禮也。

夫已氏。已讀如彼其之子之其。揚之水箋。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夫已氏猶云夫夫。

十五年【經】單伯至自齊。單伯之使齊。以魯請于王。而受王命以行。使而被執。則魯所矜。故其歸。春秋書之。以釋魯志。不言歸京師。從可知也。且魯爲齊還所經。必有主人之禮。以謝風辱。故云至自齊。從魯之文。宋人之說春秋。皆昧然以爲魯大夫。不信左氏之實錄。而竊取公、穀、譚、啖之說。此眞誣事也。

伐蔡。戊申入蔡。穀梁疏。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境內。戰在國都。故亦兩舉之也。

【傳】其官皆從之。謂上介與衆介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注。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宋是上公。則此從介。當有七人也。春秋之聘問。多不能備。周公太平之制。故舉其備禮爲貴。非有所褒也。

請承命于鄄旅。亞旅。次大夫。及賓客士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庸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能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王制疏云。如鄭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能遍遍。其不朝者。朝能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朝能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遍。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能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沈文阿以此及昭十三年傳。皆爲朝牧伯之法。按傳通論相朝之事。故云古制。非專指朝晉。沈氏之言是也。

惠叔猶毀以爲請。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猶毀者。未行卒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妄說。

聲已不親帷堂而哭。雜記。朝夕哭不帷。鄭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肅也。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志。張逸答陳銳云。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遠色也。然帷堂帷殯。其事惟一。而聲已敬姜。則爲二人。當緣穆伯之謚同。相傳者異耳。

帥兄弟以哭之。喪服傳。小功以下爲兄弟。士喪禮。始死。親者在室。衆兄弟小功以下。又既殯後。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疏云。大功容有同門同財。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爲兄弟。按襄仲與穆伯。爲從父昆弟。既殯。則哭位並在堂下也。

十六年【傳】至于君祖母。喪服。適母爲君母。則君視母。是適祖母之稱。杜預謂諸侯祖母之稱。非也。

使帥甸攻而殺之。周禮。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師甸。即此官也。

十七年【傳】以敵陳事。方言。藏。備也。又解也。廣疋釋詁同。郭璞注方言云。藏亦訓救。蓋本賈服之訓也。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淮南說林。與此語同。高誘注。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鹿死不擇音。服云。鹿得美草。嘷嘷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顧炎武曰。莊子。獸死

不揮者。郭象解義同。當從服說。

鑿而走除。鑿讀如挺重因之挺。漢書劉屈氂傳。挺身逃。師古曰。挺、引也。

六月壬申朝于齊。長麻云。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壬申則六月二十日。

豈其罪也。此追引鄭事。齊桓之時。鄭固從齊。而亦間成于楚。所以然者。介于兩大也。以救急也。齊于爾時。未嘗見罪。晉胡爲苛求乎。

趙穿。公壻池。爲賀焉。韓非亡徵篇。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此公壻之證。

十八年【經】公薨于路下。臺下非寢疾之所。卒然而薨。或升高而隕。俱未可知。穀梁曰。臺下非正也。

子卒。未踰年。故不稱君。既葬。故稱子。不名。范甯曰。諸侯在喪既葬之稱。

【傳】惠伯會龜。會龜。卽命龜也。周禮大卜。大祭祀。眡高命龜。士喪禮。宗人卽席西面坐命龜。按卜法有六事。陳龜也。貞龜也。菙卜也。命龜也。眡高也。作龜也。其卜立君。卜大封。事更大于祭祀。則小宗伯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于太卜。此惠伯命龜。亦因事以卿命之。賈疏云。以大貞事大故。太卜身爲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爲之。小事則太卜菙卜。卜師命龜也。

歸會。滑而行。告奠於廟而去也。定八年傳。子言辨舍滑于季氏之廟而出。與此同。杜預謂飲酒訖者。鄙辭也。

仲殺惡及視。杜預云。視不審賊之。按方言。子卒不可云殺視。顧炎武曰。亦諱之耳。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說文。蘭。蘭也。韵會云。通作矢。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音義。矢或作屎。後漢書獨行傳。戴就覆蹈下。以馬通薰之。注。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

在九刑不忘。周書呂刑篇。太史筴刑書九篇。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醜類惡物。釋草。注。醜、類也。言比類惡事。杜預以醜爲惡。則此語不屬。

渾敦。玉篇作倱。

饕餮。高誘淮南注。一作明鈔。

宣公。

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公、穀傳。與服說同。並是苛求。孔氏佐杜。橫指爲闕文。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無氏。可知婦姜是魯史當稱。猶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于文四年。略無所說。此獨指爲缺。殆是自尊方便耳。

【傳】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非傳意也。春秋時。習見篡弒之禍。敵國以上。莫不乘已死之傷。而貪建樹之私恩。于是覬覦之徒。以爲與于會盟。已結鄰援。國人亦斂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鄰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簒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儼然目之

曰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公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爲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教人爲惡。而開以避辜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綏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辭。使成義例。其蔑經而輕傳也多矣。

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司馬法定爵篇。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文馬百駟。文馬。說文引作駒馬。云畫馬也。按周本紀。求驪戎之文馬。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駿身朱鬣。雞目者。若是借畫爲文。則不須遠求。惟此傳百駟。乃是畫者。所謂朱其尾鬣。

子之馬然也。按此爲叔牂語。非馬也。其人也。爲華元答語。當如鄭衆說。

華元爲植。按鄭司農大司馬職。注云。植爲部曲將吏。引此傳。後鄭云。植、築城植也。周賦丈尺。當從後鄭。

于思于思。小疋瓠葉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思與斯聲同。故曾遂以爲白頭貌。又說卦。巽爲宣髮。虞翻曰。爲白。故宣髮。宣鮮聲同。故宣亦爲白。于曰也。曰思曰思。不必指其頭髮白。

澤門之哲。有類于此。

棄甲則那。那如何也。宋祁劉敬宣傳。平桓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與此義同。

三進及溜。溜卽霤。有門內之霤。燕禮。賓所執脯。賜鍾人于門內霤是也。有階間之霤。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霤是也。此及溜及階間之溜也。三進者。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一進也。公降立阼階之東南。面鄉賓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始也入門。繼而當庭。及至升階。當霤。則三進矣。管子中匡。管仲反。八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博堂。公曰云云。此三進之證也。

觸槐而死。齊語作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曰。庭外朝之庭也。杜預云。趙盾庭樹。顧炎武曰。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按此家衢之樹也。周語。列樹以表道。

過三爵非禮也。小疋箋。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玉藻。君若賜之爵。三爵而油油以退。疏卽引此傳。按此謂三爵禮成則可退。彌明應急之辭。非所論于設膳無算爵也。

惜也。越竟乃免。言倉皇出奔他國。義不再反。乃可逃弒君之名。

又宦其餘子。餘子、卽國子之倅。諸子掌之。其民在鄉爲羣卒。在遂爲餘夫也。齊傳略說。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餘子之稱。猶沿于後世。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之餘子也。又離俗覽。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說苑立節篇。佛肸用中牟叛。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支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爲餘。

君姬氏之愛子也。君姬氏。猶言君母氏。自妾言之。謂之女君。自妾子言之。謂之君母。趙盾雖爲嫡子。猶以姬氏爲君母。

趙盾爲旄車之族。詩箋云。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之。疏引服虔云。輅車戎車之倅。使屏季以其故族。杜預云。以其故官屬與屏季。按傳言族。不言官屬。故族。謂趙夙以來之族屬也。大宗

有牧族之誼。故統率之。非謂趙盾室內之事。自爲中軍帥。亦自爲小宗。何能以室老貴臣。舍屏季乎。

三年【傳】昔夏之方有德也。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使翁難乙卜于白若之龜。若鳥曰。兆之由曰。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金履祥通鑑前編云。諸家多謂禹鑄九鼎。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說。

鑄鼎象物。今山海經所說。形狀物色。殆鼎之所象也。呂氏先識。覽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又慎勢篇。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又雜謂篇。周鼎著倕而斷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淮南子本經・道應篇・並著其事。又適威篇。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又達鬱篇。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所謂周鼎。即夏鼎也。觀其大略。則禹之鑄鼎。非獨燭照神姦。亦以烱垂法戒。

不逢不若。惠注云。當作禁禦不若。

姑吉人也。據吉人之字。當爲信。

刈薤而卒。或有人誤刈薤。因而穆公死。又一義。穆公欲試已之生死。因刈薤而果卒。

四年【傳】欲殺子公。韓非難四。明君不懸怒。有怒不即施行。謂之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鑒盎之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鼈之羹。鄭君怒而不即誅。故子公殺君。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漢書王莽傳。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葬形貌。待詔曰。葬所謂鳴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鬬般爲令尹。般爲令尹。當繼子孔之後。傳言子文卒者。敍次相連及之。

著於丁寧。晉語。臧以鐸于丁寧。敝其民也。注。丁寧者。謂鉦也。

以賈笠轂。服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亦以禦矢。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

按服氏後說是也。吳子圖國篇。革車輕戶。幾輪籠轂。蓋兵車皆長轂。故須籠轂。防幔觸。杜預謂以笠爲蓋。然矢已決舟。豈能上激賈。蓋不通事理。

楚人謂乳穀。漢書彼傳作穀。如淳注。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

謂虎於菟。方言。虎或謂之於菟。注云。今江南山夷。呼虎爲菟。晉狗竇。

五年【傳】反馬也。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虞翻注。反馬歸也。詩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疏。鄭箋。言百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士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疏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也。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留車送之道。反馬增之義。高固。秋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故行反馬禮也。

六年【傳】以益其貫。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云。貫。貫錢也。劉炫規云。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按說文。貫錢貫

之貫。从毌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杜謬灼然。而疏曲爲庇護。是何心也。

殷戎殷。鄭中庸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杜預以殪爲盡非也。釋詁。殪、死也。釋名。殪、翳也。就隱翳也。武王豈盡殷之類者哉。

八年【經】王子伯廖曰。王子似是周人。非鄭大夫。鄭無王子也。

猶繹。頌絲衣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郊特牲。繹之於廟門內。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此詔明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備。而事尸禮大。疏云。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又下索祭祝于祊。疏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是也。二是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有司徹疏云。大夫賓尸。同用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又別牲。故牛人云。掌牛求牛。鄭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也。按絲衣云。自羊徂牛。則天子諸侯繹祭。又新殺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元志。杜預以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

九年【傳】宵衣其祖服。祖服中帶之類。祖、與褙通。詩無衣箋。褙、襲衣。近汚垢。釋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襦。注。亦呼爲掩汗也。

遂殺洩冶。賈子新書雜事云。陳靈公殺洩冶。而邶元去陳以族徙。

十年【經】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元志。今曆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公如齊。實奔喪。而經諱言者。魯非齊之臣。而奔喪。是自蹈于非禮也。天王崩。終春秋。經無奔喪之事。宜公獨汲汲于齊。忘大義而顧私恩。傳出奔喪二字。著其無恥。此傳之顯于經者也。

【傳】新子家之棺。謂剖棺見屍也。杜云。新薄其棺。迂矣。

十一年【經】楚人殺陳夏徵舒。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弒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范甯曰。變楚子言人者。弒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于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杜預又舉二子之功足補過。子之惡。絕于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于義難通。或孔穎達引。欲露貴服之紙。故文闕。杜預云。斯爲大矣。傳之稱楚夫身爲貴臣。朋淫婪豬。殺直諫。貽君禍。雖寸磔不足蔽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理。莫斯爲大矣。傳之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自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禮自克。何爲不正二子之罪。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非若後來政臣。新故相乘。不憂乏材。蓋稽貴之繫于人。豈久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若使怨二因之往惡。是飛廉惡來之罪。可逭武王之誅也。後儒之責楚莊者是也。而未悉彼時之情也。嗟助見杜預之謬

說。而反脣于左氏。則脣也。

【傳】令尹蔿艾獵。　服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諸子書稱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其得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或謂處丘。蓋蔿賈子越所殺。因論于凡庶耳。漢逸詔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出後人妄撰。不足信。世本云。艾獵爲叔敖之兄。

使封人虞掌。　高誘淮南注。揚權。無虞大數名也。

抑人亦有言。　詩十月之交。釋文。韓詩。抑、意也。周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禮容篇。作意人故也。蓋前言未了。復起一辭。謂之抑。以其意所生。故轉抑爲意。

十二年【傳】庸可幾乎。　劉子黃帝篇。屢處乘風。其可幾乎。釋文。音冀。檀弓。子張曰。吾今日其庶幾乎。疏云。庶、幸也。其幸冀爲君子乎。

先殷佐之。　劉炫云。傳文皆稱蔿子。杜預何以知是蔿季。按彼誤以士魴之字爲先殷也。服云。食采于蔿。故曰蔿子。

觀盈而動。　若武王觀兵孟津是。穀梁傳。常事曰觀。非常曰觀。服云。盈、閒也。韋昭晉語注。盈、隙也。

前茅虛無。　雜記云。御柩以茅。謂以茅旌爲前導也。新序。鄭伯肉袒。左執茅旌。韓非外儲說右上。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茅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茅門。廷理畢登而擊其馬。敗其駕。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門之外。少師虞逐之。然則楚軍壘之法。以茅旌爲和門。如漢之旄頭在前。豹尾車在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虛無者。韋昭晉語注云。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閣狗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獨參注。矢以誠何。謂之羅閣。又二十人爲曹。去壘二百步。畜犬于中。或覘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靜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之處。以覘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通典。李靖兵法。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設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又云。或刻爲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冠微窩。而匿伏于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而深視。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所謂蹋伏也。晉石勒爲伏夜牙門。唐有遊奕。提生將。宋有踏白軍。王明清摭青雜說。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邊其衝。主將每令小校。四出遊徼。謂之踏白軍。薛居正五代史朱珍傳。復以踏白騎士八陳。率間左迫蔡。　通典。李靖兵法曰。移營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鼓五數應之。令相聞。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羅利鐵鎖大通索。中權後勁。　尉繚子。兵令篇。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禦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矛。將亦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二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開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

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武之善經也。　周書武稱解。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衆散爲弱。　杜預云。兌柔弱。按兌卦于地爲澤鹵。惠棟曰。兌剛鹵非柔也。師惟九二陽爲帥。以統羣陰。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今初變九。擒二之權。則坤衆散而爲弱矣。二爲初撓。故下三有帥而不從。有律以如已也。　九家易曰。坎爲法律。今變之兌。則律不從已。張惠言曰。初失位不變。故不用律。

失屬亡師。　處子中軍之佐。故云失屬。杜預以爲鄭國。非也。

沈尹將中軍。　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敖封于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荊莊王染于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欽按叔敖爲令尹。似沈尹即孫叔敖也。又呂覽察傳云。楚莊聞孫敖于沈尹筮。對能云。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新序雜事。作沈尹筮。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雖同。故並存之。

藍縷。　方言云。楚以布而無緣。敝而縷之。謂之襤褸。又云。楚謂無緣之衣曰襤。縷、衣閒之褸。按縷、縫也。疏所引譌誤。[楊倫案疏引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爛敝爲藍縷。見第三卷不欺。惟今本脫其縷。沈君所舉閒傳。見第四卷。]

別後人疑迁爲澀。改之耳。

御下兩馬。　音義。徐云。或作橋。集韻。橋、飾也。周禮夏官環人注。引此傳作橋。齊召南云。偏旁當從手。不從木。

請挑戰。　楚衆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元戎十乘。　史記集解。韓曼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六韜車用篇。所謂武衝大扶胥。三十六乘也。[注疑衝者也。螳螂武士共戰。可以擊從橫。]游闕四十乘。　周官車僕。掌闕車之萃。注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六韜車用。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注疑旁衝]

駒伯曰。　杜預云。郤克。惠云。郤錡字。駒伯。郤克子。

屈蕩戶之。　惠云。小閑疋。戶、止也。昭十七年傳。屈民撫淫。是古皆訓戶爲止也。按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注。亦引此傳爲證。俗本譌爲尸。蘇輒編城集。次子瞻石芝詩。自注。亦引此傳戶之。知宋本不誤。

楚人甚之脫扃。　甚、說文引作昦。云舉也。从廾。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昦之。蕭頌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玉篇。收部。昦、渠記、渠基、二切。舉也。士昏禮注。扃所以扛鼎。張衡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扃、關也。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然此下有拔旆投衡之事。則脫扃不爲止旗橫木也。服云。輪間橫木者是也。

皆重獲在木下。詩皇矣箋、獲、得也。

柚矢蕭。既夕禮注、蒲蕭牡蒲莖。詩楊之水箋云、蒲柳、陸機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萑澤之蒲、可勝既乎。按鄭云、牡蒲者、赤楊也、其幹尤堅直者耳。

楚重至於郔。曹操孫子注、革車、重車也。杜敔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按軍行輜重在後、故孫子軍爭篇、委軍則爭利、則輜重捐、尉繚子所謂、興軍去大軍一倍其道者也。

遂圍蕭。蕭潰。顧炎武曰、下二字衍文。

有麥麴乎。本草、麴、止痢、齊民要術、作笨麴、有神麴法、故此箋。七月用小麥不蘖者、于大鑊釜中炒之、緩火微炒、迮疾攪之、不得暫停、停則生熟不均、候麥香黃便出、不用過焦、然後簸擇治令淨、磨不求細、預前數日、曝艾令萎、溲欲剛、溲水欲均、溲訖、聚置經宿、來晨熟擣、作木範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便壯士熟蹋之、餅成輒作孔、臥麴餅艾上、以艾覆之、密閉窗戶三七日、麴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五色衣成、便出曝之、令極乾、然後高屋上積之、此麴一斗、殺米七升。

有山鞠窮乎。本草、芎藭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兼禦濕氣、出四川者爲川芎。

河魚腹疾奈何。以上所謂隱語也、藝文志、雜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列女傳、臧文仲拘于齊、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詞云云、此六韜所云、隱書也、又無鹽女言于齊宣王曰、竊當隱、宣王發隱書而讀之、呂覽重言、臧成公賈、與荊莊王讌、說苑正諫、咎犯見晉平公曰、臣善隱、文心雕龍諧讔篇云、自魏代以來、化爲謎語、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十三年【傳】使人弗去。曾使來責衛者、不肯去、欲得其要領也。

十四年【傳】復室其子。劉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惠氏曰、室、緣也、周書有一室之緣、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緣也、周禮謂之宅田、杜注非是、其子謂得閭叔穀也、見世本、缺韓按喪服、公卿大夫之貴臣曰室老、襄十七年傳、華臣弱皋比之室、是卿大夫之家爲室耳。

宋聲。淮南脩務訓、馬、蜚蟲也、注、聲無知也。

膠及于窒皇。杜預云、窒門闕非也、窒門之間、安得有闕、窒皇即堂皇也、漢書胡建傳、建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廣疋、堂塓、塓也、謂前檐築土高處、今謂之滴水者是也、呂覽行論篇、作履及諸庭、釋文云、窒皇門闕亦非、

於是有庭實旅百。按禮器所云、三牲魚臘、籩豆之薦、皆謂諸侯助祭于天子所實耳、庭實車馬與皮也、旅百者、所謂旅幣無方、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賓所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于庭、以答賓、預之此言、非獨禮記未見、并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不繼其義矣、

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卽牟婁、齊之轉也、莊子大宗師務光外篇、讓王作瞀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是也、公羊經仍作牟婁。

初稅畝。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何休公羊注、堯王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北齊劉昼之一林、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盧令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傳】登諸樓車。六韜軍略篇、若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下臣獲考。當與下死字爲句、考死、納考終命也。

而申固其命。詩傳、申、重也、言後人修德、則其命將殷而重固。

十六【經】宣榭火。服云、宣揚威武之處、按今之演武廳矣、鄭敦銘、惟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室、丁亥、王格于宣射、宣射久矣、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按傳云人火、而說春秋者、歸諸天戒、盧、相反引、非也。

【傳】以馘獻、命七曾將中軍。典命、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司服、職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注云、孤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自祭家廟爵弁、其大夫皆玄冠、與士同、按馘與蔑同、玉藻、三命赤韍、注、此玄冕爵弁之韠、皆祭服異其名耳、疏云、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按他服之韠、則玉藻所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謂玄端服之韠、凡韠以韋爲之、皮弁服皆素韠、然則爵弁服以上、舍自稱韍、鄭云、皆祭服異名者、以卿大夫惟助祭用冕、弁方施韍、但祭服爲然、故皆皆之、其實韠韍之制一也、士冠禮注云、韍之制似韠、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韎韋而已。

殺烝。牲體不合升、直以體骨薦俎也、典禮注、殺骨體也、疏云、熟肉帶骨而臠、曰殺、禮運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殺、謂體解而爓之、疏云、豚解者、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卽兩髀、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俎以進神者、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皆用左胖、冠禮注、凡牲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楊復儀禮旁通圖、十一體、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髀、胳也、作脡少牢、脊有三分、前分爲正脊、次中爲脡脊、後分爲橫脊、脅亦作三分、前分爲代脅、次中爲長脅、後分爲短脅、按豚解下所云、享有體薦、韋昭云、以體委與之、體解者、下云、宴有折俎、周語云、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是也、

十七年【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八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

【傳】喜怒以類者鮮。詩傳、類、善也、言喜怒不妄施在於善也。

庶有豸乎。杜預云、豸、解也、疏以爲方言文、今無之、按周官封人職、設其楅衡、蓋其絼、注、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繩、字當以豸爲聲、絼是牽牛之繩、則豸亦制正之義、楅、引注、楅、牛鼻繩也、卽用今

雉字方言。糾繩惜雉瑚也。注云。言正理也。此言卻子之快其志。庶幾得其正理。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雉云。雉、夷也。夷、平也。亦是平正之義。與此相通也。

十八年【傳】以失大援者。　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按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詭詐欺衆耳。宣公之于齊。朝聘喪葬。汲汲奔走。若是其勤。齊以公故。反其路。援之者亦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

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　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去國之儀。本自有壇。聘禮。聘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辯復命。與介八。北鄉哭。注。北鄉哭。朝夕。疏云。朝夕哭。故在昨暮下四面。出祖括髮。八門右。即位踊。此出使君薨復命之禮。歸父既彼逐。不得復命于殯。故使介復命也。按奔喪禮。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卻位西鄉哭。成踊。凡踊皆三。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于又哭。括髮袒。成踊。奔喪之明日。又明日也。三日成服。奔母之喪。皆如奔父之禮。于又哭不括髮。按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袒髮。奔喪又云。朋喪不得奔喪。乃爲位。凡爲位者。壹袒。是今陟父推壹袒也。又云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視舊君之否。此即位者。即哭位也。鄭云。位有鄉列之處。如于家朝夕哭位矣。

緒之也。其下飾曰樊纓。

豈敢言病。　荀子議兵篇。將死鼓。御死辭。

且辟左右。　石經作且。北宋本同。俗本作且。按且日當戰。預于一昔疑。其父使之辟左右。其夢必不在戰之日也。作且誤。

故不能推車而及。　按御車非右之事。云不能推車者。即上文鄭緩所云。苟有險。余完下推車者。蓋御者止執策循軌耳。險阻陷輪。則須勇力之士扶輪。故樂鍼爲右。歡公出淖。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宋史輿服志。王輅。有捧輪將軍四人。推輪軸官佐八人。即周禮遺意。奉觴加璧以進。　古之軍禮。想當如此。服云。司馬法。若隕命。則左結旗。司馬授欲。右持苞苴。左承歡以進。按韋昭晉語注。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爲隕命。

三入三出。　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按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于丑父之紿。三入其軍。豈無指目。事宜輕縱。如狄衛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穎達等。必扶立一家。不容稍參同異。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蠹亡。殊可惜矣。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　說文。冒。突前也。一切經音義。引晉逸國語注。冒。沒猶輕觸也。治作冒。韋昭注。冒。抵觸也。狄與齊無素。故以戈楯抵觸之。齊侯乃逸入衛師也。冒釋文音亡報反。非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六

成公。

元年【經】作丘甲。　孫覺曰。如杜說。以爲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也。夫一甸之地。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于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韓欽　按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李商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五人。其斷輿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如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于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皆楚諸國可知也。李衛公問對。此蓋節身。以其論出制引之。　楚三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北固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

二年【傳】隕子辱矣。　說文引云。抎子辱矣。抎有所失也。惠云。廣疋。抎、失也。呂覽季夏紀。抎于漢中。高誘曰。抎、墜。音曰頗隕之隕。孔氏僖四年疏引云。隕于漢中。則抎與隕古字通。統　按楚策。莊辛云。黃鵠折翼而抎矣。抎即隕耳。

繁纓以朝。　王逸家語注。繁馬飾大帶。纓當馬膺。以索爲衡。以黃金爲飾也。釋名。鞅、嬰也。喉不稱嬰。言纓

木頭相湊鄉內也。諸侯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按彼論天子諸侯之殯，如其椁制，則知四阿之椁，是天子制也。周書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廟四下曰阿。

哭于大門之外。　此蓋臨葬前載柩南向時也。既夕禮，乃襚，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疏云，以柩還北外，階間空。故婦人從堂上降在階。又云，賓入者拜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是賓來弔哭，猶入門東東階下。其他國來者，猶入門西西階下也。據士喪禮，無事時，賓位擯外兄弟在門外北上。其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注云，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袒拜之。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于列。今異國來哭，不就門西少進之位，其非禮可知。

遂帶以葬。　知此當爲祖載時，非始死及既殯後事者。以諸侯五月而葬，五月以內來弔哭者，非一，不可盡在大門內行禮，惟祖廟正柩爲時無多，故得援晉人之例，亦因中庭陳器車門柩也。鄭注既夕云，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差次可知。按還柩外向爲行始，當在祖廟最後一日者也。

是天子魯。　杜預謂夏姬之兄鄭襄公。按兄弟何與其事，當是先許嫁在御叔前者。列女傳無此句。

不得尸吾不反矣。　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按漢律，夫喪既葬始嫁，未葬而嫁爲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詭求襄老之尸。無爲吾望爾也乎。　言其後入，曾不爲我望爾已久乎。

葬景公爲左。　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賡左，故以葬景公當其處。

公衛爲賓。　成公雖有子，尚幼，不任爲賓，蓋宜公子也。

匱盟也。　匱，空也。言空有是盟也。

誰居。　惠引檀弓及列子黃帝篇，以證居姬互訓音同，按類弁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釋文音基，與居姬義同也。

而靈伯實來。　而，汝也。實當爲實是也。

三年【傳】南釋縶囚。　晉釋穀臣，楚釋知罃，謂之兩。

而使嗣宗職。　宗職，猶言宗子之事。下次及于事，乃是以次序而當晉之事。杜預言嗣祖宗之位職，非也。其位在三。　荀庚上軍帥，于六卿位在三也。杜預以爲下卿，則下軍新帥將佐，又是何物。

將授玉。　史記以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云，王劭按張衡巵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爲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鄭欽按史記，齊欲尊晉爲王，其傳謬，如正義所駁。若王劭所稱，兩君相朝不授玉，亦無稽之談也。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兩君相朝，因授玉矣。豈邾子復欲尊魯爲王乎。蓋朝禮如聘，修玉帛之好，無不執玉也。典瑞職，公侯伯子男執圭璧以朝王，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是明證也。王字說文作王，三畫勻，王字中畫近上，直是史遷不識古文，有此謬耳。

郤克趨進曰。　郤克爲上擯，相君也，必趨進者，晏子雜篇云，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遬古速字，燕禮疏，歷階，謂從下至上，階越等，無連步。

四年【經】鄭伯堅卒。　堅、玉篇引作緊，古千古南二切，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惠棟引漢陽校官碑，以爲臤即賢。按集韻，緊經天切，緊也，或作緊，通作堅，即此也。

五年【傳】原屏放諸齊。　列女貞順傳，卿大夫外淫放，既而告其人曰。　按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衛出公問于子貢，而子貢乃私于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

降服。　司服職，大裁素服，注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

乘綏。　杜預謂車無文，按巾車注，夏綏亦五采雲，無緣耳，綏非無文之謂，以君而降從卿之乘車，自貶之義。

六年【經】立武宮。　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玩傳中立武之語，則是作宮于他所，美其名曰武宮，未必廟也。杜預所解皆非。劉敞乃斥左氏爲謬妄，若然，史漢所載，無一非謬妄矣。

【傳】授玉于東楹之東。　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當楹再拜，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中堂兩北之中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云，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乃于東楹之間，更倚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鄭伯以兩君相見，而降同大夫聘禮，其志在過恭，士貞伯譏其行速，謂失其常度耳。其實鄭伯降心于晉者深也。

從公立于寢庭。　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公揖則司士職之，特揖、旅揖三揖也。入者入內朝，諸侯大夫皆退矣。太僕從入路寢，正君位，乃卻立于庭，以待諸侯羣臣之復逆。

七年【經】鼫鼠食郊牛角。　爾雅，鼫鼠，鼠類之最小者，或名耳鼠，又名甘口鼠，食物當時不覺痛，郭璞涵云，今俗傳鼫鼠能入人耳。

【傳】舍偏兩之一焉。　卿行旅從，巫臣非卿，故殺于旅。沈文阿謂聘使未有將兵車者，非也。傅選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蓋楚廣之制，本有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爲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鄭欽按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偏亦卒伍之數，當是留步卒五十人，甲士二十五人，偏兩各一也。

八年【傳】宋華元來聘。　杜預云，聘不應使卿，按聘禮，君與卿謀事，鄭云，聘使卿，疏云，及遣張旃，司常云，孤卿建旃，故知使卿也。禮記，卿館于大夫，則知聘使是卿，小聘乃使大夫也。春秋經所載卿聘多矣，杜爲此言，不知其何心也。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按宣二年，趙盾以括爲公族，而主趙宗，今括誅，其田邑宗祀廢矣，故韓厥有無後

之言前之姬氏依于括家宗子收族之道括已滅無歸故武從姬氏畜公宮也

九年【經】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非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獨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昏則姑致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于夫婦也欽按鄭致孝之語范甯本之以訓穀梁似亦未允女臨嫁時施衿結袵父母申戒之矣豈待成婦三月更施父教于夫黨哉以禮推之昏姻之好增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玉篇媵、餘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餘食為媵女此俗間所行邦國之禮可知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杜預既推丙子為六月朔豈有赴從七月而追書六月之死日乎齊與魯接境亦斷不淹久一月而赴史官記事斷不顛倒如此杜自創長厤于甲子不合

【傳】不忘先君　納采問名稱先君之遺數故稱姜猶稱先君

南冠而絷者　續與服志引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絷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鍭執送近臣御史服之

操南音　呂覽音初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實始作為南音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言衆材當乏人之時無不可器使

十年【傳】晉侯夢大厲　趙世家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即傳此事而史遷更緯采小說體定之蓋云李圖莊子解死而無後曰厲

秦伯使醫緩為之　呂覽至忠篇文登曰請以死為王注云為治也

盲之上膏之下　秦間奇病論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脛皆腫環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益于大腸而著于肓膏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馬蒔注云脂膜經脈注云脂膜也凡人心下有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所以遮膈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又膀胱諸穴分寸歌又從脊上脅三寸第二椎下為附分三椎魄戶四椎膏肓第五椎下神堂第六噫嗜膈關七則膏肓當脊骨第四節盲當脊骨第七節也

使何人徹饔　周禮甸師職掌耕耨王藉按祭義諸侯藉田百畝

將食張　靈樞脹論有五臟六腑之脹不同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閉焦臭妨于食管侯殆此況不令乎　叔申與鄭國之政君既因執不謹修事大之禮以紓其君更遣異謀遂有公子繻之事此其不令也非其人不可者言迹涉嫌疑必若伊尹周公者乃為已任耳

十一年【傳】吾不以妾為姒　喪服小功章婦姒正計身之長幼不論其夫昆弟若兄弟然亦小有分別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婦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一夫也一夫者以已生先後為婦姒若兄弟之妻本非親屬同自外來則互相敬曰姒升身之長幼未必論耳

十二年【傳】金奏作于下　下者堂下也凡升歌在堂上鐘磬之等並在堂下故皋陶謨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鄭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是也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以鐘鎛播之鼓鼗應之所謂金奏也此卻至登時其金奏即是肆夏卻至驚者以非人臣所受禮晉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與彼同也蓋金奏有大有小孔疏不解鐘磬本在堂下因謂作于地室故驚卻至此直兒戲豈成解經

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鄭志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按間天子無事則諸侯自相朝假如此年東方諸侯既朝天子而歸而西方諸侯不當朝天子則往朝此東方朝罷之諸侯也

十三年【傳】宣伯欲賜　致公朝王之事以為已力也

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聘禮賓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是介有贈賄之禮也

君亦不惠稱盟　詩傳惠順也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劉炫以為此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為寡人孔疏引鄭莊公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以杜為是按莊公告許大夫自述其言故我下稱寡人此文呂相宣晉君之命則此我字呂相自我而稱其君為寡君理也

晉帥乘和　文選典引注乘因也杜預解卒乘非

十四年【經】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孫復曰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

不內酌飲　酌當為勺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夫人、世婦諸妾皆疏食水飲此謂三日不食之後繼之以或歠粥或疏食水飲也此傳言夫人既哭而息則是殯後正當疏食水飲以太子不哀故憯歎不內勺飲也

十五年【經】仲嬰齊卒　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按仲遂生時已稱仲則遂身得仲氏若待嬰齊為後而曰仲氏則何能以後來繼絕之氏逆加生存之父乎

十六年【經】雨木冰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逢官怕必有大臣當之蘇文忠公集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詩祇有千林爛繁花韵會淞、字林凍洛也俗云霜淞曾鞏詩自注齊地寒甚夜氣如霜凝于木上日出瓢滿庭階齊人謂之霜淞語曰霜淞加霜淞窮瀆賈販盡以為豐年之兆

公會尹子　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按畿內固有封爵如蘇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為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為侯伯不僅為子男也蓋王官出使尊之則曰公其卿士則通稱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為然

【傳】鄭子罕伐宋　杜預云因勝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可乘間以侵小國滕小宋大猶羅鄭之仰鴻臨彼有喪何妨宋力而乘之伐宋乎杜預以傳文不盡出而強傅其事其說未是

詳以事神　詳祥字通易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孟子申詳桓弓作申祥崇翻易繫辭注吉事為祥公

羊實十二年傳注。憑用心曰詳。

苟伯不復從。　杜云。不復故道。顧云。謂不復從事于楚。按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荀罃爲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而疏行首。　惠云。司馬法。凡陳行惟疏。淮南子疏。隊而擢之。高誘曰。疏。分也。韓按行首。偵隊者也。吳語。陳士卒百人以爲徽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供稽。此在壘中整陳之事也。行頭卽行首。

陳不逸晦。　後漢祥瑞禹傳。癸亥日。王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馮因得更理兵勒衆。是月晦及六甲窮日。皆忌出兵也。

在陳而翡。　孫子行軍篇。軍擾者。將不重也。

登巢車以望晉師。　李衛公兵法。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版屋。上竿首。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于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卽今之板屋也。

楚師輕窕。　漢書周亞夫傳。楚兵輕剽。難與爭鋒。

皆曰國士在。　惠云。皆曰者。皆晉楚之人也。皆以楚有伯州犂。楚以晉有苗賁皇。故曰國士在。然此說亦未順。且從杜解。

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堯峰文鈔。汪子曰。此蓋筮得復之師也。外坤爲國。又爲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爲蒼筤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爲首。元者首也。元王卽爰。辭國君也。又爰辭有災害。害爲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韓按蹙翻云。坤爲異邦。故國君凶。晉筮故以楚爲異邦。

徹七札焉。　考工記。犀甲七屬。注云。謂上旅下旅。同脊　札續之數也。疏云。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爲一札。文獻通考。兵十。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二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腰裙鵝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鍪簾葉子三百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鍪一盔子眉子。其重二斤一兩。及皮綫給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按近世用鐵葉。古用革札。鐵葉只一重。革則七重。其編挨之數不同也。惠云。呂覽愛士編。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擁轅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推一札未陷。知甲以七札爲數也。

有韎韋之跗注。　鄭雜問志曰。跗爲幅。注爲屈。以韎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屈以爲衣。而素裳。杜注。乃賈服說周禮司服疏。引之。案彼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袴褶也。古戎服所謂袴褶。屬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之倒頓。郭云。今雹袴也。雹蓋縛之誤。吳志。呂蒙傳注。江表傳曰。左策從孝獨與蒙語。疑曰。今將軍軍紀明有不整者。疑頓如頓邵。督。佐將軍部分之出。頓。猶潛著袴。自魏頓邵始。漢以來稱袴褶。卽大袴也。唐書。九品已上。朝望朔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服袴褶。開元十九年。敕九品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綵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按其制。則文武官。雖不敢紫。亦服袴褶也。六典。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孝帝公事則服之。注。冠帶依本品色。蹙大日袴。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卽袴褶之服。又與大日袴不同。大日袴。蓋今俗所謂馬褂者。

其說補也不無蓋耳。

始於趙武靈王胡服。周無其製。當依鄭志。

敢告不寧。　劉炫云。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釋曰。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寧相似。按漢書高帝紀注。李奇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又哀帝紀注。寧謂處家持喪服。是寧有死傷之義。古治亂口口之字。皆互訓。劉說是也。

內旌于戮中。　鄉射記注。旌總名也。釋文注。旄首曰旌。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屬也。彼其子重也。　楚之俘囚。告其旌爲子重之軍屬。子重必在是屬之下。

執楚承飲。　說文。楚。酒器也。榊。圜楚也。孔叢儒服篇。子路嗑嗑。尙飲十楚。

察夷傷。　服云。金創爲夷。按漢書揚雄長楊賦。金鏃潰夷。通典。選舉。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

親于公室。　言親聲伯。故于魯也。若如杜言。卻犨顯露其背慢之迹。于敵國之使。不辭甚矣。

率君命無私。　杜預云。不受卻犨請邑。按無私。通言聲伯之爲人耳。卻犨所私于聲伯者。何至卽時宣布。

十七年【經】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紙丁巳。似失閏。大衍推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厤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壺。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按此以推之。則十一月壬申爲十六日。杜預以長曆十一月無壬申日。可知彼之長曆不通。

【傳】士燮卒。　杜預云。因藉自裁。按死非可祈也。然憂懼結于中。癡食廢于外。則數日之間。無全理矣。史傳所載。王商。司馬懿。以憂死者。不可勝數。豈必一一自裁于暗昧乎。何休操三命以譏傳。杜預求通。而妄造自裁之事。皆傳之賊也。

閉門而索客。　淮南天文訓。冬七十二日。壬子受制。則閉門閉關。大搜客。高、鮑、于、有將過。閉門索客。人臣之誼也。

後使大夫殺。　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殺者。君之禮也。不爲無道。以婦人而與田獵。則荒耳。

逃威也。　威當爲畏之借字。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通典。卷十三。引盧植注云。畏兵刃所傷。又王肅云。犯法獄死。謂之畏。呂覽勸學篇。高注。畏猶死也。白虎通。喪。畏者兵死也。此作威者。畏威文義通也。攷工記注。古書畏作威。皋陶謨。天明畏。釋文。馬本作威。呂刑。德威惟畏。墨子尙賢下云。德威惟威。是畏威字通也。

十八年【經】晉弒其君州蒲。　皋鶚云。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而靈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弒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遂稱惡而不辭。今欒書弒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赴告列國。必有所以諱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春秋不與其諱也。故書曰晉弒其君。韓按傳云。逐不臣者七人。蓋卽書倘所諱也。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但稱國以弒。公穀二傳。循經而不得其故。反仍歸惡于厲公。此其書尙可用哉。微左氏。則亂臣賊子之漏網者多矣。

有兒而無慧。　漢書呂邑王衍傳。故王衍狂不惠。蘇林曰。色理骨徐。而心不慧。曰淸狂。淸狂如今曰癡也。

不能辨菽麥。　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出守于城父。與成公乾遇于疇中。問曰。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曰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世說尤悔篇。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然明于大而闇于小。亦有良材。文公糴米。曾子觀羊。何足掩其全器也。

祁奚爲中軍尉。　呂氏春秋去私篇。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注云。黃羊祁奚之字。

籍偃爲之司馬。　國語韋昭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

以塞夷庚。　陸機辨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李善曰。繁欽辨惑論曰。吳人者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曰。安帝時。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人乘輿旋館。夷庚者藏車之所。韓詩外傳按疏引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夷由同聲。則夷庚是王道蕩平之義。李善以爲藏車之所非也。然此夷庚。又是宋通道也。

襄公。

二年【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莊子則陽篇。衛靈公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郭象注。靈卽是無道之謚也。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是謚法所謂亂而不損曰靈也。穆姜使擇美檟。以自意槨。　齊民要術說文。檟。楸也。楸梓二木相類。以爲棺材。勝于松柏。埤雅。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

與頌琴。　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師氏、龐氏等。御無頌琴。故杜以雅琴爲比。然二琴形制不同。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尺。廣尺八寸。二十五弦。其他雅塤、頌塤。雅笙、頌笙。雅笛、頌笛。並雅侈于頌。則雅琴長于頌琴矣。文獻通考。頌琴在俗樂部。十三弦。注。如箏。此後來改作。非古之頌琴。

婦養姑者也。　檀弓。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注。親所饋食之處。

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杜預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按組條也。漆如何成條文。被是衣著之稱。非戰所用。賈云。組甲。以紀織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織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登竅也。帛登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登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皮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按初學記引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組縢。注云。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紟帶。解經縢字。縢是縛約之名。釋文云。紟結也。如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爲飾。管子五行注。組甲。謂以組貫甲也。燕策。身自削甲扎。妻自組甲絳。吳師道補正曰。組。今綬紛條也。韵書。以繩直物曰絳。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通考古書。皆與賈說同。惠棟云。呂覽應同篇。漢鴻烈俶真訓。惠氏誤。邦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邦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邦君以爲然。賈氏之注本此。被練若非甲。則被練三千。免者三百。既非甲士。是何物也。以練袍爲戰服妄矣。

軍事有死無犯爲敬。　晉語韋昭注。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

與之禮食。　晉語韋昭注。禮食。公食大夫之禮。按玉藻所云者。皆傳食。則不爲禮食也。

士富爲候奄。　晉語。使范獻子爲候奄。韋昭注。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　按周禮注。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遷爲執競。渠爲思文。鄭所不取。杜預分繁遷爲二。徒形其陋。

詩譜。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者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于諸侯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于臣得用頌。與此異也。郊特牲大射燕禮。皆云。大夫之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按此蓋用其節。而不用其聲時。升歌合樂別也。按杜預解鹿鳴以下。更說新義。不知燕饗所常用者也。是燕禮等篇。彼平時未嘗寓目也。

拳孫曰略。　漢律所云。略人財物。略賣人是也。唐賊盜律注。不和爲略。

武羅伯因。　世本。夏時有武羅國。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司之。伯因。古今人表作柏因。

家衆殺而亨之。　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淮南詮言訓。羿死于桃梧。天問。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于逸章句。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也。按卽此傳。殺羿烹食事。沿說之誤。浞因羿室。　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章句。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按傳。則純狐本羿妻。故路史云。浞反。乃烝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羅苹注。純狐羿妻名。

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　藝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云。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賈逵以爲辛甲卽尹佚。藝文志。又有尹佚二篇。云在成康時。卽大戴記之史佚。不得謂爲一人。

官箴王闕。　夏商。皆有箴。見逸周書。呂覽謹聽篇。引周箴曰。夫自念斯。學總未暮。蓋亦辛甲之餘言也。

獸臣司原。　賈子禮篇。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戎狄荐居。　服云。荐。草也。劉炫謂莊子云。麋鹿食荐。卽荐是草也。服言是。按韓非內儲上。若如臣者。納獸鹿也。惟荐草而就。漢書。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是也。杜預以爲荐聚。則同于十著。何易十之有。

國人逆喪者皆髽。　言不爲始死之服。卽用小斂時之髽。著禮幾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婦人髽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用笄纚而紒也。七冠禮注。經一幅長六尺。以縮蔽內則疏。引虞禮云。所以蔽髻。冠。以全幅蔽而用之。髽之異于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髽。注。髽。麻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著帷頭

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當免。此對士喪禮。衆主人之免者也。孔子彼疏云。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別。以麻髽對男括髮時。以布髽對男子爲母免時。以露紒髽。當喪服之女子在室髽衰。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子之未成義也。既言髽衰三年。豈知恆髽是露紒也。孔氏于小記。既明三種之髽。復主鄭氏露紒之義。爲三年恆服。是不遂正經。于義得矣。杜預于此云。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若然。傳當譏云。魯于是始不成服。禮口本有髽。豈僅云始髽乎。魯雖衰替。不至若是之無忌憚也。孔穎達攻鄭露紒之說。不復尋喪服注疏矣。魯子是乎始髽。　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注。禮婦人弔服。大大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喪服傳注云。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擿頭矣。（續漢志。皇太后入廟。皆以玉璫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公卿列侯二千石大人。魚須擿長一尺。）按弔服用吉笄而無首。同于女子子。爲父母卒哭後。歸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也。魯智見狐駘之役。去笄纚以髽。此失之過重。而杜預以爲凡爲喪者。皆惟髽而無服。非解也。

國人誦之。　樂師職。鄭司農注云。奏爾悲誦。此國人之誦。所謂悲誦也。

我君小子。　仰之詩。皆虹小子。於乎小子。皆稱后王也。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按晉有小子侯。襄公在定姒之喪故也。

五年【傳】貪也。君子謂楚其王。于是不刑。　劉敞曰。傳言王夫貪。殺之當也。何謂不刑乎。解經若此。取舍安從。按左氏所載君子者。皆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所以參同異之趣。極商榷之情。故其言有是有非。在好學深思者自得之。劉敞之言非也。殷本注疏考證。臣照按劉敞之論。蓋亦謂左氏自作。史斷。而託諸君子云爾。夫使非其時君子。實有此論。左氏自以爲君子。而著其論于聖筆之後。廁之史策之間。謬妄已極。尚何問其論之當否乎。夫左傳記事之書也。紀當時君子之論云然。即以知世風之升降。後儒妄規左氏之過。何未之思耶。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趙汸補注曰。行父殺嫡立庶。專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流俗之論。臣照按趙汸。亦未悟左氏之意。斥左氏爲流俗之論。不知左氏所記者。正當時流俗之論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襄公。

六年【傳】長相優。　優。謂優假饒益之。

子罕善之如初。　服云。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提從華弱之間。復善樂轡。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正卿。雖逐子蕩。何忠誦從。乃昧惡惡之義。抑心強梁。是國之大命。得挾持之。而執政爲虛器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堙之。　曹操孫子注。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攻城法。于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即孫子所謂距闉也。

七年【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生民疏。箋意定以正月爲郊。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在耕耤之前也。

公登亦登。　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注云。遽下人君。直云。韓非子載魏叔語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委蛇。　唐石經初刻蛇字。郭忠恕佩觿曰。委蛇之蛇。余脂反。蛇蛇遲反。尨也。

衛而委蛇必折。　言委蛇人臣常度。當順行無愧。蘧有此容。若衛不順理。猶復委蛇自矜。必致毀折者也。衛、指孫子之不後魯君。委蛇、指孫子之無愧容。

八年【傳】子國怒之曰。　韓非外儲左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盛怒之曰。夫介異于人臣。而獨于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于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循彼文。蓋即此傳。怒子產之辭。而傳聞之訛也。以彼文無事實本末。故不入考異。而附于此。

楚師遠。糧食將盡。　史記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悉索敝賦。　論語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偏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再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成元年疏。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此悉索敝賦。亦謂總徵境內之兵也。

不遠啓處。　按古人坐席。皆按膝。故管事蔡牀。著膝處皆穿也。以坐是跪。故詩傳訓啓爲跪。李巡曰。啓、小跪也。以別于長跪。不遠啓處。猶云不遠坐處。

九年【傳】用馬于四墉。　校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漢書溝洫志。上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然則所禱之事。皆用馬牲。用馬四墉。此城隍神之濫觴。

相士因之。　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士作乘馬。遂遷于商邱。漢五行志。相士代閼伯主火星。宋其後也。

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國亂無象。　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變也。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問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遇艮之八。　劉馮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謂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馬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皆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隨之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擬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何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雜極之理也。

艮之隨。　汪琬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觀爲疊。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爲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爲艮爲震。艮止巽入。入而止焉。其兆皆不能出。象辭雖无咎。于穆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爲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僧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隨其出也。　隨初九爻。出門交有功。惠氏周易述。帝出乎震。故震爲出。初爻交坤。故爲交震。方伯之卦當

春分。春分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爲天門。故震爲開門。隨于消息爲二月卦。按此云隨其出也以此。

固在下位。　虞翻曰。隨象陰隨陽。惠云。婦人當陰爻。例居下位。謂六二。

不靖國家。　惠云。靖讀爲靜。婦人體坤。當安于承天之正則亨。今效坤亂。故不可爲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坤爲身爲害。

棄位而姣。　棄位。納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爲貞。服讀姣爲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俊易立節。或作傲。姣傲字本通。易繫辭。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周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乘坤之正位。而效乾之俊易也。杜謂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斬行栗。　惠云。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宮。行。道也。周語。列樹以表道。

公子嘉。　說文。孔從乞從子。乞謂子之候鳥。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閏月。　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爲門五日。衛冀隆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朝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爲長曆十年十二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欽按杜預長曆。彼自編排日月。爲解詁之用。本非魯曆。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於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爲門五日。衛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斯笨伯也。

冠而生子。禮也。　高誘淮南氾論訓注。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按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歲生武王。前哲故事。故云禮也。

以先君之祧處之。　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

魏絳請施舍。　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新以幣更。　管子四時篇。除神位。謹幣梗。劉績注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注。更代也。周禮女祝注。杜子春讀梗爲更。

十年【傳】抉之以出門者。　服云。抉、撥也。謂以木撥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按呂覽愼大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誘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皆此鄂人紇之事傳誤也。關機也。服謂以木撥抉之。門關即木撥也。以爲楯。　孫子謀攻篇注。李筌曰。楯、櫓也。以蒙首而趨城下。杜牧曰。楯即今之所謂彭排。按後漢劉虞傳。以牛車爲楯。即與狄毋彌此事同。蓋倉卒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趙簡子攻衛。居于犀蔽屏楯之下。是楯固以革蔽之。小戎詩所謂蒙伐有苑。解詩者。以蒙爲雜羽。似非。

以成一隊。　杜預云。百人爲隊。按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說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五十人有也。是一隊不得有百人也。狄毋彌執楯拔戟。以預此一隊。史記孫武子以吳王闔廬二人。各爲

隨長。皆令持戟是也。

隨以桑林。　莊子養生主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司馬云。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順民篇。湯以身禱于桑林。注。桑山之林。能興雲出雨也。

題以旌夏。　夏、翟羽也。禹貢。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施。周禮樂師職。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夏。卽先鄭所云皇舞也。廣雅釋親。題、額也。其形象非常。故晉侯懼。杜訓夏爲大夫旌。非舞人所能持也。

於是子駟當國。　當國爲專大政。其次爲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叔氏、孟氏、爲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爲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其次弟也。杜預乃云。攝君事。至襄十九年。猶云簡公尚幼。故大夫當國。所謂言僞而堅也。

以位序聽政辟。　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立子產爲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爲載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其能來東底乎。　釋詁。底、止也。邵晉涵曰、底通作祗。何人斯云。俾我祗也。鄭箋。祗、安也。安亦爲止也。杜訓底爲至。與來義複。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汪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非也。瑕禽言王叔之勢居上。伯輿勢居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在下者。雖有理而不得直。則何以謂之正直爲正乎。此言兩造之曲直。非斥宣子。鬻冠子迭遠篇。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此之謂也。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小宰注。凡簿書之最曰。獄訟之要辭。皆曰契。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按其數則謂之契齒。

十一年【經】齊世子光。　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爲先。至先滕猶有傳文。先莒復何所據。若使光先于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愚以爲此經誤。僞文采錄。本無義例。

公至自會。　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

【傳】不入者倍征。　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于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貢公之租稅而已。旣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周禮小胥。鄭注云。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按樂之半。則鐘八磬八。注又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也。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東西。

庶長鮑。　續漢志注。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蓋君爲政。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按第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十七爵駟車庶長。十八爵大庶長。

十二年【經】吳子乘卒。　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公及其盟。遂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按夢乘聲同。今徽州寧國人猶然。

【傳】隱于周廟禮也。　左氏但言臨同姓于廟爲禮。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奔喪云。哭父之黨于廟。是也。其文王廟得立以否。其是非人人知之。左氏固不論也。劉敞不循事端。而輒譏左氏。非也。

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廣雅釋詁。農、勉也。魏了翁讀書雜鈔。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農、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僞孔傳。習、因也。疏云。習則襲也。襲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爲因也。釋文謂不習則增絕句。非也。當一句讀。從祖果堂先生曰。此蓋楚先王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援此立說。卜征謂卜伐國。曾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守。與本事無干。

使歸而廢其使。　廢、納也。言釋良霄歸。沿其使于位。則感楚之惠。而自愛疾其君大夫。稍已于楚。則鄭之臣。各有左右。良霄心自鄭楚。以來制彼專事晉之心。爲楚計不亦善乎。

十四年【經】衛侯出奔齊。　公穀傳。俱有衍字。俗師妄加也。春秋闕疑。高氏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爲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爲是。而歸過其君也。按杜預心術邪曲。故誣春秋之旨。宋、胡安國解此經。與杜同。

【傳】敝苦蓋。　此苦蓋倒非茅蓋。乃匏裘也。桂海虞衡志。蠻甌。蠻人盛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卽此物也。

有司徹禮。　周宮攝酒注。更洗。釜鬵頓之。士冠禮。再醮。攝酒注。攝猶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此非公食大夫禮。蓋玉藻所謂。賜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囿。　寰宇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食射鴻于此。案陳留郡之浚儀。春秋時爲宋地。不得言獻公射鴻于此縣。

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無不可歌。墨子歌詩三百之言。非虛語。

與孫子盟于邱宮。　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案此時獻公。稔林父將作亂。故與結盟。以掩蔽失明已無他心。豈是不知孫子之事。而復欲與盟乎。

鄄人執之。　服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之。案服與杜解。皆非也。鄄人叛公。故爲孫氏執公徒之奔逸者。

無告無罪。　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案定姜亦第言其告之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之使不告也。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　禮記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惠伯彄。其後爲厚氏。魯語。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注。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元孫敬伯閭也。魯世家。季氏與郈氏鬬雞。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郈。呂覽觀表。有厚成子。孔蓋同。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成子。

增淫發洩。　釋名。淫、浸也。浸淫旁入之言也。釋詁。淫、大也。言積浸淫之怒。而發洩之至于逐君。

知朔生盈而死。　齊召南曰。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實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爲罃子。盈爲朔子。朔早卒。本及爲卿。于傳文爲甚順。但其祖首無謚。莊朔又謚莊則誤耳。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爲朔弟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疏引服虔注。以爲逸詩。蓋毛氏詩不立學官。故服以爲逸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十五年【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長曆以爲八月丙戌朔。案陰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傳】宣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　祭法注。宣師、中士下士也。案左傳。單劉並耕。不應單爲三公。劉乃卿士。蓋劉夏初免喪。繼爵未命者。猶從士服耳。

鬻子馮爲大司馬。　據疏引杜預。以子馮爲叔敖之子。刊本作從子。誤。

十六年【傳】改服修官。　通典。五服變除云。新喪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練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爲連衫。七升布爲緦。小祥而練除首絰。此所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吉。始終一說者也。

爲夷故也。　案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晉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爲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義取皆平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徒。以彼謬說。彈射左義。此杜預之咎也。春秋本主魯事。或書公會某國君。或書大夫會某國君。義取在我。非是元尊。故無所嫌。

十七年【經】邾子釋卒。　孫復曰。前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敕之也。

【傳】衛父爲厲。　周禮序官司圜注。犯政爲惡曰厲。

以杙抉其傷而死。　此文作弋。蠻也。以杙爲劉子樹書遂作杙。莊子人間世。抉把而上。求狙猿之杙者斬之。

澤門之皙。　詩疏引云。皋門之皙。釋文云。作皋門。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澤。晉澤澤誤爲澤。注家乃晉澤爲澤。荀子王霸篇。舉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廣成頌。皋牢陵山。列子天瑞。裂其壙舉如也。釋文晉皋。又成皋縣。韓策史漢。皆是成皋。漢郡國志。作成皋。舉是皋之誤。東觀記。成皋令印。舉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印。長吏印文不同。皋字爲四下羊。則同舉字。蓋漢人相沿之誤。故皋舉互易。

孟子云。魯君之宋。呼于垤澤之門。趙岐云。垤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方輿紀要。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作皋非也。

親執朴。　尚書鄭注。朴、檟楚也。朴爲教官爲刑者。錢大昕曰。古無扑字。說文。朴。木部。朴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爲教學之刑。其物卽名之曰朴。後人緣朴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收用手部。則唐改之。蓋或卽出于唐元度之手。（正石經初刻作朴。後改從手也。）

姜嬰蠡縗斬。　案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蠡縗斬者。其父爲卿。故爲父服士服耳。蠡縗斬者。其姜嬰蠡縗斬之服。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蠡縗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謂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于蠡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蠡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蠡也。案喪服疏衰。疏屬。注云。疏猶蠡也。此謂受服之人較蠡。不如斬衰之尤至。呂覽勿躬。注。稿甚也。正與蠡字相對。非謂衣布之蠡細也。鄭以不及爲蠡。杜預以過之爲蠡。竊謂雜記與此傳。具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失相表裏。則毋寧鄭義云。賤而不能盡其情爲愈也。若其正禮。則齊衰之情。飦粥之食。曾孟子周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

寢苫枕草。　杜預云。枕由非喪服正文。案喪服正文。言寢苫枕塊。杜預誤以爲傳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適子爲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縗三升半。威布三升。姜平仲爲其父服是也。

唯卿爲大夫。　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姜子在齊非卿。故給以是說。姜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姜子可謂能退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跡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于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姜子之爲之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旨異矣。

十八年【傳】疏陳之。　漢南道應訓。知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面擊之。高誘注。流分也。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章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烏烏之聲樂。　穀子行軍篇。烏集者虛也。

有班馬之聲。　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或如盤桓。班馬之聲。蓋當如此。又釋言。般、還也。郭注引傳作般。亦謂盤辟不前之意。還音旋。或音環。杜預謂班別。迂解。

脅衿甲面縛。　說文。衿。衣系也。玉篇。衿亦作給。結衣也。釋名。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故杜預云。不解甲。愚謂以甲系縛之。

及秦周伐雍門之茨。　呂覽收勳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城門名也。列子湯問。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高誘齊策注。雍門。齊西門名也。晏子外篇。景公登牢而望。見人斷雍門之檟。說文。檟傳。卽楸梓也。引此傳作萩。同。齊民要術。楸梓二木相類。白色有角者爲梓。似楸有角者名角楸。

或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亦呼荊黃楸。

斬其樹以爲公琴。　釋木：櫄，梧。郭云：今梧桐。案今之青梧也。櫄樹聲同，故樹材中琴也。集韻：杶，樹同通作椿。說文：杶或作櫄。管子地員注：音春。小雅疏引郭璞注：俗語曰：樹檽樹漆，相似如一。說文繫傳：字書：杶木似樗。案蘇頌本草圖經：椿木樹木，形狀大抵相類，但椿木實而香，可噉，樗木疏而氣臭，北人呼樗爲山椿。寇宗奭本草衍義：世以無花而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爲椿，其有花莢而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爲樗。疏而氣臭，無風脫草者，謂之樗。如上所說，椿木不中爲琴材，且禹貢杶幹栝柏，係名材，不得以椿爲類。疑集韻杶樹，種自一類，爲椿者非也。惠云：公琴，趙琴也，頗與公古字通。

門于楊門。　惠云：呂氏春秋：齊桓公死，蓋以楊門之最高誘注：楊門、門名也。齊乘云：楊門，齊城西北門。

門于東閭。　呂覽貴直論：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新之東閭。

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　林堯叟云：揚豚邑大夫名宜。案說苑：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疑揚豚尹，是楚官名。

多死聲。　周禮太師職：太師執同律以鶉軍聲，而詔吉凶，六鼓五音，武王問太公曰：律存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惠云：服虔曰：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韓欲謂管北楚南，以律管試兩國軍聲。鄭注：引兵書所謂，商則戰勝，軍士強，羽則兵弱少威明，不必如服之用十二律，律之別八風也。惠言氣則風是也。

十九年【傳】先吳薳夢之龍。　杜預云：以璧馬爲鼎之先。案錦與璧馬，贈賄之常禮也。故以吳鼎先將其意。惠云：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馬不先上堂，安得先之。

荀偃瘧疾。　索隱：奇病有脾瘧、膽瘧。注：瘧熱也。又王機直藏論：肝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瘧，腹中熱，妄心出黃。又藝文志：瘧黃病，素問作疸。金匱要略：有穀瘧、女勞瘧、酒瘧、諸徵。又云：黃瘧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爲難治也。瘧而渴者，其瘧難治。瘧而不渴者，其瘧可治。生瘍于頭。　靈樞：寒熱病，項部有癰疽者死。又癰疽篇：發于頭，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蝕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大夫稱伐。　文心雕龍銘箴篇：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金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言也。魏顆紀勳于景鍾，孔悝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

諸子。　此通爲內官之名，不必子姓之女。說別見哀五年。

使以行禮也。　謂從柩車行也。既夕：陳明器于乘車之西。記云：爲乘車載蓋，藏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槀車序從，皆弓網漆轂，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道車也。案杜預釋例：以子嬭叔孫所賜大路，皆是革輅、木輅，孔氏娓娓篇辭，專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縵耳，何者，出車所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封加一等，則有五輅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天子之孤卿，已爲加等，非常之賜，豈可復上于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曰大路，曰先路，又有孤卿大夫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說禮記，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亦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其說慎矣。

二十年【傳】師將傳。　傅、緣城而上也。師謂齊師。

二十年【傳】言不與人同欲也。　傳但言晉於保身之道，盡之也。杜預以爲非其迹衆，而家鉉翁敢指左氏爲不明經旨。

二十一年【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大衍亦以爲然。今曆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

【傳】以公姑姊妻之。　惠云：公衡必非成公子，公姑姊定是一人。武仲云：姬氏，則所謂公之姑姊，亦非宣公之女。凡成公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皆可謂之姑姊。武仲云：君之姑姊，明是一人。案如惠言，即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至此亦不復堪嫁，姑姊者，謂外姊妹，襄公姑之女也，係母姓，故曰姬氏。周世以外甥女嫁舅，猶謂之宗女。舊唐書契丹傳：首領李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爲永樂公主，以妻之。案國傳首領李大輔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

重繭衣裘。　說文引云：盛夏重襌，云袍衣也，以絮曰襌，繭曰袍。案玉藻：續爲繭，注：續、今之新綿也。

而不使。　唐石經下添親襲二字。北宋本無。惠云：王充論衡引有親襲二字。案幸姬人謂之使。水經注：河水篇：疏水中有物，摘其梁帳，可以小使名。爲水虎者也。此謂壯陽道之事。

得罪於王之守臣。　杜預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案對天子而沒其名稱，同僚之義，無是理也。宣子說叔向之罪，免妻孥之隸，猶言諸公，則生殺予奪之柄，雖曰下移，猶假王命。杜預牛司馬昭之時，蓋忘魏主矣。廟災武云：王藻：者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使司徒禁掠。　欒氏者，　鄉遂都鄙，皆司徒所掌。

使候出諸轘轅。　候，候人也。周語：候人爲導。初學記引闕駰曰：轘轅道，凡十二曲也。方輿紀要：轘轅山，在河南府，崇縣西南七十里。

先二子鳴。　御覽九百十八：引尸子曰：雞如鬬雞，勝者先鳴。

莊公爲明爵。　勇爵，猶漢武帝所沿武功爵，官首樂卿之類。商子壹內篇：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

二十二年【傳】焉用聖人。　周禮疏：何休膏肓云：說左氏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御叔謂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曰：武仲者，遠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御叔不說學，見武仲雨行而傲之，左氏薄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案大司徒職：知仁聖義中和，聖在六德，則知有全有偏，鄭欲酒義注：聖、通也，又設法解稱善曰聞曰聖。張[illegible]補注：伯揚[illegible]賦簡。金校補[illegible]編。作[illegible]善賦簡。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大行也。

見于書酎。高誘呂覽注、酎、春醞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樂祭民要術作秫米酎、黍米酎、法皆以正月作、七月熟。笨麴一斗、穀米六斗、用神麴麴佳、一石米不過一斗糟。酒色似麻油、先能飲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飲。飲三升大醉、與人此酒、先問飲多少、裁量與之、若不語其法、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其略如是。張晏之解、爲得之。

而以爲口實。服云、口實、謂譏讓也。

而使黜宦薄祭、祭以特羊。黜宦者、減省其家臣、若室老士之類、與薄祭文相對。非謂黜殷之受職也。大夫當祀、當如少牢饋食禮。

未嘗祿、而有馬數十乘。尙書大傳、庶人木車單馬、惠云、荀卿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尊、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

王遂殺子南于朝、懼觀起于四境。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置之市朝、韋昭注、死刑、大夫以上、屍諸朝、士以下、屍諸市。周禮、條狼氏奮鐸而徇曰、車轘、轘觀起于四境、用刑之緩也。

請徙子尸于朝。廣雅釋詁、子、君也。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

君臣有禮、惟二三子。言君臣各盡其禮、惟二三子所裁。周禮、鄉士協日、刑殺肆之三日也。

二十三年【經】邾卑我來奔。杜預云、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卑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據焉、釋例以卑我是卿、兩說自相矛盾、愚案自來說春秋者、皆緣上庶其之事、以相引證、皆肊說也。杜預妄爲傳遠、不幾同株連瓜蔓、如何休之爲公羊乎。

入于曲沃。上云復入、則無狀已著、蓋先出奔、義絕于晉、故不言叛。杜預言、還與君爭、不言叛、夫反逆之罪、猶不重于叛乎。

【傳】晉悼夫人喪之。杞孝公是爲後者、悼夫人喪之、自如期也。

禮爲驛國闕。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闕從、鄭云、子爲母之黨、喪服小記、闕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若自爲己之母黨、案諸侯絕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晉同也、晉同則[illegible]緦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尙爲鄰國闕樂、況本其總親、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爲鄰國闕、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杜預云、子無天咎、故可因、案蓋言、若再舉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爲天所祐、于子無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己、杜解非也。

及七輿大夫輿之。服云、下軍輿師七人、案杜于僖十年傳注、謂七輿是侯伯之副車、劉炫曰、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

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此亦援殺戰之例、若因殺戰以爲當、則此固不待言、何云墨縗冒絰乎、服問、唯

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此僞爲悼夫人之侍御、故亦如其服服。

右撫劍、左授帶。帶、綬也、曲禮疏、綬登車索、少儀云、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疏云、僕即御者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于君、故右帶也、此左授帶者、即少儀之負良綬也。

隸也著于丹籍。唐律疏議、雜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驅使、亦附州縣戶貫、賦役不同、白丁官戶、亦是配隸沒官、惟屬諸司州縣、無貫六典、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俘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男子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命遠京邑、配嶺南爲城奴、一免爲番戶、諸律令格式、有言官人者、是番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也、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並免爲番戶、七十則免爲良人、凡配官皆長輸其作、番戶雜戶、則分爲番、番戶二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上、每歲十月、所司自簿已上、此即皆這都官顯說、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每歲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關其老幼、而正簿焉、案漢刑法志、其謀反大逆者、夷三族、非死罪、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且舂者、如淳曰、繇于城、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如降爲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然漢制無常戶、與魏晉以下異也。

攝車從之。攝、譏若攝弓而馳之攝、范缺既步、以逃欒氏之攻、復乘車以追逐欒氏也、攝車猶超乘、

胠。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救、左右二卒曰闢、注云、皆陳名、胠、闢、聲相近。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鄉射禮、主人獻衆賓後、大夫若有遵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又燕禮、司宮筵室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此以賓無加席、故燕禮卿辭重席、明非君在前、則得重席、臧紇以重席待悼子、明非爲卿之適、從卿禮也、新尊絜酒、如士冠禮、再醮攝、有司徹、司宮攝酒更新、示敬也、燕禮、卿大夫皆脫屨就席、主人乃獻士于西階上、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也、鄉飲酒禮云、既旅士則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也、旅而召公鉏、以士禮待之、明其不得編爵。

使與之齒。與旅者、子姓兄弟爲齒也、案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爲旅酬、此旅而召公鉏、正當其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堂上無位、公鉏胡能與悼子爲齒乎、杜預說非是、

編編無門、惟人所召。呂覽名類篇、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編編人或召之也、

孟氏之御騶。說文、騶、廐御也、月令、命僕人及七騶咸駕、注、七騶謂趨馬、主爲諸官御說、周禮者也、後漢書張讓傳注、騶養馬人、

秦羯立于戶側。于戶側南面而立、尙書顧命、所謂延入翼室也、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案士喪禮、未小斂、主人坐于牀東西面、衆主人在其後、小斂訖、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衆主人在其南、惟有弔賓、則鄉南面對之、即是季孫至之類、此時尸尙在室、故羯在戶側、侍季孫也、檀弓、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曾子問、喪無二孤、羯爲喪主拜賓、則孺子秩不預其列、故季孫云、秩焉在也、

美疾不如惡石。疾、高誘呂覽注、引作沴、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石、二砭石、三鑱

石。其實一也。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鄱元起。欲工索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案素問病能論。有病頭痛者。或石治之。或鐵灸治之。岐伯曰。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同病異治也。王砅注。石、砭石也。又腹中論注。石謂以石鍼開破之。又寶明五氣論注。衛氣留滯。以鍼瀉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鐵鍼代之。然素問亦自有鍼鍼。蓋大者爲石鍼。小者爲鍼鍼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後世。然則九鍼及小鍼解。專論鍼鍼所用。全元起云。黃帝造九鍼以代鐵石。是也。良以砭鍼猛利。或氣體虛弱者。所不能堪。故云惡石。奇病論所謂。身羸瘦者。無用鐵石。病能論所云。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者也。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藥種也。此則用石鍼也。王僧孺尚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混爲藥類。疏遂引鐵乳礬石之類以證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臧孫使正夫助之。　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案臧孫爲司寇。或犯罪者。復作司寇。若周禮司隸司圜所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爲隧正。而疏云。臧氏兼主掌之。眞妄談也。

且致大蔡焉。　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掌惡臣。若史籍所記盧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周禮司盟職。盟萬民之犯命者。鄭注。卽引臧孫紇事。

作不順而施不恕。　廢長立少爲不順。開釁于公室爲不恕。王肅家語注云。念此在此。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襄公

二十四年【經】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曆推之。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說是。

【傳】范宣子逆之。　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象有齒以焚其身。　御覽異物志曰。俗傳象牙。燒燒猶愛惜之。擲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往易之。覺則不藏。沈懷遠南越志曰。不解窮其主。乃得已也。服讀僕爲借。先師所傳。有齒焚身。賊是故爾。

已皆乘乘車。　杜預云。乘車安車。案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之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漢書山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晉書輿服志。三公九卿以下。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也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蓋自漢晉以來。始有安車。猶以優老爲義。古人則男子無安車。皆立乘也。惟婦人得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男子立乘矣。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既非婦輪之典。又殊輔輯之義。何乃躐以高車自爲輜轑乎。廣車是長轂衝陣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賂轉而鼓琴。　傳遽曰。傳當爲軫。惠云。文選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軫

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橫木。

不在程鄭。序卦曰。井而不已必困。言君子居安思危。有知窮之道。程鄭小人也。不足以及此。直是器小祿薄。故有陰陽之患。

二十五年【傳】風陷妻。惠云。兌爲少女。故曰妻。大過本末弱。故風陷妻。

所恃傷也。惠氏周易述云。三承四。二變體。艮爲石。故困于石。下乘二剛。二體坎爲疾。疾所據而傷。故

據于疾藜。初至四有木濟象。故往不濟。

無所歸也。虞翻曰。巽爲入。二動。艮爲宮。兌爲妻。謂上无應也。三在陰下。離象毀德。隱在坤中。死其將至。

故不見其妻凶也。

驟如崔氏。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棠姜繼不爲崔子之妻。何患於無冠賜人。今在崔子之宮。適可養崔子之冠。

陪臣干掫。詩傳。干、扞也。說文。掫、夜戒守有所擊也。案漢書李廣傳。擊刁斗自衛。李衛公兵法。每夜巡探。

行者敵弓一下。坐者即箭三下。方擊軍號以相應。皆干掫之謂也。

而焉得亡之。晏子語分兩節。上言君非以社稷。自取其死。任社稷臣者。不當從死也。此言崔氏自積凶

惡戕君。晏子又無用以崔氏而死亡。杜預言。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反成怨望。忠義

之道喪矣。

將庸何歸。言此豈平常時。云何遂歸。

圍邱壘。以帷縛其妻而載之。婦人乘車。本有帷裳。毛詩。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所謂幡幃之蔽。今此倉卒

逃難。非復常度。直以帷縛藏妻而載車中。說文。縛。白鮮色。借爲卷幾。灌錫璋按。說文。縛、束也。从糸尃聲。（兩字通別。今淮文作縛。不當以从尃之縛縛之。）

崔氏側莊公於北郭。士冠禮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吳語。側席而坐。韋昭注同。特牲饋食禮注。側殺。殺

一牲也。昏禮注。側尊。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窆。則謂有棺無槨也。杜預全不知訓故。

不踊。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職。大喪亦如之。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謂納壙中者也。服云。下車道車也。以路車等皆不納壙。送形而往。迎柩而反。

推道車實壙。故服以道車當之。既夕禮。陳明器用器。有弓矢之等。役器有甲冑干笮。是本有兵甲也。

自六正五吏三十帥。萊遇云。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案五吏。每卿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與帥

屬於軍將者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案唐時雖有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惟吏傳所云文吏者。

習文法之事。若功曹五官掾史等。武吏者。勇捕之事。若督盜賊游擊等。何武傳。問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

材篇。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

鼎峙。其爲軍主將。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況周世乎。

晉侯許之。趙汸曰。僖見晉失盟主之義。杜預云。齊有喪。師自宜退。曾不思齊之喪由誰致之。有弒君之

賊。而猶援有喪退師之例。不通甚甚。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淮南兵略。隧路廁行。樊治。賦文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注。隧道也。司馬

法仁本篇。布令於軍曰。八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伐林木。當陳隧者。謂下營之處。

與子產親御諸門。御與禦固並通。廣雅釋詁。禦、止也。管子書。禁禦之字皆作圉。

陳侯免擁社。免則肉袒也。擁社主。示將戮于社。

拜陳之功。言鄭假晉命。得成功。故拜謝。

表淳鹵。廣雅釋詁。淳、漬也。詩箋。淳、漬也。言斥鹵之地。多沾漬。故賈逵釋訓淳。鹹也。

數疆潦。管子地員篇。瘠赤墳歷。彊肥。注。歷、疏也。彊、堅也。又云。五沃之狀。塥焉如壚。注。壚。猶疆。草人職。壚

埆用糞。鄭云。彊壚。堅者。與管子義同。此彊潦。謂土性剛硬。受水則潦。今直隸山東處猶然。字當從彊。加

土者誤。通典屯田制云。土敕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驅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也。杜預作彊

界解。非也。晉民要術。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氾勝之書。橛本長尺二寸。趣上沒橛。陳根可拔。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急蓄蠶土墨壚之田。

規假豬。周禮宮人職。及其井匽。鄭云。匽豬謂溺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案孔傳。水所停曰瀦。此亦謂

瀦水之處。作隄以受之。假隄字皆通用。後漢書董卓傳。爲立陽以爲捕魚。注云。續漢書。陽字作堰。其字義

同。但異體耳。

井衍沃。賈逵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場。八場

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墳衍之地。九夫爲數。

五數而當一井。假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案賈氏此條。約九等之夫數。非真受田有此制也。孔

疏。祇以杜預不用。遂執周禮。授田不過三而當一。不得有九當一。此其蔽也。案管子地員云。九州之土。爲

九十物。凡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若管子之言。其別土分類更廣矣。豎備少見多怪。又以

爲何如也。

隱於短牆以射之。短牆。睥睨也。或是羊馬城。

二十六年【經】衛侯衎復歸於衛。杜預謂名與不名。無義例。非也。如此。則春秋之義又安相。蓋其出也。流恤

在外十餘年。而不嘗憐恩。其入也。唱人以利。使橫屍而已享其位。始終不足取。則亦名之而已矣。張洽曰。

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義。

【傳】顓之而已。說文引傳作顓。此俗師所改。一切經音義。廣雅。顓、搖也。謂搖其頭也。今江南謂顓納搖

頭爲顓。參、亦謂笑人爲顓。列子湯問篇。巧夫顓其頤。則歌合律。釋文。顓。搖頭也。素問至真要大論注。

顓、頻車前牙之下也。非此義。（灌錫璋按。說文。顓、頭也。从頁耑聲。五戀切。顓、面黃也。从頁舍聲。初盛切。二字音同而義各別。）

鄭先宋。不失所也。按趙武以逼公。而不書名。其下則不嫌於逼公。而向戌以不及期。自不書名。鄭既不

嫌於逼公。又不失所。故經獨書鄭良霄。劉敞云。此傳皆不足信。莫纘其不信之由。

賦僧之柔矣。　見周書太子晉解。

美而很。　莊子漁父釋文云。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水經注。沔水篇。有很子。惠云。惡面婉。內惡而外婉也。美而很。內美而外很也。

夫不惡女乎。　夫讀如曲禮若夫之夫。釋文。音扶非。

聒而與之語。　莊子天下篇。強聒而不舍。楚詞疾世注。多聲亂耳爲聒。字林。聒。咠語也。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廣韻。步馬習馬。孫愐按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字不從馬。按周禮度人職。教驍攻駒注。教驍。始乘習之也。今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

班荊相與食。　周語注。班。分也。言披分荊棘。即坐。晏子諫篇。塞草而坐之。杜預注云。朋友世親。按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

如杞梓皮革。　陸機疏。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其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趙岐孟子注。杞。柳。柜。柳也。

加膳則飫賜。　此飫字當爲餽。陳氏毛詩稽古編曰。餽。飽也。乙席切。左傳飫賜。杜解飫爲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餽。而飫則亡其義。餽則并亡其字矣。按集韻九御。韻依據切。說文燕食也。又餽。說文飽也。民祭祝曰厭餽。唐韻雖失之。集韻仍自分明。陳氏未考也。

欒范易行以誘之。　賈、鄭、杜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欒。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接鄭說是也。以中軍羸兵誘之。而奉精卒於上下軍。故傳曰。中行二卻。必克二穆也。

以比叔向。　陸粲曰。令其祿秩比叔向。叔向上大夫。蓋以上大夫處伍舉。

王使請事。　聘禮。及竟。君使士請事。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蓋主國雖知其爲聘來。猶不敢必賓事之有無。或有他故來也。故聘享成禮後。經又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客俞諸門外是也。擯者猶必復請。故經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然則主國之請事有二。一是士請事於館。一是擯請事於廟門之次也。此傳王使請事。則已行聘禮。擯者請事於次也。

二十七年【經】多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乙亥朔。交分初口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昏。交分初口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傳】叔孫與慶封食。　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服云。衰麻已除。月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然所謂追服。不知施於何人。杜以稅爲緦。或是也。喪服。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檀弓。齊緦衰而環絰。則緦衰服之至輕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又注喪服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今南陽有鄧緦。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見存。安可預服。當是盛子鮮之去。痛嘗子之亡。爲緦衰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緦衰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畢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惟卿備百邑。　坊記疏。熊安生曰。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抵論邑。不論乘。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從祖果堂先生。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其祿則亦皆如公之國也。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是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也。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卽正六十四邑。若有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加田者。見司勳。謂田易地也。如子貢地也。四十里者。極子五十里。二十里者。極子二十五里。皆八分采地之遠數。以其一爲勞加之數也。

詒卦邑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見坊記疏。小當作大。　成去三之一。卽何也。

以藩爲軍。　韋昭注。藩。籬落也。不設壘壁。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漢書鼂錯傳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若今時竹虎落也。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　此與上當作一意讀之。言不信者必不捷。彼食言者。不自以爲病。然終於不捷。豈能爲患。杜解不了。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顧炎武曰。守字句絕。按因宋地以守。上曰。左還入于宋者也。病則人人能致死於楚。上云。單斃其死者也。斃當作弊。周禮獻人弊田注。弊。仆也。仆而田止。又大司馬注。弊。止也。是仆與止其義互足也。

言遠命也。　賈逵云。叔孫義也。魯侯之非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遠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按宋、衛、於陵。素爲敵偶。宋、衛、不聞請降于小國。而魯欲自比于邾、滕。此必不能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誅。強鄰。故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此其率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仲孫湫請王子帶于周。事畢不言。枝如子躬致難。樂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遠。故大夫出盟。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指。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臣之敬。惡夫不肖者。假此以自專。故爲之防也。杜預穿鑿小見。既以爲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宜順者。順季氏。顯命者。顯強臣耳。豹所以貶者。實公命而違之故也。

晉有信也。　趙汸補注曰。周制以班爵爲序。歃血則先同姓。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次序本異。今屈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恐晉先歃。魯史豈遽以楚先晉乎。杜云。孔子追正

之，非傳意也。

楚爲晉細，不亦可乎。　小國執牛耳，今推楚主之，比楚小國，故云楚爲晉細。後漢末，陳留太守張邈等，起義兵，討董卓，臧洪以郡功曹，登壇歃血而盟，刺史劉岱等，雍容受辭，亦其事也。

請免死之邑。　向戌矜弭兵之功于君，以爲若此可以免於死矣。若後世封功臣，有鐵券，身免三死，子孫免一死也。呂祖謙曰：左氏于前書弭兵爲名，既有以誅其心，于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指其實，眞良史也。

削而投之。　已書於策，削而去之也。後漢書方術傳，風吹削噉，注云：噉當作栎，音牙，樹皮。顏氏家訓書證篇：此是削札牘之栎，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按考工記，築氏爲削，注：削，今之書刀也，以改簡札所用。故曰書刀。魏志韓觀以書刀自殺是也。

生成及嚮而寡。　墨子辭過篇：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詩疏引爾雅，無夫無婦，並謂之寡。按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

崔宗邑也。　唐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邑，食采於崔，遂爲崔氏。則崔爲宗邑久矣。

二十八年【經】春無冰。　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輒置兩閏。按晉書禮志：軍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據，則古左氏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緣魯知失閏之故，故於二十七年置一閏，二十八年置一閏，閏月之事，附正于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曆，臆造不足信，顧棟高但見彼曆，二十九年有閏八月，遂信此年十二月無乙未日，拘矣。

【傳】蛇乘龍。　魏書張淵觀象賦注：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宜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蛇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

廷勞於東門之外。　按廷即往之古文，說文彳部：往，之也，從彳，㞢聲。又於辵部出廷字，云往也，則與彳部之廷重複。其引春秋傳曰：子無我廷，又誤以誑爲廷。言部：誑，欺也。集韻：誑或作㞢，然則廷勞之廷，與欺廷之廷，不可辨矣。誑之爲廷，實緣說文之誤引也。左氏傳是古文，故往狎作廷。

以逞其顏。　文選西京賦薛綜注：逞，極也。字林：盡也。說文：楚謂疾行爲逞。

而乘其本。　惠云：本指初爻，復卦以初爻爲本。

周、楚惡之。　觀象賦注：虛宿對午，午爲張，鶉尾，周、楚之分也。

會不爲壇。　司儀職：將合諸侯，則合爲壇三成，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于國外以命事，覲禮云：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諸侯朝天子有壇，其諸侯自相朝，以此傳證之，本亦有壇。

使執鍛戈而先後之。　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以尚書顧命證之，則天子諸侯，出入

皆有兵衛。其居則爲武帳。漢書淮陽王上書：願武帳，孟康曰：今御武帳兵，謂五兵於帳中也。漢令侍郎執戟，東方朔傳：朔辭戟而前，鄭樺：位不過執戟。唐左右千牛衛，佩大橫刀，在御座側，即人主防身之刀也。明錦衣衛，佩繡春刀，皆其職也。然慶舍之所爲，則上僭諸侯，與楚圍二執戈者在前等也。

公膳日雙雞。　齊召南曰：卿大夫在朝之公膳，猶六朝客食，唐代堂餐也。昭四年傳：班在官治事，官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又引此傳以證之，是也。按唐諸司有餐錢，則就其治事之處爲食料。唐會要：武德元年，置公廨本錢，以諸州合史主之，號提錢合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五萬錢以下，中縣減半，月納息錢四千文，元和九年，戶部奏諸司食料本錢，減諸省等，三十二司減，匠營食利本錢，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貫，九百五十五文，加秘書省，則三千三百八十四貫餘，其他雙給不等，多者五千貫，少者有司祭師府，但一百貫文。

宰相會食於中書省，謂之堂餐，其常日朝參又有賜食，謂之廊餐。五代會要：廊餐，廊下食也，宰相之廊餐，六典光祿注，左有南南廚文武執事，五品以上，老員外郎，供餐百餘，餘供事門下供奉官，及監察御史，每日常供具羊，大參之日，加一羊，冬月則加湯餅，及羹臛，並於食之外而加焉。加命婦粉粥，寒食加餳粥，五月七日，三月三日，加煎餅，正月十五日晦日，加糖餳，七月七日，加餳，九月九日，加糕，十月一日，加乘雁，並於食之外而加焉。

慶舍之士。　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慶輿爲上獻。　特牲禮所謂賓長也，主人酌尸爲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以後經文，謂賓爲三獻，注云：謂賓三獻者，以事命之，有司徹，上賓洗爵以升，注：上賓，賓長也，上獻，即上賓，獻賓在尸食注云：賓在有司中，禮運疏：崔氏雖恩云侯伯子男于祫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爲賓酌盎齊，尸酢，賓三獻也，此時慶氏專政，故公爲初獻，慶舍代夫人爲亞獻，自然選其族屬爲三獻也。

慶氏之馬善驚。　河渠書：岸善崩，詩載馳：女子善懷，箋：善猶多也，荀子解蔽：其爲人也，想而善提，楊倞注：善猶喜也。

慶封汜祭。　汜祭，太祝之周祭，曲禮之徧祭也，賓就席，當先祭脯醢，絕肺而後酳之，序徧祭之，慶封不知禮，故汜祭，而醢殺戚之類，若謂遠散所祭，則是拋擲戲弄，慶封狂惑，必不至是。

在外不得率吾一邑。　若獲罪而亡於外，雖一邑非吾能主也，猶史記鄒通之竟不得名一錢。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棺即崔杼之棺，蓋剖其棺而暴屍，杜預謂莊公之棺，夫莊公但遷殯而已，豈當復出其棺乎。

榮成伯。　國語韋昭注：成伯，魯大夫，嗟伯之子，名欒。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　賈服：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按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餘祭之嗣，在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始云通嗣君，則謂夷末者是，疏以季札在喪，何得觀樂爲辭，公遣傳文，又曲徇杜預，此詳後。

【傳】釋不朝正于廟也。　劉敞曲說：謂書公在楚，以存公也，公之在楚，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齊召

南附和之云。書襄公在楚。即昭公在乾侯之漸也。順爲傳事。以移簡端。逆探其意。以疏墜經。指鹿爲馬。此趙高之實也。張照曰。左氏但以闕朝正之禮言之。錄實也。時謂闕朝正之禮。則記之。非左氏云然也。若劉敞之論。則由後而知前。由今而論古也。左氏傳止記當日事。不得闌入已語。如劉敞云云也。按此爲善讀左傳者。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除。　鄭檀弓注。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淮南注。言彗死于桃棺。注。棺大杖。以桃木爲之。以禦殺鬼。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按續禮儀志。仲夏以桃印。宋志作桃印云。本以所以桃卯金。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施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尙爲飾。夏后氏金行。作革茢。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然此桃茢。即桃梗與葦茢也。桃爲梧。所謂桃殳是也。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帶著桃殳。續與服志。佩璽印。刻文有云。化茲蠱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卽謂桃殳也。棺弓注又云。君則大夫之喪。未襲以巫祝桃茢已喪。則止巫去桃茢。疏云。知襲後無桃茢者。按喪大記。大斂。帷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下云。荊人使公親楚。謂加衣于棺。公以楚人無禮於己。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書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鑊者進而予之。　章昭曰。此下鑊者之詞。右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者。璽封者也。按司市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蓋覆者如覆斗。而印其上。今夾板文書也。韓非子外儲。左下西門豹爲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是大夫之印。亦稱璽也。

祇見疏也。　惠云。疏當作讀。高誘曰。見讀讀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讀。讀字。者俱不載。當爲讀。說文。讀。夢言也。龍龕手鑑。讀讀、狂言也。

致其邑於季氏。　此季氏家臣所食之邑。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則季氏之臣。得邑當大於施氏宰矣。果常先生祿田考云。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爲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爲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卽其宰也。潘岳說云。陶侃爲季氏宰。而大夫之禮自廢。亦以此。其宰之各分加田而食也。晉語曰。官者食加乃統高。凡食邑者。家臣之所食。則宰施亦有加也。都邑而來加田也。則宰何食。曰。分其稟與之而已。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邱。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卿之上士。亦食邑矣。欽幸按家宰所食之邑。處其位則以爲祿。謝其事則還其邑。止於身而不傳世。此公冶之所以致邑于季氏也。杜預不曉家臣食邑之制。故此注不了。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周宗爲諸姬也。此譏晉之不弔周喪。而爲杞築城。既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于諸姬。故復言其棄諸姬。亦可知也。杜解謬。

展莊叔執幣。　聘禮注。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則執幣是宰夫之事。以宰夫爲主人。故宰夫受幣。其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也。

射者三耦。　此因饗而射。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云。君與賓爲耦。大射禮。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于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

耦卒射。司射請射于公。公許。命賓御于公。御猶侍也。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司射於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卒遂比衆耦。詳禮文。則三耦射最在先。其次公與賓。其次卿大夫繼射。然此傳三耦不足者。若是卿大夫。則須繼賓而射。或有不能射之倫。又有執事之大夫與士。若司馬司射宰夫負獲釋算之等。三耦最先射。又須閑於弓矢。魯已三分公室爲三軍。故官屬皆在三家。而公臣不足。不足只是三耦。非以後全無衆耦繼射之人也。其王與諸侯射。則六耦。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令諸侯之六耦是也。其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獲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王與諸侯賓射。則張五采之侯也。

不尙取之。　服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劉炫曰。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尙此事。所譏太輕淺。非是慍之意。昭八年。穿封戌曰。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誣之言。服說宋必非也。按盤庚云。乃顚乃災。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古人敬事鬼神。皆以鬼神懼之。服說是。

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按夫人於先君。有同穴之義。

請觀於周樂。　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按樂官肄業。而季札觀之。非以樂賓。適應遜泰。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嫌於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則在聘國聞喪。當卻食饗。惟受錫稍。魯、吳、接壤。聲息非遙。季札豈得不知。而復有聞請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既受饗餼。則請遊觀。觀樂之事。正是此時。執禮正文。破杜曲說。誰曰不然。

是其先亡乎。　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險而易行。　惠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險中。又云。儉德辟難。訣按虞翻云。儉或作險。皆當爲險。險而易行。卽易之易以知險也。杜預讀爲儉。直是不識字。

其周德之衰乎。　服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武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按變小雅。譏尸氏皇父者。實有此旨。而杜預謂殷王餘俗。則鹿鳴天保之詩。無從推測。服說是也。

處而不底。　底、滯也。淮南原道訓。謂其底滯而不發。後漢書馬融傳注。底伏。猶滯伏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　服云。象文王之樂。墨子三辨篇。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作樂命曰象。呂氏春秋古樂篇。周公爲三象。則又成王之樂。按禮記。下管象注云。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序謂維清象舞。箋云。武王制焉。疏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俱是爲象。然雖文王之樂。亦是武王時也。衛說文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下韶。衛既爲簫。則此亦簫也。樂箾以統象樂。樂箾以該萬舞。韓邦奇志樂云。簫堂上堂下皆設。衆樂之祖也。故別言之。今太常之所謂單簫。卽古之簫也。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故曰南籥。康成謂雅與南皆舞名。以此。

見舞韶濩者。　墨子三辨篇。湯自作樂。命曰濩。又循九韶。

見舞大夏者。　呂覽古樂篇。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見舞韶箾者。　志樂云。樂器惟韶箾。乃十二律之本形。舞所執者。長短並列。有如鳳翼。故曰鳳簫。每一管

具七聲。十二管則八十四聲。六十調已備。十二清聲。凡十二中聲之內。十二人各執一管。以長短爲序。並立各奏一均。如黃鐘至蕤賓。并歸宮。八聲一均。自備于黃鐘之管。餘律皆然。謂稱下管鼓鼓。謂稱嗚嗚管聲。古今晉樂。皆稱登歌下管。夫竹音莫重於籥。乃獨言管而不及籥者。則管蓋竹音之總稱。後儒乃別立管十二。或未深考也。周禮吹豳。籥笛。籥管。字總承上四者言也。

辯而不德　服云。辯若鬬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按辯與變通。以臣逐君。非正也。既爲變亂。而又不德。則其戮必重。易坤卦由辯之不早辨。音義。荀作變。觀連注。變當爲辯。是辯變互易也。

奪伯有魄　大戴禮少閒篇。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三十年【經】有于潼淵　宋災。故經書此者。以諸侯無有恤宋之災。故直言其事。

【傳】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趙汸補注。劉待制云。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熊朋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曰。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月二月。（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日。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以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爲夏正月。若以周正月。則三月也。不合云七十四年。則以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

請讀　說文引作諛。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　張照曰。其時之君子。譏其女而不婦。左氏記其語。俾後世知其時之人。視節義輕。而妄譏論如此也。按此雖當時之言。要自有理。以六十餘年之母。守一介之節。忍以不醫之身。委爲灰燼。傷孝子仁人之心。非聖賢之所許也。

自朔布路而罷　緣路散歸。或有未入公門者。

誰知所敝　大司馬職。弊、止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粲曰。褚、衣之麤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呂覽樂成。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周禮廛人注。宅藏。釋文云。本作貯。或作褚。一切經音義。引傳亦作貯。

三十一年【傳】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　詩抑。釋文引埤蒼。諄。告曉之熟。莊子胠篋注。諄諄。以已海人也。集韻。諄或作哼。按今老人口語。重頓煩絮。正如此。

衰衽如故衰　方言。縷謂之衽。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按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注。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疏云。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蓋尺寸。人有麤細不定。（詳禮圖。）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兩腑下際也。揚復儀禮圖。衣身二尺二寸。纔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從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于腰。以掩裳上際。而後繞兩衽於其旁也。注又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按鄭玉藻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上。或殺而下。疏皇氏云。凡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衰與深衣。裳際通有衽。而形制各殊也。燕尾者。以一幅布。自角斜裁。則一頭廣一頭狹。若深衣。齊用狹者向上。以廣者向下。若衰衽。齊以廣者向上。狹者垂下。其形如燕尾然。

高其閎閎　廣雅。閎、里也。說文。汝南平輿里門曰閎。（如今之巷門。）釋宮。衖門謂之閎。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引此傳云。閎長杙卻門橛也。說文。所以止扉謂之閎。按釋文作閎云。本或作閎。邵晉涵云。此中釋上文。大者謂之棋。長者謂之閎義。陸本誤作謂之閎。諸本俱沿其誤。按杜解閎爲門。則本爲閎。與郭氏所見本自殊。

繕完葺牆　李涪刊誤云。當作繕完葺牆。

未知見時　詩有客疏。引豐卦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鄭注云。初脩禮上朝。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于此。斗國以爲限。聘禮草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假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爲限。（史記范雎傳。秦昭王使爲好書。遣平原君曰。君幸過寡人。願兵君爲十日之飲。此編是古語。）按有客詩。致其殷勤。欲留之者。止云信宿。聘禮賓不欲久留。卒主人主人不敢稽賓。古法如此。今大國之於小國。虐之者此。亦可傷已。

甸設庭燎　大射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巾車脂轄　吳子治兵篇。車膏鋼有餘。則車輕。玉篇。鋼車軸。鐵詩。釋文。乘車輈頭鐵也。轄與鋼。二名而一物。今俗猶云膏車。

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　趙匡、陸淳、啖云。之字誤爲以字。然不敢輒改。唐人猶有闕疑之善。勝于宋人也。

言罪之在也　杜預云。罪在飢也。按臣子弑其君父。而專罪死者。何以垂戒。傳言罪之在者。以衆人共爲惡。故不雷厲與。

不如吾聞而棄之也　王肅曰。又不如存之以爲藥石也。按新序無此。不如二字。於文理亦便。

夫亦盍知治矣　說苑政理篇。人姑入官。如入陰室。久而益明。

不使人學製焉　齊策王斗云。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數也。趙策魏牟云。王能重王之國。若尺帛。必待工人以爲冠。則王之國大治矣。

紂囚文王七年　紀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昭公元年【經】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者。內無從行。外無強援。如匹夫奔亡也。賤之。非罪之。

【傳】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但得有禰廟。襄公冠於成公之廟。而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然則祧是廟之通稱。不必爲遠祖廟也。

設服離衛。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按服以在國時事。解所會之處。向未當。杜預以離爲陳。亦非也。易象。離、麗也。曲禮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公羊桓二年傳注。二國會曰離。亦以離爲兩。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故曰離衛。喪大記。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於後。是人君之儀也。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按子家所言。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緝蒲爲殿屋。野人之詞。

梁其踦。惠云。廣韻。梁其踦。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

子皮戒趙孟禮終。按此聘禮。大夫饗賓之事。又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親戒速。鄭云。速、召也。先期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杜預謂受所戒禮畢者。謂上上介出請入。告幷辱禮。辭許之事。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幕下。東房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之豆二十。饗禮已亡。五獻之籩豆。則不可考。據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薦韭菹醢。又薦昌菹醢。又薦魚腊。又薦豆四籩也。主婦獻尸。又設糗與腶脩。蓋上爲六籩也。主人酬尸。後宰夫羞房中之羞。可士羞庶羞於尸。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籩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或云醢字。蓋上爲八籩十豆也。彼所載豆籩不具者。以饋尸三獻。又無牛也。內則。說膳之事云。膾脀脃醢。豕炙醢。豕胾。狼、免、鶉、鷃。鄭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其籩列。蓋籩人所載之數矣。禮終乃宴。脫屨就席坐。則曰燕。凡饗食。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坐于賓。鄭云。請坐者。將以賓燕也。吾與子弁冕端委。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疑尚長。故曰委。按弁冕祭服。端委朝服也。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之朝服。亦得通稱玄端。玉藻疏云。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論玄後黃。）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

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趙策。色老而衰。智老而多。射義。耄期稱道不亂。以老人閱歷多知。又將不免昏亂也。

女自房觀之。晉禮。女立於房中南面。

及衡。張有復古篇。衡、通道也。从行並聲。別作衡。非。一曰衝。爲當間也。廣雅。顓、蘩也。按衝卽顓也。

弗去懼選。按呂覽少選之語屢見。高誘注。少選少間也。又須臾也。任數篇云。選間食熟。高誘曰。選間、須臾也。又處方篇。選間猶選頃也。然此懼選者。言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數。亦一義。云數其罪而加戮。則非也。釋詁。算也。數選與算通用。盤庚云。世選爾勞。釋文。選卽算也。後漢。崔駰傳注。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論語。斗筲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傳。贊。引爲何足選也。其母言誠弗去。數當及矣。猶云曾滿也。

千里舍車。服云。十里設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按百乘之車。布於千里。每車止行十里。一往一反。爲二十里。今終事八反。知百六十里。每車所行之數也。（元疏。帝擇若。白里一孔疏。白不會數。云一百六十里。計一萬六千里。何易懸也。日逐逐之行。亦知此。）

趙孟曰天乎。據疏文。有君或早夭語。則此天字。似當作夭。發大所云。與亡乎相對。諸本傳訛已久。

崇卒也。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乎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爲聚非。

以什共車。六韜均兵篇。易職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今此平陂之地。則十人當一車之用也。尊當之法。每乘有七十二人步卒。若以甲之法。又滿百人。未必以一乘之卒爲列。故此云以什者。別爲行伍也。

閑諸陂又克。按舒言。乘于陂而搏之。又以勝之道。趙奢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杜預復說用車之事。非也。

爲五陳以相離。離、麗也。疏謂布置使相還若非。李筌太白陰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

五十人。五人火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二步。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十隊。其前後相去。亦如之。黃帝曰。車間容車。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是也。

偏爲前拒。　前爲假月陳。

遷實沈于大夏。　服虔云。大夏在汾、澮之間。且知錄。昔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此距晉陽七百餘里。遠不相及。史記厲言鑿龍門。通大夏。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地。當以服氏之說爲信。

而封大叔焉。　紀年。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爲侯。

湫底以蹈其隙。　服云。湫、著也。底、止也。按湫前若擊。釋詁。擊、斂也。方言。蹈、敗也。戴震方言疏證。杜預云。蹈、敗也。易羸其瓶。注。羸、敗也。義相同。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劉炫曰。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若使又爲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生疾。按同姓爲匹耦。而以生殖。則盡復其美。必致生疾。所謂一姓不再興也。

不知其姓則卜之。　卜而得吉。明非同姓矣。

實有四姬焉。　衛侯衎納女。是其一也。

煩手淫聲。慆堙心耳。　管子五輔篇。淫聲慆耳。淫觀慆目。耳目之所好。慆心慆字。古只作慆。韋昭周語注。慆、慢也。劉炫云。五聲一周。聲下而急。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急也。樂曲成乃急。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忠云。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行也。按蔡元定律呂新書。六十調篇。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五降之後。不容彈者。以二變聲之不可爲調也。蓋正聲既中。而不知止。則轉爲子聲。子聲多于正聲。是爲淫聲。

陰淫寒疾。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勝則陽病。陰勝則寒。寒傷形。形傷腏。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

陽淫熱疾。　陰陽應象論。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熱傷氣。氣傷痛。陽勝則身熱。膝理閉。喘粗。爲之俛仰。汗不出而氣。齒乾以烦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

風淫末疾。　賈云。末疾、指首疾也。謂風眩也。忠云。易卦初爲本。上爲末。周書武順解。元首曰末。陰陽應象論。風勝則動。

雨淫腹疾。　陰陽應象論。濕勝則濡泄。六元正紀。大論。甚則水閉胕腫。

女陽物而晦時。　離爲火。又巽、離、兌、三卦皆二陽一陰。素問。生氣通天論。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　周官食飲藥物之事。嬪御奄豎之人。皆掌于冢宰。君以不節致疾。則宰輔之咎。

皿蟲爲蠱。　凡造蠱者。皆置蟲于器中。故皿蟲相須。隋書地理志。揚州論。豫章以南數郡。往往畜蠱。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蠱。合諸器中。令自相噉。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蠱則曰

蠱蠱。行以殺人。

數之衆亦爲蠱。　論衡商蟲篇。殺蟲曰蠱。蠱若蠱女。粟米體熱生蟲。任昉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蟲。蟲害民。

十一月己酉。　顧棟高云。長曆是年閏十二月。今移閏于十月。則己酉乃十一月之五日。十一月乙巳朔。

將會孟子餘。　趙世家云。夙生共。共生孟。孟生衰。忠云。按文舊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孟子餘者。謂共孟及衰也。服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衰。

甲辰朔。蒸于溫。　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夏正之十一月也。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蒸。杜注謂建亥之月。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簡棟高曰。服以甲辰朔。爲夏正十一月。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蒸。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昏蒸以孟冬。而趙孟以仲冬。蒸於家廟。禮也。按孔氏論未見。王制疏引服虔曰。祭人君之可繫之來年。而甲辰晉正月朔。故特發其文。先言十二月昏蒸。而後言甲辰朔。明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云十二月甲辰朔。趙孟蒸子溫可矣。何必先言昏既蒸乎。且甲辰之前。于昏爲秋九月。不得行蒸祭。歷考傳文。如昏侯殺世子申生。里克弒其君卓子。及丕鄭皆當之殺。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之冬。明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閏十二月。是甲戌朔。缺。按周雖建子。至如祭肥蒐狩之禮。皆用夏正。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趙匡曰。通於禮記。則用夏時。本天子論。諸侯皆然。非獨晉也。如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若以九月爲仲冬。不亦僭乎。顧氏辨此爲仲冬者。是云晉用夏正。非也。

二年【經】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杜預云。遂以爲卿。故書之。按傳言。子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是見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揭其宗強。欲令積怨自斃。豈肯復以爲卿。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遂不顧傳文。以誣子產也。

【傳】宣子譽之。　服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忠云。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缺。按呂覽孝行篇。天下譽注。譽、樂也。與豫樂義同。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處游暇譽。命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則此譽字。本不必作豫也。

謂之少齊。　服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子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按長少。是其行。猶言長衛姬少衛姬耳。晉平公漁于色。齊女在晉宮。不始少姜。不以姓而係諸國名。此所以寵之。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鄭六卿。公孫段已爲伯有。子晳無由得缺。故欲去游氏而代。其卿位也。杜預于經注。已言子晳爲卿。不解代其位。作僞者亦心勞也。

加木焉。　周禮掌囚職。及刑殺士加明梏。注。卿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著之也。因時難有無梏者。至于刑殺皆設之。

三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　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管陪貳。而與陪臣關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

垂戒遠矣。按此說最允當。若如杜預說。則春秋之經。專罪君而宥臣也。左氏別起一義。正開胡氏之說。豎儒不之察耳。惠云。此與衛侯衎出奔齊一例。杜注謬。

【傳】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若干人。杜預注謬。

豆區釜鍾　杜預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按管子輕重丁齊西之粟。釜百錢。則鍾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錢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鍾。五鍾爲釜。以管子文計之。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鍾卽區字。杜預非。

四升爲豆　顧云。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云。按此傳云。四升爲豆。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從四升之豆。故注云。豆當爲斗。又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三豆爲斗二升。明豆不得爲斗矣。旅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先鄭云。觳讀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觳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韓按鬻人注云。鬻豆其容實皆四升。晏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作斗。毛晃粗疎。宋人之通病。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晏子外篇曰。田氏四量各加一焉。

三老凍餒　晏子雜篇。景公遊于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服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按三老卽鄉三老。者年有爵者也。漢書文帝紀。詔曰。三老衆民之師也。舉其貴者。則賤者可知。

或燠休之　服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按依服解。字當爲煦嫗。樂記注。氣曰煦。體曰嫗。疏云。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今憐護小兒。張口含之。持而熨之。卽煦嫗之謂。

其相胡公大姬　服云。相。隨也。按抑之箋云。相。助也。

道殣相望　韋昭注。道。家爲殣。說苑至公篇。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餓而死然此殣者。爲餓死之人。不可謂餓死爲殣也。

欒卻胥原狐續龐伯　杜預云。八姓。齊召南曰。欒卻等皆氏族。非姓也。原氏卽先氏。結與狐同宗。而各爲氏。

以樂慆憂　慆。慢也。沈見樂而慢遠憂。

讒鼎之銘　服云。讒鼎疾讒之鼎。時掌位所云祟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按韓非說林下。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雁往。按呂覽審已篇。又作岑鼎。崇、讒、岑、聲並同。廣韻。鄭、宋地名。讒、乃鄭之訛。

更諸爽塏者　韓非說難二曰。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敢煩里旅　周禮序官旅下士。注。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里旅卽里有司。管子小匡篇。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

有鬻踊者　踊狀如履材。無足者。持手以行也。

乃毀之而爲里宰皆如其舊　里室、里宰所坐。簡民處。右塾左塾是也。周禮里宰注云。勸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管子立政篇。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築障塞置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愼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何休宣十四年傳注云。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統而論之。不必八家一巷。要自什伍。什伍相爲一里。里端有門曰閭。有室曰塾。其官曰閭有司。周禮則曰。閭有胥。閭師。居其塾而司其啓閉。察民之出入焉。晏子公輸篇。子墨子始。過宋。天雨。庇廬中。守閭者不納也。金石錄。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勞者不均。爲作正彈。逆設門吏。亦名校室中。殘碑所云。校官祭酒。里祭酒者也。晏子之居。不于大道。而在里巷。今徹其材以爲里室。反其餘地於鄰。山東通志。濟節里。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北。

惟鄰是卜　初學記。廿四。楊泉物理論曰。處宅者。先定鄰焉。南史呂僧珍傳。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豐氏故主韓氏　主于其家。曾子問所云私館也。

過懿伯之忌　劉氏云。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方遇忌也。恐是忌日之忌。按傳明言私忌。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爲忌。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注。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叔弓之不入者。正以入境。則郊勞授館設饗。介皆有事焉。不欲亂孝子思慕之心。故爲緩稽一日。若用介報怨而不入。則懿伯之誓不得將。遂廢君命而已乎。叔弓必不如是之愚也。此事檀弓所載大同。鄭亦誤解。下文云。叔肸先入受館。則敬子可以不入者。正爲遲速不過一日間耳。

蕢除先人之敝廬　聘禮記。卿館于大夫。鄭云。館者必于廟。不館于敝者之廟。爲大尊也。張謹是大夫。故得館太叔。

王以田江南之夢　鄉射禮注。以猶與也。詩旄邱疏。以者。自己于彼之辭。與者。從彼于我之稱。

四年【傳】以歲之不易　言歲月不易得。以其間閑也。謂有難非。

固陰逆之　漢書郊祀志。秋溺凍。固與涸同。樂記。過、凝也。逆字从夂。不从水。

將墮幣焉　服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傳選曰。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韓按守祧職。既祭則藏其墮。注。墮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特牲禮。祝命挼祭。注。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爲墮。此墮幣者。謂不將瀆廟主。但以幣主命。載于齊車以行。及反藏諸廟。兩階間有神道焉。猶尸之墮祭。故云墮幣。杜預以墮幣爲布幣。此譬說也。

鄭子產作邱賦　服云。子產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惠云。下引詩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若依杜注。加賦病民。何不愆之有。服說是也。按渾罕言。作法于貪。則不全如服說。蓋鄭國之法。賦者不役。役者不賦。周禮載師注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鄭計田爲稅。不待言矣。今復計邱爲賦。故國人謗之。

作法于涼　廣雅釋詁。涼、薄也。曹憲云。音良。世人作諒薄之諒。水旁京失之。世人作禪薄之禪。草下著涼亦失之。

饗大夫以落之。杜預云。緩鉻血釁鐘曰落。按釁與落。事各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注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與禮記略同。解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設落之。所于堂。歌虞而釁之。歌新于之討以落之。）然則釁鐘之後。乃設饗以落之。杜預混言也。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索隱。陽明脉解篇。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難經五十一難云。病欲得人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寘饋于个而退。　呂覽孟春注。个、猶隔也。按內則。大夫有閣。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隔、个、並閣之轉聲。

五年【傳】成諸臧氏。　按成謂立要約也。

葬鮮者自西門。　列子湯問注。引此傳。謂鮮少也。漢書司馬遷傳。定計于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與杜預解同。

使亂大從。　樂記注。從、順也。服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卒以餒死。　注。琬曰。其曰行者。是爲徑路。爻辭所謂。于行有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爲飛禽。艮爲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垂其翼是也。曰識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二。艮爲兌之反。不見其口。則無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欽韓按坤爲牛。爲小人。爲惡。離爲坤所抑。故識人名牛。而叔孫爲其所餒死也。）

有子家駒。　荀子大略。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注。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嬀。

駒其字也。續言補綴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

朝聘有珪。享類有璋。　享類並文。則享獻之享。非饗食之饗也。小行人注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此所謂朝聘有珪。享類有璋也。按聘禮。聘于君用圭。享用璧。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此臣爲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爲君使執璋。不知出何經傳。疏亦知其不通。而爲之護短。窘步顯然。（疏。舉時本傳。尚書太保。求璋。非圭璋特達之璋也。如詩奔之文。皆酌酒之璋。欽韓按。以譏杜預之執玉。不知璋。）

死也。

殯有陪鼎。　服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按聘禮。宰夫朝服設殯。注云。食不備禮曰殯。此則始至之禮曰殯。對下歸饔餼。是大禮也。聘禮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注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肫、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知羞鼎陪鼎。是一物也。此云羞鼎。下饔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云臐、膮、膷。是也。內則疏云。膷牛臂、臑、羊臂、臑、豕膟膋。集韻。臐肉羹。按陪鼎者。所謂鋼也。張淳三禮圖。舊圖云。鋼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爲之。大夫以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見言正鼎之則知此。）臣崇義按。鋼是羹器。即鋼鼎也。故周禮亨人。祭祀則供鋼羹。而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鋼鼎。又公食大夫禮。注云。鋼者菜羹和之器。故疏引下記云。牛以薑。羊以苦。豕以薇。是菜和羹也。然則據羹在鋼。故曰鋼羹。以器言之。則曰鋼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六年【傳】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漢書刑法志。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著于鼎也。

鑄之以刑。　刑法志。引作慢之以行。晉灼曰。慢古悚字。說文引作慢。云懼也。按方言。鑄獎欲也。戒震以欲爲譽之誤。非也。秦晉之間。相勸曰鑄。心中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鑄。則此鑄之以行。義亦可通。杜預不當解爲懼耳。韋昭楚語注。鑄、獎也。

而作禹刑。　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

而作湯刑。　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按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君子出絲二衛。（梅賾僞古文取之。）呂氏孝行覽。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湯刑尚矣。此傳所云。蓋指祖甲重作。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策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此成王時也。亂政蓋指穆王作呂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服云。政義爲叔世。叔世踰于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按晏子諫篇。三辟著于國。此文下云制參辟。則知春秋皆兼取三代之制。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呂覽下賢篇。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取也。韓非外儲左上。子產爲政。國無盜賊。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有加籩。　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鷃。按此其常禮。季武子是正卿。則用上大夫豆。可知。聘禮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疏引此傳武子語云。饗使者。無加籩豆之正禮。此致饗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此加豆則當加獻。故前鄭饗趙孟。其五獻之籩豆。此武子云。不過三獻。而辭加豆也。

以其乘馬八匹。（旬屬上讀。）私面。（旬屬下讀。）見鄭伯。　聘禮所謂賓覿也。禮用束錦乘馬。此八匹。彌敬也。聘禮賓覿後。若請有事于大夫。此致聘君之間也。賓不敢稽其事。主不欲重其勞。故就館致饔餼。明日賓朝服問卿。致君命皮帛。記。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從容間日爲之。今此逆勞于境。故私

覲之後。卽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見君爲名。非此義也。杜預不曉禮典。遂以私面。爲私見鄭伯。周禮疏亦沿其誤。

不抽屋。　服云。抽、裂也。言不毁裂所舍之屋也。按毛詩傳言。顏闔抽簷縮燭。喪大記。甸人徹廟西北厞薪。襄二十八年。子尾抽桷擊扉。是有抽屋之事也。

誓曰。　聘禮。若過他邦。至于境。使次介假道。誓于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傳所云與禮合。

七年【經】暨齊平。　賈謂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衛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賈說何休注公羊用之。宋人孫復劉敞習皆宗之。經于下有叔孫婼如齊涖盟。若不承與齊平之文。但言如齊足矣。何用言涖盟乎。劉敞云。杜說與傳違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虢。而燕乃行成也。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章灼不疑。

【傳】芋尹無宇。　士喪禮。其實葵菹芋。注。齊人或名全菹爲芋。詩傳。芋、大也。然此官。是主君之膳若乾豆者也。燕蒸是田獵所得。故新序義勇篇。芋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

作僕區之法。　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亡人之法也。按詩傳。僕、附也。附與、隱義相生也。按百官公卿表。僕射之義。取主射。應劭云。僕、主也。亡匿者所謂逋逃主。

僕臣臺。　方言。儓、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駡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罷。儓卽臺。卽僕。以其居十等最下。故以爲醜稱。

好以大屈。　御覽二八百。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琢者璧之紋。所謂大圭不琢。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云云。按考工記。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則句少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則此大屈是也。

莒之二方鼎。　服云。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按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是圜鼎弇上。其方鼎則大口也。以宣和博古圖驗之。其文王鼎。南宮中鼎等。皆四足方鼎。如服說。

以取媚也。　大雅文王箋。媚、愛也。

以爲淫厲。　淮南俶真訓。傷死者。其鬼嬈。時既者。其神漠。注。嬈煩嬈善。行病害人。

詩曰。鶺鴒在原。　陸機疏。脊令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韓欽按鶺鴒生江淮洲渚間。取以作脯甚美。

高圉亞圉。　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侯組紺。

亦莫余敢侮。　莊子列御寇。作孰敢不軌。郭象云。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與杜預注同。非也。言無有余所敢侮之人。此自銘。不當言人之無侮于己也。

非長之謂乎。　惠云。初九震二爲元子。故云非長之謂乎。

孟非人也。　猶言否之匪人。比之匪人。言孟跛當陰爻。履六三。跛能履。陰爻也。

各以所利。　惠云。此初云利居貞。利建侯。爻辭本云。入則居正。出則建侯。今以居貞屬孟。建侯屬元。故云。各以爲利。

八年【經】葬陳哀公。　穀梁疏云。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孫復曰。葬陳哀公。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按二家之說。勝於杜預。魯往會故書之說。

【傳】游服而逆之。　游服。燕游之服。玄端深衣之類。杜預謂游戲之服。不解其所謂也。魏志。楊阜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春秋時豈有此製。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顧棟高表云。九年四月陳災。傳。火出而火陳。杜以爲八年不應閏。而誤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今考上下傳文。八年實無閏。壬午實十一月十九日。定爲傳是而經誤。

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　私于幄者。幄中盡哭踊之禮。哭踊則袒免。既卒哭。乃加冠絰。

猶將復由。　惠云。由讀爲若顛木之有由櫱之由。按說文弓部。𢎘木生條也。商書。若顛木之有𢎘枿。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王鳴盛後案曰。𢎘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

自幕至于瞽瞍。　孔晁魯語注。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歲之大蒸而祭焉。謂之報。按內外傳皆以幕爲瞽瞍上世。韋昭指爲虞思。非也。呂梁碑。舜祖幕。幕生窮蟬。竊以爲幕卽窮蟬耳。

寘德于遂。　索隱引宋衷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封遂于陳以祀舜。按董子。三代改制質文。湯變夏作殷。故親夏、虞、紬唐。蓋在湯時。爲二王後也。

九年【傳】豈如弁髦。　既夕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玉藻。親沒不髦。按弁者三加之皮弁爵弁。其緇布冠。既冠而敝之。髦則親沒而說之。既說亦同于敝矣。因通言之。杜預意。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髦之事。劉炫所疑。確有依據。疏惟杜預之護。意謂弁上有髦。按詩傳云。髦者髮至眉。內則。拂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說文。髦、髮也。先儒所訓。未聞以髦飾冠也。孔穎達等作左傳正義。其底蘊畢露。乃全無學問者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言周自后稷。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令戎據之。余一人不亦難乎。杜預爲后稷所耕稼者。而今戎畜牧。全無文理。

歲五及鶉火。　水數五。

請佐公使尊。　燕禮。命執羅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注。執羅者。執瓦大之器也。按燕禮。媵觚于君者。惟卿大夫。其士賤不得媵觚。故屠蒯云。佐公使尊。同于執羅之役。凡獻賓及媵觚執羅者。舉爵酌已。執羅者反爵。又無算爵後。士有執膳爵者。執散爵者。執膳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膳宰是士。亦執散執膳之等也。通典。東晉正朝元會。設白虎榜于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榜飲酒。蓋杜舉之遺式。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則知人君以爲疾日。自貶損也。又士喪禮。朝夕哭。不避子卯。則知他人預因事弔哭。亦避此日也。

味。昗行氣。　素問陰陽應象論。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

其以勦民也。　廣雅釋詁。勦、勞也。曹憲曰。勦子小反。又楚交反。疑誤也。禮記曰。毋勦說。鄭注云。勦、猶襲也。是取人之說。今訓爲勞。則焉用勦民之說。是勦从刀而勦从力明矣。毛居正六經正誤。勦絕之勦。从巢从刀。音子六反。截也。不從力。[缺]按說文刀部。剿、絕也。从刀。巢聲。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今書作勦。而釋文又譌子小爲子六反。許氏以文爲音甚明。漢書李夫人傳。命橾絕而不長。字雖誤。從木旁。亦音子小反。明陸氏之誤。佩觿又云。勦勦並子小反。亦非也。字義既別。不得同音。然則勦絕从子小音。勦民從楚交音。音家多誤。

十年【傳】有星出于婺女。　星經。北方須女四星。主布帛爲珍寶藏。一名婺女。宋史天文志。客星犯須女。兵起。女人爲亂。守之宮人。憂諸侯有兵。流星抵女。女主死。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李雲窩曰。當如芋尹無宇之斷王旌。斷其旁也。[缺]按新序義勇篇。王者之旗曳于地。今本脫此句。余知古諸宮故步則有。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

蘊利生孽。　惠云。大戒禮曰。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惠半農曰。杜預所葬除喪之說。至此乃驗。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爲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按杜預于僖三十三年注。既葬反虞則免。是即以初虞爲卒哭。今云既葬未卒哭。則又知虞與卒哭異日。雖其堅持除喪必在葬後之說。已自前後皆亂。循叔向辭大夫語。則雖卒哭猶不能見也。若卒哭可見。則叔向當示其期。子皮之幣。亦不至淹久而耗盡矣。

十一年【經】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杜預云。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按此則春秋書法。般有可討之罪。不始于今日也。誘而殺之。又非討惡之義也。遂滅蔡而執其世子。用之稱稱殘暴。則加惡焉。況身是弑君之賊。與蔡侯般類耳。故生著其名。以寓誅絕之義。豈關赴告乎。聖人之旨。被杜預抹殺。預之罪深矣。

【傳】使助遷氏之築。　遷氏當是偉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爲其築。或遷氏是偉子別邑。使二女別居于此爲築也。故下宿于遷氏。小爾雅廣言。築、倅也。

朝有著定。　燕禮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箱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云。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者。此是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

會有表。　司常職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覲禮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管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是謂會有表。

衣有檜。　釋器。衣背謂之檜。注。交領也。方言。衿謂之交。注。衣交領也。按交領當膺。左右衿所會。故謂之檜。說文。檜。帶所結也。

帶有結。　玉藻。注。結約餘也。疏云。紐約用組者。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並用紐爲之。闊三寸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長三尺。韠長三尺。約紐餘組。亦長三尺。

視不過結檜之中。　高不過檜。卑不過結。

無守氣矣。　氣不守其舍則死。列子黃帝篇。是純氣之守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

昭公十二年【傳】枚筮之。　疏云。或謂汎卜吉凶。爲枚卜。按杜預言。不指其事汎卜者。非也。周禮有三易之筮。洪範有三占從二之言。僞孔傳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金縢云。乃卜三龜。一襲吉。此枚卜而並占者也。

以爲大吉也。　惠云。坤之比。爲乾二升坤五。故以爲大吉。乾文言。中九二升五之義云。龍德而正中者也。二升五。故曰正中。

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乾二升五。故外強。坤五降二。故內溫。和正即利貞也。乾二必居五。坤五必降二。利貞之義。故曰信。坤五降居下中。故曰黃裳。

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　二五相應。故外內倡和。三德謂亨利貞也。元爲四德之一。養成三德。故爲善也。

參成可筮。　乾二坤五皆中也。故曰中美。元謂乾元。乾二居五。故曰上美。坤五降二。故曰下美。乾坤合而成三。故曰參成可筮。

生之杞乎。　杞柳生于水旁。非園圃所宜。杜預謂枸杞非。

王皮冠。　趙岐孟子注。皮冠弁也。疏引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按周禮司服職。王句則冠弁服。注。冠弁委貌也。鄭崇義圖以爲玄冠。則非此皮冠。續與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委貌以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按列子湯問篇。北國之人。鞠巾而裘。此之皮冠。則後世所謂帽也。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

秦復陶翠被。　秦所遺羽衣。被字同帔。以翠羽爲飾也。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說苑善說篇。裏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後世則有雉頭裘。集翠裘。

是四國者。　劉炫云。楚語作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獲有二。或當前後濫焉。非是並有二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李黎洛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獲。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按九年遷方城外人于許。許昔已遷葉。今言四國。則許合在其中。

廢周以須。　漢書梅福傳。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

祭公謀父。　逸周書序。周公云沒。王制聘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即此祭公謀父也。

克己復禮仁也。　王應麟曰。左氏粗。閎闊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殿本考證。臣照按國語曰。教之語。語者。先聖先師之嘉語也。魯論。顏子曰。請事斯語。冉子曰。請事斯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也。故請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魯論。轉因魯論以疑左氏。非也。

十三年【傳】因正僕人。　卽僕人正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

羋姓有亂。必季實立。　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熊霜卒。三弟爭立。而少弟季徇立。至杜敖欲殺其弟熊惲。惲奔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索隱引譙周云。熊渠卒。子熊紃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是有楚國者。常在季也。

資須無。　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辭辯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

餼叔向粟。　粟亦肉也。

鄭伯男也。　服云。鄭伯爵在男服也。按周語。富辰曰。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韋昭引此傳。以子產先云甸服。證在南服者是也。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云。男任也。白虎通云。南之爲言任也。王肅家語注云。男南古字通用。則服言是也。惠氏本鄭司農。據公羊義云。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彼傳黜周王魯。故不從周禮。別立異說。子產方與晉爭王制。何爲遠徵殷法。鄭司農之說非也。

奉壺飲冰。　莊子人間世。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陸粲曰。此夏至六月。晉人以幕蒙季孫。故當不堪其熱。而飲之以冰。不當以爲箭筩也。

其若之何且泣。　孔叢子儒服篇。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儒夫。以泣著愛。

十四年【傳】莒殺其公子意恢。　杜預云。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家鉉翁曰。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脩臣也。意恢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而餘與鄒謀爲亂。而不能豫爲之防。身雖爲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按家氏之言。推究詳盡。杜說則寬于逐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與亂成篡。是司馬昭族王經之口口也。

宥孤寡。　呂覽去宥篇。注。宥、利也。漢書禮樂志注。宥、赦也。

蔽罪邢侯。　周禮先鄭注。引作弊獄。邢侯。鄭君云。弊、斷也。

鮮也醫獄。　周書鄭謀解十敗六曰。佞說鬻獄。

乃施邢侯。　服云。施猶動也。邢侯亡。故動之。按列女傳作族邢侯。曾語韋昭注云。陳尸曰施。孔晁云。戮其族也。當如韋解。莊子馬蹄篇。萇弘胸。音義。胸或作施。胸裂也。

十五年【經】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人食限。

【傳】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晉語。秦伯納公子重耳。因迎公于河。韋昭注。董。因也。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顯然。杜作董。董之董。今讀者以董之絕句。仍杜之謬。

三年之喪二焉。　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此天子以至士也。雷次宗曰。既爲正禮。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爲妻。疏云。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父在爲母同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按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則其喪之亦如三年也。故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遂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妻與長子。雖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子父在。爲妻不杖。鄭云。以父爲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期。若后之喪。非旁期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其爲父母與爲祖後者。雖貴遂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旅降。公子之昆弟。以旁親降。爲人後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遂三年之服。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云。王雖非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邪說。與叔向語意。大剛麻矣。

以喪資宴。　賓客職。遣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聘禮。遣主國君喪。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飪之受。遣夫人世子之喪。如遣君喪。則喪中饗宴。非禮也。

十六年【傳】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服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按服

義言獲小國。須有禮也。亦未爲大異。而疏家醜詆之云。尙未能離經辨句。何須注述大典。服氏之學。行於北方。且四百年。橫爲小人排擯。遂至廢失。良可浩歎。

必告君大夫　蓋列國時。亦有財物關出界外之禁。

庸次比耦　廣雅釋詁。庸次比皆訓代。按庸同傭。次同伙。詩傳。伙、助也。比、合也。

藜蒿　說文。蓫草也。讀若蓋。徐鍇按字書。蒯蕍草一名蓫也。又蕍蒿草也。一曰拜蕍。徐鍇按爾雅注。蕍蕍亦似藜。俗所謂灰藋也。說文。蕍草之蓋。卽上蓫字之誤。今集韻引說文作蓫草。失之矣。邵晉涵。爾雅正義。今灰藋。莖有紅纓。葉銳而青。其背則白。葉有黑點。若著沙矣。四月初生可食。五月高至數尺。秋開細花白色。結子如穗。齊民要術。詩云北山有萊。詩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如菜。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藜。譙沛人謂雞蘇爲萊。按說文。萊、蓫華也。徐鍇按爾雅。蓫草華。注未詳。蓫與萊音同。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白虎通。曾子去妻。藜烝不熟。

十七年【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巢。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傳】在此月也。　平子以爲宜在夏之六月。非周六月。故太史云。是周之六月也。五行志云。正月。周六月也。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恐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陽。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

嗇夫馳。　嗇夫之名。不僅見于逸書現禮也。管子君臣篇。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注。吏嗇夫。謂檢束奸吏之官。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按吏嗇夫。卽漢之諸官署嗇夫。民嗇夫。則鄉嗇夫也。鶡冠子王鈇篇。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此則古制。如逸書所云者也。

少皞摯之立也。　漢書律歷志。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路史注。青陽、少昊之父也。曾植贊少昊云。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青陽之子。信矣。蓋少昊亦號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爲帝青陽。故世誤以爲一人。劉恕通鑑外紀。命歷序曰。少皞傳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爲鳥師而鳥名。周書嘗麥解。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伯趙氏。　夏小正。五月鳩則鳴。鳩百鷯也。鳴者相命也。藝文類聚通卦驗曰。伯勞性好單栖。其飛毅。其鳴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呂氏春秋高誘注。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而鳴其上。

青鳥氏。　通卦驗。雨水鶪鴞鳴。則鶪鳥知時之鳥。或是鷄雞。青質者。夏小正。正月雉震呴。

丹鳥氏。　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禮記疏。皇侃以爲丹良是螢火。非也。爾雅翼。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一謂之蠟蟖。又謂之鼓鼠。說文。鷩、赤雉也。鼓鼠、鷩也。

祝鳩氏。　說文。雎、祝鳩也。或从隹。一作雎。爾雅翼云。淮南子。說林訓。鳥力勝日。而服于鵠。禮。今淮南本作雎。禮。今鳥鳴小子鳥。而逐鳥。俗言鳥之別也。古今解詩雎者。鄭引釋鳥。隹其鳩鳥。按鳩鳥是隹字。音雖鷙之

雖。此既从鳥。自與隼通。爾雅之鶻鳩鷂者是矣。（蓋疏云。雎鳩。爾雅釋鳥。今作鶚鷂。亦曰鶚鷂。）然非此祝鳩。說文誤也。陸璣疏云。雎其今小鳩也。一名鶀鳩。幽州人謂之鶀鳩。梁宋之間謂之雎。邵晉涵曰。鶀鳩。又謂之鶀鳩。毛傳云。雎壹宿之鳥。今鶀鳩栖息有定所。俗語護則曰。鶀鳩定矣。按陸疏云。鶀鳩灰色。無毛。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諺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爾雅翼。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爲巢。纔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居。今人辨其聲。以爲無屋住云。（今左傳注疏。說文。釋文。皆說雎字。）御覽羽族部。以百舌爲祝鳩。又引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杜預以爲孝鳥。綠司徒而傅會耳。詩傳但云。壹宿之鳥。毛公何不綠將父將母。而先以爲孝鳥乎。

鳲鳩氏。　陸璣疏。鳲鳩大小如鵲。深目。目上露骨。幽州人謂之鷦。史記正義。王雎、金口鶚也。好在江海山邊食魚。邵晉涵曰。今鶚鳥能翱翔水上。捕魚而食。後世謂之魚鷹。其鳴緩而和順。與白鷺相如。而色青。非白鷺也。

鶻鳩氏。　呂氏春秋。鷹化爲鳩。注云。鳩蓋布穀鳥。列子天瑞。鶉之爲鳩。鷃之爲布穀。布穀又復爲鳩。陳藏器本草云。亦名郭公。北人名撥穀。今布穀以穀雨後鳴。農家聞其聲。以趨東作矣。古今注。鳲鳩一名鶻鳩。爽鳩氏。　禽經。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爾雅翼。鷹正月則化爲鳩。秋則鳩化爲鷹。故通有鳩名。在五鳩之數。

鶻鳩氏。　陸璣疏。鶻鳩一名斑鳩。如鴿鳩而大。項有繡文斑。方言。鳩大者謂之鶻鳩。（頑音。高誘注。鳴鳩。斑鳩也。鄭樵云。鶻鳩。今謂之鶻鴿。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廣雅謂斑鳩誤矣。邵晉涵云。鶻鳩春來冬去。若斑鳩。則四時有之。是鶻鳩非斑鳩也。本草綱目。鶻鳩。其目如鶴。其形如鷺。鷺、山鵲也。其聲嘲嘲。其尾屈促。其羽如鑑縷。故有諸名。鄭樵以爲鶻鴿非矣。

五雉。　服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按楊雄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耳。釋詁。雉、陳也。邵晉涵曰。聲近者。其義同。喪大記云。夷于牀。鄭注。夷之言尸也。雉卽爲夷。夷謂爲尸。尸者陳也。是轉相訓也。

九扈爲九農正。　扈、說文作雇。或作鷄。籀文作鳸。蔡邕獨斷。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盡爲民驅鳥。背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稻與賈逵。皆異。孔疏。驅賈爲果驅鳥。爲蠶驅雀之說。邵晉涵釋之曰。古者重民衣食。爾雅以果不熟爲荒。九扈爲農正。植果養蠶。設官。如漢制鄉三老嗇夫。乃蠶及嗇夫之下。何以可周。是謂九扈之官。必祇有九人也。無乃太泥歟。鄭樵云。桑鳸俗謂青雀。今名蠟觜。性慧可教。桑棘之間。多在是水。故名行嗇者。多在籬落。如雞鄰然。不飛去。皆能傳夜。故名。

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　惠云。六物之占四字。或是邵公武從弼石經增。唐石經有此四字。係旁增。御覽五卷。（八百七十。）同。蓋賈服。有此四字。

瓘斝玉瓚。三禮圖云。斝彝盛鬱鬯。瓚酌鬱鬯。說文。瓚、玉也。春秋傳曰。瓚斝。則知以瓚爲斝。注疏分此作三物。非。

十八年【傳】弗良及也。服云。良、能也。弗良及者。不能及也。疏以爲良是語辭。能非良之訓。按良是善。善即功能義。和生也。孔氏妄人。反襲服妄言乎。

禁蔣客勿出于宮。高誘時則訓注。傳曰。禁蔣客。爲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爲覩釁也。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按父當謂。大人已有患失之惑心。又將謂無學不害。不害則不學之志益堅。如此則一切苟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也。杜預謂學而失道。學豈有失道。真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懼遠棄而失位。心志惑亂。夫衆人即不學。何至惑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此皆不達道理。循文而失其義也。

擱然授兵登鄣。漢書文帝紀。擱然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擱猶介然也。與此擱義同。

許不專於楚。許若不遷。則不爲楚所專有。杜解。許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而令之間。尚不能辨。

十九年【經】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蘇轍曰。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大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于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按唐律。十惡六曰大不敬。注云。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

【傳】紡焉以度而去之。去同弆。漢書蘇武傳。去草實而食之。注。去謂藏之也。劉云。紡謂紡麻作繩爲布。作繩之法。有小繩記其升縷。繩既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藏之。接繩辟縷也。紡者。以輒界之。爲經緯也。度丈尺也。紡時爲城高下之度。而藏弆之。則投諸外。言投諸外。則僅以繩投出。而身未嘗隨出也。杜預好爲辟異之解。疏曲爲分剖。云。若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按傳云。或獻諸子占。或字指他人。豈是此婦。字義尚不能詣。爲一杜預。甘蒙不識字之羞。

藉曰。無過亂門。呂覽原亂篇。詩曰。毋過亂門。注云。逸詩也。周語。太子晉曰。無過亂人之門。勞罷死轉。文子上仁篇。民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淮南主術。襲文子語。作轉尸。漢書功臣侯表序。死爲轉屍。此死轉之義。

室于怒。市于色。韓策周最曰。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

二十年【傳】己丑日南至。律歷志。昭公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陰志春秋緯命歷序。昭二十年庚寅朔旦。日至。差傳一日。

使請所聘。公曰。請當聘與否于齊侯。而齊侯告以猶在衛境。當致聘也。此公曰。是齊侯也。

齊侯疥遂痁。晏子作疥且瘧。疥不當作痎。周禮疾醫。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疏云。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惟水沴火。水爲甲疥。有甲。故有疥痒之疾。按素問生氣通天論。春傷于風。邪氣流連。乃爲洞泄。夏傷于暑。秋爲疾瘧。瘧論。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疥亦風所致。故轉而爲瘧。韓昌黎集。祈醒

未解痎痁作。則痁是老瘧。然所謂三陰瘧。

舟鮫守之。莊述祖曰。舟鮫當作舟馭。周禮敵人。音義云。敵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馭。同又音御。敵即獵文馭。舟馭掌澤之官。鮫無取。按說文。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籥。字又作敵。然則鮫字應是馭之誤字。不當改作馭。或籥馭聲同故歟。

一氣。服云。歌者氣也。按續漢律曆志。截竹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數。音志。氣。道之本也。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緹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按灰而候之。氣至者灰去。此則氣者。音律之元也。

二體。律呂有陰陽。

三類。三類者。謂天地人也。周語。伶州鳩曰。紀之以三。注。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

四物。物猶事也。即詩之四始。

七音。續志。宓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通典樂三。自殷已前。但有五音。變宮變徵二者。自周已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爲七音。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利也。律呂新書云。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

八風。呂覽古樂篇。顓頊發爲音。推天之合。正氣乃行。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然則六律造于黃帝。八風辨于顓頊也。淮南九宮八風篇。其名又異。

若萃惡之專壹。惠云。專。當遇本作摶。按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算地篇。民力摶于敵則勝。並是專字。

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喪大記。始死。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疏云。世子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諸侯以上位尊。故頤命。康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下。俱在室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也。欽按士喪禮。始死。主人入坐于牀東。既夕禮。主人柩東西面。又云。入復位。注云。主人自死至于殯。自啓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恆在內位。以此準之。士之喪殯在內位。則國君世子。在內位可知也。喪大記。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則皆立。則國君子父兄子弟。皆立可知。今傳言太子朱失位。亦可知也。

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禮器云。大夫五介五牢。依禮則本五牢。春秋時。以大國之使。不敢循其故常。已加爲七牢。杜預言命數爲七牢。皆說也。掌客之法。以侯伯七命。故饔餼七牢耳。大行人職。以九儀辨諸侯之命。掌諸臣之爵。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是卿大夫只論爵，不依命數也。知者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傳言晉獻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是三命爲極榮，聘饗者依命數，則僅止三牢耳，所謂禮節則變，有順而摧也。

公子苦雒　集韻二十二覃，雒，鳥名，姑南切，按惟即雒之省耳，說文鵅屬。

揚徽者，公徒也　說文作徽，云幟也，以絳徽帛著于背，尉繚子經率令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亡章者有誅，又兵教篇，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隋書禮儀志，大業七年，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蓋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斷髮，悉以帛爲帶，綴于衣領名，軍記帶，亦此徽幟之流也。

不死伍乘　尉繚子束伍，令五人爲伍，共一符，亡伍而得伍，當之，謂同伍亡死，而得敵五甲首者，功適相抵，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戚繼光紀效新書，軍法，凡旬甲一人，當先陣亡者，八人俱斬，

二十二年【經】王子猛卒　孫復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杜預言未即位，顯與經傳違。

癸酉朔日有食之　一行大衍曆，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志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

【傳】無亢不衷　明堂位注，亢，舉也，項籍傳注，亢，謂與抗同，書傳，衷，善也。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言與人爲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並不了。

二十三年【傳】明其伍候　賈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遇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惠棟云，周書程典，問其四援，明其五候，缺，按淮南時則訓，九月官候注，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漢書蓋錯傳，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此伍候之法也。

二十四年【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皇矣詩傳，貊，靜也，正義云，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貊，莫定也。

津人得諸河上　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使者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與此事相類。

二十五年【經】鸜鵒來巢　爾雅，鸜鵒，如鳲而有幘，蕭瓠戒萃，多聲，字書謂之唱鵒鳥，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八云，性好淫，其行欲則以足相勾，往往墮者相連而下，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書巢者，著其居，未孳乳不即去也，荆楚之俗，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取養之以教其語，五月五日俗謂之花鳴。

【傳】宋公使昭子右坐　疏云，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鄉，賓南鄉也，公使昭子右坐，今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右，周西向以相近，按右坐者，蓋移席于戶東，即是宋公之右，而北向仍如故也，又燕禮記云，若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如此，則別于公爲左坐，今移席戶東南向，是于公爲右坐也。

樂祁佐，燕禮，主人酬賓之後，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此樂，祁佐，蓋即卿大夫媵爵者也，所以佐君以爲賓歡。

王鳴盛尚書後案曰，此即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華，既爲草華，藻又爲水草，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草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安在其爲毳冕，揆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以鄭爲正。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賈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漢書翼奉傳，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好也，好有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白虎通，北方陽氣始施，故好，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南方陰氣始起，故惡，西方萬物之成，故喜，上多樂，下多哀也，案在上爲明，在下晦，三說大抵相同，惟董子陽尊陰卑篇，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此泛說事，與此傳異也。

吾聞文武之世　惠云文武，史記漢書，皆作文成，蓋爲魯先君時童謠，若曰，周之文武，則太遠矣，當是傳寫之誤，論衡亦作文成，案唐石經宋本並文成。

季氏介其雞　賈云，樹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鄭司農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覽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淮南人間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一注不同，正兼用賈鄭之說，爲之金距　呂覽注，以利鐵作鍛距，著其距上，又淮南注，金距，施金芒于距也，將禱于襄公萬舞二人　呂覽注，禱，大祭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于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陸粲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禱于莊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禱于襄公亦然，杜預別立廟謬也，缺，按傳迪言數事，爲啓怨之由，不必定在當年，此禱即是時祭，不必定爲大祭，蓋諸侯五廟，次及襄公之禰廟，而萬舞不足也，所以不足，緣季氏亦有私祭，召其衆也，禮君祭孟月，臣祭仲月，季氏與君同日祭，又矯用樂舞，論語所謂八佾舞于庭，以私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若謂禱必大祭，專在襄公一廟，則將事之先，涖卜戒期，自司庖具，魯雖貧弱，不應除舞，季氏外，惟存萬者二人也，若專禱一廟，季氏雖不臣，不應便奪君樂舞，致令大禮不成，觀蹤駭歎也，解經當以理通之，執滯文句，乃陋儒也，吳仁傑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雖有多少，其乏事無君之罪一也，乎，按二人二八，

執冰而踞　北堂書鈔，詩義問云，彌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二十六年【傳】百兩一布　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爲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爲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第15九輯 26A

甚口。　言其善辯。疏謂大口非。

鑿而乘于他車以歸。　說文。鑿、金聲也。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他車。據彼文。則鑿足之字。本從足。不作鑿。今說文于足部。偶漏鑿字耳。玉篇。鑿、邱盛切。一足行貌。

夷王愆于厥身。　紀年。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朝于山川。王陟。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　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呂覽開春論。共伯和稱。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又愼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故許由虞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呂氏所云。卽公伯攝王位明矣。傳文。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則亦以爲共伯和。史記紐疏。不足信也。

而後效官。　效官者。致天子之位于宣王也。說苑至公篇。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晉、宋間。呼天子爲官家。

攜王奸命。　杜預云。幽王少子伯服。束晳云。古文作伯盤。紀年。幽王十一年。犬戎弒王。殺王子伯服。執虢、鄭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于余臣于攜。

成濟不端。　疏云。成諸本或作減。案呂覽仲冬紀。水泉減竭。今月令作成。史記酷吏減宣。漢書作成宣。

生而有顓。　御覽三百七十四。風俗通曰。不舉生髯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髯鬚。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案周書嫌王云云。與此傳文同。韓欽按周書者。卽左氏傳也。諸史五行志。間有此事。

民歌舞之矣。　韓非外儲說右上。晏子曰。田成氏甚得齊民。故齊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按成子當作桓子。顧廣圻曰。案當作齊。周編也。謂遍齊國之人。此與史記田敬仲世家不同。

二十七年【經】。吳弒其君僚。　杜預云。稱國以弒。罪在僚。按此說。亦是樊亂賊。爲高貴鄉公事解。此也。鄭玉春秋闕疑曰。王僚之弒。由季札之讓也。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于季子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杜預云。書名罪宛。按經云。殺其大夫。明被殺者無罪。家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是以有入鄢之禍。

【傳】。帥都君子。　吳謂。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注。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

左尹卻宛。　吳越春秋。白州犂楚之左尹。號曰卻宛。注。辨其非是。按史記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楚世家云。卻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伍子胥傳云。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索隱與徐廣同。

據史記誤言宗姓。而徐廣因將此三人。爲其三代。伯州犂被殺。在昭元年。相去甚遠。史語連卻宛耳。而趙曄、徐廣。以誤傳誤。可怪也。

是無若我何。　索隱云。專殺當度。便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采其意。且據上文。困復加。與兩弟將兵外困之辭。按索隱自解史記。非傳意。吳越春秋。與彼文同。此傳有光曰。我獨身也。當如杜預解。言王可弒。我亦死。

夾之以鈹。　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

奉者獻體。　燕禮。小臣請執羞者。與羞膳者。蓋別有進膳之人。獻體者。獻肉體也。獻體當升堂。近公席。故下云。改服于門外。漢唐至御前。皆搜索。亦如此也。杜預以獻體爲解衣。則發露其形。何用改服乎。

寘劍于魚中以進。　吳越春秋。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一乘肝鵶。　聘禮記注。乘謂刈禾盈手也。曹操孫子注。秆、禾藁也。說文作稈。

使宰獻而請安。　杜預謂齊侯請自安。不在坐。此則公食大夫之禮矣。齊侯雖卑。公不應若此。劉炫據燕禮。司正北面命卿大夫。皆曰。以我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服說亦然。按燕禮旅卑。樂卒立。司正而後命卽安。彼是燕其臣下之禮。雖備儀節。今始獻而請安。是亦卑公也。惠云。管子幼官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當大夫以爲廷安。入其受命焉。此伯主客諸侯之禮。非比公于大夫也。以證此事。惠說迂遠。非也。

請使重見。　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疏云。按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而獻。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戒諸。謂異姓也。內宰之職云。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爵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自陽侯殺杜侯後。其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按內宰注。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然則諸獻酬后夫人。所以禮賓。共三事也。彼疏所引粗略。非鄭義也。請使重見。亦是獻酬之禮。時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一

昭公。

二十八年【傳】懋使吾君。　惠云、外傳云、吾懋置之于耳、以懋御人、又云、懋庇州犂、韋昭皆訓爲願、以懋爲愛語聲、非也、按詩釋文、懋、且也、此當作且字解、潘錫爵案、說文、懋、甘也、玉篇、甘作且、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荀子儒效篇、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退朝待於廷。　退朝者、二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者非、

二十九年【傳】請以食之。　請以作櫝之費、其從者一餐也、

使獻龍輔。　周禮疏、引此龍輔、注云、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孔疏引周禮、澤國龍節之文、又引元卿云、龍龍節之玉函、蓋本賈服之說、按古玉圖譜、有龍圭、三禮圖象云、龍見而雩、天子命上公、乘龍圭、載驅馬、祀雩於南郊、重民事也、此圭是已、則龍輔應是魯祀雩之圭、說文、瓏、禱旱玉、龍文、

其母偕出。　內則云、公庶子生就側室、漢則有陽祿柘觀、晉則曰鑫斯則百室、

宵宿其業。　服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按特牲禮注、宿、申戒也、皆是來日之事、而預爲之、故曰宿、服說是、杜預非、

今何故無之。　按後世亦有之、唐韓偓中朝故事、長安有畫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

晉國一鼓鐵。　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杜注非、

三十年【經】公在乾侯。　胡安國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潛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按此年方書公在者、憫公之意深矣、傳云非公者、見公所謀不臧、何嗟及矣、且微過者、見羣臣怙惡、大罪棄義之過、服云、微季氏之過是也、杜預專咎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傳】敝邑之少卿也。　按少卿、下卿也、印段位在公孫段之下、杜預言年少者非、

三十一年【傳】夢童子蹶而轉以歌。　轉者、舞之節以應歌也、淮南齊俗訓、古者歌樂而無轉、又修務訓、動容轉曲、

火勝金、故弗克。　周官占夢疏、引服氏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祖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不克、又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庚辰晦、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是歲、吳姑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云、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禍、故爲不克、管諸侯之伯、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故曰、應之食夢發簡子、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宋史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在、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鄭云、天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因、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云、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鑑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吳越其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曆算、自有以知之、孔穎達、翟、扶社抑鄭、乖爲甚妄、非也、保章氏疏、引服義、與此異說、

十頭牽營庶周、至以爲成命。　按此乃先估計、爲籌畫、以待諸侯之集、周年傳終言畢城之事、廟災武災會、爲此已城、乃云、傳重出耳、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惠云、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二當升五、五以喻魯君、二以喻季氏也、以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至三月則成夬矣、故曰、天之道也、杜預謂震在乾上、君臣易位、此爲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集解、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爲戒、非禮不履、愆謂雷者天之號令、震者乾之長子、雷乘乾則君有權、而臣竊之、故六五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終亦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公。

元年【經】春王。　定公是時雖未即位，而昭公已薨，不得仍稱三十三年，此春秋之變例也，通鑑從其審法，然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以前，漢未亡，天寶十四載七月以前，太子未即位，稱黃初至德者，又非也。

【傳】魏子涖政。　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言之者，所收而失別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爲晉之十一月，而庚寅栽，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也，不過三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辯，然此年辛巳日爲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按今年之庚寅也，蓋去年魏舒赴周，馳使列國，徵集期會，須臾時日，士彌牟預度其功，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月之七日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去年十一月，亦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五日，朔周伯同，故顧氏爲此說，然十一月大，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朔同而晦異也。

鳥鵲而哭。　杜預云：鵲哭，會也，按詩楚茨傳，鵲，期也，故杜以爲朝夕哭會，子家子不欲見叔孫，若會哭，則同在中庭北面，故或早或晚，異其期也。

與守龜在。　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

公氏將溝焉。　疏云：公氏昭公，按稱昭公爲公氏，猶我禮諸侯爲侯氏也，或曰公氏掌公之墓地，如周禮之冢人。

二年【經】雉門及兩觀災。　趙匡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遂經妄說，按周官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則兩觀所設，應在庫門外朝之位，今之五鳳樓是其制，鄭管禍云觀闕，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然則此經但言雉門災足矣，何言及兩觀乎，明在異處，闕里志，兩觀臺在魯城門之外，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百步。

【傳】奪之杖以誅之。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人于門內霤，大射禮亦如之，言鍾人而不及閽人，則閽人固無乞肉之事，又私出尚未取脯，故奪閽杖以誅之，燕禮閽人爲大燭于門外，賈公彥曰，古無麻燭，而用荊燋，則杖是所削之荊也，又按私出，謂便旋出也，杜預以爲出避酒者非。

三年【傳】有兩肅爽馬。　賈云：色如綰紬，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似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按廣雅釋鳥，鶴鵝，鳳皇屬也，禽經，白鳳謂之鵝，說文，五方神鳥，西方曰鵝鵝，則賈謂色白，馬謂似鳥，俱得之。君以弄馬之故，弄馬，翻玩好之馬，漢書，弄田，弄兒，皆如此義。

四年【傳】嘖有煩言。　荀子正名篇注，嘖，爭言也，說文，嘖，大呼也，顧云，管子四問，有嘖室之議。君行師從。　春秋繁露王道篇，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

陶叔授民。　周書及史記，無陶叔爲司徒之事，蓋毛陶聲相近，毛叔之誤。

周索。　馬融注，說卦，索，數也，太玄玄掜上索下索，注，索，數也，此周索戎索，并周戎之疆數之耳。

五叔無官。　杜預以毛叔聃當五叔之一，按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奉明水，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蓋誤合聃季也，攷史記，又非同母弟。

豈尚年哉。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康叔與聃季爲司寇司空，故云不尚年。

不敢以約爲利。　不敢于王窮約之時徼利，杜預以約爲要言，非。

五年【經】於越入吳。　王會解，東海蛤於越納口，則於越之名舊矣。

【傳】將以璵璠斂。　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存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備璵璠，故用之，杜預此注，全襲用之，說文，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爭勝，按初學記引孔子語，以爲逸論語。

秦子蒲。　子蒲楚策作子滿，蒲與滿，史書多相亂。

葉公諸梁。　潛夫論志氏姓，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弟也，按韋昭注，以諸梁爲戌子。

涉其帑。　廣韻，其字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藍尹亹自度其帑也。

遂逃賞。　新序節士篇論之曰，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故強爲之請，顧炎武曰，恐皆陰厚之，故爲此言。

八年【經】從祀先公。　此禘祭也，周禮冢人疏，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干後，背亂也，然則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以昭公之上，昭穆背亂，今審諦而易之，故通言先公，按賈氏言隱、桓、閔、僖，從來昭穆之敘是也，謂文二年逆祀，閔與僖易其昭穆，則未然，躋僖公者，直是升僖公同在昭位，不別爲一世，從此以後，文爲穆，宣爲昭，在先只緣少僖之穆位，故自後世次悉亂，蓋兄弟可以同廟，至合食之時，復嚴爲人後之義，則兄昭弟穆，禮之經也，杜預謂親盡通言先公，竹不思禘祭之時，自有親未盡者在，若非一一皆順，豈得因僖、閔而概言乎，章懷此注引杜預，故詳辨之。

【傳】主人焚衝。　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子敵城也，通典，兵十三，以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牐，牐間橫檢，中立獨竿，竿如桔槔，其竿高下長短，以城爲準，首以竄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堞腳著地，其旋風四腳，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即衝車矣。

魯于是始尚羔。　杜預云，魯始知執羔之尊，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按賈謂魯之僭禮，反出管上，杜謂魯不別羔雁之尊卑，是皆謂魯僭然無知，何謂乘周禮，鄭說得之。

接衝侯之手及捥。　說苑權謀篇，成何涉佗，接靈公之手而抑之，一本作搏，漢書王吉傳，注，搏、挫也，荀子儒效篇，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搏，注，薦搏也，搏抑皆謂相陵忽也，搏之亦謂抑之，此作捥非也，杜預云，血至腕，謂衝侯被擠，而所歃之血，遂淋漓汚其腕。

桓子昨謂林楚。　杜預云。昨醉也。按昨不可訓醉。攷工記。鐘侈則昨。注云。讀昨昨然之昨。聲大也。史照通釋文。昨大聲也。然桓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告人。後漢書馮援傳。俱委膳昨舌。魏策。夫起與田文論功。起咋舌不敢談。則咋非大聲。乃縮舌含糊之謂乎。唐石經初刻作乍。蓋依杜氏醉也之訓。

林楚怒馬。　史游急就篇。騏驥馳騁怒步趨。

以爲公期。　公期者。託魯公有所期會徵發。蒲圃在魯東門外。爲季氏援。杜預言。公期孟氏支子非也。

喪於徵死。　與上林楚云。遂之徵死義同。隸釋。羊蕃道碑。盜賊徵止。以徵爲懲。荀子正論注。徵讀爲懲。左傳釋文。徵本又作懲。此言魯人之喪。在懲懼其死之後。杜預作徵召解非。

九年【傳】齊師旄。大臣必多死亡。　史記。子貢說田常曰。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呂覽似順。論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必敗。敗請必死。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事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智與此言相類。蓋臣移國柄。又自有術。

轘蔥靈。　賈云。蔥靈。衣車也。前後有蔽。兩旁開窗。可以觀望。窗中樹木。謂之靈。今人猶名此木爲靈子。按蔥即窗。靈今通作櫺。廣雅釋室。櫺梠也。文選游天台山賦。注。櫺窗間子也。經典作軨。或作苓。文選甘泉賦注。軨與櫺同。玉篇正淺。苓即式也。倶車式以苓爲之。有蔽者。有橫者。故考工記云。輈式式植者衡者也。按車闌即爲軨。不必定是式也。王應麟急就篇注。軨。車軾下縱橫木也。尚書大傳。未命爲士。不得有飛軨。鄭注。如今窗車也。續漢輿服志注。李尤小車銘曰。軨之嘘噓。疏達開通。即是軨上施窗也。

如驂之靳。　詩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環本又作鞙。沈重云。德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于鞙也。說文。靳。當膺也。徐鍇曰。靳固。靳制其行也。急就篇注。靳。驂馬之帶也。王猛言。我之遇子。如驂爲靳。所制矣。誰不敢與校。

皙幀而衣貍製。　說文引此傳。皙。齒齵齵齒相值也。徐鍇曰。謂齒縫上下相對也。按兵事章弁服。故知此非巾幘之幘。然齒相值。齊侯何從識之。

犀甲與直蓋。　韓非子姦劫弑主篇。犀車良馬。後漢書張衡傳注。犀。堅也。此疏云。以犀皮爲飾。非也。宋史儀衛志。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爲花蘤之象。因而作也。宋有華蓋導蓋。皆赤質如織而圓。瀝水繡花葩。又有曲蓋差小。惟乘輿用之。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之。謂爲麟蔽。宋史志作麟蔽云。有車號者。賜其一也。按曲蓋爲太公所作。不可知。以此傳證之。春秋惟有直蓋。無曲蓋也。

十年【傳】叔孫氏之甲有物。　周禮賄人注。兵物皆有刻識。惠云。刻識之語。出于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爲識。按惠說陋也。周禮司兵職。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司弓矢職。辨其名物。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成。注云。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通典李衛公兵法。諸應請甲數葉行數。于甲標上鈔記。古者造車器刀劍之屬。有款有識。豈傳漢時爲然哉。

十二年【經】公至自圍成。　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

十三年【傳】戌也驕。　檀弓疏。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鄭云。朱春秋作戌。

十四年【經】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杜預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按周禮疏云。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宰歷云。祭祀其脤器之屬。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脤。

【傳】屬劍于頸。　屬。讀如犀甲七屬之屬。陸釋文。初音非。次音是。

婁豬艾殺。　釋詁。摟。聚人。婁與摟通。小雅角弓箋。斂也。趙岐孟子注。摟。牽也。凡六畜通淫之時。好狂走牽聚。故杜預以爲求子豬。今養母豬家。有牽牡豬就風合之。呼爲豬郎。集韻。豬求子豕也。或省作豬。豬字林。豕三毛聚居者。一曰。豕老謂之豬。

蒯聵將殺余。　此尹吉甫後妻逐伯奇之計也。劉敞曰。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爲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嘟而走。言太子殺余以逞之。劉絢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多矣。鄭玉曰。或者猶有疑于戲陽速之言。不知讒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嘟。知其欲歸罪太子。即迎合夫人之意。譖太子以證其事。此姦人之所爲。世常有之。欽韓按晉之愍懷太子。隋之庶人勇。潘岳、楊素。皆決然爲戲陽速事而不惜。此固無可疑也。學者不察。因謂左氏之誣。當蒯聵出奔。南子援戲陽速以爲證。靈公播其惡于鄰國。左氏所錄。據彼國之辭爾。先著南子之惡。靈公之無恥。則其事不待辨而可知矣。

十五年【經】公薨于高寢。　說苑脩文篇。齊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

哀公。

元年【傳】夫屯晉夜九日。　杜預云。夫猶兵也。劉炫云。夫屯謂夫役屯聚。晉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按古兵字。只謂甲兵。五兵。魏曹冏始爲士伍爲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即士卒爲之。劉謂別有城夫。亦非。參子連下。爲我殺兵二人。以士爲兵。傳見子此。然參子非古書。此傳尤非。劉向所校本也。如子西之素。　廣雅釋詁。素。本也。凡物功未畢。而質已成。亦謂之素。士喪禮注。形法定爲素。曲禮疏。素形樸也。

大夫種。　呂覽當染注。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寰宇記云。文種。楚南郢人。吳越春秋注。楚之鄒人。皆誤也。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爲宛令。蓋范蠡爲楚之三戶人。而文種曾宦於楚。乃與范蠡俱適越耳。高誘淮南師篇。又作鄋。鄋人。蓋越爲楚所滅。鄋亦通爲楚地。明一統志。甯波府人物云。文種鄞縣人。甯波府志。文種鄞縣人。則鄞。鄞。皆鄞之誤耳。

樹德莫如滋。　小雅廣詁。滋。益也。齊語注。滋。長也。

基滋能戒之。　小雅。基。忌也。又教也。淮南經稱訓。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注。昭。道記誠也。基

與證義一也。杜預謂基爲毒。本說文。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越語。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皆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吳越春秋。濁女山者。諸暨婦女。淫泆犯過者。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令遊此山上。以快其意。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句踐見怒蠅而式之曰。蠅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蠅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故曰。王將復吾仇。吾讎吳之說而試其教。燔蓋而鼓之。使民赴火者。實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實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頸刎腹。而無顧心者。實在兵也。

次有蓋棘陂池焉。　吳語。申胥諫曰。今王既變蘇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能民于姑蘇。韓非外儲說左上。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時臺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張守節正義。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財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句踐欲伐吳。於是作柟梠。墨以白蠟。纏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愛之。以起此臺。按吳越春秋。闔閭自治宮室。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按陸德明吳地記。華池在長洲縣大鹿鄉安昌里。南城宮在長樂。吳地記。闔宮城。在長洲縣平將鄉長樂里。　闔閭出入臥遊。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鹿山。晝遊蘇臺。射于鴟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然皆夫差之事。而彼諱以爲闔閭也。

二年【傳】三揖在下。　服云。三揖卿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按燕禮。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面。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此與周禮司士職相參。服言三揖。非其事也。呂覽精諭。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是其事也。

使太子統。　杜預云。統者始發喪之服。按主人之祖而免。自小斂以至啓殯。反虞卒哭。皆是也。當事而免。自大功以及緦麻。于喪所皆是也。喪服小記。遠葬者。及近郊而後免。反哭。明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君弔時。又特爲君免。所以然者。君弔則當哭踊。哭踊則袒冠。尊不施于祖。故必免。疏云。凡大斂之前。皆免。大功以上散麻。至啓殯葬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經記所載甚明。安得以免爲始發喪之服。孔疏專欲護短。爲之說云。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按奔喪禮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文出此兩條。以見括髮不必喪所。又不必服內也。故公孫歸父。聞宣公之喪。括髮袒三踊于郊。疏家扶立鄙學。乃敢抹殺經文。以欺後世乎。愚謂太子統者。爲下僞自衛逆太子。小記所謂。及郊而后免也。蒯聵忘父之人。雖聞喪未成服也。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兵車之旆。所謂大將旗鼓也。先建旆于兵車。示中軍精銳在是。則罕駟兵車來者。不得不分良列陳以當我。此孫臏以下駟當上駟之法。杜注不了。

龜焦。　說文。龜灼不成也。此焦字非體也。

庶人工商遂。　庾翻易注。遂。進也。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習之。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按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斂選。以有曲藝。不必參善。

曰郊人。按藝。　按禮文。則庶人工商。亦得拔其才藝之尤。餘之郊學。以待事官之授也。此有功則徑進鄉學官之。

志父無罪。　服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叛。既復更名志父。按假設簡子。以諱惡名易名。則下文剛職之惡。不應猶稱舊名。杜謂一名者。是或志父本是字。後遂以爲名。後人以字行之始也。

羅無勇廉之。　廣韻引作廉。

趙孟書曰可矣。　顧云。以范中行氏失援糧渴。必將亡。按下傳。僕云。猶有知在。則簡子之惠。正爲范中行發。杜解謬。

三年【傳】僞章不可亡也。　惠云。禮疏引熊安生曰。天子藏僞章于明堂。諸侯藏僞章于祖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二

哀公。

四年【經】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安國曰。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

【傳】恐其又遷也。承。　元李冶古今韡云。承。卽懲也。此仍宗杜解。惠據魯頌傳。承。止也。以訓此。俱未當。按呂覽貴信篇注。承。佐也。聘記。大夫爲承擯。此承字義。與彼同。屬下句。共佐亂者。卽下文。公孫姓公孫盱之等。

入于家人而卒。　家人言民家。魯世家遷于卞邑。爲家人。漢書注。猶言庶人也。

爲一昔之期。　穀梁。莊七年。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爲國君。注。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

五年【傳】王生惡張柳朔。　惠云。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于長柳朔。王胜右張字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王胜卽王生。按呂覽當染篇。范吉射染于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黃籍奏。高誘與左傳同。黃或董之訛耳。

諸子鬻姐之子荼嬖。　晏子內篇諫上。淳于人內女于景公。生孺子荼。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盡不出從乎。君將有行。注云。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晏子問上。令諸子無外親謁。群梁邱據。

無使受報，言不使嬖臣與寵姜交通也。杜預謂諸子庶公子也。非。諸子有七子八子之等，見秦本紀。景公死乎不與埋。言寡公子不得送葬。

六年【傳】再敗楚師不如死。按卜戰不吉，故知當敗，退又不吉，故知當死。再敗楚師之語，即指卜戰不吉。兩者俱不吉，等死，死譬也。此昭王之意。杜解謬。

潛師閉塗。史記作伏師閉塗。索隱云：閉塗即蔽塗也。故下云：惠王後即龍兵歸葬，服虔說非。按杜預注即服說。然閉塗者，恐君死消息聞于敵中也。君死棺斂，反國而殯，雜記備之矣。何用蔽塗。索隱強解非也。使問諸周太史。服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惠云：自王子朝率周典籍奔楚，于是使太史主之，謂之周太史。按服以後說是也。說苑君道篇作太史州黎。

出萊門而告之故。定九年陽虎奔萊州，蓋陽生在魯，亦居于陽關。

七年【傳】故，敝邑十一牢之。釋詁：之，往也。

惡賢而逆之。孟孫知諸大夫皆阿從季孫，故誚之曰：惡有心知其賢而逆之乎，而諸大夫果飾詞以拒景伯。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按此上皆大夫之言，言大之并小，由來已久，我若心知伐邾必危，豈肯不言耶。惟德亦如邾，而衆彊過之，故謂魯可伐邾，服以知必危二句，亦爲孟孫之附，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

年【經】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預謂滅非本志，故以入告。信如預言，則各諱滅國之名，何不盡以入告魯史之傳信，春秋之裁法，偏從其矯誣之單辭，何以示後，容人之國，殺人之君，與臣而猶謂非本志乎。鑑纂云：滅不書滅者，曹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爲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按此說，似可通。

【傳】所託也則隱。按隱者，身不與焉。若鄭公子蘭，無與國鄭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杜預謂隱惡者非。

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按二語，即雖無同好，猶有同惡之義。建樹善者謂之自立，杜之解此，全違語意。

梼之以棘。說文：梼，以柴木擊也。

十一年【傳】有子曰。劉敞曰：有子當爲子有，冉求字仲尼門人，多云子某，不得云有子也。按春秋時，急子、壽子、關策、盼子、嬰子、章子、呂嬰、田和、稱和子，若此類多矣，冉有稱有子，又何怪乎。

不狃曰：誰不如。言人誰不走，而我欲如之。

人尋約，吳髮短。蓋斬首數級，皆以髮結聯，吳髮短，則用繩耳。以尋者，軍令之大凡也。公孫揮欲以多獲爲功，北史蘭朱榮傳，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是也。

對曰：從司馬。杜孫爲司馬，見昭四年。言已爲此官，杜預以爲從吳司馬，非也。

何以使下國。言國子之首，何從至下國也。

賜之鬷鏤以死。淮南氾論訓：大夫種身伏鬷鏤而死。高誘注：利劍也。一曰長劍。揚雄鹿盧劍銘：字讓，吳地鬷鏤而行也。檀與服志：佩刀以綠殺爲鞘，曰之鞞。通俗文曰：刀鋒曰鋒。檀與鬷鏤同。愚按鬷鏤，蓋劍脊上連鬷爲瑑文也。鬷、脊也。瑑、刻也。鬷而獨鹿，鹿之江，與玄枝設連也。

宋公求珠，魋不與。呂覽必己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由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夏戊爲大夫。杜云：悼子之甥。按甥當爲舅，蓋子懋之子，文與上事相連，不當別出一悼子之甥。

魯人以幣召之。史記孔子世家：季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冉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歸魯。闕里志年譜：孔子年六十八歲歸魯。

十二年【經】用田賦。何休注：田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按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井車馬。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二。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二錢武帝加以補車騎馬。然則漢法計丁口出錢，今魯計田爲賦，于稅畝邱甲之外，復別有徵斂，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

【傳】放經而拜。經即齊衰三月之經，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衛君之母妻。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孔子嘗仕于昭公之世，又其本國疏，謂大夫之弔服弁絰，非也。

若可尋也，亦可徵云。乃黻尸俎。注：古文黻作尋，引此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歛也。按中庸注：溫，讀如燖溫，則尋字本作燖。

無不擩也。釋詁：擩，落也。

侯伯致禮。服云：致賓禮于地主。按服意，謂賓有所歸，即圭璋皮馬之類，歸餼乃地主之事，杜預混而一之，非也。

十有二月螽。大衍日度議開元曆推當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十三年【傳】十月上辛。夏之十月也，月令孟冬，天子乃新來年于天宗，注：周禮所謂蜡祭也。

佩玉藻兮。玉藻，藻，聚也，垂也。

十四年【經】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大衍日度議，以開元曆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曆正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傳】車子鉏商。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家語注同。按文選，繁欽與魏文帝牋云：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李善注引此傳，車子鉏商，則當從杜預注，家語是王肅僞撰，故彼文曰車士。

職顧諸朝。曲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意。

子我夕。夕見于君也。朝曰朝。暮曰夕。

緊說。釋名。衮容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孔子世家云。眼如望羊。即此望視。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車。故四乘。按系本陳僖子乞。盧成子常。簡子莒。宣子其夷。穆子安。廐邱子尚。鬷茲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恆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欽按。呂覽似順論。田成子有兄曰完子。或是田常庶兄。合八人之數。然傳言驂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驂乘。司寇牛父驂乘。昭二十年。鴻駿趨驂乘。四郜驂。方謀闕止。事須祕密。必不多車。索隱之言是也。引云。正義引世本。傳子生驂子。薛云云。蓋因杜注附會也。

聞公猶怒將出。王世貞曰。成子兄弟。昭然叛逆。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于所遭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爾。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

東郭賈奔衛。孔靈有東郭賈。事詳考證。

子告季孫。孔子辭。同惡相濟。知告季孫。必不從也。

十五年【傳】涉人之過也。涉人猶津吏。

離病于外久矣。詩傳。離。疏也。

十六年【經】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云。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差一月。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有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杜預主司馬遷。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蓋以周正十一月爲明年。故誤也。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沿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雩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有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爲庚子。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亦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書。于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濂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時變十一月節。當從穀梁氏也。且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皆建丑矣。書則曰。十有二月。漢皆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

周制可知。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謂禦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雩後。即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因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推之者。孰云吾懵乃有是耶。至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欽按宋濂駁洪、馮二氏之妄說。是也。必據長曆。始知十一月庚辰朔庚子。爲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何疑乎。公羊音義。本無十一月。或作十有一月。又後之俗師妄益。與穀梁初無異也。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則孔子年七十二。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者。此正惑于公羊。十有一月之文也。若十一月。則爲襄公二十二年歲首。依周正。孔子壽止七十二。依夏正。亦爲七十三。蓋不明周正夏正之差池。其實夫子壽數甚明也。據十月庚子之說。無論夏正周正。夫子卒年七十三。宋濂誤算一月。既于周正夏正。因謂七十四。非也。

【傳】不慭遺一老。小爾雅。慭、強也。

尼父。檀弓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云。尼則字也。父且字。士冠禮疏。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若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甫。年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然則以伯仲者爲正字。故以二十所字爲且字也。

武車反祏。孔悝有廟主。似大夫得有主也。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戴侗曰。說文云。祏宗廟主。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今許公爲得祏于甕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按管子山至數云。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然祏爲遠主明矣。孔悝但有祏主。而無祖禰主。知大夫無主明矣。

乞曰。不可得也。言一千五百人。數多不可給。

抉豫章。陸璣疏。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楠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于豫章。子赤者材堅。白者材脆。荊州人曰楠。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楠。據彼說。則豫章與楠木爲一類也。爾雅。翼。豫章大木。生七年乃可知。按本草別錄。有釣樟。陳藏器拾遺。有樟。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二種也。樟木高丈餘。小葉似楠而尖長。背有黃赤茸毛。四時不彫。夏開細花紅小。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緻。縱有文。宜于雕刻。氣甚芬烈。豫即別錄所爲釣樟者也。根似烏藥香。故又名烏樟。欽按。爾雅。檒無疵。郭注。檒樟屬。似豫章。鄭樵草木略。釣樟曰檒。亦樟之類。爾雅之檒無疵。蓋類樟之木。非即樟也。顏師古漢書注。豫即枕木。章即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此師古妄分爲二。不知其何據。時珍襲之。漫指釣樟爲豫。非也。

殺齊管修也。後漢書陰識傳。修管仲七世孫。自齊適楚。爲陰大夫。

王如高府。淮南泰族訓。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此即石乞所欲焚者也。

問白公之死焉。死同屍。呂覽離謂篇。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漢書酷吏傳。安所求

子死。桓東少年場、

代執火者而言　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燕禮。宵則庭子執燭于阼階上。注。燭燋也。疏云。古者無麻燭。而用荊燋。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鄭云。未蒸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然古者未以蠟爲燭。故用荊杖。灌以膏然之。又未有燭盤。故令彼幼者執之。管子弟子職云。昏將舉火。執燭跪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謂燭蓋。其將滅之道也。柳之遠近。乃承厥火。柳謂燭蓋。柳近。乃遠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句如前燭之法。短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緒繫燭處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柳。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柳。遂出是去。先執燭者。與捧椀以貯柳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柳。而投其緒于椀中。手正其柳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柳而出棄之也。此執燭之法也。其燭盤不知始于何時。梁書傅昭傳。昭嘗搖燭于板牀。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是也。

十七年【傳】爲虎幄于耤圃　漢書所謂武帳。

乘夷甸兩牡。　甸、說文作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堂練切。徐鍇曰。古載物大車雙轅。乘車一轅當中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讀如夷甸之甸。爲繩證反。釋文于此。作時證反。仍依鄭讀。按夷善也。夷甸安車也。必駕兩牡者。以牡爲貴。食貨志云。乘牸牝者。棺而不得合。聚漢世猶然。曲禮疏。謂安車駕一馬小車。按續漢志。小使車不立乘。有駢。則安車駕二也。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二之說。倘書太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即此夷甸兩牡。

紫衣狐裘。　正義。紫衣君服。玄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云。蓋僭宋王者之後。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王肅云。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此以北方之間色。至于君前。爲大不敬也。君衣狐白裘。長夫又僭。諸侯皮弁素積。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惡紫之臭。於是日。邦中莫衣紫。論衡文。則紫衣本非常服。祖裘不釋劍而食。　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用皇氏云。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所謂裼裘者。祖正服露裼衣也。然則上之紫衣。乃裼衣。良夫未加正服。遂至祖裘。漢制惟蕭何得劍履上殿。是人臣皆解劍也。宋書志。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劍代刃劍。

左右句卒。　吳語。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泛江五里以須。即左右句卒。史記。句踐發習流二千伐吳。則句卒正謂水軍。墨子魯問篇。公輸子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即句卒之義如此。

太子又使椓之。　呂覽愼行論。椓崔杼之子。令之爭。畢沅云。椓義當與嗾同。按方言。椓。恕也。楚辭章句。誅猶嗾也。則字本爲誅。作椓借也。

衛侯貞卜。　大卜職。凡國大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杜解非。

衡流而方羊。　爵馬大國。　劉炫曰。卜繇之詞。文句相韻。爵馬二字。宜屬下讀之。按爵遠也。何休注馬者於也。呂覽季春注。馬猶於也。自遠乘大國。故將爲其滅亡也。發大所曰。毛詩汝墳疏。引左傳。如魚頳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劉氏說合。且引鄭衆注爲證。按孔氏本無是非。惟知佞杜。遂以不狂爲狂。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　紀年。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丹水出

汲水之變名也。

二十年【傳】越圍吳。　吳縣志。越城在縣西南胥門外。越伐吳。吳王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雉具在。高者猶丈餘。闔亦三丈。史記正義。引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相。即此地也。

二十一年【傳】溺人必笑。　呂覽。六樂篇。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晏子雜篇。溺者不問路。魯人之皋。　明堂位注。皋之言高也。爾雅釋天。五月爲皋。釋文本或作高。皋高似相通。廣雅釋言。皋爲也。此言魯局于境內。與下高蹈義亦通。

使我高蹈。　惠云。呂覽曰。掇知化篇。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臨怒貌。韓詩。按晏子雜篇。吳王曰。吾讀晏子。猶傑而嘗高蹶者。即高蹈也。

二十三年【傳】可以稱旌繁乎。　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公賄。玄纁束馬。兩旌乘車所建也。長武子謂卜。　呂覽。當染篇。智伯瑤染于智國。張武。淮南人間訓。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長張字通。即此長武子也。

是夔言也。　說文。夔、衛也。又夔、憂。言不慧也。集韻。夔、或作嘭。按管子形勢解。毀譽賢者之爲嘭。推舉不肖之謂嘭。與服杜解正同。字從足非體。當作嘭。

因太宰嚭而納路焉。　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吳越春秋。越王誅嚭。并妻子。越絕書。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言宰嚭之死者。凡五見。獨此傳稱吳亡。而猶用事于越。未詳。

二十五年【傳】衛侯出奔宋。　服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按此句是下文張本也。

蹶而登席。　韓古只作綵。文子上德篇。一以爲冠。一以爲綵。玉篇。袜。腳衣。燕禮。命安復位之後。乃說屨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是君之享臣。有終日不脫屨者。就使脫屨。亦在燕禮之末。故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今褚師聲子。必是未命坐之先。已跣而升堂也。古者除遣喪。于禮事未聞。徒跣。杜預謂見君解屨。此其杜撰也。

君將殺之。　說文引作嘭。正誤云。嘭作殺。誤。玩褚師上語。必是足劍不堪著屨。若復勉同人。必清滥。須擱拭。反使君見而欲嘔也。

公戟其手。　戟本爲擊。詩傳。指據擊揭也。疏云。擊揭。謂以手爪揭持草也。史記孫子列傳。救鬬者不搏擊。然此擊。謂兩手相因握。杜預言如戟形。非也。詩釋文。擊本文作戟。字通耳。杜預云。低徙手屈肘。釋名云。倚襲倚伎也。其義當爲巧弄之狀。抵徙二字所出也。

奪南氏邑。　檀弓疏。世本。敬公生昭子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按衛策有南文子。則簡子瑕之子也。

顧夏丁氏。　十一年云。夏戊。此云夏丁。不可曉。

是食言多矣。　釋詁。食、僞也。孫炎云。食言之僞也。

二十六年【傳】后庸。唐石經作舌庸。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吳越春秋作夷。或作洩。聲與舌近。此作后誤。卒于連中。名勝志。逃中館在空峒後。道址高二丈。華文顯華。古文瑣歸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紀。臣死。自臣死後五紀。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紀。八月辛巳。宿莫。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盡矣。

二十七年【傳】屬孤子三日朝。下令于死事之墓。使三日而朝。大夫記千乘。篤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設乘車兩馬。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召顏涿聚之子晉曰。呂覽尊師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按晉者進也。

衣製。六書正譌。製兩衣。今俗訛爲裁製。

知伯聞之乃還。說苑指武篇。智伯曰。吾聞田恆新得國。而愛其民。內閉其財。外同其勞。治衆者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走之耳。

多陵人者皆不在。釋詁。在。終也。

晉乃今知所以亡。荀子彊國篇。亡國至亡。而後知亡。

以能忍焉。庶無害趙宗乎。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

春秋左氏古義

臧壽恭述

敘

余交臧君伯辰早，相契最深。伯辰舉孝廉，潛於進取，嗜漢儒經學，嘗言諸家經學，後人輯述已辯，惟春秋翼、服義尚無所屬，嘗爲輯之，閱二十年，往晤於雉城，時稿已完，尚未錄出。伯辰旋游皖，閱學幕，余亦遠適蜀右，踪跡中疎。歲丙午，伯辰歸道山，其弟子沈明經鳳飛持經義來，因得披閱。伯辰精於算述，依劉歆推日食，爲前人所未有，且博采二家義疏，益余爲校正兩條，目力昏眊，不能加審，因屬楊茂才峴校之，補其譌漏，務求精當。至伯辰依公、穀日食三十六，以爲正經止此，而楊茂才補出雜麟後日食一，與劉歆左氏日食三十七相足，亦將以弭後人之惑也。楊茂才受伯辰算學，自爲春秋中朔表，并將補輯左傳賈、服義，纘述之功不小。戊申仲夏，李鄰園司馬將爲伯辰鋟其書於仁和官舍，余欣然敍而付之。歸安卞斌。

春秋左氏古義六卷，長興臧孝廉壽恭卿眉所著也。孝廉本先爲左氏春秋經古義，後爲左氏傳古義，其若干卷，殁後，其傳寫全佚，惟存其經，而闕自昭公二十三年以下。其弟子楊君峴爲補完之，予悲其名字冥莫，將無以傳於後，爲剞而行之，因識其端曰：春秋左氏經最後出，而行獨最遠且盛，其與公、穀異者，往往左氏之經爲長，蓋公、穀之經得之口耳傳授，經歷數世，始著竹帛，故不免文字脫失，年月差互，爲之傳者如公羊子，雖深明禮意，具有微言，而憑臆爲文，推求誤節，曲爲之說，偏而不周，左氏則丘明備見實書，親承聖教，文字完密，明而易睦，又皆皆古文，無傳聞轉寫之失，此漢之通儒許、鄭二君皆深信而篤守之，比之於詩，公羊義高而文瑕，猶之齊、穀梁旨近而理淺，猶之魯、韓，左氏則猶之毛也。惜杜氏溺於晚近之學，惑於變亂之談，其爲集解，不特不能申繹傳意，得其言外之旨，而反譁傳以汨經，并強經以徐傳，於君臣大義，晦而弗明，致令宋以後人集矢於傳者，更從而疑左氏經之誤，此國朝諸儒所以有古義之作矣。白顧亭林氏補正杜解，惠定宇氏更闢古義及補注，馬器之氏復補之，張阮林氏又著辯正，然皆多及傳文，亦未專取賈、服、穎諸家也。洪北江氏爲春秋左傳詁，嚴豹人氏爲春秋內傳古注輯存，近時李次白氏爲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始專事於此，而李氏爲尤備，疏證亦最詳，三家皆皆後出，孝廉著此書時，蓋皆

未及見。而精於算術。據三統以考正歲星超辰朔閏之次。又備撰漢志所引劉歆之說。以左氏之學與於歆。其言皆足裨古義。則皆非諸家所及者也。其體例簡質。亦得古注家之法。後之考左氏經者。當有取於斯焉。同治十有三年太歲甲戌十有二月吳潘祖蔭。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一

渭　長興臧壽恭述

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孔穎達春秋正義。正義又云。就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以魏諸德。皆爲此說。漢書楚元王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誦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聽相發明。由是章句理義粲然。後漢書賈逵傳云。逵奏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九者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輕重大體。至如祭仲祀季。衛子奢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情變。杜預春秋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雖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孔穎達春秋正義序云。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淑、潁之等。各爲訓詁。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又正義云。先儒取二傳者多矣。春秋之經。僅從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有異文莫不皆義。先儒謂於二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杜欲破賈逵一字爲褒貶。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或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故之例。諸家案。以上各條。可見漢儒左氏學之頗橫。南齊書陸澄傳云。永明元年。遷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杜、服春秋。澄與王儉書云。左氏宜取服虔。服擊取賈逵。經服傳無師。雜在注中。而經又有無傳者故也。今皆超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據此知賈氏經傳。服氏注傳而不注經。又知服氏於傳注中具引經文。今御覽所引服氏注正如此。

隱公。

正義云。隱公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案。續漢志大衍云。正義欲與三統義術推隱公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年。滿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去之。歲餘八百十三。以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五。滿百四十四而一。得八百十八。爲蔀。次。蔀十二去之。得定次。二蔀從星紀起算外。歲星正在鶉尾。即豕韋。故云是歲歲在豕韋。

春秋古經第一。漢書藝文志。案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卷。公羊、穀梁二家。以十一卷屬公羊、穀梁。則十二篇爲左氏經。漢志本錄七略。當是劉歆從第一者。志云。十二篇。益公各一篇。故以十二公之次爲之次。

三統術云。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以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發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漢書律曆志。案志云。作三統術及譜以說春秋。是三統爲左氏說。

賈逵云。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正義公羊

漢一。穀梁疏一。公羊疏云。三統術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

賈又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正義

元年春王正月。平王四十九年。歲在豕韋。太歲在甲寅。

三統術云。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肯始。其序亦如之。漢書律曆志。

服虔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正義。正義云。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自左氏者。或取

爲說。案據此知左氏經師亦有取五伯之說者。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皆曰邾婁。蔑公羊、穀梁曰眛。案文十六年。盟於郪丘。公羊疏引賈逵云。公羊同魯丘。杜據曰師丘。是賈氏注經。凡經文之與二傳異者。皆據之。故開寶經籍志有賈逵春秋二家經本詁訓十二卷。今俱佚。補逸。邾作邾婁者。始僖四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緩。曰婁。故曰邾婁。蔑作眛者。說文。蔑。目勞無精也。莫結切。眛。目不明也。莫撥切。二字音同聲轉相假。凡三傳經文字異者。其故有四。一傳說不同。二古音通假。三隸變體別。四誤寫脫脊。與二傳本師說不同。後二條乃傳抄之誤。

賈、服以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正義。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賈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穀梁疏十三。穀紀正義四。

服虔云。咺、天子宰夫。周禮疏三十七。

服虔云。賵、禮也。天王所以被禮臣子。正義。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漢書古今人表作亡駭。

無駭。穀梁曰無侠。案說文。駭侠俱从亥聲。同音相假。

賈云。極、戎邑也。正義。公羊疏二云。左氏之義。以極是我之國都。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公羊、穀梁曰翬。案裂屈音轉相通。繻當作帥。帥乃帥之假借字。說文。帥。繒帛也。舊闕出入巾以傳。傳因段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即左氏裂繻字。是繻爲假借字。帥爲正字也。二傳又借翬爲帥。又因聲轉作翬。翬乃帥之假借字。說文。翬。鳥名。從羽。軍聲。漢書高帝紀。翬翟蔽空。師古曰。翬翟。雉屬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公羊、穀梁曰子伯。案帛伯古字通。吳伯碑。王充論衡逢遇篇作帛寡。文選陳琳李善注云。伯寡。或作帛否。此記後傳。李伯。秦碑曰。戰國時。伯作帛。是皆帛伯古通之證。然此乃傳寫不同。不必強通。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離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劉。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著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稽曆不正。故因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凡劉歆日食說。皆見漢書。故不更注。案以三統術推是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十一年。滿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去之入甲申紀九百二十三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章法十九除之。得積月一萬一千四百十六閏餘一。又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積日三十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小餘二十八。積日滿六十去之。大餘四十四。數起統首甲申算外。得正月庚辰朔二月己巳。又以統法乘積日。以十九乘小餘并之。得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三百六十八。滿周天去之。餘五十五萬九千七百二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六三度餘一千六十九。數起牽牛初度。算外。合辰在斗二十四度。准南天文訓。以其尾爲燕之分野。斗、牽牛爲越之分野。合辰在斗之間。故曰燕、越之分野也。又案三統術推日食法。而不及日食。蓋二十四年正義云。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安安在算術。朔閏日食。第朔月食。交在望後。第望月食。交在朔前。朔閏日食。交在朔後。第望月食。交在望前。正在朔則月食。故朔後朔不食。今漢志無此文。蓋漢儒說左氏者皆三統推月食之術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公羊、穀梁曰尹氏。案說文君古文作尹。古文作尹。形近易亂。傳或因之各異。又案昭二十年左傳。說君尚釋文。君或作尹。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公羊、穀梁曰繆公。案史記魯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並作宋繆公。蓋能大傳序以昭穆說爲繆之誤也。史記魯世家。大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繆字多作穆。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穀梁曰祝吁。案說文。吁。驚疑聲。讀若籲。州在尤部。說在脣部。二部。同部。尤之入聲。故二字同音相假。

州吁不稱公子。賈以爲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正義。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劉、賈以爲遇者用遇冬之禮。正義。又引釋例云。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

五年。春。矢魚于棠。

漢書五行志引作魚。

矢魚。公羊、穀梁曰觀魚。案傳云陳魚則矢之謂陳師有明文。陳魚與本相因故經文舉魚而傳說則同。

賈逵曰。棠、魯地。陳魚而觀之。史記魯周公世家三十三。正義引鄭例云。書說棠。魯地。

秋。衛師入郕。

郕。公羊曰盛。案左氏及穀梁國名作郕。邑名作成。公羊國名作盛。邑名作成。

九月。考仲子之宮。

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正義。

鎮。

劉歆以爲秋螟。逆臧僖伯之諫。貪利冒榮。以生羣蟲之孽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平。公羊、穀梁曰輸平。案輸與渝皆从俞聲。同音相假。猶頒論之作輸論也。然左氏曰更成。公羊曰隨成。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秋七月。

三統曆云。經于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必不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漢書律曆志。又三統曆俱見漢志。後不更注。案節消大雪十一月節之等。中消冬至十一月中之等。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其月也。

冬。宋人取長葛。

晉邊以爲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正義。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賈云。書之者。刺紀貴叔姬。正義。

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公羊、穀梁曰邴。案邴正字。祊假借字。古字从方从丙多通用。儀禮士冠禮有祊。鄭注云。今文祊爲祔。少牢饋食禮陽祊。鄭注云。古文祊爲方。據此則祊爲古文。假借字。邴爲今文正字。左氏爲古學。故作祊。二傳爲今學。故作邴。

蔡侯考父卒。

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賈逵正義四十七引五經異義。

辛亥。宿男卒。

杜預注云。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請河。得寧。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諸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尊神明。故爲盟之例。當皆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當書之。不然則否。時不敵也。今宿也不以名。故亦不書名。正義引衛宏漢舊儀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請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案。衛宏漢儀。見學者。據此則知瓦盟之例。凡諸侯未嘗身自同盟者。皆從未同盟不書名例。此蓋男亦未嘗身與會同盟者。故不書名。純書宿。以同惡云。以杜氏春秋授學靜者。其傳講也。國子博士施酒。施隆。爲服氏之學。上海圖杜氏六十三卷。題同駁。爲隆作。隆卷十一。題下國學講論。考之。亦未竟布。題同本。卷後。鄭氏文安。鄭敏。爲道。靜復。道。思同。立。爲隆。亦尊師故。抒。以鄭氏知又持異說。正今未能。說正義。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公羊、穀梁曰包來。案浮與包同音。如浮丘子作褒丘子。以浮作褒。胥與之類是也。

螟。

劉歆以爲八年九月螟。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之心。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九年。

三月癸酉。大雨霖雹。庚辰。大雨雪。

劉歆以爲三月癸酉。于曆春分後一日。始霖雹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期也。於始霖雹。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期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上。案是年入曆申統九百二十九年。積月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四。閏餘五。蔡日三十三萬九千三百九。小餘五十一。大餘九。命如法得正月癸巳朔大。小餘十三。二月癸亥朔小。小餘五十六。三月壬辰朔大。小餘十八。四月壬戌朔十一日壬申。十二日癸酉。十九日庚辰。又是年冬至積大餘四千八百七十七。以六十去之。大餘十七。小餘六百十七。三乘小餘。得小餘一千八百五十一。案以一氣。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加之。得春分大餘四十八。小餘三千二百九十。命如法。得壬申春分。四月十一日也。明日癸酉。故曰癸酉于曆春分後一日。

挾卒。

挾。公羊、穀梁曰俠。案。說苑權謀志。郯郎記。說。僥。京夜。說。閒。郯。說。孫。通。傳。殷。下。邱。中。俠。陸。顏。注。並。云。俠。與。挾。同。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曰邴。案防之作邴，猶祁之作鄈也。說見八年。

十年。

伐戴。

戴。公羊、穀梁曰載。古載戴同音通用，漢書地理志，梁國甾，故戴國，續漢書郡國志，陳留甾考城，故戴亦同音。

十有一年。

正義引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命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案，所據經籍志云，干寶獨美左氏，以三十卷之約，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所述作亦是左氏舊說。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夏。公羊、穀梁曰夏五月，時來。公羊曰祁黎。案左氏經無五月，正義、釋文俱無說。疑經文本有，唐石經以下諸本脫之也。時在之韻，祁在脂韻，來在哈韻，黎在齊韻，古韻之哈同部，脂齊同部，馬來氏參詳。鄈黎亦爲疊韻，祁从示，與時爲雙聲，黎與來亦爲雙聲，故相假借。又案，左氏之經傳作時，水經注引左傳祁作鄈，說文無祁字，鄈來同部，時來祁黎亦一聲之轉。

桓公。

正義云，桓公以桓王九年即位，是歲歲在玄枵。案盈縮元年歲星定次二，次餘九十三，各加十一，得積次十三，次餘一百零四，積次滿十二去之，餘一，命如法，得歲在玄枵。

春秋古經第二。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案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鄭注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作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據此知作秋古經位作立。

聘記曲禮正義云，準左傳之義，諸侯襲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死即遞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

秋。大水。

十三年復大水。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漢書五行志上。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賈氏以爲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正義三。

古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禮記正義引五經異義，正義引釋例云，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惟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事忠臣之苟且，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正義又云，案公羊、穀梁及先師皆以善孔父而不書字。案據此知左氏先儒解此及仇牧荀息諸條，皆同二傳。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鄭來。服虔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正義。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侯。公羊、穀梁曰紀侯。案杞與紀形近易亂，傳說因之各異。

蔡侯、鄭伯會于鄧。

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正義。

三年春正月。

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防則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正義。

義又云，先儒多用穀梁之說。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侯。公羊曰紀侯。案說見二年。又案，杞、紀雖錯不一，故各注明，其餘若鄫與繒，莒與郯之類，全經皆同，惟于始見處注明，後不更注。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六月趙鞅帥師納晉昭公，先是晉曲沃伯再弒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漢書五行志，晉灼曰，周之六月，今之四月，始去畢而入參，參，晉分也。

年積月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閏餘二，積日三十四萬一千一百四十，小餘四十四，大餘四，正月甲子朔，大小餘六，二月甲午朔，小餘四十九，三月癸亥朔，大小餘十一，四月癸巳朔，小餘五十四，五月壬戌朔，大小餘十六，六月壬辰朔，大小餘十八，以繞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六，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四萬二千四百九十六，滿統法，而一得一百四十四度，命如法，合辰在參二度，維南天文測以望礪，參爲趙之分野，漢書地理志以觜觿參爲魏之分野，故曰趙與晉分。

有年。

賈云，權惡而有豐年，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正義。正義又云，釋例云，劉、賈、許、服有年，大有年之辭，有將竭來集舟所無之傳，以爲穀梁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案釋文錄逵，漢大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注解左傳。

四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正義云，釋言，何休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賈逵之云，仍叔之子者，讓其幼弱，故稱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攝聘事私親，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案，穀以糾爲名，以伯糾爲字，與杜以

隱爲氏以的斜爲名異，故爲改。案禮記中庸正義云：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無事，謂朔登臺，則空書時月。據此疑是年不書秋冬首月，蓋謂其不登臺視朔，又何休公羊注云：下去二時者，諸侯不能脩，及下聘之，故爲改見其罪，明不宜實氏於桓不書王，既取無王而行之說，於不書秋冬，或亦取公羊說。

五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

仍叔。穀梁曰：任叔。案史記吳世家索隱云：仍任聲相近，或是一地，南呂縣北之城。案地理志，東平有任國，蓋古仍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詩正義三之三。

大雩。

賈逵曰：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得專上帝，故稱大。正義。

服注云：雩，遠也，遠爲百穀所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禮記正義十六。

螽。

公羊曰：蝗。案：儀禮士相見禮索皆若是，鄭注云：今文索爲絡，易大有彖也。荀爽作絡，絡從冬聲，索從冬聲，絡與索通，蓋亦與蝗通。

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冬，州公如曹。

服虔云：春秋前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正義。

六年春王正月，寔來。

案：錢氏大昕云：杜注：寔，實也。案玉篇：寔，時乍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覃實訏，箋云：實當作寔，寔、實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氏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氏本也。說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羊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古文之真矣。竊謂寔、實二字，古多通借，詩小雅：寔命不同，韓詩作實，燕燕：實勞我心，釋文本亦作寔。故孤弁箋云：寔實，猶。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案：今本穀梁成作郕，而釋文不言與左氏異，疑今本穀梁誤。穀梁文云：紀侯，左氏作紀侯，今左氏作紀侯，傳有明文，釋文說。

秋八月壬午，大閱。

賈逵曰：簡車馬於廟也。公羊疏四。

九月丁卯，子同生。

賈逵曰：不稱太子者，嘗始生。禮記正義十八。

七年。

案：是年不書秋冬，說見四年，又何休公羊注云：下去二時者，初公以失政人者，故貶明大過，左氏之說或亦同于公羊。

八年春正月己卯朔。

正義引術氏羅杜云：上五年閏數而朔，謂十月，此正月朔，則是適時而朔，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子來求賻，一貴天王求賻，二貴仲之不共，此正月朔，一貴適時，二貴見蝕，何爲不可，而云非爲適時者。案：術氏之說，皆服氏義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禮記正義五十引五經異義。

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公羊疏解四。

九年。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案：穀梁釋文云：射音亦，劉氏本即作亦。正義云：何休嘗以爲左氏以人子安爲父位，不非世數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疾，則宜理其政，預主事也。

十年。

十有一年。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服虔以爲不與宋，宋後盟。正義。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先儒以仲爲字，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正義六。公羊傳：古人之有權者，蔡仲之權是也。疏引長義云：善令臣子得行，明君臣之道，防篡弒之路。案疏引長義，即賈氏長義，隋志有賈逵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曰：夫鍾。案：禮記檀弓：鄭道注：鍾，道讀爲重，是重與道通，道從首聲，叔亦與首通，又穀梁釋文云：穀梁水鍾作重，音直。

十有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侯。公羊、穀梁曰紀侯。曲池。公羊曰殿蛇。案杞與紀不同。已見上。池當作沱。蛇即宅字。沱从宅聲。故與蛇通。殿當作蔿。蔿音曲爲丘禹反。是曲與蔿同音相轉。在侯部。曲在魚部。魚侯部相近。故時小戎首章。以曲與馬。此記齊桓世家。曲逆。索隱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羊曰鄍。案未詳。疑虛有雲音。鄍與雲音通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貶、服以爲衛惠公稱侯。譏其不稱子。禮記正義四。

十有四年。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梁曰禦。語禦同音相假。禦見侯漢書國學碑作語見侯。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耕耤田以奉粢盛者也。粢法度亡禮之應也。漢書五行行志上。

乙亥。嘗。

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正義。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曰。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案公羊。衛在蔡上。釋文不言與左氏異。

十有五年。

許叔入于許。

先儒以爲國逆。正義。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曰鄗。穀梁曰蒿。案蒿艾同爲喉音。鄗高同从高聲。地名無定字。二家經由口授。蓋齊人謂艾爲蒿。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公會宋公。公羊曰公會齊侯、宋公。袲。公羊曰侈。案說文衣部移字下引春秋傳曰。公曾齊侯于移。說文所稱春秋傳。皆左氏傳。左氏無齊侯。說文言齊。疑今本左氏經有脫文。然此是經。而說文云傳。亦殆可疑。且傳云。謀伐鄭。將納厲公也。欲納厲公。是宋意。非齊意。故下十六年。會于曹。夏。伐鄭。齊皆不與。此會或亦無齊侯。與穀梁經同。移之作袲。隸變。別移經與多作移。禮記表記。衣服以移之。鄭玄少牢饋食禮。錫衣移袂。皆假移作移。考工記。輿人。師車欲侈。鄭注。侈。故書作移。是移與侈通。

十有六年。莊元年。歲在大梁。太歲庚辰。

冬。城向。

杜注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蓋說因謂傳云。案杜氏所稱云云。蓋賈、服說也。

十有七年。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公會邾儀父。公羊曰。公及邾婁儀父。穀梁曰及邾儀父。案傳云。及邾儀父盟于趡。蓋蔑之盟也。疑左氏經會亦當作及。然隱元年正義引作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是正義本與今本同。穀梁唐石經及上有公字。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案序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無夏。禮記中庸正義云。桓十七年夏云五月。不云夏。唐石經亦無夏字。岳本及諸本作夏五月者誤。

奚。穀梁曰郎。案說文郎讀若奚。凡說文讀若之字。皆可通假。郎从邑从良。與郎相似。穀梁蓋假鄉爲奚。後人多識郎。少識郎。故誤郎爲郎耳。

賈、服以爲覩朔而不登臺。故書月不書時。禮記正義五十三。

癸巳。葬蔡桓侯。

劉、賈、許曰。葬蔡桓侯獨不稱公。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正義。

冬十月朔。月有食之。

劉歆以爲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四十八年。積月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閏餘五。積日三十四萬六千二百四十九。小餘三十一。大餘四十九。正月癸酉朔。小餘七十四。二月壬寅朔。大餘三十六。三月壬申朔。小餘七十九。四月辛丑朔。大餘四十一。五月辛未朔。大餘三。六月辛丑朔。小餘四十六。七月庚午朔。大餘八。八月庚子朔。小餘五十一。九月己巳朔。大餘十三。十月己亥朔。閏積日三十四萬六千二百四十九。加積日二百六十六。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三井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三十九萬七千七十二。滿統法而一。得二百五十八度。命如法。合辰在畢十一度。鄭注周官保章氏云。鶉尾、鶉火、鶉首、鶉尾之次。終於畢十一度。寒星之次。起於畢十二度。今合辰在畢。故曰楚、鄭分。

公羊曰公夫人姜氏遂如齊。案公羊無與字。傳有明文。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二

公莊

正義云。莊公以莊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鶉火。案。桓元年。歲星定次一。次餘一百四。各加十八。得積次十九。次餘一百二十二。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七。命知法。得歲在鶉火。

春秋古經第三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

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齊本末歸也。

服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臣瓚正義五之二。正義云。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曷孫于齊。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穀梁傳曰。修鍾時錄母之變。婦人之也。其意以爲文姜往年知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以乃得其出奔。非三月始從行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

夏。單伯送王姬。

送王姬。公羊、穀梁曰逆王姬。案。左氏無傳。穀梁釋文云。單伯音善。單姓。伯字。左氏以爲王卿士。道王姬。海澄陸氏所引左氏云。蓋是左氏舊說。若二傳則以單伯爲我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傳說不同。經文異。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正義云。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其意言公與齊爲讐。又身有重服。不得與齊侯爲禮。故築于外也。左氏先儒亦用此爲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通典七十二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貶耶。春秋左氏謂其錫篤誠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正義云。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羊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左氏先儒用此爲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公羊曰。鄙。案。說文無禚字。禾部穌字注云。禾皮也。从禾燕聲。之若切。段氏玉裁云。春秋經有禚字。齊地名。今經文五經文字皆作禚。从示。惟玉篇禾部下穌曰。又齊地名。而示部禚字在部末。孫強等所沾。然則希馮所據春秋字从禾。徐氏鍇原云。穌在鄙。皆爲鄙。鄙在尤韻。部二部相近。故穌鄙古字通用。

三年春王正月。瀰會齊師伐衛。

案。漢志引劉歆說云。春公子瀰率政。會齊以犯王命。顏注云。疾其專命。故貶而去氏。天子救衛而瀰伐之。故云犯王命。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劉、賈、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正義

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弟。歸仇。書以譏之。後漢書注三十六。

冬。公次于滑。

滑。公羊、穀梁曰郞。案。滑當皆部入聲字。方音轉郞。

先儒言。書次者皆善之辭。正義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羊、穀梁曰饗。案。凡饗燕字。古文多借用享字。若今文則饗燕之饗作饗。享獻之享作享。二字殺然不同。二傳爲今文。故凡饗燕字皆作饗。左氏爲古文。故凡饗燕字皆借用享字。穀梁釋文云。饗本又作享。此證梁俗本不足據。

紀侯大去其國。

禮記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大王居邠。狄人攻之。為築城郭。邑子皆城郭。故有去國之義。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正義云。不書葬者。亡國之禮。夫喪皆降。惡興之盛。而貶。許方以諸侯禮說。又失之也。　案。正義所引貶說。蓋謂齊侯加禮于伯姬。經無貶伯姬與諸侯同。

五年。

秋。郳犂來來朝。

郳犂來。公羊曰倪犂來。穀梁曰郳黎來。　案。郳悅皆从兒聲。故郳悅見三字古多通用。此經左、穀作郳。公羊作倪。十五年。邾也。　公羊又作見。是三字通用之證。犂。說文作𤞷。从牛勮聲。勮案實一字

六年春王正月。

正月。公羊、穀梁曰三月。　案。漢書引劉歆說云。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諸侯遂伐齊。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年正月。王人子突救衛。事正相比。當从左氏作正月。二傳釋文不書與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疑。今本二傳誤。　又俗本穀梁作二月。非。今據唐石經。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羊、穀梁曰寶。　案。正義云。說文。俘从人采者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又顏師古匡謬正俗四云。案爾雅。俘取也。郭璞注云。俘虜。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異。豈必俘即是人。寶即是物。蓋即古文。俘亦可通保。且俘从孚聲。寶从缶聲。孚缶同在尤幽部。同聲亦可相假。顏謂俘為取。孔以俘為保之誤。皆不知俘為寶之假借耳。

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穀梁曰昔。隕。公羊曰實。　案。穀梁傳云。昔。夜也。范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從霍。莊子注云。昔、夕也。天官書人注云。昔之昔夕也。齊侯謂昔古音讀作羊隕切。與夜同音。故多通假。哀四年左傳為一昔之期之昔。亦羊隕切。

隕。當依从員聲。說二字通。

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為蠶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需雨作。解。是歲歲在玄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

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殷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為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案。哀元年歲星定次七次。餘一百二十二。各加六。得積次十三次。餘一百二十八。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命如法。得歲在玄枵。鄭注周禮保章氏云。玄枵。齊也。說云。是歲歲在玄枵。齊分野也。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五十六年。積月一千八百二十四。閏餘四。積日三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小餘七十六。大餘三十二。正月丙辰朔。大小餘三十八。二月丙戌朔。大餘無小餘。三月丙辰朔。小餘四十三。四月乙酉朔。七日辛卯。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九。以統法乘之。又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三。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六。滿統法而一。得四月朔。合辰積度八十二度。餘五百五十八。加七度。度除八百十七。得辛卯夜半積度八十九度。餘一千二百八十。命如法。得辛卯夜半日在奎三度。距降婁一度。故曰。日在降婁。周禮保章氏注曰。降婁。魯也。推閏天文。觀以觜、參為魯之分野。故曰魯分野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賈逵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

服虔言欲共伐郳。　亟正義。

甲午。治兵。

治兵。公羊曰嗣兵。　案。禮記大司馬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甲午嗣兵。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嗣兵。嗣五兵者。戟、楯、弧、矢、及嗣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于蒐。蒐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鄭駁云。嗣兵。公羊字之誤。以治為嗣。因而作說如此。盧氏元服云。古治司嗣勞字多通用。魏典。蜂蠆于總。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蜜蜂。傳君子易辭。公羊文十二年傳作易怠。詩鄘風子之。子寧不嗣音。韓詩作治音。此其例也。嗣蚩謂蘇由司作弧。與台相似。示作弧。與孤相似。故二字易混。然降說不同。不必強通。

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　周禮疏二十九。

夏。師及齊師圍郳。郳降于齊師。

公羊曰。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案。公羊郳作盛。此作成者。說有明文。春秋經說云。變盛謂之成。說大惡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賈逵以為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　正義三。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羊、穀梁曰防。　案。蔇、防音義同。

夏。公伐齊。納子糾。

臧氏琳云。訥糾。左氏、公、穀經並同。今左氏經作訥子糾。子衍文。沿唐石經定本之誤也。正義子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惡之也。可證賈氏本于此無子字。正義公羊疏及公羊穀梁釋文並謂左氏作子糾者。皆爲定本所改。

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正義。

齊小白入于齊。

賈、服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函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正義。

鄭興云。得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後漢書三十六。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賈逵云。稱子者。惡之也。正義。

十年。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

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州。詩正義十五之三。

以蔡侯獻舞歸。

獻舞。穀梁曰獻武。案舞與武通。許序雖沿秦篆舞也。獨篆上。雖沿秦篆武之所歌也。釋名釋言語武舞也。宋書機漢鼓字源九歌。武舞。舞武。秦武湯即秦舞湯。又穀梁釋文云。武本亦依左氏作舞。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賈氏云。捷。公羊、穀梁曰接。公羊疏七。案今本穀梁作捷。公羊疏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是也。當據謂據此知賈氏所見本。穀梁與公羊同。捷接古字通。謂雖釋詁。接、捷也。明記內則。國君世子生。接以太牢。鄭注云。接讀爲捷。捷也。荀子大略篇。先王廢事而語之。楊倞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若捷接通用之證也。

宋萬不稱族。未賜族。正義引釋例。

十有三年。僖王元年。歲在鶉火。太歲乙未。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曰齊人。案穀梁作齊人。傳有明文。公羊作齊侯。何注有明文。左氏雖無明文。而傳云。以平宋亂。似亦作齊侯。穀梁疏云。鄭門殷族數九會。則以桓之會明矣。爲始。范今數夫戮。則遡若北杏之會。二說不同者。蓋以孔子云。九合

諸侯。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范以北杏傳文有齊侯宋公也。爲據謂據此知鄭君用公羊說。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傳曰。十四年春。諸侯伐宋。正義云。經齊人而傳言諸侯。先儒以爲諸如此類。皆是諸侯之身。又引釋例云。諸侯在事。皆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匪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來生意。

十有五年。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曰兒。案說詳五年。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會。公羊曰公會。許男下公羊、穀梁俱有曹伯二字。案阮氏元云。公羊經公會二字。當爲衍文。左氏、穀梁經無公字。續讀會字。據十九年公羊何注云。先是鄭、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遷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興之盟。然則幽之盟。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春秋隱滅論下篇云。幽之會。蓋公不往。爲諸侯莊十四年左傳正義云。春秋內魯史之文。魯史自諱其事。曾他國者。據諱已往會之。不問君之與臣。會諸侯者。皆魯人在會字之上。若微人往會。則會上無字。直言其會。明魯往會之。微人不會者名。諱其所爲之事而已。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是也。若魯人不與而諸侯自會。則并序諸侯言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是也。據此則鄭會無會字。幽雖有會字。正義自有明文。阮引鄭會爲例。定幽盟之會字爲賸文。非也。又莊年穀梁范注云。不書公。以著疑焉。是穀梁經亦有會字。無公字。徐氏養原云。左氏經解曹伯二字。蓋亦謂據春秋緣譏滅國下篇云。幽之會。齊桓敘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經亦無曹伯二字。

郳子克卒。

隱元年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郳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正義云。賈、服以爲北杏之會。王命。案北杏之會。郳人已在列。而公羊以爲使微者盟。穀梁以爲諸侯自盟。據此知賈服亦從穀梁說。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詹。公羊曰鄭瞻。案詹瞻古字通。詩閟宮。魯邦所詹。韓詩外傳作魯邦所瞻。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曰灭。案殲與灭通。故傳說雖異而實同。說文歹部。殲。盡也。从歹韱聲。引春秋傳齊人殲于遂。用左氏說也。又水部。灭。盡也。从水韱聲。說與公羊義同。

十有八年。案王元年。歲在星紀。太歲庚子。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晦，魯、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六十七年，積月一萬一千九百六十，閏餘五，積日三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九，小餘十一，大餘二十九，正月癸丑朔，小餘五十四，二月壬午朔，大餘十六，三月壬子朔，小餘五十九，二十九日庚辰晦，又設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通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九，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三千二百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八十度，餘一千二百六十四，命知法，合辰在張九度，張與鶉尾相比，鶉尾天文則以營室東壁爲衛之分野，以張爲魯之分野，故曰魯、衛分。

秋，有蜮。

釋文云，蜮本又作域。

劉歆以爲蜮蜮蟲所生，非自越來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十有九年。

二十年。

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曰，我。案左氏公羊經作戎，二傳及杜、何注俱無明文，穀梁作我，有明文，十九年，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穀梁傳曰，其不日，數諱之也，疏云，或以爲數諱，消今冬伐我四鄙，明年齊又伐我，故云數，諱，鄭疏云，明年齊又伐我者，即指此經，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大眚，公羊曰大省。案書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庶績咸熙，非省，釋文云，眚本亦作省，是二字古通，然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賈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此得除，以葬文姜，正義。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公羊、穀梁曰禦寇。案左傳釋文云，御本亦作禦，穀梁釋文云，禦又作御，御禦古通用。

二十有三年。是歲歲星超次沈入鶉首，太歲亦超乙巳入丙午。

二十有四年。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成十八年傳云，圖諸而立之，曰入，正義云，賈氏疑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賈逵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妻，詩正義九之三。

大水。

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奇大夫，簡宗廟之罰也。漢書五行志上。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賈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正義。

二十有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七十四年，積月一萬二千四十六，閏餘十六，正小滿，閏在五月，積日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八，小餘六十四，大餘四十八，正月壬申朔，大小餘二十六，二月壬寅朔，小餘六十九，三月辛未朔，大小餘三十一，四月辛丑朔，小餘七十四，五月庚午朔，二日辛未，又設上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四萬三千五百二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九十三度，餘三百九十二，命知法，得五月庚午朔，合辰在張七度，去冒五度，張南天文則以張爲魯之分野，以冒、昴爲趙之分野，故曰魯、趙分。

冬，公子友如陳。

穎氏曰，臣無境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正義四十一引穎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唐石經公羊無春字，今本亦有，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

冬十有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七十五年，積月一萬二千五十九，閏餘四，積日三十五萬六千一百十二，小餘五十六，大餘十二，正月丙申朔，大小餘十八，二月丙寅朔，小餘六十一，三月乙未朔，大小餘二十三，四月乙丑朔，小餘六十六，五月甲午朔，大小餘二十八，六月甲子朔，小餘七十一，七月癸巳朔，大小餘三十三，八月癸亥朔，小餘七十六，九月壬辰朔，大小餘三十八，十月壬戌朔，二日癸亥，又設上積日，加積日二百六十六，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八，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萬七千四百六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六十四度，餘一千一百六十八，命知法，得十月壬戌朔，合辰在角一度，二日癸亥在角二度，距參一度，

二十有七年。

夏六月，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會。公羊、穀梁曰公會。案穀梁經有公字。傳有明文。左氏經無公字。公羊經有公字。二傳及杜疏皆無說。疑左氏經有脫。

二十有八年。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曰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案唐石經公羊及宋鄂州刻本皆有邾婁人三字。俗本無今本脫耳。

冬。築郿。

郿。公羊、穀梁曰微。案徐氏發原云。左氏音義云。築郿。亡悲反。是陸本左氏經作郿。與今本同。乃公羊音義云。左氏作微。自、矛盾。未詳其故。蓋據所築郿者。杜本也。作微者。賈服本也。陸氏作音義。于左氏自用杜本。公羊音義所據者。乃賈、服本左氏經也。故同此。蓋出不符。郿微兩三字同音。古多通假。僖廿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作微。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作微。此其證也。京相璠曰。公羊傳郿之築。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故薛邳。魯邑也。

大無麥禾。

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發。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急。不至于饑也。正義。漢書五行志上云。劉向以爲水旱並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穀實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于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前歲一年而三築郿。故歲是而穀遂不成。師說劉向淫亂之罰云。蓋不改厲。四年而死。鄭流二世。當淫之患也。案劉向是穀梁說。與服說同。是左氏舊說。亦用穀梁。以也。又案五行志之例。劉向後不別出劉歆。及劉歆後不別出劉向者。皆向、歆同說。

臧孫辰告糴于齊。

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正義。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廐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正義。

秋。有蜚。

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城諸及防。

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正義。

三十年。

夏。次于成。

次于成。公羊、穀梁曰師次于成。案杜注云。將帥少。故直書次。是杜本左氏經無師字。碧溪傳云。不言公。恥不能救鄭也。但穀梁經亦無師字。公羊無明文。

秋七月。齊人降鄭。

劉、賈以爲鄭、紀之遺邑。正義。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七十九年。積月一萬二千一百八。閏餘十三。正小雪。閏在十一月後。積日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九。小餘五十七。大餘十九。正月癸卯朔大。小餘十九。二月癸酉朔小。小餘六十二。三月壬寅朔大。小餘二十四。四月壬申朔小。小餘六十七。五月辛丑朔大。小餘二十九。六月辛未朔小。小餘七十二。七月庚子朔大。小餘三十四。八月庚午朔。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二百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八萬七千四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八十六度。餘七百八十六。命知法。命度在鬼二度。去柳二度。滿周天。又別以寅井、鬼爲秦之分野。以柳、七星、張爲周之分野。故曰秦、周分。

齊人伐山戎。

服虔云。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史記集解三十二。

三十有一年。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說文手部云。捷。獵也。家陸得也。從手疌聲。春秋傳曰。齊人來獻戎捷。案公、穀經及杜注左氏經皆作齊侯。而許獨引作齊人。蓋許君親從賈逵受古學。所論者乃賈氏經也。賈、服之例。凡傳言諸侯而經書人者。皆是貶。此傳云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則經當書人。故知許君所引。乃賈經。非字之誤也。

冬。不雨。

劉歆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郿。奢侈不恤民。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案疏說是。左氏經當作城小穀。今本作城小穀者。乃杜氏改從二傳。

賈逵云。穀不繫齊者。世其祿。正義。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羊、穀梁曰乙未。

左氏說云。臣之率君。悉心盡恩。不得 緣君父有子。爲立廟。無子則廢。通典內禮十五引五經異義。

閔公。

正義云、閔公於惠王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　案、莊元年定次七、次餘一百二十二、各加三十二、得積次三十九、次餘一百五十四、次餘滿百四十四加積次一、共得積次四十次、餘十、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四、命如法、得歲在大梁。

春秋古經第四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公羊、穀梁曰洛姑。　案、穀梁釋文云、洛姑、一本作路姑、蓋路洛路三字皆从各得聲、古皆通用。

二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遞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　禮記正義十二、又引禘祫志云、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逸、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時殷祭殺子般之後、公懼于難、不得時祭、特則去宮經于門外乃入、發自驚成、以厭其禍、若已祭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禘、始禘、又即五月禘于其廟、比月大祭、故謂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于禮少四月、又不祥、云吉禘、喪其餘惡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賈、服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正義。

十有二月、狄入衛。

賈逵左傳言滅、經書人者、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詩正義三之。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三

僖公。

僖公、史記、漢書皆作釐公、正義云、僖公于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歲在鶉首。　案、證閔元年歲星定次四、次餘十、各加二、得定次六、次餘十二、命如法、得歲在鶉首。

春秋古經第五

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案、齊師、各本誤作曹伯、今从唐石經及注三校、疏引三年正義引經改正。

說文品部晶字注引春秋傳曰、次于聶北、蓋與聶同、案、品爲正字、晶爲假借字、許字所引、蓋舊經也。

左氏先儲以爲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　正義八、又是年三年叔孫豹救晉、公羊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蘇二十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爲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要服取以爲說。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儀。公羊、穀梁曰陳儀。案：酈注：夷子堂，正義云：夷、陳也，釋文：夷知字，陳也，又釋詁訪。雉、陳也，雉與夷通，故夷亦通陳。司馬彪郡國志云：東郡聊城有夷儀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檉。

檉。公羊曰杼。案：公羊釋文云：杼，勑貞反，又他丁反。穀梁釋文云：檉，勑貞反，一本作杼。蓋此檉與杼是同音相假。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羊曰繅。案：酈注：音轉相通，猶鄧偃之相通也。故詳文十八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邾師于鄑、獲莒拏。

鄑。公羊曰黎。穀梁曰脆。案：鄑、黎、脆三字通。鄑正字，黎、脆皆借字。又公羊釋文云：莒拏，女加反，一本作茖，音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賈逵云：殺子經，故但貶姜。正義。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賈逵云：楚丘、衛地也。史記索隱十。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公羊、穀梁曰夏陽。案：下與夏音同通假，水經注四引服虔注下作夏，蓋服注本左氏經與公羊同。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羊曰貫澤。案：公羊僖九年傳貫澤之盟，疏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首于貫澤，蓋地有二名。游、游酒聲，此則此年公羊經本作盟于貫澤字，今本有澤字者，與釋文石經合。

賈逵云：江、黃稱人，則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為楚所滅。正義。

冬十月、不雨。

劉歆以為魯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國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魯公即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炕陽之應。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正義云：穀梁傳曰：一時書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重雨也。不重雨者，無志乎民也。若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連書，則取以為說。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羊、穀梁曰莅。案：說文無莅字，立部：蒞，臨也，此其正字也。周禮小宗伯：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鄭注云：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涖當為位，書亦或為位。蓋漢時猶讀周禮注，知漢時隸書已變蒞作涖，以涖又變為莅，經典鮮出，極難任意，唐時已然。故詩小雅方叔涖止，釋文云：涖本又作莅，須綠民校刻無者，再復在三年劉寬碑，及其涖官統政，是二字雜變，其來亦已久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史記集解三十二。案：文三年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此賈注民字上當有傳曰二字。

夏、許男新臣卒。

賈逵云：不言于師，葬會主加禮，若卒于國。正義。

楚屈完來盟于師。

服虔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正義。

齊人執幾溴涂。

幾。公羊、穀梁曰袁。案：左氏釋文云：袁本多作幾，據此則陸氏所見左氏經亦作袁，與公、穀同。故文受部，受、袁文以為聲，史記袁盎，漢書作受盎，史游急就篇云：袁盎世顏注云：袁氏之先，本與陳同姓，其後或為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洪适隸釋載袁良碑云：周之興，陳胡父典陶正，嗣滿為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爵僅公四年，篡大夫，寘十一年，期作司徒，奮生管蔡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秦，實從其冊，洪氏駁曰：班史以袁生爰轅生，古字通用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曰慈。案：慈從茲聲，音同相假，又茲與子通，子與慈通，故茲慈亦通。

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公羊、穀梁曰首戴。案：止、戴疑轉相通，戴名無定字，蓋音而異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七月、秦、晉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八十八年，積月一萬二千二百二十，無閏除，積日三十六萬八百六十七，小餘十三，大餘二十七，正月非甲朔，小餘五十六，二月庚戌朔，大小餘十八，三月庚辰朔，小餘六十一，四月己卯朔，大小餘二十三，五月己酉朔，小餘六十六，六月戊寅朔，大小餘二十八，七月戊申朔，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一百七十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八，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七萬二千四十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七十七度，餘二百六十

一命如注。命辰在井二十六度。周禮保章氏鄭注。以實沈爲晉分。以鶉首爲秦分。實沈終于井十五度。鶉首起于井十六度。故曰秦晉分。

六年。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甯毋。公羊、穀梁曰寧毋。案宣十一年傳。孔穎。公羊作孔甯。後漢書烏桓傳注云。甯甯兩字通也。

曹伯班卒。

班。公羊曰般。案班般古通。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案下書鄭伯乞盟。則是公羊經漢前鄭世子華四字。然何注云。鄭伯欲與盟。不肯自來。則何注不直言不肯來盟。乃言不肯自來盟。蓋昧自字。公羊經或多鄭世子華四字。

九年。案王元年。歲在頗訾。太歲丙寅。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之方丘。澤。郎鄭丘也。水經注六。正義曰。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案正義引或說即賈注。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羊曰甲戌。案上有戊辰。疑左、穀經亦作甲戌。今本左氏經作甲子。乃杜氏所據漢本也。穀梁經亦後人所改。故釋文不言與公羊同。蓋本从石經。岳本作詭。穀梁釋文云。詭諸。左氏作佹諸。此左氏經作佹之明證。衛說但从危聲。故通。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曰弑。案殺弑同音。釋文如字。又音試。

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通典四處十五引五經異義。

十年。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羊曰卓子。案傳曰卓子。又曰公子卓。蓋晉悼公名周。而成十八年傳又稱周子也。蓋公羊以卓子爲名。左氏以卓爲名。而以卓子爲別稱。漢書楚元王傳引作晉里克弑其君卓。此穀梁經也。左氏經與穀梁同。與公羊異。他如國語晉語、史

記十二諸侯年表、晉世家、漢書古今人表及皇紀集解引服注並作卓子。疑用左氏舊稱。莊二十八年傳。晉侯圍衛。匡救男女以圍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成卓子本二名。左、穀經奪子字。又案。桓二年正義引釋例云。晉之荀息。期欲復晉。本無大謀。先儒隨加善例。又爲不安。晉語謂獻此則左氏有說。蓋荀息與公穀同。

冬。大雨雪。

大雨雪。公羊曰大雨雹。案傳說不同。漢書五行志于雨雪項別出公羊經曰大雨雹。正以其經文不同。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案僖十年左氏傳云。殺丕鄭。無父字。則左氏經無父字。今本有者誤衍。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三月。穀梁曰正月。案漢志載劉歆以爲二月。齊、衛分。是漢時春秋古經作三月。蓋元王傳注引經亦作三月。今多穀梁經作正月。而釋文不言與左氏異。疑今本穀梁誤。

劉歆以爲二日。二月。今本漢書誤作三月。明注文脫刻亦誤。齊、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九十五年。歲月一萬二千三百六。閏餘十一。積日三十萬三千四百六。小餘六十六。大餘四十六。正月庚午朔。大小餘二十八。二月庚子朔。小餘七十一。三月己巳朔。二日庚午。又置上積日。加積五十九。以統法日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一。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六萬四千六百八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四十二度。除四千六。命如注。得三月己巳朔。合辰在危十三度。二日庚午。在危十四度。危十五度爲玄枵之次。終危下六度爲娵訾之次。初十二次之分。玄枵、齊也。娵訾、衛也。故曰齊、衛分。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臼。公羊曰處臼。案杵處音相近。杵爲正字。處爲同音假借字。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

鄫子。穀梁曰繒子。左氏釋文云。鄫亦作繒。案漢書地志。東海郡。繒故國。馮翊。繒。漢書郡國志。琅邪國。繒故屬東海。是鄫當作繒。宜從釋文亦作字。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氏以爲沙鹿、曾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畏重者也。伯陽父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于高梁。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麓于山曰鹿。正義。案服注用穀梁說。鹿、說文引作麓。古文作簬。史記秦隱一引穀梁傳亦作簬。倚書舜典。大麓。釋文音鹿。王云。麓也。馬鄭云。山足也。易屯卦。卽鹿。釋文。王肅作

說云、山足、據此則鹿蹄方說假借字。

十有五年。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帥、公羊曰率。案、帥率古通。

夏五月、月有食之。

劉歆以爲二月朔、滕、越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九十八年、積月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九十九、小餘三十七、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小餘八十、二月壬子朔、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二十九、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八十、并之滿蔀天除去之、餘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九度餘四百九十一、命如法、合辰在女二度、女七度爲星紀之次、終女八度爲玄枵之次、初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故曰齊滕分。

齊師、曹師伐厲。

昭四年、吳滅厲、公羊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僖十五年釋文厲、穀梁作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明是彭都、地志曰、汝南慎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

九月、公至自會。

定八年經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篇、公羊疏二十六引賈逵注云、逵至不月、爲曹伯卒月、齊滕消息此則九月是爲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月。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于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案、己卯九月朔、晉史以爲九月晦、又案上五月月食、劉歆以爲二月、則此九月、劉歆以爲六月、以三統推是年二月壬子朔大、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大、六月辛亥朔小、二十九日己卯晦、七月庚辰朔大、八月庚戌朔小、九月己卯朔。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公羊曰質、鷁、公羊、穀梁曰鷁。案、說文石部、礕、落也、从石員、春秋傳曰、六礕于宋、說文所引春秋傳、師左氏傳、是左氏經隕本作礕、釋文亦云、隕、于筆反、本或作鷁、同音。　穀梁疏引賈逵云、鷁、水鳥、過中之陰象、君臣之象、國也。　杜注云、鷁、水鳥、疏云、鷁、水鳥者、相傳爲然。

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駭高聲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間也、象宋襄公區區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釋文云、是月本或作是日。　案、公羊以是月爲月晦、釋文音是作徒參反、讀作提、非左氏義也、以書五行志下之上引隕石于宋五、則曰、正月戊申朔、又下之上引六鷁退蜚、則但言正月、杜注云、是月隕石之月、蜚與日、杜注蓋本舊說、若作是日、漢志引六鷁退蜚、亦當言正月戊申朔、不當但言正月、劉歆說晦日條引作提月、隨和隱疑子王莽傳注亦引作提月。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曹伯、公羊曰宋公會曹伯。案、傳曰宋襄公以甫侯伐齊、蓋據左氏經亦有會字。

十有九年。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宋公、公羊曰宋人。案、公羊作宋人、何注有明文。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曰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案、四國俱稱人、則不當有公字、疑公羊誤衍。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正義。

五月乙巳、西宮災。

案、三家經俱作乙巳、而注本漢書作乙酉、七本作己酉、疑傳刻之誤。

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國也。毛本作西、皆災也。漢書五行志上。

二十有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公羊曰霍、穀梁曰雩。案、范注云、雩或爲宇、霍聲、盂雩宇皆從于聲、俊與雩亦聲相近、霍從隹聲、故皆可通假。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公羊曰須朐。案、句朐聲同相假。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賈氏云、泓之戰、護宋襄、故書朔。正義五十。時大明正義引賈言云、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爲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貴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是、發曰、雖發不盡力、引考異郵、宋襄公大尊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變之誅、不足以突鄭國、字蓋假也、此是襄師敗也、公羊不譏、遂考異郵、云。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梁曰閔。案：凡从文从氏之字，古皆通假，如邪讀汝之類是也。

二十有四年。

二十有五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賈、服以爲時衛文公已薨，衛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穀梁、杜正義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羊曰遬。案：遬即速之緒文。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公羊、穀梁曰嵇。案：左傳釋文云：酅本又作溪，戶圭反，是左氏經本作溪，溪爲正字，嵇爲假借字。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曰隗。案：夔隗音同相假。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不書族，賈氏以爲瘠。正義三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賈逵曰：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史記索解四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穀梁無齊侯疑誤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朔于王所。

狩，穀梁曰守。案：左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是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篇引經傳並作狩，與陸氏所見本同，古書多借守作狩。

二十有九年。

賈逵曰：河陽，晉之溫也。史記索解四。水經注五左傳序正義云：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又何休公羊注，以爲壬申不繫月者，諸侯不繫于天子也。案傳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疑左氏亦同公羊說。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公羊、穀梁曰公會翟泉。公羊曰狄泉。案：杜注本左氏經無公字，注自明文。傳曰：諸侯不言，諱之也。在魯，諱不書公會，會伯子男可也，然則即既在魯，不當更諱公，但左氏經本有公字，又公羊何注云：文公固非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會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諱此社，但公羊經本無公字，蓋後人聽究闕亂。杜氏好異古義，反據誤本作說耳。魯秋古字通，國語周語，自竄于戎翟之間，史記周本紀竄作狄。

秋，大雨雹。

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書爲災也。凡雹皆冬之陰陽，夏之伏陰也。五行志中之下

三十年。

三十有一年。

猶三望。

賈、服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正義　穀梁疏九術雜疏七

三十有二年。

三十有三年。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敗秦師于殽，公羊曰敗秦于殽。案：公羊經無師字，傳有明文，穀梁傳曰：狄秦也，是穀梁經亦無師字，今本有者蓋誤衍。

公伐邾，取訾婁。

取訾婁，公羊曰取霸，穀梁曰取訾樓。案：公羊釋文云：取霸，才工反，二傳作訾樓，是陸氏所讀本，公羊經蓋作霸，霸即訾字，說文：訾，思也，从取，二字皆芒韻，爲雙，故公羊文七年疏云：僖三十三年，取霸，後漢書字多作訾，又漢禮既夕，御以蒲菆，鄭注云：古菆作訾，疑此知讀菆爲訾，訾即訾之合音，後人讀菆若涿，陸氏蓋音菆爲才工反，誤矣，蓋即樓之省文。

隕霜不殺草。

劉歆以爲草妖。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文公。

正義云，文公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案，置閏元無歲星，定次六，次餘十二，各加三十三，得積次三十九，次餘四十五，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三，命如法，仍歲在降婁。

春秋古經第六。

元年。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癸亥，公羊曰癸亥朔。案，杜注本左氏經無朔字，漢書五行志引經亦無朔字，楚元王傳注引有朔字，蓋穀梁經也。

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朞餘有閏，餘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置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五行志云，凡春秋日食三十六，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月七，晦月二，若是年作癸亥朔，則宜爲朔二十八，然則公羊經亦無朔字，今本有者，誤衍。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爲信。通典八十引段暢云。

叔孫得臣如京師。

慕棟曰，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莊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得叔豹。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公羊、穀梁曰髡。案，頵从老聲，髡从兄聲，古音文魂同部，故頵髡相通。漢書楚元王傳注引經作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

二年。

丁丑，作僖公主。

通典吉禮七引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禮卑之差也。鄭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吉，始死尚質，故不相變，但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祔于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于背。案，許氏受古學于賈逵，異義所述，蓋左氏說。又案，此作主謂練主，僖三十三年傳云，作主，非禮也，謂虞主，兩虞經傳不同，傳故尚可證據，杜氏故爲牽涉，反疑傳文倒錯，誤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士縠，穀梁曰士縠，垂隴，公羊、穀梁曰垂歛。案，左傳釋文云，穀本亦作縠，穀梁釋文云，穀本又作縠，二字聲同形近，古多通假，歛之與縠，以雙聲相假，猶漢書梅福傳歛饘之作廉廉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劉歆以爲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僖公主，大夫始翻事，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僭，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郚，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變有禮饒者也，肥，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書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于愍公上，逆祀也，薦羅閔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二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狀高者也，象魯自是夷陵，將墮周公之肥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三年。

秋，雨螽于宋。

劉歆以爲蝗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伐楚以救江，公羊、穀梁曰伐楚救江。案，公羊釋文不言與左氏異，左氏經多以字，或沿傳文誤衍。

四年。

衛侯使甯俞來聘。

賈氏云，甯俞，公羊曰甯速。公羊僖十三。案，今本公羊經亦作俞，與賈氏所見本異，然僖二十六年之甯速，公羊經作遬，此速字似亦當作遬，左氏經作俞，傳有明文，公穀俱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通典吉禮十七引五經異義。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正義二十六

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寄且以譏之正義又引何休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譏子義爲短鄭康成駁云禮天子于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謚次之賵次之謚次之子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于諸侯臣禮諸侯相于如天子于二王後半廟大夫如天子于諸侯于士如天子于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漢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穀梁曰毛伯案穀梁疏云左氏公羊及穀梁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左氏公羊作召伯今本誤元年穀梁疏引此亦作召伯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案公羊穀云正本作辛字案辛宜作幸穀文幸蓋牛畜也說者泛指大厩也从幸从巾蓋因幸字轉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辛也

六年

秦孫行父如陳

惠棟云案俊本云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侯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驪公羊曰麗案驪當从鹿聲音同通假書魏世家晉獻公驪姬兒史記五帝本紀作嬉兒

晉獨射姑出奔狄

射姑穀梁曰夜姑案射夜同聲相假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三統曆云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當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當閏又不告朔故經曰閏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漢書律曆志下案是年大神申統一千二十二年以章月來之得二四零一七零滿章法而一得恒月一萬二千六百四十四餘十四閏

謂也案說文作字

穀記玉藻正義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年十四月不以朝者閏月廢案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閏月廢何廟說之左氏說不過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駁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蓋案從左氏說不過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駁曰幾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于經所謂者異其是與非當謂朝于廟聽朔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三望同背編者告朔然後當朝廟然後當三望今歷其大安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其編是以知編聽之爲語曰子實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明矣

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臣穀梁曰壬臣案左氏釋文云王臣本或作壬臣穀梁釋文云壬臣作王者蓋王之作壬隸變別漢碑或碑經壬字廟氏釋古以爲壬卿壬字又匡謬正俗四云襄五年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壬夫爲王夫知顧氏說則襄五年之壬夫本作王夫今三家經俱作壬夫蓋唐人所改

晉先蔑奔秦

晉先蔑奔秦公羊曰晉先縠以師奔秦案公羊釋文但言昧左氏作蔑不言左氏無以師二字左傳云先蔑將下軍疑左氏經亦有以師二字

八年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公羊曰伊雒戎案左氏釋文云會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穀梁釋文云雒音洛或作伊雒之戎雒釋文則三家經皆有伊字左穀且有多之字之本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不至而復公羊曰不至復案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何注曰謂公孫敖不言至復文不言乃復也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證左氏經石經岳本皆有而字而三傳釋文皆不標異文

九年明正元年蓋在析木太歲已亥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禮記正義十二引五經異義又引駁說曰按登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名伯來會傳曰禮也蓋王薨叔孫得臣如周歸含王天子于諸侯含且賵又會葬爲禮則定公于天子一大夫會葬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郎游吉云襄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殯邑之少牢也王室不討亂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駁左氏者云諸侯不得奔其所守奔喪自違其禮案簡公在楚上卿當守國故使少卿印段往爲觀典傳不說鄭駁說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賈逵云箕鄭稱及非首謀正義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梁曰荻案椒荻相近與雒洛同例穀梁釋文云荻字遠及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案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母以子貴，故上經書夫人風氏，仍以子氏，故此經書僖公成風。

十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不書氏，賈氏以爲陷。正義引釋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公羊曰屈貉。案周禮內司服，闕狄，鄭注云，鄭司農曰，狄大記作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蓋漢讀闕屈，厥俱从厥聲，故厥亦與屈通，凡偏旁从厥之字，亦借用屈，如剌蹶作剌屈之類是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羊曰圈。案麇與圈古音同部，故二字相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彭生。公羊、穀梁曰叔彭生，承筐。公羊、穀梁曰承匡。

服虔曰，叔仲惠伯。史記集解三十三　案釋文云，叔仲彭生，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譜謂漢書五行志，水經除瀏水注引作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皆石經亦無仲字，蓋史記集解疑有仲字者，謂氏經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服虔曰，魯地也。史記集解三十三。

十有二年。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羊曰遂。案禮記月令，蓋端經術，鄭注，術、周禮作遂，學記，術有序，鄭注，術當作遂，是術與遂通。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服虔曰，河曲，官地。史記集解四。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羊曰運。案運作運，假借字。又案魯有東西鄆，此爲西鄆，莒魯所爭者，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後入于莒，成九年，魯子重使莒人入鄆，襄十二年，莒人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是也，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此又屬魯，續漢書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

十有三年。

邾子貜蘇卒。

公羊、穀梁曰鑠除。案凡諸侍从竹之字，多變从廿，今本左氏經作蘇除，乃隸變之譌。

大室屋壞。

大室。公羊曰世室。案古文作大，今文作世，魯衛大叔蘭之爲世叔齊，宋樂大心之爲樂世心也。

服以爲大廟之室也。正義　時正義二十之一。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於沓。

公羊曰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案公羊無公字，疑誤。

鄭伯會公于棐。

棐。公羊曰斐。案穀梁皆从非聲，故可通假。

十有四年。

齊人執子叔姬。

服云子殺身執圄之，故言子，爲在室辭。正義。

十有五年。匡王元年，歲在寅，沈文盛乙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三十一年，積月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一，閏餘十六，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萬六千五百四十八，小餘四，大餘四十八，正月壬申朔，小餘四十七，二月辛丑朔，大小餘九，三月辛未朔，小餘五十二，四月庚子朔，二月辛丑，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二，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九萬八千七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六十三度，餘一千一百十五，命如法，得四月庚子朔合辰在壁一度，二月辛丑日在壁二度。

十有六年。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賈氏云，郪丘，公羊曰葛丘，穀梁曰師丘。公羊疏十四。案今本公羊經作犀丘，公羊釋文云，犀丘音西，左氏作郪丘，碧溪作師丘，穀梁釋文云，師丘，左氏作郪丘，公羊作犀丘，據釋文，陸氏所見本，公羊經與今本同，賈氏云，公羊曰葛丘者，蓋公羊有經、傳之異，故不同也，郪丘、犀師四字音相近，而名無定字，隨音而異也，又犀之與師只多通假，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國語初學作師比，是借師作犀。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杵臼。公羊曰處臼。案已見僖十二年。

十有七年。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羊曰頃熊。案敬頃音同相假。漢書古今人表衞頃公。索隱作敬公。

齊侯伐我西鄙。

服虔以為再來伐魯北鄙。不書。諱仍見伐。正義。

十有八年。

秦伯罃卒。

賈氏云秦伯罃。穀梁曰秦伯偃。公羊疏二十二。案今本穀梁經亦作罃。釋文同。與賈氏所見本異。古今人表女罃。大駱。師古曰罃成作女偃。偃从匽聲。錢氏大昕云罃偃音之轉。

莒弒其君庶其。

劉、賈、許、穎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正義引釋例。

宣公

正義云宣公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案宣元年歲星定次三次餘四十五。各加十八得積次二十一。次餘六十三。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九。命如法得歲在壽星。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四

春秋古經第七。

元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正義。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正義。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公羊曰斐林。案棐作斐。說見文十三年。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曰柳。案崇讀聚。柳亦訓聚。古以聚為訓詁。是崇與柳音義均同。又古讀崇冬尤幽每相出入。如詩崇朝以戎翦虐賦天罰以翦黜遊是也。崇柳同音。亦冬尤出入之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正義云。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皆主名。書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悉具其文。或於歸生下無帥師二字。誤耳。案哀二年公羊解云。諸家之經軒轅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據此疑此經歸生下無帥師者。當亦是服本。

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夷皋。公羊曰夷獋。案說文口部。嗥、咆也。譚長說嗥从犬作獋。是獋即嗥字。嗥與皋通。周禮大祝來瞽令皋舞。鄭注云。皋讀為卒嗥呼之嗥也。

三年。定王元年。歲在析木。太歲辛亥。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曰賁渾之戎。穀梁曰陸渾戎。案。公羊釋文云。賁舊音六。或音奔。錢氏大昕云。陸作賁。此轉寫之誤。本當為𡍮。即古文睦字。从𡍮。𡍮讀為六。故睦亦有陸音。新籍謂賁當為𡍮。誤者作賁與賁相似。故數誤耳。昭十七年賁渾。宋鄂州官本作賁渾。其明證也。

四年。

五年。

秋七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叔姬。公羊、穀梁曰子叔姬。案。正義云。但是外來逆女。適諸侯。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適大夫。大夫自來逆女。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固來逆叔姬是也。又云。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文與此同。據正義說。是杜注本左氏經無子字。

六年。

七年。

八年。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注云。不書公子。因上行還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正義引衛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謂閒無異事。案。衛冀隆難杜。則書字書地。賈服皆有義例。今不可考。又案。如杜預說。則當但書遂卒于垂可矣。何復加一仲字。好與古違。其說不攻而自破。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公羊、穀梁曰熊氏。案嬴熊聲近相通。

楚人滅舒鄝。

舒鄝。穀梁曰舒鄍。案說文邑部鄍、地名、从邑、鄝聲。是鄍爲正字、鄝爲假借字。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四十二年。積月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七。閏餘十七。正春分。閏在四月後。積日三十八萬五百六十四。小餘二十。大餘四十四。正月戊辰朔。小餘六十三。二月丁酉朔大。小餘二十五。三月丁卯朔小。小餘六十八。四月丙申朔大。小餘三十。閏月丙寅朔小。小餘七十三。五月乙未朔大。小餘三十五。六月乙丑朔小。小餘七十八。七月甲午朔大。小餘四十八。八月甲子朔大。小餘二。九月甲午朔小。小餘四十五。十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二百九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五。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一萬三千八百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六十八度。餘一千三百六十四。命如法。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鶉尾。鶉尾之國十二次之分。鶉尾、鄭也。故曰楚、鄭分。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羊、穀梁曰頃熊。案敬之與頃。嬴之與熊。皆音聲相近。緣禮以敬嬴作頃熊。一人有兩號。非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齊。非禮也。故譏魯宣公。通典九十三引五經異義。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穀梁曰泄冶。案凡泄之作洩。皆唐人遞譌故。

十年。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二日。毛本誤書日蝕作月今从汪本。作術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四十四年。積月一萬二千九百十二。閏餘十二。積日三十八萬三百二十。小餘四十二。大餘二。正月丙戌朔大。小餘四。二月丙辰朔小。小餘四十七。三月乙酉朔大。小餘九。四月乙卯朔。二日丙辰。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九。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九。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六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七十八度。餘二十二。命如法。得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參七度。二日丙辰在參八度。

五月。公至自齊。

還至不月。爲下癸巳月。例。賈、服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羊曰嶧。案嶧繹子古音相通不同部。

十有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穀梁曰夷陵。案辰之作夷。蓋誤字致說。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羊曰甯。案寧作甯。見僖七年。

賈逵云。稱納者。內難之辭。二子不繫之陳。絕于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蓋楚有禮也。正義。

十有二年。

宋師伐陳。

公羊疏云。諸家經皆有此文。惟賈氏注未詳此一部。疑脫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公羊曰衛。案莒衛不同。

冬。齊殺其大夫先毅。

先毅。穀梁曰先縠。案縠作毅。見文二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正義。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曰牟婁。案無作牟。方音亟轉。備證公羊大夫疏注。無牟。蓋文無音牟。

冬。蝝生。

劉歆以爲蝗蟲災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眚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羊、穀梁曰災。案僖疏不同。

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漢書五行志上。

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正義。

冬。大有年。

劉、賈、許云。言有者。不宜有之辭也。正義六。

十有七年。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三月晦朓。魯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五十一年積月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閏餘四。積日三十八萬三千八百七十一。小餘五十七。大餘五十一。正月乙亥朔大。小餘十九。二月乙巳朔小。小餘六十二。三月甲戌朔大。癸卯晦。小餘二十四。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五千三百三十七。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八十一度。除六百七十八。命知法。合辰在奎十度。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朒朓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顧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以臨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十有八年。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曹逸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正義。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曰呂。案說文云。旅篆文呂。从冏旅聲。是呂爲古文。漢碑篆文。旅即篆之省文。春秋旅力既愆。許小雅。旅力方剛。其字皆當作呂。旅乃假借字耳。

公孫歸父如晉。

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史記集解三十三。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羊、穀梁曰檉。案左氏釋文云。檉。勑真反。穀梁釋文云。檉。丑真反。是二字同音。故得通假。

成公。

正義云。成公以定王十七年即位。案正義不言是歲星所在。蓋誤。魯宣元年歲星定次九。次餘六十三。當加十八。得積次二十七。次餘八十一。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三。命知法。得歲在降婁。

春秋古經第八。

元年。

三月。作丘甲。

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詩正義十三之三。禮記正義五十一。

國語周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失其正。春秋譏而諷之。以成王道。顧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令作之。譏不正也。案顧注所稱一說云云。此二傳說。蓋服氏注傳每稱一說。疑服氏兼取二傳。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公羊、穀梁曰貿。案公羊釋文云。貿音茅。是茅貿同音。故得通假。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

首。公羊曰手。案手古首字。蓋經文殘缺。相者皆左何郝後首。士喪禮載魚左首。鄭注並云。古文首爲手。齊侯伐衛。襄二十五年傳。禍手于我。手亦首之古文。字同通用。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穀梁曰爰婁。案爰通假。見僖四年。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正義引釋例云。楚之君臣。最多僭鋪。苟說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遂謂無已。其不能得說。則皆言參與以傳云。雖不書盟。盟也。專指魯、宋、陳、衛、鄭、晉、楚、公子嬰齊不書。是憑臆爲之得志。傳云。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僭盟。然則楚固未嘗盟書也。與齊之不書。弗爲僭盟可知。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經書宋公、衛侯、曹伯服以爲譏其不稱子。禮記正義五。

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災。

還至不月。此書二月者。爲下甲子書也。賈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公羊曰將咎如。穀梁曰籍咎如。案將爲籍之假借字。廣韻之籍。凡雜書并皆作广。

鄭伐許。

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正義。

四年。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堅。公羊曰啟。穀梁曰賢。案公羊釋文云。啟本或作堅。是公羊經作啟。又公羊疏云。穀梁作賢字。是穀梁經作賢。今本公、穀經皆同左氏作堅。蓋後人所改。堅啟賢三字古通。漢潛乾校官碑云。親啟實增闢三老。嘉良碑云。僅啟之體。三國志管幼安傳注引今文尚書云。僅賢揚歷。是僅啟即僅賢也。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以文。啟堅也。古文以爲賢字。是堅啟賢三字古通之證。

冬。城郟。

案此爲西郟。昭二十五年。齊侯圍郟。二十六年。齊取郟。公至自齊。房十郟。二十七年。郟潰。定三年。齊取郟以爲陽虎邑。六年。季孫、仲孫圍郟。十年。齊人歸郟田。皆是也。京相璠曰。廣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郟城

鄭伯伐許。

左氏說。從侯未踰年。存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于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通典禮十五引五經異義。

五年。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公羊曰荀秀。案首秀同音相假。

梁山崩。

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占因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蘖世、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案。

洞林曰。揚州從事懼昭伯婦病。其兄周產武令吾作卦。得蹇。身在戊土。與坎鬼并。卦中當有從東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御覽九百六。郭洞林又以世爲身。詳本書。

案蹇、兌宮陰也。世在四。戊土、謂九五戊戌土。此世在四者。以五爲身。與于寶異。坎鬼者。六二丙午火。兌之鬼吏。又互坎。故云與坎鬼并。云東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者。艮東北之卦。蹇從觀來。觀坤爲田。二爲家。觀巽爲近市。坤爲黑。艮爲狗。故云東北田家市黑狗。身在戊土。戌、亦狗也。故云畜之以代人任患。景純之說。猶是漢學。

以錢代蓍

儀禮士冠禮曰。筮與席所卦者。鄭注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賈疏曰。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古謂三代。今謂漢以後。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坼錢。坼錢則八也。案少牢曰。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

唐六典曰。凡易之筮四十有九。注云。用四十九算。分而揲之。其變有四。一曰單爻。二曰坼爻。三曰交爻。四曰重爻。凡十八變而成卦。案此則揲蓍亦用交單重坼之說。

九年。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服虔注曰。謂成嬰。禮記正義十八。

十年。

公如晉。冬十月。

冬十月。公羊無此一經。案何氏于公如晉下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而既絕黜不免牲。今復知晉。過郯乃反。遂怨黜無事天之道。當絕之。據此則何注本公羊經無冬十月三字。而聯文不言與左、穀異。疑二傳亦無曲三字。中庸正義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賈服以爲不讀別爲義。是在氏經本無冬十月三字。今本有者誤。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公羊曰郤州。案犨州同音相假。又案賈氏之例。還至不月。此月者。當別有義例。或爲下己丑月。今不可考。

郤犨。服虔以爲郤克從祖昆弟。正義。世本云。郤豹生鞅、丙、芮。缺生克。又云。豹生義、戾、步揚。步在州。州即犨也。犨與克俱豹之曾孫。故爲从祖昆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曰沙澤。案。項沙經轉相通。　釋文云。二傳作瑣澤。定七年同。案今本左氏經定七年作沙。與陸氏所見本異。

十有三年。

曹伯廬卒于師。

廬。公羊、穀梁曰盧。案。左傳釋文云。廬亦作盧。公羊釋文云。盧力吳反。本亦作盧。蓋盧古多通用。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于京師。公羊曰歸之于京師。案傳說不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漢書五行志上。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四月二月。魯、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八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九。閏餘九。積日三十九萬七千三。小餘十五。大餘十三。正月丁酉朔。小。小餘五十八。二月丙寅朔大。小餘二十。三月丙申朔小。小餘六十三。四月乙丑朔。二日丙寅。交。蝕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六十三。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一萬五千八百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七十五度。除三百九十一。命起法。得四月乙丑朔。命起在壁四度。二日丙寅日在壁五度。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賈氏云。鄢陵之戰。襲楚子。故書。正義五十。

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史記集解三十九。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丘。公羊曰招丘。案。苕招同音相假。

賈逵以爲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王者。刺哲賜盧執之。示已無罪也。正義。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羊曰結。案。括結聲轉相通。

九月辛丑。用郊。

劉、賈以爲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禮者也。正義引釋例。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脤。公羊曰貍軫。穀梁曰貍蜃。案。地名無定字。脤軫音之轉。脤蜃古字通。故脤脣亦作蜃脣。

舊說。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正義引釋例。案。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劉歆以爲九月朔。則此壬申。劉歆以爲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朔。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或左氏者。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據魯厲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也。案。公羊傳云。非此月月也。曷爲以此月月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何休注云。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穀梁傳云。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范甯注云。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卒大夫。何休注云。據下丁巳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卒大夫。穀梁以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穀梁以爲致公而後錄臣子。二傳說各不同。左氏先儒皆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左氏說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案。是年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加積日二百六十六。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三十七萬七百六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四十度。餘一千四百。命如法。命起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爲周之分。是翼爲楚之分。是故曰周楚分。

十有八年。

晉弒其君州蒲。

正義二十六引應劭論語云。周禮正名篇。晉厲公名州蒲。又有王孫蒲。同名不諱。則此爲州蒲。案。史記諸侯年表作寿曼。寿州、曼蒲聲近相通。疑當如正義以作蒲。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公羊曰士彭。案。魴彭同聲相假。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五

襄公

正義云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是歲歲在鶉尾。案謂成元年定次三次餘八十一各加十八得穀次二十一次餘九十九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九命知法得歲在鶉尾。

春秋古經第九。

元年。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韓厥公羊曰韓屈鄫公羊曰合。案厥屈古通說見文十年范氏穀梁注云鄫鄬地鄫或作合是穀梁經或本作合與公羊同是年左傳正義引賈逵云齊脅曹邾杞次于鄫則賈注本左氏經作鄫與今本同。

二年。襄王元年歲在大火太歲丙戌。

三年。

秋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穀梁曰公至自晉。案晉作晉疑穀梁字誤。

四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氏公羊曰弋氏。案說文無姒字當作以以與弋同音相通。

五年。

叔孫豹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公羊穀梁曰善稻。案說文蘬米也讀與稻相通。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羊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案左氏傳云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冬諸侯戍陳子蘇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戚城之諸侯懼諸侯遂遷于夷不與戍陳救陳之諸侯即戍陳之諸侯疑左氏經當與公穀同作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今本左氏經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蓋傳寫誤脫故三傳釋文皆不標異同。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賈氏云月爲下卒起其義也。公羊疏十九。

六年。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髡頑公羊穀梁曰髡原鄬公羊穀梁曰操。案頑原同聲相假操操俱从梁聲鄬爲正字操乃假借字說文云鄬若門反本又作鄬或作鄬鄬音于倫反是穀梁別本又假鄬爲髡。

獲蔡公子燮。

燮穀梁曰溼。案穀梁釋文云溼本又作隰又音燮二十年同據陸音溼爲燮即本左氏作音又作隰隰乃譌字也說文云燮讀若溼此燮溼相通之證。

八年。

九年春宋災。

宋災。公羊曰宋火。案傳說不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薛伯、杞伯、小邾子。穀梁曰薛伯、小邾子。案左氏經有杞伯。傳有明文。穀梁經無杞伯。疑脫者。

十年。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穀梁曰傅陽。案左傳釋文云。偪、甫目反。是偪與傅同音。古讀多通假。

冬。盜殺鄭公子騑。

騑。公羊、穀梁曰斐。案。騑篆皆从非聲。騑正字。斐假借字。騑之作斐。猶棐之作斐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正義引何休膏肓云。季武子將作三軍。何休以爲左氏說云。舉公室。休以爲與魯事軍義同。予義左氏爲短。論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舉公室云。左氏說者舉公室。失左氏意遠矣。　案。據韋昭晉語注。是季武子意欲專公室。而名曰舉公室。故何氏云然。說詳是年傳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北。公羊、穀梁曰京城北。案。公羊疏云。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　又案。亳、商邑也。毛詩。商邑翼翼。後漢書樊準傳引作京師翼翼。注云。韓詩之文也。是亳亦稱京。故魯語云。封殖于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梁曰部。案。部爲正字。台爲假借字。

十有三年。

夏。取邿。

邿。公羊曰詩。案。邿詩皆从寺聲。邿爲正字。詩爲假借字。然左氏以邿爲國。公羊以詩爲邾婁之邑。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十有四年。

公孫蠆。

蠆。公羊曰嘗。案。嘗即蠆之省體。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案。前年入甲申統一千八十三年。積月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五。餘閏餘。積日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六十五。小餘七十五。大餘四十五。正月己巳朔大。小餘四十五。二月己亥朔小。小餘五十二。八月丙申朔大。小餘十四。九月丙寅朔小。小餘五十七。十月乙未朔大。小餘十九。十一月乙丑朔小。小餘六十二。十二月甲午朔。二日乙未。又置前年積日。加積日三百二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六十二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二十四度餘一千二百九十二。命如法。得十二月甲午朔。合辰在尾十五度。二日乙未日在尾十六度。尾在大火、析木之間。十二次之分。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故曰宋、燕分。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公羊曰衛侯衎。案。左、穀經無衎字。杜注文。楊疏並有明文。但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何休注此云。不奔係嫌遂君者。舉剪絕爲文。據此則公羊經有衎字。與左、穀異。　正義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道遂而衛侯。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奔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于左氏。故杜不爲此釋。案。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亦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奔名。此不名者。爲孫、惲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迎爲從昔之說。翻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駁難先儒。卻其說而知釋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

十有五年。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八十五年。積月一萬三千四百十九。閏餘十四。閏在九月後。積日三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四。小餘五十四。大餘三十四。正月戊午朔大。小餘十六。二月戊子朔小。小餘五十九。三月丁巳朔大。小餘二十一。四月丁亥朔小。小餘六十四。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六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四萬八千二百六十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九十六度餘五百二十四。命如法。得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婁九度。二日丁巳日在婁十度。婁在降婁大梁之間。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故曰魯趙分。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公羊釋文云。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服以爲不曰諸侯之大夫者。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　正義。公羊以爲溴梁之盟。君若無權然。穀梁云。不曰諸侯。若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信。在于大夫。其事不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刺大夫不臣也。賈、服取以爲說。　正義。公羊以爲溴梁之盟。君若無權然。穀梁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皆以爲此時諸侯微弱。權在大夫。

冬。叔孫豹如晉。

晉、穀梁曰齊。案穀梁釋文不言與二傳異疑穀梁字誤。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郳子牼卒。

牼。公羊、穀梁曰瞷。案考工記、匠人、鄭注云、故書瞷作牼、鄭讀瞷爲鬱頭炮鬱之鬱、並牼瞷同音、故瞷亦與牼通、古人多以牼爲名、明蓋牼之假借字。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羊曰洮。案桃洮聲同相假。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公羊、穀梁曰齊高厚。案經在圍桃下、蒙上文、故不繫齊、疑公、穀傳衍齊字。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隋書古五行大義三論配五色云、鄭子廟春秋釋例云、經有赤狄白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公羊曰祝阿。案柯阿聲同相假。

公爭自伐齊。

賈逵云、圍齊而致伐、以衆伐動也。正義。

取邾田自漷水。

賈服以爲刺魯偏而魯貪。正義。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瑗。公羊曰環。案瑗環音同相假。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羊曰喜。案嘉喜古通、蓋齊語與喜相似。

二十年。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羊、穀梁曰光。案說文、黃从田艾、艾即古文光、故光黃古通、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

賈逵云、釋名、罪其個。正義。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一年、積月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一、閏餘十一、積日三十九萬八千一百五、小餘四十七、大餘五、正月己丑朔大小餘九、二月己未朔小小餘五十二、三月戊子朔大小餘十四、四月戊午朔小小餘五十七、五月丁亥朔大小餘十九、六月丁巳朔小小餘六十七、七月丙戌朔大小餘二十四、八月丙辰朔、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九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八十九度、餘九百五十四、命如法、合辰在柳初度、柳在鶉首、鶉火之周、十二次之分、鶉首、秦也、鶉火周也、故曰秦周分。

二十有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一年、積月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三、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小餘七十七、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大小餘三十九、二月癸丑朔大小餘一、閏月癸未朔小小餘四十四、三月壬子朔大小餘六、四月壬午朔小小餘四十九、五月辛亥朔大小餘十一、六月辛巳朔小小餘五十四、七月庚戌朔大小餘十六、八月庚辰朔小小餘五十九、九月己丑朔大小餘二十一、十月己卯朔小小餘六十四、十一月戊申朔、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閏小餘五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七萬五千八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七十八度、餘一千一百三十八、命如法、合辰在井二十六度、井在實沈、鶉首之周、十二次之分、鶉首、秦也、實沈、晉也、故曰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案是上積度、加積度二十九度、餘八百十七、共得積度二百八度、餘四百十六、命如法、合辰在星五度、又案比月月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曆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曆論之、僞矣。

賈逵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正義四十。錢氏大昕云、左氏傳子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考賈逵注左傳、于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推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爲仲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哀十六年七十三者、古人于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于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案穀梁傳于襄二十一年十月後云、庚子、孔子生、不言二十年、又公羊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據此隱氏所據本公羊經庚子上無十一月三字、與穀梁同作十月、錢氏云、年從公羊、月從穀梁、據今本言之耳、又是年魯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爲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八月二十一日也、魯史後三統二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魯史之十月、誤、又案孔子生于十月庚子、二傳既也、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不言月日、左氏缺也。

二十有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薛伯。公羊曰邾婁子、滕子。薛伯。穀梁曰邾子、滕子、薛伯。案左氏經無滕子。疑誤。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案前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二年。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閏餘六。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小餘六十九。大餘二十三。正月丁未朔大。小餘三十一。二月丁丑朔小。小餘七十四。三月丙午朔大。小餘三十六。四月丙子朔小。小餘七十九。五月乙巳朔大。小餘四十一。六月乙亥朔大。小餘三。七月乙巳朔小。小餘四十六。八月甲戌朔大。小餘八。九月甲辰朔小。小餘五十一。十月癸酉朔大。小餘十三。十一月癸卯朔小。小餘五十六。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又設前年積日。加積日三百二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六。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八萬六千三百七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十六度。餘五十六。命如法。得十二月壬申朔合辰在尾七度。二日癸酉日在尾八度。

夏。邾畀我來命。

畀我。公羊曰鼻我。釋文畀我音必利反。案昭二十年。齊公孫會自鄭出奔。疏曰別作卑。卑畀形近。漢校官碑作卑畀。是緣碑畀即卑也。畀畀同字。

賈以爲畀我、鼎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正義。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先儒以爲叔孫臣也。先逆君命。故先救後次。正義八。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四年。積月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一。閏餘一。積日三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四月甲午朔大。小餘二十五。五月甲子朔小。小餘六十二。六月癸巳朔小。小餘十大。餘四十二。七月乙未朔大。小餘十五。三月乙丑朔小。小餘五十八。四月甲午朔大。小餘二十五。五月甲子朔小。小餘六十二。六月癸巳朔。又設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十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七萬四百。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十六度。餘八百七十六。命如法。合辰在鶉首。度。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案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十七。共得積度一百十六度。餘八百七十六。加積度一十九度。餘八百十七。共得積度一百四十六度。餘一百五十四。命如法。合辰在參四度。

二十有五年。

衛侯入於夷儀。

先儒以爲國逆。正義。

冬。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夏。公羊曰公孫嘉。案氣曜方音之譌。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羊、穀梁曰謁。案遏謁並从曷聲。同音相通。

二十有六年。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先儒以爲諸侯有過。貶而稱人。正義十三。

秋。宋公殺其世子座。

座。穀梁曰痤。案痤座音同相假。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孔奐。公羊、穀梁曰孔瑗。案奐與垣通。垣从亘聲。瑗从爰聲。亘爰同聲。故瑗與奐通。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梁曰專。案專即鱄之省文。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七年。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八。閏餘三。積日四十萬六百七十四。小餘六十一。大餘五十四。正月戊寅朔大。小餘二十三。二月戊申朔小。小餘六十六。三月丁丑朔大。小餘二十八。四月丁未朔小。小餘七十一。五月丙子朔大。小餘三十三。六月丙午朔小。小餘七十六。七月乙亥朔大。無小餘。九月乙亥朔。又設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三十七。以統法乘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九。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三十一度。餘八百八十。命如法。合辰在鶉尾三度。

三統術云。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當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

案傳作十一月。故云司曆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魯孟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景王元年。歲在玄枵。太歲癸丑。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世叔儀。公羊曰世叔齊。案昭三十二年經。襄十一年傳。杜注。世叔齊卽世叔儀之子。申爲世叔儀之孫。是世叔齊乃世叔儀之曾孫。疑公羊誤。

吳子使札來聘。

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正義。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罷。公羊曰薳頗。案。頗罷一聲之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宋伯姬。公羊、穀梁曰伯姬。案。下如宋葬宋共經有宋字。疑此經亦有宋字。公穀記者誤脫。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夫。公羊曰年夫。案。佞从仁聲。與年同音。故相通假。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世本云。叔肸生肇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

左氏說。譚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也。

禮記正義十二引五經異義。

三十有一年。

昭公。

正義云。昭公以景王四年卽位。是歲歲在大梁。案。襄元年定次九。次除九十九。各加三十一。得積次四十。次餘一百三十。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四。命如注。得歲在大梁。

春秋古經第十。

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國弱。公羊曰國酌。罕虎。公羊曰軒虎。虢。公羊曰漷。案。弱的同音假借。說文罕軒並从干聲。故定十五年經。罕達。公羊亦作軒達。昭四年傳。薳罕。韓子作薳軒。亦同音相假。國酌漷。篆隸。郭君。寫作軒達。

二月。取鄆。

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正義。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羊、穀梁曰大原。案。傳聞不同。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羊曰軫。案。麇軫古音同部。故相通假。

二年。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羊曰泉。案。原泉音義相近。古多通用。

八月。大雩。

劉歆以爲昭公卽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賈氏云。大雨雹。穀梁曰大雨雪。公羊疏二十二。案。今本公羊經及公羊釋文皆作大雨雹。而公羊疏引賈氏說獨言穀梁者。蓋奪文。又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強。皆脅公行。慢侮之心生。蓋仲舒以爲季孫宿行政。怒氣盛也。據此則二傳皆作雨雪。惟左氏經作雨雹。

遂滅賴。

賴。公羊、穀梁曰厲。案。賴厲同音相假。

五年。

戊辰。叔弓如晉帥師敗莒師于蠻泉。

蠻泉。公羊曰濟泉。穀梁曰貫泉。案。濟卽貫之音。宣十七年。商貫及。或施普說當作貫。是貫與蠻通。然左氏穀梁以爲魯地。公羊以爲濟泉。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六年。

秋九月。大雩。

劉歆以爲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謬鄰國。有炕陽動衆之象。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賈逵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正義。

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羊曰舍。案婼舍一聲之轉。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二日。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器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于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于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協于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案此左氏先儒引傳解經之意。故備錄之。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八年。積月一萬三千七百四。閏餘四。積日四十萬四千六百九十。小餘七十八。大餘五十。正月甲戌朔。大小餘四十。一月甲辰朔。大小餘二。三月甲戌朔。小。小餘四十五。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交蝕是年積日。加積日八十九。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五并之。滿蔀法除之。餘十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五。滿統法而一。得積次八十二。次餘五百六十八。命如法。得四月癸卯朔。合辰在奎十一度。二日甲辰日在奎十二度。

八年。

秋。蒐于紅。

劉、賈、穎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正義。

冬十月壬申。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賈、服以非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爲楚葬哀公。正義。

九年。

許遷于夷。

正義云。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案。檀正義云云。先儒必有以爲楚人強遷者。傳云。楚公子圍疾遷許于夷。其爲楚人強遷無疑。經以自遷爲文。不言楚人遷許者。不與楚也。正義舉宋人遷宿。齊人遷陽爲比例。蓋不明春秋夷夏之義。

夏四月。陳災。

災。公羊、穀梁曰火。案。傳說不同。

賈、服以爲陳已滅而書陳災。惡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陳尚爲國也。正義。

十年。

夏齊樂施來奔。

齊。公羊曰晉。案。左氏作齊。傳有明文。公羊無傳。公羊傳文云。晉樂施。左氏作齊樂施。是公羊作晉之明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如。公羊曰隱如。案意隱聲轉相通。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羊曰戍。左氏經文云。戚音城。何休音戚。公羊經文云。宋戌。讀左傳者音戚。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戚。案二文形近易誤。莊子大宗師。成然寤。經文云。成本作戌。與此正同。

賈、服以爲去冬。刺不登臺觀氣。公羊疏二十二。續記正義五十三。

十有一年。

大蒐于比蒲。

賈、服以爲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正義四十四。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義鮮。公羊曰祲祥。案鮮祥古通。公羊疏云。服氏注引者直作祥無祲字。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意如。公羊曰隱如。國弱。公羊曰國酌。罕虎。公羊曰軒虎。厥慭。公羊曰屈銀。公羊疏云。齊國弱。賈氏作齊國酌。服氏作齊國弱。案。據此則賈氏經與今本公羊經同。服氏經與今本左氏經同。隱與酌同音。地名無定字。餘說見前。又案。意如國弱。罕虎重標異文者。因欲引公羊疏以見賈服之異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厚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賈氏云。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正義二十八。

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公羊曰成然。穀梁曰成虎。案。熊與然疑誤。誤形近致說。熊然虎三者皆獸名。古或互用。衛瓘云。熊虎屬。

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羊曰整。案。誤由慭作整。整作整。形近致誤。

晉伐鮮虞。

正義云。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劉逵范注鄒君釋廢疾云。晉爲厥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鮮。晉不料合諸侯。以謀救蔡。而伐鮮虞。是楚而不知也。故狄稱之。鮮君之罪。仍依左氏。

十有三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先儒以地乾谿爲失所。正義九引釋例。

十有四年。是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公羊曰夷昧。案。末即昧之書文。公羊釋文云。昧音末。亦作末。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出奔鄭。公羊曰昭吳奔鄭。公羊疏云。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同者。所見之文異。案。公羊經無出字。何注有明文。朝與昭音同相假。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三月。當作五月二日。魯、衛、鄭當作卫字。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十六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二。閏餘三。積日四十七萬七千六百十四。小餘四十二。大餘三十四。正月戊午朔大。小餘四。二月戊子朔小。小餘四十七。三月丁巳朔大。小餘九。四月丁亥朔小。小餘五十二。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又盈是年積月。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二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七萬四千六百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十三度。餘七百九。命如法。得五月丙辰朔合辰在胃十三度。二月丁巳日在胃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降也。大梁、趙也。降婁移于胃六度。大梁起于胃七度。今合辰在胃。故曰魯、趙分。

十有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子。公羊曰戎曼子。案。古無蠻音。與晉音之別。故蠻曼同音相假。

賈逵以爲楚子不名。以立其子。正義。

九月。大雩。

劉歆以爲先是時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慼。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向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若無戀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十有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 案。案五月二字。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貴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庶。庶人其徒役也。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十八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七。閏餘十七。正月朔。閏在五月前。積日四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三。小餘二十一。大餘二十三。正月丁未朔小。小餘六十四。二月丙子朔大。小餘二十六。三月丙午朔小。小餘六十九。四月乙亥朔大。小餘三十一。閏月乙巳朔小。小餘七十四。五月甲戌朔。又盈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四十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八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二十一度。餘三百五十七。命如法。合辰在鶉八度。又以餘除八千八十乘入統歲。得九百三萬三千四百四十。滿統法而一。得大餘五千八百六十七。小餘二百八十三。大餘滿六十去之。得是年冬至大餘四十九。命如法。癸酉冬至。正月二十七日也。三其小餘。得小餘八百四十九。又加大

餘十五。小餘千一十。得戊子小餘二月十三日也。甲辰大雪。二月二十九日也。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也。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也。己丑雨水。四月十七日也。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也。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也。乙亥清明。五月二日也。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三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春厨失閏。故春史斟以爲六月。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恢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大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今星孛于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月。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諸宋先祖掌祀大辰也。陳大昊虛。蔡蔡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衛顓頊虛。星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穀梁曰夢。案夢即鄸之音。

賈逵云。前此以鄸叛也。叛便從鄸而出。叛不告。故不書。又云。所以華亥、向寧、射姑等不見有王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正義。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羊、穀梁曰輒。案縶即輒之或體字。與輒同音。故假輒作縶。穀梁傳云。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語之蓋。韋注之輒。衛詞之輒。釋文云。衛詞之輒。本亦作縶。劉光云。如見紲縶也。據此則縶輒本通。

二十有一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賈氏云。南里。穀梁曰南鄙。公羊疏二十三。疏云。左、穀皆作南里。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案今本穀梁傳作南里。與劉炫作公羊疏時所見本同。

叛。公羊曰畔。案叛畔皆从半聲通。

賈逵云。皆入華亥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正義。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二十二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閏餘七。積日四十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小餘六十五。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大。小餘二十七。二月癸丑朔小。小餘七十三。三月壬午朔大。小餘三十二。四月壬子朔小。小餘七十五。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又盈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得十九萬小餘七十五。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六萬五千四十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七度。餘三百七十五。命如法。得五月辛巳朔食。故在賈八度。二日壬午日在賈九度。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羊曰瑟。案本作瑟。疑支歌二部通轉之語。

冬。蔡侯朱奔出楚。

朱。穀梁曰東。案傳說不同。

二十有二年。

大蒐于昌閭。

蒐。公羊曰搜。昌閭。公羊曰昌姦。案蒐搜通。釋文及鄂州本公羊作搜。他本與左氏穀梁同作蒐。閭與姦音同相假。

王室亂。

何休注公羊云。不言威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貴諸侯也。漢書五行志上云。宋、衛、鄭、陳災。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寵。劉子、單子奉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奉王子朝。子儋、子瑕、子朝之子也。又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又下之下云。劉歆以爲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案休爲公羊說。向爲穀梁說。歆爲左氏說。是三傳皆以爲經言王室亂。刺諸侯之不救。而杜預獨以爲承叔鞅言而書之。誠與古義自違。謬說。閒齋。宋以後。釋疑之解者。實預之卽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二十三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閏餘十四。正朔分。閏在九月後。積日四十一萬一百五十四。小餘十四。大餘五十四。正月戊寅朔小。小餘五十七。二月丁未朔大。小餘十

九。三月丁丑朔小。小餘六十二。四月丙午朔大。小餘二十四。五月丙子朔小。小餘六十七。六月乙巳朔大。小餘二十九。七月乙亥朔小。小餘七十二。八月甲辰朔大。小餘三十四。九月甲戌朔小。小餘七十七。閏月癸卯朔大。小餘三十九。十月癸酉朔。又算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九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九。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二萬九百九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七十三度餘八百四十五。命如法。合辰在角十度。

二十有三年。敬王元年。歲在降婁。太歲己卯。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雞父。穀梁曰雞甫。案。父甫古字通用。

賈逵云。不國國者。師眾其同役而不同心。

服虔義云。不審楚。楚諱敗不告。襄正義。

胡子髡、沈子逞滅。

逞。公羊曰楹。穀梁曰盈。案。藝二十三年傳。晉翟泉。史記晉世家作樊泉。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罪。新序善謀篇。逞作盈。是逞與盈通。公羊蓋借楹作盈。

天王居于狄泉。

案。史記周本紀。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賈逵曰。澤邑。周地也。即狄泉。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有疾。公羊、穀梁曰至河公有疾。案。石經、岳本、左氏經河字下俱無公字。而二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左氏經尊公字。

二十有四年。

仲孫貜卒。

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正義。史記索隱十四。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句。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二十五年。積月一萬三千九百十四。閏餘九。積日四十一萬八百九十二。小餘三十六。大餘十二。正月丙申朔小。小餘七十九。二月乙丑朔大。小餘四十一。三月乙未朔大。小餘三。四月乙丑朔小。小餘四十六。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四十六

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六萬二百六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四度。餘二度。一百四度餘二百八。命如法。得五月甲午朔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

秋八月。大雩。

劉歆以爲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逼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乖廼歸。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釐。公羊曰鄫釐。案。僖碧釐相通。釐、嫠同字。

二十有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黃父。

叔詣。公羊、穀梁曰叔倪。案。公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據此是他家左氏經亦作叔倪字。與公穀經同作倪。蓋詣之假借字。

有鸜鵒來巢。

鸜鵒。公羊曰臞。左傳釋文云。鸜、其俱反。鵒、康音極。本又作鴝。公羊傳作臞。音極。郭璞注山海經。鸜鵒、鴝鵒也。鵒音欲。公羊釋文云。臞音權。左氏作鸜。音欲。穀梁釋文云。臞音其俱反。本又作鸜。音瞿。左氏作鵒。公羊作鸜。音欲。

案。說文作鴝鵒。考工記鄭注引昭二十五年經亦作鴝鵒。是左氏經當从釋文。又作本作鴝鵒。爲正。公羊何注云。鸜鵒病權欲。是公羊經當作鴝鵒。惟穀梁經作鸜鵒。其釋文云。左氏作鸜鵒。直鴝之誤。若左氏與穀梁同作鸜。釋文不必復言左氏作鸜矣。今本左氏經作鴝。疑杜所改。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鸜鵒。蓋齊、魯人傳杜本改之也。考工記。鴝鵒不踰濟。鄭注云。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鴝鵒來巢。傳曰。海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越于中國有之。賈疏引異義云。公羊以爲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左氏以爲海所無也。謹案。從二傳。駁曰。案。春秋來者。長多。非皆从夷狄來也。從魯外面來則言來。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來。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圖。案。鄭注所引司農說。爲左氏傳說。據鄭駁異義。鄭亦从左氏說。

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五行志中之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傳曰。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謠。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譖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賈逵云。上辛不注。正義。案。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李善注云。賈逵注古字通。論衡雩虛篇云。雨潤萬物。名曰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公羊曰楊州。案。四書古字通。

二十有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賈云公不得歸其國都而齊至者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正義。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剸陵。

剸陵公羊曰鄄陵。案宋巾箱本左氏經作剸其餘本俱作鄄與公穀經同。僖正字。剸蓋假借字閩本公羊疏作剸增音卿云剸音專本亦作專。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羊曰甯。案下臨于寧公羊亦作甯說見宣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三十年。

徐子章羽奔楚。

章羽公羊曰章禹。案羽禹同聲通假。

三十有一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羊曰櫟。案躒櫟同聲通假。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公羊曰黑弓。案儀禮鄉射禮侯道五十弓。鄭云今文改弓爲肱是弓與肱通。

十有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二日宋、燕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三十二年積月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一小餘五十一大餘一正月乙酉朔大小餘十三二月乙卯朔小小餘五十六三月甲申朔大小餘十八四月甲寅朔小小餘六十一五月癸未朔大小餘二十三六月癸丑朔小小餘六十六七月壬午朔大小餘二十八八月壬子朔小小餘七十一九月辛巳朔大小餘三十三十月辛亥朔小小餘七十六十一月庚辰朔大小餘三十八十二月庚戌朔二日辛亥又從是年積日加積日三百二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八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九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二十三度餘四百三十九命知法得十二月庚戌朔合辰在尾十四度二日辛亥日在尾十五度。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賈逵云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正義。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莒人薛人公羊曰莒人邾婁人薛人穀梁曰莒人邾人薛人。案左氏經無邾人疑脫。

賈逵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正義。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六

定公。

正義云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即位。案正義不言是歲歲星所在蓋襲說疏昭元年定次四次餘一百三十各加三十二得積次三十六次餘一百六十二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一命知法得歲在玄枵。公羊疏二十五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賢服異。

春秋古經第十一。

元年春王。

案春時不書月者襍賢服之例宮是定公未即位太史登歲星觀而不視朝故春時不書月。

二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賈逵云剸綫朝見醉失所不諱罪己。正義。

二月辛卯。

二月公羊、穀梁曰三月。案公羊疏云三月辛卯云云公羊穀梁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羊曰枝。案拔與枝形近易溷。論公孫枝之爲公孫拔也。

四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公孫姓。公羊曰公孫歸姓。案未詳。襄六年公羊疏引經亦作蔡公孫歸姓。

五月。公及諸侯盟作皋鼬。

皋鼬。公羊曰浩油。案地名無定字。皋與浩。鼬與油皆同音通假。

杞伯成卒于會。

杞伯成。公羊曰杞伯戍。案釋文云。伯戍音成。是陸氏所見公羊經作戍。史記趙世家。大戊午爲相。徐廣曰。戍一作成。漢書古今人表作大成午。國策韓策亦作大成午。是戍成二字古書多相亂。

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羊曰伯莒。案史記范雎蔡澤傳云。而成唐舉遊。索隱引荀卿書作唐莒。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短。是舉莒同音通假。柏伯古通。

庚辰。吳入郢。

郢。公羊、穀梁曰楚。案傳或不同。困學紀聞亦云。楚昭出奔。蔡有存亡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羊曰正月。案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穀梁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今本穀梁經亦作三月。與左氏同。

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三十八年。積月一萬四千七十五。閏餘五。積日四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六。小餘七十四。大餘二十六。正月庚戌朔。二日辛亥。又設是年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四并之。諸局大餘去之。餘五十五。爲一百六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五十七度。餘七百三十七。命如法。得正月庚戌朔。命度在斗十九度。二日辛亥日在斗二十度。

夏。歸粟于蔡。

賈逵曰。不書所會。後也。正義。

六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費。

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公羊疏二十六。公羊疏云。鍾離及賈經皆無何字。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三家經並同。范氏於如晉下有何字。杜氏于陶轉下注云何忌不書何國文。是杜注本左氏經與賈經同。疑今本公羊經傳有誤。

七年。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羊曰沙澤。案左氏經作沙。而傳作瑣。成十二年。會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於沙鹿取澤。瑣澤即沙澤。故公羊作沙澤。

九月。大雩。

賈逵云。旱也。正義。

八年。

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

賈逵云。過至不月。爲曹伯卒月。公羊疏二十六。

晉士鞅。

士鞅。公羊曰趙鞅。案釋文不同。

葬曹靖公。

靖公。公羊曰婷公。案漢書古今人表作靖。是婷靖聲三字古通。

盜竊寶玉大弓。

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正義。

九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蘧。公羊曰曁。案、蘧、說文作蘧。又口部、嚳、高辛多言也。从口蘧省聲。二字音同。古音通假。又見襄十四年。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公羊、穀梁曰頰谷。案、夾蓋頰之省。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讙、龜陰田。穀梁曰、鄆、讙、龜陰之田。案、穀梁多之字、或衍。

賈氏以爲鄆、讙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公羊疏二十卷。

闞郚。

郚。公羊曰費。案、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賈氏云、樂大心。公羊曰樂世心。公羊疏二十六。案、今本公羊經世作泄。疏云、宋樂世心。世字亦作泄字。故賈氏言焉。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羊曰池。案、地與池聲形近。古書多誤。莊子大宗師、穿池而養給。釋文云、池本作地。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

安甫。公羊曰鞌。案、公羊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鞌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前亦有作鞌氏者。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仲佗。公羊曰宋仲佗。案、公羊多宋字。何注有明文。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侯。公羊曰晉侯。案、傳說不同。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十月。毛本漢書誤作十二月。二日。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四十五年。積月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一。閏餘十六。正小餘閏在六月前。積日四十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六。小餘四十六。大餘四十六。正月庚午朔大。小餘八。二月庚子朔小。小餘五十一。三月己巳朔大。小餘十三。四月己亥朔小。小餘五十六。五月戊辰朔大。小餘十八。閏月戊戌朔小。小餘六十一。六月丁卯朔大。小餘二十三。七月丁酉朔小。小餘六十六。八月丙寅朔大。小餘二十八。九月丙申朔小。小餘七十一。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又說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九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一。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一萬六千二百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六十九度。餘八百六十八。命如法。得十月乙丑朔合辰在角六度。二日丙寅日在角七度。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公羊曰垂瑕。案、瑕葭并从叚聲。同聲相假。

十有四年春。衛公孫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羊、穀梁曰晉趙陽。案、傳說不同。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孫佗人。公羊曰公子佗人。牂。公羊曰牆。案、公孫作公子。傳說不同。牂、牆同音相假。公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子。賈氏不注。文不備。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李。公羊曰醉李。案、左傳釋文云、檇、音醉。公羊釋文云醉李、本又作檇。音同。是公羊經亦有作檇之本。二字音同。故相通假。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曰堅。案、公羊釋文云、于堅知字。本又作堅。堅音牽是。堅牽同音。故相通假。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先儒解此云、祭社之肉盛于脤器。以賜同姓諸侯。正義。案、此年無冬。依左氏例。當刪不登。蓋疏誤。

十有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公羊曰蘧篨。公羊疏云、左氏作蘧挈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據此則左氏經又有作蘧挈者。案、凡雙聲疊韻。因聲得義。本無定字。故音同皆可通假。

賈逵云、欲救宋。菁恤鄰也。公羊疏二十六。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穀梁曰弋氏。案、已見宣四年。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四十八年，積月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八，閏餘十八，正朔當，閏在三月前，積日四十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小餘六十，二月壬子朔，大餘二十二，閏月壬午朔，小餘六十五，三月辛亥朔，大餘二十七，四月辛巳朔，小餘七十，五月庚戌朔，大餘三十二，六月庚辰朔，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七十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二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四十九度餘三百二十一，命如法，會辰在娵訾七度。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日下昃，穀梁曰日下稷。案，昃、釋文作吳，易豐，日中則昃，釋文吳，孟本作稷，是昃與稷通。又案，三統推丁巳九月十日，辛巳八月三日，先葬定姒，後葬定公者，禮所謂葬先輕而後重也，經先言葬定公，後言葬定姒者，禮所謂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也。辛巳不克葬八月者，上有八月庚辰朔，辛巳在八月，不言可知，且于九月後復書八月，于文不順，故不書，與何休同，白杜注以爲辛巳是十月三日，有日無月，江左學者皆用杜注，故劉炫作公羊疏，亦謂當何休引曾子問之意，于是葬先輕後重，奠先重後輕之禮不見，而聖人筆削之精微遂晦，皆杜預之罪也。

冬，城漆。

穎氏曰，漆有邾之漆閭，正義。

哀公。

正義云，哀公以魯王二十八年即位。案，是年正義不言歲星所在，蓋傳寫誤，當定元年歲星定次一次餘十八，各加十五，得積次十六，次餘三十三，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四，命如法，得歲在大梁。

春秋古經第十二。

元年。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以漷東、沂西爲邑名。公羊疏二十七。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服虔云，季孫、孟孫、卿，故服先歸，使二子與盟。正義。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公羊疏云，諸家之經，輕重之下皆有帥師，惟服引經者鄭與諸家異，案水經注五引亦有帥師二字。

鐵，公羊曰栗。公羊疏云，于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公羊釋文云，栗一本作秩，二傳作鐵。案，鐵、栗、秩皆一聲之轉，故可通假。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禮記正義十引五經異義。正義云，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圍戚何也，子不圍父也，先儒皆同穀梁之說。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漢書五行志上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僖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逆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蓋疾季氏世卿者也。正義引服虔注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案，服注與二傳說同，凡五行志所采春秋說，予當仲舒、劉向後不別出劉歆者，疑左氏說皆與之同。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公羊曰開陽。案，公羊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啓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羊曰三月。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疑齊石經及各本公羊經誤。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宿。

公孫姓，公羊曰公孫歸姓。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宋祥。

六月辛丑，亳社災。

賈氏云，亳社，公羊曰薄社。公羊疏二十七。案，今本公羊經及釋文俱作薄社，與賈氏所見本異，薄即薄之省，薄與亳同音相假。

左氏以爲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公羊疏二十七。案，左傳正義云，說者以爲立亳社于廟門之外，屋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正義所云，說者，蓋左氏舊說。

五年春，城毗。

毗，公羊曰比。公羊釋文云，比本又作毘，亦作庇，同音毗，左氏作毗。案，毗、比、庇、庇四字同音，蓋地名無定字耳。

六年春，城邾瑕。

城邾瑕，公羊曰城邾婁葭。案，定十三年左氏經，次于瑕葭，公羊曰，瑕葭，此年左氏經城邾瑕，公羊曰城邾婁葭，瑕葭同音故互用。

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羊曰舍。案，荼、舍古無讀者音，故可通假。

七年。

八年。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公羊曰僤。案闡作僤。亦假借字。

九年。

十年。

薛伯夷卒。

夷。公羊曰寅。書寅賓出日。釋文云。徐邈以眞反。又音夷。案寅與夷聲相近。詩那箋以文。殷聲如衣。蓋从君聲。讀若殷。蓋从眞聲。讀爲賓。此皆眞部與殷聲近之證。

十有一年。

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羊曰袁。案說見僖四年。

十有二年。

孟子卒。

賈氏以爲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正義。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公羊曰運。案鄖作運。假音字。

十有三年。

許男成卒。

成。公羊曰戍。案左氏釋文云。男成音威。本或作戍。是左氏亦有作戍之本。公羊釋文云。男成本亦作戍。是公羊亦有作成之本。說見僖下卷。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曼多。公羊曰魏多。案公羊無曼字。傳有明文。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

日在鶉火。閏分野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螽殺陳夏區夫。

區。公羊曰蠰。案蠰字从區聲。聲同音相假。

十有二月。螽。

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藏。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

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紋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成而至。取誰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正義。

服虔注。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容信立而白虎擾。言从義成而神龜在沼。聰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凰來儀。禮記正義二十二。

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修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禮記二十二引五經異義。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賈逵云。此下弟子所記。正義。

服虔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繹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乖孔子卒。序正義。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三月二日。二日疑衍。齊衡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六十二。積月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二。閏餘二。積日四十二萬四千四百十七。小餘四十七。大餘三十七。正月辛酉朔大。小餘九。二月辛卯朔小。小餘五十二。三月庚申朔。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五十九。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二。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八萬六千一百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五十五度。餘一千四百六十七。命知法。合辰在軫宿五度。

冬。有星孛。

劉歆以爲不言所在。官失之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右眉卿臧先生遺著也。凡七易稿。成書若干卷。經與傳分者。依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臧先生歸道山。無子。夫已氏持易歸。嗚呼酷矣。時鄰圃李先生令長興。將爲臧先生顧請入鄉賢祠。例當有撰述羽翼聖賢者始邀可。徧訪不獲。最後獲此於朱記泉廣文家。昭公二十三年以下全闕。蓋猶初稿也。李先生意未慊。然顧請之議已迫。姑命峴足成六卷。傳則全逸。以呈於當道。格不應。雅堂卞先生讀而首肯。謂宜壽梨。手校數條。以屬李先生。與道。仍不果。峴家亦丁於亂。插架之書。盡付一炬。亂定後。復從同門子高藏君錄副。俟當世采擇焉。夫傳不傳未可知。儻有美而弗宣。大雅宏遠。倘亦鑒諸。歲治癸酉三月。受業楊規謹跋。

公羊問答

凌曙 著

公羊問答序

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行口說漢崇儒而立學官鄭夾二氏俱亡佚於建武嚴顏兩家均淵源於董相瑕邱屈而學津興張湯傳而通益顯其由博士爲丞相以經義斷庶事者賢良三策決獄十卷不啻爲之指南導以先路厥後鄭衆舉十七事頁遂作四十條威難公羊以崇左氏而張霸乃投奏侯之書何君復述李育之義窮悲二劉尊思三闕守羊弼補說依子都條例三科九旨以經之七等六輔以緯之墨守之稱良不誣矣學海之舉諒非往爾世不能考其音訓詁與夫典章制度但詆其爲漢制法以緯汨經幾何不以春秋爲司空爰書御甫爲公羊罪人乎乃若沈毓釋疑之篇劉兆調人之作欲殊途而同歸究南轅而北轍然則隋志所云公羊之

學至晉但試說文今始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已舅氏昭校先生專治公羊謹守家法嘗以董子之書合乎聖人之旨深悲其生見嫉於主父沒被誣於劉蘭又其甚者謂繁露之名取象古冕玉杯之飾殆等連珠厚誣古人貽誤來學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爲其鄉人故其箋詩不忘崇敬此馬侯岐復婁下馬名陵式祠堂于舊治想晉歎於遺書斐然之思不能自已者也又以公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考禮則略遂乃覃精研思遐稽博覽著公羊禮疏十一卷駁說一卷馮君章句旁通禮經纂信漢議獨理何氏方請簡賢如合符契若其纂柔周夠伏雞搏狸大義無關識小斯在僕疾窮所躡上鑿行咸爲方言俱非雅訓亦必疏其由來爲之左證作公羊問答二卷苟慈明之問徐氣王愆期之答庾翼昔有其書今存

其目舊疏自爲問答茲編蓋仿其例凡以導揚古義遵守舊聞文淇疏質博昧莫測涯涘張忠謀隨重荷誰該但乞孝綽之奇作未許同遊試元幹之藏書或堪授讀云爾

道光元年二月受業甥儀徵劉文淇謹撰

公羊問答目錄

卷上

例
三公
掾
三府掾
百二十國寶書
公羊疏所據之本
隱括
徙居虛
立子
原心定罪
駕六
乘馬
二歸
春王二月三月
子
分陝
書外取邑
書首時
歷
廟
許田
朔

卷下

僅
送女
周之正月
三老五更
縣車
寡來
以不教民戰
權
三等五等
衛侯朔
岱宗
負茲
九命
紀季
魯子
是貨
國氏
博戲
乳犬噬虎
濫
戮
大災
跌
傳
妻事夫有四義
械
操

宿留
薛說刼質
橋
雨升
崇朝
四望
隻輪
拜如蹲
六宗
說
大夫以碧
眹
河曲
黨所
出
接菑
集
荷畚
赫然
逸逸
超逸

用狗　暴藥
不毛　搗軍退舍
杼　詳
秣　堙距
廬舍　井田之義
荻　撰土易居
雜謹　得乘馬
三老孝弟　堅正
一月得四十五日作　大學
羣　蝨
蝝　鼠
坐盜天牲　伐
鑿行　虞麋
鵩　傅母
大原　我知之矣
時孔子年二十三　王城
欽鑽　盱
公冠子　棺
格　逆祀
白藏青藏　吳
蒲　魚殺之祭
用田賦　爲漢制法

問春秋何爲以例言也曰董曰編輯比事春秋之教也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春秋之世功有小大罪有淺深非例不明管子春秋之記注周公凡例請侯國史也例之說由來久矣何氏解詁之例非其自創略依胡毋生之條例何氏之文諸例疏中所引之外餘不概見又公羊傳條例一卷見於七錄今佚董仲舒有春秋決事比漢志云十六篇今佚又繁露精華篇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故例莫詳於公羊至於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興後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以釋春秋穀梁之例始於范甯別爲將例一百餘條唐以前猶有

不言例者至宋人以爲都無義例全憑此書之辭始皆例於不講矣

問徐疏司空漢三公之官何也曰言漢以周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曰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嶽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因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沖帝詔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順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皆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

問徐疏據何法曰徐彥唐人以唐法而疏經也唐律疏議曰且三公天子立違法者徒一年即適妾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而主吏據音義正曰據副曰屬崔實政論曰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據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答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據屬之職敢明教義廉鳳清風非聞不言非法不行以謂五吏以言朝廷不言則

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據比四百石餘據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據比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據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據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

問徐疏若今之三府據也何爲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秉屬五品府與著龍圖對廳於尊者不敢相敵也漢官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憙安帝元初六年部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是也

問徐疏云閔因序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緯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後儒以其出於緯書而疑之外此別有可證否曰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周公制諸書百篇墨子已具有其文不獨始於緯書與閔因之序矣

問公羊疏所據之本即陸德明音義之本否曰未必是也按釋文孝經士章食廩必錫反公羊傳云廩賜粢禄也今公羊傳無此文故知非陸氏之本

問何邵甫自序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檃栝也栝檃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檃栝又栒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檃栝之力檃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栝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正邪曲之器採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舊云隱括令審引必能中迂遠不可從

問隱元年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於古有徵乎曰按沈約宋書禮樂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投政設朔朱氏經義考以爲此是遷書據此是唐虞以來相沿之舊制矣不獨大傳有其文也孔安國注尚書湯革命改正易服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二說不同鄭義爲允

問隱元年疏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如徐此言所據何法曰徐彥唐人以唐法而疏經也唐律疏議曰立違法者徒一年即適妾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亦如之徐氏之所據本此

問隱元年注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　原心定罪志著而遠於法者誅

問襄元年疏引緯書云天子駕六者自是

漢法與古異於漢事有徵乎曰否慶爲太仗御出上問車中後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問隱元年傳以乘馬何自防乎曰世本相作乘馬宋衷曰相土契孫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以其作乘馬之法

問隱二年傳婦人謂嫁曰歸注有二歸之道何也曰儀禮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是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公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寧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於齊是也

問隱三年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於魯史而並記夏殷正何也曰春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春王二月者殷之正月也春王三月者夏之正月也春秋通三王之統故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之三正必通三統者二王之後使爲三恪各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如微子朝周常服冕是也孔子刪詩存周頌五篇以備三頌孔沖遠以爲所以遍大三統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書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魏明帝青龍五年詔書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又云仲尼大聖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通逆堯舜則其明義豈近在殷周而已乎自此以後不復言三統矣後儒既昧此義遂以三月亦爲時王之月豈不謬乎

即左氏傳解諒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舍此不談而選其凡說何耶

問隱四年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臣可以子稱君乎曰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

問隱五年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其分陝之地可考否曰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

問隱六年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然則師出有時乎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宋人取長葛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問隱六年傳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何以謂之編年曰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史紀年歷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

問隱六年注明王者當乘殷冕時之正也春秋正歷明時當用何代之歷曰五行傳歷者聖人所以授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五家之歷多疏闊唯顓頊歷微近故張蒼用顓頊歷元封中用太初歷測弦望最密也晉志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以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廿一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微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據此則用殷歷矣

問隱八年注引書歸格於藝祖何也曰何氏作禰祖何氏所引者今文尚書也

問桓元年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何以知許爲魯邑曰魯頌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孔沖遠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

問桓二年傳楚王之妻嬖注嬖妹也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嬖廣雅嬖妹也

問桓三年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於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父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誡詔之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鞶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傳諸母兄弟不出閨門是也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之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

問桓三年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多少二字或衍文也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若存字解之多爲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注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

問桓四年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於何徵之曰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蟄蟲伏千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講生蕩芸始生蕩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以夏時冠月之說爲不足據

問桓四年注養三老五更白虎通與獨斷不同當何從曰蔡邕曰三老三人五更五人白虎通曰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白虎通之說爲允鄭君亦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何氏此注所引與白虎通略同

問桓五年注禮七十縣車致仕疏云淮南子云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車字者有別解否乎曰按白虎通臣年七十縣車致仕疏云淮南子云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車字者有別解否乎曰按白虎通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職事趨走爲勞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縣車示不用篇謂白虎通之義較長

問桓六年經寔來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寔不可從

問桓六年徐疏以不教民戰何氏之意與鄭別其異同安在曰穀梁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

問桓十一年傳以爲知權前此有言權字者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釋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

問桓十一年注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朝廷立官必法天地乎曰周禮天官注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周禮如此不獨春秋說文也

問桓十六年注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誰絕之曰孔子絕之也孟子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劉熙注知我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我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問桓十六年注岱岱宗泰山也泰山何以謂之岱宗曰風俗通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三禮義宗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

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東爲偕也

問桓十六年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白虎通作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此說然否曰衞雅尊謂之茲郭注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辱席也史記周本紀衞唐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曰茲公明草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爲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

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之說當時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

問莊三年經紀季以酅入於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注言入者辭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夫既欲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而得之繁露曰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復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有所依歸據此則季紀之復罪紀侯實使之故難迫於兄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倫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者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

問莊三年傳魯子曰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訛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魯賜人也據此則孔氏之門從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吉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之爲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王伯厚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

問莊七年星霣如雨注星霣未墜而中夜反者有據說文而解此事者可從否曰說文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玉篇甲之日雷起出雨也今傳言星而不言雷注明言星霣未墜則霣字作墜字解此如淮南子丙午干壬子星墜是也實與隕通說文隕從高下也繁露星墜謂之隕可證說文霣字又一義不當據以解此

問莊九年傳曷爲以國氏當謂世後漢蘇衆傳春秋書齊

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何故不同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以不知也

問莊十二年注極其禍生於博戲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白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蔣孝通諸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運次投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矣

問莊十二年注乳犬之嗅虎伏雞之搏鷙何所本曰文子也校其傳曰姓辛氏莫可考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文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

問莊十七年注濊者死文濊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濊積衆多何也曰爾雅濊盡也鍵爲文學注殘衆之盡也故何氏以爲濊積衆多濊二傳作殲

問莊十八年注蠻之貌言蠻也其義何所取曰人臣蠱惑其君則蠻生焉應劭氏疏引服虔云蠻短氣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人人皮肉中其瘡如齊瘡身中漫漫蜮蜮故曰災禮曰惑君則行

問莊二十年經夏齊大災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瘠也以痟爲瘠以瘠爲災於事有復乎曰劉向說苑古者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制匐以救之湯常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以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昔火入宮宮里用之各擊鼓昔火遂宮宮里家之主人冠立於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制匐救厲之道也按痟與厲通舟一本作潰禮記鄭注引作大災者何大潰也呂氏春秋仲父之病矣潰甚古瘠潰通也

問莊二十二年注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歷志無有差跌之跌

問莊二十四年傳夫人不僕注僕疾也他書有此訓詁否曰荀子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僕指也又賈之不可僕售也注僕疾也

問莊二十四年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雖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相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擁蔽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得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不知其何所本也曰白虎通亦引此文而不明出處齊風雞鳴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作夫人纔笄而朝疏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纔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據此則何氏所本者列女傳

問莊三十年注操迫也已甚也壓痛也迫殺之甚痛何也曰詩江漢鄭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蹂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休注云蹂迫也已甚也壓痛也蓋蹂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壓是齊桓之兵急蹂之也鄭言急蹂意出於彼又兔爰箋急者有所蹂壓也按操與蹂通鄭作蹂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蹂字

問大傳鄭注械器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所從曰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面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榦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博弈無擊修戟無刺曉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幣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蹂周禮王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

江都凌曙著

問僖元年注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陳氏浩曰宿留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五帝紀宿留海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具漢切郊祀志東海宿留之數日列子黃帝篇而留之觀釋文留之觀宿留而觀之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耶

問僖二十一年注許諾切賈諸侯有切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切執之八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楊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並殺其子未欲逼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切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長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切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魏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遂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摩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此持質者曰汝等肉逆乃敢切質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切除當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曾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圃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切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切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不得一辭觀之也若管仲曰夷直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

問僖三十年注稽若命聘晉釋文本又作嬀何也曰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宜人欲搖邪防非注師古曰搖止也搖與嬀同其字從手

問僖三十一年雨升徐疏以爲雨升無文何氏更有所見雨升果無文乎曰釋名有此文祭酒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之見耳

問鄭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蘭推釋詁崇

事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盛何氏之意言崇朝則雨不崇乃 朝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適形其謬妄而已

問周禮春官言四望公羊僖三十一年言三望何也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遍故四望魯下天子故三望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曰鄭氏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賈逵服虔杜預皆以爲三望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據楚語諸侯二王後祀天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也鄭元云謂海也岱也淮也何故曰考之於經書明言望於山川此其確證公羊非無據矣爾雅釋山晉望也陳器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新言望祭無不指山川者外傳之說不必從

問僖三十一年注六宗何氏所主者何說曰堯典肆於六宗有其數無其名先儒各以意說之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肆於六宗此之謂也此尚書大傳之說也謂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並祭之此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也謂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此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也安帝以尚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中以元始故書說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又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北大社北絳漢書祭祀志也謂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此孔

光劉歆之說許慎賈逵從古文尚書馬融從尚書大傳李郃從今文尚書謂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此鄭康成之說也謂經於六宗爲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此張純六宗表也張髦從之謂六宗爲太極神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此劉邵之說也謂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與孔光劉歆之說同此王肅對魏明帝之言也謂六宗者日月星辰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此司馬彪之說也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爲六六爲地數推較經句明無祭則祭地也此虞喜別論也謂肆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經於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祓社稷等配

從可知也經者經也祭之名非升經之祭此劉昭之說也謂六宗爲六代帝王此張逸之說也杜佑以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此通典之說也枝者自漢魏六朝以來六宗之說紛如聚訟互相攻駁莫定從違是以三禮義宗謂先儒所釋義各不同亦各有通此皆調停之說亦無一定之解若何氏所主又異於諸說蓋以日月星辰風伯雨師當之與鄭略同鄭有司中司命而無日月也何氏之說惟與劉向五經通義相同餘不合也

問僖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隻踦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間謂之踦漢書五行志劉向作觭輪師古曰觭隻也觭倚踦皆奇字之通借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說釋文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

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

問僖三十三年注揖其父於師古介者不拜謂其拜如踦何也曰此軍禮也孔叢子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此其證徐疏云曲禮上篇彼文踦作蕢按陸氏釋文盧植本作踦然則何所據之本與盧同

問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誠也注誠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誠詐也前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誠之策

問文五年注大夫以碧春秋說翹翹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

問文七年注以日過指日賊於書有徹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郃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殺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問文十二年傳惟誠說善蟀言注蟀猶撰也其訓詁可證否曰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撰讀曰詮詮之言書也祭統論誤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誤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僎即其證

問文十二年傳河曲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赫象河流九曲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也三曲也千里入龍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傍關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山八曲也東至泽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

問文十三年傳往黨衛侯注黨所也所猶時也齊人語也

古書有徵乎曰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至於所猶時也見墜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作時字解

問文十四年傳獲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何所據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

問文十四年傳子以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性之正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

問文十六年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要斬殺人者刎頭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富風棘上梟首遠蜚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越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詐爲遠臣蜚廉蜚廉能走千里北風而死蜚廉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

問宣六年傳有人荷蒓注蒓草名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說文曰卮蒓器斟屑所以盛穀二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掌豆氏掌蒓以令糧鄭注蒓所以盛糧之器故以蒓表稟左傳宣二年正義引說文蒓器所以盛糧今本說文作稙誤也

問宣六年注赫然已支解之貌未詳其義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侯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侯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振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腸腸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御支解人不審從何之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爲衰世之淫刑

問宣六年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逡巡有作遵遲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卻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曾子桓公碑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章逡循甚懼有作蹲循者莊子蹲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

廣遵循而却亢倉子荊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假借字也逡又與後通王恭傳後儉薩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遯同遯甲開山圖太元經云遯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切音義則一可證

問宣六年注躋階猶超遽不暇以次何也曰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蹴爲距地向前跳而起物過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跞也

問宣十六年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

問宣六年傳活我於暴桑下注暴桑蒲蘇桑何也曰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公羊注作蒲蘇韓非子木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美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即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比蒲蘇不同呂氏春秋作歡桑淮南子作委桑執古委字呂氏春秋淮南子說同

問宣十二年注境埸不生五穀曰不毛謹不敢求肥饒何也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境埸之處漢書食貨志磽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境埸以肥饒相讓管子而發土地之毛注毛謂嘉苗敷粟傳毛澤未盡注郊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

問宣十二年左右爲軍退舍七里或以爲即用鄭伯之茅旌以爲可從否曰此俗儒之鬼說也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乘白旄瞋目而爲之注爲揮也舍注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說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爲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退舍之說與賈杜不同左傳退舍三十里而與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矣

問宣十二年注村飲水器說文盂飲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杅即盂之假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予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

問宣十二年注何以謂善用心曰詳曰詳者辨也古字通耳易履考辨虞翻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辨荀子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辨

問宣十五年注林者以粟置馬口中指者以木銜其口何也曰說文餱食馬穀也今借作秣後漢崔寔傳方將指勒鞬靳以救之注引何休注指與鉗通後漢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

問宣十五年注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蔡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蒙武子致城篇攻城之法修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蹋土稍高而前以傳其城也

問宣十五年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別有所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廬二畝半也按廬即里也何注下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

問宣十五年注井田之義云云食貨志無文何氏何所據耶曰此見之於後漢書劉寬傳注引春秋井田記八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其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遠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云云何氏之說本此

問宣十五年注還廬舍種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蓋荻注引春秋井田記作楸彼注云損其廬舍家作一井廬舍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

問宣十五年注上田一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塉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今食貨志無三年一換土易居之文何也曰此即漢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也國語作轅田賈逵注轅易也爲易田之法賈衆以田易疆界也唐云讓肥取塉也孟子死徙無出鄉注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孟康注漢地理志轅田云三年爰土易居古訓也

問宣十五年注其石辯護伉健者爲里正何以謂之辯護曰詩疏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云辯護供時用相應儀是監典謂之護也

問宣十五年注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太文鑄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者非散民可比矣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以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

老宰敎化秦制也高后能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問宣十五年注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即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户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稍尹即正也

問宣十五年注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而食貨志無作字何也曰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據此可知食貨志有脫字

問宣十五年注學於太學何爲太學曰魏文侯孝經傳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問宣十八年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此於經有據否曰說文云墠野土也東門之墠傳曰墠除地町町者疏封土壝之壇除地者謂之墠賈公彥以爲謂四邊委土爲墠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壝同墠之類也

問成二年傳以紀侯之館來注或說館玉飯何也曰說文館飯也方言曰飯自關而東謂之館郭璞注音言

問成二年傳蹕於梏而蹕客注蹕上也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而雞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蹕此其證

問成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鼷鼠何物也曰說文鼷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嗛衰肅之徵

問成十年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寫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蹤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絞斬死爲特重故也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

問成十年傳何爲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曰此如詩雜鵲有巢雜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又疏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證

問成十三年傳上墾行也注墾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墾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墾其孔穴也按西南夷傳爲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屬身涉國道便近又無害是墾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趙此空隙而行也事故曰墾行

問襄二十三年注廬廬近升平何以爲廬廬也曰漢書循吏傳此廬廬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廬廬言有丰采也

問襄二十九年傳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而損益之不獨用周禮故不同

問襄三十年注選老大夫爲傳選老大夫妻爲母疏春秋說文作時王之膳於何徵之曰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騎醉殺主傳注如淳曰禮有傳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

問昭元年經言敗狄於大原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他物從中國何也曰元和郡縣志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按晉大鹵大原大夏夏墟晉陽太康六名其實一也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遷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耳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知之矣注時孔子年二十三何氏何所據依而知其時孔子年二十三歲乎曰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杜謂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據此推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

問昭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鄂鄗偪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故按鄘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唯洛食是爲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

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故以王猛入於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謹據本初而言故曰東周然謂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

問昭二十五年注鈇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氣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插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鈇鑕注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又郭注三倉云質椹也范雎傳何當橫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

問昭三十一年傳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頻者也釋文以爲盱及夏父邾頻公之二子何也曰盱是叔衛所生陸氏之說誤

問昭三十一年傳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公扈子者氏也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圖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鍾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證

問昭三十一年注李氏負責謝過責何物也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路溫舒傳檀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責聽刑之禮也

問定四年注挾弓者懷格意疏格猶拒也或曰格棊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格敵也闘也殺也史記張儀傳攜羣羊攻猛虎不格明矣周語敎洛閼章昭云二水格周禮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三十一年何休注云古者方伯征討諸侯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此皆格之明證說後說非也

問定八年傳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而叛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賈於俗者謂則禮爲非疏禮者寡則知是者稀

問定十二年注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此何說也曰此不見於經當是逸禮何注牛珪曰瑋此天子與諸侯用以爲合符者也故各執其半漢書司馬相如傳故有判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注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即此可以證之魯諸侯用白者以卑天之故

問定十五年注具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何也曰孟喜周易章句曰在西方時側也

問又曰下具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曰至於蒙谷是謂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

問哀六年傳有魚菽之祭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貢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而無所有

問哀十二年注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偽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貧困宜令免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庇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注以漢法況之

問哀十四年存待聖漢之王以爲法此漢儒之空言與抑果有確證否曰兩漢君臣皆以經義發爲文章觀其詔諭奏議凡決疑定策悉本於公羊惠其大略可得而言焉公羊之義大一統路溫舒曰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公羊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光武之詔曰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頗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王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公羊之義子以母貴公孫弘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公羊之義大居正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如敬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之義天子當娶於親故封之百里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据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公羊之義子尊不加於父母鄧元伏后議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拜如子禮公羊之義昏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逆也杜鄴曰臣聞陽尊陰卑卑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毋陰義殺也公羊之義褒僕父李固曰春秋褒僕父以闢義路殷無賊以闢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公羊之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舊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貴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公羊之義昭公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公羊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夫父母率與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人緣人情以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

經服事以趨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顏之可也公羊之義譏世卿樂毅曰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惡側不虛言也公羊之義原情定罪崔靈恩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殺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舊修也公羊之義人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僞詐僞心以亂天下矣臣百姓信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公羊之義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太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容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劉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以行此禮公羊之義未聞年君不書葬周舉曰北鄉本非正統袁臣所授立未踰歲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朝不稱廟稱子野不書葬公羊之義論述親質帝詔曰昔定公追正顏禮春秋褒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親爲萬世法公羊之義不害閔班固以閏九月爲復九月公羊之義慎疏以養微是月不殺董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顯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因公羊之義通三統劉向曰敞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技也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祗祗京明然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恐民何以勸勉董傷魏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見此皆散見於兩漢書中是以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王充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

公羊問答卷下終

鄞安姚元校業

春秋公羊禮疏

凌曙學

思進齋叢書第一集

公羊禮疏十一卷
公羊問答二卷
孝經疑問一卷
說文答問疏證六卷
焦氏易林一卷
蘇齋唐碑選一卷
姚氏藥言一卷
咽喉脈證通論一卷
移民義齋算學十一卷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二卷
大雲山房雜記二卷
棠湖詩稿一卷
春艸堂遺稿一卷

公羊之學微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蕪殘也護之猶空者猶拾瀋也君子何貴乎諸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各其私智創爲流說者有之師資既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部甫之閉門知幾藏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爲儒宗王嘉以何氏爲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光可及矣若夫觀皮面牆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育者不能見雷霆之發蟄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昏昧至震無救於聾聵也欲治公羊而末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甯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日傳耳剽之談無怪乎信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疎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止

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據經史疏通而證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爲一卷又有結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爲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發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刪恐不知者以爲似伯尊之攘善矣董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爲博士治公羊春秋以禮義決事號稱大儒其著書百篇皆明王道之要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有七卷尚在人間撰已爲之注釋固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冀成一家之學不欲攀援左氏爲三傳之別人先儒爲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頁史之才已足何至春夏之後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施料邱明爲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既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是水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車轎也江河之惡沈不可知況浩海乎衆山之列峙不可知況東嶽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楫戒也乎吾以爲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求進夫微言大義猶智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

事於頻宮智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誠以關其之資無學則編制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雖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技業而未及宗原見知徒寸達以撞鐘擬一炬而糞穢其無益也明甚不有賢哲何是以知春秋晉子云老馬識途乎雖駑駘亦既爲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尚或覽焉不致驚濟洋而悲歧途也乎

嘉慶 庚在 己卯秋八月既望江都凌曙撰於粵東之節署

春秋公羊禮疏序

序曰禮有三起禮肇起於太乙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迨至唐虞命秩宗典三禮而祭天地宗廟之禮爰分爲天地人而三禮之名乃立降至夏殷互有損益商辛不道棄倫乖外治法淪亡維時西伯目擊王室禮廢樂崩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官禮萌牙造端於此亦越武王克商反政當其所重民食喪祭文公繼志經術粲然禮有五經吉凶軍賓嘉也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詰不庭以嘉禮合昏冠爰作子遠茂以加矣東遷而後九服徒存一綫未絕宗邦積弱盡失侯度規壺之廟不設昭穆之主道祀是祠祭不以禮而吉禮亡矣亂臣人之制欲人喪而不能是喪祭不以禮而凶禮亡矣以大夫而會諸侯以諸侯而召天子是朝覲不以禮而賓禮亡矣作三軍作邱甲邊時不蒐而忘武備是師旅不以禮而軍禮亡矣取同姓以爲昏立妾媵而爲適是昏姻不以禮而嘉禮亡矣觀夫古帝王之經理天下也得禮治失禮亂得失之所關治亂之所本也可不慎與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禮廢也爭鬬之獄蕃鄉飲之禮廢也骨肉之恩薄喪紀之禮廢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禮廢也由是觀之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尤急周禮在魯何以風爲具文也然道無終晦聖不虛生帝失權水精繼王孔子以有宋之裔生衰周之末自衛反魯道隱不行乃退考五代之禮修六藝之文因魯史而制春秋焉睹東門化爲之嘗創西狩獲麟之制五始提要三統參微承百王而號素王總千聖而爲元聖經立九月道光矣世治國之體備矣生民之紀在焉在昔三王之道一質一文若順連環春秋改

周之文從殷之質捄溢扶衰弄故相反亦所遭之變然也
說者謂春秋爲漢帝制法故其制度文爲多所採擇觀首
而後治義相承元魏景明時孫惠蔚因論上言謂今之
取證唯有王制一篇公羊一書考此二書以求厥旨是以
兩漢淵儒魏晉碩學成據斯文以爲朝典原夫公羊至漢
始著竹帛鄭夾漈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於
是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採東國之微言闡西河之至教依
經立注厥功偉矣觀其解詁言禮亦詳徐氏之疏乃詳於
何而略於禮未能如孔賈之該洽也今取徐氏之疏而補
疏之義若匯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使微他議自鄭氏三
禮注晉宋諸志通典唐志苟有合於何義者則不敢縱凡
以疏通證明而詳其論說云爾
嘉慶歲在己卯後四月上浣江都凌曙撰於東之節署

凡例

疏不破注向例如此今間有未安者引先儒之說以正之實事求是非敢難詰也

注中雜引四代之禮不盡爲魯也可證者證之無證者闕疑若舊疏概以爲時王之禮殊欠明晰

注中如郊禘六宗明堂辟廱之制異議紛如今但取其合於何義者引一二說以證之餘則不敢濫登

疏中所引皆序而不論然觀其去取亦可知從違之所在矣若臆刻諸說而上下其論是經說而非疏體

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各十一卷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以閔公附莊公也今疏之卷數一仍何注之舊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

疏班固白虎通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流約宋書禮志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改爵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通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樂資春秋後傳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晉竹書幽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爲歲首而秦諸王宣公初志閏月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君臣曰殷臣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誠是也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之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號先王之號與繼體改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

注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日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

疏伏生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運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二月爲正者當用十三月也

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

疏荀子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劉向說苑周召公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遠禮也白虎通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例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而成於

陰故二十而冠而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其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又陽小成於陰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

注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蓋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疏注杜佑通典後漢何休冠義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酒扉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鄉筵又設賓東鄉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席爲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風興賓到迎延揖就如常坐定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跪命之醴賓冠者興西鄉拜賓賓答拜訖命就冠賓主各還坐冠者北鄉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鄉筵執事者執爵酌地然後啐酒訖賓曰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酌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返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昆弟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人丹母答拜其餘兄弟及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醮爲勸乃醮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儀祭禮常儀

注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經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叔仲季隨其所當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而呼之周文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注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疏通典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能以落之則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

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元皆以爲夏末衰亂篡弑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明天子無冠禮之審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者也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闕泰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采行焉

注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疏白虎通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

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

注禮男子年六十閉房

疏白虎通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疏白虎通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范蔚宗後漢書光武十九年詔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荀悅論聖人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緒也春秋之義立適以長立子以貴是其言適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

注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

疏劉熙釋名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太卜疏按昭二十六年傳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休以爲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疎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繆哉

注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疏許慎五經異議公羊說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李百藥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適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誼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

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質意異用舍焉

傳子以母貴

疏陳壽三國志魏志注典略載袁紹異父日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賁爲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超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

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得尊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晉書禮志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耶故當告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命貴人斯則子

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勵風教而實虧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宋庾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

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疏白虎通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稱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謂公維私許子也春秋曰葬許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注禮公族有罪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疏文王世子注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疎之比也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通典晉劉

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徙流死者諸侯有服否
智答曰凡以罪惡徙者絕之因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
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緦絰素服而已不弔臨
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盡其情於
所絕耳然則不爲父後者則服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
疏釋名父甫也始生已也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
棺於義爲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白虎
通告於祖禰廟
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
不適同姓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
獸別昏姻也故禮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
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聘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
禮之稱字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注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
疏謚與皇后謚及夫人謚諡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
共於廟定之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
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
設謚以彰其善惡公羊曰非宋共姬稱其謚賢之也卿
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
能與稽士卑小不得謚也
傳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此道
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元纁束

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
疏劉向說苑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賵賵及事之
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
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曰實曰含玩好曰賄知生者賻賵
知死者贈襚賵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
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
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
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
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綬各一
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
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
一襲到地諸侯覆斂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

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益尊德厚及
親者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大
地而制奇偶度之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
也
注贈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
疏干旌疏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
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駟殷益以一騑謂之驂
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騧本從一騑而來亦謂之驂經言
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通
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
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
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
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則
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
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上駕二詩云
四騏彭彭武王所乘戴旂承舵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
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
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
易春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
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
獻四黃馬朱髮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
與國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夫
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注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
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疏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駿六尺以上爲
馬株林箋馬六尺以下曰駒傳大夫乘駒隱桓雅曰
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有歸謁之虞故大夫乘
之說文從何字音拘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謂
注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
事
疏士昏禮注束帛十端也孔鮒小爾雅五尺謂之墨倍
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
端謂之束媒氏疏昏禮每端二丈其餘行禮則用制幣
丈八尺爾雅三染謂之纁考工記三入爲纁鄭注六入
爲元
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皆春秋制也賵
賻襚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

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賵襚
疏白虎通賵襚何謂也賵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
爲言遺也衣衾曰襚知死者則賵襚所以助生送死追
恩重終副至意也賻賵者何謂也賻者助也賵者覆也
所以佐助不給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賵貨財曰賻車
馬曰賵
傳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
喪告於諸侯注經言王者則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
諸侯
疏白虎通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
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
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專政事天子
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讓不及半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
乎
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疏荀子貨財曰賻與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
曰唅蘇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佐
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舍喪百里賵賻
及事禮之大也禮者政之轍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注王者稱士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
疏詩嗟嗟臣工義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
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疏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
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
所親建純臣也元之聞也賓者藏主人之稱面慰諸侯

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
人之文以爲不純臣之謂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
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君與
朝廷之臣行禮褻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
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
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
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鄭其
辭見於喪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
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
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皋陶謨云萬邦黎獻共爲帝
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齊傳屑公謂越裳氏之澤曰
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賢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
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故此所以正君臣之禮也

白虎通王者不純臣諸侯尊重之以其列上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與凡不臣者異於衆臣也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醴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

公子益師卒

注時恩衰義缺

疏大戴禮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事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注禮爲父母三年

疏喪服斬衰章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疏答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中至極故爲之斬也戴德喪服變除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并縗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葬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韋葛冠白麻屨無約

注爲祖父母期

疏齊衰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不云祖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戴德喪服變除齊衰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哭踊無數既葬無變

注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疏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戴德喪服變除其齊衰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注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疏尚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請侯非朝聘不出竟賈子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命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傳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

疏白虎通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

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

疏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逆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白虎通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奈何曰請侯以履二兩加琮大夫上庶人以履二兩加琮大夫上庶人以履二兩加琮不珍之琮不珍之屨東帛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請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論於傅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祇祇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正弟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正宮室無二御心無敵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婦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外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女某之師女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卑茅之產未嘗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

足敬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殷作驪駒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郊特牲疏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但代易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爲法也按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按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尊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据二王之後左傳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通與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後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商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二云三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之後爲三恪此據左傳封祝公以備三恪者所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婁之父母爲二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按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爲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傳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甚更立一代

通倚三恪者周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爲三恪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注或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思錄之

疏白虎通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藩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者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侯臣子之事者有敬故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疎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殺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王制疏諸侯奔喪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踰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按易下邳傳共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賵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

印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誰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

傳天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

疏白虎通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懞也伏僵天下撫拳失辭明聲庶隕涕海內悲涼

傳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

疏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薨也薨然亡也

傳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

疏白虎通大夫曰卒精熟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

傳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

疏白虎通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也祿之爲言消也身消名彰漢戴聖石渠禮論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曰卒死皆不能明藏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傳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專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

疏白虎通大夫不世位何殷臣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首也庸不任輔政防塞賢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士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注公羊傳譏世卿也

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經於王者則加禮錄之

疏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殯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則已自絕嗣無嗣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抑對賓有闕故曰鄭皇尹主之無得無主也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良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

疏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岐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恭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則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

賵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發內也

疏趙絕書卒者閔虛死也天子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閔虛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盜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交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揚善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雜記疏按異義今春秋公羊傳諸侯曰薨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

癸未葬宋穆公

注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國之故也

疏注禮天子至外朝至白虎通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左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同盟同在方岳之盟三月者古者行役不踰時疏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王制注尊者疏卑者速孤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

疏注孔子曰至故也白虎通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四年

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

疏王制疏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按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注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疏按宗伯冬曰遇鄭注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又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疏若今未至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以兩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

疏注男曰覡女曰巫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家人疏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也不變故名巫無覡稱

疏注起淫祀之無福白虎通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秋衛師入盛五年

注二千五百人稱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疏白虎通國有二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於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夏官大司馬疏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故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舉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最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

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

疏注考成也服虔左氏傳解謂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

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孫毓毛詩異同評斯干宣王考室也箋宣王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大戴禮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疏注不就惠公至祭之漢書韋玄成傳元帝永光五年韋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晉書徐邈傳邈初仕孝武太元中爲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邈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

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皮欽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

疏注禮妾廟至廢也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疏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耳匡衡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雖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

初獻六羽

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

疏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也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蔡邕月令章句天子者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

佾八人每舞寬而執戚

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疏五經異義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輔職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分職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威故抑之也謂有所屬伯也由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

注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

疏白虎通爵名篇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冠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况於實以微見著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

疏注不言至文樂劉向五經通義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尙德行仁以斷事也

疏注羽者至疾也樂師有羽舞鄭司農云羽舞者析羽宗廟以羽樂記德莫如文羽籥象焉五經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大鳥羽

注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

疏黃佐樂典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紊不可復已故禮廢而樂淫樂節則禮樂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手焉斯須不違正樂則慢易之音無自入也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

注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通流精神存寧正性

疏五經通義陽作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邪僻辨五經析疑聞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無事者

注舜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懸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

疏注舜詩至琴瑟白虎通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

疏注王者至同歸春秋元命包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已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騎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疏注叔姬者至國也白虎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又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疏注婦人至君子尙書大傳文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注古者諸侯朝聘爲欲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疏白虎通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聘禮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注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

疏王制疏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閏年一聘以至十一歲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按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駮與許愼同也

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注小序曰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八年

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齋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

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千有一月辟巡守至於北嶽如西禮還至岱如初禮歸格於禰祖用特是也

疏注有事至禮也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注柴祭天告至也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

疏注故謂至邑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疏注禮四井至二里小司徒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白虎通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

疏注王者所以至黜陟白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敬謹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辟辟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又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主黜陟

疏注五年至而已王制天子五年巡守注五年者虞夏之制也

疏注歲二月至岱宗馬傳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詩合神霧五嶽視三公岱宗爲之長五經通義泰山五嶽之東嶽也爲兖州鎮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岳之長也一名天孫言爲天帝孫也

疏注協時月正日書鄭注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缺誤其節氣時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

疏注同律度量衡漢書律志云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族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

疏注歸格於禰祖用特至制歸格於祖禰用特注格至也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孔叢子巡守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所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白虎通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也事死如事生尚書歸格於祖禰十三經校勘記段氏玉裁按作藝乃漢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尚書按馬傳作藝祖藝訓作禰何注竟作禰從今文也

八月葬蔡宣公

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卒當赴告天子非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

疏白虎通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時聞之禮故春秋傳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遠外言如外遠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隱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疏春秋繁露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一終

歸安姚觀元校栞

江都淩曙學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注即者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禰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疏顧命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服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

板鋼瑁珌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赴日謁廟尚書左丞庾蔚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康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祉稷之銀雖逮乎末業纏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仰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羣臣之及今皇帝拜廟還而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蔚于顯而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應朝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蔚支繁業乃有虞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見晉成帝咸和元年有司議義著商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宜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虞觀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墳臨文獻通考按

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嘗禘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親謁宗廟致祭祭以告嗣位宋朝唯孝光宗以親受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此禮然自以日易月之說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告祭一事以爲不可行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覲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新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紫紫主一時

疏魯朝宿至邑焉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膏疏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卿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

疏注時朝至一時異義云公羊說諸侯地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殷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注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

疏曲禮疏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著父稱名之孔子曰經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臣子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按此文左氏說同於公羊注而許氏以爲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未詳所據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注郜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賜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

疏漢書郊祀志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物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於后稷后稷封於邰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歌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鬯旂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

注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疏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荀爽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

戊申納于太廟

注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廟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

疏注周公稱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注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

疏注廟之爲言貌也白虎通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

疏注質家至尊尊五經通義王社籍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鄭也通典注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元曰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按公羊魯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

秋七月紀侯來朝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疏白虎通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俱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明王者必取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尚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者何關天下之善示不遺賢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修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修言應禮可許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疏穀梁雅曰胥相也注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荀子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繁露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迫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川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異義云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誼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曰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傳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疏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閨門注祭門廟門也閨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觀諸矜鞶去不辭誡不諾者羞恥之重去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冬曰狩注狩獵獸也

疏惠氏棟九經古義博獸於敖水經注引云薄狩於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獵獸也

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

疏王制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元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兄蕞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踈穀梁也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說苑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田蓋夏時也說苑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

苗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蒐牢

傳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達心死難故以爲賓客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腸胃汚池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逃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不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

疏諸侯至之庖周易王用三驅馬融曰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疏注豆祭器名狀如鐙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注豆薦器也鐙即登也疏周禮籩人爲豆實三而成數崇尺鄭注云崇高也豆實四升又祭統云大人爲豆挑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又禮圖云曰制徑尺黑漆鐙中朱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曰也史游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鐙有柄者曰鐙無柄者曰錠柄謂下施足也

疏注已有至除害尚書大傳文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挫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疏注天子至且字說文且所以薦也蔬摭廣雅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鄭注某甫且字也疏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

疏注是以王者至五更白虎通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以養三老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輜軿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容謙敬順順也禮記祭義曰祀於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其所命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

已不宜有三

疏注禮君至是也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其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之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離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五年

注禮七十懸車致仕

疏白虎通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政路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疏伯今幾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霸者之禮

大雩

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視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宮室榮與姬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

疏注雩旱請雨祭名爾雅曰舞號雩也陸德明釋文音

于祭名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注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女巫旱暵則舞雩注使女巫舞旱祭祭陰也疏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月令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泉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鼗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凡宅雩用歌舞而已

疏注君親至倡與尸子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纏白茅以身代牲祝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

疏注使童至之雩王充論衡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歌也詠而歸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

疏注不地至地也歸道元水經注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通典注阮諶云壇在巳地

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墠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跡猶存焉

注日食猶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瘞

疏白虎通日食必鼓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於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營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日食鼓用牲於社春秋繁露大雨者陰藏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注諸侯相遇至竟必假塗凡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

疏聘禮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賓帶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

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

疏注大閱至稀也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數

疏注孔子至棄之漢書刑法志魯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依而死難之誼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非其不素習也

疏注不地者常地也周禮大司馬注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

九月丁卯子同生

注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翿於廟以名徇告之

疏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掌其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疏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新書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氣以梧桐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氣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氣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氣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氣以桑桑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氣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氣其餘各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中央之氣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說苑弧之爲言豫也豫吾意也故古者子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照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適子執其右手放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師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竟四竟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廟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竟天子太子使士負之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委之郊見於天帥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難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灰其暴面不仁也

疏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墟屋淮南子故闕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畜毋收六畜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傳春曰祠注蔿上非卯涸猶食也猶禮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饗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

疏爾雅春祭曰祠春秋繁露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又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

傳夏曰礿注薦宜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

疏爾雅夏祭曰礿春秋繁露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又導

實麰也夏之受初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初約也

傳秋曰嘗注薦宜黍稷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

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疏爾雅秋祭曰嘗春秋繁露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

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

傳冬曰烝注薦宜稻爲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

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疏爾雅冬祭曰烝春秋繁露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

敎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畢熟故曰烝烝之言衆也冬

之物成者衆

注無牲而祭謂之薦

疏范甯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釋而加牲曰祭禮各異

也祭邕獨斷薦者以鮮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卵夏薦麥

魚秋薦黍豚冬薦稻薦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通典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子四

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

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

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爲可也皆有黍稷禮

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

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周之四月也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

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

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蜀譙

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

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

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

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

皆一朝之間祭畢

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

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

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

疏注天子至再薦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

礿則不禘祫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犆礿

一犆一祫嘗祫烝又大夫士宗廟之祭有因朔祭無

朔則薦注有朔者既祭又薦新

疏注祭於室至差也爾雅廟門謂之祊禮器設祭於堂

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

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

神非一處也郊特牲直祭祼於主索祭祼於祊不知神

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倞也疏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階而饋尸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

注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疏大宗伯注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熟疏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

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

疏禮器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正義君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薦虞及卒哭祔用太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曾子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饋食既尚書元注釋此諸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兹從言士饋食者大夫既舉少牢畧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

注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疏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目錄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注目錄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

注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

疏禮運疏祭日之旦王服袞冕而入尸亦袞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九變而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

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按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爲膰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人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羶薌特牲注云奠謂爲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爲加豆籩尸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

以酳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謂后酳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是王乃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

注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物而思親也

疏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注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

注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

疏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祭以首時王制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

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疏特牲饋食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祭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

疏白虎通春秋世紀季姜歸於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往寧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也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儀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獨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

完拜如衆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罔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冬伯姬歸於紀又桓公八年祭公來逆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於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紀女或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豈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宜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一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緰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於京師尊已成稱紀季姜從禮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宮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說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卻行稱臣雖大聖人違禮文脫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當爲公私易節公

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爲父晉殷融爲太常穆帝卽位幼冲褚太后臨朝時議后父褚裒進見之典祭謨王虞之華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廢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衛將軍裒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頵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仲謝尚義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義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

乙酉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注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卑禮有尊厚魯之心

疏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齒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鄭忽出奔衛十一年

注名者緣君惡有降既葬名義也

疏白虎通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十四年

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粢行孝道以先天下

疏御廩者何至藏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注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疏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

疏注黍稷至曰盛周禮甸師注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以名云

疏注廩者釋治穀名廣雅廩治也

疏注禮天子至百畝雷氏宗五經要義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祀先農白虎通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新唐書禮志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音武帝猶於東南今帝祖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帝位幼冲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

疏注后夫人至天下白虎通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祭義疏后太陰故北夫人少陰故合西郊晉書禮志於是蠶於西郊蓋與耕田對其方也隋書禮志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於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幸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汇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乙亥嘗

注當廢一時祭自貴以奉天災也

疏欽虔解謂魯以壬申天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不已故廢宗廟之祭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十六年

傳見使守衛朔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

疏周禮太史頒置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又以皮弁聽朔於大廟注皮弁下天子也三禮義宗天子視朔之服諸侯受朔於天子於祖廟告而行之天子受朔於天宜於明堂而觀以祖考

注天子有疾稱下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

疏爾雅尊謂之茲郭注公羊傳臣屬負茲茲者尊席也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白虎通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謀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負薪犬馬皆謙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十八年

注桓者謚禮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以公薨謚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

疏注桓者至惡也大戴禮周公曰太師望相周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貴者功之狀也厚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懼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飾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蕭周古史考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爲謚所以勉爲善也

疏注禮諸侯薨天子謚之白虎通諸侯薨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劭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釋名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誄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子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

疏汴卿大夫受謚於君周禮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白虎通卿大夫老歸死者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錄位故有謚也

疏注唯天子稱天以誄之白虎通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五經通義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遲秦服稱天而謚之曾子問注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之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注蓋以至是也白虎通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國皇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踰至急賞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乃克葬明祖敕而有謚也又禮於庭何晝幸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檀弓疏按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用夷床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奠於柩西自日側乃却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苞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東時柩猶北首前東近北前東者謂柩於車東有前後故云前東乃飾柩設披屬引設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三　　江都淩曙學

莊公

三月夫人孫于齊元年

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

疏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

注禮飲不過三爵

疏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

夏單伯逆王姬

注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疏白虎通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為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

傳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白虎通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注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於外

疏詩殆及公子同歸正義曰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白虎通春秋傳曰築王姬館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注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

疏曲禮疏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按何休注與孔疏不同此公羊說當是章句家言

注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

疏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說其錫襲禭之材無識錫死者之文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

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疏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吊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喪也白虎通婦人不出竟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

五月葬桓王三年

傳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

疏喪服改葬緦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毁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注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

疏牛人軍事供其犒牛春人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子高誘注酒肉曰餉牛羊曰犒

三月紀伯姬卒

注禮天子諸侯絶期大夫絶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為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疏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絶期以下今為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檀弓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疏天子諸侯絶旁期於妾無服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注以大斂而從棺曰殯

疏釋名衣尸棺曰斂斂者斂也斂藏不復見也棺關也關閉也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

注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

疏白虎通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也故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賓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注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

疏白虎通子得為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

甲午祠兵八年

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疏宋忠世本注蚩尤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漢書郊祀志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又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

注嗣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

疏爾雅出爲治兵肯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嬰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十九年

注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合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

疏儀禮疏古者嫁女必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爲媵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預設故云爾

疏聘禮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

疏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注既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

冬公如齊納幣

注納幣即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

疏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疏此納徵無雁者以有束帛爲贄故也是以孝經鈎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

注凡昏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

疏白虎通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爲贄納徵用元纁故不用鴈也贄用鴈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別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

夏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

注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

疏白虎通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眾土也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秋丹桓宮楹

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頴而藻之加密石焉諸侯頴而藻之不加密石大夫頴之士首本

疏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其楹天子頴其材而藻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注藻稾之也密石礎之也禮器

疏禮緯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頴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笄面朝君臣之禮也三年側隱父子之恩也國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振橋之內養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

疏雞鳴傳東方明則夫人縱笄而朝正義列女傳魯姜氏之母齊姜戒其女曰妊縱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嫌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縱笄而朝君者又士昏禮注縱緇髮縱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縱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白虎通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側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雜席之上朋友之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注段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段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段脩取其斷斷自脩正

疏白虎通婦人之贄以棗栗段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段脩者凡肉脯脩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栗自正也段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婦用棗栗云乎段脩云乎曲禮疏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修身早起肅敬也按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脩脩

注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謂族理親疏令順移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疏白虎通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親弟運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禰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

疏孫武子云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眾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敝擊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注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由於地而施於上乃南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

疏春秋元命包地者易也言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與化人主不在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勃勃勢出於地功歸於天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二年七年

傳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疏雜記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冬杞伯姬來

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

疏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

故詩之耳

其慶來逆叔姬

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

疏穀梁注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幃

疏郊特牲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幃鄭玄爾雅屏謂之樹注小墻當門中疏按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是屏之內門以外其間謂之宁諸侯未聚天子伫立於此設屏以蔽內外也諸侯既集則出至屏外負屏而立荀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白虎通所以設屏何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

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

疏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圖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

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也蓋以芹藻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臺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祭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鑒觀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谷梁以正之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

疏注旗軍幟名各有色禮含文嘉牙旗者將軍所建也旗有九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旗通帛爲旌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黃帝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旗青牙旗引住東方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墨子守城之法木爲矜旗火爲赤旂薪樵爲黃旂石爲白旂水爲黑旂陳氏禮書兵法行則持五旂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

疏注與金鼓俱舉管子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住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日舉月章則夜行三日舉龍章則行水四日舉虎章則行林五日舉鳥章則行陸六日舉蛇章則行澤七日舉鵠章則行陸八日舉龜章則行山九日舉鶉章則載而駕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三十年

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疏淮南子古之兵弓矰而已矣楯矛無擊修戟無刺嚴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逆駕以射銷車以鬬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兵甲而治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

疏通典五經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青義棄禮舉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增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

閔公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二年

注都未可以吉祭

疏廣雅都凡也小宗伯疏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爲吉祭則禘祭以前皆爲喪祭也宋書禮志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禮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禘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禘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禘即祭見說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因無禘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疑稿之變蒸嘗薦祀不異平日歲祀禮既如此豈獨以心喪爲殺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歲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請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元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脅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廟內不得禘也按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侯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元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如宏之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疑爲正亦未量宜鄭中周景遠參議禾刺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用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大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部可

注殷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

禘遠禘則祫

疏舊唐書禮志以爲三年一問天道小備五年再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乘矣韋紹奏曰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乘或云五年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趨皆同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以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

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者夏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疏白虎通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

注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祥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疏檀弓疏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除其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問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事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禫祥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爲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妾禫於妾廟如亡則中一以上而禫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二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月文公二年

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箋詩百兩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翻謂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御此下文是月禫徒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并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遲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据喪事終除哀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謂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謂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則小記所云据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何

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月中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六月也蔡德晟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謂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則小記所云据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何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謂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謂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則小記所云据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何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注僖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疏白虎通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又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後漢宋意與庶兄推親之序也又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後漢宋意

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別幹蔚板者也通典晉武帝咸寧三年安平穆王孚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尊僖服閔三年例宋書禮志孫盛晉春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磨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年

傳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

疏家仲子禮經釋例其地按呂氏春秋慎大覽桓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人平虞亨時東虞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雖岐不知引享禮也

以釋之疏矣

夏四月不雨三年

注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憂庶眾此致三旱御魅逃辟正殿彷徨求已猶省百官放後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

疏春秋考異郵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眾避舍率羣臣蔚山川以六過自責納女謁放下讒佞郭都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祖等九人釋更繇之逋罷軍寇之訟去苛刻峻文除毒之教所錯浮令四十五事日方今天旱野無生稼算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吳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也後漢黃瓊傳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責明德

檢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秘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郎顗傳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救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宮雖則不甯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晉書袁甫傳志益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稽儒甚悅故致旱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世子于首戴五年

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

疏白虎通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子葬巨九年

注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疏通典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謚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謚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鄭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鄭駁異義從公羊義

以鄭伯伐許為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為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為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為稱子禮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緊持髮象男子飾也爾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為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

疏注笄者至飾也士冠禮注笄今之簪魏收北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於華林園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蓋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士冠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及弁衝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

疏注不以殤禮降也喪服大功章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止

不哭也總麻章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喪服小記大夫冠而不為殤女子笄而不為殤射慈喪服變除未許嫁十九猶為殤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十年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展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展大節焉

疏大戴禮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展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展大節焉注小學謂庠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四年

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佚使來諸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

疏白虎通聘遮未往而死殷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婦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年

傳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

疏春秋繁露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宋世家贊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缺

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

疏春秋繁露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

宋殺其大夫

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

疏白虎通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

天王狩于河陽二十八年

注一失禮尚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

疏史記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褒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王肅家語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十一年

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疏董仲舒曰魯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

傳求吉之道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

疏曲禮卜筮不過三注求吉不過三春四卜郊春秋譏之疏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為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為郊此公羊及何

休之義也

傳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祫爲大嘗比四時祭爲大据故之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簋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王制疏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

傳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以魯郊非禮故卜爾

疏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古春秋左氏說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郊

傳天子所祭莫重於郊居南郊者就陽位也

疏通典注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鐘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

傳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

疏注土謂社也至於社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郊於北郊下答陰之義也曰用甲用日之始也王制諸侯祭社稷風俗通孝經說社春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白虎通尚書曰乃社於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荀子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鉅宜小者小

疏注卿大夫至先祖尸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白虎通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

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疏陳氏禮書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一祀而不言祭又與瑞四望與山川異樂左傳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

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

疏說苑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對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戶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面天牲

疏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縕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淮南子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繡以綺繡繡以朱綠尸祝祓大夫端冕以送

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

疏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也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遠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

傳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

疏說苑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祝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蒙德博大故祝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祝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祝諸侯也山川何以祝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祝子男也書曰禋於六宗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矣

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祝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煙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璧在旁中置於柴上燒之

疏注禮祭天至角握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宗廟之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禮緯社稷牛角握

疏注六宗大宗伯疏按尚書堯典禮於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郊君賜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按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之問也答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晁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光武即位依虞喜禮於六宗禮同大社至魏明帝時召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爲允

疏注雨升釋名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

疏注取俎至燒之崔靈恩三禮義宗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即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今國家郊祀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請下有司求良玉造蒼璧黃琮等九器訖則藏之其燎玉依常制從之又祭天以燔柴而始然後行正祭

傳河海潤於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於千里

疏淮南子赤地二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

傳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

隱失禮也

疏春秋繁露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及不郊而祭失祭之序逆於禮故必譏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三十三年

傳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

疏舍文嘉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棗庶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列子孔子曰望其墳宰如也墳如也注宰冢也

注掘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謂其拜如蹲

疏賈子禮介者不拜孔穀子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

春秋公羊禮疏卷四終　歸安姚覲元校錄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疏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殘國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廟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善之長也故君道至焉

丁丑作僖公主二年

注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疏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藉許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窟於西圃而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祀石主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而有主者其祭所出公之主爾又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凡虞主有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於背

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虞主用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蠶物所以副孝子之心

疏注禮平明至安神也周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注謂反哭即日中而虞也稱名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虞祭安神使還此也射慈喪服變除爲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爲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爲卿大夫於皇考廟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

疏注用桑者至之心白虎通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五經要義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取其名

注謂朔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

疏穀梁傳立主桑主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練主用栗主祔之西壁檀弓疏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按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而檀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祔奉虞主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北墉下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也鄭門之道左也

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面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親主天正之意也

疏白虎通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從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示不相襲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尉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按漢安昌侯齊論本問社社字是主字

注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

疏後漢書禮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姚氏鎔曰此是虞之遺篇題云士虞記而中虞言天子諸侯

之禮

傳用栗者藏主也注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

疏穀梁疏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左傳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北壁之內所以避火災也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謂云馮君八萬言章句成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遷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懸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漢舊儀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塏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主地六尺一寸當闕則設坐於墻下

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後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喪故以二十五月也

疏春秋繁露亂聖人之制後久喪而不能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入年祫數之知爲大祫

疏元鳥箋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祫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疏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注畏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祖廟中

疏守祧疏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遷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已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太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

注禮取其蒲室焉以爲死者炊沐

疏喪大記復人取所徹廟之西北牖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疏示主人已死既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煮汁漬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爾雅屋上薄謂之茦注屋笮正義在椽上而傅於瓦者名笮玉篇笮

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

注太祖周公之廟陳者既陳列太祖廟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舞明穆取其北面尚嫩

疏漢書韋元成傳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鄭祫祭志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皆在始祖之廟中始祖之廟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決疑要注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

疏禮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注百王通義五經通義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以祫五年以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

注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

疏春秋說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書盤庚茲予大享於先王彌祖其從予享之傳古者錄功臣配食於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著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銘之言名也生則著於王旌以誄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生祭之詔誄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生彌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

注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

祫諸侯祫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勳於君然後祫其高祖

疏注祫合也至遺失元鳥箋祫合也禮純曰禘之爲言諦審諦昭穆尊卑之義也

疏注大夫至高祖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疏若此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爲君所善者則此是識深故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隨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壇空而祫之

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繼僖公爲庶兄匡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

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顯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疏左傳正義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諦昭穆諸侯已毀未毀之主皆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親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又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當問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同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

疏春秋繁露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乃四十一月方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奚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樂而節其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約而居約則君子予之居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夏逆婦姜于齊四年

傳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義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

疏春秋繁露娶於大夫以卑宗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傳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

疏白虎通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

雜記疏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蓋夏殷之法荀子飯以生稻注生稻米也

二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疏服問疏曰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後爲其母緦者按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縁今以爲君得者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緦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會歸也皆諸世之法非正禮也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者皆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爲君所服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爲君所服仲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文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無天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大年

注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

疏王制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按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命令大夫弔卿共葬事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正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朝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者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渎鬼神故事必於朝者感月始生而朝

疏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朔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穀梁疏凡告朔之禮因聽視此月之政故謂之聽朔也其朝廟之禮孝子緣生以事死因告朔在廟故感月始而亦享祭

宗廟故亦謂之朔享其歲首謂之朝正也

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事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政事故不言朔者閏月猶無告朔禮也

疏玉藻疏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議之御覽異義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謂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棄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議之者是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

疏白虎通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卿尊之禮也

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薨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

疏注孝子至稱子白虎通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裝事即位殷阼爲主而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謂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疏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鄭注諒闇謂倚廬也時洪喪服變除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廬內納廬則柱柳剪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面更作外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椽者地因立細木於上以曲竅束塊以草被之既葬則剪去此草之柏地以短柱材起此橫梁之著地謂之柱柳柳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但下用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面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柱起梁又立小障以蔽風內事物尋詩正義謂屏轉作梁謂柳謂之梁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受喪三年之禮

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疏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三年稱王乃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次

夫人姜氏如齊

注奔父母之喪也

疏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春秋繫露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

傳稱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存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

疏前漢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衆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陰陰教體明三從之義雖尊父母之德必繫於子卿所元帝梁何修之義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者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

世室屋壞十三

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注少差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

疏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室魯公曰宮

傳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

疏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論語魯公伯禽也放工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猶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注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

尚書曰用命賞於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

疏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因在丞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王肅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注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難之得恐天下迴心趨歸之故封伯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

疏白虎通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

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一於周也荀子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剛犧公不毛注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謙改周之文當以夏殺嫌也騂剛赤者周牲也魯公用而侯不嫌故從周制以騂爲差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魯禮

疏春秋繁露臣陽問曰天子用騂剛犧公不毛周公謙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廟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

恩以爲報德之禮

傳羣公廩注廩者遠新於陳上則令爭相速爾

疏孫侍御志烈讀書脞錄釋言廩廩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牢也蓋廩與牢通廩有牢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休注云廩者遠新穀於陳上則令爭相速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則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謂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十四年

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罷歟

疏白虎通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乘德膺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五終　歸安姚覲元校錄

宣公

三月葬以夫人歸葬至自齊年

傳大夫何以不稱妻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

疏白虎通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己父母者示婦與夫一體也

齊崔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猶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疏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爾猶未絕恩義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

臣無爲臣之義故傳曰大夫待放者臣君用其言爾事已行矣當也注此說時襄正失非謂禮當然

疏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辭此魯侯有爲爲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

注古者刑不上大夫

疏五經異義戴記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駁之曰凡有爵者與王國族大夫以下遭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白虎通刑不上大夫者拘禮無大夫刑

或曰皆撻之刑也

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

疏白虎通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說苑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桓寬鹽鐵論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敬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後漢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成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經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騫要絰服事只走公雖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利不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荀爽傳對策曰昔在乃進以身備宰相而不敢踰領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

注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行哀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葬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疏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葬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又案鄭康成注既夕禮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

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注此說時襄正失非謂禮當然

疏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辭此魯侯有爲爲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哭而使非正禮也

注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魯弁文冠夏曰收殷曰爵周曰弁加麻曰冕主所以入宗廟

疏儀禮爵弁服收釋名爵亦殷冠名也爵繩也輕之言爵言以覆首也收夏后冠名也言收斂髮也後禮

疏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經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

傳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占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注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疏閔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喪服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質也明孝子有忠質之心也首絰象編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

傳閔子正月郊牛之日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事只走公雖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利不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荀爽傳對策曰昔在乃進以身備宰相而不

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

疏五經通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

乙其位曰五帝春秋元命包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紫微宮爲太帝中有五帝座座五帝合明天生大列色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紀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王光蹤鳴盛效乾鑿度有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即北辰耀魄寶亦即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面歸於太微則仍爲太乙

注不吉者有災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卜復不吉不復郊繇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除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

疏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養繇三月稷牛唯其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養牲必養二也滌牢

中所搜除處也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喪以爲稷牛者爲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肥五帝則繫於牢豢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獨斷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內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徙之三月示其潔也

注禮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

疏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權以配天焉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讖云感五龍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問也諸言感生得無父育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玄鳥吞卵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螟蛉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

注配配食也

疏荀子效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楊倞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禮記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若帝嚳感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也

注必待主人乃止者天道闊遠故推人道以接之

疏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禘

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祭外至者大神也上者人鬼也故祭以人祖配大神也白虎通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何曰內出者無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配天意也

注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

疏大傳注凡大祭曰禘白虎通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三輔黃圖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或曰明堂在國之陽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二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應四牖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宮者取象陽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支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應即八牖也四阼者象四時圓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禮記明堂位曰諸侯朝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明堂即明堂也右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又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有明堂也明矣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逆

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

疏齊衰三月章注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齊衰期章天子諸侯夫人卒不得歸宗以其人君絕宗

傳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疏士昏禮疏何休以爲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

六年春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注弒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

疏荀子古事尚質喪事尚親楊倞注古事朝廷列位也

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爲序也皇侃疏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緦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爲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麤

注禮臣拜然後君答拜

疏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大射儀疏三曰空首君答臣下

注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爲席士式凡

疏惠氏棟禮說此坐朝之禮燕饗行之王饗諸侯乘車送逆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之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饗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大朝覲者諸侯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也若夫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公問儒行蓋燕朝也

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而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

傳趨旨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稽首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

疏大戴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三曰空手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遜君也如是相禮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

傳方食魚飯注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

疏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箋云飯讀如魚飯之飯正義說文云飯亦食飯也從夕食言人旦暮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飯是飯爲飯之別名

注禮大夫聚兼有車右有御者

疏曲禮注車右有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疏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又詩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太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御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

注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疏禮器疏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傳踰階而走注踰猶超遽不暇以次

疏燕禮記疏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遲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遲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歷階而走是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八年

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急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疏白虎通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聘禮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於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服因於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書不反

辛巳有事于太廟

仲遂卒于垂

注貶加字者起變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

疏石渠禮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哉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閒人過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官帝制曰聖哉是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謂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餘也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形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形者形形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

疏商頌序云繹衣繹賓尸也鄭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形疏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大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諱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如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曰賓尸耳牧人注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祭於廟明日繹祭在廟之西室卻符對疏肅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繹尸在堂祭義注此時君象牲將薦王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侑尸主人獻尸士妻自東房薦韭菹醢疏謂賓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侑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

注祭必有尸者鄭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疏曲禮疏天子至士皆有尸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道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尸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饗燕則諸侯亦爲故大夫士亦用同姓遠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

注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

疏禮器周坐尸謂脩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旅酬六尸謂始終時聚

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面唯云六尸者先備與王肅並云殷禮無尸但有主也

注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

疏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注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樂興河閒獻王樂記德其如文羽籥象焉則莫如武干戚象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一也出則民莫不聽從入則民莫不謙服是故五帝用羽三王用萬

注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疏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注羽籥舞象文也籥師章教國子舞羽吹籥左傳疏鄭元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

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

疏莊子廢於一堂釋文廢置也鄭志答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爲廢謂廢置不去也九經古義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樂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案古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逵傳皆藏去以爲樂師古曰去亦藏也說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

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疏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遣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遣輿東晉元帝幾廣昌君喪未葬中丞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

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注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

疏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宮中五祀在喪內亦祀之漢書郊祀志李奇注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

注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疏王制疏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得以雨止數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懌也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葬也從公羊氏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

疏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謹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之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鄭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廟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逼乎其服之閒其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舉伯內祖

疏爾雅禮祭兩祖也注殷衣見體曰內祖

傳左執茅蕝注茅蕝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議祭者

疏任徵君兆麟云茅蕝祀宗廟所用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夏官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蕭柏爲神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以爲主士虞記祭於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位之所在非爲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主矣今者用茅蕝以迎道神或即以茅蕝爲道主

也

注藉曰藉

疏司巫及藉饋注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饋所以承藉若今筐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筐注苴猶藉也疏易云藉用白茅无咎埤雅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

注不飾曰蕝

疏左傳宣十二年前茅虞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爲蕝議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陳氏禮書茅之爲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神者也後世祭有藉草茅蕝

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鈴有鸞

疏邪特牲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聲名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

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

疏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

傳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耋七十稱老

疏錢少詹大昕答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耋登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即此本故引

以證何氏六十稱耋之異同後人轉寫誤入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氏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者蓋是古本面離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耋之說與雜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人說耋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

注臣以手持蕝也編蕝充幅長等曰旄繼旄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

疏釋名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白旆殷旌也以帛錯旐末也雜帛爲旆以雜色縱其邊焉翔尾也鳥隼所造象物雜也支

[illegible]傳也蓋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爲旟旟譽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旟有旟氏之旌也注旌竿首其形象然也

傳左右撫軍迺舍七里

疏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麾目而撫之注撫揮也舍次宿也

注艾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

疏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漢書陳餘傳有厮養卒注厮取薪者也廣雅厮扈養役使也孫子魏武帝注養二人主炊司馬法炊家子十人廐養五人無汲五人

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

疏詩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舊太姒重初番行造舟法即制之以爲天子禮者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王侍郎引之述閻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冲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爲至爾雅釋文訓造爲作宜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爲詣又轉訓爲成皆由不知造爲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十五年

注禮天子應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辭

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

疏白虎通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故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

初稅畝

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疏詩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許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注夫龍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鬼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

疏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萬邦作乂故周禮有稍食也稍有食則小大多寡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貊小貊十一稅天下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田中國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禹禾二百四十斛舂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舊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注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泉地氣二曰無水旱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泉地氣二曰無水旱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謹按

疏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入家爲鄰家爲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入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後漢書劉寬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泉地氣二曰無水旱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謹按

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

注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蔬疏

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後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疏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泄損其廬舍家作一圃以種五菜外種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於墻揚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按食貨志不言種荻荻當依穀梁注作楸

注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

疏穀梁注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食貨志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家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

疏何休墨守公侯方百里按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爲一乘則不合論語注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鄭禦曰古者十井出車一乘千井出百乘孟子曰千乘百乘之家謂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也此古者封國之制也

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墽塉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革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

疏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興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注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

疏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

注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遷其耆艾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獄訟德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

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日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織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聞采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編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從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莫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則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

疏食貨志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觀化焉春合民聚出在塾冬焦舉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盜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舉出然後鄉夕亦如之入者必蓄薪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閒人婦人同蚕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入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太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處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庠之異者移國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公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載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道九

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籍此道也

夏成周宣謝災 十六年

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

疏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賢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興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

注室有東西廟曰廟無東西廟有室曰寢無室曰謝

疏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而言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廟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廟曰廟無東西廟有室曰寢是也論語云門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鄉射禮注凡屋無室曰榭漢書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宜其名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七年

注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

疏白虎通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

甲戌楚子麇卒 十八年

注麇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

疏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辭其僭號也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注歸地曰檉今齊俗名之云爾將祖踊故設惟重形踊

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

疏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踊凡九踊也檀弓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爲辟踊踊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德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節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變變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變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殯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

日而殯則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因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奔喪注三日五哭者始聞喪就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舉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疏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

成公

三月作丘甲 元年

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因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別居疏穀梁傳作爲也丘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司甲注甲今之鎧也疏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二年

傳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

疏大戰疏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白虎通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恥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殤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傳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

疏坊記注侯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函疏公羊成二年寧之職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攻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

注鵶皮弁以征

疏白虎通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懷愉也伐者質故侯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

注迎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於館卿致館

寧夫朝服致飧聘明至於館

疏聘禮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又宰夫朝服設飧注食不備禮曰飧又聘明訝賓於館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

訝迎也疏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三年

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別災三日哭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親之稍遠所依而哭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若得處廟像兆神無所依倚故君臣素縞哭之

疏注謂之至改更也仍學上晉禮雅正義太平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開以炊沐設者乾面復之名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將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處幽冥改設便於西北隅今撤瓦之示不復用也按士虞禮云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是竊解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入室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室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廟厩之事云當室之白光故爲當室之白孫炎義本康成也

疏注善得禮至哭之義梁傳新宮者廟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諱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禮矣注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白虎通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也禮也災二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故哭也

鄭伯伐許 四年

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疏春秋繁露春秋曰鄭伐許災惡於鄭而惡狄之也曰衛侯遠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繼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六年

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頌有功德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書而重之臧孫時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疏注禮天子至一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廟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按論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訣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

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昭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

疏注臧孫許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宰之功立武宮非禮也疏展禽云宰之戰爲武宮以來將故立其宮

衛人來媵八年

注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

疏白虎通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彼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卿尊之漸賢不足於士妾雖賢不得爲適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九年

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

疏注古者至之義也白虎通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疏注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猶有不至者注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及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

違而致之也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疏時宋共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

疏注必三月至成婦禮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疏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餘姑自然如常禮也曾子問疏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是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者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嫡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貴賤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識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異義也

齊人來媵十年

傳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繇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注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嗜天子娶十二女

疏白虎通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昏礼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獨斷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

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二二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十五年

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疏後漢安帝紀禮兄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注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

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疏徐氏讀禮通考按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即立祖禰

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者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紇僑如爲繼紇而顧必以嬰齊爲歸父此魯人之剩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後宥後其子爾乃不自知其已悖典制矣故何氏以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九月辛丑用郊十七年

傳郊用正月上辛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

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尤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

疏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白虎通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

疏注正月至之意春秋繁露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異之義尊天之道也

傳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蠶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

疏注齊人至蠶林盧植小戴禮注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近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事之先即其嚮天子則否

疏注又夕牲至日下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牷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

牲告充舉獻尾告備近之後漢書禮志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太祖送旋皆燔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告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注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明五刻夕牲公卿京尹宗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磨牆令號曰請省牲舉手曰腦太祝令殺牲舉手曰充太史令奉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微也北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祼神鍾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員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按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祕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升証有據當從卿議

丁卯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注圍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雜記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韜而行至於家面設輔載以輴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面設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輔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江都淩曙學

襄公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二年

注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疏劉智喪服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服屈不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服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

莒人滅鄫六年

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

疏通典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禮不敬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無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違人倫亂聚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晉書賈充傳及羌柟論以外孫韓謐爲黎氏子奉充後鄫中令韓咸中尉崔諺諫柟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厲后土民史書遍豈不痛心槐不從秦秀傳及充墓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違情以亂大倫昔鄫莒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疏國禮國君去其國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疏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郊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按易曰孫遯有疾厲言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

也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謹左氏之說權法

臺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

疏明堂位疏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十六年

傳君者贅旒然注旒旒旒贅繫屬之貌若今俗民就壻爲贅壻矣以旒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詩商頌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正義禮記玉藻曰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旒疏注若今俗民就壻爲贅壻矣賈誼治安策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贅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疏注以旒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詩商頌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正義曰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攷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十九年

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謹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思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殺者未侵齊也

疏注謹兵至所在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郎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觀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制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已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專

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
而行乃爪鬋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
斧鉞白虎通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不可
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
不稱使明不可臣也又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
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
進退在大夫也
疏注士匄至善之義望之傳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
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
子誼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
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恩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
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
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二十八年
乙未楚子昭卒
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
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
死月不得數閏
疏通典晉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案左
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
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閏乙未閏月之日也經
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日
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
則祥除應在閏月向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
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
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
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事而必初不書閏者以
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
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故傳曰於
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証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
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
爲然朔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敢
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週之豈得屬後立斷
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疑從
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與愚謂周忌故當七月
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
之義禮之遠日識於出月過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
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
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月之何

疑荀詡從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葛名德
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
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是
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
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過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
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
謂不惟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
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
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
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
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玄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
閏益合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
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即鄭謂
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
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
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
變則剔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緣情而亦
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申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
祥葬成用遠日斯所以阿順物情因可申之敍數年則
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祥用
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申情之旨且喪
宜從重古今所同評尋理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
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
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向書右丞戴謐議尋
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
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

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
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
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
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
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
不可而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
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耶
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
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証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
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
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
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
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

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下專　制七在於國喪者
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惟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
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違願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
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
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四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
若喪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
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何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
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爲同但
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
採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
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據以附前喪期不闕
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襲舉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
者當以來月何月祥何月爲忌甯答曰謂之閏月者以

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
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
數之應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
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
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耶當以後歲閏月
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鄭曰忌日之歲終身之
感閔極之思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
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滅郟
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過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恬
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
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宵猶見乎又閏之
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爲而月耶天無是月正數
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衡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
忌之正與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
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有別
書並諸議具三禮証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
既爲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
閏在周內舍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遺孤便應以十二月
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衛平吉若由天無是月
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應皆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
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未本乎
歷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舍閏宜一且齊衰
之制過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倏同而包數
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
除數所由蓋以所過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
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

周後將非其喻至於因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申物情務從其遠斗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過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詔可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有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孰贊存之故言在

疏盬鐵論春秋有君在楚白虎通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改新欲長相保重王正始也故臣執贄而朝賀其君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旦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璧中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注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雖依其制正旦大會則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皆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殺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將重之宜也

闇弑吳子餘祭

傳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關由之出入辛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及故之遠地欲去繫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疏君子至道也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祭統曰關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疏注刑人至所之白虎通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埒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三十年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

疏宋災至賢也白虎通夫人無謚者何無尊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舉下亦化之故或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

疏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荀爽女誡聖人制禮以防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母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

疏注選老至爲母白虎通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

疏大宗伯以禮禮哀圓殷注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於澶淵宋災故是其類大行人致贈以神諸侯之裁注致贈因禮之弔禮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三十一年

疏通典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後漢周舉傳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論驅親戚問曰言事者多云背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以天子之禮天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降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

歸安姚覲元校栞

昭公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元年

傳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

疏禮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叔弓帥師疆運田

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汪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

疏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途之固所以合衆其民太卜注大封謂竟界侵制卜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十五年

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注恩痛不忍舉畢竟祭事

疏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宋書禮志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爲吉祭有廢樂也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己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

疏曾子問曰大夫之祭廢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按此與傳異義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二十年

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久宜爲君者持棺案從所以備不虞

疏會子問曰君薨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注親身棺曰椑文王世子其在軍則守於公禰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據立適以長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偏不逮人倫之屬也

疏穀梁傳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喪服小記王者諸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白虎通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

疏坊記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楚滅

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

疏載馳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曰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天王居于狄泉

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狄泉蔑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被其難而事之

疏白虎通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於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五年

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

疏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將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疏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彼云僭天者末知僭天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後漢書五行志注春秋考異郵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貢禹傳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蔽天道其日久矣

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疏洪州判顧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觀者謂之臺禮器孔疏爾雅築圜丘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外特牲饋食之禮庫門內庫門既可釋祭則其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匠人言路門應門容轂面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爾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云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書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

傳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

疏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爲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

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注干楯也以朱飾楯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疏注干楯也至樂也明堂位注朱干丹大盾也戚斧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五帝遞義戚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何篤行仁以斷斷也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渾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陰調爲聲調升歌者常以陰調爲聲調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地以咸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加九德之歌章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

疏注東夷至日昧明堂位昧南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疏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鈞命訣亦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魯詩傳以雅以南孫任朱都

傳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疏禮器擊玉磬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注言此皆天子之禮也

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繡曰繩

疏詩載馳載驅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案賀逵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無親屬但致傷哀痛壽故謂之弔

傳再拜稽顙注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

疏檀弓拜稽顙哀戚之至也

注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

疏曲禮注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疏簞笥竹器也

傳與四脛脯注屈曰脯伸曰脛

疏說文脯脯挺也段大令玉裁注許書無脛字挺即脛也何注公羊曰屈曰脯申曰脛脯脛就一脛析言之非謂脛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胸右末鄭云屈中曰脯屈中猶言屈處矣即申者也士虞禮曰設俎於薦東脡在南鄭云脡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胸曰脡在南則脡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曲禮左脡右末鄉射記薦脯五橫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脯爲一橫謂之一挺每橫必有屈處故亦可謂之一脡

注禮器腹方曰觚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彝

疏大戴禮壺腹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斛五升壺腹脩五寸急就章壺圜器也腹大而有頸既謂三禮圖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圖壺受一斛腹方口足皆圓畫雲氣

注餕燕食饋熟未就木成也解所以致楔意

疏廣雅燕食謂之餕饋詩籩豆有踐禮也餕餕讀若饋

注楔補也

疏饋誓時乃楔楔後漢隗囂傳囂病且殘出城餐楔楔鄭衆周禮注楔蒸大豆及米也就文楔乾飯也

傳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逮及裘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祀受

疏問喪疏按深衣篇云續紅鉤邊故知此祀深衣之祀

按深衣祀當旁此云深衣之裘前者既扱之恐踐屨爲妨故解爲裘前也其實祀象小要屬裘處者猶旁與在前俱得祀名但所扱之處當祀也按公羊傳云昭公以祀受於齊之唁禮亦謂裘當前者也

傳昭公蓋祭而不嘗注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

疏膳夫疏凡祭皆祭先造食者曲禮云殺之序徧祭之論語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

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

疏注禮天子朝皮弁司服昧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朝也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拳也所以拳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裝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用獵此皆服之又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以事素服示有悲憫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

注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禰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廟

疏注諸侯朝朝服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

疏注夕深衣玉藻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拾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深衣疏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者之在喪也鄭注目錄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衣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疏又云明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裳相連故謂之深衣

疏注禰冕以朝太子以祭其祖禰玉藻禰冕以朝注朝天子也禰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視朝侯氏禰冕得幣於廟注禰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爲疏今云諸侯告廟用禰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

注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

疏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祭於公助君祭也典命疏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

注士爵弁韠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

疏注士爵弁雜記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弁師注上變冕而爵弁疏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故謂之爵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名冕者冕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

疏注韠衣裳五經要義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絺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卿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韠名有三朝廷則謂韎韐宗廟謂之韠韐載者大帶之飾非韠也天子朱韠諸侯赤韠赤盛色也

疏注元端以祭其祖禰士冠禮注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又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疏按持牲士饋祭服用元

增三禮圖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

傳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者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嫌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

疏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注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曰喪人其何稱疏引公羊証失位者稱喪也麦記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

傳既哭以人爲畜注畜周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

疏考工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畜掌舍注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也中庸注築墻立板亦曰表

冬黑弓以濫來奔三十一年

傳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疏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孟子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世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

傳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疏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

傳君幼則宜有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

疏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嗣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

定公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元年

傳不葬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

疏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魏志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蓋覆之

疏注禮諸侯至所主漢書五行志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哀城注師古曰中幾宋大夫哀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哀音初爲反一曰哀讀曰表表城謂以草覆城表音先和反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

戊辰公即位

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於北墉下浴於中霤復含於屬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兩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絰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

疏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後漢書禮儀志三公奏商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人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授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

疏注正棺至之禮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輔有綏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輔爲說於廟外注廟所殯宮牆宴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輔及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極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倚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極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至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疏注禮始死至以遠白虎通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

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尊孝子之恩以漸也

疏注童子至故也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白虎通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以杖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二年

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

疏其言至微也穀梁注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爾

疏注雉門至其飾獨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元謂雉門爲三門者蔽先鄭雉門爲二門必知雉門爲中門者凡平常諸侯一門右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三兼四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疏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爲雉觀謂之闕注宮門雙闕

說文云闕門觀也釋名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何闕疑也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三禮義宗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魏闕故以施政教爲名也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闕也崔豹中華古今注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白虎闕畫白虎元武闕畫元武朱雀闕畫朱雀二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即家語孔子義少正卯之處也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

疏何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白虎通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蔡邕議按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

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疏荀子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禮也行葦疏雕是畫飾彤弓注彤朱弓也

從祀先公 八年

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無者五人

疏後漢質帝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逆正鼎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

盡腐賣玉大弓

傳賣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焉云奉瑋裁義蓋士敏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疏注半珪曰璋春官疏按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

疏注傳獨言璋至是也春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蹻蹻王左右奉

璋奉璋裁裁毫士敏宜此文王之郊也

疏注禮珪至徵召白虎通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圜外曰璧半璧曰璜圜中牙外曰琮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溫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進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瑞以徵召聘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隸珪之爲言主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圜外象地地道安靜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從方也圜外陰繫於陽也陰德成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圜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方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於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微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貴銅之道使臣之德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衆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圜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衆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

傳龜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焉云奉瑋裁義蓋士敏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疏注傳獨言璋至是也春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蹻蹻王左右奉

傳龜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焉云奉瑋裁義蓋士敏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疏注半珪曰璋春官疏按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

疏注傳獨言璋至是也春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蹻蹻王左右奉

傳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缺而面以受過也

疏家不藏甲禮運覺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漢書母將隆傳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疏邑無百雉之城坊記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尺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疏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齊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詩疏王愆期注公羊云諸侯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

如是大通諸侯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疏注天子至過也水經注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蓋缺之以象軒城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十四年

傳脤者何俎實也脤曰脤熟曰燔注實俎肉也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

疏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白虎通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宗伯疏按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曰燔社稷之肉曰脤之駁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燔

壬申公薨於高寢 十五年

疏說苑春秋曰壬申公薨於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柰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於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柰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邾婁子來奔喪

注禮有不弔者三兵死歷死溺死

疏白虎通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二年

不弔三畏壓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塋之域也鄭注畏者謂人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也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輪船者也

辛巳葬定姒

注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疏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疏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須故未忍爲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既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

曾子問疏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周練之喪服答同葬奠之禮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

江都淩曙學

哀公

五月辛卯桓宮傅宮災三年

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

疏左傳魯廟災孔子在陳曰其桓僖乎服虔解謂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問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

六月辛丑薄社災四年

注揜桑之者緣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疏白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皆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戒之也

閏月葬齊景公五年

傳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

疏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葬也葬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書葛面小祥又葛面大祥射慈喪服禮除三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

齊陳乞弒其君舍六年

傳與之王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

疏宰節守邦國者用王節注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陳祥道曰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書邱掌節班右而藏左先王之節蓋亦如此

注葛面小祥服葛者除

疏釋名葛面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絰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

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疏鹽鐵論古者庶人魚菽之祭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注田制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古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緣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惡強吳空盡國備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疏大宰注元謂賦曰率出泉也今之算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三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載師注且以制貢賦也疏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又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滅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而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按公羊十一而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注禮不聚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按易曰同人於宗各言同姓相娶者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

晉魏多帥師侵衛十三年

傳二名非禮也

疏越絕書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五經異義公羊說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注據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於河陽公狩於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曰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疏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傳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天受禪於人者則受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移然

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宋書禮志黃武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聖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

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

疏五緯說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設麟生於大而遊於土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麟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內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日故麟來謹按公羊議邱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爲言因六事孔子至聖以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只應孔子至聖以

元之間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爲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聖者獲之則知將有虞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則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言因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設密也何法蠡數稽記曰麟者毛蟲之長也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開元古經讖麟別禮記曰王者之嘉

注尚書曰簫韶九成

疏樂典河圖龜玉樂記凡樂有本有文惟稽大備六府三事本也簫韶九成文也金石之縣十有六聲詠九歌焉清角以輅之流徵以載之變羽以叙之三才之道也宮往而必反商分而實合臣之承君猶地之承天也故曰樂者象也韶者繼也宮唱商和是謂善本非徒美其聲容也祭祀大饗歆然後焉焉然後鼎鼎周大合樂遍肅如也雍雍如也一唱三嘆使人繼其聲嘆善歌者已故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歌有九德舞有九韶擊石拊石以歌簫舞和以鐘鼓自變始氣形於聲謂之變變形於舞謂之成究於九而反乎一則大樂與天地同和矣一變羽合角爲徵動水火之府也舞人自南徂西爲一成二變角合徵而宮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西徂東爲二成三變商合羽而角動金木之府也舞人自東徂北爲三成四變復合宮而商動火金之府也舞人自北回旋從南至西爲四成五變宮合商而羽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西循中而東爲五成六變清角唱流徵天氣下降

而民德正矣舞人自東徂南爲六成七變宮徵相交五材並用而百穀昌矣舞人自南向西爲七成八變流徵承清角地氣上齊而民用利矣舞人自西循中而東爲八成九變宮角徵羽各復其初天地訢合而民生厚矣舞人自東側向北爲九成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樊氏音煩曰掾弋絹反）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治直吏反）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論盧困反下持論同）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釀嘲沙交反）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毋音無）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隱括古奪反絡也）

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嗜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度若此者衆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癸丑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春秋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乾其連反天也紐女久反）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彝倫以之反彝常也倫理也攸斁丁故反斁敗也爾雅云斁敗也）弑逆篡盜者國有（弑申志反又作殺音同篡初患反爾雅云取也）妖災因釁而作（釁許靳反）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崩沓度（爲之于僞反下同）七耀爲之盈縮（縮所六反）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疵才斯反厲音例又作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缺仁悅反弁步典反刺七賜反此所引皆詩篇名谷風在邶風餘皆小雅）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扈音戶諷方鳳反又作風）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見賢偏反）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行下孟反）增修德政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臧子郎反否音鄙又方九反臧否猶善惡也）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聾高拳兵諫爲愛君（聾高音育拳居權反）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糾居黝反）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祭側界反）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關也（關本又作關苦規反）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嫡丁歷反本又作適亦同）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強其丈反）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當丁浪反下同）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舍以者反）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難乃旦反）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瓌古回反）各信所習是非紛錯（錯七洛反）準裁靡定（裁在代反又音才下同）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父子異同謂劉向好穀梁劉歆好左氏之論力固反石渠其居反閣名漢宣帝時使諸儒講論同異於石渠閣也分爭爭鬬之爭）廢興由於好惡（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盛衰繼之辯訥（訥奴骨反盛衰繼之辯訥言也包咸論語注云盛衰也）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豔扇驗反巫武音無）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婉於阮反）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蕃方元反又作藩）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姪徒結反字林丈一反杜預注左氏傳云兄子曰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近附近之近）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止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

不弔，太山其頹（○昊，胡老反。昊天，一本又作旻，亡巾反）。匍匐墓次，死亡無日（○匍，音蒲，又音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日月逾邁（○逾，音俞），跂及視息（○跂，丘豉反）。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識，申志反。并，如字，又必政反）。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墜，直類反）。從弟彫落，二子泯沒（○泯，亡忍反，又作泯）。天實喪予（○喪，息浪反），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撰，士免反），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余氏萬卷堂藏書記

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周文王八世孫，平王四十九年即位）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預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正，音征，又如字。後皆放此。）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謹君即位之始。）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心。）焉成之？（○焉，於虔反。）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為君也。公君也，上言公，下言君，互辭。○焉，於虔反。）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長，丁丈反，又作丈。）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惡，烏路反，下注同。）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不正。○弒，申志反，又作殺，如字，後皆同。）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申字，古今所共用。○信，音申。邪，似嗟反，下及注皆同。）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勝以正道制邪心。○勝，音升。）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探，吐南反。）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未能居正之道。○乘，繩證反。）○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眜。（眜，魯地。○邾，音誅，國名。儀父，人名字。父，音甫，下及注皆同。）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內謂魯也。）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據莊十六年邾子。）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不日，其盟渝也。（日者所以謹信，盟變故不日。○渝，羊朱反。）眜，地名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言鄭伯能殺段。）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況遠反。賵，芳鳳反。）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襚，音遂。含，戶暗反。賻，音附。）○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子益師卒。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無侅帥師入極。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者內爲志焉。○九月，紀履緰來逆女。不親逆則例月重錄之親逆則例時○履緰音須左氏作裂繻下注同 逆女，親者也。親者謂自逆之也 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雖同而義各有當公子公孫甚君代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表其無禮嫌所知之族是也若無駭歐臣雖爲大夫不得爵命無代位之權既不書其氏族當知其國之臣故國氏以別之宋萬之輩是也履緰以名繫國者是其本國會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成九年末不書逆女以其逆者微今書履緰亦足知其非卑者公羊傳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左氏舍族之例或以尊君命或以尊夫人此傳隱公云卽位以明讓兼公去即位以表讓之義同而義異者甚衆故不可以一方求之○爲其于僞反注來者同有當丁浪反下去起呂反下同以別彼列反美惡烏路反又如字舍音捨嫌戶兼反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 禮，婦人謂嫁曰歸，嫁而曰歸明外屬也反曰來歸明從外至○反如字又扶萬反爲夫家所遣 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

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據履緰來逆女○長丁丈反 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稱其細故不言使也○迎魚敬反復扶又反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地也○子伯之伯如字左氏作子帛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 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例日夫人曰薨隱夫人○薨呼肱反 夫人薨，不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竟音境處昌慮反 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隱弒賊不討故不書葬 ○鄭人伐衛。傳例曰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伐例時○壞音怪又戶怪反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京房易傳曰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則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消也○日有食之本亦作蝕音同後皆倣此量音亮下遐嫁反爲于僞反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凡所吐出者其壞在外其所吞咽者壞入於內○咽烏見反又音宴 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今日闕損而不知壞之所在此以有物食之○見如字又賢遍反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邵曰食者內壞故曰內辭吐者外壞故曰外辭傳無外辭之文蓋時無外壞也而曰或外辭者又爲事以明義例爾猶傳云二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其亦無其事○饉渠吝反 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不可知知也上知如字下知音智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 高曰崩，梁山崩 厚曰崩，沙鹿崩○沙鹿音鹿 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

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居人之上故無所名○大上音泰又如字夫音扶句末同別彼列反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尹氏左氏作君氏 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隱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相息亮反 ○秋，武氏子來求賻。天王使不正者月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平王之喪在殯 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據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稱使 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喪事無求而有譏焉 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以繁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禮記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云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之至也 諸侯日卒，正也。正謂承嫡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 ○癸未，葬宋繆公。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危甚不得備禮葬也他皆放此元年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天子諸侯之喪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事也此常事謂所書以故爲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

亦可知矣若春秋不書葬則其事不顯葬者書之以示義者也葬有三月君不會葬則其文不書若以示是其義何以臣子之誼不能討賊其君之讎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故以葬文葬於宋襄公宋共公之間言伯雖賢而不書其公不能弘家人之憾然則爲君者所不足以全國內外不足以正家皆所謂失德而以禮宜貶者也於時諸國多於道不可不去其葬本又作莒初葬反實勤也宋共公音恭不又作恭去起呂反下同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例曰取易辭也國不言圍邑言伐傳例曰取邑言取，舉國言伐則伐以罪而責其利而書取伐以彰其惡○所惡烏路反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春秋之始○惡烏路反 ○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弒君日與不日從其君正與不正之例也祝吁衛公

子。○祝吁香于反左氏公羊及諸作州吁吁音九 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凡非正嫡則謂之篡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例時清衛地 及者，內爲志焉爾。元年與宋人盟于宿故今復尋之○復扶又反 遇者，志相得也。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曰內爲志者不期然則遇有二義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 貶之也。杜預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則去族稱名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之卿佐不得言魯人○翬音暈下同去起呂反 何爲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也。○與音預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濮陳地水名○濮音卜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弒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 祝吁之挈，失嫌也。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衆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挈本又作絜苦結反注同 其月，謹之也。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故數

于濮者，譏失賊也。譏其不即討乃令出入自恣故舉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令力呈反下同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立納入皆篡也大例月小國時 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 晉之名，惡也。不正○惡烏路反 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正謂嫡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賢不肖不得相亂長幼之禮而自賢之禍塞矣本之由而啟之道滅矣○嫡丁歷反長丁丈反下同儲直魚反分扶問反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例曰公往時正也正時危也棠魯地○觀魚如字左氏作矢魚 傳曰：常事曰視，視朔之類是 非常曰觀。觀魚之類是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尸主也 魚，卑者之事也，周禮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漁音魚 公觀之，非正也。○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有祝吁之難故十五月乃葬○難乃旦反 ○秋，衛師入郕。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將卑謂非卿○郕音成將子匠反下同 ○九月，考仲子之宮。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 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立其廟祭之成夫人之禮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庶子之子○爲其于僞反長丁丈反 於子祭，於孫止。責賤 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非責也三年喪畢不於三年考者又有大王廟未成此服之喪乃脩之 ○初獻六羽。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故言獻 初，始也。遂以爲常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言舞則夏羽於廟可知也佾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大夏大禹樂大雉翟雉之羽而舞也天子用八象八風諸公用六降殺以兩也

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舞夏户雅反注及下同佾音逸列也殺色界反 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下犯上謂之僭○僭子念反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厲○侈昌是反又尺是反 ○邾人鄭人伐宋 邾主兵故序鄭上 ○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即書不及厚月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螟亡丁反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事非公家所及○彄苦侯反 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 據八年無侅卒不稱公子 先君之大夫也 隱不成為君故不爵命大夫公子不為大夫則不言公子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 圍例時 伐國不言圍邑 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不言圍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 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 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以闇伐兼取以明之○暴步卜反本或作曝非 僅渠吝反行下孟反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 不服者不復填厭之○填音田 復扶又反下同厭於甲反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苞其人民毆其牛馬取去之可還反斬樹木不被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罪重也○毆仁于反注同壞音怪一戶怪反六年同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輸平失朱反墮也左氏作渝平 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春秋前魯與鄭有怨平四年翬與宋伐鄭故來絕魯之前平也○墮許規反毀壞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艾五蓋反 ○秋七月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他皆放此 ○冬宋人取長葛 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 之家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詩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言娣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姪徒結反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娣大計反女弟曰娣以證反又繩證反從才用反下同一音如字上時掌反共事音恭本亦作供祁巨之反慶反取七喻反少詩照反下丈反注同 其不言逆何也 據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言逆 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逆者非卿 ○滕侯卒滕侯無名 自無名非狄之○滕徒登反 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其狄之道年少之時稱曰世子長立之號曰君其非正長而有名故有名者知其以夷狄之道也○長曰丁丈反注同嫡本又作適丁歷反 ○夏城中丘 城例時中丘魯地 城為保民為之也 建國立城邑有所大小存乎王制豈數七雉政更造城以安民○為于偽反下同 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夫民以為本不以城為大如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長無限也此益凡城之於城內邑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禮非君封之君則以臣兄弟匹敵帝以相存國

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通所以逆其弟於通莒恐也○屬音燭 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弟是兄之親貴者殊別於凡賤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氏伯字上大夫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 戎一人而同一國以尊天子之命 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大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伺翼衛之簡司里授館授惕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禮莫大焉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戎以比乃變衛以為戎此其狄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戎其衛以戎之以一人當一國言以歸也 古卧反又古禾反彊木反又作疆亦作強音姜陽音亦鮮許延反狄蠻羌音仙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 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凡有所歸例時邴鄭邑○宛於阮反邴彼病反一音丙左氏作祊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去其族惡其易天子之邑○惡鳥路反注及下同去起呂反禮市戰反 ○庚寅我入邴 邴下已與乃入以明內外也邴下從入亦不別故書我以明之○別彼列反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王者巡狩諸侯有大功德於王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也鄭宣王母弟也封以母弟有功則有湯沐之邑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祭復扶又反下同侯專見天子曰覲令力呈反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宋序齊上王者之後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 據僖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於曲棘不日 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其惡蓋春秋之始也○參七南反喪息浪反詛莊慮反下文同 誥誓不及五帝 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誥古報反嚳苦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少昊大餘同范依鄭 盟詛不及三王 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夏戶雅反鈞音均亳步各反盟津本亦作孟 交質子不及二伯 二伯謂齊桓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交質音致注同二伯如字又音霸召上照反 ○八月葬蔡宣公 月葬故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包來宋邑包音一音浮左氏作浮來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稱人衆辭可言公及人若衆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 ○螟 螟亡丁反 ○冬十有二月無侅卒無侅之名未有聞焉 未聞者不知為是隱之不爵大夫為是有罪貶去氏族梁子不受之於師故曰未有聞焉○去起呂反 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若俠卒是○若俠音協九年無侅同 或說曰故貶之也 若無侅帥師入極是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 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為姓所以別姓者多明有土在天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蓋與同姓故別之也季云字者明命為大夫不以名通也○別彼列反祭伯側界反下同凡國名官名字以人名氏皆於始音後不復出若假借之字時復音者放此 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諸侯所以供王傳曰聘諸侯非正周禮所未詳間問之間服市軫反祭內也禬戶外反或古外反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 ○電徒練反霆丁又反又徒頂反 ○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 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逆而將為害也○雨于付反數色角反向舒亮反見賢遍反復扶又反 雨月志正也 雨得其時則月 ○俠卒俠者所俠也 俠名也所其氏 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 俠不命為大夫故不氏 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 明謙立謚 ○夏城郎 郎魯邑 ○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四時不具不成年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也 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見賢遍反篡初患反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隱之也殺隱之世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敗例日菅宋地○菅古顏反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戰然後敗故敗大於戰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 據僖三十三年取郜不日○郜古報反 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禮不重傷戰不逐奔此以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重直用反逐北如字又音佩本又作遂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凡書取國皆滅也○載滅言取明其易○載如字本或作戴易以豉反下文同 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三國伐載鄭伯因之以取之鄭伯不能若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惡烏路反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事謂巡守崩葬兵革之事○薛息列反守手又反本亦作狩 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 犆言同時也 犆言謂別言也若鄒伯曁來朝穀伯曁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犆音特獨也本或作特 累數皆至也 累數總言之也若滕

侯師侯來朝同時俱至。數所主反○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與地○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不地不書路寢之比○比必利反隱之忍地也隱猶痛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責臣子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無正謂不書正月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春秋穀梁傳卷第一

經傳貳阡柒伯字

注肆阡陸伯伍拾叁字

音義壹阡肆伯貳拾柒字

伍仲 比校訖

春秋穀梁傳相公第二○相公名元相王九年即位

范寧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謹諸侯事王之始始受王命以明王者之義其曰無王何也相初立便以見法與詩其即位之始以明王者之義其曰無王何也相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相也正月公即位杜預曰周子位定於初後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及有變故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故魯國史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故策○去上聲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正也故謂弒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哀編之子也忍行即位之禮繼故而言即位是爲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弒也此明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與弒也此明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弒例耳與弒尚然況親弒者○與聞音預下文及注與弒皆同○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衛地○垂音垂下文及注與弒皆同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會者外爲主焉爾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爲易于僞反○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實假則不應言以璧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但言以璧假許而不繼田則許爲鄭地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諸侯有功則賜田以報之若可以備人此言不欲以實言○備子夜反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所受命而祭也魯內從天王巡守之祭故言泰山從在牢反守音狩禮作郭反又侯一本亦作直胡嘆反○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衛地越及者內爲志焉爾越明地之名也○秋大水禮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火例時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編錄○編又連反字林蒲顯反皆布千反史記音義蒲性反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宋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與夷宋宣公子又音餘相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天子以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部曰但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別彼列反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聞也聞謂防禦○殺此如字下且反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果之也果謂從也孔氏父字謚也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孔子殷後是宋人孔父之子孫○諱乃旦反○滕子來朝滕子一年無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也以者內爲志焉爾以成事之辭而加之亂也欲會者外也欲此成矣取不成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取不成事之辭謂公成宋亂也宋亂取不成事之辭謂公成宋亂也相遊逸之人故極言其惡無遺焉也江熙曰春秋據事以見是非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侯故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侯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爲言見矣尋理推經傳作失之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亂成不獨此不會其成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論其罪宜誅如此故春秋貶桓之弒君者及王室之亂略公之孫皆桓事而書宋公之子孫皆桓事而書宋公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舊書而不廢無所多怪○郜音槁大朝音泰下文及注同見賢遍反納子合反○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也其也大朝周公朝○郜古報反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粗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此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以是爲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爲討之鼎如字僖氏云討或作紂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物從中國謂鼎是大是門○秋七月紀侯來朝隱二年稱子今稱侯是時王所黜○紀侯左氏作杞侯朝時此其月何也據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稱時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桓既罪深書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爲討子僞反下同數色主反注同復扶又反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爲非貪寶之甚紀不譏其不肖而就朝之惡焉路○蔡侯鄭伯會于鄧鄧其地○某地不知把我入之也內之厚者○公及戎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告廟曰至傳例曰致君者公命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非也離不言會故以地致致至致君之意非也桓會蔡侯而公不者自把其意會戎狄之甚其得反致何也遠之也桓會蔡侯而公以致宋賂而公不者自把其意會戎狄之甚其得反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北杞高密縣東北○杞音起賂齊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衛地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盟盟古謂五帝時○近附近之近約如字又於妙反歃本又作插所洽反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

侯命衛侯也。[illegible]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郕音成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illegible] 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illegible] ○公子翬如齊逆女。[illegible]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illegible]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illegible]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illegible] 送女踰竟，非禮也。

竟音境 ○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illegible] 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illegible] ○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illegible] 公親受之于齊侯也。[illegible]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illegible] 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illegible]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illegible] 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illegible]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illegible] 夏曰苗，[illegible] 秋曰蒐，[illegible] 冬曰狩。[illegible]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illegible] 二為賓客，[illegible] 三為充君之庖。[illegible]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illegible] 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illegible] ○夏，齊侯、鄭伯如紀。[illegible]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illegible]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

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illegible] ○葬陳桓公。○城祝丘。[illegible]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舉從者之辭也。[illegible] 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illegible] 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illegible] ○大雩。[illegible] ○螽。[illegible] 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illegible] ○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illegible]

六年春正月，寔來。[illegible] 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illegible]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illegible] ○秋八月壬午，大閱。[illegible] 大閱者何？閱兵車也。[illegible] 脩教明諭，國道也。[illegible] 平而脩戎事，非正也。[illegible] 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illegible] ○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

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illegible] 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illegible] 其不地，於蔡也。○九月丁卯，子同生。[illegible] 疑，故志之。[illegible] 時曰：同乎人也。[illegible]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illegible]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illegible] 疾其以火攻也。[illegible]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illegible] 失國也。[illegible] 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illegible] 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illegible]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illegible] 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天王使家父來聘。[illegible] ○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秋，伐邾。○冬十月，雨雪。[illegible]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不言使焉何也？[illegible] 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illegible] 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illegible] 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illegible]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illegible] 為之中者，歸之也。[illegible]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illegible]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illegible]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illegible]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illegible] 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illegible]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illegible] 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illegible] 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為于偽反）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寤五故反）○秋。七月。葬鄭莊公。（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罪親服之○弟下並音悌又如字）○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例月此月者為下盟○祭側界反）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嫡丁歷反）○突歸于鄭。（突鄭厲公昭公之弟莊公之子）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傳例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之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無善○易以豉反下及注同篡初患反）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易辭言廢立在己○黜敕律反惡烏路反）○鄭忽出奔衛。（忽鄭昭公）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去起呂反）○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未命故不氏折其地○折之設反又時設反）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郕地○夫音扶鍾本或作童音鐘）○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闞口暫反）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烏賢反國名）○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躍羊若反）○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虛如字又去魚反）○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父音甫）○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明二事皆當日[illegible]）（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同○見賢遍反）○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illegible]）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其不地。於紀也。（[illegible]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illegible]）無冰。時燠也。（[illegible]）○夏五。（[illegible]）鄭伯使其弟禦來盟。（[illegible]下文同）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言信在前非結[illegible]）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illegible]）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illegible]）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illegible]）○秋。八月。壬申。御廩災。（[illegible]）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illegible]）天子親耕。以共粢盛。（[illegible]）王后親蠶。以共祭服。（[illegible]）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illegible]）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illegible]）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illegible]）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illegible]）○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譏奪正也。（[illegible]）○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反正也。○許叔入于許。（[illegible]）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illegible]）○公會齊侯于蒿。（[illegible]）○邾人牟人葛人來朝。（[illegible]）○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illegible]）○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illegible]）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而其致何也。危之也。（[illegible]）○冬。城向。（向舒亮反）○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趡翠軌反）○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illegible]）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陳以力助）○癸巳。葬蔡桓侯。（[illegible]）○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濼力伏反又音洛）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illegible]）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illegible]）○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illegible]）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illegible]）○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據隱公不書葬）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illegible]）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

矣 諡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者武王崩周公制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諡之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卒受諡於其君○行之下孟反下同易以豉反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苟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殺○知音智守如字又音狩

春秋穀梁卷第二

經傳叁阡零伍拾叁字

注叁阡柒伯捌拾肆字

音義壹阡零貳拾肆字

余仁仲刊于家塾

春秋穀梁傳莊公第三 ○名同莊王四年即位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 ○孫音遜 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 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以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與祭音預 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 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 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言義得貶夫人 ○夏

單伯逆王姬 單姓也伯字○單音善 單姓伯字左氏作送王姬 以爲王卿士逆王姬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 二十九年公子遂如京師言如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 外城外也 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 公門朝之外門 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氏叔字天子之上大夫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而錫之 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王姬歸于齊爲之中者歸之也○齊師遷紀郱鄑郚紀國也郱鄑郚國也 此國以三言爲名○郱 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字仲父名 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邾君在此邑故 ○秋七月齊王姬卒爲之主者卒之也 不繫于邾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禚章略反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乙酉宋公馮卒 ○馮皮冰反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惡烏路反 ○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 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 王者尊故稱天

（子般人卑故稱母子○母之子也可節句下放此尊稱尺證反下卑稱同）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下圭反）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雍曰紀季[illegible]齊將并吞紀季不忍宗社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酅事齊庶存宗廟不泯宗祀不廢春秋賢之故書以字書以之邑而減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殺心性反泯彌忍反）○冬，公次于郎。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畏齊）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而淫者也祝丘魯地○饗本又作享香丈反）饗甚矣。（甚非以）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illegible]伯姬卒[illegible]○[illegible]）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禮諸侯絕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爲于僞反）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傳例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蓋抑無道之強以優有道之弱若進止在己非齊所得滅也何休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江六不言滅紀侯大去其國不得言滅[illegible]加乎君子而不言大去者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齊滅之實也此以滅人爲罪者自是其罪[illegible]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隱痛也不日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郜齊地○狩音獸郜古報反左氏作禚）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內無貶公之道）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怨紆元反又紆願反復扶又反刺七賜反）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如，衆也。（言師衆大如國故可以言如若言如齊侯則不可）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郳黎來來朝。（黎來名也○郳五兮反國名黎力兮反）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郳附庸國[illegible]名朝直遙反）○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朔）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不欲立朔也）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徐邈曰諸侯不奉王命朔還得國王[illegible]有故[illegible]）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秋，公至自伐衛。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據襄九年時有伐鄭之會書諸侯伐鄭不致）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見賢遍反）○螟。（○螟亡丁反）○冬，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寶於魯則是我[illegible]與我戰[illegible]）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恒星者，經星也。（經常也謂常列宿○昔如字[illegible]）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illegible]）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星既隕而雨[illegible]）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illegible]）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明實錄也○傳直專反）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雖微知而[illegible]自以實著爾非億度而知○幾其依反）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失星變之始而錄其已隕之時）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言我見其隕而接於下然後可言雨星今唯見在下）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illegible]）○秋，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illegible]）次，止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illegible]）入曰振旅，習戰也。（[illegible]）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illegible]）善師者不陳，（[illegible]）善陳者不戰，（[illegible]）善戰者不死，（[illegible]）善死者不亡。（[illegible]）○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illegible]）○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遯也。（[illegible]）○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illegible]）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魯地）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illegible]）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illegible]）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illegible]）○夏，公伐齊納糾。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illegible]）○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illegible]）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illegible]）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illegible]）○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illegible]）○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illegible]）○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illegible]）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illegible]）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

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難乃旦反下注同乘繩證反）○冬浚洙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畏齊難○浚音峻深也洙音殊杜預云水名）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勺時酌反）不日疑戰也（疑戰者言不克日而戰以詐相襲）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謂勝在內）○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惡烏路反）三月宋人遷宿遷亡辭也（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復扶又反下文及注同）其不地宿不復見也（國亡不復見與不言滅者言滅則弒其君滅其宗廟社稷就而有之不遷其民○見賢徧反）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若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公羊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葉始涉反）○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次止也畏我也○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乘繩證反）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莘蔡地○莘所巾反）以蔡侯獻武歸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據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不名○獻武本亦依左氏作舞）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敗晉師○邲皮必反又扶必反一音弼敗績如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為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愈羊主反）○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曰其名失國也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朔之名惡也然則出奔書名有二義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他皆放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敗必邁反下及注同鄑子移反）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故曰成敗之○陳直覲反）宋萬之獲也○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過古禾反）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紀邑也紀季以酅入于齊者）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江熙曰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滅而言大去者蓋有所見國滅叔姬不書非大歸也叔姬守節積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不敢懷其義叔姬歸于酅未可謂信姬公既立德行方宜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君子嘉其得申其志○見賢徧反行下孟反）

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捷宋閔公）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扞衛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仇牧音目捍胡旦反）○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人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令力呈反）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言諸侯將推齊侯使行伯事鄭嗣曰齊桓雖非受命之伯者疑推之使可以為伯乎未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將人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地○柯古何反）

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曹劌之盟經傳無文蓋有信者也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劌居衛反要一遙反）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與音預注同）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單伯乃至○單音善）○秋七月荊入蔡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言荊不如言楚）國不如名（言楚不如言介葛盧）名不如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儀父）○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鄄音絹）復同會也（諸侯欲推桓以為伯故復同會於此以謀之○復扶又反）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為欲推桓為伯故復會於此○復扶又反為于偽反）○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序齊上也會以國大小為次郳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滑于八反）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十三年春會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尊周室故言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又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尊周謂諸侯同盟于幽遂伯齊侯○寮力彫反）○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與令得執○詹之廉反令力呈反）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末謂逃來本謂鄭詹）鄭詹鄭之佞人也（○佞乃定反）○夏齊人殲于遂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存○殲子廉反盡齊人絕句）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狎輕也○飲於鴆反狎戶甲反）○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鄭詹佞人以執是執有罪也得其所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非義也）○冬多麋（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麋亡悲反）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日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疑○朝直遙反處昌慮反）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長丁丈反）○夏公追戎于濟西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邇近也不使戎得邇近於我故若入竟望風退走○濟子禮反水名邇如字近也一本作介音界亦近也竟音境）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言戎遠來至濟西必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為于偽反）○秋有蟚（蟚短狐也蓋含沙射人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蟚○蟚本亦作蜮音或短狐本草謂之射工射人食亦反下文同）一有一亡曰有蟚射人者也（亡音無又如字）○冬十月

十有九年（○傳本或分此以下為莊公下卷公羊同）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為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媵以證反又繩證反爾雅云媵送也要於遙反注同）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以媵事遂乎重事無假異說故知辟要盟耳○見賢徧反）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但言陳人之婦不舉其主名○為于偽反）其不日數渝惡之也（○數音朔渝羊朱反惡烏路反）○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難乃旦反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莒音擧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竟音境○夏齊大災其志以甚也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外災例時○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婦人弗目也鄭嗣曰弗目謂不日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蓋互辭耳鄭解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弗目羞也蓋此類也江熙曰文姜有弒公之逆而弗目其罪○弗目謂不顯目文姜薨所也一曰弗目其罪○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失也眚災也肆易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肆音四眚所景反宥音又滌音狄災紀也失故也災紀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為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絶誅絶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為于偽反○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小君非君也不治其民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禦寇宣公之子○禦魚呂反又作御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視比命以執公子大夫既命得執公子之禮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夏五月以五月首時齊所未詳○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言公高傒伉也書日則公盟也高傒驕伉與公敵體之故不言公○傒音奚伉苦浪反○冬公如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采擇女之德性也其禮用鴈為摯者取順陰陽往來○摯音至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采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婚有告期告迎期○迎魚敬反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期而圖婚傳但譏親納幣者舉重婚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見賢遍反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祭側界反寰音縣又音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故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去起呂反見賢遍反○夏公如齊觀社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會之事○觀直遙反下同以是為尸女也尸主也主為女往以觀社為辭○為于偽反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陳公行例往時正也正謂無危也皆放此懼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荊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冊

明荊蠻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言於穀朝公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楹柱禮天子諸侯黝堊黝堊黑色○黝於糾反又於柳反注同堊烏路反又烏各反說文云黝堊黑色也堊白土大夫倉士黈黈黃色○黈他苟反黃色也蒼天口反張什反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射音亦本或作亦○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事之辭以是為尸女也公今盟扈因此行非禮惡甚君子譏其盟之心觀與之盟實有弘齊之功而冀得見於衆臣子所憂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扈音戶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刻音克桷音角椽也方曰桷圓曰椽斲丁角反礱力公反磨也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非禮謂丹楹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為宗廟之飾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為夫人飾又非正也○飾式敵反下皆同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惡烏路反下同○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迎者夫人[illegible]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娶七住反舍音捨

○惡入烏路反一音如字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覿徒歷反見也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贄所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羣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illegible]○數色主反腒其居反說文云北方謂鳥腊曰腒[illegible]婦人之贄棗栗鍛脩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illegible]脩也鍛脩加薑桂曰脩[illegible]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國體謂股肱○股音古肱古弘反○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惡烏路反○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illegible]

國舍而歸于曹君為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外歸他國故但書名以罪而微之不直言赤後云郭公者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曹羈之微者故也以郭公著上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見無以見微之義○羈若宜反郭公左氏如字公羊音號舍音捨微直升反復扶又反卷張慮反又張略反見賢遍反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女音汝其不名何也據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犯逆失德故不書葬○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麾毀為反楯食允反又音允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充實也[illegible]○柝吐各反鉞音越擊於甲反又扶涉反○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徐邈曰于時微國衰陵不能及禮具大夫降其爵失位下同於士故略稱人而傳謂之無命大夫也若曹羈者實能賢故略名而已楚雖自通于諸夏其爵未能自同于列國故得書名國轉強大書之以人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文九年又賢而書名者以事書非實能貴故略僖公文公之世楚漸彊大其王之興寖為江漢盟主與中國諸侯以殊禮成之若其事雖行乎齊晉而事交於外故長於秋書之途從中國之例會諸侯其人三后之始日失其序而諸國衆會卑之代與同之例夫其大夫當名氏而文十二年秦術略名益于時皆上知明賢下可以見所事之實矣秦僻陋也上據西周與列中夏故得詳略之[illegible]則制禮之所以略其好惡[illegible]○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洮他刀反本或作兆○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丘○歃所洽反母音無又茂后反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北杏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於末年乃言之不道侵蔡伐楚者方書其罪不首兵車也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征伐○鄄音絹○牡茂后反○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外大夫例不書卒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言季友詐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難乃旦反○冬杞伯姬來歸宜○莒慶來逆叔姬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禮極弓記曰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孔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安得而勿哭則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課無諸侯之交禮莒女紀罪之○脩音修束音玄竟音境焉於虔反魄旦魂反越竟本或作疆者良反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君不敵也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大姊之○稱尺證反朝直遥反繼本又作嘲劫偉反○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濮音卜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於伐與戰安戰也問在何處戰○處昌慮反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有侵伐之事駁師者著鄰國殺有侵伐之事稱人以微之也人不可以敵于師師不可以與人戰故亦以衛師爲人猶非有罪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人輕而師重○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瑣素果反○秋荆伐鄭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冬築微微魯邑○微左氏作郿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善救鄭也○冬築微善救鄭也○冬築微善救鄭也○冬築微善救鄭也○冬築微善救鄭也○冬築微善救鄭也○冬築微

會數之官言規圖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也築不志見志譏也築例時○數色主反后反○大無麥禾大者有穎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一從不書於冬無禾而後穎錄麥故言大無不收也○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糴徒歷反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糴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爲內諱故不稱使使者私行○蓄敕六反下同爲內于偽反下文爲內同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宣十五年注詳矣○稅如銳反什一十而稅一豐年補敗敗猶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

爲內諱也○艾牛蓋反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延廐者法廐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廐一閑言法廐者六閑之舊制也○廐九又反六種之勇反下皆同其言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悉盡○夏鄭人侵許○秋有蜚蜚殺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無法令臭惡之行小者蟲食人葉惡之行大者蜚殺人味反行下孟反曰有○士如字又音無○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紀叔姬歸于酅酅紀之邑○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獻下奉上之辭也春秋世世獻捷故曰獻捷獲也戎捷獲也齊侯來獻戎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泰曰齊相內救中國外懷夷狄親倚於綺反下大又注同獻戎捷軍得曰捷戎救也救五○秋築臺于秦秦魯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怒怒恨也○罷音皮怒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柏也柏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比伐山戎爲燕辟地辟開○爲于僞反辟婢亦反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柏而與柏行惡○惡烏路反行下孟反○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邑○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上遇者志相得也梁上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柏也辭所遇謂八百里間諸侯必有願從者而辭之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能從才用反或如字注同○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何休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與宋傳例諸侯之尊弟也不得以禮諸侯絕者而且諸父昆弟偶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解所未詳○見賢編反去起呂反暮音莫胡乙反○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公薨皆書其路寢正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終謂下也鄭紀之遺邑也○降戶江反下○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在癸巳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書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書子般罪也○般音班大音泰不日故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立未踐也有所見則日閔公不書即位是見殺者也故慶父弒子般子般可以日卒不得不日而賤○見則賢編反○公子慶父如齊比奔也其曰如何也據閔二年慶父奔莒不言如之至也故子般日卒慶父如齊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閔公不書即位見子般之殺慶父出奔○狄伐邢

春秋穀梁卷第三

經傳伍阡壹伯肆拾叁字

注陸阡零卅貳字

音義壹阡陸伯玖拾肆字

仁仲 比校訖

春秋穀梁傳閔公第四（名開惠王十六年即位）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齊人救邢善救邢也（善齊相得伯之道）○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洛姑齊地○姑或一本作路姑）盟納季子也季子來歸其曰季子貴之也（大夫稱名氏今曰子是貴之也子男子之美稱○美稱尺證反）其曰來歸喜之也（大夫出使辭不書聘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遠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親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言喜曰季子來歸○使所吏反）○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疏外之也（魯絕之故繫之于齊○齊仲孫慶父也左氏以為齊大夫）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其言齊以累桓也（累仲孫於桓言桓容殺有罪○累力追反）○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常遷入大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禘徒帝反吉次反大祖音泰下大廟同昭上饒反閔苦次反）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秋八月辛丑公薨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毋葬子也（凡君弑賊討則書葬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毋葬子）○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京師來弑閔公故出奔○孫音遜本或作遜與音義）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莒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慶父桓子魯閔公不書弑諱○之如字下同）○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諱拒十四年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言使○禦魚呂反下同）不以齊侯使高子貴之也（凡稱公在內高子自來非齊侯所遣使也僖公在內高子自來非齊侯所遣使也僖公完不稱使也江熙曰魯頻弑君危懼公非正也桓公遣高溪北附公必存魯魯之徒之不名其使以貴之貴其使則其主重矣○重直用反留君勿反使音史其使所吏反下同）○十有二月狄入衛（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為狄所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為賢者諱齊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為之諱○為賢于偽反下同樂如字又）○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親其君文公鄭而不召殺將離散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克國亡師之父而不召殺將離散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克國亡師之本○惡烏路反注同長丁丈反師所旅翻河上反將子匠反克音克朝五羔反）

春秋穀梁傳閔公第四

經傳合伯壹拾玖字

注肆伯陸拾字

音義貳伯陸拾貳字

余仁仲刊于家塾

春秋穀梁傳閔公第五（名開惠王十八年即位）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意弑○後甘同）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聶女輒反）救不言次（稱師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次）言次非救也（大出也救赴急之意人止故知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本意）是齊侯與（性其稱師○與音餘）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據經書齊師○見賢遍反下復見及注同）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小國君將稱君知將稱人不得稱師言師則是曹伯也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君將子匠反下同）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以其不足乎揚絕句稱揚也）○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狄）

（聶高俱邪地○難乃旦反）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非若宋人遷宿遂不復見○齊師宋師曹師滅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是向之師是之師曹師者曹伯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夷姜）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表曰歸人賣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齊侯而喪歸在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稱人以喪歸繁後殺之○繁步袁反本又作向注同○是如字薨反本又作向注同）○九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鄄（鄄邾地○鄄絹眷反一本作邾音同）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冬十月（本作鄄同）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麗莒地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也挐女居反又女加反）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挐非大夫不書）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獲者以內故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據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不言獲長狄）惡公子之絏（絏為略反絏徒乃反）絏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絏也（絏得勝也○說音悅卒子忽反搏音博手搏也勞如字注孟勞寶刀名）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士卒所恃三軍居其一手士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銳徒身搏鬬猶刀相害以決勝負者哉蓋以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赫呼白反舍音捨徒亂反又徒亂反）○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

言夏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二子子般閔公）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為于僞反）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據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國也）封衛也（狄入衛，閔二年）。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據元年邢遷于夷儀言遷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賊甚仁義不可以專封）。故不言遷（○令力呈反）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亡國，道謂上下之禮）。○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為師，上言貢賦之序……○夏陽戶雅反，左氏作下陽，先蘇薦反，下文及注同）。其先晉何也（據小不先大）。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為塞邑。○塞蘇代反，注同）。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屈其勿反，又君勿反，乘繩證反，駿音俊，借子夜反，及下不借而借皆同）。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廄居又反，奇其宜反）。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懦弱。○懦乃亂反，又乃臥反），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少詩召反，下同，長丁丈反，提徒兮反，悟五故反，本作寤），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語，諺言也。○彊其良反，又其丈反，好呼報反，知音智，下同，與音餘）。挈其妻子以奔曹（○使所吏反，便婢面反，挈苦結反）。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操七刀反，長丁丈反）。○秋九

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貫古亂反）。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勤如字，慶氏……）。○楚人侵鄭（……音鶴，後年同）。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不言旱，不為災）。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端，玄端之服；搢，插也；笏，所以記事者也。所謂衣裳之會。○搢音晉……），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冬，公子季友如齊涖盟（傳例曰：涖，位也。內之前定之盟謂之涖，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涖音利，又音類）。涖者位也（明其言盟，但往其位而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例曰：侵時，此月，蓋為下伐楚。○潰戶內反）。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責得其罪，故自潰散）。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陘（楚強，故次而不進。○陘音刑）。遂，繼事也。次，止也。○夏，許男新臣卒（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據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召陵，楚地。○屈居勿反，召上照反）。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

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問江邊之民有見之者不。此不服罪之言，故退于召陵而與之盟。屈完所以得志，桓公之不得志）。○齊人執陳袁濤塗（袁濤塗，陳大夫。○濤徒刀反）。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八月，公至自伐楚。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首戴，左氏作首止）。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與會，王世子不敢……）。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

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專己背衆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控苦貢反背音佩○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絕忠諫之口不圖社稷之危故以命行于虞使下執之同于晉是以謂之晉人執虞公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者試因此以論之五等之諸侯民皆稱曰公有王爵之限沒則由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依失書州公郭公蓋亦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虞公爲晉所執則虞公爲滅國故直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并而同歸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譏○之構又諸反下齊雖同含音暗衝昌充反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縕在虞執而不書其處○縕紆粉反包音苞裹音果屬音燭其曰公何也據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不言公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民服于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言明日喻其速○爲于僞反又如字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元年楚人伐鄭不言圍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泰曰諸侯伐國而言圍邑者皆以爲伐者之罪而此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以尊戴世子于首戴之美莫大於此而鄭伯違義逃歸違背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鄭伯之罪著矣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亦猶桓盟不日以明信而葵丘之盟日之以爲美○惡烏路反○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伐鄭之諸侯善救許也○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朝直遙反○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某地○甯母上音寧下如字又音無又莫後反左氏作甯衣裳之會也○曹伯班卒○班必顏反○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吐刀反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將相爲乞盟之會于此乃處服懼不得與盟故乞盟與之不録其不盟者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之先悉薦反下同朝服直遙反向許亮反本又作嚮注同得與音預使者所吏反乞者重辭也人道貴讓故以乞爲重重是盟也悔前逃歸故以重言之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言乞如不自來蓋汋之也汋血而與之○汋由若反一音酌○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禘大計反下同大音泰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雜記下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云蓋所未詳○大廟音泰見賢遍反下文而見同用致夫人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夫人成風也左氏以爲哀姜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若正嫡之禮謂非出宗妾之嘉號以妾爲嫡則上下無別踰尊卑其母長嫡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妣十二年夫人明矣○適丁歷反本亦作嫡下同別彼列反爲其于僞反思音恩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鄭嗣曰君以爲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不得不以爲夫人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無譏其事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去起呂反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言夫人○襚音遂○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禦魚呂反本亦作御說音悅○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未葬之稱名○采音菜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殯木加棺塗之曰殯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宋殷後也○柩其久反禮記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背音佩欑才官反本又作攢同○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笄古兮反殤式羊反著丁略反○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何休以爲所日謂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耶桓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也日以爲美柯也鄭君釋之曰柯之盟不日因以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故賜穀也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而信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爲見于僞反下賢遍反復扶又反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所謂殺牲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殺○歃本又作唼所治反又所甲反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毋雍泉專水利以障谷○雍於勇反障音章又之亮反毋訖糴訖止也謂貯粟○糴音狄貯張呂反毋易樹子樹子嫡子○嫡丁歷反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女正位於內○與音預○甲子晉侯詭諸卒獻公也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詭九委反左氏作佹狂往反○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謂殺在詭諸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于其君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卓勑角反○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罪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殺奚齊卓子欲以重耳爲君○爲重于僞反下文皆同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欲殺申生而立其子○麗力知反又如字左氏作驪戎長丁丈反稚直吏反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之母○苦如字下同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女音汝下皆同祠自似反酖直蔭反又以鴆羽畫酒○覆芳服反注同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呼火故反喟去愧反又苦怪反差初賣反又如字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

矣吾君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以託寄重耳使保全之刎脰而死刎亡粉反脰音豆頸也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秋七月○冬大雨雪雨于付反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普悲反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書雩以月為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illegible]旱而不害物[illegible]而不害物何以別乎[illegible]鄭君釋之曰雩者[illegible]而不害物[illegible]

[illegible]以別之也[illegible]○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illegible]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閔其不能救○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昌呂反○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鹹音咸

兵車之會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為可知也[illegible]○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遇者同謀也[illegible]來朝者來請己也[illegible]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illegible]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illegible]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illegible]○狄侵鄭○冬蔡侯肸卒肸許乞反諸侯時卒惡之也[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illegible]遂次于匡[illegible]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illegible]○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illegible]善救徐也○夏五月日有食之[illegible]○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illegible]○九月公至自會[illegible]○季姬歸于繒○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illegible]天子七廟[illegible]諸侯五[illegible]大夫三[illegible]士二[illegible]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illegible]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illegible]○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illegible]夷狄相敗志也○十有一月壬

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韓晉地獲晉侯[illegible]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illegible]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illegible]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illegible]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illegible]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illegible]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illegible]鶂微有知

之物故月之[illegible]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illegible]民所聚曰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日卒正也[illegible]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illegible]○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也[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illegible]○夏滅項[illegible]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

公知項之可滅也[illegible]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illegible]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illegible]善善樂其終[illegible]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illegible]○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illegible]○九月公至自會[illegible]○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illegible]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非伐喪也[illegible]○夏師救齊善救齊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illegible]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illegible]○狄救齊善救齊也○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illegible]○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illegible]伐衛所以

救齊也。（何休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事一也，而異何也？鄭君釋之曰：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之文，故則言之。今此春秋狄人伐衛，則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以近衛，如字，又附近之近。遠，如字，又于萬反。爲其，于僞反。）功近而德遠矣。（其功近衛，其德遠救齊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南，曹之南鄙。）繒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與音預，下文同。）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惡，烏路反，下惡其長同。叩音口。衈音二。）○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淫晉也。此傳曰地於齊者，齊亦與盟。）○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湎淫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湎，面善反。長，丁丈反，下及注同。背音佩。）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正謂叛殺。）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更加大其度。）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言舊有門。）南門者，法門也。（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夏，郜子來朝。（郜，古報反。）○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近，附近之近。禰，乃禮反，父廟也。）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不言閔宮，而云西宮。）以是爲閔宮也。○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以救齊是也。）○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爲盟主，故序上。鹿上，宋地。）○夏，大旱。旱時，正也。（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雩，宋地。音于。）執宋公以伐宋。以，重辭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傳及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傳皆曰以重辭。然則以有二義，宋國之所重，故曰重辭。）○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獻捷者，爲執宋公起。○捷，在接反。爲，于僞反。）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不與夷狄捷中國。）○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雩之諸侯。）會者，外爲

主焉爾。釋宋公。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何休曰：春秋以執人爲罪，不以釋之爲功，何以書也？不與楚專釋，何不出楚耳？此其志何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鄭君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復，扶又反。）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其俱反。）○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爲，于僞反。）○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泓，烏宏反。）宋師敗績。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前年宋公爲楚所執。）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又，復。○知音智。又，扶又反。）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司馬子反，左傳作子魚。要於險而擊之，必可勝，非僥倖也。○險，戶檢反。僥，古堯反。倖音幸。）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須其出險。○推，如字，又它回反。）既

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列，陳。○陳，直覲反。）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何休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也。即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成十六年傳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則目也，此言君之口與手足有所害而師徒敗，故又言師。今宋襄公身傷，目當敗軍事，無所害而師徒敗，故又言敗也。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績者，乃爲敗矣。今宋公身傷，傷焉者，不道以取大辱。）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凱曰：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恥於夷狄，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勢，如字，又音世。守，如字，又手又反。狷，古縣反。焉，於虔反。）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故是惡也；今齊伐宋喪而報，是以惡報惡也。○閔，左氏作緡，二十五年楚圍亦同。）○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父，宋襄公。）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於泓之戰，違其臣之謀而以致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而惡，烏路反，下同。惡音烏。造，七報反。沛音貝。爲，于僞反。背音佩。譎音決。折，之設反。刺，七賜反。）○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杞伯，今稱子者，蓋爲時王所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凱曰：天子以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夫子以通假人，傳言失天下，蓋亦如言未之。）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鄭曰：雖失天下，而王者無外，天下不敢有之以爲國。）○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況委反。）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衛宜十二年楚子滅蕭不名。○燬，況委反。）○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爲，于僞反，下爲祖同。）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休曰：宋殺大夫，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此乃所以見殺者卑，非尊之也。鄭君釋之曰：宋之大夫孔父之祖，孔父嘉，夫子之先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是復以比例非之。○復，扶又反。）蓋納頓子者陳也。（陳，楚之與國，故遂言之。）○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子，衛成公，在喪未踰年稱子。洮，魯地。○洮，他刀反。）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小國無大夫，以公與之會，故進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向舒亮反）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以急辭言之明不至巂○巂戶圭反又以兖反）弗及者弗與也（弗與）可以及而不敢及也（畏齊師）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大之謂與齊人言師）弗及內辭也（者者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重辭也（取故以乞言之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冬楚人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為于偽反中丁仲反）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借人民于死地）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懼夷之師伐鄰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朝直遙反）○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昭或作照）○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何休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貶也鄭君釋之曰時晉文為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邪甯謂定哀之世楚猶強盛故諸侯不得不從耳）○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可知○與音預）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忌也（鄭嗣曰曹衛並有倍叛之事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刺七賜反下文及注同）○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殺也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蓋取周禮三刺之法）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公子啓魯大夫）○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惡烏路反下文及注同）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晉侯言之）○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未成君故曰子踐土鄭地）諱會天王也（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不及序會）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朝直遙反）○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中國猶國中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莊公女○歸寧也）○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溫周地）諱會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陽（河陽晉地○守音狩下同）全天王之行也（復致天子○復扶又反）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日之所照曰陽○為天王于偽反）○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非天子之辭）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溫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以臣召君傎倒上下日不繫于月○傎丁田反倒丁老反）○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入者自外來伯者以王命討衛故曰不外王命）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斷丁亂反）○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遂繼事也（繼溫之會而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三月為晉侯所執今方歸）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說之于宋則未反國因會于許則從反國之辭通王命）遂會諸侯圍許遂繼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介音界國名）○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雒陽地○翟音狄）○秋大雨雹（雹者陰脅陽之象○雨于付反下同雹蒲學反）○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元咺訟君之罪）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何休曰大夫無遂事）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非禮也）夏四月不時也（郊春事也）四卜非禮也（卜則三）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帝丘，衛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在接反。）○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獻公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illegible〕……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illegible]……僻陋……[illegible]……賢人君子……[illegible]……）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滑無備，故曰虛國。○虛，去魚反。）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明秦本非狄。○別，彼列反。）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子之冢木已拱，言其老耄無知。○百里子，如字，或作伯……[illegible]……拱，九勇反，合手曰拱。）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其處險隘，一人可以守，……[illegible]……○女，音汝，下及注同。巖，……[illegible]……唫，……[illegible]……）我將尸女於是。（尸，收女尸。）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畏秦伯將殺之。彼我要有死者。）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倚，居綺反，或於綺反。）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癸巳，葬晉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齊。○公伐邾，取訾樓。（訾，子斯反。）○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夫人寢。）小寢，非正也。（非路寢。）○隕霜不殺草。（……[illegible]……君威……[illegible]……○隕，于敏反。）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重謂菽也，輕謂草也。不殺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李梅實。（京房易傳曰：……[illegible]……不明，厥妖木冬實。）實之爲言猶實也。（子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穀梁傳卷第五

經傳陸阡柒伯柒拾捌字

注柒阡零捌拾叁字

音義壹阡捌伯壹拾字

余仁仲刊于家塾

春秋穀梁傳文公第六

（……[illegible]……即位，名興。）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繼正謂繼正卒也。……[illegible]……）○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illegible]……）葬曰會，（……[illegible]……）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采地；伯，字也。天子上大夫也。○……[illegible]……）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地。……[illegible]……）○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illegible]……）○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彭衙，秦地。）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爲也。爲僖公主也。（……[illegible]……）立主，喪主於虞，（……[illegible]……）吉主於練。（……[illegible]……）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illegible]……）○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illegible]……）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illegible]……）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illegible]……）○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illegible]……）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illegible]……）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無恤民之志。）○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躋，子兮反，升也。祫，户夾反。下及注皆同。大，音泰。注及傳大祖同。）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合也。嘗，秋祭。）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祫祭者，皆合聚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大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嚮，穆北嚮。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則後還昭穆矣。○昭，時遙反。穆，音目。下及傳同。）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甯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於禰，以致雉雊之變，然後率修常禮。文公傎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閔。○長，丁丈反。先，悉薦反。下同。傎，丁田反。倒，丁老反。）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國也。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沈，音審。潰，户内反。）○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此不卒者也，（外大夫不書卒。）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會葬在元年。）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守，手又反。）○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茅茨猶盡，則嘉穀可知。○茨，疾私反。螽，音終。盡，津忍反。）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見，賢遍反。雨，于付反。）○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以救江，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難，乃旦反。解，音蟹，又古買反。）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婦禮成於齊，故在齊稱婦。○為，于偽反。）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鄭嗣曰：皆問者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據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言公。）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鄭嗣曰：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與，音預。）○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俞，羊朱反。）○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口實也。禮記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諸侯含用玉。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氏；叔，字。○含，户暗反。賵，芳鳳反。）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各異人。）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鄙上。（○竟，音境。）○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鄀，音若。）○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孫文子。）○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呼官反。）○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晉狐夜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月之餘分以成此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遂城郚。遂，繼事也。○夏，四月，宋公壬臣卒。（壬，本或作王臣。）○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力丁反。）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音户。）其曰諸侯，略之也。○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涖，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

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京，大也；師，眾也。言周必以眾與大言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

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亂，諸侯莫救，徒會其葬。○復扶又反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卑以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不以正，以尊致，刺公不能防閑之過。○刺，七賜反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箕音基。累，力偽反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冬，楚子使萩來聘。楚無大夫，無命卿。○萩，子小反，或作椒，左氏作椒 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為夫人，故不言夫人 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為妻之正。○而見，賢遍反 ○葬曹共公。共音恭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illegible] 俗就蘇而夷之，今知內附中國，亦漸進大故進之。○冑直又反，附近之近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其地。蘇子，周卿士。○女音汝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其地。○貉，亡白反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九倫反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缺，苦悅反 ○秋，曹伯來朝。朝，直遙反 ○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據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于酈 [illegible] 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眾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眾。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佚宕，更也。○佚，大結反。宕，大浪反 瓦石不能害。[illegible] 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illegible] 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illegible] 然則何為不言獲也？[illegible] 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illegible]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音成 ○杞伯來朝。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朝，直遙反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同母姊妹 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illegible] 偽反。服，長。長，丁丈反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秦大夫。○術音述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晉地 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illegible]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稱帥師，言有難也。○難，乃旦反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篨卒。○蘧，其居反。篨，直居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illegible] ○大音泰，傳皆同 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 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 伯禽曰大室，群公曰宮。[illegible] 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 夫人親舂。舂，粢盛 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復，扶又反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晉地也。○沓，徒荅反 ○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棐，芳匪反 ○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潘，普干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illegible] 星，人君之象；孛星，亂臣之類，言亂臣將並弒其君。○孛，步內反。茀，芳勿反，又音弗。[illegible]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長轂，兵車。四馬曰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合三萬七千五百人。[illegible] ○緜，亡然反。[illegible] 側其反。轂，古木反。乘，繩證反 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illegible] 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illegible] 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illegible] 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illegible] 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正，丁歷反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illegible] 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illegible] 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illegible] 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 ○冬，單伯如齊。[illegible] ○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illegible]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illegible] 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illegible] ○夏，曹伯來朝。朝，直遙反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illegible] 天子之命大夫也。○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illegible] ○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illegible]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曰子叔姬，貴之也。

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復行父之盟也。○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冬十月，子卒。子卒不日，故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一曰就賢也。○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春秋穀梁卷第六

經傳叄阡貳伯字

注叄阡壹伯玖拾伍字

音義壹阡單伍字

余仁仲刊于家塾

春秋穀梁傳宣公第七

名倭，文公子，敬嬴所生。匡王五年即位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遂，繼事也。○晉趙盾帥師救陳。善救陳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

[illegible]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illegible]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illegible]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告天）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illegible]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穿也）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illegible]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illegible]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illegible]○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illegible]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illegible]乃者亡乎人之辭也[illegible]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戎（渾戶門反又戶困反）○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illegible]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illegible]伐猶可取向甚矣[illegible]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illegible]○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illegible]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illegible]○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illegible]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illegible]○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illegible]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illegible]○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illegible]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illegible]乃者亡乎人之辭也[illegible]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illegible]○辛巳有事于大廟[illegible]仲遂卒于垂[illegible]為若反命而後卒也[illegible]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是不卒者也[illegible]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illegible]則其卒之何也[illegible]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illegible]壬午猶繹[illegible]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illegible]以其為之變譏之也[illegible]○戊子夫人熊氏薨[illegible]○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鄝[illegible]○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illegible]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illegible]○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illegible]○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illegible]○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illegible]○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illegible]○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illegible]或衣其衣或衷其襦[illegible]以相戲於朝[illegible]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illegible]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illegible]○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illegible]○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illegible]○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illegible]聘問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illegible]○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illegible]○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illegible]○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illegible]不言及外狄也[illegible]○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illegible]此

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據入國乃得殺 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據徵舒陳大夫不應外 明楚之討有罪也。雖曰經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見，綴以求徵舒之惡，從逆楚子之辭正。○惟謝對反 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傾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為中國。○惡烏路反，傾丁田反，下同，顛本又作顛，邪似嗟反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雖曰輔國，實非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而曰猶可者，明輔國之君使輔相之道。○輔相息亮反，下輔相同 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君昏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強其丈反，一音其良反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傳例曰：失德不葬，弒君不討不葬。此靈公以罪下也，日卒時葬，正也。靈公淫夏姬被弒，君子不能討賊，踰三年然後葬，而日卒時葬，何耶？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弒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縱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弒音試，夏戶雅反 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邲，鄭地。○邲扶必反，又皮必反 晉師敗績。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縠戶木反，一本作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量力不能相制，反其和義。○量音良 人者，眾辭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吾人謂大夫，大夫歸父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滅國有三術，術猶道也。○潞音路，嬰一盈反 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卑國謂附庸之屬。異大夫，傳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此謂三術 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札側八反，召上照反 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矯居表反 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

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婁力俱反 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為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為耕百一十畝 藉而不稅。藉，借也。借民力以治公田，不稅民。○藉在亦反，借子亦反 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畯音俊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 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去起呂反 古者公田為居，八家共居 井竈葱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非音匪，楸音秋 冬，蝝生。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者。蝝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也。○蝝以全反，劉歆云蚍蜉子，董仲舒云蝗子，字林尹絹反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也。滅夷狄時。○吁況于反，種章勇反，并必政反 夏，成周宣榭災。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成周，東周，今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傳例曰：國曰災，邑曰火。○榭音謝，本或作謝。災，左氏作火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貴其器。○為于偽反 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錫星歷反 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

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己未，六月之日。斷道，晉地。○斷徒短反，一音短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宣公殺子赤，叔肸非之。○肸許乙反 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言無所至 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宣公與之財物，則言自足以距之 織屨而食，織屨貿以易食。○屨九具反 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泰曰：宣公篡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臧子郎反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戕猶殘也，

捝殺也。捝謂捶打殘賊而殺，其臣子不能距難。○戕在良反，又祖羊反。捝，他活反，又他括反。捶，之蘂反，打，丁冷反 甲戌，楚子呂卒。呂，商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夷狄進，其秋直書卒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人之子謂成公。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使者謂歸父 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杜預曰：檉，魯地。○檉，勑貞反，左氏作笙，音生

春秋穀梁卷第七

經傳貳阡伍伯單五字

注貳阡壹伯陸拾伍字

音義柒伯貳拾貳字

仁仲　比校訖

春秋穀梁傳成公第八 (名黑肱宣公子十七年即位)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三月作丘甲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學習道藝者)有商民(通四方之貨者)有農民(播殖耕稼者)有工民(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各有業也○夫音扶)丘作甲非正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貿戎(貿戎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汶音問)○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去起呂反)○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咎音羔)○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鄆音運)○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立者，不宜立也。○取鄟。鄟，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州來，楚邑。○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有入無出。

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言受命不敢叛周也。○曹伯廬卒于師。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月卒日葬，非葬者也。

故知不葬者也然則共公之不宜書葬書葬故○共音恭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賢崇伯姬故書其公葬○爲于僞反）○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以外之也○無咎其九反鰌音秋）○許遷于葉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是也（葉始涉反復扶又反是也賢偏反）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穀梁傳曰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雨如字或于付反非也介音界冑直又反）雨而木冰也（雨者木成冰者直略反）志異也傳曰根

枝折○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孫蠆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所使鄭楚戰○黶於檢反）○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陵鄭地○鄢音烟又於建反）楚子鄭師敗績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此言敗者目傷敗）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齊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會執政卿大則執卿小則執大夫（公會執政卿大則執卿小則執大夫○若音如）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上（行父會執政卿大則執卿小則執大夫○若音如）執者不舍（據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徒鄰丑畧反）而舍公所也（言舍者以公在苕上而言舍者明不得致也若既致後不言舍則無以見其舍○復扶又反下同以見賢偏反下見公同）執者致（據昭二十四年楚子囊伐晉）而不致公在也（在在苕上也見舍于苕上則國公俱不得致者重在公）何其執而辭也（問何故書執季孫行父而辭卿言舍之猶不致之辭卿）猶存公也（時行父雖爲晉所執猶存公之所在故不致行父又言舍之皆所以見公在苕上）存意公亦存焉（存焉存舍之不致之意便可知公所在乎）公存也（但存此二事即知公在苕上）○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徐邈曰案襄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齊傳曰其把身離出奔而君罪之不失正故詳而日之明有思義也○紇恨發反）○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則而言至自會寄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會不成事不成）○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偃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故刺之是有罪者以先列其罪○刺七賜反傳同鄭雅云殺也戍式句反）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單子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柯音歌）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以其盟復伐鄭也（謀復扶又反）○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周信也公遍諸侯爲此盟期意不欲更伐鄭）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後會謂冬公會單子是）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曰也（據無伐鄭意而強盟盟不由忠不當曰也○而強其丈反）言公之不皆柯陵之盟也（舍已從人強伐鄭）○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仲尼曰四月不時今言郊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晉侯使荀罃來乞師（荀伐鄭○荀息爲反）○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貍蜃魯地也○貍直之反下時鈍反）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

（嬰齊貴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士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準須公事準然後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竟音境）○十有二月丁巳湖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貜俱縛反且子餘反）○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自禍於是起矣（厲公見殺之禍○犨之卯反又音試）○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傳曰其稱人彭城以族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以言復○復扶又反）○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匄本又作丐音蓋）○秋把伯來朝（把直義反下同）○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鹿囿築爲鹿之苑囿音又）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素○反）○己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邾如字又側皆反）○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敷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其地○朾直呂反又丑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穀梁卷第八

經傳叁阡伍伯伍拾柒字

注貳阡伍伯伍拾肆字

音義柒伯玖拾叁字

仁仲　比　校訖

春秋穀梁傳襄公第九（襄公名午，簡王十四年即位）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成十五年[illegible]，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illegible]宋[illegible]抑叛臣也。○復扶又反。）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魚石得罪於宋）○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鄫或為合。○鄫，似陵反。）○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壬而林反）○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朝直遙反）○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匹妙反）○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illegible]）○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illegible]）○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illegible]國之邑也。僖二年城楚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則非魯邑皆不言城。中國猶國中也。○為于偽反。）○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二四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樗，丑居反。）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地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illegible]）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illegible]）

二二五

○秋，公至自晉。○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音似。）○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謚。）○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外相如不書，為魯事往，故同於內也。○為于偽反。）○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illegible]）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illegible]）○公至自會。○冬，戍陳。內辭也。（[illegible]）○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illegible]）○辛未，季孫行父卒。

二二六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朝直遙反）○莒人滅鄫。非滅也。（[illegible]）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illegible]）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illegible]）莒人滅鄫，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illegible]）○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illegible]）○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illegible]）○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小邾子來朝。○城費。（費音祕）○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

二二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illegible]）鄭伯髡原如會。（[illegible]）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illegible]）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illegible]）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illegible]）日卒時葬，正也。（[illegible]）○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illegible]）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illegible]）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二三〇

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戲，許宜反。）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illegible]）○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柤，莊加反。）會又會，外之也。（[illegible]）○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illegible]）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illegible]）○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illegible]）

二三一

以諸侯從為義故曰城中國將事自備侯之一會會所集處中國有善事則并焉若中國有善事則不使夷狄諸侯與中國有善事則異之存之也若中國不善與夷狄會則并焉與夷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諸侯會吳子于柤甲午遂滅傅陽是則若會實處善之也汲鄭伯汲引也鄭伯見殺為臣所殺而不書以引而致於善事○汲音急逃歸陳侯以其為夷狄所不會逃歸輅○為于偽反致祖之會存中國也○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滕薛音叔○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鄭伯不能備刑致盜殺大夫也以上下道言鄭人殺其大夫○斐芳尾反○戍鄭虎牢不繫其人則魯戍也其曰鄭虎牢決左氏作騑○騑芳非反鄭乎虎牢也二年鄭去楚而從中國故城虎牢以逼之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已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決古穴反○數所角反覆芳服反○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為天子非禮也故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作三軍增置中軍魯為次國於此為明○將子匠反舍中音捨○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京城北鄭地盟謀更共伐鄭○京城左氏京作亳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後致盟在伐後○復扶又反○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與音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挈苦結反○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邰莒邑書攻守之以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於圍邑故舉重可以包輕邰本又作台他來反又音臺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者為下事起○為于偽反○季孫宿帥師救邰遂入鄆鄆莒邑○鄆音運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惡烏路反○夏晉侯使士勤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音詩○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共音恭○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蠆丑邁反匄古害反向舒亮反○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出奔例月衎結怨于民自棄於位君弑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與音預○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閱音悅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向舒亮反戌音恤○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劉夏戶雅反注同過我故志之也○過音戈○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魯地○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郛芳夫反○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梁晉地○溴古闃反○戊寅大夫盟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瞷音閑左氏作牼○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然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其使所吏反下同○秋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非圍而曰圍據齊實伐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齊有大焉者若無罪諸侯豈足同圍齊之子得罪而與同病非大而足同與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同與音餘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以為大國所惡則亦病矣○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祝柯古河反注同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京城北之盟是○復扶又反下及注皆同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會于蕭魚是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據不以會致○復音扶曰非也不復伐齊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同與伐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田○取邾田自漷水以漷水為界○漷火虢反又音郭軋辭也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軋於八反其不日惡盟也○惡烏路反○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墠於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使之○墠音善介音界○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音阿○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向舒亮反○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澶市然反○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濕○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之所以惡陳侯○弟光左氏

作黃惡烏路反。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者不以者也。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漆音七閭力居反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朝直遙反。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任音壬。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匄古害反。夏邾畀我來奔。畀必二反。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地。○復扶又反。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雍渝晉地。雍於用反又如字。渝羊朱反。言救後次非救也。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illegible]止也。凡先言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惟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遠為之援。[illegible]而曰如會。及其本意。○惡其烏路反下傳惡之同。[illegible]中道丁仲反又如字。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有罪。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必不見容。○蘧其居反。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不有之以為人大夫。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輕遣政反又如字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反咎其九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為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苦簟反。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饉音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墍飾。○榭音謝墍許器反又火器反。弛侯廷道不除。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射。廷內道路不修除。○弛式氏反廷徒佞反一音庭。百官布而不制。官職備列不可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失言淫于崔氏。故言淫崔氏。為此凡弒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語失禮有淫于崔杼之妻。故使弒之由。以明崔杼之罪甚。○為此于僞反下為其同。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重直龍反。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屈居勿反。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戶雅反。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所以攻巢之門者為此伐楚之事故也。然則伐楚經巢。○子謁左氏作遏。于巢者外乎楚也。若但言伐楚卒則卒在楚也。言于巢則不在楚。門于巢乃伐楚也。先攻巢然後乃可得伐楚。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據伐楚非吳子本意。○見賢遍反。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者備守備。請罪問所以為闕致師之意。○守備手又反或如字。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射食亦反創初良反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父立以為君則子宜君之以明正也。○剽匹妙反。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日歸見知弒也。[illegible]衎苦旦反一本作衍見知賢遍反與音預下同。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在禾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日未踰竟也。此乃在楚何以日邪。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曰日卒正也。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日卒明其正。○竟音境。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呼亂反。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illegible]為大夫而使殺之明以他故。○復扶又反。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illegible]公之惡不彰。○惡烏路反。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左氏作鱄。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illegible]專有是信者。言君本使專與喜約納君許以爵賞今反殺之。[illegible]○見賢遍反。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恥失信。○絇其俱反。[illegible]專之去合乎春秋。何休曰[illegible]。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漢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不舉氏姓。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朝直遙反。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閔公為楚所制故存之。夏五月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凱曰致之[illegible]。庚午衛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

不使無恥。不近刑人。（無音毋。閽音昏。守門人也。祭側界反。寺人本又作侍。侍人不近附近之近下同。否音鄙。又方九反。）不狎敵。不邇死。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故弒之。狎戶甲反。邇忍至反。弒式吏反。仇音求。）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心災危故曰變之正。）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侯稱子蓋時王所黜。接扶又反。）吳子使札來聘。（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遭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札側八反。）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尊吳子得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計夷狄不一而足唯成吳之尊稱尺證反。）○秋。九月。葬衞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商燕姞姓在鄭衞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者。）

二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聘例時此聘月之何也素曰拒之爾。）其曰比。比。（比必寄反又其吉反。）○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聘例時此聘月之何也素曰拒之爾。）其曰比。比。（比必寄反又其吉反。）○冬。仲孫羯如晉。

二年。宋官弒其君。與夷。傳曰。書王以正與夷之卒然則義有所明者則王以正之書王以上繫于春下繫于月此書王以治災異般弒父之罪爾。非以錄罷能之聘。○罷能于委反下皆皮與夷如字又音餘宋殤公名。○夏。四月。葬宋世子般弒其君固。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比之夷狄故不日也丁未葬世子高也。）

臣弒其父傳曰日見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楚公子比弒其君傳曰不日比不弒般弒不日而曰夷之何也徐乾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以錄之夷狄君卒皆不日以略之所以別中國與夷狄夷狄君而日者閔其以惡之其謹而錄之中國君卒例日不以弒與不弒也至于卒而不日者乃所以略之與夷狄同例○子般音班本又作班閔苦門反以別彼列反。）○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宵夜。見以實偏反辟音壁下同。）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逮音代又大計反行下孟反。）○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長丁丈反。）○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共姬從夫之謚。共音恭。）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不言大夫。惡之也。（惡烏路反。）○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鄭嗣曰大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無子不可謂無民無民則無子若不書葬則嫌亦失民故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其所喪財故雖不及災時而猶曰救災。更音庚償也喪息浪反償時亮反。）澶淵

春秋穀梁傳 卷九

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鼎。襄。）○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太子。○子卒日。正也。○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會葬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春秋穀梁卷第九

經傳肆阡陸伯捌拾玖字　注貳仟柒伯玖拾壹字

音義玖伯零柒肆字　余　仁仲判于家塾

春秋穀梁傳昭公第十。（昭公名稠景王四年即位。）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鄬。（鄬上昭反鄬左氏作鄬。）○三月。取鄆。（鄆曾邑言取者叛辭。鄆音運。）○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鍼其廉反。惡烏路反。）○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大原。大原地。大音泰。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襄五年注詳矣。鹵力古反。）○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爲言猶竟也。（爲之境界。去起呂反竟音境。）○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卷音權。左氏作麇。）○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公弱少受制屬臣。）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凡四如晉季氏許公于晉故公託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鄭此傳五文以見義然則十三年二十一年如晉與此義同二十三年經曰至河有疾力從者疑有疾而反歟與○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明晉之不見公季孫惡宿之所爲。惡烏路反。）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朝直遥反。）○八月。大雩。○冬。大雨雹。（雨于付反雹薄報反。）○北燕伯欵出奔齊。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雪或爲雹。雨于付反左氏作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也。○先音悉。）楚人執徐子。（緡人以執行人。）○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衆國之君傾衆國之力以伐強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伐楚亦月此其例也。）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絕于齊。）爲齊討也。靈

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請殺崔杼其大弑莊公先○爲于僞反）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粲七旦反）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今殺慶封不稱人故曰不以弑君之罪罪之○爲于僞反）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音餘○與）遂滅厲遂繼事也○九月取繒○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貴復正也（魯本大國唯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舍音捨）○楚殺其大夫屈申（屈居勿反）○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以其方向內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賁泉魯地○賁扶粉反左氏作蚡泉）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台湯來反）○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比必里反又毗志反）○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吴○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其器反）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莅盟（○婼丑略反莅音利又音類）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惡烏路反）鄉曰衛齊惡（在元年○鄉本亦作嚮許亮反下及八年同）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明臣雖欲改君不得聽也君不易臣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惡烏路反）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惡招）○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溺乃歷反）○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干姓徵師名）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紅魯地○蒐所求反紅戸公反）正也（蒐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後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正○見賢徧反）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蘭香草也防爲田之大限○狩手又反艾魚廢反）置旃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爲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旃之然反卬五郎反一音仰）

以葛覆質以爲槷（質椹也槷門中臬○槷魚列反門橛也椹張林反[illegible]）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illegible]）車軌塵（[illegible]）馬候蹄（[illegible]）揜禽旅（[illegible]）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illegible]）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illegible]）不成禽不獻（[illegible]）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illegible]）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illegible]）○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古禾反）○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illegible]）惡楚子也（[illegible]）○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之也（[illegible]）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illegible]）○夏四月陳火（[illegible]）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illegible]）○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冬築郎囿（囿音又）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彪彼虬反）○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illegible]）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葬[illegible]○成音[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illegible]）○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爲名之也（[illegible]）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illegible]）○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illegible]）○大蒐于比蒲（[illegible]）○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也○祲子鴆反）○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地也○佗大河反憖魚覲反又五轄反）○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illegible]）○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illegible]）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illegible]）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illegible]）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illegible]）○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虎○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憖魚覲反）○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

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鮮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也何休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者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謀諸夏而伐同姓賊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憖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能救蔡楚終滅之今又伐鮮虞晉不糾合諸侯以安前吉舍而伐同姓而不知也故狄稱之焉厥憖之會穀梁無傳鄭君之說似依左氏爲所未詳是穀梁意非○見賢遍反諸夏戶雅反舍音捨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音祕○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乾谿楚地○乾音干谿苦兮反 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然則歸者得言歸比不弒之一驗也 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歸弒其事各異宜別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偶遇君弒爾比不弒之二驗也 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據文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日此不日比不弒之三驗也○髡苦門反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

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若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弒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吁香于反濮音卜 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實有弒君之罪則人人皆得殺之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弒君之人比之不弒四驗也 比之不弒有四。上四事 取國者稱國以弒。若比欲取國而弒君者當言楚弒其君虔不言公子比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不言楚弒其君虔而言公子比者衛祝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類是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比實無弒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爲君之嫌 春秋不以嫌代嫌。不以亂治亂之義 棄疾主其事。故嫌也。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爲君之嫌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地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公以再如晉不得入故不肯與盟○與音預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公不與盟當從外盟不日今日之善其會盟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難乃旦反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故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 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三國盟之力也 侯會而復之故言歸謹日之美諸侯存亡繼絕之義於其歸讚美之也於歸國之日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變之謂改常禮春秋之常小國不葬 謂不討賊無臣子也 以至蔡靈公弒逆無道身死國滅不宜書葬葬者不令其絕如乎中國且成諸侯興滅繼絕之善故葬之○令力呈反 ○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廢之既不能廢故致而書名爲臣之惡也意如雖惡猶曰見君臣之禮 ○見賢遍反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去起呂反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恢苦回反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內僅則小 莒己姓東夷本微國○振鐸之鐸反甸徒遍反一本作己姓音紀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末亡葛反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籥

由若反去起呂反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 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 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故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復扶又反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不名戎蠻子不名非中國故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朝直遙反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

陸渾戎。滅夷狄時不日 ○冬。有星孛于大辰。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言孛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 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惡音烏 ○六月。邾人入鄅。鄅音禹又音矩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白羽許地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

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東出奔楚。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

父誘而殺焉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東左氏及公羊作蔡侯朱 父執而用焉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是也 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奔既罪矣又奔 讎國惡莫大焉○惡之烏路反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 專制南里 ○大蒐于昌間 一音閒○閒如字 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天子志崩不志葬 必其時也月者亦為景王起○亦為于偽反 王室亂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君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定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地 單音善○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言王子猛不言王當國之嫌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猛非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此不卒者也 未成君也 其曰卒失嫌也 猛本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錄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 郊周邑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不日在外也以罪出奔又奔楚故略之不葬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 雞甫楚地○雞左氏作雞父 胡子髡沈子盈滅 國雖存君死曰滅○髡苦門反盈本亦作逞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 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言晉敗晉師 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 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明胡沈之君死社稷 獲陳夏齧獲者非

與之辭也 賢齧雖獲不病以其得衆也 與齧釋元同○夏戶雅反齧五結反 上下之稱也 君死曰滅得曰獲獲君曰之稱○之稱尺證反注之稱同 ○天王居于狄泉 狄泉周地 敬王辟子朝○辟音避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天子踰年即位稱王 雖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為家故居于狄泉稱王 尹氏立王子朝 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衛人以立之為得衆也此言尹氏立明唯尹氏欲立之 得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 據晉之名惡今朝亦惡不名○惡烏路反下同 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子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別彼列反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上謂宗廟也致曰于朝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 月名○挈苦結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釐力之反 ○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 鸜鵒不踰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鸜其俱反本又作鸜權左氏作鸜公羊作鸛鵒音欲濟子禮反 鸜鵒穴者而曰巢 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 或曰增之也 如增言宜穴而巢其實鵒不巢也雍曰凡書欲見災異未有妄加之文或說非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辭也 不言中辛中辛無事 又有繼之辭也 雩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 陽州齊竟上之地未敢直前故止竟也○公孫音遜本亦作遜下同○竟音境下同 齊侯唁公于野井 野井齊地○唁音彥公遠之至野井唁是也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 邡公也 邡當為訪謂訪晉欲納公○訪音方又音訪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居公 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為于偽反○易以豉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 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 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 以齊侯唁公于野井故見公故可言至自齊 居于鄆者公在外也 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公似在國故言居于鄆以明公在外 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至自齊者若已入國之辭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 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崇大其事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陵地○鄟音專又市轉反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周有入無出也 始即位在狄泉非其所今得還復宗廟是內故可言入若即位在朝則王者無外不言出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 雖與子朝俱奔遠矣○召上照反 奔直奔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僚力彫反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去逆反宛於元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扈音戶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徐邈曰自此已前邾無大夫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竊邑之甚故盡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邾快苦夬反本或作夬逃布吳反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不得入于晉乾侯晉地 公在外也○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乃定反○寧下同皆如字 ○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非我罪○叔倪五計反又五兮反左氏作詣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公失民心不能防禦備行居鄆小邑復使潰散○行下孟反又如字復扶又反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傳明非昭公之過非但季氏之罪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中國謂鄆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去起呂反 ○秋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傾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滅或為城非秋時月為下奔出○為于偽反 徐子章羽奔楚 奔而名者有罪惡也○惡烏路反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 適歷晉地○櫟力狄反歷作譯適丁歷反 ○夏四月丁巳薛

伯穀卒○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言已告意如意如不肯○為君于偽反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其不言邾黑肱何也 據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肱古弘反濫力甘反又力暫反 別乎邾也 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別彼列反 其不言濫子何也 據濫則濫非國 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口暫反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諸侯不享覲 享覲

見也言天子微弱四方諸侯不復貢獻又無朝見之禮○大音泰下許史反見賢遍反又如字又胡甸反朝直遥反在者。推尊與號（祭謂郊上帝 號謂稱王）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穀梁傳卷第十

經傳肆阡壹伯玖拾玖字

注叁阡叁伯肆拾壹字

音義壹阡零陸拾字

仲比校訖

春秋穀梁傳定公第十一（定公名宋昭公庶弟敬王十一年即位）

范寧集解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死和外故）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直說曰案傳定元年不書王此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健仲幾也）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

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見賢遍反）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棄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據未有日者）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去戊辰六日經不即位）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象治之處○楹盈成反）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欲有見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大月乃得即位危故曰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以輕命重也蓋為天子所召不敢辭況君喪未葬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周道尚明無視于不往）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非正也。何也（冬未嘗既成穀者雩則非禮可知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孫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踊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自穀之熟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請耕耘芸音云）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

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謂君必為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不敢煩民請命願抽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出即請辭也○道音導焉反是舍音捨焉請本度反應上時雩文然廢反為旱干為反去讓羌呂反反道之音導）夫請者。非可諮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諮託猶假寄也○諮以之反）○立煬宮（煬宮伯禽子康叔已久○煬宮餘亮反煬公之廟也煬公伯禽子）立者不宜立者也。冬。十月。隕霜殺菽（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

尊者親之何也（不正關更廣大之不合法度也）蓋舉輕不合正猶為美好之事況何以雉門觀之而作之下）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蓋舉輕不合正猶為美好之事況何以雉門觀之○差初賣反）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三月。辛卯。邾子穿卒（穿音川）○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拔皮八反）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公羊作陘音胥反）○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音生又如字）○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召陵會劉子諸侯盟言之皋鼬地名○鼬由又反）一事而再會。公

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楚疑於侵之故復會更錄也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復會扶又反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采地○劉卷音權采七代反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者謂之寰內諸侯列土之諸侯雖賢猶不當卒○寰內音環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皆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爲諸侯主所以爲賢○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貴謂子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子胥父伍奢也爲楚平王所殺○信音申攘如羊反却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見不以禮曰干欲因闔廬復讎父之讎○挾戶牒反又子協反闔戶牒反又音合扶戶牒反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子音泰夫乃欲復讎君其甚大其甚勇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報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出奔求之正是日謂昭公始朝楚之日○爲是于僞反不爲及下爲是皆同朝於直遥反注同囊乃郎反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南郢楚都○郢以井反又以正反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用事者猶漢水神○數所主反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據實文救大也表狄救道未救蔡救大也同於中國楚囊瓦出奔鄭知見伐由己故懼而出奔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societies陳平王之墓鄭制曰陳器與陳侯軍陳也懼縮侯軍陳縣言吳人壞楚宗廟也○易以豉反壞音怪縋七達反縣音玄元苦浪反何以不言滅也據宗廟既壞滅器已滅則見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曰有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楚敗而奮○肖音笑奮方問反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復立也○復扶又反何以謂之吳也據戰稱子狄之也何謂狄之也

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收囚故諸侯歸之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不言師之者主名若獨是會也義通也言此是親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於越入吳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與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見其賢編反○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例曰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誅亦猶公子彄殺桓之賊人故於桓許韋反○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爲所未詳公羊傳曰殺二名○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大夫稱家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家後張故公懼而脩內城譏公不務德欲恃城以自固○張如字一音下亮反注同或曰非外民也季孫意如卒○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音咸○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地○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惡烏路反○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柳良久反○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濮音卜○從祀先公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還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大弓者武之戎弓也是武王征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欲世世子孫無忘周德也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也亡失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蕢卒蕢田○得寶玉大弓杜預曰弓壬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自強故重而書之○分器扶問反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況於宗廟乎乎取其師不目其地惡得之惡於何也○惡烏路反音烏注亦同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夏八月公會齊侯于頰谷○頰古協反左傳作夾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離曾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真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真是是非紛紜則未有是非不同故曰離離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則不足致之于宗廟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

故書弟以罪宋公 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蕭宋邑 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大詳略之義則平不日者亦有惡矣蓋不能相臨以信○會羊朱反惡之烏路反下同取大音泰 ○叔還如鄭莅盟。○還音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猶取也。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隳其城若新得之故大墮稱取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如求取邑於他然○墮許規反郈音后背音佩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音祕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 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邊謂相接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葭音加 ○夏。築蛇淵囿。蛇淵地名○囿音又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亦反又食夜反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據叛惡而歸善 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

正國也。此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逐君側之惡人 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據是 其入無君命也。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不言入晉而言叛以疑其罪安君則釋其罪 ○薛弒其君比。○比必履反又必志反 ○晉趙陽出奔宋。○晉不得不言叛者惡以春秋之義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佗徒河反又徒何反牂子郎反又作祥 ○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李吳地○敗必邁反檇音醉 ○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衛地○牽音去賢反 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他刀反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脤市軫反膰音煩 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

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於春秋 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稱弟者未失爲弟之行○行下孟反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會公于比蒲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朝直遙反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處非一處以至死○鼷音兮處昌慮反 不敬莫大焉。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 高寢。非正也。○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衛地也○蒢直居反 ○邾子來奔喪。喪急。故以奔言之。○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不言夫人者非夫人也○弋羊職反左氏作姒氏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昃也下昃謂晡時○稷音側 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辛巳。葬定弋。○冬。城漆。

春秋穀梁卷第十一

經傳貳阡玖伯陸拾伍字　注壹阡捌伯叁拾捌字

音義伍伯捌拾伍字　仁仲　比　校訖

春秋穀梁傳哀公第十二

○哀公名蔣定公子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直遂卜而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初絜莫先也。）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漷所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漷東火郭反又音郭沂魚依反。）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句古侯反繹音亦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不與音餘。）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來直遥反。）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命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在襄君薨而反國之道當稱子以尊稱也今稱世子如君有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在襄君薨而反國之道當稱子以尊稱也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蒯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義不達此義江熙曰春秋公羊傳以世子世子國君者蒯聵爲世子則輒爲世子也若蒯聵得反輒當復曰世子也若蒯聵不得復稱世子輒曰世子也若蒯聵得反立明矣在襄君薨而反國之道當稱子以尊稱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以世子稱世子忽復稱子鄭伯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名非邪。信父者申父之命也。拒反又音距。）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鐵衛地。他結反。）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江熙曰國夏首立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辭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成乎衛則爲大夫屬于衛子圍父者謂人倫之道絕故以別百之。曼姑者馮辭音避。）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言及則祖有尊卑。（解經不言及。）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稱帥師有難。難乃旦反。）宋樂髡帥師伐曹。（髡苦門反。）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稱國以放放恩罪也然則稱人以放放有罪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播盜以弒君。不以者也。夫盜侯有罪位者雖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者若荀況叶弒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作人倫之辭。）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目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地葬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徵舒是非定八年盜殺蔡侯申者是非殺者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加殺蔡侯申者是非殺者也。辟中直避。）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郛郭也。郛音孚。）六月。辛丑。亳社災。（殷都于亳武王伐紂以爲亡國之戒劉向曰殷亡亳社滅人君無戒心之象故因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亡亡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也緣有屋上通天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昌。）冬。十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閏月附月之餘日設數所主反。）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柤莊加反。）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軫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不曰荼不正也。荼音徒一音大加反。）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矣。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何休曰即不使陽生繫荼。）夏。齊國夏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國書齊大夫陵資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莫萬反。）夏。公會吳于繒。（繒在陵反。）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夫邾侯有罪位者雖執以歸于京師魚肉其君而擅盜執錄故曰入以表惡之。掘市戰反惡烏路反傳及注同。）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徐乾曰臨者總有之也王者無外以天下爲家蓋其有也。）有臨一國之言焉。（諸侯之臨國亦得有之如王於天下。）有臨一家之言焉。（大夫臨家猶諸侯臨國。）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後之也以是爲略齊此言取蓋亦略也魯前年伐曹。）惡內也。歸邾子益于邾。（侵漸故也。惡烏路反。）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把伯過卒。（把音戈。）齊人歸讙及闡。（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地。）

九年。春。王二月。葬把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地也。雍於用反。）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難鄭師將敗矣。易以豉反將子亮反。）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傳例曰凡事不致公會吳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莊六年公至自戍衛傳曰不致則無以見公惡例。以見賢編反。）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彄苦侯反。）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頗破何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國書齊大夫陵資也。）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其出馬一匹牛三頭公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言用者非所宜用。剛如字又彼列反。）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象中平之法而田賦並賦言其賦民。蓋矣。爲官于僞反統計數反夏謂戶雅反。）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非禮當絕故不書。）取如字又七住反。）公會吳于橐皐。（橐皐某地。橐章夜反一音託。）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其地。）

鄭音云。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音終。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戚反。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及者。尊及卑也。黃池其地。子進乎哉。遂子矣。進。進稱子。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以白殘殘者以碎。蛟龍之害。祝。之六反。斷音短。碎音碎。蛟音交。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冠方冠。其猶于成周。猶。猶。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累累。猶數數也。累。力追反。數。所角反。吳能為之則不臣乎。言其臣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尊稱尺證反。下同。夫差音扶。下初佳反。○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吳。晉侯故。故。字音佩。○盜殺陳夏區夫。傳例曰。微殺大夫稱盜。區。烏侯反。○十有二月。螽。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冬。蝗。○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直方見孛。疑星甘沒故。○孛。音佩。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作之本。百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斷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雖之應也。然則關雎麟趾。王德者。文王之美。春秋之文。周公道。然於獲麟。○狩。手又反。不出如字。又亦遠反。夫音扶。不王于況反。下王德同。雎七余反。之應于敬反。引取之也。言引取之者。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諱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獲。麟。白為孔子來。麟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為于偽反。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如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麟曰中國者。言為禮義之鄉。聖賢之宅。魏儀表於昭。昭。昭。周。於不朽。麟。麟。少郊。不必。恒。有。麟。鳳。鳥。林。非為。麟來。麟時。道衰。麟。非。不。麟。一降。麟。老。其。何。問。為。非。魯之常。為。鳥。蟲。非。洋。端之。鳥。水。故。經。言。其。所。以。水。常。有。此。所。以。中。國。春。秋。之。貴。乎。中。國。者。以。禮。義。故。也。道。衰。則。沒。反。問。音。維。又。音。微。或。音。欲。或。音。或

春秋穀梁卷第十二

經傳壹阡捌伯陸拾玖字

注壹阡玖伯捌拾叁字

音義肆伯叁拾貳字

國學進士 仲 校正

國學進士劉 子夏 同校

國學進士陳 幾 同校

國學進士張 甫 同校

奉議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 應行 參校

宋氏萬卷堂藏書記

癸丑仲秋重校訖

余仁仲萬卷堂所刻經本今聞於世者曰周禮曰公羊曰穀梁公羊揚州汪氏有繕本周禮舊藏盧雅雨家惟穀梁僅康熙間長洲何煌見之然其本缺宣公以前已稱為希世之珍此本首尾完具無一字損失以何氏校本照之有應有不應當由何氏所見為初印本此又仁仲覆校重訂者故於何氏所稱脫誤之處皆挖補擠入然則此為余氏定本何氏所見猶未善也原本舊為日本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間狩谷望之使人影摹之纖豪畢肖展轉歸向山黃村余初來日本時即從黃村求得之慫恿星使何公重繕以傳會瓜代不果暨新任星使黎公廼以付之梓人踰年而後成按穀梁所據之經不必悉與左氏公羊合而後分經附傳之例亦與二傳差互至范氏之解則傳習愈希除注疏刊本外絕尠證驗即明知有脫誤亦苦於無徵不信然則此本之不絕如綫誠為瓌寶今以唐石經證經傳以唐宋人說春秋三傳者佐之以宋監本（余所得日本古鈔經注本首題豐本春秋穀梁傳多與十行本經注合）注疏本證集解以陸氏釋文佐之又自宋以來所傳經注本不必與釋文合而合刊注疏者往往改釋文以就之至毛本則割截尤甚此本後有仁仲自記不以釋文改定本亦不以定本改釋文猶有漢唐經師家法今單行釋文俱在此本既悉與之合故於注疏所附亦不一一訂正焉光緒癸未秋九月宜都楊守敬記

余仁仲萬卷堂穀梁傳考異

序感化 石經剜本春秋集傳釋例同宋監本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無化字 釋文窺 各本作窺按說文窺正視也廣韻丑庚切則不當為去規反此宜從各本作窺 序不棄 各本同石經作弃 序得強 石經剜本萬歷本同十行宋監閩監毛無得字按無得字文義已足此涉上文六得字衍 釋文周文王八世 與石經釋文合 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 宋監十行閩本同明監毛本作惡 二年解底羌 各本孫 注疏作周公八世孫 隱公元年解罪故

解臨事閩監毛事誤者　三年解三穀十行三誤二　解正者注疏本者也作解　解在殯注疏本在並誤作未　四年傳貶也各本同石經貶下衍之字　解書宋監不氏族以下至嫌字閩監毛誤作以行首脫注字　五年解則千宋監十行同閩監毛千作刊　七年解有時毛時作持十行同閩監　解司里毛本里誤理　八年傳惡入石經余本單疏集解傳李本幷會通本十行本同閩監毛脫入字　傳邑也石經呂本中集解余本十行本同閩監毛脫也字　解若令與釋文合注疏本並誤作今

桓公元年經正月公即位與石經同○按此以傳附經之誤當以正月二字提頭上春王下而以公即位三字置於此又刪之例凡經一事數句者傳文即隨句附經公羊一事為一傳者不同然則以傳文附經文則經文之上當有○以闕之令刪○則與傳文並為一條　二年解為親宋監十行本誤　為傳計數石經釋文余本合注疏本並誤討　解殆其毛本殆作殆　解蓋無閩監毛盡讓善　經三年與石經合注疏本三誤二　七年解不言朝各本皆作不言名○按各本皆誤讓文以成注文不知其正以釋傳辭　八年解到京字故引鄭伯之奔以相決非以鄭伯不名之謂也　解在郤注疏本作郤　解判合宋監本判字空十行作叛非　傳放命石經陸淳纂例呂本俞本所據本亦同注疏本並作放　十三年解時在注疏本時誤作傳　十四年解紓緩十行誤作緩閩監毛作　解所置閩監毛置作設此本宋監十行本同　十七年經公及

邾○下文此本亦作邾　解恥大與十行合閩監毛大作有　莊公元年解二十九各本同誤毛改作三十九亦誤按當作三十年　傳躬君石經會通本李本傳變之為正各本同當作隱之正　解與士閩監毛士作人誤　經紀郱鄑郚近人或欲據下文於郱下增于字　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閩以三字為名是非注云並出之義甚明如以下為邑則下國字為之本義則此傳應在或說下矣此說亦非　二年傳主者閩監毛脫主字

三年經齊侯石經侯作侯各本同此　解郊牛通典引郊上有禘字是也此本亦脫　四年解傍基閩監毛作旁非　六年經三月石經十行本合閩監毛誤作二月　七年經夜中星隕如雨此經文也亦因後○以闕之閩監毛誤此為傳文而妄增此六字於恆星不見下　解失星閩本失作天毛本同十行　傳雨說各本同石經作兩說恐非　解隕隊與釋文合各本作墜　解中夜毛作夜中十行合閩監　解江瀆此書通作瀆各本作瀆　十二年解豺狼與釋文合各本作豺　解杅衛又引釋文作捍此亦余氏兩存之事　十四年經宋公衛侯石與經十行合閩監毛脫此四字　解推桓與十行同閩監毛脫桓字　十七年解得執毛得作相誤　十八年解食虧與十行合閩監毛食下衍有字　解若入竟監毛同十行閩本若作君○按作若是也言入竟者指戎也故言若　十九年傳其遠之何也與石經十行俞本合閩監毛脫之字　二十一年解外引釋文有○以閩注文閩監毛誤連注文　二十三年解比行各本此作比誤　解霸主各本同何校作伯非此本　二十四年傳日之

監毛日誤月　二十五年經鼓用牲於社閩監毛於誤于此句於二十八年經臧孫辰與石經合注疏本同余本誤辰作臣今所見無作臣之本　二十有九年與石經合注疏本並脫有字　三十二年解辭之各本辭訛不近人遠　解寧所未詳十行寧誤譆閩監毛本作詳增遝字以足之非此

閔公元年解言桓容各本桓作相非　解又不閩監毛又誤之

僖公元年經齊人以歸閩監毛亂此句于夷下誤　二年解不誤宋監本宋此字十行閩監毛作不悟是　四年解與其毛脫其字　解不先閩監毛作先不非　八年解是妾不為夫人宋監十行天下空缺一字閩監毛作以○按此作人　十年傳吾若此入而自明閩監毛脫吾字明下衍明字　十一年解因以監毛闕作故　十二年經三月石經同注疏本並誤作正月　十六年傳六鷁與石經宋監本陸本俞本合注疏本作鶂　傳桓公石經無公字　十七年解無君與十行合閩監毛君作人　十八年解文十三三誤與毛同當作十二　二十一年經釋宋公閩監毛此于盟于薄之下誤　二十二年傳有字與　傳姪亂監毛脫亂字　二十三年解桓公之子襄公此注監毛脫　傳茲父毛脫此二字　二十四年解惡之也各本也誤出　經二十有五年與石經合注疏本脫有字　解盡同姓注疏本同此余本獨是者　解比例監毛比誤此　二十六年經楚人監毛人誤子　二十七年解識斯十行閩本作以類非毛改作以類並非　二十八年經齊師石經作齊侯　解所昭閩監毛作照　三十年解近上監毛上誤此　解大平與釋文合注疏本作太　三十二年解文憲各本作憲　三十三年解縱觀各本作縱　經商臣與十行同石經閩監毛作商臣　文公元年解成衛地此三字閩監毛脫　傳外諸侯石經無外字　二年解昭經與釋文合閩監毛作昭　此書經傳並作商註文商商節出　四年解問者監毛者誤曰　解風姓監毛姓誤氏　傳以晚與石經俞本合　六年傳夜姑十行作射姑非　傳之事注疏本脫之字　文不數所古反閩監毛誤以為注文而改古為右段反為也大謬　八年解鄭地毛本鄭上有暴字　十年傳弟兄石經余本李本合注疏本作兄弟誤　解二寸十行閩本同監毛二作三　十四年經六月按此行字小而密初刻脫文後挖補入　解許伯石經作許男　解祝吁注疏本祝作州　十五年傳其以閩監毛誤以其　宣公何校余本自此宣公以上皆缺　元年解宣公弒立十行閩本作公宣　二年解生獲各本同何校余本作缺缺字不相　○按公以不解解文所載本或無公字十行閩本增公於宣上非也　八年傳以譏石經誤畿　經萬入去籥閩監毛籥誤龠　解止以父病上各本脫父字大謬　六年傳來盟者

此四字於各本合注疏本脫于字　解於常閩監毛於誤為　九年經楚子閩監毛子誤入　傳通于閩監毛十行合閩監　十年解傳例以下此注閩監毛誤置于月下此與十行合　解入今出奔與十行合閩監毛今誤令　十一年傳外狄也何校各本合石經呂本李本並同注　解與君何校合各本君字　解泄冶閩監毛作洩　十二年解之　惡何校惡作罪非余本　經先殺石經作殺一本作殺　十五年傳其曰按作息　解故貴與各本同何校余本貴作責　十六年解之謝　解十畝何校合各本作十五畝誤　十七年傳終身監毛　十八年解戕繒毛誤贈　傳路寢路寢何校合石經呂本俞本並同注疏本　經至檉遂奔齊　傳亦奔何校合石經湖本俞本李本並同注疏本亦誤此

成公元年解又加何校合注疏本加上衍如字　解姪子字也十行姪誤二　解不言監毛脫不字　年傳壹戰石經余本十行同閩監毛壹作一下同　釋文謂笑其跛罷行本　解善言高傒　解不言公何校同注疏本脫公字　七年經改卜閩監以改卜食其角乃免牛三字　經繒人監毛繒誤鄫　年解所馮與釋文合注疏本作憑　解賢君與各本同何校余本君不相應　九年解不復十行閩合　十三年經公自石經公下有至字　經齊侯何校合石經同注疏本脫　十五年解見疏閩本見誤是　十六年解衛是何校余本脫是字　傳存公監毛存作在　傳存焉何校合石經會通本無馬字是也　解日之何校合十行日作已　十七年傳壬申何校余本脫壬申二字此不應後來增入　解稱其閩監毛其誤于　十八年經自晉注疏本並同石經晉下有會字是也　六年傳非

襄公元年經宋彭城閩監毛作宋　二年經庚辰石經十行本合閩監毛脫辰字　立何校合石經陸本俞本並同閩監毛脫非字　九年經杞伯石經合注疏本脫此二字何校余本作十　年傳何也何校合注疏本脫也字　解此日閩監此誤比　十一年解凡　萬與各本同何校凡下有七字非○按有七字是　十七年經圍桃以下十一字與各本同何校余　十八年傳同與何校合石經釋文並同注疏本作與非　十九年　解京城毛京誤亮　二十年經公子溈毛溈誤為　傳弟兄何校余本作兄弟　作兄弟二十一年經自晉毛晉誤音　二十三年解而後何校合注疏本作而後　解塗聖何校合與釋文同各本聖誤堅　二十五年經同盟十行閩監毛　二十四年　解然　二十六年解以見之書日何校余本五字不應此　後何校余本作后　二十七年解獻公各本公誤入云云則此不當作入　解後　殺何校合各本擯謬傳此與釋文合　解上仁與十行閩監毛作三何校　傳氏姓何校合各本

二十九年經九月各本作七月此與左氏公羊合何本作九月解言□聽者各本言下二字接連此獨空一字閩北字之脫何校本無空格疑下有字不相應○按言無接連以是三十年解義有何校合各本義誤善解不弑十行閩本不作弑誤傳且不與石經合十行閩本且誤目昭公元年經三月與石經合何失校注疏本並作二誤五年傳以其地何校合石經無其字七年傳平者成也何校余本脫此四字並不應以校補補入何校合注疏本並脫人字解受名受下並衍命字八年傳弟兄何校合本余本同注疏本並作兄弟誤解爲旃何校合各本脫旃字解遷容何校合石經呂本剛誤本容誤幼少何校合此與釋文同各本少誤小傳閔之何校合石經呂本剛誤寬經解改治集解並同余本注疏本之並誤公九年解淺薄何校合各本作薄淺十一年解世子痤十行閩本痤誤解情禮各本禮作理何失校解此月何校合各本此作比毛本月作淵此因比字誤而改淵字以合之非有別本也解人衆毛誤作衆人解地也毛也作名是解殺一國何校合十行閩本

下空一字閩監毛補補作蔡十二年解以絕何校合各本以作而解伐者何校合各本脫者字解能救何校合各本脫能字十三年解弑君何校合各本作殺解君道監毛作道解以至毛至作致十七年解于檮何校合各本檮作檮誤九年解比夷何校合各本此下有三字解其不弑何校合各本脫不字十君毛君作父傳止不知何失校石經胡傳呂本張本本家無有解說皆有止字余本注疏本並脫止字二十年經兄輔與十行同石經脫作輔是也解凱曰毛說觀行序說目閩監毛說作自亦非二十二年經癸酉朔何校余本脫此六字此不應經沈子盈減閩監毛減下何校補夏切滿四字非也解立明何校合注疏本明誤朝二十五年解如增何校如作加不相應經次于陽州閩監毛陽此四字于公羊于陽下非三十二年解朝見何校合各本見作覲解斥言何校合各本斥作言四年傳一定公元年傳此大夫石經呂本張本余本並同注疏本此下衍其字傳義爲何校余本脫此六字此不應義爲作爲也不相應傳冬大雩非正也何校余本脫此六字此不應傳是也補入解謂君何校合各本謂誤爲○按儀禮經傳通解引作謂二年解下爾何校合各本爾作矣事何校合石經余本並同注疏本此二字誤作接一字解楚強各本作強疑何失校解復會各本曾說者何失校解楚都何校合各本都誤鄰解知見此十字注監毛脫解元御何校同與經文合各本元誤抗解飢與十行同閩監毛作饑依說文當作饑然古書多以飢爲饑通用已久解由于何校合各本作乎十一年經弟辰閩監毛此下行及仲佗石經公子地之弟辰二十字此與石經自陳入于諸以版宋公之弟辰二十字此與石經十行本合十二年傳不言圍何校合石經余本同注疏本並脫不字傳遷乎何校余本遷此脫此十四年經吳子光卒何校余本脫四字此不應十五年解以至本以作而哀公元年傳諸郊何校合石經呂本李本余本同注疏本並脫郊字解天變毛天說文本同傳可矣何校余本矣誤也不相應解謂卜何校合各本卜誤下傳卜免監毛誤免卜

解當有何校合各本當誤言解爲上毛爲作曰解在我何校合各本在作皆傳不志何校合石經呂本李本余本同注疏本志誤忘二年經東田此下閩監毛何及田九字傳以賴不受也何校余本脫此三字此不應亦補入三年傳於衞毛於誤于六年傳則其日何校余本脫此三字此不應亦補入余本脫其字此不應亦補入傳弗受石經作不傳可以毛可誤何解後殺何校同各本作殺七年解如王閩監毛王誤言八年解宣元何校本元誤九解亦略監毛亦誤言十年解以見公惡何校本以作用公下有之字此不應當依改十三年經元公何校余本脫此二字此不應十四年解令言何校合各本上有注字今其恒各本作其常何校余本脫其字解鄭世子何校十行閩本訛辨編末附何休公羊傳序此因余氏有合刊公穀二傳跋故原本摹之今亦附刊于後

經籍訪古志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宋槧本阿波侯藏

晉范甯集解每半板十一行行十八九字注雙行二十七字每章附音義每卷末有經傳注及音義字數又記仁仲比校訖余仁仲刊於家塾十二卷末記國學進士余仁仲校正國學進士劉子侯陳幾張甫同校議郎參書武安軍節度判官縣公事陳應行參校癸丑仲秋重校訖又有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跋序後及卷尾有余氏萬卷堂藏書記卷端捺金澤文庫印此本係紫學士邦彥舊藏往年得谷望之與松碕慷堂謀就阿波國學俾一書生影鈔宋刻盡肖宛然如宋槧今猶藏在求古樓攷清揚州汪氏重刊宋本公羊傳亦仁仲所校刊與此同種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例釋法書

許桂林學

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卽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自瑕邱江公受學於申公傳於榮廣皓星公二人申公與榮廣亦皆魯人案齊魯之學俱親受於子夏稱學於齊爲較近故鄭氏云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惟公羊先立學官師說久於穀梁至漢宣始立貫逵傳云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范序自魏晉以來釋者十家隋書經籍志云至隋寖微今殆絕無師說自隋至今又千二百年近儒於公羊左氏二家不少

著錄而穀梁無專業及之者誠以師說既沒而時月日之書法說者又每多轇轕余輯學海堂經解千數百卷於穀梁學獨無專家道光二十年見鎮江柳氏撰穀梁傳學余樂善經近孔語特爲序之今讀許氏桂林所作釋例有引公羊互證者有駁公羊而專主者大旨具見所作總論末據鄭氏穀梁善於經之語以爲時月日都善經之一是亦爲信鄭學不爲無根之譚與柳氏書可相輔而行也許君海州人太平寰宇記海州爲春秋終國之東界詩魯頌至于海邦海邦卽今海州之地居魯地而修揚學可謂近孔之實證矣有海邦好古者繼許君而傳授之則申公韋賢之師說且不難按籍考也杜林爲余門生湯敎夫所取之士湯尋其對策嘉慶壬申冬余閱兵至海州信因淩仲子先生見所作宣西通二卷已採入續略人傳今又獲覩此册他時有刊入經解續集者是則余所深快也

道光二十五年秋揚州阮元序

太史公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春秋者杜預所謂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稱史記之法也若晉乘楚檮杌則不主斯義矣春秋何以託始於隱謂爲東遷及隱誠國而作皆非也意者東遷後四十餘年諸侯無大變更其盟會赴告皆有時月日可稽可以著吾史法又特載夏五郭公之闕文以明或月或不月或日或不日皆筆削而非闕文也審是則穀梁氏之傳爲淸而不短矣夫事實在國史而褒貶在單詞舍國史而讀春秋指某事曰此聖人之褒也

指某事曰此聖人之貶也必有憑空結撰而不能裒諸一是者矣或有謂以名地見書法者名字繫乎爵位地名分乎畛域且人名夫不知爲誰地名去不知何國安能成文然則有所褒諱抑損之微言其在時月日乎而或者疑之孔子未修春秋豈先設此條例則甚矣其說之固也夫聖人之作易也何有承乘比應古人之作詩也亦何有賦比興而其義類卒不出乎此蓋研經者參互考訂以探作者之用心而求其合遂如陣伍之不可紊法律之不可改也其離與合在信之篤與不篤耳月南篤信穀梁氏之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豈惟行功於穀梁其於春秋亦庶幾鼓芳風以扇遊塵者歟至謂公羊爲穀梁外傳左氏因公穀曼衍近於武斷然漢儒治經弊在黨同伐異而經學立後人治經弊在隨聲是非而經學廢月南殆猶有專門之風故特標舉爲成學治古文者勸焉陶山唐仲冕撰

近日爲公羊之學者多無人措意穀梁者得大著闡揚前哲經訓條理精密論辨明允實足嘉惠儒林鄙意如漢唐人家法有不合尊見之條亦爲回互更善丙子八月朔星衍頓首

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正人事也然必天統正於上然後人事正於下聖人書法於年月時日之閒必非偶然乃後人不得其說徒加以附會穿鑿及不能通則謂聖人本無意焉夫聖人豈無意者抑閒之治春秋如斷獄左氏案也公羊判也穀梁律也世未有不明律條而能據案以判是非者則治三傳必先穀梁年月時日之閒何可不加之意乎月南是書詳爲釋例爲穀梁之功臣死春秋之微意亦可以覘其學之深矣潞河白鎔拜跋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春秋三家信難蜂出鄭君獨謂穀梁善于經然則治經者舍穀梁奚從明穀梁者舍年月日時奚從且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左氏曾發其例固非一家之學也喜孫素好鄭說無以發明今復觀月南先生釋例渙然冰釋而廢疾益起若其類別之詳審引信之簡明以況武子其庶幾焉劉原父言窮於日月焉在其窘也甘泉汪喜孫記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海州許桂林

總論

穀梁傳與公羊傳皆謂春秋書法以時月日爲例而穀梁尤備先儒多譏爲迂妄桂林通案經傳而疑其說之不可廢也張晏謂春秋萬八千字李巡謂今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自晏時至巡時闕字如此向非穀梁有日月之例則盟昧不日公子益師卒不日蔡侯肸卒不月壬申公朝於王所不繫月必指爲張晏以後闕文矣自

穀梁有傳桀夢得俞皋之徒雖疑此諸經爲缺而自不敢決人亦莫信其有功於經一也春王正月秋七月穀梁皆有傳而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昭十年定十四年不書冬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無事乃不發傳言其故知此實作傳後缺文程端學疑春秋多孔子修成後所缺以駁穀梁日月例於理難通桂林以穀梁無傳者證爲作傳後所缺於事較確而先儒謂桓無秋冬貶其篡立莊書夏五月譏娶仇女昭不書冬在娶齊子之歲謬悠之說不攻自破其有功於經二也桓五年甲戌己丑桓十二年再書丙戌非穀梁有傳則以爲脫簡人孰能難娶齊卒於糴糴在公至後非穀梁有傳則以爲錯簡世莫由辯考定武成移易大學之事必當先見於春秋一經矣其有功於經三也後儒以日月義例爲朱子所斥隨聲附和不顧其安如公子益師卒不書日傳以爲惡劉氏權衡以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皆惡而卒書日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反不日殷之此本何休說鄭君釋廢疾已辨之矣謂所謂惡者非必身有大罪左氏此傳云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即穀梁所謂惡也蓋護君

失親親敬大臣之禮如此則意如書日得臣不書日何傷乎又如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云諸侯時卒惡之也劉敞以爲非而謂臣子慢則赴不具月日不知臣子慢卽穀梁所謂惡也已說本在穀梁舊說之中而逃駁穀梁已覺輕妄顧棟高並駁敞說以爲千里告喪豈有忘記月日之理卽使不具爲君臣亦當細加考究乃書於策此尤學究迂拙之談彼國告喪不具月日爲之君臣從何考究將移書彼國問其月日耶抑遣人赴國探其赴告之文以相參證也恐無此政體矣穀梁例災異甚則月不甚則時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李本謂不書月日爲闕文棟高亦信之以爲豈經一時皆雨雹然則隱二年春公會戎於潛經一時皆會戎乎五年春公觀魚於棠經一時皆觀魚乎以此類推春秋闕文殆居其半是爲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說復揚其燼也程端學謂春秋闕文皆孔子修成後所闕尤不可通三傳各相傳受而經文不同者不過人名如祝吁作州吁隱如作意如地名如屈銀作厥慭浩油作皋鼬公伐齊納糾左氏多子字不至而復公羊少而字莊十六年盟幽公羊有

公字左氏無曹伯之類而最易訛誤脫落之月日三傳皆同其無脫誤審矣穀梁明著月日義例居要不煩深得經旨如丙戌盟於武父下書丙戌衛侯晉卒穀梁特著之曰決日義也蓋再書丙戌見此必當書日者也隕石於宋五之後書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特著之曰決不日而月也蓋特書是月見此必當書月者也公羊以是月爲晦夫春秋卽不書晦而晦亦有干支何不仍書甲子若乙丑乃變文曰是月乎文公則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僖公則書正月不雨四月不雨六月雨若非褒貶異詞何不曰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乎他如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皆書日以見意之明證也許世子止之獄歐公疑之疑其同乎弑故直以爲弑也穀梁以時葬辨其異則義正而事明矣是其有功於經尤偉也先儒據所譏爲無意義者桓盟不日而葬邱書日其例不一因謂日月或有或無皆據舊史間用公羊年遠不詳之說不從穀梁不知晉伯諸盟皆日而桓盟不日不云信之不可也桓盟不日而葬邱書日不云備之不可也外盟如曲濮孔

子身當其時而不書日瓦屋之盟遠矣乃書日此不用穀梁外盟不日以謹參盟之始而書月不可也江充賈乃云自文公而上一百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略同而日數近倍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夫一百十四年比一百二十八年少十四年而二百二十比百七十纔多五十便云近倍譬如人方二十二歲便向一十七歲人自謂年數近倍責以父事之禮有不粲然者乎且以外諸侯卒一例言之文以前書日二十七不書十四宣以後書日五十三不書二十來甚爲經也隱公時宋繆蔡宣皆書日昭公時甚近晉平又伯主而不書日謂非晉政之衰臣子偷情赴詞率略乎竊謂經本謹嚴傳亦精簡舉隅莫反治縣益芬一壞於范徐諸子閒生穿鑿再壞於啖趙以後好爲議論本義既失轉辨轉晦如莒人入向傳云入者內弗受趙匡以爲用兵之事安有彼國願受不知傳本義謂彼無罪不當受兵也子同生傳云疑故志之趙匡謂爲委巷之談不知傳本義正以委巷之談多疑莊公爲齊襄子特記此以釋疑也傳例大夫日卒正

也諸侯日卒時葬正也正之爲言常也言此常理也常例也注家於大夫之正以爲賢季友賢矣公孫茲亦賢乎於諸侯之正以爲承嫡宋繆公日卒傳云正也繆公乃宣公之弟卒而殤公以兄子嗣立孰爲承嫡乎衛人立晉傳云不宜立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是宜不正矣而丙戌衛侯晉卒書日尤足見正非承嫡之謂觀僖四年許男新臣卒疏反覆陳說徒滋繳繞經生之見謂於文儒不得謂無故矣穀梁子受業子夏孔門文學科也深得古人爲文體要以其所論推其所不論省文互見條理自具觀其與公羊爲同門各自爲傳而詳略亦復相備則其本傳之不爲繁贅宜矣桂林詳述時月日例惟取傳中所有條而列之有疏證而無校釋其范註中所論之例別爲傳外餘例附後不敢以漏也竊謂三傳而疑公羊穀梁二傳爲一人所述其書彼詳此略異同互存仍屬有意如穀梁葬宋繆公傳危不得葬也疑帥師會伐鄭傳不稱公子與乎弑公故貶也其故皆詳於公羊傳莒人滅紀穀梁但云立異姓以莅祭祀而公羊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詳言其故曹殺其

大夫穀梁但云爲曹羈崇而公羊於曹羈出奔陳及曹殺其大夫兩傳詳之其兩傳義異者則穀梁之義多正公羊之論多偏蓋以穀梁爲正傳公羊爲外傳如左氏之與國語耳漢書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三十篇在左氏微鐸氏微公羊章句穀梁章句之閒則係疏證之書前人有疑公羊穀梁皆姜姓者以二字翻切皆爲姜字俱非偶然桂林疑卽一人寓此二姓壽夢爲乘勃毅爲披古蚤有之不必以翻切始孫炎爲疑也穀梁爲子夏弟子傳有稱尸子沈子者有稱穀梁子者而五稱孔子曰

一稱子曰哀元年四月辛巳朔傳中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其稱子亦當爲孔子乃穀梁子問子夏之詞其爲孔門嫡傳無疑世乃謂左氏親見聖人竊謂左氏左祖晉三家齊田氏必六國時遜詞避禍昔人疑爲六國時人良是蓋其人負絕世文才就公穀二傳左右采獲因而曼衍成一家書如傳稱郤子登婦人笑於房前後無言郤克跛眇之文則何者可笑乎此用公穀之說而失爲照應者也崔杼弒莊公公羊無傳穀梁但有莊公失言注於崔氏八字公羊齊人且無所聞而左氏敘述瑣

細衅極之歌賜冠之舉干掫之請此卽有百二十國寶書亦所不應紀載者左氏與國之人何從得之得毋因穀梁一注字生此文倘乎是因公穀之說而巧爲傅會者也鉏麑殺靈輒公羊皆無名左氏有之公羊之勇士某與盾言而自刎猶無姓名左氏之鉏麑不見趙盾退而觸槐其言誰聞之而其名誰問之駱桑之餓人左氏已明著靈輒之名而後乃云問其名居不告而退是用公穀之說而失於檢點者也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此用公穀之說而暗爲注釋者也有用公穀之說而更易詞語者公卽位而欲求好於邾卽及者內爲志之說也有因公穀之說而張皇潤色者盟于召陵吳入楚之類是也有因公穀之說可疑酌爲改易略近人情者星隕如雨鄫季姬來甯之類是也有公穀所略而乘之爲詳者鄫鄒陵諸戰之類是也有公穀所詳而避之爲略者春王正月祭伯來之類是也有公穀所有則不道者俠爲所俠亦爲郭公之類是也有公穀所無則自爲者公會齊侯鄭伯伐許之類是也有因公穀難通自繹前後經文出新義者因前有裂繻改紀子伯爲子

帛之類是也有自出新義又覺難安更出別義寓於傳中待後人采取者如尹氏卒改爲君氏又於隱公薨傳內爲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之語是也從來文人之心翔天入淵無所不至鑿空而造人名造地名鑿空而爲夢境爲繇詞可驚可喜不必盡事實也八世之卜二璧之夢欒京廬小王桃甲諸人恐或子虛烏有爾別詳於桂林所撰疑左二卷中要而言之左氏似因穀梁公羊而成穀梁似以公羊爲外傳說春秋者其惟穀梁爲優歟漢鄭君碩學大儒作六藝論獨稱穀梁善於經其必有所見矣夫善於經者時月日書法亦其一也而可譏爲迂妄乎哉

譚瑩玉生覆校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海州許桂林學

提綱

春秋書時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謹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惡之或備之或略之或著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閔之

雖無事必書正月不自正則不書非正始則不書

雖無事必書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閏月不書朝於廟則書喪以閏數則書

日事遇朔日朔遇晦日晦

卽位不書日書日謹之也著之也

公如往時致時正也往時致月危致往月致時危往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又曰惡之也非如而曰如則亦書月朝時正也惡之故謹而月之致天子而朝則謹而日之又不繫月也覲亦朝類也惡之則謹而日之

盟渝不日卑者之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外盟不日而參盟之始謹而日之內不與而其盟善亦謹而日之齊桓之盟不日雖內與亦不日信之也葵邱之盟日美之也備之也

郊不時則書時月甚則書日丞不時又濟祭則書時月日嘗不時又不敬則書時月日

大閱以崇武謹而日之

侵時惡之故謹而日之

戰書日日其戰也日其悉也

敗不日疑戰也其日成敗之也夷狄不日

潰例月甚則日惡之故謹而日之

日入惡人者也

取邑不日不正之則謹而日之

滅國不日微國也又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滅夷狄而書月其君賢也滅中國而書時非滅也

日入惡入者也

日歸見知弒也亦惡之也

大夫出奔謹而日之正其罪而日之

諸侯日卒正也出行未踰竟亦書月踰竟則不日也

不卒卒而不日進之則日時卒惡之也不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諸侯葬時正也月葬故也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而爲賢者崇亦書日弒君賊不討不葬而子弒父者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亦月葬非弒則時葬內女不日卒而月葬閔之也弒謹而月之未成爲君不日中國子弒不日夷之也夷狄子弒日謹之也

殺諸侯稱月稱日謹之也殺亂臣賊子書月謹之也

日食晦言日不言朔食二日言朔不言日夜食不言朔不言日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旱時正也雩月正也雩不月而時非之也

地震謹而日之山崩書日重其變也有崩道則不日

大災異日次月次時

蝗災甚則月不甚則時

書時略也書月日詳矣書晝書夜中書日下稷益非常之至也

月或書夏五而不云月日或連書甲戌己丑闕文或傳疑也

述傳

正月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隱十有一年公薨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公羊傳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桂林案春秋書正月者桓十四莊十一閔二僖十六文七宣七成九襄十三昭十四定七哀二惟隱自元年外無書正月者蓋隱將讓於桓公不以正月治事也元年有正明隱之正不然則直書春王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眛與定元年書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同可矣特書正月明隱之正異於定之無正也

定元年春王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

桂林案公羊此傳又云定哀多微詞王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蓋春秋之義本以昭無正終定無正始不書正月若定公哀公諸春秋而問其故則備詞答曰卽位在六月故也此董仲舒所謂智不危身也穀梁明正義公羊遠微詞互相備爾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隱九年秋七月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桓元年冬十月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公羊隱六年秋七月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苟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閏月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遁可以已也

桂林案左氏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又曰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與穀梁異公羊同穀而直以不告月爲不告朔則與左同觀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書

曰觀朔此獨云告月似穀梁兼發不告月之義爲優矣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不正其閏也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母爲以閏數喪數略也

桂林案九月癸酉齊景公卒並閏月數之爲五月而葬穀梁此傳文略者喪事不數之義已著於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傳也

又案右兩閏月皆在歲終左氏所謂歸餘於終文

元年左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經不書閏月書二月癸亥日食四月丁巳葬僖公二月癸亥朔無閏則四月無丁巳知實閏三月矣范注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有云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又引公羊閏月不書語證春秋書日有在閏月而不冠以閏者范該以日食晦日爲本月之晦然義有足采別著爲考春秋日月者備一說焉

朔晦

穀梁釋例 述傳 四 傳雅堂叢書

僖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傳曰事遇朔曰朔

公羊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

桂林案公羊以宋襄不鼓不成列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迂儒之見以穀梁曰事遇朔曰朔爲長

成十有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傳曰事遇晦曰晦

桂林案春秋兩書晦此及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兩傳皆云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此云日事遇晦曰晦而已卯晦亦云晦冥也自亂其例最爲可惜蓋以僖十六年經書正月戊申朔逆推而上十五年九月己卯正當晦日益見日事遇晦曰晦於義爲確

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

穀梁釋例 述傳 五 傳雅堂叢書

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曰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若之也何若爲踰年即位爲也於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母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於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子沈子曰定

桂林案即位例不日故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公書即位皆不書日獨此書日穀梁發二義一明先君無正終後君無正始故曰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又

穀梁釋例 述傳 六 傳雅堂叢書

曰踰年即位爲也一明殯然後即位之義故曰若之也又曰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周人有喪以下四折沈痛可補禮經所未備後世奪情起復之流讀之得不怡然生哀默而自悔乎

又案公羊言錄乎內謂詳錄內事著合乎殯然後即位之義同穀梁惟引沈子說兩相外互

公如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公羊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桂林案此往時致時皆正故穀梁無傳公羊謂陳佗外淫與左穀異此又以陳佗比莊公好言淫亂非事實也

穀梁釋例 述傳 七 傳雅堂叢書

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桂林案例往月危往往京師無所危故曰公如京師不月後書七月公至自伐秦蓋用往月致月惡之例惡其以伐秦便如京師故不以京師致而以伐秦

朝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傳諸侯來朝時正也

桓二年七月紀侯來朝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曰以略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於王所傳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曰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曰之主善以內曰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於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天子也

曰黜於月月黜於時壬申公朝於王所其不月失其所黜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己偵矣

公羊傳其曰何錄乎內也

穀梁釋例 述傳 八 傳雅堂叢書

桂林案朝時正也與公如往時正也例同公當如京師而此朝於王所故傳云逆辭桓二年紀侯來朝惡之故謹而月也此書日惡可知矣又不繫月重惡之也通計春秋諸侯朝魯以時書者二十餘書月而繫於他事者七其書月者六桓二紀朝傳著惡之之例僖十四六月季姬使鄫子來朝惡越禮也定十五正月邾子來朝執玉高仰惡失禮也成六六月邾朝三傳皆無傳成七曹朝左但云曹宣公來朝成十八八月邾朝左但云宣公即位來見與無傳同穀梁以已具於朝時正也惡之故謹而月之兩例故後不贅觀成十八年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相連并書而一時一月豈得謂無義例哉來與朝同故介與白狄書時而祭伯來以非王命書月實來以書我書月實來范注云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是也

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眛傳不日其盟渝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暨傳同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其不日數渝也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亥同盟於柯陵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傳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曰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傳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桂林案此盟渝不日一例柯陵之盟傳文屈曲以明不渝故書日耳因是以推盟唐盟浮來盟越盟雒等凡書日者皆不渝者也定四年宋鮑之盟不日注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　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傳其日公也

桂林案此卑者之盟不日一例卑者書及而不書日今書及書日非卑者也故知為公及盟莊二十二丙申及齊高傒盟於防可例推

桓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傳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　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傳涖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傳同鄭伯

桂林案此前定之盟不日一例前定之盟我往為涖盟彼來曰來盟故例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穀梁傳謂以桓公之得志為僅矣不日非用桓盟不日例蓋用前定之盟不日例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昭十三年甲戌同盟於平邱傳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義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桂林案此外盟不日一例曹南鹿上清邱曲濮皆不日平邱之盟公不與是亦外盟也日以著其善

故後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傳又云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於柯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傳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信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詩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羅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公羊莊十三年盟柯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

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揚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儀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莊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扈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不也曹子曰我不者非彼然我然也　僖九年秦師侵晉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晉深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其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稱曰振振然矜之者

何繼曰莫若我也

桂林案此桓盟不日之例兩同盟於幽貫澤首戴南毋洮牡邱皆不日本例盟渝不日故著桓盟不日信之也一例本例外盟不日故著桓盟雖內與不日一例而葵邱之盟又獨書日故特著美之備之兩義公羊則日危之也又是一義惟莊二十三盟扈穀梁無傳應取公羊危之之說以補焉范甯以勤王降心親與之盟臣子所變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不如公羊之說足與穀梁相輔也

郊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傳同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傳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　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公羊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

三卜之運也

桂林案定十五年五月郊穀梁無傳傳亦在哀元年辛巳郊下所謂五月郊不時也凡郊書時月日皆以著其不時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不言日急辭也過行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苦也

桂林案此鼷鼠食郊牛角不書日例

烝嘗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顯祀也志不敬也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民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秉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桂林案此三經左氏公羊皆不以時日為例冬烝而書春書夏確為書時以譏書日蓋亦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壬申乙亥尤足證以日為例乃經之本旨矣

嘉禮

莊二十四年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

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桂林案覿亦朝之類也但事在大昏禮成後故另列於此備嘉禮一門

大閱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曰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穀梁釋例 述傳 十六 學海堂叢書

桂林案甲午治兵書法與壬午大閱相似穀梁兵治兵傳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意蓋善之而不著書日之義公羊明書日之義故附宋以補之

侵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遏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桂林案定八年正月二月皆書公侵齊彼傳既於公如例著在月致月惡之之義侵書月亦惡之也趙穿侵崇狄侵宋狄侵齊等書時其常也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與不著侵例時而此書月之義蓋亦如葵邱盟書日取於美之備之也范注傳例曰侵時而此月蓋為潰亦通

伐

附公羊莊二十八年春王正月甲寅齊人伐衛傳伐

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桂林案公羊此傳可補穀梁之闕但其云至之日也者謂至日便伐以著其暴夫公羊以泓戰爲正而此爲暴然則孔子當云齊桓公譎而不正宋襄公正而不譎矣恐非聖人意也案左氏此伐乃齊桓討衛數之以王命雖左氏云取賂而還或非事實要其爲伯討名則正矣書日蓋亦備之也

戰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傳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傳其日或日日其戰也或日日其恐也

公羊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莊九年冬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

桂林案春秋戰皆書日如桓十二年丁未戰於宋

十三年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莊九年冬申及齊師戰於乾時乃至城濮鄢陵艾陵諸大戰秦晉韓殺彭衙令狐諸戰皆書日穀梁於鞌邲發傳餘可推桓十年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注結日列陣則日傳例日不日疑戰也故傳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而隱十年壬戌公敗宋師於菅注云敗例日與不日皆與戰同參觀後敗例自見

又案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傳云非與所與伐戰也廢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疏以爲非信蓋用公羊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後日之例彼爲恃外此爲不和危之耳

敗

莊十年公敗齊師於長勺傳不日疑戰也　莊十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傳同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傳同

莊十一年戊寅公敗宋師於鄑傳其日成敗之也

公羊僖三十三年辛巳晉侯及姜戎敗秦於殽傳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桂林案右詐戰不日爲一例穀梁云疑戰謂不刻日而戰以詐相襲也其云成敗之也者言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書日也詐戰不日定例也公羊於殽戰之日著其變例則亦惡之故謹而日之之義也

成十二年晉人敗狄於交剛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桂林案右夷狄敗不書日爲一例蓋以非詐戰而不日故著此例

公羊文十一年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傳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

桂林案此公羊別發大之一例與穀梁成敗之也例不相悖而可相輔

潰

成九年庚申莒潰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桂林案注謂潰例月甚之則日齊桓侵蔡蔡潰上係正月月例也此書日甚之也

入

隱十年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同　宣十一年丁亥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　定四年庚辰吳入楚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滅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公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桂林案穀梁入楚傳曰易無楚公羊入蔡傳曰至之日皆言其暴仍即日入惡入之例以例推知桓

二年九月入杞無惡也范注於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云人例時惡甚則日次惡則月於無駭帥師入極云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因用滅例卑國月以爲極蓋卑國

隱八年庚寅我入郕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公羊傳云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桂林案前入陳入楚爲入於彼之入此入郕爲入於我之入故別錄焉公羊別發難也一例與殽不

悖而可相輔

取

隱十年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文七年三月甲戌取須句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傳其不日惡盟也

桂林案此取邑不日謹而日之變例與盟檢不日例相通此年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方盟而執君取地是渝盟也故祝柯之盟不日此取邑亦不日而傳曰惡盟焉

公羊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桂林案公羊取郜取防傳既以再取邑爲小惡書而不諱矣取須句又以書日爲諱內惡之意使若公春伐邾而他人以甲戌日取須句爲例不一不如穀梁皆云謹而日之也

滅

莊十年齊人滅遂傳其不日微國也　僖五年楚人滅弦傳同　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傳同

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襄六年莒人滅緒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日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緒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

桂林案春秋滅國楚人滅江楚人滅六吳滅巢皆書時所謂夷狄時也齊師滅譚齊侯滅萊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吳滅徐皆書月而楚之滅舒庸舒蓼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皆前書有月繼於他事以莒人滅緒前晉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傳云書時例之亦書月例此所謂卑國月也且傳於滅潞氏固云夷狄不日不云不月陸渾甲氏不足爲疑蔡公孫姓帥師滅光楚子滅蕭楚子滅胡皆中國謹日之例與衛侯毀滅邢楚師滅蔡楚師滅陳同疏於滅蕭引徐邈云書日者蕭若有賢德汪於甲氏云滅夷狄時晉嬰兒故滅其除邑猶月皆非也至甲午遂滅傳陽范以時賈吳會諸侯滅傳陽取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傳陽滅卑國月此日益爲遂耳案傳但言日遂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蓋謂不藉吳力故加遂字以著之不係書日之義其書日者傳陽雖微國而當孔道滅之足以制楚故大之也

桂林又案滅潞氏夷狄當書時月而書日一變例也滅緒中國當書日而書時又一變例也公羊襄五年叔孫豹帥世子巫如晉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爲率而與之俱蓋身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身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郜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此傳正可與穀梁作注

入

莊二十四年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　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內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桂林案公羊與穀梁義亦不悖但穀梁見其大公羊見其小耳桓之夫人姜氏至自齊文之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之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皆曰至而不書日獨此書日書入穀梁曰入惡入之說信矣齊小白入於齊不書日似爲無惡穀梁特著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之例不以日月爲例許叔入於許鄭伯突入於櫟衛侯入於夷儀皆其類也

歸

襄二十六年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傳曰歸見知弒也

桂林案本例以好曰歸以惡曰入今書曰是與曰入惡入同例公羊於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著例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如衛侯朔入於衛出入惡也陳侯吳歸於陳出入無惡其義足與穀梁相輔惟衛侯衎復歸於衛公羊以爲惡剽其說近曲不如穀梁用曰入惡入之例爲直捷凡某入入於某以叛皆入者出入惡之例紀季以酅入於齊公羊賢紀季而不著入字之義較爲不備穀梁用入者

內弗受之例見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於義弗當受是也

又案桓十一年突歸於鄭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詞也注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詞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

奔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

襄二十三年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蓬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桂林案春秋內大夫書奔六叔孫僑如出奔齊書日與臧紇同例歸父公子慭皆書月不書日以其見逐於季氏閔錄之而不必正其罪也惟公子慶父似當與僑如同例而亦書月不書日見魯人之失賊不討也其外大夫奔注有兩條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

穀梁釋例 述傳

而月之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徐邈曰月者蓋三卿同出爲禍害重也

卒 葬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諸侯日卒正也 八年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傳同 莊元年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傳同 桓十二年丙戌公及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傳再稱日決日義也

桂林案此諸侯日卒正例隱八年辛亥宿男卒桓十七年丁丑蔡侯封人卒之類皆此例再書丙戌以見書日例必書日此最見日月例不可廢也

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襄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操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桂林案此即日卒正例卒於外有疑於異故著之

髡原卒後襄八年經有夏葬鄭僖公故又云日卒時葬正也取後時葬以證其正許男新臣卒不日爲其踰竟許男甯卒於楚亦踰竟又書壬午日者經書卒于楚是踰竟已見不必不書日也昭二十

穀梁釋例 述傳

三年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注不日在外也則仍用踰竟不日常例

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桂林案此言小白前於入國貶不稱公子已見不正故此從常例與子般卒傳不日卒故也有所見則日意同

宣十八年甲戌楚子呂卒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桂林案傳意夷與中國不同故別著此例實則進之即用日卒正例耳

莊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桂林案此時卒惡例與日卒正同例

桂林又案僖四年叚許男新臣卒無傳范注引蔡侯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又引晉侯黑臀卒於扈傳其日未踰竟也以爲新臣卒於楚故不日非惡也蓋謂未踰竟則日新臣踰竟故不日耳疏又

穀梁釋例 述傳

因范注日卒正也正爲承嫡故其說反復糾纏徒多詞費竊謂此與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皆當依傳與蔡侯肸同例又有卒書月者如成十五年六月宋公固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定十四年五月吳子光襄十八年十月曹伯負芻傳但言日卒正則月卒亦與時卒同爲惡之參考三傳吳光負芻皆者也宋公固卒有湯氏之事莒去疾卒有蒲餘侯之亂似足徵書月爲惡矣穀梁於葬宋共公傳云月卒日葬非葬者也見月卒亦非正也但考宋莊曹莊秦景晉平曹悼元皆時卒似不可云皆有罪或有亂若謂舊史多闕孔子及見乃得詳錄則隱公時宋穆蔡宣皆月卒桓公時曹小國而終生亦日卒秦景晉平曹悼曹靖等皆在昭定時許元公卒在哀十三年正修春秋時矣此必不可通之說當以因赴告文而書之爲是赴告不具日甚則不具月著之春秋即見臣子怠慢或國家授亂所謂不日卒惡也傳自通而後之說者塞之爾

穀梁釋例 述傳

莊三十二年乙未子般卒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子卒不日故也

襄三十一年癸巳子野卒傳子卒日正也

公羊文十八年子卒傳子卒孰謂謂子亦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桂林案有子卒例子般卒傳云有所見則日注謂閔不書即位可見其弒弒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

桂林案右內女卒例火爲小災不書日故特發此傳明日爲伯姬之卒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傳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貜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傳大夫日卒正也

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傳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成十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蜃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臨竟也

公羊公子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羊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蜃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貍蜃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

桂林案右大夫卒例公子益師不日卒惡也侯卒無傍卒其類也公子季友日卒正也隱五年辛巳公子彄卒其類也公子俠兒刺以無罪亦用日卒正例公子買有罪則書曰不卒戍刺之不用日卒例矣但所謂惡者月必有罪之謂仲尼氏所謂公不與小斂是也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蜃杜注左云日誤何以三家皆誤公羊傳最詳明足以申穀梁之說而補左氏之闕也益師不日公羊以爲遠大夫公子彄卒例 述傳

大公子彄亦遠矣而書日叔孫得臣亦近矣而不書日定五年丙申季孫意如卒注謂明定之得立由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亦猶公子彄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貶

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宣王傳大子志崩不忘葬與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桂林案通春秋書王葬五四書月獨此書日穀梁於此發傳言書日之義其葬桓王傳但云志葬危不得葬故危而月之於日之甚矣可互推也桓王七年而葬匡王四月而葬簡王五月而葬景王三月而葬其危易見襄王七月而葬似合於禮故穀梁特發傳以著其危公羊於此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蓋以此經爲我有往者則書而不著書日之義說者以桓王有王子克之亂景王有王子朝之亂襄王時無是何得反云危甚竊觀是年春毛伯來求金乃知襄王之崩諸侯無一往賵者求金以葬必不得已舊以求金故使得臣往而王以爲大德遂有蘇子女栗之盟則其危可見夫適遇事變其危出於有因初無變故而幾不得葬其危爲甚信乎穀梁之說爲優矣

定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傳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緩詞也足乎日之詞也

桂林案右內葬因雨著變例書日中日下稷謹之至也

隱三年癸未葬宋繆公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僖三十三年癸巳葬晉文公傳日葬危不得葬也

公羊葬宋繆公傳葬者易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遊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桂林案此諸侯日葬故也例公羊之說足輔穀梁此經爲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傳月葬故也　隱八年八月葬蔡宣公傳同　莊三年四月葬宋莊公傳同

公羊葬蔡宣公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桂林案此月葬故也例蔡宣三月而葬依公羊例當是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今別著卒赴而葬不告之說乃知據赴告書月日亦周人舊說足輔穀梁葬時葬爲正而以月赴即穀梁所謂故也

成十三年冬葬曹桓公傳葬時正也

桂林案此葬時正也例時正故月日皆爲故

成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

桂林案此變例也本例諸侯日卒正也月卒無文時卒惡之也日葬故也今共公月卒而日葬疑

於危不得葬故著變例紀叔姬月卒日葬傳云閔紀之亡此與紀叔姬同義蓋閔其姬之守禮遇災因詳共公之葬所謂爲賢者崇也其云非葬者係言本例月葬必有故此非葬有故也注以共公昏亂本不宜葬於事無證於義未安

襄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桂林案此又一變例也凡君弒賊不討不當書葬況世子行弒是無葬之者矣故曰不葬然世子不子景公不得謂無民特書其葬不忍使父失民於子其義正而大矣然必書月以著行故

昭十九年冬葬許悼公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罵賈成章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母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與不問友之罪也名與既聞行司不與行司之罪也行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桂林案此又一變例也葬時正也弒而葬書時見非弒也左於此傳云盡心力以事君含藥物可也公於此云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辭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叔止也三傳皆同而穀梁者日月例尤明歐陽公不信三傳毅然斷止以弒行嚴正則行之以是聽獄必有失入之忍矣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不正其閏也

桂林案此亦一變例也蓋非月葬故也而月之者其閏之不正耳已見閏月內

莊二十九年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癸亥葬紀叔姬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桂林案右內女葬例此與不日卒故也日葬故也二例意同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傳於葬云失國故隱而葬之不言日葬之義互見此經也

弒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襄二十六年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桂林案據此二傳弒曰正也剽不宜立疑其與舍同故又發傳以明之州吁以下中國弒皆書日惡之故謹而日之里克弒卓陳乞弒荼不日與舍同亦未成君也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桂林案中國弒例日謹之也夷狄弒例不日略之也中國臣弒君日子弒父不日比之於夷也夷狄弒不日如莒弒其君庶其與弒其君僖之類群弒比微國亦用夷例

昭十九年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

桂林案依蔡世子般例此亦子弒比之夷宜不日今書日是用正卒例明不弒也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傳弒君者曰不日比不弒也

桂林案夷狄本不日此傳明比不弒欲多其證故兼弒君者曰正例言之一曰言歸非弒蓋傳例以好曰歸也是不弒一驗一曰歸一事弒一事而遂言之是不弒二驗不曰爲三驗實則書歸已見不弒此特偶用中國弒君者曰通例不足疑也惟宋弒杵臼中國弒不書日而昭公在位已歷九年非未成君例若云不正則有衛剽例若云無道則有州蒲例然傳無文恐是脫二字耳

文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桂林案夷狄臣弒不日故子弒特謹而日之蓋甚之恐或以許世子止傳曰弒正卒也爲例故又曰夷狄不言正不正以明之注疏於弒例多引卒例爲說弒豈可與卒爲例此不可通之甚也

附駁顧棟高許世子止弒其君論三傳皆言止不弒君竟舉從之是也顧棟高乃復揚歐陽氏之餘論迂而無當徒滋煩擾其言晉國之大猶求醫和醫緩止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爲是以君父爲嘗試藥因有平人服之無恙而投劑失宜遂至立斃者不得以嘗藥解弒君之罪也夫略習方劑自謂神效欲試其方者此人情之所有也以砒毒毒其父與欲試方劑而誤弒其父此罪情之宜別也書爲弒君戒天下後世人子之侍疾不得其道者也曰弒時葬又使後世知世子實誤而非本心也止初不詳恆恃其才藝云

進方劑及病不起悔而哭泣唉不容粒此又人情所宜然也顧氏乃云尤爲誣妄然則止若如商臣輩悍然即位反爲非誣妄乎止誤以藥弒父此其罪不可不正然不得與操刃弒父者遂無別此又王法所必然也顧氏乃云如穀梁言止爲孝子加以弒名此周興來俊臣所不爲何其言之過乎又謂誅一無罪以教萬世聖人用心不如是之迂曲何其言之率乎誤殺人不得謂無罪誤殺父得云無罪乎誤殺父者亦治以弒父之罪此三代至今法令所同得謂周興來俊臣所不爲乎至謂國人不容逃竄求免不得以不立其位謂與商臣蔡般不同又以許蔡屬楚地無足責故楚獨不討一假曾日擊其事者以與寡蔡相難尤爲枝離乃自謂標出以告後之善讀左傳者桂林亦嘗讀左傳矣傳云盡心力以事君合藥物可也哀世子之輕妄以弒父而且以自殺其身特者此以告萬世之欲爲孝子而不知其方者也桂林讀左氏傳至哀公召孔父屬殤公鄭成公疾不忍背楚其主蔡君尚謂其弟員數處淚常承睫歎左氏有至性故其文婉惻動人如此盡心力以事君二語亦見仁人孝子之心而顧氏以爲可定讞案殆亦慘覈少恩人哉

殺用

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傳其月謹之也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傳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僖十九年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衅社也

桂林案州吁弒隱八月而後見殺注謂謹記其時月見討賊緩慢宣十一年十月楚人殺陳夷徵舒歷十八月矣楊疏以爲不能自討藉楚之力禍害必深故書月爲謹之用亦殺也昭十一年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滅當書月用亦當書日統於丁酉矣兩書用皆係執用此外執諸侯十一無書日者知此書日爲用非爲執也

日食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公羊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桂林案穀云食晦日者疏引徐邈說證爲前月晦本無可疑而疏至百餘言猶云未審范意者范於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云此丙辰晦之日也已巳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是范以丙辰爲四月晦矣若爲前月晦則己巳乃四月十三日蓋范不知推步法也食既朔爲二日公羊所謂朔在後也蓋朔本在晦日而日官誤推後一日合朔於是日食在朔前其實眞朔在前非日食在朔前乃推朔者誤也日官誤推前一日合朔於是日食在朔後眞朔在後故日食失之後蓋日食必於合朔時也因是知穀梁公羊皆通曰官之法而顏安樂說公羊乃有十四日日食之語頁可閔笑備

早　雩　不雨　雨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傳旱時正也

僖十一年八月大雩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成七年冬大雩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定元年九月大雩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霑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文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人重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愈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桂林案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但云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公羊云

又雩者非雩也衆以逐李氏也不言書上辛之義以雩月正也觀之知書日亦不正

僖二年春王正月不雨傳不雨者勸雨也　夏四月不雨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六月雨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變雨也不變雨者無志乎民也　文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公羊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桂林案公羊此義與穀梁異不如穀梁為長穀梁說最足證日月為褒貶義例之所在也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無傳例同

又案傳稱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故以旱雩雨不雨并為一例

穀梁釋例 述傳　異 粵雅堂叢書

災異

隱九年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數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為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者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公羊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賈如雨傳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桂林案右異之見於天者繫五年螟傳曰甚則月不甚則時竊謂此通經書災異總例也小災時災月大災日故癸酉大雨震雹庚辰大雨雪傳曰八日日大變皆著書日例也恆星不見一經曰昔曰夜中星並書其時刻矣非常奇變故特詳之范注乃用左氏星隕而雨之說解經非穀梁意穀梁經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彼而字不得作如字也書公如大夫如者不一而足不可作而字也公羊著如雨非雨之說又引不修春秋之文足明穀梁本義蓋公穀同門皆得之子夏故其說相輔者為多昔人以左氏似戰鬥人在公穀後或以星隕如雨太不近情酌為與雨偕之解以求可信不知漢元延中隕星四面爍爍如雨下又見漢書天文志矣公羊雖妄亦不能自造不修春秋之詞觀此修改證以筆則筆削則削之語豈真時月日一從舊史無所去取乎蓋修之為言有損無益舊史或皆具月日孔子修之或謹而日或危而月義例存焉爾

春秋以時刻書者又有彝頃熊書庚寅日中彝定公書戊午日下稷皆非常也

穀梁釋例 述傳　異 粵雅堂叢書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僖十四年辛卯沙鹿崩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成五年梁山崩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桂林案右異之見於地者傳例大異曰小異不日沙鹿無崩道而崩故謹而日之梁山有崩道故用小異例不日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境之內日宋後數散詞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詞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桂林案此物異也公羊記聞記見亦與耳治目治同惟以是月為晦日其言曰是月者何僅述是月也

穀梁釋例 述傳　異 粵雅堂叢書

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桂林案震夷伯之廟己卯實晦日公羊說非也

又案注云石無知而隕必天使之然故詳而日之鷁或時自欲退飛是以略而月之蓋穀梁之例記異以月日分大小無知而隕其異大故曰有知而退飛其異小故月

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

海州許桂林學

傳外餘例

夫人如　莊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

文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疏引范氏例云夫人行有十二例時此致而書月者蓋以非禮而致故書月以刺之

外相朝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注外相朝不書過我則書例時

聘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聘例時

會　隱二年公會戎於潛注會例時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注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鈞弑之異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於垂注傳例曰往月危往也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於桃邱弗遇注桓弑逆之人出皆行危故會皆月之衛侯不來無危故時

平　定十年公及鄭平注平不日者亦有惡

遇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注遇例時　僖十四年六月季姬及繒子遇於防注遇例時此非所宜遇故謹而月之

夫人歸　莊四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歸齊侯於祝邱注凡會書月者時事有危雖於公發例亦無所不闕

王使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注天王使不正稱月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

疏云毛伯來求金亦此例

學海堂叢書

丑之日得不知其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公羊曷為以二日卒之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桓十四年夏五傳孔子曰聽遠音者問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公羊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桂林案春秋闕文傳惟兩處此外如莊二十二年夏五月或下有闕之例四年七年不書秋冬昭十年定十四年不書冬當係脫文顧棟高作闕文表列百餘例凡盟不書日卒葬不具月日諸侯卒不名日食不書日不書朔皆指為闕文可謂果敢而室矣如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兩月頻日食齊履謙以為傳寫之誤履謙知術之士不見術家推食不食之事乎古術最疏推十月食而日於九月食史官不敢不并存之彼於日食且不敢云月食之矣若云傳訛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實當庚辰朔襄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實癸

已朔傳寫訛而干支巧合有是理乎

歸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注凡行所歸例時疏云此月者爲下人邴月疏又云以相易天子之日謹而月之非范意也

宗廟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是也

桂林案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書月定元年立煬宮疏引范例云刻桷功重故錄月

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注日之明惡甚也

祭祀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注失禮祭祀例日得禮例時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月者謹用致夫人耳禘無違禮

逆女　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注不親迎則例月重錄之親迎則例時又見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注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親迎例時大夫逆皆謹月以譏之下云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一事不二譏故此可以不月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亦以時逆而月致義與此同

送女　桓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月者重錄之

狩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注蒐狩例日而此月者重公失禮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於禚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貶公也然則言齊人者所以人公則譏已明矣狩得其時故不月

桓七年己亥焚咸邱注曰之謹其惡

桂林案此火因亦狩類也

城　隱七年夏城中邱注城例時

伐　隱二年鄭人伐衛注伐例時　隱四年春王二月

莒人伐杞取牟婁注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月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繫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不得不後錄也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注眾國之君傾眾悉力以伐強敵內外之害重故書月而月之定四年伐楚亦月此其例也　僖十四年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徐邈曰齊桓末年用師及曹背危之而月齊桓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錄所書而

著所危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注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

莊三年春王正月會齊師伐衛注徐邈曰傳例往月危往也

桂林案此公如例似不可用之大夫行伐

圍　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注圍例時

疏云上有日月者爲公子彄卒此雖例時不可去上文日月此疏第二說其第一說以此爲久例故謹而月之

桂林案傳曰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是不以月譏久宜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疏引徐邈同此第一說

克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注段有徒眾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

救　莊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注徐邈曰諸侯不奉王命朔遂得罪王威屈辱有危故月

遷　昭九年許遷於夷注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薄淺如一邑之移故略而不月

桂林案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疏引范略例言亡遷三好遷七惟許四遷不月以其小略之

諸侯奔　襄十四年己未衛侯出奔齊注諸侯出奔例月衛結怨於民自棄於位君弒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

諸侯歸　僖二十八年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注徐邈曰凡出奔歸月執歸不月奔則國更立主故君還入必有戰爭禍害所以謹其文執者罪名未定其國猶追奉之歸無犯害故例不月

執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執大夫皆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爲下盟　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注行父雖執政離其身執則危及國故謹而月之錄所憂也

立　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注立納入皆滅也

大國例月小國時

公薨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注稱公薨正與不正皆日所以別內外也

夫人薨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注夫人上文日月此疏第二說其第一說以此爲久例故

聽例日

周大夫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注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也

內女卒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注內女卒例日伯姬失國略之故月

賵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賵例時皆月以謹其晚

有年　桓三年有年注有年例時

大水　桓元年秋大水汪大水例時

內災　桓十一年八月壬申御廩災注內災例日
疏引成三年甲子新宮災
外災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注外災例時　昭九年四
月陳火注何休曰月者閔之
凡注稱傳例爲傳所本有者不錄

右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四卷先師許月南先生所著也第一卷爲總論第二卷爲提綱第三卷爲述傳第四卷爲傳外餘例總論一卷先述穀梁之有功於經有三端次辨趙匡劉敞程頤學汪克寬顧棟高諸說之誤終論左氏公羊之異同蓋卽以此爲爲自序也提綱一卷梁其大端述傳一卷析其子目所分之門類大率相同正月例第一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例第二閏月例第三朔晦例第四卽位例第五公如例第六朝例第七盟例第八郊例第九烝嘗例第十

分爲二別列於此以備其體一門大閱例第十二侵例第十三伐例戰例第十四敗例第十五潰例第十六入例第十七之入取例第十八滅例第十九入例第二十北出入歸之入例第二十一奔例第二十二卒例第二十三提綱分卒葬爲二述傳合爲一弑例第二十四殺例第二十五附用例日食例第二十六旱雩例第二十七附雨不雨例災異例第二十八提綱有地震山崩蟲災等門述傳皆括於災異之內傳疑例第二十九若夫書時月日正例及不用正例列於提綱之始書昔例及夜中日中日下稷例列於提綱之末而述傳內不列之者以其爲全書之通例不專屬於一門故有綱而無目也傳外餘例一卷則以傳無明文而僅見於范注者附之於後夫人如例第一外相朝例第二聘例第三會例第四平例第五遇例第六夫人葬例第七王使例第八歸例第九此歸之例與提綱述傳人歸之例不同宗廟例第十祭祀例第十一逆女例第十二送女例第十三狩例第十四城例第十五伐例第十六圍例第十七克例第十八救例第十九遷例第二十諸侯奔例第二十一諸侯歸例第二十二執例第二十三立例第二十四公薨例第二十五夫人薨例第二十六周大夫卒例第二十七內女卒例第二十八賵例第二十九有年例第三十大水例第三十一內災例第三十二外災例第三十三凡注稱傳例爲傳所本有者則不復更錄焉此書寫稿初成先生遽歸道山故本無目錄先生之兄石華國博亦吾師也將梓先生遺稿奉命校刊既竣敬識數語僭易標尋至作書大旨則游夏不敢贊一辭已詳見諸家之序矣道光甲辰冬受業甘泉羅士琳謹跋

右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一卷　國朝許桂林撰案桂林字同叔號月南又號月嵐海州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羅茗香綺阮文達嘗入傳稱其至性純粹丁內艱以哀毀卒生平博綜羣書好學深思體素弱不耐勞然不能無所用心若神攝二日輒病唯讀書始精神煥發故月以詁經爲事人以疑義就質有問必答藹然示人以可親談他事未數語便覺氣餒兼治六書九數著有易經二十卷毛詩後箋八卷春秋三傳地名考證六卷漢世別本禮記長義四卷大學中庸講義二卷

四書問論二卷許氏說音十二卷說文後解十卷太元後知六卷參同契金隄大義二卷步緯簡明法一卷立天元一導窾四卷擬對八卷牛古叢鈔八卷味無味齋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詩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駢體文四卷壹鎮齋詞一卷及是書蓋刊行者僅十之一耳竊嘗慨晉數百年來治穀梁傳成書者絕鮮昔番禺亡友侯君謨康撰穀梁禮證一書余嘗刻之嶺南還吾第五集中以可與是書相輔而行噫闡千秋之堅緒鼎與於東粵之間而余皆得而付之剞劂亦一重文字香火緣也咸豐甲寅孟冬之吉南海伍崇曜跋

穀梁禮證卷一

番禺　侯康　君謨撰

傳譏桓正乎曰不正注隱長桓幼

證曰公羊于立適之外別有立子以貴之法蓋以左右媵及適姪娣及左右媵姪娣分貴賤也左氏義則云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除立適之外標立長不復問母貴賤矣隱桓之母穀梁無文據左傳隱公聲子子桓公仲子子禮諸侯不得再娶仲子雖有手文之瑞不得爲夫人則隱桓俱非適祇當分長幼不必分貴賤此注所云事與義皆據左氏也若公羊謂桓母右媵貴當立非穀梁義也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

證曰宋書臧燾傳載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宜太后議議曰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又云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此則母以子氏之例也（臧燾此議引仲子專用左氏公羊說以爲桓母而此數語則穀梁義）故顧氏日知錄亦謂惠公仲子猶晉簡文帝母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又惠氏春秋說云易象陰繫于陽春秋母繫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注稱妾不得體君儀禮喪服傳文

禮賵入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徐邈亦注穀梁者據此文是宰咺歸賵未嘗失禮蓋仲子爲孝公妾則不可賵爲嫡公母則可賵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得備夫人而君母與衆妾究當有辨以儀禮喪服篇準之庶子不爲君則爲母無服但練冠麻麻衣縓緣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總是禮不同也故徐邈謂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非如公羊說妾子爲君母得備夫人也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此解當即徐邈義

乘馬曰賵

證曰禮記少儀賵馬入廟門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是賵用馬也賵亦兼用車何郤公以無車者爲周制有車者爲春秋制此是公羊禮例穀梁當不爾雜記疏云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賵無車者文不備也至馬必以乘者楊士勛疏云士喪禮賵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按此本公羊注而五經異義引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禮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是何氏注公羊反不從公羊說而從毛詩說豈以義固有未安與說苑修文篇說賵馬之數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劉向習穀梁者則此或穀梁說與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記同也然自何郤公鄭康成兩大儒皆謂天子乘四馬後儒多因之穀梁禮既無顯證故楊疏亦祇從常解矣

衣衾曰襚

證曰禮記雜記襚者執冕服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斧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據此是諸侯相襚

有冕服爵弁皮弁朝服斧端五等而說苑修文篇說襚衣之數云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視雜記所云殊簡略以事理推之襲衣小斂大斂衣皆禮服畢具不應襚衣獨文繡一襲雜記似爲近之至雜記又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襚得有後路者雜記疏謂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是也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證曰公羊亦云譏始不親迎是二傳義同也五經異義引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理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施之許君從左氏義鄭駁則從禮戴及公羊傳說按齊風著詩刺不親迎毛傳以三章爲人君禮然則天子當親迎與否毛義未知云何至諸侯不親迎則毛以爲譏不得如左氏說有故得使上大夫矣韓奕詩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亦諸侯親迎之明文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驪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鷹二兩加束帛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鷹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祗祗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鷹以鷹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

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較三轉然後夫下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此或穀梁逸典與餘義詳

桓八年

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注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

證曰稱天子爲大上者荀子君子篇莫敢犯大上之禁注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是也但楊倞讀大爲太范氏則讀如字攷左傳襄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禮記曲禮太上貴德二大字皆讀作泰而訓爲帝皇之世此傳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注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

證曰楊疏謂譏世卿穀梁無傳惟據公羊故云疑也按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賢塞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是穀梁之譏世卿固有明文特非見于傳耳

傳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在殯

證曰白虎通爵號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絲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曰天子

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爲得爵命大夫銘則未畢喪統指三年以內注謂喪在殯者據此時事言之實則既葬仍不得謂之畢喪也左傳云王未葬亦是此義非謂既葬即可除大戎也杜氏因以附會其說葬矜之說學已駁落故不復論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證曰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知死則賵鄭君注少儀賵馬入廟門云以其主于死者注賻馬不入廟門云以其主于生人小爾雅廣名禮死者謂之賵皆與此傳同而荀子大略篇賵賻所以佐生也賵襚所以送死也說苑修文篇云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賵襚賵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又似賵非歸死者之名白虎通引平辭曰知生則賻其文本既夕記抱經堂本子賻字下增賵字篇末敬從故不錄攷既夕禮兄弟賵奠可也注賵奠于死生兩施公羊隱元年注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賵襚據徐彥疏及穀梁隱元年疏所引則賵襚本作賵襚賵說爲贈正如襄二十九年左傳賻文賵亡本作賵是何亦以賵兼生死與鄭義合荀子說苑專屬之佐生穀梁專屬之歸死各明一義實非有違但以訓詁求之春秋說題辭廣雅服子慎何郃公皆訓賵爲覆當是覆被亡人之意本左傳疏屬之死者稱名尤當矣

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證曰禮記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財於君則曰納甸于有司是臣歸君賻之禮也求賻之非公穀無異說左氏雖

于此年無譏而十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兩言非禮則穀可通于此矣乃惠氏士奇據周官土訓詔地求謂王者於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似因一字巧合從而爲之辭未可遽易古義也

傳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雖曰正謂嫡長也

證曰此與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同義何氏釋言云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德望防其覬覦白虎通云曾子問立適以長不以賢何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此一傳之義可相通者至公羊謂立子以貴不以長非穀梁義穀梁于庶子不分貴賤則立子亦以長此注嫡長二字當對文長謂庶長嫡子固是正無嫡而庶長當立亦是正此即左氏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之說年鈞以德似與此傳不與賢相反然唯無適可立又無長可立而後出此則有嫡長者與正不與賢明矣何氏釋言云君之所賢人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君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按此說足申左氏而仍參用公羊立子以貴之說則義終窒礙蓋擇賢之法必施于長鈞貴鈞兼者也左傳第云年鈞以德而文承王后無適之下則皆是庶子其鈞的矣而長鈞貴鈞兼者必庶子不分貴賤者

也今立子以貴則是不同母者長鈞而貴必不鈞同母者貴鈞而長必不鈞立子以貴不以長爲異母者言若同母自仍以長何注于雙生子未分先後其意可知斷無擇賢一法此公羊之義有不可強合于左氏者鄭君欲會通爲一誠不必也就二義相衡公羊較密但穀梁似同左氏不同公羊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證曰公羊傳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何休謂妾母得爲夫人此公羊義非穀梁義也其謂特廟而祭則與穀梁同宋書禮志四載虞龢議孝武昭太后祔廟之禮云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

而公子主其祀晉書簡文宣鄭太后傳宋書臧燾傳載徐邈臧燾議宜太后不宜配食元帝亦引考仲子之宮爲證乃宋儒陳氏傅良謂古者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仲子之宮別廟非禮按陳氏所引喪服小記文泛指妾母非指庶子爲君者之母不得相難且即使指庶子爲君者之母而子在則立廟以祭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于妾祖姑本凌曙公羊禮說于義自可兼通妾祖姑無廟而得祔之者雜記上疏引與蔚之謂爲壇祭之是也

於子祭於孫止

證曰公羊傳注亦有妾廟子死則廢之文是二傳義同也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于子祭于孫止漢書韋玄成傳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又匡衡告謝毀廟曰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公子爲後則此傳之庶子爲君者是也李奇解作去其所生而爲大宗之後非是皆用穀梁說宋書禮志四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宋文帝生母路淑媛章皇太后汀夏王義恭以爲穀梁于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此却不用穀梁說蓋後世妾母追尊雖別立廟無別主祭之人已不盡合穀梁公子主祭之義義恭因之遂謂事異前志并欲不毀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穀梁所不與也

經初獻六羽注羽翟羽舞者所執

證曰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何氏公羊注羽作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也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留雅說翟爲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鄭君無駁而箋今詩箋復不易毛傳翟翟羽也之文則同許無疑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證曰公羊傳與此同詮法八風六律四時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

風六律四時也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獨斷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皆同公穀義蓋今文家言左傳及馬融論語注蔡邕月令章句俱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則古文家言御覽卷五百七十四引禮記云天子宮縣國自舞行八佾諸侯軒縣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縣二面舞行四佾士特縣一面舞行二佾今記無其文未知出何書獨斷月令章句同出中郎而博采古今文蓋義可兼通無容專執也據白虎通文則大夫以下無舞佾

注八人爲列又有八列八八六十四人

證曰白虎通公羊左傳二注皆以每佾人數如佾數穀梁傳未有明文注但舉八佾之數不舉六佾四佾而首以八人爲列一語統之則似謂凡佾皆八人馬融注論語亦如是皇邢二疏所用何杜之說似非馬義宋書樂志一載太常傅隆說曰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又

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殺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魏絳二人近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于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按傳氏此辯極詳明且可知范注上本服虔不可易也孔穎達申杜義謂女樂二八非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按王逸楚辭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韋昭晉語注云八人爲列備八音也則舊解皆以二八爲二佾王逸引事證義兩解則不謬若謂二佾非諸侯禮不宜賂晉者則歌鐘二肆亦是卿大夫之判縣也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外事獨奏文樂

證曰此全用何氏公羊注文凡舞執干戚者武舞也小則執干戈執羽籥者文舞也佾則文武之舞皆有之故言佾則干舞亦在內無以見其獨爲文舞此釋經不言六佾而言六羽之義也若然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大武者武舞大夏者文舞似八佾專用之文舞者彼注云文武之舞皆八佾互言之耳

又曰唐會要卷三十二載韋萬石奏曰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夏大韶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

是古之武舞儒先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誅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據此是大濩者武舞也而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與此注不合竊疑此注固未當也韋萬石所引儒先之說出五經通義見藝文類聚又白虎通亦有此說而文疏闕不完抱經堂本補足之其論最精周家以武得天下故舞樂重武而輕文明堂位祭統皆先言舞大武後言舞大夏且舞大武用冕服舞大夏用皮弁尤重武輕文之明徵周先妣姜嫄感神靈而生后稷爲王業所由基自宜用其所重若仲子妾母耳禮可從殺故獨用其所輕非以婦人無外事也如注言則美嫄與仲子同是婦人不應文武異制矣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證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望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寶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萬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荀子議兵篇王者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又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皆伐不踰時之義也司馬遷仁本篇古者逐奔不過百里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又天子之義篇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

誘不及則難陷皆戰不逐奔之義也

經叔姬歸于紀注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于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

證曰左氏公羊注皆同以爲待年而不言非禮白虎通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說媵得待年故何注無貶辭此注譏其非禮于穀梁無文恐是范氏禮例耳非必穀梁義

待年之說當從白虎通若然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徙而益流似嫡媵宜俱行又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彼以不俱行爲嫡異者彼媵年已及期而嫡妒忌不與偕故其後也悔若年幼而待年固無嫌也

鄭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今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證曰此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而許君從之者也異義別引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此許所不從鄭君無駁意亦同許孔氏廣林曰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于

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駁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邑何必每朝更致按此論足申許說而公羊注云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豫敝而已蓋陰破許君之疑何據泰山下湯沐之邑寡之邑共千八百國加不過方八十四里有奇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士受地又視附庸則非方二里之邑明甚據王制朝宿之邑亦名湯沐者左傳疏云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狩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疏又云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殷

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魯鄭之祏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賜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近遠故兩皆有之按此論受邑之制尤詳因備錄焉衛康叔以懿親而兼懿德故亦受賜如魯鄭矣

誥誓不及五帝

證曰僞古文大禹謨有禹誓師事彼疏云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楊士勛此疏亦引大禹謨文而釋之曰舜是五帝之末命禹徂征是禹之事故云不及五帝按此二疏皆不知大禹謨之僞從而爲之辭者也孔氏并詆穀梁妄言尤謬司馬遷天

子之義篇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于夏商周皆言誓于虞僞言戒是卽誥誓不及五帝之明證或據墨子兼愛下篇云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翻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僞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是僞古文實本墨子然墨子并記事之書容可以後世名偁加之前代若史宜紀實不得濫云誓也（胡渭典引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據誥誓或不及也正用穀梁文）

盟詛不及三王

證曰釋此傳者皆以周禮司盟觀禮祀方明爲疑楊疏云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秦氏惠田云古者諸侯盟禮皆因朝覲天子而後脩之以奬王室睦鄰好春秋之世諸侯不尊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非古無是禮也其說皆極有義（惠氏禮說謂秋官之盟五帝用之虞禮六宗周祀方明一也以六宗爲方明恐非定論不敢從）然竊謂二書與穀梁本未嘗相違也周禮儀禮皆周公所定二書雖爲太平制作而周公已逆知人心不古必漸有疑貳因制爲盟詛以示要約其時已在文武後此正不及三王之明徵何反以爲難乎禮弓周人作會而

民始疑注會謂盟也（淮南子記論謂殷人誓周人盟鄭注似本此）疏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蓋亦以周人作盟則不得云不及三王因謂其不專用盟詛以釋不及之義可謂曲費調停不知此亦據周公制禮後言之與文武無涉也至水經河水注云周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按此說殊附會孟盟古多通用孟豬亦作盟豬豈又因同盟得名耶（公羊古者不盟結言而退逆沙相王鳴）

交質子不及二伯

證曰尚書大禹謨疏云穀梁傳交質不及二伯左傳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按五帝三王皆天子則誥誓盟詛不及當統天下言二伯僅諸侯則交質不及宜獨據其身不得以問鄭相難也荀子大略篇亦有穀梁此三語二伯作五伯當謂夏昆吾商豕彭大韋周齊桓晉文若據春秋時五伯則楚莊王伐鄭潘尫入盟子展出質不得云不及矣

傳南氏姓也季字也注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

證曰氏以爲姓三代以下盡然春秋時似未聞也南季當是以姓爲氏非以氏爲姓通志氏族略有以姓爲氏一條所引證諸人在春秋時者有姚句耳子鉏商雖無以必其出自虞舜殷湯然要爲持之有故又漢藝文志

儒家類有芊子十八篇七十子以後人此以芊姓爲氏也潛夫論志氏姓篇謂晉郤奚爲黃帝子十二姓郤姓之後此以郤姓爲氏也鄭君駁異義云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司馬貞釋之謂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夫舉姓而下配以氏字可知古人姓氏容有合而爲一者然則南氏姓猶云姓南氏耳古人名字上皆繫氏不繫姓南雖本是姓而其後既爲氏則下可繫字曰南季矣或曰古人氏族謂之庶姓禮記大傳其庶姓別于上注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疏云庶姓衆姓也則氏族之謂也據此是氏亦可偁姓氏姓猶氏族二字祇同一義似亦可備一說也（大傳疏又云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姬子氏皆姓爲氏云氏是也然則姓可偁氏氏亦可偁姓）

傳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寧所未詳

證曰此范據五經異義文也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從周禮說鄭君無駁意亦同許然據此知公羊與穀梁合而何邵公注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偁臣受之于太廟則亦不從公羊說（何注與周禮說同）

（繡又微異蓋周禮以下聘是常典何注以下聘爲異數）蓋義有未安雖專家不能畫守也秦氏惠田云穀梁說于禮無據范氏證其非可謂不易之論矣特以時聘殷頻爲天子下聘于諸侯則非蓋周官之間問卽天子下聘之事對文則大曰聘小曰問散文言之則問卽聘也時聘殷頻自是諸侯聘于天子不容混而一也按此條疏駁尤細第范意當亦以間問爲下聘非以時聘殷頻爲下聘連引禮文語偶未晰耳

又曰後人主穀梁之說者若胡氏安國云隱公卽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往朝也如隱公者疑爵制地可也刑則不繇遣使聘爲其斯以爲不正乎按傳泛言聘諸侯非正不專斥聘隱則胡說非也又萬氏斯大云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按傳先釋聘爲問而後言其非正則非無聘有問可知萬說亦非也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證曰諸侯相朝之期周禮大行人以爲世相朝襲二年左傳亦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與周禮合然周禮第舉其大者言之此外仍有五年一朝之法昭三年左傳晉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王制注謂此晉文霸時所制然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曹劌在晉文前且俗爲先王制則非始自晉文又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鄭君疑是夏殷禮愈春秋之初大國有援此禮以徵朝于小國者及晉文翔霸以往來太數因復周禮五年之舊而于太叔遂專屬之文襄耳（俗朝舊在晉文後而猶五年再朝者彼蓋亦從時令或率舊章是也）至成十二年左傳世之治也諸侯閣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不言朝期而第云閣于天子之事蓋周公制禮雖定爲世朝及五年一朝而或王事靡盬則可俟他年具見古人懷柔至意此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即成十二年左傳之說其實朝期仍當有定也但穀梁朝期于傳無徵故據據他經傳釋之當亦不相遠耳

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注謂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王

證曰禮記王制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詩無衣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白虎通爵號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是皆謂諸侯襲位當受國于王也

子既死父不忍俾其名臣既死君不忍俾其名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爵名之孔子云諡也死是已死而俾名左氏穀梁說既沒俾字而不言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俾其字許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俾諡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諡也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按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俾諡若字此蓋因人君不忍俾名故士亦以諡若字爲俾是亦穀梁說之一證也

番禺侯康君謨撰

傳孔氏父字諡也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諡

證曰隱八年左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杜注從字字句絕哀十六年左傳疏引鄭康成讀則從諡字句絕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細審傳文及禮注似展即無駭字杜預謂無駭公子展孫未知所本如其說則展是名非字且是王父之名傳當顯言之今但云公命以字爲展氏則是無駭字可知無駭字展即諡展因以爲族不然羽父請諡與族曷爲但賜族乎他年具見古人懷柔至意此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即成十二年左傳之說其實朝期仍當有定也但穀梁朝期于傳無徵故據據他經傳釋之當亦不相遠耳

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注謂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王

證曰禮記王制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詩無衣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白虎通爵號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是皆謂諸侯襲位當受國于王也

子既死父不忍俾其名臣既死君不忍俾其名

此字諡之一證也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哀十六年左傳疏駁鄭注謂禮記惟說誄辭不言作諡然誄之訓諡見于說文曾子問注引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諡于南郊論衡道虛篇誄生時所行爲之諡是誄必有諡甚明孔子固以字爲諡者也唯以字爲諡故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後魏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皆不敢舍尼爲諡此字諡之又一證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古人謂諡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者謂名履沒號帝乙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高之諸王以甲乙丙丁俾者皆其字也惜之則立之主而彫帝言之即其諡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禮然亦唯天子得司之若侯國卿大夫既卑不得請諡于王其君又未敢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諡謂諸侯賜其臣諡之禮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卿大夫亦以行制諡唯宋大夫孔父字諡哀公誄先聖以先聖每自傳殷人故仍以宋諡孔父之法諡之蓋攷列國之臣見于左傳者唯宋卿無諡世本敘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言某父悉以字諡者也足徵宋君雖請諡于周而于其國中自秉殷禮按此說甚剴而確蓋此正是殷尚質處然則孔父字諡亦洽宋國

舊章花氏謂因有死難之勳恐未必然傳文氏字當依段氏玉裁說以爲衍文

冕而親迎

證曰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盡之親之然則冕而親迎天子諸侯大夫統此矣但冕服之差等賈孔二疏不同鄭特牲氏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疏云士昏以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氏故總俾氏冕也哀公問疏亦云冕而親迎天子則袞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以此二疏言之則上公親迎用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卿大夫氏冕此一說也賈氏士昏禮疏則謂孤卿大夫士爲臣卑故攝盛服助祭之服天子諸侯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五等諸侯氏冕家祭則親迎不過氏冕惟天子服袞冕即引郊特牲氏冕齋戒句爲證此又一說也然如賈說則自五等諸侯與卿大夫皆無別且賈先言有孤之國孤絺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後又云孤卿雖絺冕助祭親迎亦用氏冕臣不得過君故也是自相違背如由前之說諸侯氏冕親迎而臣反絺冕必無其理由後之說孤卿既不用助祭之絺冕又不用家祭之爵弁元端

而用氏冕亦殊進退無據賈徒泥氏冕齋戒一語致此轇轕而孔氏已早爲釋之則謂諸侯以下皆用助祭服無可疑矣若然天子與上公同袞冕仍復無別者此亦窮于禮之不得不然固勝于公侯卿大夫全然無別者也下文八年楊疏亦同孔義而未取賈孔二疏詳辨是非故今具釋于此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

證曰左傳云書時禮也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孔氏廣森云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狩田經書春正月公狩其實一耳遂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下商改正異械以盡三統至于敬授民時趨狩

祭享皆自夏時擇此諸說是正月本當言狩而云用冬狩之禮者蓋花意以穀梁時田皆用周正不用夏正時田之例傳無明文而略見之于時祭（說詳下人年）此穀梁之不同左氏者雖其義視左氏爲短而家法實如是不可強合也若公羊注亦譏此狩不時而謂當用夏之孟冬

又別一義

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證曰尚書大傳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纖微肥美（公羊注用其說）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若然周禮獨于夏苗冬狩言享祀享烝者彼雖以苗屬春與

是因田而爲非宗廟正祭（春祭祀秋祀方亦非方祀正祭）特以時當夏冬仍蒙前烝之名耳若宗廟正祭則四時皆取之于田不獨冬夏卽下文一爲乾豆是也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田取獸於田因爲苗除害故曰苗蒐擇之舍小取大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證曰公羊無夏田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何氏穀梁癈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按當作殷周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讖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按公羊善于緯故中多緯書說不如穀梁爲時王正禮左傳爾雅太平御覽引緯詩內傳皆四時田但條名與穀梁異耳隱五年左傳疏云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練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盧氏文弨校本擇下有去字以本疏下文觀之作擇去者是）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

田何爲田除害也攷白虎通多公羊家言而此獨從穀梁以其義本勝耳周易解二月卦曰田獲三狐異七月八月卦曰田獲三品屯十一月十二月卦曰卽鹿无虞此著三時田也師比皆四月卦曰田有禽曰王用三驅此著苗田也文王作爻辭當用殷禮而夏亦有田知此制殷周同矣田苗蒐狩之名義宜從白虎通蓋彼既述穀梁則所傳者或穀梁師說而隱五年左傳疏謂之爾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獮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不知班固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苗之爲擇猶關雎傳訓芼爲擇說苑修文篇苗者毛取之何氏公羊注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妊者彼雖以苗屬春與穀梁不同而解苗字義則同至蒐之爲索亦是常訓杜預注左郭璞注雅因傳文言春蒐故謂索取不任此傳言秋蒐故謂蒐索取肥皆因時立義又安見秋獮之必盡肥乎范注舍小取大與班固略同（公羊注本云蒐簡其文惟以苗爲爲苗除害則本杜預郭璞若鄭康成孫者）炎解苗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此又別一義

又曰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獵禽獸者蒙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此夏獮二字當從凌氏曙以爲衍文不然何不依四時爲序而序于冬狩之下且偏稽經傳夏不名獮此明是淺人不曉公羊無夏田之例而妄加之又因苗已屬春遂妄以獮屬夏而不知於經義皆不合孔氏廣森據此謂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非也又說苑修文篇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遂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按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鷙鳥不搏蝮蟄且知藏天而況人乎哉按此文先言四時之田而後言夏不田殊相乖錯盧氏羣書拾補據孫志祖校云此所引傳

乃公羊桓四年春曰蒐秋曰獮冬曰狩之文也下文蒐在苗後又云夏不田是用公羊之說後人誤據周禮左傳以改此文不知其前後反成差互矣春蒐者字誤當作秋今攷孫盧說是也說苑解苗字用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揜羣士不取麛卵三語是以苗屬春不屬夏之明證且全文亦祇釋苗蒐狩三名而不及獮後乃申以夏不田一段此純用公羊說也劉向會治公羊（見六藝論）後乃治穀梁故著書不專主一家爲知繁簡說苑此兩條皆公羊家言而爲漢人臆改反有類穀梁愚懼後人不察或引之以解穀梁則適爲攻穀梁者所借口故豫爲辯之如此焉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證曰秦氏蕙田云四時用三卽夏不田之說傳意謂有此禮而不常用也可與月令孟夏毋大獵相發明按傳言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則夏田豈不常用者哉用三卽指乾豆三事周易王用三驅馬融注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穀梁之用三蓋周易之用三驅與王制歲三田之文相似而實不同鄭君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一曰乾豆之等此以爲王制似未盡合（王制注三田者夏不田則非謂乾豆之等也故孔疏謂釋廢疾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王制注爲正）而以解穀梁則甚合月令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既曰驅獸非田而何周禮大司馬注夏田主用車示取物希所謂毋大田獵者蓋如此未可附會夏不田之說也唯秦氏謂四時之田有詳略之別此論甚善周語蒐于農隙獮于既烝狩于畢時獨不言夏蓋因其禮略之故不容執此一語盡疑穀梁及周禮左傳爾雅矣

經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傳字

證曰公羊注意與此同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孫氏志祖云案舜典命之命官于伯典命之命官于伯）

夷獠用命咨伯面不名注疏皆無解
疑白虎通所云乃古書說相傳如此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不言邾咸邱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證曰六韜有火戰一篇是其時已有火攻然據篇中武王太公問答則私防敵人之燔吾軍而非已欲燔敵人之軍可見王師所不用也至孫子火攻篇則云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其下論用火之道尤詳蓋居然以此制勝此衰世之法非王者之兵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證曰楊疏謂烝合在夏之十月故何休云祭必于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是也今正月爲之違月隔年故傳曰春興之志不時也按如此解不時于義自可通蓋晏子春秋董子繁露鄭君王制注皆謂祭以孟月與何郤公合則此烝在夏之仲月誠爲不時然穀梁之義似不盡于此也穀梁之義以時祭當用周正不用夏正何者若用夏正則此年之烝在夏時猶是冬不過差一月耳其爲不時小而傳已有譏下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則是夏正之六月其爲不時大而傳反無文是穀梁義以周八月可嘗而周正月不可烝時祭用周正明矣據上四年公狩于郎注則時田亦同

又曰晏子董子鄭康成何郤公皆以爲時祭在孟月服虔以爲在仲月南師以爲得祭天者祭宗廟用仲月不得祭天者用孟月見王制疏杜預又分爲上下限以孟月中氣爲上限仲月初氣爲下限至仲月中氣乃過限而不時諸說紛紜如此穀梁未知云何但謂穀梁時祭主夏正則此傳僅可通于孟月之說謂其主周正則兼可通于仲月之說也

經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僞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所合體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證曰此駁五經異義文也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得證天子禮者其說已具楊疏故白虎通云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亦以此詩證天子親迎矣左傳桓八年疏又譏鄭注禮以先聖爲周公駁異義以爲天子二三其德哀公問疏則謂事含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是左疏所糾亦不足疑也周氏柄中云天子親迎禮無明文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若也由此推之天子不親迎可知諸侯卽位而娶無父命有王命則親迎宜也若天子則與無命之者也按元儒敖氏繼公已有無父命則不親迎之說爲盛世佐所譏緣其立此論者蓋因士昏禮記子無父一段與不親迎一段文勢相連遂疑不親迎之禮卽爲宗子無父者設耳不知二事文雖相承義實不屬觀賈疏自明不得引爲天子不親迎之證也漢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平帝時詔光祿大夫劉歆雜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亦不上及天子蓋皆用左氏說而參校經典終以鄭駁爲長但其禮亦有可變通者何郤公桓八年注言當親迎襄十五年注又言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彼疏云蓋謂有故之時疏義二解當以此解爲定然則天子卽不親迎亦未爲不可但鄭駁言正禮不言變禮耳

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斧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

證曰范氏引九錫以解經則意謂此卽九錫中事九錫與九命先鄭合爲一後鄭分爲二說詳曲禮上疏楊氏釋范氏此注謂亦以九錫與九命異其說良然楊又謂九錫亦是賜命之類故引之則似謂范意不以錫命當九錫而第牽連引之者殆非也楊氏此說蓋因曲禮疏申鄭義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今魯未爲牧伯不應受九錫耳然此在鄭注無明文而旱麓詩疏云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贈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按禮緯既兼言侯子則非獨七命得賜卽五命亦得賜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又統承有加則賜之下則此皆謂賜衣賜衣雖不在命服之列而仍視其本國命數爲差故云不過此卽七命五命皆得有加賜之明徵孔穎達解有加則賜引雜記襃衣以釋之攷雜記上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注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襃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襃猶進也是諸侯皆有襃衣賜駁異義引玉藻云三公一命家若有功則加賜襃衣之服與一曰衣服是也按下襃字當作袞不然文義不可解襃衣視冕服稍尊故謂侯相襃不以襃衣而以冕服然不必在袞冕之上卽未受袞冕之侯伯子男俱有之雜記疏疑襃衣是冕服之最上者蓋泥于牧伯始得加賜之說也白虎通又引覲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及采菽詩路車乘馬多袞及黼以明車馬衣服之賜則更舉尊常冕服皆歸之九錫不獨襃衣矣竊疑九錫中唯弓矢斧鉞秬鬯等爲異數其餘祇是常典凡經傳言錫命者皆九錫中事功德極隆者全錫之其餘原不必全錫故范云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白虎通引禮說九錫皆隨其德可行而賜亦不必全錫之意曲禮疏謂牧伯始加九錫者徒見諸書言賜弓矢斧鉞秬鬯者皆是牧伯不知此固九錫之至尊者耳若車馬衣服等賜則不必牧伯也

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賓人于朝與士共之當名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

證曰詩彤弓贈彼洛矣采菽韓奕皆言錫命諸侯之事而其詩云我有嘉賓君子至止君子來朝韓侯入覲則皆是往受命非來錫命也就諸詩所云錫命其事亦殊贈彼洛矣則因諸侯初立來朝故鄭箋云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白虎通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采菽詩則是尋常朝覲而復有錫予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即詩路車乘馬乎袞及黼者也彤弓韓奕則因有勳德而或錫以弓矢或命爲侯伯尚彤弓韓奕則因有勳德而或錫以弓矢或命爲侯伯尚

書文侯之命正兼此二事而平王有歸視爾師父往哉之言則亦文侯往受之于周也在春秋時王使名伯來錫文公命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王使名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王使太宰文公內史興賜晉文公命見周語則初即位禮也王使名伯廖賜齊桓公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爲侯伯則命侯伯禮也其因朝而錫命者蓋有間焉天子使名伯來賜成公命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文于三者皆無當蓋春秋時不行受命之禮而惟天子之所遣使故廢有定期穀梁于此年及文公元年成公八年皆發傳言非正也其論甚偉若左氏則于諸來錫命者皆無譏辭何邵公文元年注云古者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亦第譏其錫命之早不譏其來錫之非皆不如穀梁義正大無衣詩疏謂王賜諸侯命有名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豈不外哉贈彼洛矣詩疏又謂諸侯踰年即位天子遣使就國賜之命圭如文元年天王使名伯來錫公命者是其正若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按此說亦祇可施于左氏不可施于穀梁蓋就梁之義諸侯必親往受命而未除喪無朝天子之禮即無踰年錫命之禮曲禮侯葬見天子曰類見疏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爾今云侯葬者謂天子或遣將至竟故得見故當以白虎通及贈彼洛矣箋所云爲得穀梁義也

也至白虎通又謂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此義未知于穀梁云何無文以證

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反矣

證曰白虎通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正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祭叔錫魯桓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說其錫墓隧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按此條未見許氏所從亦未見鄭駁何邵公謂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本公羊說也杜元凱注引昭七年王追命衛襄爲比近人孔廣林亦謂在古則高圉亞圉死爲追命于禮無乖當從左氏然二圉受命雖見竹書紀年而無以決其爲生前爲死後追命之說出自杜注彼疏云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圉知其亦是受殷王追命此杜以意言耳二圉之追命無文也然則此特會意之詞其實二圉或生時錫命今引以爲言于義亦得又攷王制疏引七年左傳舊注謂高圉亞圉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又引馬融說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據此二文是不忘二圉者因上文言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故不敢忘先王耳非以其曾受追命之典也外傳言報高圉不言報亞圉馬融及舊注兼言之或別有所本

傳以是爲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爲女往而以觀社爲辭

證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會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于溱洧之濱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穀梁以爲尸女信哉故曹劌謂之不法以此杜預注非按杜據襄二十四年左傳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以注此經韋昭孔晁國語注並同與墨子之文未嘗相背蓋男女所以屬觀于社者因其蒐軍實而莊公觀之則意不在軍實而在女子故曰尸女此二義之可相兼者惠氏本墨子以釋穀梁精確不易而杜注亦無容并也

經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　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注夫人者正嫡之偁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元秋明矣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偁夫人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正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從公羊左氏義鄭君駁云禮喪服

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妾子立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則鄭從穀梁義范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出儀禮喪服緦麻章傳曰何以緦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范云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出禮記服問篇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彼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蓋鄭以小君不在則庶子王僅得爲母服緦小君在則爲母無服曾子問所謂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也若服小君之服失禮甚故云益不可古人嚴嫡庶之辨如此惟穀梁深得禮意公羊左氏皆不及故鄭駁異義從之但鄭又謂僖公妾母得爲夫人者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則又爲變通之法穀之穀梁并無其說

又曰通典載晉孝武帝追尊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以爵命母又曰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謂尊母非使極尊號也並后匹嫡議存春秋謂宜偁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偁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公羊傳母

以子貴當以此義爲允按范武子深明穀梁故能援正典以定大事如此惜當時不能用至范引公羊母以子貴則欲爲兩家調人宋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過子則妾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過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徐邈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此二說皆欲以公穀貫通爲一與范意同但據五經異義則母以子貴實當如何休注妾母得爲夫人之說不可強合于穀梁耳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若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爲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

證曰雩祭有二左傳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此常雩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稻人旱暵共其雩斂此旱雩也穀梁之義以春秋常雩不書旱雩乃書此傳云雩月正也成七年傳云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定元年傳云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今以其例求之經春秋書八月雩者四僖十一年襄二十八年昭二年二十四年是也書九月雩者七僖十三年襄八年十七年昭六年十六年定元年七年是也此皆雩月得禮之正者也書秋雩者七此年及成三年襄五年十六年昭八年定七年十二年是也書冬雩者一成七年是也此皆雩時不得

禮之正者也書七月雩者二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是也穀梁以秋雩八九月皆合禮則不合禮者獨在七月而仍書月者爲季辛又雩而書若上文不系月但云秋上辛大雩有日無月則不辭矣故雖書月仍不得爲正此穀梁禮例也月令統云春秋閏七月八月如其說則定元年傳秋大雩非正者當屬何月乎故知見書秋大雩穀梁皆以爲在七月即當以爲誤若昭二十五年書法又變文見義耳早雩必以八月始者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謂此建子之月至建未之月然則七月雖旱人君尚未不舉故亦不行雩祭穀梁禮例與玉藻合若鄭君注月令謂凡周之秋三月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非穀梁義也

經夏大旱注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證曰注所引僖十一年傳例乃雩祭例也據其文似此年夏曾經雩雨不得雨者然定元年傳云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則八月九月始可雩（說詳僖十一年夏）非雩時又據春秋攷異郵及月令注冬及春夏雖旱有禱無雩是夏不得行雩禮審矣然則此書大旱未必雩不得雨當是禱不得雨耳春秋書雩不書禱傳因即雩以見例雩禱禮雖小異其爲求雨則同故禱不得雨亦與雩不得雨同杜傳不復晰言之矣

會葬之禮于鄧上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

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按徐邈亦注穀梁此文復承穀梁之下則似謂穀梁以會葬成風爲禮然穀梁之義妾母不得備夫人則其死也羣臣尚且無服王人豈合會葬此傳但泛舉會葬之禮非以是爲禮也然且不明斥爲非者以其義已見歸于太廟奈人歸禭」傳無依復言之耳徐邈此說蓋參用左氏後儒不得以此誤說穀梁范氏莊公元年注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此則穀梁義也

冬無爲雩也

證曰月令注云冬及春夏雖旱禱有禱無雩疏云雩之與禱所以異者攷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責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爲雩月故不雩（僖二年三年皆書不雨故知爲禱祭）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證曰尚書大傳云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闕也者男子之事戰闘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

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槊流旁握御者不得入

證曰車攻詩傳云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合其中褐轅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槊閑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與此傳大同彼言夏苗此言秋蒐知四時皆無異制矣又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即此傳之艾蘭以爲防也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即此傳之置旃以爲轅門也據詩禮注疏防中南北立四表積二百五十步東西之廣步數未聞一偏當容三軍（此據大司田獵言若諸國亦份減田獵數以爲廣狹）其門南向並開二門則用四旃

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證曰車攻詩傳云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說苑修文篇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易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鄭注云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按以上三說皆與此傳同唯毛傳又有踐毛不獻鄭君亦言禽在前來者不逆射旁去又不射禽在前即是面傷旁去即是踐毛（詩疏云面傷不獻者謂禽面傷之毛不獻者謂禽在旁面逆射之以踐爲獻古今字）而此傳無踐毛不獻文偶略耳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證曰書傳詩傳俱有其文獀儀禮周禮注則此乃主皮之射也儀禮鄉射禮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闘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所餘獲陳于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

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獵之取也于園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周禮鄉大夫之職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注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按據詩書二傳則此射有卿大夫士在列而鄭注言庶民無射禮則有主皮者蓋卿大夫士禮射張侯庶人不得與惟田獵分禽之射庶人則得與故庶人無禮射而獨有主皮之射非謂射于澤宮之時屋有庶人而無卿大夫士也天子取禽三十者車攻詩箋言每禽三十疏謂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

右穀梁禮證二卷　國朝番禺侯康君謨撰按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故自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元吳澄春秋纂言明石光霽春秋鉤元　國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惠士奇半農春秋說皆於典禮三致意焉而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然要皆詳於左氏而略於公穀夫典制莫備於左氏而義理莫精於穀梁雖公羊雜出眾師時多偏駁耳是書據穀梁以證三禮而排詆公羊者獨多惜其未完而竟卒此絕學也爰與孝廉弟子琴大令假得叢稿薈爲二卷與春秋古經說並刊焉道光庚戌大暑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竹書紀年

沈約 注
洪頤煊 校

校正竹書紀年序

今本竹書紀年二卷。不知何人撰集。案竹書束晳傳云。晉太康二年。盜發魏襄王墓。或言發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陷書經籍志紀年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紀年十四卷。今本紀年止二卷。其誤一。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杜預春秋後序云。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襄王之二十年。據此二說。束晳杜預所見紀年本。起自夏殷至周幽王以後。以晉紀年。晉滅以魏紀年。今本紀年乃起自黃帝至魏今王二十年。幽王以後。皆以周王紀年。其誤二。水經丹水注。引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汝水注。引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我者晉也。沁水注。引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候韓懿侯若伐我葵。河水注。引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我者魏也。若如今本用周王紀年。則我皆爲周。文義盡失。其誤三。今本有沈約注。案梁書沈約傳。並不言注竹書紀年。隋唐志亦無紀年沈約注。今本注文。多與宋書符瑞志相同。疑皆後人羼入。其誤四。然今本頗信其非出於僞撰者。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峤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郭璞注山海經。引竹書。昌意降居若水。虛帝乾荒。又引顓頊虛伯鯀是維若陽。與今本同。與束晳杜預本異。隋書經籍志有竹書同異一卷。疑當時所得竹書。傳寫各異。其今本亦不能盡歸於一。今本或猶是和峤郭璞所見之舊。其證一。新唐書劉賾傳云。賾皆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殺於逢。鄭樂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今本文法。大略相似。是今本所存。其未見前人所引者。亦不能遽定其爲後人掇拾他書所爲。其證二。今本夏殷後。皆有總記年數。幽王後。亦云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平王下云。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疑今本雜東遷以後周王紀年。是後人所改。其餘皆紀年原文。其證三。沈約注雖由後人僞題。韓愈黃陵廟碑。引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李善注。引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皆作紀年。是舊本紀年。本有注文。雖爲後人所羼亂耳。其證四。據此則今本紀年。雖經後人變改。殘闕失次。非僞書可比。庚申夏。頤煊游學武林。孫淵如觀察屬重校是書。因仍取今本。歷證羣書所引。訂正於每年之下。并補殷五十餘條。注中有明見於宋書符瑞志者削之。其可信者存之。明知非汲冢之舊。亦聊存梗槩而已。書成。因序其大略如此。嘉慶七年三月二日。臨海洪頤煊撰。

竹書紀年目錄

卷上

黃帝軒轅氏　帝少昊氏
帝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帝禹夏后氏　帝啓
帝太康　帝仲康
帝相　帝少康
帝杼　帝芬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昊　帝發
帝癸　殷商成湯

外丙　太甲　小庚　雍己　仲丁　河亶甲　祖辛　祖丁　陽甲　小辛　武丁　祖甲　庚丁　文丁　帝辛
卷下
周武王　康王　穆王　懿王　夷王　宣王　平王　莊王　惠王　頃王　定王　靈王　敬王　貞定王
仲壬　沃丁　小甲　太戊　外壬　祖乙　河亶甲　南庚　盤庚　小乙　祖庚　祖辛　武乙　帝乙
成王　昭王　共王　孝王　厲王　幽王　桓王　釐王　襄王　匡王　簡王　景王　元王　考王
威烈王　烈王　愼靚王
安王　顯王　隱王

竹書紀年卷上

臨海　洪頤煊　校

黃帝軒轅氏。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

二十年。天雲見。以雲紀官。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徐文靖本作五十七年。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　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山海經海內經注引同。孫之騄本無帝字。

一百年。地裂。　帝陟。

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崩。葬臺臣有左徹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傅會黃陵廟碑引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抱朴子曰。汲冢中竹書。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前木爲黃帝之像。鑄諸侯朝奉之。徹

二條此非注文可知今本帝後紀論歲年下附注疑紀年原文如此後人傳寫誤與注文相亂今惟刪去宋書符瑞志并約撮紀餘悉存之

帝摯少昊氏。吳琯本無此五字路史引紀年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羅泌所見本疑亦無此五字

帝顓頊高陽氏。

元年。帝即位。居濮。

十三年。初作歷象。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三十年。帝產伯鯀。居天穆之陽。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引伯鯀下有是維若陽四字

七十八年。帝陟。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嚳高辛氏。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鄧。吳本范欽本倪作倒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六十三年。帝陟。

帝子摯立。九歲而廢。

帝堯陶唐氏。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諸書引竹書紀年皆無甲子紀年惟南律歷志引竹書紀年堯元年歲于鶉火與今本同

五年。初巡狩四岳。

七年。有麟。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僬僥氏來朝。貢沒羽。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孫云一作星出翼軫

命羲和歷象。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皇甫五帝本紀高誘本紀正義皆引俱作后稷放帝子丹朱山海經海內南經注云竹書亦云放帝朱于丹水丹朱稱帝者蜀漢山陽公死加號帝之謚也郭璞所見本帝下無子字今从之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六十九年。蠻崇伯鯀。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年。司空禹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年。司空入覲。皆用玄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竹書云皆堯德衰爲舜所囚又引竹書云舜囚堯復歸落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竹書云舜放堯于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蓋疑古篇引汲冢書云舜放堯于平陽無說篇引汲冢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皆與今本異疑史遷所引是瑣語之文

帝舜有虞氏。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樂。

三年。命咎陶作刑。北堂書鈔十七引同吳本咎作皐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爲虞賓。三年。舜即天子之位。爲虞賓二字本脫从孔本補

九年。西王母來朝。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禹。

二十五年。息愼氏來朝。貢弓矢。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三十年。靡后育于洧。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通鑑外紀一注引竹書子益篡紀年云。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夜出。三苗數動數亡。未知此說出于何時。今本不載有苗之亡。附記于此。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帝陟。

義鈞封于商。是謂商均。后育娥皇也。鳴條有芣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本下有今海州三字。蓋後人所加。今刪。

帝禹夏后氏。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斟尋。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魯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今作斟尋誤。 顏

二年。咎陶薨。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

禹立四十五年。禹薨於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啓。禹立四十五年。本作正文。从孫本改正

帝啓。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王師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六年。伯益薨。嗣之。晉書束晳傳紀年篇云。益干啓位。啓殺之。史通疑古篇說竹書云。益爲啓所誅。與今本異。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涂。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天穆之野。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引竹書曰。夏后開舞九韶。路史後紀十四注引紀年。啓登后九年。舞九韶。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未受壽紀十三引竹書。武觀西河。路史國名紀六西河注。后啓征之。見紀年。

十六年。陟。眞誥十五引竹書。啓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路史後紀十四注引竹書二十九年。年九十八。與今本異。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斟亦屬河內之縣。杜氏左傳注。斟尋本國名。史記夏本紀正義引竹書。 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尋。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四年。陟。

帝仲康。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太平御覽八十二引作殷商。 征淮夷。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後紀十四。引竹書。

二年。征風夷及黃夷。風下本脫夷字。从文平御覽八十二引補。

七年。于夷來賓。御覽帝王部。夷下有來賓。路史後紀十四引竹書。

八年。塞湜救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于斟灌。水經巨洋水注引竹書。灌古文相居斟灌。孫本無于字。

十五年。商侯相士作乘馬。遷邊于商丘。土本作士。从吳本徐本孫本改。

二十年。寒浞滅戈。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有鬲。

斟灌之墟。是爲帝丘。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伯靡歸有鬲氏。

夏世子少康生。丙寅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乙酉年。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浞。甲辰年。○支本作文。从矣本徐本鳳本說。

瑯本與下文連爲一條。

伯子杼帥師滅戈。

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乙巳年。○夏世子以下五條是後人所附。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後漢齊東夷傳注引云。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三年。復田稷。

后稷之後不留失官。至是而復。開寶藏說注引竹書云。不留之官。孤。此說文。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杼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同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太平御覽八十三。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丘作王。御覽引自下脫原字。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引。征上有柏杼子三字。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十七年。陟。

杼或作帝宁。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後漢書東夷傳注引同。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山海經海內北經注云。穆天子傳所引河伯无夷名。竹書作馮夷。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鄔。

三十六年。作圃田。

四十四年。陟。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

芬。或曰芬發。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元珪賓于河。北堂書鈔八十九。路史後紀十四引同。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北堂書鈔八十九。路史後紀十四。後漢書注引同。吳本徐本鳳本竹作冬狩。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五十八年。陟。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同。

芒。或曰帝荒。北堂書鈔八十九引作荒。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

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

其君緜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山海經大荒東經注引此作竹書自中葉以上皆同郭璞注山海經在沈約前則此錄之非注明矣又郭注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見楚辭竹書今本無僕牛

二十一年，命歸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今本白夷以下作玄夷風夷日日黃夷从後汲書東夷傳注引改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下有緜蠻蜀蠻從四字

二十五年，陟。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作二十一年陟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

帝扃。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

帝廑。

一名胤甲。太平御覽八十三引此作紀年下同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引作胤甲即位

四年，作西音。昆吾氏遷于許。

八年，天有祆孽，十日並出。其年陟。山海經海外東經注，淵元占經六，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作天有祆孽十日並出皆與上文帝即位居西河連爲一節惟遍經外紀一引十日並出下云其年胤甲陟與今本合御覽引並尚下有又曰本有十日並出大雨沿匯無霸十四字

帝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廢豢章氏，使劉累豢龍。

三年，王畋于荊山。

五年，作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九年，陟。殷侯復歸于商丘。

帝昊。

昊一作皋。

元年庚辰，帝即位。使豢章氏復國。

三年，陟。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登盧。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同

元年乙酉，帝即位。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壇會于上池。諸夷入舞。北堂書鈔八十二引同，後漢書東夷傳注引無再保壇會于上池七字，孫本無會字

七年，陟。泰山崩。

帝癸。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三年，築傾宮。文選東京賦注引汲冢古文云，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七發注引汲冢古文云，桀作傾宮，師涓奏靡音與今本異。毀容益。畎夷入于畎以叛。六年，畎隨戎來賓。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十三年，遷于河南。初作桀。

十四年，扈帥師伐岷山。注云一作山民。

癸命扈伐山民。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崇山　山民進女子琬、琰。連字本脫，从御覽一百三十五引補　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斟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樂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郭璞云

張守節竹書云，桀伐岷山云云，又山海經西山經郭注云，蘭縣玉，圖所謂之事，況軍書所載書帛之玉，今本曰岷山以下作於傾宮師瞞齋居之从御覽一百三十五引改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成湯元年。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二十一年，商師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師字本脫，从孫本補。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四履于夏臺。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

二十六年，商滅溫。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日並出。費伯昌出奔商。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三十年，瞿山崩。殺其大夫關龍逢。商師征昆吾。

參嗜雙英。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druid，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太平御覽八百八十，路史後紀十四引紀年，及桀來年社坼裂，其年爲湯所放，今本無此文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注引此，皆作紀年，今本東晉僞引紀年篇云，夏年多殷，今本僞殷年乙夏，非東晉所見本也

殷商成湯。

名履。太平御覽八十引紀年云，湯有七名而九征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

十九年，大旱。氐羌來賓。吳本作來貢

二十年，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孫本無此年。重本禁弦歌舞四字別爲一條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孫本無此年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孫本無此年

二十四年，大旱。王歸于桑林，雨。

二十五年，作大護樂。初巡狩，定歷令。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年，陟。

外丙。

名勝。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二年，陟。

仲壬。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四年，陟。

太甲。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杜預春秋後序引，命卿士伊尹，作仲壬即位，與此不同，出伊尹以下皆同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奢，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作秋後序引，無天大霧三日文，文選

張士賦序注引，潛作既，虞宏明集十一引，張衡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復出，規殺伊尹，而用其子

十年，大變于太廟。初祀方明。

十二年，陟。史記殷本紀集解，皇甫謐曰，太甲唯得十二年

沃丁。

名絢。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沃丁，誤

元年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八年。嗣保衡。孫本嗣作嗣誤。
十九年。陟。
小庚。
名辨。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注云即太庚也。
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
五年。陟。
小甲。
名高。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亳。
十七年。陟。
雍己。
名伷。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
十二年。陟。
太戊。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爲車正。
三十五年。作寅車。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七十五年。陟。
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中宗。

仲丁。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太平御覽八十四引無于河上三字。
六年。征藍夷。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云。仲丁即位征于藍夷。
九年。陟。
外壬。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囂。邳人姺人叛。
十年。陟。
河亶甲。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
九年。陟。
祖乙。
名滕。太平御覽八十一引作祖乙滕。
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三年。命卿士巫賢。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卿侯高圉。

十九年，陟。

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為中宗。太平御覽八十四引紀年，是為中宗一句，是知前後三駁皆非杜文。

祖辛。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

十四年，陟。

開甲。

名踰。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

五年，陟。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

名更。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

三年，自庇遷于奄。自庇，一字本脫，從太平御覽八十四引補。

六年，陟。

陽甲。

名和。

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居卷。

三年，西征丹山戎。孫本作「年，山海經大荒北經注竹書，和甲西征得一升山。

四年，陟。

盤庚。

名旬。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庚涅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云盤庚字也。

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

七年，鹿侯來朝。本錄汲冢古文，殷時已有鹿國，漢書地理志顏注引古文亦云。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自奄遷于北蒙，尚書盤庚篇正義，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晉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蓋以為殷也，御覽所引正與東晉所見本同，史記項羽本紀索隱引汲冢古文亦云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據南去鄴州三十里，今本脫下七字。

十五年，營殷邑。

十九年，命卿侯亞圉。

二十八年，陟。

小辛。

名頌。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

三年，陟。

小乙。

名敛。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丁酉，王即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十年，陟。

武丁。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

六年。命卿士倚說祓舉發老。
十二年。報殷上甲微。
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
二十九年。肜祭太廟。有雉來。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
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來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冢草。克之。
五十九年。陟。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是時舟地東不過江黃。而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樂而復起。廟號高宗。
祖庚。
名曜。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曜。
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十一年。陟。
祖甲。
名載。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載。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殷。孫本作丁未。
十二年。征西戎。　冬。王返自西戎。陽甲西征。得一片山。○盧山海經大荒北經注。乃和甲。非陽甲也。此後人採山海經注誤附于此。已見上。
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錫王子良。
三十三年。陟。
王薨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追其末也。緊利以鑑淫。商道復興。

調辛。
名先。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嚳辛。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
四年。陟。
庚丁。
名囂。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董本無王字。
八年。陟。
武乙。
名瞿。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　邠遷于岐周。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　命周公宣父。賜以岐邑。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沬。
二十一年。周公宣父薨。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鞏。克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賜王季歷馬十匹十作八。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俘二十翟王五字本紀从後漢書西羌傳注引補。王敗于河渭。大雷震死。
文丁。後漢書西羌傳注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俱作太丁。
名托。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後漢書西羌傳注引作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後漢書西羌傳注、文選典引注引牧上有殷字。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作周人。

十一年。周公季歷代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後漢書西羌傳注引作周人伐翳徒之戎克之獲其三大夫來獻捷古文疏證引作殺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廬。季歷因而死。因錄文丁殺季歷。

十二年。周文王元年。有鳳集于岐山。

十三年。陟。

帝乙。

名羨。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英本徐本拒作拘。夏六月。周地震。

九年。陟。

帝辛。

名受。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

三年。有雀生鸇。

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

五年。築南單之臺。雨土于臺。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年云、帝辛受時周大旱今本無此文。

六年。西伯初論于畢。

九年。王師伐有䣊。獲妲己以歸。作瑤室。立玉門。文選東京賦注引說苑古文同。

十年夏六月。王敗于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犬戎。冬。王遊于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年。因西伯于羑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遂西伯歸于豐。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爲師。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烏集于周社。孫本烏作鳥。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孫本無大夫二字

四十年。周作靈臺。王使膠鬲來玉于周。

四十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有女子化爲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閱。燒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繁出奔周。

四十八年。夷羊見。二日並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王因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類聚書屋志、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而箕子及微子以爲十二年、蓋遞成君之義也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帝乙二年周人伐殷疑即此年傳寫之誤

秋。周師次于鮮原。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史記殷本紀集解引同。自成二字。从文選六代論注引補。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云、自湯伐桀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

三年。夏不徙都。封時柏大。其邑南距朝歌。北鄰鄴郡及沙丘皆爲離宮別館。今本無此文。

竹書紀年卷下

周武王

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牧野。水經淸水注引。王親禽受于南單之宮。遂分決之明。水經淸水注。初學記二十四引。

同。淸水注受上有帝字。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　夏四月。王歸于豐。欒于太廟。命監殷。遂狩於岱。　作大武樂。

十三年。巢伯來賓。　虞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　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歸于壇墠。作金縢。

十五年。肅愼氏來賓。　初狩方岳。誥于株邑。　冬。遷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來朝。　秋。王師滅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五十四。吳本徐本俱作九十四。路史疏注引作五十四。

成王。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秋。王加元服。　武庚以殷叛。　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奄以叛。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薄姑。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　夏四月。初嘗麥。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薄姑。　夏五月。王至自奄。　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春二月。王如豐。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　冬。王歸自東都。　立高圉廟。

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　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康殷于魯。　作象舞。　冬十月。王師滅耆。遷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　肅愼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愼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　遷密氏來朝。　周文公出居于豐。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　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

十四年。秦師圍曲城。克之。孫本作齊師。　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　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十九年。王遷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翻豐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　周文公薨于豐。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孫本於作于。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　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太廟。孤本吳本徐本有作大。

三十年。離戎來賓。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　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新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康王。

名釗。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于豐宮。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于太廟。

六年齊太公薨。因學紀聞八引作齊太公望卒晉太公碑引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北堂書鈔十八引作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人讓之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秋毛伯遷公薨。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土南巡狩至九江庐山。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二十一年得樂茅闕門。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此條本脫從文選漢武帝監民頌注太平御覽八十五引補文選注無爲字

昭王。

名瑕。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六年王錫郇伯命。冬十二月桃李華。

十四年夏四月恆星不見。秋七月魯人弒其君宰。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初學記二十引逸下有翔字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四引紀年曰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太平御覽九百七引無天字

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初學記七引元古經一百一引同王陟。

穆王。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冬十月築祇宮于南鄭。穆天子傳四注引同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晉潛東晉傳云紀年記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亦有篇也又漢書地理志臣瓚注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郊攢同校漢家古文亦此條爲說穆入以此爲沈約注誤也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穆天子傳一注引作北唐之君來見

九年築春宮。初學記二十四引紀年穆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弇本作共今從穆天子傳改正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秋七月西戎來賓。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敗于軍丘。孫本丘作山五月作瀍宮。秋九月翟人侵畢。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穆天子傳五注云留昆國見紀年作重璧臺。冬王觀于鹽澤。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澤非是

十六年霍侯翟薨。王命造父封于趙。

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侖丘見西王母。穆天子傳三注藝文類聚七太平御覽二十八引同王字从爲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補爲穆天文西王母下云周穆王遂登至見昆侖山見之西王母亦來賓焉宮見出竹書及穆天子傳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山海經西山經注穆天子傳三注引同作見西山經注文作五十七年秋八月溢戎于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結羽千里。山海經大荒北經注文選江賦注引作竹書穆天子傳三注引紀年曰穆王北征和林羽十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穆天子傳一注引作紀年

疑十二年脫文西征至于青鳥所解。山海經西山經注引同鳥文類聚九十一引紀年云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超延七次于陽紆下脫文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鵲人。此條本脫穆天子傳三注引紀年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鵲人公文類聚七引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至見昆侖丘見西王母王母止之疑上十七年見西王母脫文因無明證今附于此

萬里。穆天子傳四注引同開元占經四引紀年曰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蓋有九萬里南征蓋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

西征遠里天下偪有九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祇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三十五年。孫本作二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遲帥師敗荆人于沸。

三十七年。廣韻二十二元注引作十七年。太平御覽三百五引作四十七年。藝文類聚九初學記七文選江賦注引同今本。伐楚。二字本脫。從藝文類聚引補。文選慨注。太平御覽引作伐楚陰密之誤。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咤盈以爲梁。叱本作梁。從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改。北堂書鈔十六白帖七十三又引作梁與今本同。遂代越至于紆。紆見路史國名紀六注。荆人來貢。

四十五年。魯侯演薨。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市侯于畺。

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

共王。

名繁。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遲命。

十二年陟。

懿王。

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本類賦注一引同。太平御覽二引脫作正。開元占經三引作天作密。下二字。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十七年。密國公擒薨。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績。

二十五年王陟。

懿王之世。與居無節。號令不時。犬戎氏不能共其職。諸侯於是攜德。

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雹。江漢水。牛馬死。趙本作王生。○孫本竟作雹。注中八字皆作正文。

八年。初牧于汧渭。孫本牧下有馬字。

九年。王陟。

夷王。

名燮。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

二年。蜀人召人來獻瑤玉。賓于河。用介珪。北堂書鈔三十一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同。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同。史記正義引作烹齊哀公於鼎。

六年。王獵于赤林。獲犀牛一以歸。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引作獵于桂林得一犀牛。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後漢書西羌傳同。注云見竹書紀年。冬。雨雹。大如礪。初學記二引同。

伐庸。至于鄂。孫本無此條。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厲王。

名胡。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楚人來獻龜貝。

楚子熊渠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齊獻公山薨。孫本無山字

六年。楚子延卒。

八年。初置騶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史記周本紀索隱引作共伯和干王位。莊子讓王篇文引同

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　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　楚子熊卒。

十九年。曹夷伯薨。

二十二年。大旱。　陳湣公薨。

二十三年。大旱。　宋僖公薨。

二十四年。大旱。　杞武公薨。

二十五年。大旱。　楚子嚴卒。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蒲。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大旱既久。庶命俱焚。曾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嚚。辱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水經淇水注云。共縣故城。即共和之故國也。共伯既歸帝政。逍遙于共山之上。疑此紀年之文。

宣王。

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　復田賦。　作戎車。　燕惠侯薨。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魯懷公薨。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彊。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後漢書西羌傳云。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汲冢下附錄云。並見竹書紀年。此作三年。疑誤。　齊武公吕薨。孫本無吕字

四年。王命虢文公如韓。韓侯來朝。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七年。王錫申伯命。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八年。初考室。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守于甫。孫本守作狩

十二年。魯武公薨。　齊人弒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十五年。衞釐侯薨。　王錫虢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翼。

十八年。蔡夷侯薨。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戲。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孫本作齊侯赤薨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鬷薨。孫本無鬷字

二十八年。楚子鄂卒。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

三十年。有鳧舞于鎬京。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九百七引作有鳧舞鎬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　陳僖公孝薨。　有馬化爲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後漢書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或不克。在使秦仲伐戎後二十七年。事當在上三十年。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開元占經一百十八引作三十三年。攷神記云。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有馬化爲狐。今本疑誤。　燕僖侯卒。孫本卒作薨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漢書西羌傳作王師敗績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戎人滅姜邑。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後漢書西羌傳云。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范史所引本竹書紀年之文。今本二句倒疑誤。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後漢書西羌傳云，穆王征西戎破之。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穆侯費生蕘。弟隰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晉焉叔元年丁巳。據杜預春秋後序云，紀年當晉國起自殤叔，溯古文，東周以後，以晉魏紀年本起自此年也。今本改用周正，晉魏改元皆附注于本年之下，以存舊觀，今並仍之。

四十六年。王陟。

幽王。

名湦。

元年。虎申春正月。王即位。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哲人立仇。是爲文侯。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二年。辛酉。晉文侯元年。○水經洧水注作晉文侯二年。案酈注以下諸書引紀年，東周以後，皆以晉魏紀年，今先標其所引年次，下再各依其本條標之。涇渭洛竭。岐山崩。初增賦。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鄭。克之。洧水注引無晉文侯三字，一本同，下有桓字，鄭本作鄭，从洧水注改。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四字本脫，又桓上有鄭字，从洧水注刪。說史通疑古篇引竹書紀年云，鄭桓公，鄭王之子，與經典所載乖剌，今本無此文。

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雹。孫本震作雷。

四年。秦人伐西戎。夏六月。隕雹。陳侯公薨。

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引作平王奔西申。皇父作都于向。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績。後漢書西羌傳在征申戎後十年，又云，伯士死焉，注云，竹書紀年皆與今本異。西戎滅蓋。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虢人滅焦。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爲太子。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一引同，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引紀年作伯盤，盤古作般，與服字相似，今本作伯服，非孔穎達所見本。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橋杏實。王師伐申。

十一年。春正月。日蝕。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虢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引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宜臼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難，先是申侯告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東坡云，按左傳攜王奸命，蓋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讀年諸侯始附之，而立平王，其事遂當然，綜按前後文義，溯古文，攜王本作伯盤，故杜預東晉俱編以爲說，蓋孔穎達所見本已同今本作王子余臣矣，又編孔所引平王之立當在幽王未死之前，與今本又異，皆可爲今本紀年晚出改竄之明證。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徐本作辛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與今本同。十七年，並編外紀三引紀年云，周凡二百五十七年，與今本同。

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孫本無伯作秦師。

二年。秦作西畤。魯孝公薨。隱。秦晉以郃岐之田。

三年。齊人滅紀。王錫司徒鄭伯命。

四年。燕頃侯卒。鄭人滅虢。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宋戴公薨。

六年。燕哀侯卒。鄭遷于溱洧。

七年。楚子儀卒。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史通惑經篇云，汲冢所紀，多與春秋史籍同，獲書曰止，陳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今本無曰止曰刺之文。

十年。秦遷于汧渭。

十三年。魏武公薨。

十四年。晉人滅韓。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孫本無來字。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二十三年。宋武公卒。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二十五年，竹文侯薨。秦初用族刑。

二十六年，丙申，晉昭侯元年。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

三十二年，晉諸父弒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孝侯，皆人殺，潘父。

三十三年，癸卯，晉孝侯元年。楚人侵申。

三十六年，衛莊公卒。王人戍申。

四十年，齊莊公卒。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鱓立，是爲莊伯。

四十一年，庚亥，莊伯元年。秦大雨雪。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宋宣公薨。癸未，孫本宣作褒。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論止之。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弒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郇，是爲鄂侯。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侯郇元年。撫雲雷雷。魯惠公卒。

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杜預春秋後序引紀年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春秋後序引同。

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王陟，桓王。

元年壬戌，水經濟水注引，作莊伯十二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冢谷。濟水注引同。翼侯伐曲沃之禾而還。濟水注引同。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威于翼，至相而還。相一作桐。○水經濟水注引，不記年，或作城，至桐而還，作至則莊乃返，今見不記年者，俱不先標所別年次，惟各注于本條下。

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下本有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冢谷十四字，疑上文當出，从孫本徐本刪。

三年甲子，晉哀侯光元年。○杜預春秋後序引紀年篇，晉國起自唐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是不言侯小子侯紀年也，蓋非漢末原文。

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伐翼一軍。水經河水注引，在下年西人乘京上。

五年，曲沃武公元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元年。芮人乘京。河水注引同。荀人奮伯背叛曲沃。河水注引無曲沃二字。

十一年，晉小子侯元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七年。曲沃滅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爲小子侯。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今本作芮伯萬出奔魏，誤上二句，从河水注引補。

十二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八年。秋，秦侵芮。四字本說，从路史國名紀五注引補。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秦字从路史注引補。河水注引作周師秦師圍魏，路史國名紀五注引作周師秦師圍魏，路史注一引作桓王十二年，是誤，蓋已見今本也。

十三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九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注，文選北征賦注，引荀作郇，路作苟，曲沃作武公。或人逆芮伯萬于郊。河水注引作逆芮伯萬於郟斯城。

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爲晉侯。

十五年，晉侯緡元年。

十六年，春，滅翼。

十七年，楚及巴伐鄧。此年全脫，从路史國名紀五引補，作桓王十七年，孫本亦有。

十九年，鄭莊公卒。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

莊王，名佗。

元年乙酉，曲沃伐一軍，翼于晉。

四年，齊襄公滅紀郱鄑郚。此年全脫，从史記齊太公世家，紀事本末紀年補，紀事本末紀年，已爲後人羼亂，凡無年次可考者，今皆依左傳史記年次點之，下倣此。

六年五月，葬桓王。王本作公，从吳本改。

十五年，王陟。

釐王，名胡齊。

元年庚子，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

四年。晉武公二十八年。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

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爲獻公。　王陟。吳本無此年。　齊人殲于遂。此條本脫。唐本劉說條云。說當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晉舉盜殺人追錄。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據春秋經傳而爲也。據左傳事在此年。

惠王。名閬。

元年。乙巳。晉獻公元年。晉獻公朝。　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水經洛水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懷人伐晉。因有白兔舞于市。見下文。

二年。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作晉獻公二年。　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皆同。

九年。晉城絳。絳本作緋。從吳本范本改。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以賜大夫畢萬。　鄭棄其師。此條本脫。從唐本劉說博引補。據左傳在此年。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杜預春秋後序引同。云疑洞當爲洞。即左傳所謂鬼澤也。吳本孫本無戰字。

十九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獻公十九年。　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河水注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封邑于虞都。河水注引同。獻字本脫。據都作國都。從河水注引改。

二十五年。水經涑水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　春正月。狄人伐晉。涑水注引。下有周有白兔舞于市。見上。　王陟。

襄王。

元年。庚午。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二年。辛未。晉惠公元年。　晉殺里克。

三年。雨金于晉。　秦取晉丘。此條本脫。古文苑注一。晉伯虞川碑。說引此作秦侵晉公十一年。今據補。

七年。秦伯涉河伐晉。史通疑古篇云。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記事也。如殽耳出奔。秦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今本無此文。

八年。隕石于宋五。此條本脫。史通惑經篇云。觀汲冢所記。多與晉史符同。執我行人。囚禁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類。多是古史。今補。執我行人。不知是何年之文。附見于此。

十五年。水經河水注涑水注引作晉惠公十五年。　晉惠公卒。子懷公圉立。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圉令狐乘泉。臼衰皆降爲庶人。注引作晉官本改作於。　秦師。狐毛。吳本作屋。　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涑水注引自秦穆公以下皆同。　乃謂秦穆公使公子黑來與師言。次于郇。

十六年。乙酉。晉文公元年。　晉殺子圉。

盟于王。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河水注引秦穆公帥師公子重耳涉自河曲

十七年。晉城荀。漢書地理志。豳注引。漢都古文云。文公城荀。

二十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華。奔城張南鄭。水經漢水注引張下有陽字。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

二十五年。甲午。晉襄公元年。

三十年。水經洛水注引作晉襄公六年。　洛絕于洧。洛水注引同。

三十一年。晉襄公卒。

三十二年。辛丑。晉靈公元年。

三十三年。王陟。

頃王。

元年。癸卯。

六年。彗星入北斗。　王陟。

匡王。

元年。己酉。

六年。王陟。　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定王。

元年。乙卯。晉成公元年。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遂秦師。殺之絳市。六日復蘇。

七年。晉成公卒于扈。

八年。壬戌。晉景公元年。

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二十一年。王陟。

簡王。

元年丙子。

五年。晉悼公卒。

六年。辛巳。晉厲公元年。

十三年。晉厲公卒。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湨陽。水經洧水注引同。

十四年。己丑。晉悼公元年。王陟。

靈王。

元年庚寅。

十四年。晉悼公卒。

十五年。甲辰。晉平公元年。

二十七年。王陟。

景王。

元年丁巳。

十三年春。有星出婺女。十月。晉平公卒。

十四年。庚午。晉昭公元年。○河水弥于龍門三里。河水注水經河水注引同。

十九年。晉昭公卒。冬十二月。桃杏花。

二十年。晉頃公元年。

二十五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敬王。

元年壬午。

八年。晉頃公卒。

九年。庚寅。晉定公元年。

十四年。漢不見于天。

二十六年。太平御覽十四引。作晉定公十六年。晉青虹見。太平御覽引無晉字。

二十八年。水經洛水注引。作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洛水注引同。

三十三年。劉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晉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四十人。二十死。此年全脫。從劉元占輯。

三十六年。水經濮水注引。作晉定公二十八年。今本三作二。孫本與上接絕于周并輯。博漢。淇絕于衛。濮水注引同。

三十九年。水經濮水注引。作晉定公三十一年。晉城頓丘。濮水注引無晉字。

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水經瀕水注引。瑗作瑗。丹水溱不流。瀕水注引。丹上有宋大水三字。與上文異。疑下出公五年並寫。

四十四年。王陟。

元王。

元年丙寅。晉定公卒。

二年。晉出公元年。

四年。於越滅吳。

六年。水經淄水注沁水注引。作晉出公五年。竹淄絕于梁。淄水注引無晉字。丹水三日絕不流。沁水注引同。

七年。水經濟水注引。作晉出公六年。齊人鄭人伐衛。濟水注引。作齊鄭伐衛。荀瑤城宅陽。此句本脫。從濟水注引補。史記楚世家索隱。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陽。疑此闕文。

貞定王。

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四年。史記越世家索隱引作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越子勾踐卒。是爲菼執。次鹿郢立。索隱引譙作專。

六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出公二十二年。官本作十二年。晉河絕于扈。河水注引無晉字。

七年。水經汾水注引作晉出公三十年。官本作十三年。晉荀瑤城南梁。汾水注引作智伯瑤城高梁。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史記越世家索隱引云鹿郢立六年卒。

十一年。晉□□出奔齊。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晉荀瑤伐中山。取鳥魚之丘。水經瀍水注初學記八太平御覽六十四引同晉字从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補。

十三年。水經洛水注引作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龐取秦武城。洛水注引秦武作盧氏。

十六年。晉出公二十二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幷其地。此條本脫史記晉世家晉公四年趙襄子云云索隱云知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今據補又蔡世家索隱云按紀年晉伯滅在成公二年今本無此文。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史記晉世家索隱引紀年云出公二十三年齊魏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與今本異。衛悼公卒于越。此條本脫史記衛世家出公四年雍姬與其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紀年云四年卒于越據史記年表宜在此年今補。

十八年。己丑。晉敬公元年。○孫本無此年。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

二十二年。楚滅蔡。

二十四年。楚滅杞。田莊子卒。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今據補齊宣公之立當在貞定王十年。

二十五年。田悼子立。此年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云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今據補索隱云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遲所以作世本及紀異者不得詳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世本世家田王田之滅唯歷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乃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實今本威烈王十七年田悼子卒田侯剡立在安王十九年中間說田和一代也。

二十八年。晉敬公十一年。王陟。

考王。

元年。敬公十二年。魏文侯立。史記晉世家索隱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今在十三年誤。

十年。楚滅莒。

十一年。晉敬公卒。

十二年。晉幽公元年。魯悼公卒。

十四年。水經濟水注引作晉幽公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取覆舟山。遂城之。取覆舟以下本脫從濟水注引補。

十五年。王陟。

威烈王。

元年丙辰。

三年。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作晉幽公七年。晉大旱。地生毛。北堂書鈔引地下有出字。

五年。水經沁水注引作晉幽公九年。晉丹水出反溪。沁水注引作丹水出柏反溪。

六年。晉大夫秦嬴賊幽公于高寢之上。史記晉世家索隱引大夫作夫人。魏文侯立幽公子止。

七年。壬戌。晉烈公元年。○水經沁水注沿水注引同。趙獻子城宜氏。沁水注引同。韓武子都平陽。汾水注引同。

八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烈公四年官本作二年。趙城平邑。河水注引同。

九年。水經丹水注引作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丹水注引同。

十年。燕文公卒。次簡公立。此年全脫史記燕世家索隱引紀年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三晉會邑爲諸侯簡公之立當在此年今據補文公之立當在考王二年。

十一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烈公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河水注引，伐邯鄲作伐趙，圍作圍。於越滅滕，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於勝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路史國名紀一引紀年，越王朱勾三十年滅滕。

十二年。水經沂水注引作晉烈公四年。於越子朱勾滅郯，以郯子鳩歸。沂水注引同，越世家索隱引作朱勾三十五年滅郯，滅本作伐，從沂水注引改。

十四年。於越子朱勾卒。越世家索隱引云三十七年朱勾卒。

十六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烈公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河水注引，盼作盼。邯鄲之師敗績。河水注引師作師，敗下無績字。遂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取字本脫，從河水注引補。

十七年。水經汲水注引作晉烈公十一年。魏文侯伐秦，至鄭返。築汾陰郃陽。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汲水注引無下孫字。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會本作孫，從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汲水注引無會字。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廩本作氏，從汲水注引改。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績。汲水注引師作布。十二月，齊宣公薨。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十二月宣公薨，于周正為明年二月，今據補。

十八年。水經汾水注引作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景子名虔。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汲水注引烈子作烈侯，垣作城。

二十年。秦簡公卒，次敬公立。此條本脫，史記秦本紀索隱引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又如是本紀索隱，王劭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二年，乃立惠公，史記年表敬公九年，當威烈王二十年，今據補。

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

二十四年。王陟。

安王。

元年庚辰。

二年。田侯午生。此年全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今據史記年表補，齊康公之立，當威烈王二十五年。

六年。宋悼公卒。此年全脫，史記宋世家悼公八年卒，索隱云，紀年為十八年，今補，悼公之立，當威烈王十三年。

八年。秦敬公卒，乃立惠公。此年全脫，從史記秦本紀索隱引補，已見前，史記年表惠公十五年卒子嗣公立，與紀年不同。

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史記晉世家索隱世本孝公傾，紀年以孝公為桓公。

十年己丑。晉桓公頃元年。

十五年。魏文侯卒。史記魏世家文侯三十八年卒，索隱引紀年云五十年卒。大風晝昏。晉太子喜出奔。

十六年。乙未，魏武侯擊元年。○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同，又引紀年，魏武侯之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封公子緩。魏世家索隱引同，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今補。

十九年田侯剡立。此年全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今補。

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今本繫此于安王二十一年誤。

二十三年。於越遷于吳。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遷三十三年遷于吳。

二十六年。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魏武侯十四年，官本作十一年。王陟。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魏世家索隱引同。

二十六年。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魏武侯十四年，官本作十一年。王陟。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魏世家索隱引同。

二年。秦蘇胡帥師伐韓，韓將韓裹敗蘇胡于馮水。蘇胡本作胡蘇，馮水經濡水注引改，又引脫下有水字。魏觴諸侯于范臺。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殺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若山即懿侯也，在魏武侯二十二年，今本魏武侯止十六年，又晉世家索隱按紀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殺懿侯，立以桓公十五年卒，以今本陵之，魏武侯之卒，當在此年，韓哀侯之卒，當在安王二十四年，但此年魏武侯止十三年，今本非，懿侯殺魏武侯，紀年為實，即當桓公紀年，亦誤也，而立韓若山五字本脫，從索隱引補。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今補，田午即桓公也。三年，宋桓侯壁兵立。此年全脫，史記宋世家，宋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肆兵立，索隱云，紀年作桓侯，襲兵，今補。

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在惠成王七年，今本繫此當魏武侯十二年，誤。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為

莽安。史記越世家索隱引余下有之字，無是為莽安四字。

二年。秦蘇胡帥師伐韓，韓將韓裹敗蘇胡于馮水。魏觴諸侯于范臺。晉桓公

烈王。

元年庚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在惠成王七年，今本繫此當魏武侯十二年，誤。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為

莽安。史記越世家索隱引余下有之字，無是為莽安四字。

二年。秦蘇胡帥師伐韓，韓將韓裹敗蘇胡于馮水。魏觴諸侯于范臺。晉桓公

邑哀侯于鄭，韓山堅殺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殺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若山即懿侯也，在魏武侯二十二年，今本魏武侯止十六年，又晉世家索隱按紀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殺懿侯，立以桓公十五年卒，以今本陵之，魏武侯之卒，當在此年，韓哀侯之卒，當在安王二十四年，但此年魏武侯止十三年，今本非，懿侯殺魏武侯，紀年為實，即當桓公紀年，亦誤也，而立韓若山五字本脫，從索隱引補。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今補，田午即桓公也。三年，宋桓侯壁兵立。此年全脫，史記宋世家，宋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肆兵立，索隱云，紀年作桓侯，襲兵，今補。

五年，魏武侯卒。此年企脫據史記魏世家武侯十六年卒，索隱引紀年武侯二十六年卒，史記與紀年皆數本不同，今本改從史記，紀年後所引多脫誤，今並依史記年表附于此。　燕簡公卒，次孝公立。史記燕世家索隱引紀年簡公四十五年卒，又引紀年簡公後次孝公，今據補。

六年，辛亥，徙都成王元年。○晉晦，二字本脫，從開元本據酒譜水注引同。　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酒譜水注引同，史記晉世家索隱引紀年云桓公二十年，紀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已徙更無晉事，今本脫晉桓公之立已二十三年，共侯誤當作懿侯。　趙成侯侵韓懿侯若伐我葵。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趙侯襲韓懿侯伐我取蔡在上魏武侯元年封公子繇下水經沁水注引作徙都成王元年，案武侯元年韓懿侯尚未立，當以水經所引為正，蔡下疑脫山字，路史國名紀七引蔡作鄭。　鄭師敗邯鄲于平陽。此條本脫，從酒譜水注引補。　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此條本脫，從史記宋世家索隱引補，璧下疑脫兵字。

七年，史記魏世家集解，水經河水注引作徙都成王二年。　王陟。　我師伐趙，圍蜀鴉。魏世家索隱引紀年作渴。　齊田盼帥師伐我，因觀觀降。河水注引我作趙。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魏世家集解引同。

顯王。

元年癸丑。水經濟水注渭水注引作徙都成王三年。　鄭城邢丘。自此韓改稱曰鄭。○濟水注引同。　秦子向命為藍君。濟水注引同。

二年，水經河水注引作徙都成王四年。　河水赤于葛門三日。河水注引同。

三年，水經濟水注引作徙都成王五年。　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績。濟水注引作戰于陽。

四年，水經洛水注引作徙都成王六年。　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洛水注引邦作都，沃曰高帝紀臣瓚注引汲郡古文，嘉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史記魏世家集解云汲冢紀年曰徙都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案竹書云紀年以為嘉王九年，誤也。　王猶迭忌之藏以賜民。沃曰地理志臣瓚注引汲郡古文同，左傳哀十四年正義引瓚注，竹書作藏，古字通用。　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

次無顏立。史記越世家索隱引作無余之，立十二年，此條當次在明年。　齊弒其君母。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又引紀年徙都成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今補。

五年，太平御覽八百八十，虞韻二十二書注引作徙都成王七年。　兩碧于郢。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虞韻注引同。　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引同。

六年，水經濟水注引作徙都成王八年。　犯帥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濟水注引無我師字。　兩黍于齊。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引作徙都成王八年雨黍。　兩骨于赤牌。此條本脫，從路史引補。

七年，水經洧水注濟水注引作徙都成王九年。　我與邯鄲檢次陽邑。酒譜水注引無我字。　王會鄭藍侯于巫沙。濟水注引同。　晉取泫氏。此條本脫，從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三，太平寰宇記四十四，路史國名紀五引補。

八年，水經濟水注青衣水注引作徙都成王十年。　入河水于圃田。濟水注引圃作甫。　又為大溝而引圃水。　環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九年，秦師伐鄭，次于悅。　城殷。水經沁水注引同，二條合作一條，太平寰宇記四十八引作至于悅殷，路史國名紀五引亦無城字。　東周惠公傑薨。此條本脫，從史記六國表集解引補。

十年，水經河水注濟水注引作徙都成王十二年。　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河水注引出作決。　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濟水注引同。　鄭取屯留尉子。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三引同，下有部長子之地也六字，酒譜水注引，子下有涇字，太平寰宇記四十五引尉作長。

十一年，水經河水注濟水注引作徙都成王十三年。　鄭藍侯使許恥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河水注引同，孫本馳作馳道。　王及鄭藍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藍于鄭。濟水注引同，宅本作宅，從濟水注引改。　齊威王立。此條本脫，史記魏世家索隱云紀年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又川完世家索隱云紀年嘉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今補。

十二年，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徙都成王十四年。　鴉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藍侯來朝。魏世家索隱引同。　於越子無顏卒。是為菼蠙卯，次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又川完世家索隱云紀年嘉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今補。

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史記六國表，徙都成王十五年，脅衛來鄭侯來，集解徐廣曰紀年一曰脅共侯來朝，邯鄲會燕成侯平安邑，蓋與上文作一年，亦今本倒錯史記，故附于此年。　道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此條本脫，太平寰宇記九引竹書紀年曰，嘉王十五年道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水經濟水注云竹書紀年，嘉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于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嘉王十五年築也，與此條合，今補。

十四年，水經濟水注濟水注鮑丘水注引作徙都成王十六年。　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丘本作兵，從濟水注引改。　齊師及燕師戰于洹水。濟水注引民作氏。　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濟水注引同。　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民。

邯鄲四臨，室多壞，民多死。此條本脫，從開元占經一百一引補。

十五年。水經濟水注洛水注沿水注漢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七年　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濟水注引同史記孫武列傳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于桂陵又田完世家索隱云田成忌戰馬陵作田期忌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　東周與鄭高都。洛水注引同　鄭簡侯來朝中陽。濟水注引同　宋景鼓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濟水注引景鼓作景公齊字本脫從漢水注引補

十六年。水經漢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八年　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漢水注引王作惠成王今本無敗字諸侯下師字作帥誤今從酈水注改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濟水注引同　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　秦伐韓閼與。惠成王使趙往破之。此條本誤作注下云不知是何年是後採綴者附于此今從孫本徐本改作正文往字本脫吳本作王今從徐本補

十七年。水經沁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九年　燕人伐趙。圍濁鹿。趙鑒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梁。水經滱水注引同今本蒲下脫人字勺下脫梁字代作伐從滱水注引改　晉取元武渡澤。沁水注引同

十八年。史記蘇秦列傳正義太平寰宇記引同蘇秦列傳正義引作梁惠成王二十年　齊築防以爲長城。太平寰宇記引同蘇秦列傳正義引作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　齊殺其王后。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宣王八年殺其王后今補

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漢書武帝紀注臣瓚曰汲郡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鄭牟其後有子南周子南勃紀年勃奔于魏後魏成侯如衛命子南爲侯水經汝水注引同今本無勃字于魏之文　韓圯弒其君悼公。此條本脫史記韓世家韓哀侯弒其君悼公索隱云紀年哀侯亦作圯今從孫本徐本補在此年

二十年。今本僅有此年案今本紀年後人改從周正故于周王整首魏改元雖無事亦必紀年以存其舊此不應有年無事疑本有各條皆後人傳寫脫去除數此　韓哀侯滅鄭。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哀侯滅鄭在惠成王二十年紀年哀侯亦作圯今從孫本徐本補在此年

二十一年。魏殷臣趙公孫裏伐燕。還取夏屋。城山逆。水經漢水注引同　楚伐徐州。

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鄂。水經丹水注引同入本作入邪本作乳從井水注引改丹水注引此本無年壬寅是紀日非紀年也　楚伐徐州。

二十三年。水經汾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二十五年　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水經汝水注引同　孫何取灑陽。水經潁水注引同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水經渠水注引同案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二十九年宮奏孝公二十年諸侯朝賀會諸侯于澤與紀年作逢澤此蓋公次在顯王二十七年今本以上三條皆錯簡水經注所引不紀年故誤附于此　絳中地濟西絕于汾。汾水注引同

二十四年。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梁惠成王二十六年　魏敗韓馬陵。魏世家索隱引同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水經渭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二十八年　龐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渭水注引龐庇作龐涓　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孟嘗君列傳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索隱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孫武列傳索隱又引紀年云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魏于馬陵皆與今本異

二十七年。水經酒水注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梁惠成王二十九年　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魏世家索隱引無及宋人三字酒水注引無五月二字　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魏世家索隱引同商君列傳索隱引我作魏　十月。邯鄲伐我北鄙。魏世家索隱引同　王攻衛鞅。我師敗逋。魏世家索隱引逋作績

二十八年。史記商君列傳索隱水經濁漳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三十年　城濟陽。水經濟水注引此作梁惠成王十三年誤是三十年傳寫之誤　秦封衛鞅于鄬。故名曰商。鄬本作鄙濁漳水注引亦作鄙從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改商本作尚從濁漳水注引改

二十九年。史記晉世家索隱水經溫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三十一年　邳遷于薛。晉世家索隱引邳上有下字　三月。爲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渠水注引同

三十年。今本僅有此年　秦與魏戰岸門。此條本脫史記秦本紀孝公二十四年與魏戰岸門索隱云紀年云與魏戰岸門年表在孝公二十三年今據補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於酸水。不知何年附此○案水經渭水篇注引此條本不紀年今本已見烈王二年復附于此以此愈知今本紀年之爲後人所綴集也　魏救中山。塞集皆口。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引紀年曰魏救山塞集皆口索隱云紀年作皆蓋亦津名酈道元水注引作魏救中山是集解所引本脫中字今從之以下三條本脫俱不知何年今附于此　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左傳定九年正義水經瀑水注引此條　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見王存元輿地紀勝九城志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云鄭昭侯滅支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今本紀年不載威侯之立蓋按前後所引文或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一年韓昭侯猶在則威侯七年圍襄陵宜在顯王四十八年以後今次于此誤也詳見下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史記魏世家田完世家索隱引同　王與諸侯會于徐州。

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不知何年附此○水經洛水篇注後漢書皆引傳注路史後紀十四引此俱不紀年

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史記越世家索隱云。按紀年。粵子無顓無強十年。楚伐徐州。無疆殺無顓之師。是無疆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連也。今本敍在此年。距無顓薨後已二十三年。又引竟伐越殺無疆。與索隱所引不同。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脩陰。我師敗績。　王會鄭威侯于巫沙。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威侯七年。與鄭昭侯盟于鹿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會昭侯于鹿陵。脩陰一年。據索隱所引。當惠成王後元十一年。韓昭侯適在。昭侯卽于是年卒。威侯七年。亦當在今王二年。豈有與梁惠王會于巫沙之事。索隱所引此文。疑有脫誤。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

四十年。

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

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沒于淵。孫本無泗字。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衛平侯卒。子孝侯立。此條本脫。史記衛世家。平侯八年子嗣君立。索隱云。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卽孝侯。今據年表補。

四十五年。楚敗我襄陵。史記孟嘗君列傳。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于平阿。索隱引紀年。當後元之十一年。今本無此文。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會齊威王于鄄。此條本脫。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此文在惠王後元十三年。今補。　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此條亦據孟嘗君列傳索隱引補。

四十八年。王陟。　薛子嬰來朝。此條亦據孟嘗君列傳索隱引在惠王後元十四年。今補。索隱又引紀年云。嬰初封于彭城。　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此條本脫。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威侯立。威侯七年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侯朝昭侯。據今本。鄭宣王朝梁在惠王元年。以索隱所引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適當惠王元年。今王立五年矣。豈有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之事。是知今本紀年之誤。今當本既無可考。且威侯之立。仍依下文年次補于此年。又史記韓非列傳索隱引紀年云。韓昭侯之世。兵寇晉交。今亦無此文。

愼靚王。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史記陳軫列傳。秦惠王八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索隱云。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晉紀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當卽此事。　齊威王薨。此條亦據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在惠王後元十五年。今補。

二年。魏惠成王薨。杜預春秋後序云。紀年載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

三年。今王元年。史記魏世家集解云。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發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襄王也。荀勗稽天子傳序。亦云紀年今王。於世本當襄王也。故諸書引今王紀年。皆作襄王。索隱云。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哀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下哀王卒。又引汲冢紀年。終于哀王二十年。蓋承史記正文而言。非以今王爲哀王也。

四年。

五年。

六年。史記趙世家集解引作魏襄王四年。　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水經濟水注引無及字。　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濟水注引同。趙世家集解引作河陽。秦本紀集解又引作宜陽。沈約列傳正義引平下有拔之二字。　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此條本脫。開元古經一百十三引此文。在今王四年。今補。

閔王。

元年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索史記韓世家。昭侯卒于宣惠王立。紀年作次威侯立。索隱引紀年。威侯七年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又韓舉下引紀年云。其敗當移威王八年。鄭宣王卽鄭威侯。蓋事見文。故或曰宣王。或曰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記齊宣王紀年。作齊威王。其證也。故下文仍以威侯紀年。明不卒于此年。索隱疑此年不見威侯之卒。分威侯與宣王爲二人。非是。又索隱云。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益。疑亦紀年之文。　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史記燕世家。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云。紀年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又云立太子平。今本不克二字。是後人據史記所增。　齊師殺子之。醢其身。燕世家集解引殺作醢。　趙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此條本脫。史記趙世家有此文。集解徐廣曰。紀年亦云。而索隱云。燕世家無其事。蓋是傳也。紀年之傳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今據年表補。

二年。齊地暴長。長七丈餘。高一尺。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引。此作齊閔王二年。與今本同。暴字本作袤。長下脫七字。从御覽引改。　魏以張儀爲相。　秦取我焦。此條本脫。路史國名紀五引紀年。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今補。

三年。水經濟水注河水注引作魏襄王七年。　韓明帥師伐襄丘。濟水注引同。　秦王來見于蒲阪關。河水注引同。　四月。遽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簡五百萬。及犀角象齒。河水注引。獻下有乘舟始問及五字。與下無及字。　五月。張儀卒。史記張儀列傳索隱引紀年云。襄哀王九年五月卒。史記哀王。卽紀年襄王也。韓世家集

楚景翟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此條本脫，從史記韓世家索隱引補。

楚熊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丘。濟水注引同。

魏敗趙將韓舉。史記韓世家索隱引在威侯八年，宜在趙宣王勝雍之次年。

四年。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魏惠王八年。翟章伐衛。魏世家索隱引同。

五年。水經洛水注引作魏惠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洛水注引同。

六年。水經濟水注引作魏惠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盛字郛字本脫，從濟水注引補。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此事未的。○案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水經河水注引不記年，漢書注引次作年。

八年。水經汾水注引作魏惠王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汾水注引我下有闕字。翟章帥師救皮氏，閼疾西風。汾水注引同。

九年。水經汾水注引作魏惠王十三年。城皮氏。汾水注引同。褚里疾圍蒲不克。秦惠王薨。此條本脫，史記樗里子列傳秦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云紀年云，樗里疾圍蒲不克，則此條今據補。

十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此條本脫，從史記穰侯列傳索隱引補，據秦本紀，事在昭王二年。

十一年。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晉陽胡谷。史記魏世家裏王十六年，秦拔我蒲晉封陵索隱云紀年作晉陽封谷。

十三年。水經河水注引作魏惠王十七年。邯鄲命走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河水注引九原下有命字，代史作伐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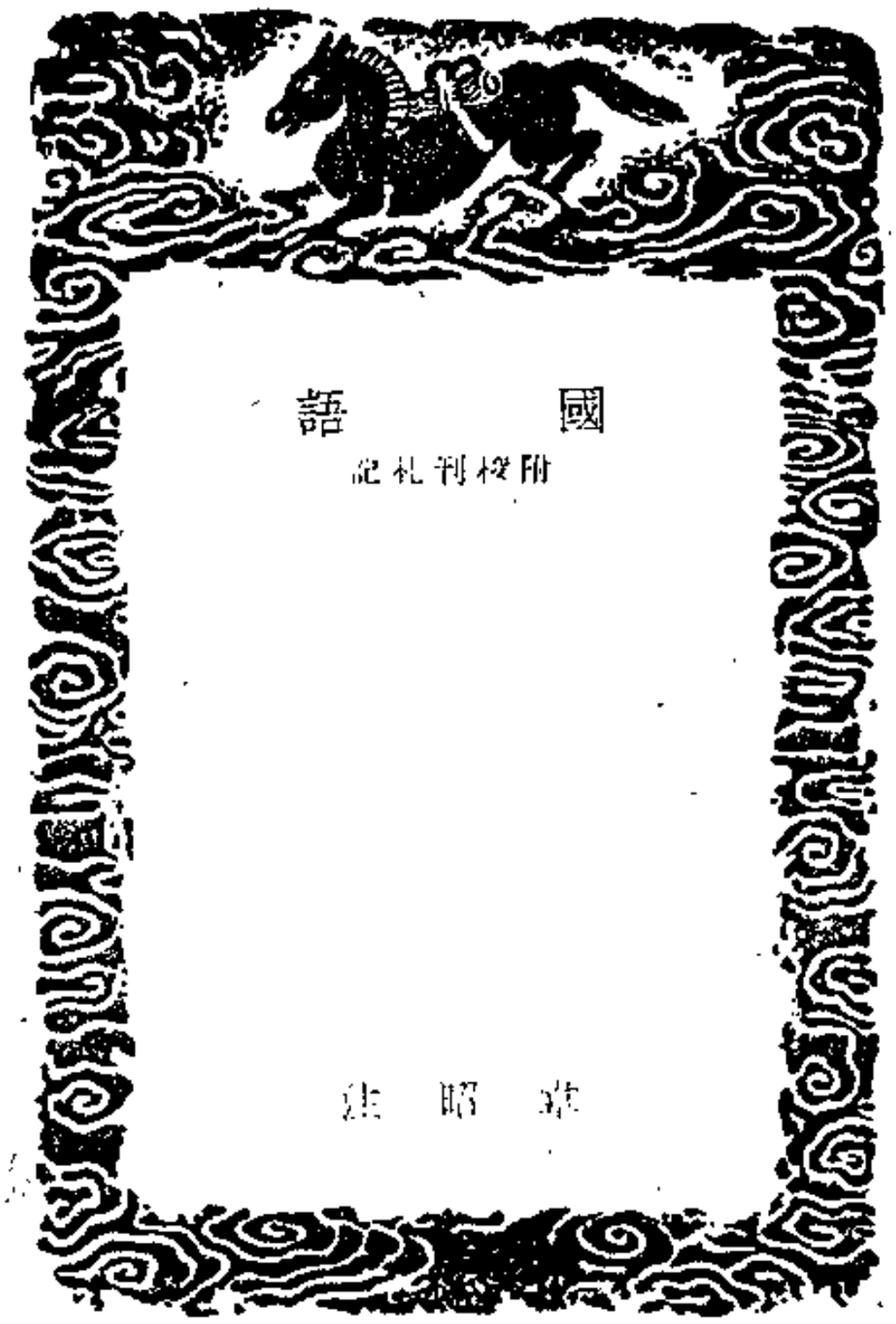
十四年。

十五年。水經濟水注引作魏惠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釜丘本作答丘，從濟水注引改，吳本孫本作釜丘。楚入雍氏。楚人敗。史記魏世家集解，魏惠王十九年紀年，于此亦載楚入雍氏，楚人敗樗里子列傳索隱云是再圍也。

十六年。王與齊王會于韓。今王終二十年。史記魏世家索隱云，按家紀年，終于哀王二十年，哀王即惠王也，說已見前。

國語目錄

錄序
段序
韋序
卷一　周語上
卷二　周語中
卷三　周語下
卷四　魯語上
卷五　魯語下
卷六　齊語
卷七　晉語一
卷八　晉語二
卷九　晉語三
卷十　晉語四
卷十一　晉語五
卷十二　晉語六
卷十三　晉語七
卷十四　晉語八
卷十五　晉語九
卷十六　鄭語
卷十七　楚語上
卷十八　楚語下
卷十九　吳語
卷二十　越語上
卷二十一　越語下
札記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國語之存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爲最古。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樂周語書，我先王世后稷及皆免官而下拜二事，證今本之誤，是固然矣。予於敏求所記之外，復得四事，周語，登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頗，今本頗作僨，鄭語，依鄶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雒，此皆灼然信其當從古者。今世盛行宋公序補音，而於此數事並同今本，則公序所棄正，未免失之物疏。至如荊蠻之爲荊，補音初無剿字，是公序本未誤，然不得此本，校書家未敢決剿之必爲荊，予嘗論古本可寶，古本而善乃眞寶，於此本見之矣。吳門黃孝廉堯圃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其寶於斯世，乃令善工，重彫以行，別爲札記，志其異同，凡字畫行款，壹從其舊，即審知家亥豕魯，仍於札記正之，而不易本文，蓋用鄭康成注樂記中庸之例，宋世館閣校刊經史，卷末多載增損若干字，改正若干字，其所增改，未必皆當，而古字古音，遂失其傳，予嘗病之，讀堯圃斯刻，歎其先得我心，可以矯近世輕改古書之弊，其爲功又不獨在一書而已也。嘉慶五年三月十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乾隆己丑。予在都門。時東原師有北宋禮記注疏及明道二年國語。皆假諸蘇州滋蘭堂朱文游所照校者。予復各照校一部。嗣奔走四方。無讀書之暇。辛丑。乃自揚歸金壇。又迫橫逆侵擾。不能讀書。壬子。乃避居於蘇。頗多同志。黃君蕘圃其一也。常熟錢氏從明道二年刻本影鈔者在其家。廼君千里細意校出。讀之。始知外間藏書家國語。皆自謂明道二年本。而譌舛屢。參錯乖異。皆傳校而失其真者也。今年蕘圃用原鈔付梓。以公同好。此書之真面目始見。因思北宋禮記注疏。當年惠松厓先生。用吳企晉舍人所藏刻本照校流傳。今刻本則在曲阜孔氏。安得如國語之不失其真也。或曰。此本瑜瑕互見。安必其勝於宋公序氏所定之本耶。余曰。凡書必有瑕也。而後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學誠不到。則或指瑜爲瑕。指瑕爲瑜。而瑕瑜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今公序所據之本皆亡。惟此歸然獨存。其譌誤誠當爲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爲公序所采。是以蕘圃附之考證。持贈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讀書之善法也。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爲適。不聞以擅改爲適也。余既喜是書之出也。因舉余舊得是書之雖。蕘圃今刊是書之意。用揭於篇首。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三月。長塘湖居士段玉裁序。

章昭國語解敍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乖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稅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著器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綜述焉。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悉□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聞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怠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袪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上　韋氏解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矣）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示威武也）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諡也頌時邁之詩也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干楯也戈戟也櫜韜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德於時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懋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匱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也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王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也）以服事虞夏。（謂棄爲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也稷之官不復務農也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之子也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也）而自竄于戎狄之間。（竄匿也堯封棄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繼也緒事也）修其訓典。（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

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載前人也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商殷之末王也帝辛紂名大惡大爲民所惡也）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致至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衛以內爲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制除甸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是以王畿爲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職貢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周禮亦以甸服爲要服足以相況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也）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言之君近）夷蠻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亦與蠻圻同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戎狄荒服。（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藩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侯服皆歲見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賓服而時見者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也）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也謂邦國之內有逮闕不供日祭者先修志意以自責也近內近知王意）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告以文辭告曉之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貢時來見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以不享征之示之以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戎立性惇篤）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其有以禦我矣。（禦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自是荒服者不至。（犬戎以非禮暴兵所責故荒服者不至）

恭王遊於涇上。（恭王穆王之子伊扈也涇水名）密康公從。（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奔之。（三女同姓也不由媒氏也）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其母康公之母也）夫獸三爲群。（自三以上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粲美貌也）王田不取群。（不盡物也）公行下衆。（公行用其下衆也）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姓以備三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也）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醜類也小醜王之小臣不堪爾況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備百物而不堪之必亡也）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以不堪亡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邵公邵康公之孫穆公也不堪命不堪暴虐之政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巫告則王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

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邵公曰。是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諫者曰川害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川之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害於上也。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治也。導，通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故以觀得失也。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曲。無目曰瞽。瞽，樂師也。曲，樂曲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也。諫者，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規，規諫也。親戚補察。補，補其過也。察，察其政也。瞽史教誨。瞽，太師也。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也。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修，理也。而後王斟酌焉。斟，取也。酌，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悖，逆也。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財用者，亦由山川也。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民所敗者備之。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何能幾，言不能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百物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天地以成百物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榮公所害者多。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之成百物，民皆將取其利，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

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下，謂天神人物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頌，周頌思文也。言后稷之文德，能配於天也。蒸，眾也。莫匪爾極，言后稷播百穀，立我眾民之道，無不得其中者，其功大也。乃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也。陳，布也。錫，賜也。載，成也。文王布賜施利，以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少也。歸附者鮮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也。諸侯不享。王流于彘。流，放也。

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邵公，邵穆公也。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懟，怨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籍千畝。宣王即位，不復遵古也。虢文公諫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也。給，足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庬，大也。是故稷為大官。稷，農官之長也。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覛，音脈。陽癉。丁佐反。

憤盈。土氣震發。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也。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疾，穀乃不殖也。稷以告。以太史之言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誡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也。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魯侯伯禽之玄孫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之弟懿公也。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之命壅塞不行也。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亦立長，若誅之，是自廢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廢命也。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懿公戲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也。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之子。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善萬姓者。昭謂：國子，周姓諸姬也。凡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為州伯者也。樊穆仲曰：樊仲，仲山父之屬。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耆，長老也。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也。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閒也。故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司商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也。司徒協旅，司徒，掌合旅之衆也。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也。牧協職，牧人，掌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謂更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因籍田蒐狩以知其數也。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蒐，擇也，擇取不孕者。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閒隙也。耨穫亦於籍，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農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畢時務農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事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政事，無以賦令也。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治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敗政也；後嗣為有亂之道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宮涅也。滅，謂滅西周也。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鎬京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為陰所笮也。陽失而在陰，陽在陰下也。川源必塞；地動則泉源塞。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也。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僖王之子，王閬也。三年，魯莊公十九年也。邊伯、石速、蔿國出王而立子頹。三子，周大夫。子頹，莊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而取蔿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取石速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頹。王處于鄭。三年，王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儛。徧儛，六代之樂也。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也。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也。虢

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圉門，南門也。北門，王城門也。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也。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也。降，謂下也，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也。莘，虢地也。王問於內史過曰：內史，以大夫，過其名也。掌爵祿廢置及諸命也。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馨，香之遠聞者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一也。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抵冒也。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惡臭也。登，上也。馨香不上聞於神也。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罪曰誣。百姓攜貳。攜，離也。貳，二心也。明神不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也。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也。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於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鄗，鎬京也。杜，國；伯，爵也。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在史籍者是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康王之子，成王之孫也。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貳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儀，匹也。穆王滿也。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神壹，心依憑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其神在虢，言受之也。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在虢也。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也。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帛之事。祝，大祝也。史，太史也。狸姓，丹朱之後也。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一巡守也。今其胄見，胄，後也。丹朱之神也。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忌父，周公忌父也。傅氏，狸姓也。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請土，求益土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僖公五年也。

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惠王之子。邵公，王卿士。晉惠公，獻公之子夷吾也。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呂甥，大夫呂飴甥也。郤芮，晉大夫冀芮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所執瑞也。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

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罪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也。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女衆。盤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女衆，歸功於下也。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余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也。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祓，猶拂也。考中度衷以莅之，莅，臨也。考中者，己之中心，庶人之衷心，恕以臨之也。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則，法也。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立事宜，爲衆所信而行之也。祓除其心，精也；精，潔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背外，不與秦地；背內，不與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處者，里丕之黨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猶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謂忠禮信也。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也。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敬事也。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宁常。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也。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別貴賤，爲之表識也。爲贄幣、瑞節以鎮之，鎮，重也。贄，六贄也：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瑞，六瑞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也。六瑞：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管以竹爲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列，次也。爲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旗命，遂其動美，遂爵加錫以璧之也。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雖爲之法制備，遂如此猶有散放轉移懈慢事，不本職業者也，故加之刑辟，流之裔土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遷爲夷蠻之國民也。有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嫡嗣也。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亹亹，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若將廣其心，廣其心，放情欲也。而遠其鄰，背棄賂也。陵其民，陵其虐也。而卑其上，不敬王命也。將何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替，廢也。廢贄之禮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替贄無鎮，以鎮自重也。誣王無民。誣王，民亦將誣也。夫天事恆象，恆，常也。象，法也。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禍也。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郤也。享之言食也。阿，隨也。

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也。賜瑞命在十一年。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十五年也。惠公背施，秦伐之，戰於韓原，獲晉侯以歸，其師役三月而後歸之也。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也。文公重耳，晉人刺懷公於高梁也。懷公無冑，冑，後也。懷公，惠公之子子圉也。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子公，皆懷公之黨也。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太宰文公，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父也。命，賜命也。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上卿，王之上卿也。逆，迎也。郊勞，勞於郊也。館，舍也。牛羊豕爲一牢。九牢，上公之禮也。庭燎，設大燭於庭也。及期，命於武宮，期，期日也。武宮，晉武公之廟也。文公受王命於武宮，以其受命爲侯也。設桑主，布几筵，桑主，文公自以死子繼父，故設桑主也。布几筵，爲王命也。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冕服，大夫冠冕之服也。三命，王命三讓而後受也。既畢，

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饗之禮也。贈以貨之，餞也。謂郊逆飲酒之禮也。如公命侯伯之禮者，王命以侯伯之禮待之，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太宰，上卿也。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逆於境。奉禮義成。晉侯郊勞也。三讓賓饗之，皆如禮也。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導，訓也。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能行禮則有此四行者也。忠所以分也，心忠則不偏也。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也。信所以守也，信守則不貳也。義所以節也。節，制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三服，云三服中。忠信仁義也。服行其宜，謂三讓要服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疚，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仁、義也。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艾，音刈。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襄王繼母陳媯也。陳媯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襄王立。子帶又通於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大夫頹叔、桃子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鄭處于氾，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納王於周而殺子帶，在魯僖二十四年。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也。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於衡雍，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衡雍，鄭地，今河內。捷，楚所獲兵乘也。晉文公以魯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敗楚於城濮。城濮，衛地也。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馭介百乘、徒兵千。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也。於是乎始霸也。

國語卷第二

周語中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叛即衛，故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伐滑也。王使游孫伯請滑，游孫伯，周大夫也。鄭人執之。鄭人，文公也。鄭怨惠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也。王怒，將以狄伐鄭。狄，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富辰，周大夫也。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很，不禦他人侮之者百里之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棣之詩也。所以閔管蔡之失道，其四章也，言兄弟雖相與鬩於牆室之內，外禦他人侮害己者也。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雖內相侮，外禦他人，故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言鄭與王有兄弟之親也。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武，鄭武公；莊，莊公也。武公，桓公之子；莊公，武公之子寤生也。功曰勳。平，平王；桓，桓王也。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謂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鄭武公是依也。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王子頹，周莊王之子，惠王之叔父也。鄭厲公殺子頹而納惠王也。今以小忿棄之，是

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廢也。大德，鄭勳也。[illegible]）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召也。[illegible]）徵於他，利乃外矣。（利外，在狄也）章怨外利，不義。（章，明也）棄親即狄，不祥。（祥，善也。[illegible]狄師以伐鄭也）以怨報德，不仁。（昔鄭有勳於王，而伐之，是為不仁也）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也）不義則利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三德，義祥仁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不忘，言及後代也）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降，下也）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由之利內則福，（[illegible]）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謂利於狄也）其無乃階禍乎。（[illegible]）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詩云：摯仲氏任。□□□□□□□□）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齊、許、申、呂由大姜，（[illegible]）陳由大姬，（陳，媯姓，舜後。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illegible]）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illegible]）昔鄢之亡也由仲任，（[illegible]）密須由伯姞，（[illegible]）鄶由叔妘，（[illegible]）聃由鄭姬，（[illegible]）息由陳媯，（[illegible]）鄧由楚曼，（[illegible]）羅由季姬，（[illegible]）盧由荊媯，（[illegible]）是皆外利離親者也。（[illegible]）

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illegible]）愛親、（六親也）禮新、（[illegible]）親舊。（[illegible]）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役，為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illegible]）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illegible]）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夫人，猶人人也）若七德離判，（判，分也。[illegible]）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以利其身而去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也）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illegible]）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illegible]）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illegible]）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illegible]）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illegible]）夫禮新不閒舊，（[illegible]）王以狄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illegible]）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illegible]）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illegible]）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不聽。十八年，王黜狄后。（[illegible]）狄人來誅殺譚伯。（[illegible]）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illegible]）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啟狄人。（[illegible]）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illegible]）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illegible]）辭，請隧焉。（[illegible]）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illegible]）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illegible]）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illegible]）使各有寧宇，（宇，安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illegible]）先王豈有賴焉。（[illegible]）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也）外官不過九品，（[illegible]）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illegible]）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illegible]）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illegible]）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illegible]）又不佞以勤叔父，（[illegible]）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illegible]）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illegible]）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illegible]）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illegible]）若由是姬姓也，（[illegible]）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illegible]）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illegible]）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illegible]）何政令之為也。（[illegible]）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illegible]）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陽人不服，（[illegible]）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晉君為能德，故勞之以陽樊，（[illegible]）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illegible]）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illegible]）今將大泯其宗祊，（[illegible]）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illegible]）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illegible]）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illegible]）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illegible]）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illegible]）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illegible]）且夫陽，豈有裔民哉。（[illegible]）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illegible]）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illegible]）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illegible]）

訴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晉會于溫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在魯僖二十八年也公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君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政不行謂不順元咺之訴晉侯殺衛侯不行王命也夫君臣無獄。獄訟也君臣無獄訟之義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以合諸侯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也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爲請於王及晉侯皆納玉十穀於是歸之也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三年也周北門王城北門也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左右車左車右也超乘跳躍上車也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孫滿周大夫也謫咎也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易也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道古之道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丙術視。崤晉地名在弘農澠池三帥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也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景公也隨會晉正卿士季也定王享之。餚烝。定王頃王之孫匡王之弟也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相佐禮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私於原公問也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房烝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餚烝。餚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合好。故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

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和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德建。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

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事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illegible]）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illegible]）工人展車，（[illegible]）百官以物至，（物，事也）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illegible]）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illegible]）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illegible]）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illegible]）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illegible]）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illegible]）先王之令有之曰：（令，文武之教也）『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illegible]）陳，我大姬之後也。（[illegible]）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illegible]）是又犯先王之令也。（[illegible]）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illegible]）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illegible]）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illegible]）六年，單子如楚。（[illegible]）八年，陳侯殺於夏氏。（[illegible]）九年，楚子入陳。（[illegible]）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illegible]）發幣於大夫。（[illegible]）季文子、孟獻子皆儉，（[illegible]）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illegible]）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illegible]）若家不亡，身必不免。」（[illegible]）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illegible]）寬肅宣惠，君也；（[illegible]）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illegible]）肅所以濟時也，（[illegible]）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illegible]）教施而宣則遍，惠以和民則阜。（[illegible]）若本固而功成，施遍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illegible]）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illegible]）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illegible]）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illegible]）其何任不堪？（[illegible]）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illegible]）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illegible]）用足則族可以庇。（[illegible]）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illegible]）若是則必廣其身。（[illegible]）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illegible]）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illegible]）若皆蚤世猶可，（[illegible]）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illegible]）十六年，魯宣公卒。（[illegible]）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illegible]）

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歿二年。（[illegible]）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illegible]）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illegible]）見王孫說，與之語。（[illegible]）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illegible]）故不歡焉而後遣之。（[illegible]）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illegible]）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illegible]）其喜怒取與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illegible]）主德義而已。」（[illegible]）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illegible]）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illegible]）王孫說與之語，說讓。（[illegible]）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illegible]）使郤至告慶于周。（[illegible]）未將事，（[illegible]）王叔簡公飲之酒，（[illegible]）交酬好貨皆厚，（[illegible]）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illegible]）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illegible]）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illegible]）曰：『微我，晉不戰矣。（[illegible]）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illegible]）背宋之盟，一也；（[illegible]）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illegible]）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illegible]）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illegible]）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illegible]）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illegible]）卒伍治整，諸侯與之，（[illegible]）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強御，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illegible]）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illegible]）吾有三伐：（[illegible]）勇而有禮，反之以仁。（[illegible]）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illegible]）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illegible]）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illegible]）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illegible]）吾曰：『子則賢矣。（[illegible]）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illegible]）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illegible]）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illegible]）今欒伯自下軍往。（[illegible]）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illegible]）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illegible]）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

其顯。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知能在人上者，人欲陵之也。故君子上讓而天下莫敢陵也。不可蓋也。[illegible]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己；民惡其上，為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illegible]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敵，體敵也。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illegible]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之功以為己力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illegible]以義死用謂之勇。[illegible]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責楚包茅也。畜義豐功謂之仁。[illegible]姦仁為佻。[illegible]姦禮為羞。[illegible]姦勇為賊。[illegible]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illegible]故制戎以果毅。[illegible]制朝以序成。[illegible]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illegible]叛國即讎，佻也。[illegible]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illegible]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illegible]郤至歸，明年死難。[illegible]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illegible]

國語卷第三

周語下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也。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在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illegible]晉郤錡見，其語犯。[illegible]郤犨見，其語迂。[illegible]郤至見，其語伐。[illegible]齊國佐見，其語盡。[illegible]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illegible]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illegible]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illegible]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illegible]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illegible]目以處義，[illegible]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illegible]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

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日絕其宜也 足高，日棄其德；人步高失容止，其德玉有節也 言爽，日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 聽淫，日離其名。淫，邪也，離，失也，名所以名也 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目所以處義，足所以行德也 口以庇信，口所以庇覆信也 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聲別名也 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偏喪，謂步言視聽四者亡其一也 既喪則國從之。四者皆亡，則國從而亡也 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貳也。言晉侯視遠步高，二者俱喪也 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郤錡、郤犨、郤至也。五大夫，故八郤也 高位實疾顛，疾顛，速隕也 厚味實腊毒。厚味，醇酒也，腊，亟也，言厚味亟毒 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郤錡也，叔，郤犨也，季，郤至也 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伐人之功 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犯、迂、伐，三怨也 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與於禍也 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自聞其過以改也 齊其有乎？言無善人也 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有德而鄰國不修德者，鄰國之禍，為己福也 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叔孫僑如也，以其長大，故謂之長翟 其利淫矣，流之若何？僑如知利而不義，專利而不厭，故欲逐季孟而專魯國也 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晉厲公為欒書、中行偃所弒也 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不以君禮葬之，車一乘也 齊人殺國武子。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襄公之子也 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

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

(殖百物也)封崇九山，(封，大；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不墮壞也。凡此言九者，皆九州之中山川澤也)決汨九川，(汨，通也)陂鄣九澤，(陂，防也)豐殖九藪，(殖，長也)汨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合通四海。(使之同軌也)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霆雷也)地無散陽，(散陽，冬李梅實也)水無沈氣，(沈，伏也)火無災燀，(燀，焱起也)神無閒行，(閒行，姦神之類也)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是故無淫心也)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也)物無害生。(蝗螟之屬害嘉穀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帥，循也。儀，法也。軌，道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謂禹與四嶽也。克，能也。厭，合也。帝，天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祚，祿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祉，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姒，姒猶祉也。氏曰有夏，夏，大也，以其能殷富天下，為天下大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以四嶽佐禹有功，封之於呂，命為侯伯，使長諸侯也)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姜，四嶽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嶽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呂，國名)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膂，脊也。為禹功，比於股肱心膂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也。(一王，禹也。四伯，四嶽也。言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也)唯能釐舉嘉義，(釐，理也。舉，用也)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典，常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之後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齊、許，四嶽之後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受命祀社稷山川也)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閒，代也。慆淫之心，代其善心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振，救也)絕後無主，(無主祭也)湮替隸圉。(湮，沒也。替，廢也)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黃帝、炎帝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以忠信代其慆淫之心也)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朗，明也。融，長也。終，成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啟，開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象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之人也)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鬥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禍生於好財色也)《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鬥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鬥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也)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五王，謂后稷至文王也)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厲王變更先王之典法)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少，猶稍也。光，明也。逆，迎也。休，慶也)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輔，助也)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黎，九黎。苗，三苗)下及夏、商之季，(季，末也)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方，四方也)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彝器，宗廟之器也)子孫為隸，不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為也。(憲，法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寵人，謂王子朝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于周，(羊舌肸，晉大夫叔向也)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史佚，周文、武時太史尹佚也)'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避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避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

始也。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illegible]）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illegible]其敎化而和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成，成其王命也。）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illegible]）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詩大雅既醉之六章也。[illegible]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福也。胤，嗣也。）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illegible]故不辱前哲之人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育，長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膺，抱也。保，持也。）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illegible]）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illegible]）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illegible]）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illegible]）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illegible]）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illegible]）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illegible]）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illegible]）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illegible]）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illegible]）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illegible]）有至而後救之，（[illegible]）是不相入也。（[illegible]）可先而不備，謂之怠；（[illegible]）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illegible]）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illegible]）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illegible]）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illegible]）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illegible]）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illegible]）夫旱麓之榛楛殖，（[illegible]）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illegible]）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illegible]）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illegible]）且絕民用以實王府，（[illegible]）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illegible]）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illegible]）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illegible]）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illegible]）王其圖之！」（[illegible]）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illegible]）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illegible]）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illegible]）且夫鐘不過以動聲，（[illegible]）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illegible]）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illegible]）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illegible]）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illegible]）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illegible]）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閒；（[illegible]）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illegible]）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illegible]）律度量衡於是乎生，（[illegible]）小大器用於是乎出，（[illegible]）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illegible]）比之不度，（[illegible]）鐘聲不可以知和，（[illegible]）制度不可以出節，（[illegible]）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illegible]）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illegible]）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illegible]）則歸心焉。（[illegible]）上得民心，以殖義方，（[illegible]）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illegible]）以為憲令，（[illegible]）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

貳，樂之至也。（[illegible]）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illegible]）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illegible]）明以時動。（[illegible]）名以成政，（[illegible]）動以殖生。（[illegible]）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illegible]）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illegible]）出令不信，（[illegible]）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illegible]）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illegible]）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illegible]）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illegible]）臣聞之，琴瑟尚宮，（[illegible]）鐘尚羽，石尚角，（[illegible]）匏竹利制，（[illegible]）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illegible]）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illegible]）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illegible]）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illegible]）革木一聲。（[illegible]）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illegible]）聲以和樂，律以平聲。（[illegible]）金石以動之，（[illegible]）絲竹以行之，（[illegible]）詩以道之，（[illegible]）歌以詠之，（[illegible]）匏以宣之，（[illegible]）瓦以贊之，（[illegible]）革木以節之，物

得其常曰樂極。(極，中也。物得其常，中也。)極之所集曰聲。(聲，所會集也。言中和之聲也。)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為鐘也。)磨之石，(磨石以為磬也。)繫之絲木，(以絲木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謂為之孔也。匏，笙也。竹，簫管也。樂記曰：朱弦而疏越。)節之鼓，(節其大小長短也。)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正西曰兌，為金，為閶闔風。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風。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風。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風。正南曰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細聲。主，大聲也。無射有林，是細過其主也。)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多用金也。)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不聽單子、伶州鳩之言也。)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也。二十四年，魯昭二十一年也。)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眾口鑠金。』(眾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也。)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八十曰耋。)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明樂人之言鐘和，不和也。)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均，謂均鐘也。度，律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

也。南北之揆七同，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謂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凡合神人之樂也，以數合之，謂取其七音；以聲昭之，謂用律調音也。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同，謂神人相應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七同其數，謂七列七律也。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也。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協同之應也。以夷則之上宮畢，夷，平；則，法也。夷則所以平民無貳也。上宮，以夷則為宮。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一曰：協宮在夷則上，故曰上宮。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也。宮，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羽，翼其眾也。所以藩屏民則也。屏，蔽也。羽之義，以其能藩蔽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布戎，陳兵。誓在牧之野，且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鐘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鐘在下，故曰下宮也。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名此樂為厲者，所以厲六軍之眾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商，紂都也。文，文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郊，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太蔟所以贊陽出滯，蓋消釋箕子之囚，故施舍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大蔟在下，故曰下宮也。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嬴內，地名。憲，法也。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施舍，施惠也。無射在上，故曰上宮。射所以宣布也。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亂，治也。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傅下門子也。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周大夫，子朝之傅賓起也。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侍者，賓孟之從臣也。犧，純也。言雞自斷其尾者，憚為宗廟所用也。遽歸告王，賓孟知王意，欲立子朝，故先殺下門子，疾歸告王，勸立之也。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自人為犧，人難之也。已，自也。自為犧何害也？抑其

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人異於雞，人難，宗廟之美也。犧者，實用人也。」用人，謂用人作犧也。王弗應，長者大臣也。田于鞏，鞏，北山，今河南鞏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王欲殺單子，不欲立子朝，適心疾崩。

敬王十年，景王崩，敬王即位，在魯昭二十二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為之告晉。敬王，景王子，悼王弟也。十年，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卷也。萇弘，周大夫萇叔也。欲城成周，王城周。魏獻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王子朝在王城，敬王居成周，欲城之，故告晉。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彪傒，衛大夫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支，柱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觀也。夫禮之立成者為飫，立成，立行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大節，大體也。典，法也。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欲以教民知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慆，慢也。淫，放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登，升也。如登，言其難也。如崩，言其易也。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禹後十四世。亂禹之法，其後四世而桀亡也。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勤，修德以興也。契至湯十四世也。

國語卷第四

魯語上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長勺，魯地。曹劌，魯人也。莊公十年，齊伐魯，戰於長勺。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牲，犧牲。玉，珪璧。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不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知夫苟中心圖民，智雖弗及，必將至焉。」

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

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帝甲，湯後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也。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自幽王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言守府之數多，雖未亡，得守府而已。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高山、廣川、大藪，有之所以生良材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陵。言幽王壞周之良材，使為糞土溝瀆也。悛，止也。萇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萇叔，萇弘字也。欲以道補天之所壞也。夫天道導可而省否，導，達也。省，去也。萇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為已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亦以之終此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霸時亦取於此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韓舉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舉則習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儀也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帥循也制財用之節，小大使受其職也其間無由荒怠。其間朝會也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齊始祖太公呂望也君為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祈為農始也收攟而蒸，納要也。攟拾也冬祭曰蒸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眾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于公社及門閭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受事受職也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不救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桷椽也莊公娶于齊曰哀姜將至以夸之也匠師慶言於公曰：匠師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公謂大公若湯武也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公先君桓公也令德替矣。替廢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也用幣以幣為贄也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官名也夏父展宗伯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從官備行也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早起栗取戰栗自敬也

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公侯伯子男執圭璧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男執贄以明貴賤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臧文仲魯卿臧孫辰也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幣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孝公來伐魯，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

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柳下惠也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己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埸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作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

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益國典法，謂以祭爰居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禹稷、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禮祭法以烈山爲厲山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興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已來祀之也。）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名戲弘，在農之閒有城。）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爲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也。）故祀以爲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子，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三辰，日月星也。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以安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子陶唐氏也。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六世有虞帝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也。）鯀鄣洪水而殛死，（鯀，禹之父也。鯀障防百川，用不成，堯殛之于羽山。禹爲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也。）禹能以德修鯀之功，（鯀功雖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也。爲司徒，能敷五教而民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爲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契後十四世，主癸之子也。邪，謂夏桀也。）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也。）文王以文昭，（文王，有文德也。周語曰：文王質文。）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後者。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上四者，則舜後之祭也。）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夏后氏，禹後也。以顓頊下親，故祖之也。鯀，禹父，故郊之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

而宗湯；（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祭法曰：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也。周公定天下之功，其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武王爲天子也。）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後虞思也。報，報德之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稷後十世；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質，信也。所以明其信於民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九州名山川澤之屬。）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智者處物。（處，名物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所以避居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筴，簡也。三，三通也。司馬、司空、司徒三卿也。）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興也。孟文子，公孫敖之子穀也。弛，毀也。）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寬，地寬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位，所立也。建，立也。以位立政。）署，位之表也；（署，所以表其位也。）車服，表之章也；（章，表之也。）宅，章之次也；（有其章者，乃居其舍也。）祿，次之食也。（居次之所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五者，位、署、車服、宅、祿也。以建政，使其官不可改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下，有司也。欲女寬利也。）

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朝夕者，不敢違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之官也。）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有罪則納祿與車服而去官也。）唯里人所命次。」（里人，里宰也。）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蓋，掩也。穆伯，文伯之父公孫敖也。死於莒。守，守其位也。）

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郈敬子，魯大夫惠伯之孫也。）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司里，里宰也。先臣受命於此宅也。）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四時之祭，秋曰嘗，冬曰蒸，夏祭曰禘。享，獻也。祭畢致胙於君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受君事之幣以出入也。）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違先臣之命也。）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司徒，掌徙民之官也。）公亦不取。

夏父弗忌爲宗，（夏父弗忌，魯大夫也。宗，宗伯。）蒸將躋僖公。（躋，升也。僖，閔之兄也。閔公先立，僖繼之，故僖當在閔下。躋僖於閔上也。）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有司，宗伯之屬官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明，謂僖公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胄，後也。）夫祀，昭孝也。（昭，明也。）各致齊敬於其皇

祖，昭孝之至也。（皇，大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工，瞽師官也。史，大史也。世，世次先後也。宗，宗伯。祝，大祝也。）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文、武，文王、武王也。）商、周之蒸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明，明德也。）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鬼道二，易神班、躋不明也。人道二，犯順、以逆訓民也。）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不終曰夭，疫死曰札。）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

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來奔。（紀公，莒君也。僕，紀公之子。）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僕人，官名也。文子，季孫行父也。）「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其愛我甚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里革，魯太史克也。）「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窮固，固陋也。）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則，法也。）掩賊者爲藏，（藏，匿也。）竊寶者爲宄，（亂在內爲宄也。）用宄之財者爲

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泗在魯城北。)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猎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蚔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予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之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

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國語卷第五

魯語下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弊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當榮顯於君，如華之色始照，受命當思在公，無懷其私，懷私於事將無所及也。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君之所以教臣也。忠信為周，言諏謀度詢，必常咨於忠信之人也。臣聞之曰。和為每懷。司農云：和，當為私。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傳曰：咨事為諏。咨事為謀。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咨義為度。咨禮義為度，亦謀也。咨親為詢。詢親戚之謀也。忠信為周。言忠信之人。詩云：周爰咨謀。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諏謀度詢咨周也。

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有二軍，其徒卒則三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在魯襄十二年。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天子六軍，公帥之，謂王卿士亦上公為元帥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周從王師征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命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二軍，小國一軍也。從征伐，贊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小國無命卿，二卿皆命於其君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征，正也。慝，惡也。今我小侯也。君小侯者，謂之日久也。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懼以不給見誅時也。若為元侯之所。元侯之所，謂作三軍也。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昔者已有上下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也。襄昭皆如楚。襄公二十八年如楚，昭公七年如楚也。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渡也。魯襄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濟者。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材，若也，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楚共王之子昭也。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也。一人，謂康王也。為其名與其衆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衆，謂地多兵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芈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

可，可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方城，楚北山也。卞，魯邑也。季武子襲之以自與也。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也。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魯人取卞，不違夙而從之。魯人同心守國，故必固矣。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玉。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亦也。同類，同姓，謂魯也。言楚取天下，不與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予武子卞也。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君其入焉。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族子冶也。逆，迎也。追而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印封書也。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此書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還其采邑。傳曰：公冶致其邑。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虢之會。虢，鄭地也。在魯昭元年，諸侯大夫會于虢，尋宋之盟。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公子圍，楚共王之子，為令尹。使二人執戈在前，僭國君之禮也。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展之子子皮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申也。會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也。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踁，叔孫氏家臣也。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苟，誠也。以財貨求免，如此則成私欲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道之。是昭其不衷也。衷，中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其人，穆子家臣也。穆公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叔孫氏亦亡也。故曰。雖死於外。而

庇宗於內，可也。今旣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心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雍渝，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忓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䦪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

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也。昭謂：上享所云饗與不宴是也。）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唐云：不過宗人，不與他姓謀，親親也。昭謂：此宗人則正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臣，故敬姜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謀而不犯，微而昭矣。（不犯，不犯禮也。微圖昭隱以合意也。）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介，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辱，自周稱其奉先人之祀者也。）請無瘠色，（毀瘠之色也。）無洵涕，（無聲涕出為洵涕也。）無掐膺，（掐，叩也；膺，胸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服於禮為降，加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言女之智不如婦，男之智不如夫也。）公父氏之婦智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智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抑之，欲以明德，此丈夫之智，故曰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illegible]）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illegible]）

吳伐越，墮會稽，（會稽，山名。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吳圍而墮之，在魯哀元年。）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子使來好聘，（吳子，夫差。好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illegible]）既徹俎而宴，（[illegible]）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凡骨何者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汪芒氏之君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也。）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之守者，為公侯。（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封，封山；嵎，嵎山。今在吳郡永安縣也。）為漆姓。（漆，汪芒氏之姓也。）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周世。）今為大人。」（今，孔子時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蠻之別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計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鷙鳥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也。館，仲尼所舍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也。百蠻，蠻有百邑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各以其所居之方所出之貨為貢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監，觀也。）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楛，箭羽之閒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illegible]）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嬀姓也。）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以金飾其外也。如，如孔子之言。）

齊閭丘來盟，（[illegible]）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illegible]）閔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對

曰：「笑吾子之大也。（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大師，樂官。）（之具數也。毛詩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illegible]）其輯之亂曰：（[illegible]）『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illegible]）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其不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illegible]）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illegible]）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illegible]）今吾子之教官僚（[illegible]）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illegible]）

季康子欲以田賦，（[illegible]）使冉有訪諸仲尼。（[illegible]）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illegible]）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illegible]）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illegible]）於是乎有鰥寡孤疾，（[illegible]）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illegible]）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illegible]）先王以為足。（供用足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illegible]）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猶且也。時康子不聽，哀十二年春，卒用田賦。）

國語卷第六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魯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宰，太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庸，凡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大夫，[illegible]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民。）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旌為軍門，今牙門矣。[illegible]）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於子糾乾時之戰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子糾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放也。猶是，言為君猶為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請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

才也。（才過天下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予齊使也。）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讎。）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也。）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亦或為薰。）桓公親逆之於郊，（逆，迎也。近郊也。）而與之坐而問焉。（[illegible]）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自尊也。）田狩罼弋，（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illegible]）九妃六嬪，（[illegible]）陳妾數百，（[illegible]）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裂，（[illegible]）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illegible]）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引，申也。[illegible]）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為，治也。）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illegible]）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illegible]）設象以為民紀，（[illegible]）式權以相應，（[illegible]）比綴以度，（[illegible]）竱本肇末，（[illegible]）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illegible]）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illegible]）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分國郊以內為三軍也。伍，五也。分其鄙以外為五屬也。[illegible]）定民之居，成民之事，（[illegible]）陵為之終，（[illegible]）而慎用其六柄焉。（[illegible]）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illegible]）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illegible]）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illegible]）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illegible]）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illegible]）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illegible]）辨其功苦，（[illegible]）權節其用，論比協材，（[illegible]）旦暮從事，施於四方，（[illegible]）以飭其子弟，（[illegible]）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illegible]）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illegible]）而監其鄉之資，（[illegible]）以知其市之賈，（[illegible]）負任擔荷，（[illegible]）服牛軺馬，（[illegible]）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illegible]）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illegible]）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illegible]）權節其用，耒耜耞芟，（[illegible]）及寒，擊草除田，（[illegible]）以待時耕；（[illegible]）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illegible]）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illegible]）以旦暮從事於

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薜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疾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十一鄉，此管子之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齊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三分國事以為三官。）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工之族長，主百工。）市立三鄉，（市，商也。井市，故曰市也。）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山立三衡。（周禮有林衡。衡，平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霸道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益也。與，施也。無財，貧者也。）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以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令，戎事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十軌為里，里有司；（司，里宰也。）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軍令，軍事也。）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帥也。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制五十人。）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之帥也。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春田曰蒐。振，整也。旅，眾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以死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禦，當也。）

正月之朝，（正月，周正月之吉也。）鄉長復事。（復，白也。白其所受法於司徒，進退以孝弟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慧，解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大勇為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比，阿黨也。）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其官之長也。期，期年也。伐，功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愨以待時，（待時，待時命也。）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補，輔也。）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質，性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其才足以輔成其事。）誠可立而授之。（可立以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疚，病也。設國家患難以問之，不以為病也。）退而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厲，惡也。）升以為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不越其長，不相踰也。）朝不越爵，（不越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罷，病也。無行曰罷。罷士無與為伍，罷女無與為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士求其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伍，參伍也。鄙，野也。）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陳也。舊，久也。政不苟且，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山澤之時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下郊野之制也。此鄙，郊內之制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正，長也。）是故正之政聽屬，（五正，聽五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大夫也。縣帥之治也。）下政聽鄉。（下政，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讁之，（讁，譴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宥，寬也。）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親鄰國，所以為固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反，還也。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以為將軍亂以不義，將以取之也。）而重為之皮幣，（積上財也。）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遊士八十人，（十州人□）

第一〇九冊
41A
1

（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也。）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視其所好，則知其上下奢儉。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移之諸甲也。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其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甲，可用為甲者。戟，車戟也，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刖劓之刑也。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也。以金贖罪，分其輕重。今之罰金是也。）宥閒罪。（宥，寬也。閒罪，有疑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謂有訟者，三日禁之，使審其辭，不可上下者，則罪成也。坐成，以束矢入于朝，乃聽其訟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十二矢為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夷，平也，所以削平草也。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謂海濱也。蔽，蔽障也。渠弭，裨海也。有渚，可以為主人也。）環山於有牢。」（牢，牧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二燕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䧟陰，（䧟陰，齊南界地名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紀酅，紀之邑也，已入於齊。）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此周法，一乘七十五人。八百乘為六萬人。）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枕。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之地。）南城於周，（城周為王城。）反胙于絳。（城周，使仲孫湫帥諸侯城之。反胙，謂歸晉惠公之胙也。）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纍，甲所以盛甲也。翳，所以蔽兵也。弢，弓衣也。服，矢服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宰孔，周太宰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事，祭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大輅，金輅也。九旒，交龍之旗也。渠門，兩旗之門也。）諸侯稱順焉。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夫人，哀姜也。二君，子般、閔公也。）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傒也。立僖公而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也。）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曹，衛邑也。楚丘，衛邑也。）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國語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爲曲沃伯沃盛彊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是爲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晉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并之晉武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祖考）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爲曲沃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尊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師爲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謂家臣也以力）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爲上卿也）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爲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鬬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戎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也）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銜齧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

骨在口中當牙猾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讒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戎夏交捽。（兆有二萬外象戎內象捽翼其相晉也兆中會銜牙交有似捽捽安對也）是交勝也。臣故云。（晉晉勝戎戎假勝晉）且懼有口，（口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甘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禍何可防止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兆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言兆失官則有大罪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瘳愈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官其禍由姬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子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王皋之孫王發之子履癸也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間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子紂也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則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宮涅也褒姒姓之國褒人以美女入之幽王褒姒是爲后）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子也）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之名諡曰號）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石甫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也）（宜臼申后之子平王名也）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鄫姒姓西戎也鄫及西戎衆與申鄫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申鄫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立以爲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服谷也往會人骨龜辭往從驪也其兆離散不吉也）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國分離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踰據也言雖離不踰據有晉國可謂外內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之猾亂爲中其國人遂之誰有不從晉也）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其淫縱亡其宜也）民之主也，縱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爲病）肆侈不違，（肆極也侈其泰侈無所違避）流志而行，（流放也）無所不疚，（無一逸不所爲政也）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鑒鏡也言不得復追前世敗以爲戒也）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偏曰今晉甸侯）其土又小，（小於三季王也）大國在側，（大國秦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爲作師保也）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至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骨在內爲鯁戕傷也喪亡也害可以小戕害人不足以亡國）當之者戕焉，（當值也鯁者傷也）於晉何害？（無大害也）雖謂之挾，而猶以齒牙，口弗堪也，（驪齧勝也在口而以齒牙口不能噬骨終害也）其與幾何？（言不久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刻器曰銘器銘之戒）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足就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也祇適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狃貪也食祿也）不能爲膏，而祇罹咎也。』（罹咎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

惟順[illegible]。（[illegible]驪姬是也。何能服已，何能服二子也。）吾聞以亂得聚者，（以亂聚衆也。）非謀不卒時，（[illegible]不能三月一時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雖衛州吁不能自免也。）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其十年。）非義不盡齒，（齒，年也。非有義，不能盡其年壽。[illegible]）非德不及世，（世，嗣也。非有德，不能及其後世嗣。）非天不離數。（非有天命，[illegible]之年而[illegible]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illegible]）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illegible]）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illegible]）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illegible]）以寵賈怨，不可謂德；（[illegible]）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illegible]）德義不行，禮義不則，（[illegible]）棄人失謀，天亦不贊。（[illegible]）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illegible]）雖獲沃田而勤易之，（[illegible]）將不克饗，為人而已。（[illegible]）士蔿曰：「誠莫如豫，豫而後給。（[illegible]）夫子誡之，（[illegible]）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illegible]）既，驪姬不克，（[illegible]）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illegible]）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illegible]）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illegible]）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illegible]）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illegible]）奚齊處絳，（[illegible]）以儆無辱之故。（[illegible]）公許之。（[illegible]）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illegible]）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也，（[illegible]）是以民能欣之，（[illegible]）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illegible]）民外不得其利，（[illegible]）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illegible]）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強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illegible]）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illegible]）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illegible]）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illegible]）好其色，必授之情。（[illegible]）彼得其情以厚其欲，（[illegible]）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illegible]）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illegible]）君子曰：「知難本矣。」（[illegible]）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illegible]）君立臣從，何貳之有？」（[illegible]）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illegible]）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illegible]）民之有君，以治義也。（[illegible]）義以生利，利以豐民。（[illegible]）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illegible]）三大夫乃別。蒸于武公，（[illegible]）公稱疾不與，使奚

齊蒞事。（[illegible]）猛足乃言於太子曰：（[illegible]）「伯氏不出，奚齊在廟，（[illegible]）子盍圖乎？」（[illegible]）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illegible]）『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illegible]）敬順所安為孝。（[illegible]）棄命不敬，（[illegible]）作令不孝，（[illegible]）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illegible]）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illegible]）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illegible]）歸寢不寐。（[illegible]）郤叔虎朝，公語之。（[illegible]）對曰：「床笫之不安邪？（[illegible]）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illegible]）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illegible]）其退者拒違。（[illegible]）其上貪以忍，（[illegible]）其下偷以幸，（[illegible]）有縱君而無諫臣，（[illegible]）有冒上而無忠下。（[illegible]）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illegible]）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illegible]）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illegible]）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illegible]）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illegible]）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illegible]）被羽先升，遂克之。（[illegible]）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illegible]）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illegible]）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illegible]）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illegible]）夫人知極，鮮有慢心；（[illegible]）雖其慢，乃易殘也。」（[illegible]）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illegible]）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illegible]）而大志重，（[illegible]）又不忍人。（[illegible]）精潔易辱，重僨可疾，（[illegible]）不忍人，必自忍也。（[illegible]）辱之近行。」（[illegible]）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illegible]）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illegible]）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illegible]）今子內固而外寵，（[illegible]）且善否莫不信。（[illegible]）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illegible]）且吾聞之：甚精必愚。（[illegible]）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illegible]）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illegible]）蒲與二屈，君之疆也，（[illegible]）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illegible]）疆埸無主則啟戎心。（[illegible]）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illegible]）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illegible]）晉之啟土，不亦宜乎？」（[illegible]）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illegible]）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illegible]）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

霍。（霍，周文王子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以卿位也。）是左之也。（左，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謂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爲貳。）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倦，勞也。四體有貳，故身不勞，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上，手也。代，遞也。）下貳代履，（下，足也。履，步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爲也。）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爲物用，與器用無異也。）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有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旗也。移，動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擊金鼓也。）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凶，凶咎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以下軍貳上，可以陵小國，難以征大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雖近危無害也。）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得衆以害之也。）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見入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太伯讓季歷逃。）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子輿，士蔿字。）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爲勤從也。）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伯適吳越，後武王追封，故曰吳太伯也。）太

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剛彊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有所行之術法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而以彊劫君也。）君其未終命而不殁，（殁，終也。）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盍，何不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父，獻公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利社稷，安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況，益也。除民害也。衆皆以殺君爲厚。）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言以後善掩前惡也。）凡民利是生，（謂民以利爲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太子也。惑，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若紂有善子，知紂終必滅國，以計先自殺紂之惡也。）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斬以黃鉞也。）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鈞，同也。假，借也。）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先知自亡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以政授申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曲沃桓叔，成師也。成師之子莊伯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幷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莊之族。）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

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殁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絕，害也。）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皋落，東山狄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得一日以牧於田野也。）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果於用衆否也。輯，和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濟，成也。以不勝成罪之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求所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信，審也。）君得其利，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皋落氏。）衣之偏裻之衣，佩之以金玦。（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爲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僕人贊，太子之僕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怪，異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謂偏衣也。堅忍，謂金玦也。）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使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其言曰：盡敵而反。（非狂夫之言也。）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謂僕人贊知微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魯閔公二年也。）里克諫曰：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故也。（非故事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鈞以長。）年同以愛，（年同立所愛。）愛疑決之以卜筮。（愛同，卜筮也。）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欲使之征伐，觀其能否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

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半分身之衣，令太子以兵要也。）孺子何懼？（偷，苟也。孺子，少子也。）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不得立也。）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賢，愈也。敬，執事也。請，求也。）孺子勉之乎！（勉之，勉爲孝也。）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晉大夫，狐偃之父。先友，晉大夫也。）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乎！（中分，衣之中也。金玦，以兵決事也。）狐突歎曰：以尨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尨，雜色。純，緣也。）寒之甚矣，胡可恃也？（銑，金之澤也。寒，言離也。）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謂金玦所以爲兵要也。）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稷桑，狄地也。）狄人出逆，（逆，拒也。）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大夫殆，外嬖臣害正也。）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順父以遠死也。）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謂去國而不戰則利社稷也。）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非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衣也。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公以甘言慰之。）言之大甘，其中必苦。（本言甘，其心必苦也。）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譖言，故生害心也。）雖蝎譖，焉避之？（蝎，木蟲也。食木，從中起，不可避也。）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

罪滋厚，滋，益也。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有善從之名也。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也。君子曰：善深謀也。

國語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反也。處五年，晉傳之四年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深，謀也。愈，益也。曰：吾固告君曰得衆，曰，往日也。衆不利，焉能勝狄？衆若不利，焉肯勝狄乎。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善用戎。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申生之戎御也。不順，順太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強，強，強梁也。信，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賓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賓，退，辭也。退辭，改悔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噬也。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猶謂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也。一日，晉其昌也。子爲我具特羊之饌，特，一也。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啗，啖也。孟或作啗。我教茲豎事君。茲，此。豎，里克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暇，閑也。豫，樂也。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也。言里克欲爲閑樂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皆不如烏烏也。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枯，槁木。人皆與衆齊，己獨與申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曰枯，有謗曰傷。傷，痛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飲而疑。辟，去

也。奠，置也。賓曰：夜半，召優施曰：雖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而，汝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聚君以殺太子，吾不忍。聚，執君惡以殺太子，不忍爲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且而里克見丕鄭，夜半召優施，且而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謂對優施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情，情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拒優施以不納也。拒之以不納，則驪姬必怒，怒，亦固太子，以離驪姬之黨也。固，固持也。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故，謂多作間術，以多作變。間，間間，亦離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且人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離之心，軌之已固，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爲我心，以君爲我心也。里克曰：弒君以爲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弒君以自利，廉尚書云：廉，儉也。儉，儉於己云。廉，直也。誠若圖廉之廉，此說近之。長廉以崇心，因廉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人之心，因廉以裁制人家也。人之父子，吾不敢爲也。抑摒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摒，屏也。人，謂申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太子，吾力不能爲也。將伏也。伏，匿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謂二公子也。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齊姜，申生母也。歸，歸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絳，晉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置鴆於酒，置，置也。鴆，毒也。置酒于肉。酒，肉，蓋肉也。公至，召申生獻。獻，獻胙也。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也。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陽命圉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傅也。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城，太子城也。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圉，原款因爲告太子。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敏，達也。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寸也。寡能，命太子當位也。求寡能，求廣十，弄社因也。賢，賢也。小心狷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恥不能事君而潔，故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言，讒言也。故陷於大難，乃速于讒。速，及也。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讒人，驪姬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也。不反讒。反，猶覆也。讒，中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弭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違言，則疑是也。孤突曰：孤突，是也。孤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爲民所思也。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取笑諸侯，諸侯所笑也。當趨誰鄉入，謂國也。內困於父妻，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怨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哭，哀也。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雉，縊。廟，廟殿。縊死也。將死，乃使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狐突，字伯氏，狐突字也。伯氏，狐突字也。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爲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證爲其君。證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皆公以此證也。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其君之事，言與其逆謀也。公令圍蒲，蒲，重耳邑。蒲城人，重耳逃於狄。狄，

士也。伯楚，寺人披之字也，於文公時爲勃鞮。狄，北狄，隗姓也。於是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子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狐偃曰：「無卜焉。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諸侯所望也。困，亡公子也。道遠難通，通，至也。望大難走，走，歸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走望，走其望也。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可之狄也。夫狄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而多怨，多怨於戎狄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監，觀也。觀諸侯所爲，雖難必成也。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使賈華伐屈，夷吾出奔，魯僖六年也。曰：「盍從吾兄竄於狄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郤芮之父也。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同奔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居，共處也。異情，謂各欲求入爲君，不同心，故惡相近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女，故親吾君。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二年，魯僖七年也。奄楚，閹人也。環，玉環也。四年，復爲君。居梁四年，魯僖九年，獻公卒也。

虢公夢在廟，虢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虢仲之後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史嚚，虢太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曰該，爲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以官成事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使吉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舟之僑，虢大夫。「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賀也。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度，揆也。瘳，損也。大國，晉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入也。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傲，慢也。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拒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鑒，鏡也，所以自省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拒令也。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宗國，公族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魯僖五年也。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也。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定身以行謂之信。定，安也。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也。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外也。三月，虞乃亡。晉滅之。

獻公問於卜偃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也。「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也。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示諸侯以施與其力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遍也，施難報也。不遍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渠，四者，水名也。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二十六年，獻公卒。魯僖九年也。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

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也。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也。亦言亂勢民易爲治也。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鉥，道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樹木也。始，本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長民也。導，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爲樂也。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不長，不以我爲君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剡，鋒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洒，灑也。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涖，臨也。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固，定也。鄰，鄰國也。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立之爲君，順民所願也。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呂甥、郤稱，晉大夫。蒲城午，晉大夫也。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主，爲子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晉大夫郤芮也。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主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危，得安也。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索，求也。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秦也。內，國中大夫也。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聚斂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君也。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立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欲立不同也。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

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梁由靡，晉大夫。穆公，秦伯任好也。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紹，繼也。裔，後也。隱悼播越，隱，藏也。悼，懼也。播，散也。託在草莽，未有所依。依，倚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里克也。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徙也。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群臣受其大德，終君之惠，賜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擇也。二公子，重耳、夷吾也。以爲朝夕之急。言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秦公子子顯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匿也。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墜，失也。微知可否。微，故知可否也。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憂，亡也。喪，獻公之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有之，有國也。徼，要也。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命，反國之命也。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

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請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助我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狷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己之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汾，水名。陽，汾水北也。百萬，百萬畝也。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地名也。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言無復天命在我而已。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不敢得國守宗廟社稷土也。君實有郡縣，言君自有郡縣，亦非己之有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南也。列城五，謂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也。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遊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言君東遊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欲進此地耳。亡人之所懷挾纓纕，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纕，佩帶也。言不敢當君，奉承塵垢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爲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沒，貪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猾，亂也。且可以進退。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才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國語卷第九

晉語三　惠公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也。內，里丕也。與人誦之，歌曰：秦也，不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為詩為佞，謂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與也。果，竟也。喪，亡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盈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也。得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狃，狃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興，謂丕鄭不得回，不懲艾，復殺之。既，里丕死。既，已也。惠公二年，秦殺里克，秋，殺丕鄭。公隕於韓。禍，貪狃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張其師徒在晉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鑠金，衆口，謂秦也。鑠，銷也。是以君之省衆而動，動，行也。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衆，謂丕鄭。衆口以為戒，謀事揆義乃行之。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惠公即位，出其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其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卒不加禮，故改葬之。惠公為獻公，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故以賈君為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謂惠公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為不聽，以正辭之，而不見聽。倩為不誠，倩，心行誠之。國斯無刑，偷居倖生。刑，法也。言惠公偷生，竊居位，徼倖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更其正，大命將傾，傾，危也。威分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亂耳。各聚爾有，以待

所隱。爾，有所有也。猗分遠分，心之哀分。猗，歌也。遠，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懷遠，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旅有徵分。二七，十四歲，使卿子國，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分。卿，取耳。鎮撫國家為王妃分，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郭偃曰：甚哉，葬之難也。難，難也。為君改葬其君，以為榮也，而怨滋章，夫人奠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奠，停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怨，怨也。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戒知之。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家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魏兆於民矣。魏，彩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昭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魄，民之志也。術，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敘，述也。述意以導之，導，導也。導者行乎，先導為重耳導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殺，不謀而諫，不忠。不謀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懼天之禍。無後之禍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謂芮既納文公，而誅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黃公寓，來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至殺之，陳尸曰：施。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與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荀息，卓子。一大夫，荀息。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止，留也。問，聘也。謂報丕鄭之聘。以師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出，奔也。穆公使冷至報問，冷至，秦大夫。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行，客，冷至也。將行，將行聘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少。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七輿，中生下軍七輿大夫也。其華賈華叔堅騅歸蠡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子。丕鄭之自秦反也，謂里克死，見其華曰：可以入乎。其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不及，邪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可，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其賜謂其華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將其及。其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言已誤丕鄭，將待禍也。賜曰：孰知之。其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其賜。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國中大夫也。處者，處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人，謂里丕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艷，艷，死也。邪不至死，則不為亂。足者不處，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若化。化，猶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反殺之。以禍為遠，孰能出君。遠，去也。謂丕豹以禍故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

晉饑，在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無禮，背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荐饑。荐，猶仍。仍饑曰荐。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也。補乏濟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廢，遺也。謂公孫枝曰：子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糴於君，其天道也。糴，糴於君。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與也。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

(令不予者，使晉衆不敢以爲辭。公不輸粟，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不予。)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氾舟於河，歸糴於晉。(氾，浮也。舟，船也。)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在五城也。)虢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糴，(虢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寇，謂秦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蒙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我晉也。雖我當此，亦將擊秦。)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

六年，秦歲定，(魯僖公十五年，晉惠公六年也。歲定，穀熟則民安也。)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射，虢射也。)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卜公之車右。)公曰：「鄭也不遜。」以家僕徒爲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公戎車。)梁由靡御韓簡，(梁由靡，晉大夫。)虢射爲右，(爲簡右。)以承公。(承，次公車也。)

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鬥士衆。」(鬥士，欲戰者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已在梁依秦。)入也煩己，(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慍，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也。)鬥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伏也。)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求戰。)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言能合衆，弗能散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彫，鏤也。戈，戟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云親見，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爲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自亂。)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

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內主，謂里克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言晉所行，若無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助順，故必勝也。)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戎馬陷泥也。)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遂止於秦。(止，獲也。)

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子縶，秦公子。)逐之恐構諸侯，(構，交也。)以歸則國家多慝，(慝，惡也。知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微，無也。天下諸侯，誰不患秦之害人君父者。)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父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適子。)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晉河東之地，置官司，故云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郤乞，晉大夫。呂甥，呂飴甥也。)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立子圉以代公也。)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轅田。(賞，以田出車賦也。)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慚焉其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不亦惠乎？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爲而可？」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征，賦也。)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群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作州兵。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曰：「晉國和乎？」(訊，問也。)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不思恩惠也。)願從其君而與報秦，是故云。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饋侯伯之禮也。)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蛾析，晉大夫。)「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誣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瞢，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於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

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說，晉司馬。)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

止。女不面夷。而歸囚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晉君死而我不能坐待）趣行事乎。（趣，促也。行事，行刑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文公

文公在狄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遭驪姬之難，以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狄，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日）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達，至也）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滯淫。（著，附也。滯，廢也。淫，久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聚也。歲星一周十二年為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歿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直也。衷，中也。中道思其初時）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季，末也）茲可以親。（茲，此也）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塊，墣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晉民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數，歲在鶉尾）天以命矣。（命，謂野人舉塊也）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星復在壽星，魯僖二十八年。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會諸侯）

（晉侯於五月獻楚俘於王，王策命之以為侯伯，故得諸侯也）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由是始之。（由，從也。始，得塊也）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以戊申日也）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廣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遂適齊。

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在齊一年，桓公卒）孝公即位。（孝公，桓公子昭，即位在魯僖十八年）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反國）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去）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子犯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時諸侯叛齊，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貳，疑也。疑則天命不成）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上帝，天也。女，武王也。言天臨武王，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以貳，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予不取，故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也。莘莘，眾多也。懷私為每懷）（每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夙，早也。遑，暇也。啟，跪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懷與安。實疚大事。（疚，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仲，祭仲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管仲字）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此民之上行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懷如水流，此民之下行也）見懷

思威。民之中也。（[illegible]）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貴能畏威，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言畏威則人上，不畏威則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不能威民）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辟也。不欲在上下，從其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言）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難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反國時日近耳）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釋，棄也）敗不可處。（[illegible]）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閼伯，陶唐氏之火正，居商丘，祀大火，商人是因，故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瞽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亂不長世。（[illegible]）（世亂當有平時）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illegible]）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昭伯頑之子燬也。魯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文公師於訾婁以退之，故不能禮）甯莊子言於公曰。（莊子，衛正卿甯速也）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人心使相親）善。德之建也。（建，立也。善所以立德）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

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子，故曰親。三德：禮賓、親親、善善。）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始伐紂，定天下。）天祚將在武族。（祚，福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衆也，財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脅，幷幹。）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別也。）僖負羈饋飧。寘璧焉。（熟食曰飧。寘，置也。置璧於飧下。）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幹，楨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以國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三人，狐偃、趙衰、賈佗。）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悅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從幼至長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自幼至成人。）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下士甚疾，故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也。）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天所啓。）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啓之。（啓，開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大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伯行，狐氏字。）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安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周頌首章也。高山，岐山也。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而大王則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之子掘突。文侯，晉穆侯之子仇。戮，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

獲三祚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故曰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公子欲辭。（不敢當。）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辟。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

是。（言黷自黃帝同之黷也知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炎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有蟜，諸侯也。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為擠。擠，滅也。曰黃帝戰於阪泉。）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與子圉之故，又以此以勸之。近，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illegible]）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毓，生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為婚姻。合義，以德義和親。）義以導利，（有義則利國之利。）利以阜姓。（阜，厚也。）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房，居也。保，守也。）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言異姓。）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illegible]）（[illegible]）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己用者，是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illegible]）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己。）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成婚禮。逆，親迎也。）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illegible]）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illegible]）華而不實，恥也。（有華色而無實。）不度而施，恥也。（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恥也。（濟，成也。）恥門不閉，不可以

封。（封，國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之。）二三子敬乎！」（敬此五者。）明日宴，秦伯賦采菽，（采菽，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樂。）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illegible]）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征伐。）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公，不忘以恩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illegible]）公子賦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秦伯賦六月，（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小雅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也。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illegible]）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illegible]）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也，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閉，塞也。震為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

（初九曰利建侯，豫象曰利建侯行師。大）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illegible]）車班外內，順以訓之，（[illegible]）泉原以資之，（[illegible]）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illegible]）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illegible]）主雷與車，而尚水與眾。（[illegible]）車有震武，眾順文也。（[illegible]）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也。）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illegible]）主震雷，長也，故曰元。（[illegible]）眾而順，嘉也，故曰亨。（[illegible]）內有震雷，故曰利貞。（[illegible]）車上水下，必伯。（[illegible]）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illegible]）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illegible]）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屯、豫。）

十月，惠公卒。（[illegible]）十二月，秦伯納公子。（[illegible]）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illegible]）怨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illegible]）沈璧以質。（[illegible]）董因迎公於河，（[illegible]）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

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illegible]）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illegible]）今君當之，無不濟矣。（[illegible]）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illegible]）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illegible]）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illegible]）臣筮之，得泰之八。（[illegible]）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illegible]）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illegible]）而天之大紀也。（[illegible]）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illegible]）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師退，次于郇。（郇，晉地。退，聽命。）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illegible]）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illegible]）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illegible]）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諸侯內屏，樹屏之蔽）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袪。又爲惠公從余於渭濱，（濱，涯也。追耳在狄，從狄獵於渭）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女也）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鞮字。屢，數也。見困有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故入。（知爲君爲臣之道也。入，返國也）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將求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世，當爲蒲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獨無有所畏，如蒲狄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爲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賊，謂爲子糾射桓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近袪在腕，近害在手也）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非能久矣。（言己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爲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爲民主之道）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鞮閹士，故曰罪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見偪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晦，以爲三月晦）公出救火而遂弒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心怨射，不怨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馹，傳也。自下，從下道也。脫，潛行也。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鳧須。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沐，低頭，故心覆也。覆，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此二者，馬羈、大紲之僕也）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不言其月，明四月爲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爲之備衛僕使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任有功事）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惠也。舍，舍貸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乏，窮乏也。振滯，振起淹滯也。匡，正也。困，困絕之人也。資無，予無財者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利商旅。易道，除盜賊。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懋穡勸分，省用足財。（懋，勉也。穡，農也。勸分，勸有分無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民器也。明德，明其教也。以厚民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官方，官有常方也。定物，以物定事也。正名，正上下之名。育類，育德類也）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昭，顯也。舊族，臣有功者之族。賓旅，客也）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之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公食貢，（貢，官職之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官廩之）皂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昭叔，襄王弟甘昭公也。氾，鄭地名）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

（諸侯以爲主）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珪瓚秬鬯。武，重耳祖武公也，始并晉國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納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啓東道。（二邑戎狄，閻在晉東）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右軍也。陽樊，東邑）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昭叔與狄后俱處溫，故取殺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郟，成周王城東）王饗醴，命公胙侑。（饗醴，饗以醴酒也。侑，命公加服而賜之）公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章，表也。以明天子與諸侯異）無若政何。（無以爲政於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八邑，周南陽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人）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爲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嗣典，夏商之遺法。師旅，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樊仲，仲山甫，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吏，軍吏也）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出，降也）

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間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庇，蔭也）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孟門，原地。傳曰：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傳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舍，不救也。不救則宋降楚，與我絕）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欲激齊秦，使爲楚怨主）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借與齊秦，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曹衛，分其地與宋，楚必不許）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用戰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魯僖二十八年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擊之。（二，謂復衛封曹也）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將降楚，楚衆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施，復衛封曹釋宋。三怨，曹衛宋也）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楚怒大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復曹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君，晉侯。臣，子玉）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宋圍其師，久固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鬥，直爲壯，曲爲老。（師直爲壯，曲爲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子犯、先軫）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事，故伐之。唐尚書云：誅，責也。昭謂：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故還於曹不禮公子，與觀狀聞耳。反，撥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寶之有名者。）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叔詹，鄭之卿。文公過鄭，叔詹諫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文公。）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烹，煮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不禮晉公子，違親也，故云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謂晉公子，勝謂禍及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歸，歸鄭也。）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箕鄭，晉大夫。）「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善不以惡，是以不相踰越，信在人心也。）信於名，則上下不干。（名，百官尊卑之名。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民時，則不廢其功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事各得其時，民各有其業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知其出入如一，故不以匱也。）公使爲箕。（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彌，益也。惇，厚也。）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欒枝，晉大夫共叔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衞地。）郤縠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佐超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公使原季爲卿，（原季，趙衰也。）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三德，謂枝之貞、軫之謀、臣之聞，皆狐偃所進。）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晉本三軍，今益新上下軍，凡五。）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蒲城伯，先且居也。）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隨也。）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臼季，胥臣。）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愈，猶勝也。）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

文公問於胥臣曰：「我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諮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爲大政，郤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衞，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晉臣胥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冀缺薅，其妻饁之。(冀缺，郤成子也。薅，耘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文公元年，冀芮與呂甥謀欲弒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是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謚。)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用郤缺也。以再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其故曰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也。在魯文五年。甯，晉邑，今河內修武是也。)舍於逆旅甯嬴氏。(嬴，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容貌者，情之華采。)言，貌之機也。(旨語，容貌之樞機。)身為情，(情生於身。)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言、貌三者合而後行之。釁，瑕也。)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貌為偽。匱，乏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情不足而貌彊為之。)其卒將復，(復，反其情也。)中以外易矣。(易，猶異也。)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瀆，黷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機，機之相應。)歷時而發之，(言思審之詳熟。)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譓，辯也。)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貌，以蓋其貌。)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剛性高上其材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也。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朞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射姑也。食邑於賈，字季。傳云：晉蒐于夷，舍二軍。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復成國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使狐鞫居殺陽處父而奔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輿之子厥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河曲，晉地。魯文十二年，晉伐秦，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也。以乘車干犯軍行列。)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主，主人，謂宣子也。升之於公。)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為義。)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觀女能否。)女勉之。苟從是行也，(其志如是，勸勉之，所令行也。)臨長晉國者，(臨，監也。長，帥也。)非女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弒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弒之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書尊卑名得所，以明教訓。)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樂正，主鐘鼓。)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晉大夫原同也。)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侵。陵，以力陵小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其罪。)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唐尚書云：錞于，圍也。非也。錞于各異物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蹔，其無備。)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欲尊明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偏侯也。伐宋在魯文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以宰夫之屬殺之。驟，數也。)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闢矣，(闢，開也。)盛服將朝，早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敬恪。)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晉三卿之位。)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也。)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為成公。(逆，迎也。黑臀，文公子，襄公弟成公也。)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將升，婦人笑於房。)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曰：燮乎，吾聞之，(燮，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

退於齊，必發諸晉國。（退，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以退怒。（得政，爲政也。）余將致敗焉，以成其怒。（致，節。）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卿。承，奉也。）乃老。（乃，皆老。）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廷辭於朝，（廷，直也。辭以屈伏國體之言，同於朝也。東方朝曰，非敢瓜之興，爲屈耳。）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也，蓋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舉之以杖，折委笄。（委，委棄。笄，簪也。）

厮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厮笄，齊山名。晉成二年，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鞌，厮笄之戰，獻子時爲司馬，將斬人以爲戮，即在可救。）郤獻子覬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言能知此，故從事不罪。）

厮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喉，短氣。）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爽。）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旌旗也。車爽旗退，鼓音遂退。）軍事集焉。（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書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受以脤器。）甲胄而效死，我之政也。（甲胄，鎧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紙以解志。（紙，遲也。）乃在井欒，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遂克齊師大敗，遂之，三周華不注之山。（周，繞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厮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燮，文子名。）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伐齊，又爲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屬也。）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晉。）

厮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厮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厮笄之役，故服而朝晉，在晉成三年。）獻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殯也。獻郤克耳之獻，如得首不得也。伐國獲君，若奉獲晉侯，是爲殞命。今齊敗，頃公不見得，非殞命也。故苗賁皇以郤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整，頓也。御人，以此報君御入之禮已者。）苗賁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趙文子冠。（文子，趙衰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初以士禮始冠。）見叔向，叔向曰：美哉！（美哉，以能見叔向大夫美哉美成人也。）曾吾聞事莊主。（莊子，趙朔之父，大夫稱下軍，樂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視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宣子，荀罃之子，荀庚。）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不見文子德所至。）見范文子，（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寵，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于芻蕘，聽謗譏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瞽矇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辭。）在列者獻詩，（列，位也。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諷也。）庶人傳語，（庶人，卑賤也。）近臣盡規，（近臣，親戚也。）瞽獻曲，（瞽，樂官也。）史獻書，（史，掌書也。）師箴，（師，少師也。）瞍賦，（瞍，無眸子者。）矇誦，（矇，有眸子者。）然後王斟酌焉。（斟酌，取捨也。）而後行之，（行之，行其政令。）而民不違。（違，違王命。）今王治政，不是過也。（過，過失。）而民有口，猶山之有足，（足，山足。）財用之所出也，猶川之有源，（源，川源。）猶土之有膏沃，（膏沃，土之肥美。）衣服之有文章，（文章，文采。）猶人之有言，（言，人之有言。）言之美惡，（美惡，善惡。）猶其文章也。（文章，文采。）美惡在言，（言，人之有言。）而興廢在人。（人，人君。）人之有言，猶風之有起，（起，風起。）人之有言，而美惡章焉，（章，明也。）猶風之有起，而高下生焉。（高下，風之高下。）人之有言，而興廢生焉。（興廢，興國廢君。）

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伯宗朝，以喜歸。（朝，朝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智辭如陽子也。）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鞅庇州犂焉。（亟，疾也。鞅，鞅鞅也。庇，覆也。州犂，伯宗子，伯州犂。）得畢陽，（畢陽，晉士。）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亟邵書弗忌，故因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犂于荊。（荊，楚也。犂奔楚爲太宰。）

（宣子，趙盾也。文子二人賢，欲其修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導，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靈公。）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

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郤犨。）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執官，大夫。）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illegible]）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不足稱述。）智子之道善矣，（道，言。）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成、宣也。覆露，宣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illegible]）得鄭憂滋長焉，用鄭。（得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諸侯俱。）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之方。賄，財也。）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行不得息。）

厲公六年伐鄭，（魯成十六年。）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illegible]）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恭王，楚莊王之子審也。東夷，楚東之夷也。）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illegible]）夫陣不違忌，一閒也。（違，避也。忌，晦也。[illegible]戰于鄢陵。）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閒也。（南夷雖在，不與陣，不欲戰。）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三閒也。（不整，雖俱陣，不齊。）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閒也。（譁，讙也。）夫眾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鬭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專其美，反己。）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曰韎。[illegible] 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見王必下奔，（下車奔走。）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襄，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事，戎事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illegible]）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閒，介也。蒙，被也。在甲冑之閒。）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肅，拜下手至地也。）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

鄢之役，晉人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為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而圖外，必內爭，盍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眾也。靖，安也。[illegible]）

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荊，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平也。）是以內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小人之刑。弊，敗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不行於大臣也。）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用刑。）刑之過也。（過，殺有過者也。）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小民也。）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刑不及大者也。）而忍於小民，（行之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徼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詎，猶豈也。偏，有一也。）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

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illegible]）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伐，自多也。其智自多其功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其嬖人。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委，棄也。[illegible]）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illegible]）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產，生也。其生害大。）

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在魯僖十五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師敗，不能整旅而入。在魯宣十二年。）箕之役，先軫不復命，（反命於君也。先軫死於狄，在魯僖三十三年。）晉國之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武子時為上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盡知。）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福，擇其重；有二禍，擇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illegible]）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也。尸，陳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財也。）於是乎國人不蠲，（蠲，潔也。不潔公所為也。）遂弒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illegible]）

鄢之役，荊壓晉軍，（[illegible]）軍吏患之，將謀。（謀所以拒。）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匄，范文子之子宣子。時為公族大夫。）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illegible]）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illegible]）苗賁皇曰：「善逃難哉。」

既退荊師於鄢，將穀，（穀，食也。傳曰：晉師三日館穀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戎馬，公車。）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佞，才也。）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庸，用也。[illegible]）君與二三臣其戒之！（[illegible]）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illegible]）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illegible]）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illegible]）

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公殺三郤，欒、中行誅，乃弑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茷。傳曰：因楚公子茷。）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時齊魯未至，晉可敗。）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晉郤至見王必下趨，故得免。）吾歸子。（子告君如此，吾令子歸楚。）發鉤告君，君告欒書。欒書曰：臣聞之。（聞之久也。）郤至欲爲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問，謂遺弓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孫周，悼公也。）君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也。）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羊五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胥之昧、夷羊五，皆厲公嬖臣也。）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勇而不義，則不爲武。）智人不詐，（詐則不爲智。）仁人不黨。（黨不仁。）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死，不欲爲亂。）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欒書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實爲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劫欒書、中行偃也。）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禦，止也。）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鯁，害也。）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弑。（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八年正月，厲公弑。）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求威，求立威也。）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智。（威行於君爲不仁，事廢不成爲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獻子見畜於趙氏。）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朔之妻，晉成公之姊，與趙嬰通。孟姬譖趙同、趙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武。）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成八年。尸，主也。）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果敢行其志。）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夫以果戾順，民不犯也。（以果敢順道而行之，故民不敢犯。）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既弑厲公，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智罃也。彘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也。）孤之及此，天也。（自引天以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以生。）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不成，謂秕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爲秕政。）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以不元見廢，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制。）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從大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下不事上。）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恐臣不承其欲，故以此言之。）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史，掌刑法之官也。）辱君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承業，奉事業也。）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定百事，謂改其事而立其官，使之各得其宜者也。）育門子，（門子，大夫之適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舊族，先君之臣。滯賞，有功未賞者也。）畢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逮，及也。）

也。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曰王父，敢不承。

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將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曰：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蕃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至于今不育，（育，長也。）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于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雞丘，於是乎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徒，使范獻子為候奄。

公譽達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貴貨而易土。予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

所云，非也。歌鐘二肆，（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凡縣鐘磬，全為肆，半為堵。）及寶鎛，（鎛，小鐘也。寶，鄭所寶也。）輅車十五乘。（輅，廣車也。傳曰：廣車、軘車淳十五乘，凡五十五乘，兵車百乘。淳，偶也。）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會于戚、會于邢丘、四年會于雞澤、九年同盟于戲、十年會于柤、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會于蕭魚。）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二三子，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何也。）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濟，渡也。河南服鄭也。）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也。）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德義之樂，謂善人在朝，聞義而行。）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也。）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彪，平公也。）

國語卷第十四

晉語八　平公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晉大夫，欒盈之黨也。范宣子殺之。）公遂逐羣賊，（卒逐與其黨也。羣賊，州賓、知起、中行喜、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之屬。知起、中行喜、州賓奔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桓叔之父。穆侯生桓叔，自桓叔以來，世有亂也。）民志不厭，禍敗無已。（厭，止也。已，止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本根，謂欒氏也。）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柯，斧柄也。所以伐木，以喻權也。閒，息也。）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權，所以有明教。）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位於國中者也。）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養也。）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偷，苟也。欲，好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誣，罔也。）欒書實覆宗，（宗，大宗也。）弒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

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近也。隱，私也。）暱於權，則民不導；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無君也，則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箴戒圖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欒盈晝入，為賊於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大戮施。（施，陳其尸也。）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羊舌鮒。其母，叔向母。）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楊食我生，（楊食我，叔向之子伯石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魯昭二十八年，晉滅羊舌氏。）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魯襄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對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

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邑。和大夫，和邑之大夫也。爭田之邑，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代父為軍尉。）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軍尉主外事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而與之，為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illegible]）問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文子。魯襄二十六年，衛寧喜殺剽而納獻公，林甫遂以戚叛晉。）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旅，客也。[illegible]）問於張老，（張老，晉大夫張孟也。[illegible]）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奚，（祁奚，晉大夫。[illegible]）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回，邪也。）內事之邪，（內，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illegible]）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張孟，張老字。）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孟，張老字。[illegible]）釋夫子而舉，（舉，動也。）是反吾子也。」（[illegible]）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魚曰：「待吾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宣子家臣。）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辨，別也。）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諮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司馬侯，叔侯也。）曰：「吾聞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二心，欲叛也。）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祁午，祁奚之子。軍尉也。）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何必爭和。）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和，平也。[illegible]）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輿為理，（子輿，士蔿也。理，士官也。）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功也。）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illegible]）及為成師，居太傅，（[illegible]）端刑法，緝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二邑。）及文子成晉、荊之盟，（[illegible]）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是以受郇、櫟。（郇、櫟，二邑。）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武子、文子[illegible]。）今既無事矣，而非和，（非，恨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illegible]）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illegible]）

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曰：（獻子，宣子之子鞅。）「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illegible]）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慢也。）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illegible]）謀於眾不以賈好，（[illegible]）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新聲，衛靈公之師延所作也。[illegible]）師曠曰：（師曠，晉主樂大師子野。）「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開，通也。）

以耀德於廣遠也。（[illegible]）風德以廣之，（[illegible]）風山川以遠之，（[illegible]）風物以聽之，（[illegible]）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illegible]）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鴳，不死，（鴳，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illegible]）以封于晉。（以射有才藝受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illegible]）君忸怩，乃趣赦之。（忸怩，慚貌。）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illegible]）無不可。」（[illegible]）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illegible]）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己，（封，厚也。）利己而忘君，別也。」（[illegible]）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鍼，秦景公之弟伯車也。在魯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員，行人之官，掌賓客也。）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illegible]）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illegible]）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晉國賴之。不集，三軍之士暴骨。（[illegible]）夫子員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illegible]）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illegible]）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illegible]）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illegible]）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illegible]）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illegible]）信不可犯，（[illegible]）忠自中，而信自身，（[illegible]）其為德也深矣，其為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抈，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illegible]）而以信覆之，荊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illegible]）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illegible]）信反必斃，（[illegible]）忠塞無用，（[illegible]）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illegible]）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illegible]）是行也，以藩為軍，（[illegible]）攀輦即利而舍，（[illegible]）候遮扞衛不行，（[illegible]）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illegible]）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宋之盟，（[illegible]）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illegible]）而裨諸侯之闕，（[illegible]）歃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illegible]）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之陽。）楚為荊蠻，（[illegible]）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

盟。（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從楚先。）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虢，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僞也。言晉使叔孫豹如會，尋宋之盟，欲以好弭兵，尊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壞盟，其背約也。）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令尹圍，楚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不予。（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得楚國。）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爲弱。）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爲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自尊寵。）若及必不避也。（以事及於卿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欲爲衛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雖居也。）自他及之何害？（何害於我。）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爲室，（室，宮也。）斲其椽而礱之，（斲，削也。礱，磨也。）張老夕焉而見之，（[illegible]）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言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密，細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石磨之也。）諸侯

礱之；（礱密石也。）大夫斲之；（不礱。）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通其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illegible]）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九原，晉墓地也。）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而爲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illegible]）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illegible]）其隨武子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聞於師。）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進賢也。）不阿而退。」（不阿隨也。）

秦后子來奔，（后子，秦景公之弟鍼也，奔在昭元年。）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道否。）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不棄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也。）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言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徒，從者。）「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忨日而㵣歲，（忨，偷也。㵣，遲也。）怠偷甚矣，（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名也。）出曰：「不可爲也。（爲，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近女，近女色也。）惑以生蠱；（惑於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非鬼神，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illegible]）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二三子，晉諸卿。）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illegible]）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文子不能以直明規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也。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也。以喻文子不久存。）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illegible]）八年之謂多矣，（已多也。）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爲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醫，官職。）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illegible]）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illegible]）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illegible]）宵靜女德以伏蠱慝，（[illegible]）今君一之，（[illegible]）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illegible]）夫文，蟲皿爲蠱，（文，字也。）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illegible]）過是，晉之殃也。」（[illegible]）是歲也，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仕於晉。）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子干，楚共王之子，公子比也，奔晉在昭元年。）叔向爲太傅，實賦祿，（[illegible]）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代文子爲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五百人爲旅，田五百頃。）上大夫，一卒之田。（百人爲卒，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鈞，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也。）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illegible]）韋藩木楗以過於朝，（[illegible]）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illegible]）能行諸侯之賄，（[illegible]）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illegible]）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成子，鄭公子國之子公孫僑子產也。）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illegible]）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人所殺鬼。厲鬼，鬼主殺。）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大政，大政也。）其何厲之有？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illegible]）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淵，羽山之淵。）實爲夏郊，（禹有天下，郊祀鯀也。）三代舉之。（[illegible]）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illegible]）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百辟，以功死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少，微也。）晉實繼之，（晉繼周主諸侯。）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illegible]）董伯爲尸，（[illegible]）五日，公見子產，（[illegible]）賜之莒鼎。（[illegible]）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illegible]）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illegible]）其宮不備其宗器，（[illegible]）宣其德行，

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遠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於弑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武子之子黶也。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也。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泰，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又有五人為大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卷第十五

晉語九　昭公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彌牟也。叔魚為贊理。叔魚，羊舌鮒也。贊，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邢侯與雍子爭田，二子，晉大夫。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雍子，亦楚之亡臣，奔晉，晉與之鄐。爭鄐田之疆界也。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雍子。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抑，枉也。斷，決也。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戮，陳尸。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鬻，賣也。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也。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回，邪也。中，平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劾捕也。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穆子，晉卿中行伯之子吳也。鼓，狄之別邑，在魯昭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無，無憾者。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貳，二心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取也。不

能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不勞師而得城。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鼓降。傅，著也。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苑支，鼓君名也。又云鳶鞮。魯昭二十二年，荀吳滅鼓，以鼓子鳶鞮歸。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僚，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夙沙釐，鼓子臣也。孥，妻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謂晉所立之君。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定，安也。而，女也。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委質，臣當委贄，委而退。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名書於策，必死於君。君有烈名，臣無叛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有叛君之臣，亦無以禁之。穆子歎而顧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言當何修德之務，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獻，獻捷也。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也。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晉卿士鞅也。聘在魯昭二十一年。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鄉，山之鄉名也。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武公名敖。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入門問諱，不學則不知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娶於范氏，董叔，晉大夫。范氏，范宣子之女，范獻子之妹。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言富必驕，已，止也。曰：欲為繫援焉。欲以為繫援，自託也。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董祁，范獻子之妹，董叔之妻。祁，范氏姓。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懸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

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鬭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趙文子之孫，景叔之子。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肸也，叔向自謂。言欲得勇士。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舒。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魏戊，梗陽大夫。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閻沒、叔寬，晉大夫閻明、叔褎。傳曰：魏戊使二子諫。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魏子。不賄，不受賄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殃，猶敗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於庭，曰：閻明、叔褎在。召之，使佐食。佐，助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厭，飽也。小人之腹，適飽則足。君子之心，亦自知止也。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多功也。下邑，晉大夫趙氏邑。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司馬，掌兵。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玄端也。委，委貌也。韠，大帶也。宰人，冢宰之官也。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

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武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鑒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絕。

衛莊公禱，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敢昭告於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父寄也。」

趙簡子田於螻，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少室周為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使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雍不為幸，吾是以懼。」

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亟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也，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國語卷第十六

鄭語

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弊、補、舟、依、[illegible]、歷、華，君之土也。

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

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

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

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

（之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興，西戎方寡於申，周衰，故戎狄強）王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奔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畀，予也）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illegible]幽王無道，無以共守）繒與西戎方將德申，（[illegible]）申、呂方強，（申、呂同姓）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厚也）王師若在，（在，在於申）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虢石父亦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illegible]）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文王。武，武王）文之祚盡，武其嗣乎。（[illegible]）武王之子，應、韓不在，（[illegible]）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illegible]）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illegible]）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illegible]）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illegible]）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即位八年）九年而王室始騷，（[illegible]）十一年而斃。（[illegible]）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illegible]）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illegible]）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illegible]）齊莊、僖於是乎小伯，（[illegible]）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illegible]）

國語卷第十七

楚語上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也。士亹，楚大夫。箴，恭王名也）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丹朱，堯子，封於丹）舜有商均，（商均，舜子，封於商）啓有五觀，（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湯有太甲，（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文王有管、蔡。（管、蔡，文王之子，周公之兄）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illegible]）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以休懼其動；（[illegible]）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illegible]）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illegible]）教之令，使訪物官；（[illegible]）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illegible]）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illegible]）

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辭也。詠，風也。謂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動行也。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勤身以勸勉也。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達也。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施，己所欲。舍，謂明之忠恕。明久長以導之信，有信然後可以長久。明度量以導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明等級以導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導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明利人以及物。明除害以導之武，除害去亂也。明精意以導之罰，精意，明斷之以情。明正德以導之賞，正德，謂不私於所賞。明齊肅以耀之臨。齊，整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傅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宣，徧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興，成也。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太子也。踐位退也。自退則敬，自退見敬。否則赧。赧，不慚也。自退則常要體。

恭王有疾，恭王，太子審也。在魯襄十三年卒。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謂敗於鄢陵之戰時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歿，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祭祀以立諡序。」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子囊，楚令尹，公子貞，王弟也。大夫曰：「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君之善事，以為其稱，不從其過行。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群蠻也。教及諸夏，為盟會主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先其善事。大夫從之。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子夕。芰，菱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人也。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諸侯猶皆譽之以為法。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少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楚大夫伍舉也。子牟，楚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罪而亡，亡，奔也。康王以為椒舉遣之。康王，恭王之子。椒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故欲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聲子，蔡大夫公孫歸生子家也。遇之於鄭，饗之以璧侑，饗，食也。以璧侑。曰：「子尚良食，尚，猶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椒舉之父伍參、聲子之父子朝。父子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主，盟主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不朽，自固也。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得歸也。椒舉降三拜，拜，謝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還見令尹子木，子木，令尹屈建也。聲子使於晉，還如楚也。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蔡出者，楚之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晉卿不及楚卿之忠正也。其大夫則賢，賢於楚大夫。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子元，楚武王之子，文王之弟王子善也。魯莊二十八年，欲蠱文夫人，三十年為鬭班所殺。

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孫啓，子元之子也。成王，文王之子頵也。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城濮之役，在魯僖二十八年。遁，退也。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先軫，中軍帥。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尹得臣也。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少與之師。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東宮、西廣，楚軍名也。諸侯之從者，叛者半矣，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玉之族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未二十也。申公子儀父為師，王子燮為傅，子儀父，申公鬭克也。燮，王子燮也。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舒，群舒也。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二帥，子孔、師崇也。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廬，楚邑。戢黎，廬大夫也。二子，公子燮及儀父也。或譖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大夫也。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繞角之役，析公謂欒書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雍子，楚大夫也。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鄢，鄢陵也。在魯成十六年。晉將遁矣，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已。中軍，王族也。若易中下，楚必歆之。歆，貪也。若合而囧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楚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三萃，上軍、下軍及新軍也。乃以三軍攻中軍也。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王，楚恭王也。呂錡射王，中其目。則雍子之為也。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生子南，子南，夏徵舒也。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

侯。在魯宣十一年。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楚大夫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在魯宣十二年。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導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椒舉娶於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罪。』又不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伍舉，椒舉也。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

服寵以爲美，(服寵，謂以是爲美)安民以爲樂，(民以安爲樂)聽德以爲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爲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也。昌，盛也。囂，譁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清濁，音聲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宴豆，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材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宋、鄭，楚二國君)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華元，宋卿。駟騑，鄭卿，子駟也)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其時務)百官煩焉，(煩爲之徵發)舉國留之，(留，治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鬚髯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封，厚也。何以爲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也，(正，長也)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師旅，帥也)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

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木也)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閒也)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攻，治也。不日，不期日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子皙，楚大夫。無宇，芋尹申無宇也)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衞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衞蒲、戚實出獻公，

宋蕭、蒙實弒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蝱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弒靈王。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

作其象而使求之，(見之，審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 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公，上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使磨厲也) 若津水，用女作舟。(喻濟津水) 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也。雨三日已上爲霖) 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以其之心比霖雨也)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言也。瞑眩，苦攻己之疾也) 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跣，不視地必傷也) 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 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乂，治也) 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 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 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出奔也) 心類德音，以德有國。(類，善也) 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衆也。誦，箴諫也。誥，告也) 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欲之，故九小) 而至於是有畿田，(方千里曰畿) 以屬諸侯，(屬，會也) 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爲政不躬親，則衆民不信) 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以其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使復語) 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願也) 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憖，悔也) 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瑱，塞耳也。犀牛角可以爲瑱，言規諫之聽，而又以規爲塞耳之瑱乎) (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荊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之亂在魯昭十三年)

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內子，卿之嫡妻也) 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願，愨也。笄，簪也) 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違共王之命，爲謚以靈) 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子夕，子木之父) 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 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魯成十六年，晉敗楚於鄢，子反醉不能見，王召子反，乃使豎獻飲，子反自殺) 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楚大夫。靈王死於乾谿，申亥以二女殉葬之) 君子曰：從而逆。(從其欲，逆其道) 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 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 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營楚國，(經，緯也) 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 其可乎？子期乃止。

國語卷第十八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昭王，楚平王之子。觀射父，楚大夫) 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 (重，少皞之後；黎，顓頊之後。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言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民，使天地相不通也) 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民若無重黎，能登天乎) 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合也)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衷，中也。一心也) 其智能上下比義，(義，宜也) 其聖能光遠宣朗，(宣，遍也。朗，明也) 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 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見鬼者也。周禮男亦曰巫)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次主，其尊卑先後) 而爲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宜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 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 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 高祖之主、(高祖，先祖之主也) 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 齊敬之勤、(齊敬，祭祀之勤也) 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 忠信之質、(質，誠也) 禋絜之服，(禋，祭祀) 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祝，太祝也) 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有名姓者)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之屬，大小也) 次主之度、(度，次主之度) 屏攝之位、(屏，并也。攝，主人之位。昭穆之位也) 壇場之所、(除地曰場) 上下之神、氏姓之出，

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

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遍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

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豬，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神頻行。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

壘，（壘，壁壘也。百壘，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冢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穆王，成王之子商臣也。成王欲廢商臣而立其弟，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縊也。）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言靈王不君，楚三軍叛之，如行人之遺棄其迹。）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魯定公四年，蔡侯、吳子伐楚，戰於柏舉，子常奔鄭。二者不與而留之三年，後與之乃得歸，與吳伐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鄖，自鄖之隨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吳人，闔閭也。成臼，津名。）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亹，楚大夫。孥，妻子也。）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墜，失也。）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兄，令尹公子申也。）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女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瓦，子常名。長，猶積也。）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悛，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楚謂司寇為司敗。）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前敗，謂柏舉之敗。）王乃見之。

吳人入楚，昭王奔鄖，（鄖，楚邑。）鄖公之弟懷將弒王，（鄖公，令尹子文之玄孫，鬬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殺鬬成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外內易行。）不為豐約舉，（豐，盛也。約，衰也。）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敵，體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也。害也。）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隨，國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均，同也。言賞罰無別，故懼。）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子期，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崇，終也。替，廢也。）與哀殯喪，（殯，塗木於殯也。）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柏舉也。）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闔廬子夫差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卹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言愛賢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謂克楚也。）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蔽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定公饗之，（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趙簡子鳴玉以相，（簡子，趙鞅也。鳴玉以相禮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言為寶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以賢為寶。）

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交好以訓辭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欲惡，好惡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徒，其名也。）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所以為弭，皮革所以為甲冑，羽毛所以為旌旄。賦，兵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玩，弄物也。）圉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禮神之玉也。）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憲，法也。）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謂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謂簡子佩。）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之子。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也。梁，楚北境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憾，恨也。偪，偪上也。）偪則懼貳。（懼則貳也。）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壽，保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恃險見誅而絕祀。）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白公也。太子建得罪奔鄭，鄭人殺之，勝在吳。）十六年。沈諸梁聞之，（沈諸梁，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使與吳境，為白公。）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

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爲己生疾害。喻好不善也。）夫誰無疾眚。（眚。猶災也。）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蔽而遠備。閉之。猶恐其至也。（籥。鍵。蔽。蔽。閉。閉也。）是之爲日惕。（惕。懼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椒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誅。椒。子干子貿。皆王族。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驕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太公之子。貝水。名。）郫歇閎職。戎懿公於囿竹。（郫。歇。閎。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爲公子時。與彌歇之父爭田。邪。及即位。乃別而囚之。而使職騶乘。書文十八年。懿公遊於申池。二子賦。公而納諸竹中。）晉長魚矯。殺三郤於絳。（長魚矯。晉大夫。三郤。錡。至。犨也。犨與矯爭田。而殺三郤於絳。）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圉人。養馬者。子般。魯閔公。太子。次。舍也。犖。矯子。子般。閔之。莊公。子般即位。次。子。慶父。公子慶父。通子。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殺子般於黨氏。在魯莊三十二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舊也。）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逃。逃辭。）子再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論議。好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聞居于蔡。（蔡。故蔡國。楚滅之。）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令尹司馬。以平楚國。就定。而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翼爲司馬。而老子期之族多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見宦。故皆爲葬之。）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夫差。太伯之後。闔廬之子。闔廬。伍子胥。孫武。皆吳人。越。姒姓也。勾踐。禹後。少康之子。無余。越平侯也。登定十四年。吳伐越。敗之。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申。越逆之。自江至于檇李。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獻謀。獻謀也。）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越子。勾踐。會稽。山名。）吳人大敗之於夫椒。（夫椒。山名。）遂入越。越子乃屈。（屈。屈辭。）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乃屈。（屈。屈辭。）吳王遂許之。未起師。（未。猶不也。）伐。（伐。擊。）人又曰。（人。吳人。）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令尹司馬。以平楚國。就定。而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翼爲司馬。而老子期之族多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見宦。故皆爲葬之。）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夫差。太伯之後。闔廬之子。闔廬。伍子胥。孫武。皆吳人。越。姒姓也。勾踐。禹後。少康之子。無余。越平侯也。登定十四年。吳伐越。敗之。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申。越逆之。自江至于檇李。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獻謀。獻謀也。）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越子。勾踐。會稽。山名。）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乃屈。（屈。屈辭。）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乃屈。（屈。屈辭。）吳王遂許之。未起師。（未。猶不也。）伐。（伐。擊。）人又曰。（人。吳人。）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令尹司馬。以平楚國。就定。而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翼爲司馬。而老子期之族多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見宦。故皆爲葬之。）

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是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邊垂，越邊邑也。）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其罪見伐也。）句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邊，邊境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殘，毀也。）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以寇讎之令令之。）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裁，制也。）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植，以草木喻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草曰刈。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質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違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而反之曰振旅。）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叛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蛇，大蛇也。）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吳盛越衰。）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其民殷眾，（殷，盛也。）以多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閒，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閒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墣，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闈，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芋尹，楚大夫。）

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師，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汶，水名也。）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眾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眾，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而吳國猶世。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長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鴺，而投之於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脩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

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𢿣我，（𢿣，擊也）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能待）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先吳先歃）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沒，終老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虞，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陣，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君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衍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

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于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今齊侯壬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敬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士之不厭。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備也。)越大夫種乃唱謀(發始為唱)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也。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今市無有也。)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吳饑。)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歸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中也。)若事幸而從我，(從我，聽我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不能會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若吳兵至，以禦兒之民臨敵。)吳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奔遂可出。(使出奔也。)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用之。)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辭，讓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所行政。)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其耆考。)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故未可用。)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奪取也。)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減也。)

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南、西、北，皆中國官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苦成、種、蠡、皋如之屬也。)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從也。)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不失，善惡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審罰則能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辯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備之備。巧，故不可攻入也。)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鐘鼓，審則進退不亂也。)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郭門。)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言也。三者不任兵事也。)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不審，謂告者計謀不足以及兵甲之事也。)及五日必審之，(欲使及五日。)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衛也。過五日，則不復出也。)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

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婦人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闔，門扇也。)去笄，側席而坐，不掃。(去笄，去飾也。側席，不正席也。)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士不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國政。外政，軍事。)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檐，屋宇也。)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誓眾也。列，士所當在。)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玉之環瑱，耳也。言莫以環瑱通行賂遺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為我禮已重矣。(言雖不去，而禮我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鬻，賣也。)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為二師。)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待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須，待命也。)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也。)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潛，默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北，古背字。軍敗奔走曰北。)

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又郊敗之，(郊，吳郊。)三戰三北，(三戰三北，謂囿、沒、郊。)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王臺，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委制於越君，謂不誅越也。)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先君，句踐父也。)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甬句東，今句章東浹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三百人，以奉侍也。)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

皆入朝。（玉，圭璧也。）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也。）

國語卷第二十

越語上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曰：（號令，呼也。）「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爲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賣貴者。）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illegible]）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illegible]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徹，達也。）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illegible]）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illegible]）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illegible]）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因命，不爲吳所擒也。）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illegible]帶甲萬人事君。）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

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孰爲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環之，不得移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言勢不兩立。）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吳之計，不可改易。）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illegible]）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illegible]）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句踐說於國人曰：（說，解也。）「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illegible]）其身親爲夫差前馬。（[illegible]）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于禦兒，（[illegible]）東至于鄞，（今鄞縣是也。）西至于姑蔑，（姑蔑，今太末是也。）廣運百里。（[illegible]）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illegible]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免，乳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illegible]）支子死，三月釋其政；（[illegible]）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其達士，絜其居，（[illegible]）美其服，（[illegible]）飽其食，（[illegible]）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illegible]）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illegible]）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illegible]）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illegible]）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illegible]）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illegible]）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illegible]）吾不欲匹夫之勇也，（[illegible]）欲其旅進旅退。（旅，俱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illegible]）是故敗吳於囿，（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

第一〇九冊
43冊

（沒，地名。）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甬，甬江；句，句章。達王出之東境也。）吾與君為二君乎？（得之者二君。）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言己早以於越王，覺盡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見也。）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宸，屋霤；宇，邊也。言當君若以屏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子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遂滅吳。

國語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勾踐三年，哀元年也。）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傾，危也。）有節事。（[illegible]）王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illegible]）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illegible]）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illegible]）盛而不驕，（[illegible]）勞而不矜其功。（[illegible]）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攻者為客。[illegible]）人事不起，弗為之始。（[illegible]）今君王未盈而溢，（[illegible]）未盈而驕，（[illegible]）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勤勞，自大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illegible]）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illegible]）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靡，損也；妨，害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illegible]）兵者，凶器也；（[illegible]）爭者，事之末也。（[illegible]）陰謀逆德，好用凶器，（[illegible]）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illegible]）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illegible]）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illegible]）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不勝，棲

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已在國，先問與人。）對曰：卑辭尊禮，（[illegible]）玩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尊之以名。（謂之天王。）如此不已，（不已，不得已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illegible]）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illegible]）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屬也；屬，付也。管籥，取鍵也。月令曰：修鍵閉，慎管籥。）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之。（[illegible]）歸及至於國，（此則魯哀五年也。）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聞修政，故問節事。）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illegible]）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illegible]）美惡皆成，以養其生。（[illegible]）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illegible]）自若以處，（[illegible]）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illegible]）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貨財曰府，米粟曰倉。）民衆殷。（殷，盛也。）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曠，空也。梯，階也。[illegible]）時將有反，事將有閒，（[illegible]）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恆，常也。）事無閒，時無反，（[illegible]）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illegible]）不亂民功，不逆天時，（[illegible]）五穀睦熟，民乃蕃滋，（[illegible]）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illegible]）德虐之行，因以為常；（[illegible]）死生因天地之刑，（[illegible]）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illegible]）是故戰勝而不報，（[illegible]）取地而不反，（[illegible]）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illegible]）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illegible]）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也；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illegible]）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illegible]）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illegible]）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illegible]）彊索者不祥，（[illegible]）得時不成，反受其殃。（[illegible]）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illegible]）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illegible]）王曰：諾。

又一年，（[illegible]）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illegible]）亂民

功。逆天時。信讒喜優。俳優倡俳。憎輔遠弼。相導爲輔矯過爲弼。聖人不出。[illegible] 忠臣解骨。[illegible] 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偸。其可乎。[illegible] 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王聞之賜屬鏤以死在魯哀十一年 對曰。逆節萌生。[illegible] 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illegible] 其事是以不成。雖受其刑。[illegible] 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 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怨之事未盡極也 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 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 今其禍新民恐。[illegible] 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堪也 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尙殆。[illegible] 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illegible] 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illegible] 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illegible] 又使之望而不得食。[illegible] 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 王姑待之。[illegible]

至於玄月。[illegible]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illegible] 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 臣故將謁之。謁請也請伐吳也 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 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

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illegible] 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贏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 天節固然。[illegible] 唯謀不遷。[illegible] 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湯武 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illegible] 無過天極。究數而止。[illegible] 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illegible] 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illegible] 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illegible]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illegible]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illegible]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illegible]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illegible] 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illegible] 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illegible] 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illegible] 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illegible] 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illegible] 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illegible] 蚤晏無

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illegible] 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illegible] 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illegible]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illegible] 使王孫雒行成於越。[illegible]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illegible] 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illegible] 得時不成。天有還形。[illegible]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illegible] 小凶則近。大凶則遠。[illegible] 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illegible] 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illegible] 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illegible] 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illegible] 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illegible]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illegible] 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illegible] 故濱於東海之陂。[illegible] 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illegible] 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illegible] 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雖然。請反辭於王。[illegible] 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illegible]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illegible] 使者辭反。[illegible] 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illegible]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illegible] 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illegible] 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illegible] 浹日而令大夫朝之。[illegible] 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illegible] 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illegible]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illegible]

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

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爲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爲祖。有未經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綫而已。前輩取勘公序本。皆謂爲勝。然省覽每病不盡。傳臨又屢失眞。終未有得其要領者。丕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鈔者。開雕以餉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闕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讎字之餘。頗涉補音。及重刻公序本。綜其得失之凡。而札記之。金壇段先生玉裁。嘗謂國語善本無逾此。其知此爲最深。今載其校語。惠氏棟閱本。借之同郡周明經錫瓚家。亦載之以表微。參管窺者。以某案別之。旁述見聞。則標姓名。諸注疏及類書援引。殊未可全據。故多從略。總如干條。爲一卷。至於勝公序本者。文句煩簡。偏旁增省。隨在皆是。既有此本。自當尋校而得。苟非難憭。不復悉數矣。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吳縣黃丕烈書。

敘

憭□矣。別本憭下不空。丕烈按。此本間附舊音。疑此亦是音。印本模糊影寫缺。則僅唯此別本者。直削宋公序本。

卷第一

耀德。段云。史記燿。丕烈案。依毛本集解也。解。梧也。補音作梧。懋正。補音作懋。解同。丕烈案。以古字改今字。宋公序之失在此。餘字悉然。解。除殞。補音作隙殞。昔我先王世

后稷。[illegible] 戎狄。[illegible] 寧。[illegible]

敦篤。[illegible] 解。奕奕前人也。[illegible] 至于武王。[illegible] 欣戴。[illegible]

解。除句內。[illegible] 解。貫實。[illegible] 解。[illegible] 而又。[illegible] 則增修。[illegible] 伯士。

帥。[illegible] 解。猶拒也。[illegible] 下乘。[illegible] 解。異姓。[illegible]

邵公。[illegible] 告曰。[illegible] 防川。[illegible] 獻曲。[illegible] 解。少師也。[illegible] 解。所敗。[illegible]

榮夷公。[illegible] 猶日。[illegible]

供給。[illegible] 稷爲大官。[illegible] 正底。[illegible] 俱蒸。[illegible] 協風。[illegible] 王耕一墢。[illegible]

解。粢盛。[illegible] 解。[illegible] 瞽師。[illegible] [illegible]

故。[illegible] 蒐狩。[illegible] 解。[illegible] 實。[illegible] 解。[illegible]

幽王二年。[illegible] 解。涇渭洛。[illegible] 民亂之。[illegible] 陰迫。[illegible] 川竭山必崩。[illegible]

解。惠王涼。[illegible] 鎮陰。[illegible] 石速。[illegible] 解。[illegible]

解。大籧。[illegible] 壺納。[illegible]

於莘。[illegible] 降之。[illegible] 辟邪。[illegible] 淫佚。[illegible] 不蠲。[illegible] 以與。[illegible] 解。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illegible] 隆。[illegible] 于鄗。[illegible] 實有。[illegible] 身。[illegible] 是實。[illegible] 臨照。[illegible] 神登。[illegible]

一逢祿。[illegible] 忌父。[illegible] 玉璧。[illegible] 以還。[illegible]

鄭芮。[illegible] 虔。[illegible] 濟來。[illegible] 解。省己。[illegible] 解。不與。[illegible] 解。中庭。[illegible] 解。躬圭六寸。[illegible]

解。其類。[illegible] 涅之。[illegible]

以導。[illegible] 解。殺子穆。在魯僖二十四年。[illegible] 朝王子。[illegible]

卷二

解。堵寇。補音作堵。丕烈案：內傳解二十四年，公子士、泄堵寇帥師。此云二十四年事也，故宋公序依內傳作泄堵寇。

解。文太子。丕烈案：太子作大子。解。嬀。補音作嬀。解。荊嬀。解。先之。

解。開地。補音作闢。解。利也。補音作利。解。緒引也。

解。原伯毛也。解。減之。

解。俛而下拜。

解。檢也。補音作撿。解。紟緇。補音作紟。而退。解。兔殖。解。何十日之內。

解。縣方十六里。

資客。解。恭王。解。櫛有。補音作櫛。

解。孟文伯歇。解。王叔。解。嫡。解。犯越。

解。敬亡。解。敦之。

卷三

韓。五補音作韓。民之。日絕。日離。疾鄭。

解。廣昔酒。

解。驕淫之非，自流放也。掩人。招□。解。放之者何也。

解。匠鄭。解。驪姬。解。不畜。解。易曰：體信。解。修義。

解。後三年。解。廢嬖公曰擁。解。水激。解。塘也。淫失。解。有愧。解。發起。

解。盤之也。路謨。淫響。有所避。解。佐解。解而流。解。須省。解。萊。解。匏。解少皞。解。公叔細類。

解。夙早。解。鄭司農云：廣當為光。故曰成。解。成。成其王命也。

解。鄭司農說周禮。解。徑寸二分。解。文曰大泉。

句。五十。解。度也。解。阜旗。汗也。

解。衡有斤兩。解。祝敬。解。中庸之德聲也。

解。姑潔也。解。姑絨。解。委柔貌。

也。解。至張十六度。解。張十六度。亂亂。解。虞以。解。是祖。

欲城周。解。檐。長劉其不。解。支柱也。少典。解。帝甲湯後五世。

卷四

莊公。聚。繁器。來代魯。懸聲。解。如懸磬也。

纘筐。二十穀。

解。菑。解。困斑。

解。冥。解。名虞弘農之閒。有城。

欲施。解。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解。於圍。

第10九冊

43B

鄒敬子。當依別本作屬

解。季他。補音作宜 解。之城。補音作建 爲戲。補音作械

解。泗在魯城北也。又曰南門。段云水經泗水西南過魯縣北注云泗水北逕二水之中夫子城 之所引也從征記曰涑側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水在城

則又曰南門四字雖廣其闕而不可從然 諸罟晉。段云濟賦文冀篇晉字 猶。段云魚篇字 罝罟籤。

氏或禮作賦稱隃郎稱徐字所群引矣也 惡夏稽。補音氏作左傳補注 鞅 罝罣籤。注補西音頁無賦引字有玉篇引字案又字有

云子上成音相獨賞下播音保亂注公引序亦乃作於禁正置文罝劇覆罝罝於遂注曰文罝罝羅當小爲罟罝也改章云異罝罝當罝爲罟罪人大當罛音 解。罝當作罛。序不誤罝罝案字爲罛

罝小網也。依注引本此解亦作罝字罝小網也 京 鄗。見段文云罝當罝字 罝。作補隨音 解。山。叔補音作所 罝少古文以爲

人多用之也 漢 解。蟣子。作補蟣音 解。蝠陶。林補作音蟣作此復蝠乃蟣之羈 罝罟。段云之云罝 無蟲。蟲補音作 于京。

書不獎烈準案傳此引宋作據京白師虎異通與夏注曰云夏韓邑詩商之曰文商是邑商周得曰解京京師師而故言章也曰書殷字京毛師詩也商京邑字異義異

卷五

晲使。補音晲作說字古間段云見毛今詩作傳說曰者見假借也亦作晲者嚴俗字也 樊。補音作樊 解。鄭司農云。段別云本作字不當有云

叔向。補音作嚮 解。鄗風。別本作鄗 今詩不見案補音作 春官案注此也周禮

解。仲惠伯之孫。叔孫仲帶也。之當作孫依別本叔仲帶也叔仲惠伯 解。自號。補音作予

解子叔之子。當作依別本 解。夾車。作補音陪乘。補音作

雍渝。補音作 解。須予。音云當作嬰案補作須 晏萊。段云當補古作晏本 解。或作猲。當爲有之人面猴身。能言。

解。中有土羊也。當依別本十字一本下羊曰段云此羊生史記有諸 解。或作猲。當爲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此不誤案公序本作不誤

羊。補音作壞 解。休雁。補音作 此名必語中今俗之本此十三字乃因此本節裁音而入章解也有則之本亦有之又一公序定之當知人非

羊。補音作壞 解。休雁。補音作曰休顧延沐閩鼎則名未詳所本

露解父。段云露路古通用字也 解。猶何譴有靈也。何段云於譴爲也

欇忏。別本作列女干傳作亦作干古字多借本字此忏字也

胙。補音作

揖臍。補音作臍字正同此本異云本亦者注曰據此及國語字當

防風氏後至。段云之名此氏字亦防風之後是也據此氏者 社稷之守者。爲公侯。段云公侯之云山說川澤之引爲此注云 防風何守也。

有別者本皆有也此推此不誤稱 爲漆姓。段云此字亦當作瀝字是其相說者謂二十一年內傳

文可古讀爲漆同讀字也 解。汪芒之氏姓也。芒當作依氏之別本姓也 在虞夏商。爲汪芒氏。爲漆防風氏在周爲長翟

孔子世家亦無爲防風氏據國語正文及章解詳此句不當有汪芒氏是別有脫出宜各依本

僬氏。外段附云親見鄭注此 僬

其長尺有咫。段云尺二寸也面咫 解。鷙鳥也。別本鷙作音出之鳥

大也。補別音本作大也 解。鵂鶹滿也。蘭補作以滿讀也大爲謂之本

爲知此則必之可見段也先生說毛詩例而不改字此爲例也

文義蓋本用字也上正 解。爲譙。補作譙音

解。無過。下當依別本此周十二地二官字文於 解。復□□除。不補空音 解。乘二百四十斗也。云別本作二百四十斗也

一匹爲一之數常一數作一百六十斗爲是依

卷六

凍餒。補音作凍餒 言。敬仲也。段云敬仲之五世孫也 嬪。姜字 蘩。公序云

解。疑釋。作當依別本 且暮。補音作暮

之亦 解。疑。解。翦。作補音 而 不蔽。 解。曰擽。

冀。子藏云 解。娶衣。 已於非。 解。百里。 解。鑰鈕。 菜。

宋作公伯序王誤也 案 而業。子發云 遂遊。子發云 守繩。 解。卿士也。

有也補下土文主事 方行。 蔽賢。子發云 解。不能也。

蔽明。子發云 有舉勇。 解。

也序 陵阜陸塊。補別本作

聰眺。補音作 解。州□十人。

解。荊之。作補音 斤斷。

有濟。子發云 解。今廣陽。 有於有宰。

則 解。今廣陽。 汶山。 反胙於絳。

石枕。補作抗 解。攄。鄭。 汶山。 解。大僭非也。

是玉 解。高奚。 多聚。 九旋。

是故諸侯歸之。 四分。 解。分散也。

解。遂又不至。 猛交。 解。

653

管子頌。子惠云管　釜。子惠云管　中牟。下惠有引管子。牡。子惠云管　示勸。子惠云管　隱五刃。子惠云管

卷七

擕民。補音作攜　解。巧佞。亞當作巧佞從鄭　宣曰。補音作宣　鄙人。補音作鄙　解。二子爲里克所殺。別本爲里克作所殺二子多殺三字　解。子與。當作

子與。別本作

曰君。別本作日君　解。疾其君也。別本作疾其君也日昔五日字也

各聚。補音作聚

解。官任。補音作任　善否。補音作否同

解。剛撓。補音作撓

甚好仁。亞當作必行之此第八卷下作爲仁和愼涉而誤云　弒。亞案此字亦借川叔曾所詳左傳一日補注　非也。別本作故云非字當故有也　以

慝。補音作慝　解。銑鉞灑。灑寒也。

卷八

曰吾。本當作日別　日得。本當作日別　發。補音作發　解。韭也。當作韭　怨君。補音作怨　解。槍。補音作槍

閎楚。補音作楚

賀大。賀惠云　國傲。補音作傲　遂於。逮惠云

解。行歌曰諾。別本作諾　平今在河東。

洒掃。補音作掃　且鎮。補音作鎮　負蓺。補音作蓺　解。壁。國土。　纓緩。補音作緩　解。馬腹　稍

也。序亞案宋公不役。別本作役

卷九

解。喪亡也。別本作喪亡也

愉居。補音作愉　其廬有徵兮。　必或知之。別本作　附之。補音作附

解。申生下軍七與大夫也。　安能殺人。別本作

旅。補音作旅

不遜。補音作遜　親見。補音作見　若無天乎。　解云。　君指。

衆皆哭。

蟣析。補音作析

卷十

將底。補音作底　解。譬貂。補音作貂　塊。

解。羿又。　

柔嘉。

解。事遂。當作遂

新脩。補音作脩　解。微蔽也。薄迫也。　所負羈。補音作羈　能。補音作能

毀五常。當作

趙夙之弟也。　

解。開也。補音作開　解。別在。別本作在　以徵。補音作徵　解。禾十車。　解。司馬法曰

進退。補音作退　不諂。補音作諂

解。解不取也。　解。嫪。補音作嫪　其得姓者十四人。

酉依。　菁茆。　　依　唯青陽與蒼林。

解。復寔。補音作寔　解。何賜。補音作賜　仰君。　解。作河。

解。史記。　解。過泰無淡交。　無爲侯。　解。甲午。爲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月。

解。己丑。爲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爲三月晦。　解。鄭地。

遽出見。補音作遽

柏。　解。大夫之加田。　解。爲家邑

宰。

解。左鄙。補音作鄙

紉。補音作紉　撍。補音作撍　是君子之言也。

其陣。補音作陳 解。叔詹伯。丕烈案此伯字衍內係同皆誤宋作叔詹 京之。補音作亨 以詹伯。丕烈案此伯字亦衍上文詹凡七見

解。猶業次也。別本作次業也段云別本是

彌惇。丕烈案宋公序補音本作彌…

蘧蒢。補音作籧篨 解。戚施瘁者。段云瘁當是瘁字之誤別本作瘁一丕烈案… 侏。丕烈案說文竹部作文云竹… 儲抶𥴩。

印浦。段云印乃卬字之誤當作卬…

卷十一

犧。公序補音作犧 …丕烈案此宋… 解。耘也。補音作耘

謂。補音作謂 解。辯祭。補音作𨐨 解。射姑。補音作射 解。鞫。補音作鞫

解。丁寧者。補音以爲此山本今脫丁二字…

喙。段云…

以整。別本作… 解。整頓也。…

解。告天也。別本作告於上帝 補音作出

瞽瞍。別本作… 解。瞽瞍也。…

卷十二

解。遂以貲見於卿大夫。…

半陣。補音作陳…

楚平。…共平 解。楚辭也。…

解。魚𩵋。補音作…

解。用知天先授音。別本作…

犇狄。補音作犇

卷十三

遽饋。本當作… 親射。補音作射 解。及雒。別本作… 元司空。別本作… 共給。補音作共 解。弁糾。補音作… 爲司徒。本當作…

括會。補音作… 膏粱之性。段云引… 解。正。… 籍偃。補音作…

復霸。補音作霸

八年之中七合。補音作…之…

卷十四

解。叔鄭。補音作… 告彪。補音作… 不厭。補音作… 解。諸。別本作…

是𨒪。補音作…

解。脅脈。補音作…

林甫。補音作… 且增也。丕烈案… 爲迎。丕烈案… 解。往

成伯。成伯生缺。缺生武子。… 緝訓。補音作緝

循詩。本當作… 循詩。本當作循…

解。屍。補音作…

損也。解。損陋也。… 必𨒪。補音作…

解。獻血。… 設弗設閭表。… 解。欒圍子。… 人在位息。… 鮮卑。…

文子曰恥。別本作…

九原。解。原當作京也。… 解。必待。別本作…

橫木。… 黃熊。… 其惑者。… 解。熊似熊。… 人殺。… 寔爲。… 百辟。…

一卒之田。…

卷十五

及斯。補音作…

帔者。…

苑支。補音作… 言於公。…

解。范姓祁名也。…

解。拯。補音作…

鄭無正。… 解。晉景公之女。…

牌。…

壯馳。… 錢。…

資𨻶。…

解。蹀。舊音作蹀。偎。補音猥，同。

頑治。當依別本作治。反丕烈案：宋本作冶，觀死顏貴冶德，庸戚爾此，胡文說，亦作又，函胡冶南反。蛾。舊音作螟。蜂。補音作蠭。

民能。補音作罷民。

卷十六

孥。舊音引說文云：孥，讀若帑。郎。史記作鄶。舊音引郎，漢書作鄶。注作鄶。鄶及丕烈案：宋本皆作鄶。解。鄶作韓。鄶。史記鄭世家作鄶，注引韓。

嘑。蔡。別本作蔡。解。鄶、蔡，古國名。

小說。丕烈案：同引郎鄶之國。

土則。

本知。

火功。當依別本作火功。成樂物生。段云：作成樂物生。解。草桑。當依別本作草桑。

大灃。淮。解。鄶。補音作鄶。

是解。當作儀。本若更君而周訓之。段云：若更而周訓之。

字音之解。頂角。當依別本作角。

注作呂萬。解。萬。

解。審悲王名也。丕烈案：此解當是譌字耳。

解。為其稱。補音作稱。解。班號。補音作頒。

椒舉。舊音作椒。

卷十七

解。驪山。補音作驪。解。腊。補音作臘。

解及則注下也。

同于。

檮而藏之。

天之命此。

九畡。

萬萬兆曰姟。

王弗是。解。是理也。

如盧我黎。

解。輕罷。

解。猶食也。

又何不來為。

二師。

兜居。

城守之木。

解。蓮。補音作蓮。

樹。

得蕘。補音作蕘。

解。窮也。

有弁。

大雅。

敦戒者。

不敢驕。

惠于小民。

解。頓蹙。

解。棘闈。

卷十八

不擢。補音作擢之儀。

氏姓之出。

解。周氏曰。

上下之神。

正重。

三苗復。

解。火當為北。

物享。

方物。

解。明神。

解。郊神。

解。則底。

解。至父。

瘠狄。

虐也。

解。楚文王之子。

解。使齊。

解。驕也。

王孫圉。

說于。

解。為珥。

解。蹙牛。

讓諱。

強忍犯義。

具水。

解。勝難。

卷十九

解。于檇。舊音作檇。

解。隨會稱。

封植。補音作殖。

憔悴。

戚然。

以伺。

仿。

解。很傲。

解。甲盾。

解。釋解也。

乃訊。

解。飴背之耆。

黎老。

以懸吾目於東門。

深潴。

晉公午。

后庸。

王孫雒。

焚其姑蔑。

先詒。

出火竈。

解。以恐。

愈產。

官師。

解。鄭司農。

農之後字誤肥胡。案左引賦作祀外傳同。解。旌鐙。當依別本作鈴鐙。補音出鈴鐙以釋鐙。解。丁寧鉦也。案以今丁寧鉦也。丕烈下文解云。鈴鐙也。故解。

案晉同。越錄。案云吳越春秋作錄次。蔚亂。案云吳越春秋作蔚自。補音自解。墨氣也。丕烈案。章解下文蔚云。蔚墨也。故解。

逆也。當依別本作暴也。補音出悖暴。凱讙。段云。此凱讙亦悖之讙。以爲過賓。段云。爲今之僞字。

解。原也。別本作原中也。段云。有中者是。侯壬。作任。補音任。答管。補音管。

明謀。作明。補音明。在戎。作任。當依別本作任戎。解。屋水。作屋。當依別本作屋外。解。昭謂之楠。當依別本作昭。補音謂之出。丕烈案。見爾雅。此本因爾雅字誤之出。而誤。解。海口。王段伯云。

厚曰。當作浯。玉烈案。段說因學紀聞。說也。補音浯。浯口。通典元和郡縣志。自幽。不。引。別本皆正作作海。非公序之舊與。解。洲也。作州。解。冬十二月。作當十。依一別本。

內丕烈案。傳文。

卷二十

要。作。補音。解。發唐江。唐。補音出。陸德明。斯小江。司丕烈所案。陸遵與宋公序本。同本。同與。夏文。曹曰。案水經。漸江水。注云。章昭。以案松。謂江。引作。浙江也。考。尚書。韓注文。夏本紀。案。江。謂。則與。公江。序。爲。三。江。同。句無。惠云。水經注。與。解。太湖。段云。丕烈案。內。水。直。末。丕烈案。惠。因。學紀聞。

出公令。

淙。丕烈案。此即音疾字。解。以屢。補音。作。解。要功徼利。補音。作。徼。

卷二十一

入宮。別本作入宮。解。隳也。補音。隳。接音。同。睦熟。舊音。作。穆。段云。作穆非。左傳。同。無道。解。盈縮。補音。作。蹙。

飯飲。補音。作。飯。惠云。說文。引作。飯。說文。並作。飯。飲。不及一飯。不及一食。樹玉曰。今本。說文。多。後人所改。案。集韻。引作。飯。說文。不及。盥。檢。玉篇。同。

剛柔以禦。別本。依作。剛。柔。以。禦。下文。剛。柔。以。面。力。決。也。案。解。

龜。補音。當音。章。作。陸。廣。韻。孔。作。陸。丕烈。召。晉。

涵。當音。章。作。陸。廣。韻。孔。作。陸。丕烈。案。疑宋公序。誤。易。舊音之。字。

國語翼解

陳瑑撰

國語翼解卷一　嘉定陳瑑撰

周語

夫兵戢而時動　解戢聚也

爾雅釋詁戢聚也說文戢藏兵也詩曰載櫜弓戈戢通作輯

尚書輯五瑞史記作揖五瑞集解引馬融云揖斂也釋詁戢

本與斂收等字同訓聚說文斂收也琢案戢本爲凡聚之義

而許君藏兵之訓戢專屬兵言義尤長左隱公四年傳云夫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觀則玩　解玩翫也

易繫辭所樂而玩者馬融曰玩貪也左昭二十六年傳玩求

無度服虔曰玩貪也韋氏於晉語注云玩偷也案貪偷聲相

近貪翫義相成故內傳云翫貨無厭說文玩弄也恢貪也春

秋傳曰恢歲而漱日翫習狎也春秋傳曰翫歲而愒日是玩

與恢翫俱通文選注玩猶愛也又云猶愛弄也翫猶恢也義

皆相因

玩則無忌　解虞懼也

爾雅釋詁虞懼也易震卦象辭虞懼百里大雅江漢徐方震

驚方言懼驚也虞懼猶震驚也

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解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遇之詩武

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也

案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韋不明言詩序而說與之合

據此亦可以破鄭漁仲謂黃初四年始行詩序之說

肆于時夷　解于於也

案此解仝依本經毛鄭爲義其云于於者錢詹事云于於兩

字義同而音稍異尚書毛詩例用于字論語例用於字唯引

詩書作于今字毋家以於屬影母于屬喻母古音無影喻之

別也

懋正其德　解懋勉也

說文懋勉也秦懋勉猶遲勉也聲並相近

皐其財求　解皐大也

書周官皐成兆民言大成也秦風驪歌孔皐言馬甚肥大也

爾雅釋地大陸曰皐言陸之大者也皆以皐爲大

纂修其緒　解纂繼也緒事也

纂續同音亦同義說文續繼也書仲虺之誥續禹舊服鄭風

載續武功皆訓續爲繼禮祭統用云纂乃祖服漢書班固敘

傳纂嘉之緒皆以纂爲續緒事也本爾雅釋詁周官宮正云

稽其功緒

奏世載德　解載成也

書乃賡載歌傳言續歌以成其義也

勤恤民隱　解恤憂也隱痛也

說文血部卹心部恤俱訓憂也郭璞如有隱憂毛傳隱痛也

禮檀弓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孟子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漢書韓安國傳此仁人之所隱也皆以隱

痛爲義

邦內甸服

解於甸服引商邦畿千里下言侯圻衛圻蠻圻夷圻綏圻俱

作圻案圻即畿左傳二十一年傳天子之地一圻言方千里

也故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曰圻父

誠不貢　解誠誠言也

說文誠相責讓也周官掌救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左

僖五年傳公使誠之杜注誠責之案誠以誠言爲正義卑讓

皆誠字之假借漢書皆讓之字作掁則卑讓亦當爲掁

帥我德行　解帥循也純專也

應王侯命鄭簡不帥敬者以告鄭注帥循也又漢書循吏傳

五年傳終仲專注亦曰專也

論衡以寬厚清淨爲天下帥注帥導也導猶循也說文導从

巾尊聲徐恒通爲常倫切後人乘作蓮足純專一發案古音

皆專字純當爲職倫切音諄則與專近純專者以同聲爲義

也

且有以禦我矣　解禦猶距也

以距訓禦爲扞拒之義距與拒通擇名姬拒也

有三女奔之　解奔不由媒氏也

周官媒氏奔者不禁義謂不禁其爲人妾也曲禮曰奔則爲

妾

女三爲粲

唐風見此粲者傳三女爲粲一妻二妾也

邵公告曰

案書召誥詩召南皆作召甘棠箋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

召旊謂邵邑名又姓出魏邵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是邵召

通用也史記白起傳周邵呂望之功亦作邵與此經同又內

傳召陵史記亦曰邵陵

吾能與謀矣　解弭止也

王篇弭止也左襄二十五年傳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注弭

止也案衛雅釋詁尼定也郭注尼止也止亦定也釋文謐音

而反顧奴殿反尼與弭音近孟子止或尼之

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　解廣平曰原下溼曰隰下平曰衍有

溉曰沃

廣平二語本爾雅釋地文說文廣平之野釋名廣平曰原

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說文隰阪下溼也溼幽溼也从水一

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釋名下溼曰隰隰襲也襲溼意

也左襄二十五年傳井衍沃注衍沃平美之地小爾雅澤之

廣者謂之衍說文沃溉灌也

脩王訓榮夷公　解夷益也

周書謚法解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左僖二十二年傳正義引作安

民好靜

夫榮夷公好專利　解專擅也

漢方記示不敢專也中庸賤而好自專皆曰專擅也左桓十

五年傳終仲專注亦曰擅也

故頌曰　解頌周頌思文也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經緯天地曰文

后稷配天亦詩序之說緯緯天地則謚法解文也

乃以其子代宣王　解戲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

案史記託始共和以前不書甲子以上世荒遠難稽也共和即後世建元之義則可以共和爲甲子紀元之所自始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

禮祭義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爲籍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爲之以供上帝之粢盛也

敦厖純固　解厖大也

左成十六年傳云民生敦厖爾雅釋詁厖大也說文厖后大也方言厖深之大也又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厖或謂之厖

古者大史順時覘土膏脈　丁佐反　膏盈　解覘視也膏厚也

爾雅釋詁覘相也郭注覘謂相視也說文覘蜀視也張衡西京賦覘往昔之遺術李善曰覘視也爾雅釋文覘又作脈亡革反釋詁又云膏厚也膏本音豆同音故同義又膏勞也釋文丁賀反廣雅膏苦也曹憲音多賀反是膏有兩音也

農祥晨正　解農祥房星也

說文房星爲民田時者故曰農祥

日月底于天廟　解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

史記天官書云營室爲清廟禮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郊學士云韋解周語謂孟春日在營室與月令同然月令於孟春言昏危中仲冬言昏東壁中不言昏營室中者營室在危東壁之間也

土乃脈發　解脈理也

說文脈血理分衰行體者玉篇亦云脈血理也

弗震弗渝　解震動也渝變也

震動本爾雅釋詁易說卦震動也上土氣震發解亦曰震動也渝變本爾雅釋言郭注謂變易鄭風羔裘舍命不渝傳亦曰渝變也釋文引舍人本渝作䙝內傳專之渝注亦曰變也

王其祗祓　解祗敬也祓齋戒祓除也

祗敬亦本爾雅釋詁說文祗敬也說文示部又有祇字从示氏聲地祇之祇而氏聲與祇祇同音故通用周不敬異又特頌長發云上帝是祗金縢曰不祗畏史記作周不敬異又特詁祗禍也說文以祇爲除惡之祭言去惡以致福也大雅生民以弗無子鄭箋弗之言祓也疏引孫炎云祓除之福周官女巫云祓除釁浴

命農大夫成戒農用　解農大夫田畯也

爾雅釋言畯農夫也郭注今之嗇夫是也案田畯亦謂之農率耳小正曰農率均田又謂之田舍月令曰命田舍東郊又謂之司嗇小雅甫田鄭箋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此經下文又謂之農正

饗告有協風至　解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

惟南天文謂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錢教授曰周語所謂協風即條風也呂氏春秋作炎風融炎聲相轉易緯通卦驗亦曰立春條風至條之言調也調即融融即和和即協服虔謂條風當生門

王乃淡之　淡之純反　淡醬醴　解淡沃也

攷工記鍾氏染羽淡而漬之鄭注淡沃也案淡本章倫反此云之純反者古音多重唇也

王耕一墢　墢徒二音

說文作墢治也一曰田土謂之墢此云二音者亦輕重唇也

百姓紀農協功　解紀謂綜理也協同也

大雅綱紀四方傳云理之爲紀說文協衆之同和也上協風

解云協和也和與同一也

陰陽分布　解明堂月令曰

錢詹事曰鄭君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璩案漢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禮記四十九篇小戴傳之劉向錄之鄭君注之其別出于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此所謂明堂月令者蓋即鄭所謂今月令也說文解字亦屢稱明堂月令蔡邕以月令爲周公所作不宜與雜書紀錄並行因旁貫互注撰爲章句然其書久佚今禮所列者乃呂覽十二紀之一也

乃命其旅曰徇　解徇行也

廣雅釋言徇巡也王侍御曰徇巡古同聲而通用左桓十三

年傳臧孫敎使徇于師宣四年傳王使巡師是徇即巡也秦誓釋文引字詁云徇今巡字說文巡視行貌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案爾雅釋天於四時祭祀之後獮搜講武之名鄭學士曰講武必順乎天時欽若授時之政所爲有事也故次乎時祭以列于釋天

乃能嫺於神而布施優裕也　解嫺記也優饒也裕綽也

嫺說優饒皆用說文爲訓裕猶優也說文裕衣物饒也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解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

案史記魯世家伯禽子考公就考公弟煬公熙煬公子幽公宰幽公弟微公子厲公擢厲公弟獻公具獻公子慎公執慎公弟是武爲伯禽之玄孫武公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被即戲名加考公故作酋微公弟懿公即位九年兄子伯御立是伯御與括非一人伯御漢書作柏御

宣王伐魯立孝公　解孝公懿公之弟稱也

案魯世家伯御即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稱立是孝公爲懿公弟韋亦同說世家以伯御爲懿公兄子似御括之子故云叔父孝公韋以括爲即伯御當別有所據

而敬事耆老　解耆頑梨也

說文耆老人面頑梨若垢从老省旨聲經訓言胡耆黃耆者

長一也

蒐于農隙　解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恡姙未著稷而取之也

田獵之在四時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爾雅周禮左傳俱同惟公羊桓四年傳云春曰蒐冬曰狩何休注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姙者蒐簡擇幼穉取其大者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遺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穉今韋氏既曰春田曰蒐矣下獮於既孟解曰秋田曰獮獮殺也狩於畢時解曰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是韋於春蒐秋獮冬狩之名與爾雅周禮左傳同而不言夏田又與公羊同也穀梁則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是名不同而亦有夏田也禮記疏引傳說逆斗極

曰夏不田故梁有其義焉 杜預左傳注云梁案擇取不孕者與公彥周禮疏云蒐搜也春時鳥獸孕乳搜擇取不孕姙者與同義又爾雅獮殺也說文獮秋田也鄭注夏官云秋田主川田中殺者多也詩疏引李巡云圍守取之無所擇也鄭注夏官云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獮殺圍守之義亦與諸家不異也

其君齊明衷正 解齊一也衷中也

中庸齊明盛服即齊一也衷本通作中衷中以聲爲義案爾雅釋言齊中也則齊與衷同也

其刑矯誣 解以詐用法曰矯加謀無罪曰誣

左昭二十六年傳云矯誣先王案矯通撟漢書武帝詔作撟服虔注云稱詐撟誣廣韻曰枉也加謀無罪言枉法也

明神不蠲 解蠲潔也

爾雅釋言蠲明也明潔也故那疏引樊光云蠲除垢濁使令清明蠲潔聲亦相近

觀其苛慝 解苛煩也

爾雅釋言苛妎也郭注煩苛者多疾妎廣韻苛政煩也

融降于崇山 解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

說文新附嵩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崧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是大徐所見韋注本有此句以是推之則韋義之傳于今者厥蓋不少也後漢郡國志潁川陽城有嵩高山注禹貢有外方山即嵩也

回祿信於聆隊 解再宿爲信聆隊地名也

爾雅釋訓有客信信言再宿也左莊四年傳再宿爲信說文聆國語曰回祿信於聆遂國

摶杌次于丕山 解過信曰次丕大邳山

過信爲次亦見左氏傳禹貢至于大伾史記作邳一作嘔

杜伯射王于鄗 解鄗鎬京也

鄗即鎬後漢郡衍傳西順豐鎬注云文王都酆武王都鎬然說文邑部酆周文王所都鄗部常山縣世祖所即位今爲高邑金鄗鎬武王所都在長安則鎬京之鎬當以从金者爲正文从邑者爲假借也

寶有爽德 解爽試也

爾雅釋言爽差也爽忒也何武也三語連文郭注皆謂用心差錯不專一邵學士云衛風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此釋之也忒與文作忒矢部忒周語云貳有爽德月令無或差貸義皆相通

丹朱憑身以儀之 解儀匹也詩云貽我儀

爾雅釋詁儀匹也郭注引詩貽我儀及國語丹朱憑身以儀之爲證書屬皇來儀郭注儀匹也大雅我儀圖之變亦云儀匹也

畢給牲玉鬯往獻瑞 解玉鬯鬯酒之主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也

攻工說畢圭尺有二寸有瓚郭注瓚之言灌也禮謂始獻酌

其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藏書士曰瓚勺也大小之度當如三臺之勺記者文互見多矣漢志瓚大於古典瑞注云瓚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 解夏書逸書也

其文今見僞古文大禹謨篇

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 解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

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

其文今見僞古文湯誥篇蘇學士曰白田王氏名應麟法實應人之言曰東萊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東萊皇甫謐輩所撰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古聖賢之格言人倫往往在是則僞何者古文有斷不可廢者案此解一爲夏書逸書一爲湯誓逸文而僞古文凝湯誥者亦王氏所云特其文氣纖弱辭意多不相連屬也

長發載除其心 解載猶拂也

前漢載解既云載除矣此云載猶拂者以聲爲義也

崇立於上帝 解崇尊也

案崇尊亦以聲近爲義崇从宗得聲錢爲事曰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猶前無有祈也解祈求也亦聲近爲義錢亦曰求本衣求字借爲求與之聲求祈聲相近故又有渠之切之音後人於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

日偕位其官 解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偕以儆其官

說文位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偕偕亞俟義皆與此經同

傳朝有著定皆與此經同

蚤起休樂 解蚤蚤勉也

說文蚤勉也亦一聲相轉大雅蚤蚤爾雅釋在蚤爾雅釋在蚤亦皆有門音借以爲蚤蚤之蚤械樸蚤蚤被王荀子富國篇引作蚤蚤其證也蚤本从文作蚤皆爲奔蚤變爲蚤又譌爲蚤古錄說文蚤蚤字亦多作蚤蚤从蟲省从酉分聲蚤从聲省从酉文聲蚤有門音轉爲蚤又轉爲蚤也

祭人殺子金子公 解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也

呂甥內傳又解張呂郤甥王肅書曰張呂郤甥字子金郤芮古通用傳引作郤芮蓋誤

子玉指所得而言也歷金玉者貴之也郤芮字子公者芮小也公大也說文芮芮草生貌徐鍇繫傳芮芮細貌潘岳西征賦芮芮於城隅李善注引說文云芮小貌皇甫謐曰芮蕊蕊小見左僖七年杜注尸子廣澤篇云公大也初郭璞注釋名公廣也廣亦大也

田廣明學子公見漢書酷吏傳

晉侯端委以入 解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

案內傳云太伯端委以治又云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周禮云弁絰端委以治凡言端委者皆玄端委貌即玄冠玄端也說以爲諸侯之祭服者玉藻曰諸侯玄端以祭鄭氏孫氏皆

讀端爲冕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神冕矣韋以爲士服者爲語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彼注云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蓋即特牲饋食禮所謂主人冠玄端是也士冠禮所謂服玄冠玄端賁見于君也則玄端委貌之即玄冠玄端爲諸侯祭服之下者而爲士服皆矣禮諸侯受爵命于王王賜之服因得以加其命數自爲之所謂神冕也今晉侯服士服以未受王命故及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云冕大冠服鷩衣語周禮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也

益儆祭 芳初校

南海羅崇齋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嘉定陳瑛撰

周語

見弟讎鬩　解鬩很也

經注鬩俱當作鬩說文鬥部文很當爲很或文很不遜从也

戴吉士曰爾雅釋言鬩恨也毛公傳小雅兄弟鬩于牆鬩很也鄭康成注周禮很毋求勝很鬩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廣雅云俗作狠若从人作很集韻音恨後漢蔡邕傳董卓自很用

杞繒山大姒

春秋左氏傳作鄫僖四年鄫子來朝注鄫國在琅邪鄫縣說文亦作鄫姒姓國在東海穀梁作繒僖十四年傳季姬及繒子遇于防史記亦作繒吳世家敗齊師於艾陵至繒注琅琊繒縣又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爲有繒氏鄫爲正字繒爲假借字

昔鬻之亡也由仲任　解鬻妘姓之國取仲任氏之女爲鬻夫人唐尚書曰鬻爲鄭武公所滅

曰知錄言妘本於五帝見於春秋昔二十二妘姓之國有鄅偪陽而不及鬻唐尚書以鬻爲鄭所滅即指春秋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鄢之鄢杜云今潁川鄢陵縣釋文於晚於建於然三音廣韻二仙收鄢云鄢陵縣名又於晚切亦作鄢去聲二十五願收鄢云地名在楚地是則路史國名紀所云楚之鄢都褒鄒之宜城也說文鄢南郡縣孝惠三年改名宜城則楚地之鄢與鄢地之鄢陵有別後漢郡國志潁川郡鄢陵春秋作鄢俗作鄢今鄢陵之鄢作鄢與郡國志同

百姓兆民　解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

書平章百姓傳曰百官族姓潘語曰越百姓里居王其以我爲戮乎

爾雅釋言戮恐也說文戮恚也

請隧焉　解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昭謂隧六隧也左僖二十五年傳云請隧惠徵士云杜依賈逵以爲王之葬禮韋昭曰隧六隧之地見周禮此可備一說瑛案賈韋之說皆是也其實並用賈義節以本經證之本經云王勞之以

地節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云云據此則晉頗係請六隧之地故王據天子規甸之制以折之然晉既請所勞之賜地而不受矣又何取乎六隧之地請隧者蓋請六隧之地周地通路爲天子之葬禮本經又云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是昔時於六隧周地以爲葬禮故王又引死生之服物以示之韋於下注云采章采色文章也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柩輅也輅則天子之葬禮曰隧者於六隧之地周地通路即用六隧之民引王柩輅非僅與地及泉隧之請韋既據周禮以六隧爲隧未嘗不兼用賈氏葬禮之說

而繒取備物　解繒聚也

案繒字之義玉篇曰退也止也備禮注曰從也孟子注曰義也無以聚爲訓者蓋國策繒于財用則匱高誘曰繒歛也蓋之反也韋以聚訓繒取相反之義爲訓猶亂訓治之例然不如依爾雅義爲長釋詁繒繒亂也注繒放舉繒皆亂也此經蓋謂晉文亂法以取備物故曰繒取說文亦本爾雅爲義云繒亂也

今將大泯其宗祊　解廟門謂之祊

說文作禀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也重文爲祊小雅祀祭于祊傳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彷徨求之門內之彷禮器設祭於室爲祊乎外注祊明日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內因名焉正義曰祊有二義一正祭時祭神於廟門內一明日繹祭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今曰廟門謂之祊蓋專指廟門之祭言之猶曰廟門之祭謂之門內外也

將蠻夷戎狄之騰越不虞

魯語釋戎狄之騰越不虞敬也

且夫豐豈有喬民哉　解喬民謂因惡之列放在荒裔者也

史記五帝本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

定王享之脩烝　解烝升也升折俎之飾也

爾雅釋詁烝進也此以雙聲爲義禮月令大飲烝正義亦云

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此經訓爲義進與升同義說文烝火氣上行也

王公立飫則有房烝　解房大俎也訓牛解其體升之房也

案古音多重唇古讀房如旁故房義亦爲旁說文房室在旁也釋名在遊曰旁玉篇旁猶側也非一方也右讀方亦重唇儀禮大射禮左右曰方注旁出也房有旁義故牛解其體曰房烝韋於下文敢設飫禮焉解曰飫半體也稱全體也故王公立飫則有房烝

夫戎狄冒沒輕儇

案輕儇猶輕賤也錢少詹曰鄭注表記儇爲可輕賤之貌蓋取儇賤聲相近冒沒猶蒙昧亦聲相近

奉其犧象　解犧尊飾以犧牛

說文犧酒器也从酉从丱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今周禮作獻尊鄭司農讀獻爲犧瑛案鄭志荅張逸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刻鳳皇之象于尊其形窈窈或有作獻字齊人之聲誤耳阮諶禮圖云犧尊飾牛先鄭禮注云犧尊飾以翡翠諸家供以飾爲義鄭志謂刻鳳皇之象而取其形窈窈亦以飾爲義證以韋氏此解益信惟王肅則云齊子尾送女有犧尊以犧牛爲尊蓋謂尊形如牛而背上負酒孟好與鄭立異故多異說

野有庾積　解庾倉穀也

說文庾倉穀也詩云曾孫之庾

案唐說韋也包咸論語注杜預左昭二年傳粟五千庾注俱云十六斗曰庾與唐尚書同誤蓋讀庾如薮以儀禮薮之宮當庾也其實庾之實當以效工記庾實一鬴爲庾鬴斗二升則庾爲二斗四升鬴十六斗也此經亦不當以庾實之多少爲義說文庾水槽也一曰倉龐屋者釋名庾裕也言益裕也蓋積之言也益裕不可稱受所以寄穀之小龐曾孫之庾傳謂積曰庾是蓋據此爲義又將營天文志天倉西南四星曰天庾積儲粟之所

俾而舂揄

案舂揄即舂粢也左宣十一年傳舂粢方言粢粢姬也注

關西兄弟姻相呼爲榮婚廣雅作姻婚謂是者遂梁傳哲謂故準云其爾存相將以榮作也

九年楚子入陳　解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也唐尚書云遂取陳以爲縣誤也

案春秋宣十一年經書丁亥楚子入陳杜以爲楚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此與崔同義然唐尚書豐未檢春秋而有此誤乎大傳則云因縣陳今縣陳矣因縣今縣者已然之詞也蓋已規責其地爲郡縣之制以夷於九縣也王闓申叔之言而著之曰反之可乎反者反其民人土地也而其已分爲縣陳之制不待反也故亦未嘗改也又案惠徵士左傳補注因縣陳云廣韻縣郡縣也釋名曰縣縣也懸也懸于鄙也古作寰楚莊王滅陳爲縣縣名自此始也是到熙亦以楚爲已縣陳矣故唐尚書云然

且其狀方上而銳下

狀之爲言陳也狀陳雙聲莊子自狀其過不狀其過言自陳不陳也史記夏本紀鯀之治水無狀索隱曰言無功狀蓋無功可陳也左傳獻狀晉令曹以罪自獻陳也古者聘問之辭書于簡牘以自陳於異國通謂之狀今諸侯之大夫聘於天子亦謂之狀玉篇狀形也又書狀

使卻至告慶于周

周禮小行人之職曰若國有福則令慶賀之注徒稱曰慶加物曰賀則慶賀天子待諸侯之禮也故晉使卻至告慶于周

晉不知乘　解乘陵也

乘食陵切乘陵同音故以陵爲義

旅力方剛　解旅衆也

旅力句本小雅北山之詩餘詩事曰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王侍御懷祖先生亦曰旅力一聲之轉耳毛傳以爲旅衆也失其義矣琢案說文呂春官曰也重文作膂云脊膂則力壯引爲本一字膂省爲旅尚書旅力既愆亦省膂作旅韋氏衆也之訓本毛傳而不得其義

兵在其頸

說文兵械也左定十年傳齊使萊人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曰土兵之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兵有五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蓋古者謂器爲兵不若後世之以卒伍爲兵也證以此經益信月令命將帥選士厲兵後世以卒伍爲兵始此

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

小醜言醜類之同等者左定四年傳云將其醜類禮學記比物醜類方言醜同也東齊曰醜侈卿則謂卿之有世祿者書周官祿不期侈是其義也

佻天之功　解佻偷也

說文亦曰佻偷也左傳曰貪天之功案佻偷貪三字皆一聲之轉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幾少詹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窮盈而

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而非天道道人道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繼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春秋易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故韋氏據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爲義太師注如師曠歌南風而知南風不競

目以定體　解體乎足也論語曰四體不勤也

案於義當引中庸動乎四體孟子猶其有四體也今引論語者以論語在前也

晉侯爽二　解爽當爲喪字之誤也

案爽喪非字之誤亦字之假耳爽喪聲相轉故義可假鄭以爽字本義言之釋言爽差也戍也詩女也不爽傳亦本爾雅爲義云差也爽二者言晉侯視與步有差或方言爽過也義亦同差或下章解特不爽解章亦云爽差也

厚味宜腊毒　解腊亟也謂若廣昔酒爲味厚者其毒亟也

鄭語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韋於彼注曰腊極也琢案極从亟聲極猶亟也又案漢書五行志味厚者腊毒注腊久也味厚者爲毒久也郊特牲猶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酒也注爲其味厚腊毒也釋文釋言腊腊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皆以久訓昔久亟以相反爲義聲亦相近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解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漢書天文志引此文志并引春秋傳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以足成其義案文見左昭元年傳杜預曰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孔氏正義曰先儒以爲雨爲木味風爲土味晦爲水味明爲火味陽爲金味而陰氣屬天不爲五味之主此杜所以不用也錢少詹曰周禮大宗伯貫疏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五行之味也鄭義太陽不變陰爲金而爲木風爲土明爲火晦爲水與春秋孔氏正義所云不同當从賈氏漢志又云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孟康曰天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合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傳天六云云本上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爲綏然則天六即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之六甲也地五即朔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之五子也數之常獵云天地之道畢蓋十一乃五六之合爲天地生成之常數也

文王質文　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

楚詞惜誦惑情質之不信兮王逸注質性也淮南說林少自其質本解質直而案橫高誘注如注亦云質性也禮器增美質鄉注亦云質猶性也質性有文德謂生知安行也一說質本也質文謂有本有文也易繫辭以爲質也虞注質本也

過乾之否　解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

惠後志左傳僖注王充曰卜曰逢欲曰遇尚書金縢曰乃逢

是吉今尚書作并之字緩訓變漢高祖碑邦荀悅曰之字國惠活諸盈之字亦此訓琢案說文遇逢也逢遇也二字相轉注史記魯世家乃見魯遇吉左傳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是卜筮皆可曰遇說文之出也有變遷義惠說是

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解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焉君也乾下變而爲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

琢案韋氏解蓋迂曲音次王映江曰配謂坤爲乾匹也周天子乾也魯諸侯坤也以坤配乾有得魯國之象然君魯以配周者一人而已三爻變隨以配上卦之乾則魯國非一人所得

本書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某爲巫史民瀆齊盟神無降福災荐臻顓頊受之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及夏商之季

稱名叔父之弟曰季父季炎也甲乙之次癸最下季亦然也

王侍御曰凡言季稱末之義也

或在畎畝　解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爲畎百步爲畝

昭謂下曰畎高曰畝畝壟也書曰異畝同穎

案賈說本考工記匠人又漢書食貨志亦云后稷始別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書舜畎畎距川傳云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步百爲畝則司馬法之文也韋說則本爾雅爲

義釋上如畝畝上邪注上有隴界如田畝高曰畝則下曰畎

矣乾鑿度聖人畎流大道謂疏通流注者皆曰畎故下曰畎也蓋賈以散文言韋以對文言也異畝同穎則書歸禾序文

許叔重於說文曰部旻稱旻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今書無此文見書傳錢詹事謂許君往取經師之說爲經之正文今韋氏以書序爲書曰正同許例詳於目部相下引易曰觀者云云亦觀易家之文也

由欲靖民也　解靖治也

詩小雅俾予靖之傳靖治也案靜治聲也故韋於上文始基靖民既解曰靖安也而於此復列以聲爲義

民之憲言

爾雅釋詁昭光也郭注引詩學有緝熙于光明邵學士引此經及韋解而申之曰鄭康成虞翻俱以熙爲光古者光[illegible]字通用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說作流釋光故經言三[illegible]

桃充也戴吉士謂桃即橫案記號以立桃動注橫充也孔子閒居篇以橫於天下鄭注亦曰橫充也堯典古本必有作橫

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後漢書馮異傳橫被四表太玄四西鄭賦橫被六合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高誘淮南子橫讀曰桄

讀桃車之桃是漢人橫桃通用也先大夫曰服經音義卷十四作桃古文橫橫二形聲類作軻車下橫木也璩案說文引詩兕觥作兕觵釋名回毛在青圜虛釋文廣音光

室家之壼　解壼梱也

周禮天官之屬有內饔外饔

其他彌章　解彌終也言見禍亂之戒不恐懼循省也

詩誕彌厥月傳彌終也循省當作修省

至于今未弭　解弭止也

玉篇弭止也春秋襄二十五年傳兵其少弭矣杜注亦云弭止也

西少光王室　解少稍裁也

裁有節省之義與少義相因又裁通纔廣韻纔僅也亦少寡之義也呂氏春秋長見篇至於鄒存高訪注觀裁也漢書蓋伸舒傳注僅少也顏師古曰少也

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　解黎九黎苗三苗

禮內則五帝之言五帝之養氣體而不乞言

身資除諸　解資懼也

五成十四年傳云大夫闕之無不登懼璩案段大令曰懼从雙省聲說文懼懼也引春秋傳曰驪氏懼今作雙廣韻引作驪氏懼先大夫曰昭六年傳雙之以行漢書引作懼衆經音義蓋古文疏懼懼三形說文心部又有惶驚也讀若懼

重之不以殺　解殺減也

說文殺相雜錯也漢書董仲舒傳賢不肖混殺蓋古者負蔬之者止作負說文負咬也殺亂之殺从殳作殺其从水作淆以爲混淆之義者則字之誤孟也廣雅殺亂也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　解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而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也

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解言昊天有所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勉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

自詩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樂歌文王受天命成其爲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解於成其王功非謂成王身特詩言之者以下文有是遵成王之德也解曰是詩遵文武能成其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云云恐誤認成王之功爲成王論也然宋儒即據是遵成王之德三語定昊天有成命爲祀成王之詩蓋罕見及之

熙廣也　解鄭司農云廣當爲光虞亦如之

爾雅宮中衖謂之壼說文壼宮中道从亞象宮垣巷上之形

梱門橛也壼梱義微別此同聲爲訓

膺保明德　解膺抱也

說文膺胸也胸膺也故即以懷抱爲義書曰保抱攜持

以緝熙于人者　解緝同也

廣雅釋詁揖同也王侍御曰揖與緝同方言揖絹同也宋衛之間曰絹或曰揖

關石和鈞　解關門關之征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

珠案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橫衡字異義同古衡多通用則以後說爲長關訓衡則石與鈞爲對文漢書鈞者均也權物鈞重萬一千

施其氣陰化其物者皆得成就平均也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蓋石與鈞皆量度之名故當關之和之關衡也衡平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

數澤肆既　解肆極也既盡也

爾雅釋言肆力也郭注肆極力說文訓肆爲深肆極也廣雅釋詁既盡也案肆既極三字聲俱相近下文其竭也無日矣解竭盡也則竭極亦字異義同

而爲潢汙也　解大曰潢小曰汙

說文潢積水也洿濁水不流也一曰窳下也水積則大下則小故韋氏云然案潢汙聲相轉故義相因

而翳其人也　解翳猶屏也一曰翳滅也

方言翳掩也廣雅釋詁翳障也韋於楚語解亦曰障也廣雅翳隱也蔽也義皆與屏相近又廣雅隱翳也王侍御曰短牆謂之隱屏

風謂之依其義一也璩案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

葦山林翳荟者蔡武帝注云翳蔭者可屏風之處也此以屏訓翳之明證其云一曰翳滅也亦見廣雅釋詁夷滅也翳與

依夷皆同音

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　解清濁律中之變黃鍾爲宮則濁

五聲之用益以二變爲七音其下林徵曰變徵高於清宮曰變宮七音相生之次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七音清濁之次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而八十四聲旋宮之法則以七音相生爲次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次則大呂爲宮又次則太簇爲宮夾鍾爲宮姑洗爲宮仲呂爲宮蕤賓爲宮林鍾爲宮夷則爲宮南呂爲宮則六呂爲角矣又次則無射爲宮應鍾爲宮而八十四聲旋矣夫南呂爲宮承乎夷則爲宮夷則爲宮而黃鍾爲角南呂爲宮而大呂爲角則大呂之角實承乎黃鍾之宮也故曰大呂爲角則清也又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黃鍾之宮聲之本也清濁之次也音律篇曰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

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蕤賓爲上爲七者以半律上生爲下爲五者以全律下生也江氏永曰黃鍾生林鍾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上生則黃鍾之宮位平清濁之間在其前者有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五全律爲濁而下生乎清在其後者有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六半律而上生乎濁也是則清濁之間本是黃鍾之宮而大呂次黃鍾之後故章以黃鍾大呂分清濁也

律度量衡於是平生

書曰同律度量衡案攷工記栗氏爲量權之準之量之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方氏希原曰此器實兼律度量衡方尺深尺則度也實一龠則量也重一鈞則衡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也內方外圓則方圓橫少廣旁要之理具而具也古人制一器而法度咸備者以其由黃鍾所生也

聲以和樂律以平聲　解賈侍中云律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

此六十律旋宮之法也淮南子曰戊子爲黃鍾之宮庚子爲無射之商壬子爲夷則之角甲子爲仲呂之徵丙子爲夾鍾之羽黃鍾爲宮則在戊子若黃鍾爲商則在庚子爲角則在壬子爲徵則在甲子爲羽則在丙子黃鍾爲五子五子爲五聲也

樂之椌楬　解椌謂爲之孔也

儀禮鄉飲酒二人皆左何註後首挎越注椌瑟下孔也而行之以逐八風　解東北曰艮爲貂爲融風

案八風詳見淮南天文訓許叔重注亦備詳八卦方位及八音之器惟融風淮南作條風許注曰艮卦之風一名爲笙也

鐵教授曰史記律書云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北曰炎風高誘曰炎風即氣所生一曰融風是條風即炎風融炎聲相轉

瑣翁詔詩無若火於鐵鋸史記作庸庸　條者調也調即融矣周語云立春條風至宋均書舍有協風至亦即此風也易通卦驗云立春條風者條建萬物之風是也樂記云艮主立春樂用塤注云條風者條建萬物之風是也樂記云艮主立春樂用塤此州笙者服虔左氏傳注艮音貌其風融貌即笙

且民所曹好　解曹羣也

詩公劉乃造其曹傳曹羣也史記平準書分曹循行郡國注曹羣也楚辭招魂分曹並進注曹耦也義皆相近

爾老耄矣　解八十曰耄

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錢詹事曰陸德明釋文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耋禮記古本也毛傳說文及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曲禮爲義漢人說耄服虔馬融曰七十何休曰六十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瑑案耄亦當主曲禮九十爲義說文亦云年九十曰耄即耄釋名云七十今摩云八十義亦各異要當以九十爲正也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解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後漢律厤志冬夏至陳八音聽五均注均長七尺繫以絲以節樂音

古之神瞽　解死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解本周官大司樂文禮明堂瞽宗殷學也注樂師瞽矇之所宗故謂之瞽宗

天之道也　解天之大數不過十二

案數不過十二故甲乙之幹十寅卯之枝十二地以承天也

漢志歲中十二以三統兼四時周官鞮鞻氏十有二歲十有二月皆其義也

夫六中之色也篇　解十一月云云

漢書天文志云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兩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皆參天兩地之法也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三而六參兩之義也

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解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

案十一月陽氣動于黃泉入地中八寸一分故制爲陽律之首候之而其管長九寸以九自乘之得八十一蓋由十月陽氣窮于地上迫地面四寸十分故以應鍾條之而應鍾之數四十二以四十二較八十一不及者三十九則此三十九者

減應鍾本律三外爲十一月律氣應之限其應鍾之四十二分居十月十一月之間即陽氣從下而藏也蓋十一月之律八十一減五爲大呂此陽氣之縣長也自後每月減四至仲呂則減三爲蕤賓所長微矣自蕤賓以後月減三分至應鍾極月又減三分而陽氣復萌矣

四間林鍾　解六月林鍾坤初六也

案六律首十一月以十一月之律爲乾初九由是而正月九二三月九三五月九四七月九五九月上九乾貞於子也六呂首六月以六月之律爲坤初六由是而八月六二十月六三十二月六四二月六五四月上六坤貞於未也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解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歲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錢詹事曰此周人推步事必無差忒以三統術推之得是歲積次四百十五定次七起壬戌算外歲在鶉火又以六十除積次餘五十五起丙子算外太歲在辛未他書或云己卯或云辛卯皆非也又推得是歲殷十一月辛酉朔其月二十八日得戊子卦或是也蓋調距統首積日一十九萬二百六十四也瑑案以積日通爲一千五百四十二萬三百八十四分如月法而一得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二不盈月法者餘數二千一百二十以月法乘積月以日法除之得一十九萬二百三十七日以六十除之得三千一百七十六餘三十七故錢氏以爲殷十一月辛酉朔小餘六十七又以日法除不盈月

晉語

小賜不成　解成猶也

莊子知北遊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　解桷柱也唐云桷榱頭也昭謂桷一名榱

說文柱楹也楹柱也轉相爲訓桷榱也榱方曰桷榱榱也榱秦謂之榱齊魯謂之桷蓋榱桷之名方俗語各異故韋云一名又以今北土所云足成之郡學士曰釋名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榱榱傳也相傳次而布名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榱榱傳也相傳次而布

列也或謂之榱在梠旁下列椽爲桷也舊藏引沈旋珠案韓詩之子集注云椽俗名桷周人名榱本於說文也漢六四云或得其桷虞翻云桷榱也方者謂之桷又數案別桓宮桷釋文云方曰桷圓曰榱是桷與榱有方圓之異總名爲榱耳珠又案唐說本孟子榱題數尺題頭聲相近

言屬從美之　解屬連也

案屬之訓連義屬如蜀也經傳蜀訓連從朮或從禾廣韻從朮或從禾廣韻

從衣蜀屬一聲之轉論語多見其不知是也何焯曰連足自見其不知是亦蜀多聲相近而訓多爲連蜀屬如蜀矣唐

雖蜀連也侍御引詩亦蜀以與傳蜀連也以蜀之蜀從朮

音支

國有大德重而告饑古之制也辰也備則辰請如齊

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惠棟曰凡稱禮皆周制也周書糴匡篇年饑穀不足君親巡方觀

參告糴於外傳臧文仲曰鳥出告糴古之制也

文仲以璧圭　解璧圭祿璧之圭長尺二寸有瑑

案璧說文作瑞圭尺二寸有瑑以詞宗廟者也从玉瑞聲從

瑞事曰瑞即祿圭尺有二寸之祿句見攷工記春官典瑞注璧圭瑞璧經傳璧圭瑞璧

訓祿圭即璧圭瑞即璧圭之璧其攷工記祿圭尺有二寸有

瑑以記瑞注祿之言瀧也祿謂始獻酌奠也瑑如盤其柄用

圭有流前注蔡吉士曰瑑勺也珠又案祿或作渌或作渌古

亂反瑞與璧文異義同祿與瀧文異音同

天災流行戾于弊邑　解戾至也

詩大雅蓋爲戾天禮祭義鳳戾以食之傳注俱以戾至爲義

然此經當以罪戾爲義下獲戾解曰戾罪也

饑馑荐降　解荐重也降下也

爾雅釋天仍饑爲荐大雅雲漢饑饉荐臻傳荐重也釋言荐

再也小爾雅荐重也廣韻荐仍也義皆相因降下也本爾雅

釋言文邵學士曰穀梁莊三十一年傳云降猶下也義與云

趨降二女于溈汭史記作趨下二女于溈汭

民無饑卒　解饑病也幾近也卒盡也

說文饑餓也徐鉉謂羊王給勝以餓爲病故从羊又云殣者

蓋饑病也幾近也爾雅釋詁文邵學士據左襄二十一年傳

楚不及十年文以爲義卒盡也亦見釋詁郭云舞射讎卒猶

與是其義也珠案釋言又云卒既也穀梁桓三年傳云既者

盡也廣雅釋詁既盡也

以紓執事　解紓緩也

小雅彼交匪紓傳紓緩也左氏成二年傳云以紓其難說文

紓緩也爾雅釋言紓緩也紓紓古通用

無貪夜乙喜　解乙喜晉大夫

漢碑有晉相乙瑛疑是乙喜之後

室如懸磬　解懸磬言魯府藏空虛如懸磬也懸面聲字

左氏僖二十六年傳作磬釋文云磬亦作罄韋也珠案磬

雖蜀連也侍御引詩亦蜀以與傳蜀連也以蜀之蜀從朮

同聲通用釋名磬罄也其聲罄罄然蓋即論語之硜硜也磬

之古文爲聲從殳之字亦通說文罄缶中空也詩曰缶罄中空也

罄空也詩曰瓶之罄矣蓋許所見詩作罄又作空也玉

篇空之重文爲罄

貨之以懷姓　解貨信也

廣韻貨信也小爾雅同又漢書張釋之傳具以貨言作貨說

也蜀與信義相近珠案周禮之貨別春秋傳之貨子大夫皆

取貨信之義

其亦使能從而釋之　解釋置也

說文捨釋也廣韻釋捨也釋捨一聲之轉故以捨置之義爲

解經與捨俱省作舍

使豎知之　解鴆鳥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飲之讀而斃之

說文鴆毒鳥也一名運日淮南修務訓暉日知晏高誘注暉

日楚鳥也山海經中山經女几之山其鳥多鴆廣韻引廣志

云鴆鳥大如鴨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蛇蝮雄名運日

雌名陰諸廣雅釋鳥鴆鳥其雄謂之運日其雌謂之陰諸王

氏曰得攷諸書言鴆鳥別名運日多矣不以雌雄異名也史

記集解引左傳服虔注王逸離騷注皆云運日劉逵吳都賦

注作雲日御覽引吳書本草運日耳非謂其雄也作暉者運

之同聲也作鴆作雲皆音同相假

其次用鍾巫　解鍾鍾刑也巫祭刑也秦刑之刑當是刑字之誤

漢書刑法志作鍾鑿注鍾膊刑也師古曰鍾鍾主膊也巫

祭刑也秦設巫字與音同廣韻十九鍾二文連膊並讀在各

切韻茲正文巫爲假借

行玉二十穀　解穀玉曰穀

說文本作珏云二玉相合也重文爲穀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　解解割也

說文解判也判分也玉篇判分散也廣雅解散也蓋以解割

爲義蓋用王制不敬者君制以地周官大司馬辨蒐民散則

制之之義所以結晉之罪晉之伯也下云解有肇之地以分

諸侯是也

故解有肇之地以分諸侯　解有肇謂不離文公也肇謂也

左僖二十三年傳云謂其餘不忘舊勳也士云謀文作肇韋云并

舊也从肉并聲論衡作恍惚無大夫曰陸德明釋文肇音下

引說文肇兆也并也聲陸所見左傳本从骨作肇說文無

之作毛考詩後人因今本左傳以改釋文耳珠案今明道本

國語亦解作亦从骨誤說文無

弊有蒙　解蒙光也

經傳凡言有蒙者如左氏傳蒙有蒙史記平斯傳蒙大功者

在因瑕蒙垢之皆取蒙蔽之義蒙蒙者蒙冠之蒙也

如蒙冠蒙車中之蒙蒙之武庫蒙同則蒙以光訓蒙者蒙

取蒙蒙之義周官鍾氏說文光約蒙光也蒙文光約蒙光也蒙者以爲蒙光之

光約之常蒙恐其光之不合是耳然則蒙蒙者蒙光也故韋

以爰爲兆

海鳥曰爰居　解爰居雜縣也

爰居雜縣見衛雅釋鳥郭注國語曰海鳥爰居漢元帝時瑕邱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釋文引李巡云爰居海鳥也樊光曰似鳳皇急就謂之棄風又莊子至樂篇有海鳥至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云云羣學士曰因魯祭爰居而相傳爲此說也釋文引司馬彪云爰居舉頭高八尺案玉篇作鵗鵗廣韻作鵗居非

越蔑蔑孫之爲政也　解越迂也

史記孟軻傳迂遠而闊于事情案迂闊即迂越也禮運越席皆讀越爲闊越闊是韻字

夫祀國之大節也　一節

案此經文義與小戴記祭法篇略有異同戴吉士曰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堯殷人禘嚳嚳在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事而可蒙昧其間乎

使書以爲三篋　解篋簡書也三篋三卿卿一通也謂司徒司馬司空也

案篋策冊三字通用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鄭注簡記策書也孔沖遠左傳正義云簡札牒舉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謂之策蔡邕謂簡古制長尺四寸或制尺短者半之此經不以單札連編及尺寸言小雅出車畏此簡書傳云簡書戒命也此韋義所本也又案嚳之命卿春秋於莊元年書單伯左氏以爲周大夫公羊以爲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東門氏臧氏失官三卿爲三家世職故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　解弛毀也宅有司所居也

史記河渠書延道弛兮離宮流注河道皆弛毀爾雅釋言居宅也堯宅嵎夷史記作居嵎夷孫案所居之位皆曰宅尚書僅宅百揆是也朝廷治事處曰官玉藻在官言官是也則官

如今之衙署宅則有職事之臣世居之室故曰有司所居左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　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享獻物也

爾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周官大宗伯曰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春秋繁露四祭篇云四祭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是諸書皆以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爲四祭詩曰禴祠烝嘗是也今曰夏祭曰禘者本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之文也鄭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史記孟軻傳迂遠而闊于事情案迂闊即迂越也禮運越席皆讀越爲闊越闊是韻字

名春曰祠詩天保疏云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祠蓋祠禴烝嘗之名周公制禮所改也其曰春祭曰享者於古無徵孫案四祭皆曰享周官以祠以禴以嘗以烝皆曰享可證韋意亦不定以享爲春祭之名因經文嘗禘烝享連文而順秋嘗夏禘冬烝之文以爲言曰春祭曰享耳故於嘗禘烝無說而於享特著享獻物也句以申明其意又案解曰賈唐二君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宜以爲辭也致君之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也此經非釋祭也故韋不及辨別殷祭周祭而本王制以解之既本王制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句有明文致胙爲君祭非私祭明矣

爲享獻韋氏特著享獻物也四字疑古者春祭曰祠以曰享也

烝將膰傳公　解膰升也賈待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爲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唐尚書云烝祭也昭謂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禘祭先君於太廟升僖公是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祀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爲備傳曰大事者禘祭也殷禮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

惠徵士云古文左氏說曰膰登也登僖公於閔公上逆祀也案登升同義說文枏之重文爲揔孫案章氏不用賈氏依左氏及公羊爲義蓋周制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禴於太廟

謂之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是也禮記疏引禘祫志云春秋僖二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於羣廟僖公宜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閔以二年吉禘故左氏曰速也自閔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公羊文二年傳何休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又公羊文二年傳何休云殷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其在左氏古文家說大事於太廟之義則曰太廟周公之廟實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韋又言四時之祭烝爲備者太平御覽引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何休云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是則烝極備物以行祫祭也膰者何升也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也皆公羊文二年傳文也

其天札也

左昭二年傳云民不天札故韋以唐未名曰天之義爲失之既其葬也

案既暨同旨此處既義當爲暨及也說文既小食也讀爲餼暨作泉經傳俱作既如字暨

茨煙徹于上　解徹達也

說文徹通也廣韻徹通也達也又左傳徹七札焉注發達七札也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解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

漢書天文志元枵中危初大寒終于危十五度諏訾中營室十四度營室終於奎四度錢詹事曰古以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一月中節夏小正正月啟蟄春秋傳啟蟄而郊社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攷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鄭云啟蟄孟春之中也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皆其證也李經緯立春十五日爲雨水十五日爲驚蟄緯書出于東漢則先雨水後驚蟄亦其時所改矣今此經及解俱以啟蟄爲正月中也

耳

於是乎講眾罶　解講習也罶漁網罶笱也

爾雅釋器魚罟謂之罶郭注最大罟也說文罶曲梁寡婦之笱謂之罶郭注毛詩傳曰罶曲梁也說文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罩文爲罩春秋國語曰講罶罩章以習訓講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左氏隱五年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是其義也王侍御曰講讀爲構小雅四月箋曰構猶合集也史記項羽紀葉已講解漢書作媾韓世家將西購於秦剌客傳北購於單于韓策燕策並作講甘茂傳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鄒氏講讀爲媾韓非內儲說曰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又因請爲魏王構之構魏策今

我講雖於秦即構難左傳十五年傳注構虛而不絕釋文構作媾皆其證也據此則說文作講者疑是構之誤

取名魚登川禽　解名魚大魚也川禽鼈屬之屬

案魚種善變論衡無形篇云水潦降不獻魚鼈蓋雨水暴下蟲蛇化爲魚鼈雖本眞暫變之蟲臣子誠愼不敢獻故爾雅釋魚一篇於小大之異名晰而別其種類之異若以大魚爲義者謂魚之大者可以辨名乃敢奮之寢廟也又爾雅釋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郭學士通而爲說鳥鳥名獸獸可名禽引據韋氏此注是水族亦乃禽也琢案鄭康成周禮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此經下文云鳥獸孕水蟲成獸於是乎禁罝罘罻則登川禽者韋以未孕者也韋以蟲爲義者言其登取以時也周官禮春獻鼈蜃是也

稽魚鼈以爲夏犒　解犒乾也今本稿字解似作犒

案犒當爲槁其作犒者錢詹事謂軍師共犒牛以師枯槁故饋之餉本从木後人因犒牛字妄改爲牛旁張謙中以錫爲犒說本玉篇然不足信韋云犒乾者曲禮棄魚曰商祭者藁乾也是也王制所謂乾豆也

於是禁罝罘罻罛設穽鄂　解罛小網也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設獸也解罛當作罛疑罛之誤今本經文無罛字

說文罝罘蓋魚罟也罷罝罛也疑罷可單稱罝必連罷爲名故韋止爲罷義穽陷也亦見說文垂文爲穽中唐書樓陷阱正義據謂柞梏也莊子胠篋揭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

亂于澤左思吳都賦峭格周施案格鄂一聲之轉

山不槎蘖　解槎斫也以株生曰蘖

說文槎衰斫也橛伐木餘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巖櫱文爲蘖又爲不說文槎下引春秋傳曰山木不槎宋本說文無木字據曰春秋三傳無此文此必引國語也不槎其蘖古文作不故譌爲木又倒字耳

魚禁鯉鮪　解鯉魚子也鮪未成魚也

爾雅釋魚鯉魚子郭注凡魚之子總名鯉秦古者音鯉鯉聲近義同齊風其魚魴鰥鄭箋鰥魚子也又內則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鯉鯉魚子或作鰥也

蟲舍蚳蝝　解蚳蟻子也可以爲醢蝝蝗也可以食

說文蚳蟻子也周禮有蚳醢讀若祁爾雅釋蟲蝝蝗郭注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說文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漢書五行志以蝝爲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孔穎達曰劉說非也又祭統陸產之醢鄭注云蚳蝝之屬故韋以爲可食

又行罣罟

罣疑罝之誤今本作網罟

子叔聲伯如晉　解郤犨之妻聲伯之外妹也

聲伯之母出而嫁齊之管于奚生一男一女聲伯以外妹嫁施孝叔又奪以與郤犨事見左氏成十一年傳

夫君人者其威大矣

案此以聲見義也古音君威同聲說文君从尹君聲讀若威又稱漢律婦告威姑蓋即爾雅所謂君姑也

馬蘥不過稂莠　解蘥株也稂童稂也莠草似稷無實也

說文蘥食馬穀也經傳俱作秣爾雅釋草稂童粱郭注稂莠類也說文莠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莠或作稂詩風淫彼苞稂傳亦云童粱疏引陸璣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別數然謂之童粱琢案粱稂一聲之轉說文又云莠者禾粟下揚生莠又詩疏引鄭志韋曜問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邵學士曰狗尾草所在有之狀誠似稷而不結實蓋驕增之地雨暘不時人力不齊禾不能成實則爲稂與莠俱無實而其稃內俱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雞又以飼馬蓋語所謂馬穀不過稂莠也

今伶蒐詠歌及鹿鳴之三

戴吉士曰凡樂器吹者近堂擊者遠堂竽笙塤篪簫管衡於堂吹者執之以吹位當在階前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糠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蓋自擊拊之後瞽乃歌故曰令奏鼓朄奏詩奏管爲一事故管也今云伶蒐詠歌及鹿鳴之三疑合歌詩奏管爲一事故韋亦云樂人以奮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故不拜教

詢度咨周謀也見爾雅釋詁郭注國語曰詢於八虞咨於二虞度於閎夭謀於南宮諏於蔡原餘皆見詩邵學士曰左氏襄四年傳說此皇皇之詩毛公作傳悉本以爲義郭氏不引詩而引國語者欲見詢度咨周之義經傳皆同不獨毛詩爲然也今韋氏於此經本左傳爲義而於晉語則本爾雅爲義不稱爾雅亦以其義之無不同也

忠信篤周

論語太甲曰周有終傳云周忠信有終也論語君子周而不比鄭曰忠信篤則阿黨爲比左傳正義引作孔曰

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解不裁於人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

何晏論語集解曰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錢詹事曰詳其文義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春秋外傳叔譽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是也匏甘匏苦匏可食琢案小雅瓠葉之亨之匏不可食注云瓠葉謂瓠葉少時可爲羹又可煮至八月葉即苦是匏亦可食也故叔譽以爲不材然以匏爲笙備八音之一詩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爲飲器不獨中流失舟有千金之利也

魯人以莒人先濟　解能東西之曰以

左氏傳二十六年傳曰能左右之曰以案東西猶左右也前後以南北言左右以東西言記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

追而與之璽書　解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說文璽王者印也玉篇璽天子諸侯印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亦記此事孔疏謂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案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後漢書輿服志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

之聖皇帝信聖天子之聖天子信聖是秦漢以後惟至尊稱聖故韋曰古者

于之隸也　解隸役也

僕隸既夕隸人涅厠鄭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晉語其爲隸農也彼注云隸今之徒也

有執戈之前吾畢之

易曰故惑之或之者疑之也

殺郤敖而代之

楚人謂未成君者爲敖左氏莊十四年傳云生堵敖昭元年傳云葬王於郟謂之郟敖即此經事十三年傳云葬子敖於訾梁謂之訾敖

以會大事　解大事盟也

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會盟必有司徒放云盟

日中不出　解日中早至日中也

詩簡兮云日之方中日知錄云左氏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日中者午也自夜半子至人定亥皆不養　攷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入日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餔蓋左氏傳言日中如宣公十二年傳云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曰初駕詩鄭箋駕也曰日中曰昏是三分日而日中爲中也是猶禮文王世子篇云雞初鳴及日中及莫亦

一日三分而以日中爲中也

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　解壓笮也

說文笮迫也在瓦之下椽上韋氏意蓋言棟折榱崩吾懼爲瓦下椽上之笮耳故以笮訓壓孫案檀弓云樂木其壞乎說文壓從壓也壓文次壞字云敗也亦一義也又字書訓笮爲榨狹壓同者故壓訓笮

信抑明矣　解明快也

明缺以同者爲義說文缺器破也玉篇缺衝也少也廣韻決器破也自子桓入自明注明謂缺不也禮運二五而明注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義皆相因

跨跂舉行　解跨跂跛蹕也

說文跨一足也方言跨奇也梁楚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跂雍梁之西郊凡罷支體不具者謂之跨跂說文足多指也漢書禮樂志跂行喙遠注凡有一而行者稱跂行也跂與蚑同淮南原道訓云跂行喙息韋以爲跛蹇者廣雅釋詁跨蹇也王侍御云跂之言傾欹也引此經并韋解作跛蹇謂即書大傳之其跛書大傳云禹其跳鄭注其發聲也行步足不能相過也王云其蹇古字通殼梁傳所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蹇也瑑案禮器有司跂倚以臨祭說文跂蹇也廣雅跂與跨連文又玉篇音跨有居綺邱奇二切則跨跂音亦相近

椅止晏茅焉　解從後曰椅

案椅與土文踦同爲傾欹之義廣韻椅牽一脚也左氏襄十

四年傳云譬如輔鹿晉人負之諸戎椅之爾雅云牛角一俯一仰觭義並相近故云從後

木石之怪曰夔蚿蝯　解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音驕或作猿高誘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蚿蝯山精惑人聲而迷惑人也

說文夔神蝯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又神異經西方深山有人長尺餘被身捕蝦蟹以食名山經郭璞曰說文蚿蝯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蚿蝯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國語曰木石之怪夔蚿蝯瑑案張衡南都賦追水豹兮蹤蚿蝯注亦云山川之精物也左傳作罔兩史記孔子世家作罔閬又或作魍魎徐鉉曰俗

土之怪曰羵羊　解唐云羵羊雌雄不成者也

廣韻羵土中怪羊說文羵羵有雌雄家也羵羵羊也羵羵馬也猜羵牛也展轉相訓是歌聲之聲从賁之字有猜羵之義故以雌雄未成爲義也周禮釋名注羵羵引公羊傳曰公有羵羊今公羊作周羵孫曰猜本賁聲作言部云公羊周羵者之形相猜而訓亦是猜羵之義義本猜之聲者

主亦有以話肥也　解大夫稱主妻亦如之

左襄十九年傳范宣子謂荀偃曰專矣敢不如專主又昭二十八年傳成鱄謂叔肸曰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杜注皆曰大夫稱主是謂妻亦如之如書矣之夫人曰小君曰君夫人是也

言閩之先姑　解夫之母曰姑孩曰先

謂雅稱親婦稱夫之母曰姑孩則曰先姑郭注別國語爲妻邵學士曰晉姜鼎銘曰余惟陶馭先姑右之妹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邵學士曰士昏禮舅姑既殺婦入三月其菜蘋蘩謂曰敢其嘉菜於皇舅某子敢告於皇姑某氏是婦初來時雖舅姑既殺祝菜猶稱君舅君姑婦人以不逮事舅姑爲不幸也

吾聞之先子　解先子舅季悼子也

邵學士曰稱先舅爲先子者從其夫而稱之也瑑案士昏禮與跨連文又玉篇音跨有居綺邱奇二切則跨跂音亦相近與某之說謂曰皇舅某子則婦可稱其舅爲子

康子在其朝

案大夫之家亦稱朝論語曰冉子退朝左襄三十年鄭伯有夜飲聲音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往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而路而歸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

敘官士曰此外朝在中門外庭天子之諸侯曰庭諸侯之中門曰雉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法斷獄訟及詢弗常之朝也

合神事於內朝　解內朝在路門內也

瑑案此文王世子之內朝也所云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注內朝路寢之庭也蓋在路門以內路寢以外之庭故襄謂云然若康人及玉藻之內朝或謂之治或謂之朝在路門內正朝或文謂外朝則在路門之外庭敘官士所謂司士正其位而若臣日見之朝者則內朝一在路門內一在路門外固異朝而同名也

自朝以下合宮廟於外朝　解外朝君之公朝也

案外朝者諸君所詣之公朝也敘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也注外路寢之表如今諸曹治事處玉藻云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此時當在治事處也詩緇衣箋云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廨也孔沖遠引敘工記及注而申其說曰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廨舍以治事也

合家事於內朝　解家大夫內朝家朝也

案此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素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指私朝猶如也蓋車則有先矣注指私朝者與其家臣指而往朝於君也以上下外寢蓋車之文證之知其爲私家之朝

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解庀治也

案此所云外朝即君所設之公朝內朝即私室之朝庀治也者左襄九年傳云官宅其司襄二十五年傳云楚子木使庀賦蓋謂治之使具也

擇瘠土而處之　解磽确爲瘠

左氏傳曰土瘠民貧漢書景帝紀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注磽謂磽确瘠薄孟子曰地有肥磽左思吳都賦曰同年而語豐确以散文言皆瘠弱之義也

沃上之民不材

淮南地形訓正南交州曰沃土左襄二十五年傳楚薳掩爲

司馬井衍沃平美之地

書而講貫　解貫習也

釋詁貫習也鄭風射則貫兮釋文右亂反習也左昭二十六年傳云貫瀆鬼神說文引作摜漢云摜習也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趙岐注習也又左傳射御貫及以盈其貫杜注俱云習也詩六月正義引君大傳云貫之何習之也說文又有遺字亦訓習也是摜遺即貫也漢書賈誼傳習慣如自然師古曰慣亦習也則慣亦同字埤案講貫即講習者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王后親蠶玄紞　解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紞所以懸瑱當耳者也

說文紞冕冠塞耳者瑱以玉充耳也韋本說文爲義故與冠垂之說不同玉篇紞冠垂也

加之以紘綖　解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纓冕上覆之者也

禮雜記管仲鏤簋朱紘注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儀禮士冠禮其緌也注緌纓詩齊風冠緌雙止傳冠緌服之尊者埤謂紘綖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綖之於頷下垂其餘若止屈組爲紘可不垂爲飾則纓之無緌者矣玉藻前後邃延注延冕上覆也古止作延說文無綖玉篇作綖冕前後垂覆也

鄉之內子爲大帶　解大帶編帶也

禮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編辟二寸注士帶之辟則內外皆編是謂編帶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案士特言編辟者注所謂內外皆編也大夫以上第言四寸之廣而不及辨色其亦編帶可知特非內外皆編耳若雜帶則有朱綠玄華之異也故韋云編帶士冠禮云編帶素韠一說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雜服之帶

命婦成祭服　解祭服玄衣纁裳也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鄭注謂冕服玄上纁下書顧命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傳彤纁裳正義云禮祭服皆纁裳彤赤也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又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禮冕以朝鄭氏孫氏(炎宇)皆讀端爲冕鄭曰諸侯非二王後皆玄冕而祭於己孫曰玄冕祭朝之下也其祭先君亦韠冕矣戴吉士曰冕爵弁之衣皆玄衣以祭事凡朝服曰端冕朝服曰端委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士皆冠主人爵弁纁裳是爵弁者必玄衣亦必纁裳故韋曰玄衣纁裳蓋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解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郊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舊說皮弁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三代皆以此爲再加之冠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是也孫案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端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則皮弁者爲天子之視朝諸侯之視朔之服

而韋以爲天子之士者蓋天子視朝時君臣同服鄭箋采衣廢裘(亦指皮弁服)綿康成以爲視朔之服君臣同服是鄭亦以皮弁爲諸侯視朔韋以皮弁爲天子視朔俱本玉藻爲義韋與鄭正合又裘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韋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也又郊特牲云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皮弁素服而祭祭義云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則皮弁又爲天子諸侯之祭服鄭郊特牲委貌周道也注委貌或謂玄端埤案雜記言委武玄端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又云弁冕端委以治民又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則委貌即言委今韋云玄端委貌者言玄冠玄端耳特牲饋食禮所謂主人冠玄端是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黑履見于者是也戴吉士曰文王世子云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而士則以爲祭服特性饋食禮又云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韋又謂於士之朝服必言玄冠者士以冠異大夫以上弁皆素則玄端玄冠士之祭服而又以爲朝服也孫案禮又言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亦士玄冠而祭之證

門與之言　解閶闔也

說文閶門也廣雅閶閶也眾經音義卷七引三倉云閶小門也又引字詁云閶今作閶王肯御云閶之言昌也說文揚裂也孫案廣韻裂開也說文閶閶也

宗不具不繹　解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繹言也

爾雅繹天繹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事繹復祭又云周曰繹注引春秋經曰壬午猶繹周頌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鄭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何休注禮繹祭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昆尸去事之設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頓忘故因以復祭禮別無有怠敬慢之至邪學士曰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繹與賓尸事不同吳而詩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事

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曰爲之別立名爲繹言詩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爲賓尸耳序言繹者此祭之名賓尸此祭之事孫案唐尚書通言繹之名韋則以名爲繹而實爲賓尸者所以合於何鄭諸家之說繹又名彤爾雅又曰商曰彤書曰高宗彤日祭彤事以流文从舟之彤當之讀爲余箴切今轉爲余弓切乃彤字音非正音彤同字音即同尋繹之義

繹不盡飫則退　解說曰飫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飫(於蓋飫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慢繹之失皆所以逞嫌也

飫說文作饜飫食也小雅飲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固非常之事若讓大疑於堂則有飫禮也

韋申其說謂立曰飫者周語云王公立飫韋彼注云禮之立成此爲飫又曰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韋曰立成不坐也蓋立成飫禮且不盡飫禮而退以飫之不脫屨升堂也若更坐而晏所謂晏笑宴樂者則更有酣飽之失而無別矣

馬融長笛賦云掐膺擗掌

有隼集於陳侯之庭　解隼鷙鳥也

說文隼鷙鳥也周官習氏掌攻猛鳥鄭注以猛鳥爲鷹隼之屬小雅鴥彼飛隼箋隼急疾之鳥也

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　解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

說文砮石可以爲矢鏃夏書曰梁州貢砮丹春秋國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案書又云惟箘簵楛傳楛中矢幹八寸曰咫者說文咫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又尺字訓云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　解展重也

書旅獒旅陳也古文皆作璢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膺展親韋知展爲重者爾雅釋言畛重也案展畛聲相近

笑吾子之大也

錢詹事曰今本大下多一滿字非古書大與泰通泰即汰也

檀弓曰汰哉叔氏

今吾子之教官僚　解唐云同官曰僚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僚耳非同官之僚也同僚謂位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案唐所解左氏文七年傳義荀林父曰同官爲僚我當同僚故也韋所解亦左氏義昭七年傳曰隸臣僚僚臣僕注僚勞也其勞事也僚在僕隸之閒故曰下僚

季康子欲以田賦　解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曰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

案春秋之世列國更有更張而周制軍賦之法壞齊管仲作內政晉呂錫作州兵楚蔿掩作井牧鄭子產作邱賦今季孫欲作田賦漢書刑法志云古者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制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爲乘馬之法）賈本此爲義而謂周制則四邱出一乘今季孫一邑出一乘也夫十井出一乘包咸之說也百井出一乘馬融之說也（本司馬穰苴成小司徒注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出革車一乘則亦主百井之說今以一井而出十六井之賦則四井而出六十四井之賦是四井一邑出一乘也韋謂此數甚多者以軍賦之法諸家異說不得以春秋之加賦譏周初之定法

出秶禾秉芻缶米不是遲也　解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案庾當爲籔庾籔同音可假秶庾實二斛與籔實十六斗之數不同

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解苟且也

說文苟自急敕也苟急聲相近案此經當以苟急爲義

益陽蔡芳初校

南海羅崇龄覆安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嘉定陳瑑撰

齊語

執枹鼓立於軍門　解軍門立於爲軍門若今牙門矣

周官掌舍爲帷宮設旌門又云設車宮轅門注王行止食息張帷爲宮樹旌以表門止息處阻之處車以爲蔽則仰車以其轅表門今幕府亦稱轅門牙門（旌同旍張參五經文字云旍从生作旌誤）是以瀆於死　解三君皆云鑽近也

史記貨殖傳鄒魯濱洙泗篇言地近也

三釜三鍾之　解以香塗身曰釜亦或爲鬱

釜即鬱釜即鬱鬱从鬱省分聲蓋从鬱省文聲字當从西作

書其作臺者隸之變也臺釜同字亦同聲詩大雅鳧鷖在亹爾雅鬱赤苗同有門音以其取聲於分文也分文與蕭蕭韻故釜有蕭音亦有蕭義鬱爲香草古人祓除以香草燔灼之故謂之蕭

墉本肇末　解墉等也

說文墉等也廣雅釋詁墉齊也釋言墉齊也又說文墉牆也

義並同

雜遝則其言魂　解魂亂貌

說文魂魂興之言一曰雜語讀若蕭

使就閑燕　解閑燕猶清淨也

小戴記有孔子閒居仲尼燕居舊說謂退曰燕退蓋曰閒宴

士之閒燕學記所謂藝修游息也

辨其功苦　解功牢也苦勞也

攷工記曰辨其苦良又天官酒正注云作酒有功沽之巧良官司兵注功沽上下功苦御功沽也謂良與苦也車以牢謂功脆謂若亦謂良惡牢則堅緻脆則麤敗苦又作楛苦楛沽三字並同

負任擔荷　解負猶曰擔任抱也荷猶擔也

小雅我任我輦左傳弛于負擔荷又作何無羊何蓑何笠傳何揭也箋何可反揭亦與負擔同義戰國策馮煖于是乘其車揭其劍史記東方朔傳數賜縑帛擔揭而去

服牛軺馬　解服謂牛服車也軺馬車也

易[illegible]牛乘馬古者牛車爲大車馬車爲小車說文輶小車也漢書平帝紀置一封軺傳還詣京師注以一馬軺車而乘傳則古人以軺車爲馬車也

權節其用耒耜枷芟　解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句之宜也枷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

倨句之宜者攷工記車人爲耒堅地直庛以利推柔地句庛以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枷說文作枷柫也淮南謂之柍柫柴木連枷也字書無以芟爲器者疑韋本云芟大鎌以芟草也轉寫多一所字涉上文所以擊艸而誤說文艸部敘芟以足蹋爲義若金部鎌鍥也鍥鎌也鉊大鎌也鍣穫禾短鎌也四文連屬俱从金與芟文从艸之義俱不合故疑誤也

耨耕而疾耰之　解耰摩平也

說文从木作櫌摩田器論語曰櫌而不輟

首戴茅蒲身衣襏襫　解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薜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

說文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急就篇注簦笠皆所以禦雨大而有把手執以行謂之簦小而無把首戴以行謂之笠古者簦笠皆以竹爲之故字或作萌萌一聲之轉說文箁竹萌也箬竹箬也箬楚謂竹皮曰箬竹萌之皮箁箬之類又管子小匡篇注襏襫謂蓑薜之衣可以任著者也

有司已於事而竣　解竣退伏也

說文竣偓竣也國語曰有司已事而竣偓竣之偓按是偓之彤相承而爲竊雖與退伏也玉篇竣止也退伏也廣韻竣止也倨也竣退也竣竣同

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　解疇匹也

易否卦疇離祉孔疏疇謂疇匹也文選嵇康贈秀才入軍詩交交黃鳥顧疇弄音注疇匹也

以方行於天下　解方當作横

案韋以方爲横蓋讀横如廣廣被之廣經傳俱作横被也

擁長從事　解復白也

商書說命說復于王曰周禮天官以待諸臣之復是臣之進說於上謂之復曲禮少閒願有復焉注復白也

聽慝貲仁　解慝解敗也

案慝與慝同聲通用廣韻慝解也

使民以勸綏謗言　解綏止也

案綏妥同曲禮大夫則綏之鄭讀綏爲妥言其下於心取退下之義春秋傳文綏謂兩軍皆退也昏儀事曰妥退聲相近禮退然如不勝衣注退或爲妥易繫辭隤然示人簡矣孟喜本作退然陸績董遇姚信三家作妥是妥與退同義今韋以止訓綏則亦讀綏如妥矣退與止義相近

訾相其質　解訾量也

漢書敘傳舉吳兵以訾于漢李奇曰訾量也又商子墾令篇訾粟而稅謂量粟也又管子君臣篇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

訾限也亦有量義

相地而衰征　解衰差也

衰差一聲之轉九章筭術衰分衰分差也李籍音義楚危切次也不齊等也引管子相地衰征

陸阜陵墐井田疇均　解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爲井井閒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

陸阜陵三者俱本爾雅爲義陵之言凌也水流凌而去也大司徒鄭注作高平曰原左傳定元年杜注引爾雅作廣平曰陸水經注引皆就今爾雅高平曰大原今韋解正與爾雅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合阜之言茂也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釋名又云阜厚也言高厚也陵之言隆也體高隆也三者皆以聲爲義也墐疑畛之假借字周禮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畛義爲塗涂之俗字畛義亦爲涂墐與畛音亦相近故可相假也月令循田疇正義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

犧牲不略　解略奪也

廣雅釋詁略取也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杜注略取也襄四年傳季孫曰略注不以道取曰略是古者略取之略止有略無掠說文無掠徐氏新附

鬻之四方　解鬻賣也

王制田里不鬻于市省作粥說文有鬻無粥从鬻从米說文鬻衒也讀若育此是不粥于市之正文其作鬻者賣之同聲通假省作粥不成字韋曰鬻賣也此以聲爲義也後世省鬻

作粥讀賣爲其鬻切而賣之从鬻得聲賣之可以聲借爲鬻俱不得其聲義矣

齊國寡甲兵　解甲鎧也

說文鎧甲也廣韻鎧甲介鎧也周禮夏官司甲正義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　解犀犀皮可用爲甲也戟車戟也柲長丈六尺

攷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又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三鋒戟戴吉士曰戟中直援援長七寸半連柲長丈六尺

鞼盾一戟　解鞼盾綴革有文如績

說文鞼韋繡也廣韻鞼繡革也盾綴革也

美金以鑄劍戟

爾雅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之美者謂之鐐赤金之美者青金之美者熱鐵之可以刻鏤者即美金也

惡金以鑄鉏夷斤斸　解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

說文斤斫木也鉏立薅所用也案斤爲剞劂之總稱鉏則治田之器韋故別白言之斸斫者爾雅釋器云斫謂之定斫謂之鐯說文斸斫也欘斫也齊謂之鎡錤斸則說文从木旁亦云斫謂之楮又說文斲斫也大徐云斲器也斤以斲之是斸欘斫鐯斲聲義俱同錢氏事云斫之者切今世俗謂爲坎音張文潛明道雜志有觚語斫下體頭謂之斫如坎與

乾上尨尾作偶語則此音之譌由來已久矣

渠弭於有渚　解水中可居者曰渚

說文爾雅釋水並同又爾雅小洲曰渚邵學士曰高誘淮南注云水中可居者曰渚是渚爲水中可居之通名故禮運云不使渚者居中原

環山于有牢　解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也一曰牢固也

案韋俗急功利皆仲府海官山尤以足國爲術故韋以牢牧爲義

南至于䱷陰

案䱷即陶說文陶邱在濟陰

剸合支　解剸擊也

說文剸擊也左昭二十六年傳云苑子剸林雍斷其足擊斷義同

方舟設泭乘桴濟河　解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

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爾雅釋言舫泭也釋水庶人乘泭郭注云水中簰筏詩谷風方之舟之釋文引孫炎云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又引郭璞云木曰簰竹曰筏邵學士曰泭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國語注又言編木曰泭小泭曰桴舟泭柎音義並同

甲不解鎧兵不解騎弢無弓服櫜無矢　解鎧所以盛甲也騎所以藏兵也弢弓衣也服矢衣也

案盛甲藏兵止取纏束掩覆之義古者行軍自有盛甲之物司馬法云國守衣裝五人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云蹋轉而鼓琴杜注轉衣裝也是衣裝即所以盛甲者蹋轉下文云皆取胄于櫜而胄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建櫜注櫜韜兵器之具兵器皆用鍵櫜閉藏之則胄名櫜與兵器同名櫜周頌載櫜弓矢是櫜爲結束之總名左成十六年傳云中項伏弢又下云納旌于弢中則旌衣亦名弢說文弢弓衣也小雅象弭魚服箙矢服也周禮夏官司弓矢作箙鄭注箙盛矢器也矢器亦名房左宣十二年傳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注房箭舍又案盛音爲成轉爲藏騎音爲衣轉爲隱弢音韜說文韜劍衣也服音伏皆以聲爲義

賁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　解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鉤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火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爲縿旁屬爲旒鉤曳領之鉤樊馬大帶纓當胷前革爲之皆以五采綴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

案賈氏據周官巾車爲義渠門蓋即掌舍所設旌門之旌赤旂爲火旗蓋釋名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以赤色爲之無文彩諸侯所建也左傳曰火龍黼黻又案攷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則火旗之火以星言是故申其說曰畫交龍於縿也戴吉士曰旂著縿垂者也交龍鳥隼之屬皆畫於縿與纓五采之說皆本巾車注渠門

兩旗所建章蓋申說渠門之義即旌門也

牛馬還具　解還數也

書盤庚世還面勞傳云數也左昭九年傳弗去懼還杜注還數其罪而責之也孫案還與算一聲之轉漢書公孫賀傳斗筲之人何足還言氣與算同說文籌之重文爲籌古从算之字與从畏通用

公與之繫馬三百　解繫爲良馬在閑非放牧者

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注牢閑也繫於閑中而養之案齊與衛以祭祀之牲牷言繫馬以檢其餘也左傳曰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縷綦以爲奉　解縷綦以縷縷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綦絢文

周禮典枲掌布縷紵之麻草之物說文縷綫也廣雅釋器綦絢綵也王侍御曰綦絢蓋謂織裔文如綦也說文絢文繒也釋名絢欿也其文欿邪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綦文方文如綦也綦與綦通

綑載而歸　解綑綦也

案綑綦聲相近廣韻十七準綑束也力準切同綸王篇綸束也廣雅綦謂之纏說文綦攈背繩也淮南子原道訓短袂攈卷以便刺舟卷與綦同綑綦皆卷束之義

晉語

故壹事之　解壹事之事之如一也

案壹一古今字詩壹發五豝詩文稱詩作一發廣雅釋詁壹

弋也儀禮士相見禮注古文壹作一有司徹注今文壹爲一禮表記注壹蓋爲一章故以如一爲壹事

從君而貳　解貳二心也

貳二亦字異義同禮坊記雜卜之日稱二君注貳當爲二易坎卦樽酒簋貳謂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詩曰無貳爾心書曰不貳心之臣

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　解挾猶會也骨所以鍼刺人也猾弄也

挾从夾聲夾與甲同音大雅會朝清明毛傳會朝者甲朝也錢詹事曰會與甲聲相近今韋以挾爲會則正讀挾如甲矣骨鯁者說文云魚骨脅韻云刺在喉儀禮公食大夫禮注乾

魚近脅多骨鯁猾弄者狡猾狎侮也

戎夏交捽　解捽交對也

凡从卒之字捽副也萃聚也綷合也俱與交對義相近

還而不知胡可壅也　解還快也壅防也

玉篇還快也楚詞疾行爲還春秋傳曰何所不還周禮雍氏掌溝瀆澮洫之禁鄭注雍謂隄防止水者今从土

備之爲瘳　解瘳差也

左傳十三年傳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杜注瘳差也

昔夏桀伐有施　解桀禹十七世

殷辛伐有蘇　解殷辛湯三十世

案夏十七世殷三十世俱本史記爲次惟漢書三統世經云

凡殷紂世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錢詹事曰漢志蓋兼太丁言之

而安俘女　解軍獲曰俘

說文俘軍所獲也春秋傳曰以爲俘馘

非吾宅也　解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

爾雅釋詁宅居也堯典宅嵎夷史作居郁夷

不跨其國　解跨猶據也

案跨之義當爲踞其云據者據踞同聲通假也

多而驟立不其集亡　解驟數也集至也

左襄十一年傳晉能驟來注晉以諸侯之師更番而出故能數來又小雅載驟駸駸注急速曰驟案急驟促速也數與促速聲

皆相轉說文集羣鳥在木上也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一猶地集于木爲集至于地爲至故集至同義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　解嗛嗛猶小小也

嗛與謙同易謙非子夏傳作嗛惠徵士曰漢書萬文志曰易之嗛嗛封禪文云謙讓而弗發尹翁歸傳云溫良嗛退師古曰嗛古謙字史記樂書及馮煥殘碑皆以嗛爲謙孫案嗛嗛猶謙謙也下曰不可以矜而取憂也謙退與矜夸反對成文

雩云小小義亦不遠

不能爲膏而祓羅咎也　解膏肥也

說文膏肥也

非謀不卒時　解卒盡也

爾雅釋詁卒已也終也釋言又曰卒既也穀梁桓三年傳云既者盡也

非義不濟齒　解齒年壽也

禮文王世子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左昭元年傳云使后子與子干齒注云以年齒高下而坐

非天不離數　解離歷也

小雅不離于裳正義云離歷也案離歷聲相近

今不據其安　解據居也

漢書楊雄傳三驚九據注據今據字猶位也處也又酷吏傳贊趙禹据法守正注亦云据同據从居聲即有居義

不度而迩　解迩邪也

書盤庚恐人倚乃身迩乃心傳恐浮言之人迩汝心使邪僻也

諷莫如豫豫而後給　解豫備也給及也

玉篇豫逸備也爾雅釋言豫敘也邢昺謂事豫備者亦有敘也邵學士引此經以證之亦以豫備爲義說文敘次第也給玉篇亦訓備則給與豫本一義韋云及者聲相近也

五立而後平

姪五立爲五位春秋古文家說公即位作公即立

其娣生卓子　解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娣於男則言妹也

爾雅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郭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引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以姪娣從之文以證之今

嬰戎二女並嫁獻公與爾雅義正合韋云同生者正只是成而雅同出之義故又云於男則言妹以申明其所云同生之意韋說又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左傳曰衛莊公娶于東宮得臣之妹詩東宮之妹皆男則言妹之證

子思祖父之恥而信其欲　解信古申字

易繫辭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往來屈伸相對周官典瑞注信圭注信圭刻人形伸也亦與躬圭刻人形屈也對文詩邶風不我信分亦訓爲申

寤寢不寐　解寐瞑也

玉篇瞑寐也寐瞑聲近經傳凡言瞑瞑者猶昧昧也

牀笫之不安邪　解笫簀也

爾雅釋器簀謂之笫郭云牀版說文簀牀棧也笫牀簀也楠弓大夫之簀與鄭注簀謂牀笫也左襄二十七年傳云牀笫之言不踰閾杜注笫簀也楊子方言陳楚之閒謂之笫是笫簀第亦聲相近字

其下偷以幸　解偷苟且也

爾雅徙偷也郭注謂苟且邵學士云傳注凡偷俱訓薄惟左傳疏引孫炎云偷苟且也郭注本孫炎今韋亦以苟且爲義是偷本有兩義

重債可疾　解債偃也

爾雅釋言債偃也郭注卻假說文偃偃也吳越春秋云迎風則假背風則仆釋名云偃正直聲然也

是左之也　解左猶外也

史記文帝紀左賢右戚注引韋昭曰左猶高右猶下也案韋以左右爲高下外內其義一也易卦上卦下卦亦稱內卦外卦

衆況厚之　解況益也

大雅亂況斯削傳況滋也說文滋益也荏草本多益也

衆孰沮之　解沮敗也

小雅何日斯沮傳沮壞也說文敗毀也滅毀也周禮詛祝注謂詛之使沮敗也

詩我逸邵　解詩擾也

爾雅釋言詩妯也郭注煩苛者多疾於也說文擾煩也苛小草也釋言又云康苛也孫炎康苛皆細小之物故假借以爲煩擾之名廣韻苛煩也

衣之偏裻之衣　解裻在中左右縫故曰偏

左思魏都賦裻褊裻以讀列說文作袴衣躬縫从衣毒聲廣若督則从叔者督之省也又禮深衣負繩及踝注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史記佞幸傳鄧通見其裻注裻形孺之橫者皆作裻

佩之以金玦　解玦如環而缺以金爲之

說文玦玉佩也古者玦有玉有金漢書五行志云佩之金玦師古曰半環曰玦白虎通君子能決斷則佩玦玦環之不周也廣韻玦佩如環而有缺逐臣待命於境賜環則返賜玦則

絕義取與之決別也

狂夫阻之衣也　解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

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釋名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琢案詛又作作大雅侯作侯祝釋文作本或作詛小雅以詛爾斯釋文云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孺子懼乎　解孺子少子也

錢侍郎曰今人以孺子爲童穉之稱蓋本於孟子致詔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其後引錢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嫡子稱孺子者詳善新撰故不贅今韋云少子者蓋亦本孟子及檀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八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之義爲童子之稱案申生年已長成當據錢氏之說以正韋義

以施衣純　解雜色曰施

左傳作施注云雜也書周官不和政施傳云雜也施施多毛爲施施雜之義后大也多毛爲施施多通大爲敦施之義周語曰敦施純固說文施从厂王猶厂部同說文广部又別出施字詩玦之以金鐵者寒之甚矣　解鐵猶瀏瀏寒也

案鐵瀏一聲之轉爾雅釋器絕澤謂之鐵郭注鐵部美金言最有光澤也國語曰玦之以金鐵者鄙此也邵學士曰說文云鐵金之澤者國語韋注亦言其光澤之泰也部云韋注鐵猶瀏也瀏寒

國君好艾　解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

廣韻十五泰收外二十廢收艾艾之同部又收蔵云爲外切則艾與外聲亦相似

蜚蝎諸焉　解蝎木蟲也蜚從中起如蝎食木本不能避也

爾雅釋蟲蝎蛣蜣郭注本中蟲蟲又云蝎桑蟲郭注卻蛣蝎說文蠍本中蟲淮南說林訓云蠍則本折左傳疏引李巡詩疏引孫炎俱云蝎木蟲

言不可食　解食偽也

爾雅釋詁食偽也郭注書曰朕不食言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偽也案春秋左氏傳屢云食言如忠信食言盟齊盟而食

諸言鄭郵而食言食言者不病是食言多矣杜注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而言爲僞也

子爲我具特羊之饗　解特一也凡牲一爲特二爲牢禮郊特牲注云郊祭用一牛故曰特牲周禮小宰宰牲之灋注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則二爲牢者謂口二以外也齊語環山於有牢彼注亦云牢牛羊豕也

言無郵　解郵過也

蜀雅釋言郵過也郭云道路所經過當以郵爲郵亭　邵學士曰郵與尤同爾雅怨尤過也則郵過之過以過失爲義小雅有尤不知其郵王制之郵罰疏于事注皆云過也其引晉語言無郵反郵而效之郵又甚焉三事皆云過也以證之又包咸論語

注曰尤過也

主孟咱我　解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咱咸也孟或作盍

案謂孟爲里克妻字非也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句索隱云孟名且也言且咱我東坡與歐陽叔爾詩云主孟當咱我玉鱗金尾魚說文咱食也讀與含同咸嗛咸也一曰嗛廣韻咱咸也玉篇咸同嗛廣韻咸同嗛則咱咸嗛三字聲義皆同

恬豫之吾吾　解吾讀如魚

列子黃帝篇姬如語女殷敬順釋文魚讀吾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

人皆集於苑　解苑茂木貌

吳音本草紫苑說文作茈菀菀本通用小雅有菀者柳傳菀茂木也有菀其特箋菀然茂特之苗又我心苑結箋苑讀爲鬱

弑君以爲廉　解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弑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爲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爲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爲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鬬廉之廉此說近之

禮月令其器廉以深致工記弓人絲而博廉鄭注俱云廉廉利也球案經傳廉俱讀力堦切廉利一聲之轉賈以利訓廉疑又讀廉如儉與利更近釋名廉儉也自檢斂也韋讀廉如儉史記讀若鬬廉之廉錢詹事所謂凡許氏言讀若者皆經典

通用字也詹事又言古人言讀若者往往不破本字而以方俗語曉之依錢氏說謂古人讀若不破本字而以人姓名曉之如儀禮注讀如草君之草周禮注讀如冥氏春秋之冥此云讀若鬬廉之廉正其例也

蓋堇于囧　解堇烏頭也

爾雅釋草芨堇草郭注卽烏頭也邵學士云堇草又名烏喙燕策云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先大夫曰說文若堇字从艸黏土也今白芨以水和之有黏膩形正如烏喙燕策所言當卽此物豫案淮南主術訓云天下之物莫凶于乘毒高誘注乘毒烏頭長者本草云烏頭形如烏之頭也有兩岐相合似烏之喙蘇恭以爲烏喙

飲小臣酒　解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陽士也

周禮天官有內小臣閽上士四人

小心狷介

案狷介雙聲後漢書陰與傳豐亦狷急亦一聲之轉論語狂孟子狂狷皆同聲相轉之字故山徑之蹊間介然而用之句趙岐注狷介絜也

乃堪經于新城之廟

釋名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

是以證爲共　解證法既過能改曰共

案解本周書謚法解孔晁曰言自知也

閱楚　解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也於懷公時爲寺人勃鞮

案左傳二十四年傳云寺人披請見重耳也二十五年傳云晉侯圍原守於寺人勃鞮則於文公時稱披又稱勃鞮解云懷公時爲寺人勃鞮當作文公古音多重唇披讀重唇披爲勃鞮蓋長言之猶勃鞮短言之爲披後世反切之權與也

古人兩稱多此類乘之爲嘉夢旂之爲頭髮皆其例也

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　解環玉環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

案荀子大略篇云反絕以環驪姬蓋以環陽釋以還國之言而陰釋以反絕之言此經當據荀子爲義

執披立於西阿　解西阿西荣也

後漢十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注阿棟也今文阿爲荣故工記匠人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柱屋也喪大記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注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柱大夫以下但前檐之如儀禮注說如草君之草周禮注讀如冥氏春秋之冥此之西屋簷下也

使晉義于囧門　解義入也

案傳注訓義爲服爲合爲盡爲因爲受此云入者蓋以盡訓之字爲義也

如君之言則辱收也　解辱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

淮南天文訓西方其帝少昊其佐蓐收錢教授曰高誘呂氏春秋七月紀注云少昊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然晉語云云卽據山海經云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郭璞注金神也明蓐收本天神該爲金正故亦名蓐收月令注云金官之臣

大國之虐於己也何瘳　解瘳猶損也

案何瘳書時有此言左昭十三年傳云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注瘳與差聲相近差與損義相近

丙之晨龍尾伏辰　解丙丙子也

漢志三統世經據左傳曰丙子之晨案今左傳無子字與此經同惠學士曰師法用辰不用日丙日也子辰也言丙不言子者日在尾故舉日不舉辰辰爲客時爲主人故言丙之晨今韋解曰丙丙子也是內外傳俱無子字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解均同也戎服君臣同也

案何休公羊傳云士曰服庶曰均服黑服也說文均平也一曰均服黑衣之數注云黑衣戎服士冠禮兄弟畢袗玄鄭注袗同也古文袗爲均司馬彪與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均玄淮南子曰尸祝袗袨高誘曰袗純服袨黑齋衣也袗袨猶袗玄也袗字兼書與袗相似上下皆玄故謂之均服

了慎以均服爲黑服失之杜氏謂戎事上下同服是也今韋

或正與杜合又呂覽王孫滿說秦師曰今初服回建高誘曰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初皆袗之譌劉逵注吳都賦引左傳亦作袗左傳文云均字書作袗

執被立於西阿　解西阿西荣也

鶉之賁賁天策煒煒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案杜注左傳與韋解大略相同杜訓煒煒爲近日是微無光

耀也本玉篇爲試也翠則曰焠焠近日月之貌也蓋星有見伏遲晉近日月則伏而無光矣是星亦以無光耀謂焠焠也說文焠則也玉篇無光耀之言亦反相爲訓也杜以星驗推之知九十月之交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至旦而過在箕孔穎達以三統術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近儒錢塘事謂當在尾十五度大强也

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解交晦朔之間也

見上

三辰旂旐矣　解爲旐也

厲鼎爲報也旬也周禮地官鄙鄙其州之民而論邦法注屋猶合聚也

既鎮其燕矣　解燕棟也

說文燕屋棟也从瓦夢省聲徐鍇曰所以承瓦故从瓦今俗通本从凡作時俗字左襄二十八年傳猶援廟桷動於費社注亦云爲屋棟張衡西京賦鳳凰翼翼於黃棟注黃棟也釋名屋脊曰黃棟棟也在上覆蔽屋也義略異

景霍以爲城　解景大也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

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晉都本在冀州河內皆晉地孟子移其民于河內移其粟于河東爾雅釋山云霍山爲南嶽郭璞士曰此漢武以後諸儒所說易也

汪是土也　解汪大貌

案王義爲大凡从王之字供有大義說文汪从氵生亦从王也

苟違其違　解上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

上違爲去者禮表記事君王違而不出竟論語違之之一邦注皆云違去也其違爲道者左氏傳云違而道也

書蔣爲子錄　解錄道也

說文錄綠也錄所以綠也管子一女必有一錄一錄注錄長錄也此云道者猶綠之以錄爲引導也

大亂之刺也不可犯也　解刺鋒也

說文刺刻利也漢書賈誼傳刺手以衝仇人之胷注刺利也義與鋒同

不得供備酒埽之臣　解灑也

案灑同聲詩唐風洒埽大雅灑埽庭內作灑

亡人之所懷挾繅繅　解繅馬繅也繅馬腹帶也

繅繅既夕馬繅三就注今馬鞅周禮巾車樊纓注纓當胷鞅革爲之也左桓二年傳鞶厲游纓注在馬膺自如素帶纓玉篇曰帶也鞶厲既皆余以蓋纓今注佩帶也蓋繅本爲帶繫於馬者爲馬腹帶猶繅本冠系繫於馬則曰馬繅也

黃金四十鎰　解二十兩爲鎰

趙岐孟子注亦以二十兩爲鎰鄭康成則曰三十兩史記注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金爲一金則又以二十四兩爲鎰案鎰與溢同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荀子儒效千溢之寶俱作溢

白玉之珩六雙　解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

蘅珩下有雙璜

說文珩珮上玉也鄭風雜佩以贈之傳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釋文珩佩上玉也珩在上所以維持璜琚之類故形如磬而小

貌人誦之　解不歌曰誦

說文誦諷也諷誦也諷有諫刺之意誦有怨誹之義左襄四年傳涿紇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又此經下文云恥公敗蓋共世子與逢子外國人誦之皆怨誹之義韋解義似未備

得之而珥　解珥佩也

荀子論兵篇珥之以鼎賞注珥與佴同後漢書馮異傳佴佩小利注佴佩習也左桓十三年傳珥于蒲騷之役注珥佩也

釋文佩時設反又時世反

猗兮遠兮　解猗歎也

齊風猗嗟昌兮傳猗嗟嘆辭周頌猗與承祖箋猗與嘆美之言也又商頌猗與郁與呂覽塗山女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皆歎辭也玉篇猗歎辭也孫奭猗與猗與依違猗與猗與通依違漢書孔光傳依違者遲疑蓋即依違也此經猗兮遠兮與上歲兮懷兮對文亦一義也

其魄兆于民矣　解魄形也兆見也

周書武成旁始魄正義曰魄者形也謂月之輪廓無光之處名魄也兆本以龜拆爲義兆爲見者中庸所云見乎蓍龜是也

魄意之術也　解意民之志也術導也

玉篇魄人之精爽也祭義魄也者注耳目之聰明爲魄關尹子曰因意有魄因魄有精魄本無形今魄有形以光于民則猶志發於外之爲意矣徐鍇曰見之于外曰意類師古漢書注曰述道徑也心之所由也述同術

秦人殺翼丙而施之　解膊尸曰施

施尸同音尸本訓陳說文尸陳左傳四年傳楚武王荊尸注訓膊尸於荊也今曰膊尸曰施是施尸同音同義

穆公衛彤弓　解衛橫也彤鏤也

衛橫同聲通用齊風衛姬其畝孟子衛於虞義皆爲橫漢書刑法志合繡連橫師古曰秦國地形橫長故爲衛也荀子大弓也惟彤弓以彤畫爲文飾彤弓以彤鏤成文于琢案程徵君將爲

[illegible]矢于彤弓司馬相如子虛賦左烏號之弓右夏侯之箭注彤弓也惟彤弓以彤畫爲文飾彤弓以彤鏤成文于琢案程徵君將爲執彤弓彤矢文最多中有如畫如文作彤形者徵君將爲

爲彤字訓即埴字古之瑱戈也

爲泰公　解勞迎也

古音給爲五駕切左傳注亦訓給爲迎亦讀爲迎音即爲迎嚴古音同類韻書未出以前御覽姓本無區別詩行露與夙夜韻無衣與衽韻與紂與韻其證也

釋來莫君　解爲舍也

釋舍亦古音同類釋菜之釋作舍菜舍命不猶之舍作澤射義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

作韓田

左傳作爰田漢書地理志商鞅作韓田注韓與爰同先大夫曰說文爰部爰田郎左傳之爰田爰籀文菿字

而使君嘗　解嘗慰也

廣雅釋詁嘗慰也小爾雅亦云嘗慰也左襄公十四年傳云不與於會亦無嘗焉注嘗慰左思魏都賦云有覘嘗容注云嘗覘也

文公在狄十二年　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狄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

蔡案以四分以後諸術上溯推魯僖公五年丙寅歲在娵訾十六年丁丑歲在元枵而此經下文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

火後十二年歲復在壽星必獲諸侯經有明文據以爲解者三統超辰之法也歲在大火於干支爲壬戌歲在壽星於干支爲癸酉其數例以上元積年滿歲星歲數去之餘以百四十五乘之百四十四除之所得次餘數多少從早起算外即得是年歲在何度

非閑狄爲榮　解榮樂也

案榮樂猶榮懷也周書曰邦之榮懷鑑磨事曰榮懷雙聲蓋言非懷安于狄也

歲力一紀　解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

案歲星者木星也木三金四皆生數三四相乘爲十二三統術曰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小周小周乘坤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

野人舉塊以與之　解塊壤也

說文塊壤也壤塊也博物志徐州人謂塵土爲壤塊

歲在壽星及鶉尾　解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之次

案軫宿共十七度角十二亢九至氐四度壽星之次共四宿三十一度張宿共十八度翼十八至軫十一度鶉尾之次共三宿三十度

婁氏殺之　解殺又欲去

方言東齊聞殺謂之倩案郎壻之轉聲

不遑啟處　解啟跪也

案小雅本經毛傳曰啟跪也爾雅釋言亦曰啟跪也郭注云小跽說文跽長跪也詩拜也左傳疏引李巡爾雅注曰啟小跪也又釋名曰跪危也兩膝據地體危聳也起啟也啟一舉體也禮學士曰啟一舉體即小跽也琢案謂啟跪跽皆同聲爲義

公子幾矣　解幾近也

爾雅經詁幾近也案幾近亦聲相近爲義左襄二十一年傳云楚不幾十年義亦爲近也

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　解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

案氐宿共十五度房五心五至尾九度共四宿三十度爲大火之次左昭元年傳云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爲商星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

遲軫　解軫車後橫木還軫猶回車

說文軫車後橫木攷工記輿人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鄭注亦云軫輿後橫者也或言士曰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與謂之軫亦謂之收獨以爲輿後橫者失其傳也琢案廣韻軫轉也動也楊子太玄經云軫轉其道運軫猶回轉也軫轉聲亦相近

不能蕃庶　解無豐也

爾雅作蕃蕃茂無豐也說文作無豐也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商書曰庶草繁無今本洪範作蕃庶蕃繁字異義同蕃爲繁茂增加字庶則假借字也

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

禹貢荊州之貢故曰君地生焉禹貢旄作毛左氏傳亦作毛史記夏本紀與此同作旄旄毛古通用

其波及晉國者　解波流也

古音支歌不分此亦以疊韻爲義也

其左執鞭弭　解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

說文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既夕禮有弭飾焉鄭注亦云弓無緣者謂之弭皆與爾雅同爾雅郭注引左傳執鞭弭爲義杜注亦云弓無緣陸德明則云弭弓末案釋名云弓末曰簫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弭弭也邵學士云弓末亦名弭故禮稱檠弓者執弭爾雅所釋蓋與有無緣者對文言之

右屬櫜鞬　解櫜矢房鞬弓弢也

說文鞬所以載弓矢釋名馬上曰鞬鞬建也弓矢竝建立其中也廣韻馬上盛弓矢器案櫜亦弓矢竝受不專納矢詩曰載櫜弓矢

不遂其媾　解媾厚也

案西風毛傳本訓媾遘也此云厚者亦以疊韻爲義

二帝用師以相濟也　解濟當爲擠擠滅也

案濟擠聲同義亦相假史記項羽本紀漢軍卻爲楚所擠莊子人間世其君因其修以擠之皆以擠爲濟此則以濟爲擠擠滅猶翦滅也擠翦又聲相轉也

姓利相更　解更續也

案更爲賡之假借字書乃賡歌傳賡續也說文賡爲續之

古文

集德而歸載　解載祀也

爾雅商曰祀唐虞曰載載祀同爲年歲之名今以載祀爲祭祀之義六書之假借也

公子賦河水　解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案左傳亦作河水杜預以爲逸詩義取朝宗于海夫杜既以爲逸詩又焉知所逸之有朝宗于海句乎不如依韋氏沔水之說爲長

尚有晉國　解尚上也

尚上同聲通用書序曰尚書者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事也說文尚曾也庶幾也此經當據庶幾爲義

得貞屯悔豫皆八也　解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

悔說文从卜作𠧪易卦之下體也經傳皆作悔假借也錢詹事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占者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如內傳貞之八外傳屯貞悔豫皆八是也不變之卦不云七而云八蓍圓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爲蓍之數卦之末成者八爲卦之數卦之已成者故春秋內外傳不言七而言八也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　解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許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問餘十八問在十二月後書失閏以閏月爲正月閏周正月閏本作春以九月爲十月閏夏周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乘衆

案賈氏閏餘十八之說蓋以三統推魯僖二十三年爲入統後年一千又單六乘以章月除以章閏得積月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二閏餘十二又以四分術推魯僖二十三年得元餘九百八十七加法乘除得積月一萬二千二百單七閏餘十二凡閏餘十二以上其歲有閏今閏餘過得十二推置閏在何月法當置十二以章閏十九減之得餘七是爲減餘乃以減餘七爲二率以每歲中氣十二爲三率而以每歲閏餘七爲一率推得四率爲十二閏是年爲閏十二月賈云閏在

十二月後者以閏月後于十二月故也如史記漢書之言後九月也惟傳二十三年爲閏十二月其明年傳之二十四年三統爲庚寅至朔（傳文二十三年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七高九千二百三十大月日數餘以月法除之得大月高七千大餘八百文正爲虛宿日以小餘大餘七之得大餘一千一餘百三十三者十甲子外大人盈積十三以萬大餘千之得大餘五百大十八以甲戌朔大餘除之得五千二百八十八日數自甲子算起至戊子得七十三紀一日數自甲子算起至戊子得七十六紀一日數自甲子算起至戊子得七十三紀一日也）

第五章首四分爲辛卯至朔（四分每月數自甲子算起至戊子得七十三紀一日數自甲子算起至戊子得七十六紀一日也）

第十四部首賈氏魯失閏云云蓋以內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此云十二月差一月內傳九月晉惠公卒此云十月亦差一月其意謂所以差一月者魯失閏故也然使晉之置閏在九月前則魯九月當爲晉八月如置閏在九月後歲不可無九月安得改九月爲十月秦伯以十二月云云賈意蓋謂公子人秦秦在正月內傳因并秦伯納之繫於正月而此云十二月乃秦師鈔行之日則又以爲晉之十二月即魯十二月晉魯同失一閏璩期以晉魯爲同失一閏是也此十月當依內傳作九月懷公殺狐突內傳在冬之後十一月前則十月中事也惠公之卒更在殺狐突前一月有餘其爲九月甚明十字之誤也賈說外極

子犯授公子載璧　解載記也

記明道本作祀形相涉也璩案璧曰載璧者子犯蓋以臣從君遭參云云記載於璧上以授公子公子授璧即以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記載於璧上而沈之河傳故謂之載璧也

有如河水　解如往也　不濟此河往而死也

如往爾正譯結文璩案詩曰有如皦日左傳曰有若大川如與若同義猶云此也謂所不與舅氏同心之百有此河水共閒之也韋解太曲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　解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　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　自閏七度至星十一度爲大梁自星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

璩案以四分以後推術上溯僖二十三年爲甲申二十四年爲乙酉今曰大梁則干支爲庚辰實沈則干支爲辛巳蓋三統超辰法也（其說詳漢書律曆志胃宿共十四度星宿共十六度井宿共三十三度大梁之次始於胃七度終十一終參十一共三宿三十度實沈之次始星十二參九終井十五共四宿三十一度）

甲午朞於皇鄉　解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

璩案以三統術推之僖二十四年正月小二月己未朔月中無甲午及下文辛丑壬寅甲辰丙午丁未戊申等日從己未推至丙午乃正月五日也從正月庚寅朔數至甲午亦適得五日四分術較三統止差十日甲午正月四日今云二月本諸內傳魯魯於上年並失一閏也又云六日不知何據杜氏長曆日與四分術同不過以正月爲二月耳

晉射余於屏內　解樹謂之屏諸侯內屏

晉正譯宮屏謂之樹今曰樹謂之屏者互文以見凌即謂正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之例也諸侯含文亦有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之說荀子大略篇同鄭特牲禮門而旅樹鄭注引晉正爲蓋孔穎達謂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廟門

若干二命　解干犯也

王侍御懷祖云若二君之命以殺文公不得謂之犯命干猶與也干古通作閒左傳內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注間猶與也閒干古同聲故後世有干與之語漢樂命解自若非臣下所敢與也故古語有與蘇無與命干二命章以伯楚之卿而中宿至爲犯獻惠一宿三宿之命參內傳以作解亦不可易

古者參者之命先期不及期皆爲犯王說非

將以巳丑葬公宮　解巳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爲二月晦

明道本作三月晦璩案以三統術推之僖二十四年二月大三月小從二月朔巳未順數至晦爲戊子三月朔爲己丑三月晦爲丁巳四分術較三統差一日二月晦爲己丑三月朔爲庚寅三月晦爲戊午然賈章云巳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蓋以三統推得之也時以爲二月晦非繫取四分術二者依明道本作三時字乃內傳二字之誤內傳曰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宏農言此所以管其失閏也元年春　解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失閏以二月爲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爲春分之月是月失閏明道本作是月閏璩案閏若在是月當以四月爲閏三月今賈云以三月爲四月則作失閏是明道本誤春當云上年失閏此以三月爲四月賈云是月失閏蓋未分析又璩案是年至朔閏日無閏餘三統術是年爲庚寅至朔蓋冬至大餘大加中大餘三十餘小餘一千四百單六三之加中小餘二千有二十得大餘三十七小餘一千六百二十一知大寒在辛酉日也（二月又以中大小餘轉加大餘滿六十去之小餘滿元法從大餘得大餘七小餘三千六百四十一知春在辛卯日也（三月以中大小餘轉加得大餘三十八小餘一十有四十四知春分在壬戌日也（四月五日賈以四月爲春分之月當閏倘在春分前杜氏長曆推是年閏四月庚寅朔則又于春分後置閏矣

戚施不可使仰　解戚施痒者

說文作蘧篨詹諸也詩曰得此蘧篨今詩作戚施聲之轉也太平御覽引韓詩云得此戚施薛君云戚施蟾蜍喻醜惡也說文又云蟾蜍蟾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蟾蜍其行光光蓋即戚施也故不能仰爾雅曰蟾蜍諸

國語翼解卷四終

益陽蔡芳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潛江陶福祥再覆校

國語翼解卷五

嘉定陳瑑撰

晉語

戰以錞于丁寧　解錞于形如雁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唐仲書云錞于鐲也非也鐲與錞于各異物

周官鼓人以金錞和鼓鄭注錞于也圜如雁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又樂書云自金聲之高言之謂之錞後周平蜀獲其器太常卿解斯證曰錞于也以芒筒得之其聲極振收以和樂金鐲節鼓亦見周禮注云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說文鉦鐃類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玉篇鉦以靜之一曰鐲也則鉦鐲自是一物唐云錞于鐲也或本云丁寧鐲也則錞于鐲也

寧鐲也而記憶偶誤也丁寧本為鉦之發聲左宣四年傳云著于丁寧杜注亦云鉦也常以丁寧為鉦鐲自不得更以錞于為鐲矣

為暨事也　解暨其無備

案暨同洀見列子可暨行於一國注暨作聲相近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趨收謂作為暨左定八年傳桓子昨謂林楚杜注昨酢也唐如字作作暨事者作事也作本訓忽訓狎訓雨故謂云無備

有奈容處霤于朝　解處霤也謂以隱伏詭譎之言問于朝也方言處隱也注謂隱匿也詭譎同訓欺訓詐字本雙聲詞賦家往往假借其字張衡東京賦云瑰異譎詭

余病喙　解喙短氣貌

案喙同㖞廣韻㖞因極地詩云是夷㖞矣本亦作喙詩本混夷喙矣傳喙困也方言㖞極也注江東呼極為㖞俺聲之轉也因極則短氣韋解為喙字引申之義

則恐國人之屬耳目于我也　解屬猶注也

士侍禮酌玄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屬注亦一聲之轉

歲歸諸下執政　解歸饋也

案歸饋古通用論語詠而歸齊人歸女樂鄭康成本俱作饋

苗芳皇

內傳作苗賁皇案古韻音賁諸重脣易賁卦詩韓之奔奔經典虎賁今亦讀重脣禮別義賁軍之將注讀為僕覆敗也詩

行葦傳引作奔軍之將是賁僕之今讀輕脣者古皆讀重脣也錢詹事曰古从分之字亦多讀重脣莊子逍遙游汾水之陽司馬彪崔譔本皆作盆水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紛讀為豳今苗芳皇之芳从分得聲當讀重脣以與賁同聲通用內傳作賁亦當讀重脣也

以傳召伯宗　解傳驛也

說文傳遞也遽傳也玉篇云士曰傳遞之臣鄭注驛傳車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襲給役故自稱如此又古者車以駕馬乘詣京師謂之傳車後又置驛騎相單馬乘之凡置傳驛乘傳郵傳皆單馬也案古者軍中亦有傳車左莊九年傳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郵傳車也杜注傳乘乘他車失之特傳車在軍亦謂之郵文十六年傳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是也說文馹驛傳也玉篇馹傳也爾雅釋言馹遞傳也注皆傳車馹馬之名以車曰傳以馬曰馹愚謂古無單騎則傳車之馬為馹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使告于鄭以二年傳云乘遽而至義同

不如捷而行　解旁出為捷

內傳注曰捷邪行義與旁出同案捷郭一聲之轉

在列者獻詩使勿兜　解兜惑也

古文尚書驩兜之兜作䖒說文䖒讒䖒多言也从口从㒸省聲玉篇䖒喙䖒也廣韻䖒輕出言也韋以兜為惑者蓋多言則惑矣義亦相因是兜為䖒之假借

屈瑕聽言于市　解瑕商旅所傳善惡之言

漢書敘傳大夫瑕為注鄭氏曰瑕為季氏旅于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瑕亦陳也瑕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則此經瑕言即旅言也謂商旅之言也韋之古文為旅說文旅為即之傳是為瑕亦同聲也史記叔孫通傳云瑕句傳注上傳語及下為瑕解云商旅所傳之言義益顯

郤至以韎韋之跗注　解三皆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人為纁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于跗

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詩韎韐傳玉藻俱云茅蒐染草也韋曰茅蒐今絳草者蓋案左思吳都賦注絳草出蜀賦可以染又釋名絳工也染之難得色以得色為工也乃知

茅蒐染色難以得色一入僅曰韎必有加于一入可曰絳證以證解及釋文而說文之義益明三君云一染曰韎意亦不誤特不以染草為義而止曰一染則與韋舉一染謂之纁無別纁為淺絳韎則初猶茅蒐之色必再入三入則漸絳矣賈公彥曰三入為纁鄭玄謂之纁其云急疾呼茅蒐成韎者古人文字多長言短言疾言徐言之例以物言之說文韎茅蒐也詩曰韎有菁今作茨傳云茨染是茨菁一也蓋長言之為茨韎短言之為茨耳正與茅蒐一例事說得之鄭君玉藻花紅茨為韎韎注杜預左傳亦云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謂足上也見士喪記屨綦結于跗注

考訊其阜以出　解阜衆也

案阜訓高厚訓長訓大皆與衆義相近周官曰阜成兆民言大成兆民之性命此經當據此為義

稱晉之德　解稱副也

漢書孔光傳無以報稱注稱副也

復王子發鉤　解發鉤楚公子茷

疑後為其名鮑為其字王尚書謂宋樂茷之茷即旌旆之旆旆是也茷為旌旆鉤為鉤旆義皆通左定四年傳續茷旆是也茷為旌旆鉤為鉤兵皆戎軍之器故疑其名字相應也發即茷之出聲又春秋多先字後名如梁餘子養蒐羊牧之之類則茷為字鉤為名疑未敢定

梁餘古通作梗後漢段熲傳至今為熲詩大雅从木作至今為梗傳云病也周禮天官女祝以時招梗禳除時疾亦以疾梗為義疾即害孟子曰非疾痛害事也

乃奔狄三月厲公弒　解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閏月彘中行殺胥童

案春秋內傳成十七年于十二月後書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閏于十二月置閏以三統推之是年入統積年一千有六十九積月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一閏餘十六以四分推之是年元餘一千有五十積月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六閏餘十六俱當閏五月春秋厲衛不正杜元凱據以作長厲非也

殺老牛其之敢尸　解尸主也

爾雅釋詁尸主也郭注引左傳爲義左傳與書序康王既尸此同文書序康王既尸天子殺梁惠五年傳云卑不尸大功左氏宣十二年傳云殺子尸之襄二十七年傳云非歸其尸盟也皆言主也學記尊其爲尸鄭注尸主也爲祭主也

育門子　解育長也

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厥書曰教育子今書作胄釋文云馬曰胄長子案爾雅釋詁育長也馬以長爲義是馬亦本作育也今此經曰育門子解曰育長也正可爲教胄子當作教育子之證

使來老延君嘗于四方　解延陳也

爾雅釋詁延陳也邢昺曰鋪陳也

歌鐘二肆　解歌鐘歌時通奏肆列也

及賓鎛　解鎛小鐘也

案歌鐘卽周禮磬師所掌之編磬蓋小鐘而編次成列者鎛亦爲小鐘則牽于周語解已云鐘大鐘也鎛小鐘也大小對文而後人輒據周禮儀禮鄭注鎛如鐘而大之說疑牽與鄭不合不知鄭以鎛爲小者大于編鐘也牽以鎛爲小者小于大鐘也集古錄云古樂鐘皆側縣與今異惟編鐘更小于鎛故可以側縣而編次成列惟鎛小于大鐘而尙大于編鐘故特爲一器而不卽有編鎛大小之說鐘自爲鐘鎛自爲鎛編自爲編章與鄭並無不合也

輅車十五乘　解輅廣車輓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輓車淳十五凡兵車百乘淳偶也

周禮車僕廣車之萃注兵車也說文輓兵車也秦左宣十三年傳廣有一卒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又宣二年傳分爲二廣杜亦曰十五乘爲一廣是鄭以輅納晉圖其十五乘爲一列故內傳謂之廣車耳又以十五乘爲一列又謂之爲輓車則輓車廣車同爲兵車無異制有異名耳故曰淳偶也十五曰廣與輓亦十五爲偶耳周禮言其淳制淳讀爲準與純通純義爲偶鄭射禮二算爲純投壺二算合爲一全皆偶字之義也

亂兵不覈　解覈止也

廣韻覈已也正韻已止也論語覈而不覈鄭注覈止也

是遂戒而達權　解遂申也

廣韻遂達也玉篇達通也皆與聲義相近

扣圖倫數而遣之　解倫理也

攷工記柝幹必倫鄭注謂順其理也又曲禮儀人必于其倫注類也案倫理類皆聲相轉

遂憲戒圖以待之　解憲猶教也

案憲本以規戒爲義教亦以誡教爲義故憲亦訓教錢氏曰左傳臧事之蔬杜注謂教成前好藏教聲相近說文無藏字當卽憲字

在周爲唐杜氏

廣韻杜姓本帝堯劉累之後出京兆漢陽襄陽三里上文在夏爲御龍氏解據傳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

聞于伯華　解伯華羊舌赤

赤爲盛陽之色盛色謂之華故赤之字爲華公西赤字子華亦其義也

懼子之應且愼　愼當爲慎

內傳云貳應且愼周語亦有應且愼文惠微士所謂是當時有此語也

平公射鴻　解鴻鳳小鳥

爾雅釋鳥鳳鴻蓋謂鳳一名鴻耳鴻又作鵠亦謂之鵠鵠左傳疏引賈逵服虔說謂鵠鴻以聲音爲名也

撫而泣之　解撫附之也

撫附同聲同義說文拊撫也撫摩也撫安也一曰循也方言拊撫疾也

舍萑卽利而舍　解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

周禮秋官伸夏教茇舍注云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甲有草止之法甘棠召伯所茇傳云草舍也說文作廢茇爲廢之假借此經所云舍者蓋卽茇舍也

候遮扞衛不行　解書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幽狗附也

說文引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故軍中以狗附爲扞衛取其守也

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商頌置我鞉鼓鄭箋置論曰植立也金縢植璧秉圭鄭注植古置字說文植或作樴是置樴通也左襄三十一年傳其君弱植正義云不樹立也樹植

瞽人節奏謂作茅楚地產茅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左宣十二年傳商茅處無注時楚以茅爲旌識又僖四年傳禹貢包茅不入注謂束草而灌酒也蓋本育擁古漢書注云藉藁

古通節藉者擁取束節而立之以縮酒也

斯其條而鬱之加密后也　解鬱磨也密細密文理后謂厲也

說文鬱謂磨也禹貢厥篚玄纁璣組丹注云厥細于厥又李善注故引賈逵國語注云厥細于厥系韓吳王書古通厥楚公與龍字子后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原　解原當作京也京晉墓地

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叔譽卽羊舌肸字子叔譽事日譽爲譽之誤字又趙文子曰是全晉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注九京山名在今絳州晉大夫葬地在九京京卽原字又後漢統期傳破更始將軍京東東觀漢記云京作原古通用孫案原京聲相轉

今恆日而歡娛　解恆愉也歡遲也

說文恆貪也春秋傳曰恆歲而歡日竈晉厥也春秋傳曰甄歲而竭日南楊春秋傳一爲外傳一爲內傳內傳見左氏昭元年傳外傳卽此經曰歲至易內傳杜注竭盡也易緊辭所樂而玩者馬注左昭二十六年傳玩求無度服虔注俱云玩貪也恆歡玩皆通又韋氏周語注玩翫也孫案貪婪爲聲相近貪翫則義相成歡說文欣欣也蓋从欠渴聲卽飢渴又

渴說文盡也渴字本有急義公羊隱三年傳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何休曰渴愉急也此云遲者相反爲訓也又渴亦訓貪同

賜歡俱遲

拱木不生危　解拱木大木也

左僖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矣注合手曰拱郭璞爾雅注亦云兩手合持曰拱孟子曰拱把之桐梓故曰大木蓋拱木

亦古有是言也

松柏不生埤　解埤下濕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其埤濕則生藏茸茷顏

蕃薄不美以過于朝　解蕃藩蔽前後

周禮巾車孫車蕃車蔽軒韋注謂藩理車蔽則藩席以爲之

但此則王之喪車耳若庶人乘役車則棧車以下攷工記棧車欲弇注爲其爲革鞔不堅易坼壞也故僅以熟皮蔽前後如無車耳

假貸居賄　解居蓄也

皋陶謨懋遷有無化居注化易也謂交易其所居積也漢書食貨志富商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貯蓄之名有所廢有所蓄言乘時射利也

委質而死　解言委贄于君

案質以物相贄之質本讀陟利切左傳曰周鄭交質故昭三年傳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孟子不傳質爲臣質幣之質皆作質然質爲俗字摯爲正字錢詹事曰儀禮士冠士昏二篇皆

用摯字獨士相見篇皆作贄蓋張淳所改唐后經本作摯蓋合摯質兩字而譌从執从貝也

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　解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

左桓六年傳云先君獻武廢二山案魯世家魯公伯禽摧卽位四十六年子考公就立考公卽位四年及煬公熙立及者柳及非子繼父也　煬公卽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幽公卽位十四年及微公弟立微公卽位五十年子厲公翟立厲公卽位三十七年及獻公具立是獻爲伯禽之曾孫也獻公卽位五十年子眞公執立執立卽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是武公爲獻公之庶子嫡子則獻公也

執而紡于庭之槐　解紡懸也

聘禮賄用束紡注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

閻沒謂叔寬曰　解閻沒閻明

王尙書曰沒昧一聲之轉而義同春秋襄二十四年左傳何沒深也沒沒猶昧昧也周語冒沒輕儘冒沒猶冒昧也韋解訓沒爲入義稍疏矣

耆其股肱　解耆致也

周頌耆定爾功傳耆昧也注耆致也致討于昧皆讀爲軫視切又曲禮六十曰耆正義耆至也至老之境也

郵無正進　解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

案內傳作郵無恤恤本訓賑周禮任恤注恤振憂貧者正卽振之同聲假借故郵無恤又作郵無正疑未敢定其云郵良伯樂者則王尙書謂春秋時自有一人而兩字者如鄭罕達字子姚一字子賸其證也爾雅釋詁恤憂也無恤期樂也良樂一聲之轉而其義相近良之爲樂猶梁之爲樂也淮南要略篇康梁沉湎高誘注云康梁耽樂也

少豈于難　解豈猶離也

案離讀爲偽偶之偶豈歷作齊讀爲猶古音微與文通豈有門音故轉爲猶其音若門若猶卽其義亦爲門若猶皆物之偶偶者也故曰猶離也

可以繼而鳩趙宗乎　解鳩安也

左隱八年傳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注鳩集也襄十六年傳敢使魯無鳩乎注鳩安也案安集義同

吾伏弢櫜血　解面汗血曰櫜血

櫜乞格切與嗜同音嗜嗌也唐書諸子建成傳王暴疾櫜血數升與面汗義別疑趙簡子櫜血面汗于面

吾兩鞬將絕　解鞬韔也

內傳作兩韔說文鞬車駕具也韔引申也詩秦風陰韔孟續所以引也疏曰左傳注在胷曰韔然馬此皮約馬胷而引車軸也

駕而乘材　解乘轢也

乘本有陵義故以轢訓乘言轢轢也說文轢車所轢也

以諄趙鞅之故　解諄佐也

玉篇諄佐也案諄佐聲亦相近

志父寄也　解寄寄請也

史記酷吏傳請寄無所聽注請寄猶囑託也

請與之戲　解戲角力也

案內傳城濮之戰子玉使謂宵曰請與君之士戲語忘正與此同惠徵士補注據朱國楨曰戲者兵也張揖曰戲一曰兵也文選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云耳解者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惠氏之說得之然據此輕韋氏角力之說義更明

徙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　解小曰蛤大曰蜃

月令注大蛤曰蜃則蛤蜃爲一物以大小異名耳任昉述異記蛤雀秋化爲蛤春復爲黃雀雀五百年化爲蜃蛤是雀亦化爲蜃也特俗見耳雉則一入大水卽化故月令紀之

宗廟之楅　解純色爲楅

盤庚犧牲曲禮犧牛圈宮騂注傳俱云純色曰騂

德不純　解純壹也

酒誥純其藝黍稷傳爲純一之行一壹同

非德不當雖　解當猶任也

玉篇當任也左僖十五年傳重怒難任注任當也

宵也倡　解倡倡戾不從人也

左隱八年傳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注鳩集也襄十六年傳敢使魯無鳩乎注鳩安也案安集義同

吾伏弢櫜血　解面汗血曰原高山峻原

史記酷吏傳吏務爲嚴峻注峻峭也爾雅釋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部學士據經傳諸說謂原陸皆高而廣平者此則原陸之高而峻峭者故以陸訓原原陸一也

蜮蟅蜂蠆皆能害人

廣韻蜮以芳切音或毒蟲名玉篇蜮含毒蛇也蟅有別出蚊蚋之外者亦名蜮故能害人

淩民之膏澤以實之　解淩蔽也讀若蔽

方言蔽也爾雅水醫曰膍邪蔽盡也釋文蔽或作澈廣韻澈盡也廣韻醫音酌酌飲酒盡也醫澈酌皆同義而與

盡亦聲相近沒前亦聲聲則沒醫亦聲之相轉故讀若蔽而以同義之字訓之蔽盡也曰說文讀若之字有取轉音者此亦以轉音爲讀也

鄭語

主芣騫而食蘀柏　解芣騫山名

後漢郡國志何南尹密縣有大騫山山海經大騫之山其陰多蠍多美堅蓋卽芣騫也案騫或音愧或音龜與芣聲近疑山以雙聲名

以鴆爆敦大天明地德　解鴆大也爆明也

說文爆明也春秋傳曰煒爆天地今三傳無此文先大夫曰力之說義更明

當是鄉語溍爆衆大天明地德文而許以己意爲詞也王侍
御曰廣雅炸與說文同訓溍則炸之假借也豫案班固幽通
賦黎溍爆于高辛分亦假炸作溍爆蓋本鄉語也
夏禹能單平水土　解單盡也
小雅傳爾單厚箋單盡也邪特牲惟爲社事單出里注亦云
盡也
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　解百穀黍稷稻粱麻
麥荏菽雕胡之屬蔬葷菜之屬可食者
說文穀續也百穀之總名周禮太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
云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一說無菽大麥而有粱苽
又膳夫食用六穀注黍稷粱麥苽稌又疾醫五穀養其病注
麻黍稷麥豆是九穀六穀五穀說本不一韋解云云意謂黍稷
等皆大名也豫案說文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穈穄也稌稻屬耗
稄之不黏者穛稻之不黏者穛稻紫莖不黏也秫稻屬耗
稻屬穛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粱禾名穄穈穀名穛芒粟
也紇堅麥也來周所受瑞麥赤豆也菽小赤也種早穜也稑疾
熟也穛先穜後熟也凡六穀之別二十餘種而大小豆之得於
目驗者赤白黑黃碧褐綠紫其形色之異亦有十餘又白黍
黃粱見內則黃黍見內則注赤黍見韓非子是每穀有十數
種也五穀六穀九穀皆約舉其人名析言之始不止於百矣
以生柔嘉材者也　解柔倒也
豫案小疋緜亦柔止傳草新生曰柔頃人手如柔夷傳如夷

之新生凡新生之草皆嫩倒故韋訓倒說文蹂燒穜也穛謂
蹂田不耕而火種史記楚越之地或火耕昭顯天地之光明
以生柔嘉材即火耕燒種之所自昉也
曾姓鄫莒　解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曾姓封於鄫
史記楚世家五曰曾姓注引世本云曾姓者鄫是也索隱引
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爲曾姓緣案鄫鄫一聲之轉漢書地理
志城陽國莒故國盈姓三十世爲楚所滅少昊後左傳魯公
羊敖所娶莒女有戴己聲己此莒爲己姓之的證韋不能解
莒字莒必鄫字之誤也鄫即小邾杜預列國譜云曾姓後項
之後則爲鄫之別封者固不待訓釋也
而近項童　解項童童昏

童蒙疊韻其義相近童蒙之首童蒙也說文蒙童蒙也一曰
不明也易蒙彖傳文引廣雅云童蒙也鄭風狂童之狂也且
毛傳狂行童昏所化也昏昏童昏不可使謀僮童古字通
正七體以役心　解役營也七體七竅也目爲心視耳爲心聽
口爲心臭鼻爲心芳也
役營以雙聲爲訓周官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注陽竅七陰
竅二正義曰七者在頭鄭見故爲陽豫案上文和五味以調
口和六律以聽耳七竅已正其三矣則傳云七體殆非七竅
之謂也七體蓋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說呂覽情欲篇其
情一體也注體性也文選王文憲集序夷雅之體注體性也
呂覽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注情性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民

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是古時情性爲通語體可訓性則體
亦可訓情明矣役心與調口衛體聽耳皆修身之事也
平八索以成人　解平正也八索　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
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
內傳八索九邱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韓名索索也八索
著素王之法也則八卦之說以著於竹素故云八索近儒以左
傳周索戎索爲八索之二條案周索戎索列國舉行子革以八
索爲遠於所招即是書非即周索戎索蓋明書序說最允當六
子各三索見於說卦加以乾坤二索故爲八索謂據書求卦之
書象三易書也平辨也平辨八卦以定吉凶以商民用開物成
務莫大乎此故曰平索以成人韋但以八體當之失其指矣

建九紀以立純德　解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同勝既勝勝
也　賈逵云九紀九功也
九藏周禮疾醫注正藏五與胃勝統大小腸幸并大小腸而
列膽者蓋據曰虎通大腸小腸心之府膽肝之府而分合之
也豫案九藏在人不待建立九功六府三德之成功不可云
純德九紀蓋即皋陶謨所云九德立讀爲立賢無方之立九
德先王建爲取人之紀者也三德有家六德有邦翕受敷施
九德咸事所謂以立純德也下文曰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
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剌同也謂幽王不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九紀即九德明矣
叶儲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德　解實唐說皆以萬萬爲億鄭
後司農云十萬曰億萬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姦猶也數猶
於姦萬萬兆（兆字依明本增）曰姦
徐岳術數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
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萬萬兆曰京也（字林京作萬億曰兆億億曰兆兆曰京左成二年傳注云萬億曰兆兆曰京各本皆無此條云萬億曰兆兆曰京今據補正）
謂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數月萬萬曰億字並脫補）
胡取乎三百億兮毛注曰萬萬曰億此即中數也鄭注云十
萬曰億此即下數也徐援受記云億億曰兆兆兆曰京此即
上數也豫案賈唐從中數與毛豐年傳數從萬至萬曰億說
同鄭君詩箋從下數內則注萬億曰兆從中數韋兼引之故
混偽曰從古數其實上中下三數皆起於古先子曰數有十
等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數是也京經皆相同經入之經當
是數名不得訓常楚語觀射父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
經入賦數以率之賦師旅字亦即旅字經字正以數名大第
不可移易故與史伯言一例也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引風俗
通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
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秭十秭謂之壤
十壤謂之溝十溝謂之澗之極京正作經經少詹事曰京經雙聲
假借姦備者王尚書伯申云凡字從亥當皆有姦備多大之
意說文侅奇侅非常也賅象賅也小爾正該備也廣雅該多

也廣韻該賅也故韋近而義同故韋云數極於姦也下文九
頃之田辨曰九州之極數姦與賅一也萬萬兆曰姦即萬京
曰姦是韋亦從中數廣韻五皆引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億
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
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故韋云自十等至千品萬官轉
相生
而與剌同
剌與專古通用說書蘇何傳上以此剌爲任關中事師古曰剌
讀與專同史記吳大伯世家乃求勇士專諸案隱曰專一作
剌荀子榮辱篇信而不見敬者好剌行也亦以剌爲專發少
肩事謂剌專皆傳之假借說文專紡專也

侏儒戾尨　解侏儒戾尨皆優矣之人

古樂人名伶侏儒戾尨古文作麗麗見詩得此戾尨皆優矣之人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御也

檿弧箕服　解山桑曰檿

說文檿山桑有點文者爾雅檿桑郭注材中作弓敦工記弓人取幹之遠柘爲上檿桑又次之

化爲玄黿　解黿或爲蚖蚖蜀蜴象龍

說文蚖蜀蚖蛇醫以注鳴者方言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蜥易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蜥蜴是蜥蜴蚖也漢書東方朔傳云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易又說文曰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

易蜥蜴蚖與蜥易本爲一物因所在而異名耳

未既齔而遭之　解毀齒曰齔未盡齔毀未畢也文七歲而毀齒

史記周本紀褒水爲龍人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說文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

毒之酋腊者　解精熟爲酋腊極也

廣雅釋詁酋熟也方言自河以北趙魏之間火熟曰爛氣熟曰酋穀熟曰腊熟其通語也月令乃命大酋解注酒熟曰酋高誘呂氏春秋仲冬紀注云酝釀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酋腊腊與昔通周官酒正昔酒鄭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郊特牲舊澤之酒注爲其味厚腊毒也釋文腊音昔陳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漢書五行志味厚者腊毒也腊人也是酋腊皆以毒久爲義又周語厚味實腊毒彼注云腊至也此云極者極至也亟久亦以相反爲義亟久極毒俱相近

其隕愛太子　解隕墜也

莊子天下篇弱于德強于物其塗隕矣史記封禪書自古以雍州祠神明之隕注皆曰墜也隕墜亦聲之相轉

不三稔矣　解稔年也

說文稔穀熟也左襄二十七年傳不及五稔注稔年也熟也

穀一熟爲一年

巷語

而爲之聲書而抑惡焉　解聲奬也抑貶也

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聲左襄十一年傳漢王室無闕其命注奬助也助與勸義相近後漢琴操傳人自抑損以塞咎禍注抑損也退也與貶義相近

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解世謂先王之世聲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爲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亂者世廢也

周官小史奠繫世注父子相繼爲世世所自出爲繫奠定之則知本原之所自此以昏明爲言教之以知其世祚之短長也下云教之謂其解謂其五帝之書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教之世即小史所奠之繫世教之謂與即外史所掌之書皆世臣之職也

使而不竊　解竊固也

魯語侯長監于世故能竊固不解以从莊子胠篋篇竊滅賊固扃鐍

使富都都鄙賢焉　解都閑也都美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車從雍容閑雅注都又上林賦妖冶閑都都亦美也鄭風洧溱且都都鄙都美也

而使長恥之士相也　解長龍美長髮也

說文儀長壯儀儀也春秋傳曰長儀者相之今左氏昭七年傳作儀與此經同杜注長也珠案說文鬣毛鬣鬣髮也鬣與儀同爲疊字音同而義微異蓋取長壯者相鬣示威猛若云長鬣亦何取乎爾故惠後士引其曾祖樸菴先生之言曰訓儀爲長杜氏之臆說也陳司馬曰材訓儀爲長壯說似本韋昭楚語注珠又案經師傳授不同許所見本从人作儀熙所見本从彡作鬣且美同轉之訓似亦本說文鬣與鬣一也非望文生義也原司馬名樹華吳郡人著有春秋經傳社解補正

縮于財用則匱　解縮言取也

說文縮亂也一曰蹴也爾雅釋詁縮亂也郭注亂治也此云言取者蓋謂亂取諸財用也故不直取曰言取

蹙者驕靡　解驕愁也

玉篇驕愁也案屈原以憂愁憂蹙兩託爲歌詞曰驕蹙

使民驕焉　解驕秏也

案此亦以驕蹙爲訓也驕秏同音語言有病謂耳毛義爲虛爲敗爲減

楚必歆之　解歆猶食也

說文歆神食氣也

緬然引領而望　解緬猶遠也

數梁莊三年傳改葬之禮緬然舉下緬也注緬遠也案緬與邈緬邈皆雙聲文賦緬同聲釋名緬猶湎湎柔而舉文也緬邈緬邈皆雙聲文賦函緬邈于尺素

子本愀然　解愀愁貌

案愀愁同是从心秋聲之字然詩書分爲兩音一列平聲十八尤愁憂也一列上聲三十小愀容色變也經傳亦屢言愀然禮哀公問愀然作色列子仲尼篇愀然有間楊子法言愀如也注愀然謹也愁字見禮鄉飲酒義秋之言愁也注愁謂輕重之分也

爲琴此云愁貌者蓋韻害未出以前愀愁聲一也亦無清濁

使富都都鄙賢焉　解都閑也都美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車從雍容閑雅注都又上林賦妖冶閑都都亦美也鄭風洧溱且都都鄙都美也

而使長恥之士相也　解長龍美長髮也

說文儀長壯儀儀也春秋傳曰長儀者相之今左氏昭七年傳作鬣與此經同杜注長也珠案說文鬣毛鬣鬣髮也鬣與儀同爲疊字音同而義微異蓋取長壯者相鬣示威猛若云長鬣亦何取乎爾故惠後士引其曾祖樸菴先生之言曰訓儀爲長杜氏之臆說也陳司馬曰材訓儀爲長壯說似本韋昭楚語注珠又案經師傳授不同許所見本从人作儀熙所見本从彡作鬣且美同轉之訓似亦本說文鬣與鬣一也非望文生義也原司馬名樹華吳郡人著有春秋經傳社解補正

說文緬亂也一曰蹴也爾雅釋詁緬亂也郭注亂治也此云言取者蓋謂亂取諸財用也故不直取曰言取

緬者驕靡　解驕愁也

玉篇驕愁也案屈原以憂愁憂蹙兩託爲歌詞曰驕蹙

使民驕焉　解驕秏也

案此亦以驕蹙爲訓也驕秏同音語言有病謂耳毛義爲虛爲敗爲減

故先王之爲臺榭也　解積土爲臺無室曰榭

爾雅釋宮謂之臺郭注積土四方稱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月令仲夏可以登臺榭正義積土爲之所以觀望積土爲臺謂門臺也禮器天子諸侯臺門鄭注謂者謂之臺詩釋文引孫炎云謂積土如水塘可以望氣祥也是城臺爲閣以其在城門宮門故云積土若苑囿之臺則非積土爾雅又云四方而高曰臺是也呂氏春秋高誘注云積土四方而高曰臺亦言城臺門臺臺加木爲榭是臺上架木爲屋也爾雅又云無室曰榭禮記疏云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賈疏引孫炎亦云榭但有堂也左宣十六年傳云成周宣榭火杜注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孔疏云屋歇者無壁也如今廳事也

靈王城陳蔡不羹

左氏傳釋文云羹音鄭正義曰古者羹臛之字亦爲鄭故魯頌閟宮章與楊芳叢爲韻近世獨以爲地名宋玉招魂肥牛之臛脰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

至于手拇毛脈　解拇大指也

說文拇將指也爾雅將大也易咸其拇莊子駢拇枝指則以拇爲足大指

大能掉小　解掉作也

史記孟嘗君傳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漢書蒯通傳鄙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皆謂作也

虛害之既至　解虛暑在七月節

淮南天文訓立秋加十五日斗指甲則處暑音比始洗漢書天文志鶉尾中翼十五度處暑孟康曰于夏爲七月商爲八月周爲九月

萬蟄之既多　解大曰萬小曰蟄

說文萬蟲名也廣雅蠆蠆蝎也蟄蟄蟄也王侍御據此蟄蟄解以爲義而申之曰上文蠆蠆玉篇蠆小蟲也已舉小蟲之名則此蟄非復蟲蟲矣

在史尙相延見申公子亹　解子亹楚申公史老也

王尙書曰亹當爲蠇从蠇省从且文聲隸變作亹今作亹蠇有門音故轉爲蹈音即借其義以爲蹈蹈之蹈楚史老字子

蠆是也唐宋以來不達六書諧聲之例說文偶從蠇字而張參遂謂不合六書徐鉉又以蝎字當之乎是作蠆戒以自儆也　解昭謂蠆詩大雅抑之篇也能讀之曰抑

蕭柳雙聲聲同故義亦同釋風抑若揚分美目揚兮揚是賦之別名抑爲揚之貌言美之盛也

謂之睿聖武公　解謚法曰威彊有德曰武

謚法者周書謚法解也孔晁曰思有德者睿也

至于日中昃

廣雅釋言昃跌也說文昃日西也廣日在西方時側也周官司市注云日昃昃中也史記天官書食至日昃爲稷漢書天

文志作跌

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　解犛犛牛也

說文犛長毫牛也玉篇獸如牛而尾長名曰犛說文瑱以玉充耳也詩鄘風玉之瑱也傳瑱塞耳也衛風充耳琇瑩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后是瑱本以玉后爲之而更取諸耳角之類歟又禕檀弓綦角瑱注小辟後以角爲之是古自有耳角之瑱也

屏翰之位　解昭謂屏屏風也編形如今要屏

周官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鄭注依如今綿素屏風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注斧依爲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邵學士云錦屋以屏風況依者據漢制言之琢案釋文云扆倚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禮亦據漢制言之要屏即屏風說文屏蔽也禮月令乃修闔扇東哲補亡詩八風代扇屏風設于戶牖之間障風以代扇故又謂之要扇

日月會于龍龍　解謂辯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辰于尾上月合孟冬日在尾

漢書天文志析木初尾十度立冬孟康曰于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錢詹事曰日月之會謂之辰合辰謂合朔所人恆星度分也日月合辰乃月行過周遲及于日計一月之朔實日行二十九度又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八百十

七月行三百九十四度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千二百有二除周天及牙分三百八十五尙餘二十九度八百十七分而又與日合故三統術推合辰所在星謂積日統首以來至朔之日以統法乘之以章法乘小餘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命盈統法得一度數起牽牛算外則合辰所人星度也

天明昌作　解謂天氣上也是月純坤用事

琢案以卦氣言則十月之卦艮既濟噎喑大過坤所謂六日七分也以爻辰言則坤貞于未于十月建亥則坤之六三也此云純坤者則以十二辟卦廉十二辰坤息于十月也坤以陽盈主十月與乾以陰虛主四月二卦爲日月會者出乾入坤也十月之律應鐘四寸七分三釐十月陽氣窮于地上通地面四寸二分其短于十一月之律三寸九分中間四寸二分即陽氣從下而上之處也故曰天氣上也

德其上下　解德安也

左氏昭二十一年傳心德則樂又三十年傳奈姑德吾鬼神注俱云德安也

糠丁饋　解糠寒粥也饋器也

說文糠穅米麥也黃誓峙乃糠糧鄭注云糠穅穀也周官遂人糠餌粉餈鄭眾云糠穅大豆與米也程微君云糠有精粉者有未擣粉者其未擣粉而未可和水者鄭氏注六飲之涼云今寒粥若糠飯蓋水是也說文餈飯餈若黃餈並言則乃屬餈員屬餈

道殣相望　解道塚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尙或殣之

說文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詩曰行有死人尙或殣之今詩作墐傳云路冢也玉篇殣路塚也廣韻殣墐也知毛傳本作殣後來轉寫作墐耳說文墐涂也篇韻俱云塗也殣墐聲同義別

前世之崇替者　解崇終也詩云曾不崇朝傳云不終朝而至也

衛風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傳云不終朝而至也

與哀樂喪　解塗木曰殯

釋名于西壁下塗之曰殯

不樂逸樂　解逸淫也

淫逸亦以雙聲爲義

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　解言以訓辭交結諸侯

鍾儀事曰諸侯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于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公羊傳大夫出使君命則稱之使于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公羊傳大夫出使君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論語曰辭達而已矣正與禮經相表裏是則能作訓辭以交結諸侯聖人且許之故楚以爲賢而實之也

又無以寡君爲曰實

僞古文尚書泄誥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又有藪曰雲連徙洲　解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徙其名也

爾雅釋地楚有雲夢禹貢荊州云雲土夢作乂職方荊州云其浸藪曰雲夢說文藪大澤也楚有雲夢是雲夢本一藪也後儒據左氏昭三年傳王以田予江南之夢定四年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雲夢二字分舉唐人遂改禹貢之雲夢土作乂爲雲土夢作乂謂夢在江南雲在江北邵學士曰史記夏本紀述禹貢云雲夢土爲治漢書地理志引禹貢云雲夢土作乂俱連舉雲夢左氏之雲夢分舉不過偶從省文耳唐人據以改禹貢爲從古本尚書不足信也琢案此經亦省文但舉雲字而韋氏以雲夢解之是亦雲夢不當分之一證又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郡荊州藪郭康成職方注應劭風俗通義高誘淮南注郭璞爾雅注俱本之韋氏藪澤名之別亦本漢志藪與澤異詩釋文引韓詩章句云陂障水曰藪鄭氏家宰注澤無水曰藪澤處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蓋澤爲大陸藪則卑溼之地草木含歇蓄泄其間至于水潦既降彌望皆成浸巨澤與藪蓋無別矣水中可居者曰洲本爾雅釋水說文同別作州徐鍇曰今從水別作州非是釋名方言孔晁周書白州北闕注俱云水中可居曰州也水中之洲狀若覆釜九河之覆鬲亦以水中有州可居名之也徙其名者徙即禹貢之土作乂也徙本从辵土聲之字轉變作徙後儒不知徙之即土而解禹貢之土作乂爲土見而可耕治也疏矣

珠足以禦火災　解珠水精故以禦火災

寬文珠蚌之陰精也春秋國語曰珠足以禦火災案古者以

玉作珠故字从玉自蜯珠入貢而取精于物陰個謂龍珠在領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筍珠在足蛛珠在腹凡有珠之物多水族故曰水懷珠以水克火故珠以禦之

沈諸梁聞之　解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

王尚書曰爾雅釋宮補謂之梁采廟謂之梁陬謂之梁凡言梁者皆有高意故沈諸梁字子高也齊公子商字子高宋樂喜字子梁蔡聲字子梁蔡聲古字通用皆高也梁亦高也

展而不信　解展誠也

衛風展如之人兮小雅展也大成皆謂誠也方言荊吳淮汭之間謂信曰展則此云展而不信者猶言信而不信也正楚言也說文誠信也

非子職之　解職主也

爾雅釋詁職主也郭注詩曰職爲亂階蔡邕曰亦職有利故左傳二十六年傳云大師職之韓記疏引干寶周官注云凡言職者主其事也

爲之脚籥藩籬

藩即藩詩四牡于藩作藩价人維藩則作藩張衡五經文字云藩本藩籬字亦作藩屏籬字即論金縢啟籥見書月令孟冬虞管籥甘石星經天籥七星在斗杓第二星主關籥開閉俱作籥說文有籥無論有藩無籥

吳語　嘉定陳琛撰

而未嘗有所挫也　解挫衰折也

攷工記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挫折也李軌讀爲剉加切說文挫摧也挫剉相近爲義也

百夫以拾　解決鉤弦拾拾捍

小雅決拾既佽傳云決鉤弦也拾遂也儀禮鄉飲禮祖注遂注射韝也以韋爲之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衣也此云拾捍者謂內則石個決捍注捍拾也言可以捍弦也案韝轉聲爲捍韝捍一也

安交其燼　解燼餘也

大雅具爾以燼傳曰炎餘曰燼左襄四年傳收二國之燼注燼遺民還餘也

毀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解毀是也

邶風自詁伊阻箋伊當作騤騤猶是也

頓顙于邊

鄭氏儀禮稽顙注云頓顙地無容也

以眩妻于王宮　解眩惑也

廣雅釋詁眩惑也釋言惑眩也王侍御曰釋言本方言文云惑亦惑也樂記感物而動故形於聲音說文眩惑也眩兼眩惑也案眩與該通

狐埋之而狐搰之　解搰發也

說文搰掘也掘搰也搰掘以雙聲互訓搰發則以疊韻爲訓也

玩吾國于股掌之上　解股本曰股

小雅素冠在股毛傳脛本曰股案脛膝以下骨也

而日以憔悴　解憔悴瘦病也

廣韻憔悴瘦也錢詹事謂說文憔顦顇萃之異文琢案小雅或盡瘁事國左昭七年傳引作憔悴惠徵士云漢書引此詩作盡顦如箱曰顦古悴字盡憔聲亦相近憔本作顦

日長炎炎　解炎炎進貌

案以炎炎爲進火曰炎上之義炎廣韻相近書曰若時登庸

益陽蔡芳初校

南海羅崇龄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謂登用之即登庸之義也

爲龍蛇將若何　解龍小蛇大

龍說文作虫一名蝮傳三寸首大如擊指詩疏引舍人云蝮一名蝮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蝮孫炎云江淮以南謂蝮爲蝮廣三寸頭如擊指有牙最毒郭璞士曰吳語爲龍蛇將若何是龍非大蛇也

蛇實足以爲大虞子　解虞度也

書西伯戡黎不度天性史記集解引鄭注云不度天性謂罪得言虞度也

荒成不盟　解荒空也

案韓詩外傳西戎不升請之荒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西戎不升請之廣荒甫注以爲虛也是荒即廣也釋文引郭氏音纊云廣本或作荒荒亦邱墟之空無大雅我居圉卒荒鄭箋荒虛也小雅賓之初筵酌彼康爵笑亦云康虛也康又與漮通爾雅釋詁漮虛也說文漮水虛也埤蒼說法解云漮虛也荒以空虛爲義則當讀如脣

以何者開　解開隙也

陳爲隙之古文王篇隙開也左隱五年傳皆于農隙以講事也注隙閒也

國爲石郭城墉以象帝舜　解國穹也城廓也

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振閒而得竈者注穹地至泉曰閒玉篇閒郭也與廓義相近

沈王以墉而去之　解墉塊也

說文墉塊也重文爲圉北齊南說林訓土勝水非一圉江

今王將很天而伐齊　解很違也

說文很不聽从也即違之義

乃使行人奚斯將告于齊

鍾離事曰行人奚斯即檀弓之行人儀也奚斯魯頌并言之則成偉字

乃訊申胥　解訊告諫也

留雅釋詁訊告也訊今本俱誤作訊後漢書注引衛宏作訊告也所據引歌以訊止王逢楚詞章句引詩訊予不顧今陳風訊作訊蕭吉士曰訊乃訊字轉寫之誤毛詩云訊告也

韓詩云訊諫也告當爲訊訊音信同也于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又兩蓋正其肯用訊訊亦訊之誤也

辭事曰訊告訊兩字形聲俱別無可通之理六朝人多習筆書以卒爲卒遂與孔相似陸元朗不能辨正干寶門云本又作訊音信徐息悴反告也于兩無正云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陸氏狃于韻緩不改字之說謂許爲訊既矣御覽士曰吳語乃訊申胥今亦誤作訊矣學記多其訊亦誤作訊惟騶虞朝訊而夕替莊子山木篇惴然而訊之墨子非命篇百姓之訊也皆未盡誤皆爲告也

如農夫作耦　解二耜爲耦

吸工記匠人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說文耒廣五寸

爲伐二伐爲耦鄭君周頌十千爲耦箋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月令修耒耜注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諸家之說皆同也而又不自安焉也　解恬者靜也

莊子繕性篇以恬養志注恬靜也說文恬安也

皆譁如以振旅　解譁如讙呼也

如本讀金鼓口此云譁如者如叩同聲蓋叩擊金聲以應譁呼也

然而不可往許也　解往空也

賈雅釋詁往空也郭注空手執也毛傳暴虎空手以搏之廣韻往空也

請貞于龜卜　解貞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卜

說文卜灼龜也象炙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貞卜問也从卜貞以爲貞故曰請貞于龜卜

訊諫曰至　解訊告也

訊亦詩之訊

君有短垣而自踰之　解垣者喻藩防

案垣本卑也高曰墻卑曰垣短垣易踰猶人之無藩也

乃逼孤幕而會　解幕帳也

說文帳在上曰幕史記李廣傳莫府省約文書塞事幕府曰凡將軍謂之幕府者蓋兵門合施帳故稱幕府古字通用

無作莫宜

不寬不忍　解寬赦也

漢書文三王傳得見賈叔師古注賈謂檢其罪

王總其百執事　解賈侍中云王往也

穀梁莊三年傳云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簦笠相望于艾陵　解虞尚書云簦笠夫須也昭謂簦笠衛雨器

爾雅釋草薹夫須郭氏引鄭箋詩云薹可以爲禦雨笠案都人士薹笠緇撮毛傳云薹所以御雨鄭箋則云以薹皮爲笠蓋笠以禦雨傳分其用其爲物一也是唐韋之說本合齊語百戴茅蒲韋彼注云茅蒲蓋笠也又小雅南山有臺疏引舍人云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夫須草也可以爲蓑笠說文蓋笠蓋也唐蓋言蓋笠之未成者

韋則言其已成者耳

越大夫種乃唱謀　解發始爲唱

案唱與倡聲義通假孟子創業垂統漢書敘傳禮義是創師古曰創始造之音初良反皆作創說文倡傷也唱導也導有始義則唱爲正字創爲假借

鹿囿鹿空虛　解員曰囿方曰鹿

說文囿苑囿之囿者从禾在口中員謂之囿方謂之京攷工記匠人國宮倉城注地上爲之員曰囿方曰倉是囿之爲員諸家之說合方曰鹿者舊說鹿性善聚亦善散故囿亦謂之鹿

康案封聚鹿臺之財亦取義于善聚故名臺爲鹿臺或作麓說文麓山高麗也麓蓋鹿之滋益字麓又同篆

其民必移就蒲蘆於東海之濱　解蒲深蒲也蘆蚌蛤之屬

深蒲見周禮天官醢人易說卦離爲蟲爲蚌玉篇蘆蚌蜃蛤蚌蛤也

則不知民之極　解極中也

洪範皇建其有極正義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又呂刑屬于五極謂五常之中正也

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　解銓稱也

文選注引倉頡篇云銓稱也注曰銓所以稱物也樂記云律大小之稱爾雅律銓也說文銓衡也

干背檐而立　解說云檐屋水邊瓦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之檐檐門戶掩陽也

爾雅釋宮檐謂之樀郭疏檐交于榱上一名樀一名屋梠名字皆屋之四垂也故說以爲水邊瓦說文樀榱也梠樀也衆經音義引舊注云樀亦榱也說文榱秦名屋橑關也齊謂之桷楚謂之梠說文又云關謂之樀樀廟門也邵學士謂此許君以廣異義也故韋以爲樀門戶掩陽也

王乃之壇列

案古者盟誓則立壇禮雜記孔子出魯東門遇故舍壇曰茲臧文仲盟誓之壇也

踰江五里以須　解踰度也

廣雅釋詁踰度也左隱元年傳土踰月注踰月度月也

吳師大北　解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

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廣韻北奔也史記管仲傳吾三戰三北皆奔走之義說文背本从肉北聲背有北聲郎有北義

玉篇堂北曰背衛風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

越語

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　解山處曰棲

棲本从木謝靈運詩蔡此棲本从木說文西曰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重文爲棲則棲止本以鳥得名故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上衆鳥曰集此云山處曰棲者蓋師曠鳥曰棲之意也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　解資取也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綌

易萬物資始釋文資取也說文資貨也易旅師次愼其資注謂必獲次舍愼來資貨案此經營以資貨爲義說文絺細葛綌麤葛詩周南爲絺爲綌傳同

夫上黨之國　解黨所也

公羊文十三年傳往黨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左氏襄五年傳萊人之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注黨所也

而又與大國執讎　解執讎說文西曰丁

執結憂讎爲義

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解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

戴吉士曰大戴禮男八歲而齔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氣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盧辯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

十爲婚姻之季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畢子書曰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娶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書云前賈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國語句踐欲報吳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限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譙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然則三十二十者嫁娶之限不得復過此耳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　解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

案易說卦艮爲狗艮爲少男于卦位屬東北于地支犬應戌是犬爲陽畜也故爲家故雜爲中男然于卦位屬北于地支豕應亥是豕爲陰類也又小雅有豕白蹢傳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惟豕爲陰類故喜雨

公與之餼

案餼與氣既槩並字異而義同說文氣饋客芻米也重文爲槩又爲餼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作氣儀禮聘禮記如其餼賈之數注古文餼爲饩攷工記玉人以致稍饋司農曰饋或作氣杜子春云當作餼

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　解稻脂膏糜也

說文稻糜也廣雅糜饘也爾雅糜也昭七年左傳釋文引珠叢云淳糜也糜熬米使糜爛也說文又云糜穆也淳饘也

稻脂者以稻米爲脂耳稻與脂者脂則已成者稻則未成脂者耳

無不飾也無不歡也

楚辭漁父飾其糟而歡其醨亦以飾歡對文又師古漢書注曰以食食之曰飾

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萬有三千　解犀形似象而大今徹外所送百山犀水犀

說文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周官迹人以時徵齒角骨物犀象其大者也犀皮堅韌故犀甲七屬掌于面人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亦云犀兕水牛之屬以爲甲橫鼓

欲其旅進旅退　解旅俱也

禮樂記進旅退旅鄭注旅俱也

而爲與邑宸宇　解宸屋霤也宇榱也

說文宸屋宇也宇屋霤也釋名宇羽也如鳥羽覆白覆蔽也故鄭云以屋宇之餘庇覆矣

地君其次也　解次舍也

案次舍本以星之躔次言月令日窮于次注次舍也後漢以爲凡次舍之稱周禮云次舍之衆寡左傳云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則以次爲舍以舍爲稱

靡王躬身　解靡損也

說文靡糜爛也無靡于內而國靡于外荀子君道篇無靡費之用注云謂靡損也

事不究　解究窮也

爾雅釋言究窮也說文窮極也爾雅究與鞫同訓案鞫與究極窮皆聲相轉杜預春秋序曰究其所窮

無曠其職　解曠空也

史記謝無曠庶官傳曠空也漢書賈山傳曠日千年注師古曰曠空也案曠空雙聲爲義

民衆殷　解殷盛也

說文作樂之盛稱殷易曰殷薦之上帝

以爲亂梯　解梯階也

說文梯木階也釋名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孫子九地篇如登樓而去梯階

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　解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風雨用兵利鈍之常數

案日行遲月行疾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之發斂一於月遲朔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之半日遲其遲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本無光光日之光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于望得見其光之盛朔則日之光月其光繞日下民不可得見條以朔見而闕此晦朔盈縮之大略也因其恆順其常者如內

禮輔遲疑　解相參差輔遲參疑也

爾雅釋詁輔比輔也郭注輔相也說文輔輔也輔遲作佛周頌載之云作邦輔信也書曰毋成五服令作弼又通作佛周頌載之云佛時仔肩郭璞輔也爾雅大傳古者天子有四輔臣黃曰疑右曰丞左曰輔板曰輔是輔弼皆爲輔也所謂輔相詠也詩也

皆相御　解御猶將也

廣韻御進也小雅侯御諸友傳御進也周頌日就月將傳將進也御與將同訓進故曰御猶將也

莫適相非

孫案論語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韓君讀適爲敵讀莫爲

慕曰莫無所貪慕也何晏義其義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吐義之所在也此云無適相非者言有所貪慕而非義之所在也

道因然平　解因故也

禮投壺蔽因以請注因之言如故也如故者重辭也

至于玄月　解爾雅曰九月爲玄

爾雅釋天郭注引此經爲調詩疏引李巡云九月萬物黑盡陰氣侵素其色皆黑故云物衰而色玄也

貧飲不及壺飧　解飧大也大飲謂虛假

案說文飧小飯春秋國語曰飧飯不及一食飧飯同聲通假飧大者太玄經飧羊之羣注飧羊大羊也許訓小此云大亦相反公羊傳飲則飯之義解飯壺飧者左傳二十五年傳云趙衰以壺飧從晉當時有此語也說文諸爲壺食形相涉也今刪本又省壺作一

天道皇皇　解皇皇明也

案皇皇猶煌煌也小雅朱芾斯皇箋皇猶煌也陳風明星煌煌毛傳煌煌光明也說文煌煌火也連篇文說白虎通皇煌也說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遲也又太玄解爲太皇皇小雅皇皇者華皆疊之省若疊經大雅之穆穆皇皇正作皇爾雅所謂皇美也又魯頌泰泰皇皇箋讀皇作暀暀猶往也檀弓之皇皇如有望義又同栖栖

日月以爲常　解常象也

跋

國語翼解六卷今所見史學叢書流傳之本皆缺卷二之第九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及卷四之第二十九第三十卷五之第十五第十六凡共八頁檢六九齋撰述稿所附國語翼解十六卷頗多不同廣雅書局之史學叢書輯刊於光緒間六九齋撰述乘爲陳氏生前手定所附國語翼解則於卒後由王宗涑氏所編定者前於廣雅者數十年道光二十九年王氏有跋曰國語翼解初無編第但國別爲說今次爲十六卷宗涑搜采先生簡札綴輯增成者也據此知翼解初稿不分卷第則史學本之分爲六卷當亦後人據初稿所編次故與王氏綴輯者多寡不同也茲依王氏本補史學本之缺頁其內容皆有增益故篇幅較多何者爲綴輯簡札所增則不可知矣

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高誘注

戰國策自劉子政校定，至宋嘉祐間，已多散佚。今所傳者皆出曾南豐重校本。高氏注，附時止存廿一篇。今僅存十篇，以高注淮南相校，頗有繁省之殊，似十篇往尚非足本也。自鮑彪注盛行，芟棄高氏注，又擅易篇次，好古者病之。雕刻川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校勘精審，最爲藝林所珍。近雖重栞揚州，而於文句可疑者，往往輒取鮑本羼入，殊非不知蓋闕之義。黃君蕘圃乃取家藏宋槧本重鋟，諸墨本行款點畫，壹仍其舊，其中烏焉魚豕，審知譌誤者，別爲札記，綴于卷末，而不言移易隻字，吳正傳所云存古闕疑者，今於蕘圃見之。洵書城中快事也。伯聲跋疑塞惠爲武后造字，予謂劉校高注，在兩漢時斷無此等近俗別字，而六朝人喜造新體，如先人爲老，巧言爲辯之類，一忠當朝臣字相似，附會成之，陸德明論語釋文，悉所見，皆云古臣字，則非昉于阿武矣。錄期卽公仲侈，侈與用聲不協，當是側之誤，隸書多假用，故倗僞爲侈，倗用本一字，用與濫聲相近，故亦稱錄濫矣。諸釋之次，偶舉一事，質諸蕘圃，願有以教我也。癸亥仲冬竹汀錢大昕序。

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許五第十二
西周第二　齊六第十三
秦一第三　楚一第十四
秦二第四　楚二第十五
秦三第五　楚三第十六
秦四第六　楚四第十七
秦五第七　趙一第十八
秦一第八　趙二第十九
齊一第九　趙三第二十
齊二第十　趙四第二十一
齊三第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齊四第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齊五第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齊六第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齊七第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齊八第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齊九第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齊十第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齊十一第十九　燕二第三十
齊十二第二十　燕三第三十一
齊十三第二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齊十四第二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宵。以齊爲立。如此字（字一本作類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鍾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鍾作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美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覿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誓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正道彝。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大篡虛之人。列（鍾劉同作例）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鍾集作立曾作兵）爲強。是以傳轉（一作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溶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攻鍾劉作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剛。（集曾无剛字）蘇秦結（鍾劉結下有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憚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關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總衆人之筴。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面字）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爲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毒辯。下遷三王。二世愈甚。憨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宜。（一本脫宜字）救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鍾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為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盡盡作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頓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蓋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棠庭之中。（樹或語作章華之臺注云章華宮名在華容有章華臺）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周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鳧壺臺（一作頸）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烏集烏飛。兔興馬逝。（曾集作兔逝）瀸然並（一作止）至。（一作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无凡一二凡字）凡一鼎而字。（一本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教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承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柔。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誠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曾集作耳劉錄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黃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謂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絕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續史記周作長）於秦。史厲（一作史厲）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惡（續史記周作長）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趨於秦也。（集一去弗字）

楚攻雍氏。周賴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其之爲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集曾一去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辯士忠臣。令

誅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雖子。（甲本作子。集本與作子。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會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作趙劉）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曾鉅集作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謂陳公曰。（劉本題趙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祝弗。注云。人姓名。宋版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弗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敕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巢。弗必走。齊王讎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卽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曾元刻。）故（曾元刻。）必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強楚更處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作仇郝。）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令相觀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曾集吹勁作曾。）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陳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惰。盡信（貴爲下有物字。）（劉本无）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歸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隨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盍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驚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是字。）何不封公子咎。（曾一作有。）而爲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絕。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賁（賁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曰。夫空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土也。居中不便。（一本便。劉作使。賁作使。）恐作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晉（曾集劉作亡。）國之情。公不如逐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秦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旦使人攜金與書。間遺昌他。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而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亡來字。）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照翦曰。爲公盡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寄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照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器之於楚。遽和東周。嚴氏爲賊。而陽翌（曾一作堅。）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戰以乘車駟馬而逐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諸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翌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擄之也。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慶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爲周最謂李

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

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秦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利溫囿以為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

令不橫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

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歸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

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冷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伯

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坊。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奔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今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

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

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

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楊作窮，劉作窮）下言也。（張儀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錢劉作楊，楊里疾也）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也。（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一本無爲字）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王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王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勁強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秦西河之外，故魏邑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西河之外）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亦仕秦也）臣恐王之如郭君。（郭古文虢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虢賢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一本有適西山二字）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也）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一本無者字）楚智（一本作知）橫門君（一本有君字）之善用兵，用兵（錢劉無用兵字）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二人陳軫橫門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秦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孝己殷高宗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字）其君，天下欲以爲臣。（子胥伍員楚大夫伍奢之子也）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告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爲子車約。（約具也）對曰：臣之願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楚王之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劉作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

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爲）臣乎？軫爲忠—（一本無忠字）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本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臣乎？軫爲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邑，所封也，秦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其後，秦欲伐齊，（伐齊曲沃也）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弊邑秦也，大王楚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懽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諍人而鬥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鬥，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

孫衍。（甘茂門客之姓名，故曰內攻孫衍。一本下有也字。）而外與韓侈爲怨。（韓侈，韓相。）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速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攻宜陽，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之道，而怨樗里疾公孫衍之道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爲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變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禦相拒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辭強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過也。）（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爲蘇所棄逐也。）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爲韓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谿谷。（塞谿谷，塞谿谷之路，今京城里之谷，今京城。）（塞谿谷，塞谿谷之地，或作塞鬼谷，大非。）地形險易，蘇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謀以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贄，厚其贄以迎之。）彼來，則益之梱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與一作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一作蘇代。）僞謂王曰：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劉無之字。）

甘茂和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於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更道而而二非。（更道而而二非，謂之厚處之。）甘茂知秦王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一一水無而乎。）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周首。（周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爲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語也。）（其意也，故訂周首告臣欲王逐之也。）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和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蓋仕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鷙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所井陘也。事，謂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合田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合，和合也。）而以順子爲質。（順子，齊公子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驛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伐也。）敢告下吏。（下吏，奈吏。）秦王使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鮑劉一作不以爲義，若下注作弗明，上當作弗義，以告弊邑。大國，謂也。弗義，不以爲義，弊邑，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陽武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救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甚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二字，曾鮑無。（史記有趙字。）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強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困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鮑劉擊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繆。五也。（齊秦爲晉所繆故，謂之繆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矣。（劉作兵，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矣也。）夫取三晉之腸胃，（腸胃，喻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願必之有爲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丑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芮，秦臣也。）（鮑十作庸芮，庸芮，秦臣也。）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積，怒，太后故趙不贈。何暇乃（乃，曾鮑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殉葬也。）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秦。以臨三晉。禮必非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一本曰君半 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稱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是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鄒魯。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失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趋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臨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迹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一無他慮也

魏曹綠本有文字 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勝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率領。然而臣有患也。一無 夫楚王之以其臣請率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率領。然而臣有患也。已上十六字 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西於楚。是令張儀一本無儀字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楚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無儀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將公。不勝。必亡。越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一無 封君作封字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稽節於韓魏。而齊之橫新加與。與一作弄 齊秦交爭。韓魏東鄉。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橫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身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成。齊湣之地以薛鄒。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睢。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謂魏冉曰。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在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秦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諺曰。人主一無主字 後歸作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術不足以當補貿。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誠以臣為賢而輕辱臣。倘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厲。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聰王之所棄者。倘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其凋弊。與無曾綠刻一作刻無 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聰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以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辯也。意者臣愚而不圖。史記圖作物 於王心耶。已一作以 亡一作以 曾作亡 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願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曰。一無 設字

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將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愚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賁之勇。而死。此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夜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蘆水。而無以餌其口。坐行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殫也。是以杜口塞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愿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滅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廣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齊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一辭字。而韓不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生曰。蔡。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無一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樓斷無諱。皆下有高陵並不請大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斷諸侯。割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憂。卿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皆下有華陽二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走字涇陽。皆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靈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靈博曰。吾勝。靈。靈籍我神三日。不勝。靈。靈困我。乃左手爲裘。投。右手自爲投。勝。靈。靈籍其神三日。叢柱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興瓠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鎮劉一無疾字。百人城與瓠。瓠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瓠爲器。則已。已稱瓠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弊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

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續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葢。張儀之力少。則王遂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盲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倘猶算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爭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一無字）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有郢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於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爲（劉一無即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有（一本下有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爲（一本即爲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經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續一無虜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守閭娶曰。其夕。某儒（曾云。恐作孺。劉作竊）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娶。且君挾主輕下之日久矣。閭三人或皮。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寫。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聞非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戚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鴻惡。或與嬖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愚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鬲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偈。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有欲（一本下有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劉一作何君）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靈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盡忠。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辯。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曾作顧。一作顧）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雖困辱。憂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忘。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穿雖無憾無悔）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劉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盛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脅惑（過一作圖）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非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王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圖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曾本作令主）正亂批忠。折衝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厲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毛嬙、西施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又有太史嘉。（曾作瞰）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

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載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慴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營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禽。滅吳。一作一作刎。一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棲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蠖。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覩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西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曉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諸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一本有君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秦敢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攻秦。藍田。秦邑。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勉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一無肯之二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有告字。急。秦來救也。秦意不敢出。秦意疑。故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絕秦攻楚。不救也。三國得出意。有功也。薛公曰。善。遂發車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官。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有功也。薛公入魏。面出齊女。婦人大曰出。韓亦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刼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爲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秦邑。齊秦合而立負海。負海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負海。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已眠。欲困者欲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眠與佐也。佐。負海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亦自謂欲困薛公。故曾請爲王因眠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負

芻必以魏殁世事秦。（身世）齊女入魏。而怨薛公。（怨入薛還公也出齊已女也）終以齊奉事王矣。（女王以齊奉事王也秦韓王奉矣故此王言不言）（齊韓春計故事無效）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也講成也一本下有割分字一河東）（地之界與三國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云大利不亡國故入曰三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三城謂河東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西北）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定也）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今時韓魏孰與初時強也）對曰。弗如也。（實不如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魏齊皆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也）中期推琴（注續引史記國中策秦作推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三數也中期秦臣也料）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晉范氏中行氏智氏韓氏魏氏趙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故智伯氏破滅於先最也）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晉陽趙地也故智伯帥韓魏二氏欲滅趙氏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二尺為板沈沒也）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驂乘三人共載曰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滅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本云魏桓子肘韓康子履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滅其三家之卒共謀分破智伯故曰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智伯為三家所分身死為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晉陽趙）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見智伯國於晉陽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輕易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秦以上洛使秦不助楚也）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在陘山也）秦責賂於魏。魏不與。（上洛與秦）營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會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上洛失）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資財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亡也）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效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境會也）楚怒秦合。周最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故秦使周最解之不罪景鯉而德周秦與周與秦遇之意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一本無景鯉二字）楚王使景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地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一留作留者劉）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

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自謂孤國也齊魏無楚則秦一本下有無楚二字）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楚使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始皇王十六年乃稱帝正故曰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有其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田器也古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掩威也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并也）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入納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四國必從。（四國韓魏燕趙）頓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此說皆有史記小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所都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史云作翔）王申息眾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材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蕩之首章）

(弊無也。一本也字下有鮮少也三字。曾人其初始無不為善,信少能有終,終難也。秦強賊,可以寬定天下,恐不能持之,若捉諸尾,故難在終也。)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無也字。謀卒殺於鑿臺之上。智伯貪趙之地,於榆次之禍,[illegible])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貪齊之實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王襲殺之於干隧。一本無也字。[illegible])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劉本設字一作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一本下有人字。[illegible])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越而伐齊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齊邑也。)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返也。禽,一本作禽字。[illegible])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言勝有日,明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台名,鑿其地上為台,故曰鑿台也。)今王妒(劉本一作妬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劉本無援也字。)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喻人有心,予忖度之。一本已無予忖度之字,以躍躍為[illegible])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而越不可信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難得易失,人之時也。大喻明君則之,女兼人之喻也。)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矣。(累世之怨,[illegible])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也。)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

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還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陽、右壤。(一本攻字下有隨字。)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不與得地同。)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應下有悉字。)悉起應王。(四國,韓、魏、齊、趙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也。)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已為齊所滅,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膏腴,肥也。平原,一作平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劉本無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亢也。)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泗水為境,泗在齊南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詳,善也。)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劉本無於字。齊魏雖未能為帝,然猶禁秦為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多也。強,盛也。)一舉事而注地於楚,(事,兵也。)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劉本作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臨以韓,(劉本作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為秦候望,喻屬秦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魏為秦候,[illegible])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任兩海,(一海東海也。)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攻也。不待攻而服從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王,昭王也。)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

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以仁義為強。桀紂不能自存者,無仁義也。)昔者趙氏亦嘗強矣。(一本嘗作亦。)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剛平,衛地。)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illegible])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遇,會也。)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從,化也。)齊太公聞之,(太公,齊威王之父也。一本作代字,呂氏齊田和也。)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陳侯,齊侯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申縛,齊臣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枝桑、格道,[illegible]也。)格道不通,平際絕。(一本無際字。)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罪,[illegible])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會也。)於是夫積薄而為厚,(劉本無為字。)聚少而為多,(劉本無為字。)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側紂之間,[illegible])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謂秦王曰:(昭王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伯主約而不忿。(約,儉也。)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一本作大服不驕,從鄰也。[illegible])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劉本一作得。)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恤,憂也。)驕忿非伯主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古之先王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也。)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智伯以圍晉陽,卒為韓、魏、趙三家所滅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一本作干隧。[illegible])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illegible])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太子也。[illegible])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能始,難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三川,宜陽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言,謀也。)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

（周，東西周也。將宜陽之事而東之，故曰徙。謂周之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侯也。陽侯，塞名。一下有之字。）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三王之外，可得爲四；五伯之外，可得爲六。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有後患，亡滅之事。）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吳王夫差、智伯，皆亡滅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行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爲半耳，故曰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世主之心約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何以知其然也。（也，故修。）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助也。）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等也。未能復戰，兵勢等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權，權變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也。言其弱。韓弱而楚孤也。）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秦失魏援，與國弱，故受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辯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爲中期說，言中期遇明君，故不見罪。若遇桀紂，則必殺。一下有誅字。）秦王因不罪。（曾本：紂殺比干，桀殺關龍逢。）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孫消，曾本作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孫消數行伐有功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太后，楚女也。辛戎，楚人，自楚亡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相周也。）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孫消爲秦相也。）

樓許約秦魏。（樓許，曾作樓啎。）魏太子爲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彊，魏臣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旋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留止。）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期，曾作其。）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秦伐魏，故言秦來伐，必害東周也。）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孝文王之子。時質於趙。）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數多不可數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世也。）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子傒，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託子於趙，不可知其吉凶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

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王，昭王也。春秋高，年老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崩，喻死也。用事，即位治國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陽泉君也。朝生，木菫也，朝生暮死。）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四方維持之也。）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助也。）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人名。）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取以爲己子。）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畔，背也。施，惠也。）是自爲德講。（講，曾作構。一本作誠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駕，天子崩也。晏，晚也。日暮而駕，喻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也。）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楚衣服。）王后悅其狀。高其知。（狀，貌也。知，智也。）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自子，以異人爲己子也。）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誦，讀也。）王罷之。乃留止。（止，曾作宿。）間曰。（間，空隙也。）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陛下，謂秦王也。嘗，曾也。軔車，止車也。）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王喜之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曾作樂。）少庶子甘羅曰。（少庶子，官名。甘羅，文信侯家臣也。）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張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字。）文信君叱去曰。（曾作去叱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櫜生七歲而爲孔子師。（史記作大項橐。其道大，故曰大。）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也。叱，呵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秦將白起也。）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不知其數，多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擅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之，距而不肯行也。白起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一作因之。）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謂資帛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報，白也。先報趙，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

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今秦有其十二。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數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毀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鄭朝，一作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衡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上有則字，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上有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一本作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爲兵首，請爲大王恐趙兵以過。過，余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一一本作王字。能用司馬（一作司空馬）爲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曰，以上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若用之爲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殺武安君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君將，人代武安君爲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責。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杯。將軍爲霸於前，而捍，捍，劉一作捍。七首當死。武安君曰，綠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綠，李牧也，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著不信，綠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捐，振捐，猶收，綱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敢。臣不敢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司馬門。趨甚疾，出敵門也。右顧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徹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知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都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嗟，劉一無嗟字。乎司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別見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屈，窘。而百姓罷於外，罷，勞。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作桃。賈對曰，姚賈，魏人，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安，止。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劉本作帶。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知，一作疑。韓非，韓公子也。著則名之，此十餘萬言，蓋時在秦，故知之也。（知，一字短，）珍死於譖，史記注別見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臨盛門子容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容盜於大梁，爲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盛門子。史死子組曰，世，盛，世世盛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聞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劉殺之。盜遠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至身死國亡，亡，失。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盛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容韓，非，嬈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故曰朝歌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而序，逐也。棘津之隱，不屑，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屑作又不能自屑也。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下也。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人字。也，倫，爲市賣小利於其鄙人，邑名。南陽之解徽，稱之免囚，解徽，也，幽潛不見升明，貫縛於南陽，故曰南陽之解徽，幽，於公子糾不死，其難，爲管仲束縛而歸齊，故曰，齊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乞人，於秦，穆公相之，而朝西戎，饋五羊大夫，於秦，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晉文公用管仲，管仲，犯之謀，破楚成王，此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諱，醜，恥。天下，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爲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淵，申屠，不忍見刺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汨水。敢曰，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爲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望，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乃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賈功不賞，誅非，韓公名者也，一無者也二字。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謚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時齊嬰子田嬰也號靖郭君而封於薛也是 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也 盼子有功於國。一國下有而字 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 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弗與 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大臣與百姓不為申縛致力盡用也 今嬰子逐。[illegible] 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便利也 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輟止也 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閈齊之公孫田氏也 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illegible] 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閈也 公孫閈為[illegible] 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削分 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illegible] 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之也 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謁者通辭者也 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illegible] 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還 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無走也 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illegible] 君曰。亡。更言之。亡無 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illegible] 鉤不能牽。牽引[illegible] 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illegible] 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陰別本[illegible] 奚以薛為。夫齊[illegible] 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illegible] 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illegible] 而數覽。[illegible] 王曰。說五而厭之。[illegible] 今與一作令 靖郭君。[illegible]

靖郭君善齊貌辨。[illegible] 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病也[illegible] 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illegible] 靖郭君不聽。[illegible] 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illegible] 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illegible] 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illegible] 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illegible]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illegible]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illegible] 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illegible] 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illegible] 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illegible] 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illegible] 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illegible] 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illegible] 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illegible] 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illegible] 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illegible] 辨又曰。必聽之。[illegible] 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illegible] 雖惡於後王。[illegible] 吾獨謂先王何乎。[illegible] 且先王之廟在薛。[illegible] 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illegible] 宣王大息。動於顏色。[illegible] 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illegible] 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illegible] 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冠。帶其劍。[illegible] 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illegible] 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illegible] 七日。謝病強辭。[illegible] 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沮止 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illegible]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illegible] 田侯召大臣而謀曰。[illegible] 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illegible] 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illegible] 田侯曰。何哉。[illegible] 夫魏氏兼邯鄲。[illegible] 其於齊何利哉。[illegible] 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illegible] 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之弊魏。[illegible] 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illegible]

南梁之難。[illegible] 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晚，蚤遲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入，從也）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親，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與魏戰而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擒太子申也。故曰魏破韓弱也）韓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爲齊相，（成，鄒忌邑，封侯也）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功之功，謂伐魏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二十兩爲一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威震）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其辭於王前。（驗，信）

田忌遂走。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禽之也。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角，此之謂也）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孫子，孫臏也。大事，謂兵在郊之大事）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還）使彼罷弊於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主，彼也）主者，循軼之途也，鎋擊摩車而相過。（軼，過也。轄擊，徑之狹也）使彼罷弊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唐、高宛，皆齊地名也。今臨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雍門，齊西門名也。衝，突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所封，田忌所不欲也）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從此出）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爲（一本爲下有君字）留（一本留下有之字）楚。（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恩也）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亦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不悅，惡其專也。一本無不字，悅作惡）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一作說）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以，一作亦）幾何人。（一本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塞，仕者蔽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體昳麗。（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窺，自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十二國吏作徐君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一無公字）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一無忌字）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一無又字）弗如遠甚。（遠，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一無於是二字）

入朝見威（一無威字）王曰。臣誠知不如（劉，情作不如，臣作人）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蔽，壅蔽）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一無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一無諫字）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收，增。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言其興國乃自於朝廷，修之內政，不待用兵也）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假韓魏之路也）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章子，匡章也）與秦交和而舍，（交，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也。一作幟）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言章子以齊兵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如也。此者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攻齊，爲章子所敗，故稱西藩之臣而謝之也）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一本吾下有之字）使者（一無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作致）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不欺生君也）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楚也）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助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令，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全衆中立，以助二國交戰之後，擊其敗者）其見恩德亦其（其，曾作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古本作晉王。合三晉而東謂齊王也）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割以附益秦，不自出力也）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烹，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覆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目不乾，言哭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南，向。北向而孤燕趙。無所出其計矣。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晉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與，參。

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塞，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也。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解散速疾。卽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都。臣竊度之。度，計。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轂，輪。人肩摩。肩，摩相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揮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揚，發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作敵。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國。至，一作過。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爲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恫，喻息。猲，恐。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爲齊相也。連橫，中之國橫合關東之國從。說齊王曰。齊王也。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強，大。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殷，盛。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爲從。從，讀縱。秦也。必謂齊西有強趙。而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觀。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纔。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澠池。趙入樂，朝於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博，甘陵。關，隔。隔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寄。未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曾有里字。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韓齊爲與國。相與爲謀與也。有患難相救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也。韓晉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田臣思，齊臣也。不如聽之。聽伐，長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噲代爲子之。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天下之名。子噲讓子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劉無下字。以燕賜我也。我，臣思也。自謂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遂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讓天下之名。子噲，燕王之國也。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趙一劉無趕字。貴子秦武王也。用張儀之辭。一作下有也字。又使至。一無又使至字。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効，致。王曰。柰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今齊王甚憎張儀。一無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色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也。故曰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王城也。

天子所都，以兵臨之，察可出，而挾天子，猶其圖霸，故曰此王梁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結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猶作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實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曰：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竊作魏王。）因一（本作因。）相儀。儀見秦梁之齊合橫親，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欲敗張儀合橫親之謀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誠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爲，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張儀也。）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祝，願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塞。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儀與之俱。（俱，偶。）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儀字。）

昭陽爲楚伐魏。（昭陽，楚將。魏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擊。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授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首揔令尹兵權。）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殺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譬，猶作乎。公昭陽。）楚有祠者，祭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授公甚公，公以是爲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爵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城。）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一下有也字。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一本有之主也三字。）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唐縣。曲逆，今蒲陽也。是時趙蔚，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制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儲於君矣。（君，李向也。）秦攻趙長平。（一本無平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隱蔽，蓄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燋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大。）却秦兵，（劉本無兵字。）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爲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鄢中立王。（鄢，楚郢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脩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入獨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割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之字。）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人說二字。）薛公以齊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脩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脩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懷王也，齊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

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己，太子也。使齊奉己立以爲王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也。欲致割楚以許齊太子也。謂告齊君也。齊得割，則太子故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與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遲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稱。)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無辭立太子，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一作齊辭於齊而爲交。)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讎謂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故曰楚功見也。而楚使致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劉無之字)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鯉，楚臣也。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也，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說途，遊說之途。)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此於二字曾本無。)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且蘇秦巧辭以此，反覆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也。孺子，王妾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爲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服美珥則知王所愛，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孟一作田)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之子，一作文。)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一作吾)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此桃梗，畫荼與鬱壘首正以門戶，以禦凶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不入秦也。)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劉作禮，一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劉本下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宣王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譆。(齊王，宣王之子也。)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顛蹶而走，望拜而告急於齊，齊雖救之，其得則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欲使人急救，若己在隘窘之中，故曰豈用強力也。)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道也。)董之繁菁(菁曾作青)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謂雖尊。)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欲以爲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故得爲長者之名也。)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有字)以補(一本有之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闕，失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劉作請臣)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浣。衽，衿也。)田瞀(瞀讀曰賢瞀之瞀，一作苗，子明作賁)曰。車軼之所能至。(軼，車轍也。)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一作友。)如使而弗及也。勝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聞(聞一作問)孟嘗君曰。(劉作告。)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殺之，謂誅也。)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置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也。幣，束帛也。)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殺馬羊相壓，出其血以盟誓也。壓亦殺也。)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羊。)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無以伐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劉作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使不殺其舍人，是轉禍爲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弗悅，不悅也。)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錯，置也。置木而據處於水也。不如魚鱉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當，猶禦也。曹沫，魯莊公臣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故有所不及也。之，猶用也。所長謂所短者，故不能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鄒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鄒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媛潔，（續別本媛潔，媛，美也。）貴妻子不恤，憐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戍。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愛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才勝英人曰英，千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累，誠說君之義。蓋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閨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鄒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淄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閒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曾亟，一作主，主，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淄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桔梗，山生之草也。一曰作生山之上也。集作山。及之中，一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百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淄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嶺，旋。腐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勃之苦。苦，勞。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爲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使計，救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國邯鄲，號彼晉鄙帥師救趙，長秦不敢逆軍，軍次蕩陰，趙國危平，原君勝使賈偃請公子無忌，無忌乃竊兵符，以擊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爲天下稱。（曾無此七字，劉循作偃，）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完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稱，謂一作覆，作逆。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刦趙魏，蹠中國，封，蹠，用別本蹠作刦，下同。衛之東野，刦，取。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有已字。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所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距。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專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懦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殷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貧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伯燕曰馮諼曰）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解曰本無姑字）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來晚。孟嘗君曰。善。願內諸公往矣。公孫弘歎諸。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國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集解曰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此字衍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忽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設義聽行。館客胡公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發。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得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謂捨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謂捨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謂捨子曰。卑之必至者。死也。

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諸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寡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臣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集解曰去滅亡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解無）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不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據慢驕奢。則見從之。是故無其實而享其名者削。無德而受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祿必操。（續云爲士故曰。稱功不立。祿願不至。此皆華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堯輔舜引職國策列有七友。雄陶。乃何。續考伯陶東不齊。奈不虛。嬉甫。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蓋面問。不媿下學。是故本有能學。故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真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臣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願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惑陋。守

齊國隘恐失。（曾本無仲夫字。）振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字。曾有。）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駿耳。（劉本有之字。張無。）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愛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張本無也字。三同。）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而以字。一字問也。）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瑱。環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一本不作非字。）朝。何以正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鄒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營養千鍾。徒百人。不益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迺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而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摈秦。勿使爭立。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舉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斷矣。堅筍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軍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士而二門隳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趙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鋌。）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有（一本非下有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隳黃城。故剛平之殁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隳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褊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滅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最劉本作仲字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賓。外不賓。內不反。則掖絀朽腐而不用。幣帛矯盡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趨亡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曾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卒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楚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跂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字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曾本作折轅而炊之。殺牛而饗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驚視。君翁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者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鋸。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櫓。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悉也。一作日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北一作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作爲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非咎樞。一作書。畢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則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下則爲而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士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靈壞中爲戰具。蒐爲守備。爲死士。資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奪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跳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曰字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已。一作禽於齊矣。衛鞅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孤援，淳古曰：即孤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義：閔王，斷之恒衢，百姓不附。齊孫臏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典以此爲閔王時事，謂史記備載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續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與一乘亡。逢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冠，逃太史之家，爲洒掃。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絕騎劫，遂以復齊，遂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王孫賈乃（一本無此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譖之。（三同集解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舜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一作亡。）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續云：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晉，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無此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萬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待（續云：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梁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堞敝主困，爲天下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寡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敗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幕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能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攜背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夫者（曾鞏本無者字。史記有。）亦指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變地定封，富比陶、衛。（續云：陶、衛公也。斷：衛公子朝也。富比陶衛，朝此世世稱孤寡。鮑作富人。）與齊久存，不能立桀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齒，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曹無此三字。）以爲遺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刪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威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地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聊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城，襄王爲太子，微時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劉本嚴字作巖。句絕。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有貫珠者。則貫珠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劉何曰。本)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舉(曾一作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續劉一作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續劉一作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一本下有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給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良一作劍)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續云能音耐)。下壘枯丘。(續云丘音綺。古叶音異。改作畾於梧丘。獻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由。皆有平聲。亦當平讀。一說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鮑作拔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續鮑作騁)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劉作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有君王后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闕(一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一作以)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共者客)(跋王狂。責逢致失策。令據遜。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柏。古音譜。莫切。寄。一古音怡。古音亦叶。一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齊以淖君之亂(一下添國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一作楚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罷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別作約帥）曰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曰破齊。秦必有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一作與）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路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罪。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失牛關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以固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荊（別作刑）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爲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土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讙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曾其後三字。此謂盧賢也。）

邯鄲之難。（別作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制趙。趙見亡形。而有（別作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盧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淮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之字。）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國。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居事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澤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懼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遂興大梁。取（曾作）葵。昭奚恤取魏之寶器。曰（曾作曰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已曾作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斂席。寵臣不避軒。（越不斂席。曾不久之意。不避軒。女寵不斂席。男愛不避軒。減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謹受命。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國志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發而殪。王抽旃旆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錄劉試一作式。又作式。黃泉。廣雅。黃泉。墓也。論曰。爲王先用埴數。爲王作墓以御墓魂。）（藝文類聚引安陵君題試黃泉墓壙埴。新序作壙。）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城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鄧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客因謂。劉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鄧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鄧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細曾劉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更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已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擊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劉作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補韓一編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曰。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臣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奮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蠡。徐廣一作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車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臣苟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詐。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遠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劉作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資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儀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解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樂。死主殿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臣。一作稱。）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盧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實。一作奇。）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乃。）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

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一本無曾字）作陣卒數戾有（一本無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逝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衡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一作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犬牙交錯地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願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遂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曰是（一作周）列縣商我也今楚萬乘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遂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遂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華）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文王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覆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裘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撫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圍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一作日）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覆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彊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曝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輔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痛而殫悶寇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濟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蒙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整蒙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逢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蒙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若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抱獻與五官得法而百姓負雞（一本作離）次之與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與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一作余豈悉）無君乎遂自奔於麇山（漢注引麇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續漢書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王亡於隱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渴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而）而不避章閭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一作勁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讐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尹欺絮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收（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令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觀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別本已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强也。恐秦之趨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尙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尙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能好聲習音者以懷從之。資之金玉寶器。率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强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怒於處樂。必厚幣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奮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一作欺）已也。靳尙謂楚王曰。臣請隨之。能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尙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尙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尙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亟。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隆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曾作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一作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昭常請守之。昭常出。靳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靳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强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國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靳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當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賊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聽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盧。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組。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陞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而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楢（一作四）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而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偽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無鶩羣臣之相惡也。傷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竭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袖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褒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褒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舟。王曰。諾。乃舟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使習而舟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褒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實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三國韓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儀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一作楚）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相。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竭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齊。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聽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舉）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許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面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恐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爲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執中國之權。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桀蹠（一無蹠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其佐之也。夫一桀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聚。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謂爲信。奪患有成。勇者義之。難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盈盈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一作載）大名。無所寇攻。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嗑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褒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悖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菁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非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鄧陵君與寢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鄧陵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辭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驛。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補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數蚊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調鉛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蹇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黃雀（一本夫雀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鰌鯉。仰噣鹹鹵。銜其六翮。而浚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弦。治其繒。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彼楚碆（碆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抗矣。故蹇游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陟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飲茹溪之頭。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三同集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一無此輦字）從鄧陵君與寢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祖塞之內。而投己乎眥睚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以字）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數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曰。（一本下有二字之堅也。）六十而齒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齒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畧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勸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趣令屈畧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作癘憐王。[illegible]）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布（褘布一作雜布）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曾合作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鮑憱一作懼）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求[illegible]作引[illegible]國）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

不肖。阨於州部。堀穴（[illegible]）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illegible]）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曾又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乃一本無）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其一本無）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王一本無）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奈一本無）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盡一本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書。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春申君曰。善。乃召而見之。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考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illegible]越絕書又云。[illegible]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illegible]）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斷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丹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丹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敵）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敵楚也。敵楚見強魏也。（一本敵楚見強魏也。作鬬楚敵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續趙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爲。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嬃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嬃。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郄疵（允和姓。郄邑。晉郄氏之後。疵者郄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雖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寵生驕。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趙策二家雖憂。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亂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趙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親疵端而趙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復。（西本只作復。劉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益。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鞏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鞏曾作簡）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圍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箭幹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攻。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剛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知瑤。）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過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變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褫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廢。廢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過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幕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乘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

天下者。約束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秉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秉。襄子惧然曰。何故。吾聞離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秉服。臣願捐此先君之所以霸國。安社稷乎。鮑彪作也。吾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閱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傷。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巳。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請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逃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巳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曹本作衽。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苦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而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猶去字。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續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問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實。衣出血者。太史公疑涉傳襄子自殺車廂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報豫讓。或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爲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梁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趙燕爲室而鉅。荊軻嘗之。主謂趙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趙燕曰。臣欲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居不衆。主嫌信臣。百姓怪曰。國有大事。燕必不爲用。今燕之鉅宮。曾收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郡縣圖志。洛陽縣。秦之故城。今無問。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能車駕馬。桑輪蓬蔽。羸羸埃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蓋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墓。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曾本我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汎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廉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雖臣計則生。不雖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難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熟。盜賊衆。人寡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倍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衆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都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趙恐天下之驚。故徵齊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禍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曾國。特韓未察。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晉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壺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蠶食魏之上黨。則地於國都。邦屬而壤絜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卷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

是矣。昔者五國之王，皆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爲之讎祚。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梁）高平於魏，反三公什（續云：史記敘三公什潤，什潤作經分先爲）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非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曾作地）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矣。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批譯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軍，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葵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黃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黃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猶焉。臣諸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黃，馮亭守三十日，謁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續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曠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郡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從爵三級，民能相樂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哭，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無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組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彊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繇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德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趙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趙信、秦中，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成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北）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情，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操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皆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然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彊，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救，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違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窯亡（作亟）之。今兩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聞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使）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費作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續云：攷安作案，移不能好其人。）

秦禍梁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堞，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愛，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因起兵而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作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願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勤。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旋踵取洪。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鮑刻去行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鄴。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鮑刻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鮑刻作闔）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四字）西面而事之。是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陽。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為（一本無為字）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遠。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怨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匿存者。然而四鄰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殺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故微之為著者彊。察乎息民之為用者伯。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收亡作破）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illegible]）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三本同無之內二字）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皋。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無乎字）王曰。（曾本無曰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便事之教。動

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奈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作止）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作祝）髮文身。錯臂左衽。（[illegible]）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故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

與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昔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業。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勸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於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狂之愚也。以私輕國。賤（劉改賤作賤）之類也。犯嘉者身死。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勸。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勸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順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變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聞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其字）道。（劉作後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鄧魯無奇（劉改奇作藝）行也。（曾本無也字）俗辟而民易。是與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遂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還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謂吏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命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

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侈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徐廣曰。或作帶比。注引駱賓王集周紹胡服頌云。胡率鞍韉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帶與師並相近而設。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率主之行。媚意靈力。微諫而不膠。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剛弗服。逆主非其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辱。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更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典（一作典）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循）衣服。以待令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贄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興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兵。不可以險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贄再拜稽首曰。臣不敢廢令乎。至（第劉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道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檢中。辟地千里。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郗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機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機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懼。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非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使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黎）。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緡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賤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肖。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倚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屠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魏廉頗救魏。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趨秦遮齊。遮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趨之。是我以王因絕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趨薛公。敎子敎謂李兌曰。趙長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過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平原君請（劉本請作明）。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郗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鉤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劉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脅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翠鏌鋣。（曾作）須臾（曾作）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翠鏌鋣須臾（曾作）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盛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敎是

敵守。而秦能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徵君之命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歸。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爲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遠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鄗。一作敖。）約束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曰。（錢劉本王曰字。錢亡字。）其力尚能遺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敵。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據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誠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者而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乘（一作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聽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益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隨一卒。不頓一敝。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遠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發使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識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命。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割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楚必疑天下。台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聞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無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

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鮑刻作請爲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諸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魯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之死。（錢本論舍字）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籥鍵。攝衽抱儿。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倚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婦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服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騶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滹沱。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一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暴也。臣故問（一作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瑕。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蹻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彊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辭。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率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王（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率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設之。曰。王無怒。請爲王設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斬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怒犀首而驂馬服。以興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惶惶。乃發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寵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寵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以夢見寵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嘗聞（一作嘗聞）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老之色。君必因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騁而走者。五里而能乘騏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嘗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制諸侯。則嘗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嘗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嘗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齊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遺何以魏。君唯釋盧偃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收河間何益也。（一無收河間於字）是與殺呂遺何以魏。君唯釋盧偃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御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俘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繇於玉門。卒斬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王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魏謂建信君曰。人有欲係跡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宮。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發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嚥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丞（曾無此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惟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率）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趙賈禁之。齊乃止（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鄙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構（曾作講）李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

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數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講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淖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葛高。薛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攻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強劾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到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城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喉（劉喉一作咽）處於趙。（劉趙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大作一）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和作爲）。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廟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刼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刼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刼韓、魏。使臣甘（一作也）甘之。以三晉刼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刼楚。使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雖）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從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遠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卵重。齊之怒深。發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貪之。唯（曾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肅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縱滑而決天下矣。五國伐秦無功。倦於成皐。趙欲搏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縣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搏。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搏。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搏。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喉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使約。五國復堅而資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歸。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弗復合也。必有歸重者矣。後合與歸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呡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劉本無爍字)矣。國燥(一作爍)於秦。兵分(一作弊)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一作事)。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作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塞)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陵字)地城邑市五十七。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令字)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將字)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作敝)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過能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續云。史集新地皆唐以後武后所製字。實革作史釋書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揚則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安知非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恩以旧曾劉見校此所未變。然古文地字乃作埊。又皆從子。之皆以有僞埊博字識。姑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作效)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劉本無爲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人字)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懃(劉作勤)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作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忘 曾一本無此注)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偏之法。）有所謂桑雍（劉作桑。曾作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柱法於外矣。故曰月晦於外。（趙云。東城本日月晦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寗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寗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本無親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寗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寡之。不敢專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者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也。今趙王新廢其太子。而立其少子。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於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一本去粥耳字。）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一作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爲（曾作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齕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齕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及加攻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齕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玄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皐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嚮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續云後語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且（一作誰）不食。樂羊既滅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鄴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衆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刻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笑矣子方。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無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有字）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作墟）墟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涕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疏而不倚。撓揉而不折（一本無折字）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脽形盭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巴（一作巴巴）事蠻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敢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巴（一作巴巴）事蠻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拚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劉本無積字）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辭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本作出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惠。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北有河外。東有淮潁沂黃。西有長

海鹽無踈。（曾作海鹽無踈。）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本燕字。）酸棗。塞方千里。塞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舍廬廬。）曾無所蓺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奮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斷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乘字。）騎五千疋。（曾劉無疋字。）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繇繇不絕。綿綿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塞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粮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塞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點。）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過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奇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察其說。惑於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愚愚。（曾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芒卯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芒卯。盱夷（劉作于夷。）爲芒卯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輕其後。今殺芒卯。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芒卯。（一作盱。）盱夷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墓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墓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謂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諾。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擅塞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梧。）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滿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曾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郊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爲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作（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內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主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郡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

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薛公曰。請合齊楚解攻。薛公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怨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入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已（一作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秦。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使。劉作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饒地。盧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鄧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途宋衛爲制。事敗爲趙禍。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遠曾無此段。）

張儀告公仲。令以鋼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於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過卜王。王不過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戮魏救趙尺楚人讎於韓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塞以講於秦。爲寶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寶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寶屢以割魏於秦。陽君之與穰侯。寶首之仇也。今行和者。寶屢也。制割者。秦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衡。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孫作爲）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衡。問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過。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芈茅恢數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政。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繒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之道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嬰不欲。犀首曰。請調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無有字。）難以備之。是趙不伐。亟二士（一作）之謀固也。且公度書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戮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名。田需（劉作田嬰。今從曾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肱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命毋敢入子之軍。（劉無此注。曾入子之軍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親於韓。（曾無此注。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劉助也。曾無此注。）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

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有近左邊，曾劉無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曾作綫。）之可也。王不如令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衍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一本無而字。）而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輸蕎。（一本作蕎。）成侯鍼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蕎。楚師必遁矣。魏不能支。交臂而應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蕎。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蕎乎。若戰而勝（劉遜勝字。）兵罷獘。大王之攻蕎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日。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毋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宜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無也字。）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劉云。一本皆無子字。）然其後惠公。（一作薛公。）曰。諸。對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書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滿山。）之（一本無之字。）尾。欒水齧其墓。（續云。後漢作欒水。注。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是爲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鄧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山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欒水所齧。蓋惠子之書五卷。未爲糟古也。續云。齧。音蠶。說文云。齧。流也。一曰。漬也。蓋爲漸流所漬。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強惠子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後語曰。張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肅穆。安齡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羣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曾補者字。）殺之不爲（曾作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垈。既已得垈矣。（劉補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益。既已得垈。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顧王之深計之也。秦嘗欺魏。不可

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儁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儁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兩（一作生。）以殘秦。便秦者。怨百利。唯已之曾安。今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鎛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鎛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眠、周叡、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幻切。編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扼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兵。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蹠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屈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顧臣者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補於字。）吳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墨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劉作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皆去則字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者以字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疏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留相也。留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權。以魏之強。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合一本作論。當必不患。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智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曾作令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智。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淡以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偽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多一作割地以為利重。蘇秦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命一作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埜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埜。欲與之復攻魏。梅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埜。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

而復圍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龐葱曰。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為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快也。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皆文公得而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一本無之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一作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文知聚引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遠。文知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饑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闕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也。淮南子注。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曰。毛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鄭。寡人固刑一作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鄭事大王。趙一本無趙字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鄭曾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鄭。今不用兵而得鄭。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更效城者。已在鄭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鄭也。今郊孫一作效鄭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攻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將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

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車。未瀉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臣字）以爲燕趙可法。加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睢子。（史記作睢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盡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睢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焉。故宋衛效尤懼。秦兵已合。（續云。此衛懼秦兵已合。）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事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弱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忠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謂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秦入王。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疑也。臣使長信侯。謂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陽（一本有華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塞則塞。今君叛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滑子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滑子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滑子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乎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滑子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滑子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滑子髡曰。伐魏之事不使。魏雖刺髡。於王無益。若誠不不（劉無不字。）使。魏（曾無魏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患之。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亟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秦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遂入乎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添魏字。）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作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殺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太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使事。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關與之平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所行者甚道。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塊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忠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關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陽。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愛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扁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之內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來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莫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濟甚提。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曾作）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邯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合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設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非。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屋、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請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屋。樓屋欲合秦、楚。外翟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曾作）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屋、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illegible]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鄧、鄧。

八年[illegible]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薛。而晉人亡曹。紂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紂。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歲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稻粟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恐。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亟而晉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邪。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盧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一本添以字）實爲剸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穰侯攻大梁。乘北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梁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皆無（劉作不）爲蠱。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曾添節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觸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魏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畏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是併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欲焉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窒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一本添太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彭城賣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子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部（一作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過而無相。秦必留相。不聽之。（一本無之字）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畏。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發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發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顯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鼎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鼎之與強。猶皆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救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鼎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軍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軍邑。吾請先天下構。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軍者。宜割二軍以求構。夫得軍者。安能歸軍乎。

秦能邯鄲。攻魏。取軍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一本無之字）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無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劍。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算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故傷張子。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周最適齊

人入齊。齊無道（一本無道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為與國。（相與同輯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一作遽）發兵。日夜趣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所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無使字）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已之）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忠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因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無內字）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媚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纂繁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遺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

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弗能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强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廟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一作會）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瑤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曾到作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籠曰。子皆國之辯士也。爲人臣子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請字）舉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辭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跖錢作跖）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曾無伯字）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illegible]）藿羹。（[illegible]）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曾無二尋字）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宣（一作）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無昭字）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曾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強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強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強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一本作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劉錢作卬）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一本作韓魏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

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讎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發四境之內還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困（一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索約而謀伐秦矣也（劉作）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塹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withdrawal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在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願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願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劉作爲）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聽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綱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鮑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肖讎也向壽曰吾其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穎川於楚於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謀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鮑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難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臨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

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郢（曾一作欲，鮑無以字）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鮑無以字）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觀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輕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儆（鮑無儆字）四鄙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數之臣爲王之楚王骨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問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一作觀，鮑無）缺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蹶其於缺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偪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銅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鮑無爲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銅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尼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穀。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鷹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穀。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餘加妾之身。妾困不疲（劉續補本作文）也。蓋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尙靳歸。奮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劉敞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穀。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穀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奮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劉作復）一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鈞宜之敎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敎馮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解劉曾作長）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悅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肆於韓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擬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擬而廢公叔。諸曰。怨於宣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彊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擬。其使之必疾。言之

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改矯作撟）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曾作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眄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羋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

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改因作曰）也（一本無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曾作聞）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眥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嫈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或謂韓公仲（曾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東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益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東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貴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也）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疑作割而之曾劉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攻作）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佞以西周事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爲於秦也。秦王曰。吾固忠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如游教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軨西馳者。未有一人言韓者也。伏軾結軨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皆楚智。而韓秦怨也。皆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皆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謂（鮑彪或作）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闢周室。甚唯寡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鮑劉作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壞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後添此雖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儀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廉於天下矣。是魏弊事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屈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朝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攻于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介。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皆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釋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

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皆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孟政陽堅。劇相象君。許異歲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晉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晉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資。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曾劉無下國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使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使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使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已（曾作也）。故竇美人。美人之貴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謀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蓋（三本同作盡。一作盡。）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四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續注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養扁鵲者。爲有腎腫也。使養扁鵲而無腎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秦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續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

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曾有下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忠之。將廟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讒。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皮。（劉作皮。）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北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臣從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輔深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杓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讒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敢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續注或字）入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貴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陽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趨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謂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卽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趙王。

韓氏遂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遂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縶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縶。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縶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

必解子之難。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師本作安。）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遂殺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殺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曾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鄭。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壓。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譏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譏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謂云取千里馬。（一無此字。）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趨率長。故趨率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曾作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趨率長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塞運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燕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編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君。故爲君計。善蘇秦。則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曾子謂文公曰。不如以璧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璧請於齊。趙（曾本無此二字。）齊（曾本無此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妻。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王曰。按戈而御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厲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雍而交益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順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無此字。史記作不宮。）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索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則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趾。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尼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惡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桀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磨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磨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漳滏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戮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當他為燕使魏魏不納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利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成雖盜賊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編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編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編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諸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率仇讎以代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代也曰夫無臣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綃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率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楚困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讎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重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微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敗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赫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怨怨百姓離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代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代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為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來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厲燕質子為亂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壘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趨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厲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态雎奮盤。呵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問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鞏作於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代宋。宋益。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勁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益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既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藏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騁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陷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秦齊也。猶釋弊蹝。一云脫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曾改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安。夫去尊卑而就安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者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此字。劉去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聽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象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坐耕而食之。練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愛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愛不足乎。對曰。以自愛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陘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愛故也。若自愛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幾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薛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其曾作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恐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碪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恐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則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疑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聞爲王臂。昔周之上坐。管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愛也。吾已爲鴆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鴆酒而進之。其妾知之。牢道而立。盧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妾曰。爲子之遽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耦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論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乘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聞者言也。蘇代對曰。周豎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每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今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聽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字皆有。）下枳道、南陽、封鞏。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剽作代。）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三本同作若。）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隆。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兼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隆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關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將行而攻趙。兵傷以離石。迫敗於馬陵。（曾改馬陵作陽馬。）委於魏。已得諱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攜侯爲和。鼠則愛歡貝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蒲、蔡。適楚者曰以塞鄢隆。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發。（趙本無此八字。）趙莊之戰。高商之戰。（趙本無此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虜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厭。三晉之半。秦厭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秦說（舊本作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成從成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屬皆以寄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索（舊一作會。）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舊一作脩。）也。死、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曰。）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在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伊尹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鞏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齊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璽。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居於淄。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

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難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嚮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塋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臣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奔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聚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罪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劌刻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敗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瓽北塞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甚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醉臣。則任所善。則臣請歸醉。事臣苟得見。則盜廟。陳舉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曏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曏曏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齊塞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致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存。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樂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寡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者。此也。

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卿即墨。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數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本論者字。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爵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舉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淄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爲慢其志。以臣爲不順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免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蓋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樂毅。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敎任事之臣。所以能稱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敎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願君之留意焉。

成（鮑本補成字）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察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强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宗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濟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莫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孰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加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恩。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絕諸侯之衆。使侍屏匿。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破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鮑本補曰。按云。謂諸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蚌卽多一字。舊文頗紊。引云。蚌將爲蚌。鷸知此則叶韻。然不同。蚌鷸得兩則解也。隱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與謂同。曰。一作日。非是。蚌則有所鷸。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殖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於陽乃開西和門。盡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剖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子之腸。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

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遂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樂毅以四十萬攻齊。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樂毅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雖有非。則君掩蓋之。不廢君之明。罪之也。雖有過。則君教誨之。不廢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至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爲過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處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疑。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輕也。輕絕厚利者。怨也。疑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遺惡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愿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遂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擯（曾作棄）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恐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臣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郡。秦趙有郡。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曾作燕）。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曾作挑）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旣日彌久。心悸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此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問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遺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光。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滿。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貨。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義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價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曾本無荊字）卿留意焉。允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曾綱作秦王懸金）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無抗字。甘作揕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曾作未不。）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曾無而字。）歌。爲變徵（一作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曾作後。）爲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嬖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兩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爲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披劍。劍長。摻其室。時怨（曾作急。）急。劍（曾本無劍字。）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衛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發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發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王。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器。攻城器械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兩繭重也。）往見公輸般。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梯長而高上至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之（文軒。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一作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下饒也。）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

木。此猶稀綿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綬也。[illegible]）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來攻衛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己故將議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illegible]）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illegible]）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illegible]）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圍趙一城故云宋人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illegible]）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illegible]）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illegible]）則公常用宋矣。（[illegible]）

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illegible]）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illegible]）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宋邑）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illegible]）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illegible]）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illegible]）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illegible]）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illegible]）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illegible]）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䳭於城之陬。（[illegible]）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illegible]）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illegible]）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illegible]）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illegible]）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illegible]）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白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illegible]）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者必有他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止不襲衛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illegible]）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illegible]）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illegible]）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illegible]）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illegible]）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illegible]）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illegible]）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illegible]）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illegible]）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illegible]）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illegible]）所用者。紲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illegible]）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紲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illegible]）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illegible]）紲錯挐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illegible]）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illegible]）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喩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illegible]）車至門。扶。（[illegible]）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晩之時失也。（[illegible]）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趙子臣也。并兼也。）公何不請公子倚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倚，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滅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敢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盡。廢王。猶且鶉也。（鶉，大也。雖，尚也。雖大，廢之尚且鶉，命不敢賦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租，稅也。必爲趙、魏不敢稱王，而稅附趙、魏以自賑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登

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憎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棄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塞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爲中山之君久矣。（微，道也。張登善以道術。）（計謀其君也。）難信以爲利。（不可信其言以爲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登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王之以止其過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倚名於我。（倚，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滿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倚，作從）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我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割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使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道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難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爲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爲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也。（抵，當。）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貴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强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强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進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義爲昏。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頷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慙移。大悅曰。吾願聞之。何如。司馬憙曰。臣願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憙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雖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貴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領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中山君嬖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也。有二人挾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飢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厚德也。人之相恕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讐也。華麗不關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持去。無言不顧。無此之謂也。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餘。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投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飽飫。飫。謂食珍鮮祭鬼亦爲飫。古文通用。讀與饒同。以歸其財。竭。盡也。者。讀爲諸。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校。軍營也。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校。營。亡其營校之都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郢、

郢。燒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鹽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滅亡必死。無逃趨者。楚人自戰其地。成敗其家。各有散心。散。離。自戰其地故也。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遂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敗。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廓其國都。必不可拔。攻其列城。必來可取。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不能拔。卒起。欲以勝爲藪。則不者屈於趙之前。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趙王出輕銳以冠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待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爲。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館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誦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稱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殷心注意。偏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術。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秦商鞅孫臏與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

悟也。惜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統。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詐相輕。恒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務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弁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自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醒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戒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敵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發號施令。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淫陵迴。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難伐。而餘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顯于陝西。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戲秦之徒。所以雖不深識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溯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缺。皆以丹圈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先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愼之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迭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恢廓。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存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覩前本之失云。淸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閱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

本參攷比案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餘字遂爲定本可以修寫寫本入秘閣集賢本寂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發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審閱本校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疎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餘劉諸公乎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墨悉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資萃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墨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墨乃古地字又墨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忠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倘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餘字雖過之然間有譌誤似非元書也捃拾所刊因爲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耶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欒水乏爲潰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眞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譌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嘅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摹宋槧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盡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顧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祓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沖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間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起東周第一盡齊四第十一

卷中起齊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怨下都既亡矣十三年伐山陽三十三年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此目疑盡有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五篇蓋此皆劉向所定著鮑改其次第因而去取甚吳氏補校補入是矣凡以後次第與鮑本不同者吳氏正詳之此不贅）

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後下鮑本注云以思其德一作思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列爲侯王（今本誤倒侯字是）以傳相放效（傳鮑本作佩）蓋爲戰國（董鮑本作盡）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謀設二字鮑本互易）因四塞之固（固鮑本作國）杖於謀詐之勢（謀詐鮑本作詐以）終於信第之誠（今本於作無鮑本作無誠本作無誠是也）無丕烈（案無字是也）有恥且格（今本格作鎮）雖不可以適國致化（國鮑本無）

東周　夫秦之爲無道也（爲鮑本作於）得九鼎厚寶也（今本寶作實鮑本作寶）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悅鮑本無吳補一本大誤）少海之上（鮑改少爲沙吳氏補曰少當作沙丕烈案此不當輒改）非效靈靈（靈鮑本作靈吳補一本靈靈作靈）背周之伐殷（伐鮑本作代）所以備者稱此（以鮑本作已）臣竊爲大王私惑之（竊鮑本作竊）子之數來者（者鮑本無）周君謝趙累曰（趙鮑本作周吳補一鮑本謝累）對曰甘茂（吳氏補曰茂一作戊後多作戊古字通）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義鮑本作議）子爲寡人謀（今本爲作爲）不如背秦援宜陽（吳氏補曰恐此句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當作拔丕烈案吳改是也此必背下有脫但未詳何字）公中（今本作中仲）甚爲之爲已乘秦也（鮑本作仲）西周君曰善遂下水（遂下水三字鮑本無）主君令許公之楚（今本許作業鮑本作業）周最謂石禮曰（石鮑本作呂丕烈案呂字是也）必無處矣（鮑改處爲處吳氏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疑當同丕烈案後策文有必不處矣又有請用王聽東方之處吳氏指此也）子因令周最居魏（鮑衍士字吳補曰疑衍）周文君免士工師藉（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

丕烈案此也疑乃師字形近之譌）齊桓公宮中七市（吳氏有正）故秦廉成弱（今本弱鮑本作強）堙積成山（成鮑本作如）閒其巷弄子作巷人）恐齊韓之合（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不衍韓合於齊者必先合齊於齊也故下文即云秦齊合鮑誤以恐字屬上句讀所解全誤吳氏亦非）因以因徐爲之東（今本下因字作固鮑本作固）公負令秦（吳氏正曰令字疑合）大原西止（鮑改止爲土丕烈案有誤但所改未是）復國且身危（鮑改復爲覆吳補曰覆通）石行秦（吳氏正曰一本石作右）謂薛公曰（今本公鮑本作君）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今本王下有厲字鮑本無吳氏補曰史周最最於齊王厚也而王齊逐之丕烈案有者當是）趙觀弗（吳補一本觀弗丕烈案鮑當本不作觀弗校云案隱引觀弗疑作觀弗疑亦本不作觀弗也今無可考）欲取秦秦齊合（今本取秦下有也字乃誤涉鮑也鮑本秦字不重鮑補也秦二字吳氏正曰注欲取秦秦齊合漢史補二字然當齊合則秦自見當文耳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有周齊秦必輕君（今本無周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周字吳氏補曰史作周）以秦魏（吳氏正曰從史以下有和字是）收周最以爲後行（吳氏正曰當從史今本又誤以吳氏補曰率史作率）齊無秦天下果（吳氏正曰此果字當從史作埒）欲深取秦也（吳氏補曰深恐因下文衍）夫齊合則趙恐伐（今本夫下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衍齊字吳氏補曰秦字乃誤涉鮑也）秦屬爲周最謂蘇秦曰（鮑改秦爲子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仇赫之相宋（吳補一本作郝）則賈趙宋於三國（趙鮑本無吳補一本則賈趙宋）面以兵之急則伐齊（鮑改之爲急吳氏有正）無因事也（鮑衍也字吳氏正曰故主上恐缺一字）不與伐齊者產以強秦（者鮑本無）且臣爲齊奴也（臣鮑本作產）靈君子直寶君珠玉（今本子作之鮑本作之）嬰今楚王賣之以地（今本賣鮑本作賣）請謂王聽東方之處（處鮑本作處丕烈案史記作令）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鮑衍重周二字丕烈案鮑衍非也）有說（說鮑本作說）昌僊亡西周（昌鮑改昌爲宮下同吳正曰且當依本文）馮且曰（今本且作疑且爲疑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書曰告昌（鮑補書曰）宮見上（昌作宮鮑本無書字改昌爲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或謂照翟曰（今本照作昭鮑本作昭昭翟字是也）西周甚憎東周（鮑衍西上補曰字吳氏正曰當刪）書欲東周與楚盜（鮑改書爲案吳氏補曰當作爲古通）以西周之於王也（鮑改西周爲楚吳氏補曰字有誤未詳）而陽翟與焉（吳氏正曰當刪此作翟字）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鮑本無吳補一本正語之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字吳氏補曰疑有不字上一本無君有此字）之使又不至（今本至鮑本作知）

西周　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爲吳補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丕烈案史記作以無而字）陰合於秦（於鮑本作爲丕烈案史記作以）秦得無破（鮑改破爲攻丕烈案史記作破秦上文有鮑改誤甚）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今本犀作犀鮑本作犀吳氏補曰犀當正丕烈案犀即犀武別體耳後策文殺犀武史記作仲師即者蜂之轉也）秦欲待周之得（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持吳氏補曰字有誤）昔智伯欲伐仇由（正吳氏補曰史樓鑒厚作仇鑒韓子仇餘呂春秋夙是仇由形近之譌仇同字）今秦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蔡公由戒之（戒鮑本作誡吳補一本戒之丕烈案史記作以仇餘蔡聽）能實因之也（鮑本無吳補一本能實因之也丕烈案史記無）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正鮑改中爲仲吳氏古仲字省）晉收之以飢（收鮑本作攻吳補一本收之）能實因之也（鮑本無吳補一本能實因之也丕烈案史記無）以蔡公由戒之（戒鮑本作誡吳補一本戒之丕烈案史記作以仇餘蔡聽）今秦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能實因之也（鮑本無吳補一本能實因之也丕烈案史記無）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作與鮑改及爲與吳氏正曰史記作與及爲白通涉煩改字）因以應爲太后發地（今本應作原鮑本作原丕烈案史記作應考索隱云案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小則爲依高注爲說則作原爲是因史記而譌爲應也吳氏引校本云史周失考索隱耳）而不已善（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以）烈（鮑改烈爲拘吳氏補曰拘有鉤音古或通丕烈案拘字當是此亦因史記而譌爲鉤耳）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怒鮑本作恐鮑改晉爲伍吳氏補曰當作伍丕烈案鮑改吳補當作伍）善遂下水（遂下水三字鮑本無）主君令許公之楚（今本許作業鮑本作業）周最謂石禮曰（石鮑本作呂丕烈案呂字是也）必無處矣（鮑改處爲處吳氏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疑當同丕烈案後策文有必不處矣又有請用王聽東方之處吳氏指此也）子因令周最居魏（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周文君免士工師藉（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

王之爲君實立果（鮑改爲爲謂吳氏補曰當通借此當作丕烈案爲謂非也當爲寫者誤之後倒此以嫁之齊也之下鮑本有於字鮑本無）王何不出於齊（君鮑本作卯）令天下皆知君之重晉得也（鮑改爲爲謂吳氏補曰當通借此當作丕烈案爲謂非也當爲寫者誤之後倒此以嫁之齊也之下鮑本有於字鮑本無）楚請道於二周之閒（二鮑本作閒）蘇秦謂周君曰（鮑改爲爲）臣恐齊

河南丕烈案史記有吳字臣能爲君取之今本誤脫君字不怨且讎怨王鮑本作乎周君形不小利事秦今本不有舒字鮑本有丕烈案此小字因下文而衍續以秦字句絕字鮑本有舒字乃讀利字爲句所解金釋今本依之非也而利淄固以爲樂字則與上協丕烈案吳氏說非是詳高注統校曾當作私秦策而私商於之地亦其證歲八十金歲上鮑本有吳字無也字今本每作無而許之戍也也鮑本無故易戍之曰烈案當日字多爲爲曰者因趙以止易也趙下鮑本有吳字無也字因趙以止易也爲王之國計者王之國鮑本作國之丕烈案史記作爲君如不使周最鮑改早早爲是悍請令王造之以地請鮑本無吳補一本悍請令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鮑改德爲德吳氏補曰韓作利而臣爲不能使矣爲字鮑本作到鮑改到正作利不善於公且誅矣誤今本公上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

秦一固大王仇讎也王下鮑本之字迫則杖戟相樅作擁鮑本羸縢履蹻羸鮑本作羸是羸與蠃蠃字通用一本負笈擔橐正曰一本作蹻吳氏而目漆黑鮑改漆爲黛吳氏曰古字黛漆通借狀有歸色烈案此不得輒改高注卽其證矣蘇秦喟歎曰今本喟下有然字鮑本有嫂不以我爲叔爲鮑本作與黃金萬溢爲用鮑改溢爲鎰吳氏補曰此書溢鎰通桑戶棬樞之士耳士鮑本作士說諸侯之王鮑本作士天下莫之能抗鮑本無吳補一本天下莫之能伉以季子之位尊之鮑本無蓋可忽乎哉可下鮑本有以字反覆東山之君烈案鮑改東山爲山東吳氏補曰當作山東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卽其證矣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今本下之字作亦鮑本作亦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誤當作韓非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第在此而高注云秦惠王詳其意皆不以爲韓非也言不審亦當死子審作當吳氏補曰韓將西南吳氏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逆攻而是下文有世有三亡順者一句丕烈案今韓子是三字張軍數千百萬頓首數羽爲將軍斷死於胸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而皆去走不能死死韓而卻走不能死也罪其百姓不能死也鮑改罪爲弊吳氏補曰韓正作其上不能殺也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其上不能故也不攻無攻相事也鮑不攻下補耳字改攻相爲相攻吳氏正曰韓作有功無攻相事也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第不以爲韓非也言不審亦當死子審作當吳氏補曰韓將反覆東山之君烈案鮑改東山爲山東吳氏補曰當作山東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卽其證矣亦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誤當作韓非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第在此而高注云秦惠王詳其意皆不以爲韓非也比是也韓作皆是比蓋皆之譌比是貴詹也吳氏補曰韓貴詹死也丕烈案死字策文當無爲字注可證一可以勝十勝鮑本合作下同吳氏補曰韓作對臣敢言往昔者吳氏補曰臣敢言之往者蓋所者字因者字誤衍韓東破齊清河濁吳氏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與下文爲丕烈案燕策長城鉅坊案功鮑本作力丕烈案燕策傳皆可證也中破宋記取淄庭五都亦吳氏正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都在其中注引策文淄庭五都卽五都卽蘇秦傳之五諸都字策既言鄒郢而五都部字必誤當從韓丕烈案吳說未是此策同字也而諸說並集解集解集解及蘇秦傳之五諸都說並集解荊王亡奔走奔鮑本無丕烈案韓作荊王君臣亡走東以強齊燕吳氏補曰韓作強以流魏氏吳氏補曰韓作流爲注可證今鮑本作令丕烈案策文流爲注可證以東弱齊燕吳氏補曰韓作以弱齊強燕以流魏氏案策文流爲注可證今鮑本作令丕烈案韓子是令字此固已無伯王之道吳氏補曰韓作失下同收亡國案韓子是令字收亡國鮑改亡爲存吳氏補曰韓作存是此蓋皆之譌士民潞病於內不與韓子同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下鮑本有也字烈案韓子有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今本策作窮鮑本作窮丕烈案策文作窮正曰韓作窮吳氏補曰韓作窮丕烈案韓子是窮字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作窮窮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鮑改窮爲病鮑本作窮是窮字之假借暴露雨日霜雪也鮑補雖羊腸降代烈案吳氏補曰韓作踰華絳丕烈案策文羊腸高注可證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吳氏補曰三十六韓作七十中山東河韓閼呼池以北鮑改池爲沱吳氏正曰古字通補曰沱字是也字荊魏不能獨立鮑本無此六字挾荊吳氏補曰韓作挾丕烈案策文挾當是挾後策文者攻伐之心新序作挾戰功之心字與此同以東弱齊燕吳氏補曰韓作弱齊強燕以流魏氏案策文流爲注可證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韓作敗也須之編隨而伏丕烈案此類皆當各依本書地尊不可得吳氏正曰韓尊作會乃復悉卒曰鮑本無吳氏補曰韓此下有士卒字乃攻邯鄲案韓子是以字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且秦力吳氏補曰韓作弄甲兵擊戰而卻丕烈案策文有卻爲注可證乃引退井於李下吳氏補曰韓作李下丕烈案策文李爲注可證而致與戰與挑戰也吳氏正曰韓作挑丕烈案策文挑爲注可證帥天下將甲百萬甲鮑本無吳補一本將甲丕烈案韓子作將帥天下甲兵百萬天下莫不傷韓作萬爲三年韓作三月云趙策亦同三年襄主錯龜錯韓作鑿吳氏補曰韓作鑿以成襄子之功案韓子作以復襄主之初言所以舉字丕烈案策文言所以舉字吳氏補曰韓無此字一舉下文有以主爲謀不忠者以爲爲王謀不忠者丕烈案今韓子不忠者下有於國二字吳氏補曰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弊兵勞衆兵鮑本作名吳補一本名作兵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兵譬如使豺狼譬鮑本作譬史記新序皆作譬丕烈案利盡西海本西鮑本作四吳補一本四作西海新序同丕烈案吳說非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危吳氏正曰史西四字誤亦作危新序同齊韓周之與國也也史記作齊韓之與國也請秦王曰當吳氏補曰是請字本漢中南邊爲楚利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正讀本字上讀以爲自有演止爲王割漢中以爲和楚和吳補一本以爲和楚以爲和楚一本以爲和楚田莘之爲陳軫陳軫鮑本作莘吳補一本田莘楚智橫君之善用兵橫智下鮑本有門字知用兵與陳軫之智兵二字軫馳楚秦之間烈案楚秦鮑本作秦楚史記作爲楚本作楚丕烈案吳補一本今楚乃必之也本作止無也字言子欲何之本無請爲子車約鮑本作請車丕烈案約車鮑本作約車是也鮑本作子非楚且安之也且鮑本作宜吳補一本且則欲其爲我言人也本無戎鮑而常以國輔楚王鮑吳氏補曰楚國下補王字楚國下有情字改王爲楚國下有情字孰視寡人曰吳鮑改孰爲熟吳氏有正非獨儀之言也也鮑本無楚何以軫爲忠備見樂篇鮑本作且鮑忠下補忠字吳氏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丕烈案鮑吳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上一句忠尚見樂篇則爲一句高注云欲爲臣是上句之解同此與單本不同單本不引戰國策正文卽作館莊子此文下管與館竪子止之當依單本爲是乃史記作館策文作管也人者甘餌也也鮑本無離悖也也鮑本無皆張儀之讎也鮑本作子下句同義渠君者烈案史記無者丕烈案史記有而投其石鮑石下補曰字而寡人死不朽乎今本朽作杇吳氏補曰平史作矣吳氏請之魏約伐韓今本伐行千里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千里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天下不以爲多張儀烈案史記四字皆作公孫衍亦字吳氏補曰公孫子補皆秦諸公子丕烈案策引此正作衍公孫衍此與卽首別一人卽公孫郝公孫郝也丕烈案公孫顯疑衍字有誤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朋鮑改侈爲朋吳氏正曰朋與侈音通而侈卽朋字誤故也且當各有爲字丕烈案策引此正作爲公孫衍史記作爲王曰一作爲吳氏補曰爲字疑衍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死之作辨宋牼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宋牼固是公孫郝公孫顯疑衍字有誤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因賂之一名都固必大傷鮑改固爲國吳氏補曰史作國臣不知其患作又鮑本有兩虎諍人而鬬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爭吳氏補曰宋牼引策作爭爭鬬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宋牼固是公孫郝公孫顯疑衍字有誤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死之作辨宋牼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宋牼固是公孫郝公孫顯疑衍字有誤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役鮑改爲役吳氏補曰宋牼引策作爭爭鬬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宋牼固是公孫郝公孫顯疑衍字有誤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死之作辨宋牼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宋牼固是公孫郝公孫顯疑衍字有誤唯儀之甚忤者也鮑本無也字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補所字丕烈案史記有亦當爲本在下鑄在軫字上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卽仍皆作注今本在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卽仍皆作注

秦二亦無先齊王今本大作先丕烈案史記四字皆作先當是與策文皆作大者不同也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役鮑本作役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因賂之一名都固必大傷鮑改固爲國吳氏補曰史作國臣不知其患作又鮑本有兩虎諍人而鬬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爭吳氏補曰宋牼引策作爭爭鬬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宋牼固是公孫郝公孫顯疑衍字有誤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死之作辨宋牼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宋牼固是公孫郝公孫顯疑衍字有誤義渠君者烈案史記無者丕烈案史記有而投其石鮑石下補曰字而寡人死不朽乎今本朽作杇吳氏補曰平史作矣吳氏請之魏約伐韓今本伐行千里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千里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天下不以爲多張儀烈案史記四字皆作公孫衍亦字吳氏補曰公孫子補皆秦諸公子丕烈案策引此正作衍公孫衍史記作爭王曰一作爲吳氏補曰爲字疑衍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死之作辨宋牼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宋牼固是公孫郝公孫顯疑衍字有誤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死之作辨宋牼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宋牼固是公孫郝公孫顯疑衍字有誤公孫衍此文吳氏補曰衍史作爭下章同丕烈案史記無以意言之耳已見上不當更出也而公中以韓爲仇鮑改中是無伐之日已曰鮑本作因公孫衍此文吳氏補曰衍史作爭下章同丕烈案史記無以意言之耳已見上不當更出也而公中以韓爲仇鮑改中是無伐之日已須天下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韓作敗也須之編隨而伏丕烈案此類皆當各依本書地尊不可得吳氏正曰韓尊作會乃復悉卒曰鮑本無吳氏補曰韓此下有士卒字乃攻邯鄲案韓子是以字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且秦力吳氏補曰韓作弄甲兵擊戰而卻丕烈案策文有卻爲注可證乃引退井於李下吳氏補曰韓作李下丕烈案策文李爲注可證而致與戰與挑戰也吳氏正曰韓作挑丕烈案策文挑爲注可證帥天下將甲百萬甲鮑本無吳補一本將甲丕烈案韓子作將帥天下甲兵百萬天下莫不傷韓作萬爲三年韓作三月云趙策亦同三年襄主錯龜錯韓作鑿以成襄子之功案韓子作以復襄主之初言所以舉字丕烈案策文言所以舉字吳氏補曰韓無此字一舉下文有以主爲謀不忠者以爲爲王謀不忠者丕烈案今韓子不忠者下有於國二字吳氏補曰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爲子車約鮑本作請車丕烈案約車鮑本作約車是也鮑本作子非楚且安之也且鮑本作宜吳補一本且則欲其爲我言人也本無戎鮑而常以國輔楚王鮑吳氏補曰楚國下補王字楚國下有情字改王爲楚國下有情字孰視寡人曰吳鮑改孰爲熟吳氏有正非獨儀之言也也鮑本無楚何以軫爲忠備見樂篇鮑本作且鮑忠下補忠字吳氏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丕烈案鮑吳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上一句忠尚見樂篇則爲一句高注云欲爲臣是上句之解當本在下鑄在軫字上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卽仍皆作注今本在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卽仍皆作注

(烈案史記作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道而閉之(吳氏補曰史記之下有恐字)乃遂之(丕烈案鮑本無之字)恍於楚(鮑補曰恍疑作慌)楚必曰秦鸞魏不悅(吳氏補曰下鸞字誤)一臣聞往來之者言曰(鮑曰宜作之者之者為之吳氏補)渚齧也(吳氏補曰史作)齊恐則必不走於秦(鮑本無必)是

秦楚以秦破齊(鮑本破作伐)何假乃私魏醜夫乎(吳氏補一字乃)

秦三操晉以為重也(鮑本不作丕烈案吳氏補曰史記操字是缺)舉以朝天子(鮑本無舉)時至而弗失(鮑本無而)報惠王之恥

(吳氏補曰非寔也王字不疑誤有依文且而不當依在也昭王卒也前)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鮑本非作皆也丕烈案古文以書云)

(武為宣秦宅昔不耳涉魯趙文八當恐不王作與時者後云人服誤難依以古勇文治改伐作以書知也此事之與計施也也傳立時以曰行本殺實少繁以者學披之此經其也及此時詳叔云王大)

(涉稱者時周云皆行大百武里遂者宅牛不於蕩九也十高詞誘則注時逸字時皆當有亦遇有遠誤宅)不以非此時也(鮑改已字以避非為上非句以上吳氏下文正曰此或有)齊趙

合(鮑改為)趙而兵僨之(今本僨作攻吳氏補正曰攻字乃誤當從鮑也下文僨可證)趙為魏謂魏冉曰(鮑補為魏字上)辛張陽毋澤(吳氏正曰此章多誤)

(當遇與此澤類又尤不難云知毋下澤文當云附觀張)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鮑十六字衍此)此臣之甚患也(鮑本有之所下字)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鮑補曰也恐衍字與)白起者且復將(鮑本且無)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吳氏補曰疾不可)

(誤有缺)若於除宋罪市(鮑改絕若若上為者皆有吳氏補曰所此數連全下)齊怒須殘伐亂宋(吳氏補曰)

(須殘字有亂有宋衍云誤云鮑兩作見宋並罪所為齊本恐是深君罪定伐對亂丕烈云案又續作深宋字之誤罪句衍絕齊)之此亦百世之時也已(今本有一時)

(經字也鮑字本)有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鮑曰秦下宜補復字吳氏補)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今本韓宜)

(字魏吳乃氏誤有涉正鮑也烈鮑案本與有魏字上補鮑衍字下秦馬上也齊)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鮑正曰本此無句吳)

(本與備波驕首韓不魏同者當是與支上分楊字懸上宋成衛缺為楚此字一)五國罷成皋(丕烈案今本作卽舉鮑本也作)則久留臣無為也(鮑改丕烈案為本作)

(鮑改史記作誤為)謂曰人主(吳氏補曰史記無主)後無反覆於王前耶(史記鮑本無前字王作之前者上還丕烈案句讀是)何故也(烈案鮑本史記無)

而不闊於王心耶(吳氏補曰史記作闊丕烈案闊字當是闊)已其言臣者(鮑改已為亡吳氏補曰史記亡)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

觀之間(吳氏正曰云丕烈案此史記不然與者策文顯異云)因謝王稽說(吳氏補曰史記無謂字)謂范睢曰(烈案鮑本考史記無此或一本謂范睢字也)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史記鮑本作乃無得字丕烈案受命)秦王跪而請曰(烈案鮑本史記作秦王跪)敢與俱歸者(吳氏補曰下鮑本無歸字)

使文王疏呂望(今本史記作疏)皆匡君之之事(烈案上之字史記鮑本無匡字作臣)奔育之勇焉而死(史記鮑本有四字丕烈案亦作)

人之所必不免也(烈案鮑本史記無也有)伍子胥橐載(吳氏補注曰史記單)至於陵水(鮑本作陵水)終身不復見

(記烈有案史記作蒙)蹇背郞秦耳(吳氏補曰史記郞作一作)此天所以幸先王(今本無王字)陛若隨韓而逐寇免也

(曰作騰驚吳氏補)今反閉(鮑補曰下闕有字吳氏補)且昔者中山之地(中山鮑本作山中丕烈案史記作中山之吳氏補)利附

則天下莫能害(鮑改曰當則從為史作)懼必卑辭重幣(今本作幣)王不如收韓(丕烈案此字鮑本作記)寡人欲收

韓不聽(鮑補韓下曰有字)舉兵而攻滎陽(鮑案史本記作滎)一舉而攻滎陽(今本史作滎)

韓見必亡(鮑衍字案史記作吳氏大補曰疑衍)不聞其王(今本無其王上有其字)

(字王卽有韓王也衍史記一字)句雍侯涇陽華陽(吳氏補曰高陵涇陽不應有華陽)

(侯案此陽文高史陵記陘作陽)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吳氏補曰史記下文章同有小畫馬於陶國御之於諸侯云為云何恐當如有缺誤)

(補讀者陶為字是句)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鮑已案史記作也丕)走涇陽於關外(吳氏補曰史記高陵涇陽君佐有之)

(佐之陽此涇文陽史君記於作關外也)高則已已稱瓠為器(鮑本下無已字)臣聞之也(鮑本無也)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今本無)

(本無)四治政不亂不逆(今本四作而吳氏補曰四乃誤字涉鮑宜也)強徵兵(鮑本作強徵)是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我為字之誤)故

十攻而弗能勝也(鮑本無能)且削地(鮑改曰疑卽削下為文削與吳氏補)而史與不如張儀者市(鮑本外張未詳丕烈案亦無曰此當是)

(皆上有文誤字)言可得也(今本鮑本作實)周人謂鼠未腊者朴(今本下同朴誤)周人懷璞(今本作璞吳氏補曰史記朴)

(互與易下作出懷其朴朴出其朴視)視之乃鼠也(丕烈案鮑本此有出其朴)今平原君(吳氏正曰平原君必不有誤)

如鄭賈之智也(鮑本無也)以已欲富貴耳(鮑本一作欲有與)於是唐睢載音樂(鮑使唐上字)予之五十金(今本作千金作十)

(復烈案五千十字全是同也)下其可得與者(鮑本與作予)與之昆弟矣(吳氏正曰當為與之上此下文而有缺今誤本在矣字)唐睢行行至武安

(不行疏鮑本)謂應侯曰(吳氏補曰史記白起)君禽馬服乎(今本武安君下有禽馬服子鮑本有文上案有此記曰)然趙亡

(丕烈案上史記曰無此字)秦嘗攻韓邢(鮑改邢作此丘吳)則秦所得不一幾何(今本作一不幾鮑)

(誤作當所亡得字民亡分何)因以為武安功(吳氏補曰此因字非廉史)公之愛子也(鮑之衍字也本作)今子死不憂(而死下本字鮑)乃與

卽為梁餘子同也(鮑改卽為卽吳氏補曰)以告蒙傲(吳氏補曰)今傲勢得秦(鮑本得下有)

(字)為王將將兵(鮑改為當作王王為為吳氏補曰)某懦小(鮑本作懦)十夫揉椎(鮑今本作揉椎作)開罪於楚魏(今本無也字鮑)

(建鮑曰字恐吳衍氏)今過惑(今本過作惑吳氏補曰當作感鮑)或與罪人同心(鮑衍或字吳氏補曰鮑也)子常宣言(鮑本常作)

(史記丕烈案作當)何君見之晚也(烈案史記何君作何君)與天下終(烈案此句史記作與天下一終本作繞有始)其卒亦可願矣

(補鮑曰實吳與氏作)行義不固毀譽(鮑曰一本云作不顧丕烈案毀譽史記本作必)必有伯主強國(今本有鮑欲改乃)

(記有必為有欲作丕然烈為案氏)貴富不驕怠(烈案富貴二字史記作貴富鮑本作富貴丕)何為不可哉(丕烈案鮑本為下有也字)蓋忠致功(鮑本作力功丕烈案今本無)

(作史功記以)以君臣論之(丕烈案臣主二字史記作臣主鮑本)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丕烈案公字王字史記有鮑本無)九合諸侯(吳氏補此四字本一有鮑本無)

(郭烈有案史)無過於天下(鮑改為遇吳氏補曰史記作遇鮑乃通敵過為也涉)不及道難也

(史記近作丕烈返案)功已成遂以車裂(吳氏補曰成下補矣字史記有)南攻楊越(烈案楊鮑本作楊史記作揚)上下之力(鮑補士字方下下補事之)

(有字恐吳此氏有缺曰)句踐終棓而殺之(鮑改賈作種棓丕烈案史記作)成功而不去(烈案成功鮑本作功成史記作功成)或欲分大投

(記鮑無衍此分四字下丕衍烈耳案史)利施三川(吳氏補曰史記有施利二字此字)決羊腸之險(補曰決上一本及有以字此吳氏)棧道千里於蜀

漢(補鮑曰於上補通字吳氏史記上有道字)如是不退(氏是補鮑曰本作時史記是吳作)秦十餘年(氏鮑補改曰上補昭字史記有昭字)昭王

秦四

秦取楚漢中(云)而共攻秦雖(無以丕上烈六案十六字者字鮑本)而今三國之辭去(鮑改去為云吳氏補曰史記云)大臣有功

(臣鮑字衍)已呢(今本作已乃涉上吳改)欲以齊秦劫魏(一本欲以齊秦劫魏二字鮑本無吳)而免於

國患(吳氏補曰鮑本作勉策改為勉通免)王何不召公子池(鮑改池為他且當從本文吳氏正曰)王召公子池而問焉(鮑本作之焉)以三城

講於三國之兵乃退(鮑稱三國空下復補有三國二字吳)就與孟嘗芒卯之賢(今本無與)左右皆曰甚然(無此六字丕烈案鮑本史)

中期推琴
三之料天下
帥韓魏
尚賢在晉陽之下也
是王以魏
地億寡人絕其西
楚怒秦合周㝡為楚王曰魏請與楚遇而合於秦
而外結交諸侯以圖
楚王使景所甚愛
吏不與不如景鯉留
之建國
即韓魏從韓魏從
即可矣
天下有其實
山東
北遊於燕趙
齊王入朝
四國必
頃襄王二十年
臣聞之
先帝文王莊王
今王三使盛橋
成橋以北
入燕
杜大梁之門
楚燕之兵

鄢之北
又取蒲衍首垣
云翔不敢校
以臨仁平兵
王申息衆
王又割濮
王之威亦憚矣
王若能持功守威
而肥仁義之誡
材兵甲之
強
壹毀魏氏之威
利於前
既勝齊人於艾陵
而忘毀楚之強魏也
而不取
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
此何也
而有累世之怨矣
臣為大王慮
韓魏
百世矣
鬼神狐祥無所食
是王攻楚之日
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
必攻陽右壤隨
陽右壤
四國必應悉起應王
秦楚之構而不離
於以肥韓魏於中國
而勁齊
以西為境
而詳事下吏
一舉衆

而注地於楚
臨以韓
韓必授首
若是王以十成鄭
上蔡召陵
而魏亦關內候矣
注地於齊
一任兩海
是燕趙
無齊楚無燕趙也
持齊楚
其不令朝行
朝為天子
齊太公聞之
於是夫積薄而為厚
聚地兩分國家大危
以與申縛
秦五
非伯主之業也
雖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幽遏脅陽
與勾踐禽死於干隧
制趙韓之兵
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以拒秦
楚先得齊
為中期
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
辛戎者
權許約秦魏
太后坐王而泣
處於陽城
故往說之曰
子傒
引傾西
趙乃遣之
欲與

燕其伐趙以廣河間之地
又借君
此去曰
夫項橐
趙攻燕
與司空馬之趙
悉教以國事
秦受地而郄兵
則從事可成
臣請大王約從
顧卿之更計
宋皆為兵首
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而弗用
王使人代
而捍匕首
狀如振捆之以布
出幽門也
嘻嘻乎司空馬
又以為司空馬逐於秦
趙去司空馬而國亡
安其兵
冠劍以其劍
南使刑與
國之寶
紂聞讒
其鄰人之賢
人也
知其可與立功
乃可復使姚賈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而用申縳
申縳者
大臣與
夫齊削地
楚王曰善

字。君長有齊陰，長有字實陰新字序鮑作本呂無已吳有氏齊正與曰策一文本不言同長此有有齊者字當陰盡字陰以爲于陰作君。夫齊雖隆薛之城，吳氏正曰按新

序作無實雖隆云云是蓋夫無費誤又因上夫齊字說丕烈案說弗也夫乃失字形近之譌韓于作君失寳淮南人閒訓亦同吳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吳氏正曰覽字當在下也王

曰：「說五而厭之。」五鮑本作吾吳氏正曰說晉有缺缺靖郭君善齊貌辨。吳氏補曰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卷作昆辨丕烈案今在按一本云齊文貌辨作昆岡引王

令長子御，御鮑本下有之字呂氏春秋無丕烈案威王薨，

宣王立。鮑改咸爲宣吳氏補曰宣當爲閔呂氏春秋作威宣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王鮑本曰當作予不當曰予子作王宇曰鮑改是曰也予呂吳氏氏春補秋曰

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頤作頤過高誘注云高誘注云過頤者頤不當也豕視下視也信反者信音申反也吾獨謂先王何乎？呂鮑本無乎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此字

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鮑本無靖郭君字丕烈案是也段干綸曰：丕烈案呂氏春秋無此段不得已而受。鮑本作受

夫魏氏兼邯鄲，鮑本無夫字吳氏補曰上有對曰二字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鮑本作甲田臣思曰：吳氏補曰

期而兼之後也。丕烈案一本作田臣思字韓自以專有齊國，本專作鮑公孫閈謂鄒忌曰：吳氏補曰戰國策作公孫閈丕烈案使彼罷弊於先弱，吳氏補曰身體戰戰也丕烈案一本作多臣請爲留楚，一本補有齊

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鮑本補云以爲厚楚，鮑本以作必身體戰戰，鮑本作形體戰本作美

甚徐公何能及公也，今本作徐公何能及公也本城北徐公，鮑本無城字閒之客曰：鮑本客作容客曰二字無鮑本一本作客字閒能訪議於市朝，鮑本作朝

期年之後，吳氏補曰期年當作期年此烈不言。頃之間，鮑本作氏衍之有字正章子之敗者與人而間辭，今本作辭吳本作辭字王何不發將

補曰鮑本一本作變吳氏補曰爲變之有爲變下而。秦軍大敗，吳氏補曰鮑本作兵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吳氏正曰拜下當有而字而埋州桑之下。吳氏

期曰之後中間吾使者章子將也，鮑本字衍未敗而死，吳氏補曰發君曰何以，吳氏補曰鮑本平下字足下豈如令衆，今本作衆鮑本作

見恩德亦其大也。吳氏補曰其德亦其大也身退師，鮑本作退乃秦竹不出力，吳氏正曰力一作刀北山何大也先生字吳本誤

之形近遂必表裏河，吳氏正曰鮑本河下有之字傳寫遂不言秦地方二千里，吳氏補曰三千里

吳氏補曰不下曰固以二十一萬矣。今本已作二十一萬丕烈案史記作已陰陶者，史記作陶鮑本陰作陶鮑作陰丕烈案吳氏補曰陰陶鮑本作陶陰下戶三男子

按舊本作縣之獸之車騎一作句也車騎皆無乃云竊爲大王羞之一本竊字作爲

車字之縣鮑本有之句或云車也首一句作奉亦不作見丕烈案舊當作卒下見有吳字者誤

蒙吳氏補曰人足志高作獄捐丕烈案史記作不同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補之以日字史以有字以鮑字本無烈鮑案尙之以字吳本有氏以亡隨其

後是故，史記作故同鮑本作丕烈案後故乃因故上吳氏補日作至闈陽晉之道，鮑本補作史記作衞陽晉是故恫疑虛喝，鮑本作是故恫疑虛猲吳氏正曰虛猲史記作虛喝

雖云亦作恫疑虛猲高躍史記作高躍亦已明矣。丕烈案鮑本無已字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丕烈案鮑本無此一句史記有是羣臣之計

過也。今本此本有此過字過也吳氏補曰此一句本無丕烈案鮑本無過字今無臣事秦之名，今本無臣字丕烈案作臣是吳氏補曰臣字不作臣顧大王之少

留計。鮑改烈爲故鮑本無計字丕烈案史記作留意今本留作固吳氏補曰是故事人不敢，吳氏補曰下有字有此句本無此字丕烈案史記作故十七字一本之下有今主君

韓補曰七國策云秦地方千里吳氏補曰策有字丕烈案史記有此字今主君在此

失誤以趙王之教詔之，鮑本教作教吳氏補曰齊王曰史記作齊王曰補曰齊此上當有字指揮關本作

傳有古氏翻是曰博城閑蓋注烈云案今史記作博城吳三百於秦也。一本作也鮑本無字吳補

齊二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吳氏補曰字衍一本作曰蔡下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鮑本作遣吳氏補曰三十日而舉燕國，

三五此爲當齊王所指此五句當作者而使大之本害衍者也作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史記作聞之二字張儀鮑本作張儀乃吳補

齊王甚憎張儀，吳氏補曰案史記作儀字必舉兵而伐之。史記作而伐之鮑本作丕烈案梁王大恐，吳氏

世補曰本後之請王其作魏王以也此秦武王元年也史記作字寡人甚憎儀，丕烈案儀上有字史記無字故儀願乞不肖

身丕烈上字案鮑本無有之史記作字犀首以梁爲齊本作與齊鮑本作 衍非有怨於儀也，本鮑本無也字是必與衍鬻吾國矣，吳氏補曰鮑本作衍

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吳氏補曰軫字衍史記作齊王使陳軫使於昭陽丕烈案是以其使事在此也 王非置兩令尹也，吳氏補曰鮑本王作王 引酒且飲之，鮑本無之字

公以是爲名居足矣，鮑本曰居下有矣字是也亦字衍吳氏正曰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今本作東兵鮑本作東秦攻趙長平，今本平作鮑本

謂齊王曰：作鮑周改字烈案吳氏補此不與日吳字同史記曰而齊燕之計過矣。鮑本作過吳氏正曰作楚字當丕烈案一本作可案見此鮑本蘇秦

文上三齊楚楚字曰此本作衍燕不知以趙楚史有下記明日之耳且趙之於燕齊，史記作鮑本齊燕吳丕烈案齊爲上猶曰有

也丕烈上案鮑本無史本有有字東有趙魏，北下有字鮑本本及韓卻周割之，鮑本補曰割下字有誤字吳今齊秦伐趙魏，鮑本作

今下齊補下字恐有吳氏字補曰令齊入於秦，吳氏恐亦令補字曰令齊安得救天下乎！有鮑本作救字下於字上秦丕烈案吳補救一本

而是助此人論可執得欲乎云也蝕救天行下數不千里

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今本吳氏補曰無日字吳本日字下本有同蘇秦爲今君留太子者，鮑本補楚太子上因進之可以下行也有七字曰齊

之所以爲多割地者，本鮑本無今勸太子者，補鮑本一者上本補口去字吳有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有可以下字鮑本割地

固約者，鮑本固作約吳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有以之上字鮑本有七孺子皆近，字皆上作中鮑本有十有孺子字皆丕實烈於案王鮑

蘇秦欲止之。今本乃作止吳氏補曰字代蘇秦作代是也代下引有注文代宇丕烈案鮑本作戰國策孟嘗君

四晉在之國此亦其說戰作寓言山當之世故曰孟嘗曰：「人事者，君上字鮑本有曰字今者臣來，

也引說作苑臣之國中在此之國亦其證云苑作鮑本有土偶人與桃梗，木吳氏正曰史記作偶人說苑作木梗鮑本作土偶人土梗人吳氏補曰說苑作一文本則誤桃梗以爲人，今本作人

同丕字烈形案近而俗誤通作引而據耳此當作孟嘗君將何如耳。丕烈案何如作何如鮑本誤引作說苑同鮑本何如字無若虎口，

而孟嘗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鮑本作孟嘗君舊本誤不丕烈案鮑本孟嘗作孟嘗君未嘗不毀孟嘗君也，字鮑本作孟嘗本作

之。盡之繁滑，作鮑本作繁君所以待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下者也字鮑本一下有以吾毀之者三字在此之下豈得持言也

者鮑本作之持爲得持者吳氏補曰之持鮑本作持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下鮑本有者也作字文非朕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字鮑本

常吳在氏王補字曰下疑勝髆曰：上鮑本有曰字勝髆鮑本作高注騰吳氏補曰以當此記云字恐作有誤但所校未在此而內與夫人相愛，鮑本下

字有者願君以此從衞君遊於衞，今鮑本三上字遊是人謂衞君曰：本有鮑本無不聽臣者臣不肖也，吳氏補曰字曰者則不

君魚髆，鮑本下此無有字丕烈案此字高注吳氏補曰之曰入上正據文字者聞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下鮑本之衍字沫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

曰：案戌鮑本作戍不烈公孫曰：「諾。」補鮑本戍下字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吳氏五補曰蓋五國小國也何作出當行作五大國也後本作據誠

說君之義，本誠鮑本無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吳氏補曰聚居鳥同獸者同足者同俱行亡翼今譬若挹水於河，本鮑本作挹淳于

見門齊王曰 謝將休士也 魏取伊是 故三
國欲與秦壤界 福三國之君
封衛之東野 攻魏之河南 故秦趙魏得齊者重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 倚柱彈其劍
比門下之客 文倦於事 券徧合起矯命
孟嘗君不說曰諾 迎君道中 僅得免其死耳
今君有一窟 西遊於梁謂惠王曰 封諸謝孟嘗君曰
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 而欲姚之
以辭 猶未敢以有難也
而治可為管商之師 能致其
管仲連謂孟嘗君好士也
蹵 與之同之 使文得二人者 豈有騏麟騄耳哉
衣縞紵 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 齊宣王見顏斶

亦曰王前可乎 秦攻齊令曰 萬石簴 天下之士仁義皆來
役處 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 而百
無不親附 安可得而有乎哉 以喜其為名者 則凶從之
此皆幸樂其名華 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 至聖人明學
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 然夫璞不完 非不得尊遂也 則再拜而辭去也
知足矣歸反樸
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 先君桓
公所好者 天子受籍 唯恐失
抎之 王斗曰否 是王不好士 王亟已備矣 世無東郭俊 何以有民
是助王養其民也 此二士弗業 聞先生高議 譬養
千鍾 而富過畢也 管燕 田需對曰
君不肯以所輕與士 蘇秦自燕之齊
見於華章南門 而患之所從生者微
不如聽之以卒秦 其於以收天下 蘇秦謂齊王曰

孰與伐宋之利也 夫約然與秦為帝
倍約儐秦
則衞之陽城危 有陰平陸 燕楚以形服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
車舍人不休傳衛國 黃城之墜也
濟之燒也 兵弱而憎下人也 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 則事以衆強適
罷寨也 兵必立也 莫如僅靜 則稽嗣朽腐
燎甑而不服矣 弱強鄭而
麒驥之衰也 筋骨力勸 有而案兵而後起
則亡天下 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 何也何
則形同憂 誠欲以伯王也為志 則是路君之道也 莫不止
而率王 尸死扶傷 鐵鉞鉅 實之所私出也 身窟穴
彌縮二國 而滅二子患也 日者中山 而數萬衆

之國二（敵作攻鮑本）再戰北勝（北作比鮑本）可見於前事（今本事字下有矣字吳氏補曰乃涉下誤有鮑缺也字鮑）非參罪於人也（吳氏補曰案呂氏）

（於春秋先王亦有之罪概）中者則善（吳補一云劉作暮）則察相不事（吳氏補曰下當有也字）而為利長者（鮑本無乃）比之堂上（吳氏補曰當作北諸本比）

（故事求字曾作比不同知）何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今本鮑本作之乏字）何以知其然（鮑曰上無文下例補宜有也字吳氏補）何以知其

然矣（今本矣作也吳氏補曰乃涉上文例當作也鮑改矣）其強而拔邯鄲（今本其字丕烈案此上有亦字以能而乃為誤涉鮑補字甚特）竟為守備

（鮑曰即改竟為境上文鏡字吳氏也）而受西河之外（有受而上字鮑本）故曰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鮑曰字衍）入於秦矣（鮑補巳入字上）此臣之

所謂比之堂上（吳氏補曰見上部）

齊六 有狐咺者（今本咺云古作今人吳氏補曰狐咺呂覽作狐援）齊使向子將（吳氏補曰呂）

向子以與一乘亡（本以無鮑）求所以償者（今本償作）王曰不知淖齒曰

君王后太史氏女（正曰上有鮑本氏字）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為后（鮑字上有）

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正曰鮑衍）唯莒即墨不下（不作來鮑本）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補曰）

魯連乃書約之矢（今本）勇士不怯死

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

棄腹以百萬之眾（丕烈案鮑本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

（鮑作）能以見於天下矣（以案史記無此已字上烈）故為公計者（烈案鮑本史記無）世世稱孤寡

而審處一也（吳氏補曰）束縛桎梏（今本作桎梏誤）然而管子

（本無）并三行之過（吳氏補曰）背子以為遺（句吳氏補曰此句絕）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

（下作謂朝天下下會朝諸王侯也朝）因能兵到讀而去

齊以破燕（以作已鮑本）不早圖（有圖之下字鮑本）亦王之善已（今本已誤也）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鮑本今本不空）

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鮑本猶作由）內牧百姓

（本牧收鮑）王賜諸前（吳氏補曰）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

（鮑本無一字）齊桓公得管夷吾（本夷無鮑）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作先平鮑本）闔城陽而王（吳氏補曰）城陽天

下莫之能止（吳氏補曰）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吳氏補曰中山當作山中鮑改）王乃曰單（今本單下有乃字）

田單將攻狄（今本狄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吳氏補曰）

立則丈插（丈作杖鮑本）曰可往矣（今本何本可）云曰尚矣

因以為辭而攻之（本而無鮑）女無謀而嫁者（謀作媒鮑本）以故建立四十

有餘年（吳氏補曰）秦始皇嘗使使者（鮑始）君王后引椎（本）老婦

巳亡矣（今本亡作）即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鮑改）則以為可可為謀

（鮑上衍文下）帶甲數百萬（鮑改百作十）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鮑改百作十吳氏補曰）

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今本無夫字）齊以誅君之亂秦

是王之聽涓也（吳氏補曰）且夫涓來之辭（吳氏補曰）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

（本無）王即欲以秦攻齊（吳氏補曰）

楚一 宋歸中立齊急宋（吳氏補曰）子象為楚謂宋王曰（鮑本無宋字）是從齊而攻楚未必

利也（楚之下有字鮑本）五國約目伐齊（吳氏補曰）五國已破齊秦（鮑本作已）其心必懼我（我本無鮑）乃命大公事

之韓（吳氏補曰一本大作太）觀王之所見也（吳氏補曰）韓悉楚國之眾也（鮑衍也字）昌於齊（今本作乃）

齊之反趙魏之後（本上作之人字鮑）江一對曰（今本一作乙）子無敢食我也（鮑補曰氏）

王不如無

救趙（鮑改為王作地）楚之攻其後（鮑本後下有也字）且魏令兵以深割趙（一本無深割趙吳補）目居魏知之（作目民鮑本）君無

咫尺之地（鮑改為功）王過舉而已（已巳拔鮑）是目嬖女不敝席（女作色鮑本）而

無日深自結於王（鮑本無）旌旗蔽日（作日天鮑本）兕虎嗥之聲（今本兕作見）有狂兕䍧車依輪而

至（今本誤）壹發而殪（鮑本）安陵君泣數行（有行字下鮑）乃封壇為安陵君（吳氏補曰）

（句戰字苑古在今權人謀）故令請其宅（今本有人下字鮑）客因為之謂昭奚恤

曰（謂之鮑改）曰謂而不得（作謂鮑本）非故如何也（本故無鮑）三人偶行（鮑補曰三字改二）楚目新城

圍之（鮑改）蒲反平陽（蒲反鮑本）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楚字鮑衍）乃為具駟馬乘車

（字為鮑下王本）五百金之楚城渠得之（楚字鮑本）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本作成鮑改）

然而不死（鮑改）王且予之五大夫（本作且）而得賞無功也（是作）事成予之五大夫

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鮑本十下無六字）楚王問於范環曰（吳氏補曰）

（耳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大不如事

君（無鮑）且王嘗用滑於越（召令滑本）

（作過）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作胡鮑本）

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

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吳氏補曰）與大王之賢（吳氏補曰一本無）

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鮑本）故為王至計（吳氏補曰）則

無及已（丕烈案鮑本）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丕烈案鮑本）趙代良馬橐他（丕烈案鮑本）臣竊為大

王不取也（丕烈案鮑本）不可與深謀（丕烈案）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今本危作亡誤）

以為固（本四有塞字）韓之上地不通（吳氏補曰）不費馬汗之勞（今本馬汗作汗馬）

(丕烈案史記作汗馬)則從竟陵已東(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則從竟陵以東)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上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攻諸侯者(吳氏補曰史作攻齊趙)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吳補一本無謀字丕烈案史記有謀字)與師襲秦(此四字鮑本無吳補諸本有此四字丕烈案史記作興兵襲秦)必開扃天下之匈(鮑改匈為胸吳氏補曰史同諸本多作闢成作大開不若闢義長丕烈案史記作必大闢天下之匈徐廣曰闢一作閒此當是或本作必為天下之匈開闢字皆所記史記異文而誤入者)(聯寫同義)出走入齊(走鮑本作奔丕烈案史記作走)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為鮑本作[illegible]丕烈案史記作為)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丕大)(二字鮑本無)無昭睢陳軫(睢鮑本作過)逐昭睢陳軫(睢鮑本作過)有人謂昭睢曰(睢鮑本作過丕烈案三睢字皆作過者為是下文三過字皆衍也故下文云)(是昭睢之害不傷也害謂睢何得云留可為明證作睢者相涉致誤耳)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爭鮑本無)周是列縣畜我也(鮑周下補曰字)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主鮑本作王)是楚自行不如周(今本行作待乃誤涉近也鮑改行為待吳氏補曰當是待字)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四字鮑本不重)不足知之矣(是下鮑本有以字)有斷脰決腹(今本脰誤頭下同)壹瞑(壹鮑本作一下同)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此十二字鮑本無)亦有不為爵勸(有鮑本無鮑補有字)緇帛之衣以朝(今本帛誤作)無一月之積(今本月作日乃誤涉下也鮑改月為日)四封不侵([illegible]鮑本作[illegible]吳補一本四封不侵)兩御之間夫卒交([illegible])嗟乎子乎(一本子下有乎字)楚國亡之月至矣(日鮑本作月)社稷其為庶幾乎(為鮑本無)棼冒勃蘇曰(吳氏補曰棼冒勃蘇史記作蚡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臣非異楚使新造盩(吳氏補曰[illegible])秦王顧令不起([illegible])子滿與子虎(吳氏補曰左傳作子蒲子虎)霄殺給鬭於宮唐之上(今本給作結)多與存國相若(今本國)餘豈悉無君乎(鮑本作餘吳氏補曰[illegible])至今無冒(吳氏正曰一本無冒)章聞之(鮑改章為卒吳氏補曰當作章[illegible])

其臣抉拾(抉鮑本作決)

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吳氏正曰秦字當作實是也)王欲昭睢之乘秦也(也鮑本無)請為公令芊戎謂王曰(鮑改芊為羋吳氏補曰當作羋)昭侯不欲(侯鮑本作睢)而合天下(今本令下有於天下利使字乃誤涉下也鮑改令為全吳氏正曰未背是以)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吳氏正曰一本無害字)佳麗好翫習音者(吳氏補曰一本無習字)勢為王妻以臨于楚(吳氏補曰[illegible])(補曰此非此下疑有缺一句)做要靳尚而刺之(刺今本作殺鮑)必不敢倍盟(補曰[illegible])而閒(今本作閒[illegible])王填蘇(今本作王主)女阿謂蘇子曰(吳氏補曰[illegible])請追亦有(吳氏補曰[illegible])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楚三 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今本以下有與字吳氏補曰此乃下誤有涉缺文也)賢之事其主也(本下有賢字)蘇秦之楚三日(吳氏補曰一作三月後三日)乃得見乎王是王令困也(今本令作今)今人怒而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上子字鮑本無)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今本之作[illegible])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本也無)楚王因收昭睢(本楚無)橫親之不合也(今本作[illegible])天下關閉不通(閉鮑本作閒)必善二人者(者下本有二字)韓亦不從(本韓作)惠子為儀者來(今本來作[illegible])儀必德王(吳補一本作儀今乃誤)乃奉惠子(今本乃字)楚得其利(得鮑本作[illegible])東有越纍(鮑改纍為[illegible])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作去吳氏補曰乃涉當作)寡人聞韓侈(鮑改侈為佽)唐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為雎)而天下

為乃(吳氏補曰當作為誤)夫梟棊之所以能為者(鮑改能為為能)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吳氏補曰當云不如五散一本作不勝五散)然則

楚四 蓄息有成(今本蓄作賢)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鮑本無[illegible])而交絕於后也(鮑本於作立一本作立於)不貫五雙耳(吳氏補曰上宜有何字不)襄王流掩於城陽(鮑改成為城)方將調鈴膠絲(今本鈴作飴吳氏補曰乃飴字當作鈆一本鮑改作[illegible])(新序或作[illegible]丕烈案)蜻蛉其小者也(大字鮑本無丕烈案新序作)俯噣白粒(吳補一本噣作啄丕烈案新序作啄)以其類為招(吳補一本作以其[illegible])(其頸為的[illegible])俯噣鱔鯉(鮑改[illegible]丕烈案新序作[illegible])方將脩其碆盧(今本碆作[illegible])治其繒繳(今本繳通作[illegible])被礛磻(鮑改[illegible])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同)方受命乎宣王(鮑改[illegible])輦從鄢陵君(今本[illegible])而戴方府之金(今本戴作[illegible])不知夫穰侯(丕烈案[illegible])與淮北之地也(也鮑本無[illegible])不若令屈署以新東(鮑改[illegible])國(鮑衍字)令辛戎告楚曰(吳氏補曰[illegible])武王曰鄙(鮑改[illegible])君辭之日百里勢(鮑改[illegible])昔伊尹(吳氏補曰[illegible])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補一本[illegible])而攻避公請與外(鮑本[illegible])國(鮑改公為[illegible])未至絞纓射股(今本[illegible])不知佩兮(丕烈案[illegible])

褘佩與絲(今本[illegible])閭姝子奢(吳氏補曰[illegible])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外[illegible])也(吳氏補曰[illegible])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鮑本無[illegible])嗚悲者(今本[illegible])而驚心未至也(今本[illegible])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本[illegible])(鮑補曰[illegible])遷延負轅(今本作[illegible])今君一時而知臣(鮑改[illegible])不能上(上不有而字)服鹽車(鮑改[illegible])汗明憱焉曰(鮑改[illegible])中阪(本中作[illegible])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吳氏補曰[illegible])君獨無意湔拔僕也(今本[illegible])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吳氏補曰[illegible])彼亦各貴(吳氏補曰[illegible])其故所親(鮑本[illegible])兄弟誠立(吳氏補曰[illegible])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吳氏補曰[illegible])朱英謂春申君曰(吳氏補曰[illegible])勿復言已(已作已也鮑本)臣聞之春秋(吳氏補曰[illegible])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鮑本[illegible])而趙怒深(鮑本[illegible])楚君雖欲攻燕(鮑改[illegible])今為馬多力(鮑改[illegible])則豈楚之任也我(我鮑改作哉)欲楚見魏也(見鮑本作[illegible])

趙一 城下不沉者三板(鮑改板為版)郄疵謂知伯曰(吳氏補曰[illegible])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吳補一本作[illegible])無憙志(憙鮑本作喜)夫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鮑本[illegible])背信盟之約(吳氏補曰[illegible])是好利而鷙復來請地(吳氏補曰[illegible])君其與之與之彼狃(丕烈案[illegible])魏宣子欲勿與(鮑改[illegible])

下賊亮亦並作寔恐假字箴下同 時楚卑猥之地 鮑改猥爲簡吳氏補曰恐名伍同漢志國河南有卑猥疑又有簡縣或當字誤丕烈案韓子作寔 知伯因陰結韓魏 館國

本無丕烈案韓子有 簡主之才臣也 主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主 而尹澤循之 尹鮑本作君吳氏補曰一本尹澤大事鮑期澤字誤韓子闕留作尹韓丕西留澤鄙

字 乃使延陵王 今本王作君乃誤涉鮑也鮑改王爲君吳氏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云云誤錯王氏補鮑失考 皆以狄蒿苦楚廧之其高至丈

餘 今本苦作楷之下有有楷二字鉄鮑本作楛丕烈案韓子作皆以狄蒿楛楚牆之有悟高至子丈此苦字當作苦餘韓子之楷字韓子有楛二字依此策文當衍今本反使之漸人誤也 君曰足矣

是上鮑本有矣字丕烈案韓子作晉衛已是矣 城力盡 鮑改城爲財丕烈案韓子作財 庫中而少親 親鮑本作臨丕烈案韓子作臨 與之期曰 曰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作日

暮當拔之 之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 鮑改上補韓字吳氏補曰烈缺韓字丕烈案韓子有 曰夜期殺守堤之吏 曰鮑本作甘丕烈案

子作至於日之夜 知伯軍救水而亂 軍鮑本無鮑補軍字丕烈案韓子有 廣封疆 廣鮑本作順吳補一本期作廣是 發五百 鮑收百爲新吳氏補曰郵伯古丕烈案

能文多不通當魏 約兩主勢能制臣 今本無兩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兩字吳氏補曰恐字有誤 臣願捐功名 捐鮑本作以吳補一本作捐 之能美 吳氏補曰外紀

之作而丕烈案此外紀改耳 臣下不使者何如 今本何如誤知何 韓魏齊燕 鮑改燕爲楚吳氏補曰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 負親以謀趙 吳氏正曰恐其親字

前成上有缺文 復來而今諸侯 吳氏正曰復來字衍并誤在上當云而今諸侯復來句假斷 孰謀我 今本無孰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孰字吳氏補曰孰謀我殊 而將其頭 吳氏

曰史其眞 而往乞 吳氏補曰史作行丕烈案史記作行乞於市與此策文多不同也 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 吳氏補曰無字下恐有缺字 豫讓伏所當

過橋下 所當二字鮑本作以吳補一本伏所當過丕烈案史記作所當 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 范鮑本無鮑補范字丕烈案史記有 嗟乎豫子 鮑衍子字丕烈案史記有

豫子之爲知伯 豫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亦以足矣 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 君前已寬舍臣 今本已誤以 乃使使者 今本者下誤衍者字 彼將

知秦利之也 吳鮑本作趙吳氏補曰疑有并誤丕烈案韓子有此事云彼將知君利之也趙字當是吳氏失考也 秦韓圍梁 鮑衍韓字吳氏有正 蘇秦說李兌曰 鮑改李爲

丕烈案吳氏鮑曰字誤下同非也又曰本史公所謂吳寡有頗之者皆附之蘇秦其此類邪是也策文本知此 雒陽乘軒車 吳氏補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中而下又云無乘車則此作

里字爲是丕烈案史記正義引策云蘇秦洛陽軒里之人也明張守節所見本是里字可證一本之音也 蘇秦 鮑改蘇爲某丕烈案鮑收誤甚策文無作某之例 羸縢負書擔橐 濯鮑本作

鮑改蘇爲蕭正曰說見秦策 越漳河 鮑改漳河爲河漳吳氏補曰凡言漳河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逆也此下又有漳河字 若以人之事 之鮑本風 壞沮乃復歸土 鮑沮

作誤丕烈陽字錯 乃我請君塞兩耳 塞上鮑本有堅字 明月之珠 今本月誤日 黃金百鎰 鎰鮑本作溢改爲鎰 且以伐齊 吳氏正曰按懷多爲韓自

趙將擊韓而軍爲韓止之者其聞氏皆明爲韓而首云見齊爲趙不合決有吳而一切以韓爲齊抑馬迺所改鮑丕烈案吳數是也韓文本皆作韓以史記齊字闕之 蘇秦爲齊上書

收韓爲屬吳補曰史作屬 風雨時至 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時雨至 秦人喜之 喜鮑本作善吳補一本喜之丕烈案史記作善 以秦爲愛趙而憎韓 吳氏補曰

翰韓及以韓爲耳之韓逆作齊丕烈案丸上 故微韓以貳之 今本微下有以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代字吳氏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故微兵於韓以威之 隨秦以謀計 吳氏

曰一本讓爲齊野辨 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 今本恃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恃爲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市耕未嘗而禍已及矣與齊文不同 今燕盡韓之河

南 吳氏補曰史作燕盡齊之北地 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 吳氏補曰史作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 坐羊腸之上 鮑收居爲脫丕烈案因史

有羊腸之西而欺此多不同宋是也 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 今本晉作魯乃誤涉鮑也鮑收晉爲魯吳氏補曰字義未詳丕烈案史記作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 三百里通

於燕之唐曲吾 今本晉作遇乃誤涉鮑也鮑收晉爲遇吳氏正曰遇當作逆指按齊策蕭之趙策云燕也戰勝兵燕趙可取唐曲逆當作郭

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逆曲亦缺誤丕烈案吾遂老轉也當存此史記無之唐曲吾四字文不同 此代馬胡駒不東 吳氏補曰胡駒史作胡犬 今從於彊秦國之伐

今本國作與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爲與丕烈案史記作王久伐齊從強秦攻齊 昔者五國之王 昔者二字鮑本無 韓乃西師 鮑收韓爲齊下並同吳氏正曰鮑中韓史文韓攻大

然 反溫根高平於魏 鮑改根爲軹 反三公什清於趙 吳氏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延分先俞於趙丕烈案徐廣注云一作王公仰出於此當

各使本文吳氏事以漢守曾段爲誤未是也 夫韓事趙 今本韓上有實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實今本所存尤誤之甚者也 宜正爲上交 今本無正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今

乃以抵罪取伐 罪鮑本作罪丕烈案史記作伐 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取自必也 者之二字鮑本無無鮑補一本王者之云云丕烈案史記有 今王收

天下必以王爲得 鮑收下補實字丕烈案史記作今王韓與天下攻實天下必以王爲得 韓危社稷以事王 鮑改上補字收韓實作上鳥丕烈案韓鮑也史記作實

抱社稷以厚事王史實韓此文韓不得上 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 鮑改韓爲寶丕烈案史記作王以天下收之吳氏正見上

秦楚楚王以天下禁之此策文有誤字 衛楚正 鮑收衛爲秦正吳氏丕烈案鮑作後公孫衍說文也 一軍臨熒陽 熒鮑本作熒 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

本無鮑韓韓字鮑收陽城疑當作城陽丕烈案鮑以爲秦本紀昭十七年城陽君入朝者今考韓解與韓與與正韓有不以爲韓鮑所釋錄無據其釋多此鄭 告上黨之守靳黈曰 今本鼬作

註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註丕烈案此字有誤但所改未是 韓不能有 今本有作文鮑本作文 使陽言之太守 吳氏補曰張匿云漢縣時始稱太守太者衍字感按史文止一稱太

守故衆摩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術當時已有此辨奏 而臣太守 今本太誤失丕烈案此吳所數之一不得收此 亦其猶焉 今有城市之邑七十

吳氏補曰史作十七下周 召平原君 鮑收原爲陽吳氏補曰原當作陽丕烈案史記平原君 平平陽君約白起召未詳何人者 今馮亭令使

者 今本今誤令 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臣聞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今坐而得城 鮑城下補七十二字吳猶曰史此有十七二字氏 太守有詔

今本太上有乃誤涉鮑也鮑補令字丕烈案史記無如此不誤誠爲亭所云也下文使臣勝謂曰方是吉馮亭 馮亭垂涕而勉曰

見通丕烈案此以鮑爲僞字也吳說未是 令公孫起王齮 吳氏補曰考的白起史王齕非春秋有相將此萬吳說亦自超備曰爲殊使武安君自起爲上將軍

王齮注作齕注是曰王齕的王齕其紹王二十九年代大夫相陵伐趙者六國實注亦一隆甚明與極不涉吳偶失考

也王實澤本策驛乾作齕本并夫王龍二字皆誤 吾所苦夫鐵鉆然 鮑改鉆爲鍇吳氏有正丕烈案吳氏正以爲字與鉗同者亦鉆也陽兼會程設先生王獻云無與韓同毀文授也

其戰得之矣下文自入前出夫人者爲一句害鐵入而木出敍云飼臣爲鐵鉆者乘日其人自入面出臣有與飲樹也者也 無有謂臣爲鐵鉆者乎 鮑改爲爲 韓欲有宜

陽 有鮑本作存 涉孟之讎然者何也 吳氏補曰鄧正之譯西字未詳然者下章亦有此文當至也字句丕烈案下章亦平原君請遇處凡欲下誤 秦分齊齊亡魏 鮑收

分爲合吳正曰而不可解疑有外誤當是分實亡韓秦術秦實二字丕烈案攻是也上文則且出兵助秦是疑以楚勸分實仰其事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鮑之下補與字吳氏補曰之字疑當在鄉功下 成謂皮相國曰 或鮑本無 魏殺呂遼而衛兵 吳氏補曰後章作呂遼未知孰是 亡其北陽 北鮑本作比吳氏正曰一

本比作北 而齊危 鮑收實爲遺吳氏有正 三晉倍之憂也 吳氏正曰恐疑倍字誤衍 不計而構 構鮑本作構收爲謀 而遣之曰 今本而誤之 毋發屋室

警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也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知文也一本無御覽質作起誤作鑑 此天下之所明也 吳氏補曰明下疑有

知字 此天下之所明見也 今本此誤而 是何楚之知 今本楚作秦乃誤涉鮑也鮑收楚爲秦吳氏補曰當作楚 惟寐亡之 鮑收亡爲忘丕烈案以亡爲忘字耳

必入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 本無下復有攻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攻殺爲殺丕烈案此有謀遂下以有爲又字也趙於謀字句誤其 馬兔 吳補一本作兔

梁不待伐矣 秦禍案攘於趙矣 擬於鮑本作擬中氏正曰以以擬卽移字說當作移於丕烈案吳說未是徐有子注引作擬字 若楚王入秦見

三晉之大合而盟也 王楚入字又丕曰烈楚案王此不讀入入皆句可絕爲讀證使也文猶期也日 願王之熟計之也急 無吳急補字一是本

南戍韓梁之西邊 戍鮑本作成吳有一本作三字西下有山字 印而多求地 鮑衍印字吳氏補曰卽印字丕烈案此與上文多誤衍

印二字皆有誤也衍者未是

趙二 臣故欺其惡劾患史 此獄鮑本文作當是遂獻無其惡患劾下二脫字三作字別爲句 請屏左右曰言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 吳氏補曰史作言諸白異陰陽所以之譌丕烈案此異引策白曰卽白 趙地方二千里 鮑本作三千餘里丕烈案史記作二千 必入臣韓魏

臣於秦 [illegible] 禍中於趙矣 [illegible] 秦破必矣 [illegible] 今見破於
秦 [illegible] 與秦成則高 [illegible] 之音 [illegible] 今見破於
[illegible] 恐彊諸侯 [illegible] 六國從親以擯畔秦 [illegible]
國從親以擯秦 [illegible] 蘇子為謂秦王曰 [illegible] 而世不妬其業 [illegible] 舉主之制
也 [illegible] 趙怒必於其己邑 [illegible] 然而四輪之國也 [illegible]
故微之為著者強 [illegible] 夫齊威宣 [illegible] 國富而用民 [illegible] 後富韓威
魏 [illegible] 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 [illegible] 而齊為虛戾
[illegible] 臣以從一不可成也 [illegible] 今臣有患於世 [illegible] 忘其
悄悒 [illegible] 是以三國之兵困 [illegible]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 [illegible]
行於天下山東 [illegible] 今宣君 [illegible] 有微甲鈍兵 [illegible] 熒惑諸
侯 [illegible] 而韓魏稱為東藩之臣 [illegible] 臣切為大王計
[illegible] 於是乃以車三百乘 [illegible] 計胡狄之利乎 [illegible] 動有明古先世之功 [illegible] 今吾欲繼
襄主之業 [illegible] 必被庶人之恐 [illegible] 則胡服之功 [illegible]
[illegible] 胡地中山 [illegible] 吾必有之 [illegible] 有所出功有所止 [illegible] 然後

德且見也 [illegible] 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 [illegible] 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
萬物財用之所聚也 [illegible] 被髮文身 [illegible] 錯臂左衽 [illegible] 今卿之
所言者 [illegible] 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 [illegible] 臣敢不聽令 [illegible] 而襄
王兼戎取代 [illegible] 故道世俗之間 [illegible]
[illegible]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 [illegible] 盧無惡擾 [illegible] 修法無愆 [illegible]
[illegible] 子言世俗之間 [illegible] 反此兩者 [illegible] 先聖之明刑 [illegible] 竭意不諱 [illegible]
禮無邪 [illegible] 故禮世不必一其道 [illegible]
[illegible] 一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 [illegible] 不逆於馬之情 [illegible]
[illegible] 詩云服難以勇 [illegible] 失而累 [illegible] 以傅王乎
[illegible] 隱中不竭 [illegible] 乃國未通於王胡服 [illegible] 以非寡人
者舉矣 [illegible] 具帶 [illegible] 以傅王子也
[illegible] 以待今日 [illegible] 所以昭後而期遠也 [illegible] 今子以官府之籍 [illegible] 非子所知
絕五俓之險 [illegible] 至榆中辟地千里 [illegible]
[illegible]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 [illegible] 相都平君田單
服曰 [illegible] 夫吳干之劍 [illegible] 是薄柱擊石之類也 [illegible] 夫毋脊
之厚 [illegible] 無鈞䍐鐔蒙須之便 [illegible]
[illegible] 君無十餘 [illegible] 能具數十萬之兵 [illegible]
[illegible] 趙使机郝之秦 [illegible] 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
[illegible] 宋突謂机郝曰 [illegible] 以易藺離石祁於趙
[illegible] 是罪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令衛胡易 [illegible] 則伐秦者趙也 [illegible] 齊無而西
[illegible] 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 [illegible] 是我以王因饒中山
[illegible] 我分兵而孤樂中山 [illegible] 中山必亡 [illegible] 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
[illegible] 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 [illegible] 且東而辭翳侯 [illegible] 臣
固且有效於君 [illegible] 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 [illegible] 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 [illegible] 今
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 [illegible] 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
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妒婦也 [illegible] 秦既解邯

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又以虞卿之
[illegible] 言告樓緩 [illegible] 王以樓緩之言
告虞卿曰 [illegible] 虞卿曰 [illegible] 啟關通敝 [illegible] 而不至失六城 [illegible] 我以五城收天下
[illegible] 以益愈強之秦 [illegible] 故曰此
是弃前貴 [illegible] 天下之賀戰者 [illegible] 則必盡
飾說也王必勿與 [illegible] 平原君之力也 [illegible] 公孫龍聞之 [illegible] 以親故
任於秦矣 [illegible] 趙不勝亡二都 [illegible] 尉復死 [illegible]
而為媾 [illegible]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illegible] 前與齊湣王
[illegible] 今齊湣王已益弱 [illegible] 而不能去 [illegible] 魏王使
將軍 [illegible] 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 [illegible] 東國有魯連先生 [illegible]

有
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 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
彼秦者棄禮義 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 齊楚則固助之矣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 故拘之
於牖里之車 而欲舍之死 維子曰子安取禮 納于筦鍵
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 俱據萬乘之國
睹其一戰而勝 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 適會魏公子無忌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所 至觀也 前違澄
容挾強齊四十餘年 子南方之傳士也 何足問 故不受也 王非戰國守
持丘之環 時宿於野
圍之具 其將何以當之 工見客來也因辟 先生不知寡人不肖 秦當時適其鋒
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衛靈公近雍
疽 復塗偵謂君曰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
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 天下合從

魏殺呂遺 而天下交之 君唯釋虛僞
疾文信猶且知之也
卒斷紂之頭 魏甒
趙四 使臣與復丑 坐而天下致名寶 成其私者也 非然
而取行於王者也 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 故天下盛重王 無齊 以無
齊之故重王 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 非知不足也 徐乃搖趙以伐宋 而陰構於
秦 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 秦逐李兌 抱陰成負蒿葛薜
以爲趙蔽 今又以何
陽 以使取陰
人比然而後如賢不 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
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 燒陽虛於趙
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 其怨於
趙 臣願王之曰聞魏 願王之陰重
趙 五國事趙 交定然後王擇焉 李兌乃謂齊王曰

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 姑待已耕 此有代
封不可不早定也 燕楚辟 得大齊
天下散而事秦 則君無患矣 若不得已而必
搆 願得趙 與韓氏大吏東免 齊王必無
召珉也 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 而資之 天
曰 必有踦重者矣 後合與踦重者
下爭秦有六舉 秦王受負海內之國 秦王內韓珉於齊
王賁韓他之曹 而君又不得陰二矣 三疆三親
抱安邑而信秦 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 韓之太原絕 下軹道
南陽高伐魏絕韓 國破曹屈 是以攻齊
之已皦救與秦爭戰也 瑟公子牟夷貨然
虞卿請趙王曰 范座也 夫殺無罪范座薄故
也 則主必爲天下笑矣 不若以生人市使也 故魏之免相望
也 夫國內無用臣 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 乃割濟
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 此夫子與敵國戰 國奚無人甚也

僕主幸以聽僕也 其於奢不然 夏軍也縣釜而炊 秦三以虞卿
得三城也 宋突謂仇郝曰 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 言而不稱師
爲言 偶忌接手免首
陰移而授天下傳 趙王曰甚善 偶忌曰 未得相馬之
工也 令治天下舉錯非也 燕郭之法 便辟左右
之近者 是能得之乎內 趙王使往賀 若使有罪 請率而西行
之 親寡君之母弟也 衣服使之便於體 膳啗使之嗛於口 而騏驥不
至 受其弊 韓魏以友之 舉茅爲姚賈 而折韓魏
招之 令仇郝相宋 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世鈞爲之 必以長安君
爲質 左師觸聾
願見太后太后盛氣 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

謝曰(吳氏補曰史記云胥字當是衍字烈案之入字徐句讀非)而恐太后(烈案鮑本史記無玉體二字)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鮑本史記不重太后吳氏補有)和

於身也太后曰(鮑本無也字烈案三字史記有)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今本無一本字)以衛王宮沒死

以聞(鮑本作昧死吳氏補曰史記作昧死)太后笑曰(烈案鮑本史記無有字)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吳氏補曰一本太后作燕后)

……祝曰必勿使反(今本祝誤崇)趙主之子孫侯者……老婦不聞也

……豈人主之子孫……今媼尊長安君之位(烈案鮑本史記無有字)而封之以膏腴之地

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使趙葱……及

顏聚……後三月……殺趙

軍(吳氏補曰史記作趙蔥)

魏一

知伯必儲……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質乎……

……因索蔡皋梁於趙……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文侯曰子

往矣……有之夫鄉邑老者……驪牛之黃也……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

……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是危也……

……左彭蠡之波……文山在其南……夫夏桀之國

盧睾在其北……而右漳釜……城非不高也……攘衡而不辟者

……前脈形埊之險阻……陳汝南有許……

……東有淮穎……養棗海鹽……卷衍燕酸棗……

……舉名雖小……然橫人謀王……

之寶主也……千萬……今乃劫於辟臣之說……天下

……以求外交……竭竊奈何……

……粟糧漕庾……夫親昆弟……取晉陽……則從道絕從道絕……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

……魏之兵南面而伐……秦甲出而東……約一國而反

成而封侯之基……盱夷……欲走

……為蓋慶觸田嬰曰……蘇秦拘於魏……

而之韓……而得宋埊也……不信齊王與蘇秦也……

……及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天下無憂……何為飲

食而無事無事必來……

首又以車三十乘……魏王止其行使……今四國屬以事……魏王使李從……

為求壤埊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公不如儀之言為資……

……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之……鄭彊

出秦曰應為知……子果無之魏……寡家而已……而群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

耶……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

……張子儀以秦相魏……若不勝魏……乃遂解攻於魏……張儀以合秦魏矣……

……欲得埊……公叔以為信……以下楚楚趙必聽之……是王失

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

外……尺楚人……遂於萆下……

……徐州之役……齊楚必戰……楚戰勝齊敗……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

……犀首期齊王至之曰……閒齊行以百金……

……是王謀三國也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

之遇……曰和成……固有秦重和……與

其相田需不善(鮑氏補改……)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

魏二　今公又言有難以懼之鮑本無有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曾鮑本不重補下二字值用雷從中敗君今本作臣吳本若

補一本作臣又作之毋謂天下何吳補一本下有何七十一字一云有句與外下之內字之丕為烈對案文有者當今吾為子外之而外從天身相於韓下此

鮑本刪本為一章吳補一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吳氏補曰滲樂形近之譌也書圖詳丕烈案鮑所此謂非作溪而使於事有而下字鮑吳本

補一本於一事而王曰善今本誤然衍請因令王本鮑無請韓氏因圖蓄今本誤吳氏補曰作蓄詳一本作為實若戰而勝本而無鮑葬於

楚山之尾吳氏補曰呂氏春秋作葬於滑山丕烈案初學記引作楚山四字乃吳氏自注非本注云天使水見之中有注今初學記引有一誤作已見為齊策於

是出而為之張於朝鮑本於字無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張朝而因又說文王之義因又案呂氏春秋作又因有不丕烈歟之不為逆者鮑者

本無既已得楚矣本矣鮑無而竊為王悲鮑改悲為惡又必且曰王以求地鮑以為當作因形近之誤曰為鮑改非丕烈案又必謂

王曰使王輕齊鮑衍曰字丕烈案當作因形近之譌當作也以更索於王吳補鮑曰一本作東其次堅約而詳講吳氏補曰詳與佯通史記多有詳與國

無相離也今本誤作吳本補離作一離本鮑作離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此再當讀為一孰句鮑改為一孰一句即為魏熱字丕烈案

執亦有鮑誤是字非也下句字誤吳氏補曰有字當是衍故又為足下傷秦者鮑改又為有當作去吳氏補曰又有通今足下鬭之今本令誤上

補曰令上當有缺字吳氏字當誤天而東夷之民不起鮑本起作赴乃誤涉以燕伐秦鮑云燕下有齊字補曰齊字丕烈案上文也

本無齊字吳補曰乃闕字之下二字耳句此云以高誘高注所謂之不當乃以衛齊事二之字所為趙地也下文云秦而見臣以致之於其衛燕也

氏其不誤正事亦非矣韓珉鮑改吳周最今本誤周韓餘周吳氏補曰韓餘字從無為從而下之吳氏補曰

為讓從衍丕下案之第但也從合當云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今本誤天下之衛者臣也丕烈案上同約之者云

文扮當不作其乃形并之此誤也二句是一事上云下文云曾未是為對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鮑改補曰作為上有

文子正鮑曰衍魏字吳氏也田需今本誤曰周宵作宵鮑本楚王聞之補鮑曰衍四字王因之下四字衍吳氏施因令人作人之鮑本客

謂公子理之傳曰吳氏補傳字作是也田盼宿將也今本鮑作將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今本作不必則不如因

魏服鮑本作因而罪秦楚鮑本作此其暴於戾定矣鮑本於無惠施為韓魏交今本改為韓魏交君其為梁王今本作若

下本文作若是吳丕烈案一本若作君必不使相也乃鮑下補代謂王曰為相人為王之字吳氏補曰可也丕烈案此字史記亦此今臣願大王

興殿詳但不必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一曾本鮑作本作以不忠不必當當不必忠本鮑

陳臣之愁意補曰下有缺字吳氏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本以無鮑則趙之謀者必曰吳鮑氏改正有趙趙安而我

危也作安亡鮑本大王欲完魏之交鮑本無字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主本作王丕烈案是也魏信以韓魏事秦字鮑吳衍氏韓

當作補曰疑衍之丕烈案此今我講難於秦今本作講吳氏補曰乃缺文涉也鮑改主患於中作主鮑本而權其過行

其利作其過其鮑本則是大王垂拱之割地作之多鮑本秦楚攻魏圍皮氏魏補一鮑本無魏王之恐也見亡矣也鮑字衍

下改奏為也吳氏王正曰下草有亡此句決不此烈案必舍於秦作舍鮑本必效城地於王今本誤效願王察之矣鮑改為

也　請為君擇吳氏補曰今本王之易牙乃煎熬燔炙今本作熬吳氏補曰乃涉古字也鮑改楚王

登強臺吳氏補曰宋南楚子臣之曰荊臺而望崩山鮑本作崩山吳氏補曰南望

子山之南以臨彷徨吳氏補曰彷徨淮南子作方皇

同也字耳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鮑本作趙約寡人固刑弗有也鮑曰此形字吳氏補一本誤今鄴今本作鄴乃涉吳

自是但曰與上文丕烈案作數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今本胥作胥吳氏補一本作胥乃誤長羊鮑改羊為平吳

詳氏補曰或曰地字缺因任之以為魏之司徒本無之鮑據地必遠矣有必不下字鮑本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有字鮑本無二字秦王

懼然曰鮑本作懼同未澹下兵也鮑曰即澹字吳氏補曰初時惠王伐趙今本誤初戰勝睪子吳氏補曰

事也史記作大事同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吳氏補曰正史記作宅今王循楚趙而講吳氏

必正曰史記也字正誤則國救亡不可

得也已鮑衍也字非計之工也工作功鮑本戴三十萬之衆吳氏補曰一本作衆陰必亡吳氏補曰正

邑作陶　願之及楚趙之兵今本無君字吳氏補曰史記作順亟以少割收魏方疑又為陰啓

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周訢

謂王曰鮑本斷作斷為下句一將有所不行乎作乎也鮑本臣能得之於應侯鮑本有侯下字可謂不能用勝矣能作鮑本

而王因使之受璽鮑改受爲授且夫姦臣鮑本臣作人而秦之求無窮鮑本作之求之吾已許秦矣鮑本已作以魏王曰善今本王作字伐魏之事不便吳氏補曰當有誤乃缺不字常約兩王之交矣鮑本王作主文讎行矣今本文誤臣以因趙之衆今本之誤而又況於趙車二百乘鮑本二作三朱已謂魏王曰吳氏補曰史作無忌也丕烈案策文是朱已即無忌古同字仇讎之敵國也吳氏補曰一本無也字史記作平臣甚或之史記作或鮑本作惑丕烈案同字秦盡有鄭地丕烈案史記鮑本無丕王欲得故地王鮑本無丕而今負強秦之禍也吳氏補曰此策與史記文有異同者如貞下文此類不具論必且便事吳氏補曰史作更事絕韓之上黨吳氏補曰史記作韓上黨伐楚道涉而谷今本鮑改而谷為山谷乃誤行三十里吳氏補曰史作而攻危隘之塞吳氏補曰史作危隘即隘字形近而誤而右上蔡召陵吳氏正曰召字定讀秦故有懷地吳氏補曰史作茅刑丘之城鮑本今本作邢丘安城吳氏補曰決熒澤吳氏補曰史作而乃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吳氏補曰史記作王之使者秦之欲許之久矣吳氏補曰史作與舞陽葉陵鄰吳氏正曰高陵字誤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吳氏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吳氏補曰下文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本下無史記從林軍以至于今吳氏補曰史記林鄉軍北至平闞吳氏

補曰史記同字說見上所亡乎秦者山北吳氏補曰史記作山南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吳氏補曰史記作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禍必百此矣吳氏補曰史記作從之不成矣鮑改成爲韓知亡吳氏補曰史記作韓知亡以臣之觀之鮑本無之字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鮑本下有欲字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吳氏正曰而挾韓魏之質鮑本無之字此亦王之大時已吳氏補曰史記作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吳氏正曰共有其賦吳氏補曰楚趙楚大破今本無字葉陽君約魏吳氏補曰抱葛薛陰成吳氏補曰趙世家作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衣乎今本問作河策作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秦疾攻楚楚還字秦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謂樓子於鄢陵曰吳氏補曰兵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吳氏補曰國之大利也樓庇子今本作欲誅攻於齊王兵之辭也王鮑本是弗救矣作矣必爲合於齊今本外於楚以重公也魏四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王鮑本秦攻梁者天下必能救鮑本今本無字又吳氏補曰必字作不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八年

有吳氏正曰此齊伐釐莒以悍趙伐榆關今本伐作皆其所恃也稱稻闕鑑以是質秦韓且坐而胥亡乎王交制之也乘北郢攻齊得剛博得許鄢陵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而韓魏壤梁必魏也何也天下之合也不如齊趙判齊不能獨從不如齊趙而構之秦趙必復鬭必重魏欲王之責長之待之也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有齊者不若相之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王於秦遂絕趙也無蔽於秦者王不如絲侯人秦韓不敢合魏王令之謂秦王曰吾請先天下構魏魏王曰是衣焦不申頭與不去今者臣來周寂善齊開見者魏人有唐且者而強二敵之齊楚也唐且謂信陵君曰至縞高之所人大笑也是倍主也若君弗致也以造安陵之城受詔襄王

有常不赦今縮高謹解大位是使我負襄王詔無爲人臣之義矣素服縞素臣爲王之所得魚也今以臣凶惡辟人於途必哀愛趙王魏王曰其自纂繁也而王以是質秦以爲嫪毐功王以國贊嫪毐天下必合呂氏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以頃揄地爾此三子者韓一大成午從趙來而我有兩趙也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而廢子之謂乎蘇秦爲楚合從合伯陽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吠芮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虎摯之士

探前趹後
蹄閒三尋者
桑林之菀
不非秦則危矣
逆秦而順楚 為敝邑秦王必怒
宣王謂摎留曰 閒公用田成
監止 以摘其主 張儀謂齊王曰
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 為王弗取也 魏
順謂市巳君曰 君資臣 五國重王
正 鄭彊 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
冷向 以幾楚之存焉 故言先楚也 彼
巳覺 故謂大宰曰 故因而請秦王曰 故使臣再拜謁秦王
是以九鼎印甘茂也 公何不與趙藺離石
鄢 收韓趙之兵 樸與必敗矣 韓為一 甘茂
必敗矣 楚必敗之須秦必敗 杜赫為公仲 謂秦王曰明也
故博里疾大說杜聊 公仲明謂韓王曰

楚國必伐矣 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為不能聽我
韓必德王也 是我困秦韓之兵
多其車重其幣 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
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 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 公仲必以率
為陽也 仲嗇於財 韓公仲謂向壽曰 封小令尹
今公與楚解中
以桂陽 不如公孫郝 而甘茂黨於魏 是與公孫郝甘茂同
道也 今公言善韓以備楚 今公徒令收之 而
公過楚以攻韓 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勸齊
兵以勸止魏 秦王以公孫郝 不求割地而合於魏
齊王言救魏以勸之 久離兵史
魏以鄢齊 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勁齊 韓公仲相
秦 秦魏遇 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 魏之絕齊於楚明矣
齊楚信之必輕王 王曰向也子曰

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
臣反乃行 秦王謂魏王曰 觀鞅謂春申曰 不使
而君用之弱 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
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
去百六十里 楚秦鬬之日也巳 公仲數不
信於諸侯諸侯錮之 蘇代為楚王曰 明之反也 常伏趙
而畔楚
韓二 姜非先王也 因不撥也 秦寅國知王也
韓之急緩莫不知 公仲柄得秦師 不識坐而待伐 殆不
合軍於南鄭矣
韓固其與國也 其將揚言救韓 公恃秦而勁
公戰不勝楚塞三川 司馬康 以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 公無辭以後反 魏地易於下 令韓王
知王之不取三川也 夫楚欲置公子高
於是以太子扁 昭揚梁王 馮君

廣王 而害於韓矣 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 以懼秦
毋秦患 而得楚 而交楚也 今公自
以辯於薛公 令我使鄭立韓擾 必周君而深怨我矣 臣之強
之也 合世子 走而不死 戰之於國中必分 必保於公
韓挾齊魏以盻楚 公何不試奉公子咎
韓楚之縣邑 冷向謂韓咎曰
奉韓而內之鄭 周欲以車百乘
重而送之 因也以為戒 請問楚人謂此鳥何 韓傀相韓
新政閒曰
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 因謝嚴仲子
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
以交足下之驩 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 老母在
至淺鮮矣 我雖不受 今親不幸

死二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今不幸而世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尋誰二字鮑本無有讎得從事君五字吳補一本仇者爲讎史同一本無此五字史有臣之仇韓相傀傀上鮑本有韓字吳補一本相傀丕烈案史記韓相俠累韓宗族盛兵衛設鮑本作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吳補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韓與衛中間不遠衛下鮑本有相去二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吳氏補曰此語云無作無生情實所將多人成生吳情故語泄今本無此文丕烈案考宋羅云此云生得是冒將多人往殺俠累衆懷又被擒而語泄亦爾俱通也史記本作生得策文本作生情今本皆誤持兵戟而衛者衛下鮑本有侍字吳補一本史同丕烈案今史記有刺韓傀刺下鮑本有殺字丕烈案史記刺殺俠累索隱引戰國策刺韓傀無殺字鮑本當是誤用史記語入耳韓傀走而抱哀侯鮑改哀爲列下同丕烈案此節世家之列侯策文謂之哀侯一人耳世本又作武侯引見索隱葬世家所謂韓嚴弒其君哀侯者也吳氏補以爲二事是矣其必讀之列侯宋書於史記策文本不同也所殺者數十人所下鮑本有擊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丕烈案劉向列女傳無因自皮面抉眼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列女傳作披史作決丕烈案皮披同字抉決同字作面皮者誤列女傳是自披其面也自屠出腸自字出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自屠出腸史同丕烈案列女傳作自屠剔韓取聶政屍於市屍下鮑本有暴字丕烈案史記有列女傳韓暴其屍於市久之莫知誰子子鮑本無吳補一本誰子史同丕烈案列女傳其知爲誰政姊聞之曰姊下鮑本有榮字吳補一本無史作榮丕烈案列女傳國策無榮字有者當是誤用史記語入耳列女傳亦無弟至賢弟上鮑本有吾字丕烈案列女傳無而高成荊矣而鮑本無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政上鮑本有其字無亦字吳補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丕烈案史記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列女傳非獨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

韓三

利害之相似者利上鮑本有夫字吳補一本無夫字史有得以其道爲之以鮑本無而非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州字鮑本有則韓輕矣一本韓鑒矣吳補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欲鮑本無而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州字鮑本有而爲公責儲於秦魏之主主鮑本作王齊怒於不得魏吳氏補曰實起文疵當作衆起詳天下合而離秦天上鮑有今字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無下鮑本有先字丕烈案衍文無多作无而誤本

也復衍韓人攻宋吳氏補曰疑此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此之誤引史記實世家下韓字皆作齊考此策文必本亦作齊韓字可見其乃而韓策後人乃誤改之耳蘇秦爲韓說秦王吳氏補曰當作代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也鮑本作矣韓故已攻宋矣故鮑本作固其西面事秦面鮑本無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病鮑本作痛吳補一本欲病之是我免於一人之下鮑改吳補曰此句疑有誤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韓上鮑補秦字大勝以千數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是也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名鮑本作王亦請男爲臣作讀鮑本東孟之會此以下鮑本連上文非也丕烈案吳說是也聶政陽堅吳氏補曰正在此見史記列傳今日鄭君不許異聚哀侯而殪之鮑本作從吳補一本作願字丕烈案鮑改爲非也吳氏補曰說在前二字吳補曰一本雖爲桓公吾弗爲然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他下鮑本有也字則可以辟其兵辟鮑一本作避作許此當非晉闕吳本亦不音凡辟晉通者說皆未是鮑本多然而見親秦然鮑一本無計之非金無以也乃今本作韓之字計吳氏正曰依然文而自止以也句補吳正之恐皆非當韓亡美人與金亡鮑本作之其疏秦乃始益明今公疾攻魏之運運鮑本改作吳氏正曰運當作則蓋觀公仲之攻也蓋鮑本作盍或謂韓相國曰國鮑本無求武隧隧鮑本作遂丕烈案勢必不善楚楚鮑本吳補曰不字衍士唐客於諸公士鮑本改作仕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今本衍仲補曰此公仲珉修死後各韓侈云則公仲珉韓侈別是一人公仲珉宜稍緩入又奚爲挾之以恨魏一鮑本無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吳氏補曰此句有誤所伏也丕烈案令上文云且山今本作秦之強鮑以秦字上至首垣垣鮑本作垣所以不及魏者及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作及以燕亡於齊以鮑本衍字此皆絕地形吳氏補曰以下有缺文不得議

公孫郝郝鮑本作赫不得議甘戊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公孫郝嘗疾齊韓吳氏補曰當有誤陳四辟去吳氏補曰當作歷兩四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反鮑本作以寅爲其之時讀鮑本作講吳本亦然且皆未是也丕烈案此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今本侍誤吳氏補曰國當作以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也鮑本無大爲又或謂山陽君曰或鮑本無上及不交齊及鮑本無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王鮑本作主丕烈案史記作主以強秦而有晉楚鮑衍晉字周成恢恢下鮑本有使字張登請費緤曰請鮑本作謂請分公子年謂韓王曰今本年作牟吳補一本作年輸人爲之謂安令曰安下鮑補邑字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其法鮑本無作之吳補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魏王爲九里之盟之盟鮑本作將復立天子吳補一本彭喜謂鄭君曰九里正曰大事記云按韓非子云魏惠王爲臼里之盟丕烈案九臼彭房皆誤此擊魏之王韓使也彼韓知君爲韓業王王同爲謂建信侯曰爲鮑本改君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之交吳補一本交之

燕一

地方二千餘里餘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粟支十年十鮑本作數丕烈案史記作數十年二字誤北有棗粟之利今本粟作栗鮑本作栗粟字丕烈案是也發興號令興鮑本作披出丕烈案史記作披出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南鮑本作迫吳補一本作近丕烈案史記云迫強趙南近齊此策文當有誤齊趙強國也也鮑本無一本無奉陽君李兌兌鮑本衍字吳氏補二字有正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吳氏正曰當作李兌二侯也蘇秦則取有取之下字鮑本此霸王之業矣矣鮑本衍字而以事足下不可乎不鮑本無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參鮑本衍字曰三不取素飧飧鮑本作餐爲辭孤竹之君也鮑本下無者字丕烈案無者非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今本楊作揚吳氏補曰揚鮑本作揚足下不踰楚境正鮑衍以字楚字吳氏正曰上其樂之曰妾知其樂酒也其下鮑本有爲字故妾一僵而棄酒鮑本無酒字吳補一本棄一僵而棄酒丕烈案史記作故妾一僵而覆酒使之說齊者之鮑衍字昔趙王鮑改趙王爲主丕烈因反斗而擊之

代王腦塗地之代王鮑本無腦塗地三字吳補一本代王腦塗地丕烈案史記作以擊代王殺之腦塗地今趙王已入朝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大王不事秦大上鮑本有今字丕烈案史記有乃北見燕王噲曰此吳氏補曰正文大事記此事在燕王噲三年今本無此可證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今本無曰字吳補一本有大數矣五字子能以燕敵齊丕烈案史記作以燕伐齊而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而皆宋字鮑本無罷毛吳氏補曰毛當作屯是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代下鮑本有甘字非時大臣下文而人惘怨二年燕人立公子平平下鮑本有是爲燕昭王五字丕烈案是爲名傳天下於金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丕烈案世家作齊王其伯也乎於是出蘇伐之宋今本伐作代吳氏補曰代作伐欲將以報讎以鮑本無力少不足以報少鮑本無人趣巳趣吳補一本巳趣二字秦齊助之伐宋吳氏補曰使使盟於周室下使字鮑本無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今涇陽君今鮑本作令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則不過養其親其其下鮑本有字驕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吳氏正曰其丈夫官三年不歸與殺吾父吳氏補曰爲其兩譽也今本譽作

燕二 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乘夏水而下漢

我下枳道南陽封冀……

繇戈在後……魏無濟陽……恐齊救之……以寫寡人

齊王四與寡人約……致藺石

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

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

則棄斯與翁母……以鄗寨陸……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

如刺蜚繡……母不能制……知

封陸之戰……而燕趙之秦者……或從或不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令

齊趙絕……持臣非張孟談也……齊王使公王曰

命說曰……令不合燕……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知

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深結趙以勁之如

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弗予相又不予卿也……伊尹再

逃湯而之桀……果與伯舉之戰……陽虎之難……諾

攻關而出逃……薛公釋戴……三晉稱以爲士……臣請獻一朝之賢

也……蘇子收其餘兵……將與齊兼鄙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欲以復振古埊

……猶刬刈者也……期於成事而已

王苟欲用之……燕王不與齊謀趙……使齊犬馬駿而不言燕

……王欲醳臣剸任所善

亦則已矣……賴先得王……不宜臞……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

太后弗聽……寡人有時復合和也……皆從事於除患之道

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

西……齊田單欺詐騎劫……承燕之弊……代將軍者

以與寡人有郄……霸國之餘教也……黃……於結趙矣

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

故鼎反於歷室

權於汶皇……先王以爲慊其志……昔者五

子胥……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

故入江而不改……臣雖不佞……王而不能自恃

……萬世之善計……故古之人稱之……然而山東不知相索……山東之

主遂不悟……之主者不卑名之……

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主必大發

必北攻燕……秦久伐韓……今久伐楚……秦……臣聞當世之

舉王……蚌合而拊其啄……故願王之熟計之也……蘇子謂燕

相曰……燕因合於魏得趙

三燕 已獲表……盡以車騎幕以蠋見遣使於魏……使嬰秦以二十萬

攻代……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以故掩人之邪者

……非君心所望之

且世有薄於故厚施……猶家之有垣牆……未盡厚也

然則不內蓋寡人……論不脩心雖不累物

樂大功者縱也……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

是秦趙有郄……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兵以臨易水

……其太傅鞫武曰……欲排其逆鱗哉……不能爲謀

太子容之……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得願交於荊軻可乎

其智深其勇沉……見田光進太子曰……光聞長

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以死明不泄言……不棄其

者之行……明不言也……王翦將數

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臣海內之王者……彼大將擅兵於外

十萬之衆……趙不能支秦……莫敢合從……而不知所以委命……此國之大

其償破秦必矣……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廝趙王

事……夫今樊將軍……曰爲之柰何……而右

手揕抗其胷

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補曰一下鮑本有之字）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年十二（今本二作三）……人不敢與忤視……疑其有改悔……已以太子及賓客……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復為慷慨羽聲……中庶子蒙嘉……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以拒大王……至陛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奉之發圖……挺抗之……不……時怨急……秦王還柱而走……不得持尺兵……皆陳殿下……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乃引其匕首提秦王……秦王復擊軻，被八創……箕踞以罵曰……而論功賞群臣……乃以藥囊提軻也……

宋衛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吾欲藉子殺王……鄰有短褐……梗柟豫樟……

惡以王吏之攻宋……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趙王亦說曰……一以明宋之賓楚重於齊也……不如遂行……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罷國老諫曰……欲霸之亟成……遂得而死……野馬四百白璧一……此小國之禮也……今蒲人於魏……而弗能復取者……害秦以善魏……因效金三百鎰焉……乃見梧下先生……臣聞秦出兵……顧王博事秦……臣以是知王緩也……以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皆遂也……致送母……皆要言也……

中山

常莊談謂趙襄子曰……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中山千乘之國也……豈諸君患之……燕趙好位而貪地……王苟舉趾……

燕趙聞之，怒絕之……何在其所存之矣……司馬熹也……君曰何也……臣抵罪……果令趙請……事成則有土子民……司馬熹即奏書中山王曰……周流無所不通……特以為神力言不能及也……人絕……司馬熹曰趙強國也……所傾蓋與車……君下壺飧餌之……樂羊食之，古今稱之……蓄積糧食……秦軍大至……克……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君所將之……而與戰之於伊闕……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數倍於趙國之眾……諂諛用事……以掠於郊野……以待韓陣……至於平原君之屬……以合伐之……今果何如……以諸侯之疑……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法不同而考之無疵……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李文叔書戰國策後……而載是說者……

蓋自堯舜夏商……嗟夫天之于至寶……雖雜見於史記他書……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共五百五十篇……集賢本據脫漏……孫元忠記劉原父語……後再扣之……無甚所損……每篇間有異者……先秦古書……剡川姚宏伯聲父題……太史公用字……

一附錄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識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藏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得本於孫朴之子愬，云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

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皆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丕烈案吳（仍引春秋後語數條見前。此所云未詳。）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莊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世。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丕烈案吳氏此跋可作發明。今附錄於後。

附錄二　右戰國策惰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丕烈案紹興四年十月。耿延禧。吳本附其序。今不列。鹵莽尤甚。宜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其七本。丕烈案此有互。今不可考。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墊忌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墊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墊乃古地字。又墊字見亢倉子。鵬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忌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丕烈案以下所列事數。今數之多不合者。未詳姚意何云也。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隱五事。自注云。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亡王。白圭爲中山將亡。章曾周凡三十七王。自注云。晉有大夫芬賈。音撫。文切。李千者。名。書顯名。安陵丑。雍門周中人。夫監諸。白有大蹠賈。音雖。訓門也。齊湣王時。有左執法公孫喬。玉篇一事。自注云。瞬仰而視。故鼻也。太平御覽二事。自注云。猶若耶以東銅。破忌山而出鑄鄙廟之樣。非一木之枝。先生之立。非一土之智。元和姓纂一事。自注云。別風俗通。王遵大陵。步廣女亶。春秋後語二事。自注云。趙武遊平原君。盤者注云。盤。嬉戲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自注云。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賛一事。自注云。陳頗爲人勇猛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自注云。鐵爲矢。長八寸。一名一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自注云。楚人以銅弓。徐廣注史記一事。自注云。韓吳入西周。令戒者辨說。來救。張守節正義一事。自注云。碣石九門。今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自注云。雖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自注云。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曰。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屬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查。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丕烈案兩序大同小異。此卯伯聲所刊。撰而令威曾書之耳。寶是有人見其本而寫附也。未詳兩處孰爲先後。要非令威撰。寬是其嫡。又云。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云云。亦不然。假使令威自有注。不當與此序中不及伯聲校一字也。所錄逸文雖加詳。然不及刻本之逸。既往往有非策文而稱他書之。或其初嘗與今伯聲共。吳氏數語而辨之。無乃多乎。今策文中而失收者。亦有在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一〇九
作者=
页数=787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